叢書集成續編

一九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九冊目錄

總類

考據

書名	著者	版本	頁
讀書雜識十二卷	清 勞格著	月河精舍	一
臨川答問一卷	清 李聯琇撰	積學齋	一七九
詩禮堂雜纂二卷	清 王又樸撰	屏廬	一九一
漢碑徵經一卷	清 朱百度著	廣雅	二三五
愈愚錄六卷	清 劉寶楠撰	廣雅	二五五
幼學堂文稿一卷	清 沈欽韓撰	廣雅	三三九
白田草堂存稿八卷	清 王懋竑撰	廣雅	三五三
無邪堂答問五卷	清 朱一新撰	廣雅	四四一
親屬記二卷	清 鄭珍撰	廣雅	五七一
萬載李氏遺書四種	清 李榮陛撰	胡氏豫章	五九三
禹貢三川考二卷			五九五
黑水考證四卷			六二五
江源考證一卷附校勘記			六八三
年歷考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六九九
雜錄一卷	清 顧炎武著	說鈴	七一九
筠廊二筆一卷	清 宋犖撰	說鈴	七二五
駉思室答問一卷	清 成蓉鏡著	南菁書院	七三九

讀書雜識十二卷

光緒戊寅歲

吳興丁氏刊

讀書雜識序

道光丁未秋客杭時長洲陳碩甫先生假館振綺堂汪氏校刻書籍汪氏所藏大唐類要爲曝書亭舊物予借觀於陳先生先生曰是書唐棲勞氏過鈔副本季言校正處最精確盍訪之旋歸而道出唐棲始識勞氏諸羣從長青主次巽卿幼季言見而知爲篤實君子爲笙士先生之哲嗣笙士先生博覽多聞撰折衝府考未脫稿季言續成之刊行爲世所稱故學有本源季言嘗予至出手校本元和姓纂大唐郊祀錄北堂書鈔蔡中郎集文

苑英華及唐宋各家文集示予皆丹黃齊下密行細書予歎其引證博而且精近人所未易臻此者遂相與訂交焉予家去唐棲百里自是郵筒往復一月數至季言嗜收書與予同癖遂互相借錄率以爲常壬戌癸亥之間避寇於鄉間青主偕巽卿季言倉卒扁舟至雙溪就予儗居一室季言著述在行篋中雖流離遷徙間猶自彙萃手寫不輟俄而警至又偕予至同里備嘗艱苦而季言竟以憂鬱致病〻數月卒易簣時以生前叢殘手稿十數冊付予云平生精力在此但隨得隨錄未竟其緒爲憾事寂寞身後若爲之排比成書可乎予含淚而應之時甲子四月事也于今十四年矣然當時未遑檢閱迨寇平各歸故里行李蕭索祇以殘書數篋自隨丙寅丁卯間巽卿數過予苕上亂後重逢頗見意興頹唐抱滄桑之感若不忍啟視篋中舊物語次及昔日文酒風流未嘗不潸然淚下也豈意不數年而巽卿耗音又至耶巽卿精於校讎之學兼善詞曲惜所著散佚無存季言所著雖存而殘缺失次驟難窮其端委嘗撫編三復期不負故人之託而後可適青主促予董理踵成其事

爰發篋視之悉殘篇斷簡窮數年之力綴輯成編爲讀書雜識十二卷又唐御史臺精舍題名考三卷郎官石柱題名考二十六卷爲仁和趙星甫太史鉞創稿季言續補成之予亦編纂成書季言習諸史而尤熟於唐代典故錢少詹以後一人而已後之人讀是書者自能辨別青主素不治生產兵燹後僑寓荻岡家道日益中落然能竭蹷籌資源〻接濟以終剞劂之役可謂篤於友于之誼者矣光緒三年丁丑九月丁寶書序

亡弟季言司訓事畧

季言司訓檢之季弟也家世籍仁和居唐棲　先君諱某字笙士少嘗問字於武進臧在東先生(鏞堂)之門故學有根柢嗜收書恣意流覽與歸安嚴脩能茂才(元照)德清徐新田明經(養原)爲問難之友脩能没所著爾雅匡名爲付刊行世　先君熟諳唐代典制著有唐折衝府考儆帚稿畧其折衝府考未及寫定于格季言爲校補成書同邑趙星甫太史(鉞)序而刊之季言幼而聰穎年甫四歲出就外傳受經於同里朱進士(以升)質既敏慧又勤於誦習年十二三諸經皆已卒業素性沈靜寡言笑已有成人之度焉

忽得咯血疾醫家皆謂宜靜攝歛神勿過用心遂令靜居一室屏棄一切惟期於適性怡情爲消遣歲月計季言廼於牀笫間竊閱漢唐諸史通鑑會要諸書三年而病愈而史學亦均能融會貫通矣年十八就童子試受知於學使者桐城姚公公屢許爲遠器其時耆儒名宿如錢唐嚴厚民上舍(杰)仁和趙星甫太史(鉞)孫雨人學博(同元)長洲陳碩甫徵士(奐)皆相與論交爲忘年友時趙星甫方撰唐郎官石柱題名考唐御史精舍臺題名考(趙鉞字星甫仁和人嘉慶十六年辛未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選湖北咸甯縣知縣改授江蘇溧水縣知縣陞泰州知州道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二)屬稿未半自顧年近衰邁未及成書因將稿本託付季

言俾續成之季言一諾無辭悉力考核用功雖寒暑無間後因粵氛日熾然未嘗不勤加搜輯以期毋負故人之諄囑也又嘗欲著登科記創稿數十繙閱大興徐星伯侍御已有成書遂中輟旋丁父憂哀毀躃踊有過於人居喪盡發先人所藏書徧讀之於是其學益邃矣其平居閱書時毎置空册於案間遇有疑義輒筆諸上方暇時繙閱諸書互相考証必至精審而後已閱十餘年而其册已成巨帙嘗密行細書有見之者無不歎其精確尤勤於校書嘗鐫一小印曰實事求是多聞闕疑凡所校之書必鈐其印於卷端蓋以此爲讀書之旨也其所校如元和姓纂大唐郊

祀錄蔡中郎集及唐宋諸家文集補正訂譌一以實事求是爲主又嘗編輯宋洪文敏公集光廷之集皆能博搜廣採無漏畧嘗三試秋闈終懷楚璞廼爲戚友所迫入貲爲校官非所願也繼遭母喪哀毀一如父喪時自父母棄養居恒常忽忽不樂若有所失而舊病又復間作矣然猶力疾手寫著述未嘗輟業旋寇氛益熾唐棲當孔道不遑甯處廼避地鄉僻然未久安最後遷於吳江之同里自顧所志未遂家室飄零家藏圖書散失殆盡憂能傷人病遂不可爲矣同治三年甲子四月二十五日歿於同里寓舍距生於嘉慶庚辰二月初一日年僅四十有五無子妻某氏

相繼而亡季言殁後十年其友丁君葆書篤於友誼因檢
之請爲之編次遺著得讀書雜識十二卷唐郎官石柱題
名考二十四卷唐御史精舍臺題名考三卷行將壽諸梨
棗以慰其汲古好學之志嗚呼季言藉此以傳耶其書而
苟傳耶季言爲不死矣光緒四年仲冬月仁和勞檢書於
菰城南上堡寓齋

讀書雜識卷第一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史記六國表

齊湣王二十三年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　今本脫公字徐廣田敬仲完世家注引表有公字今據增案秦本紀昭襄王八年使將軍芈戎攻楚取新市齊使章子魏使公孫喜韓使暴鳶共攻楚方城取唐眛以上本紀呂氏春秋似順論處方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應之章子練卒以夜奄荊人果殺唐蔑以上呂覽史記公子二字當是章子之誤秦本紀八年當依表作六年

熊氏後漢書年表

建初八年尙書令張敏爲司隸校尉明年遷　案敏爲司隸校尉在和帝永元九年熊氏兩見殊誤說見諸以敦年表校補三今審定建初八年司隸校尉當是華松北堂書鈔六十一御覽二百五十引謝承後漢書曰華松擢爲司隸校尉奏馬氏三侯考范書馬廖傳建初八年有司奏遣馬廖防光就封有司蓋卽華松華松范書無傳東觀漢記二十一作梁松梁當作華又藝文類聚六書鈔七十六引謝承後漢書華菘爲河南尹當卽其人

錢氏後漢書補表

此書義例精密證引詳洽誠遠出熊氏補表之上然詳考諸書則錢表亦不免有漏畧者今條繫之以補於後

功臣表有雍門侯終利恭見元和姓纂姓纂云漢有雍門侯終利恭下邳人廣韻引東觀漢記終利恭吉陽亭侯百里嵩見通志氏族畧氏族畧云後漢徐州刺史吉陽亭侯百里嵩陳留人案百里嵩范書無傳謝承書有陽平亭侯崔烈見摯虞文章志世說文章篇注引云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案范書烈傳失載胡廣孫顥襲爵安樂鄉侯見蔡邕議郎胡公夫人哀讚哀讚云孤顥少拜侍中襲先公之爵議郎名廣長子范書廣傳失載顥名樂陽亭侯昜思見無名氏劉鎮南碑碑云南鄉太守樂陽亭侯昜思

案思當是獻帝時人又廚亭侯趙戒諡文侯見華陽國志戒孫謙以車騎將軍奉大駕西幸封洛亭侯討白波賊有功封侯疑脫鄉字蓋由亭侯進縣侯也今表失載其初封事公卿表之建初三年廷尉董昆見會稽典錄原本北堂書鈔政術部引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建初三年遷廷尉持法清峻門不發私書永建六年陽嘉元年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見述征記御覽禮儀部十三引曰太學在國子學東二百步學堂裏有太學讀碑記曰建武三十七年立太學堂永建六年制下府繕治并立諸生房舍千餘間陽嘉元年畢刊於碑有太尉龐參司徒劉琦太常孔扶將作大匠胡廣各記制則是年胡廣爲將作大匠然考范書胡廣傳自尙書郞五遷尙書僕射或以廣是時官尙書僕射蓋據陽嘉元年正月立梁皇后而云然四年將作大匠馬憲見洛陽伽藍記伽藍記二云陽渠石橋銘曰漢陽嘉四年

將作大匠
馬憲造

後書劉表傳蒯越等以說劉琮降曹操侯者十五人（三國志同）錢表於蒯越韓嵩傳與外僅云列侯十二人名地俱闕考襄陽耆舊傳有蔡瑁為魏武從事中郎司馬長水校尉漢陽亭侯蔡瑁當即十二人之一

又西鄂都鄉侯呂某能表本闕錢据隸釋（十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增補呂君名字皆刓剝初以國志徐晃傳有將軍呂常疑闕字即常字今考之寶刻叢編（三）引碑始知呂君諱明字義先表僅云呂某錢亦未之詳考耳

褒成侯孔志謚元成侯見東家雜記下

中平（二三）年延尉河南吳整（蔡邕太尉橋公碑故吏司徒傳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考表中平二年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四年四月為太尉則吳整為廷尉當在中平二三年間諸以敦曰吳整當是代崔烈者）

公卿表章帝建初元年大司農恆農劉寬文饒　范書本傳寬當桓靈時亦未嘗為大司農當考

鄭康成別傳

玄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八九歲能下算乘除（太平廣記二百十五）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後漢書本傳注）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角隱術（世說德行篇注）年十六號曰神童民有獻嘉禾者欲表府文辭鄙略玄為改作又著頌一篇侯相高其才為修冠禮（太平御覽穀部三）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爟禳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果害智者異之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歷數圖緯之言兼精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玄先就東郡張恭祖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玄往從之參考同異季長右戚嫚於待士玄不得見住左右自起精廬既因紹介不得通時涿郡盧子幹為門人冠首與盧子幹相善季長又不解部

裂七事玄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玄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後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德行篇注）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藝文類聚經典部）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御覽學部四）大將軍何進辟玄乃縫掖相見玄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以賓禮授以几杖玄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袁紹辟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德行篇注）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

皆再拜御覽禮儀部廿一　獻帝在許都徵爲大司農行至元城卒
德行篇注元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絰赴者千
餘御覽禮儀部三十四　玄有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爲
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
小同魏志高貴鄉公紀注　國相孔文舉敎高密縣曰公者人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御覽州郡部三

宋書

州郡志三
郢州江夏太守灄陽子相晉惠帝世安陸人朱伺爲陶侃
將求分安陵東界爲此縣　符瑞志中　晉簡文帝咸安二

年正月甘露降隨郡灄陽縣界則灄陽東晉屬隨郡又
初學記引續晉陽秋云隋郡上甘露降灄陽縣

林邑傳
檀和之封社縣子食邑四百戶　禮志二　孝建三年八月
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除
太夫人云云則社縣子當是雲杜縣子之誤傳脫雲字
又誤杜爲社南史封雲杜縣子
元凶弑立以檀和之爲西中郎將雅州刺史　州郡志無
雅州元凶劭傳作雍州是
世祖卽位以爲右衞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不行復爲右衞散騎常侍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坐酣
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其年卒　本紀孝建
二年四月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八月
甲申以右衞將軍檀和之爲南兗州刺史則和之爲南
兗州在孝建二年非三年也傳誤又考本紀三年三月
癸丑以西陽王子尙爲南兗州刺史則和之免官當在
三年

元凶傳
前右衞率檀和之戍石頭　林邑傳作左衞率

向彌傳

東揚州刺史顏立　立當從南史作竣

劉懷愼傳
始參高祖鎭軍騎將軍事　騎上脫車字

劉懷肅傳
僞征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　晉書桓元傳作鎭東臨
川武烈王傳作鎭軍
孟山圖據魯山城　道規傳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
桓仙客守月壘　道規傳作偃月壘此脫偃字

王懿傳
寧朔將軍劉遵考　本傳自建威將軍隨高祖北伐此云

寍朔不合
檀祇傳
左將軍歆第二弟　歆當作韶
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元　道規傳時
　爲振武將軍無大字疑上振武將軍字有誤
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
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　河北疑沔北之誤關中當從本
　傳作關中
朱齡石傳
河間太守蒯恩　袁豹傳同蒯恩傳晉書譙縱傳俱作蘭
陵
寍朔將軍臧熹　袁豹傳作龍驤案下文亦作龍驤
劉鍾傳
徐赤軍違處分敗於南岸　赤軍當從本紀作赤特
封安縣五等侯　据南史安下脫丘字
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　前軍當從道憐傳作中軍
長沙景王道憐傳
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　据本傳將軍上
　脫左字
臨川烈武王道規傳

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　南史作淮南誤
率寍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羊穆之等追索度眞斛斯蘭
　寍孟當是寍遠將軍孟龍符傳誤脫五字耳然据龍符
　傳時已除建威將軍非寍遠也斛斯蘭龍符傳作斛蘭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
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
道濟　江州下脫荊州江夏四字道濟傳作江州之江夏
　亦脫荊州二字見考異
營浦侯遵考傳
以本號爲彭城沛三郡太守　三疑二
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
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寍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
新野二郡太守　南下脫陽字
庾悅傳
祖義吳國內史父準西中郎將豫州刺史　義晉書作羲
　准當作準
袁豹傳
輔國將軍索邈　通鑑義熙九年以敦煌索邈爲梁州刺
　史卽是
孔琳之傳

父殿光祿大夫　晉書孔沉傳子廞吳興太守廷尉廞子
琳之殿字誤
范泰傳
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　本紀作左僕射
臧燾傳
隨何無忌府轉鎮南將軍　將軍當作參軍
魯爽傳
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
刺史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領義陽內史
將軍刺史如故北鎮義陽元嘉二十八年也　州郡志元

嘉末僑立司州於汝南尋亦省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
義陽郡立司州据此傳則文帝時司州已嘗僑治義陽
特明帝已後遂為治所耳司州既已僑治例必加督他
州之實郡司州下當脫口州二字又五郡實止四郡考
陳留東郡濮陽三郡（志屬兗州）濟陰（志屬徐州）上口州二字未知
即豫州否又司州僑治汝南則汝南當在所督郡內疑
陳留上脫豫州之汝南五字又州郡志宋安縣孝武大
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二左郡立為宋安縣屬義
陽明帝立為郡後省据此則文帝已有宋安郡矣
沈田子傳

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
征虜軍事振威將軍扶風太守　倫之下有脫文
索虜傳
毛德祖滎陽南武陽人也　晉書毛寶傳滎陽陽武人徐
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州之潁川兗
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　今數之只
六郡（晉書德祖傳督九郡軍事）
北齊書
張保洛傳
尉摽代人也大寧初封海昌王子相貴嗣　元和姓纂司

空長樂公尉遲長命生破戾相貴破戾北齊尚書令周
汴州刺史黃源公相貴左僕射海昌王則相貴是長命
子非摽子也案長命傳云太安狄那人（太安郡地形志屬朔州此云代人統言之耳）卒于幽州刺史贈本官加司空諡曰武壯子興
敬（北史長命傳作興字敬興袁云綦連猛傳作興慶齊書作興敬蓋避齊諱此作敬興轉寫誤倒耳）無
破戾相貴名則尉摽別是一人姓纂似誤合為一考金
石錄北齊廣業王大安樂寺碑跋尾云廣業王者尉萇
命之子破戾也碑云魏末離亂長命嘗營護此寺其後
破戾與其弟興敬復加營葺故立此碑破戾嘗仕為中
書令尚書左僕射尚書令錄尚書事封廣業王官甚顯

而史無傳以上俱金石錄据此則摽與長命當卽一人無疑摽
謚長命之名也北史又云摽太寧初位司徒考世祖本
紀亦無尉摽拜司徒之事謚卽長命贈官唯司徒與司
空小有不合耳長命封長樂公破侯在周時所歷官爵
史皆未及此及北史分尉摽長命爲二殆未悟摽之卽
長命歟

舊唐書

憲宗紀

永貞元年九月丁丑前戶部侍郎蔡弁卒　舊儒學傳蘇
弁貞元二十一年卒於家

文宗紀

太和八年十月祕書監崔威卒　据舊書文苑傳當作咸
開成四年七月以刑部侍郎高鍇爲河南尹　傳作高銖
是

德宗紀

建中元年二月右補闕柳晃巴州司戶　案晃當作冕新
書柳冕傳歷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
參軍
貞元十四年九月乙卯以同州刺史崔宗爲陝州長史陝
虢觀察轉運使　會要七十九　贈陝州大都督崔宗謚成案
宗當作淙新書宰相世系表二下博陵二房崔氏嶠子淙
字君濟同州刺史又呂衡州文集五贈陝州大都督博
陵崔公淙行狀陸宣公集四優郵畿內百姓幷除十縣
令詔崔淙可華原縣令兼御史可證舊紀作宗之誤
貞元十六年八月癸酉以河中尹王元空一字爲潭州刺史湖
南觀察使　案王字下有脫文新書方鎭表貞元十六年
復置河中節度使是時杜確鎭河中當是書杜確由觀
察改節度王字疑誤、

肅宗紀

天寶十五載裴冕新授御史大史　舊傳中丞是

乾元二年貶東京留守虢王巨以陝州刺史苛政也　舊
傳作遂州
乾元三年太子賓客平章事張鎬爲左散騎常侍　平章
事三字衍

代宗紀

大歷七年二月甲寅以兵部侍郎李涵爲蘇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充浙西觀察使　傳云六年正月誤中丞作大夫
大厤八年二十頁廿五行甲子御史大夫李栖筠彈吏部侍郎
徐下接廿一頁十五行浩薛邕選格幷停知選事云云至廿二頁五行戊
子詔止戊子詔接廿頁廿六行京五品以上云云至廿一頁十五行丁

卯幽州止　丁卯幽州（按廿二頁五行）節度朱泚云云（校正續簡如右）
合鈔本次序與此相同惟移丁卯幽州節度朱泚加檢
校戶部尚書封懷安郡王廿字於徐浩薛邕云云上以
致文理不接案舊朱泚傳大麻九年就加檢校戶部尚
書賜實封百戶可証非在八年也

盧齊卿傳

雍州長史薛季旭　新傳會要作季昶是

潘好禮傳

左遷溫州別駕卒　新傳同會要三開元十二年爲溫州
刺史致仕

李建傳

德宗用爲右拾遺　新書壁記俱作左

鄭處誨傳

處誨族父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明年（大中十一年）朗自定州鎮宣武明年（大中十二年）處誨轉刑部侍郎其
年秋授浙東觀察使後五年朗卒處誨繼爲汴州節度使
案嘉泰會稽志二　鄭處誨大中十二年七月自刑部侍
郎授浙東觀察使（題名記太子賓客疑涉鄭祗德而誤）而鄭朗卒于大中
十一年十月（據舊傳）　年月不合考舊宣宗紀大中九年三
月以吏部侍郎鄭涯爲義武軍節度十一年八月義武

軍節度使鄭涯爲宣武軍節度使時正相同則傳中朗
字俱當作涯字涯以咸通二年十一月自山南東道節
度使加同平章事（見通鑑）　或處誨詩中稱涯爲丞相史臣
因誤以爲朗爾　又案傳云後五年朗卒則涯之沒當
在咸通四年間（世系表涯澤州刺史利用子處誨與元節度使滑子俱出北祖房正是族父行）

王正雅傳

宋申錫事起正雅與京兆尹崔綰上疏請出造事者付外
考驗　綰當作琯

杜審權傳

大中十一年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都督府
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戶部尚書河中尹河中
晉絳節度使懿宗卽位召拜吏部尚書三（沈云三字誤）以本官
同平章事（新傳宣宗時入翰林爲學士累遷兵部侍郎學士承旨懿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舊傳不同）
考舊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九月以中散大夫禮部侍
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爲陝州長史兼御史大
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　十三年春正月以陝
虢觀察使杜審權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　懿宗紀大
中十三年十二月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杜審權檢校
禮部尚書河中晉絳節度等使咸通元年二月以河中
節度使杜審權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舊傳同 新紀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甲申翰林
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表同
又考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杜審權大中十二年有脫字 自
刑部侍郎充其月二十八日轉戶部侍郎知制誥承旨
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加通議大夫兵部侍郎知制誥
依前充承旨其年十二月三日守本官同平章事與新書正
合 案懿宗授杜審權平章事制結銜稱翰林學士承旨
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上柱國賜紫金魚
袋制畧云甘棠廉問眾著謳謠秋卿恤刑事無枉橈先
皇帝藉其令譽擢處禁林逮余建統屢承密旨每多宏
益彌見愼修既彰已試之能宜懋殊常之寵又授杜審
權鎭海軍節度使制紹蔽芾於謳謠盡例成於法理先
皇帝知其可用召入內庭果能新耳目之見聞備肺腑
之待遇朕初登寶位素挹嘉猷遽行制書首列台席並大
詔令其於審權踐歷敘述甚詳則杜自禮侍拜陝虢自陝
虢爲刑侍遂入翰林充承旨因即入相初無鎭河中之
文舊書紀傳俱誤新傳亦失載陝虢一節

劉瞻傳

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
翰林學士轉員外郎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

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
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
集賢殿大學士 新傳累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
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
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舊傳合考重
修承旨學士壁記劉瞻咸通六年十月八日自太常博
士入其月二十六日加工部員外郎依前充七年三月
九日授太常少尹出院又咸通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自潁州刺史不赴任再入召對其月二十六日三殿召
對賜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拜中書舍人依前充九月
十二日遷戶部侍郎知制誥承旨十月十七日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瞻止出爲太原少尹無拜太原
尹河東節度之文與兩傳不同考北夢瑣言三 劉瞻授
河中少尹有命徵入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
以至大拜與壁記大致畧同資治通鑑考異二十三 引玉
泉子聞見錄劉瞻爲太原亞尹鄭從讜爲節度使据舊
紀從讜節度河東在咸通七年三月壁記瞻授少尹正
是同時可證非誤吳鎭糾謬九 疑瞻無爲河東節度使
一節雖未考之舊書有入拜京兆尹戶部侍郎翰林學
士一節因疑紀表與傳不合然瞻未鎭河東壁記年月

甚明實足爲證惟壁記瞻相在咸通九年十月十七日則字有脫誤新紀宰相表瞻入相在咸通十年六月癸卯按長厤十年六丁亥朔十七日正是癸卯壁記當作十年六月脫二字耳　舊鄭畋傳咸通中令狐綯出鎭劉瞻鎭北門辟爲從事下又有五年云云如果劉瞻鎭太原則當在五年之前然据懿記鎭河東者大中十三年爲裴休咸通元至四爲盧簡求四年爲劉潼不應又有劉瞻或疑是劉潼之誤因下文有劉瞻作相云云因亦誤作瞻耳

楊涉傳

乾符四年自刑部侍郎改吏部侍郎　紀作乾寧是

新唐書

宰相世系表

豆盧氏本姓慕容氏燕王廆弟西平王運生尚書令臨澤敬侯制制生右衛將軍北地愍王精降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居昌黎棘城二子醜勝醜孫萇萇子永恩勝子魯元　案庾信豆盧永恩神道碑云本姓慕容燕文帝皝之後又慕容寗碑（永恩之兄）云公皝之苗裔考北史僭僞傳運孫爲慕容永非慕容精也此云運孫其誤一又魏收魏書盧魯元傳云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

書令臨澤公表旣脫去鳩字又誤副爲制易公爲侯名旣不同爵亦互易其誤二又元和姓纂（五十侯）通志（氏族畧五）皆云北地王精之後入後魏道武賜姓豆盧氏（北史豆盧寗傳隋書豆盧勣傳同）北史又云高祖勝以燕王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姓豆盧氏（周書同）或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改焉未詳孰是案通鑑（晉紀三十一安皇帝甲）隆安元年三月辛亥夜趙王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慕容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則精無降魏之事當依諸書以爲精後爲是表云精降後魏其誤三又永恩碑云自天市星妖連津兵覆尚書府君改姓

豆盧竝仕於魏寗碑云曾祖尚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爲豆盧氏据碑則當以爲避難改姓者爲是表云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則與魏以忠貞爲賀若之義畧同何以孝文改姓時一改姓盧一仍舊姓乎此以知表所云者不足信也又周書北史寗傳皆云寗高祖勝元和姓纂云北地王精生猶醜（表無猶字）猶醜會孫萇（萇寗永恩之父）表云醜孫萇說亦不合其誤四又永恩碑云祖代左右將軍魏文皇帝直寢（寗碑云祖仕魏文成皇帝此疑脫成字）父長少以雄畧知名不幸早世（周書萇梁元鎭將）表失書代一世又以長爲萇（北史隋書亦作萇）其誤五凡此數科皆吳縝糾繆所未及然据慕容

甯碑知諸書以爲北地王精之後者亦未可深信案甯碑云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尚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蕃屏王室詳之燕錄可得稱焉考晉書慕容超載記超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與碑正合鍾封北地王見通鑑晉紀隆安五年据碑則豆盧氏當是鍾後非精後也魏書太祖紀登國十年有北地王世子鍾葵疑是精子近人注庾集者或以爲北地當作北海或以爲即桂陽王鎮誤更甚矣然載記又云鍾奔姚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不云奔魏疑鍾奔魏當在晉滅姚秦之時但史失載耳北史周書又云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案古以皇始紀元者唯苻秦高祖及後魏太祖二君慕容諸帝無有年號皇始者燕字疑是魏字之訛皇始初年正道武定中山之時也隋書豆盧勣傳北地王精後中山敗歸魏又金石錄二十七唐駙馬都尉豆盧建碑云九世祖萇在魏賜姓豆盧氏封北地王据表則萇是建七世祖非九世祖疑碑誤萇封北地王史亦失載

永恩 恩碑云恩字永恩

承業領軍將軍 舊書豆盧欽望傳父仁業高宗時爲左衞將軍金石錄目四有唐右衞將軍豆盧承基墓誌永徽元年二月京兆金石錄及萬年宮銘碑亦作承基表作承業舊傳作仁業並避玄宗諱改唐會要載昭陵陪葬人名有仁業又有承基亦謬領軍舊傳作左衞墓誌作右衞未詳孰是寶刻叢編六有大將軍芮國公豆盧行業碑疑是寬子即承基

靈昭宣州刺史欽望子 姓纂云欽肅生靈昭欽肅欽望弟

欽爽光祿少卿 姓纂作欽奭

器桑泉令 參右衞將軍 回京兆少尹 友萬年令俱靈昭子 姓纂云靈昭生參回器友右衞作右威衞

貞松宗正卿中山公 寶刻叢編有唐金州刺史盧貞松碑疑即此人也

建駙馬都尉 錢少詹曰唐會要作達建平主壻不當名建恐當以達爲正按金石錄通志金石畧載建碑皆作建錢說未確

方則子元儼孫至靜 姓纂云方則生楷楷生元儼此脫楷一代至靜作志靜

魯元後魏太保襄城公 魏書北史作盧魯元不云豆盧沈炳震訂譌極詆此表之謬錢少詹以爲豆盧單稱盧氏當是孝文遷洛時所改宇文泰復代北舊姓故豆盧寍仍稱本氏案舊書豆盧欽望傳祖寬高祖以寬曾祖萇魏太和中例稱單姓至是改寬爲盧氏後又復姓爲

豆盧氏則豆盧改姓史有明文惟魏書官氏志失載耳
子鬻監察御史　陸渾 別行高了鬻五格　姓纂云子鬻生陸渾
與表不合
讓 中空一格　挹 子　鄭麟　姓纂云讓曾孫挹鄭麟作鄭鄘
順 別行與子議字並　靜　姓纂云鄭生靜
襄陽杜氏陝州司倉參軍參謀子淪水部郎中澧州刺史
元和姓纂淪作倫是韓愈贈太傅董公行狀貞元十二
年八月上命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
郎宣武軍節度判官 昌黎先生集三十七
南祖崔氏宣宗相愼由 長子 昌遐字貽休太子賓客 次子 胥字

雜識一　三　月河精舍叢鈔

垂休相昭宗　舊傳胥字昌遐則是胥字非兄新書姦
臣列傳下則字垂休與表合然傳又云世言愼由晚無
子遇異浮屠以術求乃生胥云云沈炳震据此疑胥無
兄似是表誤案文苑英華 三百九十九 薛廷珪授峽州刺史
崔昌遐祕書監制畧云昔以令季作鎭衡湘願分使符
出守荊楚輟自祕府委之夷陵二天方惠於疲人三入
復蘇於旱歲亟陳章表牢執撝謙以爲手足秉鈞固絕
饑寒之患簪纓委地宜均休戚之懷且惜分飛懼妨賢
路云云考宰相表胥罷相鎭武安在乾寧三年七月復
相在是年九月据制云云蓋胥既罷相昌遐自祕書監

出刺峽州胥復相後昌遐復自峽州入爲秘書監也据
此則昌遐是胥兄非字明矣至浮屠之說見北夢瑣言
四 僅云崔愼猷廉察浙西術士言有貴子及誕允日卽
瓦棺寺僧一說云是終南山僧 以上愼言 亦不云晚無子也
惟南部新書 丁 崔愼由鎭西川四十無子終南翠微寺
僧卒遂生胥與傳頗合然愼由未嘗鎭西川小說傳聞
本不足據
宗室世系表
小鄭王房憲宗相夷簡子匡文不詳歷官　案袁本讀書
志作匡乂以字形相涉而訛提要因之諸書亦有作乂

雜識一　三　月河精舍叢鈔

者當以作匡文爲是舊書禮儀志 五 中和元年夏四月
有司請享太祖以下十一室於成都府詔公卿議其儀
太子賓客李匡乂等建議同異 唐會要十六同 郡齋讀書志 三十
資暇三卷右唐李匡文濟翁撰序稱世俗之談類多訛
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直齋書錄解題 十 資
暇集三卷唐李匡文濟翁撰 陸游跋作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匡文 新書
藝文志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 昭宗時宗正少卿 又李匡
文天潢源派譜一卷唐偕日譜一卷玉牒行樓一卷皇
孫郡王譜一卷元和縣主譜一卷家譜一卷又李匡文
資暇三卷書錄解題 八 李氏房從譜一卷唐洛陽主簿

李匡文撰時爲圖譜官又聖唐偕日譜一卷前賀州刺史李匡文撰序言前守職圖籍日撰天潢源派譜統務在省署直取相承一葉旁附首分諸房今特從聖唐以來列聖下諸王

李景讓傳

大中年進御史大夫爲大夫三月蔣伸輔政景讓名素出伸右愧鞅不能平見宰相自陳考深當代卽拜西川節度使　案蔣伸輔政新紀在大中十二年十二月宰相表同景讓鎭西川在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見東觀奏記下前伸相六月傳誤　北夢瑣言五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尙書西川覽報

狀而歎曰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鎭可証伸相在景讓出鎭之後

資治通鑑

晉紀二　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　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尙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格案玄爲太僕在泰始五年見樂志上景獻后崩於咸寧四年相距十年考異誤認爲咸寧五年故反以玄傳爲誤

隆安二年殺樂浪威王宙　二年有樂浪王惠奔鄴此樂浪疑章武之誤載記亦作樂浪

咸安元年秦以吐谷渾王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　据載記此楊纂官非辟奚也

咸安元年淮南太守桓伊伊宣之子　案伊桓景子非宣子也

晉紀三　太康四年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駁議　左僕射下疑脫魏舒右僕射五字帝紀可証

晉紀三　太康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　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按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

位至它年正旦乃送張綬不得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異遜位不復起耳格案藝文類聚四十七王隱晉書曰魏舒爲司徒九年正月朝會罷還家奉送張綬御覽引晉書同則遜位當在九年通鑑誤也又案代舒者帝紀亦無明文今考當是石鑒晉書鑒傳曰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太康末拜司空又帝紀曰太熙元年正月己巳以尙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鑑爲司空蓋舒罷後二年方始眞除王渾爾

晉紀六 永寧元年十二月潁昌康公何邵薨　劭嗣封朗陵
公非潁昌此誤
晉紀三十 太原二十年十二月燕建興十年燕以陽城王蘭汗
爲北中郎將代長樂公盛鎮薊　二十一年十一月章武
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
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格案蘭汗燕王垂之舅封
頓丘王非陽城汗字衍
隋紀 開皇十七年虞慶則還至潭州臨桂嶺　胡注慶則
傳作潭州臨桂嶺格案今本慶則傳注嶺當作鎮陳氏舉正
云兩潭字有一誤非

唐紀 開元六年三月乙巳徵嵩山處士盧鴻入見　考異
云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眞人劉君
碑云盧鴻撰今從之格案困學紀聞載葉石林盧鴻一
草堂圖序幷引南齊張融語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證
謂鴻一之義取此而閻潛邱箋注引歷代名畫記盧鴻
讀一名浩然則盧實祇名鴻又大唐新語十元宗徵嵩
山隱士盧鴻酉陽雜俎五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
嵩山普寂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後鴻字凡五見太平廣記
九十二同明刻雜俎脫　雲烟過眼錄載盧鴻草堂十志金石錄目
錄五第九百七十六唐普寂禪師碑盧鴻撰幷八分書

開元十二年正月寶刻類編三龍華殿心經盧鴻八分
書李參元題記附洛大辯禪師碑盧鴻八分書同上俱作
盧鴻無一字蓋鴻一名浩然當以歷代名畫記爲正舊
傳改名爲字失刪一字因於傳內亦作鴻一耳
唐紀 開元八年正月丙辰褚无量卒　考異曰舊本紀正
月甲子朔皇太子加元服壬申右散騎常侍褚无量卒
按長厤正月甲寅朔甲子十一日也唐厤亦云壬申无
量卒今從實錄格案蘇頲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開
元庚申歲正月哉生魄薨文苑英華八百九十六　則實錄是也
唐紀 開元二十三年正月李過折檢校松漠州都督　考

異曰實錄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舊傳云授特進檢校
松漠州都督按過折雖有功唐未必肯使爲幽州節度
使今從舊傳格案唐書百官志節度使副大使知節度
事副使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或以刺史或以軍使
或以兵馬使或以蕃將兼充故員有十人過折時以都
督同節度副大使未嘗正授節度使非如知節度事之
副大使及留後之比也唐大詔令封李過折北平郡王制亦云同幽州節度副大使是
年幽州節度使乃張守珪
唐紀 昭宗景福元年二月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
裕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考異曰實

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已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格案舊五代史唐書武皇紀上大順二年八月南巡澤潞略地懷孟河陽趙克裕望風送款請修鄰好則全忠之奏貶克裕以其貳於克用故耳胡注僅云二鎭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惟其所奏尚未得其事實也又梁書十五趙克裕傳自亳鄭二州刺史太祖表爲河陽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尋移理許田考證云克裕移理許田是書未明言其故據通鑑則克裕移鎭因梁祖欲以張全義領河陽也考是時忠武節度徙治陳州許州時爲支郡克裕當自河陽節度使貶許州刺史非移鎭也舊傳當據克裕狀誌之文僅云移理而已

唐紀二十一天册萬歲元年正月韋巨源貶麟州刺史　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案舊書豆盧欽望傳亦作鄜州統記作瀛州實錄唐厤作麟州令從之音注曰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屬松州都督府案舊書地理志麟州係羈縻二十五州之一貞觀五年置西麟州處生羌歸附八年去西字又云永徽之後生羌相繼忽叛屢有廢置儀鳳二年復加整比羈縻三十八州已無麟州之名巨源罷相不應遠刺是州疑當以鄜州爲是

讀書雜識卷一　終

勞檢丁士諤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二

仁和勞　格書

歸安丁寶書述

漢禮器制度

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鼗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自擊 禮記王制正義

壺大一石瓦甒五斗 禮記禮器注正義漢禮器制度文

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 禮記禮器注正義按漢禮器制度而知

壁翣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明堂位注正義按漢禮器制度而知

籥如笛三孔 少儀注正義案漢禮器知之

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 周禮笙師注疏云此皆約漢法知之而言禮樂記正義引雅狀以下云並以漢時制度而知

池以竹爲之如小車蓋衣以青布 禮記喪服大記注正義以漢之制度而知

以銅爲魚縣於池下 喪大記注正義參漢之制度而知

平津館校集本多所漏畧甲午春讀禮記正義得八條皆孫本所未載者

論語鄭注

論語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鄭玄注曰誦習此道不能施用雖多亦何以爲也 原本北堂書鈔政術部 此注王輯本宋翔鳳輯本俱失采

荀子十二卷

荀子卷末劉向敘前有荀卿新書十二卷三十二篇一行盧校云案宋本新書下有十二卷三字或疑是三十卷皆非也但作三十二篇爲是格案隋志十二卷新唐書藝文志 丙部子錄儒家類 荀卿子十二卷又楊倞注荀子二十卷楊倞序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葢十二卷是劉向本原第不可刪去校語謬甚

淮南子 許高二注

衢本郡齋讀書志淮南子二十一卷愼自名注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眞天文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袁本云愼標其首皆曰間詁鴻作次曰淮南鴻烈自名注曰記上第七十九闕

直齋書錄解題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後漢太尉許愼叔重注案唐志又有高誘注今本既題許愼記上而詳序文則是高誘不可曉也

蘇頌校淮南子題序云今校崇文舊書與蜀印本暨臣

某家書凡七部並題曰淮南子注許高相參不復可辨淮集賢本卷末有前賢題載云許標其首皆是閒詁鴻烈之下謂之記上高題卷首皆謂之鴻烈解經解經之下曰高氏注每篇之下皆曰訓又分數篇爲上下以此爲異崇文總目亦云如此又謂高注更詳于許氏本書文句亦有小異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訓敘題卷仍各不同或於解經下云許慎記上或于閒詁上云高氏或但云鴻烈解或不言高氏注或以八閒篇爲第七或以精神篇爲第十八參差不齊非復昔時之體臣某據文推次頗見端緒高注篇名皆有故曰因以題篇之語其

閒奇字並載音讀許於篇下粗論大意卷內或有假借用字以周爲舟以楯爲循以而爲如以恬爲惔如此非一又其詳畧不同誠如總目之說互相考正去其重複共得高注十三篇許注十八篇又案高氏敘典農中郎將下揖借八卷會揖喪遂亡後復補足今所闕八卷得非後補者失其定著外所闕卷但載淮南本書仍於篇下題目注云今亡許注仍不敍錄並以黃紙繕寫藏之館閣云云格案今道藏本題許慎記與陳氏所見本正同据蘇序高注篇名皆有因以題篇之語訂正今本知高注僅存十三篇其謬稱齊俗道應詮言兵畧人閒

泰族要畧八篇注皆無是句又注文簡約與高注頗殊與諸書所引許注相合當是許注無疑較晁本少原道俶眞天文時側覽冥精神本經主術氾論說山說林十一篇多人閒泰族要略三篇　高注十三篇宋史亦作十三卷僅据見存殘本而言耳又蘇頌校本於高注所闕卷但載本書許注仍不敘錄今本以許注補高本之闕者蓋別是一本也

抱朴子鈌文

內篇九道意以捕麞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麞而去　原本脫十六字舊校云麞下有脫文風俗通怪

神篇事同文異難用相補姑闕以仍其舊今據太平廣記補

傅子嚴可均輯本

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廳前多怪疾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傅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戶自閉二子凱橫等懾佈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藝文類聚六白孔六帖七十六　案御覽二百五十二職官部引此作王隱晉書正同少有異字耳此事晉書樂廣傳亦載考廣爲河南尹在惠帝朝休奕卒於咸甯四年見資治通鑑事在傅後類聚六帖俱誤引

魏文帝典論嚴輯本

姦讒 江充焚豐以負罪而造蠱羣書治要 案焚豐當作樊豐後漢書孝順帝紀延光三年中常侍樊豐等搆陷太子廢爲濟陰王又載見安思閻皇后紀

汝南許邵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坐至於手足相及御覽四百九十六 案三國志吳書張昭傳注引典畧一條審定是典論之誤

仲長子昌言嚴輯本

昔趙綰嚴云㝡有白字今刪不奏事於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羣書治要 漢書竇嬰傳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耶迺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

嬰太尉蚡昌言所云卽指此也趙綰下白字當有案語嚴氏未詳考耳

陸景典語嚴輯本

孤將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御覽七百七十 漢書地理志下遼東郡沓氏縣應邵曰氏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吳志陸瑁傳孫權欲親征公孫淵瑁上疏諫曰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云云典語所載疑卽權欲親征時詔也胡三省通鑑音注曰沓氏西南臨海渚全祖望云泛海至遼沓渚其登涉之所也

袁準正書嚴輯本

袁子正書曰車當從後漢書作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軔輪馬不得前子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軔輪此之謂也御覽七百七十三車部二 此之句上當有脫文下引又曰輻車卽輦一條審定是宋書禮志五文宋志多襲用傅子文御覽中有脫簡故誤合於正書耳

袁子正論嚴輯本

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拜惟袁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敬之御覽五百四十三 案三國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與御覽同而更詳疑是正論中篇名與家傳

相類

書稱欽哉惟刑之恤又曰宥過無大刑無小此前王明德愼罰之意也昔漢文感緹縈之孝遂去肉刑近則太宗覩明堂之圖欲寬背罰于公以陰德救物袁安恥纖鞫非人此前代聖主賢臣欽恤之志也御覽六百三十六引君臣政論 正論末有此條嚴云君臣疑是袁子之誤案此非正論太宗乃唐太宗也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儒家類 楊相如君臣政理論三卷疑卽是書危素說學齋稿有君臣政要序略云至正元年九月皇帝御東宣文閣出君臣政要三卷譯而成書以突厥字書之則元時尙有傳本

北堂書鈔 嚴可均校本一百三十九至一百五十五卷已刻

車部一 車總載篇一 東觀漢記曰屛泥刺欵欵倍乘　范書劉玄傳注續書刺殺其驂乘此欵疑殺字下欵字衍

謝承后漢書曰峻字伯師下邳徐人也　後漢書順帝紀漢安元年十一月壬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注峻字伯師下邳徐人也與此正合峻上當鈌趙字

自稱益州牧以討侍維分瓜牙　嚴云此十二字影宋本連屬上條魏志誤格案華陽國志七 劉後主志鍾會姜維則出同車坐同席將至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侍維爲爪牙 廖本脫自字又脫爲字爪牙作牙爪今從各本 書鈔疑卽引此但上

有脫誤耳討疑叛分疑爲三國志姜維傳與華陽國志略同無侍維爲爪牙五字

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　嚴云此二十六字影宋本連屬上條誤脫書名人名格案文義當在下葉王隱晉書司徒石苞薨賜祕器朝服下葢誤倒半葉耳今晉書石苞傳載苞葬事與此正同疑此引十八家晉書石苞傳文

魏收后魏書曰高光年老高祖悅之　光允字之誤魏書有高允傳

天部三 風十六 劉歆期交州記　歆期當作欣期

天部四 雪十八 氾勝之書云因摩之雜穀種如表飯狀　嚴云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二御覽十二事類賦三無如表飯狀句格案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作麥飯是也

歲時部一 總篇一 四時代謝 河元幹詩　嚴云此疑劉公幹或徐幹之誤陳禹謨改作何元幹格案下篇 元正十一 元正大饗 何元朝許都賦 審定是何元幹之誤御覽五百八十七 文部三 文士傳何禎字元幹青龍元年天子特詔作許都賦又何禎見魏志管寧傳亦作元幹則河元幹亦當作何元幹陳禹謨本不誤

蔡中郎集 蘭雪堂活字本每頁十四行行十三字天聖癸亥平陽歐靜序

卷之一

故太尉喬公廟碑　後書有橋玄傳

子孫之在不十二姓者　周學濂云路史注作不在

子尉郭貞　一本作廷尉後書郭鎮傳子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當卽其人

卑君　一本作卑居西域傳作卑君

除侯部侯　此句有誤疑是除戊部侯後書西域傳永元三年置戊部侯居車師後部侯城朱學勤云或是後部侯之誤

徵拜上谷太守　玄傳云坐事爲城旦刑竟徵再遷上

谷太守與此異案坐事爲城旦卽上文鬼薪公事此係
爲侍御史時事范書誤屬之爲齊相時下觀下文再遷
二字自明
蕃縣　上谷郡無蕃縣當是潘縣之誤郡國志上谷郡
潘縣永元十一年復
循王悝　章帝八王傳勃海王悝謀爲不道貶爲瘿陶
王此云循王悝誤
歷河南太守　玄傳云升前爲南陽太守與此異案後
漢置河南尹不云太守當從傳爲是
東鼎銘　案藝文類聚引鼎誤海

秋八月　本紀八月後漢紀作十月
毗於天內　藝文類聚職官部三於作佐
二月丁丑　二月中鼎銘作三月通鑑目錄建寧四年
二辛卯庚寅朔三月是辛酉朔丁丑月十七日此云二
月誤
中鼎銘　類聚引中誤鐘
延公登于玉堂前廷　類聚職官部三廷作進北堂書鈔廷
作庭
西鼎銘
黃鉞銘

梁州　漢無梁州當是涼州之誤
副子百固　高句麗傳副作嗣百作伯當據改
太尉喬公碑
大鴻臚之曾孫　傳云七世祖前碑云高祖此云曾祖
案曾重也自祖已上皆可謂之曾祖不獨稱第三世祖
也
河南吳整等　隸續載劉寬碑陰故吏名有故吏廷尉
河南缺三字整公脩當卽吳整公脩整字
朱公叔議
益州刺史　後書朱穆傳云追贈益州太守案續郡國

志益州郡屬益州刺史部
以益州之謚　傳云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
貞宣先生此益州疑當作貞宣
一離旹靡　旹當作胥傳云穆自冀州刺史徵詣廷尉
輸作左校
而同盟　一本而下有如字誤案古而如二字通用
鼎銘
四月乙巳卒　乙巳前籍作丁巳案通鑑目錄是年三
丁丑朔四月是丁未朔丁巳月十一日無乙巳乙巳三
月二十九日

權謁者中郎　案當作灌謁者郎中續百官志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錢詹事云灌當讀如權說文蕍灌渝卽爾雅釋草其萌蘿蕍大戴禮百草權輿亦卽灌渝之異文是灌有權音也

墳前石碑

王子喬碑　御覽時序部十八作王喬錄

乃造靈廟以休厥神云云　隸釋載熹平四年堯廟碑凡五十六字與此同以碑校之凡鈌以歌太思以其疾病八字異文十五字

卷之二

郭有道太原林宗碑

見逃　見一作紀文選楊荊州誄注作見

文範先生陳仲弓銘　漢隸字原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額題云漢文範先生陳仲弓之碑金石錄云蔡邕書碑之立在中平三年初學記人部中銘作碑有序字

故言斯可象靜斯可効　言斯可下初學記引有法行斯可樂動斯可八字

陳太丘碑

二子季方元方　文選辨命論注引作元方季方

命世希有繼期特立　選注希有作挺生繼作膺立作授

汝南周巨勝碑

州舉才　後村詩話引作舉茂才

彭城姜伯淮碑

彭城廣人　後書肱傳云彭城廣戚人此脫戚字

祖祖父皆豫章太守　謝承書曰祖豫章太守父任城相也

建安二年四月辛巳卒　通鑑目錄建安二年三庚申五己未朔四月庚寅朔無辛巳

貞節先生陳留范史雲銘

先生諱丹　後書獨行傳作冉注冉或爲丹

家于成安　漢書安成似當是成安之誤地理志陳留郡有成安縣郡國志無此縣疑中興後幷省非汝南之安成也又志潁川有成安縣此上云陳留則非潁川之成安矣

生惠及延　延下疑脫壽河平三字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河平二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又五鳳元年有大司農延距河平二年已三十一年疑非一人

皆不就　傅云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

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椽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
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與此
稍異
玄文先生李子材銘
處士圉叔則銘
深總麻部入眞文　後村詩話引深作探麻下有數字
部作剖
卷之三
司空楊秉碑
遷豫州兗州刺史　後書秉傳云頻出爲豫荊徐兗四

州刺史
遷太僕太卿　傳云拜太僕遷太常此太卿乃太常之
誤
在位七載　秉以延熹五年十一月拜太尉八年五月
薨首尾僅四年此云七年誤
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　風俗通云六月九日未明太
尉楊秉暴薨與此不合
司空臨晉侯楊公碑
鉦車　傳作輕車
漢太尉楊公碑

烈風維雨　宋本作淮雨
文烈侯楊公碑
援于光匕之內　光匕疑華光之誤賜傳云侍講於華
光殿中注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又劉寬
傳云侍講華光殿注洛陽宮殿簿云華光殿在華光園
內劉寬碑云勸講於華光之內與此正同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初學記類聚引此碑並作楊太尉
碑銘按賜雖拜太尉然寔終於司空也
景命有頃　頃舊誤傾文選楊荊州誄作頎誤各本皆
同何陳改傾周學濂云褚淵碑文注不誤

琅邪王傅蔡朗碑
柳規枉措　明刻本作抑頑措枉是
劉鎭南碑
拜刺史莅州永漢元年十一月到官　後書表傳云初
平元年爲荊州刺史與此相差一年
卷之四
太傅安樂鄉文恭侯胡公碑
交趾都尉　交趾當从後書廣傳作交阯
遷濟陰太守　傳云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復
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則廣又爲汝南太守此失載

遂作司農　傳云漢安元年遷司徒此司農當是司徒
之誤
封安樂鄉侯　後漢紀作安鄉侯侯脫樂字
謚曰文昭　後漢紀作文侯
胡公碑　類聚引作太傅胡廣碑銘
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還於舊都　傳云爲太
常拜太尉延熹二年梁冀誅廣坐不衞宮減死一等奪
爵土免爲庶人卽指此也碑失載拜太尉
延和末年　疑是延熹之誤
率禮不追　毛詩禮作履此同韓詩

故吏司徒許詡　許詡當作許栩後書桓帝紀延熹六
年三月戊戌衞尉潁川許栩爲司徒栩字季闕偃人九
年四月免又靈帝紀建寧四年七月前司空許栩爲司
徒熹平元年十二月罷此當在再爲司徒時也
胡公碑
四月辛酉　前篇作丁酉是也長厤熹平元年三乙卯
五甲寅朔則四月當是乙酉朔丁酉十三日無辛酉
畢整　後書皇后紀議郎卑整注風俗通曰卑氏鄭大
夫卑諶之後漢有卑躬爲北平太守此作畢誤俗本後
漢書後漢紀作畢亦誤

惟我末臣頑蔽無聞　文選赭白馬賦注引崔瑗胡公
碑亦有此語考後書瑗傳漢安初遷濟北相嵗餘杜喬
爲八使徇行郡國以臧獲罪奏瑗徵詣廷尉上書自訟
得理會病卒据順帝紀遣八使在漢安元年則瑗卒當
亦在順帝時下距廣卒幾三十年此非瑗作明矣選注
誤
太傅祠前銘
三邦　傳云廣爲濟陰汝南太守此云三邦未詳邦字
宜避諱
漢交阯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誥

延城大尹　漢書地理志沛郡譙縣莽曰延成亭此云
大尹則王莽嘗置爲郡矣城成二字少異
生太傅安樂侯廣及卷令廣（當作康）而卒　廣傳注引襄
陽耆舊紀廣父名寵寵妻生廣早卒寵更娶江陵黃氏
生康字仲始與此少異
建寧二年薨　胡碩兩碑皆云建寧元年七月二十一
日卒則夫人當薨於建寧元年非二年也考通鑑長厤
建寧元年七月丙午朔辛酉月十六日非二十一日又
建寧二年六辛未八庚午朔七月當是辛丑朔二十一
日正是辛酉則當從神誥作二年爲是

翌日己酉　長麻建寧二年十己巳朔十七日爲乙酉

無己酉此己酉疑乙酉之誤

濟陽故吏舊民中常侍勾陽于肅等　濟陽當作濟陰

勾陽當作句陽案廣傳爲濟陰大守故于肅等亦稱故

吏舊民也郡國志濟陰郡有句陽縣于肅廣傳作丁肅

太傅安樂侯胡公夫人靈表

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　此下疑脫仲名字

叔讓郡孝廉　讓一作上案續百官志凡郡國歲盡遣

吏上計幷舉孝廉上郡疑是郡上計三字

議郎胡公夫人哀讚

侍中龔先公之爵　廣傳封安樂鄉侯不載龔爵者之

名熊氏錢氏後漢書補表俱失載

卷之五

光武濟陽宮碑　後書光武帝記論注作光武碑文

初生濟陽令　生一作爲雲麓漫鈔引作爲

建武元年六月乙未　乙未光武帝紀作己未通鑑目

錄建武元年四戊戌七丁卯朔則五月亦是戊戌朔廿

三日爲己未無乙未

九域之陌　藝文類聚帝王部二引九域作九成案類聚是

也光武帝紀亦作五城陌

小臣河南尹鞏璋　類聚脫南鞏二字案鞏字當在尹

上郡國志河南尹有鞏縣璋蓋鞏人姓尹也後書黨錮

尹勳傳河南鞏人伯父睦司徒兄頌太尉　族多居貴

位勳以參建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下文先祖銀艾封

侯歷世卿尹受漢厚恩等語正合則當姓尹無疑

太尉汝南李公碑

兼洞與神契合　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作明略兼

洞此脫明略二字

位太尉　後書靈帝紀建寧四年三月太僕李咸爲太

尉胡廣傳注謝承書曰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後

漢紀熹平三年二月河南尹李咸代段熲爲太尉

嘉平四年薨　熹平之誤靈帝紀熹平二年三月太尉

李咸免蓋免後二年而薨袁記熹平五年五月太尉李

咸罷又病免與紀不合據碑可證袁記之謬

陳留索昏上里社銘　御覽禮儀部十一引索昏作東昏銘作

碑案郡國志陳留郡有東昏縣注引陳留志曰故戶牖

鄉有陳平祠則當以御覽爲正史記陳丞相系家索隱

亦作東昏

春秋時有也子華爲秦相　原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八作秦

有池子華爲丞相

遂相克定天下　書鈔作隨高祖克定天下
封曲逆　下脫侯字
虞延爲太尉司□□□公　御覽引無司□□□公五字後書虞延傳永平三年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
至嘉平　書鈔引作延熹中是
放字子卿　延傳作子仲
爲尚書　書鈔引作尚書令
召都亭侯　延傳無召字案章懷太子桓帝延熹二年紀注虞放冤句呂都亭侯此召字係呂字之誤御覽居處部六引郡國志曰冤句縣昌都城昌都乃呂都之誤

陳留太守胡公碑
其年七月　疑是二年之誤說見神誥
陳留太守胡公碑
建寧元年　元年當作二年說見前

卷之六

荅丞相可齋議
指揮使　下云指使此揮字疑是衍文
幽冀二州刺史久缺疏　本傳節載此疏無臣聞至之難共一百九十八字

選幽州刺史　幽下脫冀二兩字
安國徙隸買成都民皆還治其國　本傳作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
難夏育上言鮮卑仍犯諸郡
嘉平六年夏　嘉平當從後書鮮卑列傳作熹平夏作秋
中郎蔡邕　當從後書作議郎
猶爲大漢之羞　後書此下有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其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弃之朕日夜思惟六十七字戈小蓮云少此一段上下文不接

荅詔問災異八事
詣殿金商門　本傳注引洛陽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極殿西有金商門楊賜傳注引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西有金商門此疑脫太極二字
五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　五行志作五月壬午注引風俗通作四年四月所載年月不同
故大將軍梁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不以罪受戮　一本無不字据梁冀傳不疑係冀弟又不疑先卒未嘗受

戮

是歲封后父禁爲平陽侯　是歲本傳注引續志無歲字劉攽曰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

視闇則疾癘　志無癘字朱學勤云係涉上文而衍鴻範五行傳視之不明厥極疾可証

被收時表　本傳注引邕集當錄

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某毋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　本傳注引云郃不爲召太山嶌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攷胡母班等辭與涉爲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

卷之七

和熹鄧后謚　後書皇后紀注作謚議

求人之瘼　案此卽詩求民之莫也毛詩作莫作瘼者蓋出於三家詩說文繫傳宋書符瑞志引皆作瘼國志馬超傳亦云求民之瘼與此合民作人乃唐避諱所改

有功安居曰熹　後書皇后紀注引蔡邕曰謚法有功安人曰熹案謚法解無熹謚有烈謚云有功安民曰烈與此熹字之謚相同則居字當是民字

爲陳留太守上孝子

平立程末　御覽二果部引作程末

薦邊文禮

函牛之鼎一曰帝立之鼎　下六字是夾注蓋函牛之鼎四字一作帝立之鼎呂氏春秋作市上此云帝立亦誤

薦皇甫規

愊何姒之事　姒當作奴

忽奸邪之不散　類聚治政部引邪作猾

卷之八

表太尉董公可相國

讓尚書乞在閑冗

巴郡太守謝板

董□　御覽服用部五十九引作薰鑪

黎賜　疑作黎陽黎陽瓠子俱地名

宗廟祝嘏辭

三月丁亥　獻帝紀作二月通鑑目錄初平元年二辛未朔丁亥月十六日

三月丁巳　帝紀作乙巳案二辛未朔三月是辛丑朔

乙巳月五日
宗廟迭毀議
孝章皇帝　下疑脫孝安皇帝四字
孝明以下　續祭祀志作孝和是
穆帝敬宗恭宗之號　志無敬宗恭宗四字有威宗二字案恭宗安帝廟號敬宗順帝廟號恭宗不應在敬宗下此誤威宗桓帝廟號此脫宜從志補
上元加服與羣臣上壽
謹奉生頭　雲麓漫鈔三引作生牛一頭
奉貸錄換誤上章謝罪

故河內太守王臣等　王臣當作王匡英雄記匡字公節太山人也輕財好施以任俠聞爲袁紹河內太守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　原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二引作雜章
詔制　原本書鈔引作制詔是也案文選潘元茂册魏公九錫文注引獨斷曰制詔王者之言必爲法制詔猶告也
范正不亡禮讓　范正疑是范丏之誤
散怠增歎　增歎一作葺闒疑當作闒茸
晏嬰□□□之邑　晏嬰一作辭邯二字邯當作邸
郯臣汝南　後書鄧晨傳爲汝南太守興鴻郤陂數千頃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它郡此臣當作晨
伍瓊　後書獻帝紀初平元年二月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疑卽是人又見董卓傳
晨之鹵田　晨當作曩
卷之九
京兆樊惠渠頌
郡掾吏張玄祠堂碑銘
袁滿來碑銘
遇目能誠　誠當作識
童幼胡根碑銘

君子曰　野客叢書十二引作君子也
司馬袁公夫人馬氏碑銘
濟　北相崔君夫人誄
卷之十
明堂月令論　御覽居處部十二引作明堂月令記
宗祠　朱學勤云隋書牛弘傳作宗祀
爾視　視當作雅
周官有門闈之學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作闈門
月令問答　此與明堂月令論有陸堯春本蔡雲本

外傳

胡廣黃瓊頌

邈乎莫與爲二 邈乎文選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作詩注引作邈猗與爲作參其又西征賦注引參其二也

上漢書十志疏 藝文類聚六十六 引作從朔方上書續漢書律厤志注作成邊上章奏續志注是獨斷凡羣臣上書於天子一曰章章者需所稱稽首上書謝封陳事詣闕通表也

述行賦 後書本傳校

短人賦 初學記下人部 古文苑三 校

飲馬長城窟行 御覽文部一 校

篆勢 張懷瓘書斷上作大篆贊小篆贊藝文類聚作篆書勢

隸勢 書斷上 校

釋誨 當据本傳類聚校

帝猷顯丕 丕當作丕顯

伯翳綜聲於鳥語 朱學勤云鳥語秦風譜正義引作語鳥

補遺 歐本所無

陳政要七事 後書蔡邕傳御覽咎徵部三引作封事 正交論 後書朱穆傳論注

厤元議 續漢書律厤志中 命論 續漢書律厤志中注 京兆尹樊陵碑 類聚郡部 續漢書郡國志注 陳球後碑 隸釋十 御覽文部五引述征記曰下相城西北漢太尉陳球墓有三碑近墓一碑記弟子盧植鄭元管寧華歆等六十人其一碑陳登碑文並蔡邕所作 劉寬後碑 隸釋十一 金石錄云不知何人所爲蔡文選五十六王仲宣誄注又五十八褚淵碑文注俱引作蔡邕劉寬碑 司空袁逢碑 類聚職官部三 荊州刺史度侯碑 類聚職官部六

伯夷叔齊碑 續漢書五行志注 類聚人部廿一 翟先生碑 類聚人部二十一

太尉陳公贊 類聚職官部二 銘論 御覽文部六 祖德頌 類聚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類聚職官部六 考城縣頌 類聚職官部六 九疑山銘 類聚山部 古文苑 樽銘 類聚雜器物部 警枕銘 北堂書鈔服飾部三 古文苑六 衣箴 書鈔衣冠部三 祖餞祝 御覽方術部十七 九維文 類聚人部

十九 古文苑六 焦君贊 類聚人部古文苑六雕菰樓集有焦君贊考 讓辟申屠蟠 後書申屠蟠傳 女誡 御覽人事部 筆賦 文房四譜二 彈琴賦 初學記樂部下類聚樂部四 彈碁賦 類聚巧藝部 御覽工藝部十二 胡栗賦 類聚菓部下作傷故栗賦 古文苑三 團扇賦 書鈔服飾部三 漢津賦 協和昏賦 栁賦 温泉賦 羽獵賦 觀舞賦 終南山賦 古文苑三

青衣賦 類聚三十五 古文苑三 初學記十九 廣連珠 御覽人事部 荅元式詩 類聚人部十五 翠鳥詩 類聚鳥部下

坿考

東巡頌 古文苑三據類聚三十九初學記十三乃班固所作明輯本誤入當删

琴賦 古文苑三初學記樂部下此係傅毅所作明輯本誤入當删

尤本文選

廿一 百一詩注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橐簡書　御覽八百十一引作公孫敖是也漢書藝文志有伯象先生一篇應劭曰蓋隱者也故公孫敖難以無益世主之治

廿五 劉越石荅盧諶詩注王隱晉書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　當作隴西王泰晉書劉琨傳太尉高密王泰辟爲掾泰初封隴西

三十六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注引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　玄城當作宣城藝文類聚五十載桓宣城碑可証惟不著撰人

三十七 勸進表注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　陳云載聰誤胡云是也各本皆誤蒙案晉書載紀聰一名載

注傳暢諸公讚葛蕃傳機平陽　葛蕃疑荀藩之誤晉書有傳

四十六 王文憲集序以公爲侍中尚書令鎮國將軍　南齊書本傳作鎮軍是南史同　案百官志無鎮國軍號

注謝承後漢書曰桓礮邴營氣類　礮邴當從求通親親表注作磯鄙

四十七 三國名臣序贊羊秀衛公誄曰仰晞遐風重暉冠世　勸進表注作羊秀是也暉作輝

四十九 晉紀總論干寶晉惠紀曰石冰畧揚州揚州刺史蘇峻降　蘇峻二字誤晉書太安二年七月張昌別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沒

讀書雜識卷第二終

勞檢丁士謨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三

仁和勞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晉書校勘記上 稿本缺首尾

天文志中 此志有盧學士文弨校本刊於羣書拾補初集几盧氏所舉正者概不著錄

少帝正始四年五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國志齊王紀失書日宋志無此食考長厤是年四壬辰朔六辛卯朔五月是壬戌朔丁丑月十六日不當食

六年四月壬子朔日有蝕之　齊王紀無此食案四月辛亥朔非壬子也宋志無朔字

十月戊申朔又日有食之　宋志作戊寅朔誤盧學士云當是庚申朔亦非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宋志作三月以長厤考之則宋志誤也長厤三壬寅朔十己巳朔則十一月是己亥朔

太始七年十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宋志無此食有五月庚辰日食

惠帝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宋志作十月誤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　宋志無此食

九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時帝既冠當親萬機而委政大臣著君道有虧也　案是年十月辛丑朔非乙未朔盧云此因下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誤衍是時已下二十字當移於下條

義熙十年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宋志作己巳誤

十一年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宋志脫十一年二字

元帝太興四年二月癸亥日闘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辛亥帝親錄囚徒　宋志無日闘三月癸未六字二月作三月案是年二庚寅四己丑朔則三月是庚申朔癸亥三月四日當從宋志爲是辛亥上脫四月二字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　宋志作己丑朔

考長厤永昌元年閏十二二疑當作一己卯朔太寧元年三戊寅朔則正月當是己卯朔宋志誤也

成帝咸和九年七月白虹貫日　宋志無下咸康二年白虹貫日宋志敓

穆帝升平三年十月景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少時而帝崩　長厤三年十乙卯朔無景午四年十庚子朔丙午月之七日三年疑是四年之譌

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　宋志作二月誤長厤二庚子朔則三月是庚午朔辛未月之二日

簡文咸安二年十一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長厤十庚申十二己未朔十一是庚寅朔無丁丑

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彩珥　長厤五辛巳朔無庚午
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壬申景夜月蝕既丁夜又蝕既
宋志作丙申夜月蝕既丁酉夜又蝕既無壬申二字考
長厤二戊子五丁巳朔三月是戊午朔無丙申丁酉
青龍二年十月己一作乙丑月又犯填星　宋志作十一月
乙丑案十月壬子朔無己丑十一壬子朔無乙丑下有
戊寅則乙丑是也本紀作乙丑
咸康六年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宋志作甲子案四月己
巳朔無甲子
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　案正月己亥朔無己卯

元帝太興二年十一月辛巳月犯熒惑　案十一戊戌朔
無辛巳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
二月己亥朔無乙未四月戊戌朔無甲午
興寧二年正月乙卯月掩歲星在參　宋志作三年
十二年帝殺悅於市　宋志作十三年
十三年十一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　宋志作十二月案
十二丙戌朔戊子月之三日
隆安四年六月乙未月又犯填星　宋志作己未案六月
庚辰朔無己未

三月景辰劉裕起義兵　三月當作二月
齊王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寔　案寔是冏弟
非兄也志誤
元帝太興二年七月甲午歲星熒惑會于東井　宋志無
案七月庚子朔無甲午盧學士云當是衍文
三年八月景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　通鑑目錄作二月
成帝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　十一
月癸未朔無乙丑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熒惑入婁犯填星其年石季龍死
其年當作明年

六年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　三辛丑朔無戊戌
七年三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　三丙申朔無戊子
太元十七年十二月癸酉填星去　十二月癸巳朔無癸
酉
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　二
月辛未朔無癸亥
六月辛卯熒惑犯辰星　宋志作八月
十四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　十月癸亥朔無癸巳
天文志下
黃初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宋志作十一月辛卯

青龍三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　宋志作二年
四年閏正月己巳塡星犯井鉞　宋志作閏四月乙巳誤
景初二年五月乙亥月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　案五
月辛卯朔無乙亥當从宋志作己亥
正始三年二月太尉滿寵薨　本紀在三月
五年二月曹爽征蜀　宋志作三月誤
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東井鉞星壬戌月又犯鉞星
七月乙亥朔無乙卯壬戌
九月丁巳月犯東井　九月甲戌朔無丁巳
於是遣督護喬球率衆救彪　宋志作高球

十一月廢弘自立　宋志作十月誤
咸康元年八月戊戌熒惑入東井　宋志作戊辰案八丙
申朔無戊辰
四年五月戊戌熒惑犯右執法　宋志作戊午案五庚辰
朔無戊午
六年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星　宋志作甲寅
四月景午太白犯畢距星　四月己巳朔無丙午
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　六月戊辰朔無乙卯
七年八月辛丑月犯輿鬼　八月辛酉朔無辛丑
康帝建元二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　正月丁未朔無壬

午
永和二年四月景戌月又犯房上星　四月甲午朔無丙
戌
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八月壬辰朔無壬申
四年十月甲辰月犯亢　十月庚戌朔無甲辰當從宋志
作甲戌
八年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　八月戊午朔無戊戌
景辰太白入南斗　八月無丙辰
十年正月己卯月蝕昴星　正月己酉朔無己卯己卯二
月朔月下有癸酉知己卯字誤

三月甲申月犯心大星　三月戊申朔無甲申
升平二年十二月辛卯塡星犯軒轅大星　宋志無十字
下有六月知宋志是也案十二月無辛卯辛卯十一月
十一日
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尙書令陽鶩
等　陽鶩卒于晉海西公太和二年十二月慕容恪卒
于二年五月恪安得殺之乎恪所殺者太師慕輿根非
陽鶩也
五年九月乙酉月奄畢　九月乙未朔無乙酉
十月丁未月犯畢大星　十月甲子朔無丁未

太元十五年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　九月丁未朔無癸
未
十月太白入羽林　宋志作十一月
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　宋志作九月
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　四月甲辰朔無壬午
安帝隆安二年六月郗恢遣鄧啟方等以萬人伐慕容寶
于滑臺敗而還　寶當作德
五年十月甲子月犯東次相　宋志作十月戊子月犯東
蕃次相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　宋志作二月案三

月己巳朔戊子月廿日知宋志誤也
二年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　十月辛卯朔無甲戌
十一月丁酉熒惑犯東上將相　宋志作十一月丁丑熒
惑犯填星案十一月庚申朔無丁酉
升平元年冬魏破姚興軍　升平字誤當作元興
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　正月己未朔
無戊戌
五月壬申月奄斗第二星　宋志無
填星入羽林　據通鑑目錄填星上脫壬辰二字案五丁
巳朔無壬辰

義熙元年九月甲子熒惑犯少微　九月己卯朔無甲子
三年二月庚申月奄心後星　二月辛未朔無庚申當从
宋志作庚寅
四年六月乙卯又犯左執法　六月癸亥朔無乙卯當从
宋志作己卯
五年閏月己巳月奄心大星　閏十月乙酉朔無己巳宋
志作己酉案上有丁酉辛亥則己酉亦誤
六年七月己亥月犯輿鬼　七月辛亥朔無己亥
七年十一月景子太白犯哭星　十月甲辰朔無丙子當
依宋志作丙午

八年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己未月犯井鉞　七月
己巳朔無癸亥己未
十一月丁丑填星犯東井　宋志作十月誤十一月丁卯朔丁丑十一
日
九年誅劉蕃謝混討滅劉毅　九年當作九月
十年裕討司馬休之　十年當作十一年
十一年三月丁巳月入畢　宋志作二月誤三月甲寅朔丁巳月四日
十一月癸亥月入畢　十一月庚辰朔無癸亥
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　三月丙申朔無癸巳
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　十月癸亥朔無癸巳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乙卯辰星犯軒轅　通鑑目錄作己
卯案正月壬辰朔乙卯月之廿四日目錄作己卯誤也
七月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　七月己丑朔無己卯
十二月丁巳月入太白俱入羽林　十二月己巳朔無丁
巳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　宋志作癸未案
十一月癸卯朔無癸未宋志誤
元帝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　宋
志作五丈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　本紀作丁巳

義熙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　宋志作壬
子
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
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　九月戊申朔無辛卯當
从本紀作辛亥
四年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墜有聲　本紀作西南
太寧二年王敦殺譙王承及甘卓　太寧二年當作永昌
元年
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甕長百餘丈青赤色从
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　七月壬子朔無甲午

升平二年十一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　宋
志作十二月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
十二月甲子朔無壬寅（本紀在太安二年）
地理志上（此志鎮洋畢尚書有補正五卷槩于經訓堂叢書凡畢氏所已糾正者皆不著錄畢氏之說亦間有可商者摘錄之）
魏武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漁陽廬江）　國志明紀青龍三年
正月己亥復置朔方郡是魏後復置朔方郡矣景初二
年六月省漁陽縣之狐奴縣復置安樂縣（安樂志屬燕國）劉靖
碑云東盡漁陽潞縣（水經注引案潞縣屬燕國）魏收地形志漁陽郡

于雍奴潞二縣則云晉屬燕國後屬于無終土垠徐無
三縣則云晉屬右北平後屬張華傳父平魏漁陽郡守
後又淸惠亭侯京傳以漁陽郡益其國是魏後復置漁
陽郡至晉始幷入燕國也又考地形志云漁陽晉罷後
復石勒載記趙國二十四郡其一爲漁陽則漁陽不久
復立爲郡也宋書武帝紀遠祖某魏定襄太守是魏又
置定襄郡矣志于幷州幽州篇皆失補載未免漏略又
案揚州篇云廬江郡漢置不云魏省宋志通典皆同考
國志武紀亦不云省廬江郡又考漢末爲廬江太守者
建安四年有太守劉勳五年有太守李術十九年有太

守朱光又劉靖于黃初中爲廬江太守疑魏武未嘗省
廬江郡也志云魏省恐誤
河南郡統縣十二洛陽河南鞏河陰新安成皋緱氏陽城
新城陸渾梁陽翟　太康地志云新安縣屬河東郡又云
河南郡有東垣縣畢氏云晉志無東垣縣案魏收地形
志東垣縣二漢晉屬河東考漢書地理志續漢書郡國
志有垣縣無東垣縣晉志河東郡有垣縣云王屋山在
東北沇水所出案張湛列子湯問注云王屋在河東東垣
縣郭璞山海經三北山經注王屋之山今在河東東垣縣北或以東字爲衍文誤　又郡國志垣
縣有壺丘亭杜預左氏襄元年傳注云河東東垣縣東

雜識三　十一　月河精舍叢鈔

南有壺丘則垣縣卽東垣縣但二漢名垣縣晉名東垣
志屬河東太康地志屬河南爲稍異耳非別有東垣縣
也
滎陽郡泰始二年置　水經濟水注魏正始三年歲在甲
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縣自鞏闕以東創建滎陽郡
幷戶二萬五千以李勝爲郡守魏略李勝傳亦云累遷
熒毛本陽太守魏書曹爽傳注又國志傳嘏傳拜滎陽太守孫禮
傳遷滎陽郡尉晉書魏舒傳爲滎陽太守亦在魏世則
是郡非晉置明甚然宋書州郡志亦云太始元年分河
南立豈魏後廢而晉復立邪又熒字當从火作熒此从

水作熒誤
陳留國統縣十小黃浚儀封丘酸棗濟陽長垣雍丘尉氏
襄邑外黃　州郡志云扶溝太康地志屬陳留地形志亦
云扶溝晉屬陳留是陳留所統者非僅十縣也　州郡
志又云晉惠分陳留爲濟陽國領考城太康地志無鄄城二
縣案元敬虞皇后傳濟陽外黃人是外黃亦屬濟陽矣
趙王倫子馥封濮陽王見倫本傳
濮陽國統縣四濮陽廩丘白馬鄄城　州郡志永初郡國
有東燕郡江左分濮陽立領燕縣白馬平昌考城凡四
縣燕前漢曰南燕後漢曰燕竝屬東郡太康地志屬濮

雜識三　十二　月河精舍叢鈔

陽又地形志東郡東燕晉屬濮陽後屬是濮陽又有燕
縣晉志不載疑誤脫也或據胡身之通鑑音注以爲晉
初省燕縣故晉志不載案此說非也杜預春秋土地名
凡四引東郡燕縣隱五年燕僖二十八年昨定八年瓦哀十六年平陽　水經
河水注河水自酸棗東北過延津又東逕東燕縣故城
北通鑑晉紀永嘉六年石勒自葛陂至東燕胡身之曰兩
漢志東郡有燕縣無東燕縣其卽是歟元和郡縣志晉
安帝時東郡燕縣流人入鍾離者于鍾離置燕縣又潘
岳傳弟燕令豹皆晉有燕縣之證胡氏所言殊誤又東
燕郡當置于惠帝時惠紀光熙元年九月進東嬴公騰

爲東燕王則東燕置郡當亦在是時騰于永嘉元年改封新蔡而東燕郡不廢毛虎生傳督東燕四郡領東燕太守是晉有東燕郡之證志旣失載燕縣因幷其立郡事而亦不書未免遺漏又州郡志以東燕爲江左分立亦未免失考江東初立國境不逾淮沇州諸郡淪陷劉石雖兵威屢加亦隨得隨失又何暇畫野分疆析置郡縣乎至胡身之通鑑音注于永嘉二年則云漢東郡燕縣晉省而故城猶在曰東燕城後魏立東燕縣屬陳留于太和四年則云祖逖在豫州時所置兩說自相牴牾不足引以爲證也上司州篇云石季龍分司州之河南

河東宏農滎陽兖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則東燕置郡在本志亦有明文

濟陽郡漢置統縣九　考異曰漢無濟陽郡蓋濟陰之誤卞壼傳濟陰冤句人州郡志于城武離狐二縣竝云晉太康地志屬濟陰可證今志作濟陽乃傳寫之誤案州郡志又云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兖州杜預左氏集解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郜城（隱十年）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隱八年）曹濟陰定陶縣（桓九年）皆可證陽字之誤通典云濟陰郡晉爲濟陽郡案樂安王鑒傳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齊王冏子冰爲王是改濟陰爲廣陽非改爲濟陽也通志誤　郭璞穆天子傳六注漯水今濟陰漯陰縣濟陰當作濟南漯陰卽濕陰漯陰漢書地理志屬平原郡國志作濕陰濕當作㶛古漯字

高平國故屬梁國晉初分山陽置　晉武改山陽爲高平非分山陽置高平也志誤

陸湖縣　當作湖陸

濟北國東阿縣　州郡志云二漢屬東郡晉無與此異魏淩傳東郡東阿人似東阿仍屬東郡矣

泰山郡新泰縣故曰平陽　考異曰春秋宣八年城平陽

杜注今泰山有平陽縣卽此平陽矣其改名新泰据水經注在晉武帝元康九年元康或太康之誤案元和郡縣志云太始中鎭南將軍羊祜表改爲新泰縣吳蘭庭云祜泰山南城人非平陽人祜于泰始中自車騎將軍貶平南將軍咸寧三年除征南大將軍未嘗爲鎭南且杜預注左傳在祜卒後如巳改新蔡何以復云平陽乎武帝疑惠帝之誤又云州郡志新泰令魏立屬泰山地形志亦云魏置則又似非晉置也

汝南郡南頓縣　梁王彤傳咸寧中以陳國汝南南頓爲次國是南頓嘗屬梁國本志失載

汝陽縣　州郡志汝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
應是江左分汝南立咸康三年省併汝南後又立領汝
陽武津二縣武津何不注置立案汝陽王熙傳初封汝
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爲王則汝陽置郡當在惠帝時
沈志云江左分立未詳所据
襄城郡泰始二年置　州郡志云魏分潁川爲襄城郡與
此微異
汝陰郡泰始二年復置　本紀泰始元年封皇叔父駿爲
汝陰王則汝陰置郡當在泰始元年志云二年誤
梁國統縣十二　太康地紀云梁國有賜縣今志無此縣

疑誤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
志失載
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　水經沮水注沮
水又東南逕汝陽郡北即高安縣畍郡治錫城縣居郡
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又云沮水又屈
逕臨沮縣南晉咸和中爲沮陽郡治也汝陽沮陽二郡
志皆失載案州郡志汝陽太守何志新立先屬梁州元
嘉十一年度荆州宋初有四縣後省汝陽縣領僮陽沮
陽高安三縣何志皆云新立似與酈注不合考南齊書
蠻傳汝陽桓温時割以爲郡則汝陽郡晉時已有之何

志非也
楊州統丹陽吳會稽吳興新都東陽臨海建安豫章鄱陽
臨川安成廬陵南部十四郡　今數之止十三郡蓋脫廬
陵一郡
鄱陽郡統縣八廣晉鄱陽樂安餘汗鄡陽歷陵葛陽晉興
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
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　州郡志云僑立安豐
松滋二郡遙隸揚州此脫安豐二字
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　下云高涼郡吳置續
漢志高涼屬合浦郡劉昭注補云建安二十五年孫權

立高梁郡州郡志建安二十三年吳分合浦置高涼則
此云漢桓帝所立者誤矣
吳黃武五年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廣州　廣州篇云
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此脫高梁二字又誤四爲三
也
交阯郡統縣十四龍編苟扇望海嬴𨻶西于武寧朱鳶曲
昜交興北帶稽徐安定南定海平　太康地志平道縣屬
交阯郡安定州郡志作定安
新昌郡吳置　通典云吳分置新興郡晉武改爲新昌州
郡志無此郡

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　六年當作七年
臨賀郡　臨賀　太康地志王隱地道記屬南海
桂林郡統縣八潭中武豐粟平羊平龍剛夾陽武城軍騰
太康地志桂林郡有常安縣
盌浦郡統縣五盌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　太康地志盌
浦郡有始定縣
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　水經斤江水注云侵黎水出廣
州晉興郡郡以太康中分鬱林置
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　州郡志無此郡又哀帝年號隆
和非太和也疑誤

律厤志上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之八千百九十二　八十二
當作八十三
故待詔嚴嵩　續漢志作嚴崇
命十二律其二中不失一　其二中三字衍
律厤志中
三年十月十五日乙巳日加丑日加未蝕　案黃初三年
十月壬戌朔十五日爲丙子非乙巳十一月辛卯朔十
五日爲乙巳志疑脫一字
土以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壬辰見乾象十一月二十八

日丁亥見黃初十一月十八日甲申見先八日　案十一
月丁卯朔壬辰二十六日丁亥二十一日與此差一日
二十八日八字疑衍
土以三年十月十一日壬申伏乾象同壬申伏黃初已下
十月八日戊辰伏先四日　案十月壬戌朔戊辰月七日
與志亦差一日以十一日壬申推之知八字誤也
水以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己酉晨伏乾象十二月十五日
辛亥伏後三日黃初十二月十四日庚戌伏後二日　辛
亥後己酉二日庚戌後己酉一日志誤
水以三年五月十八日辛巳夕見黃初五月十一日庚辰

見先一日　十一日當作十七日
水以三年十一月日于晷度十四日甲辰伏黃初十月八
日戊戌先六日　十月當作十一月
律厤志下
以黃鍾之月爲律厤初　律字衍
紀歲中十二　一本紀下有日字
浸分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一本作二百
甲午紀第四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三十九　一
本作四十九
甲辰紀第五遲疾差率一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一作一

十萬
甲寅紀第六遲疾差率十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一作七
萬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一作小
餘二千百四十九
小寒十二月節限數千二百四十五 一作三十五
立春正月節間數千百四十七 一作三十七
雨水正月中限數千一百二十九間限千九十二 二十
九一作一十二千九十二作千九十三
驚蟄二月節限數千六十七間限千四十六 千六十七

雜識三 十九 月河精舍叢鈔

一作六十五千四十六作千二十五
小滿四月中限數八百二十三 一作二十二
大暑六月中限數八百二十五間限八百四十五 一作
四十二
白露八月節限數九百六十三、一作六十二
秋分八月中間限千五十 一本十下有一字
霜降九月中限數千百三十二間限千百五十七 一作
三十二一千百五十七宋志無千字
立冬十月節限數千百八十一 宋志無一字
小雪十月中限數千二百一十五間一限千二百三十九

一十五一作一十三三十九一作二十九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進退一度
一宋志無進字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三分八百六 一作二十二分
推弦望月所在 小分四十四 一作三十四
一日 盈縮積分盈初 初上一本有一字衍文
月行分二百八十 一作七十疑誤
二日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四 一作三十
四
月行分二百七十七 一作百七十七疑誤

雜識三 廿 月河精舍叢鈔

三日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一作九十
一
四日 月行分二百七十一 一本無一字
五日 月行分二百六十九 一作二百六十七
七日十三度七分損一 一無一字是也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三百五十四 一作二百五十四
下八日同
十一日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四十二 一作三十五萬
一千四十三案十日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一
日不當更多三萬當以三十五萬爲是

十三日　月行分二百三十六　一作二百三十三疑是
十九日　月行分二百四十一　一作二百四十三疑是
二十日　縮積分四十七萬三千八百四十八　一作三
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八疑是
二十一日十二度三分　一作十三度二十二日十二度同
縮積分三十一萬三百二十　一作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十二日十二度七分損一　一本無一字是也
二十三日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一作
四十一萬
二十五日十四度五分　一作三分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三　一作六百二
二十六日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九十九　一作六十
九
二十七日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　一作四十
二
周日　損二十五　五一作四
縮積分六萬二千八百二十六　二千一作三千
推合朔交會月餘　餘一作蝕
定大小餘以厤日餘乘所入厤損益率　厤日一作入厤
疑

冬至日中晷影丈三尺三寸　丈三二字疑衍
大寒十二月中虛半強　一本虛下有女字
日行黃道去極度百一十一太強　一作百一十太弱續漢
志同
夜漏刻五十二三分　一作五十三續志同
雨水正月中室八太弱　一作太強
明中星箕半　半下一有弱字
驚蟄日中晷影六尺五寸五分　一無五分二字續志同
清明晝漏刻五十八三分　一作二分
穀雨明中星斗六半　斗續漢志作牛疑是

立夏四月節畢七　一作畢六太續志同
日行七十三少強　一作少弱續志同
芒種五月節井少半弱　少一作十續志同
少暑六月節柳三太弱　一作柳二太強
立秋晝漏刻六十二三分　一作三分續志同
夜漏刻三十七八分　一作七分續志同
處暑晝漏刻六十三二分　三字衍
白露日中晷影四尺二寸五分　一作三寸續志同
寒露日行黃道去極度九十六太強　一作少強
立冬十月節尾四半強　續漢志作房四度十九分退三

日中晷影丈八寸二分　一作一分續漢志作丈四寸二
分
明中星張十五太　一本太下有强字
小雪昏中星室三半弱　一作半强續漢志作室二半强
大雪晝漏刻四十五五分　一作三分
明中星翼十五太　當依宋志作軫十五少强
木合終歲一千二百五十五　一作五十三
合月度法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一　一作三十一
火合終合數三千三百八十八　三千一作二千
日度法四百三十萬一千八百一十四　一作四百四十

萬一千八百十四
月餘二萬二　一作二萬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四十　四十一作三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三　一作三十二
斗分一百八萬六千丑百三十　一作四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一作二千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百八十七　一作九千九百八十七
金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四　一作五十
五
斗分一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五　二百一作一百

水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一　一作二千三
十四萬千二六十　千二字誤
朔虛分二千　一本千下百四十四四字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三百六十一　三百一作二百
求後入月日　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九十一　當作一十
九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二分
一作三十二分以下文証之則三字是也
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九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六百六
十四分九百九十九萬　上九字衍

火晨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九百三十五分
三十五分當作四十五分
土晨　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　一作十七
分之一
金晨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十分　九十上脫九
百二字
一合二百九十三日十九萬四千九十分　一作二百九
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百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
百十九萬一本無百字是也

六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　六疑當作四
九十一日行五度　五上疑脫百字
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分
四疑當作六
長厤說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七分之七有奇　釋
例作十九分度之七有奇
余爲厤諸論之後　諸字衍
至咸寍中善算者李修卜顯　釋例作夏顯
其四十七日蝕三無甲乙當作三十七日蝕
今長厤得七百三十六日三十日蝕失三十三日經傳誤

三十日當作三十三日
漢末宋仲子集七厤以考春秋　七當作十
禮志上此志盧學士亦有校本栞于羣書拾補凡盧氏所著錄者不著錄
元帝渡江太興二年始議立郊祀議　宋志作元年誤
乃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　宋志作袁粲
武帝咸寍二年春分衍大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
請五月庚午始祈雨於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　四
月辛巳朔無丁巳五月庚戌朔庚午月廿一日
逕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所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所當作近

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　宋志作三年
尙書郞劉邵等　宋志無郞字
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旣不從而右僕
射索綝等　據本紀及綝本傳綝已于建興三年自右僕
射進左僕射此仍云右僕射誤也盧云右譌
樂志上
正旦大會行禮歌　聖皇居四海應天期　居當作君應
上脫順八二字
樂志下
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　宋志曹毗造十一首

王珣造二首此志止載曹毗十首蓋脫歌穆帝一首歌
穆帝曹毗孝宗夙哲休音允臧如彼晨離燿景扶桑垂訓
華㠾流潤八荒幽贊玄妙爰該典章鹵平偕蜀北靜舊
疆高猷遠暢朝有遺芳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　雍離　宋志作翁離又作擁離
景龍飛　景龍飛御天威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
者顯逆之者滅夷文教敷武功巍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
致寬道化光赫明明祚隆無疆帝績幽惟期有命旣集崇
此洪基　武功巍下脫普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綏聖
德潛斷先天弗違五句

補遺 地理志一則

荆州　懷帝又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　州郡志云湘州晉懷帝分荆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立無始安等三郡與此異案宋志是也譙閔王承傳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 陶瞻傳歷廬江建昌二郡太守 又云零陵太守尹奉出軍營陽是湘州有建昌營陽二郡之證然二郡置廢本末晉志失載考州郡志 三 建昌郡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成帝咸康元年省晉志殆以其不久卽省故略而不載乎懷帝紀永嘉元年八月分荆州江州八郡爲湘州與州郡志合

讀書雜識卷三終

勞檢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四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晉書校勘記中

后妃傳

武悼楊皇后　中書監張華等　據華傳華是時爲太子少傅非中書監也傳誤

惠羊皇后　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　何喬廢后在帝還洛之前上七字當是衍文

穆章何皇后　永興三年崩　永興當作元興

王祥傳

泰始五年薨　王隱晉書云泰始四年薨國志□□傳注與本紀合案下云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攷后崩亦在四年則云五年者誤矣

鄭沖傳

嘉平三年拜司空　沖封文陽亭侯見魏書此失載

何曾傳

父夔魏陽武亭侯　國志夔傳封成陽亭侯

正元中爲鎭北將軍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侯　魏書公卿廢齊王奏齊王紀注司隸校尉潁昌侯曾則曾於嘉平中已進封潁昌矣

何劭傳

遷侍中尚書惠帝卽位爲太子太師　劭于太熙初爲中書令據楊駿傳惠紀作中書監誤　元康元年八月自太子太師出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鎭許昌傳皆失載師字疑誤

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永寧元年薨　本紀永寧元年十二月司空何劭薨是劭又自太宰轉司空矣是年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

子岐嗣　傅暢晉諸公傳贊作歧　石勒載紀有朗陵公

何襲何法盛中興書太元二年封何曾後闓爲朗陵侯皆宜補入

石苞傳

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　紀傳皆不載苞免官年月通鑑依三十國春秋晉春秋置於泰始四年

又敕征東將軍瑯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　通鑑攷異云伷于五年二月始鎭下邳恐傳誤也案伷自撫軍將軍出爲鎭東大將軍進拜大將軍亦未嘗爲東征也是年衛瓘爲征東大將軍

苞會孫樸位至司徒　據載記樸爲司空非司徒也

石崇傳

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　案金谷詩序云監靑徐州諸軍事文選別賦注

羊祜傳

其以祜爲尙書右僕射　本紀作左僕射御覽職官部九引干寶晉紀載武帝詔亦作左僕射

封夫人夏侯氏萬歲鄉侯　李興碑云封萬歲鄉君

杜預傳

遣武昌監劉憲代之　武紀作留憲

陳騫傳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　孫盛晉陽秋云字休淵

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　案騫爲車騎將軍在魏元帝咸熙二年傳誤職官志武帝即位陳騫爲大將軍又武紀泰始元年賈充爲車騎將軍可證此傳之誤

咸寕初遷太尉　本紀在泰始十年

孝武帝以騫玄孫襲爵卒弟子浩之嗣　中興書太元二年封陳騫後浩之爲高平公與此異

裴秀傳

祖茂漢尙書令　魚豢魏畧云茂歷郡守尙書非尙書令也

裴頠傳

子嵩嗣爵爲乞活賊陳午所害　中興書太元二年封裴秀後球爲鉅鹿公本傳失載

裴楷傳

長水校尉孫季舒　孫字衍

衛瓘傳

增封菑陽侯　菑陽宋書荀伯子傳作蕭陽

元帝以瓘元孫崇嗣　江夏公衛璵表云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璵承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則崇當是瓘曾孫傳作元孫疑誤

張華傳

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　鎮西當作征西

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　史字疑衍

安平王孚傳

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　吳圍新城在嘉平五年考魏紀孚以嘉平三年三月從尙書令拜司空七月遷太尉此宜在代王淩爲太尉下傳列於前誤也又明悼后崩於景初元年今在此後亦

誤
隆立四年咸寧三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絕　案國絕下疑有脫文考武紀咸寧三年正月立安平穆王弟敦爲安平王禮志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嗣以母弟敦繼獻王後　太康二年三月景申薨五年改安平爲長樂國寰宇記六十三　立南宮王子祐爲長樂王寰宇記作祐　又通典禮五十二　穆帝太和六年太疑永之誤　五月九日安平王薨又孝武紀太元十一年八月丁亥安平王邃之薨安紀義熙九年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則江左尙有嗣封安平者安得云國絕乎

河間王洪傳

魏原武太守　案魏無原武郡疑是原武典農也地理志無原武縣續漢書郡國志屬河南地形志云晉罷
更立混爲洪嗣　混本紀作英

隨王整傳　德政碑云字孔修集古錄
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位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　金石錄跋尾引整頌云初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轉拜治書侍御史咸熙元年出臨鄗郡南鄉加宣威將軍又云謝者就郡拜君世子執節四讓推與兄嗣固辭懇誠泰伯三美君又加焉又云太始三年十一月使者奉詔策命君南中郎將收就統宛都史不載其餘官閥據史言整爲世子碑言推與兄嗣二說不同當以碑爲正

竟陵王楙傳
壽遷大鴻臚加侍中　本紀元康元年三月以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軍庚戌免本傳失書
齊王冏輔政緜復爲僕射舉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　据本紀楙鎮下邳在永寧元年八月東安復爵在九月傳誤

太原王輔傳
子宏立　宏惠紀作泓

輔弟翼傳
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　武紀泰始六年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爲南宮王承封壽安亭侯本傳失載薨下疑有脫文攷武紀太康十年十一月從南宮王承爲武邑王寰宇紀太康十年割長樂國武遂武邑觀津爲武邑國封南宮王承爲武邑王惠帝時承薨無後省還長樂蓋自南宮縣王進武邑郡王傳亦失載
子祐嗣立承遂爲後　案立下疑有脫誤蓋祐封長樂王以嗣安平王敦非嗣封武邑王也

下邳王晃傳

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　武紀云都督青
州諸軍事
惠帝卽位入爲車騎將軍尋守尚書令　惠紀元康元年
三月下邳王晃爲尚書令與傳微異
高陽王珪傳
遷右僕射　藝文類聚職官部四太平御覽職官部九引晉諸公贊
作左僕射晉起居注初學記引仍作右僕射任愷傳亦作右
僕射則左字誤也
常山王衡傳
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　敦當作殷武紀咸寧元
年十月常山王殷薨可證
高密王泰傳
從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　武紀作右僕射案晃傳
亦作右僕射此本傳誤也
孝王略傳
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懷帝卽位遷使持節都督
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惠紀永興元
年十二月詔以高密王簡爲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
鎮洛陽懷紀永嘉元年三月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爲
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則略嘗由安北

進鎮南又自鎮南遷征東矣傳皆失載
新蔡王騰傳
封東嬴公　地理志無東嬴縣
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　寧北當
作平北北史衛操傳亦作平北
穎遣北中郞將王斌距戰　穎傳作幽州刺史王斌
南陽王模傳
遷鎮東大將軍鎮許昌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
秦雍梁益諸軍事　本紀永嘉元年三月以征南將軍模
爲征西大將軍是模嘗自鎮東遷征南矣本傳失書
南陽王保傳
是歲保病薨　本紀太興三年五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
所害與傳異
范陽王虓傳
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　案馥傳惠帝幸
鄴以馥守河南尹上官巳敗復攝河南尹帝還宮出爲
平東將軍代劉準爲鎮東將軍馥是時尚是河南尹傳
作鎮東誤也
濟南王遂傳
子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　据本紀耽薨

於元康二年九月此疑有誤
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涼州　涼當作梁

譙王遜傳

子定王隨立薨　惡紀隨薨于太安元年正月庚子水經陰溝水注過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其薨謚年月及所歷官位可補此傳之缺

譙王恬傳

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　武紀太元十一年四月譙

王恬爲尚書右僕射本傳失書

譙王尚之傳

前將軍王愉　愉當作珣
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　本紀云劉牢之爲前鋒尚之爲後部傳誤
文思爲裕所敗而死國除　据北史休之傳文思從休之奔姚興後奔魏位懷荒鎮將譙王此云敗死微誤

司馬休之傳

盪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　走之當作斬之

習陽亭侯順傳

順初封習陽亭侯　國志杜恕傳注作龍陽亭侯

西河王斌傳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　水經原公水注繆王作恭王子政作子盛
三年改封西河　三年上脫咸寧二字水經注引斌碑云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建一清曰善長親見此碑或是史誤

清惠亭侯京傳

齊王冏表以幾嗣後冏敗國除　据冏傳冏三子淮南王

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無幾名且幾既爲機嗣則不當亦名幾也疑傳誤

扶風王駿傳

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　佃字恐譌
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　案齊王出鎮事在太康三年駿薨于七年九月傳誤

新野王歆傳

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　水經注淯水又南逕新野縣故城

西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爲新野郡
公割南陽伍屬伍屬卽五縣棘陽蔡陽穰鄧山都封焉棘陽等四
縣晉志屬義陽此作南陽義陽故屬南陽也山都晉志屬襄陽與本傳不合案酈注誤
也歆封新蔡据本紀在太康十年十月非咸寧二年也
是時封新野縣公非郡公也其進封郡王在惠帝永寧
元年則新野置郡當亦在是時地理志云惠帝分南陽
當作義陽立新野郡盛宏之荊州記以爲在元康九年

梁王肜傳

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
軍事領護西戎校尉　本紀元康元年四月癸亥以征東
將軍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則肜嘗
自安東進號征東矣
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　本紀云都督雍梁
二州諸軍事
永康二年薨　永康當作永寧
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　徽當作
徽卽淮南王允傳中之太子左衞率陳徽也
子珍之立　檀道鸞續晉陽秋云字景度

樂安王鑑傳

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　地理志脫梁字

王沈傳

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　案是時裴秀爲尚
書令傳疑有誤

王浚傳

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
軍事　案晉無寧北將軍軍號考通典晉官名寧朔下有
寧遠將軍寧朔第四品寧遠第五品此傳寧北疑是寧遠之誤或以
爲當作平北者非是　又案宋書百官志上寧遠將軍
晉江左置則是時尚無寧遠軍號然考之山濤傳云出
爲冀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在武帝時胡毋輔之傳尋除
寧遠將軍揚州刺史在懷帝時則晉中朝已有此官非
江左置也沈氏誤
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　懷紀於永嘉二年三年
兩書安北將軍王浚四年始書驃騎將軍王浚爲司空
則浚之進驃騎當在永嘉三年以後矣
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沈從孫道素爲博陵公　中興
書云封王沈後朴之爲博陵公與傳不合
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　地理志有東莞郡無東莞
郡案易夬卦莧陸虞翻讀莧爲夫子莧尒而笑之莧今
本論語从唐石經作莞釋文云莧古莞字

馮紞傳

紞兄恢自有傳　今本晉書無恢傳

楊駿傳

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云云詔成帝親覩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

案本紀太熙元年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己酉帝崩相去凡九日傳云二日誤天文志下作乙酉

魏舒傳

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　地理志宜陽縣屬宏農不云魏立爲郡考國志高柔傳有宜陽典農劉䶮則舒當是宜陽典農非太守也傳誤考魏武興屯田後置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典農校尉之官典農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見魚豢魏畧不繫於郡亦有以太守領典農者孟康以恒農太守領典農校尉見漢書敘例傳玄以宏農太守領典農校尉見本傳故太守典農往往互稱如河間王洪爲原武太守即原武典農也國志后妃傳毛曾爲原武典農太原王輔爲野王太守即野王典農也曹爽傳共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安平王孚嘗爲野王典農中郎將見水經沁水注楊雝除野王典農中郎將見篆碑魏舒遷宜陽太守即宜陽典農也或疑魏曾立原武野王宜陽三郡者非是

李熹傳

遷御史中丞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　司馬下當有脫文司馬伷爲盪北將軍鎮鄴　盪北當从伷傳作盪朔

劉寔傳

遷太保轉太傅大安初以老病遜位　本紀永興三年三月太傅劉寔爲太尉本傳失書

王渾傳

封子澄爲亭侯　國志王昶傳注引晉書云封一子江陵侯

王濬傳

壬戌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　吳志陸抗傳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與傳微異

壬寅濬入於石頭　孫皓傳作壬申武紀同

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濬始也　通鑑考異云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爲五校並漢官也則步兵之官非自濬始武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案宋書百官志下云翊軍晉武帝太康初置始爲𧄸校尉而以唐彬爲之考彬傳亦云徵拜翊軍校尉則爲翊軍

者是唐彬非王濬也

山濤傳

太康初遷右僕射　本紀咸寧四年三月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爲左僕射則濤之遷右僕射當在咸寧初傳云太康初誤 太平御覽職官部九引晉書曰太康元年以山濤清虛恬簡轉爲左僕射

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　盧欽卒於咸寧四年不逮平吳時也傳誤

山簡傳

與宏農楊淮齊名　淮當作準

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鎭襄陽　襄當作沔

王澂傳

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　動俠世說譏險篇作勁俠劉注引鄧粲晉紀亦作勁俠胡三省通鑑音注曰其性輕易動又豪俠自喜未免迂曲

盧欽傳

襲父爵大利亭侯　據國志盧毓傳初封關內侯進高樂亭侯更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不云封大利亭侯也

華表傳

詔以爲大中大夫　華嶠譜敍云拜光祿大夫

司隷王宏等　譜敍作王密案密爲司隷在元康中宜从本傳

華廙傳

廙棲遲家巷垂十載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　案自咸寧元年至太康初祗五年非十年也

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晉諸公傳贊云追贈光祿大夫開府與傳異

三子混薈恒　混晉諸公傳贊作昆

石鑒傳

太康末拜司空　紀在太熙元年三月

劉毅傳

羽林左監北海王宮　宮疑作寔

和嶠傳

祖洽魏尚書令　案國志洽傳洽官至大常非尚書令也

父逌魏吏部尚書　逌國志作適誤

後與荀顗荀勖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旣奉詔而還顗勖並稱太子明識宏雅誠如

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　案稱太子者干寶以爲荀顗見魏志荀彧傳注孫盛以爲荀勖世說方正篇注皆誤裴松之以爲荀顗是也此云顗勖同侍亦誤

惠帝卽位拜太子太傅　賕懷傳云和嶠爲少保晉諸公贊御覽職官部四十二引惠帝以吏部尚書和嶠爲太子少保

元康二年卒永平初策謚曰簡　平字疑誤

武陔傳

遷左光祿大夫　虞預晉書云右光祿大夫

子輔嗣　輔唐書宰相世系表十四上作越又云越生咸遵將軍嗣薛侯鋪

侯史光傳

子施嗣東莞太守　施蔡豹傳作旄

何攀傳

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　常璩後賢志云詣洛

出爲東羌校尉徵爲揚州刺史　常志云轉東羌校尉西虜寇邊遣長史楊威討之違攀指授失利徵還領越騎校尉河南尹遷揚州刺史

卒於洛陽時年五十八　常志云年五十七追贈司農印綬謚曰桓公

李重傳

父員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員永嘉流人名作康世說賞譽篇注王隱晉書作秉國志李通傳注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爲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傳作員係唐史臣避世祖嫌諱改

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　今本晉書無百官志考臧榮緒晉書有百官志載重議曰中書郎李重以爲等級繁多在職不得久又外選輕而內官重以使風俗大弊宜釐改重外選簡階級使官人議曰古之聖上御覽作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採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

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漢宣稱所與爲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此下御覽有輒璽書勉勵五字或賜爵進秩諒御覽有禮遇豐厚得五字無諒字爲治大體所以遠藝文類聚作追蹤三代也及至東京尚書雖漸優顯然令僕出爲郡守便入爲三公藝文類聚郡守下有鍾離意黃香胡廣是也郡守十一字無便字御覽同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十餘二十年疑有脫誤或秩中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此下御覽有或還不易方五字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此下御覽有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眾職李亦

如此陵遲之俗未反篤尙之風未治四十五字而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
流能不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爲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
多而望官久官不久而望治功成不可得云虞書云三
考黜陟幽明周官三年大計羣吏之治而行其誅賞漢
官法人或不直秩御覽直作眞秩下有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十三字魏初
用輕資亦先試守不稱繼以左遷然則雋才登進無能
降退此則所謂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爲令
宜大幷羣官等級使同班者不得復稍遷又簡法外議
罪之制明試守左遷之例則官人理書御覽人下有之字書作盡士
必量能而受爵矣居職者自久則政績可考人心自定

務去諸已羣書治要

傳咸傳
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　義當作毅李毅
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潘尼贈李郎詩序曰元康六年
尙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其字不同
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　長兼字當起于此胡三省以
爲始于孔愉非是傳祗傳蔣表兼延尉表兼疑是長兼之誤

傳祗傳
宣帝嵎行河陰令　閻鼎傳作河陽
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尙遷靑州刺
史　夏侯湛爲魯芝銘干寶晉紀並云擢幷州刺史考
芝傳亦云爲幷州刺史此云靑州疑誤

向雄傳
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　案經爲司隸校尉辟雄爲
都官從事非河內太守也雄河內山陽人
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　劉毅當从世說方正篇作劉
準今本作准誤

閻纘傳
祖圃封平樂鄉侯　魏公卿上尊號奏有建節將軍平樂
亭侯臣圃即閻圃也但此作鄉侯疑黃初中所進封也

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　案牂牁郡未嘗屬吳吳字
疑衍
駿從弟模告武陵王澹　駿字疑誤

阮瞻傳
舉止灼然　孫志祖曰止字疑衍灼然者晉世選舉之名
于九品中正中爲第二品也溫嶠傳後舉秀才灼然二
品鄧攸傳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

向秀傳
後爲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
而已　案任愷傳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

善楊珧王愃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朋黨紛然則秀實係奔競之徒烏得云容迹而已哉

謝鯤傳

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　永興當作太安

曹志傳

武帝爲撫軍將軍迎陳留王于鄴　据武紀帝時爲中護軍非撫軍將軍也

九年卒　此太康九年也許孟與曹君不通服議曰元康四年薨 見通典禮五十九

庾峻傳

祖乘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　元和姓纂云魏襄城令父道廉退貞固　道字誤庾氏譜元和姓纂鄧名世姓氏辨證皆作遁

庾珉傳

懷帝之陷劉元海也、劉元海當作劉聰

王接傳

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尙書令王堪統行臺　晉諸公傳贊曰東海王越表王堪爲尙書右僕射假節都督奉迎諸軍事傳作尙書令微異

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傳意吏注公羊　愆期字門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　歷溫嶠平南督護成紀陶侃太尉右司馬加督護傳陶侃　庾亮征西司馬傳桓宣　南郡太守傳庾翼　南蠻校尉宋書良吏王歆之傳　散騎常侍辰陽伯注公羊十二卷經典敘錄 隋書經籍志作十三卷又云梁有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荅亡 子尋之光祿大夫孫肇之孫章公相宋書

華譚傳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　據紹傳紹於太康中未嘗爲揚州刺史譚傳嵇紹疑是嵇喜之誤 晉百官名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嵇含傳作徐州

讀書雜識卷第四終　勞檢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五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晉書校勘記下

愍懷太子傳

以何劭爲太師　通典職官十二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爲太傅則師字當是帥字之誤

太子太傅楊濟息悊　太傅當作太保

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　俊字誤陸雲傳作趙浚

右衛督司馬雅　趙王倫傳作左衛司馬督

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　己卯當从本紀作壬寅六月庚寅朔無己卯

子臧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立臧爲皇太孫　本紀在五月宋書五行志三作四月丁巳

子尚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　本紀在五月

陸喜傳

喜字恭仲　吳錄作文仲

孫綽傳

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　建威當作建武

羅憲傳

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襄陽記作右大將軍是也時姜維爲大將軍

憲距守經年救援不至　據襄陽記憲被攻凡六月非經年也傳誤

滕修傳

子襲至廣漢太守　襄陽記追贈廣漢太守

滕循　孫皓傳作滕循漢建循脩通用

竝子含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　夏陽本紀作陽夏竝法苑珠林受福篇施福部感應緣引冥祥記作普又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與紀傳又異

馬隆傳

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　據魏志王淩傳愚死于嘉平元年以謀立楚王彪發冢剖棺暴尸非伏誅也

胡奮傳

遷左僕射　左當作右武紀太康九年可證是年王渾爲左僕射

烈字武玄　晉諸公傳贊作元武

陶璜傳

交阯太守孫諝　南中志作孫靖

興諝爲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爲交阯太守　據南中志谷爲交阯太守在興未死之前

牙門王粲襲能　南中志作王素襲能

趙誘傳

子允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西字衍

周處傳

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縱情肆慾鄉里患之云云　案此采自宋臨川王義慶世說予以處傳及陸機傳覈之知係小說妄傳非實事也案處沒於惠帝元康七年（處碑作九年誤此依本紀）年六十有二推其生年當在吳大帝之赤烏元年陸機沒于惠帝太安二年年四十三推其生年當在吳景帝之永安五年赤烏與永安

相距二十餘載則處弱冠之年陸機尚未生也此云入吳尋二陸未免近誣又考陸機傳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是吳未亡之前機未嘗還吳也或以為處尋二陸當在吳亡之後其說亦非也考吳亡之歲處年亦四十三筮仕已久據本傳處仕吳為東觀左丞無難督故王渾之登建鄴宮處有對渾之言如使吳亡之後處方厲志好學則為東觀左丞無難督者果何人乎以此推之知世說所云盡屬謬妄晉書不加考核遽採入本傳可謂無識劉子元譏其好採小說誠非過也　又案處碑出傳陸機所撰亦有來吳事余厥弟之語此碑係唐陳

從諫所重樹竄改衛文事迹錯互不可盡據以為信

仕吳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　碑云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遷太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使持節大都督徐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傳止載其為東觀左丞無難督二官未免太略（襄宇記章浦亭在宜興縣西二十五里浦側猶業緒晉書周處封章浦亭侯　吳志孫皓傳天璽元年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

入洛稍遷新平太守　碑云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

追贈平西將軍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云云　碑云封關內侯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

三子玘靖札　碑云四子靖玘札碩傳失載碩名又以靖為玘弟皆非也

周玘傳

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　廣韻十陽作羌迪

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眾助玘　據敏傳時為廣陵度支非右將軍也

衛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　陳敏傳作征東案劉喬傳詔

使征東大將軍劉準等攻范陽王虓于許昌在敏未反
之前知此傳鎮字誤也
周撫傳
隨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撫與龍驤將軍朱壽
擊破斬之　壽當作燾本紀亦誤
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　本紀作楊謙
周楚傳
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　海西公紀云監益寧二州
蜀盜李金銀　本紀作金根
周虓傳

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　苞載記作陽
周光傳
復除仲孫堅益豫梁之三郡　豫字衍梁州三郡巴西梓
潼宕渠也
汝南王祐傳
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　義武紀作羲
西陽王羕傳
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　鎮南楷傳作安南
趙王倫傳
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　本紀元康元年八月庚申以
趙王倫爲征東將軍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本傳失去
未載
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　廣韻五五質帥
亦姓本姓師晉景帝諱改爲帥晉有尚書郎帥昺則此
師字當是帥字之誤昺作景係唐史臣避世祖諱改
齊王冏傳
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委權崇讓　據戎傳時爲
尚書令非司徒也
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　陵當作

南又樂安平王傳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
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此仍作樂安王亦誤
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　頓傳云三
子綽超演無柔之名南史孝義司馬暠傳暠祖柔之以南
頓王孫紹齊王攸後則子字當是孫字之誤
成都王穎傳
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　琰當作球
左將軍王輿　左下脫衞字
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　機傳云假
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

左衛將軍陳眕　本紀作右衛眕太尉廣陵公準子
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兵五萬次于蕩陰　超傳作振武
平北將軍王浚　浚傳自寧朔將軍進安北將軍此云平
北誤也惠紀作安北
寧北將軍東瀛公騰　寧北當作平北
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穎　羯朱水經濁漳
水注作渴末
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
劉陶收捕　陶字正輿時爲揚州刺史
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爲穎嗣封華容縣王　遼東王

定國傳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子遵嗣則遵所嗣
封者東萊王蕤自遼東徙東萊王非華容縣王也遵字疑誤
河間王顒傳
元康九年代梁王彤爲平西將軍鎮關中　本紀作鎮西
永寧元年詔稱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則文載當由平
西進位征西本傳失載李含傳趙王倫篡位以爲東武陽令河間王表請含爲征西司
馬則河間王之進位征西當在趙王篡位之後
詔以彭城元王植子融爲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
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爲嗣　成紀咸和五年
九月甲辰徙樂安王欽爲河間王六年六月景申復故

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植子顒爲樂成王考異曰鈎疑有誤欽
已嗣顒不當更有嗣樂成者亦不當與顒同名子疑十一字當是衍文顒字疑是融字之誤欽爲散
騎常侍興寧三年三月癸酉薨海西公紀謚武王司馬紹墓誌子
晏之嗣爲游擊將軍謝玄傳　太元九年十月丁巳薨孝武紀謚
晏王司馬墓誌子國鎮嗣隆安三年二月甲辰薨安紀子道賜
嗣義熙十一年五月從司馬休之奔秦秦滅降魏道賜嗣封
河間史無明文姚興載記作新蔡王道賜據新蔡王騰傳安帝時嗣封新蔡者爲新蔡王惠宋受禪國除未嘗
奔秦也考北史司馬休之傳云姚泓滅休之與文思及河間王子道賜等數百人將妻子降于長孫嵩魏書亦
云河間王晏之之子則道賜爲晏之之子無疑載記新蔡當是河間之誤
東海王越傳

太安初帝北征鄴　太安當作永興
冀州刺史丁劭　劭當作紹
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　案
高光傳子韜放佚無檢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
心有望密與太傅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
伏誅據越傳則韜當是忠直之士據光傳則韜實係凶
險之徒二傳之中忠邪互異吾誰適從
孟觀傳
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　河北當作沔
北

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　通志氏族畧五空相氏史記
商後有空相氏晉惠時有空相機今本史記作空桐氏廣韻四十一漾
亦作空相機元和姓纂作京相誤

賈疋傳

愍帝以疋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　本紀加疋
征西大將軍

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　西平當从載記作新平新平屬雍州西平屬涼州

周浚傳

父裴少府卿　裴當作斐斐著汝南先賢傳五卷見隋書

經籍志

鄉人史曜素微賤　曹嘉之晉紀曰曜字季茂官至中書
郎藝文類聚

潘乃直指三江山　江字衍

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　朱學勤曰世說品藻篇引王隱晉
書曰恢仕至秦相秩中二千石祖斐永嘉少府父隆州
從事則浚之於恢當是兄弟之子非叔父子也傳誤

荀晞傳

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　泰當作略

使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于河北進位撫軍將軍　懷
紀永嘉元年八月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則未破
汲桑之前已進位撫軍矣

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懷紀
云晞自領尚書令

劉喬傳

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
與喬并力攻虓于許昌　下文又云又遣劉弘劉準彭城
王繹等率兵援喬據本紀知同是一事而複出也

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　琨傳云乞師于王浚得突騎
八百人東海王越傳云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萬人

進人數多寡三傳不同未知孰是

喬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　下文又云喬衆
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亦同是一事而複見也

越薨復以喬爲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
于官　據石勒載記喬於永嘉五年爲石勒所害傳云卒
于官誤也　禮志中尚書安衆男臣先表中兵曹郎王
祐名犯父諱求解職云云又劉湛傳湛出繼伯父淡襲
封安衆縣五等男先當是祐之子淡當是先之子湛是
淡弟柳之子皆宜補載

劉柳傳

出爲徐兗江三州刺史卒　安紀義熙十二年六月己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侯劉柳卒柳爲尚書令封都鄉侯本傳失書

劉琨傳

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本紀永嘉四年十月平北將軍劉琨爲平北大將軍本傳失載

屬上黨太守龔醇降于聰雁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盛乘虛襲晉陽　案本紀龔醇降賊龔醇本紀作龐淳事在永嘉三年七月晉陽降粲在永嘉六年七月二事本不相蒙疑傳誤又通鑑考異引琨上太子牋云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傳云琨出禦烏丸亦誤

留其將箕澹段繇等戍晉陽　箕澹石勒載記作姬澹

移居陽邑城　陽邑當作陽曲

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　據愍紀允時爲領軍將軍綝時爲安東將軍

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　據本紀作韓璩

祖逖傳

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　元紀建武元年六月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又太興二年兩書平北將軍祖逖是逖嘗由奮威進號平西由平西轉平北傳皆失載

陳川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　本紀大興二年五月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季龍戰于浚儀王師敗績此云季龍大敗非其實也

石勒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互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　案石勒載記云逖遣參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遣左常侍董樹報聘與此不合案士稚志靖中原無緣與石勒通使疑當從本傳爲是

李矩傳

劉岳以外援不至降于石季龍　載記云季龍攻劉岳于石梁石梁潰執岳送襄國傳云降于石虎恐誤

段匹磾傳

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　案下文又云琨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亦同是一事而重出也

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　載記云匹磾輿櫬出

降與此不合
郭默傳
默將張丑宋侯等　陶侃傳作宗侯
東海沖王祗傳
泰始九年五月受封　本紀在三月通鑑同
淮南忠壯王傳
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鎮東
大將軍假節　案地理志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
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
郡置江州則是時未有江州江二二字疑衍或允後進

督江州傳終而言之譙定王石勝云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
徽兄淮時爲中書令　淮當作準即廣陵公陳準也
清河康王遐傳
子銓　二年立爲皇太子　本紀在元年三月庚午
洛京傾覆沒於劉聰、太子被害年月不見於懷紀考王
彌傳彌等陷京城殺皇太子詮則詮當沒于永嘉五年
又元紀太興三年五月景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於平
陽則詮當沒于太興三年非永嘉五年也紀傳牴牾未
知孰是考王導傳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云云始
知太子實沒于永嘉五年江左以太興三年始奉諱故
繫之元紀雖似不同實未始不合也詮謚殤太子見禮
志
吳王晏傳
吳敬王晏　上文李夫人生吳孝王晏愍紀亦作孝王傳
云敬王疑誤
祥嗣淮南王允　淮南王允傳齊王冏以息超繼允後冏
敗超被幽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爲嗣則祥之嗣淮南當
在太安元年以後考本紀永寧元年八月己巳徙南平
王祥爲宜都王是祥未嗣淮南之前初封南平改封宜
都傳俱不載

國初封漢王改封濟南　固惠紀作國又始平王裕傳以
淮南王允子迪爲嗣改封漢爲趙王倫所害固封於永
寧元年在迪被害之後疑固亦出繼始平也
東海王沖傳
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欽子彥璋爲東海王　本
紀在四年十一月
會稽王道子傳
左將軍謝琰　左當作右
王導傳
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　咸和當作咸康以戴洋傳考

之則導當生於咸寧二年丙申下距咸康五年得年六
十五非六十四也
王珣傳
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
本紀三年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在王恭舉
兵之後
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紀在四年五月景寅
王協傳
元帝撫軍參軍　元帝未嘗為撫軍疑是簡文之誤
王謐傳

護軍將軍劉毅　護軍當作冠軍
劉弘傳
字和季　晉陽秋云字叔和水經沔水注引襄陽耆舊傳
云字和季
為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封宣城公
水經□□水注引□侯陵過紀云元康四年君少護烏
丸校尉寧朔將軍封宏鄉侯本傳失載
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時荊部
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　晉陽秋云帝在長安命
宏得選用宰守與此不同

陶侃傳
振威將軍周訪　訪傳作振武
王機勸弘取廣州　機傳作交州是也
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　機傳云討機走之病死於道
溫嶠傳
鄱陽內史紀瞻　紀瞻成紀鄧岳傳作紀睦案紀瞻卒於
明帝時距咸和三年已四年矣且瞻亦未嘗為鄱陽內
史
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　本紀作建威長史蘇
峻傳作輕車長史

郗鑒傳
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軍事兗州刺史假鎮廣陵
本紀云都督青兗二州軍事
輔軍將軍虞潭　輔軍當作輔國
郗隆傳
尋加寧東將軍　寧字疑誤
顧榮傳
子毗嗣官至散騎侍郎　孫恩傳有嘉興公顧胤
賀循傳
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　征馥傳作鎮

劉隗傳
拜鎮北將軍都督靑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
率萬人鎮泗口　元紀云鎮淮陰
戴若思傳
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幷六州諸軍事假節加
散騎常侍鎮壽陽　元紀云司兗豫幷冀雍六州諸軍
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當是時劉隗督幽州疑是傳誤
戴邈傳
卒謚曰穆子謐嗣　据此則邈當有封爵傳旣不載所封
之爵邑則此句無根

應詹傳
鎮南將軍山簡　鎮當作征
封觀陽縣侯　成紀作覩陽伯誤
以咸和六年卒　六當作元
卞壼傳
從粹右軍將軍　趙王倫傳作左軍
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　征馥傳作鎮
卞敦傳
及勒寇彭澤　本紀云攻陷下邳是也
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爲鎮南將軍假節　本紀云右將軍
卞敦守石頭與此異袁瓌傳王敦平爲鎮南將軍卞敦
傳同
庾亮傳
戰於建陽門外　本紀庾亮又敗於宣陽門內
寇陷邾城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
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　本紀亮爲司空在咸康四年
五月趙陷邾城在五年九月此書拜司空在邾城旣陷
之後未免失次
三子彬羲龢　彬庾氏譜作會世說方正篇注
庾羲傳

初爲吳興內史　羲又爲會稽內史見庾楷傳吳國內史
見南史本傳失書
子準　竇臮述書賦注云準字彥祖
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　宋書悅傳云以□廬□之功
追封新陽縣五等男此失書
庾懌傳
贈侍衞將軍　侍字下疑有脫誤
庾冰傳
出補吳興內史　興一作國國字是也
以本號除都督江荊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

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　康紀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與此異

庾希傳

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紀在隆和元年此云太和誤又與元元年希加都督青州諸軍事此失書

庾翼傳

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　穆紀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疑後所增督也

破蜀將李桓於江陽　康紀作李恒

桓豁傳

逐太守桓淡據苑城以叛　苑當作宛

桓石虔傳

太元十三年卒　本紀十四年誤蓋爲荆州石民非石虔也

桓振傳

後與馮該子宏自出湞城　据桓元傳乃符宏非馮宏也

桓石民傳

與石虔攻符堅荆州刺史梁城等於竟陵　城當作成北本作成

尋而苻堅敗於淮肥　堅敗石民未□荆州之前此誤當作尋而苻堅敗亡

桓石綏傳

走江西塗中　當作涂中

後爲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　宋書傅弘之傳作傅韶

桓沖　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城　城當作成

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　本紀作都貴

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逃走三郡皆平　据本紀此事在太元九年傳列于此未免失次

王坦傳

追贈安北將軍　謝濤墓誌作平北

荀崧傳

潁川臨潁人　荀彧傳云潁陰人

父頵羽林右監安陵鄉侯　据彧傳頵嗣廣陽鄉侯非安陵鄉侯也

荀羨傳

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　穆帝當是簡文帝之誤

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　本紀作建武

時年二十八　宋書謝晦傳二十七南史作二十九並誤

及慕容儁攻段蘭于青州　蘭當作龕

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　二年當作三年說見前

范汪傳

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　本紀都督青兗徐冀幽五州

劉惔傳

宏弟潢字沖嘏　晉諸傳贊潢作潢沖作仲魏志管輅傳注

張憑傳

祖鎮蒼梧太守　張蒼梧碑曰字義遠泰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王舒傳

時敦被徵爲秘書監　敦傳云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此誤

王允之傳

除建武將軍錢唐令　王羲之與郗公書作建威

王廙傳

子頤之嗣　謝濤墓誌云字脩年

胡之子茂之　南史王裕之傳云字興元

王彪之傳

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　苻堅當是苻健之誤

虞潭傳

除祈鄉令　劉弘傳作沶鄉水經注作祁鄉祁鄉屬新城太康地志作沶

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軍事　三吳會稽吳郡吳興也幷晉陵等三郡凡六郡此云五郡誤

顧衆傳

父祕交州刺史　晉百官名云字公眞

從弟護軍將軍颺爲威遠將軍　護軍將軍當依王舒傳作護軍參軍是時庾亮爲護軍將軍颺蓋亮之參軍也

陸曄傳

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　左當作右是時荀崧爲右僕射

成帝踐阼拜左光祿大夫　左帝紀作右

陸玩傳

轉尚書左僕射　據本紀在咸和五年傳載於蘇峻反之前誤也

諡曰康　陸玩別傳云贈太尉

讀書雜識卷第五終　勞檢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六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賈逵國語注（汪輯本失采）

湊聚也（文選三十一袁陽源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注）　若未晩矣（文選三十一江文通雜體詩注）

孝經鄭注（嚴輯本失采）

孝經曰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鄭玄曰委曲從君父之令善只爲善惡只爲惡又焉得爲忠臣孝子乎（臣軌上匡諫章注）

孝經曰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鄭玄曰君父有不義臣子不諫諍則亡國破家之道也（同上）

論語鄭注（古訓本無）

論語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鄭玄曰言人有其本性則成功立行也（臣軌上至忠章注）　論語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鄭玄曰相扶工者也（臣軌上匡諫章注）　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鄭玄曰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臣軌下誠信章注）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鄭玄曰大車柏車小車羊車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飾之（以下十五字古訓無）車待輗軏而行猶人之行不可無信也（同上）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鄭玄曰政有此三者則國強也（同上）　子貢曰（至）人無信不立鄭玄曰言人所特急者食也自古皆有死必不得已食又可去也（同上）

劉道眞錢塘記（輯本）

防海大塘在縣東去邑一里往時郡議曹華信家富乃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卽與錢一升（范作千）何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譎不復取土於是載土石者棄置而去塘以之成既遏絕潮源一境蒙利（太平御覽七十四　後漢書朱雋傳注師引）縣本名泉亭於是改錢塘乃姓懷德立碑塘所（事類賦十）靈隱山北有石穴傍入行數十步有清流水廣丈餘昔有人採鍾乳水際見異迹或云是龍迹岡穴甚隆隆有聲便出不測所採近遠（御覽九百八十七）　臨平山在縣東周四十五里山弦石遙近資用鑿穴傍入深至數十丈（原本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靈隱山四布似蓮花中央夾生穀樹甚高大（御覽九百六十）　靈隱山穀樹樹下生蔆蔆茂若沃土所生（御覽九百九十七）　石姥山有一石甑厥狀殊似居絕嶺之巔大數十圍下有三石足支之（御覽四十六）　縣西有姥山絕嶺之上有石甑一人搖之輒動縱使千百人引之與一人不異（御覽七百五十七）　明聖湖在縣南去縣三里父老相傳有金牛時見神化莫測故以明聖爲名（御覽六十六）　去邑十里有詔息湖故老相傳昔秦始皇巡狩經塗暫憩因以詔息爲

名同上　縣東南有峴山長老相傳採金於此御覽八百十一

咸淳臨安志一五十　劉道眞一本作眞道宋元嘉十三年文帝遣揚州治中從事巡行上表曰錢唐令劉道眞餘杭令劉道錫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文帝嘉之

晉公卿禮秩校

御覽七百七十三　晉公卿禮秩安平王孚齊王攸梁王肜給青蓋車遠九旒駕四馬太常何曾太傅楊駿梁王肜乘車入殿依漢田千秋故事光祿魏舒昭車施黑耳車一乘諸王及縣王皆給青徘徊車花爪蓋孤李降給雲母陽遂車一乘犢車二十乘鹿車五十乘　案達九當作建九太常當作太宰魏舒當作魏舒孤李當作孫秀陽遂當作陽燧以意校

庾開府集

哀江南賦序云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　吳兆宜箋新野河南廟碣必庾氏先世事今無考格案元和姓纂十六庾會爲新野太守百姓爲之立祠支孫庾告雲爲青州刺史羌胡爲之立碑吳注失考

古文苑校

一　宋玉笛賦　奇篠異幹文選南都賦薛注引作奇篠

董仲舒七不遇賦　若不返身於素業兮不字據文選任彥昇爲范

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注補

七　雍州收箴　自彼互羌當作氐羌

東觀箴　在强奮驕而戮彼逢干疑左强考史記日者傳

侍中箴　晒彼宗夷用肆其虐疑桀夷

城門校尉箴　國有城溝家有析柘各有攸堅民以不虞疑攸暨詩假樂攸暨是也

八　桐柏廟碑　遺行丞事疑遣丞行事後漢書西域傳西域長史索班將行事

九　漢金城太守殷君碑　其艾檐軨旄顯才良其艾疑貝艾御覽八百七引相貝經日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蔡中郎集五光武濟陽宮碑銀艾封侯

劉騊駼集

隋書經籍志別集後漢書校書郎劉騊駼集一卷　集佚逸句見北堂書鈔文選注等書叉藝文類聚產業部有劉騊駼上書諫鑄錢事案此是劉陶之誤與後漢書劉陶傳文相同惟節去數句及字句稍異耳當改正

陳琳集補據各書節引

大荒賦韻補云魏人有文集九卷在建安諸子中字學最勝大荒賦幾三千言用韻極奇古尤爲難知

武庫賦韻補案當作武軍爲是抱朴子外篇云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加陳琳武軍之壯乎

車渠椀賦韻補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爲酒杯　柳賦文選注二十三初學記二十八

悼龜賦韻補　答客難同上　韋端碑文選注三十五

北史廣平王懷傳校補

崔豹古今注獸十九　北史後魏廣平王懷嘗獵於河北馬場間逐一麞入草命人圍遶將自射之田已先經燒不見其出遂失麞所在惟有塼塔存焉懷乃愪然動仁恕之心解鷹放犬遂不復獵　今本懷傳已缺

華陽國志 校補

太平御覽六十 張翕字子陽巴郡人爲平陰郡布衣蔬食儉以化民自乘二馬之官久之一馬死一馬病翕曰吾將步行矣夷漢甚安其惠愛在官十九年卒百姓號慕送葬者千數天子嗟歎賜錢十萬爲立祠堂後太守數煩擾夷人叛亂翕子端方察孝廉天子起家拜越嶲太守迎者如雲　案華陽國志三越嶲郡上脫一葉僅存九字

陳囂

虞預會稽典錄陳囂山陰人宗正劉向黃門侍郎揚雄薦囂待義可厲薄俗孝成皇帝特以公車徵囂時已年七十每朝請上常待以師傅之禮 御覽四百七十四　陳囂與民紀伯爲鄰伯夜竊藩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 御覽百五十七　會稽典錄太中大夫山陰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理攝養車嫗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

世 吳志傳注

官本東觀漢記校云未審係何時代他書亦無可考編附於二十一卷

田俅子 輯本　隋書經籍志梁有田休子一卷

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少昊氏之時赤燕一雙 御覽作銜羽 而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 藝文類聚祥瑞部下　堯爲天子蓂莢生於庭爲帝成曆也 文選曲水詩序注　商湯爲天子都於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 類聚祥瑞部下　堯時獲獬豸緝其尾以爲帝帳 御覽八百九十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　少昊氏都於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並御覽六百九十四

隨巢子 輯本　隋書經籍志隨巢子一卷

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太平御覽四百一　禹產於崑石啓生於石 王部之云啟生母化爲石 御覽五十一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又六百九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於廟犬哭於市 又九百五　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司祿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 海錄碎事十

王逸正部論 輯本　隋書經籍志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亡

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
之符也文選四十二與鍾大理書注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織經
營天道以成人事御覽六百九　屈原宋玉枚乘相如王褒揚
雄班固傅毅灼以揚其藻斐以敷其艷原本北堂書鈔百　仲尼
門人餔道醇飲道宗御覽四百三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玉
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藝文類聚七十三　或問張騫可謂
名使者歟曰周流絕域東西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其習
俗使還始得大蒜蒥蒲萄蓿等御覽七百七十九　自幽厲禮壞
樂崩天綱弛絕諸侯力攻轉相吞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
至於赧王遂喪玉斗又七百六十五　草有元巨暢威蕤木有扶

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美異於羣類者也又九百九十四
案引稱一作王逸正部一作王逸子一作王叔師正部
何校文選正改玉陳同非也

孫綽子輯本　隋書經籍志孫子十二卷孫綽撰

銜轡衡軛無心於馬而所以御馬典籍禮度無心於治而
所為治　典籍文章之言也理出於天辭宜於人並御覽六百八
撫明鏡則好醜之貌可見文選謝靈運晚出西射堂詩注　或問賈誼
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文選二十七注　或問雅
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
可觀斯謂之雅俗矣文選三十八注　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
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人物矣又　莊多寄言渾沌
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又　聖賢標其標榜有大力矣
文選四十七注　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額若
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
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杖釣魚
為鮮不足充餔御覽三百七十七　動而不乘不理若汎舟而無
柂又七百七十一　仲尼見滄海橫流故務為舟航又七百七十　北
阜有木焉名曰時好又九百六十　火光明於天者燈燭何施
焉又八百七十
案引稱孫綽子者當以別於兵家之孫子書錄解題云

孫子十卷題晉孫綽興公撰恐依託唐志及中興書目
並無之陳氏未及細檢故云爾

鄭康成墓

太平寰宇記廿四　鄭康成墓在密州高密縣西北十里高士
傳曰案今本高士傳無此文　袁紹屯兵官渡謂元隨營不得帶病至
魏郡元病篤卒葬於劇東後以墓壞歸葬之礪阜郡守以
下縗經者千餘人礪阜在高密城西北五十里唐貞觀十
一年詔去墓面十步禁樵採焉　萬疋梁郡國志高密縣
西有鄭康成宅亦曰鄭城後移葬於礪阜墓側有稻田十
萬頃斷水造魚梁歲收億萬號為萬疋梁疑　殷芸小說郭

玄葬城東後墓壙改遷爲尊縣令車子義爲玄起墓亭名
曰昭仁亭（雜說 劬四）案郭是鄭之誤小說此卷並後談人物
（附錄）海錄碎事（八）鄭玄與傅嘏同門學相友善注同門謂同
師也

婦人集

婦人集曰沒太子妻李氏爲夫所遣婦與夫書幷致安眾
扇兩雙（御覽七百二）案安眾縣屬南陽郡見兩漢志沒當作
汲北戶錄二婦人集汲太子妻李與夫書云致尚書墨
十螺

左輔頓僚西嶽廟中刻石記 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刻石記已分裂爲三段碑題年月皆殘泐首行僅存刻石
記三字今据復齋碑錄校補（寶刻叢編十引）文多殘闕難讀緟
審記文有云（上缺八字）十月（缺九字）師左馮翊太守晉（缺八字）之
事旬有二日奉迎云云又云自明辟而下逮王公卿士
洎趣馬小（下缺）云云考舊書元宗紀開元二十四年十月
戊申車駕發東都還西京甲子至華州丁丑至自東都
新紀則云十月甲子次華州免供頓州今歲稅賜刺史
縣令中上考丁卯至自東都所記年月與此記正同蓋
是時玄宗自洛陽還長安同州刺史於華州奉迎供頓
故其僚因刻石于西嶽廟中也記所稱左馮翊太守魯

一公不詳其姓名考文苑英華（四百三）孫逖授孟溫太子賓
客等制稱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
刺史上柱國晉國公孟溫同州即馮翊郡時代正合當
即其人元和姓纂（四十三映）孟珩居相州十一代孫唐禮部
尚書溫謚記其所終之官也記所載勾掾功掾馮翊朝
邑澄城河西韓城諸宰尉皆同州屬官俱頓僚也惟碑
錄云李琡八分書石刻則云韓城縣主簿杜繹書微有
不同（孟溫疑即孟溫禮溫禮事迹詳郎官石柱題名考主客員外郎下）

夢眞容碑 開元廿九年六月

夢眞容碑後刻博州刺史李成裕奏成裕兩唐書俱無傳

考新書宰相世系表隴西李氏姑臧大房給事中亶子
成裕祕書監舊書李揆傳祕書監贈吏部尚書成裕子
張曲江文集附錄載張九齡授洪州刺史制稱大中大
夫前行尚書都官郎中上柱國始（疑姑）臧縣開國子李成
裕體仁以善率禮以訓守官闕以獨茂履忠信而不褰
可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散官勳封如故末
署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則在博州刺史之前又舊
書禮儀志（四）天寶十載正月宗正少卿李成裕祭北嶽
安天王（大唐郊祀錄同）歷官始末大略可考者如此又据成裕
奏請於開元觀具寫綸言勒於貞石諸州亦望准此云

云知當時諸州俱刻此勑赤城志四十載台州天慶觀有
唐開元眞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立後題朝散大夫
使持節臨海郡諸軍事守臨海郡太守賈長源亦其一
証今所存者僅此爾蓋塵本系後人重摹今不數

大唐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天寶三載二月

感應頌題額者裴迥兩書無傳結銜稱太中大夫守河南
尹河南水陸運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兼東京留守判
留司尚書省事考李華唐故東光縣主神道碑銘少子
德位兼盛曰迥今河南尹兼東都留守上柱國唐文粹五十五
結銜與此正合舊史良吏傳天寶中長史裴迥委洛陽

尉蔣沇以推覆檢勾之任新書地理志河南伊水有石
堰天寶十載尹裴迥置葢卽其人又新書紀王愼傳女
東光縣主適太子司議郎裴仲將碑云閒喜公不書名則是迥之
父宰相世系表不載此枝當以是房無入相者故耳錢
少詹事跋尾引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
吳令光云未審迥與敦復卽一人否今考敦復開元十
二年將帥科及第累官考功員外郞檢校吏部郞中中
書舍人陳留太守河南尹刑部尚書嶺南五府經畧等
使貶淄川大守天寶六載爲羅希奭所殺詳見郞官石
柱題名考王氏疑此碑立於二月五日而敦復討吳令
光在二月丁丑推長厤二乙丑朔丁丑是十三日其時
敦復尚任河南尹而此已云裴迥案敦復時已去任特
未落下河南尹結銜耳文苑英華載孫逖授裴敦復刑
部尚書制亦稱河南尹是其證也

宣州刺史陶府君德政碑

寶刻類編二宣州刺史陶大舉德政碑僧靈廓撰陶德甄
書永昌元年二月十三日立 輿地碑記目一陶府君大
舉德政碑在太平州當塗縣東六十里丹陽鎭南之禪那
院乃唐僧所撰永昌元年己丑建碑今存 集古錄跋尾
五陶雲德政碑雲字大舉河南伊闕人高宗時爲恆州刺

史碑永淳三年立 案叢編六引錄目同則雲卽大舉特
是時以字行爾陶君歷刺十二州位望通顯恆州宣州
皆碑頌德政顧舊新書俱不爲立傳何耶碑載君在宣
州有禦亂之勳而碑文殘缺不見亂者姓名以時地考
之當指徐敬業又金石錄目錄五第九百五十一唐懷
州刺史陶大舉碑姚崇撰徐嶠之正書開元八年類編引同
葢卽其所終之官也

鄭準墓誌銘 大和四年八月

唐故右內率府兵曹鄭準墓誌銘潁川陳齊之撰準字□
道其先滎陽人曾王父璿河南少尹王父溥尚書右部

郎中歷青邢相衛兗幽懷七州刺史入爲左庶子𡵂考
華駕部郎中吉州刺史準子宗儒宗謳宗慶宗遜一子
奉釋氏教名曰宏直考宰相世系表璿官河南少尹子
溥左庶子平吉州刺史溥子華太常博士失書準名又
所載官位亦微有不合皆當以此爲正此誌歐趙諸家
皆不著錄惟古刻叢鈔錄有全文相與比校間有不同
如而未嘗淅其□石刻無而字其名曰宏直無其字嗚
呼作嗟乎權窆作權葬有女二人作有女三人請文於
余作請余於文又叢鈔僅缺十四字今則殘缺者廿三
字漫漶者十一字然如叔季之季字郎以是年之郎字

叢鈔已缺今則字甚完好疑是複本也唐書職官志右
右司郎中無右部郎中此誌右部當是右司之誤然叢
鈔亦作右部殊可疑也

東林寺題名 昇元三年

朝議郎檢校兵部尚書賜紫金魚袋上黨郡公食邑一千
戶景迢自京城隨侍伯父江上歸郡獲從家兄桂陽郡公
訪諸絕景時春林鬭芳晚雨新霽躡步忘倦塵心頓消道
日方還故絕於此昇元三年太歲己亥三月二十三日書
景迢當姓徐非姓景也江上當作江王陸游南唐書烈
祖本紀昇元元年十月丁亥封弟知諤爲江王又徐知

證廬山太乙眞人廟記云予撫江民之五稔後有昇元
三年云云則昇元初元鎭江州者正是知證知證弟爲
知諤此云伯父江王則當是知諤之子 傳僅云十子皆貴顯 桂陽
郡公名景逷 烈祖本紀昇元元年十一月丁巳立姪景逷爲桂陽郡公 南唐書失載
景迢名故此遂以爲景姓耳又南唐書知證事吳歷州
刺史至節度使烈祖初王江改王魏不書所歷方鎭據
此則昇元初鎭江州又廟記末云予再任宜州之二載
是時昇元六禩歲在壬寅秋七月有六日給銜稱應運
匡國佐聖功臣寧國軍節度宜州管田觀察處置等使
特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宜州諸軍事守宜州刺

史上柱國食邑一萬戶韓王知證記可補南唐書之闕
知證初任宜城當在楊吳時其自江州移宜州當在昇元五年

郭求

元和姓纂 十九鐸 司農郎中懷州刺史郭齊宗曾孫求校書
郎京兆人 唐摭言 二 府元落郭求 元和元年 文苑英華 一百八十七 有郭求省試日暖萬年枝詩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
郭求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自藍田尉史館修撰充八
月遷左拾遺十一月八日出守本官 韋執誼翰林院故
事元和已後郭求藍田尉授集賢校理充拾遺又充出守
本官 翰苑羣書上案壁記年月有誤 新書韋貫之傳韋貫之罷相翰林

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按憲宗紀元和十一年八月壬寅韋貫之罷 舊文宗紀下 大和五年九月甲辰貶太子左庶子郭求為婺王府司馬以其心疾與同僚忿競也 唐會要七十六 元和二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郭球及第

白居易吟四維詩有云家雖貧猶富於郭庶子注云分司同官中庶子求貧苦最甚白氏文集二十九

王右丞集

王維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曾祖休寍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貳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剖符典司方岳父某某官漢雄右輔實拜翁歸周命僕

臣惟茲伯冏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 長子澣前某官次子澄某官

文苑英華九百二十楊烱唐贈荆州刺史成公知禮神道碑 曾祖休寍後魏汾州刺史齊特進左右衛大將軍宇文朝江州刺史隋城陽郡公謚曰武祖少遐北齊氏曹郎中宇文朝地官上士襲城陽公父君綽隋金紫光祿大夫唐深州刺史上柱國公襲城陽公歷貝州下城洺州邯鄲二縣令 長子司衛少卿兼檢校魏州刺史大辨中子左鷹揚將軍大方少子朝議大夫行司漢主簿大琬等据知禮碑則成氏誌當有脫文其刺同州官太僕

者求知即大辨否

河東先生集

河東先生集二十柳宗元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刺史盧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為吏部尚書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注建中元年二月命趙贊衛晏洪經綸等十一人分巡天下 案命為吏部句有誤庾河南疑庾何之誤南字衍新書陸贄傳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

皇甫持正文集

韓文公神道碑 復為兵部侍郎銓不鎖入吏選父七十

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才財勢路絕 考異曰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或是有脫誤也王云三利恐當作書判因版本漫滅致誤唐以書判取士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選未滿而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予官公選士專憑書判是為書判取才以財勢求官者皆不取是謂財勢路絕以上王氏說 格案三利當作三科三科者拔萃科宏詞科平判入等也三科俱吏部主之三科亦見東觀奏記下 又案悉與二字為句蓋選人有父年七十母年六十及已身年七十者悉與注官不復駁放也王氏誤以悉與屬下三利取才為句故疑身七十下有闕文

李文公集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上四李翱集十八卷集皆雜文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翺文雖辭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洪盤洲集六十三　右李文公集十八卷以唐藝文志校之多八卷甚常山宋次道所定也建陽小本獨多答開元寺僧書一篇亦不著目其辭反復温潤與他文相類而集中又有所作鍾銘知其爲習之文昭昭矣既是正之冠以蘇公序附其傳於後

明　邵武郡守蜀馮師虞刻本前有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司使布政使王融何宜

序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二首元闕

第九卷　疏數引見待制官閒以時事元注闕

第十二卷　歐陽詹傳元注闕

第十五卷　馬少監墓誌有目無文　文苑英華有秘書少監史館修撰馬君墓誌

第十八卷末有戲贈詩一首毛本退入獄中云鄙拙之甚又於、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首又韓文公遠遊聯句亦載一聯俱見毛跋

今本十八卷無答開元寺僧書當即宋次道定本惟前無蘇序後無傳知非從洪本錄出蘇學士文集不載此序

書考判官

選部舊制每歲孟冬以書判選多士至開元十八年乃擇公廉無私工於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論其品是歲公受詔與徐安貞王敬從吳鞏裴朏李宙張烜英華作烜等十學士參焉凡所英華究所升獎皆當時才彥考判之目由此始也毗陵集八權德輿神道碑　初吏部試判別差考判官三人校能否元和初罷之七年吏部尚書鄭餘慶以疾請告乃復置考判官以兵部員外郎韋顗屯田員外郎張仲素太學博士陸亘爲之楊於陵自東都來言曰本司考判自當公心非次置官不知曹內公事考官祇論判之能否不計闕員本司祇計員闕幾何定其留放置官不便宰執以已置頭等祇令考科目選人其餘常調委本司自考舊書楊於陵傳

堂印

遼史國語解堂印博采之名劉攽漢官儀李清照打馬圖皆有堂印杭堇浦云堂印不獨爲契丹語格案唐時已有之唐語林六李程謂李石曰汝向忙鬧時把唐印將去又玉泉子鳳翔從事以骰子祝夏侯孜王生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舊書杜讓能傳崔紹緯鄭延昌裴堂印公服故博采家因謂重四爲堂印

文苑英華辨證補

百七十七唐太宗餞中書侍郎來濟詩　舊來濟傳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都穆跋云宋之間詩

雜識六　七月河精舍叢鈔

雜識末　末月河精舍叢鈔

十九册4上版

三百五十九　歐陽詹唐天志云貞元七年淸河張公式爲冬官之五年　彭云式川文作或刊本文集亦作或案或當作彧工部侍郎張彧見通鑑唐紀四十八　貞元二年攻權載之文集四十九　祭故呂給事文張式於貞元九年官尚書駕部郎中知制誥舊書鄭餘慶傳張彧貞元十三年官刑部郎中

三百八十八　授韓滉戶部侍郎制　蒙上孫逖韋濟制作前人誤案舊書韓滉傳大厤六年自尚書右丞知兵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支舊文苑傳孫逖上元中卒前人二字衍

三百九十二　賈至授柏庭昌憲部員外郎制稱監察御史柏庭昌　案柏當作栢新書宰相世系表栢氏京兆尹臣範子庭昌刑部郎中

三百九十七　孫逖授武三思鴻臚卿制金紫光祿大夫行國子祭酒武三思　全文九百六十二校云逖知制在開元二十四年時三思久誅新舊書亦不載三思官鴻臚卿題與撰人必有一誤今存疑編入闕名格案思當作忠三字衍舊書后妃傳上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新傳同　新書宰相世系表武攸忠鴻臚卿元和姓纂同攸當是忠兄表誤合一人姓纂單作忠歷官與此制正合

四百　蘇頲授楊嶠國子祭酒制魏州刺史上柱國北平縣開國子楊嶠　案楊當作陽新陽嶠傳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再爲魏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

四百三　孫逖授盧詢太子詹事制稱太中大夫使持節華州諸軍事守華州刺史上柱國盧詢可太子詹事員外置同正員　彭云詢當作綸下同格案詢綸二字俱誤當作絢新書表臣上李林甫傳帝愛兵部侍郎盧絢醞籍稱美之林甫因出爲華州刺史俄授太子員外詹事絢由是廢事跡正合

四百三十三　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云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　顧澗濱云猶闕下有脫文朕上脫去題目是別一篇誤連十年前在文局讀得今記於此道光乙酉八月思適居士書

四百五十三　授李燧總目作璲平盧軍節度使制玉堂遺範　新蕭倣傳宣宗以李璲爲嶺南節度使倣封還詔書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五　大中十二年五月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不知何時按實錄大中十二年四月李璲自司農卿爲右金吾大將軍蓋於此除也　格案李燧奏記作李璲明本考異亦作李璲李璲當是宣宗時人

又授王安實天雄軍節度使制正議大夫前守右金吾將
軍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
安實可起復忠武將軍守脫一本金吾衛將軍兼泰州刺
史御史大夫充天雄軍節度泰州一本城誤河渭等州營田
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勳賜如故　案安實當作晏實資
治通鑑唐紀六十六　咸通四年二月置天雄軍於泰州以成
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
使新書王晏宰傳子晏實祖智興自養之故名與諸父
齒劉稹平擢淄州刺史終天雄節度使
又授鄭涯山南東道節度使制有云屢解交於都座兼尹

雜識六　壬月河精舍叢鈔

正於二原　彭云交字疑格案漢官儀漢制八座丞郎
初拜並集都座交禮遷又解交御覽二百十三引　晉書職官志
宋書並同又云今惟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
四百六十六　常袞荅元和南省請上徽一作尊號表尾注元和十四年
常袞卒於建中四年正月見舊書當改入憲宗
四百六十七　常袞太皇荅顏真卿賀肅宗卽位表　常袞實應
二年始選為翰林學士見舊書案顏魯公文集二不載
常袞名全文四百十五常袞文亦誤載三十七　元宗文已載當
校併
又魏知古荅張九齡賀西幸延期表　舊書開元三年魏

知古卒此非知古文案唐丞相曲江張先生文集十三亦
不載知古名少前首五字全文三十七　元宗文已載又二百
三十七魏知古文誤載當校併
五百九十七　□艮士代韋令公謝先人贈官表　表云贈臣父
尚書右丞司農卿先臣某揚州大都督此是韋珝父元甫
見郎官石柱題名考左中全文艮士無考案舊房式傳劉
闢反高崇文至成都房式王艮士崔從盧士玫等白衣
麻屨銜土請罪崇文寬禮之表其狀末云彷徨海隅是
韋元甫無疑本是二首一脫其文一脫其目耳
六百六十　裴度李大夫請朝覲表裴度集無　李大夫未詳何人表

雜識六　壬月河精舍叢鈔

云始事憲宗過蒙驅策復事先帝猥加爵命又云起在
山南不遠甸服又云李光顏薛平皆武臣也淮海以為
要重然猶邇進而至述職明庭臣儒臣也梁漢無事道
途孔邇考舊書裴度傳穆宗時裴度出為山南西道節
度使長慶四年復兼同平章事寶曆元年十一月度疏
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則鎮山南者即是裴度此
表當是人代裴度作者故度集無之英華誤
又呂頌為張侍郎乞入覲表德宗時任黔府觀察使　略云貞元五年
於延英殿賜面辭之日親奉進止令臣一考即來者又
云自到黔中首末三年更入新正即及四載　案張侍

郎名無考舊德宗紀亦不載其名据再請入覲表云近
日已來楊或作暢案暢是悅孫成李速裴腆皆在遐荒相次喪
亡李速於貞元五年觀察黔中則張當即繼李速之任
者然考英華五百八十五呂頌黔州刺史謝上表云去年某
月日恩勅授臣使持節都督黔州諸軍事守黔州刺史
兼御史中丞類表大夫今年某月日到所部上訖又權載之
文集四十九祭故呂給事文不著頌名案其事迹與謝上
表正合有云出領符竹澄清遠部夕拜黃扉昭宣王庭
前署貞元九年正月則頌拜黔中當在九年之前考舊
德宗紀貞元五年三月以大理卿李速為黔州刺史黔

中觀察使八年五月戊午以光祿少卿崔穆為黔州觀
察使据再請表則李速當即於五年喪亡而呂頌即繼
其任當亦在五年至領入拜給事而崔穆代之則當在
八年自貞元五年至八年首末正得四年中間不容又
有張侍郎其人為張侍郎四字當是衍文英華於此類
誤謬甚多如柳冕青帥乞朝覲表裴度李大夫乞朝覲
表之類不可盡依

六百三十八 裴冕舉杭州刺史韋臯自代狀 臣在福建與韋
臯鄰近諳其為政甚得人心逃亡悉歸遠近皆悅頃在
京兆以公造出官今領餘杭以理行高第云云豈裴冕
嘗為福建觀察使耶然攷舊書韋臯傳不云刺杭州攷
韓臯傳貞元十四年自京兆尹貶撫州司馬員外置同
正員無幾移杭州刺史與狀文正合知韋臯是韓臯之
誤又舊柳冕傳出為婺州刺史貞元十三年兼御史中
丞福州刺史充福建都團練觀察使時正相接則裴冕
當作柳冕

八百一 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云洎于頔大夫作塘貯水溉
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字一有孫先公尚
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勛勳一作有功於民公實嗣之 案
三千頃下今使君上文義不屬當有脫文下文云天王

褒拔于公陟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
轉運二牧既陟唯公盤桓云云今記上文僅述于頔無
李公名攷吳興志湖州刺史于頔後有劉全白王浦李
錡李詞諸人攷舊書李錡傳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
史多以寶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鹽鐵使記
所云李公當即李錡則三千頃下蓋述李錡政蹟疑因
錡以反誅故刊去其文爾唐文粹七十三與英華同 新書宰相世系
表上大鄭王房有太子賓客守散騎常侍詞子太祖正
七代孫即記所稱使君辭也詞高祖臨川郡公刑部尚
書德懋父司農卿謚曰敬亦與記文先公尚書先公大

夫語合又舊書李齊運傳薦李錡爲浙西觀察使受賂
數十萬計舉李詞爲湖州刺史旣而邑人告其贓犯上
以齊運故不問而遣之吳興志李詞正元十六年自萬
年縣令授遷光祿少卿續記作十四年案記末署貞元十五年
十二月哉生魄統記是
八百九 韋表微翰林學士院新樓記有云夏四月中書舍
人駕部郎中皆以鴻文碩學爲侍講學士　案重修承
旨學士壁記大和元年四月二十三日鄭澣自中書舍
人許康佐自度支郎中改駕部郎中充侍講學士此記
郎中上脫許字

雜識末

八百五十九 李華台州乾元國清寺碑　碑云盈川非古邑也
襟東江山因而城之則此寺當在盈川案舊書地理志
台州無盈川縣惟如意元年析衢州龍丘置盈川縣新志
同又云元和七年省又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六分信安龍邱兩縣置
不云曾屬台州則此台州當作衢州

讀書雜識卷第六終

勞檢丁上謁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七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孔子弟子考補

劉給事文集二有改瑕邱伯叔仲會爲寍陽伯仲邱伯公西輿如爲北鄉伯制畧云夫子道爲百世師今從祀弟子封爵之地乃斥其名於爾安乎爰命封論恐加改訂以稱朕尊仰之意　曝書亭集孔子弟子考失載改封事當據補

補

特勤

雙溪醉隱集二凱樂歌詞曲取和林注和林城苾伽可汗之故地也歲乙未聖朝太宗皇帝城此起萬安宮城西北七十里有苾伽可汗宮城遺址城東北七十里有唐明皇開元壬申御製御書闕特勤碑按唐史突厥傳闕特勤骨咄祿可汗之子苾伽可汗之弟也名闕可汗之子弟謂之特勤開元十九年闕特勤卒詔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齎璽書使北弔祭并爲立碑上自爲文刻石爲像其像迄今存焉其碑額及碑文特勤皆是殷勤之勤字唐新舊史凡書特勤皆作銜勒之勒字誤也諸突厥部之遺俗猶呼其可汗之子弟爲特勤特謹字也則與碑文符矣碑云特勤苾伽可汗之令弟也可汗猶朕之子也唐新舊史並作毗伽可汗勒苾二字當以碑文爲正

校閒人詮本唐書間有作特勤字張長遜傳號爲割利特勤（官本改勒）新書則作特勒

水經注

水經注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趙云呂氏下是臣瓚說見漢志注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　案以應侯爲成王弟是韓詩說御覽（封建部二）引陳留風俗傳曰周成王戲其弟桐葉之封周公曰君無二言遂封之於唐唐侯當慎其德其詩曰媚茲一人唐侯慎德是也唐字當係後人妄改然考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父城縣有應鄉（杜預左氏傳集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後漢書馮異傳注引杜注作襄城城父）不屬陳留當考

魏書

三國志魏書九　夏侯玄魏畧曰玄自從西還不交人事不畜華妍

文房四譜一引作不畜筆硯當據改
魏書十 荀彧世語寓名見題著子羽嗣位至尚書 世說新語下之下 排調注引寓作寓題著作頭責當據改子羽下五字疑衍
太平御覽二百六十五 三國典畧曰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建昌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 又二百六十三 魏志曰蒙上魏志作又曰 李膺自蜀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案魏志二字誤
御覽七百四十四 晉中興書紀瞻字士遠爲鎮東疑脫瑯瑯二字王左長史丹陽宣城新安三郡中正王常幸瞻家同乘而還府瞻甚見遇鄉郡榮之 士遠晉書誤思遠

董昆

董昆字文通餘姚人淸約守貧抃日而炊茄菜不獻北堂書鈔三十八引會稽先賢贊 少遊學師事潁川荀季卿受春秋治律令明達理法又才能撥煩縣長潘松署功曹史刺史盧孟行部垂念冤結松以孟明察於法令轉署昆爲獄史孟到昆斷

正刑法甚得其平孟問昆本學律令所師爲誰昆對事荀季卿孟曰史與刺史同師孟又問昆從何職爲獄吏松具以實對孟歎曰刺史學律猶不及昆召之署文學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會稽典錄 建初三年遷廷尉持法清峻一作閉門不發私書北堂書鈔七引會稽典錄 補大司農帑藏逐有脫誤 坐無完席書鈔三十八引會稽先賢傳

周齊防戍城鎭考

熊和中三州 庾信大將軍崔訦神道碑除使持節大將軍大都崇德至通谷几十三防熊和忠幟作三州黃盧至木柵一十戍諸軍事 辨證曰北史作熊和忠三州當從周書作熊和中三州 案隋志後周時宜陽曰熊州陸渾曰和州新安道中州皆在河南郡 當屬雄州

崇德防 周書武帝紀天和四年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 隋書李穆傳天和中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等諸鎭 當屬熊州

安義防 周書劉雄傳天和四年從齊公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建中防 中州

九曲防 周書韋孝寬傳大統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鎭九曲城 魏玄傳大統十六年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詔弇雍方雋 裴鴻傳保定末出爲中州刺史九曲城主 通典河南府壽安縣有九曲城所謂九河也

安樂防 周書明帝紀二年遣蜀公尉遲迥於河南築安樂城

三泉防 和州

伏流防 周書魏玄傳大統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尅孔城即與義孫鎭之尊移鎭伏流 韋祐傳與李延孫并勢置柵於伏流 武帝紀保定二年於伏流城置和州 魏玄傳天和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 隋書地理志河南郡陸渾縣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開皇初郡廢改縣曰伏流

周張防 平泉防 固安防 鸞□防原脫一字疑鸞谷 通谷防 黃蘆戍 起谷戍 王晏戍 供超戍 牽羊戍

溫狐戍　交河戍　大嶺戍　避雨戍　木栅戍　中州白超防周書魏玄傳天和二年除白超防主　元和郡縣圖志新安縣　中州通洛防周書武帝紀保定五年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為通洛防　隋書李穆傳大司空奉詔築通洛城　周書賀若敦傳保定五年除中州刺史鎮函谷　韓德輿歷官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通洛慈澗防主鄀州刺史任城縣男　慈澗防隋書地理志河南郡壽安縣後魏置縣曰甘棠仁壽四年改為有慈澗　同軌防　武申鎮　旦郛鎮　安民鎮　交城鎮　鹿盧鎮　孔城防周書魏玄傳大統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即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　裴寬傳除孔城城主大統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　武帝紀天和四年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　通鑑音註魏收志漢晉河南新城縣後魏置新城郡治孔城其地在隋河南郡伊闕縣界　通典河南府壽安縣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今縣東南　勳州樂昌防　勳州胡營防　勳州新城防　柏壁城

永寍防　相里防　河州雞鳴防周書武帝紀建德六年六月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　隋書地理志臨洮郡洮源縣後周置曰金城并立旭州　甘松防周紀甘松防置芳州　元和郡縣志周明帝武成中西逐諸戎始有其地乃於三交口築城置甘松防武帝建德中改為芳州　隋書地理志同昌郡封德縣後周置又立芳州　廣川防周紀廣川防置弘州　隋書地理志臨洮郡歸政縣後周立弘州　亹川防隋書元景山傳周時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亹川防主

平業

續漢書劉昭序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　平業孫星衍改平業云二子司馬彪華嶠也平業八志十典也續古文苑十一格案平業當作卒業卒別作卆因誤作平見晉書華嶠傳

沈仁偉

元和姓纂四十七寢浙東觀察澤潞節度沈詢生仁偉原誤衛進士吳興武康縣人　北夢瑣言五沈詢子原誤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　劉崇望授中書舍人崔凝右補闕沈文總目作仁偉並守本官充翰林學士制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業者伊文偉有之墨妙詞芬策名試第謙無矜物敏以適時文苑英華三百八十四　益州名畫錄上　僖宗皇帝幸蜀回鑾之日蜀民奏請留寫御容於大聖慈寺宣令常重胤中和院上壁及寫隨駕文武臣寮眞殿上御容前寫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沈仁偉　案此湖州志

人物傳未載

李翊李珝

新書李訓傳大和八年十月李仲言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於是諫議大夫李珝等共劾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　舊文宗紀下大和九年十一月戊辰以給事中李翊爲御史中丞　唐會要六十開成元年五月上御紫宸殿宰相李固言奏曰御史中丞李珝在臺雖無甚過以爲人疏易不稱此官此官乃天下紀綱有司繩準苟用人非當則紊亂典章上曰李珝官業應不甚舉然爲人豈不長厚耶固言對曰臣所奏緣與御史中丞不

相宜八座長厚難任彈奏且憲司事亦至難官要得宜者
舊書文宗紀下開成二年六月丁巳以給事中李翊爲
湖南觀察使　元稹李翊監察御史制略云前監察御史
襄行李翊文學周敏操行端方執憲有聞俯以就制復爾
故秩勉修乃誠可行監察御史元微之文集四十七　參攷諸書李
翊李翊疑卽一人

李貺

新書宗室世系表雍王房宗正少卿漢子貺不詳歷官　舊書
李漢傳子貺亦登進士第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李貺大
中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自權知右拾遺內供奉充十

四年五月十二日召對賜緋加右補闕十月二十六日召
對賜紫咸通二年三月十一日加左補闕依前充三年二
月二十日加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充九月十四日守本官
出院翰苑羣書上　舊書懿宗紀咸通十三年五月辛巳敕貶
給事中李貺蘄州刺史于琮之親黨也爲韋保衡所逐
玉泉子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司戶李
貺勤州南部新書癸誤張濆　舊僖宗紀乾符二年十月以秘書少
監李貺爲諫議大夫

韋鎮

新書宰相世系表韋氏鄖公房端子鎮不詳歷官　舊書文宗
紀下開成元年正月丁未以秘書監韋鎮爲工部尚書
劉禹錫傷韋賓客鎮詩自注自工部尚書除賓客韋公八十餘位至六
尚書五福惟無富一生誰得如桂枝攀最久蘭省出仍初
海內時流盡何人動素車劉賓客文集三十　郁擊老大唐常州
江陰縣興建寺碑銘于郡守韋公鎮剛毅公廉仁明愛人
搢紳之徒其從如水類由台鼎方領此郡用弗擾政慰安
罷民先張刑法以威之次施道德以育之視百姓如同小
子勸兇絕豪護持大梵全唐文七百四十一　石刻大唐華州下邽
縣丞京兆韋公夫人墓誌銘哀子前鄉貢進士鎮謹撰幷
書誌曰有子五人曰鎮貞元六年二月　石刻韋紓唐故朝散大夫秘書

省著作郎致仕京兆韋公端玄堂誌淮夷削平之明年皇
帝在宥天下方弘孝理詔百辟父母存有顯擢歿有褒贈
時鎮爲工部郎中又云鎮工部郎中

蘇特

元和姓纂橫十一　工部侍郎蘇弁兄冕生特持生循楨　新
書賈餗傳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京兆尹自
門步入揖御史賈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
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儉曰公爲御史能嘿嘿耶大
夫溫造以聞坐奪俸既相會李宗閔得罪指儉特爲黨斥
去之　舊文宗紀下太和九年七月癸亥貶殿中侍御史

蘇特爲潘州司戶　吳興志大中二年五月自陳州刺史拜除鄭州刺史　南部新書戊　湖州歲貢黃鼋子連蔕木瓜李景先自和牧謫爲司馬戲湖守蘇特曰使君貴郡有三黃鼋子五蔕木瓜特頗銜之　因話錄三　蘇少常景肩登第與堂兄特竝時亦士林之美　劉禹錫高陵令劉君仁師遺愛碑渠成之明年寶曆二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繇是邑人享其長利　劉賓客文集二　舊五代史唐書三十六　蘇循傳父特陳州刺史　新書藝文志乙部史錄雜傳記類蘇特唐代衣冠盛事錄一卷　案石刻天

盜寺經幢後題大中大夫使持節湖州諸軍事守湖州刺史上柱國蘇特等名鐵橋漫稿云蘇特不見於史惜未之詳考耳

楊頊

唐會要七十九　故國子祭酒贈秘書監楊頊謚貞　吳興志湖州刺史楊頊正元四年自濮州刺史授遷國子祭酒　統記云興元元年　舊文苑傳下　王仲舒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　舊書德宗紀上　建中三年七月以兵部郎中楊頊爲御史中丞京畿觀察使　南部新書癸　建中元年旣御史中丞元全柔二年貶中丞楊頊皆四月晦日　二年下有脫文

殷亮顏魯公行狀大歷七年九月公拜湖州刺史以遊客前大理司直楊昱爲判官委閱簿檢吏接詞政之務於昱等而境內晏然又云今檢校國子祭酒楊昱自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除爲漢州刺史轉湖州刺史以舊府之恩乘州人之請紀公遺事刊石立去思碑於州門之外即今都官郎中陸長源之詞也又云公之密親懿友重其器悅其能者今檢校國子祭酒楊公昱　顏魯公文集　陸贄奉天薦袁高楊勉已上二人並曾任御史中丞　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昭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由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

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亙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非海內望理之心倘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　陸宣公集十四全唐文楊勉作楊頊　劉禹錫唐故監察御史贈尚書右僕射王公俊神道碑娶潁川韓氏主客員外郎衢之女國子祭酒楊頊之外孫　參考諸書楊頊楊昱楊頊楊貞當卽一人疑本名頊餘俱宋人避神宗諱所改

沈迥

元和姓纂七寢四十　沈忌生迥吳興武康縣人　唐會要七十六　貞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沈迴及第　石

刻蜀丞相諸葛忠武侯新廟碑銘山南西道節度行軍司
馬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御□沈迴撰 貞元十一年 陝西鄠縣
文苑英華 百八十八 沈迴省試小苑春望宮池柳色詩一首 張昔黎逢丁位沈迴等 案唐詩紀事 三十六 黎逢登大曆十二年進
士沈迴當卽是年進士 全唐文小傳未詳考

李瓚

新書宗室世系表 下 小鄭王房文宗相宗閔子桂管觀察
使瓚字公錫 重修承旨學士壁記李瓚咸通四年四月
七日自荆南節度判官檢校禮部員外郎賜緋充翰林學
士其月十日遷右補闕內供奉充九月十八日加駕部員

外郎充十二月二十八日加知制誥五年六月一日改權
知中書舍人出院 翰苑羣書上 舊書李宗閔傳子瓚大中朝
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獎拔瓚自員外郎知制誥歷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
爲卒所逐貶死 新傳畧同案瓚咸通四年入翰林乾符中任桂管俱在綯罷相後傳誤 新
書僖宗紀乾符四年十二月安南戍兵亂逐桂管觀察使
李瓚 唐語林 六 李瓚故相宗閔之子自桂州失守貶昭
州司戶後量移衢州刺史給事中柳韜疏之復貶韜始與
瓚相善瓚先達而弃韜瓚既重爲所貶性强躁憤且死鄭
舍人縠之父瓚座主也乃爲書曰與縠受恩未縠極苦縣
十點筆落而卒 案縠疑作穀 穀字見新書鄭畋傳 穀稱瓚爲座主知是入年進士 語林
四 薛調李 李當作 瓚同年進士調美姿貌人號爲生菩薩瓚
俊爽人號爲劍調寬恕而瓚猜忌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
性也

梁令瓚

石刻李林甫等奉勑注御刪定禮記月令表命待□□制
官安定郡別駕梁令瓚等爲之注解 新書馬懷素傳開
元九年以將任郎梁令瓚文學直麗正書院後以右率府
兵曹參軍而罷終恆王府司馬 舊書方伎僧一行傳開
元中敕令率府長史梁令瓚等與工人創造黃道游儀以

考七曜行度互相證明 後山叢談秘閣畫有梁文 令瓚誤
五星二十八宿圖李公麟謂不滅吳生婦女疑蜀手也
春明退朝錄 下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其畫梁令瓚二十
八宿眞形圖

褚庭誨

石刻 張九齡 大唐故光祿大夫□行 集作 侍中兼吏部尚書
□□□ 集作弘文館 學士贈太師□□忠獻公□□ 集作裴公碑銘 後
列奉勑撿挍模勒使朝議大夫□□議大夫上柱國□庭
誨一行 元和姓纂 八語 國子祭酒管國公褚無量生廷誨
給事中錢塘人 唐會要 七十六 開元五年文儒異等科褚

庭誨及第　蘇頲贈禮部尚書褚公神道碑次子左拾遺
庭誨（文苑英華八百九十六）　孫逖授褚廷誨給事中制門下朝議
大夫守諫議大夫上柱國褚廷誨師臣舊業官序巨才文
儒實百行之資翰墨當一時之妙駁正爲務疇咨所難宜
遷左禁之榮式允中朝之望可守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一）　案當從石刻作庭誨

武少儀

舊書德宗本紀下　貞元十一年正月乙未以衛尉少卿武
少儀爲邕管經畧使　舊書（南蠻傳）南詔蠻傳元和四年正月
以太常少卿武少儀充弔祭異牟尋使　舊書于頔傳元

雜識七　十三　月河精舍叢鈔

和八年春詔御史中丞薛存誠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
少儀爲三司使按問于敏　新書（宦者上）竇文場傳德宗晚
節聞民間訛語禁中事而北軍捕太學生何竦曹壽繫訊
人情大懼司業武少儀上書有如罪不測顧明示四方俄
得釋　武少儀見全唐文小傳未詳考

盧頊

新書王虔休傳澤潞節度李抱眞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洺
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
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卽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
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卽以頊爲洺州別駕使守洺誼出亦

奔魏　新書宰相世系表（三上）盧氏第二房檢校郎中政子
播（歷官不詳）播弟頊澤州刺史　通幽錄貞元六年十月范陽
盧頊家於錢唐妻弘農楊氏其姑王氏早歲出家隸邑之
安養寺頊宅於寺之北里家貧假食於郡內郭西堰去宅
數十步又云盧頊秉志剛直（太平廣記三百四十）

杭州刺史考

（武德）雙士恪　乾道臨安志（三牧守）雙士恪右□□衛（咸淳志右武衛）
大將軍定相二州總管杭州刺史呂國公天水郡人（見元和姓纂）　新書高祖紀武德五年九月壬寅定州總管雙
士洛（疑恪）敗突厥於恆山之陽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雜識七　十四　月河精舍叢鈔

楊令矩　乾道志（三）楊行矩蔡州總管杭州刺史上
蔡人（見元和姓纂案今本姓纂缺）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史令卿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貞觀）柳楚賢　舊書柳冲傳父楚賢貞觀中累遷光祿少卿
交桂二州都督皆有能名卒於杭州刺史（新傳同）　新書
宰相世系表東眷柳氏慶孫子楚賢光祿少卿杭州刺
史
薛萬徹　舊書本傳貞觀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
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
州都督

潘求仁 補 元和姓纂二十六桓 潘子義隋尚書右丞孫求仁唐屯田郎中杭州刺史虞宗人

元神威 補 元和姓纂二十二元 梁州刺史元頤達生神威杭州刺史

獨孤義順 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五 獨孤氏隋淮州刺史武安公子佳子義順字偉悌虞杭簡三州刺史洛南郡公 案新書地理志義寧元年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日虞州貞觀十七年州廢又簡州武德三年置義順刺杭當在武德貞觀間

延載 崔元獎 新書宰相世系表清河大房崔氏太子洗馬世濟子元獎吏部侍郎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辨識七 吉月河精舍叢鈔

李自挹 新書宰相世系表趙郡李氏西祖房右司郎中公渝子自挹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志誤土挹

中宗 裴惓 新書宰相世系表中眷裴氏中書舍人元武公義宏子惓字翁喜杭州刺史 金石錄五目錄 杭州刺史裴惓碑族子子餘撰開元三年九月

宋璟 舊書本傳中宗時自檢校貝州刺史爲武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中宗晏駕拜洛州刺史 顏魯公文集四 中宗時兼貝州刺史俄而眞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尋又爲浴州刺史

開元三年 劉幽求 資治通鑑唐紀二十七 開元三年十一月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 舊書本傳自睦州刺史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

薛瑩 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薛氏西祖房待聘子瑩杭州刺史 新書元默傳母喪詔州刺史薛瑩弔祭

十年 皇甫忠 補 唐會稽太守題名記開元十年八月自杭州刺史授越州都督 會稽掇英總集十八 元和姓纂唐十一 瀛州刺史皇甫恊生忠殿中監安定朝那縣人

十一年 韋湊 補 文苑英華九百十四 韋述唐太原節度使韋湊神道

辨識七 吉月河精舍叢鈔

碑開元十年自河南尹以屬官時洛陽主簿犯贓有犯出爲杭州刺史 舊書本傳以公事自河南尹左授杭州刺史轉汾州刺史

十三年 袁仁敬 新書許景先傳開元十三年帝自擇大理少卿袁仁敬爲杭州刺史

崔恂 新書宰相世系表二 鄭州崔氏利州刺史玄籍子恂杭州刺史淸河男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李昇期 補 文苑英華八百六十 李華杭州餘杭縣龍泉寺故大律師碑 故李大理昇期崔河南希逸嘗撫本州廛往復 律師天寶十三年化滅

崔希逸 補 同上

盧成務 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盧氏大房太子詹事廣陽郡公承泰字齊卿子成務壽杭濮洺魏五州刺史 文苑英華 八百三十一 梁肅京兆府司錄西廳盧氏世官記盧成務肇久吏職發於京兆綱紀之任開元初罷錄岐下軍事實居其任其後作牧于壽于杭于濮于洺于魏繼受玄社以處太原

杜元志 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襄陽杜氏邛州司馬敬則子元志考功郎中杭州刺史 新書藝文志 丁部集錄 杜元志集十卷 字道蓋開元考功郎中杭州刺史

李良 補 李太白文集 十八 有與從姪杭州刺史良遊天竺寺詩

陸彥恭 新書宰相世系表陸氏豫章尉元之子武后相元方弟彥恭杭州刺史 虞集開元宮碑杭故有開元宮唐開元中刺史陸彥恭用詔書所作

李構 新書宰相世系表蔣王惲曾孫襄潯陽公右武衞將軍森子構杭州刺史

天寶六載 張守信 補 唐會稽太守題名記天寶七年自杭州刺史授越州都督 會稽掇英總集十八 石刻源少良等題名監察御史源少良陜縣尉陽陵此郡太守張守信天寶六載正月二十三日同遊 下天竺摩崖

九載 李處祐 補 唐會稽太守題名記天寶九年自杭州太守授十口年致仕 會稽掇英總集十八

李力牧 新書宰相世系表漢中李氏高宗相安期孫宗晷子力牧餘杭太守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薛自勉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嚴損之 補 毘陵集十一墓誌銘

至德元載 劉晏 舊書本傳遷度支郎中杭隴華三州刺史 咸淳志誤 謝晏元載

元載 補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

二載 崔渙 新書宰相世系表至德二載八月甲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南宣慰使崔渙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郡太守 文苑英華 九百三十六 穆員相國崔公墓誌銘自左常侍領杭州刺史俄轉常州徵拜祕書監太子賓客大理卿

乾元 楊慧 補 吳興統記乾元二年遷杭州刺史慧一作惠 吳興志楊慧至德元年自奉元縣令授兒官 輿統紀異

三年 侯令儀 舊書本紀乾元三年正月以杭州刺史侯令儀爲昇州刺史充浙江西道節度兼江寧軍使

賀若察 補 毘陵集十七吏部郎中廳壁記歲在乙巳河南

賀若公實藏風位往歲公爲員外郎也東曹頭銜如得
水鏡治餘杭也吳人熙熙若逢陽春案乙巳永泰元年據壁記察當自吏
部員外郎出爲杭州刺史自刺史入爲郎中也　劉隨州文集八奉送賀若郎
中賊退後之杭州詩江上初收戰馬塵鶯聲柳色待行
春雙旌誰道來何晚萬井如今有幾人
盧幼平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三大房盧氏暄子濦杭州
刺史濦弟幼平太子賓客案濦刺杭未詳何年壁記亦不云兄弟繼守是州疑有誤
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詔以兵部郎中范陽盧公幼
平爲之又云未逾三月降者遷忠義歸者喜生育末題永泰
元年七月二十五日　吳興志寶應三年自杭州刺史授湖州刺

雜識七　九　月河精舍叢鈔

史統記云永泰元年案寶應無三年
廣德三年 張伯儀　李華杭州開元寺新塔碑廣德三年三月西
塔壞太常卿兼杭州刺史張公伯儀忠簡帝心威靜吳
越文苑英華八百六十　舊書代宗紀大歷二年七月以杭州刺
史張伯儀爲安南都護
相里造　毘陵集十二祭相里造文江人杭人頌德不暇
洛表耆老徯公而蘇結銜稱河南少尹贈禮部侍郎蓋自江州遷杭自杭遷河南少尹也
劉隨州文集一朱放自杭州與故相使君立碑囘因以
奉簡吏部楊侍郎製文　白居易冷泉亭記先是領郡
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僅云

相里君
大歷八年 杜濟　舊書代宗紀八年五月乙酉貶京兆尹杜濟杭
州刺史坐典選也　顏魯公文集八京兆尹御史中丞
梓遂杭三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杜公神道碑銘自
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不逾周歲風化大行不幸感疾
卒　又十京兆尹兼中丞杭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杜公墓誌銘自京兆尹出爲杭州刺史公務清簡庭落
若無吏焉不幸感風疾以大曆十二年薨於常州
建中元年 元全柔　舊書德宗紀上建中元年四月壬戌以御史
中丞元全柔爲杭州刺史　二年九月戊辰以杭州刺

雜識七　十　月河精舍叢鈔

二年 史元全柔爲黔中經畧招討觀察等使
李泌　舊書本傳自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使
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赴行在授左散騎
常侍
房孺復　舊書本傳德宗時自浙西節度韓滉幕累拜
杭州刺史坐妻杖殺侍兒貶連州司馬
貞元六年 王顏　乾道志三王顏貞元六年爲杭州刺史見國一
禪師塔銘　文苑英華五百四十五追樹十八代祖晉司空
太原王公神道碑銘孱孫顏由進士官歷臺省除洛陽
令移典杭州又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

八年于邵　舊書本傳貞元八年自太子賓客出為杭州刺
史以疾請告坐貶衢州別駕
十三年李錡　吳興志貞元十三年四月自杭州刺史授湖州
刺史統記作十二年
殷亮　權載之文集二十六叔父故朝散郎華州司士參
軍府君缺墓誌銘夫人陳郡殷氏故給事中杭州刺史
亮其兄也貞元九年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賈全　唐語林六貞元中賈全為杭州于西湖造亭為
賈公亭未五六十年廢
二十年韓皋　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辰以杭州

二十一年刺史韓皋為尚書右丞實錄作五月己巳　舊書本傳貞元十
四年自京兆尹貶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無幾移杭
州刺史遷尚書右丞新傳同
蘇弁　舊本傳弁與韓皋得起為刺史授滁州轉杭州
永貞張綱　咸淳志引餘杭志張綱永貞初為守奏置餘杭
倉宇四十二間築倉城周回四里
元和杜陟　咸淳志十七元和初郡守杜陟請慧琳於永福寺
初登壇
三年裴常棣　淳祐志定業院唐元和元年刺史裴常棣建
咸淳志元和三年刺史裴常棣請慧琳臨天竺登壇

新書宰相世系表南來吳裴氏太子中允春卿孫常棣
杭州刺史
陸則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杜信　新書宰相世系表襄陽杜氏杭州刺史元志子
見上信字立言刑部員外郎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
蹟無考
封亮　新書宰相世系表封氏希奭子亮司封員外郎
杭州刺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
八年盧元輔　舊書本傳字子望進士擢第再遷左司員外
郎歷杭常絳三州刺史　白氏文集五十五盧元輔杭州

刺史制河南縣令盧元輔　唐文粹六十六胥山銘元和
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
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載塵天子書云云　白居易冷
泉亭記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
十二年嚴休復　元微之文集五十一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元
和十二年嚴休復為杭州刺史又云杭州刺史吏部郎
中嚴休復
十五年元藇　元微之文集四十八元藇宋本與文苑英華作與下同杭州刺
史等制勑朝散大夫守饒州刺史元藇等自天子至于
侯甸男邦太小之勢不同子育黎元其揆一也是以郎

官出宰畜彙收守人爲三公此所以前代稱理古也近
俗偷末倒置是非省寺以地望自高郡縣以勢卑自劣
盤牙不解根蔕不除比比有之患由此起今餘杭鍾離
新安順政三有財用一鄰戎狄將有所授每難其人以
與之理課甄明以弘度之奏議詳允以玄亮之學古從
政僉命爲邦庶可勝殘而去殺矣敬奉詔條用懲獨
可依前件（案新安志九續定命錄並云元和十五年崔元亮自密州刺史遷歙州刺史則兼遷杭州亦當在是年）困學記聞七十柳子厚答元饒州論春秋又論
政理按鄱陽志元輿也艾軒策問以爲元次山次山不
與子厚同時亦未嘗爲饒州（今本艾軒集無此策問）

雜識七　三十三　月河精舍叢鈔

長慶二年　白居易　舊書穆宗紀長慶二年七月壬寅出中書舍
人白居易爲杭州刺史　舊書本傳秩滿除太子左庶
三年　子分司東都　白氏文集二十三　除官赴闕留贈徵之去
四年　年十月半君來過浙東今年五月盡我發向關中
李幼公　西天目祖山志三　自太府卿授　新書宰相
世系表隴西李氏姑臧大房肅宗相揆子幼公杭州刺
史　咸淳志歲月事蹟無考（又誤分李幼公爲二人）
崔鄯　西天目祖山志三　自刑部郎中授　咸淳志歲
月事蹟無考
路異　西天目祖山志三　自刑部郎中授　咸淳志歲

月事蹟無考
大和八年　裴弘泰（補）　劉賓客文集十七　汝州舉裴大夫自代狀稱正
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裴弘泰前爲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
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接具知公才舊屈未
伸輒舉自代云云（舊禹錫傳大和中自蘇州刺史秩滿入朝授汝州刺史不詳年月攷姑蘇志二劉禹錫太和五年冬除六年二月六日到任八年移汝州則弘泰除杭州亦在是時　舊文宗紀下大和五年三月辛酉以黔中觀察使裴弘泰爲桂管經略使十二月甲申貶新除桂管觀察使裴宏泰爲饒州刺史以除鎮淹程不進爲憲司所糾故也所云兩鎮卽指黔中桂管）
寶曆　姚合（補）　讀書志十八　清塞詩

雜識七　三十四　月河精舍叢鈔

開成三年　李宗閔　舊書文宗紀開成三年二月丁酉以衡州司
馬李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十二月以杭州刺史李宗
四年　閔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舊傳同）
五年　裴夷直　資治通鑑唐紀六十二　故事新天子卽位兩省官
會昌元年　同署名武宗卽位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十一月出爲
杭州刺史　新傳武宗立夷直視册牒不肯署出爲杭
州刺史　舊武宗紀開成五年八月御史中丞裴夷直
爲杭州刺史坐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黨也會昌元年
三月貶杭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戶
五年　李播（補）　樊川文集九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會昌五年十

六年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時刺史趙郡李播

未詳時代附武宗朝 蕭懃 補 唐語林七 方干貌陋脣缺味嗜魚鮓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杭軍倅吳傑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爲風飆掠不堪其苦懃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

大中 杜勝 補 雲溪友議六 杜勝給事在杭州後爲度支侍郎出鎭天平 案東觀奏記上杜勝任刑部員外上面授給事中據資治通鑑在大中二年十二月則爲杭州當在宣宗時

十二年 李遠 九國志二 李濤傳祖遠唐杭州刺史趙郡人 資治通鑑二百四十九 大中十二年十月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

崔涓 補 新書崔珙傳子涓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傅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咸通二年 崔彥曾 新書地理志咸通二年刺史崔彥曾開錢塘沙河塘

未詳時代附咸通末 盧滸 補 羅隱陳先生集後序甲申春告予以婚嫁之牽制東歸靑門摻執之後余亦東遊逮大梁時故杭州盧員外滸在幕齋其文軸謂余曰陳君能而東豈期斯文之終窒乎子東及之爲我歸其文而激其來余至維揚及歸其文遵其言相懽月而後別曰爲我謝范陽公龍門之役不復顧矣 案甲申爲咸通五年

宋震 補 禪月集十四 寄杭州靈隱寺宋震使君詩有云罷郡歸侵夏仍聞靈運居 嚴陵集二 貫休寄杭州宋使君詩注公初罷睦州 集無

令狐纁 補 禪月集九 上杭州令狐使君詩 神仙感遇傳錢道士初從杭州太守令狐纁至京師 當在懿宗朝

李逸 補 資治通鑑唐紀七十六 乾亨二年二月董昌卽皇帝位以前杭州刺史李逸爲相

光啓 裴覺 補 萬姓統譜十五 長安人光啓中爲杭州刺史屬董昌作亂兵興道阻覺遂留家於杭

董昌 咸淳志

昭宗 錢鏐 咸淳志

以下不知時代 裴有敞 補 定命錄 太平廣記一百四十九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

韋貞 補 元和姓纂八 微 韋氏鄖公房韋貞虞部郎中杭州刺史

宋楚璧 補 元和姓纂二宋 遂安令宋元恭生楚璧兵部郎中杭州刺史嚴平人

鄧溫 補 元和姓纂四十八嶝 刑部尚書淮陽子鄧惲 惲疑 生溫

杭州刺史南陽人

裴珏 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南來吳裴氏河南府司錄參軍克子珏杭州刺史

劉暹 補 新書宰相世系表曹州南華劉氏武功丞知晦子暹字士昭杭州刺史

讀書雜識卷第七終

勞檢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八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讀全唐文札記

八 太宗宣慰劍南將士詔　疑是元宗

十一 高宗免岐王珍爲庶人制　舊肅宗紀在上元二年四月此誤又當改正

十八 睿宗以崔日用參知機務制　見二百五十蘇頲文文苑英華二百八十作蘇頲授崔日用黃門侍郎制此當刪

復劉幽求官爵詔　見下二百五十蘇頲文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五作蘇頲授劉幽求左僕射制此當刪

十八 睿宗贈太子重俊謚節愍制　此卽二百五十三蘇頲贈重俊皇太子制重出當刪

二十五 元宗宣慰湖南制　又見下四百十四常袞文宣慰湖南百姓制當刪此存彼

誅姜慶初等幷削裴儆官爵制　舊代宗紀大曆二年八月壬寅太常卿駙馬都尉姜慶初得罪賜自盡勑陵廟署復隸宗正寺

三十五 元宗遷擢宗正少卿崔秀等勑　此卽二百五十二蘇頲授崔秀太子左庶子等制字句微異此重出當刪英華作孫

逆云蘇頲者亦誤

四十二 肅宗封魯炅岐國公詔　見舊書炅傳此卽四十四收復兩京大赦文中一段但此中多四句當校補

五十 德宗授范希朝京西行營節度使制　此卽五十五順宗授范希朝神策軍節度使制但此從大詔令錄入彼從英華錄入故字句微有異同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爲右神策統衍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當刪此存彼

五十一 德宗襃涇陽令韋滌詔　此卽陸贄優卹畿內百姓

幷除十縣令詔內一段陸宣公集四見下四百六十三此當刪

五十三 德宗允權德輿請緣遷祔令子弟營護奏手詔　當改入憲宗

五十四 德宗贈權倕尚書禮部郎中勑　答權德輿謝追贈祖倕禮部郎中表批　當改入憲宗

七十 文宗授鄭處誨兼侍御史制　見下七百四十八杜牧文樊川文集十七

七十 文宗授高承恭振武麟勝等軍節度使制　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三引玉堂遺範　新書方鎮表會昌三年改單于大都護爲安北都護此制結銜已稱安北都護當在宣懿時

七十一 文宗委京兆捕賊詔 此卽下七十三 優郵旱蝗諸州
詔末段此重出當刪
七十三 文宗贈崔琯尙書左僕射詔 見下六百九十八 李德裕
文此重出當刪
七十九 宣宗授唐技虔州刺史裴紳申州刺史制 据東觀
奏記此舍人杜德公之詞案新舊書杜審權傳德公係
審權之諡當補立杜審權傳以此制歸入
八十 宣宗答河東軍民乞留節度使崔彥昭詔 見舊書崔
彥昭傳時在咸通末年當改入懿宗
八十三 懿宗授徐商崔璵節度使制 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三引玉堂遺範 新

書徐商傳自河中節度徙節山南東道不詳年月李騭
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鎭於襄
文苑英華八百七十 此制當改入宣宗
八十四 懿宗賜崔雍自盡勅 舊書本紀 金華子雜編上 宣宗以
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杜尙書悰邠公
之弟牧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
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引二子以證
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焰孤城 紀作壘是 獲全
尋加殊獎今四句正在勅內當改入七百九十二 路巖文
八十六 僖宗授鄭愚嶺南節度使制 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三引玉堂遺範 舊

書懿宗紀在咸通三年五月當改入懿宗
九十 昭宗封成汭上谷郡王制 見下八百四十 韓儀文此重出
當刪
一百二 梁太祖賜鄭仁誨手勅 見舊五代史周書德妃董
氏傳宜改入周太祖
百三十九 魏徵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見下七百六 卽李德裕論
朝廷事體狀此當刪
二百七 宋璟梅花賦 見隱居通議五 通議凡載二賦此乃
前一首云俱錄以俟識者案李綱梁谿集有補宋璟梅
花賦自序謂璟賦已佚擬而作之提要云据此則通議

所載二賦俱屬僞本明田藝衡留靑日札云得元鮮于
樞手書璟賦悉傳錄之樞眞蹟旋毁核其文句大抵點
竄綱賦十同七八其爲依託顯然
二百五十二 蘇頲授崔琫太子左庶子制 授崔秀太子左庶
子制 授郭虛己太子左庶子制 舊鈔文苑英華四百
四 俱作孫逖宜改入三百九 孫逖文
二百七十三 崔沔代河南裴尹謝璽勅賜衣物表 首有進璽
器官某郞行河南尹鞏縣主簿蔣淸還云云考舊書忠
義傳蔣淸在天寶末崔沔卒於開元二十七年 舊書孝友傳 時
代不合舊鈔文苑英華五百九十八 次崔沔謝恩慰喻表後

題下缺名全文因編入沔文當改入缺名其謝恩慰喻
表全文失載
二百九十六 宋溫璩元宗時人 哀皇后哀册文　元和姓纂二宋 桐柏
令宋義生溫璩梓州刺史河南人
二百九十八 王晙賀饗太廟拜南郊表　見文苑英華五百五十三
蒙上王晙賀拜南郊表二首作前人按其表首云得度
支鹽鐵轉運副史戶部侍郎潘孟陽狀報伏承皇帝陛
下以來年正月四日謁玄元宮五日饗太廟六日拜南
郊末有云外守藩條又云踴躍海隅案舊順宗紀貞元
二十一年七月戊寅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為度支鹽鐵

轉運使副與王晙時代不合又新憲宗紀元和二年正
月己丑朝獻於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
南郊當卽此事然考之舊紀是月己丑朔與四日不合
疑此為王鍔文俟考
三百 崇宗之開元時禮部員外郎 昭成皇后謚議　疑崔宗之
三百一 劉彤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文苑英華六百二十四 表下
原無名氏以次劉彤薦拜陵寢早表後全文因編入彤
文考表有盧會昌到日云云會昌德宗時人見唐書李
抱眞傳與劉彤時代不合當改入缺名
三百四 崔涵議州縣官月料錢狀　唐會要九十一 作崔沔是

當改入二百七十三 崔沔文
三百五 徐安貞除韋嗣立鳳閣侍郎平章事制　見上九十五
武皇后文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八 此當刪
三百八 孫逖授薛稷中書侍郎制　見上二百五十 蘇頲文此當
刪
三百三十 崔顥薦齊秀才書　據唐文粹八十六 是令狐楚文見
下五百四十三 此重出當刪
三百六十二 韋良嗣天寶時人 石刻御注孝經碑末題名有朝請
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天寶四載 新書宰相世系表韋
氏逍遙公房文彥子良嗣給事中

三百六十五 蔡希綜書苑作希悰 法書論二　据書苑菁華十二 當合
為一首此多刪節顛倒當依菁華補完
三百六十六 賈至授房琯刑部尚書制　舊書房琯傳寶應二
年四月自漢州刺史拜特進刑部尚書
授韋綬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等
制　見白氏文集五十 舊鈔英華三百八十七 作白居易刊本脫名
此當刪
授學士李讓夷職方員外郎充職制　見下六百九十三 李
虞仲文案英華三百八十四 作李虞仲此當刪
三百七十八 劉餗蘭亭記　据桑世昌蘭亭考三 此係劉餗傳

記考新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劉餗傳記三卷一作國史異纂非餗文
當删
三百九十五李紓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　此從唐會要
二十三新書禮樂志五節引當据大唐郊祀錄十補全
樊系開元時第進士調校書郎歷涇縣尉遷尚書員外郎　元和姓纂二十二元諫議
大夫樊系潤州人又新書逆臣中朱泚傳朱泚僭卽皇帝
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册册成仰藥死
張甫　陶舉　高蓋花萼樓賦　玉海百六十四登科記開
元十三年進士試花萼樓賦
三百九十七裴鼎　會稽掇英總集唐會稽太守題名記開元

二十一年自金吾衛將軍授越州刺史二十二年拜左
威衛將軍當据此校改小傳
王師乾字修然琅琊臨沂人王右軍祠堂碑　諸道石刻錄唐立
晉王右軍祠堂記從十一代孫師乾撰無書人名氏在
城內戒珠寺寶刻叢編十三又叢編十五唐王師乾神道碑唐中書
侍郎平章事楊綰撰師乾官至諫議大夫盧循道三州
刺史碑以大歷十三年立在句容集古錄目
四百虞咸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　對太室擇嗣判文苑英華五百三十六　唐才
子傳二　賀蘭進明開元十六年虞咸榜進士及第
四百三許子眞天寶時四門助教　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　疑僞

四百六李光朝天寶時人　新渾儀賦　玉海四　開元十八年進
士試新渾儀賦三百六十五楊諫同
四百十三常袞授李業節度使制　見下七百六十三沈珣文此僅
六句不全重出當删
四百十五常袞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見下六百
六十五白居易文白氏文集五十六　此重出當删
四百三十二李至肅宗時人諫貸死以流人使自効疏　此卽三百六十
七賈至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但此從新書賈至
傳錄出故文句多有節畧當删文苑英華六百十九賈至論
有云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復何止之案一能

下文義不屬新書云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
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此有脫文但新書字句删
節寬改過甚故畧取之
四百三十八李訥紀崔侍御遺事　此見會稽掇英總集十題
云盛少蕺歌贈崔侍御然總集本從雲溪友議二錄出
字句微有異同所云李尙書卽李訥也李訥唐有二人
一在元宗朝無傳廬山記二唐開元十四年庫部郎中
中書舍人江州刺史李訥作佛馱跋陀羅禪師記訥亦
自稱兀兀禪師開元十七年一在武宣朝附見新書李建傳
四百四十二于頎尊祀武成王議　据會要二十大唐郊祀錄十

係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新書禮樂志
五亦節引當補立令狐建傳以此議補入順議見郊祀
錄十當據補
四百四十四 韓秀榮代宗朝人判一 元和姓纂禮部員外韓擇木
生秀榮廣陵人
四百五十三 韋臯破吐蕃露布 此宋王應麟博學宏辭所業
擬題見玉海二百四下又四明文獻集三此沿全蜀藝文志
四十三之誤當删
四百五十六 獨孤受賀擒周智光表 見上三百八十四 獨孤及文
毘陵集四 舊鈔文苑英華五百七十六亦作獨孤及刊本誤

受此沿誤重出當删
四百五十七 常著肅宗朝官侍御史 對附貫五年復訖判 舊鈔文苑
英華五百二十九作韋著
達奚摯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 判一 舊書刑法志肅宗收兩京
陷賊官定罪六等達奚摯等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
重杖死又安祿山事迹下 三司讞刑奏達奚珣珣子摯
罪當大辟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
于所司此賀朝作已見四百八 此當删
韋建 會要六十七 貞元五年三月以前太子詹事韋建
爲秘書監致仕仍給半祿及賜帛有脗字 其俸料悉絕上

念舊老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料自此始
四百五十八 高仲武紀蘇渙文 此郎蘇渙詩評見中興間氣
集上 此當删
四百五十九 崔璀對私習天文判 小傳錄新書崔瓘傳文据
文苑英華五百三 當作崔璀非崔瓘瓘見四百三十四 不可誤
合爲一
四百五十九 崔淙大歷十四年進士 五星同色賦一首 呂衡州文集
五崔公行狀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
超尉王屋小傳誤
四百五十九 任公叔大厤十二年進士 通天臺賦 權載之文集二十一

劉公濟墓誌銘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
至郎吏二千石爲近臣良守
五百二十六 竇泰貞元二年御史中丞 泥雨停朝參奏 泰當依會要廿四
作參唐書有傳
嚴涚武成王祀典議 此從唐會要二十三 新書禮樂志
五節引當据大唐郊祀錄十補全
六百十六 裴堉汰僧道議 是裴伯言文据新書李叔明傳校
正
六百廿八 陸淯祀武成王議 此從唐會要二十三 新書禮樂志
五節引當据大唐郊祀錄十補全

六百十九 姚庭筠貞元九年官御史中丞 請奉行律令不得隨事輒奏疏 見會要六十一 事在景龍二年十二月舊魏元忠傳神龍三年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可證是中宗朝人非貞元時也

六百二十一 袁歆襄陽人官膳部郎中 元和姓纂歆官秘書少監致仕其官膳部郎中者乃同直也

六百二十三 李宣貞元時人 對立生祠判 舊鈔文苑英華五百三十五作李暄宣刊本

六百二十六 呂温爲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 文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題下缺名此誤收當改入缺名又英華

五百六十五有崔融爲魏州成使君賀白狼表此疑是融文俟考

六百五十九 白居易授前司勳員外郎賜緋徐緡兵部員外郎前庫部員外郎李光嗣右司員外郎等制 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二 蒙上文白居易云前人攷徐緡昭宗相彥若子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郎戶部兵部二郎中李光嗣哀帝時吏部郎中入梁官吏部侍郎事蹟見唐郎官石柱題名考與白居易時代不合當別一人所草此亦沿英華之誤

六百八十三 穆寂貞元時人 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 文苑英華百八十三有穆寂省試春風戒寒詩 呂温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廷試大旆俾綏衡湘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歲餘大備呂衡州文集十

六百九十二 白行簡紀夢 小傳云行簡寶厤二年卒紀末云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不合

六百九十三 杜周士京兆人鄉貢進士 呂温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廷賜大旆俾綏衡湘於是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歲餘大備呂衡州文集十 新書西原蠻

傳長慶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容管經略使嚴公素遣人盜其槀周士憤死

六百九十五 張諗官主客員外郎 蕭齋記 文見法書要錄三 前題高平公首脫四十餘字當依要錄補 又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亦云中書舍人張公撰記則當是張宏靖非張諗當歸入五百四十四張宏靖文

六百九十八 李德裕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 通鑑長編百七十五皇祐五年八月壬子太子太傅致仕杜衍爲太子太

師以二府舊臣特遷之誤入宋文當删
七百十三 邱元素天王道悟禪師碑　疑僞
七百二十五 崔俊元和十五年戶部侍郎判度支請令本州定稅額奏　新舊
書崔俊傳自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
支正在穆宗初
七百三十二 楊植穆宗時人對治道奏　此與六百九十五崔植對穆宗
疏正同崔疏見舊書崔植傳此當删
對漢文從儉奏　奏見舊書崔植傳此與崔植論帝王
宜儉疏畧同而此較詳蓋此從舊書崔植傳鈔入而崔
疏則從新書植傳鈔入故語多删節此奏當删

侯喜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
牒文　二首俱見唐文粹三十一下有唐德宗神武皇帝
降誕節獻壽文注並疑衍侯喜此據之案侯喜德宗時人
與高宗元宗時代不合玉牒文又見通典五十四舊書禮
儀志三非喜文明甚二首當改入缺名
七百四十四 周太元太和時人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　卽七百十八
崔蠡劾李聽疏崔疏見舊書聽傳與此有異
七百四十五 孫革請置王府寮吏公署狀　據會要六十七賓厤
三年六月瓊王府長史裴簡永狀已見六百九十五裴簡永
文此重出當删

七百五十 杜牧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
姪等轉官制　見臨川先生文集五十二誤入當删
授劉縱秘書郎制集無　白氏文集四十八文苑英華四百四俱
作白居易此當沿刊本英華之誤當補入六百六十二白居
易文
七百六十 段瓌王茂元帥陳許表爲判官　此卽文苑英華六百三十九李商隱
爲濮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第二狀所云件
官卽段瓌已見下七百七十二當删
七百六十一 鄭涯武宗祔廟議　見下九百六十七缺名八請詳定廟制
升祔奏舊禮儀志五　此重出當删

七百六十三 沈珣宣宗朝官中書舍人以禮部侍郎出爲浙東觀察使　制十六首見英
華四百五十六此與七百六十七沈詢傳略同沈珣當是沈詢此
沿英華之誤當台并爲一
授裴休汴州節度使致　通鑑大中十年六月戊寅裴
休充宣武節度使、制尾注大中十年六月七日新紀宰相表十月戊子罷會稽太
守題名記沈詢大中九年九月自前禮部侍郎授浙東
觀察使十二年六月追赴闕其月四日遷戶部侍郎此
制疑非詢詞
七百九十二 李景儉憲宗朝官侍御史大中時累遷御史大夫諫宣宗爲鄭光輟朝
疏　見舊書忠義下李景讓傳唐會要二十五節載此疏誤

作景儉因此沿誤當改併入七百六十三　李景讓文考舊書
景儉終少府少監非御史大夫也
七百九十三　劉汾大赦庵記　僞
八百四　王景風咸通中官吏部侍郎後謫守漳浦　前魏太尉鄧公祠堂讚并序
序云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總
戎出鎭翰國於茲仰公休風躬親致祭　當爲代宗時
人傳誤
八百六　沈畋懿宗朝官知制誥　贈同昌公主衞國公主制　疑鄭畋
見上七百六十七
八百十二　許棠唐故浙江道五部兵馬六元帥平南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令戴公昭墓誌銘　疑僞
裴樞昭宗朝宰相　建石室以藏神主議　舊書禮儀志六傳
誤
八百十六　白鴻儒乾符時人　莫孝肅公詩集序　僞
韋昌明嶺南人乾符五年官翰林學士　越井記結銜乾符五年十月之吉邑人翰林學士韋昌
明記　僞
八百十七　鄭畧唐末宰相　大道頌　唐書無鄭畧當是畋誤寶刻類
編七　大道頌鄭畋撰畋見上七百六十七
八百二十一　盧說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等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八
英華四百十九錢珝有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盧說妻博

陵郡君崔氏進封博陵夫人制
八百十五　錢珝爲西川崔僕射謝郤赴劍南表　見上四百二十四
于邵文文苑英華五百八十四作于邵此重出當删
爲皇甫懷州讓官表　見上二百四十宋之問文此重出當
删
八百十八　薛廷珪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達除禮部員外郎制
見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十六誤入當删
八百二十一　于兢梁開平二年以吏部侍郎加中書侍郎平章事　大周相州安陽靈
泉寺故寺主大德智𨽻師像墖銘三年□安　又大唐故處
士張君墓誌銘龍朔元年十月二首別一人作

朱珍加忠懿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勅　結銜据吳越備
史四　當在周廣順二年壬子又見十三百二十三授錢宏俶天下
兵馬元帥勅重出當删
八百十八　崔琮後唐長興中官濮州錄事參軍　鳳翔李業河東李栻並加招
討使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一、新書宣宗紀大中四年十二月
鳳翔節度使李安業通鑑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栻爲招討黨
項使時代不合不可并合爲一崔琮又疑崔璵之誤
九百十六　封殷無考鄉老獻賢能書賦　舊鈔文苑英華六十七
作封敖當改併入七百二十八　封敖文
封孟申信及豚魚賦　唐詩紀事三十九　封孟紳正元十

五年高郢下進士第一人及第終於太常卿有行不由
徑詩又唐才子傳五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張籍及第
中紳疑
九百四十七盧士瞻考無　新書宰相世系表三大房盧氏華子
士瞻大理少卿又舊令狐運傳德宗令大理司直盧士
瞻三司覆按令狐運劫轉運絹獄文苑英華五百二十七有
對什一稅功臣判
裴曠考無　新書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氏尉氏尉元簡子
曠御史中丞又文苑英華五百四十九對廳子判
九百五十一張懷道對坐大夫贊喪姊不除判文苑英華五百五十二

大唐新語三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
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追劾貝嗣官爵籍沒其家事在
武后朝當改入武后
九百五十三湯浚對𨠀酒不供判　文苑英華五百十七作楊浚
九百五十五李純甫華嚴原人論後序　序無年月惟有云後
三百歲白衣弟子李純甫又作𥇒語題其端則必非唐
人當卽金人李屛山也當刪
李善感諫作奉天宮疏　新書韓瑗傳高宗時韓瑗褚
遂良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
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會要十三

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
察御史李善感諫云云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
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旣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會要載
疏語較詳當校注
九百五十六馬子才送陳自然西上序　見新編古今事文類
聚前集二十七子才係宋人直齋書錄解題十七馬子才集
八卷鄱陽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進士第四人誤入當
刪
呂指南太常觀樂器賦文苑英華七十二　御史臺精舍題名
左側又右側侍御兼殿中題名有呂指南

九百五十八鄭楚容對圭田判　舊鈔文苑英華五百廿四作鄭楚
客　石刻郎官石柱題名有金部郎中鄭楚客
九百六十二缺名屯田郎中李昺進可工部郎中制　見上八百七十
九徐鉉文徐公文集七此當刪
缺名除王寓黃翼度支郎官制　疑宋文宋史列傳王寓
附見耿南仲傳官度支員外郎
元圜園講頌幷序　英華七百十二七是梁簡文帝文當刪
九百六十七缺名論韋宏質奏　見上百三十九魏徵韋宏質妄議宰
相疏下卽七百六李德裕論朝廷事體狀此重出文有詳
略此當刪

九百▢十缺名 文嵩卽墨侯石虛中傳文房四譜三 硯箋四作李
觀
九百九十缺名 牛頭山瑞聖寺碑 文云我后見上帝於秦壇
者三獻僞君於藁街者二俱宋太祖時事又云知府左
屯衞將軍武昌郡史公福案通鑑長編十三開寶五年左
衞將軍史福權知慶州宋文誤入當刪
缺名 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 新安志九 引崔巨宣
州觀察使薛邕去思頌數句與此正合又寶刻叢編十五
引復齋碑錄唐宣歙觀察使薛邕去思頌唐崔巨撰大厤
十四年 崔巨見新書崔融傳孫巨右補闕亦有文又宰相

世系表南祖崔氏中書舍人淸河貞子禹錫子巨字爲
式殿中侍御史
唐文補遺目
武宗 李紳拜相制玉堂嘉話一淸熙秘閣續法帖六
懿宗 李羣玉進歌詩賜物敕唐詩本
後唐明宗 勅封高麗國王建妻柳氏詔高麗史列傳一
錢鏐 建海會寺經幢記 開慈雲嶺記兩浙金石志
錢元瓘吳越王 建化度寺禪院寶幢記石刻
歐陽詢 書帖汝帖
缺名 大唐故特進尙書右僕射上柱國虞公溫公墓誌石本

褚遂良 書帖汝帖
杜延業 晉春秋自序
缺名 大唐孝昌公許君墓碑王得臣麈史中
陳子昂 洪崖鸞鳥詩序本集 荆州大崇福觀記文苑英華八百
二十三〇案此文集無
張說 罍令荅讚張燕公集
邢璹 周易略例疏自序
韓郊卿 唐堯城令王進思去思祠記石刻
辛脊 唐隴西尹公浮圖銘幷序濬縣金石錄
獨孤及 鄭駙馬孝行記

賈餗 華夷圖玉山記游名山記
康仲熊 陪遂安封明府遊靈巖瀑布記石刻
崔儒 嚴先生釣臺記石刻
宋幷 魏博將校勒功銘石刻
歐陽詹 弔漢武帝文幷序
劉禹錫 擬門下侍郎平章事制文苑英華四百四十九
呂溫 唐故銀靑光祿大夫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贈吏部尙書京兆韋公神道碑銘幷序江都秦氏刊本呂衡州文集六
唐故湖南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
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贈陝州

大都督東平呂府君夫人河東郡君柳氏墓誌銘幷序七集

陸庶　爛柯山記 嘉靖衢州府志二〇案文已見全文六百二十二卷中有脫句然此亦未全

王鉅　唐故河東裴公墓誌銘幷序 古刻叢鈔

李道古　睦州大廳記

南卓　題劉蘭蕙表後 沈下賢文集

李乂　唐故處士潁川陳公墓誌銘幷序 古刻叢鈔

韋絢　戎幕閒談序 說郛本

王贊　元英先生家集序 十卷本全文八百六十五未全

呂述　移城隍廟記　馬目新廟記

段成式　金剛經鳩異序

崔耿　東武樓記 浙江通志四十八 嘉靖衢州府志三

宋誠　蒼山廟記 明刊本赤城集十

李柔　明州奉化縣岳林寺塔銘幷序 兩浙金石志

李翱　唐湖州□□馮湍夫人金氏墓誌銘幷序 古刻叢鈔

李藝　唐故潁川郡陳府君墓誌銘幷序 古刻叢鈔

程山甫　唐臨江郡故河長史府君墓誌幷序 古刻叢鈔

張珪　唐故處士江夏黃府君墓誌幷序 古刻叢鈔

盧知猷　盧鴻草堂圖跋 避暑錄話

鄭谷　雲臺編序 明宏治刻本

康駢　劇談錄序 舊鈔本

樊晃　杜工部小集序 案文前結銜題潤州刺史樊晃

郭圖　胡氏亭畫記 益州名畫錄下

徐寅　薦蘭相如使秦賦　元宗御製盧徵君草堂銘賦
陳後主獻詩賦　外舉不避讎賦　避世金馬門賦
東陵侯弔蕭何賦　貴以賤爲本賦　管仲棄酒賦
扣寂寞以求其音賦　知白守黑爲天下式賦　太
極生二儀賦　負半千說三陳賦　文王葬枯骨賦
駕幸華清宮賦　再幸華清宮賦　鑄百鍊鏡賦　卞
莊子刺虎賦　元宗御製孝經賦　割字刀子賦　福

善則虛賦　竹篦子賦 以上寫本唐秘書省正字先輩徐公鈞磯文集

鄭貽　鹿門詩集序 席本唐詩

韓義賓　唐定州別駕程君士庸墓誌銘 新安文獻志六十二上

張士賓　大唐義武軍節度都知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使持節易州諸軍事易州刺史上柱國安定縣開國伯程公儼勳德碑頌 新安文獻志六十二上

張琛、創建斛律王廟記 石刻

後漢朱知家　觀音像贊 石刻

後周詹敦仁　初建安溪縣記 福建通志〇案敦仁事迹見全文九百

危德輿　有唐故太僕卿檢校尚書左僕射舒州刺史彭城
劉公夫人故尋陽長公主墓誌銘并序
史盧白　釣磯立談序 鮑氏刊本
張洎　項斯詩集序
孫紹宗　高明寺經幢記 石刻
杜光彥　請旌樂壽令表 河間府志
歐陽炯　蜀八卦殿壁畫奇異記 益州名畫錄上
杜光庭　焰陽洞記　溫陽洞記　魚龍洞記 並游名山記十五
懷素　自敘 據宋拓本錄
君長　唐岳林寺建塔記 兩浙金石志

文嵩　好畤侯楮知白傳　松滋侯易玄光傳 文房四譜四 據絳雲樓校本錄
曹孝翼　鄭城橋記 成化河南統志
王邵　商霖賦
楊思本　桃花賦 有序
康子玉　神耆賦
□崇　唐故宣義郎侍御史內供奉知鹽鐵嘉興監事張
府君墓誌銘并序 古刻叢鈔
以下缺名　春賦
秦府十八學士寫眞圖序 歷代名畫記

謝客巖題記
虎跑寺經幢記 石刻
靈隱山造像題記 石刻
唐武德禱雨辟邪鎮錢鏡銘
大唐故騎都尉濮州濮陽縣令于君碑 石刻
大唐故處士張君墓誌銘 石刻
故莫州長豐縣令李君墓誌銘 通州志
唐王府君墓誌銘并序 古刻叢鈔
戴府君墓誌銘并序 古刻叢鈔
毛藻墓誌銘 廣平府志

故冠軍大將代州都督上柱國許洛仁妻襄邑縣
君宋氏夫人墓誌并序 石刻
故右內率府兵曹參軍宋府君夫人南陽樊氏誌
銘并序 古刻叢鈔
吳越國故僧統慧因普光大師塔銘并序
高麗王光宗還御宮詔 高麗史
高麗王定宗賜王式廉詔 高麗史

讀書雜識卷第八終　　勞檢校字

全唐文札記續補

三百十四 五 齊光義 開元中郴州博士 安陵縣石記 又八百十三 齊光乂 乾符初集賢院學士 陳公神廟碑 案光義卽光乂咸淳毘陵志乾符三年集賢院學士齊光乂撰 寶刻叢編引復齋碑錄作乾元三年二月 新書藝文志類書類 是光乂十九部書語類十卷 開元末自秘書省正字上授集賢院修撰後賜姓齊 姓氏急就篇乂誤又云見集賢記注

九百六十二 缺名 擬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當改入五百九十九 劉禹錫文

授韋有翼劍南東川節度使制 舊宣宗紀大中十二年正月以劍南東川節度韋有翼爲吏部侍郎此當改入宣宗

九百九十 缺名 德本寺碑陰 古刻叢鈔作胡季良董晋碑陰 卽下贈太保張公神道碑陰

九百九十五 缺名 張從師墓誌 此卽毘陵集十一唐故河南府法曹參軍張公墓表

唐故朗州武陵縣令博陵瞿府君墓誌銘 古刻叢鈔作瞿[illegible]

讀書雜識卷第九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宋人世系考上

南豐曾氏　其先自魯遷豫章子固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子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宋史

致堯字正臣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宋史四百四十一文苑傳王臨川集十九曾致堯墓誌

易占太常博士贈太師魯國公長弟諱六子　致堯誌

曄字茂叔後錄

覺字道濟治子固平二年進士韶州軍事判官

修

僵

鞏字子固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諡文定宋史三百十九列傳

綰滁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

綜滁州防禦推官知宿州靳縣事

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

愈

悬朝散郎知杭州餘杭縣事

悊假承務郎

寔將仕郎史附志傳

志字仲常司農丞通判温州死金難贈直秘閣宋史四百五十一忠義傳

宏知南安軍史附志傳

牟

宰字子翊嘉祐六年進士潭州湘潭縣主簿

經

綬

純

約

布字子宣尚書右僕射魯國公文肅公宋史四百七十一列傳

紆字公卷中大夫直寶文閣知衢州

纓見長編

惇字誠父右奉議郎通判洪州

忻右從事郎臨安

悆史附志傳

憩

晦之大理司直

季貍字裘父號艇齋書錄解題

縡

肇字子開十子見餘話一文肅請子兄弟名連絲字表德上以公字見揮麈後錄六

繰承務郎監國子監書庫

紘泗州見春渚紀聞

繹

綽

縱字仲成見蟲莊漫錄

緯靖康二年通直郎通判毗陵見毗陵志十

燈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

恢紹興十五年宜義郎添差通判見毗陵志九

愷紹興二十九年右承務郎知宜興縣見毗陵志

右朝散大夫知台州見赤城志九

志九

緘 知晉陵縣宣和七年宣義郎見毗陵志十

緋 見長編注

紡 見長編十三六十五

絣 見揮麈錄三

肇 字子開翰林學士曲阜文昭公

統 字元中徽猷閣待制知婺州見京口

恂 字子仲居金壇

惕 字强仲

暵 字茂昭吏部尙

雜識九 三 月河精舍叢鈔

八子 宋史附肇傳

耆舊傳二

叔卿 肇族兄 宋史卓行傳 恫栢五

續 字元嗣政和間人見紫薇詩話

某 鄆州軍事推官

易從

庠 字明叔進士及第衍州常盛縣令福州福清縣丞 類藁四十六 曾庠墓誌

擴

恪

慥 早卒

悟 字蒙伯宣和二年進士亳州士曹掾死金難贈承事郎宋史附忠傳

怡 右朝奉郎太府丞

惲 右從事郎常州

書從常州見東坡次韻曾子開從駕詩注

熹 右迪功郎監建康府都稅

錄事參軍

愭 出後叔父

纁 文昭子字元禮進士春秋擢第承議郎知高郵軍舒州 五子浮溪集七十 曾纁墓誌

憓 迪功郎鎮江府金壇縣主簿

㥄 承務郎

慓

懭 皆後數年卒

協 字同季號雲莊朝奉大夫知永州見傳伯壽序

炎 字南仲隆興元年進士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攻媿集十九

掄 承務郎前監嘉興府都稅務

雜識九 四 月河精舍叢鈔

七曾公神道碑

夔 季子

倬 幼子見太倉稊米集二十四

仲昆 登仕郎

皐 字子山湖南漕居襄陽 舉從兄弟

紘 字伯容不仕著臨漢居士集七卷見書錄解題

思 字顯道不仕著懷峴居士集六卷見誠齋序 次韻曾同季伸其幼子詩

晉江曾氏 泉州晉江人宋史江南兩曾氏宣靖與南豐

是也 揮麈錄二

會 字宗元進士刑部郎中集英殿修撰

公亮 字明仲門下侍郎兼吏部

孝寬 字令綽樞密直學士僉書

誠 字存之元符間祕書監 墨莊漫錄

懷

尚書同中樞密院事
書門下平官至吏部
章事魯宣尚書 史
靖公 宋附公亮傳
史十三百名
臣碑傳曾
公亮行狀

孝純 光祿少卿

諠 朝請大夫度部郎中 耆年誌

恬 字天隱 朝請郎知大宗正丞

崇 字希元 朝散郎權發遣高郵軍 南澗甲乙藁二十 使君墓誌

耆年 字壽翁 通判建康府權發遣興化軍 曾後樂集 耆年墓誌

孝章

誕 公亮從孫 宋史十三百 附鄭浩傳

孝廣 史附公亮傳

孝序 宋史四百五十 三忠義傳

孝宗 殿中丞

延年 並貢禮部入太學 以下五人下一格

郇

公望 字武仲 尚書度部郎中 通判江州 遷知光州 祠部集十三 五

孝綽 光祿寺丞

孝總 太常寺太祝

孝蘊 字處善 江淮發運使 入爲戶部侍郎 終龍圖閣

浩 字德充 通判池州 南澗甲乙藁十二 曾浩墓誌

穜 右朝散大夫 前知柳州軍州事

耒 右迪功郎 前昭州

蒙 右從事郎 監國府宣城縣主簿

常 右迪功郎 潯州

絹

邲

郵

郯

邴 耆子

以下二人下二格

文子

文孟

章貢曾氏　江南兩曾氏宣靖與南豐是也曾文清兄弟亦以儒學顯又三族矣 揮麈錄二

學士 史附公亮傳

州平樂平平南縣主簿 縣令

晏 將仕郎

準

弼 提舉京西南路學事無後

宋史附幾傳

楙 字叔夏 禮部尚書

班

開 字天游 紹興二年進士 禮部特郎 兼直學士 權中書舍人 忤秦檜 出知徽州 宋史附幾傳

幾 字吉甫 禮部侍郎 敷文閣待制 諡文清 孫七人 以蔭入仕 大觀初以銓試合格五百八人爲

逢 字原伯 大理卿 宋史附幾傳

槃 字樂道 繹帖釋文 刻之桐川 郡齋 嘉泰癸亥六月 下澣 贛州 曾槃樂道 帖謹識

黯 字溫伯 號韜庵 撰弟揚子 後村 居士集十三 二跋放翁 與曾原伯

魁州故事 賜進士出身 宋史三百十二列傳 渭南文集三十 曾文清公墓誌 揮麈後錄一十

逮 字仲躬 號智菴 戶部侍郎 終敷文閣待制 宋史附幾傳

槀 潤西總領 建康志十六

梁 定海縣

業 字召南 見攻媿集七十跋曾召南所藏先侍郎訓戒 迪功郎湖州長興尉

棨 知常熟縣

槩 通判建康府 攻媿集附 王佐墓誌

堅 侍郎曾孫 新臨安府右司理參軍 後村集一五十 王孺人墓誌

迅 字叔遲 通直郎 主管台州崇道觀

棐 朝請郎 添差通判鎮江府

樵 攻媿集七十 王夫人墓誌

櫍 餘杭縣 見臨安志一五十

楷 知青陽縣 右宣教郎 見乾道壬辰南歸錄

眉州蘇氏

洵 字明允 眉山人 宋史四百四十三文苑傳入

軾 字子瞻 贈太師 字文忠 宋史三百三十八

邁 字伯達 見山谷詩內集注五 次韻子瞻詩注 宋史附軾傳

符 字仲虎 敷文閣學士 禮部尚書 附軾傳 史志入

山 字叔父 太府丞 見梁溪漫志入

迨 字仲豫 見后山詩注目錄 朝散郎 尚書駕部員外郎 史附軾傳

籲 將仕郎 累贈朝奉

峴 字叔子 以籥次子 嗣朝散郎 祕閣修撰 江南西路轉運副使 南澗甲乙稿二十 蘇峴墓誌

枘 迪功郎 嚴州桐廬縣尉 孫五無名

石 繼族兄 迪功郎 監行在省倉下界

極 將仕郎

過 字叔黨 權通判中山府 七子 史附軾傳

籥 附過傳 下同

籍

節

笈

篳

遷

衜

嶠 字季貞 山給事中 顯謨閣待制 史附軾傳

格 峴次子

杞

移

朴 題蘇季貞家所藏東坡墨蹟 公元孫朴 見省齋文稿十八

轍 字子由 門下侍

适 小字羅 見陳思

籀 字仲滋 以選長

詡 吏部郎中 朝

森 道州史君 開

九册14上版

閬中陳氏　其先河朔人堯佐高祖翔官蜀新井令因家焉始爲閬州閬中人 宋史陳堯佐傳

翮 諡文定 宋史三百十九

小字錄 宋史附翮傳
子爲後將作監丞參議漕府改會稽平園續稿二十
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見淯熙巳亥樂城集後序
禮丁卯上元日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見樂城集後序

遲 字伯充 右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夔州因家焉敕鄉錄七 宋史附翮傳
遵 龍川略志
遜 史附撒傳

簡 字伯業 直龍圖閣帥洪見刑 敕鄉錄
策 字伯行 守台州

諤 字伯昌 江西提刑 拙齋集
誦 字伯言 知濠州

林 字伯茂 福建通判
仲嚴 省齋
文炳書東東坡宜興事長沙別乘北襲蘇仲嚴文定公四世孫
懋 五世孫 奉新縣尉見誠齋集六十

省華 字善則 左諫議大夫 宋史附堯佐傳

堯叟 字唐夫 端拱二年進士第一 樞密使 諡文忠 三子 史附堯佐傳

師古 賜進士出身 尚書都官郎中 知七郡 贈金紫 史附傳
希古 衛尉寺丞 見長編七八十
臻古 太子右贊善大夫 元豐類

知章 大理評事 史附傳
知言 將作監主簿 史附傳
知和 字德時 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 雖助集四十六 陳知和墓誌
知默 西臺

造 字公甫 宿州觀察推官 便羅河北 五子三孫 景迂生集 十二太儒人阮氏墓誌
适 監鄉尉
逾 鄭州司戶
適 臨河主簿

恬 奉議郎
繹思
近思
惟愷
皆早卒

昌邦
昌鄂
昌裔

堯佐 字希元 端拱元年進士第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鄭國文惠公

述古 字行之 太子賓客致仕 宋史附堯咨傳云堯咨子誤 寶元二年尚書

知雄 字守柔 檢校水部員外郎 濮州團練副使 西臺集三十陳水部誌
尉
□ 前河南府丞寔

蒙翮十 華陽君會氏墓誌
金集卅六 從古行狀 代陳知默撰

知彥 編修會要所檢閱文字改次等官 見長編三百八十六

十子 宋史二百八十傳

金部員外郎 濟源廟題名

知祥 朝奉大夫知德州
知晦 朝請大夫簽書淮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知方 述古
知白 子下
知十 同
知素 濟源廟題名 治平丙午

兗 字景淵 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潭州
二子 浮溪集廿 陳兗墓誌

興祖 右從事郎
紹祖 右迪功郎 皆書寫機宜文字

注

將仕郎守孟州濟源縣尉

求古 字師之比部員外郎 知本 大滌山題名

學古 主客員外郎

道古 兵部郎中 太倉稊米集七十錢隨州墓誌

博古 大理評事館閣校勘 宋史附翦吝傳 史作夷吾字誠 知儉 字公 敦 早卒

脩古 殿中丞 虞部員外郎權河北東路轉運副使 五子 范太史集三十陳君墓誌

崇 字智夫

居 字仁夫

中 字禮夫

孚 字信夫

宜 字義夫 豫章黃先生文集卅陳氏五子字序

履古 秘書省正字

游古 光祿寺丞

襲古 大理

寺丞

彖古 太常寺太祝 石宣德郎 范太史集四十右班殿直陳氏墓誌

堯咨 字嘉謨 咸平三年進士第一 武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 謚康肅 宋史附堯佐傳

榮古 衛尉少卿 范太史集四十陳氏墓誌 知德 尚書虞部員外郎

袞 汪彥章集陳文惠公遺事後 見雲麓漫鈔八

堯封 進士第 宋史附堯佐傳

漸 字鴻漸 耀州節度推官 宋史附堯佐傳

鄱陽洪氏 其先徽州人五季避亂徙饒州之樂平之洪巖又七世徙鄱陽士良生炳炳生彥昇彥先 盤洲文集

叔常 平 墓誌

彥先 右通直郎贈太師鄭國公

皓 字光弼 政和五年進士 朝散郎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 出

适 字景伯 初名造 字溫伯 一字景溫 紹興壬戌博學宏詞科第 尚書右僕射同中 四子

規 字規之 初名格 字成之 朝請大夫知贛州江南西路兵馬鈐轄 溫 有誤

儼 故終承事郎知常德府龍陽縣丞 僃 承事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

芾 蘊

知饒州贈鑄門下平章事觀文殿學士魏國忠宣公
八子
盤洲文集國文惠公
毗十先君九子
述平闕緻宋史附皓
稿村洪文傳
惠公神道碑許及之
洪公行狀
盤洲文集
七十蕊塋
石表 又
兼國夫人
墓銘

史附适傳所幹辦公
平圖積稿事
洪楔墓碣

楔 傅 將仕郎
樾 伉
栖 億 富陽縣新出土
榗 碑洪邁撰
機
楠

柲 字必之 以蔭知 某 朝散大夫前知 蘭 將仕郎

武岡軍南容州 㝡 劍州主管 僉判 武夷山沖祐觀 三子 史附适傳 郈 將仕郎
偲 承議郎 權發遣嘉定府 萬 將仕郎
芮
權 字習之 早亡 史附适傳 礵 早世
倬 承議郎 江南西 遷
椮 朝請郎 權發遣長寧軍 史附适傳 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 當是柲子 芹 進士 禮部侍郎 直學士院 知寧國府 宋史四百五列傳
櫃 朝請郎 軍器監主簿 史附适傳 伋
㑺 承事郎 堇 見名臣言行錄 芹弟
桴 承事郎 僑

史附适傳 保
樞 朝奉郎 知慶元府定海縣 史附适傳 侃 承務郎 新監建康府戶部大軍庫門
槺 早亡 史附适傳 俁 承事郎 新權簽書漢陽軍公事
榀 通直郎 前權僉書荆門軍判官廳公事 史作柖 佃
僴 宜興丞 攝令見咸淳毗陵志十一 劉宰宜興復周孝公塋光記
櫛 承務郎 仔

俅
儉
儔 承事郎 新監無爲軍崑山鎮
倰
仁
假
估
儆
倓

遵 字景嚴 紹興十二年博學宏詞科第一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諡文安 三子 不圖續稿 廿三洪文安公神道碑

槝 奉直大夫新知峽州 新編分類夷堅志辛集紹熙三年冬屬之自願受代造朔其子价侍行屬之當是槝字也

椐 早亡 疑即櫟

樺 奉議郎新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

价 舊名恢 奉議郎淮東常平司幹辦公事

悅 承奉郎 早亡

僖 承奉郎

侹

伸

俠

伷 通仕郎

邁 字景盧 紹興一年博學宏詞科第賜翰林學士諡文敏 宋史附皓傳

樟 夷堅志乙集二 長子釋淳熙九年監隆興府倉

□ 答書峽州判官

櫰 容齋四筆序

偃 宋史藝文志洪偃五朝史述論八卷 洪邁孫

逖 右宣議郎徽州婺源縣丞 右承議郎鑄錢司主管文字 損孫見三筆

适 右承務郎僉書

遹 州判官事 右宣義郎浙西安撫使准備差使

邈 右承奉郎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 當是景徐

遂 右承奉郎 夷堅志王集 宣義郎知 府

迅 右承務郎 景劉 疑是

彥昇 元豐乙丑進士給事中終徽猷閣待制荊湖南路安撫使 宋史四百一十入列傳

睚 起布云奪哀爲秀州判官

昕 字光佐 提舉福建常平事 盤洲文集七十叔父常平墓誌

昭 桂林郡通守

遝 右從政郎鑄錢司檢踏官

壽卿 江西部使者 屬盤洲集七十五趙孺人墓誌

述 字□偉 郢倅

楷

檬

棍

榯

櫤 庶子

獮 疑櫸

前樞 玩芳集廿題 巨齋行狀 後

適 字客禮兄 景高嘗 卿是 見陵志十 知晉陵縣 洪適紹興 三十二年 右承議郎

武功蘇氏　漢典屬國武葬武功至唐世居不遷頲後

傳素避廣明亂西入蜀子　振蜀梓州桐山令孫　寓劍

州司馬曾孫　協

協 蜀廣政中制誥 賈舍人下 及第宋開 封府司錄 參軍見芧

易簡 字太簡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第一 參知政事 水部郎中 見蘇學士文集附 知泗州越州歙州見

亭客話二 光祿寺丞 見事略

宋史二百六列傳 禮部侍郎 見才翁誌 追謚文憲 見揮麈後錄五

耆 字國老 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 陝西轉運使

類說六胡訥見聞錄

舜元 字才翁 以上所編十二百七 著文章召知唐州 學士院試 賜進士出身度支郎中三司度支判官 蔡忠惠公集三十 才翁墓誌

大理寺丞見長 章雜說

澥 字浩然 號友龢 居士祕閣校理見墨子 史元豐江東提舉見 書墁錄 蘇

之顏 米元

之南 字仲 疑澥

注 吏部郎中

洞 太廟齋郎

鴻 舜作 [illegible]

復 朝請郎見待訪錄

汶 字志復 見畫史

洎 字及之 蘭亭序元祐戊辰二月後于才翁之子洎字及之米黻記 寶晉齋 鬱岡三墨妙 誌無洎名

泌 字進之 承議郎

舜欽 字子美 集賢校理監都進奏院湖州長史 宋史四百二文苑傳

湖北運判見塵史

液 朝奉郎見待訪錄 太學講官見長編熙寧四年十月丙辰除樞密院檢詳文字見舊聞證誤

激 字志東 承務郎 見山林集拾遺四紀說不書名以待訪錄謁之

丹陽蘇氏　泉州晉江人 宋史二百九十四 紳葬潤州丹陽因
徙居之 宋史三百四十

仲昌 左屯衛將軍提點荊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

紳 字儀甫 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禮部郎中知河陽 宋史二百九十四列傳

頌 字子容 公 慶曆二年進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以太子少師致仕贈司空魏國公謚正簡 十子 宋史三百四十列傳 名臣碑傳蘇丞相頌墓誌

嘉 字景謨 元祐七年舉陞擢清要 京口耆舊傳 四 太常博士通判常州宗正丞入黨籍

象先 元祐六年進士 左朝請大夫 以譚訓所云大人事迹與耆舊傳正同今據改得

京 字世美 却掃編 許州觀察判官

師德 字仁仲 提舉荊湖南路常

珌 字訓直 吏部郎中分職侍郎西銓

溱 字仁仲志 文林郎 新知衢州常山縣

隨

宿 大理評事

叟 溧陽令

舜賓 光祿主簿 知太康縣

澄 字道淵 朝奉大夫知華州觀察推官 三子 范忠宣公 東坡蘇君墓誌

之純 婺州 歙州判官 見寶晉英光集 訪錄山林 拾遺跋王右軍帖

之才 孟州司法參軍

之武 早卒

雜識九　十九　月河精舍叢鈔

□傳通判沂州 仁仲志 朝請郎

平涼監中散大夫致仕 南澗甲乙稿 仁 蘇公墓誌

三子 潤南文集 九三十 蘇君墓誌

冷然齋集 三晉叟嘗 山兄又四 知縣三兄 當即是

璉 早世

瑑 紹熙文林郎淮軍節度推官 仁仲志誤

琢

五子

濂 將仕郎

瀛 太學生

迥 冷然齋集三

淵

洞 字名叟 居山陰 入建康府

濱 字穎叟 見冷然齋集六

攜 字季升 權尚書刑部侍郎 徽猷閣待制 浮溪集二十 蘇公墓誌銘

詒容 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箴 登仕郎

路

渭 迪功郎 常州晉陵縣主簿

溫

湜 仁仲志 孫七八 此二人父名當考

雜識九　二十　月河精舍叢鈔

奕 行二

堅 字伯固 通判建昌軍

庠 字養直 丹陽 京口耆舊傳四

於 書錄解題六十

祖可 字正平 為僧 號癩可

棁 行三 以父蔭

繹 寺丞 不仕 居復州 諱訓 十六

緘 字宜父 進士登第 換右列 皇城使 知遂州 死交

子元 桂州司戶

廣淵

子明 阯之難 宋史四百六忠義傳

子正

眞定韓氏　其先眞定靈壽人　徙開封雍丘 宋史三百十五 自祖宗以來故家以眞定韓氏爲首忠憲公家也忠憲諸子名連系字康公兄弟也生宗字宗生子名從玉字玉生子從日字日生元字元生子從水字居京師廷有桐木都人以桐樹目之以別相韓焉 揮麈前錄二

億 字宗魏 咸平五年進士 參知政事 以太子少傅致仕 贈太

綱 尚書水部員外郎 知光化軍 史附億傳

宗彥 字欽聖 尚書兵部員外郎 判三司鹽鐵勾院

子太保 諫 忠憲公 父保樞 入子 宋史三百十五列傳 樂全先生文集三十九 忠憲韓公墓誌銘

綜 字仲文 天聖八年進士擢第 刑部員外郎 知制誥 同知審官院 三子 樂全文集三十九 墓誌銘 韓綜 史附億傳

宗道 字持正 進士及第 戶部侍郎 寶文閣待制 知杭州 五子 金石萃編百三十二 韓公墓誌銘 史附綜傳

璩

瓌 河南府軍巡判官

珙 承務郎

玠 通判河南府

昺 郊社齋郎

宗艮 太常寺太祝

利州路轉運判官

宗直 甯國府志十五 宋太守題名

璉 景迂生集十九 范碩人誌

絳 字子華 行三 慶歷二年進士第三人 尚書吏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監修國史 康國獻肅公 名臣碑傳 李清臣 韓獻肅公碑 史附億傳

宗師 字傳道 兵部侍郎 集賢殿修撰 知河中府 史附絳傳

瑨 字景文 都廂 見曲洧舊聞三

宗古 奉議郎 守祕書丞 元豐七年 見宋本五曹算經

璡 臨安志 紹興十五 朝散大夫 崇甯三年 十二月到 二十三年 兩浙運判

雜識九

繹 尚書職方員外郎 四子 彭城集十三 九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 史附億傳
維 字持國 行五 門下侍郎 史附億傳
傳 鮮于 緯行狀前 缺

宗哲 大理評事
宗弼 太常寺太祝
宗敏
宗謹 早死
宗儒
宗文 欒城 集九二十光 祿丞未試 而卒以孝 闘

瑨 初名瑧 字君表 以新命字 公表紹聖 元年通判 潁川府

晜 與父同年

元龍 字元吉 從兄子 雲見書錄解題八十
元吉 字無咎 號南澗 吏部尚書 書錄解題 八十 居廣信

淲 字仲止
漳 元吉姪

月河精舍叢鈔

至元嘉禾志韓宗文題李無悔醉眠亭詩
宗質 字彬 叔留司御史 球祖父俱無考

景迂生集十二韓公表墓誌銘
琯
如璃
球 字美成 朝請大夫祕閣修撰帥夔州 判南 三子 南澗甲乙藁二十李氏墓誌銘

晃
昱
曮 從事郎 監行在雜務雜賣場門
歷 迪功郎 監湖州新市鎮

溪南
元象 知仁和縣 見咸淳志一五十
元脩 劉錄
縣令題名
元諒 南澗甲乙稿八十 元諒納婦祝文
元芝

南澗甲乙藁八十

雜識九

縝 字玉汝 進士尚書右僕射以太子太保仍舊職致仕贈司空 史附億傳 彭城集三十九 韓 刑部妻程氏誌

宗恕 字求仁 進士蔡州汝陽縣主簿 三子 景迂生集十二朱太令人陳氏墓誌
宗武 字文若 與宗恕後同年進士 祕書丞 滑州司法

珉 朝奉郎 知葉縣 通判鄭州 累定遷康 志六十二 右 朝請大夫 江南東路 轉運判官
琢 文林郎 廣濟軍司戶曹務
琇 迪功郎
璜 字叔夏 見揮麈後錄十一 長編三百十一注 紹興 二年自司

昂

元著
元葵

月河精舍叢鈔

繹 尚書比部郎中 知解州 嘉祐中司門郎中 知潁州丞相魏公諱 訓五云第八子 八子

參軍 淮南轉運判官 太中大夫 贈正議大夫 史附縝傳
宗厚 字敦夫 承議郎 充慶成軍使兼知河中府榮河縣 八子 金石萃編 恆酒韓府
宗魯 太常寺太祝

謫監溝州鹽稅
珍 奉直大夫 通判洺州
理 太廟齋郎
琉 郊社齋郎
瑛
璣

黯 字少汲 右承議郎 通判康州肇慶府 橫德慶府 南恩州

元鼎
元龜 早亡

月河精舍叢鈔

昭德晁氏　澶州清豐人憲子佺徙彭門宋史宣德門前
天街東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後闢小園號
養素園東京記　文元諸子名連宗字文莊兄弟也宗字
生仲字仲字生端字端字生之字之字生公字公字
生子字揮塵錄二

迪贈刑部侍郎　宗簡尚書　仲偃尚書　端中字元　保之

緬太常寺太祝史附德傳

君墓誌

瓘字德全知於潛縣秀州見咸淳志十五

仲參墓誌

佺迪父
宋史附迥傳　事略誤儉案長
編五八十迥
以父名佺
辭權判吏
部流內銓
則佺字是
也

刑部郎中知越州
五子
宗藻職方
員外郎見河南先生文集卅

庫部員外郎通判鳳翔府
家開封祥符後徙鉅野
仲約字質夫興州元豐類稿
仲綽南陽集都官郎中晁仲綽光祿少卿制
仲參字孝端

升雄州防禦推官知潁州沈上縣
端友字君成新城令豫章黃先生集三十晁君成墓誌銘史誤端有
端仁字堯

付之
補之字無咎元豐二年進士第宋史四百四十文苑傳張耒集廿九補之誌
將之字無斁琴趣外編無斁八弟望寶應
損之兗州

公為字子莫赤城志九建炎二年十二月以朝奉大夫直顯謨閣知台州
公美

先尚書虞部郎中通判舒州事臨川先生文集九十晁仲參墓誌銘
民尚書主客郎中知蔡州雞肋集卅七晁端仁墓誌銘

端佐至元嘉禾志題李無悔醉眠亭
端受濰陽志瑯琊翠微亭詩
端國字思道見山谷詩外集補

冀上縣主簿見端仁誌生集仁損之墓誌晉司勾北京留御史臺
臨之早卒
兄之見具茨集別弟兄之詩
豫之又和弟豫之詩
夬之又贈

公書
公儀
公序
公瑾
公琬
公惠
公珍

子淵潘芳

端肅大觀三年知長清縣事見遺山文集卅十
端德宣德郎試大理司直石刻仇公著墓誌

弟夬之詩
泰之單州武城縣主簿
葉氏誌作晉之
渙之字緡道畀迁集長子表
謙之字恭道歙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攻媿集八百司法晁君墓誌侍郎

大全文粹目
子剛同
子溫重修琴川志三通直郎淳熙十二年四月至十四年四月

洵陽侯

端義 奉議郎監在京糧米上第九界簽書高郵軍判官廳公事

巽之 不仕 閭E氏

口口 沅州司法參軍 五子

子騫

子思

子游

子冉

端禮 字次膺熙寧六年擢進士第承事郎按協聲律 樂靜集卅八晁次膺墓誌銘

益之

公榮

觀之 州學貢士 景迂生集廿 觀弟字盥道序

公采

同之 早卒

迥 字明遠 進士翰

宗愨 字世

仲衍 字子

端彥 字美

端智 字祖禹已未登陽法曹掾見慶湖遺老集二磁州司法參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

賁之 字具茨 集字飾道行二十 浮溪集十三入孫人晁氏墓誌右朝請大夫提舉兩浙市舶

悅之 字以

升之 字升道南渡寓石盱江張浚客 續集七題 張魏公與晁升道帖

公慶 字仲石 題名紫薇與晁 平園 仲石詩

公壽 字平

子健 字強

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太子少傅致仕諡文元 宋史三百列傳

長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給事中贈工部尚書諡文莊 史附迥傳

長召試舍人院賜進士第提點京東諸路州軍刑獄公事兼諸路勸農事朝散大夫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上輕車都尉借紫 六子 華陽集卅三八晁仲衍墓誌

叔嘉祐四年進士左朝議大夫秘書少監出知陜州見曲洧舊聞一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 子與誌

瑣自號景迂生元豐五年進士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兼侍讀提舉杭州洞霄宮 渭南文集卅祠堂記

子

公耄 字武 子石林居士建康集二送表弟晁公耄沿海帥幕詩公耄說之子能遂昌令頗能言浙東民事

伯乾道壬辰常州見梁溪漫志四

子闓 諳熙 四年朝奉郎新通判盧州見兪澗甲乙稿八十

詠之 字之道初名深之字深道 山谷詩內集注十

公邁 字伯咎稱傳密居士右朝請郎提舉廣東常平

子與 字點 仲適功郎自號清容居士見平園續稿十三

紹聖元年進士中宏詞第一人黨籍終朝請郎提點嵩山崇福宮贈左大中大夫 宋史附補之傳

茶臨貳郡撫州遂居 爲 四子

渭南文集卅晁伯咎詩集序

公昂 字建康 集一與晁激仲夜話詩激仲疑公昂字

五晁子與墓誌

子維 字晁子 綺歷代紀年序八兄

子綺 叔我疑是其字

口之 字季 比見老學庵筆記四

公邈 並見崇福集序

以下二人下一格

百談 進士 敎授見伯咎詩序

微之 字光道 長子 墓表

公留 南唐 知於潛縣 見咸淳志

字中主應天一五十
載之
伯長詞後主
字鑠廳中書云先皇
進士第見墨迹在見
百谷 字元
讀書志 公哲家 歸見渭南
濠州參軍 文集跋見
見魏紹墓 陳 百谷字敘
銘 公鄭 直 清熙庚子
字 齋云郊志 年甫二十
沖之 叔 末題紹興 以下一人
用 陳直 乙丑盱江 下二格
齋云在肇 晁公鄭
從中亦有 建炎
公休
世南
才華而獨
不第紹聖 二年十月
以來黨禍 從事郎前
既作超然 隆德府司
獨往 士曹事
書錄解題 傳忠肅公
晁叔用詞 集附行狀

端方 一卷見沖之撰 晁公休撰
端稟 字大受號寂默居士洺州推官知堯山縣事雞肋集卅六三晁君墓表開封府解頭見曲洧舊聞五
覺之
貫之 史墨中字季一朱弁風月堂詩話新鄉令
公武 字子止紹興二十一年知榮州見讀書志序臨安志卌入乾道七年五月以敷文閣直學士除臨安府少尹
公遡 字子西公武弟稱箕山先生見二百家名賢世
宗操 秘書
仲蔚 國子博士官鄭州 仲愆志 樂全集卅三 九揚州司法參軍

省正字見長編三八十
次
遘 尚書駕部員外
宗曜 進上
仲熙 字子政右朝議大夫判南京國子監 趙氏南都夫人誌
端弼 進士朝請郎
資之 進士相州司理參軍
公紹 並誌
端介 宣德郎
順之
完之
端修 太平令
頒之
燹之
端粹
述之
端厚 假承務郎
疑之
爇之

郎 四子 元豐類藁四十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
宗恪 字世恭光祿少卿知信州泉州二子元豐類稿四十見宗恪墓誌
仲景 海州司理參軍
仲儒 試將作監主簿
宗愿 眞州軍事推官
仲康 漳州軍事判官
仲謀
端復
端儼 皆太廟齋郎
某 未仕
頡之
頫之

宗懿 尚書司門員外郎

仲詢 字留民 景迂生集十九晁仲詢墓表

端規 字夢宗之 規

端矩 字夢勝之 矩

端準 字夢曦之 準 平園續稾十五晁氏二圖序

公定 夢規孫

讀書雜識卷第九 終

[seal]

勞檢丁士諤校字

讀書雜識卷第十

仁和勞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宋人世系考下

安陽韓氏　其先深州博野人國華四代祖人賓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佐成德王景崇府四子韞辭慎辭定辭王鎔掌書記眞定府鼓城令昌辭

定辭子璆廣晉府永濟令從趙郡生構太子中允知康州事始遷相州安陽始爲相州安陽人第四子國華宋史

國華字光弼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上第右諫議大夫宋史二百七七列傳

琚國華子字子溫大中祥符進士司封員外郎兩浙轉運使四子史附國華傳　景融將作監主簿　方彥試秘書省校書郎

球湖州德清尉　直彥

瑄將作監主簿　孝彥

琉河陽司法參軍　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

璩字子徽天聖五　正彥少府　輯婺州司戶參軍

年進士尚監除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史附國華傳安陽集卌六五兄著作墓誌卌八壽安縣君王氏墓誌　右朝議大夫鴻臚卿河東路轉運使五子　嚮　邕　喬

琦字稚圭天聖五年進士第二人魏國忠獻公宋史三百十二列傳　忠彥字師朴尚書左僕射史附琦傳　治字循之見麈史中熙寧八年八月賜進士出身見長編二百六七太僕少卿出　肖冑字似夫歷知相州簽書樞密院事史臣　亞卿韶前州守見平園續稿七御書樂毅論跋

端彥

純彥

粹彥

嘉彥俱附琦傳

知相州見揮麈錄十二

侂冑宋史七四七百　誠侂冑子

肯冑

膚冑兩浙提刑居越

承冑承事郎永靜軍司錄事見浮溪集廿趙氏臣誌

泰冑知富陽縣見咸淳志五十一

冠卿知饒州劉子澄弟子稱貫道先生

宜卿　度字百洪稱截山先生以下一人　茂卿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見渭南文集以下一格

翼甫字㓊　時會稽志

恂甫 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參軍 見建康集 入慕容氏誌
一
愿甫 嵊縣丞 見剡錄
熬甫 南澗甲乙稿 王公誌
贄甫 嘉定鎮江誌廿六 丹陽縣紹
序
休卿 知融州 見東澗集六 制
瀚 知臨安縣 大理簿 翰慶源克
子 以下三人 下二格
忼 字養行 婺州學錄
性 字明善 始豐稿 諡莊節先生 元史百九傳 學
諤 字致用 御史王餘慶薦焉 溫州路學

興二十九年到
膺甫 左司郎 見南澗甲乙稿廿 陝安節誌 山房集五 五雲次舊聞錄跋 先文膺甫所錄 居紹興五雲門 史云有胄弟
湶 朝散郎
完甫
龢
埜卿 瑞昌令
楚卿 新大平倅 見舊聞錄跋
正 後官建寧路錄事 兼防禦事
境 字仲容 嘉熙二年周坦榜進士 見會稽續志六 又全芳備祖 安陽老圃韓境序
識 咸淳志十五 通判臨安府 後村集 韓氏舊聞題跋

廬陵歐陽氏 文忠流派始寓雲川繼歸廬陵元孫從
立人傍才名者二十三人 石刻舖敍下
觀 綿州軍事推官
脩 字永叔 景德四
發 字伯和
恕 朝請大夫
儁 儒林郎 居鄂郡
浩 奉直大夫知灘州死金難 贈三官 宋史四百五十 忠義傳
宏甫
協 紹興右承議郎 浙東提舉 見續志
安甫
實甫
彬
昌甫
遡 新金州使君 見省齋文稿卅 曾韓忠獻王帖 紹熙二年四
莊甫
澄 宣德郎
世孫
昭甫

泰州軍事判官 族譜云二子
年丁未生 國子監試 國學解試 省試俱第一 天聖八年進士甲科十四名 特進行尚書左丞參知政事 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贈太子太師 諡文忠 八子 宋史三百十九列傳
光祿寺丞 石刻舖敍 云監丞 史附脩傳
奕 字仲純 光祿寺丞 年三十四卒 見平園續稿七 歐陽學帖
棐 字叔弼 史附修傳 慶歷七年丁亥生 治平四年進士乙科 直祕閣 知蔡州 入黨籍 西臺集六
蘇師德誌 文忠孫
愿 宣議郎
見省齋文稿卅 家書跋
侯 景德監鎮 見游宦紀聞十 通直郎新知隆興府武寧縣 見平園續稿三十三
休 居四明 見省齋文稿卅 跋六一先生詩文集
偰 無子 見省齋文

雎 都官員外郎 居隨州

昞 族譜

嗣立 焚黃祭文云廬陵尉

歐陽叔弼傳

譯 字季默 弟見后山詩注三

愁 字德循 徽猷閣待制 自號靜退居士 皇祐元年己丑生 光見攻媿集 禄寺丞見五十靜退居士文集 石刻鋪敘序

叢書卷之一 先生五代史稿

伋 字季思 守連州 鄱陽郡守 徙浙西見石刻鋪敘

俱 分司 嘉遷豫章 見石刻鋪敘

兩浙錢氏 文僖兄弟名連惟字惟字生日字日字生景字景字生心字心字生之字在長主孫則連端字賜名也 揮麈錄

元瓘 鏐子 五代史附鏐傳

昱 史附俶傳

涉 史附昱傳

佐 字祐 元瓘子 史附鏐傳

維治 史附俶傳

繹 史附昱傳

易 字希白 史附維演傳

丕 史附維治傳

倧 佐弟 史附鏐傳

昆 易兄 史附易傳

彥遠 字子高 史附維演傳

明逸 字子飛 史附維演傳

藻 明逸從子 史附明逸傳

璪 字穆父 史附維演傳

俶 字文德 第九子 宋史入吳越世家

惟演 字希聖 樞密使 崇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曖 史附惟演傳

晦 字明叔 史附惟演傳 閤門使忠

景初 光祿寺丞

宋史七十四

惟灝 俶子 史附俶傳

惟濟 俶子 史附俶傳

惟渲 俶子 史附俶傳

景裕 大理評事 蔡忠惠集 延安郡主李氏墓誌

景祥 字 右宣德郎入嘉 見山谷先生年譜 節度使 昭定武軍 范太史集

景諶 附史 殿中丞 見雜助 惟演傳 景孫從兄 通直郎楊君墓誌

暄 字晦揚 以父蔭

景臻 附史

忱 字伯誠

端禮 字處和

當 奉議郎

景瞻 石刻 德慶軍節度使 見乾道四年 臨安錢景臻 朱彥炎 嘉泰二年 年要錄

愷 嘉防 御使假 保寧軍承

端忠 熙以下二人 已酉 金部 外郎見謂

象祖 字伯 特進 宜使 均州觀察 南文集三通 使見繫年 十一 拔出 左丞相

昞 左藏庫副使 子墓碑記 臨安錢景臻 曉書

昞 知眞州 見樂城

端仁 直 宋仲昭 見揮麈 知南康 乾道中知 處州 書錄解題十 三

忳 子 端立 奉直 饒州見赤城志

悖 建炎初 閣知郢州 被賊害 見赤城志 直秘閣知 後錄二

宋史六十 二列 外戚傳 紹興三十一年卒 見咸淳志七十六

忱 史附惟演傳 和 宋史 監三司判 炎二年追封彭城王 樞密副使 歷知開撫台 武寧軍 鄭州中大夫 文閣待制 史附惟演傳

集九十

惟濬 倣嫡子 史附倣傳 字禹川

守吉 史附惟濬傳

惟濟 字嚴夫 保靜軍留後 歷知澧州定州成德軍 贈太尉 謚宣惠 史附倣傳

晙 中大夫

守讓 字希仲 史附惟濟傳

恕 史附惟濟傳

禹卿 字仲讓 通直郎 權通判環州 事見雞肋集六十錢君墓誌

唐卿 南山

諒

詡

要錄

疆行程 樞密使兼金部郎中太子賓客司農少卿見李輔表淮西總領江南東路西路轉運副使知平化縣見臨江府見建安志五十康志六十

昭祖 知昌

以下二人 下二格

世昭 迪功郎新秀州嘉興縣尉

雲

澤 錢氏私志稱恒爲叔父太尉疑非景謙一支今附此

以下一人 下三格

可則

偡 文穆王第八子 史附儼傳

昭晟 內圖使 元豐類稿四十壽安縣君錢氏墓誌

穆 內殿崇班

長卿 東道節度推官 奉禮郎

億 字延世 文穆王第十子

昭顥 咸淳志五

儀 文穆王第十一子 史附儼傳

偓 文穆王第十二子 衢州刺史 史叩偓之

昭度 字九齡 史附昱傳

仰 文穆王第十三子 台州刺史 謚成 史作顥仰之

昭序 字著明 史附昱傳

儼 文穆王第十四子 知湖州宣德軍事 官至光祿大夫開國伯檢校太傅特進昭化軍節度使 入宋知和州 葬和州 子孫因家焉 謚靜宣 史附倣傳 吳越備史

昭慈 贈左衛將軍

順之 左侍禁閤門祗候 贈刑侍

藻 字醇老 皇祐五年進士 嘉祐四年以宣州旌德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誌云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入第四等 翰林侍讀學士居蘇州 見元豐類稿四十錢公墓誌

皞 元祐三年進士 見咸淳志六十 誌作皡

深州李氏　深州饒陽人居京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

異爨 宋史

超 晉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 宋史附昉傳

沼 國子毛詩博士 昭述誌

昉 字明遠 漢乾祐元年進士 贈司徒諡國文正公 四子 祖龍學文集廿文正李公符氏墓誌 宋史二百六十五列傳

宗訥 字大辯 宋史禮志廿 咸平元年太常博士判太常禮院 史附昉傳

宗晦 太子右贊善大夫賜緋魚袋

宗諤 字昌武 史附昉傳 東軒筆錄昉第三子

昭迥 大理評事 賜進士 屯田員外郎 見統譜

昭遠 太子中舍 見統譜

昭遹 故大理評事充宣化軍使 見長編十八

昭述 字仲祖 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勾當三班院贈禮部尚書諡恪 史附昉傳 六子 文恭集十三

正卿 大理寺丞贈朝議大夫

直卿 左班殿直

宜卿 尚書職方員外郎

上卿 殿中丞

士彥 朝奉郎 范太史集伍右班殿直妻李氏墓誌

士方

士立

士燮 並太常寺太祝

入李公墓誌

巨卿 未仕

益卿 守秘書省正字

士亨

士褎

士衮

士稟

士頑 並將作監主簿

士忞 未仕

昭遘 字逢吉 天章閣待制 刑部員外郎 集賢交理 史附昉傳 修撰 自河中移知晉州見孔氏談苑 三史云宗諤從子 案揮麈前錄三李昌武宗諤之子 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 昭遘子杲卿 杲卿子士廉 皆不逾是歲登甲科 凡三世俱會為探花郎 亦衣冠之

杲卿 十八歲登甲科 朝議大夫太府少卿 衛尉卿太僕卿 見長編 司馬溫公集八十二 皇祐四年大理寺丞

端卿 太子左贊善大夫 見司馬溫公集八祭郭侍讀文

君卿 王魏公集三虞部郎中李君卿降駕部員外制

士廉 十八歲登甲科

盛事也

宗諒 奉朝大夫國子博士金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 張右史文集拾李夫人墓誌銘

昭邁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尉

昭邈 故國子四門助教

昭迪 太子中舍賜緋魚袋

昭遜 大理評事

元卿 祕書省校書郎

仲卿

耀卿

真卿

堯卿

昭運 三班借職

昭邁 太常寺奉禮郎

昭道 進士上

昭邈 祕書省校書郎

昭適 太常寺奉禮郎

昭選 衛尉

舜卿

升卿

晉卿

季卿

少卿見王魏公集卅三賈圭墓誌

東平賈氏 世爲滄州南皮人後徙真定之獲鹿 宋史列傳

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爲大理少卿瑾次爲司封員外郎贈尚書杓次爲緯 元遺山集四十二東平賈氏千秋錄後記

緯孫注葬開封遂爲開封人 元文墓誌

緯 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右丞 五代史任七列傳 宋史六二 五作偉

玭 字仲寶 史附黃中傳

黃中 字娲子 民史試中六歲童子 開頭六擢進士第

守約 子閣 博士

守文 中殿

景迂生集仁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

宋史[illegible]丞 砍列傳

琰 字季華 緯第五子 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工部侍郎 左丞 遺山集 山集 史附昌朝傳

提 史附琰傳

汾 史附琰傳 殿

璉 太子左贊善大夫

注 祕書省著作佐郎 贈太少卿直昭文館知曹州 遺山集 師集

昌齡 太常

[illegible] 第三子 宣奉大夫知饒州 大夫知鄆州 致仕 於鄆因家州焉 遺山集

公直 光祿

君文 大觀 中武舉第 一人知滄州

偉節 [illegible]

雜識十 圭 月河精舍叢鈔

常 朝散大夫行四
昌朝 字子章 明天禧元年賜同進士出身 六子史云偉從曾孫誤 華陽集卅七賈文元公墓誌 宋史二百八十五列傳
章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 史附昌朝傳
關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
以下一人 下一格
栒 君友長 下宋末 契補入正朝 初出官知 邵州皁統 中陝西轉 運使坐專 擅賑貸奪 四官降刺 石州改郡 水內監使 者
以下二人 下二格

昌衡 字平 史附昌朝傳
昌期 尚書司門郎中 元豐類藁
圭 字信伯 尚書比部員外郎 六子 王魏公集七賈圭墓誌
公定 光祿寺丞
公盛 太常寺太祝
公靖 太廟齋郎
公詠 太廟齋郎
棣 陰補將明威將軍
益謙 本名守謙避金哀宗諱改 字彥亨 泝州人
以下二人 下三格
炤 金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 明昌五年經義進士 號四友居

雜識十 西 月河精舍叢鈔

十三王翁 李憲誌
田 尚書駕部員外郎
青 尚書司門員外郎
齊 太子右贊善大夫
炎 字長卿 太常寺太祝 史附昌朝傳
公正 早卒
公迴 早卒
賢卿 臺掾 鄉貢
翔卿 門
以下一人 下四格
起 字顯之 進士仕東平行臺 歷平陰簿 提領宣邑 歲課東平 河昌提領
适 圭孫

安州宋氏　宋元獻兄弟安陸人以安州表

撣塵錄二

玘 荊南節度推官 宋史附庠傳作杞
庠 初名郊字公序 樞密使鄭國公 元憲公 宋史二百八十四列傳
充國 尚書都官郎中 知太常禮院 史附喬年傳
喬年 字仙 宋史二百八十五列傳 史附喬年傳
昇 字景 少府監 諡恭敏
均國 國子博士 見傳 知祥州見姚祐 孔氏談苑
祖年 朝請大夫致仕 祖年 朝請大夫致仕 直秘閣待制 江淮荊浙
椿年 紫制十二
暎 字景晉 徽猷閣待制 江淮荊浙 等路制置 發運使
子奇 右從事郎
仲甫 右承
肇 宋史藝文志小說類宋肇東常平茶鹽司幹辦 祕郎充江西轉運司
以下一人 下一格
文饒
文翁
文成
曾老

雜識十　十五　月河精舍叢鈔

康年 龍
圖閣學士提舉
東實錄宮
見諱皆附
志五
次其祖辭公事
圖遺語　疑
會亂庠
巖老

鼎年 字
遐
頃昌
叔祠部員
外郎見范
太史手記

□ 景輝
當是
肱 字元弼
壑夢率
字賞迎字
見遊山錄

膰 字元鯉
見斜川
集六宋景
焊二子字
說

彭年 右朝
奉大夫知
邢州見長
編四十六
彭城集制

昞 元祐曾
孫字景
融紹興二
年三月貶
衡陽太守
三子

子伋
文祚
子倞 仕
皆
勿頗

祁 字子
京
謚景文
十四子
范鎮宋景
文公祁神
道碑
史附庠傳

俊國 字正
松年

廣國 字正
延年
刻令見
判綵皇朝
令題名
頤年

惠國 太
子
臨川先生
文集五十
並將作監
主簿

价 知錢塘
縣
南
雄州見攻
媿集挽詞

昌年 進
士
平園續稿
七跋宋遲
判晌癸稿

晟 西京伊
陽縣主
簿

梓 元憲五
世孫見
平園稿九
題新酤賀
老人星見
表批答

雜識十　十六　月河精舍叢鈔

右仲晉大
夫 華陽
集三十七
墓誌又四
十魏國大
人陳氏墓
誌

補國 禮奉
郎見王制
二十朝奉
郎見劉制

奉國 朝奉
郎見劉制
三

服國 朝奉

郎見劉制

定國
彥國 大理
寺丞
樂全集序
請國 皆
子博士
三人見王
荊公詩箋
注三十

安國 故右
班殿直
范太史集
五十楚國
公夫人宋

氏叢誌

保國 濟南 監鎮見允 池筆記上 元豐官 制行宋保 國歲定彩 選見却掃 編下

順國 奉議 郎 重修 琴川志宋 縣令趙名 判錄皇 朝令題名

春明宋氏 趙州平棘人徙開封宋史宋宣獻居春明坊

以巷名目之 揮麈錄二

皐 尚書度 支員外 郎直集賢 院

綬 字公垂 參知 政事謚宣 獻 宋史 九二百 九一列傳

敏求 字次 道龍圖閣 直學士右 諫議大夫 修國史贈

慶曾 字承 甫朝請大 夫判西京 國子監 二子

某 部侍 郎

折 東進士 通直郎提 舉秦鳳路 弓箭手

綱 西頭供 奉官見 禮部侍郎 史附綬 西灤集 宋公墓誌

范太史集 五十楚州 防禦使夫 人宋史墓 誌

敏修 字中 九子 道見張挺 鄭誌 公 是集仁抚 宋中道詞

匪躬 字 中見范太 史手記 著作郎

燀 字元質 見雜肋 編中通判 平齋縣尉 祕閣修 撰

倘賢 將 作

法君召試 學士院得 賜進士出 身員外郎 監主簿

昌言 字 仲 譔綬子 石刻 謝綬傳 附

正功 大 理 事評事 知單州兒

表微 知 解 州

撰方 將 作 監主簿

處仁 始 名

炤 知豐縣

坦 贈通奉 大夫

紹恭 字 彥 安知峽州 以下三人 下一格

騊 字彥父 進士淮 西總領所 幹官

駃 早 天

騋 徽州 司戶 以下四人 下二格

永孫

慧孫

德孫

右孫

錢唐元氏 危仔倡信州刺史楊渥克江西奔錢塘改

姓元氏 宋 史

德昭 吳 越 右僕射兼 侍中 吳越書命 累贈太傅 少

秀文 典 吳

興宗

象宗

公諡正宣御
才史中丞附系傳 五子 王魏公集入元公墓誌
宣宗
道宗
奉宗 字迦 禮部德二年進士都官員外郎 范文正公集元奉宗墓誌
昞 象縣簿
睦 策名不赴調就養
暕 策名解官就養
好文 尚書比部員外郎 三子皆舉進士 元豐類稿邳十沈夫人元氏墓誌
守文 成平
繹 字舜之 參知政事
耆寧 館閣
延祖 王誌
康 台州監征

進士擢上第大理寺丞知州 事論章簡 王魏公集 入元章簡集廿九 郎 校勘校書 欒城
似之 攻媿集比書元碑後
蘇魏公文集五十元公墓誌 章簡公神道碑 宋史列傳
耆弼 承節郎
紹京
紹直 春渚紀聞一稱中大夫公當是階官也
紹孝 假承務郎
錢塘關氏 其先越州山陰人 曾氏墓表某尚書職方員外郎生魯
魯 大中祥符五年 景祐 皇

進士知池台二州 四年進士江陰尉 書職方員外郎 八子 元豐類稿五十夫人周氏墓誌
景元 以父任廣德尉
景仁 字彥長 嘉祐四年進士 徐州豐縣令 以承議郎致仕 四子 會稽關君墓誌 咸淳志
澥 進士知餘杭縣
淳 進士
演
注 字子東 紹興五年進士 湖州教授官
希聲 皇祐 至太學博士 自號香

元年進士 寶應尉 見嚴居士 咸淳志
杞 皇祐元年進士
長源 宗尉 當
中科 和州判官 長子是字
知邵州見長編五百六
彥瞻 陳後
研北山關氏二 雜志 上子亭記
東叔父廬 咸淳志 抗
州使君蔚七
宗游宦表 傳松卿
廣二十餘年疑即 滄 夏小正 戴氏傳序
杞 外兄關滄
景山 所藏
景宣 進士
聖功 注關

鄂州平陰尉 石林詩
縣主簿 元符中子
元豐類稿 兄墊功為
四十 賜君 鎮江掾
妻曾氏墓
表作景暉 沼 字聖淵
咸淳志八 元祐三
子同升者 年進士
三人其後 咸淳志十六
相繼第進
士者又三
人景仁其 膺 知璽官縣
一也餘二
人非舊名
不可考今
又考得景
暉一人
景良

莆田蔡氏 興化軍仙遊人 宋史

琇 贈刑侍
襄 字君謨 天聖八年進士甲科第十人及第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乾道中以洗諸賜謚忠惠 宋史三百二十列傳 歐陽居士集蔡公墓誌
匀 將作監主簿
旬 大理評事
旻 仕至宣義郎附封府上書附少府 三子
傳 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 三子
佃 直龍圖閣 崇寧二年廷試第一蔡京舊通譜牒請降第二
仙 史附襄傳 徽猷閣待制
橚
樞
楙
頤
顬
載
咸
師言
敷言 俱登第

大觀三年登科
伸 字伸道 政和五年進士左中大夫自徽猷閣學士號友古居士 宋史三百四十列傳 四子九孫 史附洸傳
洸 以父任補官戶部尚書徽猷閣直學士 見書錄解題十
戡 字定夫 丙戌甲科第十八人及第賓讀
廉 將作郎
鳫
庾
湍 鎮江通判見省齋集六
戠 朝奉大夫通判潭州
康 文林郎監建康府提領戶部贍酒庫
幾 承議郎知臨安府富陽縣
㭿 承事郎新監淮西總領所
蕆 奉事郎 惠民局

高 字君山 景祐元年進士太…縣主簿
均 守將作監主簿
袁 宣德郎 廣西山集 夫人蔡氏墓誌
覲 承務郎 崇觀間父子相戒勿仕
㮚 朝奉大夫 知梅州自莆從蘇常境
戢 奉議郎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
唐 承事郎 新監鎮江府大軍倉
鄺
庾 戶部郎官總領四川財賦 見李直定齋集序
戎
武

河內向氏 文簡公家諸子名連傳氏傳字生子從系字系字生從宗字欽聖憲肅兄弟也宗字生子字子字生水字水字生土字土字生公字 揮麈錄二

敏中 字常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 事略四十
傳正 子 國子博士 附敏中傳
繹 大理寺丞贈 魚袋 史

士尚書左　作傳
僕射兼門　史附敏中
下侍郎同　傳
中書門下
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
史贈太尉
諡文簡
父瑀
祖龍學集
五十向公神
道碑
宋史六二百
二列傳

絳　大理寺丞國子博士
史附敏中
傳
紳　衛尉寺丞
約
綜　字君章
史附傳範
傳

亮　駕部員外郎
史附敏中
傳

經　定國軍留後知青州發開府儀同三司進東郡王保平軍節度
贈寺中諡康懿
欽聖憲肅

宗回　字子

皇后父
史附傳範
傳

緯　大理寺丞
純　西頭供奉官
綬　大理寺評事

傳式　龍圖閣直學士
史附敏中傳
綸
維
傳師　大理寺丞
史附敏中傳

使諡榮穆
史附傳範傳
宗良　字景
開府儀同三司寧海軍節度使永嘉郡王贈少保
史附傳範傳
宗儒
長編六十百一
宗旦　司農

子韶
宋史四百十七忠義傳
鴻
史附子韶傳
子褒
子家

傳範　密州團練使
少卿見長編二十一
傳附子韶

觀察使知汝州諡恭
節
繪　右贊善大夫早卒
四子
宋史四百六十三外戚傳
樂全集三十七向公神道碑
緈　西頭供奉官
總　右侍禁

宗明　故任子
武德大夫恭義閣事
提點江南東路刑獄
公事
士虎　迪右
士凱　仕郎

諝　字伯海
知興國軍
史附功郡監潭州南嶽廟
直學士右子諲傳濟
大中大夫
致仕贈少卿
宋史墓誌
七列
源　胡濟
傳
鷹文集十二
二十六向公墓表
浯　字伯元
新通判邵州奉議
見泛舟游山錄三

眞定曹氏　武惠諸子名連玉字玉字生人字慈聖光
獻昆季也人字生言字言字生日字日字生水字水字
生絲字　揮麈錄二

芸　成德軍兵馬使
宋史附彬傳
彬　字國華樞密使
同平章事
贈中書令
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
配享太祖廟庭
宋史二百五十八列傳
東都事略二十七
璨　字韜光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殿前都指揮使
武毅
史附彬傳
瑋　字寶臣
直徽北
儀　耀州觀察使
上閤門副使
祖龍學集十一
玘　昭宣使
史附彬傳
琮　如京使
史附彬傳
華陽集十八
禮賓副使
知諒

院使鎮國
軍節度使
書樞密院
事官至彰
武軍節度
使貢定路
馬步軍都
部署知定
州諡武穆
配享仁宗
廟廷
四子
史附彬傳
臨川集廿九
曹武穆行
狀

玹 左藏庫副使

節州
倚 內殿崇班
俁 供備庫副
使拒趙元
昊於五亭
戰死贈嵩
州刺史
倩 右侍禁

諷 東頭供奉官
誼 右侍禁
閤門祗候
諝 三班奉職
諮 右班殿直
讀 供備庫使
見名臣言
行錄後集二十

史附彬傳

玘 尚書虞部員外郎慈聖光獻皇后之父 諡安僖 史附彬傳
佾 字伯容 守太保兼中書令濟陽郡王 贈太師追封沂王 四子 宋史外戚傳
評 平海軍節度使 史附佾傳
諭
誘 安德軍節度使 史附佾傳
識

珣 東門閤門使 史附彬傳
傅 四方館使 史榮州刺史 諡恭
懷

琮 字寶臣 定國軍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 諡忠恪 史附彬傳
佺 皇城使 嘉州防禦使 史附琮傳
修 洛苑副使
詩 尚魯國邢大長公主 史附琮傳

湜 尚崇德帝姬
㴓 榮州團練使 華陽集十三

兼閤門通
事舍人廣
南西路同
體量安撫
經制盜賊
諶 皇城使
七樂全集十三
誦 引進使 忠

偃 知石州 提舉武惠別傳一卷 見書錄解題七
州團練使 見長編四百二十五

任 西京左藏庫副使 見西溪集四
識 西京左藏庫副使 見蘇魏公文集十三 一制

伉 禮賓副使 見華陽集十三

友聞 十彬二世孫 史忠義傳
友諒
萬 弟 俱友聞

臨川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家撫州之臨川 王益

墓誌

益 字舜良 祥符八年進士及第 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江寧府 元豐類稿四十王益墓誌

安石 字介甫 宋史三百二十七 列傳
雱 字元澤 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 贈左諫議大夫 史附安石傳
棣 以族人為後 東都事略文集跋
珏 宋本臨川先生文集跋
璹 奉議郎 見老學庵筆記

安國 字平甫 補祕閣校理 大理寺丞 二子 史附安石傳 臨川集九十 平甫墓誌
旂 字元均 京東運判 差監衡州酒稅 見后山詩注目錄第七卷 景定建康志作旊
楏 瀛奎律髓

墓誌

斿 字元龍 見施註蘇詩二十 元符宣德郎監江寧府糧料院 見建康志 三卄

安禮 字和甫 尚書左丞 行第二十六 史附安石傳

榕 居諸暨 資治通鑑文粹宋本後列紹興九年上刻銜名有右朝散大夫通判臨安軍府事王榕

厚之 字順伯 友人新昌 伯 直顯上饒見後 讀閣 村大全集 乾道二年 拆三與徐 進士歷兩 漳州書 浙轉運判官 知臨安府 提點坑冶鑄錢 提點江東刑獄 進直寶文閣致仕 見會稽續志卷五

安上 字純甫 行第三十七 晚以管勾江寧府集禧觀家居臨川柴洲 段氏德安縣君墓誌

安仁 字常甫 宣州司戶參軍

安道

安世 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華陽王氏 成都華陽人徙舒 宋史

覃 字處之 三子 華陽集福壽安縣太君呂氏墓誌

進 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太康縣

仲均 舉進士

珣 尚書職方員外郎

仲猷 太廟齋郎

璩 杭州南新縣令

仲鄰

仲說

仲蒙

仲威

準 覃弟 三司鹽鐵判官祕閣校理 登進士第

珪 字禹玉 慶曆二年甲科第二人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贈太師岐文恭公 宋史[illegible]廿列傳

仲脩 字敏甫 見宋史 萊祖治捞 第四 見攻媿集七十五 岐王岐公端午帖子

曉 字晙明 仲脩子 見揮麈後錄七

暎 知撫州

琪 字君玉 珪從兄 歷知揚潤二州 以禮部侍郎致仕 史附珪傳

仲端 前宣義郎

時 參議官 見餘話二

仲山 初名仲岏 知撫州 見玉照新志

仲嶷 字豐父 知憲州 處州 終通

議大夫
琿西京留守兄藏史　字珩
玉肥溫四志
年集賢校理見續談助北道刊誤志
仲專　北道刊誤
仲原　四人俱見雜助編中
書　崇寧四年及弟
鼎　狀元
仲孜
仲甫
罕　準弟字師言廣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
璟　太常博士
仲聰　試將
璐　昭州監主簿
璪　平樂縣主簿
仲求　太廟

寧元年衛尉卿守四明
璹　衛尉寺丞
　贊郎
四子華陽集㧑同安郡君狄氏墓誌
璋　台州黃巖縣主簿
史附珪傳

虞城王氏　其先太原祁人（堯臣六世祖）唐輝州刺史某遭世亂留家碭山其後又徙宋州虞城（宋史）
厚
化　某官昭太傅（沖誌）
礪　屯田郎中贈右僕射（八見胡文恭文安曾祖子公是集制而下皆葬五十先考）
渙　禮部侍郎致仕（長編史集十伯父嘉祐在虞城）
獻臣　殿中丞（見范太史集卷三十梁國郡君王氏墓誌）
（益州府君二年）

行狀
稷臣　宋城
演　殿中丞集見樂全集卅令見西臺集悟恭挺從古行狀
妻父
沖　字景儒祥符中學成進士爲服勤詞及第長泉令歷知乾州漳州秦州屯田郎中公是集任三王沖碁誌
漢臣　進士（孫入人無名）
貢臣　試將
（作監主簿彭城集卷三九華氏誌史附作吉臣走）
彥臣
堯臣傳邛縣尉

賡　審刑院詳議官殿中丞
堯臣　字伯庸天聖五年進士第一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知鄭州史附尚書右僕射諡文安三子宋史仁宗紀歐陽居士集三十二列傳文安王公墓誌
　戶部郎中京東路轉運使知齊州評事
同老　大理評事
景融　雜助編下
閎老　太常寺太祝
朋老　大理評事
純臣　太常博士崇文院檢討日

歷所檢閱文字皇祐三年知亳州事實預所通判泌州樂城集十二七
正臣 宗室說書官龍川別志
治 知南恩州
蓋臣 西溪叢語下
洙 字原叔尚書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
叟臣
力臣 光祿

士兼侍講寺丞華陽集八三十
學士宋史九十二有四列傳五子
居士集十三
一王公墓誌
欽臣 字仲至試學士除賜進士及第吏部侍郎龍圖閣待制知成德軍史附洙傳
彥朝 却掃編下
間 承務郎
陟臣 字希叔元豐末中書檢正官見應史
曾臣
清臣 聖與

讀書雜識卷第十 終

勞檢丁士謌校字

見攝芳大全文粹目
端臣 朝散郎權發遣河北東路提點刑獄降朝奉郎見長編三百五十八

讀書雜識卷十一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越認

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卓）神道碑云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說越認范陽封燕國公大厤初左相縉叔越認瑯邪封齊國公□河東□承太原顯望久矣□□□縉叔齊公沒之而□□□□如燕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器尙尒爲也況中智已下薄俗者乎　越認二字人多不得其解萃編疑爲越次而認他族卽認族之說錢氏亦以爲卽今通譜今考宰相世系表敘張說之先則云太常卿隆復還河東而王縉本出河東王氏始悟越認之說因說縉封爵而云蓋唐自中葉已後封爵必因其本望如王氏出於太原者封國必云幷晉郡縣必云太原河東出於瑯邪者封國必云齊魯郡縣則云瑯邪故元和中閻巨源系出天水而封定襄郡王致以封乖本郡上言蓋當時俗尙如是如張說王縉本出河東則當封晉國而說封燕國縉封齊國則與范陽瑯邪者無別故下文譏之然封必本郡乃中葉典故之失初非舊章王卓所云未爲得也

校正文昌雜錄錯簡二葉（雅雨堂本）

卷二（二三行六葉）十三日以原廟奉安禮成宴百官於紫宸殿酒九　當接卷三（二行六葉）行罷教坊已下支賜凡絹一千一百餘疋錢四百餘千紅錦一端銀椀十四口用正旦例也（至）亦頗知學問也（六葉廿行止）

卷三（首行六葉）晏元獻家有相笏經占吉凶十可八九昔有相印　當接卷二（四行六葉）經陳長文章（疑韋）月將許尤（疑允）皆傳受此法云云（至）國朝故事誕聖節前兩月譯經院開堂宰相領潤文使參知政事一員同潤文至日執政皆赴中使（七葉四行止）以下接卷三（七葉首行）賜筵尤爲盛集云云

原本酒九下經陳長文上昔有相印下行罷教坊上俱註闕字提要移改國朝故事一條今据文義訂正蓋二三兩卷中兩頁誤訂以致不相接續耳（原本當是每行十九字）

校正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錯簡（嘉慶朝浦城刑部尚書祖之望刻本）

卷九　張君神道碑（三葉八行）也于是條具世系官閥（至）進士及第始爲（四葉十四行）當接（七葉三行）京兆府劇縣尉云云　鄭都官墓表（四葉十四行）宣德軍節度使判官（至）從吉卜當接（三頁八行）也于是云云

缺張君碑後段及銘又陳君碑首盡中缺一葉又誤倒二葉以致文理不相接續目錄云陳君碑原缺亦誤

十九册42頁

10B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誥　劉　敞（公是集無）

勑（年譜有）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

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兼判祕閣祕書省兼充羣牧使護軍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歐陽修（年譜作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知鄭州上柱國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宋祁（文鑑僅云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兼權判尚書工部充宗正寺修玉牒官騎都尉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范鎮朝奉郎守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上輕車都尉

賜紫金魚袋王疇三司度支判官朝奉郎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編修唐書官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宋敏求（文鑑僅云具官范鎮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朕將據古鑑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儁有功（刋本文鑑四字誤在度越諸子矣句下也下又衍皆字年譜同據校宋本改）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觀年譜作視此下俱依年譜補）修可特授守尚書禮部侍郎依前知制誥史館脩撰充翰林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祁可特授守尚書左丞依前集賢殿修撰充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散官差遣勳封食實封賜如故仍放朝

謝鎮可特授尚書吏部郎中依前知制誥充集賢殿修撰散官差遣勳封賜如故疇可特授守尚書右司郎中依前知制誥散官勳賜差遣如故敏求可特授尚書工部員外郎依前集賢校理充三司度支判官散官勳賜如故（宋文鑑三十七參校歐陽文忠公年譜）

案錢少詹修唐書史臣表云宋祁自吏部侍郎轉工部尚書范鎮王疇二人各轉一官史不言轉何官依宋制敘遷格范官禮部郎中當轉戶部郎中王官刑部郎中當轉兵部郎中也皇祐二年明堂恩范王宋三人亦應轉官而史無明文今據此制則歐陽修自給事中轉禮部侍郎宋祁自吏部侍郎轉尚書左丞

是當轉一官而范鎮由禮部郎中特授吏部郎中王疇自刑部郎中特授右司郎中當各轉二官非一官也又表宋敏求以太常丞轉工部員外郎擬制是太常博士又文鑑工部誤作祠部

富口榮題名 大觀二年六月

大觀二年戊子六月十二日朝奉郎富口榮絛宗室財司事至青社因過石子澗來雲門山謁伯父文忠公慶歷八年題名今已六十一年感念徘徊向晚之昌樂　凡五行正書在青州雲門山字畫完好惟名上一字漫漶錢氏跋尾云鄭公子第一字皆用紹字此君疑名紹榮考摘文堂集　有通直郎富紹榮可奉議郎制朕建外宗正於別都其財用供億嘗命有司掌之今復茲廢官以汝嘗膺推擇擢進品階俾踐厥次往服恩命尚其勉哉與題名所云宗室財司事正合

南窗記談

提要云不著撰人名氏多記北宋盛時事格案是徐度撰施元之注東坡先生詩十五送顏復兼寄王鞏詩鞏大父文正公居牛行街見徐度南窗紀談 邵膔雜為補 可證

漫堂隨筆

雞肋編下　吳幵正仲著漫堂集載唐顧況老失子作詩云云則隨筆當亦即幵所撰

宋人文書儀式

江鄰幾雜志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捺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為中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為翰林學士辨之張以故事而止　龐相令制後舍人自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吏部判官誥院者當押字爾　審刑奏事案帖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館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表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　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又道見鄭毅夫除省刑誥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誥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雞肋編中　中書舍人四員分掌六房事無鉅細皆與宰臣通簽奏狀書銜亦俱平寫但押字即在紙後印寡心中與他官司異也　侯鯖錄三　祖宗時用唐武德故事宗姓在異姓品上景德四年罷行　類說二十二　唐誥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　西溪叢語下　麻三剗四謂麻一行三字剗一行四字　老學庵筆記八　學士院移文三省名咨報都司移文六曹名刺

宋史

理宗紀

淳祐八年六月戊戌以徐鹿卿爲樞密使兼參知政事兼侍講　徐淸正公年譜六月戊戌自權禮部侍郎除兼侍講樞密使以下八字係衍文蓋因上文趙葵進二秩而誤衍耳

職官志二

中興後王賓爲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徐俯二人　考異按朝野雜記云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舉其字志稱王唐恐誤格案唐公卽王綯之字毘陵集十三資政殿大學士左光祿大

夫王公墓誌銘自宋都扈蹕至維揚遷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拜御史中丞

端平元年六月詔故端明殿學士開府儀同三司史彌遠贈資政殿大學士諡忠宣　彌遠當作彌堅鶴林集十史彌堅賜諡忠宣制署云建事寍考曾爲從臣入則戢冠簪筆謀猷於內出則握節秉麾左右有民雖洊更中外之任嘗力避權勢之嫌在熙寍則不黨於熙寍如安國之於安石在元祐則不趨於元祐如大臨之於大防雖鍾和樂之情不替箴警之義肆予嗣復恨弗卽庸至一紀之投閑竟九成之弗起又云旣疏之以資殿之榮復秩之以儀同之典不待頌臺之議特加親劄之褒以上鶴林集與此正合延祐四明志五史彌堅傳後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卒賜諡忠宣行詞引吳泳熙寍二句

梁克家傳

乾道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淳熙八年起知福州　錢詹事云據三山志克家於淳熙六年三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知福州傳稱八年誤志又云八年五月復觀文殿學士此卽史所載趙雄奏欲令再任降旨仍知福州事是時克家莅任已滿二年故有再任之旨因復其職名史誤以再任之年爲初任之年則甫經

到任不當云再任矣且克家罷相時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其知福州止帶資政殿大學士又二年始復觀文殿學士仍無大字則知建康後必有落職奉祠之事而傳皆闕之格案宰輔編年錄十七淳熙元年十二月詔宰相當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制差過員數最多候服闋日落觀文殿大學士六年正月以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梁克家知福州淳熙八年正月乞宮祠上曰與復觀文殿大學士依舊知福州可補本傳之缺　景定建康志十四牧守題名記無克家名据編年錄當作建寍

陸游傳　紹熙元年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　四

朝聞見錄乙 孝宗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除禮部郎
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又館閣續錄九淳
熙十六年七月陸游以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傳
誤

宋詩紀事

七 李永 熙陵挽詞朝馮玉几言猶在夜啟金縢事已非
春明退朝錄李南陽永熙挽詞曰云云時稱佳作 案春明退朝錄下 至道三
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猶對輔臣至夕帝崩
此誤以永字為人名
七 邵煥 煥湞安人咸平三年進士仕至員外郎 送晏集賢南歸官船風破

浪關吏鼓通晨皇朝類苑 又四 趙復雍熙間人引楊文公談苑
正同但作船官互乙通作侵
十一 王陶 有竇復者世居鎮戎能道邊事七古宋文鑑 又十六
九 王樂道樂道官御史中丞 題明智寺咸淳臨安志八十四 案東都事
略八十五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神宗時權御史中丞
則兩人當併為一
十八 閻珣江西運使 宋史有傳不云江西運使
三十一 鄭景望湘山人生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 在潁州作七律 案蒙齋筆
談即葉夢得巖下放言云景望者偽也紀事引云在潁
州初自翰林免官先君為倅歸養與石林事跡正合當

併入三十五 三十 葉夢得下
三十四 蘇過 金陵上吳開府兩絕句式古堂書考 見龍洲集
八 案書考又有冉遊儀真呈張使君七律一首寄如皋葉
尉五律一首吳長元曰蓋劉過詩元蹟祗書名不著姓後
人誤葉入蘇氏一門卷中今考金陵上吳開府二首見
改之集則前二首亦為劉作紀事亦誤錄之殊未察江
淮老病槐花舉子之語與叔黨平生蹤蹟均未合也
三十八 毛友初名友龍字達可三衢人大觀元年進士政和間由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出守鄉郡有烟柯集 寄題之太尉使燕山事類前集七律合璧 又二 四十 毛寶字文靖
康元年以朝請大夫延康殿學士知杭州 冷泉亭詩并序七律咸淳臨安志 乾道

臨安志三十五 毛友靖康元年二月甲辰以朝散大夫延康
殿學士毛友知杭州是年十月乙巳除宮祠咸淳志四十六同
無毛寶名案冷泉亭詩見咸淳志三二十 本云守毛寶文
友詩其上文云政和中僧惠雲又於冷泉前作小亭郡
守毛友命去之見後詩序則此詩當併入三十八卷寶
文疑友所帶職名兩志俱云延康再考
四十六 向滈字豐之紹興間為萍鄉令有樂齋詞 莞爾堂夏日偶成七律袁州府志
又 五十一 向豐之豐之向後裔海新開引五句 撫 當併為一
五十四 劉棆四首 俱見眞西山文集三十二 誤闢入劉雲莊
集正統本少皇帝閣春帖子一首

五十七 朱子淵 又五十八 朱晞顏字子淵新安人慶元中廣西漕使 桂林帥
賦石柏夷堅志 石刻洪內相高州石屏紀朱子淵爲桂
帥賦石柏詩夷堅志載末署慶元元年九月十五日後有朱
希顏跋署慶元改元十月既望新安文獻志八十二 談論
宋故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致仕休寧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贈宣奉大夫朱公晞顏行狀字子淵孝宗
妙選廣右漕除公轉運判官再任又一歲除直祕閣京
西轉運判官再閱歲除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略安撫
司公事進直煥章閣時紹熙四年也慶元初元冬赴
召行在所官位悉合當併爲一

七十 顏員嶠 古詩全芳備祖 案寶學顏尚書神道碑員嶠
公自號見後村先生大全集百四十三
八十二 無時代上 葉簵 題光華亭在鹽官縣北海寧縣志 石林居士建
康集後有嘉泰癸亥簵題云先君大卿手編稱石林爲
大父左丞
袁植 遊惠山五律惠山集 宋史高宗紀二 建炎三年六
月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等
九人詔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以過失歸於臣下遂罷
植知池州 四年十一月李允文殺岳州守臣袁植
玉海二百四 辭學題名宣和甲辰辭學兼茂科袁植第二
人 北山小集二十二 有知岳州袁植贈直龍圖閣制
黃唐 九女山七絕寧波府志 中興館閣錄字雍父長樂人
上舍釋褐出身治易 會稽續志二 提舉題名黃唐紹
熙二年十一月初一日以朝請郎到任三年十月□□
日奉聖旨與郡 播芳文粹七十七 有黃唐南康軍到任謝
表
王清叔 長淮晚望中都志 天台續集別編五 題北山玉
寒堂三首王卿月字清叔號醒菴
趙璩 送張達道還茅山茅山志 卽恩平郡王
八十三 無時代下 徐師仁 登瑞巖山五律福州府志 續文獻通考

瀛山集七十卷徐師仁字存聖著事迹無考 徐鈞職
文集序前題朝請郎緝修道史檢察官兼次崇文總目
管江州太平觀守祕書省著作佐郎賜紫魚袋族孫師
仁末署建炎三年三月
陶崇 訪僧歸雲庵五古粵西詩載 中興館閣續錄八 陶
崇字宗山全州清湘人嘉泰二年傅行簡榜進士出身
治詩賦嘉定十四年二月除正字十五年十一月爲校
書郎十六年十一月與合入差遣平齋文集三十 陶同年
崇詩卷跋某與宗山同壬戌進士甲申冬同除祕書郎
逕之江上投分日密乙酉秋某去脩門未幾宗山亦去

時上方鄉用舊學何落落獨爾耶宋廣平賦梅花疑非鐵石心腸人海棠詩近之矣九原莫起撫卷潛然

汪起莘　黃山歌黃山志　見汪莘方壺存稿四　當併入六十二汪莘下

宋人

王回　揮麈後錄六　仁宗朝侍御史王平字保衡侯官人娶曾宣靖之妹生三子回字深父同字子直向字容季俱列兩朝史儒學傳深父子汶字道原有集先人作序

續通鑑長編五百十八元符二年十一月乙亥奉議郎王回特除名勒停坐與諫官鄒浩語言交通也　曾鞏王

深父文集序深甫姓王氏諱回文集二十卷穎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衞眞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任南豐類藳十二　古列女傳有嘉祐八年九月王回序

康識　續通鑑長編三百五十三元豐八年三月壬寅東上閤門使嘉州刺史康識領榮州團練使賞西夏功

康倬　宋史二十六　高宗紹興元年二月辛未李成黨邵友犯臨江軍守臣康倬遁　揮麈餘話二　康倬字爲章元祐名將識之子少日不拘細行爲石班直折節讀書易文資有名於世與之其子也　西江志五十四　知臨江軍

事有康倬名

康執權　翰苑題名康執權建炎二年以吏部侍郎兼權直院是年罷　天台續集別編一　顯謨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康執權退老堂詩　庚溪詩話康執權官待制奉祠寓居永嘉　三朝北盟會編七十七　靖康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引宣和錄金人索取書錄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印板往營中交割　四六談麈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嘗當宗閒封制以巢似伋云想望夷門未泯匆匆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犇犇而久居　竹軒雜識有樂壽閣詩序云

康平仲建閣名曰樂壽取仁智樂山水之意索詩次韻七言律詩　又題康侍郎所居二首七言絕句　東牟集八　康執權封贈故父制又贈故母制　海陵周公文集十四　康執權落致仕知泉州制　又十六　康執權落致仕與郡　又二十二　康執權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在外宮觀　鴻慶居士文集二十五　國子祭酒康執權鴻臚卿制　呂忠穆集六　與康平仲書　東窗集七　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康執權父遠贈右光祿大夫制　又母范氏贈永嘉郡夫人制

孫奕著示兒編　續通鑑長編熙寧三年七月詔權御史臺推

直官屯田員外郎孫奕更不上殿以馮京舉奕御史奕
辭不願故也四年七月侍御史知雜事鄧綰言孫奕呂
公著所舉意趣乖異乞別選推直官詔奕送審官東院
蔡忠惠文集十一 有澶州通判國子博士孫奕刈到芟
草四百萬轉運使乞酬獎與轉官知通利軍畧云以爾
向爲監郡瀕於大河割聚楗新餘四百萬陞與郎位典
御軍壘　古靈集一 熙甯經筵論薦司馬光等三十三
人章曩常僚中才行器識可陞擢任使者尙書祠部員
外郎監泗州河南轉般倉孫奕士行著於鄉閭節義信
於朋友外雖朴湣而中實强敏林英孫奕所至皆以善

政聞可謂循良之吏使當一路則可以厚風俗而安民
矣
邢凱著坦齋通編　館閣續錄八 嘉熙二年十二月□知江陰
軍除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　又九 邢凱字廷舉隆
興府武甯人嘉定七年袁甫榜進士出身治禮記紹定
二年四月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八月通判吉州
時瀾著增修東萊書說　敬鄉錄十一 時瀾字子瀾一字叔觀居婺之
清江鎰之子師呂成公名最著湻熙辛丑進士初爲溫
州天富南監押袋官歷臨安府教授西外宗學教授知
甯國縣通判袁州終　赤城志十 秋官門通判題名時

瀾嘉定十四年六月以朝奉郎至十五年五月卒
趙彥衞著雲麓漫鈔　赤城志十 秋官門通判題名慶元二年
四月趙彥衞以朝奉大夫至四年六月替　攻媿集十三
四 朝奉郎知湖州烏程縣趙彥衞爲鄉民訴水傷擁併
死損八人降一官制　蘭亭考十 載詩一首注趙徽州
彥衞倅台日常許蘭亭二三說丙辰春因以詩扣之此
其次韻也
鄧名世著古今姓氏書辨證　竹谿先生文集四 鄧名世校書郎兼
史館校勘制
范處義著詩補傳　館閣續錄七 范處義字子由婺州蘭溪人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同進士出身治詩慶元三年
八月除祕書監十一月爲祕書修撰江東提刑
陳振孫著書錄解題　密齋筆記一 天聖四年州軍並不得官
置醋坊近陳提舉振孫博通古今仰體祖宗郵民之意
舉行萬戶停廢醋庫邦人至今德之案宏治湖州府志所引較畧
李上交著近事會元　續通鑑長編百七十三 皇祐四年八月乙未
降提點廣南西路刑獄職方員外郎李上交爲太常博
士坐失禦賊也　又百五十八 慶厯六年三月丙午判湖南
路轉運判官李上交知筠州以在部苛察也　容齋三
筆十五 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

湖有辨總持寺牒後列銜事　直齋書錄解題八　豫章
西山記一卷贊皇李上文撰嘉祐丁酉歲交（亥訛文）
李洪（著芸菴類稿）　直齋書錄解題二十一　李氏花萼集五卷廬
陵李氏兄弟五人洪子大漳子淸泳子永泾子召淛子
秀皆有官閥　花庵絕妙詞選五　李子大名洪家世同
登桂籍號淮甸儒族子大其弟漳泳泾淛皆以文鳴有
李氏花萼詞五卷其姪直倫爲之序廬陵人　五李俱
李定曾孫定揚州人廬陵疑廣陵之誤花菴詞選亦云
淮甸儒族則廬陵八三字當爲入案陳貴謙芸庵類稿
序不稱洪字攷類稿詩題有稱子淸弟子詠弟子召諸

人以此參考知洪卽花萼之一也又考泳是將作監端
明子（攻媿集五十二槃菴居士文集序）淛是江西提點刑獄公事長民
子（王照新志二）又詩題有子都兄子濟兄子南兄則李氏羣
從甚多花萼五人特其較著者爾
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　華陽集三十九　東平郡王追封相王謚孝
定（允弼）墓誌銘女次永安縣主適供備庫使郭若虛（熙寧三年）
續通鑑長編二百五十五　熙寧七年八月丁丑衛尉少卿
宋昌言爲遼國母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郭若虛副
之
李壆　中興館閣續錄八　李壆字季允眉州丹稜人紹熙

元年余復榜進士出身治詩賦　慶元三年九月除祕
書省正字四年十月爲校書郞五年四月罷　宋史（寧宗
本紀二）嘉定四年四月四川制置大使司置安邊司以經
制舉事命成都路提刑李壆潼路安撫許奕共領之
館閣續錄八　嘉定六年五月以吏部郞官兼國史院編
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是月爲祕書少監仍兼十月爲起
居郞並兼　（本紀二）六年十月庚戌使金賀正旦會金國
亂不至而還（劉後村眞文忠公行狀時相患公與左史李公壆數論事於是二公俱出疆）
（本紀四）嘉定十四年沿江制置副使司於鄂州李壆爲之
（理宗紀）紹定四年十月戊寅以李壆爲煥章閣直學士

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　六年十月己丑詔李壆赴闕
館閣續錄八　端平元年八月以權刑部尙書兼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本紀）嘉熙元年正月辛酉同知樞
密院事四川宣撫使　四月知成都府　二年二月戊
戌詔近覽李壆奏知蜀漸次收復焚創殘之餘綏撫爲
急宜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
朕軫恤之意　四月癸未以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
淮京湖軍馬（李輔表失書疑有誤）
李壁（著王荆公詩註）　中興館閣續錄七　李壁字季章眉山人紹
熙元年余復榜進士出身治詩賦　八　紹熙二年二月

除祕書省正字十月丁母憂　紹熙五年七月服闋再
除正字九月除校書郎　九十月兼實錄院檢討官
七慶元元年四月除著作佐郎仍兼二年四月知閬州
嘉泰三年十月除祕書少監十二月爲宗正少卿
八四年正月以宗正少卿兼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
修撰　七月以權兵部侍郎兼八月除禮部侍郎兼
中興學士院題名嘉泰四年十二月以權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　開禧元年七月除禮部侍郎兼樞密都承
旨依舊兼　館閣續錄八開禧二年五月爲權禮部尙
書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　七開禧二年八月以

參知政事兼權監修國史　編年錄二十開禧二年七月
參知政事宰輔表七月癸卯自禮部尙書除參知政事　宋史光宗紀開禧三
年十一月乙亥兼同知樞密院事　戊子奪三官撫州
居住宰輔表十一月甲戌罷參知政事　讀書附志五鴈湖先生詩集
四十卷右李文懿壁字季章之詩也壁文簡公燾之子
嘗爲參知政事神道碑附於集後眞文忠公德秀所作
也理宗紀二端平二年十二月庚戌故參知政事李壁謚
文懿

葉凱　宋史藝文志五葉凱南宮詩話一卷　重修琴川
志三宋縣令題名葉凱宣教郎辟差開禧三年二月到
任嘉定二年四月以平反冤獄得旨任滿與陞擢差遣
在任轉通直郎三年三月滿替修學申請三鎭稅錢自
行納郡刊琴川志二年修社壇　玉牒初草嘉定十二
年四月甲戌臣僚奏知池州葉凱以酷濟貪乞行鐫斥
從之後村大全集八十三

趙善括著應齋雜著　重修琴川志宋縣令題名趙善括左奉
議郎乾道四年六月到任七年八月以賑濟有勞特轉
一官十一月差通判平江府

陸叡宋詩紀事六十四　會稽續志進士紹定五年徐元杰榜陸
叡佃五世孫　中興館閣續錄七陸叡字景思貫紹興

府習賦壬辰進士寶祐五年七月以尙書禮部員外郎
暫兼侍立修注官兼翰林權直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
院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除祕書少監兼職依舊當年
八月除起居舍人　建康志二十四載右史陸公叡忠實
不欺之堂記乙卯冬叡解節濡須道金陵末題寶祐五
年閏月既望朝奉大夫行尙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
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兼崇政
殿說書陸叡謹記　又二十五沿江制置司參議淳祐中
有陸叡　又四十四重建吳晉二帝兩廟記景定五年三
月二十五日中大夫集英殿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

副使兼權淮西總領陸景思撰丼書文云景思將漕之
明年是爲刑部尙書潼川姚公希得尹鑪之三年景思到任
當在景定三年　京口張存性中重刊埤雅序五世孫㕍由祕
閣脩撰來知贑州再用刻於郡庠書末當有敘題記今本佚脫　絕
妙好詞十三載雲西陸叡景思瑞鶴仙一闋　謝朔天地
間集有雲西陸壑㕍誤退宮人一首是宋亡之後尙存畫遺民也
江少虞著事實類苑　寶慶四明志十八江少虞宣教郎宣和五
年八月十九日到任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改授權州教
授
宇文紹奕著石林燕語考異　西垣類稿一　宇文紹奕敘官國家

黜幽甄敘有法未嘗以一眚棄材也爾向坐簡劾旣閱
歲年應于常科還爾舊物盍思所以報此哉可佚存叢書
文定集六　薦蜀中人才劄子左承議郎通判劍州宇文
紹奕好古博雅敏於吏事頃四川總領所㒸除劍州和
糴以寬民力　老學庵筆記六載邛州天慶觀希夷詩
石刻云是日迫赴太守宇文袞臣約飯不能盡記後卒
不暇再到至今以爲恨
宋慈　元刻宋提刑洗冤集錄序末題湻祐丁未嘉平節
前十日朝散大夫新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充大使行府
參議官宋慈惠父序　重修毗陵志八　嘉熙四年十一

月朝奉郎知常州事湻祐元年八月轉朝散郎二年三
月賑濟有勞轉朝議郎當月除司農寺丞四月改知贑
州未離任罷　膚齋集六　提刑鄭吏部逢辰墓誌銘盱寇
發守王侑告急江西常平使者鄭伯昌以便宜從事調
發撫軍勦捕宋刑使慈又調將王舜截寇入南路兩軍
夾擊寇勢窮竄剣盜都隅總謝元爲內應陽許之告王
舜兩軍設付以待賊至大發大破之宋旋爲臺臣劾去
宋爲江西提刑當在湻祐五六年間
史繩祖著學齋佔畢　後村大全集六十四　史繩祖江西提舉制
著梧玩芳集五　史繩祖陞直煥章閣江東提舉制略

云人有典刑學探淵綜緖十二經之說仰屋著書以六
百石之官乘軺剌部重異申命自西徂東蓋自江西移江東也
范致明著岳陽風土記　容齋四筆十五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
夫視官職如糞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
不因赦令侍從以上先除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中
奉大夫范致明爲顯謨閣待制　新編方輿勝覽三十一
德安府五桂堂在書記廳元豐中方城范公爲掌書記
官舍西偏有桂甚茂後范公之子致君致明致虛致祥
致厚相繼登第致君記其事後周洪道爲之記云　乾
陵無字碑宋人題名范致明晦叔謫官口水政和元年

天祺節後一日同邑尉郭韶又善來謁乾陵實亮寅畏
從行陝西乾州
陳經國著龜峯詞　寶祐四年登科錄第四甲第一百四十八
人陳經國字伯夫小名□□小字定父第二具慶下年
三十八曾祖巽祖通父㫗迪功郎本貫潮州海陽縣南
城坊身爲戸
郭祥正著青山集　續通鑑長編三百四十四　元豐七年三月壬子
前汀州通判奉議郎郭祥正勒停坐權漳州補僧道仕
持不當受金悔過還主及違法差送接人經赦也
談鑰著吳興志　新安文獻志八十二　宋故朱晞顏行狀末署嘉

定元年月日門生承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談鑰
虞儔著尊白堂集　會稽續志二　提刑題名虞儔紹熙二年八
月初七日以朝奉大夫到任二年二月初二日得旨與
郡　吳興志虞儔朝奉大夫直祕閣紹熙五年十二月
到湖州任慶元二年二月改除知婺州　姑蘇志三　虞
儔朝散大夫直煥章閣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三年四月
磨勘轉朝請大夫十一月除直顯謨閣江南西路轉運
副使十二月改除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府事
中興館閣續錄九　慶元六年十月以起居郎兼實錄
院檢討官　嘉泰元年八月虞儔以中書舍人兼實錄

院同修撰十一月除權兵部侍郎仍兼　二年四月以
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金史交聘表　泰和元年嘉泰元年三
月乙亥宋使刑部尚書虞儔泉州觀察使張仲舒等來
報謝
衛涇著後樂集　宋史孝宗紀三　淳熙十一年四月戊辰賜禮部進
士衛涇以下三百九十四人及第出身　館閣續錄九
淳熙十四年五月除正字十五年八月爲校書郎　又
八十六年七月爲著作佐郎　紹熙元年五月除著作
郎二年八月爲淮東提舉　會稽續志二　提舉題名衛
涇紹熙四年五月十九日以朝散郎到任是月二十七

日丁母憂　館閣續錄九　慶元元年十二月以吏部員
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二年五月爲右司員外郎三年
二月爲左司員外郎三月爲起居舍人並兼　寧宗紀一　慶
元三年閏月乙亥遣衛涇賀金主生辰　理宗紀一　寶慶二
年八月辛亥衛涇薨
王明清著揮麈錄　南澗甲乙稿二十一　方公滋墓誌銘次女適
安豐軍判官王明清　玉照新志四　紹熙癸丑明清任
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　攻媿集百六　參議方君導墓誌
銘新浙西參議官王明清娶君之女弟　嘉泰二年
徐自明著宰輔編年錄　咸淳毗陵志徐自明嘉泰八年十二月

朝散郎前太常博士通判常州在任轉朝請郎　十
年十二月差知永州
方蒙　咸淳臨安志六十一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進士方蒙
揮麈後錄七　元祐中方達源爲御史建言乞重修汴
水短垣護其隄岸報可達源名蒙桐廬人陳述古壻多
與蘇黃游奏疏見家集　古靈集二十五　葉祖洽先生行
狀女次適宣德郎方蒙　孫覺撰墓誌銘同　南澗甲乙稿二十一
方公滋墓誌銘祖蒙任屯田員外郎贈銀青光祿大夫
鄭湜　館閣續錄八　鄭湜字溥之三山人乾道二年蕭國
梁榜同進士出身治詩賦淳熙十六年三月除祕書郎

雜識十二　玉月河精舍叢鈔

七月爲浙東提舉　會稽續志二　鄭湜淳熙十六年八
月十七日以承議郎到浙東提舉任紹熙二年二月十
二日知建寍府　宋史留正傳　光宗時從臣鄭湜奏立太
子監國　景定建康志二十六　鄭湜朝散郎尚書倉部員
外郎紹熙三年九月十五日到江東淮西總領任三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磨勘轉朝請郎五年三月十七日歸
班　象山年譜載江淮總領鄭湜祭文　攻媿集三十九　倉部郎官鄭湜大
理少卿制略云立朝有鯁亮之稱治民有循良之効總
餉江左威譽日聳郎潛末久畀爾臬事　宋史寍宗紀　紹
熙五年七月遣鄭湜使金告禪位　容齋三筆十二　慶元

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
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爲褒詞太過二十
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湜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遷權
刑部侍郎　直齋書錄解題十八　治述十卷從政郎鄭湜
紹興疑熙元年撰進按丙戌榜有三山鄭湜溥之是年已
爲祕書郎面對劄子剴切通練于今傳誦此當別是一
鄭湜耶　又五　會稽和買事宜錄七卷浙東帥鄱陽洪
邁景盧提舉常平三山鄭湜補之集時紹熙元年
王觀國著學林　宋宰輔編年錄十六　紹興十四年二月御史
中丞李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觀國

雜識十二　玉月河精舍叢鈔

皆附万俟卨以進詔與外任　楳溪居士集四　王觀國
除祠部郎官制早中殊科不求聞達任眞推分泊然自
得比對便殿古奏可觀　羣經音辨後序前署左承務
郎知汀州寍化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王觀國
末署紹興壬戌秋七月中澣日官舍西齋序　又汀州寍化縣學鐵
板題銜同
沈揆　中興館閣續錄七　沈揆字虞卿嘉興人紹興三十
年梁克家榜進士出身治書淳熙十一年十一月除十
四年五月爲祕閣修撰江東運副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八有洪邁送沈虞卿祕監將漕江東二首　赤城志九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沈揆

以朝奉郎知嘉興八號儒者之政官至禮部侍郎七年
十二月一日召　館閣續錄七　沈揆淳熙九年十一月
除祕書少監十一年十一月為監　又九十年七月以
祕書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　十一年十一月為監仍
兼　景定建康志二十六　轉運司題名沈揆中大夫祕閣
修撰運副淳熙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七月
宮觀　寧國府志十五宋太守題名沈揆中大夫紹熙元
年六月到明年　平江府　吳郡志十一本朝牧守題名
沈揆中大夫祕閣修撰紹熙二年六月到四年二月除
司農卿　館閣續錄九　紹熙四年八月沈揆以權吏部

侍郎兼實錄院同修撰　文淵閣書目十　沈虞卿野堂
集一部二册完全　天台續集別編二　有沈揆夜宿國清寺
題更好堂詩　又四　林憲詩有云史君沈虞卿宗丞命
賦郡圃羅漢樹云云　宋本顏氏家訓跋去年春來守
天台郡後署淳熙七年春二月嘉興沈揆題　又校刊
名銜有朝奉郎權知台州軍州事沈揆
莊季裕名綽以字行著雞肋編　天台續集別編一　載莊綽建炎丞
相成國呂忠穆公退老堂詩結銜稱右朝請郎充江南
西路安撫制置使司參謀官　三餘集四　高安郡門記
潁川莊綽季裕慈祥清謹人也守筠州之初年紹興十

二年也又云其仁心之所撫字儒術之所緣飾淵源所
漸逮其自出　灸膏肓腧穴法序建炎二年二月十二
日朝奉郎前□□都總管同幹公事賜緋魚袋莊綽記
鍼灸四書　西江志　莊綽朝奉大夫知筠州　北山小集十
有送莊大夫綽赴鄂州守有云白首同經□命年君臨
方面我歸田又詩注季裕著本草蒙求三卷頗工
張表臣著珊瑚鉤詩話　容齋四筆四十　紹興十三年勑令所進書
删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秩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
司農丞　重修毗陵志九　添差通判軍州事題名張表
臣紹興十三年十月右承務郎十五年七月罷

李長民宋詩紀事四十　中興館閣錄八　李長民字元叔廣陵人
宣和元年博學宏詞建炎二年二月除正字三年五月
監南嶽廟　揮麈餘錄李元叔上廣汴都賦於祐陵由
此進用賦全載玉照新志二　玉照新志二　元叔名長民元豐內
相定之孫建炎中為監察御史以名字典州終江西提
點刑獄公事子澍文亦工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十二
紹興癸丑右相朱藏一以內艱去位高宗手札賜舉士
沈必先綦處厚以三院御史阿附時宰令二人共舉察
官于是以李元叔長民應詔元叔嘗為校書郎奉祠去
久之通判潭州遂召還為監察御史而曾任鄭三御史

皆擢此中興後近臣舉察官之始也
吳埛著五總志 新編方輿勝覽五十二 皇朝吳中復爲犍爲令土產紅桑紫竹荔枝三香爲民害作三戒詩勸諸石
吳郡志七 提舉常平茶鹽司右通直郎吳埛紹興十三年九月四日到任至紹興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改除兩浙運判 咸淳臨安志五十 吳埛紹興十四年兩浙運副
阮閱著郴江百詠 萬姓統譜八十一 阮閱字閎休建炎元年知袁州初至訟牒繁閱乃大書依本分三字印榜四城牆壁郡民化之不踰旬訟訴稀息乃榜西廳爲無訟堂爲袁民雪插筆之謗後致仕寓居宜春吟諷自適撰詩總行於世 又阮美成舒城人元豐中進士知巢縣爲政豈弟喜吟咏時號阮絕句 能改齋漫錄十七 龍舒人阮閱字閎休能爲長短句見稱於世政和閒官於宜春妓有趙佛奴籍中之錚錚也嘗爲洞仙歌贈之阮官至中大夫累任監司郡守他詞皆類此 方輿勝覽十九 阮閱詩 又四十八 阮戶部東西關詩 又二十五 阮美成詩即郴江百咏 又二十五 張浮休百詠詩序 詞綜三十八 巢令君阮戶部詞一卷王旭云嚴貫未詳 趙希弁讀書附志下 總龜先生松菊集五卷右阮閱之詩也建炎初以中奉大夫知袁州
以諸書參考則阮閱阮閎阮美成阮戶部及知巢縣袁州者俱即一人但閎閱二字未知孰是
陳棣著蒙隱集 攻媿集九十八 陳公神道碑父棣篤學有賢行奉議郎通判潭州贈中大夫
衞博著定庵類稿 咸淳臨安志六十一 紹興三十年庚辰梁克家榜進士衞博 文昌雜錄跋乾道丁亥六月望左宣教郎新充樞密院編修官衞傳疑博
葛立方著歸愚集 中興館閣錄八 葛立方字常之江陰人黃公度榜同進士出身治書紹興十七年六月除正字十九年六月除校書郎二十一年六月爲考功員外郎 繫年要錄紹興二十六年十月辛丑尚書左司郎中葛立方爲賀大金生辰使

讀書雜識卷十一 終

勞檢丁士諤校字

讀書雜識卷十二

仁和勞　格著

歸安丁寶書述

宋　王禹偁小畜集蘇魏公文集有小畜外集序

補　王贊授殿中侍御史誥皇朝文鑑三十七　應詔言事皇朝文鑑四十二　新修太和宮記吳都文粹七

趙湘南陽集

補　新定旅館中作五律嚴陵集四　宋本　桐江晚望五律　莫冬新定郡樓閒望五律　秋晚舟泊桐江七律西塘集耆舊續聞八

刪　和子華對雨有感二首　蒙惠拄杖及詩依韻奉答

蒙以詩惠水精鱠輒次韻答謝　聞太素絕食飲水題甚清羸以詩見招以上見韓維南陽集十四　卷三七言絕句五首俱見韓維南陽集十四

夏竦文莊集

刪　知饒州樂平縣楊簡除國子博士制見止齋先生文集十七

宋庠元憲集

刪　贈太傅中書令寇準可諡忠愍制寇忠愍公詩集載贈諡誥知制誥丁雜肪編下命知制誥丁度為詞

深州防禦使駙馬都尉錢景臻男忱可莊宅副使制續資治通鑑長編元豐七年九月庚申詔韓國大長公主錢氏長子賜名忱為莊宅副使案此制疑王震行

予自到嶺外居嵐鄉中未嘗不以先死對治人入見其浩然若有所得者今歲在海外遇寒食因發家書想望松楸不能自理偶成此詩示兒子詩末自注阿張孟堅小字　見李光莊簡集二作居嶺外遇寒食無詩末小注

王珪華陽集

刪　秋日白鷺亭向夕風晦有作景定建康志作王公琪詩　和敬叔弟七月十二夜胡伯恭園池對月郎事之作元詩選云王圭字敬仲宛陵人弟璋字敬叔　輓貢南澗三首　輓董澗溪二首　輓胡信芳上舍二首　輓吳止水　輓潘昌朝　輓吳大社退庵子　輓錢公起錢震午兩舉不第　輓董儒仲二首第二首元詩選是王虎土璋詩　王樟輓章恬齋　王蘗輓程學山　莫京

甫知事有臺掾之辟賦詩識別二首　胡則大學正滿秩趨京賦詩為贈見貢雲林集　訪別成獻甫經歷時新拜西臺御史之命二首　又上監察御史時州縣方議役儒　次胡則大賦雪韻　又次韻　劉損齋主簿見示遊廣教和　劉朔齋詩次韻　送汪叔志赴平江州同知序云叔志連龍桂苑展驥巴陵戊午夏月中澣首云鵠袍繞卻便牙緋又云政有霜鬢須別頭待呼巴菊壽慈闈干古岳陽發鬢地好詩相寄吳相遠案宋學士文集汪文節公神道碑銘澤民字叔志領延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郎時先生之母太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鄉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與詩正合

張思愚輓季子敬思愚當是師愚汪澤民張師愚撰宛陵羣英集提要云師愚字仲愚宣國人曾兩領延祐天曆

鄉薦與汪澤民友善 汪夢雷輓陳祥卿夢雷文節之祖見任文節公神道碑
補 和御製賞花釣魚 奉詔赴瓊林苑燕餞太尉潞國文
公出鎮西都 送程公闢給事出守會稽兼集賢殿脩
撰 送公闢給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俱見瀛奎律髓五
劉敞公是集
刪 晝寢五律見李壁王荊文公詩箋註注係原本未經劉辰翁刪節 韓通贈中書令
見皇朝文鑑三十七事在太祖朝宋刻誤蒙上文列劉敞名此亦誤入 王開府行狀據長
編元豐三年九月乙酉注是劉摯作當改入忠肅集
補 歐陽脩加護軍食實封制年譜嘉祐四年十月 翰林學士給
事中知制誥歐陽修皇朝文鑑三十七據歐陽文忠公年譜結銜補 太平

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 嗣立又徙洪州制俱容
齋四筆六 呂溱落職分司制嘉祐四年九月見宋朝大詔令集據長編百九十知制誥
劉敞草溱謫辭有簡直好節推誠不疑等語又百九十二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不直則知此制劉敞作
劉攽彭城集避暑錄話原甫集百七十五卷貢父五十卷 王安石三
刪 大理少卿李鳴復除大理卿制見平齋文集十六
司戶部副使張燾可兵部郎中制見臨川先生文集十五 引泉
詩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見時遯蒙笠澤叢書補遺詩
附考 殿中侍御史韓琦可左司諫制是韓川之誤下有左司諫韓川可太常少卿制
宋史有韓川傳 知制誥吳某可加勳封食邑制疑吳奎 知制
誥石某可加階封食邑制疑石揚休當在仁宗朝

重編晏元獻遺文
目錄 中園賦 飛白書賦玉海三十四 御飛白書扇賦同上 麻
莎記宋文鑑七十七 御飛白書記玉海三十四 五雲觀記茅山志五
天聖上殿劄子 進兩制三館牡丹歌詩狀宋文鑑六十三 辭
侍讀學士等請宮中視學表宋文鑑六十三事文類聚遺集三
升儲表代文粹 謝昇王記室表國學紀聞十九 祖士衡起居
舍人告詞 丁謂復相制 兩朝祥瑞贊序玉海二百 徐
公文集後集 崇天歷序書錄解題十二 几銘宋文鑑七十二 進
珠一首宋文鑑百二十八 荅樞密范給事書宋文鑑百十二 荅贊
善兄家書 荅中丞兄家書 馬忠肅公亮墓誌銘名臣

碑傳琬琰集 劉孝標墓銘新編方輿勝覽六十輿地碑記目四 五古 列子
有力命王充有命祿覽之有感宋文鑑十五 和王校勘中
夏東園同上 題關伯廟揮麈後錄一 巢父井汝州志 七言古
寒食東城作古今歲時雜詠七言律 假中示判官張寺丞王校
勘宋文鑑二十四 棋盤石徐表然武夷山志畧二 初秋宿直同上合璧事
類前集 安昌侯同上 無題瀛奎律髓作寓意 憶臨川舊遊
七夕古今歲時雜詠 賦得秋雨 春陰瀛奎律髓 送凌侍郎歸
鄉曹氏歷代詩選 題東湖涵虛閣江西詩話 張太傅生日詩類聚
新集二 海棠海棠譜中 轉運度支得青州資政黃素書韓
吏部伯夷頌許昌相公以詩跋尾遂爲七言因而記及

藿用拙篇紀詠　次韻謝借觀五老圖鐵網珊瑚書品三　留
題越州石氏山齋會稽掇英總集十二　五言律　和朱子京召還學
士院復齋漫錄　奉和真宗御製後苑雜花海棠海棠譜中　和
樞密侍郎因看海棠憶禁苑此花最盛同上　送鉛山周
尉鉛書五　五絕　孟蘭盆老學庵筆記　西垣榴花千家詩　海棠
海棠譜中　七絕　雪中宋文鑑二十七　立春祠太乙古今歲時雜詠　上巳
瓊林苑宴二府同遊池上即事口占同上　中秋月同上
冬宴老學庵筆記四　上竿伎石林詩話　麗惢花雲麓漫鈔　弔蘇哥
西清詩話　煮茶同上　古瓦硯詩二首硯箋　金鳳花類聚後集
海棠海棠譜中

慕容彥逢摘文堂集
附考　端平殿學士朝散大夫曾孝寬可差知鄆州降授奉議
郎趙高可差知徐州制元豐五年五月丙申知淮陽軍奉議郎趙高知徐州　楊
愿除中書舍人誥宋史高宗紀紹興十二年九月始遣楊愿使金賀正旦
孫介明復小集
補　上國撫㪅播芳大全文粹六十二　七古　中秋夜不見月　掇織錦
圖五古　中秋月歎　五律　中秋月　七絕　又賦十五夜月
中秋月　聯子[redacted]
劉跂學易集
附考　歲寒堂記原案前記為李常武作此篇為兄子偕作雜標目相同實係二記　疑王柏魯齋集文

五律　使遼作十四首跋未嘗使遼元豐五年八月朝奉郎守禮部郎中劉摯賀大遼國主
正旦使　趙明誠古器物銘碑序籀史十五卷河間劉跂序文不載
楊億武夷新集
補　寇準拜相制續筆談　西崑酬唱集序校木　無相大師行
狀
李壁王荆公詩註
刪　寄程給事箋注此詩恐非公作案見王珪華陽集三
鄭獬鄖溪集
刪　潁王府翊善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齊恢等制見南陽集十七
宋文鑑目作韓維是文作鄭獬非　西頭供奉官常用之等制見南陽集十八

宋文鑑目作韓維是文作鄭獬非　夏竦制編年錄在慶歷七年丁亥錄內直在治平四年
罷夏竦制錄在慶歷八年張方平草　夏竦樞密使制錄在慶歷三年
除韓琦制錄在嘉祐元年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
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制見臨川先生文集四十九　詩　奉詔
赴瓊林苑餞太尉潞國文公出鎮西都見華陽集五　送
程公闢給事出守會稽兼集賢殿修撰同上　送公闢給
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同上　寄程公闢華陽集三瀛奎律髓載四詩
次鄭毅夫和御製賞花釣魚後因題下脫岐公名誤編入鄭集耳
補　江氏書目記揮麈後錄五　楚樂亭記游志續編
劉摯忠肅集

删 祭丞相韓儀公文首云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
申朔初二日癸酉奉義郎武騎尉彭城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某略云高陽開府初叨采錄及
長天樞復備僚屬又云卒議姻好又云逮予南遷其略九十
四劉安世傳就辟高陽帥幕哲宗時以寶文閣待制爲
樞密都承旨又六十九韓忠彥元祐中自尚書左丞除
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又安世子娶
忠彥女見長編在元祐四年六月此文係劉安世作
補 張文定玉堂集序餘師錄三 王闢府行狀此王拱辰也誤編入公是集五
十一据長編元豐三
年九月乙酉注改正
王安禮魏公集
删 賜參知政事趙雄生日詔見周益公玉堂類稿十 曹瑋除授左

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制宋宰輔編年錄在乾興元年二月戊辰宋
朝大詔令集亦不載右謂人名 賜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
受册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見東坡內制集四有異文
補 王魏公文集序攻媿集五十一 歐陽修贈太尉制元豐三年歐陽文
忠公年譜
虞儔尊白堂集姜特立梅山續稾載其詩當考
删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父制見止齋先生文集十五 在外侍從明
堂恩贈父制止齋集十六 在外侍從登極恩贈母制止齋集十
五 在外宰執登極恩贈妻制同上 在外侍從登極恩
封妻制同上 國子正陳希點太學錄湯璹並除太學博

士誥止齋集十七 詩 自雲門還泛若耶溪入鏡湖寄院中
諸公見會稽掇英總集十四
胡宿文公集
補 首楞嚴經義海緣起標指集解序舊鈔本 高齋記景定建康
志二十一 嘉祐六年制策困學紀聞十四胡武平撰 七律 送表臣遊宦
城常州府志
附考 左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周綰除集
英殿修撰知溫州制綰代不合南宋館閣錄周綰字彥約括倉人蔡薿榜進士及第紹興
二十八年十月以權吏部侍郎兼史館修撰二十九年
三月除集英殿修撰知溫州又宏治溫州府志周綰直
敷文閣知溫州軍事紹興二十九年 趙長卿自豐州刺史除撫州刺史

制制云南宮起草事書於端鎬東吳授鉞功存於制勝
中外之政終始不渝爰自休閒尤彰操尚宮垣選美
俾參調護之職方鎮藉能式委分憂之寄案此制月有
誤良弼係唐人其爲浙東節度見舊肅宗紀及唐會稽
太守題名記爲太子賓客見鄧說所撰趙叡沖碑與制
所云東吳授鉞及宮垣選美語正合又目不載太子賓
客則劉詠殊無據必有
誤此制疑非文恭之詞
韓維南陽集
補 高祖宮師文編序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十四 與孫學士播芳大全文粹六上
删 與李舍人同上 韓維守本官資政殿學士知鄧州
告詞欒城集三十 召韓維王存明堂陪祠詔宋朝大詔令集百二十五
校正 與司馬君實書司馬文正公集七十六校正錯簡 與范堯夫舍人手
書播芳大全文粹八十校補闕文 附錄 太子少傅致仕韓維陪祠詔

元祐七年八月大詔令集百二十二　題已闕當據宋補并增闕文　資政殿大學士太
子少傅致仕韓維可太子少師致仕制　題已闕當據呂陶淨德集九補并增闕文
奏議二十二至二十六當据歷代名臣奏議披
陳舜俞都官文集
刪 江西路轉運副使吳潛除太常少卿制　見平齋文集二十二
刪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見臨川先生文集五十五
翟汝文忠惠集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臨川集五十一　太學正孫元卿除武
學博士制　見止齋文集十八　尙書庫部員外郎葉劭爲鴻臚
少卿制　見劉給事集二

附考 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除知樞密院事制　編年錄在紹興七年三月忠惠以紹興二年六月致仕　參知政事劉大中除資政
殿學士知處州制　編年錄在紹興八年十月
張侃拙軒集
刪 先公守汝陰嘗以詩送都曹路君挂官東歸載張乖崖
公留其錄　當脫曹字　語今傳播世間三十年矣近僕寓居頴
昌一日有都曹公之季子宇文老者偶來自京師出其
家所藏二帖紙墨猶新因道及存沒之舊感慨於懷乃
追維先公詩韻以遺之文老時方就試春官待報也　東坡先生詩注三十四有送路都曹詩并引載乖崖公在蜀有錄曹參軍老病廢事云云與此詩題合韻亦正同當

是蘇過所作改入斜川集
補 賀房李彭老詞敘　浩然齋雅談節引不全　題紀贈墓　景定建康志四十三
晁說之景迂生集
補日 劉跂斯立墓誌　陳振孫云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而此集無之計其逸者多矣今大典本學易
集缺　老子道德經跋　天一閣書目道德經四卷魏王弼註政和乙未嵩山晁說之鄜疇記
後　晏叔原志　研北雜志晏十五叔原志文晁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
陸佃陶山集
刪 寄彥猷閣老某前歲奉使還領揚州今彥猷亦自境外
歸得姑蘇　事畧七十六劉敞自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使還求知揚州又姑蘇志唐詢字彥猷錢
唐人嘉祐二年二月戊申以知制誥出知蘇州三年六月丙辰徙揚州長編百八十三嘉祐元年八月丙寅刑

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唐詢爲契丹生辰使此詩疑劉敞作
綦崇禮北海集　攻媿集五十一有序
附考 朝服畫像贊　當是綦煥作　燕服畫像贊　是史浩作當改入附錄　朝
散郎楊萬里轉朝請郎制　淳熙十三年見誠齋先生文集百三十三卷是陳居仁
行
蔡戡定齋集
刪 七絕　王侍中智興云云　係康駢劇談錄但節畧過甚平生四句卽智興之詩
附錄 宋史無傳中興館閣錄蔡戡字定夫莆田人蕭國梁榜
進士及第治詩賦乾道七年九月除正字八年七月除
知江陰軍　景定建康志二十六　總領所題名蔡戡朝奉

郎守太府少卿淳熙十年七月十八日到任淮指揮與
湖廣總領趙汝誼兩易　會稽續志二 提刑題名蔡戡
紹熙元年四月十一日以朝散大夫直寶文閣到任當
年七月二十八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咸
淳臨安志四十八 紹熙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蔡戡以朝請
大夫試司農卿兼知臨安府十二月一日依舊司農卿
兼權戶部侍郎湖廣總領　尊白堂集右文殿修撰蔡
戡除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制有云杜門有年
王安中初寮集 戴表元剡源集有初寮先生摘稿序
補 答吳檢法書 餘師錄三　郢城杜澤之詩集序 同上

雜識十二　十一　月河精舍叢鈔

李復潏水集
刪 贈張萬戶征閩凱還 此元人李復詩字道原天台人見大雅集七
刪 寍公新拜首座因贈 見王黃州小畜集十　贈朗上人 小畜集九　贈
省欽 小畜集十一　贈贊寍大師 小畜集七　寄贊寍上人 同上
朗上人見訪復謁不遇留刺而還有詩見謝依韻和答
小畜外集七　次韻和朗公見贈 同上
張守毘陵集 平園續稾十四張文靖文集序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五卷
刪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景定建康志闕
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朝請大夫寶謨閣待制江東安撫使葉適知府事七月十一日兼沿江制置使
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補 王孝迪中書侍郎制 見宰輔編年錄靖康元年正月辛未云張守詞　七律汴上
小兩復齋 前賢小集拾遺五
汪藻浮溪集
附考 梁丞相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王丞相辭免恩命不允
批答 据編年錄王淮左丞相梁克家右丞相在淳熙九年九月庚午又見播芳大全文粹五十不載名氏
補 宋故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贈少保汪公 澥 神道碑 石刻
車駕幸臨安起居表 咸淳臨安志九十七　代發運趙修撰賀
克復杭州表 同上　永州學記 石刻湖南祁陽
劉爚雲莊集
刪 此書俱眞西山文係後人竄入惟奏議從碑本傳鈔出

雜識十二　十二　月河精舍叢鈔

節錄不全講議數首是雲莊文
洪邁野處類稿
此即朱松韋齋集案大典本蘇過斜川集 鮑刻 有誤入洪
适作者
曹彥約昌谷集
刪 總領戶部楊公挽詩三首 當改入滄州塵缶編　謝撰攀龍臺碑表
賜物表二 文苑英華五百九十二作李嶠此誤入
補 跋竹齋手帖 竹齋先生詩集四附錄　跋辛巳泣蘄錄 舊鈔本
附考 代辭免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恩命狀 首云臣今月十四日承福州遞
到尚書省劄子一道正月一日三省同奉御筆趙汝愚除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者据庸齋集時在壬子淳祐十

二年也
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高斯得恥堂存稿有
補 總領戶部楊公挽詩三首原誤編入曹彥約昌谷集今改正 重建開寶
仁王寺記淸補臨安志 興聖寺記至元嘉禾志十八 春秋分紀
序鈔本
崔敦詩玉堂類稿
附錄 宋史無崔敦詩傳案敦詩字大雅見韓元吉所撰墓誌銘周必大玉堂雜記
作興詩王應麟玉海作端詩俱避光宗諱改 通州靖海人墓志景定建康志 南渡後
提要 居溧陽登紹興三十年庚辰第歷揚州高郵縣主簿
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改秘

雜識十二 芸月河精舍叢鈔

書省正字墓志十二月為翰林權直玉海淳熙元年正月初
四日除崇政殿說書附錄墓誌又兼權給事中墓誌十二月以
父憂去復遭母喪五年九月玉海除樞密院編修官墓誌學
士院權直墓誌玉海六年正月二十日除著作郎附錄墓誌兼權
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墓誌案附錄除說書在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七
年七月十五日附錄進國子司業附錄墓誌改權直學士院墓誌
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拜中書舍人附錄墓誌加侍郎直學士
院九年五月卒所著鐃歌鼓吹曲十二篇墓誌
家鉉翁則堂集
刪 浙西判官高越可水部郎中制見徐騎省集八

劉辰翁須溪集
補 尚書纂傳序通志堂本 韻會序古今韻會舉要元刊本 簡齋集序聚珍板本
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眞人墓誌銘隱居通議十六 平福堂記游志續編
刪 輓朱文公二首見濂洛風雅 輓蔡西山同上足會極詩
馬廷鸞碧梧玩芳集
刪 獎諭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路安撫使知興元府吳拱
詔見周益公玉堂類稿十
釋永頤雲泉詩集
刪 呂晉叔著作遺新茶見宛陵先生文集五十二題注四十五字集無 游張園

雜識十二 芸月河精舍叢鈔

觀海棠戲作見盧陵沙門紹嵩亞愚江浙紀行集句詩七 雪中海棠見黃庚月
屋漫稿有異字
趙汝燧野谷詩稿
補 野谷集序後村居士文集二十三
章甫自鳴集
補 送韓季舒歸宣城五律寧國府志
韓淲澗泉集瀛奎律髓澗泉生於紹興三十年己卯嘉定初卸休官不仕十七年甲申理宗
即位之月卒年六十四其大節有可取詩四十餘卷約五千篇澗泉諱淲字仲止南澗無咎之子予嘗為
作傳案三十年當作二十九年年六十四當作六十六虛谷俱誤
刪 七言律詩 王禹偁贈呂通祕丞楚州監倉見王黃州小畜集十一 故

右武衛大將軍代化州刺史世肱可贈安州觀察使追
封安陸侯制 見南陽集十六
補 詩餘 末卷詞共九十八闋攷淵泉詩餘凡百九十五闋此缺九十八闋惟破撥浣溪沙一闋詩餘無之
張鎡南湖集
補 題梅溪詞 汲古閣本 密庵禪師語錄序 請破庵禪師住
慧雲寺 並見慧雲寺志鮑淥飲補
袁燮絜齋集
補 增修府學記 至元嘉禾志十六有闕文 新學記 刻錄 范忠宣祠堂
記 目見景定建康志三十三 武學登科題名記 臨安志十一
袁甫蒙齋集

補 教育言氏子孫記 重修琴川志
删 趙汝訥除司農寺丞杜範軍器監丞李以制大理寺簿
章勵將作監簿制 見平齋文集十七
趙蕃章泉稿
删 重修廣信郡學記 此當是湻祐廣信志文誤編入
補 方是閒居士小稿序 鈔本
王阮義豐集 殘宋本半頁十行行十八字存五十八頁前有湻祐戊申大梁趙希悉敘闕
本後有湻祐癸卯夏六月甲子里人吳愈敘通體均
遺割補文僅末半頁與前半頁和淵明詞初不連屬
缺損已甚
補 王南卿文集序 劉克莊後村居士文集二十三序云縣尹王旦攜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

卷示余 雪山集序 聚珍板 館娃賦 明嘉靖刊本程史三
袁說友東塘集
補 六部監門題名記 咸淳臨安志五
附考 謝除知洪州到任表 疑張守
葉石林遺文目
賀邵都運啟 播芳大全文粹二十 謝監司薦舉啟 又三十五 起居
入國郭龍圖啟 又四十七 童貫自檢校司空奉寧節度進
司徒易鎮臨洮制 程史四節引 石林燕語序 刊本 族譜序
葉氏世譜後序 巖下放言序 刊本 石林家訓序 刊本
勝法寺轉輪藏記 政和五年常熟 吳郡太守題名記 吳郡志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東觀餘論 題皇
象章草急就篇 宣和二年松江府學明正統楊政重摹殘本葉茗翁云文見華亭縣學石刻
吳淵退庵遺集
補 沁園春 梅 天台陳先生類編全芳備祖一
附考 鶴山文集序 隱居通議十七劉清叔澂舊居廬陵徙匡廬自號玉淵登科入仕至監簿中更稾劫譎瑞州通判又譎封州嘗以文墨事信庵趙丞相藉甚文名有玉淵集刊行其筆端透徹處指醒人意第滔贍之過反傷汎濫若加斂之工以造簡古之味足可名世矣嘗敘鶴山集曰藝祖救百王之弊云云前一段則此序當是劉澂代作
趙汝鐩野谷詩稿
補 野谷集序 後村居士文集二十三

吳詠鶴林集

附考 賜李端懿讓恩命批答〔東都事畧二十五李遵勗傳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留後〕

奏寬民五事狀〔廣東運使有湻祐十二年云云疑包恢敝帚稿畧〕

補 演教堂記〔洞霄圖志六末署湻祐三年七月既望資[illegible]閣學士朝請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中江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吳詠〕

許尚華亭百詠

此從至元嘉禾志二十八錄出

張堯同嘉禾百詠

此從檇李詩繫錄出案至元嘉禾志三十一題詠亦載

次第不合

許應龍東澗集

删 授內官韓申〔苑作坤〕範等加恩制〔見文苑英華四百十八是李璞文首有勑字〕

附考 乾會節賀表〔乾會度宗生辰節名宋史本紀湻祐九年正月丁卯許應龍薨〕

韓駒陵陽集

補 盧溪先生題宣和御畫詩〔盧溪先生文集明嘉靖刊本〕 上宰相書

餘師錄四 白孔六帖序〔明刊本〕 北湖集序〔永樂大典本〕

朱翌灊山集

補 朱新仲舍人文集序〔子輗等類公遺稿凡四十有四卷 平園續稾十二〕 廣生

堂記〔至正四明續志十一〕〔七古〕觀弄獅子〔前賢小集拾遺五〕

林季仲竹軒雜識

附錄 中興館閣錄〔七〕十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何溪榜上舍出

身治周禮紹興四年六月除秘書郎五年閏二月爲祠

部員外郎 香山集十〔一〕讀林公懿誠竹軒集次韻卷首

一篇

喻良能香山集

删 輓李康靖少傅夫人〔見宛陵先生文集廿六〕

王質雪山集

補 避暑烟水亭與王景文同文聯句二首〔義豐集〕

删 水調歌頭〔中秋飲南樓呈范宣撫見石湖詞及[illegible]錄下〕

附考 京丞相眞贊〔疑非王質作京鏜丞相在慶元中〕

周麟之海陵集〔清波別志下族叔同知海陵集已有墨本然於內制不載批荅又小官賞刑告詞語雖簡而切當功罪最爲用功處〕

補 劉一止再除秘閣修撰致仕制〔紹興二十二年苕溪集五十五〕

王之望漢濱集〔之望謚敏肅見赤城志三十四宋史本傳揮麈後錄俱失載 平園續稾十三王參政文集序季十鉛通敏好學念公遺文刻於蜀者訛舛特甚手加編校定爲漢濱集六十卷〕

補 題王氏秀野堂〔七律 天台續集別編五〕

删 湖州到任謝宰相啟〔是汪浮溪文孫覿汪公墓誌銘自翰林學士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嶽州到任謝宰相啟 泉州到任謝宰相啟 宣州到任謝宰相啟〔俱當是汪浮溪文〕

附考 徐郡謝宣撫開府啟〔文云歷仕三朝年逾八秩疑是孫覿文〕

吳芾湖山集

補 姑溪居士文集 舊鈔本 朱氏旌表門閭碑 赤城集十四

仲并浮山集

删 七律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劉郎中 見白氏文集二十五

附考 浣溪沙春閨 即事樂府雅詞作李清照詞

胡銓澹庵文集

補 浮雲居士會達臣哀詞 并引獨醒雜識附錄 盧溪先生文集序 明嘉靖刊本 賀蔣提刑啟 播芳文粹二十一 敘復謝丞相啟 文粹四十 江淮總領題名記 景定建康志二十六

呂本中東萊遺文 渭南文集十四呂居仁集序云嗣孫祖平盡裒他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

雜識十二 九 月河精舍叢鈔

劉一止除秘書少監 紹興八年九月 苕溪集 楊文靖公行狀 龜山楊文靖公集宏治本十六卷

曾幾茶山集 後村詩話茶山詩十五卷九百二十篇者是也續刊後集亦十五卷

補 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 前賢小集拾遺四

删 七絕蘆溝橋 見元曹伯啟漢泉曹文貞公詩集八

遺文 東萊先生詩集後序 舊鈔本 右朝散大夫汪君叔敖墓表 新安文獻志九十一 周范隋告跋 金石粹編百十七 重建至德廟記 乾道元年九月石刻

李處權崧庵集

删 送庾姪親迎延平李先生家 見劉學箕方是閒居士小稿上

李流謙澹齋集

附考 雅州到任謝宰執啟 疑代人作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 疑胡澹庵文 得通鑑一綱目一發明質見各一歡抃而書 疑金元人文

李正民大隱集

補 重修海鹽縣學記 至元嘉禾志二十三 資聖寺佛殿記 同上 法喜寺改十方記 同上 題維摩像

删 皇兄沂州防禦使權主奉吳王祭祀多才磨勘轉明州觀察使制 見止齋先生文集十一 中大夫起居舍人趙綸除右文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制 寶慶四明志趙綸以中奉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除右文殿修撰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於寶祐四年八月初七日交制司印當月十二日交割府事五年四月日準省劄宮祠 撰人俟攷 王忠嗣復舊官仍兼隴右節度副使制 授馬元慶河西節度副使制 俱見文苑英華四百十二孫逖文 林希道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路鎮副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 案理宗本紀景定三年二月復李全官爵此制疑即林希道之詞道疑作逸隱居通議載劉後村所草制字句全異蓋同時所擬也 五古 春日城東送韓玉汝赴兩浙轉運 見元豐類稿五題云送玉汝

雜識十二 十 月河精舍叢鈔

附考 知湖州到任謝表 結銜云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又云今月初三日到任訖攷吳興志李光

紹興五年閏二月初三日以左　知洪州到任謝表結銜
朝奉郎充寶文閣待制到任
云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攷宋史高宗本紀紹
興七年十一月丁酉以知溫州李光爲江西安撫制置
大使
附錄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四年正月乙丑以中書舍人李正
民爲兩浙湖南江西撫諭使詣太后問安　紹興十年
五月金人叛盟知淮寧府李正民降兀朮　十二年二
月壬午金歸李正民　揮麈前錄四　李定字資深元豐
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揚州人原注
李膺亦字文叔兩方叔俱以文名　北山小集二十六　禮部侍郎
李正民除徽猷閣待制吉州制　天台續集別編一　建

炎丞相成國呂忠穆公退老堂詩結銜題左朝奉郎充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正民詩見卷八　竹溪先
生文集四　李擢袁州李正民錡州制　至元嘉禾志十二
二法喜寺改十方記紹興十四年二月一日左朝奉大
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平原縣開國伯又
重修海鹽縣學記紹興十六年二月十日云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餘銜同前　玉海二百四　辭學題名政和丁酉辭學
兼茂科李正民第一　陳貴誼芸庵類稿序大隱先生
李公侍郎諱正民在中原時以文章名天下渡江南來
扈從巡守參爲詔命條畫軍國大計于艱危時最號忠

力諸所論撰亦旣盛行於時
李洪芸庵類稿陳序不載其字今以類稿及李氏花萼集參攷知洪字子大五李之一也
刪 木蘭花漫花庵絕妙詞選作李耘叟名芸子號芳州昭武人石屏序其詞最稱賞子懷渺渺以下數
謹案劉後村有李芸子詩跋
補 念奴嬌聽起觀落梅李子大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五　浪淘沙櫻桃李子大全芳備祖後集九
附錄 會稽續志二　李洪慶元五年官浙東提舉六年除本路
提刑　海甯州志七　宋監稅官題名有李洪
王洋東牟集
刪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見元豐類稿二十二長編在元豐五年八月辛未　天寶

莊嚴舍利塔碑此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見文苑英華八百五十一
附錄 中興館閣錄八　王洋字元渤山陽人沈晦榜進士及第
紹興元年六月除正字二年正月除校書郎五月爲吏
部員外郎　揮麈前錄三　王資深子洋俱爲榜眼
衛宗武秋聲集
附錄 重修毘陵志八　國朝郡守題名衛宗武開慶元年三月
奉議郎監尙書六部門暫權七月正除閏十一月別與
州郡差遣　東維子文集二十六　何絅先生衛德嘉墓銘祖
宗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牟巘陵陽集

補嘉興路重修儒學記大德六年七月嘉興　重修石峽書院記
蛟峯外集三　松江寶雲寺記至大元年五月華亭　金澤鎮熙浩
寺碑至大三年正月青浦　瓢泉吟稿序鈔本　釋英白雲集序
鈔本　四書章圖序□
陳杰自堂存稿
刪閒議賦見鹿皮子陳先生文集一案自堂存稿又有閒議記俟考
附錄虛谷桐江續集三十七　寄題朱信州自閑堂詩□□陳壽
父堂以自爲號謂予可言詩玉成有大造詩末自注南
昌陳壽父名杰爲江西提刑有詩聲號自堂先生
韓元吉南澗甲乙稿

雜識十二　[illegible]月河精舍叢鈔

補大戴禮記跋淳熙乙未歲後九月穎川韓元吉書刊置建安郡齋嘉靖癸巳吳郡袁氏嘉趣堂重
雕本　吏部長貳題名記咸淳臨安志五　四老堂記景定建康志二十一
江東轉運使題名記又二十六　戒壇寺記又三十三
附考京鏜回生日啟疑羼入
附錄于湖集韓元吉除度支郎官制　渭南文集十四京口唱
和序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壬申許昌韓無咎以新番陽
守來省太夫人於潤方是時予爲通判郡事與無咎別
蓋逾年矣明年改元乾道正月辛亥無咎以考功郎徵
景定建康志二十六　轉運司題名　韓元吉右朝奉郎直
秘閣判官乾道□年八月一日到任　宋史孝宗本紀

二乾道八年十二月丁巳遣韓元吉等賀金主生辰
三百家名賢文粹世次丁亥季夏月河丁氏鈔寄　張文
世次趙韓王普則平相兩朝　河東先生柳開仲塗開寶六年登進士第　張文
定公齊賢師亮太平興國二年第　諫議田公錫表聖三年第　寇萊公準平
仲五年第　張忠定公詠復之同年第　雷夏先生王禹偁元之八年第
富春先生孫何漢公淯化三年狀元　楊文公億大年淯化中童子召試出身
內翰劉公筠子儀咸平元年第　陳康靖公堯咨嘉謨三年第　太傅錢
公惟演希聖咸平中獻所爲文拜太僕卿　終南先生种放明逸咸平中應詔拜右司諫
王文正公曾孝先五年狀元　夏文莊公竦子喬景德四年中制科　晏
元獻公殊同叔六年神童召試出身　穆先生修伯長祥符二年第　范文正

雜識十二　[illegible]月河精舍叢鈔

公仲淹希文八年第　直講孫公堪仲任天禧三年第　宋元憲公庠子序天
聖二年狀元　宋景文公祁子京同年甲科　余襄公靖安道同年第　河
南先生尹洙希魯同年第　韓魏公琦稚圭五年甲科　包孝肅公拯希
仁同年甲科　文潞公彥博寬夫同年甲科　待制孫公甫之翰同年第　孫
文懿公抃夢得八年鼎科　、端明蔡公襄君謨同年甲科　田宣獻公
況元均同年甲科又中制科　徂徠先生石介守道同年甲科　六一居士
歐陽修永叔同年甲科　參政元公絳厚之同年第　富文忠公弼彥國同年中
制科　樂全先生張方平安道景祐元年中制科　趙清獻公抃閱道同年第　司馬
滄浪翁蘇舜欽子美同年第　秘監祖公無擇擇之寶元元年鼎科　鮮于諫議侁子駿同
溫公光君實同年甲科　范忠文公鎮景仁同年第

年第　學士邵公必不疑同年第　中丞呂公誨獻可同年第　尚書邵
公亢興宗同年中制科　直講李公觀泰伯慶曆初試制科　王岐公珪禹玉二
年甲科　臨川先生王安石介父同年甲科　韓南陽公維持國同年第　廣
學士陳公襄述古同年第　泰山先生孫復明復慶曆中詔拜國子直講
陵先生王令逢原　學士崔公度伯易　公是先生劉敞原父六
年第二人　直講王公逢會之同年第　郎中強公至幾聖同年第　寺丞
章公望之表民蔭補官　編修劉公恕道原試經義說書釋褐　濂溪先生
周敦頤茂叔蔭補官　學士錢公公輔君倚皇祐元年鼎科　石室先生文
同與可同年甲科　諫議孫公覺莘老同年第　左丞鄧潤甫溫伯同年第
學士孫公洙巨源同年第　汴溪先生鄭獬毅夫五年狀元　無爲
子楊繪元素同年第二人　編修劉公攽貢父同年第　左丞蒲公宗孟傳正
同年第　淇水先生李清臣邦直同年第　直講梅公堯臣聖俞嘉祐元年
詔拜國子直講　老泉先生蘇洵明允嘉祐初應詔　東平呂公惠卿吉甫嘉祐
二年甲科　南豐先生曾鞏子固同年第　學士王公無咎補之同年第　潁
樞密蔣公之奇穎叔同年第、東坡先生蘇軾子瞻同年又中制科
濱先生蘇轍子由同年又中制科　明道先生程顥伯淳同年第　王襄
敏公韶子純同年第　橫渠先生張載子厚同年第　王深父回同年第
康節先生邵雍堯夫舉遺逸　清虛居士王鞏定國　待制顏公
復長道嘉祐中應詔　丞相章公惇子厚同年甲科　右丞胡公宗愈完夫四年
第二人　丞相劉公摯莘老同年甲科　無爲子楊傑次公同年第　尚

書李公常公擇同年第　諫議王公覿明叟同年第　諫議孔公文仲經父
六年第　待制孔公武仲常父八年甲科　太史范公祖禹淳父同年甲科
太博袁公默思正同年甲科　淨德先生呂陶元鈞同年又中制科　中
丞鄧公綰文約舉進士　學士孫公覽傳師治平二年第　芸閣先生呂
大臨與叔同年第　浮休居士張舜民芸叟同年第　無盡居士張商英
天覺同年第　許狀元安世四年狀元　西塘先生鄭俠介夫同年第
學士王公雱元澤同年第　豫章先生黃庭堅魯直同年第　會文昭
公肇子開同年第　待制顧公臨子敦　上官御史均彥衡熙寧三年第二人
左丞陸公佃農師同年鼎科　待制龔公原深父同年第　樞密王
公巖叟彥霖　前溪先生劉涇巨濟六年第　元城先生劉安世器之同年
第　宛邱先生張耒文潛同年第　庵峯居士吳拭年第　同
校理吳公安國平甫熙寧中應詔賜進士　中丞徐公禧德占熙寧中自進士獻策
補官　鼂山先生楊時中立九年第　賢良吳公儔子友同年中制科　陳
了翁瓘瑩中元豐二年鼎科　濟北先生晁補之無咎同年第　學士劉
公弇偉明同年第　楊祐夫天惠同年第、尚書黃公裳冕仲五年狀元
尚方先生張剛正已同年第　道鄉先生鄒浩志完同年第　左丞馮
公澥長源同年第　得得居士任伯雨德翁同年第　待制周公邦彥美成
伊川先生程頤正叔元祐初召爲崇政殿說書　淮海先生秦觀少游元
祐初以薦爲太學博士　濟南先生李廌方叔　後山居士陳師道無己
元祐初以薦爲徐州教授　博士何公去非元祐初蘇軾薦改承議郎　賢節先生

王庠周彥　姑溪居士李之儀端叔　斜川居士蘇過叔黨　谿
堂先生謝逸無逸　學士馬公存子才二年第　木雁先生鄭少微　六
明舉同年第　正言崔公鶠德符同年第　錦屏先生馬涓年狀元　賢良侯
跨鼇先生李新元應同年第　賢良王公當子思同年中制科　賢良
公溥元叔同年中制科　會國先生唐庚子西紹聖元年第　晁之道詠之同年
第　忠惠先生翟汝文公巽元符三年第　賢良范公致明同年中制科
尚書王公雲子飛崇寧二年中宏詞　宇文南陽公粹中仲達二年鼎科　玉
臺先生王賞望之同年甲科　固窮先生彭俊民廷傑同年甲科　龍溪
先生汪藻彥章同年第　新安居士汪伯彥廷俊同年第　黃致一定
崇寧初上舍第　梅文安公執禮和勝五年第　九峯先生蘇元老在庭同年
第　侍郎劉公觀中達同年第　捫膝先生喻汝礪迪孺同年第　澗
上丈人陳恬叔易大觀中以近臣薦賜出身　石月先生余安行勉仲　唐
恭愍公重元任三年第　蘭陵孫公覿仲益同年第　李忠愍公若水清卿
上舍第　東溪先生王騰天長　定庵居士陳公輔國佐和三年第　政
陵陽先生韓駒子蒼召試出身　高隱處士林敏功子仁和中賜號視政
朝請大夫　丞相何公㮚文縝元年狀元　工部李公良臣同年第　鄱
陽先生洪浩光弼同年第　五峯先生胡宏仁仲　丞相范公宗尹
宣和三年第　灌園先生計有功敏夫同年第　耆溪先生劉行一簡　止
第同年　曲肱先生熊彥詩叔雅六年第　芸室先生楊椿元老同年第
縉雲先生馮時行當可同年第　橫浦先生張九成子韶紹興二年狀元

編修趙公雍子然同年第　東山先生何熙志中遠　金華先
生程敦厚子山五年第　觀物先生張行成文饒同年第　西山先生
邵博公濟八年賜出身　思齋先生黃成孫思中　漢濱先生王之望瞻叔
八年第　巽巖先生李燾仁父同年第　簀山先生晁公遡子西同年第
觀堂先生劉望之夷叔十二年第　靜吉老人宋達孫仲山同年第
內翰洪公遵景嚴十五年中宏詞　白雲先生郭雍子和　南軒先
生張栻欽夫　趙狀元逵莊叔二十一年狀元　方舟先生李石知幾同
年第　待制張公震眞父同年第　于湖先生張孝祥安國二十四年狀元
誠齋先生楊萬里廷秀同年第　梅溪先生王十朋龜齡二十七年狀元
丞相趙公雄溫叔隆興元年第
此宋刻本二百家名賢文粹世次余友顧抱沖所贈也
抱沖書蓄書貲爲抱沖蓄書之殿君病於元年季冬
卒於二年四月初得此書價錢僅十千雖非完璧攷明
內閣藏書目已云不全外間傳本甚少宋時鴻編鉅製
見錄是書余未能借鈔常從抱沖索觀世次亦可藉見
宋人名字爵里今抱沖病中猶倩鈔胥錄以爲贈爰裝
潢以藏諸篋云嘉慶二年秋九月
中浣二日燈下蕘圃黃丕烈識
元　文章精義李耆卿撰大典本　以下元人
元李塗文章精義二卷千頃堂書目文史類臨川人官國子助教益都于欽肇授　水
東日記十二臨川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僅百條門人益
都于欽止至順中跋云二百八條豈刊者之誤歟後又
自署云文章作法緒論凡十一條宋玄禧語也卷末又
有論述其云袁清容文長於應制歐陽原功文未離賦

體未見切當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玄僖也覽者詳之

程雪樓集十二故國子助教李性學墓碑

大典本李耆卿不著時代不知何許人或豈字耆卿歟

宋玄禧卽庸庵有序

楊宏道小亭集

贈季尊師 見楊仲弘詩一　袁易靜春堂木芙蓉 仲弘詩七　送句曲外史張君歸華陽 仲弘詩六　送薛玄卿歸龍虎山 仲弘詩六　寄武當山張眞人 仲弘詩六　武當山張眞人 仲弘詩七　送吳眞人 仲弘詩七　次韻陳又新眞人北上 仲弘詩八　漫題 仲弘詩八　宿浚儀公湖亭 四首 仲弘詩八　偶題 三首 仲弘詩八

附錄 齊乘六 楊宏道字叔能淄川人金末補父蔭不就與元遺山劉京叔楊煥然輩皆以詩鳴大爲趙閑閑諸公所稱避亂走襄漢宋入辟爲唐州司戶兼文學不久復棄去晚寓益都嘗一見李壇議不合爲用事者所嫉浮沉閭里以詩文自誤書小亭集事言補等書行於世延祐三年贈文節　困學齋雜錄中原士夫出處淄川先生楊弘道字叔能自號素庵默翁博學無所不知而不爲科舉計嘗以蔭仕於金遭亂南歸爲唐州司戶北還終於鄉里有小亭集十卷事言補一卷行於世　道園學古錄三十一 有楊叔能詩序

熊朋來逸文目

宋翰林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文惠徐公墓表 徐文惠公存稿附錄　琴賦 文類一　胡氏律論序 三十三　鐘鼎篆韻序 三十三　重修廣州路學大成殿記 水東日記廿四　河南陳氏香譜序 香乘二十八　荅太虛書 知非堂稿

錫山安國校刊本經說首題豫章熊先生家集蓋卽從集本析出今集亡而經說獨存安本尙存其舊

李孝光逸文目

洞神宮記 金陵新志十一　丁貞婦傳 草莽私乘　白雲稿序 朱右　檜亭集序 丁復　遂初齋銘 幷序 麟溪集酉

張起巖逸文目

楊剛中碑 金陵新志十三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文類二十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文類四十九　張文忠公神道碑銘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本　福山縣文廟學田記 泰定元年山東福山　長白山范文正公祠堂記 褒賢錄四　醴泉寺范文正公祠堂碑 至順二年山東鄒平　皇太后祠宣聖廟碑 元統三年山東曲阜　祝聖道院碑 元統三年山東福山　李氏先塋碑 後至元三年山東濟陽　句容縣恭刻制詞記 後至元四年江寗句容　靈巖寺拯建龍藏殿記 至正元年山東長淸　濟南路廟學新垣記 至正二年山東歷城　般陽府路重修學碑 至正六年山東淄川　加封孔子制詔幷記 至正十年山東利津

晉寧路興文閣記元統三年篆竹堂碑目　高陽郡公耿氏先
世碑銘同上　漢泉漫稿序鈔本　元勅賜翰林直學士亞
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渤海郡侯歐陽公神道碑銘并
序圭齋文集十六附錄　重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正廳記金陵新志
一　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公畫像贊珊瑚木難三　程
氏世德碑銘篁墩集三十九書重訂程氏世德碑銘後按程氏書譜有元學士張起巖所撰程氏
世德碑銘諸元意複誦者知為贋本也近得張公刻本
文集此碑在焉以舊本相校布置畧同而文絕異蓋兵
火之餘碑本散失後人出於追憶而又勦
他文以足之也謹訂著之以祛觀者之惑
金臺集詩毛本　麓臺詩無年月山東濰縣　拜孔林詩至元五年柔
竹堂碑目　義門七律麟溪集壬　輓宋顯夫學士燕石集附錄

雜識十二　圭月河精舍叢鈔

揭文安公文集補遺目
空山先生易圖通變序通志堂本　法書考序刊本　天目中
峯和尚廣錄序明刊本　圭齋集序見提要　文過集序圭齋
小稿附錄　傳與礪詩集序舊鈔本　憲節堂惟寶集序藏書志三
十三　金臺集後序汲古閣刊本　南鎮代祀記至元五年越中金石記
代祀北岳記後至元五年范氏拓本　代祀北海濟瀆記重修琴川
志六　義門後記麟溪集末卷　開元宮清風堂記成化杭州府志四十
八　黃竹嶺巡檢司公署記休寧縣志廿一　卧龍山靈泉禪
寺脩造記湖北金石存佚考十七　建遊峰聖壽寺記元統二年萬歷上虞
縣志　大覺寺長明燈記延祐四年直隸大典　龍興寺長明燈記

延祐七年直隸正定　龍虎山長生庫記至元五年天一閣碑目　天一[illegible]
記至正七年龍虎山志十四　大元勅賜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贈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
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吳公神道碑草廬吳文正公文集　開元
宮碑成化杭州府志四十八　崔府君廟禱雨碑古林金石表　勅賜
武當山太五龍靈應萬壽宮碑湖北金石存佚考十八太和山志十一
隴西武獻侯董士表神道碑常山貞石志十三　欽令鄭君墓
道之碑濟美錄一　貞白里門碑濟美錄二　崇道眞君道行碑
後至元四年河南鹿邑　中順大夫竹溫台碑後至元元年常山貞石志六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元文類五十四　定宇先生墓誌銘新安

雜識十二　圭月河精舍叢鈔

文獻志七十一　元李隱君森墓誌銘又八十八　許處士汻墓誌
銘同上　孝友傳麟溪集丑　李節婦傳文類六十九　張節婦傳
草莽私乘　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雪樓先生程公行狀雪樓集　別部司馬印銘珊瑚木難八
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公畫像贊珊瑚木難三　此山
詩集跋　定武蘭亭考跋珊瑚網法書題跋十九　化度寺邕禪
師塔銘又二十

歐陽玄圭齋集補遺目
江浙行省興造記　興國州修學記至正九年湖北金石存佚考五
眞定路學樂戶記　九宮山欽天瑞聖宮記後至元五年

湖北金石存佚考六　中興路刱建九老僊都宮記至正三年湖北金石存
佚考廿一　圭塘記至正十二年圭塘小稿　開元宮淸風堂記　修
兗國復聖公廟記元統二年山東曲阜　安南志略序　補正水
經序文類三十六　浦陽人物記序鮑刻　禁扁序至順元年楝亭刊本
法書考序揚州刊本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序
至正丙戌　雍虞公文集序藏書志三十三　中書參知政事許公
文過集序至正十二年圭塘小稾　宋翰林燕石集序舊鈔本　憲
節堂惟實集序藏書志三十三　周此山先生詩集序藏書志三十三
金臺[illegible]至正十二年毛刻　送參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
敘至元四年圭塘小稾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文類三十六　送

浮雲先生之湖廣副提舉序惟實集附錄上　刱建黑龍潭廟
碑日下舊聞三十　中書右丞相領通惠河都水監事政蹟碑
日下舊聞二十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中州文表二十二　大
元勅賜故資政大夫御史中丞贈純誠肅政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趙國公諡淸獻董公神道之碑
常山貞石志二十三　贈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張公思忠神道碑
至元六年九月天一閣碑目　太原郡伯王佑墓碑至正八年山東滋陽　太
原郡侯王福墓碑至正八年山東滋陽　正議大夫吳恭祖神道
碑至正九年河南孟縣　蒲城義門王氏先塋碑至正十五年陝西蒲城

涿郡歷代名賢碑天曆二年直隸涿州　于文傳封二代碑姑蘇志三
十四　少林寺達磨大師碑至正七年河南登封　慕容氏先塋碑
後至元六年山東城武　王氏世德碑至正元年陝西朝邑　積齋程君端
學墓誌銘新安文獻志七十一　跋盧溪先生手簡盧溪先生文集明嘉靖刊
本　題屋從詩閣本　王右軍瞻近帖墨蹟跋珊瑚網法書題跋一
化度寺邕禪師塔銘跋又十二　楚國程文憲公小像
贊雪樓集　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吳公畫像贊　上淸
萬壽宮欞星門銘龍虎山志十六　觀宋御史中丞孔公擊蛇
笏珊瑚木難一　與劉伯溫書又二　與王季野書又八
危素說學齋稿補遺目

靜江路新城記至正廿一年廣西臨桂　瑞柏堂記餘姚縣志一　古
靈書院記餘姚縣志八　杭州路皇岡書院記海昌備志十一　詩
集傳音義會通序經義考百十二　學古編序鈔本　續復古
編序鈔本　燕石集後序至正七年舊鈔本　居竹軒集序遺書目壬
集　書林外集敘至正四年舊鈔本　洪杏庭集序至正九年新安文獻
志九十五　檜亭集序至正四年閣本　子淵詩集序至正十二年閣本
白雲稿序至正甲申閣本　鄱陽劉彥昺詩集序刊本　送鄭
叔車還鄉序麟溪集辰　檀柘寺碑京畿金石考上　大元勅賜故
翰林學士承旨贈光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楚國公
諡文憲程公神道碑銘程雪樓集　桂先生碑闕　楊維楨有改本見東

維子集二十四　元故徵士杜君伯原父墓碑 清江碧嶂集　元故
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黃君墓碑 秋聲集　元江
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贈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
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滎陽郡侯鄭公紹墓誌銘 新安文獻志九
十二　李侯菴墓誌銘 提要　有元故薛君思永配倪夫人
墓銘　元隆安選公傳戒碑 至正二十四年 金石考上　育王寺
光公塔銘 至正二十年 天一閣碑目　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光
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圭齋先生歐陽公行狀 圭齋集十
六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神道碑 黃文獻公集七
元故江山縣儒學教諭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
兼國史院編修官鄭府君墓誌銘并序 麟溪集寅　題鄭氏
義門家範後 麟溪集巳　西臺慟哭記注跋 宋遺民錄三　無錫
華節母贊 鐵網珊瑚書品九　虞文靖公鶴齋詩跋 珊瑚木難七
蘭亭定武本跋 鐵網珊瑚書品一　趙文敏公書洛神賦跋 珊瑚
網法書題跋八　王叔明山水卷跋 珊瑚網名畫題跋十一　迺易之巢
湖述懷寄四明張子益詩跋 金臺集一
鐵崖漫稿 東維子集所無
卷一　夢草軒記　華亭縣重修學宮記　松江府重建譙樓
記　嘉定州重修文廟記　借月軒記　無憂之樂記
春暉堂記二首　永思堂記　南坡讀書記　竟月軒
記
卷二　琴操序　五湖賓友志　樵溪風叟志 有歌　芸叢生志
有寶志 有歌　自便叟志　雅好齋志　臥雪窩志
學稼子志 有歌　綠雲洞志 有琴操　石雲誌　壓隱志 有辭
在春窩志 有詩　元故徐佛子墓誌銘　元故承事郎
衢州長樂縣尹朱君墓誌銘　元故學渠先生張公墓
誌銘　芝亭處士虞君墓銘　張氏通波阡表　蔣氏
道本傳　平江路總管吳侯遺愛碑　都水庸田使左
侯遺愛碑　華亭縣尹□侯遺愛頌碑　夢鶴亭 有序
探易齋銘　林上人梅意銘　靜菴法師塔銘
卷三　玩古齋銘　蓮花漏賦　記里鼓車賦　土圭賦　杜
孝子傳　天與閒者傳　雲林散人傳　顧節婦傳
錢節婦傳　曲舷子傳　巢雲子傳　清概小傳　仙
都生傳　丹丘生辯　則齋說　伯固字說　雲外說
靜庵法師小像贊　王伶師疏　苔客問
卷四　鐵笛道人傳　瓜隱子傳　漁隱者傳　一默老人傳
會神仙小傳　小玉顚傳　賢婦馬氏小傳　河南
雙節婦傳　余嗣傳　送府史於君彥珍序　送鄧鍊

師所雨序　秋牧（一作收）堂詩序　望雲餘思詩集敘
勸農詩序　哀辭敘　玉笥集敘　贈術士曹仲修序
贈櫛畊草敘　野舟孝子志　朱氏歸宗志　浮休
室志　歸幻亭志　煮石山房志　壺春丹室志　目
耕所志　雨齋志　三味軒志　綠筠軒志　鶴籟軒
志　菊潭志　貫月舟志　翠微清曉記　稽山草堂
記　白雲窩記　信鷗亭記　天藏窩記　安雅齋記
元雲齋記　眞樂堂記　仁壽齋記　紫翠丹房記
常熟州重建學官記
卷五　西郊草堂記　半間屋記　夢桂軒記　玉立軒記

天理眞樂齋記　上海縣鶴砂義塾記　遺安堂記
遊干將山碧羅窗記　棲雲樓記　堯公樓記　眞逸
子記　瑱玕所志　方寸鐵志　習齋志　竹雪居志
剪韭亭志　曠怡堂志　擊壤生志　青眼道人志
耐閒堂志　金石窩志　雪溪耕隱志　舒志錄　天
監錄　李裕錄　黃澤廷訴錄　瓢隱錄　陳天善孝
義錄　大夫普花公夫人康里氏傳　山中餓夫傳

楊鐵崖文集（東維子集及漫稿所無）

卷一　周月湖今樂府序　苗氏備急活人方序　崑山郡志
序　題呂敬夫詩藁　題石伯玉萬戶乃祖雁蕩詩

思親圖識
卷二　尋親傳　三戶氏錄　闞寶氏議
卷三　竹林七賢畫記　方丈室記　竹雪齋記　清溪亭記
夢鶴銘跋　跋完者禿義讓卷　跋包希魯死關賦
跋楊妃病齒圖　跋月鼎莫師符劵　跋虞先生別
光上人說　書篤魯公辯事卷　跋錢氏世科記後
圻城父老射敗將書　上巎巎平章書　與同年索廉
使書　投秦運使書　鹿皮子文集後辯
卷四　滕何氏醫志　有爾氏志　慶氏子庖丁志　冰壑志
汙杯子志　余子玉小像贊　孫元實小像贊　坦

然子小像贊　秋暘小像贊　夢鶴幻仙像贊　二賊
箴
卷五　尙志說　明遠說　梅深說　三且說　吳逵父養心
齋說　太平醉民說、陳生文則字說　倪用宣字說
東白說　吳元臣字說　素履齋說　我我說　蘭
友說　雲巖說　因齋說　殼齋說　裘生裼齋銘
祭揭曼碩先生文　祭馮仁山先生文　歐陽彥珍墓
銘　馮處謙墓銘　高節先生墓銘　姚處士墓誌銘

楊翮佩玉齋類稿

楊翮字文舉上元人待制剛中子初為江浙行省至正六

年休甯主簿歷江浙儒學提舉遷太常博士卒著佩玉
齋集程氏家譜 檜亭集八送楊文舉赴江浙省宣使詩首
云元年春及王正月半夜天同使者星蒲室集五亦有送詩 楊
孟載悼楊文舉博士詩白髮蒼髯老奉常亂離終喜得
還鄉八分書古追東漢七字詩工到盛唐謫死已無替
滿屋病多惟有藥成囊我慚同姓曾憐職宿草西風淚
數行 据詩則文舉入明嘗官太常博士被謫後得還
鄉而卒孟載官博士亦無考上元朱述之大令緒曾藏
舊鈔佩玉齋類稿乾閣本多碑一書五說一頌二贊四
銘六墓誌銘三祭文五廿七首都凡百二十四首又補

雜識十二　畢月軒精舍叢鈔

輯碑一記一序四贊一跋一詩七首
建德縣三皇廟碑 上王廉使書 上元憲副書 與
吳錄事書 上張中丞求銘墓書 上王敬伯侍御書
魏彥明更名說 杜母頌 嘉則頌 家慶圖贊
玉函圖贊 墨贊、瑞竹贊、有恒心齋銘 潘以道
古鏡銘 鑑銘 萬金銘 瑞竹銘 容安齋銘 府
判孫公墓誌銘 孔門冢婦楊氏墓誌銘 唐子文墓
誌銘 祭太常博士韓公文 祭羅與可文 祭陶止
菴文 祭府判孫公文 祭李國瑞文代作
補遺 續復古編序 檜亭集序 陳恬上虞縣五鄉水利本

末序 朱右白雲稿序 戴九靈畫像贊九靈山房集 錢
舜舉太湖賦跋具區志 嵊縣學記 詩 酬孔秀才 春
遊次韻 遊廣教寺次李生韻 題徐熙桃花鶺鴒圖
題李德曕壁間相看不厭圖 寄于清叔雅頌正音
劉仁本羽庭集補遺目
朱右羽庭稿序白雲稿 難經本義序 山居四要序
江浙行省興復海道漕運記海道經附袁氏金聲玉振集 送中書
兵部尚書伯元臣回京敘同上 石鼓論周秦刻石釋音 瀛游
集序藏書志三十五 上虞縣五鄉水利本末序又十七 續蘭
亭詩序至正二十年浙金石志補遺 兩 賀祕監祠堂記至正二十年浙江

雜識十二　畢月軒精舍叢鈔

鄞縣浙金石志 兩 慶元路儒學興修記至正二十一年同上 重脩餘
姚州學記至正二十三年乾隆餘姚縣志 築海隄碑記同上 六藝綱
目序諸城劉氏刻本
周翰林集遺文伯琦
石鼓賦鐵網珊瑚書品一、釋奠宣聖廟記後至元六年八月山東曲阜
北岳代祀記至正十年正月菉竹堂碑目五 廣東廉訪司分司記至正
六年菉竹堂碑目五 平江路建大成殿軒記至正廿六年八月寰宇訪碑
錄十二 樂軒記姑蘇志二十四 啟聖廟新建宗晉書塾記名蹟
錄一 重修宣公書院記至正二十六年嘉定瞿氏拓本 仁利縣天妃
廟記成化杭州府志十六 供祀記海道經袁裴金聲玉振集 重建察院

記成化杭州府志十六 馬公祠記在潮州見校經草廬集跋 貞壽堂記鐵網珊瑚書品十 重修慈雲禪寺記泰定二年浙江嘉善 王清獻公碑陰記寒山堂金石林時地考 理公岩記至正十八年七修類稿三十七

春秋胡傳標注序見養一齋文集續編二 通鑑總類序明刊本

圭塘欸乃集藝海珠塵本 至正庚辛唱和詩序檇李詩繫六

東臯詩集序見揅經室外集五 洎川文集序見列朝詩集閏集 學

臺雅集詩敘至正六年菉竹堂書目五 說文字原敘贊明刊本

說文字原序 六書正譌序 梧溪集序 王庫使遺訓贊幷序梧溪集二 九靈先生畫像贊九靈山房外集三十 重修曲阜景靈宮碑至正十一年山東曲阜 顧元公祠堂碑姑蘇志二十七

續吳都文粹四 浙江等處行中書省分省左丞尹的公去思碑成化四明郡志 金光洞篆碑通志二百五十五 朱德潤墓誌存復齋集 青芝塢竹隱處士鄭德峻墓碣浙江錢塘

張觀光屏巖小稿

提要云字直夫東陽人始末未詳格案隆慶東陽縣志元張觀光字用賓天性通敏羣經子史莫不涉獵世居邑南屏岩下因以屏岩自號江浙行臺薦授婺州路教授丁寶書云此僞書即黄庚月屋漫稿詩多重出

王結文忠集

補 王文忠公文集序安雅堂集六 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滋溪文稿二十三

劉鶚惟實集

補 正旦賀表祕書志八 賀皇后箋同上至正二年

王沂伊濱集

補 王師魯尚書文集序誠意伯集四

大典本爲入明王徵士沂詩幾於全部誤入凡所云喪亂之詩俱徵士作也

讀書雜識卷十二終

勞檢丁士謌校字

十九册94上二版

臨川答問

古吳姚孟起題

南陵徐氏校栞

咸豐丙辰大理寺卿臨川李先生視學江蘇丁已按部揚州壽曾以經解詩賦受知補儀徵附學生戊午試高等補增廣生時江淮兵事方亟壽曾流離轉徙幾廢學矣自隸名學宫稍知振厲侍先君子僑寓東臺者七年饑困之中講誦不廢甲子冬先君子自安慶東下客金陵書局壽曾副鄉貢先生時居通州壽曾上書言志深荷奬許乙丑先生主講鍾山書院與先君子譚藝過從至密先君子寓書壽曾曰李先生念汝甚汝其早渡江從先生授經勝跼處海濱耳目狹隘也是年秋壽曾來金陵謁先生於書院齒弟子之列先生不以壽曾爲顓愚燕閒侍坐論學道古兼及立身涉世之方娓娓無倦容月試所業先生偶有講授輒書於幅之傳別旁行斜上淋漓滿紙壽曾感先生訓勗之厚謹仿鄭志之例條錄所聞以類相次爲臨川答問一卷嗣有啟牖彙爲續錄先生別有詩小序康誥酒誥梓材衡山桐汭諸義皆寫示壽曾當隸文集不復羼列編寫既竣述其緣起如此時距先君子違養已七年雖仰承彝訓出通人名德之門差足自壯而鑽仰高深十駕莫及無以副先生望又重自懼爾同治十二年冬十二月儀徵劉壽曾識

儀徵劉壽曾述

問睽九二爻辭遇主于巷程傳謂臣委曲以求遇君其說然歟

答曰王弼舊注云處睽失位將无所安然五亦失位俱求其黨出門同趣不期而遇故曰遇主于巷也處睽得援雖失其位未失道也似勝程傳委曲求遇之說世豈有君臣之閒委曲求遇而猶爲未失道者乎姚惜抱云自周以前言主者賓主也否則大夫家臣以謂大夫也蓋三晉田齊之後乃謂君爲主繫易之時不當有此按姚說是也易卦如豐初爻之配主四爻之夷主曰配曰夷互相爲主自是賓主而非君臣之謂睽之遇主類此蓋二雖臣位而剛五雖君位而柔皆失其位不必泥君臣釋之也睽固謂小事吉也

問易例陰爻居中稱黃有變例否

答曰離六二之黃離元吉解六二之黃矢貞吉噬嗑六五之得黃金鼎六五之鼎黃耳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皆陰爻居中稱黃惟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非中爻而言黃者指二言也

問禮記引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孔疏謂繫辭文或據史記謂當在坤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上豈馬遷得見古本歟

答曰太史公自序云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以爲君子慎始三句在辨之不早辨上者大約因史公語意揣度之未必史公真見古本周易也

問禹貢五服之遠近

答曰鄭注甸服與馬注同而自侯服以外馬鄭之說各異詩殷武疏引馬注曰甸服之外每方百里爲差所納總秸銍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又引鄭注曰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

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至於五千也按馬說惟甸服下所言里指服外言自侯服以下所言里皆就服內言鄭謂每服增五百里則甸侯綏要荒下所言里皆指服外言也孔疏則謂去王城五百里總名甸服就其甸服而又細分之從內而言此爲其道是又皆就服內言也似以疏意爲了當史記夏本紀用禹貢文於五百里甸服上增令天子之國以外七字甸服在王城外則納總在甸服可知推之侯綏要荒莫不然矣

問禹貢鄭注說總銍秸之別其謂銍斷去藳秸又去穎

與玉搢別雅駮之然否
答曰鄭注實有未愜無論稾穎皆去混於下文之粟卽
去穎留稾仍爲不連粟實而舍正賦孔疏云去穗送稾
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
秸服重於納銍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
稾其說難通合而按之皆疑義也不若訓總爲全禾銍
爲半稾秸爲近穗之莖遞輕而粟而米層次井然於總
銍秸服各字義皆合蔡傳亦以總爲全禾銍爲半稾惟
以秸爲半稾去皮去皮則不可有服遂斷讀服字訓爲
輸將承上納總銍秸三層不思統名甸服則莫非服也
重言殊贅又隔斷粟米然則粟米非服亦謂之甸服乎
總爲全禾銍爲半稾秸爲近穗之莖壽曾解禹貢如此師謂勝漢宋諸家舊說也
問禹貢秸服之義又詩生民禾役與秸服有別否
答曰詩殷武疏引馬注有所納總銍秸粟米之語獨無
服字禮器及詩甫田疏引鄭注於甸服一條綦備亦獨
不訓服字是馬鄭本注文殆無服字而史記夏本紀漢
書地理志有之今未敢輕疑其衍惟以秸服連文得義
庶幾可通服者稾皮猶魚皮曰魚服也生民之禾役卽
禹貢之秸服毛傳云役列也列蓋梨之叚借廣雅黍穰
謂之梨廣韻穰禾莖則禾莖亦爲穰禾穰亦得稱梨疏
謂行列失之
問牧誓亞旅蔡傳以亞爲大夫旅爲士亞旅爲一官他

無所證何歟
答曰左氏文十五年成二年傳杜注皆謂亞旅爲大夫
蔡傳之說鑿空無據況其下師氏秩大夫中間獨夾一
士亦錯雜不倫王西莊駮之是也
問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先生定爲周公代武王之辭博
而篤矣繹康成注似亦謂以武王之命臨之可從否
答曰康成以誥爲周公代成王語孟侯稱成王朕其弟
小子封則公命康叔之辭一篇之中作兩般語氣不如
徑作代武王一破支辭無庸更圓鄭說
問詩八月萑葦何以爾雅有葦無萑
答曰釋草有萑蓷特彼指茺蔚與詩萑葦別耳若釋鳥
之萑老鵵則別爲一字蓋彼作萑此萑葦之萑當作雈
而今省文遂與之混
問七月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說詩及孟子者各異宜
何從
答曰詩箋勝孟子趙注趙注又勝朱子兩說
問毛詩琕琫凡兩見篤公劉傳謂下曰鞞上曰琫瞻彼
洛矣傳謂琫上飾珌下飾宜何從
答曰自全刀言之琫在鞞上鞞在琫下珌在鞞末故可
云琫上飾珌下飾又可云下曰鞞上曰琫兩傳互文見
義疏亦無歧惟左桓二年藻率鞞鞛杜注鞞佩刀上飾
鞛下飾上下與傳互訛又誤以鞞爲刀鞘飾耳鞛卽琫之異文

問常棣詩序謂閔管蔡之失道而作是目為成王時詩而於魚麗則云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是常棣作於文武時矣鄭氏詩譜從常棣序誼而鄭志答趙商問則用魚麗序誼宜何從

答曰常棣一篇左氏傳引富辰之言謂召穆公作國語謂周公作內外傳皆左氏著而說不同韋昭國語注及詩孔疏竝云詩本周公作召穆公重歌之魚麗序乃以為文武時詩究與常棣序自相矛盾竊疑序非子夏作且非出一人之手也

問詩旱麓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以黃流為黃金流鬯鄭箋直以秬鬯為黃流疏中箋誼謂瓚中赤而不黃

由醸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故黃如金色在器流動朱傳沿此而增入築鬱金煮而和之一說近儒王船山詩經稗疏辨朱傳誤解築字及鬱金煮酒之非其說可從歟

答曰王氏以流為句說從毛傳善矣然不云鄭與毛異而謂朱子盡反毛鄭則誣甚周禮肆師鄭注引先鄭云築香草煮以為鬯又鬱人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引先鄭云鬯香草是朱傳築鬱金煮而和之實本康成鬱人注說王氏轉謂反鄭何耶鄭固謂築為百二十貫之香草安見朱子誤為擣築之築又云二十貫為築計之盈于二百葉王氏誤為二十貫而云二百葉是葉數無幾何足煮以為鬯哉又案考工記鄭注鼻勺流也注禮既以流為勺而箋詩不以流為勺者蓋以禮云黃金為勺青金外朱中央是勺非中央而中央朱而非黃故以黃流為酒之黃色在器流動今不睹瓚制難揣在中之義雖主毛傳仍未敢執鄭注禮之說以攻鄭箋詩存而不論可矣

問閟宮詠禘禮魯僖公詩也春秋僖八年亦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魯之僭禘豈始於僖乎

答曰成王賜魯重祭記有明文惟呂覽云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劉原父據此以駁明堂位謂僭禮由惠公之請非賜於成王之世此一說

也從無以禘為始於僖公者閟宮所詠蓋頌僖公能修廟祀之禮春秋之書禘蓋嫌異常非謂禘自此始皆未見其為始於僖公也若孔安國解論語禘不欲觀以魯逆祀躋僖公則與朱子集注非禮之說不同然亦非謂僖公時事也

問春官大司樂用樂合分之別

答曰合樂用六代據薦馨之後正祭言之分樂用一代以下神如雲門以祀天神六條是也古者祭備六樂而正祭初獻之樂尤重故敘其先後有六者之別所謂分樂而敘之明合之弟又分也

問周禮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珠玉似亦玉名非

十九册34主版

二物也左傳頁服注謂瓊瑰珠玉杜注亦云食珠玉含象豈珠玉卽含玉歟

答曰玉府有大喪共含玉之文則珠玉非含玉也或據下文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曰故書珠爲夷疑此經兩珠字古皆作夷珠玉卽尙書顧命之夷玉夷之義爲陳蓋陳設之玉與服玉佩玉爲類其說甚辨但須改字非敢徑言耳

問萬充宗學禮質疑於禘禮盡駁相承舊說謂禘禮每歲舉行同於時祭說可從否

答曰此臆說也春禘秋嘗僅見於祭義祭統證之羣籍皆、、合宗廟之禘止有二大禘爲終王之祭無定月自

此以後爲時禘五年一舉期在孟夏有事始改期春秋所書可推而知也時禘非時祭也近人以中庸禘嘗之義承春秋節因據祭義祭統配合春秋不審春秋節言時祭宗廟節言祫祭本節由祫及禘由時祭舉嘗義各有取耳祭義祭統或述夏殷之制漢儒雜說未可舉一而廢百也

問春秋五十凡入例謂弗地曰入然宣十二年經旣書楚子滅蕭矣而定十一年經又書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昭十三年經旣書吳滅州來矣而昭二十三年傳又稱吳人伐州來何歟豈經之書滅滅皆當作入歟五十凡滅例曰凡勝國曰滅之豈經之書滅不關得其地撫其民歟

答曰宣十二年昭十三年之書滅蕭滅州來誠有似弗地焉者其不書入之可疑釋之者無非揣說若以勝國曰滅一語斷案立斬葛藤又考春秋之例君取曰滅如昭二十三年胡子髡沈子逞滅是也滅其君不滅其國仍立其子姓之賢者雖弗地而亦書滅亦其證也然仍有疑者謂勝國曰滅不關得其地撫其民則滅與入奚異所稱弗地曰入者不徒多此區別乎

問春秋紀實之書而趙盾許止之獄傳記頗與經異豈聖人故爲刻深歟

答曰趙穿之弑實盾主謀許世子進藥而君薨是實毒

父越日而出避討也春秋書法皆紀實自左氏謂盾爲法受惡而董狐之直筆反晦迨董氏玉杯論盾止事謂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以矯枉世而直之宋人遂有責備賢者之說

問列女傳述息夫人事與左傳乖異子政傳穀梁春秋師法固殊歟抑疑以傳疑其事尙有稗世教歟

答曰春秋莊十四年秋七月荊入蔡左傳於是年敘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而未言及楚伐蔡事夫息嬀入楚甫半年安得遽生二子卽係追敘莊十年楚執蔡侯以後事則二子當生在十二三年至十九年楚子卒二子皆童稚耳堵敖立五年成王弒兄代立成

王年必更幼於堵敖豈有未及十齡而能弒兄者則二子必稍長非息嬀所生可知是左傳不無可疑白虎通義云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禮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漢書哀帝詔云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列女傳未必不可信

問閔子辭費宰但言必在汶上其事別有可徵否

答曰汶上亦是對使設辭家語載閔子爲費宰問政於孔子一條又似閔子仍爲費宰者家語僞書殆不足信

問論語不忮不求節集注合狐貉節爲一章疑有未安

答曰古本別爲一章不連上節臧氏經學巵言論之甚冣今郎合上節爲一章似不忮不求二句仍可屬下若

以爲夫子所引則譏獎以何用不臧旋抑以何足以臧殊擬摸不定

問顏冉問仁皆云請事斯語豈孔子述而不作所稱多古語歟抑汎指歟

答曰顏冉問仁夫子蓋皆詔以古語而申釋之昭十二年傳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傳臼季曰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勿施於人可見三項皆古語之言仁者一日克己復禮四句及在邦二句乃夫子申釋之詞故顏冉皆云請事斯語斯語云者猶吾聞其語之謂古語也

問論語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四世數季文子否

答曰季文子以文六年見經則爲卿久矣宣公之世襄仲執政宣八年仲遂卒後文子始得政故左傳謂其相三君蓋宣成襄也以政逮屬文子相三君之說可證

問論語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此春秋外詞之例也有可徵否

答曰君夫人之稱左傳僅三見一公子郢稱南子一向戌稱芮棄一薳越稱楚太子建之母皆邦人也異邦人之稱惟見魯論蓋遙禮耳

問太師摯適齊章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師摯爲厲王時人漢書禮樂志及古今人表以摯等爲殷紂時人人

表顏注引鄭康成說以爲平王時人論語集解引孔安國注以爲魯哀公時人是有四說宜何從

答曰齊楚蔡秦非殷時國名禮樂志注謂追繫其地義殊迂曲人表列太師摯入人於商復列太師疵少師彊於周而志云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與史記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官職相複名音相近時事相仿致涉歧淆恐班說未爲然也康成以摯等爲平王時人集解師摯章引鄭元曰師摯魯太師之名也是鄭合師摯與太師摯爲一既以摯爲魯太師則亞飯以下皆魯樂官其云平王時人非謂平王之樂官與孔說皆以適與入爲去

十九冊94上版

魯特所指之世異耳擊磬襄乃魯伶非孔子世家在衛學琴之師襄子而太師摯實卽泰伯篇之師摯洋洋盈耳似孔子嘗親聆之而後有是歎意必與摯同時宜橫渠從安國說以爲魯哀時人然謂孔子反魯之後伶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皆散之四方則是正樂反以速諸伶之去烏用正爲諸伶與孔子往來背馳又何賢而記之季氏僭樂已見昭二十五年傳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豈待是時三家始僭孔子沒於哀十六年四月返魯距沒僅四年餘正樂非旦夕事而云樂正之後及魯益衰何其時之久也按孔庭歷聘記云孔子同因女樂去魯師襄亦去入於海是師摯去魯與孔子同在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時由襄而諸伶可推淫聲亂正樂官恥與爲伍以此時相率而去較合情事若然則當爲魯定公時人又增一解然但據後出之書別無可證惟史記之說最先其云讀春秋厤譜牒至周厲王而歎曰師摯見之是師摯事顯見年厤譜牒下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袵席關雎作言師摯卽言關雎與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相合洋洋盈耳之歎亦可爲曠代慕想之辭如郁郁乎文哉之類聚訟難決不如從其朔也

問孟子滕文公篇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趙注謂師文王信周公儀爲魯人知慕文王之道說似可通朱注不從舊解何歟

答曰文王我師朱注作周公語實勝舊解蓋以文王勉滕世子卽井田章文王之謂子力行之之意起下可以爲善國而引公明儀周公豈欺我哉一語見公明儀不疑周公師文王之意以例世子不必疑吾稱堯舜之言也文王以百里興起故下文舉滕五十里比較意固不重周公

問孟子不以三公易其介趙注介大也說可從否

答曰趙注訓介爲大係用雅詁其云不以三公榮位義似膚廓故劉熙注介操也朱子注有分辨之意亦從操守說後出勝前

問律呂上生下生之說周秦言樂者各異宜何從

答曰以圖推之凡三分損一下生之律卽三分益一上生之律上下皆同諸說異而不異也

問爾雅星紀斗牽牛河鼓謂之牽牛兩牽牛之別郭景純本河作何何爲荷之省豈荷鼓爲行軍用鼓之制歟

答曰爾雅兩牽牛讀者不詳文例又爲李巡孫炎兩說所淆李說不可解孫說不易解牽牛或合或分遂成二千餘年疑案然此特注爾雅毛詩者之疑而于他書及星算不相亂也自陳碩甫毛詩疏主牟廷相謬說謂月令春旦秋昏中星皆河鼓經典無名牛宿曰牽牛者星家失傳自天官書始余嘗作牽牛辨破之按牽牛主犧牲有牛象故曰牽牛河鼓象牽牛之人故亦名牽牛牽

之者與所牽者皆可云牽若因河鼓一名牽牛轉槪星紀之牽牛爲非牛宿將以河鼓爲牛宿乎至河鼓主軍鼓見天官書甘氏星經云枕河主軍鼓是字宜从水作河郭璞作从人之何（或刻作荷）而以荆楚俗呼爲證陳氏復以農諺之扁擔星證之殊不雅馴阮文達校勘記以何爲郭氏私改是也若欲援郭說入天官書漢志之占以荷鼓爲卽行軍用鼓之制愈加淆矣要之河鼓爲三將軍主軍鼓占也曰河鼓主名也其合九旗以接於牽牛宿有似人牽牛象也謂之牽牛旁稱也星紀之牽牛占也亦象也主名也奈何以其複他星之旁稱而混星紀之主名耶

問爾雅釋五嶽有二說鄭君注周官兼用之前後互歧宜何從

答曰邵二雲郝蘭皋爾雅疏皆以前說爲定而以後說爲漢儒增入惟王西莊謂後說句係嶽字爲五嶽一定之正名以賈公彥崧高疏爲能圓融鄭說姚姬傳則謂書第言東巡之爲岱宗南西北會諸侯之嶽無一定之山爾雅兩載儒者相傳異說蓋皆古王者制作爾雅者不能明而後人欲明之過矣

問衡霍二山之別

答曰郭景純注爾雅霍山謂在衡陽湘南縣南蓋以衡山別名霍山而他說皆謂廬江灊縣西南之霍山按秦時呼禹貢衡山曰湘山而名灊之霍山曰衡山始皇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約在今安慶廬州黃州地是衡陽之衡山灊縣之霍山其名互紊

問爾雅薢茩芵光與蔆蕨攈郭注兩釋而說文廣雅牽合爲一果一物而四名歟郭注或曰蔆也蔆从自與从水蔆不同蔆或原生之草非水生之草歟

答曰爾雅薢茩芵光與蔆蕨攈判分兩處郭注亦判分兩物惟於薢茩芵光注有或曰蔆也句以旁通之而說文廣雅則合而一之邵二雲郝蘭皋病楚金於郭注兩釋之者牽合爲一然楚金猶謂蕨攈卽芵光之聲轉芰又蕨攈之合聲則竟全合爲一更無區別錢竹汀謂蕨攈與芵光聲近蔆蕨攈薢茩芵光殆一物而四名所謂一物者何物耶其本草之決明子乎抑芰實乎二者皆有之則是謂決明子爲一物四名也可謂芰實爲一物四名也亦可諸家知攻擊傳之牽合而於己說之全合爲一更無區別者則不以爲疑竊謂當會爾雅各釋之旨以嚴其辨從郭氏分注而兼存或說之意以定其物而通其說參之說文廣雅以存其疑據景純注謂蔆从自爲原生之草非水生之草創辨爲前人所未有惜檢各字書無蔆蔆从自从水一芰一非芰之分雖有心得而獨斷無以伸也

問孟蜀石經諸家所述部目不同

答曰呂氏陶謂孟氏有劍南取易詩書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是孟蜀所刻止有六經張氏俞席氏益洪氏邁雷氏叔聞皆稱孟蜀九經未言部目晁氏公武據趙清獻成都記謂毋昭裔取九經琢石於學宮又謂皇祐中田元均刻公羊穀梁補之然後十二經始全然成都記本兼左傳作十經故謂皇祐補刻公穀而十二經全晁氏則牽就所云左傳不知何人之語除去不計並改成都記原文作九經則是兼補刻止十一經耳

問班史述明妃事宜可信而他書謂呼韓單于死明妃即吞藥自殺頗異班史何歟

答曰吞藥自殺事見琴操又見初潭集特好事者之詞故爲昭雪難據以反史傳范史南匈奴傳亦與班史合也

問成子安阮嗣宗同時否

答曰綏與籍同時而籍以魏景元四年卒年五十四綏以晉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是籍之名輩稍在綏前

問牛李爭維州之議文饒主撫納是也司馬温公修通鑑論此獄頗直僧孺豈忘其挾私立異横挑邊釁之罪歟

答曰通鑑論悉怛謀事乃翻案非公論也胡寅謂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旨如此以駁温公最爲平允

問岐陽石鼓異說甚多其謂出於嬴秦元魏者固繆誤無足辨惟言出於宇文氏有周書蒐於岐陽可證其說可從歟

答曰石鼓爲周宣王之鼓說自張懷瓘竇臮倡之韓昌黎蘇東坡趙明誠和之考從其朔持異說者都無明證況歷經
仁廟
純廟御製論正豈容妄生疑議近陽湖孫氏主宇文周

之說汪容甫駁之是也

問成公綏嘯賦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其隸韻若何

答曰賦蓋以器字與下氣字爲韻毛詩有上句用韻者賦猶近古或倒裝用韻而對句無韻

問昌黎進學解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工指工歌工誦之工否

答曰梁書張率傳引敕云相如工而不敏枚皋敏而不工卿之文可謂異曲兼二子之工矣此昌黎所本工猶云長也又王觀答黃庭堅書云此可謂異曲乃能同工也宋人用韓文亦不作伶工解昌黎此篇由上窺說到

下逮以同工異曲句總許之上文歷敘作者非出一家安得喻以同出一工手哉

問唐人賦律其平仄異於六朝賦者何在

答曰唐賦遇平韻上句末字不用平聲如用平卽須叶韻若遇仄韻上句末字卻可用仄不煩叶韻蓋音節宜穪不宜放故宜仄不宜平與六朝賦調有別此昔人所未言也

問東坡所記沿流館詩疑蘇門諸君子爲之

答曰庚溪詩話謂見韓旡咎元吉云是江子我詩似可據

臨川答問終

詩禮堂雜纂

詩禮堂雜纂卷上

天津王又樸介山

敲石取火視鑽燧爲至便古聖人豈智不及此哉蓋木爲火之自生陽火也以故人多壽石則土之堅者乃火之餘性屬陰以之炊爨民焉得不夭札乎卽此而生人失調燮之宜者已久矣

王莽之篡非莽之才智所及也蓋帝有以成之張西銘之論曰驟尊丁傅以非禮之號使莽之就第得以爲名優游於家飾聲望通賓客而帝復寵息夫躬孫寵董賢

以甚其過免何武師丹孔光以破其譽中山東平之獄鄭崇王嘉之死天下非之大臣棄於外宗室怨於內而莽嘿無一言以覩其敗使過日歸上善日歸下莽得以代漢致上書獻頌者嬴四十八萬七千餘人皆以丁傅盛時爲之也云云竊觀歷古篡弒之賊未有如莽之無能而篡竊亦未有如莽之易者審乎此論得之矣

天左旋日月星右旋故有蟻盤磨豆之喻然日月星實隨天皆左旋（說本朱子）蓋地之上卽天天地皆大氣運轉其渣滓自然重故旋聚凝結於其中則名之爲地而輕清者爲天就其輕清之中又必有些小凝聚爲氣之精英處且其些小凝聚又必各乘陰陽五行紛如錯如此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之所由著形也故太陰近地較諸精英特重其行最遲而金水與日次之而熒惑次之而歲星次之而鎭星次之而三垣二十八宿又次之此其勢如旋風然凡沙石土塊塵埃一齊旋轉其中重者自遲輕者自速就其至速者亦必視風之本體爲遜焉故經星亦有動移也

自來皆以經星爲附天體而不動謂經星卽天也至元

郭守敬始疑有動移而西士利瑪竇遂實指其誠然竊以經星之動移亦非謂三垣二十八宿衆星皆如一星也必且紛紜參錯又有遲疾於其閒第其爲質甚輕隨天旋轉而微滯六十餘年始差一度則衆星之分其遲疾又不知其須幾千萬年而始有釐毫之辨矣

天地雖分清濁然皆氣也豈輕者旋而濁者不旋乎故地震山崩皆其旋轉之偶有緩急耳余家天津又老相傳海卽在直沽之下今且東去一百餘里矣而余亦往往於海之西北各鄉村如泥沽葛沽見掘地得蛤蜃無

算則地漸運而西水漸運而東可爲明驗也
西士自利瑪竇入中國後續至者爲湯若望南懷仁等今其徒亦繁衍甚矣其爲說則皆談天謂天有主泛引經書之言天載上帝昊天旻天天心天命及註疏中天之主宰等說以爲主證而實則別有異論謂天主名耶穌生於如德亞國童女之身童女即其奉爲聖母者也余嘗詰其說其徒曰天主以仁義道德爲天之主持故天下人皆宗其教而崇尚仁義道德惟如德亞國之人不然天主故降生其地以化導之余曰天主既主持乎

天則天所生之人皆天主所生之人矣如德亞國之人亦皆天所生者也天主何不使天皆生爲仁義道德之人而必斤斤以一身而降生於其國家喻而戶曉之其所化者能幾且至爲國王所殺於十字架木則所化又何有哉其徒曰天主之主持天者先天也其降生於如德亞國者後天也國王又焉能殺天主天主自厭世耳又曰天有九層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占其一而星宿天之最上者爲天之本體名曰宗動天天堂在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及後世之賢人君子皆登此天享諸快樂而地心爲獄天主納諸古今奸臣賊子於中受水火風之苦其言蓋依儒之粗跡以闢佛老而又探其天堂地獄之論且爲人不婚不宦亦把齋但不飲酒不宰殺而已界乎二者之閒如子莫之執中荒誕悠謬不衷於法度獨其測驗日月星宿經緯之行度節氣晝夜盈虛之分秒實如左券　國家憲書藉彼而成且所製千里鏡自鳴鐘風鎗過山龍諸器精巧絕倫自來所未有也

荊公退居金陵日書壁曰福建子蓋悔用惠卿以誤公

也然惠卿何能誤公公自誤耳使惠卿先當國則彼自有所設施以誤天下者而公且不爲惠卿用使惠卿不貶而當溫公更新法時惠卿亦能爲蔡京之所爲而必不仍執公之舊政惠卿實不能誤公也夫小人徒志在爵祿耳未得則媚順之以求用及得則又必首叛其薦主惠卿蔡京輩何代無之也

湘源（即今廣西全州）謝勿亭先生（失其名）爲疊山後裔守廣平時竭力求去時楊賓實先生（名時）爲臬司止之曰全州公如去君子之道孤矣余聞之不覺愴然

余與洪吉人天錫泛舟北倉偶談及顏子問仁章余曰已註訓身之私欲看來非是蓋己即我也克己即無我也顏子質學極高其於仁也三月不違所謂私欲大端已絕但未免有我之見未能十分融化故無伐無施於言志時願之此夫子告之以克己正進之以無我也下文不言己竟以非禮二字代之禮者天理節文之極致所謂恰當至好非禮即未能恰當至好於此勿視聽言動分明欲其止於至善則豈有私欲之可言乎洪子大爲首肯然此四十年前之說也迄今思之人之私欲正

在自私自利所謂有我我即己也故夫子之道止在忠恕大學一書始言格物終言絜矩皆祛其自私自利之見强恕而行歸於無我而已無我則仁矣朱子註爲身之私欲觀大學正心章身有所忿懥云云則註亦未始不精也

邵公諱嗣堯情介君子也令清苑有驛遞羨餘千餘金請蠲之撫軍于公成龍曰公誠潔己無需此然如後繼何姑以此爲治內好事可乎邵公因此修建各忠賢祠設義塾并賑窮黎貧邵誠廉而于公之識不尤大歟

相傳邵公宰清苑日值于公誕辰邵以魚肉桃麵各二三舫爲壽于御之邵乃登輭謂四方致饋者曰我物且不受汝可俱回也于亦容之且力薦焉遂由縣令登監司于公眞有古大臣之風乎

俗儒好詆佛老以闢異端爲己任至叩其所見并佛老腳底下塵亦未夢見也佛老何足深非只是沒本領漢耳聖人正在應事接物處見神智彼必欲離而君臣去而父子方討得個知覺使彼亦如眾人擾擾然恐神知亦猶眾人矣僕看佛老所著作亦甚精微如何一概抹

御

卓吾老亦大有見安得以邪士抹御其評古今聖賢豪傑自堯舜以下皆名以狂狷小儒不覺咋舌不知孔子以前原無中行堯舜諸聖人開天闢地做得已絕了孔子自然誦法在此自孔子之後難道就沒有個聖人然雖有之亦不過似堯舜禹湯稷契周召耳只因有了孔子便顯得這些聖人都不濟了且小儒眼孔窄見孔子誦法堯舜禹湯諸聖人遂謂三代以上有聖人漢唐以後無聖人夫人才實天地所生抑何其輕量天地耶

就卓老狂狷之評然則佛老亦狂者乎

朱陸皆一時聖人子靜未嘗不道問學而意主於尊德性晦翁未嘗不尊德性而意主於道問學世無孔子焉得不紛紛左右袒乎

程朱自是萬世師如子靜陽明之學在高才絕質者亦自得之然不可爲訓昔秀上座作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教染塵埃五祖宣示大眾令人人誦習便得見性及能行者續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以鞵擦之

云亦未見性卒之衣鉢付焉而能與秀遂爲頓漸二宗頓不可學也而漸可學也狂不可爲也而狷可爲也五祖大是此意

玉田雷子繡腐儒也嘗語人曰王從先可謂剛者柰何不擔當聖道余聞之曰僕正在慾海焉能剛且剛矣何以又不能擔當聖道雷子豈欲吾俯首傴背拱手皸步口仁義而貌方正乃爲擔當耶既而見雷子雷復以爲言余曰把聖道來我擔雷無以應也

雷清貧耿介授徒自給從不干預非分僦居一椽不敝

風雨而寒夜吟嘯意興自豪然其腐態時露亦多可笑每童子課畢歸舍時必令曰爾到家要孝童子應曰諾詰旦登塾即叩之曰爾孝否應曰孝矣率以爲常如課書不熟及他過失嘗與夏楚者亦問之曰爾孝否應曰孝矣即免責諸生徒盡以言孝爲逃罪計而頑劣更甚余一日過之問曰先生日與小子言孝乎曰然余又曰先生之小子果孝乎曰吾不知也余又曰先生孝乎曰吾父母已逝矣余曰然則先生之不孝甚矣雷驚詰之余笑曰孝順父生孝順子忤逆徒由忤逆師先生柰何

言孝也雷爲默然

近有所謂白衣教者其徒皆屏妻子獨處坐而不睡茹葷如常而惟忌煙酒衣冠居室動用諸物皆尚白余時與子源翟子過之叩其所以尚白者其人曰天下一切初皆白而後加以采吾不忘本也余笑曰子誤矣萬物皆始黑而終白柰何不尚黑而反白乎其人問故余曰試與子近取諸身不覩之鬚髮耶豈非始于黑而終于白者驗耶子源爲之一拊掌

吾鄉鄭古儒先生老宿也余年十四五見之時先生已

八十餘道鼎革時事最悉其云流寇充斥軍事旁午官責民養馬凡一馬死民賠累不貲至鬻身以償又除房身地租外更責民按屋間料出錢謂之稅房間架以故民不聊生反望流寇來以爲且暮須臾無死也嗚呼懷宗固無甚失德然如此類豈非敺民與寇耶

鄭又云懷宗最刻吝賊薄京城逼向朝紳借餉且及民間及賊入而內帑尚數百萬人傳庫藏空虛乃戶部之庫也其周后脫簪珥助軍亦是實事而懷宗實惜內帑不肯發耳果若此則明之失國亦非不幸

余嘗云有明天下不失之懷宗而失之神熹二廟或問其說余曰神宗內作色荒朝政多廢而大璫開鑛幾遍天下既得不償失而誘致開鑛者又皆游手不逞凡一鑛衆不下數萬悉仰給于中嫖賭揮霍視爲故事及後遂罷此役固屬盛事然使朝廷有人將此各處開鑛之徒設法安置使之散歸故土有業可安自不至於煽亂乃天啟時魏璫竊柄殺戮忠良殆盡懷宗以漢宣唐明之才然有君無臣雖力革諸弊而處置失宜加以凶年所聚鑛徒遂竄起爲盜外廷溫周二相不過日以彼此傾軋爲事毫無才智謀人家國使誅內豎者仍用內豎而三百年宗社墟矣余言此因憶昔人有言降敵非難難在降敵之後作何安插耳此語大是有味

余與張石鄰喦嘗講學遠堂偶舉哀公問政章親親之殺二句以問生徒輩曰親親何不曰等而曰殺尊賢何不曰殺而曰等衆所對皆不合石鄰弟北山喦最後言曰殺如三年之喪殺至期至功至緦麻乎余應曰此得其意而非正說也衆請其說余曰殺者從豐而漸至儉之意等者分別大小等次之意人自有生即在父母膝

下而吾所以親吾父母者已爲至豐則自父母而推只有殺而無可隆豈尚有與父母較量等次者乎故不曰等而曰殺若尊賢則賢之來於吾前者不能一例隨其所遇而差等之未有先尊大賢而後始及小賢者也故不曰殺而曰等此聖人化工之妙隨口所出皆有至理衆皆欣然以爲聞所未聞也既而石鄰廣其說曰親親不曰等者等而上之爲祖父母而其禮反殺於父母故不可曰等也石鄰既善於引伸而北山亦穎悟特詞未達耳

朱友羲御說達孝章末節云此夫子言武周之以孝治天下也上以祭祀言孝之至恐人以爲武周之治天下豈功駿業所以爲善繼善述者甚多乃捨之不言而獨有取於祭祀以爲繼志述事之大未免所稱非倫不知祭祀之義所蕴無窮卽如郊社之禮乃所以事上帝夫上帝豈易事者哉宗廟之禮乃所以事乎其先夫先又豈易事者哉事天事祖卽此祭祀之禮則天下事亦豈有一之不本乎祭祀之禮者哉人第明乎此而治天下不難矣此豈非善繼善述之大而爲孝之至者乎此說甚高

余嘗疑知止而后有定一節似乎硬爲插入歷正之者宿莫得其解羲御云三綱領八條目皆朱子訓詁以醒學者眼目其實三綱領止明德新民二事而明德新民皆以至善爲極此卽堯之所爲執中也然則三綱領又僅止至善之一事矣蓋何爲明德何爲新民人猶易知而何爲明新之至善人最難知而最喫緊亦正在知之也知止節卽在物格而后知至之下知至而后意誠之上但一言及至善卽不暇說遂將得由于知隨口說出

而物有本末節乃承上起下語古之欲明明德節正知所先後也物格節又從而鞭辟入緊見功之不可或闕下始以修身結之亦非物有本末結三綱領而修身爲本結八條目也蓋聖人語言趁風生波原是參差不齊後人必欲齊之遂多艮語脈耳此等講解實從靜心體會得來余竊以爲不易矣及三十年後攝新安郡守篆日理一訟事偶歎民情難得而所謂大畏民志者何時可幾不覺悟及忠恕之旨已於盤查各邑途中細思至善必從人情物理中討出來豈懸空所能悟得此得必由于慮也然世人自是非人之見先已横據於胸則人情物理如何思量得出故必袪其先入之見而後平心靜氣于人情物理一一可以看得出來夫先入之見卽知也袪其先入之見卽知止也平心靜氣卽定靜安也而後人情物理看得出卽能慮而得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則于人無有不得之情矣于人無不得之情則有以大畏民志矣此知止者之爲知眞可謂之知本也哉蓋誠者意耳必至心正身修方與人己實在交關而所謂至善者有以止之矣誠意雖在力行甲內然惡臭好

色仍是眞知灼見故亦結之以知本也夫至善卽所謂時中原無定體豈能預知得的故知止止字斷說不得是至善而知止斷當作祛其知見之私講於理既得而以知字起兩以知本字結而此謂等字句又與各章結句相同按之文法亦合也余別有大學原本讀法幷總說以發斯旨

甲辰春洪子吉人與余同寓京邸談及明英宗時事洪子云景泰欲易儲諸臣皆爭而于忠肅以社稷之勳且最爲景帝所信任乃緘默不言何也余擬議未答洪云

子於數年前言之矣謂于公止以社稷爲重耳英宗委柄閹豎土木被擄當此時大軍覆沒人心震搖非郕王克濟艱難將天下非復明有英宗實明祖之罪人景泰既有定社稷之功已名正大位卽天下共主正統雖回理無復辟天下非英宗之私不有其身何有其子此天下之公理也然此實難語人故羣臣有言及迎請並爭儲者公惟以非我職謝之賢者用心豈可測哉余時一回憶覺所言似亦近理始知余智之日短也

侍坐朱文端公軾言及京都交遊文端公曰先君子於余初選館時以書誡之云吾聞人稱朱氏子迂不達世務則喜若譽汝爲才智明敏有交情則慼矣吾先子之言至今念念不忘也子等願皆體此意多識一人卽多一人之累矣此語大與傅青主先生語類語見太原段帖中

本房沈端恪公近思字闇齋清介人不可干以私爲選君時門外杳無車馬跡俄擢冏卿典試山左未撤棘卽晉秩少宰回京師清操更甚考選本部簿書吏門生有以吏名求請者艴然麾出之閩人聶省齋與余同出先

生門一日俱侍坐先生方與藍姓友談處置臺灣近事鬚眉皆張及藍友辭去聶子遽前曰諸同年皆欲援武進士全用例將具呈於吏部願夫子留意先生瞠目不答徐曰今日到部任簿書叢集憊甚矣卽作欠伸狀余再叩臺灣之故因及明懷宗事先生則又娓娓而談嚮之倦色無有也蓋先生之忠誠如此

闇齋師幼依靈隱寺諦輝和尚見其聰穎欲借以顯教遂延名儒課之已入泮矣値太守某公惡闇黎滋甚諦輝避過江以書招闇齋師遂與剃度闇齋師假以他事

往杭即投呈於府闔庠哄然遂還俗杭人爲余言如此及見陳瑤璵師及門士也則曰師入庠後諦輝即令還俗師無所歸徘徊悲吟於西泠橋下遇項丈議其非常延至舍妻以女與他人言大異然瑤璵言當不誣也

閩齋師爲御史大夫時於雍正丁未之歲某月某日朝後出　端門瞠目若有見呵云此何地汝等敢來此又云即來何多役也時戶曹姚均風培和隨其後問公與何人言公曰衙役然實無一人也姚訝之次日公即以暴疾終姚以爲神云余後從張提學考過中州臨潁縣

公舊治也其邑人德公甚意公於　關門所見當是臨邑來迓之冥卒世傳正直爲神其信然乎

長安畫師張謙有兒其前生虎也生時母夢虎踞其室次日大風腥甚而兒生甫數月輒匍匐入犬窩母曰兒其犬種耶他日父市豕肉過其前兒遽手攫入口中乃戲割一片與食即大嚼已而移居庭有假山洞壑略具兒能走時入其中意頗適也市有賽神者父肩兒往觀優人方蒙虎皮演劇父恐驚兒欲還兒輒撫父背歡呼似欲躍與角狀及能言述其前生爲牝虎有二子性喜風風作即引二子出跳舞今雖異形然憶及猶憐之下泣又言山內外有祠二內則冥主之外土木骸耳飢則禱其冥神神使侍者導之則得食不導則不得也生止食一人又偶攫一白毛獸獸走疾追之不及蓋狐耳所言爲虎情狀甚夥母懼而以犬血塗其口且禁勿聲聲則撻之兒始不語人余初聞未之信呼至則七齡童子也視諸兒亦無異惟時瞠目望室中作癡狀問之不答然亦偶一二露云

關壯繆祠聯無佳者余於濟南見一聯云年年花滿桃

園看銅臺煙雨迷離何論吳宮花草在在香浮柏寢觀玉壘風雲擁護猶是蜀地江山數其風雅可誦後見須江范生允錢云州刺史汪君有聯若帝王幾個稱夫子豪傑如斯即聖賢尤覺確切不易及見汪問之云亦舊句其人則忘之矣眞州江賓谷茂才名昱言友人索爲關祠聯應聲云尊帝尊王何若漢家臣子稱賢稱聖總爲宇內完人皆佳也

武林于忠肅公墓聯云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王文成公守仁所題也

書法遒逸奇偉傳爲文成眞筆余於乾隆辛未再來拜
墓見其下句爲人竊去思補之未得
范生允袋言武昌黃鶴樓有聯甚佳云鸚鵡洲頭撾鼓
狂生還來作賦鳳凰臺畔搥樓才子不去題詩
采石磯有太白樓聯云吾輩到今惟飲酒先生在上莫
吟詩余欲易今惟爲此只字在上爲之後字覺更韻健
又有聯云罔象水中藏曾有燃犀客過姮娥天上走豈
無捉月人來亦佳
吾友莊張里鳴珂云只兩個字可以走遍天下四個字

反寸步難行兩個字何妨也四個字不好意思也余舊
有聯云天下惟無情人一生受用不盡世間必虧心漢
諸事擺脫得開亦是此意
石鼓文云避我字車既工通攻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
駘鄭音寶郭云恐是籀文駒字君子鼎鼎古文員字邋邋通獵字鼎斿麀鹿
速速君子之求口口卣郭云恐當作卤弓薛作反弓趙本有此字茲吕
以字寺諸家皆作時避毆其特薛鄭皆作孫其來選選丑亦反趱趱建及
反一本重此鑁鑁音義未詳石本有重文即遬今作敵與禁禦之禦字同即時麀鹿
趍趍陳知反薛作趀其來卣鄭云卣亦作逌即一本無此字避毆其樸其來

遺遺趙本有此二字射一本作避與禦同其獮音義未詳蜀其一汧殹古也字一云讀
繫語助也沔沔鄭云叶作綿籀作汔丞讀如烝叕籀文皮字借作彼音淖淵鰋鄭音鰋
鯉處之君子澫之澫澫鄭云即漫通作曼又通有鯊所加反今作鯊其斿
今作游邀邀薛作散鄭作䵩相闢反帛古文泊字魚鱳鱳音洛亦作鱳其藍讀如
沮豆之沮同氐鮮黃帛其鰟卑連反亦作鯿又鱄又鮊即鮊音白其胡乞及
反鄭本作豆孔庶鱻謨官反籀文鱻之鰻鰻丑若反迋迋籀文洋字今作澣趨
趨即遄字其魚佳通維可通何佳鱮佳鯉可吕橐之佳楊及柳
其二田車既安鋻大幺反音條勒騂騂避眾既簡左驂旛旛右
驂騝騝渠年反避吕隮於遷古原字避戎止陕宮車其寫讀如

卸秀弓寺時字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遷又作有旃今作紳
其口趚鄭作奔或云作走口大鄭本有圖在大字上古直字口出各亞施云汘箭
作亞古孝經作惡口口昊薛作昦字鄭疑思字郭云恐是臭字古老切大白澤也口執而
勿射多庶趪趪郎擊切與轢同君子逌石本作逌今作攸樂其三口口鑾
車轝呼骨反一作轝字一作拜字敕眞鄭云即塡字亦作鎮口口弓孔碩彤矢
口口四馬其寫六轡驁驁讀若遇諸本缺一字迖諸家作徒驖鄭作馭孔
庶廓薛作郭亶搏搏卤鄭云即丙字車載衍籀文道字戎徒如章遷
涇陰陽趍趍即趣字六馬射之族籀文族字借作鏃字潘作重文口口
如虎獸麀今石本作鹿如口口口多賢迪今作狗禽口口避兔

薛作鹿一作麀允異其四口口口天一本無天字有淒淒二字霝雨瀎流字迄湧
盄止遙反一作盈渫私列反一作濼濟鄭作滋君子卽涉涉字馬口瀎汧殹
也字洎洎淒淒口口舫舟囱薛作恁或作由逮鄭作歸字或作遝湯戶自
鄜薛作鄜籀文作鄠徒馭湯湯隹維通舟㠯衎或陰或陽极鄭云卽楫
字深㠯戶一本無此口于水一方勿口口止其奔其敔今作禦
口口其叓古事字其五口猷作㣽作口衛導字遄我𤔔鄭作治字口
除帥𢼊被字阾音序郭作阪口䒴音莽今省作莫爲卅施云卅三十也蘇合反非世字
也里口微微音義未詳微一本無此重文逌卽攸字囿薛作圄口臬古臬字
柞棫其口檝楛讀作浩薛作梏字庸音義未詳鳴口亞箬籀文若字其篹
華字口爲所斿𩠐鄭云今夒口盬郭作鋻衛言對口翕音合鄭云卽翕字音
饗其六口口口口而師口口口口口口口弓矢孔庶
左驂口口滔滔是戴說文古熾字口口口不具奪口口口
後具肝鄭作肝音吁來口口口其寫矢石本作災薛作尖鄭作矢具口口
口來樂天子口口口嗣王始古我口口來其七𢼊走騎騎
馬薦今省作薦䓍若石本作䔩薛作奔鄭云卽若字𢼸施云與微同雉立其一之
其入此鼓最磨滅僅存十四字避水既瀞避衛既平避口既止𡔷薛作嘉
樹劃里天子永寍日隹維字丙申口口避其用衛馬既申
敕蕭蕭口駕左驂驐驐右驂騝騝音邀扯鄭云疑卽捷字口女汝通

不口𩍐籀文翰字霧鄭云恐是籀文霚字公謂天余如周不余及其九吳
通虞人㦗亦作憐㔻亟文朝夕敬口載鹵載北勿奄勿伏薛作戊字
鄭作伏字而出口獸鄭作狩字用口口口口大祝口口口章
薛作高字鄭云今作享口口埶說文藝同鄭云亦作牡寍逢甫圖圖孔口磨
鹿麌麌遊口其口麀鹿鐇曈字口口口口求又口口口口
口口是口口其十
詛楚文云又通作有秦嗣王敢籀文敢字用吉玉宣古宣字通作瑄璧
使其宗祝邵鼛布忠一作愍告於不顯大沈久讀作湫巫故咸
本作不顯大神巫咸亞駝本作不顯大神亞駝㠯古以字底字楚王熊相之多辠
昔我先君𥣬古穆字公及楚成王是讀作寔繆讀作戮力同心
兩邦𢇍古若字𡔨古壹字絆㠯㪔敃古婚姻字㐱㠯齊盟曰枼古葉
字萬子孫毋相爲不利敎古文親字卬古仰讀作佚大沈久湫湫
而實焉今楚王熊相康讀作庸回無道古道字淫失讀作佚甚
讀作軌亂宣奓古侈字競從讀作縱變輸盟刺內之則籀文則字虣
虎不姑巫咸亞駝文作辜刑戮孕敿婦字幽刺敎𢧜古戚字拘圉其
叔父實者諸字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
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劉烈字威神而兼俖倍字十八世
之盟詛率者諸字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

我百牧（姓字）求蔑灋（古法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義（儀）牲取俉（我字）邊城新皇及郲長敎俉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張矜忿（音府巫咸本作薏籀文億字）怒飾甲盛師以偪俉邊竟（讀作境）將欲復其覞（覞字）蹟惟是秦邦之羸衆敝賧輻（讀作鞹鞹）輸棧輿禮使介老將（去聲）之目自救殹（古也字）亦應受（古受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靈）德賜克（古克字）剗（巫咸本作初古制字）楚師且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之俉盟犯詛著（著字）石章以盟大神之威靈

李臨川先生敘書傳考云書傳自漢魏以來並遵今文之學無一人見所謂古文尚書者故亦無一人見所謂孔氏傳者自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唐人據以為疏頒之學官而伏氏尚書大傳遂亡不傳攷漢書藝文志載伏氏勝尚書大傳四十一篇隋志尚有三卷其完缺不可知嗣後史志更不復見惟晁氏讀書記稱今本四卷首尾不倫則雖有存者已非完本而今併是而佚之矣伏生之學歷有師承其經固可信其傳亦當得經文本義不至如後人解經率憑私臆乃葉氏夢得謂伏生尚書大傳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

於周公歿後愚謂卽此二端亦足徵大傳立義之精非後世訓詁所能亦非僞孔傳所及而葉氏狃於習見不能虛衷折其至是蓋成見之為害也嘗試論之政者國家所行之事卽堯典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是也歷象欽天有天之政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天行氣盈之數以管窺天測之卽天之政也分測四極以定日晷嵎夷南交西朔方地之政也東作西成南訛朔易人之政也殷仲春殷仲秋正仲夏正仲冬四時之政也天地人四時各有應行之事故謂之七政其事見於周官詳於月令後世猶守之漢歷志所謂七始是也至于日月五星古未聞有專理之政事堯典所謂日者日中日永日短所謂月者指閏月言之蓋皆歲月日時之月日也太陽之日象雖有出日納日之文亦以正卯酉之時耳若太陰之月象則始終未嘗及之而五緯又無論已堯典所謂星指鳥火虛昴中星言之辰則十二次舍皆治歷明時所必及而五緯則非所用月令雖秦書實本於夏小正去唐虞政治未遠所紀四時中央各舉其日其帝其神及其蟲與音律數味臭祭祀之別未嘗

及於五緯至周末石氏星經始以五緯星列於日月之次然則金木水火土五星不得列於唐虞之七政也審矣僞孔傳以後世之見釋古書不知唐虞之世未嘗有治五緯星之政也若以五行當之則旣已與穀並稱六府不應又與日月同稱七政且孔傳固已五星釋之未嘗及於五行其訓釋之辭謂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則直啟後世禨祥讖緯矯誣上天之說尤所未安豈若伏氏之傳爲得欽天授時之大也哉至於金縢一篇雖出今文然程正叔疑其文不可信而括蒼王

廉熙陽作論謂金縢非聖人之書其論不爲無見而實則未見大傳所解故耳古之祀者無有所祈孔子病不禱而周公禱之故疑其不然然子路請於孔子故孔子止之若周公則自以爲功未嘗告之武王且告之祖考欲以身代臣子迫切之情宜無不可唯是周公身秉國政乃令史臣紀其請代之功又紀風雷之異則孫膚之謂何此聖人斷乎不爲者也若云公旣明農然後王命史臣紀之則無端而作亦恐未然唯大傳以爲成王葬周公適有風雷之變因追念前事之異敘而紀之則君有念功之美而臣無矜功之累卽程與王之疑亦可釋矣伏氏大傳爲後人所駁者其立義之精尙如此則其餘精義湮沒不傳者可勝惜乎偶因葉氏之說而辨之如此俾有志於通經學古之士知今日舉業所治未足以定經義愼毋拘於墟而篤於時也

典謨屢以有苗爲言非無意也僉憲李元綸徵曰此正聖人安不忘危處再覯李安溪先生書解於大禹謨征苗一節註其下曰益之意蓋以爲天將釋此以爲外懼而使吾君臣修德焉必以力服非天意也因歎前輩具

隻眼處今賢亦有同之者也

張石鄰碧曰堯舜千古大聖乃其吝儆吁咈更甚於恆人或曰聖不自聖故爾然非實見夫危微止分於幾微聖狂遂判于頃刻何至若是最說得聖人心思出愚謂聖賢交儆再無言及制身治世當如何方好者蓋身世幷無止境如何說得當何如唯有互相戒勉所謂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者是也若後世則法堯舜而已便有個樣子在這邊了

元綸又曰臯陶是大有學問人故其所陳皆精理名言禹是最篤實人一味老實做去毫無文采故帝欲其昌言而禹止曰思日孜孜及再言亦不過直敍其本分之事無他語也乃臯陶謂如汝所爲言之卽昌言矣而禹遂曰帝愼乃在位所以愼之者安汝止耳若曰必欲余言則帝亦如余之孜孜可也此正禹之篤實處說得甚好但元綸又謂舜卒傳位於禹而不於臯陶者議論不如實行耳恐未必然蓋臯陶之德不下禹而禹因有治水之大功天下皆歸心焉故舜順人心而卒傳之非以

臯陶之德不及於禹也

李恬齋之嶧曰典謨皆致謹于天人至臯陶謨因大暢厥旨其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將天歸到人上人卽天也理最眞語最實愚謂孟子言天本此

恬齋又曰舜止言否則威之而禹卽唯恐有倚刑之意極言用賢修德而人莫不敬應欲帝若己之創于丹朱者焉大人之格君心絲毫不肯放過如此

馬存齋金門曰堯與舜乾道坤道之分也堯典一書治歷用人而外政不多見只以欽明文思之德推之便已極於變時雍之盛此天道之時行物生所謂乾始不言所利故孔子贊曰則天而繼之曰無名舜之大亦猶堯也但謂之則天便似不可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故舜典內歷試諸艱及攝位時諸大政受終後咨詢二十有二人莫不極其精詳便與堯時渾淪氣象稍有不同然畢竟德盛化神任人則逸所謂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故孔子贊曰無爲此中亦煞有分寸在是以刪書斷自唐虞其前者無論矣然易堯作

舜亦不可蓋無乾作坤不成也

存齋又曰大禹謨開出一中字爲千古傳心之要而精一則下手處所以立其體也臯陶謨開出知人安民二語爲千古治法之宗所以究其用也其閒論治之粹精無過德惟善政天敍有典二節三事盡人物之性也六府贊天地之化育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聖人之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民所受之衷卽天之所敍所秩是天命之性也惇之庸之而寅恭以和之是修道之教也教者禮樂刑政之屬故五章五用皆以承天也此是徹

上徹下之學由此求之便是以天德行王道自不流入雜霸甲裏去矣

存齋又曰益稷一謨并不及益稷所言所事蓋觀大禹謨而益贊之則苗民逆命必益爲佐禁傳以爲從禹出征理或然耳又禹隨山刊木亦無俟平盡九州之地然後教之樹藝者且書明言辨土之後即繼以成賦則稷之教稼固與禹相表裏而益焚山擇尤異事而同功者也然則益稷實副禹故帝曰汝亦昌言禹即曰暨益暨稷則凡禹之所陳即益稷之所共陳而禹與益稷之所

共陳必有別乎其爲禹之所獨陳者是以命之爲益稷云以上皆甲辰年與同館諸公在都講學日所談論已而余入銓曹遂輟講至今丙寅已二十三年慨想流風不可再得而余學之不復進也實由此乃二李先已謝世存者止余三人耳益復泫然

混沌鴻濛皆水傍坎故也濟屯開蒙皆去其險故不用坎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非性之昧屯者世之蒙蒙者人之屯

魏鶴山云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說文貞卜問也猶書所謂作內吉作外凶用靜吉用作凶恐易屯五之大貞吉小貞凶亦作此解

凡花果皆分木本草本剛柔二種如竹與蘆松柏之與蓬蒿桐梓之與蘇枲牡丹之與芍藥他若海棠芙蓉桃杏梅李柿梨槿棉等類無不皆然蓋陰質之中又分陰陽也

禽虫中似是而非者如蝶粉鶯簧蛙鼓蚓笛鶯梭燕剪蟻陣蜂衙雁字蚊雷蛛網蜂房鳩賓蟬吟雞冠螢火

花草中似是而非者如秧鍼柳線麥浪松濤竹笑荷珠槐眼柳絮蘆雪蓮房藕絲榆錢榴火草茵艾人桃符蘆

舟

物之似是而非者鐙花燭淚毛錐杯渡瀑布

非花而以花名者如鐙花眼花雪花

長安藩司廨後有落星石凡藩司至輒以鐵釘錐入之其無福命者不入也余於雍正己未歲復至陝需次日不時代方伯收放餉銀親見之釘鱗次可數而石毫無罅隙此理頗不可解

余於雍正二年以選司主事奉使隨朱文端公查海塘其次年春文端公已由浙歸省余與侍御恕齋疏入京

至　宮門遇隆公科多隆適以元舅兼冢宰體貌優異然余自念　闕庭開且齋疏無拜禮隆公銜之遂改調考功然余不知也及五月文端入都十三日隨有河東贊佐之補文端呼余而前曰人居詞館銓曹即多倨子今出當執手板自呼名俯伏上官車馬塵下懼子之不能也余謝曰此如優伶登場何足異某初仕特以在草間久未得時謁王公大人耳既有寄語者曰文端特爲隆公發也乃知踰位而言歷階而與揖以無禮爲禮不自今日然矣

禰衡後漢人與孔仲舉友善者禰字從示不從弓音祢世多讀爲迷誤即本音亦音你祖禰親廟亦不從迷也

鑄錢曰一卯二卯余鄉俗語云一磨二磨蓋卯字之轉音

俗以四十斤爲一榹音磁此亦余鄉之里言也

無爲州吳布衣元桂書州誌沿革後云厲賊名豫淮安鹽城人順治四年于鹽城倡亂事敗逃至巢寄寓宋氏時有宜城朱國材者嘗爲史閣部可法記室亦至巢變姓名主周氏家敝衣草履形容枯槁曰我史閣部也志存恢復已約合兵數萬刻日齊集大事可圖也周氏信之厲豫時與通五年正月誘集愚衆千餘夜襲巢破之復至州州人從之者甚衆已而敖士二帥率官兵至剿滅焉而州人無辜死者亦衆

濡湏塢在無爲州巢縣之界吳魏時謂爲東關南去江百餘里爲二國所必爭蓋守江者必守淮不得已亦當跨江置戍庶敵人懼躡其後而不敢飛渡此吳人所以建塢之意也乃其後嗣止倚長江天塹置錐腰索恃以爲安抑何謬也湏字從水不從彡音會水之聚也須音盧義亦異

王莽不幸不早死於平帝初立之時曹孟德不幸而遇漢獻嚴顏不幸而爲桓侯之釋隋煬帝陳後主宋徽宗不幸而爲君武則天不幸而不爲男子追隨太宗以平亂賊王安石不幸而遇神宗之見用馮道不幸而多壽李崆峒不幸而得對山之救死

山左青州府馮柏村愿其先人守臺灣時庖人貨鴨卵熟而剖之得五色氣臭如硫疑以爲毒蛇所産

李旦初旭爲余言囊在都與乩仙聯句仙自稱崆峒山人也李云爲問崆峒有幾峯乩云峯峯直透碧霄中李

云同遊仙伴人多少乩云一炷清香一道童及後判薊
謁山祠舍宇極多然止一老道者守之問有無徒衆則
云地僻無糧徒子多別去惟吾道童奉祠香火耳而其
山實名崆峒也蓋數之前定而鬼物先知如此
旦初有句云鰕醢趣奇道子鬼蜜查色豔義山詩亦殊
有味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潔身之高人所謂祥麟威鳳也
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易世之聖人所謂龍也麟鳳待時
而出龍則潛見惕躍飛亢皆無不可

濡人吳布衣元桂能詩語余云濡之東郊有蟂磯傳爲
後漢先主孫夫人投江處後人立祠祀之池郡某明經
題柱曰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夜夢夫人
謝幷屬其急赴吳藩獻句當有所獲吳藩者吳三桂也
時建殿而未有聯某投句云痛哭秦庭緣楚覆歸心漢
室爲韓仇吳大喜贈之千金然吳之歸　國請兵實因
其姬陳圓圓爲賊得而憤非報明也叛時聘桐□□
□□□公卻之以詩云李陵心跡久風塵三十年來
豈卧薪存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已負
朱顏老青史重翻白髮新五夜角聲吹不斷可堪思子
更思親蓋三桂之父襄當闖賊逼京握重兵不赴三桂
移書責之其子聯姻　帝室乃上不顧其父下不恤其
子反覆好亂眞逆賊也
余本房沈闇齋先生登戊辰進士倅於閩值臺灣兵變
參督府軍幕條畫機宜賊平丁艱歸杭俗重祈賽届期
徵歛選勝醵坊市金無敢脫者先生以廉吏家貧未能
應衆辱之先生無已訴於撫軍時朱文端公爲中丞特
理其事然遂由此識先生察知其居鄉本末薦之服闋

由部郎至總憲然先生布衾蔬食休沐卽治書仍一縫
掖儒也傳其初仕豫之臨穎令仿朱子社倉至今二十
餘年民食其德其立法之善可知矣
天下無處無道即如作字略有一點粗浮之心不得略
有一點急遽之心不得略有一點怠緩之心不得須是
心恬氣靜手腕安和然後運筆不燥不柔神超象外意
在筆先其於書法不求工而自工矣
余初外任分司河東直指使以余過拒人饋于投謁時
諷余稍圓通余對曰職以窮書生乍得官頗愛錢但錢

有陰陽其自外入自天子下至士庶卒隸所養皆曰可受則此錢屬陽受之者如春之温如日之暴不但安然享用且滋生蕃殖如此雖百萬何害如其暮夜所遺世所謂袖兒裏筵席者則此錢屬陰受之者如風之淒如雪之冷一派秋冬之氣不但容易消耗即使置買田宅將來必有陰禍子孫受之如此雖一文錢亦當不得但仕宦錢之屬陽者少耳

余少與友講學至終身行之其恕乎友人曰天下人都是只知有己並不知有人如何省得恕字余曰不然今

天下人都是只知有人並無一個知道自己的無論積金之家爲兒孫馬牛居官者親族歡娛僮僕飽方爲爲人即如著衣一節近體用絮而外以緜寢衣往往以大紅錦繡爲面而裏則用粗布蓋儉於內而豐於外務以悅人是愛己之身體不如愛人之耳目也

余嘗欲用緜紬爲寢衣裏而面則隨便如甚乏雖以雜色紬布補綴如百衲衣亦可或以爲非宜余曰我只圖我適體管他妻子奴婢眼中憎嫌則甚及居官肩輿鳴騶過所部境友人來探余者見之向余嘖嘖歎羨余曰君眼睛鬧熱於余何與皆此意也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放下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時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貧賤一無所有及臨終脫一厭字如脫重負富貴無所不有及臨終帶一戀字如披枷鎖以上二則見達觀偶語

幻海晨鐘共五卷板在京都琉璃廠仁威觀

山西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碑又洛中紀異云有二道士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逕而破戶惟見二白鴿飛去刻篆宛然學古編辨爲李

陽冰之書唐鄭承規于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因其字之難辨復楷書焉出七修類稿

佛氏之說可謂覺老莊之說可謂達覺與達皆智也然孔子不云乎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其識多膠執而不可化其念皆固結而不可解故語云愚忠愚孝而古今來之教忠教孝者有二術焉旌閭式廬竹帛旂常所以鼓舞之以名舉孝舉廉任賢任能所以酬報之以利蓋必如是而後父有其子君有其臣治天下國家胥是矣彼佛老者謂恩義爲葛藤

十九冊84三版

必宜斬斷名人世爲樊籠有礙逍遙是以出世爲智而以有情爲愚者也學之者雖不能明心見性葆眞養年然亦皆知鄙夷聲勢遺棄榮祿使天下人人皆不爲名爲利遁跡而不親所親放廢而不事所事父可得而有其子君可得而有其臣乎是故佛老之徒爲治世之君子所必嚴禁而痛絕之者也

看來佛老都是忍心漢人之所以爲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者其心皆有所不忍於其君其父其夫其婦者也今於其不忍者而忍之忍於夫婦猶可言也忍於君父亦

何所不至哉

昔人云道德之後流爲刑名諺亦云不毒不禿不禿不毒蓋言其忍也

佛氏之徒世有所謂善知識者余嘗遇之於京師爲談儒釋同異渠歷舉其說與經書相似語又別申所指揶揄曰凡儒書之精微皆吾師所已言而吾師所言則儒書未之載也是故佛之道大於孔子余曰有一喻願請教夫喜怒哀樂愛欲子所謂六賊也今有兩人於此其一不勝六賊之擾而屏去之離人絕世以不動其心其一則任六賊之紛紜而各適所宜而亦不動其心是二人者孰爲優劣渠曰此任之者優矣余曰信然則釋迦何以棄而君臣父子夫婦弟兄而後成佛耶渠無以應

嘗讀佛書似皆從莊子化出疑爲中國不得志於時而逃禪者之所爲蓋其人資質既高而又居至靜之地心日以虛明所以析義於毫芒說空於無外又假於翻譯無所攷據然其爲說千變萬化總不外於一死生齊物我與因是因非而已有友人嘗與所謂大喇嘛者遊聞所譯梵誦義頗粗淺不過以其呪術致尊大亦可知矣

昔人云宰相須用讀書人竊謂州縣之尹必須用讀書人而宰相必須用做過州縣之人豈惟宰相凡吏戶刑三部堂司各官皆當用州縣爲之蓋州縣與民最親且錢穀刑名事亦至雜非讀書人爲之則州縣止可謂之辦事不可謂之治民非用州縣人爲吏戶刑以及中堂則所議於廟堂者必不可施於天下所是非進退以爲功罪者必不能協乎人情事理而以格例廢人才惜乎無有言而行之者

余在詞館日值青海平定余製鐃歌鼓吹曲以　進方

望溪先生見之歎曰此東南未有才也因索余舊作古文詞余因籍以爲質先生一見卽出其近所爲鹿忠節公祠堂記示余曰某未知理不謬於先儒否幸勿隱余曰文之淵古是不待言第鹿公爲陸王之學而先生乃爲斡旋近於調停請酌之先生遽曰某亦疑此卽當改作旋出一編授余曰君初見卽肯直言古君子也此皆某近作願請正方以文名海內久人傳其傲睨謾侮不可一世今見之年已六十餘而余爲後學且不敢望其肩背乃虛抑至此豈人言多妄抑先生耄年德益進耶方先生前後示余凡兩卷文字約五十餘首余悉爲評定以歸之旣而方持以示同館前輩陳公儀曰此王君所論定某文者然某實不讀秦漢以後書所爲文正之友人或曰已進於秦漢矣然余不之信今王君論某文亦止以韓柳歐曾王者見許豈某果有未至耶以問先生陳爲披覽一周曰王君所論是也先生謂不讀秦漢以後書彼昌黎柳州又讀何代書且先生惟不讀秦漢以後書故所爲文得與唐宋諸大家相頡頏使但讀唐宋諸家文則未必能至是矣方先生爲憮然久之已而

曰吾苦心爲文四十餘年極力追古而終若未至究不解其故今始爲先生道破矣因泫然泣下後余見陳陳爲言如此因共歎方先生之於文眞視之爲性命宜乎其雄視於一代也

解鹽池之北岸有歌薰樓相傳舜於此彈琴而歌南風之操者也蓋池鹽必賴南風而後成故曰解慍阜財又北去歌薰樓百步歷階而升上爲池神廟其階共有四十餘級自下而上十三級人於此拊手則階下作錚錚聲如琴絃清越過此則不然亦異事也

詞館有老隸家藏一册凡新進士入館者必求親書履歷用一小印記頗韻

杭城靈隱寺內韜光禪院踞山巔門臨湖而窗外卽俯視浙江余至之不覺忽誦駱賓王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句僧曰唐時宋駱卽在此地聯詩因指其門牓卽此句余爲恍然旣而僧出二册求留詩披之前册爲故明時諸名流著作後册爲　本朝遊於此諸公所詠句旣各標新異書法亦備各體誠千秋佳話百代寶物哉

山西解州之夏縣有司馬温公墓表忠觀碑在焉蘇文

忠原墳已毀於明末之地震今蓋後人補刻者然書法亦端勁有體勢余既偕運長朱公一鳳捐俸以修其祠墓已乃從公之裔孫求觀公畫像並公告身及耆英會圖實皆古物言於學使者勵公求為公後置博士勵因會商撫軍久之不果行

長安聖教序石刻有三在　文廟者二在滿城者一文廟世所謂碑洞者也其一高六尺廣三尺五寸額有佛七尊此為最古係唐時原刻今字畫大都磨滅僅存其形似耳又近上一段斷裂為明嘉靖間地震所致其

一則甚楚楚計小石版二十五前第二行下有長安後學費甲鑄紋瑜重摹十一字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標題下亦有費甲鑄摹四字在滿城者則橫石五又一小塊補字所補者化物至庸愚一行乘幽至典御一行定其至者諸一行稚而至骨石一行又理含金石一行有斜斷文今世所傳大都滿城所刻及二十五塊碑版者也而滿城石刻搨者多以黃色紙充舊物然皆不及原刻意滿城之刻後於原刻而二十五碑版則近今所摹勒者而已然皆不可考余於癸丑之秋得告於長安客邸候部文閒有以故書籍殘破字畫求售者內有原刻聖教序一大張視之紙既陰黯且所搨完好而各行界線分明如新似數百年以前所搨者亟以衣易銀貨得之至冬仲之朔此地張孝廉適見之詫曰此故秦府所藏稱為宋搨者也國初原有二紙在董氏董以貧先後為人所買去獻顯要一得百三十金一得八十金後更有顯者持二百金求鬻於董而董更無有矣今何以在此又曰董故秦邸舊人為言秦先王初收不下百餘紙後皆失於兵火及兵靖後於府邸檢拾殘燼所餘物乃僅

得此云余後又見旌德劉子良云十年前曾見此於第一顯者府中命某裝潢某以非素業不敢承乃寄札江南轉覓善工至而第一顯者去矣余以二子所言或不謬云乃寶藏之

傅母貞耄陳太君墓誌銘為吾鄉孫徵君奇逢手著文既高簡而木刻字畫亦端嚴酷似顏魯公家廟碑余至太原得之藏於笥傅名山字青主一字公佗傳道人高節孤標人皆知之其逸事云袁學憲繼咸被誣下獄時傅與同人申救裹糧入都上書而納言不為

達傳無如何乃日於長安市投揭亦無爲上聞者衆客
久貧盡傳沓於一鄕先達適座有酒糾聞其說乃曰此
義事無難處出其纏頭金帛値二百以進且歷至王公
戚畹府第從容白其冤未幾有中官取揭以入而袁事
得雪此妓近俠士夫所不如惜其姓氏不傳傳亦不爲
表何也意傳且逃名而於此仗劍之紅裙亦欲其跡匿
聲銷不欲塵世得而窺識耶余於晉陽遇傳道人孫蓮
甦爲述此時年已七十餘猶手錄其祖之詩文以遺余
終日不倦貌古甚傳先生家風故未墜云太原張生燿先日酒糾名

吳姝救袁尚有西河諸生薛宗周錫山馬公世奇作山右二義士傳以美之擬爲漢之裴瑜魏紹云
張生又云傳先生生而穎異三水文公翔鳳提舉晉學
拔茂才第一入府庠文公古文辭稱奇澁他人讀之不
能句傳朗朗誦如常語文公奇之時年十一也又戊辰
會試卷出其兄庚爲選五十三首授讀歷卯辰皆上口
不爽一字時人驚爲神先生娶同邑光祿卿張公泮女
名靜君生子眉早卒先生時年二十有四卽鰥居終身
不娶甲申春闖賊將逼晉先生易黃冠奉母入山避亂
定家已破矣遂以黃冠終不復易人見其黃冠也又其

曾祖父朝宣尙明盌化王郡主爲儀賓先生性好奇博
學通釋道典師郭還陽眞人學導引術別號朱衣蓋取
道書黃庭中人衣朱衣句也忌之者誣爲志欲復明祚
於順治甲午夏收禁太原獄幷禁其子眉時金陵紀伯
子參撫幕與孫公子倂力救之孫公子者方伯孫茂蘭
之子也先生故善醫嘗過公子於古寺時公子無恙先
生視其神色謂曰長公來年當大病失血宜早治之公
子不謂然屆期果病幾殆迎先生療之得愈感先生德
故營救甚力紀又求解于總憲龔公芝麓龔爲平反之

始獲釋方獄嚴時先生九日不得食而先生意氣自若
交遊袁小陸楊爾禎乞爲通食郡守邊公大綬聽之得
不死及事解先生益放浪山水閒肆力爲詩古文辭與
衍幽僻人無解者獨其子眉知之書法清峭岸然自異
爲書絕去古今人蹊徑似任意而實有法度出於縱橫
離奇之外康熙庚午開明史館訪前朝悉故實者因幷
及先生名科臣李宗孔劉沛先等合疏薦嗣有博學鴻
詞之選　詔有司資送入都時先生年已七十三堅不
欲就有司迫遣之子眉扶掖以行就道瘍發于股輒自

錐破血不止而股爲之枯至都假館崇文門外之圓覺寺卧不肯起一時王公鉅卿往訪之門如市或爲乞醫藥逾歲不痊都御史魏公象樞代　奏得　旨傳山文學素著人品淸高著授中書舍人職銜歸籍地方官優獎時己未五月也歸五年而子眉卒先生哭之慟不食數日亦卒然余在晉聞傳之禍緣于晉臬某某失其名爲求書母壽序傳不可親求之傳延入與語嫌其過俗旋起入舍久不出某令吏偵之則傳由舍後出解衣磅礴林間某大怒徑去何閒爲飛語中之而張生未之詳不知

確否

太原古晉陽城中有傅先生賣藥處豎牌衛生堂藥餌五字爲先生筆字大如斗端方圓正逼眞魯公書余佐鹾河東以公赴省必過之徘徊車中不忍去世傳先生善醫而不耐俗士病家多不能致然喜看花必置病者于有花之寺中令善先生者誘致之一聞病人呻吟僧輒言羈旅貧無力延醫耳先生即爲治無不應手愈也其技神而性癖如此

張生又曰明運將革先生教子眉以經世學孫子管子諸書皆熟讀而切究之兼令習技勇又買馬邊塞而於江廣市之習知其道里險易復善走負重往來四百里不知倦閻部史公可法常訪先生于邑之西村眉侍談論史公歎曰眞命世才也及李建泰督師剿賊薦智略士十餘人參軍幕先生與焉先生謁之於上谷次日即辭歸蓋知其必敗也

傅先生著書有老莊管子各註楞嚴華嚴金剛三經註春秋左傳姓名韻地名韻兩漢書姓名韻漢書補註十三經字區傳史書多失傳惟兩漢書姓名韻藏張生家

字區亦存十數條詩文爲閒喜張質夫亦堪收藏頗多後失之張生搜求十數年始爲刻霜紅龕集霜紅龕者傳所隱陽曲之崛嵋山也初名七松庵又名青羊菴最後易今名蓋霜後紅葉滿山傅愛之然張生貧士能搜隱剔微而刻先生集亦古之君子矣

蘇髯赤壁賦云客有吹洞簫者客爲楊世昌綿竹道士見吳匏菴詩云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

詩禮堂雜纂卷上

詩禮堂雜纂卷下

天津王又樸介山

明嘉靖中倭人蹂踐蘇松任公環以蘇司馬率兵禦之晝夜力戰徧身書姓名曰死綏職也爲二親記此髮膚耳示兒書曰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兒千言萬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甑裏革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閨閫閒耶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個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讀此書令人氣壯

又長洲野志載徐佩者以廚役事任大夫環大夫亦以廚役視之及倭寇吳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閘晨食大夫整旅出佩後之眾阻曰爾館人何從爲佩曰吾主官於蘇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耶乃持刀先倡有不進者揮刃促之大夫善射多中賊賊乃佯縮迫矢盡輒縱橫舉弓期必殺大夫更以利刃攢逼之佩意大夫不免獨殿後以手搏賊賊殺之大夫得免大夫祭佩文云嗚呼佩也生也食予死也衞予奇懷異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歸顏有餘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爲厲鬼殺此羣倭曠野悲風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

天下萬木莫不本於大造而柳獨列於宿者蓋柳寄根于天倒插枝栽無不可活飛絮漫天但一著沙土無有不生即浮水亦化爲萍是得木精之盛而無處不暢其生機者也其光芒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維垣哉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故爲之祝願耳見堅瓠集余以其說與易之旅卦義有相合者特錄之

人知撫州有顏魯公書麻姑壇記碑而不知撫州又有魯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徽也年八十

而有少容一日爲野象拔箭嗣後齋時象每銜蓮藕以獻宿於林莽神靈衞之人無敢犯者化于唐睿宗朝所葬處惟空棺而已開元中立仙壇院選高行女冠黎瓊仙等七人居之魯公爲刺史記其事見李君實紫桃軒雜綴然耕餘雜錄又云黎瓊仙唐時所放宮人即麻姑也豈麻姑碑即花姑碑李君實或誤爲兩碑耶耕餘錄誤以黎瓊仙爲麻姑耶而王方平蔡經事又似漢以前人何也

宗伯韓公菼字元少少字去聲讀有傖父問人曰韓某

旣中會元又中狀元何故反云元少盡誤讀作上聲也人戲曰雖中兩元尙少一解元耳傖父曰元止有三已得兩元當云多元何爲少之聞者皆絕倒此與陳大士先生一事相仿大士以飛仙之才名噪海內計偕入闈同號生叩其姓曰姓陳生以指畫掌云程又問名陳曰際泰又畫掌云濟泰陳勃然曰君自無耳柰何去我兩耳亦可笑也

伍蓉莊林居漫錄云人有恆言皆曰義利利緊跟義則是義能生利也又皆曰利害害緊跟利則是利能生害也知義之在先害之在後則熙熙攘攘亦可以少息矣

喜雨亭故址據鳳翔邑志當在城之東北隅今則塊然邱墟無得而蹤跡矣不知何時移於東湖東湖者蘇子八觀之一也亭後卽蘇子祠先是郡守某嘗遊適其間已又攝邑事其司閽者大暴其民民聚而譁誤以在東湖者爲某之生祠乃推墮其像而杖之數十後邑令任拱辰樞而復新之余于雍正八年判郡聞之笑曰蘇公當日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口過亦多矣今合得杖罪

郡侯某以貲郎夤緣至扶風守沐猴而冠者也遇僚屬

多無禮學博士見輒屈足不敢抗某坦然受余代爲愧之及朔望行香博士跪某亦跪余余責之曰先生大誤先生師也雖見督撫無跪禮豈若吾輩佐貳之卑卑不足數者乃效之耶如此者數數忽一日博士又跪某某乃大聲曰我常訓誨爾等見督撫亦止長揖乃汝等故自賤如是余急稱之曰堂尊之言是也先生當遵之自是博士始不下跪

某見儒生尤傲慢雖鄉進士皆令跪拜其稟刺余時時諷某亦改乃知天下人未有不可變者也

某語余曰君行事多與人反何也余問之某翻覆其手曰人如此君乃如彼余自省事事不敢自異何爲其然乎已而曰無惑乎其言之也如人見上司多足恭余則以爲恥人多虐其下余則惟恐得罪于民人多好與富貴人往還余則慎交遊人多略于無勢之人余則有意周旋之人好熱鬧余獨喜靜人多嗜聲色余獨喜讀書由是推之余之與人反者果多矣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而亦無疵焉余將何如而後可乎

余於康熙乙酉鄉試讀書宣武門外老牆跟花廠中一

日晨炊後日蒸花香氣滿庭中有客徘徊其下余見其非常延入與語呑瀉微妙驚詰得無方近之朝紳耶答云貿易人耳叩其姓名則云偶聚談無多怪也遂去不復見

祝理美曰儒者談道學必厲齒嚴牙著不得一毫戲謔此甚腐也先儒如子輿氏詼諧甚多不可殫述至若述聖曾子學主慎獨一生戰戰兢兢不敢些子放肆乃講到心誠求之便譬喻到學養子而後嫁這是不板腐的樣子又謝上蔡欲試教官請于程子程子曰吾黨有求貞婦者聘一女先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子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矣程子此語從學養子脫胎出來云云世傳明道伊川同赴一士夫宴座有妓伊川怫然徑去明道爲盡歡次日伊川見明道色猶愠明道曰昨日筵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吾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伊川爲之心折今祝言如此然則伊川當爲明道所化耶夫孔聖尙有牛刀之戲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微服可以過宋盟蒲不妨食言聖賢豈必硜硜然峻立崖岸使人望而畏之始爲道

學哉

近日朱文端公身體禮經而見人和易常於政事繁委僚屬稠集時作一二趣語衆皆解頤然則是眞道學自風流語不虛也

邑人梁湯作漢丁酉舉人令關中之石泉俗朴民淳令無一事惟日靸履出與防弁對弈耳至割麥日城中男婦盡出其稚子不能攜者則寄官衙云交爺暫管官爲煮餅哺之數日乃已此風他地不可得也

余至吳二載一日謁軍門尹公公問曰余向督兩江時

兼攝撫學篆余不覺其勞今何以若斯之煩汝知之乎余曰知之公曰云何余曰以今日各上憲不敢要錢耳公詡之余曰昔之日督撫司道府皆取之州縣以爲養府既爲牧令養則必庇牧令司道以爲所豢也則又庇之督撫拱手以聽成而已今則各食其食上下皆秦越也府不肯肩其責則上之司司又不肯肩上之督撫督撫又不肯肩駁之而已司亦駁府府又駁州縣委鄰邑查委鄰府查委道查取册取結紛紛不已事安得不多乎公俯首久之曰然

陝長安令王端以倉糧霉變爲制府尹公所劾其署令則潼關王名標也已又委西安理事同知常德監其盤查以清交代常請示公曰豈有既劾其人尚爲之彌縫其虧缺者耶第人一失官已難爲情重之以虧缺不得返其故里其奚以堪新尹欲其後易于交則所收必刻舊尹又必欲强之是交訌也且穀雖不中食然爲錫蘖酒亦可易于人賈客或要挾而欲賤糴之非見任者爲之主持彼失勢人何能爲故命汝以公道平之而已常退語人曰公未嘗爲縣何悉令之情至此眞聰明忠厚之君子哉

我之與準噶爾互市也始于前督查公郎阿蓋以彼之狐羊皮羚羊角硇砂綠葡萄等物易我之緞匹繼則我邊將教之或求綠或竟索金郎緞匹亦要其精美者彼之皮貨良楛我不敢較也然綠葡萄彼則以由中之雜果實充之而索値甚高及入內地則已潰矣往者謚以畀西地之商甚爲商病乾隆六年尹公繼善鎮秦蜀命留其狐羊皮而卻其餘準噶爾訟之　廟廊是公議夷情始爲之沮當公之拒其使也公之家人叩頭爲請慕

客亦力諫公毅然不回可覘公之識力矣

明太祖攻陳埜先時方假寐有蛇緣臂而走左右驚告視之蛇有足類龍而無角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纓中蛇果徐入太祖戴帽遂詣敵營諭降渠帥旣歸忘前蛇坐久忽憶及脫帽視之則蛇居纓中自若也乃引觴自飲並酌蛇蛇亦飲徐蜿蜒入神櫝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狀若鏤刻久之升屋而去

太祖又嘗夢人以璧置於項旣而項肉隱起微痛以爲疾也敷以藥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特異（以上二條見皇明典故）

宋吳直方行可以集賢大學士致仕卒日以無大功業于世不令乞銘于人乃自爲銘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諺所謂輔車相倚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杜注輔頰輔車牙車人頰骨似車輔故曰輔車左右相持故曰相倚唐韓昌黎與人書曰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一牙無故動搖脫去即此義今人不知直以爲車輔若詩無棄爾輔之義則脣亡一句何所附麗乎此大誤也

濫觴字近以爲末流之弊非也此本之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出於岷其源可以濫觴及至乎江津不方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是濫觴蓋言其始出之微也唐明皇孝經序泯絕於秦得之者皆煨燼之末濫觴于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此用濫觴得其旨矣竊以水始出力輕僅可浮杯觴耳

廣韻注云吉凶形兆謂之兆眹眹音引目睢也兆灼龜也今誤以眹爲朕又倒讀爲朕兆更誤

爾雅翼寧爲雞尸無爲牛從而今本國策史記皆作雞口牛後或尸字誤成口字從字誤成後字傳寫者之謬耳

晏安酖毒有作燕安鴆毒者頗有義勝晏字酖字

款識款在外爲陰文識在內爲陽文夏器有款有識商器無款無識識音熾

畢仲游與溫公論罷新法書具大見識其作用頗似韓魏公惜溫公之不能從也

封建之說斷以柳子厚之論爲正萬世不能易也

君德全在聽言而能聽言則全在克己若先有護短之念則雖有求言之詔亦虛文耳

唐太宗年未二十即起義師每戰必克從無挫衄其料敵制勝之智雖老帥宿將亦謝不及且氣銳甚則其視天下人盡有足當其意者乃其治國屈己求言如恐不及見人奏事必假以詞色冀聞規諫突厥突利表請入朝自懼將來亦如突厥勅令朝臣不惜苦諫以輔不逮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敕百官詔勅未便者皆執奏他如聞孫伏伽之諫騎射則悅聞李乾祐之諫斬仁軌則悅聞李百藥之言而出宮女聞王珪之言而出美人聞張懸素之言而罷修洛陽宮聞張行成之奏而善之

問皇甫德參之言而賞絹十二年秋七月大雨水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閻馬周之奏疏而稱善開府儉之諫而罷獵聽孫伏伽諫殺原律師賜以園值百萬聞戴冑之諫殺柳雄即止從褚遂良之諫而罷封禪至聽魏鄭公之諫諍賜金賜帛賜官賜書褒諭尤不可枚舉此眞人君之盛節三代以後所未有者也

太宗求言納諫事事可美而其命房玄齡監修國史曰今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及魏鄭公十漸疏遂以疏列屏幃并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

之義此二事實聖主所爲後世人君果有志于求治不可不以此爲法也若太宗者可謂能克己者矣可謂能揚善者矣

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一節尤爲至善

女媧氏非婦人也如左傳之女艾孟子之馮婦即後世金之先國亦號女眞豈婦人哉

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婦翁冰清女壻玉潤者今人呼妻父爲岳丈或是樂丈之訛耳

坤卦四爻之義妙在无譽而无咎其常也凡天下之得咎者皆從好譽始故有智名有勇功譽之集咎之府也夫曰括囊則智名勇功一切不有乾之潛坤之括皆有確乎不可拔之操有何聲華之念足以動之學者涵養至于無咎易至于無譽難

同年張侍御考言其鄉友楊失其名者少年嘗學於經傳多領會曾爲齊景公有馬千駟一段文一起云今夫人亦知夫取舍輕重之衡乎盍觀已事即此二語已空前絕後也

合河孫錫公先生嘉淦爲大司成時語余云諸生皆不

知性命之學吾將以先儒語錄厮迪之余曰公但與言人倫可矣先生不從已而有黑心禪一案

高安朱文端公口不臧否人物然於一時君子小人無不洞見其肺肝亦不見其諮詢采訪也此所謂止水自能照物

文端公一生相業全在進賢嘗曰人生功名何必皆自己出能多舉用幾個正人君子則他做的事即如自己做一般其視人有一節之長即贊不容口聞人之善雖痾僂肩服皆開員可謂休休有容之一个臣矣

張侍御考言李臨川先生敘語余天下藏書之富無過於莆田林家徐氏傳是樓不及也

方望溪先生見余爲人作墓誌云凡此等揚人之善只取其一二大節爲人所難能者言之足矣不然或舉其遺行微言方合闡幽顯微之旨今人作墓誌必言其人居家孝友交人誠信而好義御下寬而嚴飲食衣服儉約而款客豐竟說成一個全人究竟是泛常套子人文俱不傳唐喪筆墨無益也只如司馬子長作蕭曹二相國世家於蕭止言其收秦府圖籍舉韓信爲大將轉關

中粟以給軍及臨終舉曹參自代數事於曹則歷敘戰功及爲相但謹守蕭相約束而已圖籍舉韓轉粟三事爲漢得天下之大端至舉曹自代蕭曹二公不相能者也而如此此其忘私爲國眞古大臣之風即此數事已將酇侯寫得千古獨絕其餘豈無他長然他相猶皆能爲者言之則剌剌長篇反足掩其大善至曹公與蕭旣不相能且武夫也攻城陷陣故勇爭先是其素今爲相一味循守所不喜之人之法令毫不肯更變以顯己才以彰前人之短雖容諫之不聽子諫之不聽至君言之始言其故此非大有學問人不能而乃得之于一武夫此眞有大過人者矣故寫此即足史公如此等詳略實可爲千古作文之法也

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余記余憮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重者也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勅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人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爲王應麟對讀官五

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準勅依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小錄錢五百貫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兗國公鄒國公廿九日賜聞喜宴降賜御詩於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黃甲敘同年於禮部貢院廿五日立題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署第一名餘俱署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三甲至五甲敘次皆然

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為戸時有以遠祖為戸者有以祖父為戸或自為戸者南宋戸口例也第二甲四十八人爲一名為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鐘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儒林里父為戸兩公皆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為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建里父為戸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必復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遇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國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掩千萬人矣末僞止載文公對策一道嗟乎當南宋之季孱弱已極不絕如綫而同榜名臣得此三人豈非天意挺生三人萃于一榜以表宋三百年養士之報者哉讀文公策天人性命闡發無遺願其君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淑士節財弭寇之道而又亟宰相以開公道之門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皆救時之藥石至己未癸亥伏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去矣雖謝陸兩公可為夾輔其如國運何往余閱紹興十八年登科錄朱文公登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人為科名亟然通榜三百三十八人祇一人耳且國運亦未至于此極也今三公鼎足而峙不惜以身蹈水火赴湯鑊為九鼎一絲之繫余閱未終卷輒為三公歎息而不能已矧身當其時者乎因詳記其始末而歸之此錢塘吳寶崖陳琰記也見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

左傳屈蕩戸之杜註戸止也前漢書王嘉傳坐戸殿門失闌免唐李紳傳中戸官道皆本此俗本因傳前後有兔子尸之必尸汝于是兩尸字遂訛戸為尸

李濂汴京遺蹟志云前代夜但五更惟宋時則用六更馮深居詩云春風吹動笑談香玉酒銀鐙破夜驚歸去東華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水雲序宋末事云花底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寫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淸陳剛中詩云羽袍士尙傳三漏粹幘人誰報六更蓋太祖卜世于陳希夷云匪到五更醒時再來問以此禁中常打六更而外方節訓之攢點考宋史太祖建隆庚申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庚更申醒同音也按此

是宋獨六更矣然李賀詩云宮門掌事報六更豈唐禁中亦用六更耶

夜漏五更皆五點共二十五點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夜長可證也至宋因寒在五更頭之語于是宮漏及州縣更鼓皆以五更三點為止去其後二點幷去初更前二點以配之然杜甫詩云五更三點入鵷行則五更三點又不始于宋矣以上皆見河南通志五更三點周櫟園先生書影中尙載有二說然皆無確據定論也

天祿識餘云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酇在襄陽及考茂陵

書蕭何國在南陽酇氏分明云沛郡之酇音嵯南陽之酇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戲與酇本為二地班漢人必得其眞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訶人呼嵯侯並其音義名實盡失之唐人麒麟閣上識戲侯史記作酇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明侍郎何公瑭字柏齋先生言曰古之君子何為而學也以修齊治平而學也則當務之急固在身如何而修家如何而齊國如何而治天下如何而平細而言語威儀大而禮樂刑政此物之當格而不可後焉者也博學而審問焉愼思而明辨焉一旦卓有定見則所謂物格而知至矣由是而發之以誠主之以正然而身不修家不齊未之有也大學之道如是而已矣

山右傅徵君山雜帖云楷書不自篆隸八分來即奴態不足觀矣此意老索即得看急就大了然所謂篆隸八分不但形相全在運筆轉折活潑處論之俗字全用人力擺列而天機自然之妙竟以安頓失之案他古篆隸落筆渾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亂而終不能代為整理

也寫字不到變化處不見妙然變化亦何可易到不自正入不能變出此中饒有四頭八尾之道復謂不傀而忘人乃可語此但能正自無婢賤野俗之氣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于褻矣志正體直書法通于射也元陽之射而鍾老竟不知此不褻之道也不可不知吾八九歲即臨元常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贊十三行洛神及破邪論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

矣老來不能作小楷然於黃庭日厚其微裁欲下筆又復千里平水盧某能爲黃庭法最爲步趨之正吾曾囑臨一扇愛而藏之其後盧以鄉舉從賊爲義兵殺于薊州其所書扇不知失之何處絕無思臨之時字之不能深庇人也如此後輩知之

又於雜帖中得其訓子一帖云貧道二十歲左右於世所傳晉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山詩墨跡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眞此無他即如學正人君子只覺觚稜難近降而與匪

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行太薄其爲人痛其書涉俗如徐偃王之無骨始復宗先人四五册所學之魯公而苦爲之然腕雜矣不能勁瘦挺拗如先人矣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不知董太史何所見而遂稱孟頫爲五百年中所無貧道乃今大解乃今大不解寫此詩仍用趙態令兒孫輩知之勿復犯此是作人一著然又須知趙卻是用心於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愼之毫釐千里何莫非然寧拙毋巧寧醜毋媚寧支離毋狎滑寧直率毋安排足以回臨池既倒之狂瀾矣

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誠懸有至論筆力不專主一臂加五指乾坤六爻皆誰爲用九者心與擊是取永眞淵義文不易柳公語未習魯公書先觀魯公誥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亂眞吾書好吾書好在那點波人應條分數自知多漢隸中耶想唐眞魯國科相如頡布獲老腕一釁摩右五條余於雍正庚戌免官赴召時見之於聞喜張質夫亦堪齋頭錄存於篋今傳集已刻行世

唐一行以雲漢始終言十二次謂東井爲雲漢上流下

應秦蜀爲南戒山河之首故秦當鶉首之次尾箕爲雲漢末派燕幽在碣石爲北極之終故析木爲燕分斗牛得雲漢下流吳越當淮海爲南紀之終故星紀爲吳越之分蓋上下以氣相應耳別編則言分野皆以諸國始封之年歲星所在爲其次與此殊異然未審孰是

月借日爲光儒生之說皆然竊疑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又曰日月相推而明生夫日得天之陽精也月得天之陰精也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其氣之相感固有之矣豈謂月無精華光輝必待日耀之如銀丸之說耶

蓋有之晦朔弦望由日遠近而生此君臣之義也是故晦朔之間日月同度同道故光滅自朔而趨乎望則月之由近而漸以遠日也自望而趨乎晦則月之由遠而漸以近日也漸遠則明漸生漸近則魄漸見陰陽相勝之理見于是矣以上二條皆見於宙合編此條似于書之生明生魄義合然如其說漸遠則明漸生則明應生於東而何以在西漸近則魄漸見則魄應生于西而何以在東此亦未然也

一日十二時一年十二月冬至皆肇于子子水位也水生于陽而成于陰氣始動而陽生氣聚而靜則成水觀呵氣可見且以人之一身驗之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

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方人心寂然不動之時則太極也此心之動則太極動而生陽也所以心一動而水生即可以爲天一生水之證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

雪六出成花雹三出成實

胎從伏氣中結氣從有胎中息氣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知神氣可以長生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住勤而行之是眞道路出胎息經

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蚴虬或往或還頹阿那以嬴形欻奮亹而桓桓及其逸遊呵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路于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閒騰猿飛鼬相奔趣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索靖論草書勢

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翅短身揚波震激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淩雲蔡邕論篆書勢

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常妙索草鍾眞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析毫芒纖手和會素榦冰解蘭墨電揮直準箭馳屈擬蠖勢縈節參譚綺靡循瀫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飛宋鵲遊逝劉邵論飛白書勢

一也者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者一也一者乾元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者亦乾元也非一乾元疑無所操非十乾元疑無所縱操其縱縱其操勢固不得不一一固不得不至於十也人見爲十吾見爲一又何百千萬億之疑乎匹夫匹婦不知道則見爲數而已神而明之其盡是夫乾也者神明之謂乎坤也者膚骨之謂乎巽離兌主坤而附乾其膚骨乎神明之謂乎覩其父覩其母居然二體察其男察其女則父母混矣是故知乾坤之非二也神明膚骨之非裂也

月不明得日之明而明目不明得神明之明而明婦不明得夫之明而明民不明得君之明而明衆人不明得聖人之明而明

日不上行月之所照非眞也而況星乎神明不集目之所視非眞也而況耳乎夫不乾健婦之柄室昧行也而況妾媵乎君不修德定禮民率自然亂由也而況邪僻乎士不好學行道衆人無所覩摩日陷於罪也而況曲異乎

日非明於晝不明於夜地有晝夜而天無晝夜明非覺於晝而昏於夜形有晝夜而神無晝夜人能通乎晝夜之道雖寐而猶寤也天人合德矣

聞見之知月也神明之知日也毛髮寒變之知星也肌膚痛癢之知辰也月星辰其明皆日也而不可謂卽日聞見寒變痛癢其知皆神明也而不可謂卽神明

天下固有視而不見者矣聽而不聞者矣食而不知味者矣神明不存也神明一於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矣而此猶視猶聽猶食者神明之餘覺也今天下嗚呼且以餘覺爲神明神明是故賤也日運於地而星月未嘗不照也使天地終夜而不晝星月之光遂可謂明哉

衆人之所謂知辰也不及星矣而鄉黨自好之士星也不及月矣而賢者之知學月也不及日矣非聖人聰明睿知其何足當日乎是故篤於痛癢者忘寒變而溺于耳目者忘神明噫士之不溺于聞見者幾希矣

日卽日明也月之明則借乎日星亦不能不借乎月辰亦不能不借乎星至於辰而亦明天下倘有不明之物乎此所以深夜陰晦而不患乎無所見也惡得謂痛癢不材遂無知已乎而不可謂爲其至也

故人之神明不可不集也此又日之所不及者也故謂之神明不至而至至而不可復得而拒者日也不行而行行而不可復得而止者日也而神明豈是之謂乎故日能晝出而不能夜出而人之神明可通也日能順行而不能卻行而人之神明善逆也此不至則去者至之即可以不去不行則滯者行之不止于不滯故謂之神明

是故聖人不及天之無憂天不及聖人之有爲天垂日爲神明之象聖人集神明以神日之用若使日不明天下倘何有乎若使聖人不明日明如之何聖人不明天下之目皆妄視天下之耳皆妄聽天下之口皆妄言天下之手足皆妄動妄施妄受則究妄施妄報則爭爭奪相殘循何盜日夫日之照徒照天下之聲色言動已哉妄與不妄皆照也是故盜竊淫醜之行未有不夜行者也非聖人而晝行矣故聖人貴集神明法天而主日也

聖人不聖天之疾神明不明日之災日災月眚南北失道二至差矣寒暑忒矣水旱爲虐夭札癘疫屢作不息人民不堪天道乃革故神明不可不愼也

天不憂故日長運聖人不憂則神明失守故聖人以神明效日不學天之不憂也

聖人有爲故神明爲業天有爲則無庸生人矣故天垂象生聖人而不爲聖人之爲也

聖人一聲一欬推之皆有故蓋神明載焉此三千三百所由生也

神明豈有物哉理而已即謂理爲一物可也故曰仁今使目而能視耳而能聽則痳者未始不有目張耳開也今使手足而能持行則痳者未有不瘠而能操縱步馳者也不覺則官體不備覺則備矣神明至也聾者目可代聽瞽者耳可代視殘病者代亦可手行而足持也非其所本能神明使之然則不能者能也至哉仁乎

日出而萬象呈沈則蔑呈也神明至五官靈昧則蔑靈也然則神明固不執一方效一職其來也忽其去也沒可放可收下百世而上千古通人己而遍萬物而不用其神明者終身大夢也

唯其神明是故曰善惟其善所以方能有不善也何也不執一方效一職則隨所感而與之附天下止有已乎

抑物有定數乎曰逐而附之則吾之神明者物之僕役也離此則之彼彼靈則此朽生乎死也故不忠不孝不慈不弟無禮無義儼然而忍爲之非生之罪死之罪也故天下皆人也而不得謂仁朽靈生死之異而已

惟其神明是故終無患于天下之物也天下無終不能役物而物役之神明非神明矣無故而無所不知之謂明至至而棄去之之謂神是故棄之則去神明非滅也目得之而亂視耳得之而亂聽口得之而亂言四體得之而亂動皆是物而已矣是故至之則至神明亦無定

所也至于目視必辨色至于耳聽必辨聲至于口言必辨詞至于四體動必辨則皆是物而已矣無所不至之而曰勿棄之則孰也吾乃有也不息焉則精也吾乃無不有也按此即孔子所云操則存四句之註腳

天下之物皆相操者也而不自操天下之明皆相見者也而不自見獨神明爲不然自見其見自操其操非又有爲見之操之者矣自操其操而不相操者乃操萬物之大柄自見其見而不相見者乃見萬物之大元何也天下皆神明也不治一家之非而治神明之非治一家之神明者也父母兄弟妻子何患乎不治天下之亂而治神明之亂治天下之神明者也左右臣民四海何患乎

人之神明不息之物也曉歷肝日中歷心暮歷脾夜歷肺深夜歷腎喜棲乎心怒棲乎肝哀棲乎肺思棲乎脾憂棲乎腎見色達目聞聲達耳觸臭達鼻思通達口嘗味達舌觸附形實寐附悠游倦附頹靡奮附進往放附荒蕪歷棲達附在人用之而神且明不善爲用神明傷矣歷患乎乖也棲患乎滯也達患乎洩也附患乎任也

歷而不乖與天地同序矣棲而不滯與聖人同和矣達而不洩與鬼神同徒矣附而不任與聖人同功矣此上蔡張仲誠先生所著圖書秘典也豈曰圖書實先生言仁耳先生生于國初著有五經疏略而世多無知者余特錄此以見其一斑云

昔高安朱文端公爲陝西提學參政日試扶風童子于交卷時偶問云論語首章即言學言說說是學者如何境界有于生者對曰說是學而時習者之精神公躍然驚喜曰我所不及也遂拔之余按此言即張先生所謂神明爲不息之物是也夫孔子言仁孟子註之曰仁人

心也而所以爲仁則曰求放心何等直截快當而世儒爲程朱者則曰佛氏求心吾儒求理遂使後學幷心字亦不敢道爲陸王者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遂使後學棄詩書以爲不足觀然則天下之學術何者爲是而天下之求道者又何所適從乎余竊謂心卽明德也明德者朱子云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然則求心卽存心也孔子所云操則存也孟子固云求則得之也孔子亦云我欲仁斯仁至欲之卽求之也求心亦有何不可而必曰求理如曰求此具

衆理而虛靈不昧者之心則可耳是則所謂心之精神也誠也敬也皆此物也聖賢之學學此而已矣孔顏之樂樂此而已矣天地之位位於此而已矣萬物之育育於此而已矣故仁道之大也易所謂乾元以統天焉

明何塘爲庶吉士閣試克己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己則見于風寒暑溼者也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時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

深澤王植論聖門諸賢問仁曰仁之渾淪圓足充滿洋溢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而人各隨所見無非是物焉江之流者此也湖之渟者此也河之渾灝潭之清泓者此也卽一沼一沚之具體而微亦無非此也諸賢所詣淺深不同自經聖人爲之指示則皆可會于渾淪圓足充滿洋溢之本體不必同而無不同卽推之若齊王之愛一牛而以爲仁之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而以爲仁之端于此見仁之至大無人不可見無人不可爲推之以自滋引之以潤物無適而不可也譬若鑿井得泉爲水無多而曰水不在是豈理也哉故曰仁者人

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此說較之先儒切脈觀雞雛之論甚暢特錄之

生人之病名與利而已故狥利者必失其身而騖名者多喪所守然而古帝明王方且以名與利奔走乎天下而舍是則天下不可得而治何也蓋此二者世人之所必爭者也惟其所必爭而王者乃得持其權而進退予奪之故車服以庸好爵以縻所謂動之以利也今如曰車服不足榮然則辱之乎好爵不足貴然則賤之乎弓旌以招之式廬以禮之所謂動之以名也今如曰浮名

何足慕然則可慕者反在沒世無聞乎虛聲爲可恥豈曰所恥者並在稱情之名乎是以經曰何以聚人曰財而孔子之稱舜曰必得其名夫惟聖人者則以成德爲行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見義必爲非以爲名也然而橫求之天下無一人焉豎求之數十百年無一人焉今奈何以天下數十百年而杳無一人者律人而欲以治天下此天下之所以不治也

以君子之姱修自好小人惡其相形而不便于己則必詆而去之而君子又無過可指也則曰沽名而已乃人

主患其直正不阿則亦曰沽名其欲去衆君子而無可置詞也則曰朋黨而已乃人主患其標榜聲譽則亦曰朋黨不知名者亦君子所必爭也故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賈子亦曰貪夫狗財烈士狗名人主而不以名取人則所取者皆庸惡陋劣者而已與庸惡陋劣者共國國尚可得而有乎

岳忠武之奉金牌班師蔡虛齋先生譏其不能權而深澤王植爲之辨曰兵家之事勝負無常設稍不如意而進無恢復之奇勳退獲違命之重譴將何以善其後況史稱張俊楊沂中之徒于忠武功名不無疑忌假令岳軍北去而奸相假王言以責跋扈之罪諸將合衆力以動義旗之名斯時將徑情直前而後有牽制將上表自理而勢必中阻恐莫須有三字不待解兵之後而心跡天日難明矣此辨雖是而尚未察當日之事勢也蓋高宗經略中原吳玠吳璘在陝劉琦在順昌楊沂中在淮北張俊在亳宿韓世忠在海州忠武不過當鄙城朱仙鎮一面耳賊檜慮忠武不受詔先已請撤沂中張俊等回師矣然則忠武即留亦止一旅孤軍能勝金之全力

乎此忠武所以不得不奉詔而回也余于忠武裔孫得精忠錄讀之云忠武欲班師諸將俱以權之一說進忠武曰如此則非檜反是飛反也只得回去眞令人淚落如豆矣

近有人著書名爲西青散記者中雜寫雙卿女子之詩文志節竟是一女中聖賢一時洛陽紙貴而有力者攘其刻而藏之人不可求以讀也余于友人家借閱見所臚載友朋贈答以及乩仙所示詩句如出一手然則亦是一還魂記傳奇與小青傳耳何足貴乎

宋至道初姚鉉爲河東轉運使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強明莅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猾胥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然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深澤王植亦曰守令親民之官民命之所寄也幸有潔己愛民實心辦事者革弊興利方且悉心整頓條理秩然而後官或不得其人則闒茸不諳者不免蒙蔽於人多欲恃才者又

不難更張自我不惟前人一片血心頓成往事即地方一點起色又屬虛文豈不可惜若令去任之員將舊政可行者分條記錄一付新任一報上官不惟猾胥束手有益民事即上司亦可因此覈前官之賢否悉地方之利病果有循卓實蹟者又可登以爲國得人用備薦舉誠激勸之要務也按此說甚好而今無有言及者惜哉明洪武五年敕中書命有司考課必有學校農桑之績違者降罰已而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無課農興學之效而長於督運命黜之山西汾州考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上曰恢辦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理縣政撫安百姓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訓責竊按此事眞爲治之要務也乃今日則但以能辦事爲上考其曾有及於教養一字者誰哉夫以教養爲名尙恐虛聲無實況并無其名乎

自古帝王蓋無不敬天者然其所謂敬天者豈如後世止於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而已哉詩之言文王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小心者乃所以事天之本而戒愼恐懼者乃其小心之實也故必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不顯之德與天之沖漠無朕者昭合無間於是位天地育萬物此堯典之首即言欽若昊天也且其欽若者既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矣又必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居東西南北四極之地測驗夫時令之實而平秩平在東作西成南訛朔易者俱因之以有事其事曰何則周禮月令詳哉其言之也是聖人之致中致和者蓋實實有其具也已其故惟漢董子知之至宋儒所論未免過高而其實則蹈空闊禪而無異於禪也

井田一法不獨齊民使無甚富極貧抑且寓兵於農此古帝王富強之本而教化亦由是興焉然而與封建爲表裏不封建則井田萬不能行而封建尚能復乎儒者徒言無補則不如其不言也井田而外惟唐之府兵與明祖之屯衛少得寓兵於農之意此外則皆民養兵矣耕之家一而食之者不止於六已也

在廣陵日於坊間見聯云虎尾春冰安樂法馬蹄秋水靜修方愛其出句有味錄之此孔子所云以約失之者鮮也

今之學者多好取子書內典隱僻字句以矜通博而其實於四子書童而習之者往往不能識其意義然則其自矜通博適借此以文其固陋而已偶憶別集中載有某公督學某地士子譏之曰此千字文宗師也公聞之按試時卽以閏餘成歲爲論題律呂調陽爲詩題士多不能成篇公曰卽千字文秀才亦何可得此可一笑也

闕里自是魯國鄉名非以名聖人之居也今新安婺源縣城中虹井爲朱子誕生處其後人乃取闕里表其坊又都中正陽門前關壯繆祠有石刻畫竹比其葉成字爲辭操五言絕句亦屬僞託而朱子里祠中亦然效顰如此皆堪發粲

著書立說切不可早若逞少年銳氣卽其一時知見遂欲凌駕千古至後來閱歷已深聞識日富始覺向日多未穩處故以朱子才質學力因補改註釋大學遂致後日有涵養用敬之疑又因涵養用敬之疑而有小學之作紛紛多事悔已無及況他人乎

文章二字詩書易皆分見其合而言之則始於夫子之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及子貢之言曰夫子之文章竊

思堯之文章卽堯之成功也夫子之文章卽夫子之性與天道也朱子謂爲德之外見者是已乃又以威儀文詞屬之未免覺淺至於後世則僅以記誦詞章之學當之何所擬之不倫乎宋人曰文富二公在政府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此合政事文學爲一事言文章猶之可也而殷彥來譽慶遙以頌阮亭先生恐未足當之耳

余於易實用力四十餘年而大學原本說略則自髫年至今始敢論定然世多不解至說史記七首人尚知而

好之而尤喜余之讀孟甚矣知德之希也

襄平諸生王倬謂火之廢氣爲蠅水之廢氣爲蚊土之廢氣爲蚤木之廢氣爲壁蝨金之廢氣爲人身之蟣蝨余叩其故曰金主刑凡人將有疾或禍患之將臨則身必生蝨餘四者易知也且謂出於糯藏或其然乎

孔明在蜀連歲出師勞民傷費國人多以爲疑豈孔明之忠智而不知此凡其所以如此者蓋有所大不得已也夫自荊州被奪秭歸毀敗蜀已岌岌不能自存而魏吳兩大東西窺伺當此之際不可示之以弱一示弱則

吳將以蜀爲不足恃而好不固魏寇深矣其何以支故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也

秦與六國之勢不同秦之利在連衡六國之利在合從不但六國也吳蜀亦然故忠武初出卽言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始終一意其時知此者吳惟魯肅一人耳乃權反謂爲其所短何哉

宋孝宗嘗言辨事之臣難得張栻對曰當求曉事之臣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此賢者遠識之論近日知此意者鮮矣

孔子之栖栖皇皇非求仕實是爲學蓋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人己不是兩個於物無所成卽己之德已成而非所謂成也有所成於此物而於彼物未有所成卽己之德有所成而有所不成也是故之齊之陳之楚之蔡之衛且欲居九夷欲浮海皆求所以成己之德而已然不知者謂之爲佞謂之爲衰謂之爲避人之士而知之者又謂爲聖人急於救世故雖汚世辱身而有所不辭然則枉己而求直人孔子反出孟子下矣余嘗著行義解以明此意且謂孔子之栖栖皇皇卽是舜之怨慕然學

者滿天下恐於此索解人正未易易耳

儒者重高尙而聖人則欲有爲儒者薄事功而聖人則仁管仲儒者極崇節義而聖人則謂爲匹夫匹婦之諒而莫之知此等去處皆極要商量然世無聖人我將問誰矣

今世但講積貯而不禁酒之耗穀但議開墾而不禁煙草之占地利方望溪先生在少宗伯日特疏極言其弊格於時議不行此日而望民足焉可得乎

陳亦韓祖范蘇之昭文人與余同成癸卯進士道長朱

儀廷先生一鳳時分房爲陳薦師朱後宦遊輒軻陳極勸其退朱以兒累衆多謝之陳曰老師只管自己若老師解組後不怕世兄輩不自去尋飯喫朱不以爲然至乾隆己巳朱迫於勢不得已告致而其子亦遂分析如陳言朱固窘於命然陳能執古義以勉其師眞君子也陳自成進士即不求仕惟授徒以給晚歲以通經高行公卿交薦　恩加國子監司業銜終老遭逢　異數誠不媿耳

余於雍正乙巳至山西過韓嶺見廟中題壁有無題詩

云五湖歸去海天長匣裏吳鉤劍有霜諸葛何嫌君自取韓生何事假稱王同來英俊人千里出塞妖嬈泣數行寄語六番諸子弟滿山烈火鬬茶綱不解所謂但墨跡頗新似一二年閒所題時則川督特嚴茶禁或指此乎然不著姓氏無可考也又洪洞早發一律云隴麥初齊麥未收轆轤聲動曉煙浮石橋接地橫秋練綠樹參天掩戍樓霍嶺北瞻雲疊疊汾流南下水悠悠芙蕖十里環城護不及花時惹客愁二詩皆有味今錄於此

新安山水之奇麗似包泰華杭紹諸山而有之特無似西湖一水耳余爲守時曾登黃山有文以記之

詩禮堂雜纂卷下

漢碑徵經一卷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128402
昭和5.3.23

百度幼自少受　慈訓三齡敎之識字逾月得千餘字　先大父見而喜甚五齡就傅裁知斷句尒閱數季　先大父季近八旬每晚親敎之讀見案頭有廣雅疏證一編・先大父日此余外舅所箸卽所謂聲音訓詁之學也異日自岂敎汝尒旹謹記之然亦茫未旹知也及長　家大人以經義述聞示百度曰余舅甫王文簡公弱不好弄於經義無所不究故能宲訂精確左證朙通除鑿空之談悲墨守之見孰於漢學而不爲所囿凡古儒誤解轉寫傳譌莫不冰釋學者讀書不求甚解難矣哉退而求之稍通其義因取許氏說文尒疋正義讀之見說文引經多依古本尒疋正義閒據漢碑竊歎秦焚簡策古籍就湮漢代龍興昌明經學其後經師相承轉寫譌謬不無差異而傳流至今未變者惟漢碑爲最古癸丑冬日避地躭易遂卽隸釋隸辨所載漢碑中旹合經文者筆之於篇魏晉去漢未遠其旹可發朙者亦備載之並旁搜金石之文以補顧洪之闕又良柰旨它書佐旨成訓旨宲文字以察訓詁日積月累弓帙寖多爰取文獻足徵之義名曰漢碑徵經儻大才通儒匡所不逮百度幸甚

咸豐十年歲次庚申重九日寶應朱百度自序

百度曩撰漢竟齒糅曾質證於　銓甫伯父此編成复就　正焉創於癸丑成于庚申羣經略備今更加審挍對芟其淩雜補其缺屚逮八月朔日周易始竣是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誠異數也咸豐十一年歲在辛卯八月朔日百度又識

漢碑徵經

寶應朱百度午橋著

周易

上經

張公神碑元亨利貞　孔廟後碑長享利貞

乾元亨利貞屯隨臨无妄革竝同　碑元或作長亨作享

百度案文言傳元者善之長也左襄公九年傳元體之長也玉篇引韓詩云元長也是元與長讀作掌義同然孔廟後碑長讀作常不讀作掌攷廣雅釋詁四篇元良餚儋䠒䠒堅長也王氏疏證云元良爲長幼之長餚儋爲消長之長䠒䠒堅爲長短之長說文長作𠑷云久遠也廣雅釋詁二篇長久也呂覽長見管注長遠也段注云引伸之爲滋長長幼之長今音知丈切又爲多餘之長度長之長今音直亮切據此是古音古字本不分也詩巧言篇亂是用長叶直良反亦可證故長平聲與元亦得通用華山亭碑永亨利貞義亦本此爾雅釋詁篇永長也

又案享與亨音義竝同古字通用大有公用亨于天子隨王用亨于西山升王用亨于岐山皆讀作享釋文竝云亨許庚反通也于夏衛同又云諸家竝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亨宴也姚云亨祀也大有引陸許兩反云祭也隨引馬鄭陸王肅許兩反馬云祭也鄭云獻也升引說文無亨字亯字下云獻也重文作亯云篆文亯段注亯者籀文也小篆作亯故隸書作亨作享小篆之變也玉篇云亯獻也俗作亨此義同之證也亨字古音叶陽韻象傳坤品物咸亨韻彊下韻彊小畜乃亨韻行下鄉反往来上下通鄉行履不咥人亨韻剛則彌鄉反大有是以元亨韻明行謙謙亨韻明行噬嗑噬嗑而亨韻明章行大過乃亨韻行往遯遯而亨也韻行長升是以大亨韻慶鼎行鼎是以元亨韻明行剛旅旅小亨韻剛明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韻行既濟小者亨也韻當太玄經家不亨也韻方行班固典引品物咸亨韻光芒爾衡魯夫子碑在困而亨韻行蒼光綱韻顯紙正陽音韻亨字古音亦叶陽韻詩天保篇是用孝享韻嘗王疆信南山是烝是享韻明疆反皇疆我將篇既右享之韻方王載見篇以孝以享韻王章陽央鶬光烈祖篇以假以享韻疆衡鶬將康穰饗嘗殷武篇莫敢不來享韻鄉湯先王常漢郊祀歌庶幾宴享韻荒滿觴頌饗祥本音故竝與疆章光明行爲韻也顧氏唐韻正云亨古音許郎反自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荷天衢以元亨始與精靈爲韻江氏古韻標準云亨古音虛良切享獻之享與亨通之亨亨煮之亨古同一字亨通亨煮皆平聲則享獻一讀平聲此又音同之證也損二簋可用享益王用享于帝虞本竝作亨釋文亦竝作亨困利用亨祀虞本作亨釋文亦作亨漢劉熊碑子孫亨之華山廟碑輒過亨祭魏脩華嶽碑鬼神不亨亨字竝作亨此亦古字通用之證婁氏字原云漢碑元亨字皆作亨至子孫亨之之類又皆作亨隸辨云亨享本一字故得通用是也

魯夫子碑終日乾乾　張納碑勤思乾乾　費鳳別碑乾乾日稷

君子終日乾乾

脩華嶽碑由復惕

夕惕若

堯廟碑稟性乾元　禮器碑乾元以來

大哉乾元

華山廟碑雲行雨施　孔彪碑雲行雨施

大三百四十四

大二百七十九

雲行雨施
華山廟碑資糧品物　脩華嶽碑溉潤品物　楊震碑將訓品
物　朱龜碑耆諳繇時雨之澍品物
品物流形又品物咸亨姤品物咸章也
孔彪碑口口大和
保合大和
孔廟後碑禀物嘉會
嘉會足以合禮
郭泰碑貞固足以幹事
貞固足以幹事
百度案樊安碑貞固容慎義亦本此

婁壽碑遁世無悶
遯世无悶大過象同　碑遯作遁无作無
百度案鄭注云遯逃去之名遯釋文引爾雅釋言篇遜遯也孫注
云遁逃去也廣雅釋詁三篇遁避也漢書音義引晉灼云遯
避也敘傳上　是遁與遯同大過釋文云遯本又作遁遯釋文云
又作遁禮中庸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釋文云本又作遁爾
雅釋文云字又作遁此碑正作遁足徵古本作遁也互詳下經
又案釋文云无音無易內皆作此字說文云奇字無也通于
元者元通志堂舊本誤作无今从說文及抱經堂盧本正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北
爲无此育舊本誤作述今从說文及盧本正攷說文霖字下云亾也此有無之正字无
文作无云奇字文奇字此霖之古霖字下云豐也此蕃廡之廡正字引商書

曰庶草繁無此字从隸變今洪範篇作蕃廡蓋隸變蕃霖字爲無遂借爲有
霖字蕪苑雖黃云秦時始以蕃蕪之蕪爲有無之無而蕃霖字轉借廡與蕪爲之矣
書作蕃廡國語晉語不能蕃廡張衡東京賦草木蕃廡亦並作廡爾雅釋詁篇蕪豐也郭注作繁蕪漢碑霖无
無字多通用惟老子銘進退无恆見下與經文合它如劉寬後
碑霖競伊人詳詩蔡湛頌霖爲而稱治劉脩碑行霖爲之政並詳
論語皆用無之正字造橋碑萬壽无彊詳詩費鳳碑无射之月詳禮
皆刂古文奇字華山廟碑民說無疆天井道碑民悅無彊並詳
下經皆从隸變字正與碑合此通用之證也漢碑霖无無字不可枚舉此即足徵
經文皆錄出　且與毋亾字並通用漢石經殘碑于尚書皆作毋于
論語皆作無魏三體石經則又亾霖無並列矣
婁壽碑權乎其不可拔也

確乎其不可拔　碑確作權
百度案顧氏隸辨引漢書陳萬年傳云沒入辜權財物師古
曰權堅固也則堅確之確亦借用權魯峻碑權然疏發又爲
國之權確亦作權
老子銘進退无恒
進退无恒　碑恒作恆
百度案說文恒作𠄨郭氏佩觿云𠄨字从二閒舟今之隸書
變舟爲日是也
淮源廟碑與天合德
與天地合其德
魯夫子碑合吉凶於鬼神

與鬼神合其吉凶
上尊號奏易稱聖人奉天時
後天而奉天時
老子銘含閎光大　張壽碑含弘內光
坤含弘光大　碑含作含弘或作閎
百度案含卽含之隸體夏承碑含和履仁衡方碑含澤藏仁
脩孔廟碑含夏苞商字竝作含說文作含云从口今聲含卽
今字西狹頌含不圖之可證
又案閎與弘義同說見集　爾雅釋詁篇弘大也司馬相如上林
賦布濩閎澤注云閎大也楚辭怨思篇注漢書張山拊傳集注竝同又難蜀父老
必將崇論吰議注引字詁云吰今弘字漢書司馬相如傳吰作竑史記司

馬相如傳作閎議是古字通也此銘上文云尚悳弘道與此含弘連用因以閎字易之張
壽碑仍作弘知非當時傳易有不同也
郭究碑或迬王事
或從王事訟同　碑或作或從作迬
百度案或卽或之變體說文作或从口从戈又从一案說文或音于逼切邦也徐氏云今俗作胡國切以爲疑或不定之意其重文作域云或又从土是古邦域字本作或也郙閣頌
或給州府白石神君碑或祈或報字竝作或與此碑同
又案說文㐺字下云相聽也从二人䢔字下云隨行也从辵
从从亦聲蓋㐺爲從之正字䢔卽從之本字變隸者蓋本許䢔而變爲從
書言从某例作从卽㐺大徐作从小徐作從自從行而从辵遂廢
惟周禮司儀客㐺拜辱於朝見釋文本漢無極山碑㐺上至體右

制猶存如孔耽碑茲者迴封陽吠來校官碑𨑙風延暴竝是
𠜕之隸省它碑作迬從従從迬者又皆從之變體也韓勑
碑陰兗州迬事字正作迬與此碑合
度尚碑秉黃中之正性
君子黃中通理
劉脩碑動乎儉申
動乎險中　碑險作儉中作申
百度案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虞注云儉或作險禮中庸篇小
人行險以徼幸大戴禮曾子本孝篇作不與險行以微幸又
曾子立事篇悳而不儉王氏述聞云儉讀爲險荀子富國篇
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楊注云儉當爲險文子上禮篇儉

德以爲行淮南假眞篇作儉集韻云險音芡與儉同是古字
通用也
又案說文中字重文作申云籀文中正與碑合
張表碑盤桓利貞歐陽氏集古錄作畔桓利正今从洪氏隸釋
劉寬碑每執盤桓　郭究碑槃桓知𡖋　張納碑股桓弗就
仲秋下旬碑□執股桓　侯成碑以禮股桓
磐桓利居貞　碑磐作盤或作槃或作般又作磐
百度案釋文云磐本亦作盤又作槃虞本作盤桓利居貞象
上傳雖盤桓亦作盤張衡西京賦𨇤𨂂盤桓班固幽通賦亦
盤桓而且俟皆作盤桓與張表碑劉寬碑合且今本易小象
雖盤桓卽作盤足徵古本作盤也論語鄉黨篇注盤辟兒也釋文云字又作磐爾雅釋

山注多磐石釋文云今作盤同荀子富國篇則國安於盤石後漢書宋意傳注云磐讀磐桓不去二字古蓋通用盤
與槃同書五子之歌篇乃盤遊無度釋文云盤本作槃無逸
篇文王不敢盤于遊畋郅鄆傳作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禮
喪大記篇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釋文云本作槃儀禮士喪
禮篇竝作槃郭究碑與釋文又作槃合般與磐通漸六二鴻
漸于磐史記孝武紀作鴻漸于般爾雅釋言篇般還也釋文
云般一音蒲安反周易云般桓是也據此則易亦作般桓矣
廣雅釋訓篇般桓不進也傅毅舞賦般桓不發皆作般桓與
張納碑下句碑合股般皆般字變體書盤庚釋文作般石經殘碑作股爾雅釋水篇鉤盤釋文云李本作股

陳球後碑泣涕漣如

泣血漣如　碑血作涕
百度案說文㦁字下云泣下也从心連聲易曰泣涕㦁如血
正作涕碑亦作涕足徵古本作涕也
又案漣說文作㦁攷瀾字下云大波爲瀾从水闌聲重文作
漣云瀾或从連是許以瀾漣爲一字徐氏漣字注云今俗音
力延切則是經與碑竝从俗字尒

郭泰碑童蒙賴焉
　蒙童蒙求我
百度案方言十三廣雅釋詁一篇竝云賴取也孟子公孫丑篇
勿求於心注云求者取也是賴與求亦同義

范鎮碑故易稱師出目律

師師出以律　碑以作目
百度案詩何人斯篇以極反側釋文作目云古以字漢書以
皆作目顏氏注云目古以字

王元賓碑王用錫命
　王三錫命　碑三作用

石門頌履尾心寒
　履履虎尾　碑履作履尾作尾
百度案說文履作履从舟象履形碑變从复复卽復字
又案說文尾字下云从到段注云今之倒字毛在尸後今隸變作尾
碑正作尾蓋用本字也張公神碑振鱗尾今游旰旰字亦同

衡方碑招拔隱逸光大茅茹

　拔茅茹否同

婁壽碑不可營以祿隸釋譌作榮隸辨營字下引作營祿字下引作榮亦譌今从集古錄都氏金薤琳琅
　否象不可榮以祿　碑榮作營
百度案虞本象上傳作營注云營或作榮王氏述聞云營字
是也營惑也不可營以祿者世莫能惑以祿也云不可者若
匹夫不可奪志非不可求榮祿之謂也楚策曰好利可營也
言可得而惑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
言不可得而惑也漢書敘傳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
嚴平鄭眞應氏注曰爵祿不能營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
易曰不可營以祿又曰確乎不可拔也漢婁壽碑安貧守賤
不可營以祿自注今本隸釋營作榮後人所改也老子銘樂居下位祿執弗營

費鳳碑遑已進弟不營榮祿是兩漢相傳之本多作營誌之
營其作榮者假俗字也度尚碑匪祿是榮亦假俗字

夏承碑百姓號咷　馬江碑慘痛號咷者　孔彪碑羣臣號咷
孫根碑號咷失聲
同人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旅旅人先笑後號咷

武斑碑受天休命
大有順天休命　碑順作受
百度案國語楚語顓頊受之注云受承也呂覽懷寵篇上不
順天注云順承也是順與受義同

劉脩碑鬼神富謙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　碑福作富

百度案釋文云福京本作富禮郊特牲篇富也者福也詩召
旻篇維昔之富不如時鄭箋云富福也瞻卬篇何神不富毛
傳云富福也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勞則富盧注云躬勞終福
釋名釋言語篇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說文富从宀畐
聲福从示畐聲是富與福聲義竝同此碑福正作富然則京
本足徵矣
又案書呂刑篇惟訖于富述聞云富讀曰福言惟終于作福
也禮曲禮篇不饒富述聞云富當讀爲福謂不求降之以福
也表記篇后稷之祀易富也述聞引朱氏曰富福也神之福
也易易也此亦富與福同之證

老子銘人道惡盈而好謙
人道惡盈而好謙
百度案說文謙作嗛碑作謙是从嗛而變也它碑作謙者直
从謙而變爾

樊敏碑勞謙損益　朱龜碑勞謙克□　王蒒碑夫不憚勞謙
之勤
勞謙君子

矦成碑君仌心如石
豫介于石　碑介作仌于作如
百度案釋文云介古文作砎馬作扴說文作夰从八从人此
碑作仌蓋由夰而變也校官碑秉高世之仌亦與此同
又案如與于通繫辭下傳介如石焉于正作如王氏釋詞云

于猶如也是介于石即介如石也可證漢書汲黯傳闕出財物如邊關乎史記如作于此亦字通之證

婁壽碑高尚其事
蠱高尚其事

鄭季宣碑觀國之光
觀觀國之光

劉熊碑束帛戔戔　王君廟門斷碑束帛有㦿
賁束帛戔戔　碑戔或作㦿
百度案釋文云戔在千反又音殘子夏傳作殘殘說文戔賊也徐氏曰兵多則殘也故从二戈周禮地官槁人注雖其潘灡戔餘釋文云戔本亦作殘張衡東京賦旅束帛
之戔戔字正作戔與劉熊碑合王君斷碑作㦿說文無㦿字

徐氏新附云琖玉爵也从玉戔聲夏曰琖周禮夏官量人注夏后氏以琖釋文云琖劉本作湔集韻琖亦作湔湔字正韻音戔戔字釋文又音餞餞卽箋字廣韻餞本音箋是戔與琖音同也廣韻云玉琖小杯周易本義云戔戔淺小之意是戔與琖亦同義隸辨云以琖爲戔同音而借是也

度尚碑暉光日新

大畜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从今本讀　碑煇作暉

百度案虞本象上傳煇光日新注云故煇光日新也字皆作煇釋文亦作煇玉篇云暉或作煇未濟六五象其暉吉也釋文云字又作煇是暉與煇古通用漢禮樂志魏劉邵人物志晉張華詩傅咸詩傅元詩南史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樂

志唐廟碑曤光字竝作暉說詳下均與碑合

又案王氏注以煇光日新其德爲句釋文以大畜剛健爲句篤實煇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今正義本以剛健篤實煇光爲句日新其德爲句皆誤虞本以剛健篤實絕句煇光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釋文注云鄭以日新絕句其德連下句竝與碑合王氏述聞云鄭讀是也蓋剛健謂乾篤實謂艮凡物之弱且薄者必不能久惟其剛健篤實是以煇光日新此釋大畜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此言其德之大正乃釋利貞之義其德剛上而尚賢與其德剛健而文明句讀正同如輔嗣讀王弼字輔嗣則亂其例矣煇光日新與下正賢天三韵正協如輔嗣讀則失其韵矣鄭傳費氏易費直字長翁虞

傳孟氏易孟喜字長卿而句讀相同蓋古無以其德二字連上讀者故漢度尚碑合閭彌崇暉光日新魏劉邵人物志釋爭篇光暉煥而日新晉張華勵志詩進德脩業暉光日新初學記載晉傅咸周易詩暉光日新照于四方皆以煇光日新爲句錢氏答問亦以鄭說爲長而引漢書禮樂志暉光日新魏志管輅傳易言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張華四箱樂歌濟我王道煇光日新爲證劉氏愈愚錄云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書樂志傅元正旦大會行禮詩唐八都神壇廟碑皆有暉光日新句茲以碑文竝諸家之說觀之可知今本句讀之誤而鄭說虞注爲足徵矣

郭仲奇碑虎視眈眈　張壽碑覙覙虎視

頤虎視眈眈　碑眈或作覙

百度案說文眈眈字下云視近而志遠从目冘聲丁含切覙字下云內視也从見甚聲丁含切是眈與覙音義竝同錢氏答問云覙卽虎視眈眈之眈是也眈字从目與耽樂字異諸書多譌从耳字原云覙卽眈眈字亦譌

又案从冘得聲與从甚得聲者古字多通用耽或作湛詩蕩篇箋云女既過耽湎矣釋文云本或作湛是也湛亦作耽詩鹿鳴篇和樂且湛釋文云字又作耽常棣篇和樂且湛禮中庸篇作且耽詩釋文亦云又作耽班固答賓戲浮英華湛道德注云湛或爲耽是也湛又作沈詩抑篇荒湛于酒韓詩作枕漢書五行志作荒沈班固答賓戲注云湛古沈字鄱陽上書吳

王云不能止幽王之湛忌注云湛今沈字是也諶本同訦詩蕩篇其命匪諶韓詩作匪訦爾雅釋詁篇諶信也揚子方言云訦信也是也諶亦作忱詩蕩篇其命匪諶說文忱字下引作天命匪忱爾雅釋詁篇諶誠也詩蕩篇傳同書湯誥篇尚克時忱傳云忱誠也班固幽通賦實棐諶而相訓注云諶與忱古字通也是也忱又作諶書大誥篇天棐忱辭漢書孔光傳作諶辭康誥篇天畏棐忱爾雅釋詁篇棐俌也注引作天威棐諶釋文諶本今作忱詩大明篇天難忱斯韓詩作訦漢書貢禹傳作諶斯是也妉或作媅爾雅釋詁篇妉樂也說文云媅媅樂也華嚴經音義引聲類云媅作妉一切經音義云媅古文妉同是也黮與黕同家語辨樂篇黮而黑注云黮黑也廣雅釋器篇黕黑也潘岳

藉田賦翠幕黕以雲布注云黕黑貌也魏文帝愁霖賦玄雲黕其四塞注同是也跳或作踸廣雅釋訓篇跳踔無常也疏證云跳或作踸楚辭七諫馬蘭踸踔而日加注云踸踔長貌也暴長即無常之意非常亦謂之踸踔孟子趙注云子張之為人踸踔譎詭是也木華海賦跳踔湛藻與廣雅同陸機文賦故踸踔於短韻注引廣雅作踸又云今人以不定為踸踔不定亦無常也莊子吾以一足踸踔而行集韻云踸或作跳是也此皆从甚从冘得聲者因類及之

孔彪碑祗用既平

坎祗既平

百度案王氏漢隸拾遺云祗字从氐與祇字不同祗音脂敬也字从氐此兩字一屬五支一屬六脂聲義既殊字形亦異碑文祗字已泐僅餘八形而其字从氐不从氏尚灼然可辨與上文所在祗肅之祗作祗者不同隸釋作祇失之矣

口算碑勞神日昊

離 日昃之離　碑昃作昊

百度案釋文作昊豐彖日中則昃左定公十五年傳日下昃公羊定公十五年傳日下昃書無逸篇至于日中昃廣雅釋言云昃昳也釋文並作昊字亦作昊均與碑合

又案釋文云王本作仄書無逸篇釋文云本亦作仄此皆𣅔字之譌說文𣅔字下云从日仄聲易曰日𣅔之離周禮地官司市云大市日𣅔而市字正作𣅔是本作𣅔隸變作昊後作昃者直移日于上尒

下經

老子銘肥遁之吉　鄭烈碑嘉肥遂而不悶

遯 肥遯无不利　碑遯作遁又作遂

百度案釋文云遯字又作遂又作遁同詩雲漢篇盜俾我遯釋文云本亦作遂爾雅釋言遜遯也釋文云字又作遁又作遂同漢書匈奴傳遂逃竄伏又敘傳攜手遂秦注並云遂古遁字晉書音義云遂與遁同二碑遁遂並見足徵陸氏之有本也互詳上經

劉脩碑受茲夰福　脩華嶽碑受茲夰福

晉 受茲介福　碑介作夰　受或作受

百度案釋文云介大也說文云夰大也方言云夰大也東齊海岱之閒曰夰是介與夰音義並同視睦後碑夰然清皓夰

卽夰字皆假借也隸釋以爲卽介字失之矣

又案說文受作𤔲碑變作受堯廟碑遂受封於齊華山亭碑既受帝祉曹全碑特受命理殘圮衡方碑受任浹旬字同

孔彪碑抍馬蠲周

明夷 用拯馬壯吉渙同　碑拯作抍

百度案明夷釋文竝云子夏作抍字林云抍上舉明夷釋文引說文㧕字下云上舉也明夷釋文引少上字从手升聲易曰抍馬壯吉段本竝改作拯誤今从舊本字皆作抍蓋抍古字拯今字馬氏云拯舉也渙釋文引廣雅釋詁卷一云抍舉也王氏云拯拔也渙釋文引方言云抍拔也出休古溺字爲抍廣雅釋詁卷三云抍拔也艮六二不拯其隨虞注云拯取也廣雅釋詁卷一云抍取也渙釋文云抍取也且釋文以拯爲拯救之拯周禮天官職幣注云振猶抍也地官大司徒注云振窮抍捄天民之窮者也釋文本亦作拯救新唐書楊於陵傳抍救貧民是拯救之拯字亦作抍其作拯者以今字改古字介今觀孔彪碑益信陸氏之說有本而卜氏易傳更足徵矣

又案抍或作撜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注云別作拯說文撜字下云抍或从登徐氏云今俗別作拯非是　亦作承艮六二不拯其隨釋文作承列子黃帝篇孔子觀於呂梁見一丈夫游之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注云出溺爲承類篇承與抍通　又作承升菴索隱云承古拯字象子無臂𠬞舉之形廣韻承與抍同救助也玉篇承亦同抍　別作丞楊雄羽獵賦丞民乎農桑集韻抍別作丞　竝字異而義同

鄒季宣碑口弱睽孤

睽 睽孤

衡方碑謇謇王臣　張表碑謇謇匪躬

蹇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碑蹇作謇或作謇躬作船

百度案象傳蹇難也廣雅釋詁三篇蹇難也釋訓篇蹇蹇難也屈原離騷篇謇吾法夫前脩兮注云謇難也是謇與蹇同義後漢書朱穆傳注謇與蹇同然說文無謇字𡫳字下云从足寒省聲徐氏云易王臣蹇蹇今俗作謇非據此是漢時多用謇字可知蓋蹇古字謇今字一切經音義云古人謂蹇二形今作謇可證攷離騷篇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注引易曰王臣蹇蹇洪氏補注云今易作蹇蹇後漢書魯丕傳廣納謇謇以開四聰晉書王豹傳王臣謇謇漢楊震碑謇謇其直郭仲奇碑謇謇所所竝與衡方碑合皆用今字也它如侯成碑長執忠謇之稀費鳳碑執忠謇於王室魏元丕碑躬素忠謇樊敏碑傑立忠謇張遷碑中謇於朝亦皆用今字惟王政碑事君謇諤正用古文蹇字張表碑作蹇則又隸體之變介案說文寒字土部作塞心部作㥶上皆从𡨄此變隸者所本也

又案說文躳字下云身也从身从呂重文作躬云躳或从弓碑躬作船是从正體也張壽碑船自菲薄景君墓表謙廉允船竝同

華山廟碑民說無疆　天井道碑民悅無疆

益 民說无疆　碑說或作悅无作無說詳上經疆或作彊

百度案說文無悅字說字下云說釋也段注云說釋卽悅懌皆古今字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近於說其言注云說古通以爲悅字

又案詩鶉之奔奔篇鶉之彊彊釋文云音姜七月篇萬壽無

彊造橋碑作无彊左襄公二十四年傳楚薳啟彊國語楚語
作啟疆史記越世家越王無彊越絕書作彊漢書文帝紀楚
元王傳司馬相如傳集注並云彊讀曰疆衡方碑口口无彊
張遷碑干祿无彊彊亦作壃是疆與彊古蓋通用

孔彪碑金鉉利貞

鼎 鼎黃耳金鉉利貞

百度案樊敏碑宜參鼎鉉義蓋本此

尹宙碑當漸鴻羽　侯成碑鴻儀催雲　楊震碑鴻漸衡門

漸 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百度案吳谷朗碑羽儀上京義亦本此

口筭碑勞神日昊　郙閣頌劬勞日稷子　費鳳別碑乾乾日

稷　靈臺碑日稷不夏　造橋碑口口日稷

豐 日中則昃　碑昃作吳或作稷

百度案釋文作吳說詳上經云孟子作稷左定公十五年傳日下
昃公羊傳亦作昃穀梁傳作日下稷楊子太玄經君子應以
大稷注云大稷日將暮也是稷與昃同義碑多作稷然孟氏
易本爲足徵矣

老子銘月从虧盈自成

月盈則食

百度案孔疏云食虧缺也釋文云食或作蝕史記天官書日
月薄蝕集解云虧毀爲蝕釋名云日月虧曰食是虧與食㕦
同義說文虧字下云虧或从兮爾雅釋詁
虧毀也釋文云字又作虧皆與碑合

老子銘與時消息

與時消息

度尚碑說叺犯難

兌 說以犯難　碑以作叺

百度案叺即以之變體

衡彈碑口我好爵

中孚 我有好爵　碑我作我爵碑作爵

百度案華山廟碑雨我農桑校官碑惠我黎蒸字皆作我孔
龢碑皆備爵太常丞禮器碑爵鹿祖柜字皆作爵並與此同

孔彪碑喪過乎哀

小過 喪過乎哀

武斑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隸釋作伐翁氏金石記伐字上缺今从趙氏金石錄王氏萃編

既濟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百度案武丁高宗名竹書紀年云高宗三十二年伐鬼方次
于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華山廟碑礿祭之福

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碑禴作礿

百度案詩天保篇禴祠烝嘗釋文云本又作礿禮王制篇春
日礿注引詩作礿公羊桓公八年傳夏日礿釋文云本又作
禴穀梁桓公八年傳夏祭曰禴釋文云又作礿爾雅釋詁篇
禴祭也釋文云字又作礿又釋天篇夏祭曰礿釋文云本或

作論是祠與論同

孔彪碑辯物居方

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碑辨作辯

百度案虞本象下傳作辯物注云辯別也虞本辨皆作辯繫辭下傳辨是與非老子銘作辯虞本亦作辯周禮天官辨方正位釋文云辨本亦作辯張衡東京賦辯方位而正則是辯與辨同

繫辭上傳

華山廟碑乾巛定位　石門頌惟巛靈定位

乾坤定矣　碑坤作巛又作巛

百度案坤卦釋文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毛氏六經正誤云巛字三畫作六段象小成坤卦巛古坤字陸氏以爲今字

誤矣鄭氏六書略云坤卦之☷必縱寫而後成巛字盧氏攷證云巛六畫中不連連者是川字此三說皆非也述聞云說文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是乾坤字正當作坤其作巛者乃是借用川字故說文坤字下無重文作巛者玉篇坤下亦無巛字而於川部巛字下注云注瀆曰川也古爲坤字然則本是川字古人借以爲坤耳家語執轡篇此乾巛之美也注云巛古坤字亦謂古字假借廣韻二十二魂坤下列巛注曰古文始誤以假借之字爲本字而集韻類篇竝沿其誤矣坤得借用川字者古坤川之聲竝與順相近說卦傳乾健也坤順也乾與健聲近坤與順聲近乾象傳天行健健卽是乾坤象傳地勢坤坤卽是順王注云地形不順其勢順是坤與順

聲相近也大雅雲漢篇滌滌山川與焚熏聞遯爲韵說文順訓馴紃𨊠巡等字皆从川聲是川與順聲亦相近也坤順川聲竝相近故借川爲坤川字篆文作巛故隸亦作巛是也攷隸書無坤字碑文中如孔廟奏銘乾巛所挺石門頌惟巛靈定位字竝作巛堯廟碑乾巛見徵靈臺碑則乾川之象張公神碑乾𠛊川靈又口口乾川三公山碑建立乾川又川爲物母郙閣頌川兌之閒造橋碑乾川垂極又皆作川孔龢碑則象乾巛衡方碑威肅剁巛劉熊碑寔惟乾巛吳仲山碑乾巛蓋載周憬銘乾巛剖分建兩儀又皆作巛張納碑口口乾巛又變作巛華山廟碑乾巛定位又變作巛魏脩孔廟碑崇配乾巛受禪表乾巛之德上尊號奏上降乾祉下發巛珍又變

作巛是皆借川爲坤明矣廣雅釋詁一篇巛順也又四篇巛柔也大戴禮保傅篇易之乾巛詩采薇篇箋時坤用事釋文云本亦作巛又天作篇箋巛以簡能釋文云字亦作坤左昭公二十九年傳其巛日見羣龍无首吉釋文云本又作坤此亦古人借川爲坤而非坤之本字尒

孔宙碑濟　功於易蕳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又易簡之善配至德　碑簡作蕳

百度案書盤庚篇予其懋簡相爾石經殘碑作蕳詩簡兮篇釋文云或作蕳論語堯曰篇簡在帝心石經殘碑作蕳費鳳別碑蕳在上帝心劉君殘碑蕳口心鄭固碑悳能蕳乎聖心淮源廟碑蕳略不敬字皆作蕳可證

孔龢碑演易繫辭　孔彪碑揆脊繫辭揆隸辨作檝誤

繫辭焉而明吉凶　又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碑

繫辭或作毄或作辭爻作脊

百度案繫辭釋文云繫字從毄若直作毄下系者音口奚反

非盧本若上補下系二字疑證云此則下從系說誤據此是陸所見本字正作毄攷

毄讀若擊說文作䡵云相擊中也音古歷切攷工記廬人毄

兵同強弓人和弓毄摩鄭注云毄拂也此皆用毄字本義它

皆借毄音計爲繫周禮司門祭祀之牛牲繫焉校人三阜爲繫

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釋文竝作毄云毄本又作繫

漢書景帝紀農桑毄畜注云毄古繫字漢景君銘或毄隸體領

於營孫字亦作毄集韵云毄與繫同是也孔彪碑正作毄隸亦

體與釋文合足徵陸說爲有本矣而盧氏以繫从系爲繫从系之

正體說見攷證蓋未諦詳孔碑尒

又案繫辭釋文云辭本亦作辭依字應作詞說也攷說文辭

字下云不受也重文辞云籀文辤辭字下云說也今本誤作訟依廣韻正

重文作辭云籀文辭从司許書釋此二字極爲明晰而

古人往往通用禮哀公問篇固臣敢無辭而對注云辭讓也

公羊隱公元年傳注同　坊記篇無辭而行情注云辭辭讓也儀禮聘禮

篇辭曰非禮也敢注曰辭不受也國語周語晉語注竝同　論語雍也篇

與之粟九百辭集解引孔注云辭讓不受也呂覽高義篇辭

與之必辭注云辭不敢受也左哀公六年傳五辭而後許釋

文云本又作辭是也經傳凡作周辭魏上尊號奏作周辭下傳理財正辭劉熊

作辭景君碑陰乃著遺辭鄭固碑其辭曰辭竝作辭孔龢碑

作繫辭竝隸體足徵古人辭辤無別尒劉氏世說新語云蔡邕

題曹娥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解者曰齏臼所以受辛辤字

也此亦辭作辤之證

又案肴郎肴之變體隸辨云肴與爻同東坡易傳云爻者折

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文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

故加月爲肴以別之據此是碑又借肴爲爻也

婁壽碑樂天知命

樂天知命故不憂

百度案虞本作變天知命故不憂

受禪表廣大配天地

廣大配天地

陳寔殘碑配於日月

陰陽之義配日月

熊君碑樞機𤼵動

樞機之發　碑機作機發作𤼵

百度案說文機作機云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

又案說文發作發从弓發聲隸作發此碑作𤼵又隸之變體

也

王君斷碑或默或語

或默或語　碑默作默

百度案釋文云默字或作嘿說文作默从犬黑聲此碑作默

隷辨云卽猒字變犬从友是也

造橋碑協同斷金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百度案說文㔉字下云同心之和从劦从心[redacted]字下云同思之和从劦从思協字下云眾之同和也从劦从十此碑字正作協蓋本二人同心之義

孔彪碑勞而不伐

勞而不伐

老子銘觸類而長之

觸類而長之　碑類作頪

百度案類說文作頪从犬頪聲隷書凡犬在左旁者皆變从

扌惟類字正作犬此碑作扌蓋襲偏旁之舊魏受禪表□□□類亦同

劉脩碑非至德淳粹其孰能與□斯

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又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又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碑此作斯

百度案爾雅釋詁篇斯此也書君陳篇斯謀斯猷春秋繁露竹林篇作此謀此猷詩巧言篇胡斯畏忌漢書賈山傳作胡此論語公治長篇斯焉取斯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則子賤焉取此述而篇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說苑脩文篇作此是斯與此古蓋通用

老子銘錯綜其貞

錯綜其數　碑貞作數

百度案數與貞義通乾元亨利貞子夏傳云貞正也師彖同管子法法篇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注云數理也霸言篇固其數也注云數猶理也左成公二年傳先王疆理天下注云理正也數訓理理訓正貞亦訓正是數與貞義亦可通

范式碑探嘖研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碑幾作機

百度案機與幾同釋文云幾本或作機碑正作機足徵陸氏之有本也

又案見幾而作老子銘作見機詳下書皋陶謨篇一日二日萬幾漢書王嘉傳班固典引注竝引作萬機百官公卿表劉寬

碑鄭烈碑竝作萬機說詳書左昭公二十二年傳宋仲幾穀梁傳作機荀子解蔽篇危微之幾注云幾萌兆也與機同是也

元賓碑加有聰明叡哲之才

古之聰明叡知　知碑作哲

百度案爾雅釋言篇哲智也方言云哲知也齊宋之閒謂之哲說文悊字下云知也書皋陶謨篇知人則哲能哲而惠史記夏本紀作則智又作能知禮中庸篇既明且哲釋文云哲徐本作知是哲知古通用

脩華嶽碑兩儀剖判　周憬銘乾以剖兮建兩儀　受禪表踰侔兩儀

孔彪碑易建八卦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任伯嗣碑然後巳探口隱　祝睦碑探嘖窮神　張平子碑
深探嘖之思　范式碑探嘖研機
探嘖索隱　碑賾或作嘖又作嘖索作南
百度案嘖即嘖字說文作嘖云从口責聲上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釋文云賾九家作冊京作嘖虞本繫辭上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言天下之至嘖探嘖索隱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嘖極天下之嘖者存乎卦字皆作嘖注亦如之左宗公四年傳嘖有煩言注云嘖至也疏引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荀子正名篇嘖然而不類注云嘖與賾同今攷虞氏注雖祝睦碑范式碑張平子碑字竝作嘖足徵古本

作嘖也且虞傳孟氏易是作嘖者不獨君明京房字君明可知矣
又案說文索字下云从宀索聲隸省作索魏上尊號奏上南
蹫高字亦作南又隸之變體
城垻碑拘深河口
鉤深致遠　碑鉤作拘
百度案周禮巾車金路鉤鄭注云故書鉤爲拘禮曾子問篇從兩夘鉤之釋文云本又作拘左哀公二十五年傳以鉤越釋文云本或作拘莊子徐无鬼篇上且鉤乎君釋文云亦作拘荀子宥坐篇其流也埤下裾拘楊注云拘讀爲鉤隸辨云拘與鉤同是也禮曲禮篇以袂拘而退則自下拘之釋文竝云拘古矦反後漢書鄧訓傳注云拘者鉤曲者也亦可證

上尊號奏脩河洛之圖書　靈臺碑河洛秘奧　楊震碑河洛
緯度　孔廟後碑河雒摘靈　孔廟奏銘鉤河擿雒　唐扶頌
綜緯河雒　式梁碑兼通河雒　能君碑河雒挺錄
河出圖洛出書　碑洛或作雒
百度案釋文云王肅作雒漢以火德王故从各隹詩清廟序雒邑釋文本亦作洛字从水後漢都洛陽以火德爲水尅火故改爲各隹周禮天官注使居雒邑治天下釋文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爲雒說竝同陸說蓋本魚氏漢書地理志注引魚豢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洛水而加隹此說顏籀信之且云如魚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爲雒字也然攷經傳所載洛雒竝見蓋古字通用不定爲後漢所改介如詩瞻彼洛矣篇字正作洛毛傳洛宗周此詩不作雒之證詩序本不作雒惟陸本作雒左桓公二年傳乃

營雒邑僖公七年傳伊雒之戎宣公三年傳遂至于雒此左不作洛之證書洛字古本作雒其作洛者後人所改如禹貢篇浮于洛逾于洛伊洛瀍澗東過洛汭導洛自熊耳史記夏本紀竝作雒逾又作踰敍阮君碑南通商雒以厲熊耳字亦作雒召誥篇大保朝至于洛攻位于洛汭周禮天官注竝引作雒多士篇今朕作大邑于茲洛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石經殘碑竝作雒蔡書石經鄭注周禮鄭蔡斷不擅改經文是今文古文尚書皆作雒之證如謂忌水加隹甚本漢人何故不改靈臺碑楊震碑竝建於後漢袁良碑亦然袁良碑隱居河洛又何故不改子邕魏人何又作雒王肅字子邕陸謂王肅作雒明別本作洛也則雒與洛古字通用可知介郭璞江賦非經始於洛沬注云雒與洛通今攷孔廟後碑孔廟

奏銘唐扶頌武梁碑熊君碑城垻碑皆作河雒然則王肅作
雒之說爲足徵矣

繫辭下傳

劉熊碑理財正辭

理財正辭　碑財作財辭作辭說詳上傳

百度案說文財作財隸作財此碑又隸之變體

武梁祠象伏戲倉精初造王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内　樊敏碑

壓祖宓戲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又於是始作八卦又作結繩而爲

網罟　碑包犧作伏戲又作宓戲繩作繩

百度案釋文云包犧本又作庖羲孟京作伏戲左僖公二十

一年傳注大皥伏戲莊子人閒世篇伏戲九蓮之所行終苟

子成相篇文武之道同伏戲皆作伏戲武梁祠象正作伏戲

則孟氏京氏之易足徵之矣

又案宓卽虙字之譌尚書序伏犧氏之王天下也釋文云伏

古作虙犧本又作羲亦作戲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史

記作虙戲漢書司馬相如傳靑琴虙妃之徒注云虙與伏同

廣韻云虙古與伏通是也禮月令注伏戲氏釋文作宓漢書

百官公卿表易敘宓羲神農黃帝注引師古云宓音伏字本

作虙孟康漢書古文注宓今伏字皇甫謐曰伏羲或謂之宓

羲氏族博攷云伏宓同出伏羲氏漢伏生晉書作宓生樊敏

碑亦作宓蓋經師相承轉寫譌謬尒

又案說文繩作繩从糸蠅省聲此碑作繩是隸之變體老子

銘爲繩能直亦同

武梁祠象神農氏

神農氏作

周憬銘交易而至

交易而退　碑而作而退作至

百度案說文而作而碑亦作而是从正字趙君碑積而能散

字同

又案呂覽仲夏篇退嗜慾注云退止也詩泮水篇魯侯戾止

傳云止至也是至與退義亦可通

陳君閣道碑各得其所

各得其所　碑所作所

百度案說文所作所碑多作所从隸變也

武梁祠象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宮室垂字本全泐隸釋闕其文金石記誤釋作制黃氏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作乇跋云从嘉祥紫雲山得武梁祠象原石黃帝一行造兵下是井田垂衣四字衣上作垂正與經文合馮氏石索亦作垂今从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又易之以宮室　碑室作宅

百度案爾雅釋言云宅居也詩葛生篇歸于其室傳云室猶

居也周禮地官大司徒注云城郭之宅曰室是宅與室同義

孫夫人碑同歸殊塗尒

同歸而殊塗

楊震碑窮神知變

窮神知化　碑窮作竆化作變

百度案說文窮作竆从穴躳聲此碑作竆是隸體之正字孔龢碑功垂无竆孔彪碑　論竆理鄭固碑遂竆究于典籍竝同（說文躳正字作躬重文作躳亦可證）

又案虞本彖下傳四時變化注云春夏爲變秋冬爲化繫辭上傳變化見矣此所以成變化注竝云在天爲變在地爲化知變化之道者注云在陽稱變在陰稱化呂覽召類篇此治亂之化也注云化變也漢書匈奴傳集注云變化也淮南子原道訓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注云化亦變也又墬形訓變宮生徵變徵生商注云變猶化也是變與化義同

老子銘見機而作

君子見幾而作　碑幾作機（說詳上）作作作

百度案說文作作作此碑作作是从作變隸也書洪範稼穡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石經竝作作武梁祠象黃帝多所改作景君銘乃作誄曰孔龢碑爲漢制作孔宙碑紹聖作儒字竝同

顏子碑知微知彰

君子知微知彰

郭仲奇碑萬夫之望

萬夫之望

郭君碑其殆庶幾（下缺）

其殆庶幾乎

朱龜碑星精壹緼　受禪表和氣烟熅　脩孔廟碑神氣烟熅

天地絪緼　碑絪緼作壹緼或作烟熅

百度案釋文云絪緼本又作氤氳虞本作壹壺說文壺字云壹壺也引易曰天地壹壺虞傳孟氏易許所引亦孟氏易然作壹壹朱龜碑正作壹然則孟本作壹壹足徵矣

又案張衡思玄賦天地烟熅舊注云烟熅和皃李注引易曰天地烟熅班固東都賦降烟熅調元氣又典引烟烟熅熅蔡注云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皃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含元氣之烟熅張注云烟熅天地之蒸氣也廣雅釋訓云烟烟熅熅元氣也受禪表脩孔廟碑竝作烟熅是易之別本作烟熅可知而陸氏亦未之見爾

劉脩碑履和而至

履和而至

張平子碑原始要終

原始要終

老子銘辯是與非

辨是與非　碑辨作辯（說詳上）

齊太公表當殷之末

其當殷之末世　碑殷作殷

百度案說文殷作殷碑變作殷華山廟碑王巡狩殷國亦同

高彪碑人鬼之謀

人謀鬼謀

說卦傳
孔龢碑幽讚神朙　張平子碑幽賛神明
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碑贊或作讚明作朙
百度案贊釋文作賛云本或作讚孔龢碑正作讚白石神君
碑幽讚天地讚卽賛字錢氏跋尾云此碑正作幽讚神明可
證陸氏之有本也張平子碑作賛與釋文合
又案說文作贊隸省作賛釋文云賛明也小爾雅廣詁篇讚
明也是賛讚本同義
又案說文朙字重文作明云古文明从日段注云古文作明
則朙非古文也蓋籀作朙而小篆隸从之干祿字書曰明通
朙正據此

孫夫人碑窮理盡精
窮理盡性　碑性作情
百度案說文情作情碑變作精呂覽上德篇此之謂順情准
南本經篇人愛其情注並云情性也荀子正名篇情者性之
質也又云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後漢書張衡傳注云
情者性之欲是情與性義通
殽阬君碑天地宔位凶下缺　華山廟碑乾巛定位山澤通氣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碑天地或作乾巛定或作宔山或作
凶澤或作澤
百度案下文云乾天也坤地也乾爲天坤爲地本義云乾南
坤北天地定位也碑言乾巛猶言天地尒巛古川字碑借爲

坤說詳上傳
又案說文宔从宀从正碑變正爲之山作凶與碑同澤从水
睪聲碑變睪爲罜說詳書爾頁
張平子碑𢿱迬知來之驗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　碑數作𢿱往作迬
百度案說文數从攴婁聲往从彳主聲碑作𢿱迬皆隸之變
體也
禪國山碑帝出虖震
帝出乎震　碑乎作虖
百度案說文乎字下云語之餘也虖字下云哮虖也从虍乎
聲段注云漢書多假虖爲乎字　攷論語先進篇攝乎大國之閒漢書刑法
志引作虖詩召旻篇於乎哀哉漢王政碑薛君碑並作虖詳詩
楚辭惜誓篇休息虖崑崙之墟願從容虖神明又何以異虖
犬羊注並云虖一作乎校官碑銘化放虖岐周字亦作虖漢
書楊雄傳集注云虖古乎字集韻同是也
又案詩蕩篇式號式呼釋文云讙本作謼漢書敘傳引詩亦作謼爾雅釋言篇號謼也說文作嘑呼也同周禮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釋文云本又作呼
說文云嘑評謼也廣雅釋詁二篇評嘑鳴也此亦乎虖字通
之證
曹全碑鄉明而治又鄉明治
嚮明而治　碑嚮作鄉
百度案鄉卽鄉字隨象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釋文云本又作

向王肅本作鄉詩出車箋跳躍而嚮望之釋文云或作鄉禮
檀弓注南面嚮明釋文云本又作鄉坊記注汝嚮卜筮釋文
云本亦作鄉
又案詩摽有梅箋此夏鄉晚釋文云本亦作嚮北門傳背明
鄉陰㞒箋鄉其所近而望之釋文竝云本又作嚮庭燎箋鄉夜
鄉晨釋文云字又作嚮斯干傳西鄉戸皇矣箋天下鄉周之
道公劉傳遡鄉也桑柔傳遡鄉也釋文竝云本又作嚮長發
箋爲眾所歸鄉釋文云本亦作嚮儀禮士冠禮注俱升立相
鄉釋文云本又作嚮鄉射禮注東面鄉之釋文云本或作嚮
禮曲禮注鄉尊者屏氣也檀弓篇子嚮者檀弓注鄉其所從
來中庸注傃猶鄉也釋文竝云本又作嚮左隱公六年傳不

可鄉邇宣公十二年傳注迴車南鄉釋文竝云本又作嚮襄
公二十七年傳不鄉衞國而坐釋文云本亦作嚮昭公四年
傳何鄉而不濟釋文云本又作嚮爾雅釋宮篇兩階閒謂之
鄉廣韻引作嚮莊子天道篇明此以南鄉釋文云本亦作嚮
漁父篇還鄉而立釋文云或作嚮鄉嚮通用互證益明

華山廟碑既成萬物

既成萬物也

三公山碑乾爲物父巛爲物母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三公山碑㠯土爲山

㠯爲山

序卦傳

劉熊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雜卦傳

張公神碑乾㓻巛靈　無名碑脩乾剛之嚴威　受禪表體乾
㓻之懿姿

乾剛坤柔　碑剛或作㓻柔作靈

百度案說文作𠛟隸變作㓻景君銘寔渘寔㓻字同
又案虞注云坤陰和順故柔也儀禮士虞禮篇始虞用柔日
注云柔日陰取其靜大戴禮曾子天圓篇陰之精氣曰靈晉
書引洪範五行傳云陰曰靈是柔與靈竝合陰義

漢碑徵經終

番禺沈葆和黃濤校字

瘀恩錄

八卷

光緒十五年
廣雅書局刻

128409
6.3.23

漢碑引經

寶應劉寶楠撰

張表碑盤桓利貞今易作磐桓利居貞釋文磐本亦作盤此碑作盤與一本合太尉陳公碑泣涕漣如今易作泣血漣如劉熊碑束帛戔戔王君廟門斷碑束帛有㦮㦮與戔同郭仲奇碑虎視眈眈張壽碑覕覞虎視覕覞義同說文覞內視也孔彪碑祇用既平今易無用字華嶽廟碑受茲夰福劉修碑受茲夰福今易作介福說文夰大也經典通用介字衡方碑謇謇王臣謇與蹇同張表碑謇謇匪躬本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文孫根碑厥先出自有殷至於東叩大虛戡戍仁以東鄰爲紂蓋用東鄰殺牛之文洪氏适云說文音叩爲喧此則以叩爲从班固幽通賦東从虛而殲仁正作从字衡立碑彭祖爲叩亦是以叩爲从竊疑古本周易必有作東从者丁君壽昌曰叩鄰古音同部假借字張表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中顧氏藹吉曰荀子俗儉而百姓不一楊倞注儉當作險儉與險古蓋通用劉修碑鬼神富謙今易作福謙按釋文福京作富郊特牲富者福也福富俱从畐聲故福亦作富婁壽碑不可榮以祿又云匪祿是榮並用否象傳文榮營通用虞注營或作榮是也度尙碑暉光日新暉煇義近日新絕句與鄭讀合說詳王氏經義述聞案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宋書樂志傳元正旦大會行禮詩唐八都神壇廟碑皆有暉光日新句婁壽碑遁世無悶今文言傳作遯世无悶俱通用字又榷乎其不可拔也今易作確亦通用字華山廟碑乾川定位山澤通

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雲行句見彖傳既成句見說卦傳皆同今本乾川二句亦見說卦而作天地定位與廟碑異坤作川乃借用川字衡方碑剝川鄗閣頌川兌孔龢碑乾巛史晨奏銘乾巛魏孔羨碑乾巛並隸體小變說詳王氏經義述聞劉熊碑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碑銘文皆四言此用易全句而稍變通之以上引易衡方碑少以文塞長以欽明文塞卽文思此今文家說後漢書馮衍第五倫陳寵傳注引尙書考靈耀俱作文塞郅惲傳塞晏之化注引鄭注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詩言其心塞淵毛傳塞實也與鄭注可互證魏受禪表欽明文塞義同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縣竹江堰碑廣被四表唐扶頌德彼四表又追惟堯德廣彼之恩廣彼卽廣被亦卽光被魏羣臣上尊號表光被四表作光字與今本同用假借也華嶽廟碑犁民時雍張平子碑黎民時雝犁民卽黎民漢碑黎陽多假作犁陽孔宙碑於卞時廱雍雝廱通用孫氏淵如云卞卽弁之俗字卞音近變故得通也北海相景君銘辨秩東作此用書平秩之文鄭注周禮馮相氏引書作辨秩史記索隱曰大傳平爲辨是也王君廟門斷碑庶績咸喜喜熙義同楊雄劇秦美新亦作喜與碑同陳球後碑囗升大鹿封燕然山銘納于大麓案銘上云寅亮聖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爲大錄三公之位魏受禪表書陳納于大鹿又遵大鹿之遺訓皆與陳球碑義同此亦今文說鹿麓通用白石神君碑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華嶽廟碑辨于羣神偏正字史記本紀作辯與此廟碑作辯並假借字廟碑又云五歲壹

惣守壹與一同作五歲與史記本紀合督郵班碑絲遠而邇今書作柔遠能邇郭旻碑柔逷能邇遐亦遠也張納碑乃訓五品敷敎在寬帝堯碑五品用訓此用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之文遜與訓同訓者順也漢書鄧禹傳引亦作訓史記本紀作馴素隱曰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是也孔宙碑祗五教祗亦敬也傅與敷通漢書文帝紀傅納以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是也衡方碑維明維允此用惟明克允之文郭究碑夙夜惟寅衡方碑夙夜惟寅此隸體之變類篇以寅爲寅古文非也又衡方碑能悊能惠今書作能哲而惠孔宙碑黎儀以康費鳳碑黎儀瘁傷黎與黎同黎儀即黎獻大傳民儀有十夫是也丁君壽昌曰古儀音俄獻音莎儀獻音近通用華嶽廟碑鳥獸牽儛鳳皇來儀今書作百獸率舞無

極山碑揚越之梔口條鵖梔下必是榦字條蕩即篠簜又終南之敦物洪适云以敦物爲終南所產與松篠同科此異說也開母廟石闕銘九山甄旅今書作刊旅栞隨山刊木說文引作栞木云栞槎識也史記本紀作隨山表木謂倒木以爲識所以表道也此碑云甄旅者文選光武紀贊注引尚書緯鄭注又西征賦注並云甄表也是亦用今文爲說與本紀說文義同唐扶頌優賢颺歷袁良碑優劭之寵於斯盛矣攷古文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以歷字下屬今文夏侯說作優賢颺歷與古文異詳孫疏此碑用今文說也孔彪碑無偏無黨遵王之素今書作遵王之路范式碑徽柔懿恭與今本同石經尚書殘碑作共或用假借也靈臺碑日昃不夏暇無逸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日

稷郎日昃夏與暇同多方須暇之子孫鄭注本作夏云夏之言假是也以上引書衡方碑樂旨君子案左襄十一年傳二十四年傳昭十三年傳引詩樂旨君子杜注於襄十一年云謂諸侯有樂美之德正義旨美也今詩作樂只旨只同音假借只語辭杜孔訓旨爲美蓋就文爲義非正訓也張遷碑衡沛棠樹魏元丕碑蔽芾其縱衡與蔽同沛與芾同衡方碑禕隋在公費鳳別碑禕隋之儀自公之操王政碑逶虵允因張表碑委虵公門司馬季德碑委蛇其德侯成碑委蛇衡門郭究碑亦云委蛇任伯嗣碑儕路委蛇唐扶頌在朝逶隨劉熊碑卷舒逶遲逢盛碑當遂遶遹立可謂委蛇之義詩釋文云韓詩作逶迤王伯厚詩攷載韓詩外傳又作禕隋此碑惟衡方作禕隋與外傳合餘皆四家異文也鄭

季宣碑夙夜在公夙即夙字張納碑夙宵在公孫根碑日宵在公日宵猶夙夜也張表碑實命不同毛作寔此作實蓋本韓詩見釋文北海相景君銘天寔爲之今詩亦作實堯廟碑赫如屋赭屋即渥省白石神君碑下云其吉終然允臧作終然與唐石經宋本合今詩作終焉誤詳阮太傅校勘記宋書樂志晉荀勗隆化樂歌三朝習吉終然允臧亦本詩溧鄉正衛彈碑芃芃黍稷即芃芃其麥芃芃黍苗之芃黍作桼者漢碑多然平與令薛君碑永矢不愃愃與諼同費鳳別碑悠悠歌黍離思此用黍離悠悠蒼天之文楊震碑恂美且仁今叔于田作洵通用字費鳳別碑寒宴而涉洧道阻而且長黃鳥集于楚惴惴之臨穴案寒與褰同惴即惴字西狹頌作惴惴其慄隸書微異碑文皆五言故引詩各增語助議郎元賓碑殲我良

人夏承碑㦰此頁人㦰殲竝殲字之省平與令辪君碑如可讀
也人百其身今詩也作令巖發碑西遲衡門西卽栖字說文㔷
鳥在巢上象形日在㔷方而鳥㔷故因以爲東㔷之㔷是其義
也李翊夫人碑棲遟不就婁壽碑屖夷衡門孔彪碑餘暇屖夷
繁陽令楊君碑犀泥樂志竝可證棲遲之義孔宙碑稱彼兕觥
桀七月釋文兕本或作光卷耳釋文兕字又作光呂覽精通篇
養由基射兕中石乃飲羽誠乎兕也據此碑則作光爲正作光
作光皆微異白石神君碑萬壽無疆古疆字三公山碑出從
幽谷僊于喬木今詩從作自僊卽遷字假借袁良碑僊徜城之
䔩是也三公山碑羣黎百姓犁與黎同靈臺碑匪皇啟居今詩
匪作不楊著碑頎甫班爵孫根碑圻甫考績頎與圻同甫與父

同譙敏碑昊天不惠逢盛碑顥天不惠降此大戾顥與昊同孔
彪碑先民是程此節引小宛文高彪碑獄犾生㞢案小宛宜岸
宜獄釋文岸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此作犾者
犴之或體字華嶽廟碑惟風及雨今詩惟作維平都相蔣君碑
蓼蓼者儀儀卽莪古義字从我得聲莪亦然衡方碑悼蓼儀之
劬勞孔耽神祠碑惟蓼儀㠯愴恨皆作儀字又魯峻碑悲蓼義
之不報儀義竝莪字之假借張納碑杼軸其空張壽碑杼軸罄
殫案作軸與箋義合釋文云柚本又作軸是也方言東齊土作
謂之杼木作謂之柚此又一義三公山碑或耘或芓今詩作耔
此作芓與漢書食貨志合耔正字芓假借字又以穀士女此用
以穀我士女之文唐公房碑去其螟蟘今詩作螟螣釋文云螣

說文作蟘與此碑同今本說文作蟘引詩亦作蟘蟘蟘字同竹
邑相張君碑蛑賊不起據說文蛑爲蟊之古文詩作蟊則隸省
也無極山碑興雲祁祁今詩作興雨碑字作雲與呂氏春秋韓
詩外傳漢書食貨志合唐扶頌爰天之怙爰卽受字怙卽祜字
顧譔吉日碑蓋借怙爲祜靈臺碑享大祭兮上來多怙與此碑
同費鳳別碑樢與女蘿今詩作蔦案說文蔦或从木作樢此碑
用或體字唐公房碑癘蠱不遐案思齊烈假不瑕鄭箋厲假皆
病也鄭意烈與癘同假與瘕同故云皆病瑕作遐者通用字錢氏大昕說
平與令辪君碑張納碑丕顯其光丕卽丕字劉熊碑相繼
丕顯隸體小異詩作不顯不亦丕也西狹頌克長克君衡方碑
剋長克君剋克字同劉熊碑岐嶷踰絕誕生岐嶷逢盛碑在克

岐嶷婁壽碑岐嶷有志武梁碑岐嶷有異武班碑岐嶷發蹤唐
扶頌少有岐嶷任伯嗣碑少履岐嶷醇懿之曰郭仲奇碑劣有
岐嶷天然之資鄭固碑善性形於岐嶷俱本克岐克嶷之文推
傳箋意則以岐嶷爲正說文嶷小兒有知亦與傳箋合碑文嶷
嶷竝見嶷是假借字張表碑高朗令蝠案蝠卽融字偏旁互易
融終也與毛義同校尉熊君碑嘉樂君子顥顥令德嘉樂與禮
中庸合毛傳假嘉也謂假爲嘉之借字顥與顯同猶濕之或作
漯也夏承碑令問不已問與聞同白石神君碑率由舊章譙敏
碑祖睦後碑帥由舊章率帥通用衡方碑平都相蔣君碑顒顒
昂昂昂與卬同唐扶頌爰及鬼方爰覃義同劉熊碑惟德之偶
偶卽隅字假借劉寬後碑䜌競伊人伊維音近假借華山亭碑

逢斯瘅怒今詩作逢天僤怒天作斯者碑上句云畏天之威故
此避天字瘅與憚同方言戲憚怒也（廣雅同）齊曰戲楚曰憚今詩
作僤與瘅同並是假借西嶽華山碑白石神君碑魯相置孔子
卒史碑敬恭明祀今雲漢作明神釋文明祀本或作明神是陸
所見本不誤也李善注文選答張士然詩江文通雜詩皆作敬
恭明祀而東京賦注又作明神此後人據誤本毛詩改也三公
山碑峻極于天今詩作駿通用字劉熊碑民之秉彝顧藹吉曰
案集韻彝古作彝張平子碑柔嘉伊則伊亦維也西狹頌郎中
郭君碑並作惟則樊安碑厥祖日仲山父翼佐周宣出納王命
爲之喉舌父與甫同出納二句即本詩文堯廟碑惟序仲氏祖
統所出本繼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王平功

遂受封於齊案詩仲山甫徂齊非封齊也封齊之說蓋本韓詩
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亦本韓詩
爲說然傳言異姓碑言同姓未知孰是郭旻碑旣明且晢顧氏
藹吉曰說文古文哲從三吉碑變作吉劉子山斷碑不畏彊禦
北海相景君銘强衙改節强衙即彊禦郭仲奇碑袞職有闕袞
卽袞字蔡湛頌袞職是望亦同郭旻碑又作袞魏受禪表又作
袞皆隸體之變司馬季德碑百兩旁旁彭旁一聲之轉劉熊碑
式序在位孫根碑式敘在位敘正字序假借字詩作序與劉熊
碑同孫叔敖碑拭序在朝拭又式之假借孔宙碑豐年多黍此
節用詩句郭輔碑克昌厥後今詩作后通用字逢盛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此亦節用詩句張表碑王君廟門斷碑二有褎其

辭案載芟詩有椒其馨椒乃俶字之誤（釋文沈作俶）俶與褎音近假
借（見段氏說文注阮氏揅經室集）晉傅咸答潘尼詩吉甫作頌有褎其馨亦作
褎字張納碑庶慕奚斯□□之義其論敘紀著休烈度尚碑故
吏感清廟之頌歎斯父之詩（謂奚斯字孫行父）楊統碑庶考斯之頌儀
（謂正考甫奚斯）費鳳碑感奚斯之義刊銘元石楊震碑慕奚斯之追述
樹元石于墳道西金碑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綴
民校尉熊君碑公子奚斯追叙遺蹟紀述前勳張遷表奚斯讚
魯考父頌殷案據諸碑則奚斯所作是作詩非是作廟與毛詩
義異（說見段氏經韻樓集）華嶽廟碑歲其有年案有駜詩歲其有無年字
然豐年正義引歲其有年唐石經有下旁添年字陸氏釋文云
又作歲其有年者皆衍文也此碑所云與釋文別本合衡方碑

不虞不陽虞吳同音通用郭旻碑獫蠻憬彼此用憬彼淮夷之
義校官碑卑爾熾昌今詩作俾爾熾而昌卑與俾同荀子宥坐
卑民不迷楊注卑讀爲俾是也又布政優優與左昭二十年傳
引同詩作敷政敷亦布也北周書蘇綽傳詩曰布政優優百祿
是求又南史夏侯詳于夔傳前兄後弟布政優優皆作布字高
彪碑□□中甫稽功術衡術與阿同度尚碑亂彼海外洪适云
卽截字（以上引詩）從事郭君碑卜商號咷喪子失名案檀弓子夏喪
其子而喪其明明作名者晏子春秋君上享其明臣下利其實
又云是上獨擅明利下流也明與名可通用韓子孤憤其不可
借以美明者藏本作名顧校以作明爲誤丁君壽昌曰古音明
入陽韻名入庚韻名明音義似不同爾雅目上爲名目不得爲

名竊謂朙名假借字稅阮君神祠碑祭法曰山林川澤有益于
民□□在祀典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所用取財用也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此碑文所本白石神君碑□闓經國序民莫急
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此本祭統惟經國序民禮作治人之
道鄭季宣碑谷父事君此用谷於事父以事君之文禮記緇衣
引書小民惟曰怨資釋文資與咨同是谷資通也以上引禮記華嶽
廟碑周禮識方氏集古錄曰其字畫分明非譌鈌疑當時周禮
之學自如此案識職同莊子繕性篇心與心識釋文識向作職
二字皆从戠聲假借字也此引周禮無極山碑□必豐碩酒必嘉臭
口必性字按左傳杜注嘉善也栗謹敬也劉炫以栗為穗貌則
與詩實穎實栗同嘉栗言穀旨酒言酒此碑酒必嘉栗與杜注
同蓋異義也費汎碑其先季文為魯大夫有功封費因氏為姓
洪适云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碑作季文誤也陳球碑
公子完適齊為桓公公正公正郎工正平與令薛君碑英名委
質宣昭令聞二語皆本左傳英當作莢葉長蔡湛頌協莢公門
此隸體之變又令聞左傳作令問耿勳碑敦詩說禮平都相蔣
君碑敦書說禮西狹頌敦詩悅禮王元賓碑敦書悅禮俱本說
禮樂而敦詩書之文殷華碑敦詩閱禮閱與說通張平子碑介
盧之所識郎指介葛盧識牛鳴事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
脩不脩大室春秋作譏樊毅脩華嶽廟碑世室不脩春秋作譏
案春秋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左傳作大室公羊作世室世大
義同字亦通用孫叔敖碑霆堅禹稷霆與庭同劉熊碑養□之

大五百二十七

福案成十三年傳能者養之以福漢書五行律厤志作養以之
福與此碑合可證今本左傳之誤樊敏碑晏嬰邯殿今左傳作
邯殿猶詩邯風亦作邶風以上引左傳白石神君碑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翁氏方綱兩漢金石記僖三十一
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太山爾據此傳文初無雲
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唯太山雲爾誤也何休注曰
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
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為
之也觀是碑上言崛嵍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
不指雲矣案翁氏以觸石二句為山氣非山雲不知雲亦氣也
尙書大傳五嶽皆觸石出雲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郎本
公羊傳三公山碑觸石興雲不崇朝而雨祀三公山神碑興雲
膚寸無極山碑觸石膚寸興雲祁祁西嶽華山碑觸石興雲雨
我農桑皆指雲說其非始於唐人明甚但太山下不必更增雲
字此則類書之誤此引公羊傳景君碑高彪碑愼終追遠督郵班碑
愼終兮追遠尙德乎歸厚碑文五言故增于字劉熊碑政猶北
辰衆星所從從亦拱也祝睦碑導濟以禮案此用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之文道作導與皇本高麗本同齊作濟者別一義亦得
通也費鳳碑有恥且格祝睦碑有恥且恪恪格正字恪借字今本
作格亦是借字費鳳碑舉直措枉樊安碑舉直錯枉措錯通用
華山廟碑周鑒於二代今本鑒作監劉熊碑魯無君子斯焉取

大五百二十八

旓今本旓作斯孫根碑東𤶍立朝本東帶立於朝之文𤶍卽鞶帶之鞶王政碑無申棠之欲申棠卽申棖今字欲下加心後人所增也蔡湛頌有君子道四焉無之字古本亦同婁壽碑善與人交久而能敬案此謂晏子敬人周禮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晉書鄧騫傳善與人交久而益敬皆與此碑義同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東脩仁知朱龜碑仁義成於東脩孝弟根其本性冀州從事郭君碑東脩勤恪金恭碑東脩聽□□□以東脩爲童幼之稱與鄭氏合衡方碑用行舍臧張表碑舍之則臧臧藏同（丁君壽昌曰說文無藏字漢書皆作臧臧藏古今字）高彪碑五十以斆學同孔彪碑可以託六不言六尺之孤者省文也䝷鳳別碑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碑文五言故增語助嚴發碑鑴堅仰高鑴與鑽義近孔廟禮器碑湟瀰之思錢氏大昕說湟瀰卽卓爾沛相范君墓碣茂而不實顏氏暴顛茂秀義同碑以苗而不秀二句爲顏子發爾衡顏子碑秀不實振芳風唐元宗顏子贊秀而不實得無慟焉漢唐人舊說皆如此劉脩碑其於鄉黨遜遜如也祝睦後碑鄉黨逡逡朝廷便便案遜逡義與恂同史記孔子世家索隱云恂恂有本作逡逡與祝睦後碑合衡方碑誾誾侃侃唐扶頌衎衎誾誾衎與侃同䝷鳳別碑南容復珪今本作圭陳度碑意則屢中意與億同唐扶頌四遠童冠摳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此用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之文隸釋有員興宗荅洪丞相書堯祠請雨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子案此漢人

愈愚錄卷一　十一　廣雅書局栞

異義以童冠爲受業然未嘗以五六六七必爲七十二子員氏殆臆說也項安世據漢志郊祀用舞樂七十二人以論語五六六七爲七十二亦誤又頌朝有公卓洪适云卽孟公綽案左哀九年傳使孟公綽辭師於吳釋文綽本又作卓是卓綽通也堯廟碑無爲如治如與而同州輔碑所謂摩而不鄰湼而不緇者摩與磨同鄰卽磷之假借䝷鳳別碑垩而不滓廷尉仲定碑泥而不滓校尉熊君碑泥而不滓穢案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東方朔畫贊涅而無滓與三碑略同皆齊古魯異文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且溺卽沮溺劉子山斷碑綏之斯來動之斯穌今本作和校尉熊君碑劉寬碑其存也榮其亡也哀劉寬後碑生榮亡哀郭究碑生榮死哀文並微異平都相蔣君碑遵五迸四洪适云後漢傳有遵五屏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以上引論語）議郎元賓碑退不枉尺直㝷㝷與尋同李翊碑比烈陵於卽於陵之倒文三公山碑𡘋𡘋如火炏卽叔字古本作尗或借叔其从廾作𠦑者後人所加也（以上引孟子）張遷碑周憬功勳銘歲在攝提爾雅作攝提格封龍山碑歲辰執涂爾雅作執徐䝷鳳碑歲格于大亢爾雅作大荒落此無落字省文逢盛碑歲在協給爾雅作協洽韓勑碑青龍在涒歎爾雅作涒灘殺阬神祠碑作詻之歲與漢書天文志合爾雅作作噩高彪碑龍在困敦（此引爾雅）堯廟碑故能高如不危滿如不溢如與而同（此引孝經）三公山碑馬餘粮秀案魯語馬餼不過稂莠韋昭注稂童粱說文有稂無粮

愈愚錄卷一　十二　廣雅書局栞

據碑文則漢時已有粮字稂秀禾采生而不成者之稱魯語作莠恐非白后神君碑故天無伏陰地無鬱陽水無沈氣火無灾燀時無逢數物無害生六句全見周語惟鬱陽作散陽鬱卽鮮字亦卽散也李善注文選景福殿賦引作炎燀得此碑可知選注乃後人所改矣張平子碑遷太史令實掌重黎厤祀之度亦能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有漢案鄭語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此碑文所本說文焞明也春秋傳曰焞燿天地焞卽焞之隸省碑文與許氏合作淳者假借字祝睦碑淳耀天地亦同本鄭語城垻碑至于元月今本于作於以上引國語

夏堪碑仲泥何侘洪氏譏其猾侮之罪大于子雲之準易案爾雅水潦所止泥丘釋文依字又作屔郭璞云頂上洿下者說文屔反頂受水丘也从丘从泥省泥亦聲據孔子世家叔梁紇與顏氏女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段氏玉裁云屔是正字泥是古通用字尼是假借字漢碑有作仲泥者淺人深非之豈知其合古義哉

觀國之光

易觀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傳觀國之光尚賓也案聘禮記歸大禮之日既受饔餼請觀訝帥之自下門入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帥猶道也從下門入游觀非正也此卽尚賓之禮

鬼方

易言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鬼方不知何地漢書匡衡傳疏曰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應劭注鬼方遠方也此望文為義然鬼方亦是國名史記楚世家陸終娶於鬼方氏是也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云孝明皇帝克伐鬼方開道西域李賢注鬼方遠方猶詔應氏之說西羌傳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於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巴蜀微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皆叛及后相卽位乃征畎夷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

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李賢注易曰高宗伐鬼方前書音義曰鬼方遠方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案漢書音義卽應劭注見隋書經籍志逸周書王會解言正西有鬼親國陳氏逢衡補注云卽鬼戎然則鬼方卽西戎矣晉書北狄傳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夏曰葷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廣韻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出漢書音義又干寶云鬼方北國坎當北方故稱鬼以鬼方為北狄並異文散見

澤中有火

丹鉛總錄易澤中有火素問云澤中有陽燄如火烟騰騰而起于水面者是也文選海賦陰火潛然唐顧況使新羅詩陰火暝

潛燒又云拾遺記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水其色如水波濤灌陽而火不滅（此句恐有誤字）名曰陰火木元虛海賦所云陰火潛然者也唐詩陰火雨中然

信及豚魚

豚魚二物也伯牙鼓琴而淫魚出聽此信及魚也或以信及豚無據按北周書陸通傳弟逞除京兆尹都界有豚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豬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詩書序

孟子列傳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按詩書序多與孟子合豈孟子作序而後儒增潤之與此雖孤證姑存一說

（丁氏晏曰毛鄭詩釋序以詩序爲子夏作而孟子述之）孟子與高子論詩而緜衣序云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是也

橋卽轎

書益稷予乘四載史記夏本紀山行乘檋徐廣曰檋一作橋河渠書山行卽橋漢書溝洫志山行則梮韋昭曰梮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也按梮卽輿牀今山行亦用之其制如肩輿而稍短故韋說以爲如今輿牀也（如淳以梮爲履下鐵錐徐廣以檋爲直轅車皆非）檋梮音近故本紀作檋檋作橋者亦是假音之字橋與轎同南齊書褚淵傳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爲有司所奏免

大三百八十四

官見原虜橋卽虜轎此古稱之僅存者也（史記集解書疏引尸子山行乘樏呂覽愼勢篇山用樏說文樏山行所乘者書疏引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案今山轎亦用繩以牽引則樏亦當是轎之別名）春秋文十五年公羊傳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何休注筍者竹箯一名編輿齊魯以此名之曰筍釋文筍音峻攷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韋昭曰輿（上當有箯字）如今輿牀人舁以行（服虔曰箯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此別一義）說文亦云箯竹輿也是筍亦輿牀其制雖有竹木之異（从木則爲檋爲梮从竹則爲筍爲箯）而爲今之轎無疑也漢書嚴助傳輿轎而隃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音橋梁之橋此本河渠書足見橋轎音同）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隃與踰同如師古說是轎爲輿牀卽今之肩輿也

撻記

書撻以記之與上文侯明竝謂鄉射鄉射記云射者有過則撻之注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扑撻於中庭而已書曰扑作教刑

冀州

冀州爲九州之一亦爲中國之統名逸周書嘗麥解執蚩尤殺之於中冀又云無頹於冀州史記三皇本紀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晏子春

秋內篇問上曰糾合兄弟撫存冀州（今本作蓋州非）呂氏春秋本味篇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高注冀州在中央水泉東流經於冀州故曰之原楚辭云中君篇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王逸注兩河閒曰冀州似未確）淮南子墜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高誘注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覽冥訓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注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又尚佯冀州之際又殺黑龍以濟冀州又淫水涸冀州平泰族訓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皆統中國言

中國亦稱齊州列子黃帝篇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張湛注斯離也齊中也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湯問篇四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又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實丹而味酸齊州珍之又禹之治水土也謬之一國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力命篇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皆本爾雅訓齊為中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史記宋微子世家引洪範云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與僞孔本同而三王世家引書曰臣不作威不作福案漢書廣陵厲王胥傳書曰臣不作福臣不作威師古注引洪範云臣無有作威作福傳本先福後威注本先威後福後漢書第五倫傳書曰臣無作威作福楊震傳書曰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李固傳作威作福宦者列傳贊注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臣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三國志魏蔣濟傳時有詔詔夏侯尚曰作威作福殺人活人濟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吳朱桓傳注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害于爾家凶于爾國當是別有一本先言作威後言作福故史記互異（隋書梁毗傳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國亦先威後福）

曰蒙

書洪範曰蒙即爾雅之雺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地氣發天不應曰霧今人知霧不知蒙漢書五行志下引京房易傳曰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又京房傳上封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也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又蒙氣復起太陽復侵色此蒙霧之異（史記宋世家引洪範曰蒙作曰霧對文異散則通也後漢書郎顗傳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李賢注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元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為霧也比音庇案此以人事言與洪範日蒙恆風若義近）

我二人共貞

洛誥我二人共貞二人謂周公召公此述使者所致詞也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注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大封又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注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鄭司農云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又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元謂貞之為問問易曰師貞丈人吉（案師貞之貞與利貞同洪範所謂卜筮曰貞曰悔也二鄭以貞丈人為一句此別一義）左哀十七年傳衛

侯貞卜皆以貞爲問也（丁壽昌曰說文貞从卜从貝卜者持貝以問）馬融書注貞當也孫疏以我二人爲成王與周公言公示予卜吉之美我二人其當之其說未得（觀上文伻來則此二人爲二公無疑）

周公攝政非攝位

書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案大誥王若曰王卽指成王鄭注王謂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孔穎達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爲王則是不爲臣矣大聖作則豈爲是乎孔氏此說足以駁正鄭氏今以序文觀之周公相成王相者謂爲冢宰也冢宰稱王有是理乎漢書翟方進傳莽依周書作大誥作攝皇帝若曰然則以王爲周公其誤不始於鄭矣

洛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注惟七年周公攝政天下太平鄭注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而崩及周公攝政不敢過其數也

案鄭氏解七年甚泥然云攝政不云攝位尚未爲誤大約秦漢諸儒皆以攝政爲卽攝位故或言攝政或言攝位一人之說前後不同

逸周書明堂解卽克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依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以下與禮記明堂位略同）末云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盧本改作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

作樂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賄七年致政於成王陳君逢衡補注引汪師韓曰未能踐天子之位猶曰未踐明堂之位以聽政耳時成王年十五歲攝政者行君之政令故曰君天下而不曰天下君逮弭亂六年成王年已二十能行天子政令矣於是乃會方國諸侯而朝之其曰天子之位者天子卽成王也位卽成王之位也率公卿士侍於左右誰率之乎乃周公率而侍於成王之左右卽王會解所云周公在左太公在右旁天子而立於堂上者也周公建焉建此堂耳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而謂周公敢以諸侯而居天子之位乎至七年致政則凡政無不自成王出者蓋在六年猶不離乎周公也其文義顯明若此明堂位乃刪去之位二字而曰天子負斧依似天子卽指周公且移

其解之後文於前改明爲朝而曰朝諸侯於明堂之位改宗周爲周公而曰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刪去故周公建焉五字而增損其文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逢衡案此解言攝政可與紀年成王元年命周文公冢百官參看此乃三代諒闇之制冢宰掌邦治之職其曰君天下者蓋謂君理天下非謂爲天下君也

案汪陳說皆是左定四年傳周公爲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左氏之尹天下卽周書之君天下（春秋左隱元年君氏卒公穀作尹氏左昭二十年傳案君奭釋文君或作尹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疇新序□□篇堯學於尹壽是二字通用）又成開解成王元年大開告用周公曰嗚呼云云作維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云云臯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云

云大戒解維正月既生魄王訪於周公云云
尚書大傳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
身居位（謂冢宰位）聽天下爲政又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又云
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
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
案隋書李德林傳德林復魏收論齊書起元事曰卽位之元
春秋常義謹案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
稱元年也議云（謂齊議）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案大傳周公
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
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
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收
重遺書曰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
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案舜禹爲天子方稱）
（元非在攝政時）理也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似不稱元（此說甚是）一之與元
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
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
翼唐或云（或謂齊議）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謂稱元非理）攝者專賞
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謂舜禹居攝得稱元齊高祖未居攝不得稱元是）
（古今事殊其實舜禹居攝亦未稱元也）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
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三主未有天下故與
舜攝異）竊以爲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云須
格於文祖也（原本云字作不此以意改）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卽眞則周

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眞帝乎斯不然矣必知
高祖與舜攝不殊（高祖未居攝何云與舜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
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
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閒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
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是許其
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元注云如舜試天子
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
也謹案德林說非也魯隱列于諸侯明已卽位而隱公自居
於攝將以讓桓故春秋不書卽位以成其志非未卽位也隱
是攝位與舜禹周公攝政不同而援魯隱攝位書元舜禹受
終稱元遂謂大傳周公居攝一年卽元年其意謂舜禹周公
皆居攝皆未爲天子而得稱元則齊高亦可稱元不知舜禹
受終稱元皆在堯舜既崩之後其時舜禹已爲天子若堯舜
未崩舜禹皆是臣何得稱元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鄭康
成曰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卽位乃改堯正故云月
正元日此則舜攝政未改元之明驗也今以格于文祖之月
正混于受終之正月又以舜爲天子稱元前移之於居攝時
顯與尚書不合大傳周公居攝一年自就七年分言其時成
王自有元年何得周公更別有元而以一年爲卽元年可乎
齊高受命稱元此因緯書有虞芮質成之年爲受命之始其
年稱元故相沿皆有此說不知文王竝未稱元此亦後人就
其受命之始而歷數之以見王業之基始于此年非文王敢

大五百零八

稱元也德林此書由誤解大傳故說多紕繆因備載其說而辨之

竹書紀年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紀年雖僞書然此條尚可從

詩鴟鴞序注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東山序注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閔予小子序嗣王朝於廟也鄭注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

案據閔予小子序注則成王即政本在三年除喪之後而成王此時尚未能親政故周公復攝行之若武王初崩成王身居諒闇其時三年攝政自是冢宰之常事不獨周公爲然論

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以其說推之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而如也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又云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據此則堯舜之崩丹朱及舜之子時皆居諒闇故舜禹各有攝政之責所謂百官總己以聽於

冢宰三年也迨三年之後嗣王釋服應即帝位者白虎通云王[illegible]須所以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又云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云云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闇三年卒孝子之道案昔君既殯新君即位所以正位之始也踰年又行即位改元之禮二者雖暫居位而平時則仍在諒闇至三年後始居位聽政耳然則堯舜殂後丹朱及舜之子禮應即位踰年亦應即位改元然以堯舜禪位之命必不敢行即位之禮此禮之變也而朝覲訟獄已有所歸欲避之而不可得故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然後云者明前此未踐位也云居堯之宮居宮即是居位而孟子以爲篡是知舜之攝政非攝位矣又孟子對咸邱蒙曰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

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此言以明舜當堯時不爲天子也不爲天子則斷不敢居堯之位也然則堯老舜攝其爲攝政明矣若然堯典帝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帝曰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此非言位而何曰堯以天下禪舜故有巽位陟位之言然舜固未敢居堯位也故曰舜讓于德弗嗣弗嗣者弗敢受堯之禪也弗敢受禪而但攝政故下文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謂受攝政之終命也史公說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上言攝行事下言踐帝位文字分明若舜當堯之時已受堯禪而堯崩三年之後方復避居外邑以讓丹朱是作僞也舜僞之于前而禹益復僞之于後是又相率而爲僞也夫豈其然也惟

是堯雖以天下禪舜而舜竝未受禪舜受禪在堯崩三年之後禪者禪位也不受位而但攝政故必終三年冢宰之責而後去也及羣情歸向不獲遂其避居之念始不得已而受之故曰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故知舜之爲攝政而非攝位則知周公亦是攝政而非攝位矣不獨此也伊尹放太甲於桐據孟子知太甲居桐凡六年而立在外丙仲壬之後則非居諒闇也其時政事皆伊尹所攝而太甲之位仍自如故不聞伊尹攝代之也伊尹雖放太甲未嘗別立君然則太甲卽不遷善悔過度亦惟終於桐宮耳後世人臣廢立如霍光輩皆以伊尹爲辭不知何緣而爲此比附是故就君臣之倫言之天無二日地無二王人臣不敢居天子之位所以防禍亂也至於政則君臣所共君所不能爲者臣卽當爲義所宜然竝非行權道也後世此義不明而子之行之於燕王莽曹操行之於漢是以篡竊廢立禍貽萬世邪說之害人固如是哉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

鄭氏發墨守隱爲攝位周公爲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

左傳隱元年正義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己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太子此語未嘗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

案此辨攝政攝位之異甚確然隱公明是攝位而春秋猶且不書卽位以成隱公之志爲夫攝位者隱公所不忍言也以隱公所不忍言者而妄加之周公是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以上言周公攝政不誤

禮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末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注周公踐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于宗廟辟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背也斧依爲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閒周公於前立焉明堂位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案此皆漢儒傳聞異辭摭拾禮經竝沿攝政卽攝位之說

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以假攝爲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

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楊注）
（擅與禪同）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埶次序節然也故以
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
又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下之籍負扆
而坐諸侯趨走堂下
韓非難二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
家語觀周篇孔子適周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周公相成王抱
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叛周公乃攝行
政當國又云周公行政十（同）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
羣臣之位魯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

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又云成王長
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
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管
蔡世家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周公代行政當國
案成王立年（周禮踰年改元嗣王即位在擇服後非也）說者　周本紀但言在
強葆而不言其歲之多少（蒙恬列傳淮南要略並同）琴操云武王崩太子
誦年七歲周易集解引干寶云武王之崩年九十三矣而成
王八歲古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鄭康成說武王崩
成王年十歲說各不同案文王世子言周公抗世子法於伯
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又周公居東作鴟鴞
之詩以貽王冀王之感悟此皆非強葆及十歲以下所能知

也成王啟籥見書而執書以泣出郊親迎恐亦非十五歲以
下童子所能然則成王立年當如古尚書之說爲得（鄭說武王崩成王年十歲至年十三釋服而流言興周公居東三年是爲成王年十五周公反周之後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攝政七年始反政是爲成王年二十二然如其說則周公攝政凡十三年而以前六年攝政不數但數後七年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
而後世誤信史公據強葆之一言遂創爲周公抱成王負斧
扆南面而朝諸侯之說然猶曰抱成王也不敢謂周公儼然
南面也無稽之言猶知所忌亦可見其說之不自安矣
淮南子齊俗訓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高注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七年而致政成王氾論訓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繼文武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負
扆而朝諸侯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

韓詩外傳卷三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卷七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承文武之德履天子之位聽天子之政抱成王而朝諸侯成
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卷八成王假天子之尊位七年
抱朴子良規篇周公之攝王位舍道用權以安社稷
三國志魏文帝紀注引孔子曰周公其不爲聖乎以天下讓
案此亂臣賊子之言託名孔子大謬至若慕容盛不學之徒
妄譏賢聖有謂周公專臨朝之權闕北面之禮（晉書載記）則眞小
人無忌憚矣　以上皆以攝政爲即攝位並誤

愈愚錄卷一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寶應劉寶楠撰

周南召南

韓非子說林下周南之戰公孫喜死焉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傳並云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如淳曰周南洛陽也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陝當作郟說見分郟條皆周南之地也由此言之則召南乃自郟以西也宋書武帝紀周召保傅出總二南二南即謂分郟又范蔚宗傳陝西有勿翦之思陝西即郟西謂召南甘棠篇周召分郟各治所屬之國各采屬國之詩周公所采得者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得者謂之召南以其不專一國故不繫以國名自來訓釋皆誤陝右立曰案周南所載地名如江漢汝墳即在陝以東而南召南所載地名如南山江汜江沱皆在陝以西而南此說極為精確

南者詩體之名猶言風雅頌也詩以雅以南禮胥鼓南左襄二十九年傳見舞象箾南籥者舞時堂上歌其舞曲故籥稱南也南是樂之聲故成九年傳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襄十八年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北風南風即北音南音若今人言北曲南曲也張衡南都賦坐南歌兮起鄭舞則南歌猶南音矣呂覽音初篇禹行功見塗山之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呂覽又以孔甲破斧之歌為東音殷整甲實始作為西音有娀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作為北音據此則稱南者本取南方以為名繼則以南為詩體故曰周南

召南

齊侯

逸周書謚法解執心克莊曰齊資輔共就曰齊案春秋魯成公妃姜氏謚齊姜襄公妃歸氏謚齊歸史記高祖功臣表貰齊侯呂海陽齊信侯搖毋餘栒上齊侯戎賜宣曲齊侯丁義絳陽漢表作修陵齊侯華毋害陽河齊哀侯漢表作齊侯其石朝陽齊侯華寄深澤齊侯趙將夜漢表作將夕戚齊侯班惠景閒侯年表梧齊侯陽成延平定齊侯市人皆謚齊也詩何彼穠矣平王齊侯對言皆以美謚為徽稱如盜王康侯烈祖文考之例

憒辱

邶柏舟箋憒辱無照察疏義無所發明案老子曰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又云大白若辱辱與白相反為文士昏禮注以白造緇曰辱

習習谷風

邶詩毛傳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小雅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宋嚴粲不从傳箋而以谷風為疾風故以興夫婦朋友之失道爾雅雖訓東風為谷風東風固亦有暴疾者案嚴氏說是也習習者不已之辭說文習數飛也易習坎虞注習常也劉注水流行不休故曰習然則終日暴風而不已亦得為習習非和舒和調之謂也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杜陵史氏女為皇后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淮南天文訓虎嘯而谷風至亦謂暴風爾雅孫注谷之言穀

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此別一義穀谷古通用若書昧谷伏生傳作柳穀是也
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正義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
猛風動搖樹木有聲者谷風蓋猶猛風之比小雅大章云習習
谷風惟風及頹爾雅焚輪謂之頹李巡郭璞竝以頹爲暴風則
詩以惟風及頹正爲朋友乖失之驗三章云習習谷風惟山崔
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暴風所被肅殺之氣草木搖落是谷
風之爲暴風不待他證其義已明矣毛傳頹風之焚輪者也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
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槁者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
上草木猶及之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猶有萎槁者
案爾雅李巡注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孫炎注迴風從上

下曰頹郭璞注云暴風從上下則頹非相扶而上也其相扶而
上者爾雅扶搖謂之猋也李巡注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
孫炎注迴風從下上曰猋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毛傳所釋是誤
以猋爲頹然猋頹皆是暴風若以和風與暴風爲辭亦非相扶
之義正義從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頹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頹也詩言頹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此曲爲之辭不足辨也盛夏草木因有萎槁然詩言無草不死無
木不萎亦不當如傳箋所訓

方中

詩曰之方中定之方中謂向中也史記天官書曰方南曰方北
索隱方猶向也傳箋以方爲四方之方皆非桂氏文燦曰說文昃日在西方側時也許意蓋以中後爲昃日已過中故云日在西然非正在西故又云方側時也以形容之今本側時二字誤倒耳許言方側時亦謂向側之時可以互證

杭

詩河廣一葦杭之杭與航同說文斻方舟也徐鉉曰俗別作航非是魏書文帝紀注帝爲詩曰誰謂江水廣一葦可以航後漢書文苑杜篤傳造舟於渭北杭涇流
李賢注杭舟度也太玄更首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劇首上
九海水羣飛蠻于天杭皆用杭字杭航同音假借或以詩爲字
誤非也

發夕

詩載驅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魯之
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案毛鄭義不同毛謂發夕以
至于旦發者語辭是爲婦人夜行鄭以發夕與下豈弟對文豈

讀爲闓弟讀爲圛圛明也言闓明而往會之則此爲發夕往會
之也發夕解與毛同而不言至旦下文闓明方是言旦是與毛
傳不同方言發稅舍車也東齊海岱之閒謂之發宋趙陳魏之
閒謂之稅戴氏東原疏證蓋釋詩齊子發夕之義言夕而解息
車徒也此謂發夕猶夕發與毛鄭義又異然予以爲三說皆不
可通發夕豈弟翺翔游敖相對成文豈弟者樂易也本毛傳詩言豈弟甚多皆訓樂易不應此句讀爲闓明可證箋說之謬爾雅釋詁愷樂也夷弟易也此即毛義釋言愷悌發也李巡孫炎皆曰闓明發行此即鄭義釋言多出後人所補非周公之舊發夕者旦夕也釋文引韓詩云發旦
也廣雅發明也明亦旦也易林屯甕升中孚竝云襄送季女至
於蕩道齊子旦夕畱連久處此卽本韓詩說猶云朝朝暮暮也
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發昔夢於木禾兮穀也生崑崙之高岡李

賢注衡此夜夢禾生於崑崙山之上案昔夕古通賦亦誤解詩以發爲語詞故李注釋作此夜其實詩義不如是也又小宛明發不寐明發猶明旦（楚辭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些王逸注不廢或曰不發發旦也引小雅明發不寐此誤說當作不廢爲長）毛傳明發發夕至旦也亦非

蜉蝣掘閱

詩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鄭箋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案說文掘搰也（左哀二十六年傳掘褚師定子之墓釋文掘本或作搰吳語狐埋之而狐搰之韋注搰發也）廣雅掘穿也閱與穴同宋玉賦空穴來風莊子作空閱（字通作兌老子塞其兌閉其門兌與門對文淮南道應訓太公曰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于兌注兌耳目鼻口也是亦以兌爲穴也）穴空能容故傳以容閱釋之谷風傳閱容也此傳容閱皆訓閱字非訓掘字故箋申之云解閱也詩義以喻君臣不恤政事恆

美其衣裳危亡無日若蜉蝣之居穿穴朝生夕死也（鄭箋以解閱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非）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廣雅掘撅穿也撅與蹷同義）荀子法行篇蹷穴作堀說苑敬慎篇潛夫論貴忠篇作穿穴堀說卽詩掘閱堀與掘同說文堀突也引詩蜉蝣堀閱詩義以掘爲正則作堀者三家之借字與荀子作堀同也說與閱亦通用詩我躬不閱左襄二十五年傳作說昭七年傳南宮說禮記檀弓作南宮閱周語王孫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孫閱是其證

管子山權數篇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尹知章注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王氏伯申曰玉篇廣韻掘音其勿其月二切其月與求月同是掘字本有求月反之音故闕與掘通亦音求月反掘闕二字音義無異也蓋管子本作闕校書者因其音義與掘同而旁記掘字傳寫者誤入正文尹不能釐正而强爲分別失之（見讀書雜識）案王說非也掘闕猶掘閱不得存闕去掘

笙詩六篇

漢書儒林傳王式爲昌邑王師對使者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式爲免中徐公及許生弟子同出於魯申公是魯詩此六篇亦亡（桂君文燦曰鄒人士首章鄭禮記注以爲毛氏有之三家則亡蓋容有毛氏有之而三家亡者未有毛氏已亡而三家猶存也）

中鄉

詩采芑于彼中鄉案漢書地理志宏農郡黽池高帝八年復黽

池中鄉民又河內郡獲嘉故汲之新中鄉又山陽郡中鄉侯國甾鄉侯國竊謂采芑篇新田菑畝訓釋竝見爾雅中鄉與新田菑畝連文必指田言漢志中鄉菑鄉文相類菑爲田二歲之名中鄉亦其例也周禮有上地中地下地之目中鄉其中地歟

豔妻

鄭氏箋詩以十月之交四篇爲厲王詩讀豔爲閻其說本於魯詩漢書谷永傳永待詔公車對曰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又曰抑褒閻之亂外戚傳班倢仔賦曰哀褒閻之爲郵晉書王沈等傳論曰援朱均以貳極嬖褒閻而偶震此皆以豔爲閻顏師古注谷永傳云魯詩十月之交篇曰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又注外戚傳

大三百九十九

云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閻妻煽方處案外戚傳亦用魯詩師古以毛詩釋之非（後漢書左雄傳褒豔用權七子黨進此用毛詩說）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毛傳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愼小人能危亡也孔疏小人惡直醜正故不敬則危案畏愼卽是敬箋義與傳同左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杜注義取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又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案與抑同）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呂覽安死篇引此詩高注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淮南本經訓亦引此詩高注言小人而爲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愼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他皆可引申傳箋之義

鬼蜮

詩爲鬼爲蜮釋文正義不解鬼字其訓蜮字祇引洪範五行傳及陸璣蟲魚疏今案鬼蜮一類皆謂其能中傷人者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

魍魎蜮鬼（論衡訂鬼篇無蜮字）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人爲小兒鬼東京賦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薛綜注鬾小兒鬼（抱朴子登涉篇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卽不敢犯人也亦名熱內亦可兼呼之）水經注若水篇瀘江水條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左思初作蜀都賦云鬼彈飛丸以礌礉今無鬼彈故其賦往往不同是皆言鬼之中傷人也春秋莊十八年秋有蜮左傳爲災也杜注蜮短弧也蓋以含沙射人爲災正義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或故爲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蜮之言猶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穀梁傳蜮射人者也范注蜮短弧也蓋含沙射人楚辭大招蜮傷躬只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生南越越

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說文蜮短狐也（段本改作弧）似鼈三足以氣射害人抱朴子登涉篇吳楚之野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卽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卽發瘡不曉治之者殺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云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閒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雷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博物志

十九册孔七版

江南山谿中水射工蟲甲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不治則殺人周去非嶺外代荅余在欽一夕燕坐見有似蜥蜴而差大者身黃脊黑頭有黑毛抱疏籬之杪張頷四顧發身如將躍也適有士子相訪因請問之荅曰此名十二時其身之色一日之內逐時有異口嘗含毒俟人過則射其影人必病余曰非所謂蜮者與生曰然鄺露赤雅斑衣山子插青銜弩裸體戲交遺精降於草木嵐蒸瘴結盎然化生狐長三寸狀如黃熊口銜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予南海有水弩蟲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予游六磨影落淵水爲短狐所射毒中左足適欲撲殺有大蟾鼓腹踴躍搤其吭而食之未幾痛入骨髓始殆如蟻卵乍如蜂房乍如盤渦乍如蛇菌一日一夜其變百出其大二寸閒過三寸則死毒大如狐則對時死遍走羣醫命在呼吸蘧然猛省蟾能食之必能制之偶有八字丹蟾跳躍草際取向毒處一吸支體立運毒口出涎滴后后爛魂魄漸復如坐冰壺其口兩月方合開鴐鵞鸑鷟皆能食之腦可止痛諸說皆詳悉故備錄之

以社以方

傳古圖載周尹卣蓋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歐陽圖說以旁爲旁始旁之旁非也旁方古字通用或謂旁亦可爲祊之假借說文示部鬃門內祭先祖所旁皇也郊特牲索祭祝于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祭以首月斯其時祭歟案祊取旁皇之義若以旁代祊恐非詩甫田以社以方毛傳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箋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正義引曲禮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傳主迎氣指四時言箋主報祭指秋言各舉一節耳又大田來方禋祀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雲漢方社不莫鄭箋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案春祈秋報皆爲四方之祭傳古圖又載周司寇匜雩之四方是禱雨亦祭方也此稱祭旁當是秋報然周十二月爲夏之十月報祭當在秋而此在冬者或五穀成熟歲晚也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詩毛傳日且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爾雅孫注明星太白也晨出東方據史記索隱補晨字高三舍索隱作三丈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案史記天官書太白其他名明星又云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此言太白晨昏出入甚詳可補詩正義之略又天官書歲星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此但言其晨出不言其夕出則別是一星而後人疑爲詩之啟明又避諱改啟作開也王充論衡是應篇解啟明長庚兼取歲星太白正坐此失天官書又云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

起亦是妖星偶與大白同名非詩長庚又始皇本紀三十三年明星出西方皇甫謐云彗星見亦非此明星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詩賓筵篇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毛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正義燕禮鄉射並立司正鄭射注云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即引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案燕禮鄉射鄉飲酒旅酬皆有司正司正即監也儀禮燕禮云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為司正鄭注君許其請因命用為司正又云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又鄉射禮云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答拜鄉飲酒禮云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皆立之監也禮記鄉飲酒云工告樂備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鄭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一人或為二人案二人謂監史也射義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此即二人為司正之證正義云一人謂主人之吏也將留賓旅酬為有解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以監之案漢書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為三王嘗入侍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是漢時飲酒猶存立監之禮惟史不常立故云或佐之史呂氏讀詩記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缻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此立史之證

有芃者狐

毛傳以芃為小獸貌釋文芃薄紅反未知所本案芃疑或作芁淮南子原道訓禽獸有芁人民有室高注芁蓐也又脩務訓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芁莦集韻芁渠尢切一曰獸蓐詩以狐之有蓐與民之有居左傳虞人之箴曰民有寢廟獸有茂草言各安其居也今民有周道之瘁不如狐也陳君奐詩傳疏芃與蒙一聲之轉義不可解

靈星

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案靈星即龍星角亢也故又曰角星龍屬辰辰為大火故又曰火星辰為農祥故又曰農祥又曰天田星星色赤又曰赤星靈通作零又曰零星王充論衡祭意篇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後漢安帝紀李賢注龍星角亢漢書郊祀志注引服虔曰祠角星以后稷配食蔡邕獨斷靈星火星也亦曰龍星張晏郊祀志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後漢祭祀志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官主穀史記天官書赤星宋舒云祠官歲時行禮正義赤星即靈星祠龍左角色赤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零星三國志東夷傳高句驪祀靈星是靈零同也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郊立后稷之祠祠是祭名非祠宇也後志作祀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孝武元豐三年夏迴下詔令天下尊祠靈星祭祀志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立后稷之祀於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祀后稷而謂

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太牢縣令長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耘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周禮大司樂凡舞有帗舞後鄭注云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劉昭注漢舊儀曰靈星春秋用太牢禮也此漢祀靈星之禮其牲用太牢與詩所云自羊徂牛合後志言太牢前志言祠以牛不言太牢者略之（後漢東夷傳注辰日祀以牛號曰零星亦不言太牢）至隋時用一少牢其祀始卑與古異也淮南言零星之尸儼然元默高誘注尸祭主也尸不言語故曰元默亦與詩所云不吳不傲合周語辰馬（馬猶龍也）農祥也后稷所經緯晉語辰以成善后稷是相三國志陶謙傳注吳書曰除舒令祠零星晉書天文志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

尉於靈星祈禳又晉祠令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見北史劉芳傳）通典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祝曰九穀方成三時不害馮茲多祜介其農穡隋開皇初於國城東南七里延興門外爲靈星壇立秋後辰祠以一少牢（見隋書禮儀志二）此皆倣古禮而行之者北史劉芳傳謂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非

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漢舊儀古者歲再祠靈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緣靈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反以秋祭非求春也又曰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應劭風俗通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謹案祀典既立稷又有先農無爲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將賈逵說以爲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爲土相也案論衡辨龍星非歲星及以靈星之祭爲雩祭皆是也惟雩正祀在建巳月左傳所謂龍見而雩若春秋所書秋冬雩皆因旱而請雨非正祀也今誤據漢儀以爲二月八月有兩雩並非至后稷配食靈星周語晉語後漢祭祀志前漢郊祀志注引服虔並有此說應劭非也詩正義引周書作雒解農星皆與食今檢作雒解設丘兆於南郊以祀

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農星必星辰二字之倒誤南郊祀天日月星辰皆得配食又星中已有靈星無爲别設隋書禮儀志一陳制祀昊天上帝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立爲衆星之位又似郊天得有靈星蓋當時逸書已誤抑星辰下脫靈星二字歟

禮記隱義

梁書何允傳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又著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唐書藝文志有禮記隱二十六卷蓋別一書朱氏彝尊經義攷疑隱下脫一義字非）案毛詩隱義未見唐人稱引惟禮記隱義陸氏釋文孔氏正義多引之予綜其說得三十二事曲禮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與正義所引文異）郊特牲注泲清酒以舊醳

之酒者爲其味厚腊毒也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內則舅姑
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隱義云齊
人以相絞訐爲掉磬與正義所引同又去其餌注餌筋腱也隱義云腱
筋之大者玉藻大夫以魚須文竹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
雜記注尸亦儐之於此隱義云儐之言移也喪大記注角以爲
枓斗隱義云枓容四升也祭統注所謂自卑至賤隱義云卑
音必利反仲尼燕居謂萬物之符長皆來爲瑞應者也隱義云
符謂甘露醴泉之屬長謂麟鳳五靈之屬此見於釋文所引也
曲禮解屨不敢當階隱義云古者屨頭鼻綦繫相連結之將升
堂解之也又容不虛口注虛口謂酳也隱義云酳飯畢蕩口也
又獻米者操量鼓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

量米又國君不乘奇車注奇車獵衣之屬隱義云獵車之形今
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又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注以出竟恐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
云恐辱親也又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節隱義云去國當待
放也若士不得放臨去皆行此禮也曾子問如諸侯皆在而日
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
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禮器禮之以多爲貴者以
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已所有故以多爲貴也又
外之爲樂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
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爲樂也內則敦牟卮匜
注牟讀曰堥也隱義云堥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又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于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隱義
云齊人謂相絞訐爲掉磬少儀不得階主注階上進者隱義云
階可升上故云上進也又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隱義
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又侍投則擁矢隱義云尊者
委四矢於地一一取以投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也又怠則
張而相之隱義云君怠惰當張設法而助之或張強其志以廣
大之也喪大記君於士旁三拜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
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衆士都共三拜也案一云以下疑正義
說又君將大斂卿大夫即位於堂廉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
霤爲廉也又祥而外無哭者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
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

是外無哭者又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隱義云大夫士父
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爲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
又君裏椁用朱綠隱義云朱綠皆繒也又魚躍拂池隱義云振
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又比出宮御棺用功布隱義云羽葆功
布等其象皆如麾此見於正義所引者也

禮記音義隱

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正義引音
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又有
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正義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又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正義引
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

又雉曰䟽趾正義引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䟽又檀弓注夾羨道爲位釋文引音義隱云羨平道案隋書經籍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撰又禮記音義隱七卷不言撰者姓氏孔疏所引不知於二書爲誰又曲禮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正義引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音隱義當是音義隱之倒譌音義隱爲謝氏撰困學紀聞引隋志作射氏字雖不同然不云射慈也注家直以唐志射慈小戴禮記音二卷及釋文序錄所云射慈禮記音一卷當之未免臆斷

謝

曲禮若不得謝經義述聞以謝爲告案史記張陳列傳有厮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漢書陳餘傳同晉灼曰臣辭相告曰謝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周勃傳使人稱謝師古曰謝告也

猶豫

經義述聞通說釋猶豫最詳案猶豫或作冘豫後漢書來歙傳隗囂傳王元說囂多設疑故久冘豫不決李賢注冘豫不定之意也說文冘冘行貌也今本說文作冘淫淫行皃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決也馬援傳計冘豫未決伏湛傳亦曰冘豫未決注冘行貌也義見說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反盧植傳論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冘豫奪常者也注冘人行貌也音淫言冘豫不能自定也竇武傳太后冘豫未忍注冘音淫冘豫不定也冘豫即猶豫猶冘一聲之轉酉聲冘聲古本不通而音轉最近以猶豫爲獸名非也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揚雄傳窮冘閼與言三軍捕禽獸行者窮追之未定者閼止之耳冘猶音相近南史淫預堆案南史庾域子子與傳作淫預今字又作灩澦寰宇記作猶與言取途不決淮南書云善用兵者擊其猶猶陵其與與此賦上文亦云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其義一也此皆足以引申猶豫之義

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釋文及孔疏皆以北斗第七星搖光爲招搖案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漢書天文志搖作搖鋒作逢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晉灼曰更河三星天矛鋒招搖一星耳晉書天文志帝席北三星曰梗河天矛也案志以梗河爲天矛孟康以招搖爲天矛說微異一曰天鋒主胡兵其北一星曰招搖一曰矛楯其北一星曰元戈皆主胡兵是招搖爲杓端別一星非主指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曰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以招搖當兵故畫於旌旗以象之鄭孔以北斗第七星搖光爲招搖非也司馬貞索隱說文云杓斗柄郎招搖也亦誤怒讀如字史記天官書旬始星名徐廣曰蚩尤也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漢書天文志黑下有色字象伏鱉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怒雌也晉書天文志或曰怒雌也主爭兵與晉灼同或曰怒色青宋均曰怒謂芒角刺出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大星怒角布帛貴史記正義亦云織女三星大星怒而角布帛涌貴左旗九星在鼓左旁星怒馬貴熒惑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隋書天文志市中

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若怒角守之戮者臣殺主
據此是怒爲星之芒角剌出宋均說是也左襄二十八年傳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杜注鳥尾曰帑此李奇所本然鳥是七星故有鳥首鳥咮鳥翼鳥尾之分若招搖與句始止是一星則不得稱帑矣晉書天文志及晉灼以怒爲雌亦不知所據畫招搖星於旗而芒角四出象星怒
之堅勁周禮繕人注繕之言勁也是繕有勁義故曰急繕其怒
鄭注謂軍之威怒亦未斷
曲禮所載旗制可補周禮所未備案管子兵法篇九章一曰舉
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
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
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注
韓韜也謂韜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此又可補曲
禮所未載

謝玆

檀弓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正義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
平生案謝玆或作射慈陸氏禮記釋文序錄有射慈云字孝宗
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傅禮記音一卷隋書經籍志喪服要
記一卷下注梁有喪服變除圖五卷吳齊王傅射慈撰亡又禮
記音二卷下注梁有射慈音一卷亡今其音說無可攷見三國
志孫休傳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受學孫奮傳傅相謝慈等諫
奮奮殺之裴松之注慈字孝宗彭城人見禮論撰喪服圖及變
除行於世案裴氏於孫休傳不注而注於孫奮傳則未知射慈即謝慈也南齊江謐傳江夏王
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左丞孫敻重

大四百二十五

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年應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
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南史所同
引謝慈說禮疏齊志之外惟通典多有之射謝玆慈古字通用
朱氏彝尊經義攷以射慈音爲即隱義不知隱義乃何允作與射慈無涉

朝夕

玉藻朝玄端夕深衣皆謂視朝詩莫肯朝夕禮日入而夕朝不
廢朝左傳朝而不夕晉叔向夕楚右尹子革夕齊子我夕張老
夕士茁夕入孫氏詒讓曰周禮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鄭注朝夕朝朝莫夕是朝夕並視朝之證

妃

古者上下皆稱妃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

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檀弓鄭注帝嚳
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小者爲次妃
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
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卽夏制也以虞夏
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
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爲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
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由鄭注觀之則后夫
人嬪世婦女御皆得爲妃明尊卑之稱不繫此也曲禮不言天
子有妃知妃非后尊稱也夫人以下不稱妃者承上文而辭省
也左傳惠公元妃孟子昭八年傳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
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則諸侯之夫人稱妃也儀禮少

大四百二十

牢饋食禮諸侯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也而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某妃某妻也左宣三年傳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云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齊策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則大夫之孺人稱妃也妃亦爲婦人之通稱左桓二年傳嘉耦曰妃成八年傳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案士統庶人言詩氓序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有狐序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秦策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韓勑碑并官聖妃先生郭輔碑娥娥三妃行追大姙三妃謂郭輔之三女字通作妻說文妻往來貌也曹全碑大女桃妻是妃爲婦人之美稱故通稱也魏書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名容妃北齊有孟阿妃造像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女妃孃妻宿于妃之文皆民女之稱妃者

用水火必時

禮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鄭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爲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案春秋之獻僅指飲食必時而言不得指爲用水之證今攷管子禁藏篇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輕重己篇冬盡而春始敎民樵室鑽燧墐竈泄井所以壽民也案萩室卽樵室謂藉屋造卽竈字見周禮大祝注熯乃墐形近之譌鑽燧墐竈皆謂易火杼井卽淘井謂易水也古人易時則改水故東坡詩云后泉槐火一時新據時俗以清明日淘井則宋時猶有行之者改水改火故爲用水火必時鄭注解用火不誤而解用水則以漁人入澤梁當之非也

武亂

樂記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注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正義作此武舞迴移轉動亂失行列案武亂謂武樂之終亂有治義猶所云關雎之亂也樂記上云復亂以飭歸注謂鳴鐃而止明以整歸也又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注武謂金也正義武謂金鐃也復亂武亂文正相同舞者皆坐行列無从散失下文云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是未有以失行列爲節者史記集解引王肅云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此義較鄭氏似勝又樂記下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句以崇句案以崇與論語以成文法同崇終也鄭注訓充亦終備之義史記樂書以崇屬下天子爲句非隋書音樂志又依樂記象德擬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蓋本樂記爲文亦誤以以崇屬下句六成

爲終可得云亂此武亂以象周召則尚是五成亦得稱亂者皆坐之後卽反初位故知武亂兼五成六成言也論語關雎之亂謂關雎三篇而止稱關雎以統葛覃卷耳二詩先從叔丹徒君說詳凌氏廷堪說與此武亂兼六成言正同

文王追稱王

禮記大傳武王既殺紂設奠於牧室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逸周書世俘解王烈祖自太王太伯虞公王季文王邑考以列升張惠言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以太伯虞公邑考配也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周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王充論衡感類篇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皆謂文王是追王也中庸獨

言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似文王已自稱王故追王不及文王其實不然史記伯夷列傳武王伐紂載木主號爲文王則知定謚稱王皆在此時文王追王在先至伐紂之後設奠牧室並王太王王季耳大傳等書統先後言之中庸就設奠牧室時言之詞異而義同也武王未受命其時天下未集綜理多務追王之事或命周公爲之如成王時周公制禮作樂之比故曰成文武之德不必武王既殁周公始爲之也吳越春秋西伯卒太子發立任周召而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爲太王不言追謚王季文王者自是略詞或版本譌脫也然云西伯卒又云天下已安乃稱王則武王伐紂前尚未敢稱王而文王之末稱王更可知矣史記殷本紀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又云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爲西伯又云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周本紀亦云西伯陰行善及西伯伐飢國滅之書但言戡黎周紀但言敗耆國不言滅也西伯既卒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紂紂赴火而死於是周武王爲天子周本紀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皆慙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崩是後所追書太子發立是爲武王西伯蓋卽位五十年觀此則受命之言特當時諸侯所許非文王所稱也明年云云亦就虞芮質成之明年遞數之故史公復總釋之曰蓋卽位五十年位者三公西伯之位非天子位也史記正義帝王世紀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說誤本紀又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七年而崩謚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武王卽位九年當時以武王上冒文王之年不改元則上文十年其爲七年無疑尚書大傳王作七年古七字多譌作十也說者乃謂武王十一年伐紂十三年滅紂則誤而又誤矣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此當時緯書所說太史公兼采異聞故並錄之蓋者疑詞史公所不敢信也詩人或出三家張守節正義引毛詩云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則受命之元年年八十九也今檢毛詩序傳皆無其文明是後人誤用史記說詩非毛詩所本有且紀以追王爲在文王時攷之諸書無一合者可知其說之不足信矣尚書大傳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三年伐密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其說與史公不同史但言明年此則分言一年二年蓋後人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歷數之至七年耳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云云漢書律厤志引三統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雖七年九年不同然皆後人所追數命者天命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則王業之基始于虞芮質成之年矣或謂受命受西伯之命此曲說且西伯之命在虞芮質成前尚書言大王肇基王迹則卽謂太王已受命可也於文王乎何疑文王伐耆在虞芮質成後史記在四年大傳在五年而書猶言西伯戡黎不言其稱王也文王以修德爲紂所忌囚之羑里若使文王稱王紂豈能安之聽其負固六七年而不一加之罪哉卽曰紂昏憒不知然其臣若微子比干直言敢諫而伐耆之時祖伊奔告皆無一言及文王稱王何也紀言

文王陰修德行善而先自加尊號明示天下是王業未成而先
速不臣之兵後世如曹操司馬懿猶不敢爲而謂文王爲之乎
武王滅紂頑民不靜可知文王之時商家德澤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則其不敢稱王非惟文王所不爲抑亦勢有不得也自文
王稱王之說興而踵其誤者遂謂武王卽位上冒文王之年不
稱元伯夷列傳伯夷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淮南齊
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
律厤志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則以武王伐紂未畢喪也太平御
覽三百三十九引桓譚新論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
孟津之上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則以武王伐紂已
畢喪也雖其說不同然皆以武王爲上冒文王之年則又似文

王稱王今攷之逸周書乃大不然柔武解維王元祀孔晁注此文王卒之明年也
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嗚呼維在文考之緒功大開
武解維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下文云周公拜曰訖文考之
功小開武解維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下文云周公
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寶典解酆謀解竝云維王三祀據此諸
解則知武王卽位改元未嘗上冒文王之年而文王之未稱王
更可知矣泰誓所言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武王載文王
主以行若遵父命以伐紂者故自稱太子或謂太子爲居喪之
稱是用緯書爲說本篇所載若白魚入舟赤烏流屋皆可見盡
信書不如無書孟子于武成取二三策吾于泰誓亦云
應劭風俗通三王篇論語文王率殷之畔國以服事殷此兼左傳論語

文時尙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典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言王業始兆於此若文王生稱王便是不臣孔子焉能稱其至
德大王王季皆見追號亦可謂之已王乎孔穎達周易序云案
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若爻辭
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
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又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說者皆云西鄰謂文王
東鄰謂紂文王之時紂尙南面豈容自言已德受福勝殷又欲
抗君之國遂言東西相鄰而已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
吾乃知周公之德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
績等竝同此說今依而用之又尙書泰誓序正義云易緯稱文

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元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
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殷紂尙在而稱周王哉若文
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言大勳未集
欲卒父業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
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文王世子稱武王
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
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案應孔說竝是漢儒如康
成猶不免爲緯所惑故詳錄之

壹戎衣

中庸壹戎衣或謂當作殪戎殷用武成文此恐未然隋書音樂

志皇帝獻皇祖太祖文皇帝奏夏曲云終封三尺劒長卷一戎衣又獻高祖武皇帝奏夏曲云戎衣此一定韓擒虎賀若弼傳論自此一戎威加四海潘徽傳戎衣而籠關寒朝服而掃江湖唐高祖討許舉令方一戎衣靜玆多難修武備詔大定戎衣止戈斯在禪位皇太子詔師不踰時戎衣大定太宗議於太原立高祖寢廟詔一戎大定四海宅心又晉祠銘序一戎大定六合爲家皆用本字爲訓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案三年之喪統言父母及后世子父母之喪專指父母故分別言之正義引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

喪二焉左傳正義又引喪服斬衰三年章有父爲長子杖期章傳父必三年然後娶則夫之於妻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是也〔陳君立曰父在爲母與妻雖期而猶有禫禫之節故亦得稱三年〕今案周禮宰夫注大喪王后世子也大宗伯注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喪以三年爲大故統謂之三年之喪但妻之喪三年乃娶貴賤所同世子之喪則有差異喪服小記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大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正義曰明父是適爲長子斬父是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也然則長子三年之喪不能貴賤皆同故經文於三年之喪直云達乎天子爲其有差異也父母之喪直云無貴賤一也爲其無差異也

墨子節葬下妻與後子死者五〔五字疑〕皆喪之三年非儒下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妻後子三年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又公孟篇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

愈愚錄卷二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寶應劉寶楠撰

雩

論衡祭意篇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秋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莫春者風乎舞雩莫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龍星始出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啟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蠶星之祀到今不絕又明雩篇春秋左氏傳啟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啟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案左桓五年傳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郊雩各別不得以郊爲雩且龍見在建巳月非在二月春秋所書秋雩皆是因旱而雩不得列爲正祀周正建子而仍用夏令不得以莫春爲周正且周正三月於夏爲正月不得云周四月夏二月此皆論衡顯然之誤而以論語曾點所言爲指雩祀則確不可易惟春旱用雩未有證說今案左氏云秋大雩書不時也龍見而雩過則書不時者言非龍見之時明此秋爲旱而請雨故公羊直以爲旱非有所譏禮之失也（杜預經注乃云失龍見之時語不合）雩正祀在四月若春秋冬三時有旱則亦用此雩禮行之春秋於正祀不書惟因旱而雩則書是故雩而得雨則書雩雩而不得雨則書旱不書雩左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杜注雩不獲雨故書曰旱然則凡書旱皆爲雩不獲雨矣又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二年冬十月不雨文二年云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並云正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公羊說僖公勤民文公不勤民此雖未用雩然既書不雨則皆可用雩矣康成月令注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然雩爲求雨必先用禱既用禱安見爲不雩乎秋旱可用雩豈春夏冬旱不可用雩乎此說之不可通者左襄五年傳正義引釋例曰始夏而雩者爲純陽用事防有旱災而祈之也至于四時之旱則又用此禮而求雨故亦曰雩杜以四時求雨皆爲雩則無禱雩之分矣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備列春夏季夏秋冬雩祭之法當是公羊家相傳如此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夏之正雩不書冬則農事成無爲求雨故春夏及冬三時皆不雩穀梁謂冬雩秋雩皆過也冬雩誠過矣曷爲秋雩亦謂過哉穀梁謂雩月正雩時非正雩在周之八月九月者春秋皆書月雩在周之七月者春秋皆書時書時者言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案人力謂灌溉之力范甯以爲耕耘之功未畢非也）書月則時窮力盡矣古之人重請雩者請雩故必時窮力盡而後請焉（案見定元年傳）鄭康成謂周之秋三月中而旱皆得修雩祀不必時窮力盡也抑或然乎案惠氏以冬雩爲過又以春夏冬三時皆不雩並沿穀梁及月令鄭注之誤又從穀梁謂秋雩書月爲正書時爲非正書時專指七月然昭二十五年秋七月兩雩左傳以爲旱甚亦是七月而書月安見雩在七月之不可書月乎然則但書秋者何也曰此史之略或史闕疑不敢定爲何月耳豈得以秋爲七月而書秋爲非正哉民食先王所重故旱則修雩必待時窮力盡亦何爲者穀梁之說皆不可通

春秋書雩二十一公羊皆以爲旱左氏於桓五年發傳云秋大雩書不時也至襄五年秋八年秋九月二十八年秋八月昭三年秋八月六年秋九月十六年秋九月二十四年秋八月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季辛大雩傳皆以爲旱僖十一年秋八月十三年秋九月成三年秋七年冬襄十六年秋十七年秋九月昭八年秋定元年秋九月七年秋又九月十二年秋大雩皆無傳杜注以無傳爲過是過爲過失而有傳者爲非過矣與釋例四時用雩義異然左氏云過則書謂春秋所書諸雩皆爲過過者過時因旱求雨爲民請命豈有所過失哉若謂其時未旱或旱未甚而遽然求雨此必無之理左氏文有詳略未能畫一故或有傳或無傳必從而爲之辭焉誤矣

傳

左氏成五年傳晉侯以傳召伯宗杜注傳驛昭五年傳楚子以馹至于羅汭杜注馹傳也案傳車之制漢書高帝紀田橫乘傳詣洛陽如湻注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馳一乘傳師古曰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文帝紀文帝從代令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吳王濞傳攻梁壁袁盎歸報條侯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司馬相如傳建節往使西南夷馳四乘之傳昌邑王乘七乘傳詣長安耶此漢時傳車之制疑仿於周

割臂

左莊三十二年傳割臂盟公定四年傳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爾雅蓋割裂也謂當臂當心裂取血也列子湯問篇剋臂以誓釋文中國釁血越人契臂許慎云剋臂出血也淮南子齊俗訓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臂出血也案列子釋文所引許慎說當亦出淮南注剋刻義同其作契者爾雅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呂氏春秋察今篇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淮南子說林訓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是契有刻義九家易云契刻也是也字通作鍥晉樂府鍥臂飲清血（新唐書李嗣業傳與諸將割臂盟予聞之今徐邪人猶然以刀畫裂臂肉瀝血入酒以盟同心相爲歃飲）

方城

顧寍人謂長城始於戰國其實春秋時已有之管子輕重丁篇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又云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此齊之長城也（齊魯共築）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楚葉公邑有長城號曰方城水經潕水注有溮水出黃城山東北有方城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謂西南）有黃城山（黃城方城音最近）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爲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酈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爲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北面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荅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指此城也若史記禮書正義引括地志云方城房州竹山縣東南其山頂上平四面險峻山南有城長十餘里名爲方城即此山也此別一方城當出後人所稱非春秋時方城

水經汝水注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方城唐勒奏上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宏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案春秋屈完之對齊桓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今本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未詳孰是愚案方城本山名因山爲城故其城即名方城水經濦水注因山以表名是也韓非子有度篇燕襄王襲涿方城亦謂在涿邑之長城是長城可名方城也左傳方城字數見僖四年襄十六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昭十八年哀四年其字皆作方城但因山爲城不止一處方字或譌作万故因以爲萬城也史記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處累石爲固楚襄王控霸南

廣雅書局栞

土爭强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爲方城其詞與水經略同則水經注所稱楚盛周衰乃據楚襄王時言之而春秋時已名方城則知其字不作萬也

子嘗攷戰國時齊魏韓中山趙燕秦皆有長城及閱日知錄已有此說乃就其引證所未及者補記於此戰國秦策張儀說秦王曰齊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燕策王曰吾聞齊有長城鉅防足以爲塞竹書紀年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侯及我師伐齊入長城呂氏春秋下賢篇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此事國策史記皆無攷似不足信史記六國表趙成侯侵齊王長城齊威王十一年趙取我長城事一互見趙世家亦云成侯七年侵齊至長城正義曰齊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縣田敬仲世家於威王九年後二十三年前云趙人歸我長城此總敘威王修

大四百七十六

政鄰國畏懼之事歸長城在十一年後非九年事也楚世家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索隱曰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正義曰齊記云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禹貢錐指水經注濟水自臨邑縣東又北逕平陰城西京相璠曰平陰齊地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又云朱虛縣泰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括地志云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齊州淄州東至密州琅邪臺入海元和志云故長城首起平陰北二十九里通典云盧縣

廣雅書局栞

有長城東至海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鉅防鉅防即防門也寰宇記云諸城縣南四十里有長城東南至海迤邐上大朱山莒州南界二百五十里今案齊長城橫絕泰山縣地千餘里自平陰而東歷肥城長清泰安萊蕪淄川沂水臨朐莒州以訖於諸城皆有故阯此雖後人所築然皆因岡阜自然之勢爲之禹貢青徐分界亦必以此此齊之長城也六國表魏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秦本紀正義魏西界與秦相接南自華州鄭縣西北過渭水濱洛水東岸正義說洛即漆沮向北有上郡鄜州之地皆築長城以界秦境魏世家正義略同此魏之長城也魏世家秦有鄭地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韓也原誤屬魏卷縣又有長城經陽武到密者也此韓之長城也趙世家武靈王曰我先王

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此趙之長城也張儀列傳說燕昭王曰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正義曰易水長城竝在易州界刺客傳太子丹傅鞠武曰秦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周勃世家擊破綰軍沮陽追至長城正義曰卽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此燕之長城也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築長城六國表三十三年築長城案本紀三十三年城河上爲塞卽長城也紀與表文皆同此秦并六國後所築之長城也長城始於春秋之齊楚其後秦韓魏趙燕中山皆相繼爲之至秦并天下乃繕治秦趙燕舊築長城以拒胡非始皇創爲之也齊楚韓魏中山長城本以禦鄰國故秦廢而不築

君行一臣行二

左傳二十八年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行一臣行二弗可失矣案聘禮賓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疏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卽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又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曰君行一臣行二也公食大夫禮賓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楹北面注云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欲得君行一臣行二也據此是行一行二乃君臣步趨之禮子犯特借以爲言蓋以復衞封曹有似行一子玉亢倨故言其無禮以激晉文之怒

杜預論公孫寗儀行父之誤

左傳陳公孫寗儀行父導君於惡至覆其國杜預注顧稱之先兄鶴汀先生極論其非見嬾眞堂集謹案韓非子說疑篇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寗儀行父荊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領晉陽成泄齊豎刀易牙此十二人者當作十一人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此論陳二子可爲

先兄舉證丁壽昌曰杜注是非甚謬以公孫等爲是以洩冶爲非萬氏春秋隨筆辨其誤

西宮北宮

左襄十年傳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杜注公宮傳又云刼鄭伯以如北宮下文云盜入於北宮杜竝無注案西宮公宮北宮夫人宮也曲禮疏云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是王之六寢卽王之六宮也陳氏禮書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是后之六寢卽后之六宮也諸侯之制殺於天子周禮宮人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

是也如賈氏言是諸侯路寢居中別有二寢當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莊十二年傳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亦爲太子宮隱三年傳東宮得臣是也杜注得臣齊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西宮即此傳文是也夫人亦路寢居中別有二寢亦名東宮西宮東宮則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是也案穆姜當居中宮而居東宮者以罪降也杜注太子宮非西宮則公羊傳二十年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是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惟然夫人有東宮西宮而無北宮傳言北宮者君宮在南夫人宮在北故名北宮周禮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鄭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內小臣疏云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據鄭賈之言知

傳文北宮爲夫人宮矣亦名內宮左成十八年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杜注內宮夫人宮是也惟然諸侯與夫人各有三宮而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案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有東西南北之異非如天子備六宮之制也

走

左襄三十年傳使走問諸朝釋文走疾速之意也一曰走使之人也服虔王肅本作吏案釋文後說是也絳老自稱其年因使人問諸朝無取於疾速之意古人稱臣僕爲走故自稱亦用之詩予曰有奔走周寶和鐘銘云走作朕皇祖文考寶和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後漢蘇竟傳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文選東京賦走雖不敏辭綜注走公子自言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又詣蔣公奏記注引漢書應劭注走僕也小爾雅走我也太史公書有牛馬走之稱

鯀化黃能

左傳稱鯀化黃能其語甚誕續漢五行志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黿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抱朴子論仙篇楚嫗爲黿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初淸河宋士宗母化爲黿入水孫晧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衞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輒輪轉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皆

與鯀化事相類丁君壽昌曰禹亦有化熊事見繹史所引古人牛哀化虎后化毒龍似此甚多

子皮戒趙孟

左昭元年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及享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案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此主君使人戒賓上介傳賓命以荅使者之辭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此使者再戒而上介再荅也又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此使者三戒而上介述賓命許之也又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君

既寡君多矣又辱賜于使臣臣敢拜賜命此賓出見使者使者見賓面致其君命而賓答許之也左氏所謂子皮戒趙孟禮終者郎指此禮知是上介答使人者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上介出請入告是也知賓出見使者使者致命者公食大夫禮三辭賓出拜辱大夫不答拜將命是也左傳又云及享趙孟爲客禮終乃宴案禮享食皆立賓有二享食則尊者爲賓禮經所言饗賓及公食大夫禮是也燕則不以尊者爲賓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賓爲苟敬苟者亟也其介爲賓聘禮記亦云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宰夫獻鄭注燕禮云且也假也主國君饗時親進醴於賓今燕又且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爲獻諸公之位公降迎上介以爲賓聘禮注略同據此則左氏云禮終乃宴當以上介爲客傳無文者略也又燕禮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之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賈疏云案禮記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注云公卿尊矣復以爲賓則尊與君大相近是不用公卿爲賓恐逼君用大夫爲賓雖尊之猶遠於君不畏逼君也此燕已國之臣不以賓爲賓也皆臣不敢敵君之義公父文伯不以南宮敬叔爲賓而以路堵父爲賓此又主不敢敵賓之義

翠被

左昭十二年傳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杜注以翠羽飾被漢書西域傳贊孝武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張衡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則翠被乃加於衣上者若今之背心歟桂文燦曰論語鄉黨寢衣孔注以爲今被說文亦以被爲寢衣被可稱衣則衣自可稱被翠被者蓋猶今之斜袂禦寒之衣也丁壽昌曰翠被疑卽鶴氅之類故楚子雨雪而衣以出也

南孺子

左哀三年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杜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案孺子貴妾之名非妻也禮大夫曰孺人孺子義蓋取此秦策守門嫗曰某夕某孺子鮑彪注孺子亦婦人之美稱齊策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群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之韓非子八姦篇貴夫人愛孺子又外儲說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案韓子兼存二說楚策亦云楚王后死或謂昭魚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則詭詐之謀當時術士多行之不必盡爲存疑也但韓非以爲威王時據策則在閔王時當以策文爲是又策七孺子韓非七作十古七字多書作十論語作者七人鄭本作十人史記周本紀西伯後十年而崩何書大傳作七年又周公行政十年郎七年劉向列女傳宋恭伯姬傳十年恭公卒十當作七見顧君攷證楚莊樊姬傳同列者七人韓詩外傳作十人齊杞梁傳十日而城爲之崩水經注後漢書劉瑜傳注藝文類聚六十三引竝作七日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三月廿十日郎廿七日也十字七字今不能定宜兩存之高誘注孺子幼艾美女也趙策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春

秋繁露度制篇次國一夫人世婦左右婦三良人二孺子小國同大國三姬二良人故無孺子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顏注孺子王妾之有品號者也晉書劉聰傳靳準從妹爲乂孺子皆孺子爲妾之證

邗溝

左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案邗溝卽鴻溝史記河渠書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此廣陵之鴻溝卽吳所開也或謂鴻溝卽洪溝非有一定之稱鴻洪字通廣陵鴻溝卽所謂闕深溝于商魯之閒按左氏言通江淮史記言江淮之閒其爲在廣陵無疑河渠書又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此滎陽之鴻溝與廣陵無涉顧氏炎武郡國利病書常鎮淮陽金陵皆有邗溝常鎮金陵有邗溝緣昧本喻此書本是鈔本蓋寫者有誤南史卞彬傳常于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又南齊王儉傳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青溪金陵地也此皆譬引之詞非金陵有鴻溝

分陝

公羊隱五年傳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釋文自陝式冉反何云宏農陝縣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王城郟鄏曲禮下鄭注引此傳釋文略同案作郟是也逸周書作雒解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劉昭後漢郡國志河南注博物記曰南望雒水北至陝山陝山卽郟山之譌水經穀水注引京相璠說郟山名鄏地邑也說文鄏下云河南縣直城門官陌地也从邑辱聲春秋傳曰成

王定鼎于郟鄏段氏玉裁注云地理志曰河南郡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是則漢之河南縣左傳之郟鄏也周時郟鄏爲大名漢時尊呼城外官陌爲郟鄏陌舊名之僅存者故皇甫謐杜預皆云縣西有郟鄏陌也又邙下云河南雒陽北芒山上邑北芒山卽郟山段氏云北芒山在今河南府府北十里山連偃師鞏孟津三縣緜亙四百餘里左傳昭二十二年王田北山卽此周書所謂郟山者北邙山也據許氏說則邙卽郟之別故爲山上邑也周召分郟當在營東都洛邑之後其時周召竝爲二伯而郟鄏乃周之土中故于此分治隸釋漢成陽令唐扶頌分郟之治優隆于君可見漢時經師舊說有作郟也漢書杜鄴傳周召分職於陝竝爲彌疑顏注分職於陝謂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卽今陝州也而說者妄云分郟是潁川郟縣謬矣案顏氏定作陝不作郟非也說者以爲潁川郟縣亦非說文郟下云潁川縣

段氏注曰見前志故楚郟邑也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城郟十九年令尹子瑕城郟秦二世元年陳勝將鄧龍將兵居郟在今河南汝州郟縣據此則潁川之郟爲楚地與郟鄏之郟爲周地顯然不同後儒習聞分郟之說不攷其地而以潁川當之誤也然亦可見唐時諸儒猶有作分郟者矣古陝郟字偏旁多互易史記游俠列傳陝韓孺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又南越列傳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案韓孺字千秋游俠傳陝乃郟誤此可爲陝郟偏旁互易之證

分子

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別子孫也陸德明音義分本或作介姚氏鼐云分子當是別子古別字作𠔁故傳木

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謂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案分子即別子不必改字作兆范注明言分子無從知范本爲別子史記楚世家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分子齋而入漢北海相景君碑鴟梟不鳴分子還養分子當謂庶子洪氏謂此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語武都太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稱分子者六十人洪氏謂似指士豪出分之子解分字太泥皆作分字豈亦形近之誤耶

姚說非

蜀志彭羕傳羕與諸葛亮書曰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裴松之注以爲分子之厚者羕言劉主分兒子厚惠施之於已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案分子別子也言先主待別子之厚無有過於羕者羕自比別子故以先主爲慈父裴注說分子未當

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舊無此五字此據說苑增所兄事者五人足以

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小不齊爲之大舊作惜乎不齊爲之大此據說苑以意增五字俟得善本校之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說苑政理篇與此略同說苑又云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觀此諸說則夫子所云魯之君子即指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爲政全在得人故三得終之以朋友益親夫子既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魯君能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漢人說經皆有依據苞咸注皇侃邢昺疏乃不知引證而空爲贊歎之詞於義疏矣

乘桴浮于海

漢書地理志云元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敎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師古注引論語此章文云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案據志說則是浮海指東夷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人去古未遠故尙能得其說非泛言四海也王君塗四書地理攷浮海指勃海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終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之楚則以楚

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孔子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歸魯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故顏師古云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則其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去諸懷矣顏監漢志此注義最精善于聖人濟世憂民之念深得其解故子爲引伸其說焉

文質

論語兩言文質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文質皆指禮古人無有空言文質者禮器云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素卽質也禮貴文質得中故棘子成重質子貢告以虎豹犬羊之喩正以二者不可偏勝與夫子所論爲野史者同意夫子敎人之法不外博文約禮而所以敎人學禮之法不外文質得宜先進篇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先進文質得宜卽今之所謂野人後進文過其質卽今之所謂君子當時尙文故不獨質勝文者爲野卽文質得中者亦爲野其實當時所稱爲野卽夫子所云文質彬彬而當時所稱爲君子則夫子所云史也夫子欲從先進故言吾若用禮樂則從此文質得宜之先進非以野爲質勝文而從之也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夫子欲從周者此卽文質得宜之文郁郁卽彬

彬非如所謂文勝質者也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文質皆言其至故如虞夏質多文少者爲文不勝質卽殷人稍文周人文質得中者亦爲質不勝文其實殷人亦是質多文少而禮樂至周始備文質至周始爲損益盡善故論語言文質皆就周禮爲說以其得中而不偏勝也表記與論語詞義不同所謂言非一端各有當矣

觚

博古圖載商周觚凡三十五其形如今銅花瓶而腹起四稜然商父乙觚立戈觚周蟠夔觚小圓觚並無四稜攷之禮注皆不云酒觚有棱則知腹起四棱乃後代所作攷工記梓人爲飲器觚三升梓人乃攻木之工燕禮公用象觚注觚有象骨飾也惟

以木爲之故得以象骨爲飾以骨爲飾故觚觶字皆從角（云公用象觚則但稱觚不必皆以骨飾而亦云觚觶通稱之義）聶氏崇義三禮圖謂觚用木其說良是梁書劉杳傳桼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用木則易弊壞豈能閱數千年之久至宋猶存此可知博古所載諸圖有棱無棱皆不足據（丁氏壽昌曰莊子犧中之木斲而爲犧尊古祭器無不用木者足見王肅子尾送女尊之僞）

博古圖（卷十五）禮失于古遠之後而尊爵飲器之類往往變而用木形製既陋而復加以髹漆內赤外黑彩繪華絢悉乖所傳是非莫得而攷正殊不知三代範金以爲典法夐然不同及觀此器一出非徒足以取證其謬而亦悟先儒之可笑矣桼此說不然古器本皆用木以今觚觶之類多是範金學士文人重價爭

購詫爲奇寶而眞僞雜出不能深辨謂此非古器固然不可而謂古非用木則亦不合

六藝

論語游於藝謂詩書禮樂也（周易春秋時皆藏太史非民間所有且未經孔子贊修故成均之教不及此也）游如息焉游焉之游漢書司馬相如傳游於六藝之囿是也（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師古曰郭說非也此六藝謂六經者也）攷六經之爲六藝徵諸史漢其證甚多史記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孔子世家贊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伯夷列傳夫學者載籍極博猶攷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儒林列傳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滑稽列傳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漢書司馬遷傳同）又仲尼追修經術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漢書藝文志曰欲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六藝略（師古曰六藝六經也）又曰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董仲舒傳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公孫宏傳贊孝宣承流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王襃傳講論六藝羣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其學舉六藝（師古曰此六藝謂六經）公孫賀等傳贊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羣賢傳六藝所載皆言不當（師古曰六藝六經也）匡衡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師古曰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王莽傳張純等曰謹以六藝通義經文

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莽傳贊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後漢書章帝紀有司奏言孝明皇帝博貫六藝（李賢注周禮保氏敎之六藝禮樂射馭書數前書藝文志曰以禮樂春秋易詩書爲六藝案保氏之六藝與藝文志之六藝各別孝明博貫六藝謂六經也李賢兩存其說非）鄭元傳博稽六藝又著六藝論賈逵傳游情六藝班彪傳服膺六藝又講論乎六藝（注六藝謂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張衡傳遂通五經貫六藝又河洛六藝又思元賦御六藝之珍駕兮皆以六藝爲六經也

泰伯

詩緜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思齊曰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則太姜固太王元妃也周本紀云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然則太伯虞仲非太姜所生當是庶子季歷雖

少當是嫡子但泰伯長且賢或已立爲太子故晉里克告太子申生曰爲吳太伯不亦可乎是已立爲太子之驗以古公之賢必不肯更立太子而太伯默喻古公之意託採藥而不返所以孔子稱其至德也

侍食

侍食有二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嘗羞故不言先飯邢疏賜之食則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後祭先飯徧嘗羞飲而俟此以客禮子臣君祭之後先飯之前有君命臣祭臣承命而祭之事邢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命祭以客禮自子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於君祭

時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飯既不敢承君命又不敢委君命陽託膳宰以示愛君之心陰辭命祭以示不敢當客禮之意事君盡禮之至也

正名

論語正名指衛蒯聵及輒事無可疑者然名字究無確解今案春秋哀公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孔疏云世子者父在之名蒯聵父既死矣而稱世子者晉人納之以世子告之是正世子以示宜爲君也春秋以其本是世子未得衛國無可襃貶故因而書世子耳據此是世子乃晉人所告正合乎禮故孔子因之可知論語正名即此正世子之名也蓋蒯聵因欲殺南子出奔春秋於定公十四年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明

衛人來告正以世子稱之左哀二年傳載公謂公子郢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立社稷君其改圖夏衛靈公卒是蒯聵出奔後靈公未別立太子也未別立太子則猶以太子予蒯聵春秋之義世子繼體以爲君爲輒計者內迫於南子不能迎立蒯聵則惟如伯夷叔齊及公子郢之所爲遜避弗居斯已耳乃輒儼然自立當時必援無適子立適孫之義以王父命爲辭（左哀三年經疏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此駮公羊甚是然以王父命辭父命亦是當時實事輒所假以爲辭者也）是輒不以太子予蒯聵觀於公子郢之言有亡人之子輒在忠貞如子郢在輒未立時已不敢以太子稱蒯聵則輒既立後假以王父之命其誰有敢稱蒯聵爲太子者所以蒯聵入戚輒命石曼姑同齊國夏帥師圍戚明

是待蒯聵以寇仇其不以太子予蒯聵審矣（史記自序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是當時不以蒯聵爲太子而以輒爲太子）名之顛倒未有甚於此者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夫子亟欲正之而輒之不當立不當與蒯聵爭國顧名思義自可得之於言外矣

穀梁哀二年經注鄭君曰蒯聵欲殺母靈公廢之是也若君薨有反國之道當稱子某如齊子糾也今稱世子如君存是春秋不與蒯聵得反立明矣江熙曰鄭世子忽反正有明文子糾但於公子爲貴非世子也又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注甯不達此義江熙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

瞶立輒則蒯瞶不得復稱曩曰世子也稱蒯瞶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也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則拒之者非也案范甯經傳兩注皆引江熙說是也鄭世子忽出奔許其反正則蒯瞶稱世子亦如鄭世子忽可許其反正矣且君薨稱子是自稱故適子庶子皆稱之若他人所稱得從其實何爲蒯瞶不可稱世子乎就其自稱爲子則有反國之道就其先君所立稱世子何爲獨無反國之道乎鄭忽於莊公歿後亦稱世子何獨蒯瞶稱世子爲春秋之所不與乎世子靈公所立靈公未別立世子則猶以世子予蒯瞶何云靈公廢之乎鄭君惑於公穀王父命之說爲輒當立則不得不黜世子不知以王父命辭父命本是輒所私擬當時臣民信於其說故皆以蒯瞶之爲世子爲靈公所已廢獨魯史從晉告書之猶存其名夫子修春秋亦因魯史存之所謂欲正名者此耳

九合

論語九合諸侯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氏釋癈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矣諸家引申其義不同皇侃義疏曰穀梁傳衣裳之會十一 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會邢疏全錄此文是鄭以兩鄄兩幽檉貫首戴甯毋葵邱爲九合陸氏釋文曰穀梁傳衣裳之會十一 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毋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則又以柯及兩鄄兩幽檉貫首戴甯毋爲九合盧氏文弨攷證曰今穀梁注十三年下無又會柯有僖九年會葵邱皇邢疏所引皆同然鄭注論語亦有柯無葵丘案鄭論語九合並無注不知盧說何所本陸氏所引范注當有所本非誤也穀梁莊二十七年疏引鄭釋癈疾云去貫與陽穀或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然則鄭注不數貫而數陽穀穀梁疏所言與公羊一一印合陸言鄭有貫無陽穀互證陳鱣說略同是鄭以柯及兩鄄兩幽檉陽穀首戴甯毋爲九合宋君翔鳳曰范以柯爲離會故不數鄭數柯者以信始著於天下也穀梁疏引釋癈疾云自柯之明年葵丘以前去貫與陽穀固已九合是鄭亦數葵丘而並去貫與陽穀疏又云與猶數也言數陽穀下引劉炫難曰貫與陽穀並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而數陽穀也是彼欲不數葵邱故附會鄭義以上皆劉難劉氏之難爲得此既載劉難而後疏乃云鄭指陽穀是其失檢詰桓之信著乎天下自柯始故舍北杏去貫與陽穀則必數葵丘鄭釋癈疾又云柯之盟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爲平文從陽穀以來至此葵丘之盟皆令諸侯以天子之禁桓德極而將衰故備日以美之自此不復盟矣是鄭護穀梁以葵丘爲美安得

反據公羊而指陽穀也是鄭以柯兩鄄兩幽檉首戴甯毋葵丘爲九合愚謹案穀梁莊二十七年注以北杏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戴甯毋葵丘爲衣裳之會十一疏卽引釋廢疾去貫與陽穀而釋之曰鄭意不數北杏自外與范注同又於莊十三年會于北杏疏曰鄭釋廢疾數九會則以柯之明年爲始鄭以孔子云九合諸侯北杏之會經無諸侯之文故不數之是疏意以九合爲兩鄄兩幽檉首戴甯毋葵丘竝柯爲鄭義也宋君之言卽本於疏疏於下文又條列四說或云去貫與陽穀與猶數也言數陽穀故得爲九也此一說也又曰或云葵丘會盟異時故分爲二此二說也又曰或取公子結與齊桓宋公盟爲九此三說也又曰先師劉炫難之云貫與陽穀竝非管仲之功何得去貫

而數陽穀也若以葵丘之盟盟會異時而數爲二則首戴之會亦可爲二也離會不數鄄盟去公子結則惟有齊宋二國之會安得數之二三之說竝無證據故劉氏數洮會爲九此四說也後漢書延篤傳注九合者謂再會於鄄兩會於幽又會檉首止戴甯毋洮葵丘也此卽劉說疏引劉氏說以駁前三說是前三說皆疏所不從也又曰以數洮會爲九兵車之會又少其一故劉以傳誤解之當云兵車之會三數洮會下亦無云兵甲之會傳文不應兩處皆誤是第四說亦疏所不從也盧氏以疏所不從者引以證疏自是誤會疏旨宋君以疏所不從者指爲疏義還以駁疏蠹生於木而食其木斯之謂矣僖九年盟于葵丘疏云論語一匡天下鄭不據之而指陽穀者鄭據公羊之文故指陽穀案疏明言一匡指陽穀則九合無陽穀矣盧旣援此以證疏之九合有陽穀宋復援此以駁疏之九合不當有陽穀二者皆非也

微子

論語微子去之與奴死竝稱爲仁則微子斷不爲周臣商書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弗出我乃顚隮可知微子之去非其本心而論語所云去之決非去殷就周矣微子存其身家去位避難將以延殷一綫之遺若竟受周封則周子南君亦得爲仁乎韓詩外傳云太公舉微子之後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而如是厚也況當世之存者乎大戴禮保傅篇太公知之故興微子之後然則受封乃微子之後非微子本身其稱微子者從其舊爵言耳左僖六年傳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

璧逢伯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義同殷本紀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焉宋世家略同觀此則微子去位仍居故國故有面縛之事武王使復其所則已復其故爵當時微子或未受封故太公復舉其後至成王始命微子代殷後耳書缺有閒存以質疑

伍有植

逸周書大匡解庶人不獨葬伍有植案植卽左傳華元爲植之植謂五人中立一人爲長以督率之全助鄰里之喪大聚解以國爲邑以邑爲鄉以鄉爲閭禍災相卹資喪比服五戸爲伍以首爲長資者助也謂閭里相助喪也五戸以首爲長卽此所云

伍方植也

愈愚錄卷三終

南海潘乃成番禺陳慶修校字

愈愚錄卷四

寶應劉寶楠撰

晉國

孟子梁惠王自稱晉國魏人周霄亦自稱晉國案戰國時晉地多入魏故其稱晉國也有四有指魏境內晉地言者有指魏境內晉都言者有指魏都言者有指魏國言者戰國趙策蘇秦說趙王曰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史記趙世家本此云蘇厲遺趙王書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正義三川河南之地兩川之間晉國河北之地安邑河內魏策須賈謂穰侯曰秦蠶食魏盡晉國穰侯列傳本此云秦蠶食魏氏又盡晉國索隱河西河南河內並是魏地卽故晉國此晉國指魏境內晉地言也魏策朱己謂魏王曰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又曰晉國之去大梁也尙千里而禍若是矣魏世家本此云無忌曰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正義河西同州也晉國都絳州魏都安邑皆在河東此晉國指魏境內晉都言也楚策張儀曰王無求於晉國乎魏策王鍾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又須賈謂穰侯曰且君之嘗割晉國取地也此晉國卽指魏國也秦策泠向謂秦王曰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高誘注晉國魏都大梁也此晉國卽指魏都也既稱魏國爲晉國遂稱魏爲晉韓策蘇秦曰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燕策燕乃伐齊攻晉皆稱魏爲晉也史記本此秦本紀云獻公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七年秦章蟜與晉戰石門此一證也又本紀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案六國表魏惠王三十二年秦與晉戰岸門索隱據紀年作岸門以鴈門爲聲誤是也六國表正作岸門此二證也田敬仲世家威王六年晉伐我至博陵案六國表魏武侯十四年三卿滅晉在周安王二十六年魏武侯十四年爲周烈王三年齊威王六年晉滅凡四年晉伐齊到鱄陵鱄與博同此三證也秦本紀又云昭襄王五十年王齕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晉楚卽魏楚此四證也秦始皇本紀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晉人卽魏人此五證也晉六卿本名六晉秦策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高誘注六卿分晉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僭號皆曰諸侯謂六晉也及智范中行滅僅存韓趙魏遂名三晉周策秦不大弱而處之三晉之西高誘注三晉晉

三卿韓氏魏氏趙氏分晉而君之故曰三晉也經傳稱三晉甚多不悉錄韓魏亦稱二晉越世家越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是也趙世家南伐晉別正義謂韓魏之邑也若韓魏對舉則韓稱韓魏稱晉楚世家周王赧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是也亦或兼稱魏晉秦本紀獻公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是也

湯武無放桀殺紂事

湯放桀見於孟子及史記夏殷本紀東晉古文武王殺紂見於逸周書克殷解及殷周本紀戰國趙策魏策荀子正論古今注

其實桀是避湯遠遁非湯放之也紂與周師戰鬬而死武未嘗復斬其首也逸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自處於中野陳君逢衡補注據廣博物志所引如此今本無自處二字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於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云云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禁止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

百人去尙書大傳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是則湯伐桀而民歸湯桀自遠去史臣以桀之奔由於湯故直書曰放賈誼新書連語篇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后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是則武伐紂而紂戰死武使人守其屍其必以禮葬紂可知何至復斬其首也史臣以紂之死由於武故直以爲殺所謂嚴君臣之義重無將之誅故伊尹非放太甲而史亦曰放舜封象於有庳而或以爲放正同許止以未嘗藥而春秋書弑皆其義也孟子言堯崩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喪畢禹避舜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之舜

禹然後踐天子位丹朱商均未有桀紂之惡舜禹處師輔之任故但避之以自遠及天人攸歸遜避不得始受天下而人不疑桀惡已盈湯乃外藩不得不興師定亂及桀行而湯仍避之於野再讓三讓桀知天命人心咸屬於湯委而去之是湯之心猶舜禹之心惜所處之時勢不同耳武伐紂而紂自死臣民戴周已久有不得不受之勢後世黃袍加身猶不可御況文武之德洽於人心吾意武王斯時必有不忍受天下之心而迫於時勢之無可如何後人略其心迹而鋪張武功侈言殺伐遂謂有斬紂首懸太白之事豈足以知武哉

或謂孟子齊宣王以武王伐紂爲臣弑其君孟子亦言誅一夫紂又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廣雅釋詁誅殺也不得謂武無

殺紂事曰此不然桀避湯自去桀未死故當時不謂湯弑君紂身鬬而死故當時以武爲弑君其實紂亦是自死非武王所弑故孟子云聞誅一夫紂矣誅者誅滅之易雜卦傳釋文引荀注誅滅也是也晉語小國敖大國入焉曰誅孟子言湯十一征無敵於天下下文誅其君弔其民誅亦謂征滅豈皆盡殺其君哉白虎通誅猶責也說文誅討也亦謂以言討責之也周禮大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寇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禮記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又曰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論語宰予晝寢子曰於予與何誅左傳齊襄公失屨誅屨于徒人費皆謂責讓之也是誅字本不專訓殺故如孟子所云聞誅一夫紂謂滅紂非殺紂故又云未聞弑君二語皆是實事非曲辭也

雲霓

曝齋遺稿據說文以霓爲雲氣釋孟子雲霓爲雨徵其說當矣

案漢五行志下京房易傳曰有蜺蒙霧霧上下合也蒙如塵雲蜺日旁氣也其占曰蜺白奪明而大溫溫而雨又云蜺三出三已三辰除除則日且雨是蜺為雨徵也

置郵

史記曹相國世家取祁善置索隱曰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田儋列傳田橫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此皆以置名其地也留侯世家自彊起至曲郵索隱曰案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舊儀云五里一郵衡山王傳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索隱曰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此皆以郵名其地也

往送之門

孟子女子之嫁也(句)母命之(句)往(句)送之門(句)往謂女往也送之門謂母送女至廟門也周氏柄中四書典故辨正袁氏枚隨園隨筆並辨之手西河引戰國策衛人迎新婦車至門扶教送母滅竈此是戰國習俗非周禮

飛廉

飛廉秦本紀作蜚廉蜚古飛字此取諸物以為名者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二年作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三輔黃圖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 吳仁傑兩漢栞誤補遺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鉦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豹文旁有篆飛廉字羊頭恐是鹿并羊)此以飛廉為鳥名淮南子俶眞訓騎飛廉而從敦圄高誘注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此以飛廉為獸名案鳥名是也漢射陽石門畫象有飛廉其形與諸說同然二足而翼是以知其為鳥

漢書司馬相如傳椎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案晉載記勃勃造刀為龍雀環(陶弘景刀劍錄勃勃造五刀背上有龍雀環兼金鏤作一龍形吳仁傑曰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鳥喙原父謂此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又於殿前鑄銅為飛廉是龍雀飛廉異名異物郭氏以飛廉為龍雀又以為鳥身鹿頭(當作鹿身鳥頭)皆誤(吳仁傑亦誤從郭說)

館甥

帝館甥于貳室舜饗堯也堯為賓舜為主亦饗舜堯饗舜也舜為賓堯為主故云迭為賓主(趙注以亦饗舜為堯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為賓主焦氏正義引申之云舜設盛禮饗堯而堯就饗其所饗此饗當解作受說並誤)聘禮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己於此館也又記云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明日君館之此國君就館見賓謂之館賓與館甥義同

郊

孟子以其郊於大國也郊猶居也在也史記天官書辰星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皆言辰星所居之舍與郊於大國郊字訓同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

親戚指父母經義述聞之說詳矣而所引尚有未盡者晏子外

篇益成括曰今爲人子臣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韓非子主道篇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淮南子精神訓病疵瘕者嗆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齊俗訓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尙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身危則忘其親戚泰族訓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史記廉藺列傳舍人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漢書張良傳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顏注左者言其乖避而委離之以從漢也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迺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乎文三王傳犴反殺其仇亡去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龍錯

傳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司馬遷傳報任安曰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全親戚顧妻子武五子傳戾太子兵敗亡不得壺關三老茂上書曰江充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此親戚竝指父母

絺衣

史記五帝紀堯乃賜舜絺衣與琴張守節正義絺細葛布衣也案正義非也孟子舜爲天子被袗衣鼓琴趙注袗畫也被畫衣黼黻絺繡也書皋陶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正義引鄭玄云絺讀爲黹黹紩也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衣用繪裳用繡然則絺衣猶言繡裳衣裳古人通稱後漢書仲長統傳論曰戴黃屋服絺衣亦謂繡

衣李賢注引韓子曰堯冬日麑裘夏日葛衣以絺衣爲葛衣亦誤

壽星有二

爾雅壽星角亢也漢書律麻志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氐四度此壽星以次言史記封禪書於社亳有壽星祠索隱曰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也案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正義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占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見國長命故謂之壽星此壽星以星言唐玄宗置壽星壇詔秦時已有壽星祠亦云舊矣宜令所司特置壽星壇嘗以千秋節日修其祀典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

祈而不賓

逸周書大匡解祈而不賓孔注不賓殺禮案儀禮少牢特牲竝有賓尸之禮凶年祈祭而不賓尸故孔云殺禮陳氏逢衡補注以不賓爲不燕饗謂與糴匡勤而不賓同然下文云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是非不燕饗也陳說誤

五際

齊詩五際有二說應劭曰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內傳當是韓詩則韓詩亦有五際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案呂氏春秋壹行篇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

與麋鹿虎狼無以異此卽應說所本際交也呂氏分言故爲十
際應氏合言故爲五際其實一也然齊詩義不如此漢書翼奉
傳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易有陰陽詩
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
危又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
之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
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
厤以甲午從春厤中庚寅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
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其法大水極陰
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明年夏四月孝

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
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
災與前地震同法據此則五際當指五行生尅配合干支以占
吉凶明天道也

干越

大戴禮勸學篇于越戎貉之子孔氏廣森補注于越猶春秋於
越一曰于吳也案孔注後說是于越戎貉四字平列與春秋於
越不同于當作干干卽吳也荀子勸學篇干越戎貊之子楊倞
注干越猶言吳越吳仁傑兩漢栞誤補遺引作干今本多誤作于於墨子兼愛中禹南
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干越與南夷之民
淮南道應訓干越生葛絺高注干吳也此據道藏本今本亦誤于文選吳都
賦包括干越是干越卽吳越也干于形近易誤學者多知于越
不知干越因此干越多改作于史記貨殖列傳合肥與閩中于
越雜俗漢書貨殖傳辟若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孟康曰于
越南方越名也師古曰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
吳耳後漢書朱儁傳贊儁捷陳潁亦弭于越李賢注于語辭猶
云句吳之類矣案史漢三傳竝當作干越注說全非莊子刻意
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釋文司馬云干吳也吳越出善
劍也案攷工記云吳粵之劍是干越卽吳越之證莊子釋文又引李云干谿越山出名劍案吳有谿名干谿越有山名若耶竝出善鐵鑄爲名劍也又太平御覽十六引韋昭漢書注說干越今餘干縣越之別名說竝參錯不可從呂氏春秋知分篇荊有佽非得寶劍于干越高注
干吳邑淮南道應訓荊有佽非得寶劍于干隊高注干國在今

臨淮出寶劍干讀作寒案知分干越乃干隊之誤廣雅釋器干
隊劍也是也干隊卽干隧秦策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
敗也魏策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于干遂呂氏春秋適
威篇此夫差之所以自歿于干隧也史記春申君傳吳見伐齊
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淮南道應訓越王句踐請身爲臣妻爲
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擒之于干遂隊遂隧三字同此別
一地與干越爲二國名不同鮑彪注秦策云干隧吳地案秦策又云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吳師道曰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卽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然則干何國也卽邗也
左傳吳城邗說文邗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邗本屬吳
案高注淮南以干爲臨淮許以邗屬臨淮二說相同則干卽邗
無疑高謂干讀作寒今邗溝尙有寒江之名亦足證俗稱之閼

與古合矣段氏玉裁說文注曰本是邗國其地漢屬臨淮郡不言何縣者有未審也此與鄦在潁川鄧屬南陽一例地里志曰廣陵國江都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曰邗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江都縣前志屬廣陵郡許云今屬臨淮者許意邗國當在前漢臨淮郡不在廣陵也案段氏此注亦是回護之辭其實邗屬廣陵不屬臨淮後漢時又止有廣陵郡無臨淮郡(後漢郡國志下邳國劉昭補注武帝置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許氏所稱今者即指其身所及之時而言斷不以今指前漢此則許氏誤記而高注淮南亦誤從之也錢氏大昕曰許前後兩說後說似即用左氏吳城邗之文案許前後說皆用城邗之文前說以邗

為國名後說以邗為吳邑故曰邗本屬吳明城邗是吳人自城其邑非滅取邗國而城之也就前一說則邗是國名吳滅為邑以其本為國名是以與越竝稱吳滅邗因稱吳為邗又假干為邗猶韓滅鄭遂稱韓為鄭也(見國策)先從叔丹徒君校荀子謂于越當作干越(王氏念孫讀書雜志用御覽引韋昭說誤)因廣其意而說之如此

管子小問篇昔者吳干戰(本干誤于明沈鼎新)未齔不得入國門國子摘其齒遂入為干國多(沈本干誤于)尹知章注干江邊地也(沈本江誤汪)戰功曰多言於干戰國子功多也案干即邗邗本國名在江邊即廣陵也國子邗人吳邗相戰國子功多其後吳乃滅邗吳自魯成公時始見春秋滅邗當在其前故不載

道及士大夫

大戴禮三本篇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荀子禮論亦作道及士大夫楊倞注道通也或曰道行神也祭法大夫及士皆得祭門及行史記禮書道作蹈亦作啗(史記本作函)司馬貞曰啗音含包也(案索隱鄒誕生亦作啗音同苞作包)言士大夫皆得苞立社倞謂當是道誤為蹈傳寫又誤以蹈為啗耳謹案道祭道也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諸侯相見道而出鄭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聘禮記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詩傳曰軷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狀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舍於近郊

矣其牲犬羊可也是知道為祭道路之神大夫士得行此禮故云道及士大夫祭道與祭行各別道非常祀奉使出行乃祭之其祭在國門外行為孟冬常祀其祭在廟門外之西(見月令注及蔡邕獨斷呂氏春秋注獨言在門內疑就雉門為說)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曰宮內之軷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二祭之神不同也楊倞本鄒誕生作導導亦通也之義故訓道為通(丁氏杰曰道不訓通如訓通則當言道乎大夫不當言道及)又引或說以道為行神竝誤司馬貞索隱作啗音含取包容之義亦非或謂函蹈導古音竝相近說文西古文西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今禮經導服作禫服可見古音相通函即道之假借索隱非楊倞亦誤惟鄒誕生說多古音可據此仍訓為通為包舍經從注竊所未喻

周禮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遂驅之左襄十八年傳齊侯駕將走郵棠下文云將犯之犯卽犯軷注疏家皆未之及

河淮

引河通淮始於夫差國語闕為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屬沂則與淮通屬濟則與河通決河通淮始於始皇漢書敘傳秦決南涯如淯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溝入淮泗是也河入淮而淮始淤二君實始作俑及漢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淮益受淤此漢末陳登所以築堰以障淮也

十二諸侯

戰國所稱十二諸侯有二說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高誘注驅使十二諸侯魯衛曹宋鄭陳許之君齊策蘇子曰昔者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衛鞅見魏王曰今大王之所從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不足以王天下如鞅之言是宋衛鄒魯陳蔡在十二諸侯之數注又增入曹鄭許此一說也楚策張儀曰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燕策齊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如儀等之言是十二諸侯皆近泗上而宋不在其數史記楚世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秦魏燕趙者䴕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又云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竝指齊言則西接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㭤謂齊燕趙則從不待約而可陳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據楚人所稱十二國中除秦不數其所射者魏韓齊趙燕而郯國亦在所射中下文云泗上十二諸侯一旦而盡似魯衛鄒費邳在十二諸侯之數田敬仲世家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則十二諸侯皆在齊東南二方不當數宋衛陳蔡曹鄭許惟魯鄒費邳當在十二諸侯之數呂氏春秋有始覽泗上為徐州魯也此又一說也

史記

周本紀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者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又十二諸侯年表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三國志蜀秦宓傳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魯君子左邱明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死汝必為太史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

匯之書然則史記乃自古史官紀載之通名故子長之書仍稱史記丁君壽昌曰漢藝文志稱太史公書不稱史記觀馮商續太史公可見稱爲史記或始於漢以後又云東平王蒼傳亦言求太史公書是東漢不稱史記案子長之書稱史記自是後人所題而史記之名則春秋前已有之蓋列國之史撰記列國之事也

燕世家今王喜立此必沿燕史記傳文而失改易六國史記原文見於史遷書者此最顯至於竹書紀年卽魏史記然多後人竄易非其原文周書有史記解

禹本紀

史記大宛列傳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案此文見爾雅

釋地云河出崑崙虛又云自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釋地皆用本紀文王伯厚據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王逸注離騷引禹大傳疑卽禹本紀

楚五諸侯兵

史記項羽紀贊曰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漢書項籍傳作五諸侯兵史記集解曰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並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案項羽紀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張耳列傳同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漢書項籍傳同秦楚之際月表韓王成從項羽略入關魏豹傳豹爲魏王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書豹傳同然則五諸侯惟韓王成魏王豹自將趙燕齊皆遣將將兵君不自將

漢書增兵字是也吳芮佐諸侯入關不在五諸侯數

稱臣稱公

古人自謙得稱臣其稱人得泛稱公雖尊貴於卑賤者亦然史記高祖紀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臣有息女願備箕帚妾樗甘列傳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臣之功不如也刺客列傳嚴仲子謂聶政曰臣有仇又臣之仇韓相俠累臣欲使人刺之魏彭列傳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又臣老諸君強以爲長案呂公爲沛令客年又長高祖爲沛令吏年幼甘羅年方十二爲呂不韋舍人張卿爲秦將嚴仲子乃韓相聶政乃市民彭越年長爲諸少年渠率而皆自稱臣此尊貴於卑賤者稱臣也項羽紀宋義謂

項梁又謂齊使者高陵君顯張良謂項伯呂后紀陳平周勃荅王陵楚世家陳軫及武公謂昭陽田敬仲世家蘇代謂田軫孫吳列傳孫子謂田忌仲尼弟子列傳子貢謂田常范蔡列傳王稽謂范雎張陳列傳陳餘荅張耳淮陰侯傳李左車說陳餘皆平揖稱臣不復稱錄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是也然淮陰侯傳云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則又以噲稱臣爲信驕縱之驗又高祖功臣表平棘侯穰安平侯謗但建元以來侯者年表有利侯釘並以稱臣淮南王得罪此是漢欲文致信罪故以噲稱臣爲非淮南王以謀反誅故稱臣者獲罪此皆漢法之苛非其正也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三年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旁有宦者一人侍二世曰公何不蚤告我是天子稱賤臣爲公項羽紀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司馬有一人

滋繁大辟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見刑法志）於是劉受以腹非誅（見百官公卿表）楊惲以荅書死（見楊惲傳）至哀帝時復除誹謗詆欺法（見本紀）漢法之密何減於秦哉

史記平準書張湯奏大農顏異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然則漢法之苛湯爲之也文獻通攷云（卷一百六十三）祝詛古所未有嘗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則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誅夷之漢高帝入關約法三章除秦苛嬈而首及誹謗偶語之酷則當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詔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時復有此詔然自景武而後則一用秦法凡張湯趙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爲誣害忠鯁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誹謗不道則曰祝詛上有惡言蓋此二法終漢

之世未有除也

俞正燮癸巳存稿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漢五諸侯兵

史記高祖紀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據此則塞翟之降並在二年漢興將相年表高皇帝二年春定塞翟魏河南韓殷國是也漢書高帝紀元年秋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此言塞翟元年已降漢二年其國始定故史記統敘於二年也）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正月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漢王以故得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是渠率稱偏裨爲公又項羽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此騎馬嘗一日行千里以賜公是王者稱小吏爲公高祖紀以亭長爲縣送徒酈山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是官吏稱役徒爲公（漢書紀傳並同）廉藺列傳藺相如謂舍人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是卿相稱小吏爲公倉公列傳義對詔曰高后八年得見師公乘陽慶慶曰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方書悉教公是師稱弟子爲公此皆尊貴稱卑賤者爲公也若天子稱大臣稱老臣稱處士齒德俱尊者爲公史漢甚多不可枚舉

郡長

高祖紀以沛公爲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韋昭曰秦名曰守是時改曰長案漢制郡稱守縣稱令長此文郡稱長蓋秦漢之閒則然

漢沿秦法

漢高入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其後三章之法不足禦姦蕭何作律九章以爲漢法不過如此及攷漢書孝惠紀云四年除挾書律高后紀云元年除三族辠妖言令孝文紀云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二年詔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顏注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閒曾重復設此條也）五年除盜鑄錢令十二年除關無用傳十三年除祕祝除肉刑法豈蕭何九章中所載固如此乎及孝武任用酷吏法令

刼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本紀作部五諸侯兵徐廣曰部一作刼漢書高帝紀項籍傳並作刼五諸侯兵史記叔孫通傳作從五諸侯案刼字是也通鑑作卒諸侯兵蓋疑而不能定也吳仁傑謂恐有脫字非應劭以五諸侯爲雍翟塞殷韓如淳以爲塞翟魏殷河南韋昭以爲塞翟韓殷魏顏師古以爲常山河南韓魏殷張守節史記正義全襲顏注吳仁傑以爲塞翟魏韓及趙相陳餘所遣兵見兩漢刊誤補遺案顏注漢書高帝紀云爾時雍王猶在廢邱被圍非五諸侯之數是應劭數雍王非也漢書高帝紀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耳失國奔漢卽收拾餘卒足以立軍豈尚敢違逆漢命待刼之而後從乎吳仁傑曰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是顏師古數常山王非也陳餘固從遣兵擊楚然陳餘方爲趙相亦不嘗與於五諸侯之列是吳仁傑數陳餘亦非也五諸侯當以塞翟魏韓殷爲定蓋皆新降恐

不從故刼之也漢書高帝紀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兵東伐楚遂入彭城羽聞之自以精兵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漢王遁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淮陰侯列傳同殷王卬死據此則五諸侯當有殷王惟河南不言從伐楚亦不言其降楚與否則五諸侯無河南審矣吳仁傑謂殷與河南其國已除不得有兵然此明言殷王卬死殷國卽除不妨有兵也異姓王表韓王信以從伐楚功封史記高祖紀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漢紀作魏王豹降將兵從又史記魏彭列傳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書魏豹傳略同此五諸侯之兵可攷於史者

雒陽宮

史記高祖紀五年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雒陽南宮畱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宮在雒州雒陽縣東北二十六里洛陽故城中輿地志云秦時已有南北宮孝景紀三年天火燔洛陽東宮大殿城室索隱曰漢書作淮陽王宮災故徙王于魯也案淮陽王宮災又是一事此南北東宮當是周之舊宮疑卽明堂也又外戚世家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索隱曰案是河南宮之成臯臺漢書作成臯靈臺西征記云武牢城內有高祖殿西南有武庫也此宮在虎牢爲漢所築與雒陽宮別

長安非京師泛稱

史記高祖紀七年二月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漢興將相年表高帝元年定雍二年定塞翟

丞相蕭何關中太尉長安侯盧綰五年入都關中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本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正義括地志云秦櫟陽故宮在雍州櫟陽縣北三輔黃圖云高祖都長安未有宮室居櫟陽宮案蕭相國世家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是也盧綰傳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漢書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長安高帝五年置顏師古高帝紀注長安本秦之縣名高祖作都焉案此則高帝二年全得關中地遂以秦咸陽之長安鄉封盧綰漢列侯多以鄉亭爲名索隱謂別有長安非也趙地亦有長安趙惠文王少子封長安君見國策及史記趙世家然漢初未有趙地且綰傳明言長安故咸陽則非別有長安也五年秋綰徙封燕高帝入關都櫟陽六年以秦之咸陽長安鄉爲縣遂改咸陽縣爲長安縣據表文在六年是索隱引漢儀注亦在六年漢志在七年疑誤七年遂自櫟陽徙都長安是長安乃地名猶平陽蒲坂安邑亳邑之稱耳後人泛稱

京師爲長安非也

郡邑稱大夫

史記漢書高祖紀竝云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顏師古張守節竝云大夫客之貴者總稱耳案上文云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重客指呂公往賀指豪傑吏蕭何爲吏中之長大夫當指吏言顏張誤

杜亳非景亳

史記六國表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案此文太史公誤以湯所都之亳爲關中之杜亳而徐廣誤從之也秦本紀寧公二年遣兵伐蕩社蕩社即亳社蕩亳通用漢書古今人表蕩疑顏注即薄疑是也薄亳亦通用漢書地理志山陽郡薄臣瓚注湯所都是也三年與亳戰王奔戎遂滅蕩社索隱曰西戎之君號曰亳王蓋成湯之胤其邑曰蕩社徐廣云一作湯杜言湯邑在杜縣之界故曰湯杜也又漢書郊祀志秦并天下於杜亳有五杜主之祠史記封禪書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索隱引徐廣云社字誤合作杜亳顏師古曰杜即京兆杜縣也此亳非湯都也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斯近之矣案顏及小司馬竝據徐廣注此亳爲杜亳在湯都三亳之外是也然謂杜亳爲成湯之胤亦非封禪書索隱曰皇甫謐云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非殷也是非成湯之胤矣夷狄稱王自西周已然穆王時徐稱王夷王時楚稱王宣王時戎稱王秦本紀周宣王召莊公伐西戎莊公卒襄公立以女弟繆嬴爲豐王妻豐王即戎王亳王亦戎王也

說文亳京兆杜陵亭曰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說文即指杜亳許氏不言是湯都何據知其不合

伐閱

史記高祖功臣年表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才能又無伐閱功勞南史傅昭傳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周敷傳周迪素無簿閥簿閥蓋即簿伐謂勳簿及功伐也伐閱本勳第之名故又爲世祿家之美稱後漢書章帝紀詔曰茂才孝廉或起畎畝不繫閥閱則漢人已有此義

五章之詩

史記樂書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作五章以刺時案孔子世家云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此是五章之一索隱不據世家而據家語又以此一章當五章皆非

執圭執帛上聞

漢爵二十之外復有執圭執帛上聞史記曹相國世家於是乃封參爲執帛遷爲執珪夏侯嬰列傳賜爵五大夫又賜爵執帛又賜爵執珪又賜爵列侯張晏曰執帛孤卿也或曰楚官名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伍員者位執珪案見異寶篇高誘注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爲侯也史記伍子胥列傳楚國之法得伍胥者爵執珪古爵名後漢書崔駰傳不待執珪而秉柱國李賢注引呂氏春秋又引前書音義曰古爵名也案音義即如淳注隋書經籍志稱如淳漢書音義是也案戰國周策趙累對周

君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圭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齊策陳軫見昭陽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圭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史疾謂楚王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似柱國在令尹上此類與官名非叙其爵次也）楚策此蒙穀之功多（句）與存國相（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史記張儀列傳楚嘗與秦構難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楚策作通侯鮑注徹侯漢諱武帝作通）又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淮南子道應訓子發攻蔡踰之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珪高誘注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之君也又荆有佽飛爵爲執珪說苑善說篇鄂君子晳（郎子西）親楚王母弟也（原無弟字以義補）官爲令尹爵爲執珪說文楚爵有執珪皆楚制之可攻者也史記樊噲列傳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列大夫卽公大夫爵第七又賜上閒爵又賜爵五大夫孟康曰上閒不在二十爵中如執珪執帛比也如淳曰閒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然則閒當作聞案漢書正作聞今呂氏春秋下賢篇亦作聞是也

質

孫吳列傳田忌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一不勝而再勝索隱曰質猶對也將欲對射之時也案索隱非也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後鄭注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之習武也又澤共椹質之弓矢先鄭注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又圉師射則充椹質後鄭注椹質所射者習射處是也

縣官

秦制縣令稱縣官史記范雎列傳秦王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是也然李斯列傳云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此縣官當謂天子蓋不敢斥言而託詞於縣官也漢武帝時言利之臣賦斂無度一切取民亦託詞於縣官平準書大將軍擊胡虜數萬人衣食仰給縣官又胡降者皆衣食縣官不給又乃徙貧民於關以西衣食皆仰給縣官於是縣官大空（漢書食貨志下縣官大空同）又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又有司言曰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又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給於官又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又詔曰卜式雖躬耕牧有餘輒助縣官之用又縣官費重又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又式又盡復予縣官又天子既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又縣官以令禁之又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又縣官錢少又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又式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又周勃世家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索隱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官王畿內縣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官也）汲黯列傳縣官無錢從民貰馬張湯列傳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又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大宛列傳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縣官並指天子此必當時舊文故太史公承用之所以著其實也

班范書亦稱縣官漢書食貨志及徙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又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又邊兵二十餘

萬人仰縣官衣食又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又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又其不能出布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又皆自占所爲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官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又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賖貸斡在縣官又霍光傳禹曰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陳湯傳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京房傳中書令石顯尙書令五鹿君事縣官十餘年亡補於民趙廣漢傳吏民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宣元六王傳東平思王宇曰今暑熱縣官年少如淳注霍光傳曰縣官謂天子張晏注宣元六王傳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二年詔曰今兗豫之人多被水患迺曰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劉盆子傳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又盆子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故鄧禹傳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朱暉傳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何敞傳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景王傳兗豫百姓怨歎以爲縣官恆興他役不先民急李賢注劉盆子傳云縣官謂天子也案二史所稱縣官皆是有所指斥不敢直言也此承用太史公語疑亦當時原文

漢書兩龔傳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爲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縣官謂縣舍猶學官之比漢書循吏傳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此別一義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

洋錢

今洋錢鑄其王面夷制也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漢書西域傳罽賓國以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烏弋山離國之錢與罽賓國同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仄安息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高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王死輒更鑄大月氏亦同亦有用銅鑄者新唐書西域列傳泥婆羅鑄銅爲錢面文人形背牛馬形丁君壽昌曰所作洋錢有作女子形者卽幕爲夫人面之義今張家口監督因入口金錢甚多請納稅地名恰克兔皆古西北外域金銀爲錢古之遺制也銅鑄卽今之普爾錢文如洋錢西域皆用晉書西戎傳大秦國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是外國有金錢其製當與銀錢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見文獻通攷

洋錢圓者居多亦有半規形者新唐書南蠻列傳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又有極小如楡錢者南蠻列傳投和銀作錢類楡莢是也

鮑

史記貨殖列傳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本輸會也漢書地理志略同顏師古曰鮑鮑魚也案顏注非也攷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鄭司農讀鮑爲鮑魚之鮑書或作鞄案鞄正字鮑假借字蒼頡篇有鮑甏然則治革之工爲鮑已治之革亦爲鮑故史漢與皮革

文選貨殖傳又云鮐鮆千斤鮿千石鮑千鈞此鮑字方指魚與鮑木之鮑別

臣瓚

司馬貞史記索隱云臣瓚卽傅瓚而劉孝標以爲于瓚非也據何法盛晉書于瓚以穆帝時爲大將軍誅死不言有注漢書之事又其注漢書有引祿秩令及茂陵書然彼二書亡於西晉非于所見也必知是傅瓚者案穆天子傳目錄云傅瓚爲校書郎與荀勖同校定穆天子傳卽當西晉之朝在于之前尙見茂陵等書又稱臣者以其職典祕書故也案索隱辨臣瓚非于瓚是也其云傅瓚亦非穆天子傳目錄不言傅瓚注漢書而水經注鮑邱水篇云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漢武帝璽書封大司馬霍

光爲侯國薛瓚曰案漁陽有博陸城謂此也又渠水篇云漢書曹參傳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薛瓚云案武強城在陽武縣卽斯城也又云沫水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南薛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爲鄭之疆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又巨洋水篇云郡國志云平壽在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案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衞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濰水注云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汚水鄭縣注云薛瓚曰今南鄉鄧頭是也審是則臣瓚乃薛瓚

博士

漢書百官表博士秦官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漢官儀同案史記循吏列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漢書賈山傳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師古曰六國時魏也是博士不始於秦趙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此稱贊之辭非官名也漢書賈誼傳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年二十餘最爲少漢舊儀孝文皇帝時博士七十餘人史記儒林列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又云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韓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魯國先賢傳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又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楚元王交傳孝

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是漢立博士不始於武帝特文景不甚崇儒諸博士未有顯者至孝武始進用故以爲武帝置耳翟酺傳注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案酺言孝文與元王傳合章懷未之審也

駙馬

漢書百官公卿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馬也本說文魏志王朗傳注朗言西京中廐與騑騑駙馬六萬匹非正駕車皆爲駙馬案韓非子外儲說右王子於期爲駙

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云云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云云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云云然則駙馬猶副馬因人所乘曰駙駕或戰國時官名故漢人因之而其官別稱都尉也

漢時駙馬都尉官不甚卑故其秩比二千石陳書袁樞傳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又引齊職儀曰凡尙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案魏晉當作晉宋或袁樞誤也魏志賈詡傳以長子穆爲駙馬都尉鮑勛傳太

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鄭渾傳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杜襲傳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趙儼傳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高堂隆傳明帝以隆爲給事中博士駙馬都尉張旣傳注魏略曰游楚自表乞留宿衞拜駙馬都尉（晉書宗室列傳常山孝王衡魏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此亦在魏世）蜀志諸葛亮傳亮以喬爲己嫡子拜爲駙馬都尉吳志王蕃傳孫休卽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爲散騎常侍皆加駙馬都尉諸傳所言或以功績或以蔭任或以先朝舊臣得蒙此授而魏志后妃傳又云文德郭皇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永郞后父）太和四年詔以表子詳爲騎都尉後遷爲駙馬都尉明悼毛皇后弟曾拜郎中進騎都尉頃之遷駙馬都尉則外戚亦得爲之陳思王植傳云植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靑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云云則諸王亦得爲之其時尙公主者竝無一人爲駙馬都尉是三國時猶用漢制也

尙公主拜駙馬都尉始於晉宋然南史周朗傳兄嶠尙宋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不言其拜駙馬都尉又晉杜預傳尙帝妹高陸公主（陳書袁樞傳作高陵）及羊祜傳拜鎭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毛本自注一作一）駙馬則駙馬亦是賜以儀衞非居其官也（袁樞曰案晉杜預尙晉宣帝第二女高陸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給駙馬去尙主已遠則亦出於功勳不必因其尙主也（平原王幹傳給鼓吹駙馬賈充傳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盧欽傳給追鋒軺臥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皆是以

功勳賜駙馬與杜預同）此外若晉之荀欣（荀勖傳）劉綏（劉隗傳）劉毅傅玄索靖王浚王鑒陳顒顧衆孔愉丁潭（各見本傳）宋之荀伯子顧琛（竝見宋書本傳）沈煥沈林子又林子子邵（宋書自序）劉休劉秀之（竝見南史本傳）皆宋尙主而亦得拜駙馬都尉又南史柳元景傳柳惔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南齊書劉悛傳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則功勳亦得爲之晉書武帝紀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宋書荀伯子傳晉太始九年詔賜衞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則賓恪亦得爲之是晉宋時尙無準制（干寶搜神記隴西辛道度與秦閔王已死女成昏遂封道度爲駙馬都尉因此以來後人名女婿爲駙馬今之國壻亦爲駙馬矣案晉盧欽傳謀選尙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王敦傳尙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此制始於晉初而遠取五胡之謬碑亦異乎吾所聞矣）至齊始定爲尙主

所拜而他人不得爲之始與漢制異也又南史荀伯子傳少通率好爲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是駙馬都尉晉宋時官已遞卑但以爲起家之官亦與漢不同

南齊徐孝嗣傳尚宋康樂公主泰始二年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案駙馬都尉是始仕之官其拜當在尚主時刻本譌脫於下耳

自齊以後凡尚主者必拜駙馬都尉然亦有小異者梁書王份傳子琳尚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南史不言其拜駙馬都尉略也然南史又言琳子銓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子溥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不言溥拜駙馬都尉袁湛傳袁憲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帝女也不言憲爲駙馬都尉張宏策傳張纘女子希尚簡文帝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不言希拜駙馬都尉又張綰女子交尚簡文帝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不言交拜駙馬都尉王誕傳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少子寶尚梁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爲新安太守不言寶爲駙馬都尉蓋簡文卽位未久遭値荒亂尚主者皆未及拜而王寶襲爵爲公其秩已尊故亦不拜非史傳之略也隋書柳裘傳裘在梁仕歷尚書郎駙馬都尉不言其尚主此最可疑

摶揜

漢書高惠功臣表安丘侯張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摶揜完爲城旦師古曰摶揜謂摶擊揜襲人而奪其物也摶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同貨殖傳注略攷工記車人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注故書博或爲摶杜子春云當爲博又卬侯黃遂坐揜摶奪公主馬髡爲城旦師古曰摶字或作博已解於上又樊侯蔡辟方坐摶揜完爲城旦又貨殖傳掘冢摶揜犯姦成富案賈誼新書匈奴篇令婦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府幸假之倡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蹤者時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昔時卽夕時乃爲戎樂薄與摶同謂摶擊揜取以爲戲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漢書文三王傳竝云濟東王彭離驕悍昏莫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漢書江充傳趙太子丹交通郡國豪猾攻剽爲姦摶揜卽剽刼之謂顏氏前一說是也史記五宗世家漢書景十三王傳竝云常山憲王舜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還於房陵國絕此因居喪姦戲見斥非謂處常博戲也吳王濞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飮博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皇太子不以博罪而罪諸侯非法也平準書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如淳曰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此因其游戲犯令入錢受官非眞以爲罪也顏氏後一說非兩漢琹誤補遺引潛夫論令人奢衣服侈飮食或以遊博持揜爲事謂漢書博揜當作博案潛夫論解揜字無異說其以摶爲博卽顏氏後說所本然漢書自作摶文各有因不必以此解彼

石累

漢書景武功臣表隨成侯趙不虞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攻辰吾先登石壘師古曰山絕水曰壘史記建元以來侯年表作石累索隱累音壘地名漢表作壘案史記表從平侯下云以校尉三從大將軍擊匈奴數爲雁行上石山先登文法與隨成同石壘石山竝謂險阻峻絕故以先登爲功若是地名則當云攻云破不當云先登小司馬史記本誤壘爲累不據漢書改正徑作地名非也（壘卽鼻鼴在壘之壘地理志潸壘其義與石壘同顏師古曰壘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是也）

韓王信

韓王信一人韓司徒一人史記列傳云韓王信者故韓襄王孽孫也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漢書略同）是信與司徒爲二人史記高祖功臣表張良以韓申徒下韓國漢書高惠功臣表作韓申都韓司徒韓申徒韓申都文雖互異其爲一人無疑與韓王信自別顏師古漢表注云韓申都卽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是誤合信與申都爲一人（潛夫論志氏姓篇襄王之孽孫信俗人謂之韓信都云俗人則不以其說爲然矣）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是誤合信與司徒爲一人徐廣曰司徒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然則作司徒是也司之爲聲音近假借申轉爲信古今字同徒誤爲都則聲近也然則韓司徒何人也卽張良也史漢表竝云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徒（漢表作申都）下韓國（漢表無國字）皆言張良所歷之官與表上下文一例然則表文當作韓司徒作申者假借字耳（兩漢刊誤補遺申徒在韓國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而然史記高祖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滿軍竝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官韓魏分晉而王豈申徒本晉故官耶又云案良世家云以良爲韓申徒史著其爲韓申徒者以明非楚漢之官今書本張良韓王信傳皆作司徒恐當從史記爲是案以申徒爲官是也司徒申徒音近假借史記固是漢書亦未爲非也）留侯世家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徐廣曰申徒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此正言良爲韓王成司徒降下韓故地之事

潛夫論志氏姓篇張良韓公族姬姓也沛公之起也良往屬焉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城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者司徒也俗前音不正曰信都或曰司徒或曰勝屠然其本共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因彊妄生意以爲此乃代王爲信都也（此說未見所出）案潛夫論是也莊子有申徒狄釋文崔本作司徒狄又有申徒嘉古人以官爲氏則作司徒者正字作申徒者借字秦策申徒狄作申屠漢書列傳又別有申屠嘉宋本游本皆作徒（見讀書雜志）屠與徒通爾雅歲陽己曰屠維史記歷書作徒維是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義曰申徒氏予謂後漢之申屠剛申屠蟠亦當與申屠嘉同其字竝作申屠則申屠嘉亦當用借字不當改從宋本游本也（讀書雜志改從司徒恐非是）又史記酷吏傳周陽由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徒又顏師古漢書注勝屠姓也（廣韻引何氏姓苑有勝屠公爲河東太守）此卽潛夫論所本

太夫人

漢制諸侯之妻曰夫人其母曰太夫人漢書楚元王交傳休侯

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金日磾傳當母南當上南大行爲太夫人趙充國傳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太夫人可歸爲弃去宣家者王莽傳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藥又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許瓚注楚元王交傳云侯母號太夫人是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嘗久疾太夫人令筮之又后從兄嚴白太夫人絕竇氏婚又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和熹鄧皇后紀太夫人愛憐爲斷髮又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爲新野君鄧禹傳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劉般傳太夫人聞更始卽位沛獻王輔傳詔曰沛王祖母太夫人周彭城靖王恭傳太夫人薨李賢注鄧禹傳云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也又注劉般傳引前書音義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

死子復爲列侯母稱太夫人是也然太夫人亦卿大夫母之通稱漢書蘇武傳李陵曰來時太夫人已不幸後漢書列女傳勃海鮑宣妻桓氏女字少君子永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又衞尉衡方碑會喪太夫人寢閣苫凷安平相孫根碑遭公太夫人憂服闋徵拜議郎涼州刺史魏元丕碑遭泰夫人憂服闋還臺此皆非列侯之母亦稱太夫人也

宋書禮志孝武帝孝建三年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所生之親母也王是母姓）求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見尊於蕃國若功高勳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重勳恩所特錫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案此則宋時子男之妻母尚不得拜太夫人然禮志又云宋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

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宗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此則以愍孫之母本是夫人故許其拜太夫人與檀和之生母不同可見當時此稱甚尊非若後世可泛呼也

燕非無後

顧甯人謂六國獨燕無後江都汪容甫先生不取其說案漢書婁敬傳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

會稽長州

漢書王莽傳從事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師古

曰長州卽枚乘所云長州之苑案師古注非長州之苑乃漢吳國地在廣陵會稽長州在今蘇州吳越春秋闔閭與築石城走犬長洲此卽今之長洲與劉昭郡國志海陵注長洲不同

愈愚錄卷四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寶應劉寶楠撰

耐

高帝紀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古耏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耏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彡毛髮貌也孝文紀注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耐能任其罪也義與如淳同案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王子侯表樂侯義高惠功臣表汾陰侯周意邵侯黃遂並以坐髡爲城旦左哀十七年傳衞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

鄭注周禮掌戮云髡者髡頭是也孝惠紀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王子侯表離石侯綰高惠功臣表節氏侯董朝宣曲侯丁通朝陽侯華當並以坐耐爲鬼薪毛本丁通下作赦爲鬼薪案高祖紀顏注引作耏爲鬼薪今據正其尤輕於鬼薪者高惠功臣表武陽侯蕭勝襄城侯韓釋之並以坐耐爲隸臣王子侯表樛邱侯偃沈猷侯受高惠功臣表深澤侯趙脩衍侯翟不疑並以坐耐爲司寇刑法志云鬼薪白粲一歲據顏注當作三歲爲隸臣又云隸臣滿二歲爲司寇是隸臣司寇又輕於鬼薪應劭謂耐爲不至於髡完其耏鬢則髡爲去首髮並去耏鬢說文髡鬄髮也不言去耏鬢略之耐爲但去首髮不去耏鬢較若分明矣不去耏鬢故名其罪曰耏說文罪不至髡完其而鬢曰耏音義皆當依應氏如淳蘇林皆非也完者不髡不耏完其髮鬢鄭司農注掌戮云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惟其不虧體故其刑輕於耐而罰作重於鬼薪與髡並爲城旦後漢書明帝紀注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刑法志諸當髡者本誤爲當完據臣瓚注改正完爲城旦舂王子侯表平城侯禮高惠功臣表平陽侯曹宗筑陽侯蕭獲隆慮侯周通鄲侯周仲居安邱侯張拾樊侯蔡辟方景武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成安侯韓延年將梁侯楊僕新時侯趙弟外戚恩澤侯表長平侯衞伉平津侯公孫度牧邱侯石德並以坐罪爲城旦是也

生稱行狀

漢書高帝紀詔曰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案行狀之目始見於東漢生

者亦得稱之後漢書范式傳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李善注鍾離意爲瑕邱令上書薦善行狀陸續傳使者上書說續行狀三國志吳步騭傳騭於是條於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衞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晉書劉宏傳時荊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乃表曰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梁書甄恬傳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是皆指生者其後稱述死者行誼亦得名行狀晉書王隱傳父銓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此則合生死而言如先賢行狀之比

陰安侯頃王后二人

漢書孝文紀羣臣議曰臣謹請陰安侯頃王后琅邪王列侯吏

二千石議蘇林以陰安侯爲高帝兄伯妻頃王后爲高帝兄仲妻如淳以陰安侯爲高帝兄仲妻與頃王后一人案史記孝文紀云羣臣再拜言曰臣謹請與陰安侯句列侯頃王后與瑯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頃王上有列侯二字蓋陰安有土者也列侯無土者也陰安侯頃王后爲二人蘇林說是

漢書高后紀七年詔曰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張晏曰武哀侯高帝兄伯也審是則當云陰安侯武哀王后方與列侯頃王后文法同玆不然者單言陰安侯其義已明單言列侯其義不明故陰安不繫以武哀列侯必繫以頃王也

古書篇傳單行

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保傅傳乃賈子書中一篇又藝文志弟子職一篇應劭注在管子書中後漢書竇融傳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皆是篇傳單行

丁壽昌曰保傅傳乃古書賈子錄之猶管子之有弟子職也光武因竇融爲西漢外戚故獨取世家賜之惟竇公得大司樂一章河內女子發屋得說卦可爲單行之證

漢課士課吏同法

漢書元帝紀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攷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孫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永光元年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各一人故武以此四行得舉之也

後漢以淸白課士亦以淸白課吏續漢書和帝紀注引漢官儀曰建初八年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淸白左雄傳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淸白任從政者傳論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淸白敦厚之屬又安帝紀元初六年詔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淸白行高者五十人延光元年詔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淸白愛利有益於人者是課士課吏同法也其以淸白課士見於史者馮緄傳弟允淸白蔡邕傳父棱有淸白行呂布傳

高順爲人淸白周澤傳孫堪淸白貞正樓望傳操節淸白李郃傳弟子歷淸白有節又隸續高眹石室題名有淸白士是也以淸白課吏見於史者度尙傳交阯刺史張磐以淸白稱朱暉傳補公家之闕不累淸白之素楊震傳子孫常蔬食步行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謝該傳謝該淸白異行是也

丁壽昌曰自秦以吏爲師而漢因之尉律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故漢之經生循吏多出其中前明尙有三途竝用之制如鍾徐晞皆由吏進得漢之遺意

漢廟制

元帝紀竟寧元年五月壬辰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據此則成帝時所祀祇六廟高文武昭宣元也然成帝紀云建

始六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文穎曰宣帝父史皇孫廟案戾太子爲武帝長子昭帝爲武帝少子戾太子於昭帝爲兄故宣帝不爲戾太子立廟此卽魯人不願以僖繼閔之意也史皇孫於昭帝爲姪故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蓋欲以皇孫繼昭帝不欲以孫禰祖故也審是則元帝時自太上皇至宣帝凡八廟成帝遵古七廟之制故以武昭皇孫宣元爲五親廟高祖文帝如殷三宗周世室爲不祧之廟合爲七廟也

漢武帝立太學小學及辟雍

漢制辟雍與太學別禮樂志言王莽始興辟雍後儒以辟雍卽太學遂疑西漢未立太學晉灼注藝文志西京無太學是也案太學小學及辟雍皆武帝立史記儒林列傳余讀功令至於廣

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又云公孫弘爲三公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故敎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制曰可又自序云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惟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漢書武帝紀贊興太學禮樂志又云修廢官立太學董仲舒傳對策曰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敎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傳末云武帝立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學校卽太學亦兼小學言之是武帝立太學也循吏傳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傳又云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是武帝立小學也自武帝後太學小

學之見於史者漢書儒林傳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鮑宣傳宣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旛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太學也韓延壽傳遷淮陽太守徙東郡太守所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何武傳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卽學官見諸生師古曰學官學舍也此小學也漢書兒寬傳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閒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是武帝立辟雍也文獻通攷蔡邕明堂論曰取其宗祀之淸貌則曰淸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

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閒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廱也若然太學辟雍皆武帝立而漢書禮樂志云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立辟雍營表未作王莽欲燿眾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則似西漢未有辟雍太學者年代寖遠辟雍庠序中更復廢故劉向復爲請立非必成帝前無辟雍太學也辟雍與太學爲一而志於劉向說辟雍庠序竝稱下單言莽立辟雍不及庠序者舉所重以爲言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卽王莽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案此莽制也漢制太學小學通名庠序學校史記自序云京師莫崇庠序漢書循吏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可證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是莽

先立太學小學後立明堂辟雍而辟雍非是太學其證一文獻通攷曰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耶或別一所耶案黃圖辟雍太學各別不得以太學爲辟雍其證二後漢光武帝紀建武五年初起太學車駕幸太學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分別太學辟雍最晰漢書禮樂志世祖受命改定京師於土中營立辟雍顯宗躬行其禮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時太學已立庠序指小學言光武仍用漢制不以庠序屬鄉聚也文獻通攷建武五年已立太學而固之時尚言庠序未設何耶當攷此不知庠序爲太學小學之通名也據此則東都亦不以辟雍爲養士之所是非太學益明其證三

漢學官

學校之官名文學校官韓延壽傳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是也學官諸生稱學官弟子儒林傳申公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是也其屬吏稱文學史鄭宗傳少爲郡文學史是也亦稱文學官王尊傳師郡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爲師也是也亦稱文學梅福傳不疑韓延壽蓋寬饒諸葛豐張禹諸傳竝云爲郡文學翟方進傳父翟公亦爲郡文學又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是也鼂錯傳以文學爲太常掌故王章傳以文學爲官案董仲舒傳武帝舉賢良爲文學之士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儒林傳亦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文學與賢良竝稱是制科之目非官名也仲舒傳云以賢良對策弘傳云以賢良徵文法與錯章傳同其爲科目審矣又能文章有學業者亦稱文學儒林傳云詔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師古曰言治禮掌故之官本以有文學習禮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留滯之人此文學非官名亦非科目傳所云彬彬多文學之士是也又大鴻臚廷尉所屬有文學官兒寬傳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平當傳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是也若褚少孫補匡衡傳稱文學卒史王先生不言廷尉所屬蓋別有文學卒史也漢書儒林傳元帝好儒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此即文學卒史之比其選補之法史記儒林傳云公孫弘請曰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漢書儒林傳同如淳曰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案此謂士有學行者詣太常受業如詣博士受業稱弟子漢書蕭望之傳詔令以太常受業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也案如淳即約舉

儒林傳文長下常補上字是也其高第爲郎中太常奏聞馮奉世傳子譚太常舉孝廉爲郎是也其次或補文學或補掌故掌故則鼂錯匡衡房鳳竝爲太常掌故是也房鳳傳爲太史掌故案史乃常誤下云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是也文學則雋不疑諸人是也雋不疑傳治春秋爲郡文學專言春秋儒林傳所謂通一蓺也蓋寬饒諸葛豐傳竝云明經爲郡文學統言明經傳所謂通一蓺以上也掌故遷文學匡衡傳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是也文學超遷或由制科蓋寬饒由郡文學舉孝廉爲郎再舉方正遷諫大夫是也或由大臣薦雋不疑以暴勝之薦由郡文學拜青州刺史韓延壽以霍光薦由郡文學擢諫大夫張禹以蕭望之薦由郡文學久之試爲博士是也諸葛豐爲郡文學貢禹爲御史大夫除豐爲屬舉侍御史匡衡爲平原文學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辟衡爲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爲郎中此皆自舉其屬吏非經由文學超擢若隨牒遷次不過

郡屬梅福傳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用也是也匡衡傳樂陵侯史高爲大司馬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爲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恆牒不被超擢也漢代學官卑故不載百官表然敎士之官在京師則博士及太常在郡國則文學學行兼備之人能通一埶以上乃與斯選未可略也因詳攷之

東漢郡縣學官亦稱文學博士馬武傳高密侯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是也學官弟子亦稱校官弟子明帝紀召校官弟子作雅樂是也亦稱學生左原傳爲郡學生是也學官之尊者亦稱學官祭酒劉寬傳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是也李賢注云續漢書曰博士祭酒秩

六百石祭酒本僕射也中興改爲祭酒案李注非也博士祭酒乃朝廷官學官祭酒乃郡縣官學官稱祭酒者謂學官之長者爲衆所尊敬也史記荀卿傳齊尙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索隱曰禮食必祭先飲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當祭耳是也

桂華美芳

漢書禮樂志安世房中歌桂華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又美芳磑磑即即師象山則案桂華美芳皆上章篇名標題左方誤連下文删之未盡故也桂華上文云都荔遂芳窅窊桂華是桂華二字乃其標目美芳上文云慈惠所愛美若休德是美芳二字乃其標目

荆吳

漢書地理志會稽郡秦置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景帝四年屬江都又云廣陵國高帝六年屬荆州案州當作國與地紀勝引正作國十一當作二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廣陵又云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案荆國謂荆王劉賈之後更名吳謂荆國更名吳國以封劉濞如志言似荆吳國都竝在會稽廣陵乃所屬地其實荆吳亦都廣陵荆後徙治廣陵蓋荆吳之國實跨今江南北故吳郡廣陵皆可立都也何以明之高帝紀六年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史記荆燕世家索隱曰東陽郡臨淮故云王淮東案項羽本紀注東陽縣今屬臨淮郡漢書注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晉灼曰東陽縣也是郡治即在縣城鄣郡地理志云丹楊郡故鄣郡吳地五十三縣案史記荆燕世

家作五十二城二字誤立劉賈爲荆王十二年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諸侯王表東帶江湖薄會稽史記黥布列傳正義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閶廬城中爲荆吳劉濞傳荆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塡同鎮之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濞也王三郡五十三城攷鄣郡會稽郡在今江南東陽郡在今江北劉賈所王之三郡五十三縣即劉濞所王之三郡五十三城是荆吳之地竝跨今江南北也高帝紀十一年淮南王布反時淮南王都六東擊殺荆王劉賈刼其兵度淮擊楚黥布傳爲淮南王都六發兵反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盡刼其兵度淮擊楚劉賈傳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本史記荆燕世家荆燕吳傳贊荆王鎮江淮之閒本史記荆燕世家贊漢以淮南爲淮東淮南即江北

故云江淮之閒六及富陵皆在江北而廣陵在六東若賈都在會稽布當渡江南擊賈賈當渡江北禦布然後得死富陵今紀傳俱不言布賈渡江相攻事而但云東擊則賈國必在江北故布破賈而遂北渡淮也賈亡而濞襲其國濞都卽賈都也史記漢興諸侯年表索隱曰賈爲英布所殺其年立吳國封兄子濞也是濞國卽賈國景十三王傳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爲汝南王吳楚反時賜非將軍印擊吳已破徙王江都治吳故國顏注治謂都之劉濞所居也地理志廣陵江都易王非都此據此則江都王治吳故國吳王卽治荊故國傳不言者從可知也是荊吳之地雖兼會稽而都在廣陵濞傳云吳王悉其士卒起兵於廣陵西涉淮是也徐廣曰荊王劉賈都吳吳王移都廣陵也案荊已移都廣陵非自吳移都也後漢書郡國志廣陵郡廣陵吳王濞所都城周十四里半不言荊都廣陵亦沿班氏之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荊都吳六年正月初王劉賈元年十一年爲英布所殺國除爲郡十二年更爲吳國十月初王濞元年孝景前三年反誅四年初置江都六月淮南王非爲江都王孝武元朔二年王建元年元狩二年反自殺國除爲廣陵郡五年更爲廣陵國四月初王胥元年以意測之當是荊先都吳後移廣陵而國則仍名吳表文從略故但舉其封時所都不及廣陵也班氏誤讀史表以吳國之吳爲會稽之吳賈濞之都皆在會稽非胥之國與荊吳遂不相襲而景十三王傳又云江都王非治吳故國不自知其矛盾又志文於會稽下云景帝四年屬江都是江都國有吳郡於廣陵下云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並得鄣郡而不得吳是江都國無吳郡胸無定見宜其說之支離也

越絕書□□□漢高帝封有功劉賈爲荊王並有吳賈築吳市西城名曰定錯城屬小城北到平門丁將軍築治之十一年淮南王反殺劉賈後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爲吳王治廣陵立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案越絕書劉賈封荊幷有吳則所都非必在吳矣築吳市西城不必都吳也賈死濞封吳王治廣陵二十一年東渡之吳十日還去漢以江南爲江東江北爲江西濞由廣陵東渡之吳十日復還廣陵則濞不都吳可知而荊之移都吳之封國皆在江北益明矣

三國志虞翻傳注會稽典錄曰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曰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荊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案以劉賈爲都吳從其先者言之是也若以劉濞爲吳王而云濞反誅乃復爲郡則是濞未反時不爲郡也不知吳國之吳統三郡五十三城言之非專指吳郡也若濞都廣陵越絕顯有明文朱育之對非其實

周秦金名之異

漢書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莊子音義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秦兼天下黃金以溢爲名溢同鎰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孟康云二十四兩曰鎰四字疑衍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也高祖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尙秦制也志又云漢興黃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案據志說

則秦所改者周以斤爲名秦以溢爲名其實溢是二十兩斤亦二十兩故周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斤盡趙策敘蘇秦事云黃金百鎰卽百斤周人已有鎰稱管子乘馬篇云黃金一鎰諸子及國策引證甚夥不縷述而孟子書有萬鎰百鎰七十鎰五十鎰之文其時尚秉周制亦得爲鎰則斤之與鎰名稱雖異而輕重之制同也志明云秦以溢爲名而師古以爲改周一斤之制又謂漢復周之制說皆不了

公羊隱五年傳百金之魚公張之何休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案漢書食貨志言莽制黃金一斤直錢萬後漢時賈直或同故何用漢法解之史記陸賈列傳正義漢制一金直千貫漢世金不如此之貴疑千是十誤且與錢萬之說相合

秦漢錢貴

隸釋所載碑陰出錢人數有百錢者輒登於碑案秦漢時錢直最貴漢書食貨志上云李悝曰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稅十五石食人月食一石半五人終歲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據此則粟一石直錢三十若出百錢爲粟三石有餘農夫一家歲用不過千三百五十此秦之粟賤而錢貴也漢代錢粟之價不一然皆錢貴於穀有穀石數錢者食貨志宣帝卽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此錢貴也有穀石數百錢者食貨志元帝卽位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趙充國傳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顏注言其貴馮奉世傳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此粟貴而錢益貴也有穀石數千至萬錢者食貨志漢興承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又王莽末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又漢興米至石萬錢此粟愈貴而錢亦愈貴也食貨志下云王莽居攝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此漢代銀賤錢貴之證有穀石數十萬者後漢書獻帝紀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此粟極貴錢亦極貴而國亡矣

文獻通攷卷八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爾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耿壽昌以穀賤傷農建常平之議其年斛五錢故嘉言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貫中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奇其賜臣下黃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米賤金多近世患國用不足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交具卒

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

愈愚錄卷五終

順德李徵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劉昭誤解漢儀

寶應劉寶楠撰

後漢書明帝紀李賢注引漢官儀曰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首妻謂元配妻非繼續也男女完具謂男女俱生全無夭殤也今世娶婦擇親族中有夫首妻多男者爲婦相禮謂之吉利人蓋亦此意劉昭禮儀志注引應劭漢官儀云云又曰昭案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案榮除兄子無害全具之義榮有兄則榮非長子亦與漢儀無關

漢學師

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戸曹史孔覽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餘□賜先生執事史晨饗孔廟後碑畔宮文學先生執事諸弟子溧陽長潘乾校官碑溧陽長潘君諱乾構修學宮學師宋恩等題名師宋恩云云史□通云云孝義掾王山云云業掾□□云云易掾□□云云易師張□云云尚書掾呂□云云尚書師張□云云詩掾楊□云云春秋掾常寵云云議掾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劉幼云云文學孝掾周治云云文學掾猶玉云云文學師胡通云云中部碑嗇夫云云校官云云師云云校官祭酒云云書掾云云里祭酒云云以上二碑多刓缺案潘乾以邑長稱校官則漢之校官無專官中部碑校官雜於嗇夫掾之閒則校官亦掾屬後漢書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

又云漢舊注東西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據此則漢時掾史之尊與令長相埒故凡掌學校事者令長掾屬皆得稱校官與後世學官異也孔龢碑師孔憲宋恩題名師宋恩及易尚書文學諸師皆廁於掾史之中者此師亦掾屬後漢志於司隸校尉下云孝經師主監視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是掾屬亦得稱師也鄭氏注禮謂鄉先生爲大夫致仕敎學老人此即史晨二碑所稱先生後世學官倣於此

李通

後漢書李通傳論於通多貶詞而傳稱通首迎光武助成大業又稱帝每征討通居守京師鎭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官侯霸之議比諸伊呂蕭曹伊呂不敢當蕭曹不必讓而論文以通爲非不知所謂

萬歲

日知錄後漢書韓棱傳竇憲有功還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然攷之戰國策言馮煖爲孟嘗君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馬援傳言援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吏士皆伏稱萬歲馮魴傳言責讓賊延褒等令各反農桑皆稱萬歲吳良傳注引東觀記歲旦郡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掾史皆稱萬

歲則亦當時人慶幸之通稱而李固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遂爲梁冀所忌而卒以殺之亦可見其爲非常之辭矣矣謹案韓非子顯學篇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當从藏本作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劉向新序梁君援其御公孫龔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日獵皆得禽獸今吾獵得善言而歸王充論衡超奇篇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佚文篇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是皆上下通稱也晉書桓玄傳玄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宋書鄧琬傳泰始二年正月七日晉安王子勛即位於尋陽城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隋書禮儀志四高祖再拜俯受策璽退就東階位使者與百官皆北面再拜

搢笏三稱萬歲又後齊皇帝加元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元正大饗羣官上壽訖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當時萬歲之稱列於儀注則非臣下所敢用矣

三國志吳朱治傳子萬歲早夭宋書文帝紀有晉謚太守周萬歲南齊陸澄傳有宋中丞何萬歲沈文季傳有王萬歲北周書李賢傳賢弟遠字萬歲隋書列傳有史萬歲新唐書高宗紀有梓州都督謝萬歲劉武周傳有張萬歲而李賢傳云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挾帝升殿則鄙陋之名因以獲幸亦可異矣又陸澄傳有呂萬齡荀萬秋陸慧曉傳祖萬載宋劉敬宣傳字萬壽南史文學檀超傳父道彪字萬壽北齊孫靈暉子萬壽北周侯植傳有侯萬壽隋賀婁子幹傳字萬壽文學傳孫萬壽字仙期古人命名苟且如此

馮緄

後漢書馮緄傳緄字鴻卿安帝時爲郎中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遼東太守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陵武陵蠻悉反拜車騎將軍頃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復爲廷尉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於官案隸釋車騎將軍馮緄碑緄字皇卿弱冠詔除郎還吏仕郡歷諸曹史督郵主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廣都長遭直荒亂以德綏撫政化流行到官四載功稱顯著郡察廉吏州舉尤異遷犍爲武陽令誅疾疆豪以公去官部廣漢別駕治中從

事辟司空府侍御史御史中丞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坐迫州郡進兵正法復辟司徒府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隴西大守坐問吏罪旬不分去官以羌駭動爲四府所表復家拜隴西大守上病辟同產弟徵議郎復治書侍御史尚書遼東大守廷尉大常車騎將軍南征五溪蠻夷黃加少高相法氏趙伯潘鴻等斬首萬級沒溺以千數降者十萬人收逋賨布卅萬匹不費官財振旅還師臨當受封以謠言奏河內大守中常侍左悺弟坐遜位拜將作大匠河南尹復拜廷尉表荊州刺史李隗南陽太守成晉大原大守劉瓆不宜以重論坐正法作左校後詔書特貰拜屯騎校尉復廷尉奏中臣子弟不宜典牧州郡獲過左右遜位以傳文攷之傳

字鴻卿碑作臯卿異一傳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後乃拜御史中丞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碑文遷廣漢屬國都尉在督揚州諸軍後異二又舉孝廉後除右郎中七遷爲御史中丞不爲屬國都尉異三督徐揚二州軍不專督揚州異四傳於督揚州軍後遷隴西遼東太守據碑文督徐揚二州後歷廷尉左監正治書侍御史廣漢屬國都尉乃遷隴西太守又歷議郎治書侍御史尚書乃遷遼東太守異五傳止言隴西太守碑文則隴西去官之後復拜隴西太守異六傳於遼東後歷京兆尹司隸校尉廷尉太常乃拜車騎將軍碑文則遼東後歷廷尉太常遂拜車騎將軍異七傳於車騎將軍後累遷爲廷尉卒於官碑文爲廷尉以論中臣子弟獲過遜位則非卒於官也異八又傳

言揚州羣賊長沙諸蠻不載姓名今悉見於碑又碑云督使徐揚二州討賊范容朱生徐鳳馬勉張嬰等案順帝紀揚徐賊范容周生寇城邑遣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周生當從碑作朱生馮赦卽馮緄之誤

中文尚書

古文今文尚書之外又有中文尚書後漢書劉陶傳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是也其在祕閣者亦稱中書劉向校戰國策書錄云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又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盧植傳與馬日磾蔡邕等竝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注言中書以別於外也是也亦稱中經晉書荀勖傳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是也

褒亭侯

後漢書孔禧傳初平帝時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又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案隸釋孔廟置守廟百石孔龢碑褒成侯四時來祠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陰褒成侯魯孔建壽（洪氏适曰建壽當是損字又云碑陰有孔曜仲雅則永壽時曜猶未襲封）魯相史晨祠孔廟奏銘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卽歸國孔龢碑以元興元年立韓勑碑以永壽二年立史晨銘以建甯二年立上距永元四年凡六十餘年而仍號褒成則未嘗徙封褒亭也洪氏适曰安帝紀延光三年賜褒成侯帛疑損未嘗

徙封傳之誤耳其說是也三國志魏文帝紀褒成之後絕而莫繼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崔林傳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南齊劉瓛陸澄傳論康成主（疑作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竝軌陳書沈不害傳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褒成之祠弗陳禊享皆不言有褒亭之封其爲傳誤無疑（唐書宰相世系表孔均生大司馬元成侯志志生損自均皆世襲褒成侯及損徙封褒亭侯亦沿漢傳之誤）錢氏大昕養新錄曰後漢侯爵有縣侯都鄉侯鄉侯都亭侯亭侯五等而褒成侯國不見於郡國志則褒成殆亭侯而非縣侯依史例當云褒成亭侯舊史偶脫成字蔚宗遂誤認爲徙封耳

史傳書字

范氏後漢書傳有誤書人字者非史體也郭太傳所載賞拔之士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郭長信王長父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周康子王季然邱季智郝禮眞皆書字注引謝承書邱季智名靈舉故知諸人皆書字也又符融傳中晉文經王子艾許劭傳中樊子昭和陽士注魏志和洽字陽士知諸人亦皆書字又范式傳張劭字元伯元伯凡六見又稱郅君章殷子徵陳平子又李充傳張孟舉劉翊傳張季禮逢萌傳李子雲王君公此皆誤書字無義例也

迎秋

晉書禮志漢儀縣邑以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三時不迎然張軌傳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國有大喪宜待踰年索遐曰立秋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寍宗廟社稷致天下之誅不可廢也重華從之此則涼王重華自行其國之典禮故與晉禮不同

唐彬

鄧艾滅蜀在魏晉爲功臣而鍾會衛瓘殺之非其罪也唐彬在當時有賢聲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荅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鎭壓内外願無以

爲慮案艾死原不足以危蜀而彬所論艾過攷之艾傳皆無其事不白其冤而誣以罪賢者固如是乎其愧段灼多矣

陶侃溫嶠傳

晉書陶侃溫嶠傳俱盛稱築壘白石以拒蘇峻嶠傳更言賊攻白石壘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而蘇峻傳云嶠等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甚戰無不尅則與侃嶠傳異攷峻以數騎突陣不得入遂爲彭世李千等所誅其死由於輕進非侃嶠力戰之功疑侃嶠傳非其實

鄧攸

晉書鄧攸傳攸爲河東太守没於石勒以爲參軍勒過泗水攸乃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反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遂至江東吳郡闕守帝以授攸拜侍中轉吏部尚書頗敬媚權貴代周顗爲護軍將軍遷會稽太守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本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案時人之言非也攸始仕石勒繼通王敦事君不忠棄子戕姪誠爲大義然其子能朝棄暮反亦可聽其隨行必繫之樹而致之死何耶其終無子宜哉

山簡

晉書山濤傳簡督寍益軍事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

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案簡奉命督軍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而以友朋私恩背君臣公義史猶稱其篤厚何也

羊祜

西晉之亡也以賈后賈后之進也以賈充賈充之不西行而執朝權也以羊祜晉書賈充傳任愷進說請充鎭關中乃詔充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皆幸充此舉羊祜密啟留充雖結婚太子之計出於荀勖而祜之留充遂爲禍始豈晉以無道取天下賢知如祜有時忽昧而項城先蠹不能早誅充父女以救其亡耶

段匹磾傳之誤

晉書劉琨傳琨窮蹙不能復守段匹磾遣信要琨琨由是率衆赴之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喢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匹磾奔其兄喪末波要擊敗走之段匹磾傳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結盟討勒竝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即末波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勒懼遣閒使厚賂末杯末杯乃閒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涉復辰等引軍而還會疾陸眷病死匹磾自薊奔喪末杯擊敗之及劉琨自幷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爲末杯所敗案琨之赴匹磾在建武元年前琨既赴匹磾故結盟討勒琨本傳是也匹磾傳既云建武初結盟討勒又云劉琨自幷州依之復結盟討勒似琨之赴匹磾在建武元年後又一事兩敘俱失之

唐人避諱

唐高宗臨文不諱詔曰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竝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後唐明宗申定迴避廟諱詔本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迴避於偏旁則虧缺於文字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必減少點畫又御名二字不連稱不得迴避敕後在二名抑有前例以太宗文皇帝自登寶

位不改舊稱時卽臣有世南官有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非敢自尊應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不得迴避後唐末帝廟諱偏旁不宜全改詔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其餘依奏觀此則太宗時凡世字民字皆不諱今經典凡用代字系字人字皆太宗後繕寫所易故高宗明宗末帝復申諭禁然臣下敬謹猶從諱避至今或多仍之莫能全改矣

唐中宗復辟

新唐書狄仁傑傳初吉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惟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祚案請還太子不獨吉頊李昭德二人李嗣眞傳武后嘗問嗣眞儲

貳事對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許仁貴傳仁貴子訥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衞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蘇安恆傳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恆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人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艮計宜退就公侯任以閑简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

立師傅養成德器藩屏王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尙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幾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爲忠則擇是而用以爲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張文瓘傳兄文琮文琮子錫久視初代其甥李嶠爲宰相請還

廬陵王不爲張易之所右坐洩禁中語流循州王綝傳綝字方慶以字顯貞拜左庶子兼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晉山濤啟事稱皇太子不名孝敬爲太子更宏爲崇沛王爲太子更賢爲文今東宮門殿名多觸諱請一改之以協舊典制可贊曰李德裕著書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尙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嗟乎君子哉雖造次不忘悟君於善及建言不斥太子名以動羣臣示中興之漸所謂人難言者於方慶難乎哉德裕之稱爲不誣矣王及善傳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羣臣崔元暐傳武后久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元暐奏言皇

太子相王皆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引異姓出入禁闥后慰納齊澣傳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觀此則知唐祚之復諸臣皆與有功後人但歸美於仁傑未攷之甚矣

唐武宗

新唐書紀贊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又云昔武丁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案陳弘志弑憲宗歷穆宗敬宗皆未討賊文宗亦不能明正其罪即位九年始殺弘志史氏譏之宜矣然武宗即位不能明正仇士良等擅殺忠良矯詔廢太子陳王之罪德其立

已而殺陳王安王及賢妃楊氏正位之始遠遜文宗多矣其後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自稱知留務軍將張絳復殺行泰自稱主軍務而均不加之罪意其時力不能制故稍姑容之且其享國僅六年或未竟其長耳然比以商高宗殊失實

褒恤張許

忠烈死事之臣歷代皆有褒恤其最優者莫若唐之於張許肅宗收復兩京大赦文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烈士徇義雖滅猶存其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龐堅等即與追贈訪其子孫厚其官爵家口深加優賞德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顏眞卿顏杲卿各與一子正員官順宗即位赦

文張巡許遠南霽雲顏杲卿顏眞卿等子孫中各與一人正員官憲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與一子官出身有差又平淮西大赦文同又上尊號赦文張巡許遠南霽雲各與子孫中一人出身穆宗登極德音張巡許遠子孫中與一子官有差其中有才行堪任臺省者量才敍用又南郊改元德音張巡許遠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祖父母及父母並與官封武宗加尊號後郊天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出身宣宗大中改元南郊赦文許遠張巡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懿宗即位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人出身又大赦文張巡許遠子孫中各與一子出身僖宗南郊赦文張巡許遠每家與一人正員官昭宗改元天復赦文張巡許遠每家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

滕王閣序

少讀王子安滕王閣序竊疑子安年少趨庭路過洪州適遇高會賓從英俊宜如何懽忻舞蹈歌詠盛事而其序文後半幅及詩語多慷慨激楚之音殊不可解及讀滕王元嬰傳僃其爲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燕飲歌舞狎昵廝養巡省部內從民借狗求罝所過爲害以丸彈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開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久之遷洪州刺史官屬妻美者紿爲妃召逼私之嘗爲典籤崔簡妻鄭嫚罵以履抵元嬰面血流乃免後坐法謫置滁州乃知子安此文樂極悲來有感而言後人徒以落霞秋水賞之疏矣

陳拾遺登樂遊原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詞意悽惋然

凡登高暮景皆然不定爲樂遊原故寔攷之新唐書太平公主傳始主作樂遊原以爲盛集既敗賜寧申岐薛四王公主以謀逆賜死於先天二年拾遺此作蓋逆知其將敗也與子安滕王閣序同一用意

李太白

新唐書李白傳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幷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論者謂以白之才受污於璘惜白不先覺其說不然案永王璘傳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卽日赴鎭俄又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當時帝信任璘甚至朝野無一

人知璘反者白受其辟奚爲過哉且璘以辟鏐李臺卿韋子春劉巨鱗蔡駉爲謀主白不與聞可知璘死上皇傷悼肅宗以少所自鞠不宣其罪謂左右曰皇甫侁執吾弟不送之蜀而擅殺之何邪由是不復用璘死而肅宗不宣其罪且稱侁爲擅殺屏棄終身此於政刑爲失宜矣白始不污於祿山及璘叛而白逃是璘固不能污白而朝廷猶欲誅白何邪璘子僙偵僾伶儀皆爲王公及顯仕璘反而猶尊顯其子獨於白之潛逃不從叛者欲誅之微郭子儀之救幾與辟鏐等同罪才之累人固宜如此

白香山非佞佛

新唐書白居易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又云屈道第卒爲佛寺案居易際亂世假浮屠道以自全非惑也揚之

琰傳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封弘農郡公賜鐵券恕十死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構玄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髮事浮屠悉還官封中宗不許暉聞而戲曰胡頭應祝以多鬚似胡云玄琰曰功成不退懼亡我不空言暉感之然已不及計暉等死獨玄琰全又崔漼傳從祖弟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密白其妄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及韋堅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傳又云天寶閒稱舊德以寬爲首然惑於佛喜與桑門游習誦其書老彌篤云又

李泌傳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切子繁贊曰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仙靈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又姜公輔傳唐安公主道薨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久不遷陸贄爲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參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未報據此足見當時世難人臣多苟且以求活豈皆惑於浮屠哉

漢人

今世稱中國人爲漢人習故言也自古已然隋書西突厥傳崔君肅曰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漢即隋也新唐書郭震傳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顧天時人事兩不諧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又張說傳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又韓游瓌傳虜入漢食禾菽方春而病漢即唐也宋元以來皆襲此稱從所習也

周時稱中國爲夏夏者禹有天下之號後世所稱中夏諸夏東夏夏聲皆泛指中國也（書蠻夷猾夏此夏史所記說文以夏爲中國之人象形之字然恐當時中國之稱未必取此蓋但襲舊稱耳）漢時或稱中國爲秦漢書西域傳詔曰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匃若馬師古曰

謂中國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是秦亦泛指中國爾雅釋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郭注齊中也列子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湯問篇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又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而之一國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又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皆謂齊爲中與齊國無涉

蒯仲

博古圖周仲𠫤父敦銘云蒯仲𠫤父作尊敦此氏蒯名仲字𠫤父春秋左氏傳有蒯得是蒯爲姓也歐陽圖說引蒯聵南蒯誤甚

吉金

今人爲文用吉金二字其來已久博古圖晉姜鼎銘取乃吉金嘉仲盉銘用其吉金齊侯鎛鐘銘𣪊擇吉金又云鍚乃吉金周

蚊篆鐘銘擇乃吉金薛氏鐘鼎款識晉姜鼎嘉仲盉外商鐘圖寶鼎王子吳鼎黃季舟方寶甗俱有吉金之文吉猶善也漢淸明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末句尾下鐫一吉字漢書武帝紀顏師古注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鋌之類矣唐時以吉爲款識亦是取古語而襲之者

第

說文無第字詩正義引說文第次也从竹弟段氏注說文據以補入竹部案漢孝成鼎銘云第一又好畤供廚鼎銘云第百卅第八百六十汾陰宮鼎銘云第廿三虹燭錠銘云第一漢時凡从竹之字皆書作艹此見古本有第字

說文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字之象然則第字从竹本以竹簡次第與弟爲韋束次弟不同段氏謂俗省弟作第非

應劭地學之誤

秦東海郡治郯遂謂秦有郯郡臨淄營邱一地而謂獻公自營邱徙臨淄施水合肥而謂夏水合肥西水出充縣而謂出西陽以洽水爲洽溪以襄邑爲襄牛以桐圭之封爲應侯以陳留之傿爲克段之鄢其舛誤多類此

水經注之誤

渠搜在大宛誤在朔方大伾在黎陽誤在成皋滿瓠別是一城誤屬勇士神泉障別是一地誤在富平赤翟在中山誤在長城陰戎在上洛誤在平陰以衛鞅所封商縣爲鄔以許延壽所封樂成爲樂平以上官桀所封安陽在睞州以王稚君所封樂昌在東郡會稽山名誤作國名尉氏官名誤作邑名夏侯嬰封汝

陰誤爲滕戚夫人產定陶誤爲蜀榮椽木材也誤作地名檀臺屋名也誤作國名以三門爲砥柱以阿陽爲陽阿以脩縣爲脩國以平西爲平陽以夏州爲宛邱以緡水爲郫江以西平爲平曲以平陽爲平陵以身毒爲捐毒以昌遼爲昌黎以固始爲固陵以容城爲深澤以高柳爲柳城以帝邱爲商邱以有鬲爲有窮以汝陰爲茲氏以和成爲禾成以平阿爲北平以中山爲中牟以門水爲波水以宜陽爲宜陵以蒼梧爲九疑以臨羌爲臨蔡以蔡陽爲安昌以夏陽爲下陽以少梁爲大梁以趙靈邱爲齊靈邱以曹楚邱爲衛楚邱京口貢鵠山忽在江夏中山呼沱苑忽在安定以郇瑕爲桃林以潼關爲函谷安成侯劉蒼在贛水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

水以爲酸棗之桃虛在漳水以爲信都之桃縣建成侯劉拾在贛水以爲豫章之建成在淮水以爲沛之建成一陽阿城河水沁水竝見一頁復城滱水汝水竝見其又甚者朐縣臨朐山遂以臨朐爲山名橫縣故有橫山遂以故山爲山名是字之虛實不明也防門之塹廣一里遂爲里名廣里黎陽地名遂謂黎侯名陽是經之訓詁全疏也呂佗襲父功遂稱其人曰呂佗襲干陽谿干字上屬遂稱其地曰干陽谿是文之語助皆昧也其尤甚者岐西之雍謂是兗州之灉可乎盟向之向謂是向姜之向可乎湖陵之文見於尚書今書有湖陵乎魏國之名始於文侯今詩無魏風乎紂都見於禹貢是大禹爲商王也鄹邑卽是郰婁是孔子爲鄒人也疏鹵鶻突諸儒糾摘無遺意酈氏倘不至

此何氏焯謂爲後人附益全氏祖望謂爲後人妄加趙氏一清謂爲後人所塡補是也

焦山

今揚子江中有焦山方志謂焦先隱於此山因以爲名其說非也三國志管寧傳注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先年二十餘東客揚州建安初西還先留陝界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閒病亡年八十九高士傳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年可百歲餘乃卒魏氏春秋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莫能測之據此則焦先未嘗入吳焦山去揚州不遠撰方志者以魏略稱先東客揚州疑爲今之揚州傅會而爲此說

不知三國時揚州指壽春今壽州乃魏地也

小雅大雅之材

文選上林賦揜羣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案此當指治小雅大雅之人言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元閒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是也

曲江濤

今揚子江無濤而枚乘盛稱曲江濤朱竹垞遂以曲江爲今浙江汪氏容甫述學極辯其誤予謂竹垞非善讀史者也三國志吳孫權傳注吳錄曰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有渡江之志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隔南北也晉書穆帝紀永和七年

秋七月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據五行志在七月甲辰夜孝武帝紀太元十三年冬十二月濤水入石頭大桁殺人五行志略同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五行志更云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安帝紀元興三年春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五行志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來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骴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又云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案己丑庚寅爲前後日己丑之夜卽庚寅之夜志一事兩敘失之宋書五行志亦沿晉史之誤五行志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宋書志同案此疑亦一事兩敘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又元王傳忠敬王遵桓玄篡貶爲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桓玄傳濤水入石頭大桁流毀殺人甚多傳二

皆指元興三年事宋書五行志宋順帝昇明二年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南齊書五行志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梁書武帝紀天監六年八月京師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陳書高祖紀下永定二年梁州刺史張立表稱云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湧生沙漲周旋千餘頃竝膏腴堪墾植後主紀禎明二年夏六月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六朝時濤水猶如此之盛又何疑於枚乘之言乎王充論衡書虛篇云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文人即指枚乘東漢時已言曲江隘狹與西漢不同則六朝時江更隘狹可知而濤水猶能破航殺人屢爲變患若此後世江益逼窄

濤水漸微洎及近代全無濤矣據今論古其不然乎秋槎雜記庾信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云觀濤想帷蓋陰鏗廣陵岸北送使詩云即是觀濤處下云邗江路不紆則曲江當指吾郡浙江亦有潮駱賓王詩門對浙江潮不言曲江謹案梁徐昉觀濤詩雲容雜浪起楚水漫吳流隋孫萬壽和張丞奉詔旋江都望京口詩云回首觀濤處極望滄海湄又晉伏滔望濤賦云灌江津而砰礚鼓赤岸而激揚赤岸即本七發文皆指廣陵曲江言隋書潘徽傳晉王廣復引爲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復令徽作序其詞有云凝相觀濤之岸時晉王廣治江都故引漢太子事以況也浙江亦有濤晉顧愷之觀濤賦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又蘇彥旋西陵觀濤詩洪濤奔逸勢駭浪駕

大五百三十二

邛山西陵即指浙江唐孟浩然初下浙江舟中口號詩云八月觀濤罷三江越海潯此則借用八月觀濤事未嘗以浙江當曲江也不知竹垞何武斷至此宋書謝靈運傳靈運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其辭有云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又云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自注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此亦借用曲江觀濤事以下句河靈海若證之可

見

竹書紀年之謬

竹書紀年昔人皆言其僞其最謬者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二十一年周文公薨於豐周公於成王二十一年薨斷無未薨立廟之事此一謬也魯於成王時已有禘而又載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郊廟即郊禘又似魯惠公前無禘祭不自知其矛盾此二謬也呂氏春秋當染篇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當作平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高注訓止爲留其後史角之後紀年說即本呂覽然呂覽所云止之謂魯止史角非周令史角止魯郊廟也此三謬也劉恕通鑑外紀魯

大四百九十三

惠請郊廟王使史角至魯止之羅泌路史又云王不許而晉自用郊此等謬說皆出竹書又路史言郊不及廟與呂覽諸書皆不合尤非是

會稽東部都尉

隸續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趙氏云建武中省諸郡都尉惟邊郡有之豈會稽邊海故置此官歟任延嘗爲會稽西部都尉而此云東部疑會稽亦東西部各置都尉史不載爾予案衡方碑亦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已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略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以上隸續謹案後漢書任延傳更始元年以延爲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不言何部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龘行太守事是東漢之初會稽固有西部都尉矣百官志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李賢注應劭曰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文苑傳夏恭光武時拜郎中再遷泰山都尉此亦疑在建武六年前桓帝紀永興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等反殺長吏永壽元年秋七月初置泰山琅琊都尉官李賢注漢官儀曰都尉建武六年省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今二郡寇賊不息故置延熹三年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五年八月己卯罷琅琊都尉官八年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是泰山琅琊都尉皆臨時所置金石錄有漢泰山都尉孔宙碑云宙以延熹四年卒然則侯章被殺孔宙到官明年宙卒後四年而賊平官遂廢矣此皆可爲確證會稽其時蓋亦有劇賊故暫置都尉如泰山琅琊之比晉書律厤志漢靈帝時會稽東部都尉劉洪攷史官自古迄今厤注云云又三國志張紘傳曹公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虞翻傳亦稱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全綜傳父柔董卓之亂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潘濬傳注吳書曰芮元兄良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漢靈帝以後干戈擾攘故設立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二月乙卯以會稽東部爲臨海郡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然則東部之所統蓋廣故別爲立郡而都尉始廢矣漢吳建置彰明可覩趙洪之疑皆失之不攷

宋書州郡志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晧寶鼎元年立是漢亦有西部都尉此外則南部頗著於史三國志陸績傳子宏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傳賀齊會稽山陰人也建安元年孫策臨郡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晏敗齊又代晏領都尉孫亮傳太平二年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孫休傳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今本作南郡字之誤爲建安郡此皆因漢末兵興暫設此官後遂相沿居之至吳時始遞廢耳惟北部未立都尉故於史無攷

愈愚錄卷六終

順德李肇沅番禺沈寶樞校字

一九卅4.夜

22B

幼學堂文稿

十九册[illegible]

出母嫁母服議

吳縣沈欽韓譔

出母之期絕於父也繼母嫁猶期者以其從之也杖期章不爲因母嫁立文譙周云據繼母嫁猶服以親母可知故無經也舊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子夏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繼母嫁何以期也貴終也注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循傳之說一則義斷於所生一則恩終於如母後儒以爲出母無服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與見嫁者異譙周吳商庾蔚之等皆持此論出母違於父固矣母而嫁盟猶有當於厥考心乎以此而衡其輕重則眞㵲猶之儒矣成洽難傳云經

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矣崔凱則云出母嫁母之服皆據庶子不爲父後者案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伯魚非庶子此爲後者爲出母服也子思之母死于衛鄭云喪之禮如子孔氏世系惟子思一身此爲後者爲嫁母服也崔之說又徒伎於傳而非通制也嘗試論之出母嫁母均爲義絕然出者之情不由於已嫁者之義所可不爲古者出妻不必身犯惡逆淫污也脫如蒸棃拾棗之事爲子者不能諍父之失涕泣請還使覆載之恩偏有所闕又或歸宗之後夫巳寞爾彼猶靡他子復有母母獨無子然則經制服以伸慈孝之私傳假辭以弛劬勞之報豈人情乎喪服小記同有是語要依仿乎傳而出之者袁準云爲父後猶服嫁母爲嫁母服獨不可爲出母服乎是則然矣特嫁母之服過厚非禮也過薄非情也（過厚者石渠議應三年唐天寶六年金大定八年皆詔令子服嫁母三年）設令夫喪未除子在孩抱上不顧其養下不念繼嗣弃斂日之誓爲悅已者容徽獨繼母不制服韋玄成云王者不爲無義制禮宣帝韙之是也抑使死者無同財之親凶人怨家甘心弱息孥孤而往事兼兩濟則繼父同居猶報以期微獨生母得終其恩射慈云就繼母之家爲廬是也馬融所云繼母爲父三年喪畢嫁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步熊等又謂繼母如母無問子之從與否皆服夫曰如母則固異於親母猶諸爲人後者曰若子則原非親子也又繼母畢喪而嫁此其進退之義當然於人子何與而强同於親母乎惟王肅謂從乎繼而寄育

則爲服不從則不服此解經之勝于鄭者也或曰繼母嫁而不從與被出之適母繼母所後之母同灼然無服矣如親母嫁而己又爲人後則服否曰爲人後而降其父母不杖期此厭於本宗之誼制不由於已也出母嫁母之服本不係於宗與父以爲母子無絕理從已所制仍爲杖期賀循云父在爲母厭尊屈從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旣降義無再厭父不能禁子之不服出母則宗亦不能禁其服嫁母也母之名終不可沒則其服終無可減明矣又曰今雖無廟制然爲後之重亦有同於古者可比不服中心喪之制乎曰此唐宋之教人以僞也今人有子貢之情者乎古之杖期有變除有廬次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故雖期喪以爲重且難今則居處衣服無異於人何害於常行之

事欲并沒其區區之文哉果能事事如禮或有礙而不得申其志則如劉智釋疑云雖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訖葬卒哭除踰月祭可也

妻爲夫之兄弟服議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其爲服也甚明子夏於大功章愯然持無服之説以亢鄒人鄭氏因之於此經下不置一辭賈公彥遂謂夫之從母之類敖繼公又以祖父母當之夫經文曰兄弟而以名類懸絶者比擬不幾于欝論哉尋經上下於姊姒婦固小功矣于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又緦矣婦人爲夫家服皆視乎夫而爲之有如之者昆弟之子是也有降之者舅姑是也未有無所從無所降憑空而爲之小功與緦者然則于夫

之昆弟必大功也姊姒始爲小功夫之從父昆弟必小功也同堂姊姒始爲緦此禮意相生不離其本者也然則大功章何以遺之曰經于類推而從略者多矣有曾祖之齊衰三月而無高祖得謂高祖無服乎有庶孫之婦緦而無適孫之婦小功得謂適孫之婦無服乎彼謂兄弟之妻嫌疑可畏欲使生不相聞死不相哀則子思於嫂不應爲位哭踊也無服者不爲位也大傳服問皆謂從無服而有服者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鄭注以外祖父母從母孔疏復引此降一等之文謂外兄弟緦則妻無服）于夫之外兄弟則眞路人矣孰與其在一門之內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緦麻之制不亦傎哉竊念禮文散佚諸儒傳説丁世衰俗敝不免以習聞私意窺其閒然攷諸正經處實不疑徵諸傳記牴牾不合于

載下議禮家自蔣濟成粲外猶膠固不化盡信傳注而敢蔑經典斯惑之甚者也原夫聖人之制禮因人本有之情而道之其可效其愛敬莫可罄其哀慕則有事親敬長之禮吉凶喪祭之儀所以饜飫人心而使之鼓舞浹洽者也後賢之議禮則逆揣其非意之事設以不敢不得之科多方以禊之使人煩懣憤眩悅恨之意生而扞格之蘖深益大亂之極上烝下報殺逆奪攘廉恥破壞而無所止惓惓之意操之不能不蹙也然厚薄之旨懸矣嗚呼此非賢者之過也因乎世變而不自持者也合經與傳觀之於是會之升降盛衰其亦可覩矣夫

余既作此議深恐守文之士以爲背先儒遺傳訓指而訴病及見鄞人萬斯同亦有此論云賈氏以從母當之不得已而

彊爲之解也從母之類可稱之爲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於兄弟之外乎眞解頤妙語也惟言從上世以來嫂叔原未嘗制服至作儀禮之人見其不可無服故不直筆之經而但附箸之于記以見後人之所補而非先王之所制云云此則因經無明文不免首鼠兩端徒爲發難者示一隙不若鄙見之堅確也特附識之

父爲長子三年辨

喪服傳曰父爲長子何以三年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先王制此重服而人情不以爲咈者以其宗子之重也庶子雖自有其小宗然五世則遷於上不爲正體於下不爲傳重則其長子不得比於宗子不爲三年

也何疑傳所云不繼祖者非高曾以下之祖乃指別子爲祖也大宗之重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其義隆其統尊故父之服斬公義也爲祖也漢戴聖聞人漢云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此固深知禮意也必云五代之適舉其世數以異於彼之五世則遷要諸適適相承無他道矣雷次宗云父子一體而長適獨正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盡豈可淩天地混尊親也雷氏言此其譏切魏晉諸儒之意深矣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不繼禰則益明其不繼祖義實相兼非有兩事而鄭釋之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自後諸儒循鄭不必五世之說謂己身繼祖統長子四世者虞喜賀循庾蔚之等主之孔穎達賈公彥義疏從之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故必已承二重而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此一說也鄭注喪服傳又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言祖不言禰容祖禰共廟鄭以共廟遷就爲父後之說譙周劉智等主之五經然否曰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不爲繼祖此又一說也二義同出於鄭而近之述者皆主繼禰爲斷且斷斷曰繼禰而不遂服是不知有父嗚呼謂知有父而可不明其宗哉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故庶子不祭祖若循繼禰之說與人人得爲長子三年者相去一間耳此尤害於義者也我謂喪服之制聖人合尊親貴貴之義而準乎厚薄所不容已有不得不降卽有不能不加隆其爲長子三年豈不以先祖之爵邑此子承之先祖之廟祧此子奉之溘焉朝露先緒茫然喪

子之痛異於常情緣情起義視之若君與父之重而無嫌故宗子死絕族皆爲之齊衰三月雖大夫之尊不敢降禮固有稱其厚者也如其貴非世祿廟非不毀泛然曰繼祖也曾不思其祖爲親盡則毀之祖而欲使其父爲祖屈於子斬焉衰絰可乎如必以小宗之長子宜重何以四世之宗僅服其本服不爲之齊衰哉故得而通之曰禮有繼禰小宗子若孫與其支庶奉之是固有宗之名宗之實不必待執長子三年而始爲兼有名實也傳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非賤庶子于其長子正以長子不可比於宗子之重耳夫若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曰庶子爲大宗後如何曰是已上繼乎祖當傳重於長子何得如庶子之舊孔賈所云體而不正雖傳重不得三年者謂所後服爲後之人耳晉博士杜瑗云謂爲人後者有先之名也非並存之稱也其後也因不可以絕而嗣豈復有下流之得服哉孔賈之言不亦贅乎西京石渠議去古未遠惜其於此言之不詳遂爲異論所掩若敖繼公刺傳記爲誤創庶子得爲長子三年之說是固與其論夫宜爲妻齊衰三年比類而妄者也何足與之辨

出後之子爲本生祖父母議

爲人後爲其父母期於兄弟降一等有如兄弟之服者經雖不言而可類推不必疑於身之祖父母也灼然若出者之子於出者之父母晉太康中斷爲大功劉智王彪之等從之此主於恩而視父之例降一等者也賀循崔凱等以爲恩止其身不及於後此斷於義而以所厚之親疏爲服紀者也試論之曰以義斷

者甚合於古而可通於今以恩重者苟循於俗而甚悖於禮何則小宗雖絕不爲後大宗不可絕故取族之支子後之緣人之情適子自不當後人耳非謂大宗不得以適子後也適子且不爲後則無昆弟者不爲後益明父母於己爲輕而所後者視己爲重一則枝櫱一則根本自不得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猶以爲天性之愛不可頓滅其本親之恩故於兄弟降一等出降之名不可傳世何則子以初生爲對故不沒既出之名孫以繼體爲正莫分其一成之實恩殺於既往義隆於方起尊祖敬宗祖可參兩哉故慈母妾母不世祭傳曰於子祭於孫止親在一家猶不顧其私以所主爲重宗道猶君道古者以門外之治斷之無疑也今世之爲後者固非若大宗之重義有不得已者推伯

仲之分計親疏之序親昆弟之子在從父昆弟不越之也從父昆弟之子在從祖昆弟之子不越之也不必驟推緦麻無服之列於其祖就令有之亦義所不得已者也吾謂深合于古而可通於今是也若曰以祖孫之至戚而等諸路人似非人情且服本親不傷於後在俗之情既推其子若孫而遠之矣又覬其於我偏厚焉是不過分虛名于所後者而利其有以波及父若祖也嗚呼此薄惡之行也傳曰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不當以恩無兩隆義有專壹乎於子之身同其所分則移其所厚況繩武而祔食者哉賀循云絕其恩者以一其心此不易之論也若猶爲期功之差介於疑似之閒則降一等之文何不云其子於祖父母亦如之㫖以義所不可通也記云爲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不爲出母之黨服則服繼母之黨鄭以爲雖外親亦無二統然則宗可有二統哉且孫不爲出祖母服卽可知所出之祖父母無降衰矣說曰功固殺于期則孫爲祖後者可得謂既持三年於其所後而使爲所出之祖父母服期乎經於小功章始見從祖祖父其例嚴而不容紊吾固曰爲大功之說者苟循於俗而甚悖於古是也或曰子之言非教人以厚也應之曰此厚俗之本也誠私其子若孫毋輕以其子爲人後誠欲厚乎父與祖毋輕弃其宗而爲人後見其族之爲緦麻爲無服而猶命之後是固不欲有其子若孫知其反而爲緦麻爲無服猶後於人彼又自絕其父與祖何以區區之服爲曰若何而可以置後曰賢者不當絕

貴者可不絕非賢非貴則亦患鬼而已矣以其貲散諸宗可也無宗沒於官可也令曰非其倫而爲人後者不齒士伍

諸侯之臣爲天子辨

案國君服斬者其臣從服期爲君之父母長子祖父母是也諸侯之於天子斬衰其制雖重要以義服臣從君當量減故有繐衰之章既葬而除之期夫德位并崇薄海臣妾當其崩隕神人胥恫第以分有貴賤恩有淺深故服有隆殺降爲繐衰不敢並于君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盥而用賓一命以上莫非天子之賜豈若衰亂之後爵人刑人一不關於王朝而大夫遂忘乎天子哉然則其服之之義非徒以接見之私燕饗之惠而制之可知也傳所謂以時接見於天子備一說爾賈氏疏之遂謂大

夫不接見天子者無服士不接見亦無服服非通行之服大夫為不盡然之大夫一若禮經之惑人非傳無以析之者并非傳者之意矣蓋春秋時天王崩諸侯皆闕臣禮不廢朝會燕好之事度其君未必肯執斬衰之喪則其臣於緦衰之廢也亦久惟其喪會葬如叔孫得臣印段者不得不服其服以卒事俗師傳誤遂謂惟接見者服之爾藉如賈說諸侯哭於朝羣臣陪位吉凶參錯又有遠國小侯其臣全未接見則斬衰以外竟無一人將為至尊如朋友加麻乎抑儼然朝服以卽事也不亦甚紕繆而無所據歟吳射慈云諸侯大夫出有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見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可謂善通彼我之懷者矣

弔生不及哀解

既夕禮既窆主人反哭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未殯之前弔弔死者也反而亡焉則傷之甚也賓之弔弔生者也送賓就次猶朝夕哭此朝夕哭仍在殯宮阼階下注云啟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卽中庭之位疏云如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喪服哭晝夜無時疏云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哭不絕聲一無時既殯已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為朝夕哭及哀至則哭二無時惟既練不朝夕哭外寢思憶乃哭亦為無時之哭此條無時哭疏云在廬中誤然則卒哭祭者所以節無時之哭其前皆哀之至也傳所謂弔生及哀者如此疏又云凡喪服以冠為受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此進退之序也所謂既葬變麻服葛者虞

禮尸出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不說帶其變麻服葛只是男易絰帶以葛婦人易首絰以葛耳既練服七升之衰男子除首絰存葛帶婦人除要麻存葛絰至大祥祭行乃焚絰杖服縞冠素衣耳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諸侯巳上豈得既葬無哭便除縗哉杜預欲迎合晉武使太子薄其母喪其可誣聖經乎段暢之議亦良拙矣特舉此俾讀左傳者毋為所惑焉

先配而後祖解

案甲辰至甲寅挾日耳自鄭逆自陳歸四百里而近往來旬日之內計造境請命又須宿留則奠雁當稍卽授綏曲顧其百兩以迓百兩以將者豈弟絡繹不為貳室之館明矣左氏故詳其日於入鄭後箸先配後祖之譏為解故者迄無折衷賈逵以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衆謂配同牢食先食而後祭祖康成以祖為軷循賈之意慫於季文子如宋致女服虔云如宋致女謂成昏穀梁傳謂以我盡之也義然穀梁只謂逆者微故致女譏宋之不親逆魯之代其厚耳就如徐邈之說宋公不親迎故伯姬不順為夫婦則三月未成昏特伯姬一人不可以概論也不知賈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之抑衽奥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曾子問正義經典無文以明之夫配匹也緣其作配故合巹共牢以親之妃匹偕老則祭於室亦謂之配不可以一昔同食為配也鄭衆之說於是詭矣後鄭以為道祭全乖左氏固不必論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昏禮自下達女氏皆於廟則父之醮子有不於廟乎其遺之有不告廟者乎貴為國

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巳在鄭必灼然于耳目者乃蹉咨于誣祖耳胡爲追案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淸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絶而待鍼子之定論也葢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假謂忽也世子以聘禮推之使者之出朝服釋幣於禰其歸不脫朝服至於禰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況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於適而惜跬步之勞於祖己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鍼子曰不爲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

大夫宗婦覿解

周禮有內宗外宗鄭云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王諸姑姊妹之

女謂之外宗外宗又得兼母之黨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鄭云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又有同姓大夫之妻喪大記所謂外命婦者也又有外親之婦通得外宗之稱服問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經言大夫宗婦覿謂同姓大夫之妻見小君非謂大夫與宗婦雙雙執質也古於夫婦惟祭祀有共事祖禰之義得有繼獻致爵之禮然一於房一於室猶嚴乘行匹處之戒婦之見於舅姑亦家人禮之近者矣然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南面子不並婦而贄舅姑不同席而饋禮意曉然可知彼於夫人豈得同贄並見若世俗委巷之昏嫁哉循傳文僅言宗婦用幣非禮無大夫見夫人之文而杜預曲成其鄙說謂不言大夫舉非常夫非常之事孰有過於合耦而見夫人者

御孫譏男女同贄直謂婦人用男子之贄無致虔之義有外事之干用非其器是男女無別耳杜自昧御孫之旨豈可以之誣經傳哉穀梁傳謂無大夫見夫人禮然同姓諸侯后與夫人尙得獻享則同姓夫人亦得奉贄進謁可知容大夫自以幣覿夫人但非此經所書耳穀梁之言未爲通論

用致夫人辨

左氏之言信而有徵固然然以禘大廟致夫人爲哀姜則竊有疑也何者僖公本非哀姜所生彼犯鳥獸之行被殊死之刑不以令終豈堪入廟且殺之者桓公也桓公行伯實爲義舉豈可齊殺之魯夫人之靦然配食先君於齊桓之心必不慊而謹於事齊之僖公必不出此就令僖公忘國危之恥媚淫昏之鬼則

請葬時卽巳致之不待八年之久而憐其餒魂無主也然則夫人者成風也妾不得與祭尊成風爲將來之配食故致成風爲此日之內主成風之正其爲夫人由此禘也春秋以其非常而書之或疑舅歿姑老傳家事於婦雖始適夫人在宗廟之祭嗣君與其妻爲之僖公欲尊成風何須假禘祭而致之乎曰喪禮謂主人者嗣子也其主婦則死者之妻也妻於喪次爲主婦則祭祀爲主婦可知喪服曰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以薦獻之事合族之誼不在其妻而在其母也賈公彥曰母年七十巳上宗子之妻與祭則族人固爲之服此亦凖量人情七十之年必篤老不復堪奉籩豆耳是成風之助祭其失惟妾爲夫人之事明于祭其母得爲之也公羊以僖公娶楚女又以齊媵

為夫人與春秋緯說相表裏本自無稽哀二十四年宗人釁夏曰周公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明德之冑貴族之耦典禮昭然魯與楚媾非異姓族醜蠻荆雖横江漢之閒尙無係援之慕必不以其女共承宗廟又齊與楚臭味差池猜嫌方搆楚即嫁女齊肯以姑姊妹為媵哉徵諸事理極易曉俗儒守一空而不察耳權氏又以夫人為文姜此又不足辨也

駁杜預與會位定論

宣元年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預云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嗚呼煌煌周禮為擁戴簒弒之邪徑俗儒固陋之見一至此乎夫其人為簒弒之人雖攘其位而靦然民上周天子既為元默之尸莫之誰何為隣國者即當

絕其信使布告於方嶽盟主為方嶽盟主者亟宜糾合同盟聲罪致討使死者不飲恨黃壤生者懍懍知大義之所責必無幸免之理惡逆之禍肘腋之變當相戒而不敢發不亦抗陽抑陰之盛事哉乃自敵以上靡不寒已死之舊好貪建樹之新恩於是覬覦之徒以為與於會盟明神要之大國援之哆然其得計也禍亂日尋而不已非毌於事之固然哉然則若而人者使得儼然執圭祓冕揖讓於宮庭同盟之怙亂長惡罪無可辭也縱而與之會盟者猶有罪身為惡而與於會盟者便得曠蕩而更新乎曰臣子殺之與弒君同則是石碏不為純臣而州吁不為凶慝也舉天下無討賊之人千乘之主相率而親之曰兄弟也甥舅也則其臣與民疇能不戴之為君為公春秋之書之安得不目之曰公曰侯要其丁此殃咎豈臣子所忍言哉曹伯負芻之執晉之計也緩使曹人得藉口以乞哀杜預乃借彼詭辭妄成義例彼生於亂世習見魏晉閒之事宜其別有肺腸亂臣賊子口所囁嚅而不敢道吾於楚莊王之殺陳夏徵舒也而為秉禮之魯主盟之晉羞也終春秋之世布大義於天下者莊王一人而已

妾母不得為夫人論

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粢不杖期章為君之母期曰非夫人無服則羣臣不以夫人禮禮之也曰近臣惟君所服明君非三年服君又不敢以夫人禮禮也何也傳重于先君也妾母為夫人母不加尊

父屈於齊矣鄭注曾子問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庶子王為其母此禮之正也鄭以禮無承重為妾母服之義據喪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而明之也若緣公羊母以子貴之說則庶子為父後者何故降其母緦若遵為後厭屈之禮則社稷宗廟之主豈不所傳彌重然則練冠麻衣附於公子為其母之例無可疑也又不可尊同於適而猶以妾母服服之也春秋時諸侯專恣禮樂征伐之大者皆不可復問緣骨肉之愛隆其所生未遑為誅絕之罪豈便謂之禮哉春秋書之以為彼既違禮而成之夫人成之小君穀梁傳曰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此孔子之意也定姒之薨季文子喪之不反哭不殯廟不設屬椑季文子忠於君者也非弱其君以

禮固如是耳文子所行禮之正也匠慶所爭俗之變也鄭服問注云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皐佩不達大義遂謂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不知鄭之言此正爲公羊說云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適也下堂稱夫人尊于國也儼然爲適庶並尊之倡故鄭破之耳夫死其適母是死其先君也可乎哉自公羊之邪說行杜預輩傳會以趨世後代循之則一太后一太妃矣以爲不足則兩宮並尊又有未慊乃多行無禮如周貴妃之於錢皇后爲大防一墮人心亦何所不至嗚呼其禍則俗儒之長之也

旣獻召悼子及旅召公鉏攷

案鄉射禮主人獻衆賓後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主人降賓

降衆賓皆降席於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加席者大夫再重席正也其燕禮司宮筵賓於戶東西上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故舉觶後主人獻卿卿辭重席此之辭重席以辟君明卿當重席臧紇以重席待悼子正其爲卿適從卿禮也其席當繼賓席而東等於冠者之醴降於嗣子之舉奠古者立適之禮可知其大概矣案鄉飲酒賓席牖前南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尊于賓席之東房戶閒席與尊皆南面則設席者酌尊者皆北面矣士冠禮云再醮攝酒有司徹云司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此斯之之意也絜之者所謂執冪者反冪也其盥洗賓爵如賓禮可知鄉飲酒記云凡旅不洗則舉觶後當獻者皆洗也旅者案鄉飲酒禮主人酬介之後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注云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則旅酬也又燕禮卿大夫皆說屨就席主人乃獻士於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臧紇以士禮待公鉏故於其時召之鄉飲酒記云旣旅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士非特不席於堂其尊亦非房戶之尊燕禮所謂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是也與之齒者齒於子姓兄弟之閒非齒於悼子也以特牲饋食禮知之彼設堂下尊之後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彼舉觶之時知其所齒在庭中也悼子之席在堂上獻於席前拜於西階上若士若衆賓長若長兄弟皆獻于兩階設薦于庭中公鉏安得遽與悼子爲齒乎杜預撥弃經禮宜其恐疏臆測孔氏於此亦了無疏證故附禮文爲之攷俾知禮非虛設

傳非空言也

叔孫豹違命論

賈逵云叔孫義也魯疾之非也服虔云叔孫欲尊魯國不爲人私讎以違命見貶其于尊國之義得之矣宋衞與魯素爲敵偶宋衞于是盟不聞請降於小國而魯遽欲自比於邾滕牽是而倡則在會者當無肯任次國之貢賦矣此必不得之於晉楚徒辱命而貽口實爲四方笑叔孫權事之宜尊國之體其奉使有足多者且其事不從穆子創也仲孫湫請子帶于王事畢不言枝如子躬致犨櫟於鄭事畢弗致其君不以爲廢命故出疆之義專對之材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者莫能任之然春秋猶去其族者嚴君臣之奉惡夫不肖者階此以自專故爲之防也

傳言違命違公之命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武子當國故傳其命耳縱使作中軍以來慮夫奉事兩大恐索維艱邾滕之比本緣便巳全非公意亦何難一言于公度無不得請何用使公塊不知此爲隱蔽之謀犯矯誣之責哉若本非君命則春秋不應貶也杜預穿鑿之見既謂大命下移懸魯君從來不得發一言又謂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然則其順順季氏耳其顯顯强臣耳且魯之朝聘會盟信使交錯度無不稱君命而行君雖弱于國命固顯于外亦何待此之顯之哉夫傎倒是非密寘陷穽入人罪而無從知之者此金虎之爰書與賣餅家之斷獄則然春秋推見至隱一實而巳委曲辟戾之義非所闚究也

昔陽攷

昭十二年傳荀吳入昔陽滅肥杜預謂昔陽肥國都是也又謂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劉炫駁之是也其後酈道元承杜之謬云泜水又東逕昔陽城南引昭二十二年事京相璠曰故鼓子國也又云清漳水南逕昔陽城引昭十二年事及杜預此注顧氏炎武譏之曰水經注一卷昔陽城兩見一在下曲陽一在沾縣誤也自後顧祖禹沿酈氏之誤顧棟高偏主劉炫之說余郎以杜預注證之襄二十三年趙勝師東陽之師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杜俱云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東陽於晉爲山東則此年之僞會齊師與二十二年之略東陽其事與地相符肥與鼓俱爲晉山東無疑不得云昔陽在樂平沾縣劉炫謂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縣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

大五百一十六

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此名通之論孔穎達尙何置喙哉然謂肥鼓並在鉅鹿是也謂昔陽卽是鼓都非也司馬彪郡國志云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則鼓聚乃鼓子國而昔陽別爲肥子國甚明後人連讀之又習見應劭前志下曲陽縣注之謬（應劭注地理之粗疏與劉昭注郡國同貽誤後學）遂謂鼓子國有昔陽亭又轉誤爲鼓都也傳所以先云入昔陽者入其國君走他邑故前志于眞定肥纍縣亦云故肥子國至八月壬午幷克之而肥遂滅入與滅有二文則昔陽固爲肥邑何以明之昭二十二年荀吳負甲息於昔陽之門外緣昔陽非鼓地故鼓不爲備如劉炫云本爲鼓都則晉巳坐甲于國門何得復爲僞糴而云襲之乎顧祖禹之誤分昔陽在晉州者爲鼓都在山西樂平縣者爲肥國

然樂平之昔陽元和郡縣志云一名夕陽城則昔陽本非定稱名偶同于春秋之昔陽顧氏旣沿劉炫鼓都之說又襲杜預樂平昔陽之誤割裂糾錯轉益迷惑矣至劉昭郡國志注于下曲陽縣仍引杜樂平沾縣之昔陽此何異取秦司馬錯之伐蜀以證楚公子嬰齊之盟蜀乎盲人道黑白良可歎巳

禘于襄公蔿者二人辨

杜預以禘當于大室不於禰廟故疑爲襄公別立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謂若周之豐晉之曲沃本是所居先有宗廟者爾不得謂春秋之書城者皆是都皆有廟也禮無原廟春秋時毁而復立若武宮煬宮則有之不在毁限者無別立廟之事漢祖宗廟在郡國貢禹以爲不應古禮宜正

大五百零七

定安得逆以漢制爲魯事乎高誘解此亦以禘爲大祭云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者四十八人此可證何休六六三十六八之應說於襄公廟二人餘在季氏季氏僭也陸粲知杜預別立廟之非求其義而不得云周衰禮廢諸侯典祀葢有獨豐于昵者如閔二年禘于莊公趙匡曰不及於祖此禘於襄公亦然余案傳通言數事爲召禍之由不必定在當年此禘或是時祭不必指爲大祭鄭禘祫志据此年爲五年之禘特援以通事理爾葢諸侯五廟同時並祭次及襄公之禰廟而萬舞不足所以不足緣季氏亦有私祭禮君祭孟月臣祭仲月晉既烝而趙孟烝於溫是也季氏祭與君同時日又矯用樂舞衆懼季氏遂以私廢公此大夫所以怨也若謂禘必大祭專在一廟則將事之先涖卜戒期百司庀具其禋祀葢虔公庭萬舞豫爲部分魯雖貧瘠不應除給季氏外惟存萬者二人也若大禘一廟季氏雖不臣不應便奪君之樂致綴兆不崇大禮廢缺觀聽駭歎也襄二十九年云三耦不足取於家臣固然以晉之官制證之六官之長戎右尉侯七輿六騶屬三軍爲多魯之三軍盡歸三家則公臣爲數無幾矣聘客燕享有主人有媵爵及膳宰司宮司正執事不與當司射比耦又不必皆能射且燕射於路寢禮殺於大射其射耦惟見在庭者爾公臣不足又何怪乎不可以彼而例此也然則此之禘爲羣廟之時祭萬舞惟闕於襄公之廟亦可知矣解經之道必攷核詳審而以理會通之執滯文句觸處生礙也

書讀禮通攷

崑山徐原一讀禮通攷淹貫該洽葢自杜佑以後未有之書也卷帙既繁不無小誤其一百十四卷引明太祖實錄云洪武四年九月丙辰冊故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王保保女弟爲秦王樉妃時妃有父喪上命廷臣議之禮部尚書陶凱奏大功以下雖庶人亦可成昏況王妃無服徐氏譏之以爲陶凱身爲禮臣不能規正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乃云無服何忍言悖禮至此也愚案王保保其舅察罕養爲已子察罕之死在順帝至正二十二年何爲洪武四年其女弟尚有父喪及攷太祖實錄則云妃有外王父喪乃知徐氏所見之本有脫文爾外王父之服小功凱所據者大功之末可以嫁子不爲失禮徐氏所見誤本一時不能辨正葢不知王保保爲何人其父爲何人而遽令一代創業之主與其制作之臣同受不韙洵乎箸書者不可以鹵莽尤不可以不通史學也

宋元以來傾軋于注疏者至矣　國初學者尚沿其習萬斯大顧湄輩意不在于規而主乎詈若蒙師之訓童子然甚者往往剜肉爲瘡以施其砭灸雖口如布轂吾恐一空之智不足闚禮堂之藩也徐氏于是書凡有異論採摭靡遺其推元之敖繼公爲尤至若欲祧鄭而祖敖異矣哉余謂敖氏穿鑿之黠者耳其說儀禮大約與鄭異同參半同者固已攘取之而乾沒其本來異者又不欲訟言之若疑讞所自及設陽捭陰闔之文堅似是而非之說使人不以爲空疏反以爲達禮墮其雲霧而不之覺然有識者觀之擣撦割裂悖戾衡決呻嗄歎嗚潦倒纚沽等諸

下里僞物而已其幸存至今適丁厭故喜新之會兼爲儀禮者至少學士大夫不暇治經何從而衡其淺深得失哉然假給者遂欲以積薪處之是一手而淹萬目也徐氏綜數千年之大典爲實事求是之學而以巵言弔詭殽其閒亦毋子俗習而不之思爾如呂坤之書號爲四禮疑者則舍儒而攻聖者也如之何而列之也

白田草堂存稾

白田草堂存稾卷一

寶應王懋竑撰

雜著

易本義九圖論

易本義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爲之又雜以已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其見於文集語錄講論者甚詳而此九圖未嘗有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豈不見此九圖者何以絕不致疑也朱子於本義敘畫卦約略大傳之文故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而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

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卽六十四卦方圓圖也）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載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語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蓋其慎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之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案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氏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矣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希夷先生陳摶圖南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以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並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乾爲馬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蓋兩存之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自周子太極圖以黑白分陰陽後多因以爲說龜山先生於詹季魯問易以一圈示之而墨塗其半曰此卽易也是皆以意爲之朱子答袁機仲書所云黑白之位當亦類此今此圖乃推明伏羲畫卦之次序其必以奇偶之畫而不可以黑白之位代之彰彰明矣爲問伏羲之畫以奇偶乎以黑白乎則以黑白之位爲伏羲之畫雖甚愚知其不可也今直

題爲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而皆以黑白之位又孰受之而孰傳之耶答袁書止有八卦黑白之位而無六十四卦又云三白三黑一黑二白一白二黑等語與今圖亦有不同此書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今欲易曉故爲此以寓之後書云僕之前書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爲之寫出奇偶相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故竊疑袁書此一節或後人勦入之以爲九圖張本而非本文又其後云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黑白之位原非易中所有攷其文義都不相屬答袁書凡十一論黑白僅見於此而他書皆以奇偶論其或有所增損改易而非本文未可知也卦變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彖傳卦變偶舉十九

卦以為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復姤臨遯等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攷之惟訟晉二卦為合餘十七卦則皆不合其為謬妄尤為顯然必非朱子之舊明矣故嘗反復參攷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數百年以來未有覺其誤者蓋自朱子既沒諸儒多以其意改易本義流傳既久有所纂入亦不復辨馬端臨文獻通攷載陳氏說本義前列九圖後著揲法疑即筮儀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為本義原本所有後之言本義者莫不據此而不知本義之未嘗有九圖揲法也明永樂大全出以本義改附易傳而九圖筮儀遂為朱子不刊之書矣今詳筮儀之文絕不類朱子語其注有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案儀禮士冠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筮者北面今直云筮

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讆說不知何來推求其故則學易者但見漢上易叢說有引儀禮筮宅者北面之文而並未嘗攷之儀禮也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由是以言筮儀亦斷非朱子之作而通攷所云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者皆為相傳之誤而不可以據信矣余故曰易九圖非朱子之作也後之人以啟蒙依放為之又雜以己意而盡失其本指者也今攷其大略如此其碎義瑣說有相發明者別附於後世之君子得以覽觀而審擇其是非焉

易本義九圖論後

自朱子著本義啟蒙門人勉齋黃氏盤澗董氏瓜山潘氏節齋蔡氏各有訓說今皆不傳其後雙峰饒氏厚齋馮氏進齋徐氏廬陵龍氏輾相傳述其書亦不復見惟近日徐氏所刻經解有六本天台董氏傳義附錄鄱陽董氏周易會通梅邊熊氏本義集成雙湖胡氏本義附錄纂注雲峰胡氏本義通釋及玉齋胡氏啟蒙通釋尚可參攷天台鄱陽俱載九圖五贊筮儀梅邊止載九圖雙湖止載五贊筮儀雲峰則盡去之其天台鄱陽梅邊三本九圖各有不同注亦小異天台本最先出題云易圖下云朱子其中縫則云董氏易圖說梅邊本云易圖朱子集錄鄱陽本方云朱子易圖天台本八卦次序六十四卦次序皆用黑白之位梅邊本八卦以黑白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鄱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以方空別之其參錯有如此者以此推之九圖固未嘗有一定之本也雙湖不載九圖此今刻之

脫誤其書後自作四圖三論云不敢列於九圖附五贊後是固有九圖矣玉齋啟蒙通釋亦載本義九圖語今本大全九圖小注往往有雙湖語至雲峰則無之然雲峰不載九圖亦不言其所以不載之故也今刻雲峰本義通釋上下經解極詳以大全本攷之增多者十之三四彖傳以後語皆與大全同無增多者疑通釋自彖傳後已失去後人鈔集大全所載以續之耳又大全序例謂胡氏通釋既輒變古易又於今易不免離析先後攷今刻乃一依古易此不可曉或者今刻非原本與反復參攷其以九圖為朱子所自作絕無所據疑為門人輩所纂輯天台董氏玉齋胡氏去朱子已幾百年而梅邊鄱陽又遠在其後天台本自序以度宗咸淳丙寅距朱子之卒已八十餘年鄱陽董氏謂此書近出雙湖胡先生並未之見則天台本之出於元仁宗皇慶以後距朱子蓋百六十餘年矣梅邊自序以元英宗至治壬戌鄱陽自序以元文宗天厤戊辰二書大略同時蓋又二十餘年也玉齋天台同時人而少後之流傳既久莫可識別但據所傳以為朱子所作無能辨其非者

至大全出則諸本異同不復可見學者亦無所據以致其疑案三家本止云朱子易圖大全輒增之云朱子圖說朱子答袁機仲書黑白之位本非古法四語三家本皆附載於諸解後而增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九字已屬附會大全更以系於八卦方位圖說之下若圖說注所本有者其爲疑誤後學益甚矣朱子復古周易而門人蔡節齋爲訓解已大變其例（節齋訓解今不傳其更改次序見鄱陽董氏所述中）以易爲卜筮作而門人林正卿以爲設教（見勉齋黃氏答書中）蓋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況於一再傳之後譌以益譌則天台梅邊雙湖鄱陽所述又安可據信耶向讀本義卽疑九圖之非而未敢質言之比得經解諸家攷之乃知九圖斷斷非朱子之作而猶以未盡見勉齋北溪潛室盤澗瓜山諸集以決

斯疑也姑識於此以俟攷焉

黃勉齋先生集有答胡伯量書論所刻本義先天圜圖止言其印本之錯不可流傳以誤後人而不言本義元本若何勉齋伯量皆朱子門人若本義果有此圖則但據元本伯量不必以此正於勉齋而勉齋亦不當有不及細讀之答矣疑圖或爲伯量所自作而勉齋書答語不甚分明後來者遂無以決斯疑也

天台本黑白之位與今大全本同止以黑白分陰陽而無所謂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與答袁書三白三黑一白二黑一黑二白之云皆不合鄱陽本黑白各以方空別之其與袁書合矣而分裂破碎爲九甚焉既不見一奇一偶各生一奇一偶之象而兩儀四象皆不可識別正與朱子所云非本有此六十四段者相反且以六十四卦包八卦四象兩儀朱子與林黃中辨子在母外子在母中亦此圖與六橫圖之別也或謂如其圖自上而下六爻之奇偶六十四卦無不相值此亦數之偶合而指此以爲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其斷斷不然矣

天台鄱陽本皆列九圖五贊筮儀文獻通攷前列九圖後著揲法而無五贊揲法當卽筮儀也朱子與呂子約書明云五贊附啟蒙後語錄亦云啟蒙五贊則本義之五贊爲後來所增入非朱子之舊明也（今大全本以五贊入筮儀類又與兩董本不同）啟蒙明著策篇其言揲法已詳而明筮贊又詳言之不必更爲筮儀明筮贊云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則無所謂牀與木格者而擇潔地爲蓍室日焚香致敬是又大類臧文仲居蔡之爲朱子必不爾也惟單拆重交

啟蒙明筮之所未及然此火珠林已有之人人所曉可無庸及也（單拆重交賈公彥儀禮疏中亦有之）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後載此圖圓布者至方者靜而爲地也一條皇極經世纂圖指要以爲西山蔡氏語（見性理大全）吳氏纂言又以爲伯溫邵氏語未詳孰是要之必非朱子語矣啟蒙亦不載之梅邊熊氏於此圖後依啟蒙載說卦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而無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等語其此圖圓布者一條載於後小注中又誤以爲朱子語與兩董本不同故嘗以爲九圖非有一定之本者此亦其一證也

黃義剛錄云漢上易卦爻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

訟二揆下來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揆上去此等處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注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時舉錄云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案此兩條皆主本義卦變言黃錄云舊與季通在旅邸推潘錄云若畫圖子便極好看可見本義之未嘗有圖也黃潘錄皆在癸丑以後其距丙午啟蒙之成已八年而距丁酉本義之成則十八九年矣使本義先有此圖黃潘何為錄此語耶邵浩錄請見印易圖看曰方今雕版未了（此不見於語類見朱子明文公易說）浩錄丙午所聞啟蒙成於丙午是此云易圖自指啟蒙非本義圖也惟董銖錄云二陽四陰自

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其說與今卦變圖合然只舉訟一卦（潘錄亦舉訟卦然以賁與无妄並言則自主本義）以本義攷之訟卦外惟晉卦為合其餘十七卦則皆不可推矣銖錄在丙辰以後文集叔重通書在甲辰以前所錄未必在丙辰後此或有誤其錄與黃潘錄不同要未可據世或以銖錄在晚年疑為後來之論故附辨之

潛室陳氏曰伊川破否泰卦變之說故以卦變皆從乾坤來蓋與其主否泰盍主乾坤乾坤猶卦之父母否泰則甚無義若知諸卦皆可變為六十四卦則主乾坤者猶非況否泰乎卦變之法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如賁之變主內卦則自損而來主外卦則自既濟而來此晦翁之通例不必三陰三陽皆可推也（此條見大全啟蒙攷變占小注）案潛室親受業於朱子而於卦變主啟蒙三十二卦圖謂自否泰來者無義則知本義卦變圖自復姤而來自臨遯而來自泰否而來者斷斷非朱子所作矣其謂賁之卦變為晦翁之通例則九為明證也

晏淵錄云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又錄云大概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而言之也（易說以此條為黃顯子錄）案本義啟蒙不言次序而淵錄言之如胡伯量之本義圖董叔重錄與卦變圖合是皆於九圖略有彷彿而卒未敢明言九圖之出於朱子也故嘗疑九圖乃門人所纂輯而託之朱子者蓋自理宗寶慶以後朱子之學大行諸門人亦為世所尊信凡其所作無有擬議之者流傳既久不復可別迨

大全合本義於易傳世乃以為朱子之書並本義原本亦不之攷況能辨九圖之是非乎

啟蒙坤求於乾而得震坎艮乾求於坤而得巽離兌淵錄明與之反自是誤記則次序之云亦亞夫之意非朱子語也九圖於文王八卦次序圖後但云右見說卦而無其說蓋以與本義啟蒙皆不合天台鄱陽附載啟蒙解於次序無當也梅邊本除去右見說卦四字亦不載啟蒙解豈亦覺其誤與

論尚書敘錄

元臨川吳氏作尚書敘錄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其後為纂言則盡去古文而獨注今文二十八篇明震川歸氏因其說亦為敘錄而纂言則未之見乃以其意釐為今文歸氏書今亦

未之見也余嘗以兩敘錄攷之大都辨古文之僞其說皆是而亦不免小誤葢伏生之書出於壁藏以多所亡失僅存二十九篇而鼂錯往受其學原非口授兩漢儒林傳所載甚詳至書序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衞宏序云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錯所不知以意屬讀明與儒林傳不合乃一手僞作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爲謬妄顯然至泰誓後得據陸氏釋文自在二十九篇之外爲三十篇蓺文志古經四十六卷以三十篇合之安國增多十六篇正得此數張霸百兩篇當時已廢不行與古經初無所涉亦自明白可案吳氏力攻古文而反引書序衞序以斷伏書謂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所口授而鼂錯所屬讀者又謂古經即張霸僞書歸氏亦謂伏生垂如綫之緒於女子之口

又謂古經漢世之僞書班史以別於經不以相混是皆爲顏注孔疏所誤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安國增多之書略見於史記班志其文多斷續不可攷必有譌缺王莽時雖立學官旋以廢罷東漢又重讖緯之學是以其書不傳馬鄭諸儒皆未之見而東晉所上之書疑爲王肅束晳皇甫謐輩所僞作其時未經永嘉之亂古書多在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其文氣緩弱又辭意不相連屬時事不相對值有以識其非眞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往往在焉有斷斷不可以廢者凡分別古今文之有無自朱子始而朱子於周禮王會解已自發其例蔡傳亦朱子所命而不及見其成疑當更有所釐正如吳氏之前載今文而別繫古文於後若纂言一決而去之則大不可也至於姚

方興之二十八字昔人已明言其僞直當黜之無疑攷因兩敘錄而申論之又攷鄭注逸書別有舜典大禹謨益稷等篇雖得之傳聞恐爲安國之舊微言奧義必有一二存者而散亡磨滅無一語見於世韓退之云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流落人閒者泰山一毫芒典謨訓誥之重萬萬非詩篇比也而百不傳其一二使後世不得見二帝三王之全嗚呼惜哉

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則伏生書少一篇疑是書序史記本紀多載書序又有與今書序不同者或是伏生所傳也鄭注有亡書有逸書亡書即壁内所藏亡失數十篇逸書則逸而不傳葢安國書也朱子嘗言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固已不信口

傳之說而又有暗誦者偏得其難而攷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此偶有所未及察故曰義理無窮精力有限朱子於臨沒尚脩楚辭注改大學誠意章注其孶孶不已如此後之人偶有一得之見而斷然自信不復致疑抑未知於古人何如也

尚書雜攷

史記儒林傳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召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火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閒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儒林傳同其敘次最爲明白劉歆移太常書云孝文皇帝使掌故鼂錯受伏生而

古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藝文志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以此參攷則伏生書之出於屋壁斷斷無疑者也孔安國書大序云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明與史漢所記不合衞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多異錯所不知者什二三以意屬讀而已是又大序之所未言而亦不知其所自出也以書攷之則伏書多艱澁而孔書皆平易二書體製絕殊不可相合故作大序者造爲口授之說以伏生口授時多有譌缺非書之本文而衞序其女傳言教錯又因大序而附會之互相印證以飾其僞其與史漢異同皆所不暇顧也孔氏正義云伏生初實壁開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於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暗故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也此曲爲大序解而亦不引衞序至陸氏釋文乃略載衞序語而顏氏注漢書則詳著之亦不辨其異同自顏注盛行學者一依顏注而並史漢本文亦略而弗道矣朱子始疑書序之僞而於此偶不及致察故有暗誦者偏得其所難而攷文者反得其所易之語臨川吳氏尚書敘錄襍敘儒林傳及衞序語不爲別白而斷以今文二十八篇之書乃伏生口授而鼂錯所屬讀者吳氏力辨古文之僞而反據大序及衞序以斷伏書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余向有疑於此而未能決今姑據史漢儒林傳及書大序

衞序而別其同異攷其是非以待明者之訂正焉

史記儒林傳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滋多於是矣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其所載經二十九卷此伏生所傳也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此安國所傳也蓋以伏生二十九篇合之十六篇又並書序爲四十六篇古以一篇爲一卷故云四十六卷注云爲五十七篇或後人所增或有誤字未可知也書大序悉本藝文志語而增多二十五篇與十六篇之數不合其云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則以合於志四十六卷之數而亦莫知卷數之如何也安國書王莽時立於學官東漢初廢不復立史記所載湯征湯誥泰誓藝文志所載伊訓武成畢命豐刑疑皆出安國書與今孔傳古文絕不同而安國注論語小子履章引墨子湯誓則今之湯誥必非安國書矣向嘗疑安國十六篇者雜於二十五篇之中不可識別以今攷之則二十五篇乃一手擬作而爲孔書者並未見安國之書也蓋安國書不傳久矣後漢書敘次經學傳授本末最爲參錯其云賈鄭王皆傳孔學而賈鄭王所注止伏生二十九篇而已其安國十六篇絕未之及也疑皆就伏書作注而襍以安國所傳之古文如鄭注儀禮之比其安國十六篇與逸禮三十九

篇同置而不論矣其云孔學亦傳闇之辭耳孔氏正義彌縫大序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以合四十六卷之數而顏注古經直以孔傳五十八篇當之後人不復致疑而十六篇二十五篇之異同亦無有致辨者矣蔡傳本朱子所命其分別今文古文所以微見其指而蔡傳之成朱子所不及見或當更有所釐正而蔡傳所釋未必盡得朱子之意也蓋漢魏時古書多在僞作者採摭綴緝無一字無所本特以詞氣多不連屬於事體多不對值知其非古文而古聖賢之格言大訓多在焉有斷斷不可廢者朱子晚年編次儀禮載周書王會解而注云此書近世僞作以其薈萃經傳之文無悖理者姑存之此已自發其例而吳氏纂言並孔書古文遂一決而去之此又甚不可也今因論安國書之異同而並及之後之君子當有以訂其得失焉

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即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古者簡策重大諸儒多以誦說相傳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春秋有公穀二家左傳亦有傳者是皆不出於壁藏而書獨無有即先秦之書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既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遂使二帝三王之盛德大業宏模大訓其得傳於後者僅什伯之一二也嗚呼惜哉

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中古文疑秦博士所藏傳之漢者則當有百篇非止二十九篇也或者晁錯受書伏生必以上於官府是爲中古文自張生歐陽生至歐陽大小夏侯其中不無傳寫譌缺故有脫簡文字之異未可知也及攷劉歆移書云藏之祕府伏而未發則明指安國所獻古文經四十六卷而言則所謂中古文乃安國所上也晉時祕府有古文尚書經當亦指此安國雖以今文讀之而別爲古文之學其文字自當有異脫者亦於魯壁中得之以補伏生之缺此皆攷正經文非有師說然安國傳其學都尉朝膠東庸生以至王

璜塗惲則亦必有師說如歐陽大小夏侯章句之比但東漢後遂廢不傳耳至承詔作傳則史漢初無其事而安國所獻亦止經文則中古文者乃二十九篇及所增十六篇而已顏氏既略而不注後人亦無有論及者故於此附論之至東晉所上孔傳自是晚出與史漢所載紀不相合亦不必置辨也

張霸百兩篇漢書所載始末甚詳而孔氏正義云前漢諸儒知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明與漢書不合其云張霸之徒亦未嘗指定其人特以漢書語而附會之耳至鄭注云云此立文之誤詳其意當云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外僞造二十四篇又分出伏生五篇以足五十八篇之數非謂張霸因

鄭注而僞造也正義又云鄭注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一篇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舜典一舊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去八篇故爲十六正義之意以張霸僞造古文而鄭注承用之非安國書也攷其實則九共止爲一篇正合十六篇之數東漢諸儒雖云十六篇絕無師說然其篇名當有存者安知鄭注所傳非安國之舊而以張霸僞書當之此果何所據邪又正義謂劉向劉歆班固皆不見眞古文而別錄藝文志乃誤以張霸書爲安國書夫司馬遷親見安國云逸書多十餘篇藝文志出於劉向劉歆歆書明云逸書十六篇又王莽時古文尚書已立學官則劉向劉歆班固豈不見孔安國書者今之孔書至梁晉時方出漢魏以前自不之見而乃以劉向劉歆班固所載皆張霸僞書不知其何所據耶劉向別錄五十八篇見於疏中此或後人因孔傳而改之藝文志四十六卷則灼然可據矣正義云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閒事雖久遠故得猶存豈賈馬鄭及漢魏諸儒皆不在民閒乎疏家之蔽固如此即以其言攷之則孔傳之僞亦不待辨而可知矣書序伏生書無之當出孔壁史記載之此孔子後經師所傳自班固言孔子纂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

意馬融王肅鄭玄並云孔子所作其實無所據也正義言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爲書傳序不爲詩傳序已有疑於此而又云或作或否無義例此疏家之體曲爲解說耳

陸氏釋文言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泰誓年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同故馬鄭王肅諸儒多疑之正義云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亦云民閒得泰誓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之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並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據釋文則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正義則伏生書實二十八篇而泰誓則後人皆不可詳攷案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劉歆書亦云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據此則泰誓非伏生之書而釋文所云爲可信但伏生少一篇豈伏生書亦有書序耶（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歐生三十一卷或其中有別出者疑即盤庚二篇也）然史記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而董仲舒對策引之直稱書曰則泰誓之得必不在宣帝時亦不至武帝末也（伏生大傳亦有白魚入於王舟之文正義疑爲後人所加增）正義以太史公見泰誓武帝時見行於世遂以併於伏生所傳之內史公雖疏略不應至是而以劉歆書攷之則泰誓必非伏生之書自在二十九篇之外正義所云未可據也

釋文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王馬之經造孔傳舜典

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議曰孔序謂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其舜典用王注相承云梅賾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今依舊音之又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案此則姚方興本乃采王馬注僞造孔傳而並增此二十八字故陸氏音仍用王肅注其辨甚分明正義直加此二十八字於愼徽五典之上而用方興僞造孔傳後人遂不復能致辨矣蔡傳一依正義而於

釋文所云絕不之及朱子以非大義所繫不及訂正至今未有辨之者敢因釋文而並申之以俟後人之攷正焉

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古以一篇爲一卷即伏生之二十九篇與安國之增多十六篇也注爲五十七篇疑此後人所增加或其字有譌誤顏氏直以梅賾所上古文當之而又引鄭玄敘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爲五十七篇不知所亡何篇或以孔傳闕舜典爲亡篇班志則在東漢時豈預知東晉梅賾所上之闕舜典耶其不然也明矣釋文馬融注十一卷鄭玄注九卷王肅注十卷皆不言篇數其言馬鄭所注皆伏生所傳之今文王肅注亦今文又言馬鄭王皆以舜典同爲堯典則止二十九篇且正義言三家本三十三篇此以孔傳別分五篇言之而除去秦誓故三十三篇非他有所據也凡顏氏孔氏之疑誤後人多如此不可以不辨

古以一篇爲一卷故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惟歐陽注三十一卷章句亦三十一卷疑有別出者其或盤庚二篇耶此不可攷然必非孔傳所分五篇也鄭注逸書有舜典有大禹謨有益稷史記所載重華文命疑出此則別有舜典益稷非如孔傳所分而大禹謨亦未必即孔傳之大禹謨也典以記事謨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皐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襍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辭此斷斷非古文之舊而後人未嘗以致疑何也（明梅鷟羅喻義皆攷古文今未之見近有閻氏百詩辨古文最詳余曾見之今已不復記憶更攷之）

公子有宗道論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記言大宗小宗之制詳矣而疑於別子之各爲祖而不相宗故以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宗道也再三以申明之而爲之說者多汩其解故論其大指以俟後之君子攷焉別子者公子也以其別於君而別爲大宗之祖故曰別子蓋先君之庶子而今君之庶弟也而又有同母異母之別同母者亦謂之嫡子其異母者皆謂之庶也別子爲祖而不爲宗繼別之子則爲宗矣五世以後而大宗小宗出焉其初固無大宗小宗之分也然公子亦有宗道別子非一人也不可以無所統故以嫡長一人主之而同母異母者皆宗焉無嫡子則以庶長一人主之而凡異母者皆宗焉（大概以最長者一人而有嫡庶之分則不以長幼論）此非宗也而有宗之道其云大宗小宗者特以明嫡庶之別非大宗也而

宗之之禮如大宗非小宗也而宗之之禮如小宗此記文之意而鄭氏所推以爲說者亦已明矣公子有宗道專以公子言之而不及其後如以其後論則以嫡長主之者嫡長之子爲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爲小宗是不得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如以庶長主之者庶長之子亦爲大宗而諸弟之子宗之者亦爲小宗又不得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別子僅一人而別子之子有二人則一爲大宗一爲小宗又不得謂無宗亦莫之宗也蓋一君之後爲一大宗所以收族如別子各爲祖而不相宗非收族之義又謂庶長之宗五世則遷則五世之後各自爲宗而無大宗以統之又豈收族之義哉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有小宗則必有大宗其云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小宗而無大宗專以公

子言之而非通論也此節之義以鄭氏爲定論而孔疏所云諸子各自爲祖纂言所云庶長之後五世則遷皆不可以據而明歸熙甫所論尤有不可以通者今不得而悉辨也

公子各爲祖以魯三桓鄭七穆爲例此非禮之正也周公康叔蔡叔各分封而周公爲長故以魯爲宗國至戰國益歷七八百年而滕之臣猶稱吾宗國魯先君是所謂大宗百世不遷者也一君後爲一大宗如太王之昭爲一宗王季之穆爲一宗文王之昭又爲一宗武王之穆又爲一宗則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者亦可推矣若魯三桓鄭七穆則襍亂而不可以紀此末世之失而非禮之正也此以國君爲例而卿大夫士從此推之

番禺許之璇初校
武岡張成憙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稾卷一

寶應王懋竑撰

襍箸

家禮攷

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書亡而復得之由載於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攷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

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多有損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復得其書家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攷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既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於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於家禮反有不合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所云居母喪時所作則或者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攷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於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

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子晦陳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攷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熟文公家禮云爾惟元應氏作家禮辨其文亦不傳僅見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禮中其辨專據三家禮範跋語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徧攷年譜行狀及朱子文集語錄所載俱附於後而一一詳注之其應氏邱氏語亦並附焉其他所摘謬誤亦數十條庶來者有以知家禮決非朱子之書而余亦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夫

家禮後攷

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年譜案此年譜本語今刻三本詳略不同皆後人增入之者也公晦從遊在戊申後此亦據所傳聞但不言其亡而復得此不可曉）

黃榦云先生既成家禮爲一行童竊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也

陳淳云嘉定辛未歲過溫陵先生季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一編云此往年僧寺所亡本也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攷訂先生既殁而書始出

愚嘗竊取先生後來之攷訂議論以與朋友共參攷云（案此四條皆周氏復家禮附錄所載今性理大全家禮小注前三條不載所載楊氏語極詳與此不同疑此條乃周氏櫽括之辭而大全則其本語也亦附錄於後）

性理大全注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行童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又云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殁而後出不及再脩以幸萬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云（案信齋約略李黃之語而附以己說此其本語也周氏附錄所載意雖同而語則大異矣其述黃子耕陳安卿語他無所見或有所增損改易未可知也）

朱子文集答汪尚書書云嘗因程氏之說草具祭寢之儀將以行於私家而連年遭喪未及盡試未敢輒以拜呈少俟其備當卽請教也（此書在壬辰）

答張欽夫書云祭禮大抵多本程氏而參以諸家故特取二先生說今所承用者爲祭說一篇而祭儀祝文又各爲一篇比之昨本稍復精密繕寫上呈乞賜審訂示及（此書亦在壬辰前）

答呂伯恭書云祭禮略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期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攷其實而修之續三年寄求訂正也（此書在壬辰案與汪張呂書皆言祭儀祭說張呂有答書各見本集其年可攷然後此與諸家書未有及此者疑其不久卽亡之也）

與蔡季通書云祭儀只是於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爲也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爲之或者頗以僭上爲疑亦不爲無理並俟詳議也（此書不詳何時當在與張呂書後）

又與季通書云禮書未附疏本未可寫以見喻再三恐亟欲見其梗概已取家禮四卷並已附疏者一卷納一哥矣此後更須年歲閒方了（此書在丁巳戊午閒乃蔡謫道州後也家禮指通解中家禮今案通解目錄士冠禮第一冠義第二此家禮之一士昏禮第三昏義第四此家禮之二內則第五此家禮之三內治第六此家禮之四五宗第七此家禮之五親屬記第八此家禮之六與蔡書家禮四卷指前四卷而言也）

語錄葉賀孫錄云某之祭禮不成書只是將司馬公者減卻幾處

陳淳錄云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爲閒辭多長篇浩瀚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閒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李丈問祭儀更有修改否曰大槩只是溫公儀無修改處）

輔廣錄云問舊嘗收得先生祭儀一本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卻

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只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卻不妨案廣錄在甲寅後其云收得舊本亦傳聞之說祭禮則入亡矣據此錄則皆用程氏說而涓錄則從司馬氏參儀節一本之書儀也若今家禮則與書儀有不同者矣案文集語錄皆言祭說祭儀成於壬辰以前而其後亡之確然可據若家禮則未有一語及之其爲附託無疑竊怪朱門諸公何以不一致辨於此也

黃勉齋榦作行狀云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又書晦菴先生家禮後其略云先儒取禮之施於家者著爲一家之書爲斯世慮至切也晦菴朱先生以其本末詳略

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務從本實以惠後學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以復三代之墜典未及脫藁而先生歿矣此百世之遺恨也則是書已就而切於人倫日用之常學者其可不盡心乎案李黃諸說家禮成於朱子居母喪時朱子歿其書始出勉齋行狀及跋語乃略不一及之此眞有不可解者又性理大全家禮小注北溪陳氏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爲得之是子晦安卿皆有刊本矣家禮決非朱子之書以文集語錄攷之略無所據而究其所從來則沈淪詭秘而無確然可據之實乃朱門諸公絕不致疑而相率尊而信之此所謂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者於他尚何論哉

明邱氏濬曰武林應氏作家禮辨謂文公先生於紹熙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攷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病不能及已勉齋先生後序云文公以先儒之書本末詳略猶有可疑斟酌損益更爲家禮迨其晚年討論家鄉侯國王朝之禮未及脫藁而先生歿此百世之遺恨也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姑以年月攷之宋光宗紹熙甲寅文公於三家禮範自言顧以衰病不能及已豈於孝宗乾道己丑已有此書況勉齋先生亦云未及脫藁而先生歿則是書非文公所編不待辨而明矣文公集中有與門人言及家禮已成四卷並家禮序文此門人編入以爲張本耳案應氏此言謂家禮爲未成之書雖成而未盡用可也乃併以爲無是書可乎既無此書胡爲而有此序且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而謂門人編入以爲張本決不然也況其所引勉齋跋語所謂未及脫藁者指經傳通解也非家禮也三家禮範所云是亦謂未及參攷諸家裁訂增損使無遺恨爾非謂無是書也黃陳李楊諸

子皆出自朱門親授指教皆不以爲疑而應氏生元至正間一旦乃肆意辨論以爲非朱子所編而斷斷出於門人附會無疑且謂其妄意增損三家禮範之文殊乖禮經又謂附注穿鑿尤甚噫應氏之爲此言其亦淺妄之甚矣

案邱氏辨應氏之說詳矣然以愚攷之則應氏所云不爲無見但所據勉齋跋語則非其本意所引已成家禮四卷亦攷之不詳至邱氏謂序文決非朱子不能作然序文自與年譜不合勉齋行狀及跋語不言成於居憂時又不言其亡而復得與年譜家禮附錄皆不合凡此俱略而不言其所僻三家禮範跋語亦非本意其失正與應氏同也應氏之辨其文不可見因邱氏語而得之故附著於此以見前之人已有疑於此者以俟後之君

子攷而質焉　所引應氏語今且以其書之出不同置之語不可曉疑有脫誤又年譜家禮成於庚寅應以為己丑家禮序無年月豈應氏所見之本有己丑字後來因與年譜不合故刪之耶抑應氏之誤也

家禮攷誤

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為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案此據支子不祭之文然謂死而後其子孫為立祠堂於私室則有不可行者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乎不知何地可以容之是亦各祭於寢俟其出而異居始備祠堂之制可矣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

祠堂之制死則以為祠堂此非人情乃生而自為祠堂也若其子為父立之則尤不可凡此於古無所據而以今推之又有不可通者若朱子所著之書恐必不爾也

初立祠堂置祭田自為義舉以合族可矣乃計見田每龕割其二十之一宗子主之以為祭用是宗子得分割族人之田以為己用可乎不可乎且每龕之子孫多寡不一貧富不齊何以總計而分割之又云親盡則以為墓田是每龕各有一定之數不知又如何區別之也又云上世初未置田則合墓下子孫之田計數而割之今世士大夫家遠墓有七八世者有十餘世者墓下子孫有不相往來者矣孰得而割其田又孰有聽其割者又云立約聞官不得典賣是徒啟無窮之爭而卒亦不可以行也

且祭田必繼高祖之宗主之矣自高祖以下有繼曾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祖之宗若而人有繼禰之宗若而人各有祠堂則各有祭其偏置祭田乎抑不置而使繼高祖之宗分給之乎不知其何說以處此也其或初立祠堂之人自計其田而割若干以為祭用命其後子孫世世放此則尚有可行者若立祠堂而徧割族人之田是萬萬不可行之事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妄為此虛談也

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為之後其非大宗未有立後者也又庶子不祭殤是以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後世不立後者少矣又殤多自祭或不祭書儀無祔食之禮蓋以此也家禮據古禮增入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是矣但

禮言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此不言殤而注附程子說則又有殤祭也皇氏謂殤與無後只祔與除服二祭庾氏謂亦有四時之祭孔疏如庾氏說則其祭自何時止今注載程子說則殤與無後之祭有時止矣但謂主匱皆如正位略無減殺得無過乎又不分別言之則三殤亦皆有主匱也凡此所謂疏略牴牾者亦不勝其辨矣

書儀家各有影堂皆及曾祖故謁告參見於影堂行之今家禮以宗法為主則家不得皆有高祖之祠堂矣注主人謂主此堂者亦統以各祠堂言之而不專主於繼高祖之宗也但謁告於各祠堂可矣若正至朔望參禰而不及祖參祖而不及曾祖參曾祖而不及高祖則皆有所不可者家禮亦未一一明言之也

又張子言祔位當有減殺此於義宜然今正至朔望祔位亦出主設茶果何以別於正位乎又有事之告祔位亦出主設茶果則愈過矣

士冠禮鄭注云廟謂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蓋冠於禰廟故以親父兄主之賈疏云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矣經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鄭注父兄謂諸父諸兄賈疏非己之親父兄也此孤子無親父兄故諸父諸兄爲之戒宿亦不爲主人冠者自爲主人也是冠必於禰廟而將冠者之親父兄爲主人若祖父在則祖父爲主人注疏之云最爲分明易了矣書儀主人將冠者之祖父若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爲家長者皆可雖不分別言之而自不失禮意其冠不於廟而於外廳孤子不自爲主而以諸父諸兄爲主人則酌以時勢而別言其故亦無礙於禮也若父下疑脫兄字或以父統之耳今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矣又祖在則祖父爲冠主此賈疏鄭注之意雖經文所未言而實大義所繫故書儀首言將冠者之祖父今家禮止有冠者之祖父一語其後皆以父言之而不及祖若祖在遂不與於冠事乎此兩節其爲悖謬顯然不特舛誤而已也曾謂朱子所著之書而若是乎又家禮云宗子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主之其次宗子則繼曾祖之宗也如將冠者爲繼曾祖之宗則可矣若繼祖之宗繼禰之宗又不必舍己所宗而宗繼曾祖

之宗也何不竟命其父主之而爲此紛紛也又家禮云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爲主曰使介子某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故祝辭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皆爲祭禰而言若家禮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則當稱孝玄孫而將冠者之父行輩不同焉得以使介子某爲例也又家禮云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宗子之右尊則少進卑則少退夫繼高祖之宗嫡長相承至於四世則年高而分益卑矣將冠者之父爲其伯叔祖行者有之爲其伯叔父行者有之卽爲兄弟行亦必長於宗子者也乃令其僕僕然隨宗子之後而竟不能以父之尊命其子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冠禮書儀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方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蓋取雜記語雜記言父不言母書儀並及之耳蓋父爲主冠故云然今改用繼高祖之宗子以例言之必宗子無朞以上喪而後可行也而又仍本書儀語必父母無朞以上喪之云是亦所謂牴牾而不合者矣

儀禮將冠者卽筵坐賓坐正纚又立祝坐加冠書儀將冠者卽席西向坐同儀禮其後賓跪爲之加巾跪字誤當作坐又賓揖之卽席跪跪字亦誤其下三加仍云卽席坐可見其誤矣今家禮皆改坐爲跪非也古者席地而坐坐與跪一也但少異耳在今日則有大不同者書儀一依古禮故皆坐家禮改坐爲跪蓋不詳其意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注在尊東不於阼階非代也書儀衆子布席於房戶之西南向阼階在房戶

之東切近東序相去差遠家禮但云少西而不云房戶之西則似亦在阼階但比嫡子少西耳非也　冠禮庶子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其他無文書儀衆子立於席西東向云云其位各異蓋以義起也家禮皆略之惟醮仍書儀云長子則改席於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如故席以此推之則衆子冠席在堂中間少東既不在阼階亦不在客位家禮少西二字殊欠分別書儀房戶之西謂東房之戶也儀禮尊在房戶之閒戶謂室戶尊東亦房戶之西也

書儀一加服四襈衫家禮一加釋四襈衫或其時之服制不同此不可攷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冠於廟而不見於廟也曾子問曰父歿而冠已冠埽地而祭於禰此爲孤子言之故書儀亦無見影堂之

文但附孤子冠明日見於影堂不皆見也今家禮改作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與古異矣　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一條此爲周悉但不知前者主人告於祠堂止告於高祖之祠堂乎抑徧告乎此又有所不得通矣

儀禮賓醮冠者冠者卽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而後賓字冠者賓出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入見姑姊蓋其序如此疏曰不言見父與賓者冠畢則已見可知書儀同但增諸父諸兄爲少異今家禮去先見於母一節見於祠堂後乃見父母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而後就私室見於父母是先祠堂而後父母猶之可也若先宗子及諸尊於父者而後父母不亦顚倒之甚乎曾謂是書而可託於朱子也

後世封建旣廢無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七世至十餘世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矣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士大夫家譜牒具在有傳之十餘世至二三十世者推本而言自有大宗而不得僅以繼高祖之宗爲宗子矣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其於進退皆有所不可矣

書儀冠禮必父母無期以上喪昏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主昏者父母也冠不言身昏不言父母此互文家禮一本書儀而於昏禮注云主昏如冠禮主人之法則是以繼高祖之宗子

爲主昏必宗子無朞以上喪而父母反有所不與矣且與冠禮必父母句亦自相牴牾而不可以通也

士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歿已躬命之注命之命使者記又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注支子庶昆弟也弟宗子母弟疏稱其宗者謂命使者當稱宗子以命之大小宗皆然支子謂庶昆弟故知此弟宗子同母弟也案昏禮專以親父兄爲主昏者記之言最爲明白其支子弟若無兄則亦自命之而已記雖不言可以互見也書儀若無祖父父則以卽日男家長爲之如家長爲其嫡長兄則於禮合矣若諸父諸兄則於禮亦少有不協者然父歿而使家長代之猶自不失禮意也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則父在而不得自主其子之昏矣至

十九冊34左版

父醮子亦自知其不可爲改此例然必云宗子告於祠堂不知醮固未嘗告也何用是紛紛乎故曰此非朱子之書也

書儀父醮子而命之迎注若祖父在則祖父命之此本士冠禮賈疏之言疏於昬禮不言者已見於士冠禮也毋醮女書儀亦注云若祖父母在則祖母命之葢放此意今家禮皆刪去此語不知有祖父母在將在他所而不與乎抑親見其子婦之命之也此尤謂爲悖謬之甚者不可以不辨　若孤子無父與無祖父者則不行此禮矣此可不言故注疏略之若父不在而母在以記之言推之母亦可命也然注疏皆不及

家禮宗子自昬則族人之長爲主其後告於祠堂卽云宗子自昬則自告是惟遣使具書族人之長主之也與宗子爲主例不合此宗子指繼高祖之宗子若繼曾祖之宗以下皆以此宗子爲主矣亦不別白言之凡家禮之疏略多若此者

承我宗事注宗事宗廟之事也支子不祭而未嘗不與於祭則亦有宗廟之事焉支子之子又別爲繼禰之宗於宗事非無所與者矣今認爲宗子之宗而改曰家事其舛誤有如此者

昬禮主人不降送注禮不參疏禮賓主宜各一人今婦既送故主人不參也今家禮若族人之女則其父從主人出迎立於其右是有兩主人矣殊乖禮不參之義是皆不攷於禮而漫以意言之也　娶婦必於其家若族人與宗子同居可也若不同居則當先延宗子於家矣家禮亦無明文

家禮云非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

如舅姑禮案宗子行輩不同有爲伯叔祖父行者有爲伯叔父行者有爲兄弟行者並有爲從子行者何以槩云如舅姑禮也卽爲尊行拜之與舅姑亦有降殺不得云如舅姑禮矣雜記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注曰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得特見疏曰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夫叔嫂不通問兄公與弟婦亦無相見之禮故止於其前一過不更特見至見諸父亦不與舅姑同日葢其辨別如此書儀婦拜長屬其幼屬相拜有尊屬卽日往拜於其室已少異於古禮然不云拜長屬尊屬如舅姑禮也家禮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尊長於兩序小郎小姑皆相拜舅姑以婦見於其室如見舅姑禮以此事祖父母宜也今云同居有尊於舅姑者則是伯叔祖伯叔父雖曰尊屬亦惡得如舅姑禮以見之乎此因書儀而又失之至於見宗子如舅姑禮尤爲舛誤之極而不可以行矣

禮婦見舅姑贄用棗栗腶脩書儀同家禮改用贄幣未詳其義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曰庶婦庶子之婦使人醮之不饗也嫡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醮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供養統於嫡也疏曰庶婦但不饋耳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書儀云饋主供養雖庶婦不可缺也故亦有饋有饗但於庶婦舅姑不降婦降自西階今家禮從儀禮然當云嫡婦不當

依書儀仍云冢婦也書儀婦入門便拜先靈更不行三月廟見之禮則朱子已有明説故得不誤其說三月爲三日亦見語錄

儀禮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疏曰此謂舅姑俱歿者若舅歿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歿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自然如常禮也曾子問疏曰若舅姑偏有歿者庾氏云昏夕厥明盥饋於其存者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案兩疏不同古人言禮之詳如此書儀無廟見亦云若舅姑止一人則舅坐於東序姑坐於西序席婦於姑坐之北（此語未甚分明疑今刻本之誤）葢亦及此今家禮俱刪去凡有舅姑偏歿者何所據以行禮乎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詳載兩疏語而於家禮乃盡刪之固

知家禮必非朱子之書也

婦盥饋主於供養故先食而後酒昏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酳以酒潔口也書儀薦饌在前斟酒在食畢後與儀禮同家禮改斟酒在前薦饌在後未詳其義

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納徵親迎六禮書儀一用古禮但改納徵爲納幣葢避仁宗嫌名也家禮云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而忘請期一節楊氏附注謂請期有不可得而略者當補入而周氏又謂楊氏於家禮往往多所不滿欲從儀禮書儀之詳非文公略浮文務本實以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意愚案周説固屬附會而楊氏亦殊不悟家禮非朱子之書也

賈疏云女從者姪娣也壻從者以其與婦人爲盥非男子之事謂夫家之賤者也書儀從者各以其家之女僕爲之葢本賈疏之意今家禮刪此語則似男從者乃男僕矣大全小注仍附載書儀語是也

昏禮六禮皆於廟而無告廟之文書儀納采告於影堂納吉納幣請期皆如其禮則皆告廟也惟親迎婦入見於影堂家禮納采告於祠堂而納幣不告未詳其義至親迎則先告於祠堂而婦入則不見祠堂與書儀不同此則疑家禮爲得之　案昏禮記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女家於廟經有明文至壻家經所不言注疏謂使者行事於廟中則亦在禰廟也親迎在寢經明云寢門獨父醮子而命之迎此當於廟而疏言在寢此恐疏誤毋醮女在廟則父醮子亦當在廟疏分別言之似非是書儀

皆於外廳不於影堂納采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可見家禮亦不別白言之也

喪禮家禮大槩本之書儀其中小有異同而已自祔祭以下始用宗法此書儀之所未及而古今之變不同家禮率以意推之於古非有所據於今又難以行今略爲攷之亦不能一一悉詳也

家禮云喪主非宗子則以亡者繼祖之宗主此祔祭是亡者或祖庶之嫡或祖庶之庶而宗子則其從兄弟或從子行也從子行爲繼曾祖之宗而於亡者則繼祖之宗矣案冠昏禮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而此又以繼祖之宗亦所謂自變其例者矣（此亡者當祔於亡者之祖而以繼高祖之宗主之則祖非亡者之祖矣故不得不變其例也）

禮奔喪父在父爲主父歿兄弟同居各主其喪注謂各爲其妻子之喪爲主也祔則宗子主之親同長者主之注父母歿如昆弟之喪則宗子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注從父昆弟之喪案此從父昆弟正與繼祖之宗爲宗者也而云親者主之則祖庶之嫡與庶不必以繼祖之宗主此祔祭矣豈喪主親者祔仍主於宗子注略而不言乎更詳攷之又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其舅未必皆宗子也則謂必以繼祖之宗爲主恐亦未然案小記所言與凡喪父在父爲主相違奔喪孔疏引服問謂同宮父主之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各主其私喪者祔則舅主之其爲宗子與否則未有明據也家禮云若與宗子不同居則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則是不同居者不奉新主入於祠堂矣蓋新主雖祔於祖而大祥之後自別爲祠堂其爲虛位亦似得禮之變其後又云若祠於他所則

祖考妣之主亦如新主納之是亦可祀於新主之寢而奉祖考妣以從之矣此不可曉凡家禮之舛誤多若此者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鄭注別子諸侯之庶子別與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爲祖也故孔疏謂別子有二又鄭注王制云雖非別子始封爵者亦然陳氏集說據此謂別子有三非是蓋始有封爵者可以謂之祖而不可以謂之別子後世封建既廢天下一家原無別子之稱惟有始封爵者若以唐獻祖宋僖祖之例推之則又不以始封爵者而直以可推而知者爲始祖耳家禮而其別子也句殊未分明

家禮告遷於祠堂此一條最爲可疑三祝詞俱不載而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庶子不祭祖與禰其見於經者至詳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本不得祭高祖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不得祭曾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爲祭禰之宗則不得祀祖而反得祭高祖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並不得祭禰而反得祭高祖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非有高祖之龕抑別爲龕以祭之乎抑竟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又不知何說以處此也大宗百世不遷而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今以繼高祖之宗爲主是亦比於大宗之例而高祖以上乃祭於支庶而宗子反不得與則同於五世則遷之宗而何以爲大宗而收族乎況高祖以下必不止於一

長房一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尊祖敬宗之義乎朱子語類沈僩錄云或問嫡孫主祭則須祧五世六世祖廟主若叔祖尚在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古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以此推之則謂遷於最長之房者必非朱子之書也

包揚錄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此與家禮同案揚錄最多誤說不可據然家禮之出在寧宗慶元庚申包揚錄刻於理宗淳祐戊申相去幾五十年乃揚錄因家禮而附會之非家禮之襲用揚錄也包錄在饒錄後蔡抗序可攷

始祖之主遷於墓所不埋前祠堂章云始祖親盡藏其主於墓所大宗主其墓田以奉墓祭歲率宗人一祭之百世不改此說

前無所據司馬書儀祭及曾祖程子謂高祖有服須祭四代朱子謂古者官師一廟祭四代已爲僭若始基之祖只存得墓祭作家禮者忽有祧主不毀百世不改之說不幾以士庶而同於帝王家乎且遷於墓所不知何地可以藏之楊氏因此創爲墓所必有祠堂以奉墓祭之說應氏譏其穿鑿蓋指此類而言也

祔遷之禮大率據二昭二穆而言新主祔於祖廟而祖廟遷於高祖之廟若大夫以下則禮有不同者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無太祖則曾祖居太祖之廟凡新主入於祖廟祖主入曾祖之廟有太祖則曾祖爲祧主矣適士二廟新主遷於祖廟而祖則祧官師一廟注疏祖禰共廟是當略如後世同堂異室之制以次遞遷又不遷於祖而遷於禰禰遷於祖而祖

亦祧矣大抵祔主合食於祖不論有廟無廟無不祔者（注言無廟者爲墠祔之）至遷則不可以一例若支庶則祔同而自立祠堂則異與祖禰祠堂略無所與也後世俱祭四代故祔遷之說尚可以通然亦有祔而不遷者家禮告遷於祠堂奉新主入祠堂皆爲宗子言之其他變節未之及也

書儀禫祭不筮日家禮以饋食禮補入但書儀小祥大祥皆筮日而禫祭獨否家禮小祥大祥不卜日而禫祭卜日明與相左既非古禮又非書儀此不可曉（書儀小祥注或不卜則從初忌大祥無家禮用書儀注說並大祥以此推之至禫祭則又卜日不知何故）

儀禮筮日書儀亦筮日注云或無能筮者以环玟代之此不得已之辭爾朱子之於筮最詳其時固多能筮者何以不筮而竟用环玟也故曰此非朱子之書

書儀進饌後主人詣酒注所執事者奉酒盞主人自斟之執事者仍以酒盞反故處此古禮洗酌之遺也至獻時冬奉酒盞代神祭家禮刪詣酒注所一節改於初獻時執事者執酒注主人奉盤盞執事者斟酒主人奉之奠於故處而後奉酒盞代神祭詳改禮之意重在主人奉之與執事者以酒盞反故處不同然既不親詣酒注所又不自斟殊乖禮意楊氏從而爲之辭非也

朱子語類黃義剛錄云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今家禮於初獻高祖後即使人酌獻於祔於高祖者是伯叔祖之酌獻反躐於曾祖之前矣當以語

錄正之

書儀無祔食家禮據禮增入進饌但言使諸子弟各設祔位而不言其祭品當與正位同也語錄亦言祭食則一然以義言之較正位自合有減殺語錄之云更當詳攷

餕書儀以主人主婦爲主注云若主人之上更有尊長則主人帥衆男主婦率衆婦女以獻壽更有尊長則主人有母在或伯叔母也家禮以宗子爲主於餕卻不言主人主婦但云尊行自爲一列則必尊於宗子宗婦長於宗子宗婦者而主人主婦反退處於衆男婦女之列矣是不若書儀之有條理而分析明白也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本程子語初無得祭不得祭之別家禮始祖惟始祖之宗得祭先祖繼始祖之宗繼高祖

之宗得祭夫繼始祖之宗則大宗也既有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乃小宗五世則遷矣以宗法論始祖先祖惟大宗得祭若無大宗則繼高祖之宗亦得祭始祖不特先祖也家禮分別未詳其義（祭始祖先祖祭品與時祭不同此亦前無所據而家禮以意言之也）

節祠墓祭朱子與汪尚書南軒先生書論此至悉南軒以節祠墓祭爲未然其後墓祭卒從朱子說而節祠則未有攷三家禮範今未之見不知所定若何也三家惟書儀最詳書儀不載節祠墓祭家禮從朱子說補入其始祖先祖二祭用程子說亦朱子初年說也朱子祭儀祭說以程子爲主後跋三家禮範則以司馬書儀爲主而不專用程子之說矣此其前後可攷者也（朱子後來以始祖之祭似禘先祖之祭似祫不敢祭而季秋則仍祭禰見語錄）

檀弓忌日不樂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又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案禮忌日不樂不用必哀終身之喪而不言祭獨文王之祭祀之忠也而及忌日則疑於有祭者注疏未有說自漢唐以來忌日皆未有祭也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書儀忌日則去華飾之服薦酒食如月朔不飲酒不食肉思慕如居喪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舊儀不見客受弔於禮無之今不取（此條今書儀缺見大全小注劉氏璋所引）蓋仍古制也至張子有忌日有薦於人情自不害之說又謂忌日告廟出主設於他次薦用酒食程子亦謂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則祭始於此朱子所云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攷及此也然古人忌日專主父母言故石林燕語言舊法祖父母私忌不爲假至元豐編敕脩假寧令於父母私忌假下添入逮事王父母亦準此意是祖父母私忌起於宋元豐時古所未有張子講忌日變服自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伯叔父母兄嫂庶母各有等級則不特祖父母上及曾祖並及旁親矣朱子語類王過錄云乙卯見先生家凡值遠諱蚤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蔬食考妣諱日祭罷裹生絹黲巾終日葉賀孫錄云先生爲無後叔祖忌祭未祭之前不見客朱子蓋用張子說然云祭無後叔祖則旁親有後者自其子孫主祭不必更祭矣竊疑祖以上遠諱之辰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至旁親則自可省張子語

自是推之有太過者（朱子論張子祔只一位有此語）家禮一用張子說祝辭有遠諱有旁親而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布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則似專以父母忌日言其他略無等殺之差則有難盡從者後人以家禮爲朱子所著之書故不敢有所擬議以今攷之乃後人依放而成之者諸如此類尚俟有攷古知禮者斟酌而裁訂之也

白田草堂存稾卷二

番禺許之琁初校
武岡張成憲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襍著　　寶應王懋竑撰

孟子序說攷

案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爲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注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攷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爲齊湣王此爲晚年定論而大全不

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冢紀年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攷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爲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其敘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諡惠成王卽惠王今王卽襄王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郡人發古冢得之晉書言發魏襄王冢其曰或云魏安釐王冢則非安釐王距襄王已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爲今王也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昭王立卽無哀王此可爲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爲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注亦略之蓋疑焉而未定也語錄謂發安釐王冢此襲晉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爲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案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致爲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爲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年孟子年蓋逾八十而致爲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舍我其誰之歎也以此

攷之則史記古史之誤愈明白矣

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爲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爲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爲君蓋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卽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旣誤分

後元年爲襄王遂移之三十五年通鑑旣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語攷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十年（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通鑑卒於周顯王之三十六年史記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下減湣王之十年（齊湣王卽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周赧王之二年史記湣王在位四十年通鑑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爲宣王時燕

人畔爲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齊湣王初年彊於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玄宗秦苻堅之比玄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則不得稱謚卽門人記

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六七十矣必不及見湣王之歿也）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爲惠王後元年此爲最得而仍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注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年秦取少梁其事爲已遠又云數獻地於秦攷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收地至河而不言獻地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葢通言之非必三十五年前事也）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可以屬之惠王此集注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爲定也（七邑今史

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注不合未知孰是今案索隱注古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注葢據元本）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湣王則荀卿所聞史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注之據史記以疑孟子爲未然此皆失之不詳攷而漫爲是言也又據戰國策以伐燕爲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案蘇秦死於齊湣王之初年蘇秦死蘇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卽位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爲無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爲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

以齊湣王爲齊宣王乃傳寫之譌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語錄爲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爲據綱目朱子初年所脩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爲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攷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臨川吳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則以一器盛水寘於盤上用杓斟器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即盤也內則曰

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不以盛盥水而以承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爲盥器而非沐器浴器也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爲何用孔疏乃以爲沐浴之盤誤也案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頮之器吳氏謂別有一器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爲之說亦非是尚書顧命王乃洮頮水孔疏以洮爲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頮自是兩事內則雞鳴咸盥漱不言頮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靧頮古同字）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頮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頮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內則不應有面垢請靧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攷者合只據大戴禮以爲盥盤則可而謂盥頮之盤則不若吳氏之爲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吳氏蓋以此意之以盤承餘水而別有一器寘於盤上水在罍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器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器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器寘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爲無據矣內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器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日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攷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因其說而申辨之

左傳奉匜沃盥疏曰說文云匜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盥澡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匜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雁麋鹿記疑

孟子顧鴻雁麋鹿趙氏無注集注鴻雁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雁而麋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注亦不復深攷也今案毛傳大曰鴻小曰雁孔疏云鴻雁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雁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辯之曰大曰鴻小曰雁也據此鴻雖雁屬而非一類其謂鴻

為雁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則或以鴻鵠並言或專言鴻而不及雁也月令鴻雁來鴻雁來賓鄭注今鴻皆為候至雁北鄉止云雁夏小正二月雁北鄉九月遰鴻雁又並及鴻尚書孔注陽鳥鴻雁之屬大抵鴻雁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即雁也索隱史記注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雁與黃鵠也此解又別是陳涉高帝揚子所云皆非鴻雁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雁又有小鴻似鳧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其說鴻形色自與雁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雁則雁亦有白者而非即鴻也（陸璣之云見正字通所引而於詩疏無考疑出陸佃埤雅佃誤作璣也）凡此皆無確說

姑記於此以俟攷焉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即麋麋即鹿也爾雅麋牡麔牝麎其子麇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固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麗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注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麋為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雁之例言之爾（夏小正十一月隕麋角而五月不言隕鹿角當是脫文）說文鴻鵠也雁鳥也其訓鴻與雁絕不同鳥部又有鴈字鵝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即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與雁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雁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而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雁而無鴻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說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攷而質之

書楚辭後

王逸離騷經序說謂屈原之仕在懷王時後被讒見疏乃作離騷是時秦令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不聽遂為所脅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攷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兩說少異余攷

其書離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洪說誤也原之被放在懷王十六年洪說或有所攷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而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伉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檝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

年故爲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並不合朱子辨證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爲一失之不攷又謂洪氏解施黃棘之枉策引襄王爲言與上下文絕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郢注仍本之者蓋偶失之集注之作眞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袪者故竊附論以俟後之君子攷焉

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載甚明逸蓋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惟九章敘事最爲明晰其所述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懷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之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上洞庭下江湘時日道里之細無不

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顚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讎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發其寃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讒諛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眷亂僅爲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此不足以爲原病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其不無遺憾焉故不得而不辨也蘇子由作古史於伯夷傳獨載孔子之說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取其論以爲知所攷信余益放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吾言也夫

案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又移兵攻齊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懷王爲從約長惜往日所云國富強而法立屬貞臣以自娛正屈原爲左徒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爲秦所困原列傳言上官大夫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待臣不清澂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攷實遠遷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畧不及譎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洪補注云被放在十六年蓋亦因此而斷然以十六年言之則無所據而張儀譎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兩見於楚世家原列傳恐傳聞之誤不足據也以原之自敘攷之既見疏卽被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不復在位

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敘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已放流矣一篇之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兩篇其可據此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子蘭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當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辨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會之與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爲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余曩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於亂稾中錄出之而更攷之史爲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

爾

書范增論後

東坡蘇公范增論以義帝之存亡增之所與其禍福而惜增之
不早去又謂增不去則羽不亡其說旣詳矣余爲綜其本末則
皆不然增之勸項梁立楚後爲梁計非爲楚計也梁立義帝僅
以空名奉之而實自主其事梁死義帝並項羽呂臣軍自將之
而後命自己出其分遣諸將入關救趙雖以項羽之悍莫能違
也義帝項梁所立而增爲謀主乃拔卿子冠軍以爲上將而羽
與增屬焉微獨羽不之服增亦不之服也卿子冠軍不聽羽言
而下令軍中意在誅羽羽誅而增隨之矣增之智豈不及此羽
勇而無謀卿子冠軍之死增實謀之羽特聽於增耳且救趙之

役增爲末將其率諸將其立羽爲假上將軍而使桓楚報命者
必增也增與羽同爲將鉅鹿之戰增無功焉而羽尊以爲亞父
則救趙入關之計其皆出於增無疑也會鴻門時義帝儼然爲
天下共主羽尚未王而增之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其
意中豈復有義帝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已貳於義帝矣義帝
雖出於牧豎而其人非庸庸者假令自立國後必率諸侯以討
羽不然諸侯中亦必有挾之以令天下者故義帝之存非楚之
利其擊殺之江中縱非增謀亦必與聞焉非特羽意也羽乘戰
勝之威視漢王如無有而增之疑忌特甚其遷之巴蜀而分秦
三降將以距塞漢史固明著其出增之計羽與漢相距滎陽僅
三載陳平以計間增而羽始稍奪其權增卽大怒絕去則前此

委任之專而增之竭忠盡智以爲羽謀者槪可見矣其末至彭
城而疽發背以死也度其心猶惓惓不忘於羽焉是增固始終
於項而於義帝豪無所與也而謂義帝之存亡乃增之所與其
禍福豈其然哉羽之救鉅鹿也出於萬死一生之計幸而戰勝
諸侯服從自是以後羽之失計多矣漢以仁羽以暴漢以寬大
羽以殘虐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諸將不平名爲霸
天下而天下之心則已去矣增於是時未聞有一言之諫爭也
及漢還定三秦齊趙皆叛羽東西奔走如泥中之鬪獸兵迫於
京索之閒而不得進增於是時未聞出一奇策也惟傲傲於漢
王而欲殺之縱漢王可殺天下其無漢王乎田榮田横在齊張
耳陳餘在趙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爲羽患也

秦以六世之强兼并六國而陳勝吳廣卒伍庸材倏起而亡之
漢王以百戰之餘親禽項羽以有天下而數年之閒反者九起
死於介冑之閒而莫能止也楚以區區之力欲使天下諸侯東
面而朝於楚而遂以享國傳祚也豈可得哉史言增年七十居
家好奇計而以勸立楚後系之是時六國之亡未久也强宗大
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駒周市之立魏咎張耳陳餘之立
趙歇大抵皆然不獨增爲奇計也假使羽不疑增終聽增言不
過急攻滎陽滎陽下而漢王未必可得後此羽嘗拔滎陽矣拔
成皐矣而漢王固自若也增雖不去亦無救於羽之亡東城之
事增幸不及見之耳自漢定三秦蕭何定關中根本已固韓信
下魏收齊趙黥布彭越皆爲漢用羽雖未亡而亡形決矣增卽

在焉豈能以獨抗哉故謂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論也
蘇公文章之宗豈敢輕議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釋然者姑記於
此以俟世之君子攷而質焉

番禺許之琁初校
武岡張成悳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稾卷三

寶應王懋竑撰

襍著

蘇秦

蘇秦傳秦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攷異以爲此游說之士誇大蘇秦云爾故不取然張儀之說趙王言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而范雎言於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窺兵山東之語則非虛辭也案六國表自顯王三十六年至愼靚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圍魏未嘗交兵他國至愼靚王三年五國共攻秦則從約猶未解也四年秦攻韓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可見前此之伐魏特以偏師臨之未嘗大出兵也葢魏河西與秦接壤秦日以蠶食之而諸侯如連雞不能俱飛從約雖在而卒莫能相一秦之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從約之故而攷其事實則誠有之非盡虛辭也蘇秦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此在顯王三十七年距約從僅一年然自此至四十年魏敗楚於陘山四十四年魏敗韓舉敗越護四十六年楚敗魏襄陵十五年中六國相攻亦止此四五事爾大抵天下皆宗蘇氏之從約或從或不從而其名猶在至赧王五年張儀破從爲橫未一年而諸侯復畔衡合從則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亦未盡然也秦本紀惠文王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所書小異而惠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年表則載秦敗

魏於雕陰於惠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更復不合以蘇秦傳攷之年表爲是又案秦商鞅虜魏公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爲所虜者秦公子又不應與卬同名攷蘇秦傳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則公子卬乃公孫衍之誤無疑也魏世家敗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是四萬八千龍賈所將之軍未必盡爲秦所殺斬首八萬乃秦紀誇大之語亦非其實也通鑑從蘇秦傳年表而兼用魏世家爲得之然攷異又引惠文王七年秦使公子卬敗魏爲約從後二年事以爲秦兵未嘗不出之證此則明與鑑相違殆不可曉葢攷異偶誤爾

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爲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葢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阸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爲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間疏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爲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爲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爲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刪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趙充國

景帝以周亞夫怏怏非少主臣以事殺之而史於傳後云死後乃封王信爲葢侯則亞夫之死以爭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趙充國討西羌又遣彊弩將軍許延壽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屢抗言非是畫屯田策宣帝雖是充國言而卒兩從其計後充國歸爲帝所疏所以乃罷武賢歸故官而延壽之功亦不復論其後武賢告充國子卬至下吏自殺而充國亦因是請老此非武賢之力而實延壽之爲之也延壽爲太子外祖父同產弟不數年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氣力過王信遠甚史皆沒不著而卬之所以死充國之所以請老皆不得其實與亞夫傳異矣漢不如史此亦其一也　充國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歸其見宣帝當在六七月間史載秋羌降而充國爭護羌校尉則猶未去位

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年後將軍充國衞尉忠案充國爲後將軍已十餘年歸自水衡都尉遷衞尉耳充國之請老在秋冬間故別有衞尉忠而後將軍充國下脫一罷字表文多缺故不詳也充國請老後八年乃卒其請老也乃以子卬之故班史已明載之而通鑑於請老一節僅於薨年云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則幷此曲折亦不著矣此又通鑑之失也　蘇武年八十餘以典屬國卒官龔遂年亦幾八十以水衡都尉卒官充國僅逾七十元年方自請爲將而二年卽以老乞骸骨非其情也自以避延壽之故覵浩星賜迎說充國之言其情節槩可睹矣宣帝雖從充國言而於充國之請老亦卒聽之與蘇武龔遂異矣其後趙氏與辛氏爲仇而不及許氏固以武賢親告卬之故亦以許氏日盛有所畏而避之耳凡此情節千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劉向傳

劉向傳更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攷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元成（據元成傳當作太子太傅）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攷（據百官表廷尉陳遂）劾更生前爲九卿與望之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爲臣不忠幸不復辠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白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是元成禹公與恭顯許史爲比而肆行誣害更生旣坐黜而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龍鄭朋之流而其罪浮於楊興諸葛豐矣班固謂元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

譏而司馬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爲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正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元成禹之罪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爲表而出之後之君子得以攷焉

蕭望之傳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辭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其辭較元成禹爲少平而亦請逮捕不知有司何人也其時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衞尉王接執金吾馮奉世大司農充郎廷尉陳遂葢不可攷然以元成禹著名當世而所奏乃有甚焉則有司亦不足責矣　弘恭石顯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誅復賜

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其辭與元成禹略同則其同心共謀可知故望之之死亦元成禹為之也　向極諫外家封事在陽朔二年時王鳳專政其言至為痛切後音商根相繼向傳不載一言史略之耳元延中上奏亦不甚詳大都口說不欲以書見也傳後言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蓋述其槩而通鑑不著其語當補入

嚴光周黨王良

范史傳嚴光最詳而通鑑僅載數語綱目因之范文正公祠堂記亦僅載兩語然如所敘則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皆不可得而

見矣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袁宏後漢紀敘光事亦略而較通鑑為詳其云欲以為三公則與本傳除諫議大夫不合未知何據疑以袁紀為得之

范書嚴光傳不載其被徵之年周黨傳建武中為議郎以病歸復徵不屈王良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不之官以病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為大司徒司直范升奏周黨王良并言而不及光則光與黨良之徵自非同時而王良之徵在建武三年周黨同嚴光之徵自在五年以後也侯霸以建武五年為大司徒光與書位至鼎足之語必在五年後袁紀嚴光周黨并敘於五年蓋以類敘而王良又別敘於十一年亦以最後被徵事總及之而周黨之徵非五年王良之徵亦非十一年也通鑑依袁紀敘嚴光周黨於五年而易其敘以周黨為首又依范奏并入王良其并王良於周黨則是而本傳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與本傳不合皆未知所據也　王良本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通鑑敘於五年故不書諫議大夫綱目依傳補書之則當改良於三年而嚴光當別為一條在五年

書卓茂傳後

卓茂傳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勳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世光武初即位即訪求茂詔曰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蓋專以不仕莽言此東漢節義之所自始也范史論曰

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僅以厚德寬中犯而不校為難於是茂之節遂以不著而光武褒揚之指亦盡失矣通鑑因之但言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而本傳與同縣孔休云云皆削不載其詔辭亦止載名冠天下二語而以光武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為首稱後之人所以論茂者不過以此僅與魯恭劉寬並傳而視鮑宣龔勝遂若殊途此眞茂之不幸而自宋以來迄未有表而出之者也夫士之砥行立名而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若茂者傳矣而猶有不盡傳焉此君子所為三歎息也　案茂傳末附孔休諸人此必因舊史而與魯魏劉同傳則范史之意與舊史異矣傳又言光武即位求休勳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襲封安衆侯擢勝子賜為上谷太守

鮑宣子永以功至大官別有傳故史不之及蓋是時休勳勝宣皆已前歿惟劉宣與茂在宣襲封安衆拔封褒德其事正同此其褒揚之意顯然明白又蔡邕傳敘勳事云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當亦舊史之文范史雖以茂與魯魏劉同傳而頗有此附載猶可藉以攷其實若通鑑盡削諸語一切皆沒不見是因范史而愈失之者也　又案孔休蔡勳不仕莽世鮑宣為莽所殺龔勝以節死故休勳子孫僅賜穀而勝子賜宣子永皆擢用劉宣亦以不仕莽襲封茂則以密令著稱故更為太傅褒揚雖同而其差次如此前史亦未有發明之者為附及之

論張昭 附張紘

孫策創業江東以張昭為長史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

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則昭之才必有大過人者矣策傳創甚請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而吳厤云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昭烈之託孔明蓋無以異昭傳亦云策臨卒以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與吳厤略同權傳云待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昭傳又云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初而昭亦自言大后桓王不以老臣託陛下而以陛下託老臣其語大槩相同則昭固獨任託孤寄命之責而權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規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鎮撫之功亦不細矣而權之能嗣守江東之業者皆昭力也及曹操之來昭與瑜等異議瑜既成功而昭別攻當塗亦不克昭遂以自絀矣其拒曹操攻朱光借荆州取荆州昭未有一言史失之耶抑竟不與議也權卽尊位

昭以老病上還官位益以不用之故權更以為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外雖尊寵而實疏遠之陳壽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勛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為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竊謂此評為當而通鑑不著其語故詳錄之　昭之剛直以爭公孫淵事觀之益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權雖不用而尚能尊禮之此所以卒保有江東也與綱目書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意益予之而又書婁侯張昭卒其重昭也至矣但分注太略其前後情節皆不著矣竊謂宜並載陳評為得其實也　江表傳曰權既卽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案此江表傳之謬也

昭以剛直見憚權稱為張公而不敢字之何得於衆中公肆摧折卽後案刀責懟之時亦未嘗及此也昭之議迎操乃過為權計不欲以孤注一擲亦用策緩步西歸之言耳雖為失策然未至誤大計權卽尊位不當追仇前語昭以師傅自居於權未嘗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語之故遂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陳志不載而通鑑取之私所未曉　江表傳又言昭之不相以駁周瑜等議故此亦不然權初置丞相衆舉昭權言職統者任重非所以優之及顧雍卒衆再舉昭權又言此公性剛非所以益之其語自明正陳志所云以嚴見憚以高見外者江表傳所言非其實也　蘇文忠公王元之畫像贊以昭與汲黯蕭望之李固魏徵狄仁傑並稱蓋極推之而後來之論未有及者故詳

其本末以信蘇公之說若裴松之之論迎操爲忠正習鑿齒之
論閉戶爲不臣皆一偏之論不足道也
張紘與張昭俱爲策謀謨之臣策待之亞於張昭爲策將命入
爲王官權之嗣業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爲會稽東部都尉吳
書曰權初統事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
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
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蓋
猶如策指時未之部也後權遣紘之部當在建安七年太夫人
卒後至十二年征黃祖始令紘居守遙領所部十三年秋九月
後操東下紘不與議則破黃祖後紘又遠之部矣十二月權以
紘爲長史從征合肥是時張昭別將兵攻當塗是已罷長史也

白田草堂存稾卷四　九　廣雅書局栞

吳書又曰每從容侍讌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則權之外尊禮
而內疏之亦與昭同紘以十七年卒留牋與權大抵爲昭言亦
自況也權之不及策此又其一徵矣　通鑑紘以魏明帝太和
三年卒卽權稱帝之年也距建安十四年益二十年紘以長史
終位不應權卽尊位紘仍爲長史也權以魏文帝黃初三年改
元置丞相衆再舉張昭而不及紘則紘之前卒可知矣陳志紘
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迎家道病卒案權傳建安十六
年徙治秣陵明年改爲建業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
名武昌黃龍二年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紘之卒在前徙治
秣陵之後通鑑以爲遷都建業後所以致誤綱目改於建安十
七年爲是故申言之　公安昭烈所治後令麋芳傅士仁守之建安二十五年芳士仁降權自建業往公安

次年四月自公安徙都鄂在公安不半載其實自建業徙都鄂也並及

論李豐　附傅嘏

李豐宿爲司馬師所親待其爲中書令也師所引用乃不附師
而與魏主謀以夏侯玄代師輔政此與漢之王章無異魏之忠
臣莫有過焉者也當是時司馬氏之篡弑已成豐玄輩所謂區
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然功雖不就而意則可悲矣陳壽
不爲豐立傳僅附於夏侯玄傳中其敘事率據獄辭未必皆實
而大指尙略可見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
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
使勇士以刀鐶築腰斬之壽爲晉諱故削此語不載晉書文帝
紀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

白田草堂存稾卷四　十　廣雅書局栞

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知其謀使中書舍人王羨 魏志注作羕 迎豐
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
刀鐶築殺之所謂惡言卽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則豐實承魏主
命而獄辭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謂迫脅至尊益隱指此至魏
書所謂陛下儻不從人云云乃獄吏之誣辭耳故壽志亦不載
之通鑑敘豐事專用魏略盡削豐謀以玄輔政等語於獄辭又
雜用魏志魏書其意以豐與玄緝陰相黨結師自以疑忌殺之
其獄辭皆虛語與曹爽傳同於後又載杜畿並傅嘏語若豐玄
與何晏鄧颺等同以浮華相扇被誅而豐之忠遂以不著於天
下後世綱目始正之云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玄光
祿大夫張緝書司馬師殺而不去其官於是豐之忠始明白而

分注所載則仍通鑑末之改正也余是以攷之魏志魏氏春秋晉書爲備詳其本末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斷此矣　通鑑敘豐事先及豐父恢語出魏略然魏略豐父名義與傅子豐父名恢不同又載傅嘏論夏侯玄何晏鄧颺語論李豐語此與杜畿語皆出傅子傅子傅玄所著玄嘏從父兄弟故多載其語案嘏本傳魏黃門侍郎以與晏等不合免官後起爲滎陽太守不就司馬懿請爲從事中郎遂附從懿父子以傾魏爽之死齊王之廢嘏皆與有力焉故爽誅即以嘏爲河南尹轉尚書賜爵關內侯齊王廢進爵武鄉亭侯及毌丘儉文欽兵起嘏勸師自行與之俱東師卒中詔嘏還師嘏輒與昭俱還以成司馬氏之篡迹其始末蓋與賈充不異幸其早死不與佐命之數此乃魏之逆臣

但以善自韜晦不名其功即如與昭俱還乃嘏之本謀顧以推之鍾會故世莫得而議之其與何晏鄧颺及玄豐不平皆以其爲魏故而自與鍾毓鍾會何曾陳泰荀顗善則皆司馬氏之黨也所譏議晏等語大率以愛憎爲之如晏輩固不足道若豐玄豈不勝於鍾會何曾荀顗而嘏之好惡如此陳壽論嘏用才達顯而裴松之謂嘏當時高流壽所評不足見其美庸人之論淺陋可笑故陳壽僅載嘏論何晏數語裴松之注則盡收傅子所述云云通鑑又因注而爲之條分件繫謂嘏言若蓍龜之驗於是嘏得爲魏之名臣而豐玄遂與何晏鄧颺輩同類而共棄之此眞豐玄之不幸也

吳蜀分荊州乃取劉璋始末

劉表爲荊州刺史有八郡之地治襄陽曹操征表表子琮迎降八郡皆平分南郡爲襄陽郡後敗於赤壁北還則僅有南陽襄陽及江夏之北境而吳有南郡江夏及長沙之漢昌下雋劉陽蜀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蓋荊州之地三國分有之也其後先主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則欲併得南郡江夏之地以周瑜言而止瑜卒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又以魯肅言借荊州普還爲江夏太守又以長沙之漢昌下雋劉陽及南郡之州陵爲漢昌郡魯肅領漢昌太守是所借者南郡數縣之地而已江表傳曰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案先主南收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縣於南郡無所與所

分南岸地不知何在（胡注以南岸爲南四郡四郡乃備所自取魏蜀吳志皆同此非瑜所分也）是時劉琦爲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屯沔口吳以程普爲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爲荊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肯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京方力言以土地業備之不可豈肯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荊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歸以窺蜀非僅爲地少不足以給也陳志蜀先主吳主傳皆不言借荊州魯肅傳肅勸借荊州在周瑜卒之前蓋失其次惟程普傳瑜卒普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此爲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卒不詳何時蓋在夏秋閒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荊州

當在秋冬閒關羽爲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爲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攷諸傳略得其實而江表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荆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妄不足據也周瑜傳瑜詣京見權請與奮威將軍孫瑜共取蜀還江陵治裝道病卒魯肅傳周瑜甘甯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僞報曰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威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林及備西圖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蜀先主傳權遣使云欲共伐蜀荆州主簿殷觀曰若爲吳先驅進不能克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功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今詳肅傳

所云則瑜在南郡時欲與孫瑜自取蜀故先主有願加寬貸之語先主傳所云則借南郡後故殷觀有不敢越我而獨取蜀之語自非一時之事若獻帝春秋所記欲共取蜀則借荆州後事而又云不聽孫瑜軍過則又似周瑜在時瑜之請與奮威取蜀葢欲以瑜鎮守其地非借瑜之力周瑜旣卒魯肅呂蒙俱在權必不獨任瑜以伐蜀也至云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未借南郡則江陵秭歸非蜀所有旣借南郡關羽爲襄陽太守駐北岸張飛爲宜都太守屯秭歸（蜀分南郡爲宜都郡）又非爲拒瑜而然若先主之營公安亮之駐南郡（此指南四郡非江陵之南郡也）自建安十三年以來久矣於拒瑜尤無與也所述先主語蜀志以與璋託在宗室願加寬貸其言具有本末若獻帝春秋專以同盟自相攻伐爲說

而以被髮入山語綮之前無所承語意齟齬殊不相合其爲傳聞之誤亦無疑也通鑑於借地事一依江表傳所云攷之陳壽志皆不合而所述先主語全用獻帝春秋附以蜀志託在宗室之語又删去未若不獲請之語而更以獻帝春秋拒瑜語綮之删移改併都非其實又削殷觀語不載溫公之意有未可曉者後人但據通鑑以吳借荆州而不知荆州之僅爲南郡以先主拒吳伐蜀而自取之而不知其情事有不同者今一一攷正之庶乎不失其眞也　孫權之遣周瑜與先主併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戰瑜獨有其功其攻南郡亦不與先主俱先主顧以其朋南收四郡非瑜意也瑜乘戰勝之威以操爲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甚權則以新破操操必來攻仍欲借先主以併力其意少

異故權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詣京見權勸權徙治秣陵陳志所云綢繆恩紀葢其實然權固曰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而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是時絕未有相圖之意也權旣不納瑜之言而瑜卒後卒從魯肅而以南郡借先主葢慮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憚惟先主天下所共知（陸遜亦曰劉備天下梟雄曹操所憚）故欲藉其力以拒操操之南征向濡須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使以程普守之操必首攻南郡不則亦當分兵以圍江陵恐非普之所能抗則權之計未爲不得也（其後魏兩攻吳曹眞圍南郡司馬懿向江陵則操之不攻江陵以羽守之故也）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須不克而退十九年權又克廬江禽朱光操不能與爭於是權亦知操之不足畏而無所藉於先主遂有圖取荆州之意會先主

己得益州而不以南郡還吳權之忿恨益甚又以關羽在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呂蒙襲取三郡後卒中分荊州而呂蒙之計自是得行未嘗一日忘南郡而羽疏不之防蒙遂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閒隙之開始於周瑜而成於呂蒙若權之前後自有猾計其或從或不從亦非因人爲轉移者也向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則必取蜀而先主幾無駐足之地又使權得荊州後而曹操不死則當先主伐吳時操必以大軍襲吳魏攻其外蜀攻其內江東成敗之機殆未可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與也世皆以圖取荊州爲呂蒙之功而不知其幾敗江東之業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吳之諸臣周瑜雄略似孫伯苻有幷吞中原之志而不專於自守魯肅明於大勢欲合吳蜀以拒操爲三分之計至呂蒙

則一以譎詭爲自利計而不顧其後雖有攻戰之材非瑜肅比也權自得南郡後請降於魏責貢獻責任子權之上書極爲卑巽至云願寄命交州以終餘年其屈辱亦已甚矣使不圖取南郡而與蜀交好其屈辱豈至於此羽固懷並兼之心而方與操爲敵且權有呂蒙陸遜以守羽未必能爲大害其後權卒絕魏而與蜀交好者終其身蓋亦有鑒於此也先主雖嘗以敗歸曹操而未嘗一爲操屈諸葛孔明當奔亡之餘求救於權而其言曰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與隆中之言未嘗少異至其兩出祁山堂堂焉伸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而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視權之遣周魴遣孫布專以譎詭取勝者萬萬不侔矣陳壽志於孫劉始末略而弗詳通鑑又襍取裴松之注其子奪反若有相左者余是以詳攷而備論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加封陶威公狀所載劉義仲贊吳澥論其發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也蓋以折翼之夢爲晚年意欲覬覦之證此眞莫須有之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討蘇峻也遲迴不進緩於敵討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攷前後事實互相質證則史之影響誣詞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陽王羕虞胤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羕降爵胤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爲外援又脩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

反嶠請入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使亮能克峻則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太后詔進嶠郗鑒爵位命之討賊（此史所未言郗鑒傳鑒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則命之討賊可知）而不以及侃嶠與亮互相推爲盟主意中原無侃也嶠以從弟充之言始遣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有疆埸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蓋深幸侃之不來故卽相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爲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遣使而侃卽許之遣龔登以師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邇京師未敢聲言討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怖殊甚其與侃書情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爲人必無變計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

度峻之可以一戰而擒使嶠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嶠亮一遇峻軍則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臨陣斬峻衆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嶠自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侃矣亮以奔亡之餘束手無策嶠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寶曰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并不以及嶠鑒也侃性周密兼總羣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既不名其功故其深沈之謀奇偉之略遂不著於世而反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嶠豈其實也哉李閎滕含之破管商弘徽亦侃所建遣嶠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卽移兵歸鎮不與朝事羣議以嶠輔政嶠以推導而絕不及侃遷都大事也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胤劾卞敦皆不見從而侃坦然不以爲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卻而不怨是眞有古大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爲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葢莫與比而史猶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語豈可據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爲侃屈而忿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甚尊至受帝拜不辭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illegible]導卽以亮代其任侃諸子夏斌自相殘滅亮之劾夏亦

有深意當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嶠輕進必爲所敗將自將以往嶠傳亦言侃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召登還是侃本欲自下可知侃得書卽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倍道而進豈其旬日之閒而前後頓易若是嶠以四月出師僅有衆七千人惴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疾赴以五月卽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勤王之師未有先焉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陽不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嶠於垂亡葢已釋然無恨於亮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詔侃安敢以加誅特以羣議所指而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嶠計詣侃拜謝而侃卽懽然與其談宴同趨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藉其威勢又欲自專討峻之功輒自遣督護王彰攻峻反爲所敗乃送節傳謝侃是時侃爲盟主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絕不以罪亮也比至石頭侃卽言賊衆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輒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郗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本謀也侃軍惟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欲西歸葢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嶠之力言亦猶前書之意侃之不答葢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卽加督護而遣之李陽一言卽分米五萬餉嶠未嘗少有遲疑此豈眞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湓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發皆嶠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直攻石頭葢已

由私憾至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輒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顯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之罪者影響疑似益無所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曰以不與顧命爲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郗鑒雖爲兗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鎭之所得預侃何爲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侃不與疑亮刪除之成帝幼沖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襲登還夫侃方被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爲侃罪郗鑒初欲入援爲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後於討賊責鑒者而

可以責侃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未旬日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筭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實未嘗以行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留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而後留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揑飾欲以掩其功而釀成其罪與折翼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爲名流所重梅陶已不足道侃之功勳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爲定論矣余故因劉吳兩賛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

義大節著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少蒙其黯黮焉

案溫嶠傳言侃預爲盟主而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今以嶠傳攷之亦未知其處分規畫何在也嶠之功在於激怒侃同赴國難而侃實非激怒之所能致嶠雖推侃爲盟主實不用其命其諸將屢戰輒北疑皆嶠之所遣故侃曰見將安在其攻石頭嶠亮已爲峻偏師所敗賴侃軍以獲大勝而嶠乃自專其功君子於嶠不能無疑焉亮之疑侃嶠亦同之故出爲外援其後推侃乃出於不得已侃已釋然而嶠亮於侃則始終不協也庾亮傳言侃嘗欲起兵廢王導郗鑒不從而止此用亮與鑒牋中隱忍解釋陶公之語侃之末年深以滿盈爲懼於朝政一無所與若起兵廢導是復爲蘇峻也此斷斷不然者且侃臨終上表猶稱道

鑒亮之功勳可知其必無是事而亮公以見誣則亮之心術豈復可問也哉司馬公通鑑於舊史誣揑事已多所刪除而於討峻不能不承用舊史之文綱目因之書溫嶠以陶侃入討峻朱子於綱目每以未及修改爲恨或指此等處耳至乞加封陶威公狀直云以表忠義則與綱目所書亦有不同者矣嶠有破王敦之功而侃有威名於荊楚嶠既以王敦待之故其疑忌侃與庾亮同其推侃主盟特迫於一時之計而移檄遠近自專其事於末方及陶征西而與庾亮同列其輕之也甚矣侃之遣龔登而不即自下蓋亦以王敦爲鑒恐爲嶠所制及得嶠書惶懼窘迫仰命於侃其倍道而進或亦由此比至石頭侃遣庾亮守白石壘遣郗鑒還守京口立三壘無不聽命而嶠獨與相抗侃之

欲西歸亦有不樂嶠之意特以恐之故聞嶠言而亦置不答及破峻嶠卽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史云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乃嶠自專其功之辭耳侃之還鎭所謂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固其素志亦以避嶠也嶠以忠義著而公必大度則不及侃遠矣嶠之臨終與侃書史削不載而侃言藏之篋笥時時省視至於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并以書上呈謂其死不忘忠追恨國恥獎臣戮力救濟危難是必深相崇重與前有大不同者而書不存故莫得而論也

又史所載梅陶語其云機神明鑒似魏武忠恭言其材略其下卽以武侯比之其言未爲大失但擬人非倫耳義仲辨之亦未盡也吳論謂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有跋扈之心今攷亮傳

出舒嶠爲外援脩石頭以備侃皆亮以私意疑侃於侃豪無所與而後欲起兵廢王導則又亮之誣辭若應詹之書則以侃勳名旣盛相勉以忠義耳非有所疑吳氏之云皆未爲當也朱子取其大意足以發明陶公之心迹而於小小有不暇論是以亦附及之

論郭誼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逆走在昭義者爲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冤痛而李衛公乃降詔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衛公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當郭誼殺劉稹以降而并及王羽賈庠等羽庠非有兵權爲誼所忌史亦不言其與誼素有嫌怨誼蓋以王賈宦官所仇嫉爲此以快宦官之忿而以求節鉞度宦官必有與之通者故誼望節鉞不至而曰必移他鎭絕不料已之及於誅也衛公旣定計誅之又恐宦官之沮其事故特下此詔見羽等之死乃上所命而非誼之功誼與同黨皆就誅夷而又以及於其餘是不欲微露其意而亦鑒於朱克融王庭湊之禍其後昭義帖服皆歸其功於盧鈞而未必非衛公誅鋤強梗之力也竊因通鑑所書而論其事如此更當攷之新舊唐史而詳訂之

白田草堂存槀卷四

番禺許之琁初校
武岡張城悳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襍著　　寶應王懋竑撰

讀史謾記

范睢以秦昭王之四十一年爲相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魏齊卽以是年奔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四十二年秦誘執平原君魏齊與虞卿亡走魏後五年秦破趙長平則昭王之四十七年而赧王之五十五年也睢傳所敘最爲詳明攷之虞卿傳則卿爲趙計事皆在長平敗後與睢傳不合故古史疑魏齊死後虞卿復歸相趙史略不言耳然如所云則史窮愁著書之言亦無所當矣通鑑敘誘執平原君事於赧王之五十六年則與卿傳合

然秦以赧王五十六年正月罷兵至九月復圍邯鄲此數月之中秦未必能誘平原君以來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攷異亦無他據其與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記於此

長平之敗趙王與樓緩虞卿論事戰國策皆樓緩語史記虞卿傳以前爲趙郝語後爲樓緩語攷其文義戰國策爲順通鑑從史而前後刪削太多於意未盡竊謂當從戰國策

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未嘗卽圍邯鄲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白起傳六國年表皆同獨戰國策前章有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此飾說也下有旣解邯鄲之圍趙王入秦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文義不屬而又明與章旨不合（吳本有之注云脫簡史以爲章首今本無）案秦未嘗卽圍邯鄲趙王亦未嘗入秦此自戰國策之誤史記虞卿傳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此承戰國策之誤而未及正通鑑但云使趙郝約事於秦而去邯鄲入朝二語通鑑是也

秦自誘執楚懷王天下視秦眞如虎豹豺狼之不可嚮邇故趙與秦會澠池廉頗請三十日不還立太子以絕秦望其畏秦也如此況自長平敗後秦有滅趙之心趙王安敢入朝於秦且旣入朝又何以使趙郝約事於秦此必無之理趙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趙王還不聽秦還字上無所承葢其誤也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而不言趙獻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謂不聽秦者而邯鄲之圍亦以此史文多錯誤而尚有可攷者攷異亦不盡及也

蘇代主從約未嘗入秦史白起傳韓趙使蘇代以厚幣說秦相應侯據戰國策只云謂應侯曰不云蘇代也又戰國策蘇子謂秦王言從之不可成不知何蘇子亦似非代屬也策末言秦兵不出於境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虛辭無實通鑑從史作蘇代而蘇子之云則略之

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案嬰卽惠王罃魯君以時攷之當是共公此策猶有先王禮義之遺在戰國中爲景星鳳皇之見矣魯雖微弱不振而先世禮義之傳猶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鑑以其無所附而削不載非也當補於魯共公薨之下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孝經刊誤後跋嘗辨其誤而綱目仍

通鑑之舊蓋未及正也綱目成於壬辰而刊誤之作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更定綱目而未及其載於黃李二公所述者可攷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五年六國盡滅秦兵所至如獵狐兔無敢當者惟楚爲少用力至齊以四十餘年不被兵而兵卒入臨淄莫之或格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六國之自滅也其時李牧獨能與秦亢然使不死亦支持歲月之間耳朱子謂天下之勢至此雖使聖賢復生未知何以安之也通鑑以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周天子自壞其紀綱而朱子以爲昧於先幾故曰天下勢而已矣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誠有見於此也

漢高帝嫚而侮人然於留侯不敢輕也稱之必曰子房尤憚周昌後亦稱王陵四晧之來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則高帝所嫚侮者叔孫通隨何輩耳漢廷無一儒者所以不足啟高帝之敬畏也

高帝臨崩呂后問以蕭相國後何人可代帝歷舉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其時留侯見在而不及之何也豈其多病方道引辟穀度其不久於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論及之者

高帝崩呂后四日不發喪謀詐諸將以酈商而止通鑑以其言爲妄削不載然帝崩四日不發喪此必有故史所傳非妄也陳平之在滎陽樊噲之在代以前後事連言之耳灌嬰屯滎陽高帝紀嬰傳皆無其事僅見於陳平世家亦不詳何時疑自破布歸即屯滎陽也史以無事故略之綱目依史記補入

王陵以爭王諸呂高后遷之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卒其卒當在高后之七年也人臣之義以王陵爲正而言不用即以病歸不復出亦得大臣之節通鑑僅云謝病免而刪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語似失其實當補入又當依絳侯例於高后七年補書帝太傅王陵卒　周昌以伉直爲高帝所憚其爲趙王如意事謝病不朝三歲而卒雖不能全趙王然亦無負於高帝矣當與王陵同書而通鑑並謝病不朝亦削不書

王陵謝病不朝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誤也七歲則卒於高后之世若十歲則文帝之立久矣不應漫不及陵也七誤作十與

汲黯傳同

史記惠帝崩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謂丞相曰云云是時王陵陳平爲丞相漢書外戚傳謂丞相陳平若王陵必不聽其計也通鑑不載此事以高后病甚始令呂產呂祿居南北軍不應八年前已居南北軍也又此時呂釋之尙在呂祿未侯故疑其語非實而刪之案漢書無呂祿字荀紀作爲將監南北軍事蓋此時周勃爲太尉呂產以將監南北軍事未嘗專制至高后病甚始以南北軍專屬之產祿而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其兵但史所敘不詳耳綱目依史記補入此事呂氏權由此起故不可刪而仍從史記書將南北軍竊謂當從荀紀爲是　綱目留侯子子誤作孫書法謂此條通鑑於誅呂產祿及之不知通鑑

所書乃後事非補敘前事也前人讀史每不詳當正之

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則此本惠帝之意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后也綱目依通鑑未及補

綱目凡例凡賢臣之卒特書前漢如賈誼董仲舒汲黯劉向皆不書卒疑缺文賈誼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在武帝元封二年劉向之卒在成帝綏和二年惟董仲舒史不載其卒之年無可攷賈汲劉之卒通鑑皆不書綱目因之所當補入

汲黯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黯以元狩五年出爲淮陽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計之故曰七年漢書統計之故曰十年然

以文義攷之當從史或漢書七誤作十通鑑綱目皆從漢書

梁懷王薨無子則梁太傅亦罷矣誼後歲餘乃卒不知何官豈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攷

通鑑於宣帝甘露二年書營平侯趙充國薨而神爵二年不書典屬國蘇武卒此缺文也綱目因之蘇武之節豈不得與營平比乎是亦所當補也

綱目正誤謂於漢文帝十一年補書絳侯周勃卒余因其語推之略舉數條通鑑創始爲之義例繁多不無遺漏而綱目之作一依通鑑未及重修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袁盎以奉常使吳已以楚相罷免家居然不書故奉常者貶之據鮑宣書故司隸楊惲書故平通侯盎多計數其陳說雖切皆有所承迎如引卻愼夫人坐以悅毋后而於鄧通未嘗一言及之也阻梁王之議亦順帝意而於臨江王未嘗一言及之也既以計殺晁錯而使吳不疑吳王故厚遇盎其以誅錯報亦吳王之所樂聞必無固守欲殺之事特遣盎還報而盎自撰諸妄語以幸脫其罪景帝旣悔殺錯則當誅盎而卒賴竇嬰之力免於誅而仍爲楚相盎已罷免疑不過因魏其以成其議史言大臣及盎等則盎必昌言之以專其功故及於禍此亦天也綱目不書故官蓋亦貶之書法謂不書官爲薄梁罪又謂不以失刑病帝支離之甚可笑也

袁盎諫趙談參乘本爲正論而史載袁種語於前[redacted]由有不然者贊謂其善傅會蓋窺其微矣又史謂[redacted]賢竟以名

敗則盎昌言之自專其功尤爲切證也

孔臧爲太常見於百官表而爲御史大夫則漢史無其事至言禮賜如三公武帝時無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其語之妄自明朱子孝經刊誤跋語中曾辨之以通鑑爲誤而綱目不之削者門人所編未及更定也

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奏罷滄海郡予之也請罷西南夷而專奉朔方弘雖希世然此舉亦不爲無益矣故節取之賜淮陽王几杖無朝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毋朝不朝一也各從其本文爾賜吳王濞几杖不朝通鑑敘於吳楚反時而前則缺故綱目亦缺不書書法曲說穿鑿非綱目意也下條侯獄治渭陽五帝廟遺詔短喪皆直書之獨以賜吳王几杖爲文帝諱乎無理曲說

此爲甚矣

酷吏張湯王溫舒皆書有罪自殺義縱亦酷吏也而書殺不去其官蓋不以其罪殺之也縱以楊可告緡爲亂民捕其爲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節足以贖其罪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酷吏郅都爲禍首然有忠直節非他酷吏比其殺之不以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孫弘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議卜式及郭解兩事有大臣之風卜式本末無足言者而烹弘羊一語致堂亦節取之則弘語未可略也通鑑於議卜式語不載綱目補書之當矣

卜式爲人本末無足言者其以家財輸邊以致告緡之流毒徧天下史特載其烹弘羊一語以結正弘羊之罪非有取於式也

公孫弘雖以希世取相位然與卜懸絕矣班氏謂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比而言之蓋失其實至擬之飯牛版築則弘且不敢當況式乎又云質直則汲黯卜式黯乃與式爲伍其顚倒何至於此而世未有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於天下後世則班氏之過也

桑弘羊子遷事皆出杜延年傳延年傳少府徐仁廷尉王平皆論棄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棄市通鑑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與漢書不合當別有據綱目書廷尉王平要斬依通鑑而賈勝胡以不知所坐故略之綱目書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要斬蓋深譏之是時霍光專政譏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殺大臣則夷滅之禍不獨顯禹雲山之罪而亦光有以致之矣愚謂當從漢書作廷尉王平棄市又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李种賈勝胡與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鑑或別有據然入賈勝胡於此語無所承卻未分明

通鑑宣帝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綱目因之攷證以爲誤當刪此九字攷證是也案漢書昌邑王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已而卽位皇太后歸長樂宮元帝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紀所載分明可攷惟外戚上官后傳宣帝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此因上有立宣帝字傳寫之譌遂誤以元爲宣非外戚傳之本然也通鑑據外戚傳故於此增入九字而於元帝卽位又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後還錯其誤亦自分明劉氏漢書刊誤既不之及胡注亦略不言惟攷證能辨之而未詳其致誤之由至攷異反謂元帝卽位再書尊皇太后爲重出羨文是幷漢書而未之見也合以攷證爲正

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宮人也唐詔立武才人以政君爲比此文飾之辭不可以欺兒童者而攷異乃以爲據謂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爲婕妤章句之儒不曉大義至於如此所當痛斥者也

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又爲前將軍錄尚書事免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官已見前又不可書故

官故止書蕭望之自殺非削之也又堪卒二字提要有之今綱目刊本漏其與張猛皆不書官亦以官已見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爲元帝傅雖昧於不可則止之義然與貪慕爵位者異矣綱目不應盡削其官葢本於官已見之例而書法發明妄爲之說此非綱目意也

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祕書鑄黃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如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元后傳成帝發怒責問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爲脩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縱音所不能制故言於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縱使不誅音卒後必不委商根以政事矣帝故昏

弱必不爲此也

許后爲王氏所忌卒廢殺之以許氏尊盛日久恐爲所閑趙后起微賤故不之忌趙后姊弟之狂亂什倍於許后而恣行自若張放淳于長之寵皆自罷遣之而於趙后姊弟未嘗問也暫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聽卽止班氏云趙氏内亂外家擅朝葢由趙氏内亂而後外家擅朝也

谷永對策言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此必王鳳欲進其小妻弟張美人故永預言之以爲張本建始四年距陽朔元年僅五年必鳳於谷永對後進之也如淳謂永爲鳳洗前過則非是而此論實爲鳳言仲鴻論亦非也

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罷賜令安車駟馬次年正月壬戌復位相距僅六十二日其免其復皆自爲之與成帝無與也胡注商去年免今復位而不著其相距之近似失之

龔勝節義彪炳天壤而書法發明僅以爲別於莽臣之書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國四年大司馬甄邯死綱目不書此缺文王舜甄邯同爲莽大臣王舜書死而甄邯不書非其例也　邯孔光女壻於甄豐不知何屬豐之誅不及於邯疑非近族也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不書新室文母不予莽之改也以漢之太皇太后而崩於莽之始建國五年莽之簒元后實成之雖有不忘漢之心然亦末矣所謂不待貶絕而其義自著者也以爲予之誤矣

更始爲新市平林所立畧與盆子同雖能遣將討莽而以疑忌殺伯升光武亦幾不免又卒於破敗而降赤眉故綱目直以元書之不成之爲君也孺子嬰爲王莽所立後方望以之稱帝其爲更始所殺綱目以擊斬書之孺子嬰且然又何疑於更始乎

呂后立恆山王義文帝殺之綱目書誅此可以得綱目之權衡矣

通鑑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一歲復增一歲范書復南頓田租歲上無一字劉注謂當作五歲史缺文也先復五歲後增一歲共六歲後二十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皆依此例案下父老言願給復十年若止一歲不應遽請十年劉注是也胡注亦不及此綱目復南頓田租二歲

此因通鑑而誤

陳壽志荀彧以憂卒通鑑從范書孫盛魏晉春秋書飲藥而卒以爲彧之死魏武隱其誅不書飲藥而卒後世人君將謂隱誅可得而行至綱目則直書曰自殺以此例之翟方進之死成帝亦隱其誅當正名之曰自殺而今綱目書卒亦從通鑑益未及正也

司馬懿密謀誅曹爽本以傾魏爽誅而篡奪之形成矣於此當嚴其詞綱目一依通鑑其辭有未盡者宜書曰魏王芳謁高平陵曹爽等從司馬懿舉兵矯太后令閉城門分據諸營奏免爽等官遂殺爽何晏等并桓範皆夷其族懿自爲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凡例曰凡書篡國隨事異文而尢謹其始以此推之今

綱目所書尙未爲定論也至懿自爲丞相則提要已明綱目刊本偶誤耳書法以懿爲知節眞可爲夢語矣

魏志餘論

通鑑曹爽用何晏丁謐鄧颺之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胡三省注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遷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故以遷字加之案陳志文德郭皇后稱永安宮明元郭皇后稱永寧宮其例正同郭后傳旣不言遷曹爽傳亦不之及司馬懿奏事稱永寧宮皇太后令亦無逼遷之文則胡注是也通鑑用魏略晉書宣帝紀五行志語而未攷其實綱目因之當依胡注改正　魏略丁謐傳奏使太后出居別宮皆謐之計晉書宣帝紀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五行志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帝與太后涕泣而別案魏略止言丁謐而宣帝紀增何晏鄧颺以其同黨故耳五行志又誤以齊王廢時事以附益之恐皆非其實當以陳壽志爲正

蔣濟高柔孫禮王觀皆魏之大臣激於曹爽之專政而輔司馬懿以誅爽爽誅懿專政而篡弑之形成矣濟益深悔之故發病而沒干寶晉紀謂病其言之失信未盡然也孫禮逾年亦卒高柔王觀以老壽在朝高官厚祿與懿師昭相終始其視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弑漠然無所動於心繩以春秋之義其能免於黨惡之誅乎（齊王之廢柔以一元大武告廟高貴鄉公之弑柔與司馬昭司馬孚連名具奏而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立柔觀皆進爵增封邑非特無所與而已也）蔣濟爲太尉在羣臣之右而懿以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以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以濟從屯洛水

浮橋蓋劫與之同是柔觀與謀而濟不與謀也其上永寧宮奏首稱太尉臣濟此懿自爲之耳濟讓爵表曰語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蓋自明其非懿之黨而於爽之誅力言曹眞之勳不可無後則猶能與懿異也懿誅爽後篡奪之勢已成濟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發病而卒攷其始末與孫禮高柔王觀不同而爲魏史者皆晉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

高柔以黃初四年爲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月遷司空又徙司徒攷其時在正始六年後正曹爽執政之日也懿誅爽時以柔行大將軍據爽營是與懿同謀者自是遂爲司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時以直諫顯名至曹爽執政乃默無一語而迄與懿同謀殺之前後較若兩人當懿誅爽時柔已七十有六矣

柔卒於景元四年逆計之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歲使年七十餘而死不當爲魏之名臣耶陳壽評其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益深譏之人固有不幸而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觀名位次於高柔而終始於司馬略同孫禮以亮直稱而以爭界之事爲爽所黜遂爲懿畫誅爽之策其後入爲司隸校尉遷司空封亭侯凡歷二載史不著其一語盧毓亦有名稱而與爽不協以司隸校尉治晏等獄益皆爲懿用矣懿之簒魏劉放孫資導之於前而高柔王觀孫禮盧毓與傅嘏助之於後俱有力焉不獨賈充陳騫之儔也余是以詳著之

司馬懿與曹爽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是年轉爲太傅而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但不言錄尚書事然懿至正始八年

始謝病不與朝政則前此固未嘗不與也正始二年四年懿出拒吳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釁隙自爽出無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義領中壘[illegible]營七年與懿異議八年五月懿謝病蓋已定誅爽之計特以稔其惡而斃之耳懿受文帝遺詔輔政已有不臣之心東禽孟達西拒諸葛威名甚盛迨遼東之役大肆誅殺藉以服眾爽之愚騃晏等之浮華夫豈其敵懿蓋玩之於股掌之上而猶遲而後發誅爽之後自爲丞相加九錫儼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間國祚已移矣卽使爽用桓範言奉天子詣許昌不過稍延月日之期終必爲懿禽滅蓋懿之陰謀已久威勢已成內外諸臣皆爲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晉書景懷夏侯后傳明帝時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此因舊史必有所據而通鑑以爲非實其指未可詳也

懿旣擁兵而子師爲中領軍亦執兵柄其誅爽也師勒兵鎮遏中外陰養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眾衛宮此直舉兵稱亂何問以取人之國而以誅爽爲名耳當文帝明帝時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託膺社稷之重寄不聞一言之諫爭而且陰結劉放孫資以爲內主卒以傾魏陳矯之對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蓋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鑑所云似未然也

劉放孫資排燕王宇曹肇而薦曹爽司馬懿卒以亡魏而放資

復爲中書監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遜位是時曹馬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謝病而放資卽以次年遜位蓋預知其謀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敵矣爽死後復以孫資爲中書令則放資之黨於司馬可見也劉放傳黃初中改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又俱加侍中其領監令如故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而不及放其下卽言嘉平二年放薨資復遜位三年薨詳其文曹爽誅後復以下當有劉放爲侍中領中書監九字史不言者蓋脫文也

司馬孚位爲上公歷事四世於師昭爲尊屬於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無能有所匡正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祿榮寵終其身未嘗有所辭讓以云魏之純臣其無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書其不能辭爵宜也君子於孚不能無惜焉綱目書官書爵益節取之與王祥同也晉書司

馬順宣帝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異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孚視之遠不逮矣案史言孚以尊屬歸昭不敢偪之順亦武帝之從叔父也武帝寬厚又非師昭比其得罪必更有他語不第以悲泣故但史弗詳耳

晉書爽傳桓範不應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于寶晉紀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晉書宣帝紀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與晉紀互異以陳志攷之疑以晉書爲是懿以太后令召濟劫之與同屯洛水浮橋濟非爲懿用者而爽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濟言也通鑑從晉紀攷異亦無他證

曹爽爲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太尉在大將軍之下轉爲太傅則在大將軍之上矣陳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乃父事之不敢專行此正其實而外以名號尊之欲使尚書奏事由己此特晉人之辭耳何晏鄧颺素與司馬師昭互相稱譽其進用亦未必盡出爽意也其後權勢相軋始相疑貳故陳志敘其事於五年後蓋於八年宣王謝病不與政晉書宣帝紀八年帝於是與爽有隙則前此固未嘗異也何晏鄧颺爲尚書司馬孚爲尚書令爽弟羲爲中領軍懿子師亦爲中領軍爽弟彥爲散騎常侍懿子昭亦爲散騎常侍固相參用爽非能專制者懿之忮狠爽晏輩自在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轉太傅時已有專制之意懿豈不覺之豈遲至十年而後發乎晉志魏初惟置太傅位增三司景帝爲大將軍叔父孚爲太尉始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裴注所載爽表亦自分別大傅太尉官有尊卑而職位不異其答詔劉放孫資爲之乃懿黨也故知所云使尚書奏事由己者恐未必然

桓範與曹爽僅鄉里之舊其赴爽也蓋逆知懿之必篡魏矣而不能識爽之無成何也然人臣之義當以桓範爲正　範初出卽曰太傅謀逆謂爽等曰坐汝族滅被收曰我亦義士前後語自分明懿以太后詔召範乃矯詔也矯詔豈可從乎懿勒兵先據武庫師屯司馬門直舉兵稱亂耳其遣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必同謀之非倉卒問事也旣以王觀行中領軍何復以中領軍召範此直脅之使隨己同屯洛水耳範之出也司農諸吏皆止之不聽非僅聽兒子言者其見懿叩頭不知有無然範嘗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則平時見懿當拜亦非爲畏死而叩頭也懿收張當攷問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誅滅之魏書晉臣所作不敢盡其辭而微見其意通鑑多因舊史綱目[illegible]未及改正是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以太后詔當云[illegible]詔黃門張當奏當云[illegible]使廷尉誣奏當與爽陰謀爲逆通鑑所敘亦自分明但未直截說破耳

蔣濟桓範皆魏之大臣非懿黨也幸則爲蔣濟不幸則爲桓範必無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魯芝楊綜之不死而反遷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謂盜亦有道者旣滅晏等之族又還芝等之官慶賞刑威皆其所專擅矣芝綜不能辭官而反爲懿用此其人絕無足取竊謂此事可削不書

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此起兵時事爽

罷免後柔仍爲司徒觀仍爲太僕觀傳復爲尚書是自太僕爲尚書也兩督兵不知何屬豈懿自領之與師後爲衞將軍抑師領之與魏晉書皆無考

何晏鄧颺丁謐李勝畢軌起兵時不知何在若在外從行史無一語及之自是不從行也素爲爽黨至此乃坐視以圖倖免其視桓範遠不逮矣　晏等浮華相扇憑藉權勢惟以割分產業因緣求欲爲事晏爲尚書軌司隸校尉勝河南尹皆未爲要職而懿父子擁兵觀晏等直几上肉耳一旦變起束手相視俱就死地亦非不欲爲爽謀也

蔣濟素有重望不在晏等之下其諫明帝信任近臣也則不合於劉放孫資其諫何晏等變亂制度也則不合於曹爽而於曹

爽之誅責爲言曹真不宜無後則不合於司馬懿此爲能自立者特以身爲太尉於曹爽之隙知亂之將起而不能辭位以去以致爲懿所脅不能自免此爲[redacted]然視高柔王觀孫禮則已遠矣通鑑於桓範之事[redacted]以懿言爲濟言而又削表不載又不載濟爭曹真語似以濟爲合於懿者而著其失言於爽發病而卒於是濟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幾與高柔孫禮之徒同類而棄之也　詳濟之始末不與高柔王觀同而桓範之死亦不與何晏鄧颺同綱目多因通鑑於此未及詳定也（晉書宣帝紀收曹爽兄弟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勳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千寶晉紀蔣濟以曹真之勳勞不宜絕祀故以熙爲後案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改元嘉平丙子蔣濟卒而陳志云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奉真後則非以濟言也當從晉書）

綱目於魏臣書卒者三人徐邈高堂隆陳羣而管寧爲變例其他一切削之然如楊阜之直諫似當附書而所書既略情節頗有未詳而高柔王觀等之變節逆黨其罪亦不著矣後之君子所宜詳攷也

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於魏晉之際不能去位與吳之孟宗同君子不能無惜焉綱目於王祥書卒益節取之

高堂隆之卒傳不著其年通鑑附書於景初二年（綱目之建興十五年）綱目因而書之楊阜之卒傳亦不著其年通鑑不書故綱目亦缺非削之也通鑑載阜疏於青龍三年（綱目建興十三年）竊謂宜附書其後（隆傳景初中帝使郎吏從隆等受經數年隆等皆卒則隆未必卒於景初二年特附書耳阜亦可用其例也）

蜀志餘論

陳志曹公征荊州劉琮迎降諸葛亮勸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

吾不忍也夫跨有荊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日事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勢甚盛先主以羈旅之衆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操其[illegible]予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騎追之[illegible]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決矣孔衍漢魏春秋或說備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而不言諸葛公之計其語爲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陳志然參用陳志二語謂攻劉琮荊州可有據孔衍書或說乃劫劉琮得荊州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奄有荊州也朱子論此謂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爲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爲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論耳

吳志餘論

潘濬傳劉備領荆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幷荆土拜濬輔軍中郎特授以兵楊戲季漢諸臣贊列濬於糜芳傳士仁郝普陳注濬亦與關羽不協孫權襲羽遂入吳案濬爲昭烈治中又典留州事職任甚不輕矣與士仁其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卽如江表傳所言亦僅稱疾不見而已及權慰勞之遽下地拜謝更爲權用且樊伷以武陵郡從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備爲不失舊臣之義而濬自請兵往斬平之此豈有人心者與樂毅所云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迥乎異矣故濬當與糜芳傳士仁同㦯之譏貶自不爲過通鑑盡載江表傳語而削陳志注

與關羽不協之云其事遂不著故附論之

通鑑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鎭南將軍呂岱代濬綱目書冬十月吳遣將軍呂岱鎭武昌而不書濬卒代濬盖削之也太和五年吳主假太常潘濬節督[redacted]五溪蠻綱目書吳遣潘濬擊五溪蠻不書官亦貶之

魯肅首建議拒操周瑜與之同而肅欲與昭烈協力瑜意則少異瑜卒肅勸權借荆州至呂蒙直欲圖取關羽益與肅反矣瑜薦肅自代而肅不薦蒙自代也肅卒代者自在呂蒙而權更用嚴畯畯書生不閑軍旅固辭然後以授蒙盖或肅之遺意抑欲以誤羽也肅卒時年四十六使肅不死則樊圍必無後患而操可蹙北方可圖曹丕不敢稱帝矣故諸葛表曰吳更違盟關羽殺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事勢如此亦天爲之也　綱目書冬十月呂蒙襲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盖快之也

孫權所用皆智謀勇力之士陸口重地不當以付嚴畯此必肅舉畯以自代肅之意欲協和吳蜀以拒操而不用呂蒙之計也權雖用其言而意實不在畯畯亦知之故力辭而卒以授呂蒙史謂衆嘉畯之能以實讓盖以肅之薦畯爲非是乃諱之而不著其語此其情事曲折雖於諸史略無所見而千百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孫策創業江東自藉攻戰之力而於張昭張紘虞翻俱待以師友之禮委而用之所謂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專以武夫也至權時張昭張紘雖見尊禮而不復任用昭且幾不免而翻竟以

竄死惟顧雍潘濬輩從容諷議得安其位陸遜有大功而以數直諫憤恚而卒周瑜魯肅幸以早死不與陸遜同禍而亦恩不及嗣其所愛重者惟呂蒙淩統甘甯周泰輩以視策萬萬不逮矣其保有江東者以[redacted]蒙輩爲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業上窺中原者亦以此孫盛之評盖得其實矣而通鑑不著其語故附論之

白田草堂存槀卷五

番禺許之琁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寶應王懋竑撰

雜著

恭記　聖祖仁皇帝兩事

聖祖仁皇帝秋審獄囚有以刃刺人股致死而抵法者　聖祖曰刺股尚非致命傷此可寛也大學士吳正治對曰當念死者之無辜　聖祖曰朕非直欲赦之當可議緩決耳竊謂　聖祖惻隱不忍之心而吳公之對則眞大臣之言也

聖祖嘗問翰林侍讀學士崔蔚林曰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對曰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　聖祖作色曰然則汝說轉是邪未幾罷職　聖祖之學專主朱子其衞道甚嚴而承學諸臣不能推闡　聖訓輒以[redacted]淆亂其間而纂輯諸公率多陽合陰離疑誤學者後來當以　聖祖之意釐正之

此兩條皆得之吾邑侍讀喬公

曾大父泰和公炳燭編跋

余家讀書爲學自曾大父泰和公始泰和公與劉職方公綵江同時少後而以喬侍御公聖任爲姊夫故其淵源略有承接生平不爲文字講解而篤實力行一以忠厚退讓自守雖與侍御公出處不同而其大概相似也懋竑少時訪求遺集不可得見僅於故匱中得四書稾三首及家書數紙大父訓導公題其上云片紙隻字毋使遺逸則當大父時已不可多得矣今年夏四月從弟懋綱忽以曾大父手書炳燭編見示云得之廢書中再拜捧玩不勝驚喜炳燭編者蓋取師曠語是時曾大父年已七十矣細書累幅字畫端謹凡二百餘行無一筆懈散所鈔多呂新吾先生呻吟錄中語皆切近可行不爲虛渺之談仰見前人耄而好學進德不倦之實功而所以啟佑後人者至矣此眞吾家寶玉大弓之傳而子孫當世世守之者也抑懋竑又有感焉自泰和公以及懋竑蓋四世矣康熙中喬侍讀公畫川脩邑志作泰和公傳云吾邑書香之盛未有過王氏者識者卜其後之必昌後叔父脩撰公大魁天下果符其言十餘年來亦漸不如前矣而世傳之緒轉以陵替今此卷出於廢棄之餘意者曾大父在天之靈默有以啟佑後人者庶幾讀書爲學忠厚退讓之傳其復振乎此懋竑之惓惓所望於後來者蓋不徒以科名之盛而又別有[redacted]敬書其後而以其卷歸之懋綱弟俾謹藏之時出與家子弟共觀焉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尙其念之哉尙其念之哉乾隆庚申十月朔曾孫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懋竑謹記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錄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相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附會之非明道語也蓋王荆公之高志厲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愎自用故明道欲優游委曲待

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荊公爲比而與之共政蕘猶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則乘閒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何轉移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且是時哲宗方幼紹述之事未萌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君子居可爲之地乘得爲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爲與不當爲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redacted]魏公盍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

爲之語及溫公天若[redacted]必無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雖以紹述爲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爲而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竄殛以快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爲之當宣仁未哲宗失德已著呂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人爲之輔弼屏除姦黨絕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爲區區自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呂范諸公之過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溫公申公不與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錄皆載邵氏所記文集中答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論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

益驗則固記於四十年之後而諸門人所錄略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未敢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攷焉

元祐時行道者僅一蔡新州確若呂惠卿章惇蔡卞輩皆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傷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紹聖閒乃力爲報復必欲置元祐諸公於死地其忮恨如此是後羣奸相繼根據盤互幷爲一黨歷數十年牢不可破竊恐周孔復生亦無能變化之理張呂二先生蓋有疑於此而胡氏所記尹氏亦疑此語則前輩多已及之而答張呂書所云自是一時所見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答張書在庚寅答呂書在甲午

語類百三十卷有廖德明葉賀孫錄兩條廖錄在癸巳後與張呂書同葉錄在辛亥後其語則大異雖不明言非明道語而斷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凶孔子去少正卯爲比則非復廖錄之舉例矣又百二十三卷葉錄云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並用小人所以成後來之禍今人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此條尤說得盡愈可證答張呂書之非定論矣

又案百三十卷鄭可學錄問明道共政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如所說縱不十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後恐是偶然答問之辭或記者之誤當以葉錄爲正也

文集辛亥與留丞相書言元祐九年之閒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民到於今賴之又言元祐之失在於

分別之不精而不可以爲已甚至其後書又力言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雖舉朝皆君子而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閒投隙抵巇皆足以爲吾患況在侍從之列丞弼之任乎其言至爲深痛雖不及元祐時事而其大旨與答張呂書則迥異矣兩葉錄以與畱書攷之尤爲明據范淳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爲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爲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益其經歷已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攷焉未可執其一說以爲定也

答張敬夫書有伯恭不憚下問之語此在嚴州時伯恭以己丑十月至嚴州而朱子以九月丁母憂歲內不得有書其在庚寅

無疑也答呂伯恭書有見外書胡氏所記之語外書成於癸巳故當在癸巳後而呂集敘論淵源於戊戌非是或云在甲午七月後鄒琢其云大抵自庚寅至甲午僅五年故答張呂書所見略同皆　時未定之論耳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偪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

案此論直不譏文義而妄爲之說不獨老杜笑之卽劉白亦笑之矣以褒妲比楊妃則明皇爲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句雖略而指意明白益有過於劉白之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自誅之者古人文字元無忌諱唐世詩人尙有小雅怨誹之遺而猥以末世諂媚心腸妄爲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昧而不白於後世可歎也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爲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諂子目之至今爲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也

劉白直敘其事其詞迫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爲之悚然色變足爲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爲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出劉白之上矣故曰

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貴妃而國忠貴妃之誅則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之詩史也昔黃涪翁論北征南山詩以詞語論則南山勝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引此而反載魏泰之妄語也

論語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此爲證父攘羊言之言斷不可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顚倒是非爲親飾辭怙過也書不諱瞽鯀事獨不爲舜禹諱若以爲尊親諱例之則虞夏之臣子當蒙首惡之誅矣詩無魯風而載驅之詩則錄於齊夫子獨不爲魯

諱而刪之乎春秋隱公閔公不書弒此魯無南史董狐之筆爲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于齊夫人孫于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曾不爲諱他如納郜鼎丹楹刻桷閏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爲尊親諱之說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雄皆以爲實錄而王允以爲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玉山講義攷

案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蓋指此數書而言以今攷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爲性者五人之所以爲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之意若呂燾所記自是記錄之誤故并載諸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攷焉

玉山講義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卻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者爲仁何者爲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最爲得之卻爲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爲用則仁者爲惻隱義者爲羞惡禮者爲恭敬智

者爲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橫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

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欲之累則爲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

去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欲之所爲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欲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可必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欲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爲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敎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徹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

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旣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案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仁義禮智四者卽孟子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之意只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敎人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更在自己分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耶又後云就日用閒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謂明白而無疑矣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卻未之及至呂燾所記則直以識認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與玉山講義相背此記錄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

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閒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閒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

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葢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葢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

出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義故元爲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葢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案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葢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內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遡其情而逆知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

理地頭名目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壽所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如何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眞所謂沒世窮年而不可以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瞀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鎭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轇轕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葢由不細攷此數書之意而爲呂錄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黃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有箇深造自得氣象以攷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其獘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獘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爲近理葢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今人都爲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爲性之體便疑實有

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閒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案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卻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爲體不離此四者卽云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既云識

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卽云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幾下一語便卽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目如此如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燾所記云云也呂燾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與呂燾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葢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爲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卽水火木金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爲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爲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遜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此書在己酉其分別性情體用最爲明了玉山講義葢本於此而加詳耳皆是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爲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如呂燾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邪學者觀於此亦可以曉然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爲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案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謂體認是甚模

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別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別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別亦如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物事在內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爲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爲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

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枝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擾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擾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做箇白底虛靜則八窗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呂燾錄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覩公狀貌不離於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爲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案呂燾錄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錄故見於呂燾錄中蓋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甚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攷之則斷斷非朱

子語玉山講義先說道理地頭名目其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兩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之及如燾錄則竟以識認尋求爲工夫程子嘗譏呂氏求中於未發之前爲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呂氏之病燾錄所云蓋不止於求中與驗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以得也故錄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燾錄及答甘節語於後則燾錄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燾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別各是何面目始得須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値而

呂蕭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問身心性情之德則此
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
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爲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値
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卽玉山講義答
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蕭
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不能無疑者姑記
於此以俟質焉
攷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爲之刊正
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
而批示止數語自已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
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譌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

都不相値其譌誤自顯然則文集尙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
乎呂蕭所錄斷不可信胡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
語易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
之書爲主葢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既字疑有誤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
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
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全
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卻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
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理之件
數更以程子好學論首章求之卽可見得果然見得卽心性仁
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卽理也則天理渾然卽性也玉山講義已發其凡
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言若合符
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孟子曰仁義禮
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
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珙之問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
耳答陳器之林正卿又因玉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
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
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
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面做工夫出來也制
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

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非字疑當作所與此章之文本不相及不須如
此分疏也如視聽二箴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
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乙卯後
案此書爲程子四箴言卻可爲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義前
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非是說做
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做工夫處其答
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不及後段做工夫之
說呂蕭錄葢誤認此決非朱子本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
是錯認了話頭[illegible]故附此條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攷
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爲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

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爲孝弟之本論爲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案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蓋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爲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夫處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說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若如呂燾錄則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處全非朱子之意矣以此書證之則呂錄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靜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靜少間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那塊然底虛靜雖是虛靜裏面黑漫漫地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濟得甚事所謂虛靜者須是將那黑底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

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沈僩錄

案呂燾錄在已未沈僩錄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出也沈錄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云黑底虛靜者則如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云白底虛靜者則由講論致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卽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以虛靜爲言蓋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呂錄則攙入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錄大不同明係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說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敬而無失上用功原自不錯今反謂其夾雜鶻突而所云識得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錄對勘之則其得失自見而呂錄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明矣

番禺許之璇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藁卷六

白田草堂存稾卷七

寶應王懋竑撰

襍著

朱子答江元適書薛士龍書攷

答江元適書云熹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盖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於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而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 甲申

案朱子早從屏山籍溪二公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自受學延平後斷然知釋氏之非矣其云以先君子之餘誨而不及

劉胡者以兩公皆爲禪學獲親有道則指延平先生此書所敘最明學蔀通辨不載江書又誤以答汪書許書附於庚寅之後故斷以爲據謂朱子四十以前皆出入釋老之學此爲大誤正學攷既覺其誤而仍不載江書其亦無所據矣

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盖舍近求遠處下竊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 壬辰

案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此書在壬辰以癸酉見延平計之適二十年矣概言之故曰二十餘年也舊以爲二字衍文非是然謂兼指佛學亦未然也

附文集注 答薛書在辛卯朱子四十二歲以答江元適書參攷之所謂出入老釋者十餘年則自十五六歲至二十六七時趙師夏跋延平答問言同安官餘反復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歸在丁丑朱子二十八歲自此以前所謂出入老釋者也薛書云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自指延平而自丁丑至丁亥戊子正十餘年所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也戊子己丑後則所謂困而自悔與一二友朋并心合力者其指意分明可案矣故疑二十餘年二字爲衍文若謂統指四十

歲以前則薛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誨不合而江書獲親有道明指延平是即薛書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其歲月先後亦自曉然至斷自丁丑而後則至辛卯僅十五年即以癸酉受學延平言亦止十九年無二十年若事舉成數則可云二十年不得云二十餘年也通鑑不察兩書所指之異而概以朱子四十以後始悟老釋之非固已大誤正學攷既識其誤而以爲不專指佛學是亦不察夫二字之爲衍文而欲統而一之則與兩書之文義既有所不貫而歲月參差適足啟學者之疑矣故妄以二字爲衍文而附論之如此 又案薛書在壬辰自癸酉至壬辰已二十年緊言之故云二十餘年耳二字不必爲衍文也朱子悟老釋

之非在再見延平後與汪尚書許順之李伯諫書確然可攷通辨不載汪書而僅以馳心空妙一語斷之爲四十以前出入老釋誤之甚矣辨之自正學攷始而余因而申之然皆不免小誤信乎古書之不易攷而立說之未可以輕也

答陳正己書云熹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眞不妄也（此書程系於乙巳後案書末云近來浙中怪論蜂起自是甲辰後程注是也）

案朱子自十四五歲卽有意於爲己之學其從釋老乃是用心地工夫故延平云渠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皆就裏面體

認者也其讀論語孟子諸經攷訂諸儒語錄亦卽於此時下手所謂內外兩進者自其少而已然矣自受學延平後悟老釋之非而受求中未發之說其於問答講究益詳而反求諸心未有深得聞南軒得胡氏之學而往問焉亦未之有省而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人生而後皆已發其未發者無在而無乎不在自以爲無復疑矣而南軒猶以爲終成兩物迨後至潭州與南軒語不合益南軒以延平求中未發默坐澄心爲非而朱子亦卒從南軒之說先察識後涵養二年間所見都如此至己丑而乃悟已發未發之分力爲南軒諸公言之南軒亦以朱子之言爲然而先察識後涵養之語猶守其舊朱子已深斥先察識後涵養之非而於涵養一段工夫又仍主延平說故有以靜爲本之語至庚寅與呂伯恭劉子澄書始提掇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語與林擇之書極言敬字親切之妙葢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而於延平之說亦未有所擬議也甲辰與呂士瞻書戊申與方賓王書始言求中未發之非而大學或問則直指敬字爲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又明斥呂氏求中之說其他語錄發明此意者如楊道夫錄葉賀孫錄其言皆確有可據其前後異同之際亦略可攷矣今以答陳正己書攷之則自四十以前用功原未嘗有誤所謂內外兩進者葢無所不用其至特以所見未爲端的而出於想像臆度自己丑庚寅辛卯而後葢類孔子之不惑孟子之不動心其年歲亦略相似

自是涵養益密省察益精所謂上達不已日新者亦非後人所能窺測矣末引程子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則亦明言學雖受之延平而自得之妙非延平之傳所能盡也大抵此等向上地位與吾人相去甚遠今以江薛兩書並陳書與文集語錄而略窺測其大略如此未敢以爲必然也後之君子當有以攷其是非焉（此論其大略如此更須改訂）

答何叔京書云熹少而魯鈍百事不及人獨幸稍知有意於古人爲己之學而求之不得其要晚親有道粗得其緒餘之一二方幸有所向而爲之焉則又未及卒業而遽有山頹梁壞之歎倀倀然如瞽之無目擿埴索塗終日而莫知所適也

此書在甲申與江書略同其云求之不得其要卽江書求之

不得其處指出入老釋而言處字或誤也辯書求之不得其術語句相似而所指各有不同不可合爲一說故并載此而附論之

又案延平行狀所以發明延平之學者至矣以今攷之則朱子不可謂不盡得其傳也而朱子之自言如此中和舊說序亦云受求中未發之旨而未達偎偎然如窮人之無所歸則古人之所至豈後人可以意見窺測者而嘵嘵多言祇見其不知自量也今所攷訂雖皆據成說不敢自立一論然以已意揣度不免有錯解處所望後之君子有以辨而正之也

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學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

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詆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癸未鄒琢其云甲申　以下載自庚辰至甲申辨禪學諸書以證答汪元適書

案此答汪尚書第二書在癸未自敘初年爲學始末最詳此時於儒釋之辨已自判然而其詞猶未甚決故書後有未嘗敢公言詆之之語至第三書不言釋氏而所言逃儒入禪之獘御最明切此與二書不遠第七書則在壬辰癸巳後所見益真而其詞益厲與前書迥然殊矣學蔀通辨亦止載第二書尚有所未盡也

答汪尚書書云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嘗以徑易超捷不歷階級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

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至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癸未

案前書在癸未此書當亦在癸未或甲申其不及李先生者自別有書而文集不載也自循下學上達之序以下生平學問大指已定於此其乙酉丙戌丁亥戊子數年之間求未發之旨而未得所謂反而求之未得箇安穩處元非錯用工夫也庚辰以後元不爲佛學特其反觀內省有略相似處故曰馳心空妙之域此正所謂吾學與禪學差處只在毫釐之間者因思明道自見周茂叔後猶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大率類此必非師其人尊其書也博聞多識蓋爲汪公言而論

自儒入禪尤爲分明故并錄此書而附論之

答汪尚書書云聖門之敎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厭飫久而後有得焉則自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之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正謂此耳今曰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癸巳附錄云壬辰

案此書言釋氏之禍最切與第一書未嘗敢公言詆之所見絕不同蓋相去幾十年矣存齋記作於戊寅又在第二書之前故所言有未盡離乎舊見者學蔀通辨之言固未可盡非也

答李伯諫書云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去之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

作不得於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詆聖學止於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爲儒者故不敢耳豈眞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叛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又書云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釋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爲非熹謂所謂己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爲己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禮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眞心存焉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爲是則克己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爲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於此而無心於彼爲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又書云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語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論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卻全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

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原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甲申

答許順之書云所寄諸說求之皆似太過若一向如此恐駸駸然遂失正途入於異端之說爲害亦不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況此非特毫釐之差乎當且以程先生范尹二公之說爲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

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倘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如子韶之說直截不是正理說得儘高儘妙處病痛愈深此可以爲戒而不可以學也 庚辰鄭云壬午

又書云大抵聖門求仁格物之學無一事與釋氏同所以尋常議論閒偶因記憶自然及之非是特然立意與之爭曲直較勝負也想見孟子之闢楊墨亦是如此故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觀所與祝弟書乃有訝釋氏之語殊使人驚嘆不知吾友別後所見如何而爲是語也及細讀二書則所怪者不特此耳且論其大者如所云棲心淡泊與世少求玩聖賢之言可以資吾神養吾眞者一一勘過只此二十餘字無一字不有病痛夫人心是活物乃本心全體大用如何須要棲之淡泊然後爲得且此心是箇什麼又如何其可棲也耶聖賢之言無精粗巨細無非本心天理之妙若眞看得破便成己成物更無二致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豈獨爲資吾神養吾眞者而設哉若將聖賢之言作如此看直是全無交涉聖門之學所以與異端不同者灼然在此若看不破便喚作訝釋氏亦何足怪吾友若信得及且做年歲工夫屏除舊習案上只看六經語孟及程氏文字著擴開心胸向一切事物上理會方知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眞實語不但做兩句好言語說爲資神養眞胡荼自己之說而已也 戊子

附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爲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爲舉業官

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redacted]歸來讀儒書以爲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未有所得故見延平 鄭可學錄

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卻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叩問但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隨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遂得舉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權倚閣起意中

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來讀讀來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輔廣錄

案答許書在庚辰答李書在甲申已力闢禪學矣與癸未答汪書相合其戊子癸巳兩書則附見焉語錄所載尤詳明其云卻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者則癸酉見李先生之後也其云將禪權倚閣起且將聖人書來讀則戊寅再見之後也其云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者則庚辰受學之後也癸未汪書云一二年以來則亦自庚辰後言之以此參攷亦不煩注釋而自明矣

答程欽國名洵後字允夫書云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名為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也庚辰　以下載自庚辰至戊子諸書以證答薛士龍書

答許順之書云當以二程先生及范尹二公之說為標準反復玩味只於平易慤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新奇高妙之說並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為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尚今日乃成拓誤轉以自咎耳庚辰鄉云壬午　又書云此間窮陋夏秋間伯崇來相聚得數十日講論稍有所契幸秋來老人粗健心閑無事得一意體驗比之舊日漸覺明快方有下工夫處日前真是一盲引衆盲耳其說在石丈書中試取觀之更有一絕云半畝方塘

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試舉似石丈如何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熹孤陋如昨近得伯崇過此講論踰月甚覺有益所恨不得就正於高明耳　又書云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巾也胍然之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撲釣之魚當時豈有是邪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為真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見道體之全特以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聞至言觀懿行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洎失其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汩沒浸漬今則兀然為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終何所止也　又書云體驗操存雖不敢廢然竟無脫然自得處但比之舊日則亦有間矣所患絕無朋友之助終日兀然猛省提掇僅免憒憒而已一小懈則復惘然此正天理人欲消長之機不敢不著力不審別來高明所進復如何向來所疑已冰釋否若果見得分明則天性人心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由是克己居敬以終其業則日用之間亦無適而非此事矣中庸之書要當以是為主而諸君子訓義於此鮮無遺恨比來讀之亦覺其有可疑者雖子程子之言其門

人所記錄亦不能無失蓋記者之誤不可不審所取也　又書云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於章句訓詁之閒也向雖聞之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伯崇近過此得兩夕之款所論益精密可喜其進未可量也（俱丙戌）

答張敬夫書云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閒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物接之際爲未發邪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

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閒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一日之閒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眞隨處發見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梏亡之哉故雖汩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孽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則庶其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又書云前書所指正恐未得端的茲辱誨諭乃知尙有認爲兩物之弊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閒已具此體用發者方

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閒斷隔截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龜山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著一時字際字便是病痛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邪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眞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二書俱丙戌）　又書云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大抵只是儱侗地見得箇大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以爲是了卻於致中和一句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敎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腳下工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閒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

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家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　又書云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閒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則已發者人心而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閒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閒

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案答張敬夫四書皆在丙戌攷答何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與此數書意同何書在丙戌四書言范伯崇過建陽何書亦及之則在丙戌無疑又述伯崇言老兄抽關啟鍵則自朱子所獨見非至長沙後與南軒共議之也向以為戊子誤（范伯崇以丙戌夏秋間過建陽見與許順之書何書所云則丙戌冬再至也書末及雜學辨跋此最）

明證

答羅參議書云欽夫時收安問警益甚多大抵衡山之學只就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近乃覺[redacted]此非面未易究也　又書云塊坐窮山絕無師友之助惟時得欽夫書問往來講究此道近方覺有脫然處潛味之久益覺日前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幸甚幸甚元來此事與禪家十分相似所爭毫末耳然此毫末卻甚占地位今學者既不知禪而禪者又不知學互相排擊絕不劄著痛處亦可笑耳（參議本於戊子四月此二書在丙戌）

答何叔京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記其言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不為言句所桎梏亦為合下入處親切也　又書云博觀之獘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處當作方）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俱戊子）

答石子重書云持敬之說深契鄙懷只如大學次序亦須如此看始得非格物致知全不用誠意正心及其誠意正心卻都不用致知格物但下學處須是密察見得後[redacted]然行將去此有終始之異耳其實始終是箇敬字但敬中須有體察工夫方能行著習察不然兀然持敬又無進步處也觀夫子答門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正要就日用純熟處識得便無走作非如今之學者前後自為兩段行解各不相資也近方見此意思亦患未得打成一片耳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卻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說箇大

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卻恐顚頂儱侗非聖門求仁之學也戊子

案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前答南軒書中語而言當時之意可見與此書非一時矣前四書之在丙戌前而非戊子此其確證也

答程允夫書云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臥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爲己物敬夫所作艮齋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攻證古聖所傳門廷建立此箇宗指相與守之戊子

與曾裘父書云敬夫爲元履作齋銘曾見之否謾納去其言雖約然大學始終之義具焉恐可寘左右也戊子

答林擇之書云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愼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愼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也大本達道乃在我矣此道也二先生蓋屢言之而龜山所謂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已發之際能得所謂和此語爲近之然未免有病嘗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　又書云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誑以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曰即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似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貫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也既發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立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此兩書當在己丑

附文集注　舊嘗聞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已不能盡其曲折矣案中和舊說序自李先生歿求未發之旨而未達乃往講之南軒亦未有省後乃悟夫已發未發渾然一致及丁亥過潭州卒從南軒受胡公之學南軒蓋深以延平默坐澄心爲非見語錄廖子晦問語則於求中未發亦必以爲不然所見不同蓋在此時至己丑而悟已發未發之旨則又仍從延平之說但延平不言已發而朱子則通言之故曰即其已言而所未言者從可知也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之說而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則斷然言之此其前後異同之際見於書問可攷者如此

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

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創爲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棄以自珍爾

答林擇之書云伊川論中眞靜二字謂之就常體刑容是也然靜字乃指未感本然言蓋人生之初未感於物一性之眞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乎唯感於物是以有動然所感既息則未有不復其常者故熹嘗以爲靜者性之貞也不審明者以爲何如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爾觀此則學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動處全

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前此所論敬義即此理也己丑

此與答南軒以靜爲本書意同

又答林擇之書云近得南軒書諸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執之尚堅未發已發條理亦不甚明蓋乍易舊說猶待就所安耳敬以直內爲初學之急務誠如所諭此事統體操存不作兩段日用便覺得力嘗驗之否　又書云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唯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著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不侔矣己丑二書　又書云熹哀苦之餘無他

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廢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慄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庚寅

答呂伯恭書云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爲獻庚寅

答劉子澄書云程夫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試用一日作月日疑之功當得其趣夫涵養之功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以答東萊書攷之當是同時亦庚寅也

附文集注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在庚寅已提掇此二語後來終身守之此在與南軒論已發未發後

答陳師德書云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亦未嘗不交相發也然夫子教人持敬不過以整衣冠齊容貌爲先而所謂致知者又不過讀書史應事物之間求其理之所在而已非如近世荒誕怪譎不近人情之說也抑讀書之法要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於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庚寅後

與師德書不詳何時師德卒於甲午其在甲午前無疑也朱

子後來舉此二語最多以此書與庚寅不遠故附載之

答張敬夫書云來諭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非文意葢既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則即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葢此心廓然初豈有內外之限但以未發已

發分言則須如此亦若操存出入之云耳更乞詳之辛卯

案朱子自延平歿後求未發之旨而有所未契甲申送魏公柩與南軒相遇自是乙酉丙戌書問往來大抵皆講未發之旨而兩家文集不甚分明及攷人自有生二書皆在丙戌後二書亦同時向以爲在戊子非是中和舊說序所云問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葢指甲申以後言之非指丁亥至潭州也丙戌四書朱子所自悟如此而又合之延平之說南軒尙有認爲兩物之疑及至潭州與語不合葢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爲非是見廖子晦問語其於求中亦必以爲不然答朱子書亦有才尋中便不是了之語至於未發已發之說無可攷其後朱子卒從南軒受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見於與程

允夫石子重何叔京諸書確然可攷迨己丑春悟未發已發之旨始以先察識爲非而獨重涵養大指謂涵養未發則已發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仍守延平之說也庚寅與林擇之書專言敬字之功親切要妙而與東萊舉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兩言爲入德之門爲學宗指葢定於此朱子有言此等向上地位吾人至此甚遠豈可以一二窺測況朱子用工次第豈後人所敢擬議今姑採諸書而爲攷其始末如此後之學者得以覽觀焉

人自有生四書舊攷以爲戊子今據與叔京書未發已發渾然一致更無別物略與此四書同而叔京書則丙戌也又中和舊說序問張欽夫書得衡山胡氏學往從而問焉向以爲

指往潭州以答羅參議書攷之則指甲申後書問往來而非指潭州之行葢參議遠在西蜀卒於戊子之夏而其兩書一言胡氏之學一言近有脫然處信所聞於西林者不我欺與此四書相合自在丁亥前又序所云雖以程子之言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語亦見與叔京書中尤爲確證葢朱子此時以已發未發爲一而南軒與言察識不言未發亦略相同故朱子詩云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具論謂有寍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葢皆以未發爲太極也洪本年譜以朱子與南軒相契者太極之旨而未發之旨則未相契此葢臆說或後人所增入非果齋元本也此時朱子從胡氏之說以察識爲下手工夫而不言求中未發則與延平異說及己丑悟已發未發之分而知先事察識之非於

涵養有特重焉則猶守延平之指己丑答南軒書言敬字通
貫動靜而以靜爲本答林擇之書須先有箇立腳處方可省
察非謂動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用得力爾皆一意也
至庚寅與擇之書始專言敬字工夫親切要妙而謂前日不
知於此用力與東萊書舉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爲入德之
要則已不盡從延平之說矣

包揚錄云李先生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
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揚錄在庚寅（揚錄多可疑然此條必有所自）此亦
可證至甲辰答呂士瞻書方疑求中之非戊申答方賓王書
則斷然言之而語錄楊仲思葉味道陳安卿沈莊仲所錄亦
自分明大學或問言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中庸或問力辨呂

氏求中之非則其前後異同之論亦大概可覩矣

中和舊說四書皆在丙戌兩先生所見正同至潭州後亦無
異論朱子詩云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南軒云超然會太
極眼底無全牛蓋皆以未發爲太極卽丙戌四書之意也范
念德言兩先生論中和三日夜而不能合攷潭州諸詩戊子
諸書皆無明據惟廖子晦錄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爲非而南軒後來書亦有只如此涵養才於此尋中便不
是了則南軒固以默坐求中爲非是故向意其不合者在此
而朱子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戊子諸書可攷）與延平異其
與林擇之書後此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蓋指此至己丑悟
已發未發之分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則在潭州

與南軒同爲此論益明白矣是時朱子仍守延平未發之說
而南軒雖印可未發已發之旨而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尙堅
後又卒從朱子其時不可詳攷大約未久而論定也諸書所
載俱未及此曲折而余前所敘亦未明了故附論之以俟後
人之訂正焉

觀列子偶書云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
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
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
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多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
端云

案朱子嘗言佛書皆剽掠莊列之言以佐其說與此跋同今
自言舊未發說同於列子則毫釐之閒與禪有近似者辥書
馳心空妙之域蓋指此類此時已深闢禪又未識象山學蔀
通辨謂其與禪陸合殊不其然而或又謂馳心空妙統指佛
學則亦誤也

答辥書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中和舊說序亦云怱近務遠
厭常喜新語正相合初不言其有南北異轍東西分途之惑
也與羅參議書吾學與禪爲極相似所爭只在毫末此於毫
末之閒尙有未盡察者故於丙申復發之由是推之則通辨
所云亦略有彷彿特其斷然以爲與禪陸合爲非是而云不
專指佛學則朱子之意元不指佛學也

案與張欽夫第一書云學者於此致察而操存之此與後來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略有不同蓋以延平之指與己所見合爲一說故曰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曰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言而竟未能一蹴而至其域也皆主延平及至潭州與南軒語卒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與延平異矣故戊子諸書絕不及延平而己丑悟後始復及之近或以致察操存句爲據而謂此數書皆在戊子恐學者有疑於此故附論之於此致察而操存之察字卻輕卽延平所云默識而心契也操存卻重卽此便是涵養工夫所謂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此以己所見合之延平之指故云向所聞於西林而未之契者皆不我欺矣又云未能一蹴而

至其域也皆是一意至湖南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則察識字重而涵養反輕所云欽夫一切皆於闕處承當又云南軒無前一截工夫蓋指此也又曰後來所見不同蓋與延平之指少異若以致察句爲察識端倪與湖南所見同恐未然也

附與呂士瞻書方賓王書

延平行狀云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旣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有在於是也又云其接後學答問窮日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之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得力處耳又云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皆未足道也又云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間病多後本已爲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移易李先生當日用功未知於此兩句爲何如後學未敢輕議但今只當以程先生之言爲正則欽夫之說亦未爲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闕處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則又自爲大病耳渠後來此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　甲辰

答方賓王書云延平行狀中語乃是當日所聞其用功之次第今以聖賢之言進修之實驗之恐亦自是其一時入處未免更有商量也　戊申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

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有礙細思亦自緊要不可以不攷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晰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時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曰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說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

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若令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髮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楊道夫錄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比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便似坐禪入定葉賀孫錄

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陳淳錄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或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陳淳錄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若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沈僩錄

問擇之云先生作延平行狀言默坐澄心觀四者未發已前氣象此語如何曰先生亦自說有病後復以問先生云學者不須如此廖德明錄

朱子從學延平受求中未發之旨延平既沒求其說而不得乃自悟夫未發已發渾然一致而於求中之說未有所擬議也後至潭州從南軒胡氏之學先察識後涵養則與延平之說不同已丑悟已發未發之分則又以先察識後涵養爲非而仍守延平之說至庚寅拈出程子涵養須用敬兩語已不主延平甲辰與呂書乃明延平之說爲有偏戊申答方若亦再言之而楊葉陳廖沈諸錄皆確然可攷自永樂性理大全略載數語混而不明而後來之論無及此者學蔀通辨云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朱子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說後來乃以爲不然又

云朱子早年亦主此說以爲入道指訣晚年見道分明始以爲不然其說頗詳雖有未盡其曲折者而其見則卓矣正學攷專主延平故於此置而不論年譜正譌恭用余說而不及通辨則亦攷之未詳也

番禺許之琁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白田草堂存稾卷七

白田草堂存稾卷八

寶應王懋竑撰

襍著

題陽明先生立志說後

右陽明先生立志說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二矣文集注云乙亥作蓋編集者未嘗見此本而據其稾以意定之故不合案年譜先生以壬戌予告歸越甲子秋應聘主山東試四月閒家居故爲弟書此卷是時弟子初進於師嚴道尊之云數數致意焉至乙亥則官南都弟子從者嘗數百人且自甲戌以後專以致良知爲訓而卷中略不及此則集之誤無疑也陽明先生之學其所造之微非後學所能窺敢然誦

其書攷其行事則亦可得其大概高忠憲公曰文成之學蓋有所從來其初從鐵柱宮道士得養生之說又聞地藏洞異人之言後歸陽明洞習靜導引自謂有前知之異及謫龍場萬里孤遊深山絕境靜專澄默功倍尋常一日恍若有悟此自得力於二氏與儒宗無與也竊謂此當爲定論是說之作在其未有深得時故所言大較依傍程朱而端倪呈露亦已別建綱宗學者於此可以攷其異同離合之故而集之所傳歲月前後或未必盡得其眞也戊寅九月紫淵先生出此卷共觀於梁溪舟中卷故藏梁鶴林先生家今屬之喬氏云後學王懋竑敬記

題黃石齋先生書後

右石齋先生隸書鴻掌二大字草書感事詩十章謁陵詩二章先生不以書名而奇崛古奧實冠諸家貞浯翁所云挾以道理貫古今忠義貫日月之氣者凛乎其如見之也同時孟津王尚書鐸以書名天下自今觀之不啻涕唾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寶應王懋竑拜手謹識

書危太樸集後

右危太樸先生說學齋集兩帙賦三贊二銘二頌三記五十有一序七十有七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議論雜著如書如誌銘之類皆無之蓋軼其半矣此本出歸熙甫家後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數不合或傳寫之誤也今年八月余於蔣編修蜀瞻所見奉天參領德明介夫語及是集介夫曰余家有之但不全耳蜀瞻因借鈔以來而屬余校正其原本譌誤甚多以

文勢義理訂其可知者疑則闕焉余適涸於事在匆亢忙迫之中不能詳也蜀瞻又言李庶子巨來亦有是集卷帙稍增當借錄以補其未備熙甫別有訪求危太樸集詩一首蜀瞻並撮取以附其後太樸在黃柳之後傑出冠時至正閒聲望甚重入明以謫死集遂散軼不大傳其文演迤澄泓視之若平易而實不可幾及非熙甫莫知其深也後之學者覽熙甫之跋與詩可以識其槩矣蜀瞻篤學嗜古訪求前人文集不啻若饑渴而介夫家多異書祕本可傳鈔擬與蜀瞻至其家盡發其藏觀之尚未暇也姑誌於此云戊戌十月書

跋歸震川史記

往余客梁溪於武陵胡元方所見歸太僕點次史記元方言紐

筆不可據黃筆則原本也余聞之紅筆多泛濫黃筆每篇壓一兩圈元方語要爲可信是時未攜史記本子故未及鈔後得山陽戴西洮刻太僕史記例意甚愛之深以前者不及鈔爲恨今年來京師更從桐城張蠡來借閱紅筆與胡本略相似而黃筆乃大異且顯然多謬誤殆不可解元方今在甕州其書不知置何所無以參攷張本又有青筆墨筆亦例意所有而皆漫無統紀疑必非大僕原本也太僕文集爲其後人刪改至見蔑於坊人翁某今雖更刻亦未盡得其眞況此點次本子獨藏其家豈無所增損改易且流傳既久其舛誤遺漏又不知幾何而欲因是以求太僕之意則已難矣余既以前不及鈔爲恨故亦依張本錄之而紅筆青筆墨筆則槩不復及以俟他日得胡本質焉

聞長洲汪武曹先生家有本乃諸本之所自出前往借未獲而常熟張君漢瞻精於太僕之學者也暇日當更往問之

此余戊戌歲在京師所跋也後家居又得常熟震川集舊刻本其族孫泓跋語言震川翁好言史記生平所讀至數十本往往不同各有指意則似點次本子原有不同者然跋又言史記藏於邑人今聞已失是又似無二本而跋者亦未及見乃傳聞語耳跋又言震川選韓柳文有刻本爲俗人攙改非復原書以此推之則史記本子縱有流傳亦非復其眞矣堯峯汪鈍翁好言震川嘗聞其家有震川點次史記本問之其次子穀詒穀詒非能讀父書者但漫應之曰有武曹本既觀之而漢瞻語亦不詳不能質其有無也或言武曹本爲諸本之所自出而本之堯峯家此亦無所據元方本已亡去不可得矣丁巳夏五月再校張本史記而并著常熟跋語於後俾後之人可以攷其得失焉

書淵明乞食詩後

淵明當晉宋之際抗志不仕其云性剛才拙與世多忤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觀淵明不肯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其高風遠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羈紲矣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淵明蓋自度其身之必以窮餓死而卒無以報也其固窮之節守死不移已見於此詩矣坡翁哀之似未盡其意九原可作當必以余言爲然

書仲長統樂志論後

東方曼倩云居深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嘗誦其言而旨之偶閱後漢仲長統傳見其所爲樂志論其意有相似者因錄之然所云良田廣宅舟車使令則不能以無所待此所以濡跡建安之朝而不能自潔其身也曼倩依隱玩世較公理爲得矣而亦不克自賤其言嗚呼其難哉乙酉四月書

書項氏玩辭後

平甫項氏玩辭十六卷項氏以玩辭名其書益明與朱子背違而自言以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其文不與易傳合而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易傳今攷其實不然於義理絕無所發明而繳繞於文辭之間牽合附會破碎穿鑿於程傳無毫髮之似也

項氏嘗與朱子及象山先生往還象山譏其喜文辭好議論蓋所不許而朱子詆斥不遺餘力其末後一書有云將此草本立一切法橫說豎說誑嚇後生蓋雖未見玩辭之書而已預有以斷之矣貴與道園文章博學之士於經義甚疏故皆未之深致而漫有所稱道至直齋陳氏謂其補程傳所未足徐氏又謂於本義多所發明尤似夢囈之語其於項氏之書並未嘗一讀也朱子之學蓋不及一再傳而已非其舊故是書盛行於宋季而莫有能辨之者臨川吳氏作纂言多有取於項說蓋其牽合附會穿鑿破碎適有相類以之啟導後學愈淆亂矣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余懼今之人必有以爲與傳義相輔而行且又以爲出於傳義之上者此不可以不辨也乃備爲之書其後

記朱子年譜正譌後

武進鄒君琢其雍正己酉以御史謫居吾邑與吾友湘濤遊相好也琢其以文名而湘濤講於朱子之學勸令讀朱子書時與共講逾年始與余相晤余時方攷訂朱子文集語類因亦共講之每聚談輒移晷余偶有所見必以相商榷所謂倒廩傾囷羅列而進者琢其但唯唯而已絕不辨其是否也既而湘濤卒琢其從余索文集注觀之余辭以此未成書攷訂歲月尚多譌誤所附議論亦有疏略不可以示人琢其再三索觀余乃鈔諸籤帖稾與之而屬其爲余訂正琢其廣爲援引前後較勘訂正其譌誤者十之三四大抵皆在歲月先後而於所附議論仍不置一語次第校閱僅及八十餘卷而琢其以期滿歸矣余覆閱之

服其訂正之精審不可移易而惜其尚多闕略又於議論處自有改易而琢其已歸無與共語未嘗不悵然也戊午秋琢其自金陵貽余朱子年譜正譌一冊副以手書其書大概言舊譜多譌所當是正而所附論學諸語亦以文集語錄類敘可見古人爲學次第不煩論釋至所用兩先生語皆削所聞歸輯記之近不復憶其爲何人語亦概敘入非掠美也其譜例因舊譜間有改正其所附論學諸書次第規模用湘濤正學攷而其議論雜用余說其大指以正學攷成於太繁語釋大冗僅刪取其什一而所增入幾半之其論朱子未嘗始高於陸答江許書之不在庚寅答薛書之不專指佛學指示本體非止晚年而晚年亦不專指本體皆湘濤說也其據江書學禪止在早年不可執己見一悟爲定潭州之會南軒以延平默坐澄心爲非據呂方書朱子於延平前後略有異同答劉季章書非另有不言不語工夫答廖子晦書爲晚年定論則余說也至於小小攷訂如陳俊卿之爲陳康伯和鵝湖詩之在鉛山詩集傳序後來所不用宋史以家禮易古今家祭禮之謬亦皆從余說而家禮非朱子書乃余所獨創與勉齋北溪相違異心竊不安而琢其亦斷從之削去家禮成一條昔范淳夫唐鑑多用伊川議論伊川語人曰不意淳夫乃能相信如此余萬萬不敢望伊川而琢其之相信則類淳夫矣顧其言僅據洪本與新閩本而李本則未之見李果齋元本不可見今行世者有李洪閩三本李爲陽明後人多所刪改洪本略有增入而無能是正閩本尤爲疏略故無以攷其異同又據文集語錄增入者多而與舊譜混而不分其所發明自得者亦多而以他人之說雜之不可識別所增入者刪不言其所據詳略亦無定例頗非著書之體余竊攷其書採摭廣博辨正精詳而所附論學諸語亦簡要分明可見古人爲學大略皆舊譜之所不及其傳於後無疑但猶有未盡合者故爲一一條疏之俾後人知其用思之密用力

之深而其所自得者皭然特出而不爲衆說之所亂至有一二可疑者亦閒注於下以俟他日與琢其相見其商之而余別有年譜攷異一書琢其蓋未之見亦俟他日與琢其共刪訂庶可成書然自寄書後已二載莫知音問道里隔闊而余又老且病矣相見之期未可以定姑記其說於此云乾隆庚申十月白田王懋竑

題四書或問小注前

往者康熙壬申癸酉間余應試泰州於書坊中見朱子或問小注一書其序文以爲朱子所自作余一笑而置之其謬妄蓋不足辨自後書坊中亦不復見也壬寅余爲安慶教授時鄭魚門先生督學江南先生余教習師也未至安慶先遣使以書四百

部貽余命分各學中余發視之卽前所見或問小注本爲之大駭乃作書力言其謬妄不可流傳更遣使以往比至而先生已遷湖北布政司以去遂不及達會余奉 詔至京師乃載書以歸比余至京僅四月而遭憂又重以病倉卒擾攘不復與先生相聞越四五載余罷官家居先生亦罷湖北巡撫留楚中使來視余乃更具書并前書致之未幾先生令嗣長公來過時書已多散失僅存二百餘部將以歸之長公曰家君得君書深悔爲湯景范所誤家尚有千百本已閉不復出此無所用留君處可也其後朋友閒時來取數本去而坊人亦有以殘書來易者余閒一視之其書乃老學究所纂輯蓋自朱子文集語類四書大全及蒙引存疑淺說達說說統翼注以及近時諸家之說皆嘗徧覽其刪併文集語類輯釋大全爲稍勝而於諸家之說頗能辨其得失特其自以刪改文集語類心有所不安遂僞撰序文與門人書託於朱子所自作以爲可免於大不韙之罪而不知作僞之罪更有甚焉至其謬誤已不待辨而明也魚門先生督學江南時合上下兩江十四府四州之士而攷試之日力有不暇給其於是書盡屬湯友信景范之說而不及詳攷凡所作序及諸附論皆湯爲之非先生筆也余念此二百部者旣不可焚棄而又比於近時坊刻諸講章爲少詳備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因爲出之而附其說如此亦使知此書之刻非先生之意後悔之而不及改庶流傳之後不以爲先生累也丁巳九月寶應王懋竑書

書名文前選後

安溪名文前選共三百八十一篇而守溪文一百二十二篇今以坊刻全稾攷之已刻者三十一篇未刻者二十五篇其題同而文異者已刻二篇未刻五篇及其餘五十九篇皆稾中所無有不能質其所自來也稾有楊彝子常序歷舉已刻諸集而未言家藏稾二百四十首不知合已刻未刻言之邪抑專以未刻言之也坊刻已刻稾一百三十九篇又程墨十二篇未刻一百二十四篇以楊序攷之其數皆不合余家舊有周介生會元文選其中守溪文二十六篇有未刻稾二篇又有如有王者一作并稾中所無有此不可曉坊刻刻於順治乙未雖託於楊維斗而非其親授則其遺漏舛譌皆不能免而謂六十餘篇之盡在

所刪亦恐有未然也守溪程墨具在卽世所傳誦如文獻不足二句奔而殿二句君娶於吳二句愛之能勿勞乎二句齊景公二段邦君之妻一節三黜二句太師摯適齊一章見賢焉二句由湯至於武丁三句五就湯三句十餘篇皆斌斌質有其文非專以枯槁寥寂直寫注語爲高也楊子常謂刻稾進於程墨未刻進於刻稾此自通人之蔽至於今所增六十餘篇其枯槁寥寂直寫注語與未刻稾相似而攷其氣體亦復不類或謂未刻稾維斗子常贋本此未必然若今之所增則固不能無疑於或者之言也安溪論文以守溪爲宗葢與王李之言漢魏無以異使守溪而在今日其持論必不若此況其所云守溪又非盡守溪之眞也其論題名遵朱子而與朱子悖者十之五六世之人

既不能盡辨而以其名高可憑藉又其爲說便於空疏不學之人故靡然而從之大抵坐困文人心思於腐爛無用之塲而於經義之指愈以流失至於胡學使之江南試卷而弊斯極矣余之力非能與安溪爭者姑記其說於此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余言焉爾

亡友喬松華家有文定文待選本往嘗借觀昨於其令嗣處借得目錄兩冊文定選守溪四十二篇其三十五篇在已刻稾三篇在未刻稾四篇稾缺文待選十四篇其六篇在已刻稾二篇在未刻稾六篇稾缺東鄉選本世所盛行刻稾者許未之見其非維斗子常所定本無疑而遺漏舛譌固已多矣周選如有王者一作見於文定而安溪所增六十餘篇僅有忠恕違道一節題在文待中其他略無所見（文定四十二篇李選十五篇文待十四篇李選三篇其去取與前者異如此）可以證余前言之非謬而猶以未見求仲君嘗訪選本當更考而訂之要之此六十餘篇卽果出於守溪之手亦枵然無足采者直當以爲覆瓿之具其眞贋固不必深辨也

書喬志熙書離騷經後

往者吾邑年少而以文知名者有四人焉曰喬用初潛張西陵假喬茂挺人傑喬志熙遂用初爲文清勁有思力西陵澹雅無世俗氣茂挺以博大見才而志熙則確然以深重自持者也其爲人用初西陵恂恂退讓言若不能出口茂挺稍穎出而志熙大槩與用初西陵同余時家居罕與人接於四人者歲不一再

見亦不數見其文然嘗心計之以爲可與淬磨底厲追古作者而其循謹敦厚當附於邑前輩君子長者之後無疑也乃不幸皆早卒余竊慨夫天生材之難生之而又不及待其成就摧折湮塞以死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未嘗不爲之累歎而深悲也四人之文皆散軼不可得而茂挺志熙以書名其殘紙斷幅猶有一二存者今年季子蔣由以志熙所書離騷示余屬題其後志熙之亡已六年矣覩其遺迹不勝嗟悼爲撫卷太息者久之而因念彼三人者之皆不可見而懼來者之無聞故牽連及之如此蔣山篤於故交爲之收拾流傳其惓惓不忘之意亦可嘉尙已甲辰冬十月書

書潘善人傳後

十九冊4頁

28B

余少則識潘君時余家居不數與君見也顧嘗閒歸聞先兄道君行事余閒一出輙遇君於道途間見其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歸以問之先兄則曰是爲某贖女也爲某完姻也又曰某餓且死爲之求助也是時君方困於衣食不自給而忘其身以爲人奔走祈請竭蹶不遑如此君既勇於爲人人有窮苦患難者必以告君君多愛不忍無所距逆閒爲人所欺紿世或以是誚君而君不自悔也余竊怪君固窮守約泊然無所求於世而以爲人之故蒙塵埃犯霜露不自愛惜倘所謂學墨子之道者非耶墨子之道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則君其幾是矣先兄亦以爲然自是後余行四方而先兄已卒與君絕不相聞者久之今年夏余以病歸里君乃辱過余察其所爲皇皇然若有甚急而不暇者與前所見無以異而貌加豐筋力加健問之年已七十矣蓋以是老焉而忘其身以爲人者不一日怠也已又出前邑令隴西吳公乾玉所爲潘善人傳視余蓋其勤行數十年所利濟甚衆邑之人無不樂道君者曩之詆君者亦默然服咸稱之曰善人而吳公爲之作傳所述君行事甚具與余所聞皆合而又言君事親孝嘗兩刲股愈親疾此則先兄所未言而余所不及知者夫墨子二本以其薄於其親君以孝於其親之至推而行之以及於人乃有得於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之義而非學墨子之道者之所及余既不深與君接先兄雖熟君亦不悉其家事故缺焉而余曩者之云殆徒見其表而不見其裏也昔孔子之稱善人並諸聖人君子之間疑非僅今之所謂而孟

子又言有天下之善士有一國之善士有一鄉之善士世之論者覽君之本末若一鄉之善士其足以當之而無愧矣余因吳公傳而追憶與先兄語爲附著其說如此又念君以蕭然諸生而勤行不怠窮苦患難者皆有所依倚倘得如君數十人布邑中而富厚勢力或有過君者一邑之人不其大幸乎故願以君風焉而非徒稱道云云也同里王懋竑書

潘君名鳳毛字贊階邑之附學生吳公既爲作傳又自書於冊同邑朱過翁先生跋其後時過翁八十有六矣丙午秋潘君以視余而屬余爲後序余時病未愈未即爲作君屢來督至冬十二月始勉爲書此以遺之既踰歲過翁以病卒今歲春正月余偶與友人言及潘善人事或曰善人歿久矣蓋與過翁相後先而余不及知也或又言善人歿前三日預知死期歿之夕無有疾病更新衣偃臥而逝其言近誕不可信獨念過翁與君皆老而康彊君爲尤健耳目聰明步履不減少年時乃不一歲而相繼俱卒因悲人世之無常而又以歎君之不可復見也乃錄舊稾存之俾後之人有考焉

洪瀛東唱和詩跋

自有明正德嘉靖之際李獻吉何仲默之徒出而李于鱗王元美繼之倡復古學其論盛行於世天下文質爲之一變至崇禎時錢受之始起而與之力爭於文主歸熙甫於詩主李賓之以矯何李之論六七十年來稱熙甫者無異辭而於詩斷斷然未有以相一也近之君子又取嚴羽卿大乘小乘之譬而以盛唐

為宗其論與何李無以異然余嘗考之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以及陸務觀元裕之虞伯生諸公之論則固未有以見其然也考亭朱子嘗言詩三百篇而下當取漢魏古詩以盡於郭景純陶淵明之作自為一編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其論幾有相似者而考其實與嚴氏之旨大異矣叔父脩撰公早以詩文名天下於詩所作尤多其論主於獨得而不囿於一家之說挍擇融液含浸濃郁盡有李杜以來諸詩人之長學者翕然宗師之余少從叔父學而性不能為詩故未敢請其旨癸未後叔父官京師余不及從又數躓於科舉愈以自廢矣妹壻洪君瀛東年少有異才侍叔父自京師至廣陵朝夕遊從者五六年遂盡得叔父之學而尤工於詩叔父嘗稱其氣體

近元裕之蓋進而未止者也今年夏示余以詩一卷皆與叔父賡和往復之作余兄鶴閒姪箴與亦附焉獨余之陋無有尋贊久之默默自媿也瀛東刻叔父江上集成復刻此卷俾余題其後余既媿瀛東之才乃為著其源流所自並附其說以私與瀛東質焉昔考亭朱子之學傳之黃直卿而今所傳昌黎先生集出於門人李漢漢韓氏壻也叔父詩文盈篋笥凡數百千首尚未版行瀛東既為王氏之直卿收拾流傳有專責焉則今不猶有所待也歟丙申秋七月書

題竹爐圖詠後

竹爐始自僧性海而王公孟端為之圖一時鉅公多題詠之者其後失去邑人秦公庭韶復得之以歸於庵作復竹爐記及詩其時和者尤夥至數十百篇前輩風流儒雅之槩於此可想見也今竹爐亡矣詩亦多散軼不存中丞商邱宋公懼其久而湮滅也乃蒐羅綴緝合圖與前後諸詩裝潢成卷俾庵僧世掌之以傳之無窮夫人之一執一能而惓惓愛慕矜惜之如此也後之人觀其圖誦其詩以追思宋公之志必有溉焉太息徬徨而不能自已者矣抑聞之物不必其可貴而往往有所託以傳竹爐之制非有甚奇巧足以供人耳目之玩且已影響銷滅所謂圖上方下者已邈不知其若何顧賴此卷之存使後之幽人逸士猶得以髣髴其餘韻於數百載之上夫非獨以竹爐傳也是則竹爐之幸也卷有四而余今所題者為第三卷云

題李氏雙節旌表錄後

自古女子之以節著者於詩得共姜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左傳紀載特詳而女子之節不傳迨後漢立列女傳自是以來班班可考矣　國家著令有旌表之典貞婦烈女比於忠臣孝子所以扶植綱常維持風教歷代相承莫之或廢也然大抵循故事守具文惟有力者能得之而孤窮幽隱未有舉是典者以故風厲之道不彰而人莫知所勸甚可歎也我　皇上御極之初卽下　詔書戒飭惓惓於孤窮幽隱毋使或遺又命每歲二月題請舉行此自昔帝王所未有之盛典也而有司率意忽不肯加意挍訪輙聽之胥吏以余所見蓋未有以大異於往時而孤窮幽隱得與者什不一二也以　聖天子惓惓戒飭之切而有司奉行若此其何以稱　詔書揄揚風厲之意哉故刑部侍

郎李公退巷之子婦汪氏孫婦鄧氏兩世皆以苦節著比於詩之共姜蓋無媿焉而考漢以來列女諸傳其必納入無疑也於令當得旌表嗣子□□請之踰十餘年卒格於吏胥不可得恭逢
聖天子明下詔書始復援以爲請而又奔走經營以就其事於是乃克上達奉
旨旌表如令兩人之節於以大白於天下若非遭遇
聖天子則奇行苦節幾致沈泯而非□□奔走經營之力亦莫能以就也自侍郎公歿後家不振其後嗣益落□□朝夕拮据顛蹶祈請而僅得之其賢於人遠矣余聞李氏多奇女汪兩從女未嫁而夫亡遂誓不復他適又兩從女以弱年守義與汪鄧同皆感於汪鄧而興起者余友朱湘濤爲汪鄧作傳連及其事先叔父樓村公復爲長歌以繫之今汪鄧已蒙
旌典而他尙有待抑亦□□力之所不能及也汪鄧事載在案牘多出吏胥手無足探者而湘濤之傳樓村公之詩所敘次尤詳後之作史者其必有取焉余老病不能文僅識數語於末所以著
聖天子搜揚風厲之意而以附見□□之賢至於傳與詩所已載者則不更及云寶應王懋竑書

書李樹庵篆書後

韓文公科斗書後記云凡爲文辭宜略識字其於科斗孝經衞宏官書皆令進士賀拔恕寫之而得其十四五余不能文辭而於篆書亦多未之識嘗誦韓公語而深媿焉歐陽公言自李斯之後獨唐李陽冰以篆名益厭歎之而又稱王文秉郭忠恕其後有揚南仲章友直張有之屬世之論者謂唐之能者過於宋

宋之能者多於唐自宋以降益不能以詳也昔虞文靖公爲張伯雨書七十二家符篆伯雨默然服終身稱弟子符篆非篆籀比也蓋古人之博學如此而今篆籀之法且幾絕則古今人之不相及豈不遠哉邑侯李公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守樹庵先生篆書俾題其後余不識篆書於前人墨跡亦多未之見顧嘗見長沙李文正公篆書數幅大都謹守古法而樹庵先生所書筆勢奇逸氣槩壯偉當爲別出念堂先生與家蒻林皆素講於篆籀之學其題品已有定目非余所能與也獨念瑞州公早世公以羈孤奮起收拾先人遺跡於散軼廢墜之餘片紙隻字皆珍護寶重如天球河圖之比仁人孝子之思有足傳者當謹書之以詔後來故不辭而附書其末以次於兩公之後云雍正十有二年正月五日白田王懋竑書

又書李樹庵篆書後

邑侯李公治寶邑之四年余始以事謁公公留與語久之已而視余以先大夫瑞州公篆書二冊其一則書壁聯云存無欲害人之心行可以告天之事余聞瑞州公守郡十有四年遺愛在民民謳思之至今祠祭不絕而時世既遠無有能道其政事之詳者今於此二語可以想見其溫良慈惠之心公平正大之體矣昔河南守吳公蜀郡守文翁爲漢循吏第一而傳無可書之事瑞州公與吳公文翁不異而有此二語後之作史者必錄之以次循吏傳後無疑也抑聞之存無欲害人之心近於仁行可以告天之事近於義仁義交盡聖賢治己治人之道皆備於此

非獨爲循吏而已然此其根本要領所在其施之外政紀綱法度條教號令必有絕出於今者惜不得聞其詳也邑侯李公丕紹前聞益懋厥緒其治寶邑也有明通敏達之識有綜練剸決之材而大指歸於仁恕故一時喬宇嵬瑣之流皆慴伏不敢爲非而閭巷閒無不被其澤者考其淵源所漸蓋有自矣公又將摹此二語榜之堂皇朝夕仰瞻以自警飭移孝作忠是兩得之瑞州公事雖不詳而公之治蹟得於耳目聞見之近余舊執筆太史氏異日將條櫱事件發揚光大以與瑞州公並傳而先於此誌其槩云雍正甲寅白田王懋竑書

偶記

冊府元龜宋璟爲相奏言臣伏見廣州奏事云廣州爲臣立遺愛碑夫碑所以誦德紀功臣在郡日略無所稱幸免罪戾一介俗吏何足書能濫承恩施見在樞密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乞敕廣府卽停從之按唐有天下三百年而廣州以政績稱者僅三人宋文貞公其一也豈爲無遺愛者而宋公之自言如此卽此一事足以扶樹道教振厲風俗開元之治盛爲無所本歟今之君子有能知此意者鮮矣

漢書儁疏于薛彭平六人合傳其行事有略相類者惟於定國薛廣德賜安車駟馬彭宣先賜安車駟馬後王莽恨宣求退遂不賜皆紀其實非有意以此爲聯絡章法也疏賜金平賜牛酒儁病免一無所賜又何說乎向見堯峰漢書批本於賜安車駟馬不賜安車駟馬皆用朱筆大圈以爲章法在此後輩相承輒多讙說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不能不爲之歎息矣

小學載范益謙座右箴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竊意此爲初學未出仕者言之若已出仕矣受國恩而視朝廷州縣如秦越人之肥不相關豈理也哉杜少陵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故曰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蓋與卑官處士不同不可據小學語以爲定也但不當出位犯分取妄言之罪至於私居議論是亦畎畝不忘君之義恐未可以爲非也余家居十六年矣每閱邸報時有所感發輒爲一二同志言之或以爲悖范氏之戒而亦嘗以自疑聊筆之以諗同志幸相與評定其得失焉

偶讀私記

聞之人之爲學者皆以治其心也其在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商書曰以禮制心大學曰正心孟子曰存其心求放心而夫子自言從心所欲亦繼之以不踰矩是則皆所以治其心而非徒心之謂矣至朱子乃發明之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嗚呼盡之矣蓋心具夫理而心非卽理也理載於心而理亦非卽心也心者一身之主萬事之綱故言學者以心爲之本而必有以治其心而至於心與理一而後可以言學是豈以心爲學之謂乎自釋氏有直指人心之說而後之陽儒陰釋者宗之於是遂專以心爲學宋黃東發氏蓋已辯之其後又有心者衆理具萬事出心卽

性性卽理之說猖狂恣肆有過於黃氏之所譏者而要不出於釋氏本心之一語後之人固有所不能辯也今猶舉心學以爲問亦未攷於先儒之說而傳染於異學而不之知乎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注曰聖人之心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則一者理也非心也今以心爲一人之舉動莫非自心出者放辟邪侈亦皆心也是則庸夫豎子皆可與聞一貫之傳而爲心學之說者滿街都是聖人田夫野老匠人陶戸俱高第弟子其弊固必至於此也程子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之釋之者詳矣其曰主一則旣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此爲未發之中言旣不之彼又不之此如是則只是內此爲敬以直內言程子之旨非有二也今述程子語曰主一則只是中無適則只是

內是主一者主中也無適者不適於外也豈別有所據乎因此而謂朱子專一於事而不雜之謂本非所以存之而適所以放之是則主一者必閉門獨坐閉眉合眼而後謂之敬豈程朱言敬之指哉程子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然致敬須從此入又曰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敬之事又曰習到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此豈專於中與內者而謂程朱之旨有異然乎否乎周子曰一者無欲也此一字與惟精惟一協于克一兩一字略相似而與主一之一無干涉也聖賢語言字面雖同而指意各別者多烏可以槪言之乎又謂多欲而不可制者人心也則亦知心之不可以爲學矣與前之言心學不自相剌謬歟總之口耳剽竊元無實得而又以己意横作主張故其言之疎舛如此此亦不足與辯而其中亦有近似而易以惑人者故爲申明之云爾

詳策問之意雖並舉程朱之說而有大不滿於朱子者凡今之講學家類如此前輩歸熙甫有云今人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之生平居官在朝立心行事無一不可與天地質者講學之徒其能及朱子之萬一否也此言雖淺實中講學家之病今之君子居尊官食厚祿隨行逐隊歷有歲年而於國家政事之得失人材之進退民生之休戚漠然其無所與乃哆然談仁義說道德輙以經學自文不幾於歐陽公之謂高司諫者乎亦何足與辯也

白田草堂存稾卷八

番禺許之琫初校
南海羅忠濟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無食堂荅問文卷

光緒二十一年春三
月廣雅書局刊

128419
昭和5.3.23

無邪堂答問卷一

勞植楠字賚臣南海人問文中子眞僞　答中說非僞書周秦
諸子無不有自相牴牾之說蓋多爲後人所雜亂也中說之雜
亂正與此同特其書牴牾尤甚又句摹字倣儼欲以聖自居人
所駭怪遂并其書而僞之耳攷唐人言文中子者皮日休陸龜
蒙司空圖三家之書昔人已多援據新舊唐書雖無通傳而事
蹟著述散見於王績王勃傳及經籍志中但皆五代後人之詞
不具引舊書王績傳末有兄通字仲淹隋大業中名儒自有傳
云云而今隋唐書皆無之豈劉昫誤記耶然猶出於唐末若李
習之劉夢得劉去華裴延翰杜樊川集序　四庫提要已引之
則中唐人王無功楊盈川陳叔達則唐初人也續詩續書元經
之作皆見盈川所爲王子安集序叔達答無功書亦有賢兄文
中子興元經以定眞統之語復言辥記室因元經著春秋與盈
川序中辥收爲元經傳者相合又云因霑善誘頗識大方則叔
達之爲仲淹弟子無疑與世家亦合無功文中屢及其兄之事
今東皋子集三卷綴輯而成非足本困學紀聞曾引數條今文
皆具在其遊北山賦云察俗刪詩依經正史山似尼邱泉疑洙
泗紀聞引作泗濱是也自注有吾兄仲淹續孔子六經近百餘
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又王子安集有
倬彼我系詩云伊我祖德思濟九埏其位則屈其言則傳爰述
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是通
當日有疑聖之名固是實事劉夢得作王質墓誌舊唐書多采

入質傳中決非僞作其言文中子家世行事甚詳並云當時偉
人咸出其門則世家所云房杜李魏皆門人之說亦非盡屬子
虛特夸飾在所不免耳北山賦自注亦云門人多至公輔其所
舉諸弟子惟無李靖竇威房玄齡魏徵陳叔達之名餘七人皆
與世家同然叔達之爲弟子其答無功書中嘗自言之則此注
所舉或未備也據無功所撰負苓者傳答馮子華書亦以辥收
姚義程元皆爲通之弟子辥書中語意似房李二公非弟子也
又有吾家魏學士之語未知即指鄭公否辥收撰有文中子碣
銘見文苑英華此或由後人僞造然其文亦略具初唐風格中
說非通自著蓋爲其徒姚義辥收等所綴輯本書後序固明言
之後儒致疑者惟晁公武讀書志葉大慶攷古質疑辨李德林
關子明辥道衡三事年歲相懸必非事實晁氏引隋唐通錄謂
通有穢行爲史臣所削雜書不足據若太極殿之名諸弟子纂
輯時由後改前事所常有遊太樂署諸節小小牴牾亦無足異
惟通旣以聖自居諸弟子遂以聖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經之
爲非自子雲法言後規橅沿襲動輒成風中說之摹擬亦猶是
也知尊其師而不知所以尊龍川陳氏所謂適足爲是書之累
耳通書之僭在唐時已爲劉蕡所斥見文苑英華亦見南部新
書洪氏容齋隨筆王氏揮麈後錄皆疑阮逸僞作逸他書今猶
可攷安能爲此其所僞者乃元經非中說也焦弱侯筆乘謂今
所傳中說阮龔二本時有異同或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說當
近是案釋契嵩鐔津文集有文中子碑書文中子傳後二篇槩

嵩宋仁宗時人與阮逸同時其集收入釋藏中亦非後人所能作僞而其言如是則中說之非出於阮逸明矣朱竹垞謂僞子虛亡是之流經義攷指爲黎邱之鬼詩集蓋爲宋咸之說所誤咸作過文中子駮中說見山堂肆攷至王西莊姚立方輩肆口漫駡更無足論矣姚氏古今僞書攷多出臆斷古來僞書惟子部最多經部作僞不易漢魏六朝經師一字之殊齗齗致辨若張霸劉炫之僞造者終不能售其奸近人動輒疑經唐以前無是也皇淸經解中頗有此弊大率以己之意見嚮經有不合者則鍛鍊周內以證古書之僞而後可伸其私說若推此不已其禍殆烈於焚書自注言後若馬融忠經鄭氏女孝經之類亦皆僭擬聖經雖陳因可厭古人自有此體忠經世以爲僞丁儉卿論語孔注證僞謂崇文總目有馬融絳囊經一卷融乃唐居士忠經序有臣融巖野之臣云云馬季長貴戚豪家安得稱巖野是唐馬融所作明矣今案忠經廣至理章有邦國平康之語漢人諱邦邦國未有連文者足見丁氏之言信而有徵四庫提要謂玉海引宋兩朝志載有海鵬忠經疑此書爲鵬所作然書中諱民字治字似當以丁說爲正後人誤題南郡太守耳

國朝學案小識書後　評曰是書分門別類蓋沿理學宗傳之例所立名目似未盡善熊文端作學統亦分正統翼統附統雜學異學五門退張邵二子於翼統中雜學則荀楊諸子異學則釋老也其書主張過甚進退聖門人材尤無謂其本旨在辨別王學而近世漢學家亦類及之實則漢學家所當辨者固無幾也有百世之箸述有一時之箸述圖於一時風尙者風尙旣移則徒供後人指摘矣漢學家略涉宋學藩籬而以之攻宋儒者惟戴東原乾嘉諸儒東原竹汀爲巨擘一精於經一精於史竹汀博洽過東原湛深不逮而弊亦較少其言名物制度厤算

音韻固足津逮來學然戴氏之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緒言三書則謬甚東原集中有緐辭論性孟子論性兩篇乃字義疏證之根柢自以爲揭孔孟之精蘊不知宋儒固先言之矣其論告子之學亦不出李文貞榕村語錄範圍文貞論告子甚精似足補章句之所未及惟東原誤以人欲爲天理宗旨一差全書皆謬古書凡言欲者有善有惡程朱語錄亦然其殺人過欲存理將恐欲之易縱故專舉惡者言之烏可以爲害意東原乃以欲爲本然中正動靜胥得見本集讀孟子論性篇無論古書多不可通率天下而禍仁義者必此言矣且旣知義理與氣質有別而又執氣質以爲義理自相矛盾何也惠定宇爲漢學大宗東原等羣相應和惠氏經學雖深未免寡識其言易龐雜無緒未得漢儒家法家法不宜太拘獨治漢易則不能不拘守一家之學漢易若卦氣納甲爻辰皆陰陽災變之說陰陽消息不可見以日法月象分野明之卦變互體之說猶有可相通者此三家則師說不同用法亦異李資州易解博采兼收雖多存古義實未明易理然其意主荀虞鄭而不取爻辰尙有抉擇惠氏乃混舉以言易非也古人重卜筮故易有象數其學與律厤相出入不明焉相保章之術者不足言象數爻辰分野卽保章之遺法費鄭以之言易雖有所本但易象多取日月罕取星辰寒暑往來皆由日月所致易乃明陰陽之書日月爲陰陽之宗故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坎離者所以妙陰陽之用也恆星距地太遠無與於陰陽發斂之數爻辰乃取以傅合易象故其說多鑿枘卦氣之法見稽覽圖漢人篤信緯書流傳獨廣范史所載諸儒多明六日七分之學而陰陽厤算張蔡尤精平子本傳稱其術數窮天地制作侔神明卜筮尙占制器尙象易之爲用如此若如近人之空言象數何關易義漢魏明此者多高才碩學後世則不然蓋其學易流於禨祥小數理可知而數難知儒者治易窮理以盡性可矣多談象數復不得其本原瑣屑穿鑿甚無謂也九經古義摭拾前人棄置不用之說其所推衍亦罕精要與臧氏拜經日記略同史通補注篇謂劉昭注後漢書如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愚者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惠臧之書殆亦類此能窺漢儒學術

者若陽湖莊氏之流亦復僂指可數其他可言學問不可言學術古人於此二者多合今人多分亦學不逮古之徵也至如瑣碎穿鑿自謂能振漢儒之墜緒不知此特漢博士之所爲班孟堅所訶爲祿利之路然者若董江都之傳經劉更生之校書曷嘗不重師承不求實是而能遠紹微言兼通大義夫豈如漢學家所云乎然役一世之心思才力於訓詁名物校勘之中其傑出者足以補苴罅漏便後人之取攜不可廢也漢學家之言曰訓詁名物治經之涂徑未有入室而不由徑者其言良有功於經學第終身徘徊門徑之間而不一進窺宮牆之美富揆諸古人小學大學之教夫豈其然古之儒者明體所以達用寧使世不用吾言勿使吾言之不足用於世故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有不合則弗得弗措弗明弗措以求之周公夜以繼日仲尼鐵撾三折聖人且然況學者乎聖賢垂訓莫非脩己治人之理降而九流之言百家之說亦無不以明體達用爲歸所學有淺深斯所言有純駁識之限於天者無如何學之成於人者宜自勉矣古未有不躬行實踐而可爲學者亦未有不坐言起行而可謂之學者故班史譏不學無術學術之發於心術者至微其關於天下者甚鉅漢學家乃分窮經致用爲二事淺學所未聞也故欲爲學案則當仿　國史儒林傳之例漢學宋學各以類從無論習齋恕谷不當遺棄卽臺山尺木亦可附存涂徑既分得失自見也大率　國初多承王學三大儒夏峯梨洲二曲皆宗姚江其徒若沈求如潘用徵等流衍甚廣自陸楊諸儒辨正後

乃漸衰息乾嘉而後獨漢學盛行耳確愼之輯此書具有微指其宗旨固甚正惜乎其體例未盡善也

讀漢書藝文志曰王西莊譏王伯厚藝文志攷證於易未能舉孟喜京房爲宗非也班意殆以費氏爲重故云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其意可見　評曰漢儒自以施孟爲易大宗此以費氏當之意謂費易爲鄭王所自出耳費傳古文西漢言易皆今文之學故費易至東京始行劉班皆推尊古文其重費氏固亦有之要非西漢諸儒家法王易用費氏本而師法與漢儒大異費鄭易今皆不可見遺說亦不詳鄭之爻辰雖本天象而於義爲短故李氏集解不取其說羅泌路史餘論謂費直書十二篇以易卦配地域觀晉天文志及開元占經所引乃分野之法蓋鄭爻辰所自出隋蕭吉五行大義謂爻辰本於分野是也漢儒言易多爲占驗而設宋儒之言先天亦然龜筴既廢眾說乃興皆非易所本有然易本卜筮之書故諸說卒不能廢分野之學失傳爻辰亦無可攷漢志及五行大義雖詳分野之法而列宿分配之意不可曉若近儒之所推衍費鄭斷無此死法也張皋文惠定宇等言漢易甚詳而於爻辰仍不得其要領錢溉亭謂爻辰本律呂王伯申焦理堂謂出乾鑿度律呂雖可相通而爻辰本九宮非本律呂乾鑿度言九宮則分野之法所自出也詳見後經義述聞疑天府天弁等星非殷周時所有不知古人言易凡爲占驗而設者皆依易以立義並非謂易由此作漢宋諸儒類然後人自誤

會耳焦王所駁多不合何願船中鄭義以難之是也

又曰揚雄擬易班氏入之儒家鄭樵譏爲不類然此正班氏特識不予雄以僭經也　評曰太玄自爲一書其數並非易數易數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以逮於六十四皆偶數太玄自一而三三而九以逮於八十一皆奇數老子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子雲好黃老本以作玄困學紀聞引葉石林之言是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算數如是積算至三則可生萬大戴禮易本命篇曰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孔顨軒補注以太乙主客算明之是也九九八十一爲變之極可引之而至於無窮故黃鐘以八十一分立數十二律皆由此生子雲精算術依太初以作太玄與老氏之言適合其用數則漢律志詳言之易明陰陽陰陽一奇一耦故以二起數與老氏不同也程子謂先天是加一倍法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康節本此爲推非有他異其於天地人物皆以四事分配亦此意也但頗近割湊非盡出於自然三爲生物之數太玄用之五爲天地中數潛虛用之惟皇極經世用偶數乃易之本數耳要之言易者雖不廢象數不若王注程傳專明人事之無弊然其旨固不悖於理班氏入之儒家位置最當鄭略以擬易爲一類附於易後雖非大失究不若班志之善後世目錄或入之術數家則未知古人學術且亦未爲知易也若云不予其僭經班志似無此意此說名爲尊經其實不然子雲以是寓依歸聖人之意耳謂之吳楚僭王過矣子雲依太初術以作玄而用氣不用朔用日星不用月與今西法正同豈古時渾蓋家本有其說流入外夷耶

又曰詩六家班謂與不得已魯詩爲近是諸家固非班所許也詩故訓傳始未立學故此微示其意猶易之推許費氏　評曰此亦成說意在主張故訓傳然三家今不可見何從知其優劣

零章賸句豈遂爲大義之所存正不必是丹非素韓說較詳亦多由後人附會如鄭君先通韓詩則凡箋與傳異文異義者動輒歸之於韓殊屬武斷多聞而不闕疑近人之通病也近人蒐輯佚書固是好古盛心但讀者當精爲抉擇未可盡據今習故訓傳且通其義三家果有精於傳者采之若據一二遺說卽欲定其優劣恐無是理

明代風俗論曰東林雖多清操實則薰蕕莫辨故講學愈衆風俗愈澆　評曰東林講徒盛於東南厥後殉國難爲逸民者亦惟東南最盛蓋耳濡目染使然非東南人性獨善也由此言之講學何負於人國東林聲氣太盛遙執朝權昧於壯罔用晦之戒亦非思不出位之義後人當以爲殷鑒若其身在江湖心存魏闕非獨君臣之義當爾亦士大夫憂國之忱不容自已者也使并此而無之將君臣一倫況乎若萍梗之偶相值石隱者流且不可況曾有位於朝者乎薰蕕莫辨諸賢固不得辭其責而其中有別具苦心者未可概論　國初正學之盛實自諸賢有以啟之謂風俗愈澆乃後人矯誣之言尤不足據矣元祐黨籍諸人非皆講學建中靖國以後羣小欲陷正人則託元祐學術以誣之明季攻東林者亦必借題三案此蔡京輩之故智崇禎初年倪文正嘗上疏痛陳之矣慶元黨禁因朱子糾韓侂胄而起是時南軒東萊象山諸公雖已前沒而講徒遍天下侂胄未嘗仇之使朱子在朝稍示和同雖日日講學何害然身爲侍從奸人在側國勢阽危此時結舌不言何以爲朱子酬侂胄以節鎮之議處置

最當失此不圖噬臍無及趙忠定乃易視之蓋與唐之五王後先一轍也明自王學盛行士大夫多喜講學東林之先有首善首善之先有靈濟宮都門非會講之地鄒馮諸公誠不善自爲謀要其人皆能有所樹立未嘗敢負所學也東林之失在横議不在講學但此惟顧端文爲然高宗憲已不盡然而忠憲亦不免於難忠憲遺表有君恩未報願結來生之語大臣戀闕之忱立言固當如是陸清獻荅李子喬書幷此而議之過矣吳氏聞見續錄謂宜興諸生潘凝亦駁忠憲此語皆不免門戶之見也蓋明至嘉靖而元氣大傷至萬厤而禍機盡伏明之亡國由於神熹二帝而實基於嘉靖人主之失莫大乎愎諫自用莊烈冀嘉靖之餘風遂至身受其禍劉念臺嘗抗疏諍之莊烈終以不悟惡有猜忌如此而不爲人所煬蔽者乎唐德宗以此播遷明莊烈以此失國嘉靖亦幸承孝宗深仁厚澤之餘僅而獲免耳自分宜當國傾陷貴溪內閣之風爲之一變華亭新鄭內江江陵繼之門戶搆爭恩讐報復垂九十年極諸烏程韓城莫不傳分宜之衣缽朋之亡徵肇啟禎之際諸毒齊發故三案中人非盡講學之徒卽於此矣前後六七君子者亦非盡東林之黨徒以芳蘭當門不得不鋤諸賢卽匿迹銷聲亦無倖免之理也清流既盡國步隨之明自促其亡耳於諸賢乎何尤後人不究事之曲折設淫辭而助之攻至謂明不亡於流寇而亡於東林是何言歟明史於此持論最詳愼　國初修史諸臣學識非後來所及也胡石莊讀書說毀譽篇人物凋盡之時賢士大夫無論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輔車之相依不宜更相詆訾如冰炭之不相容斯言也其有感於明季之事乎

又曰如汪文言之輩聲氣且及宵人爲東林之辱　評曰汪文言固非純正之士目爲宵人亦非其時羣小欲陷東林假文言以發難耳文言恃通聲氣頗納賄賂爲世所詬東林諸賢使效奔走而卒不勝固是失策然明中葉後慣用此策徐文貞陰用

張江陵以逐高拱張天如起用周宜興以折祉禍其術正同特彼用之幸而成此用之不幸而敗耳大抵明季諸賢多作用繆文貞黃忠端皆以智數爲羣小所忌而羣小之悍毒視東漢季年尤有甚焉亦可以覘世變矣明季政在閹豎內閣權重光熹之際福清當國閣部多正人王安亦閹中之錚錚者諸賢見其時可爲遂欲藉文言以通消息冀挽大局然齊楚浙三黨文言雖以計破之而朝端風氣久壞羣小狙伏伺隙諸賢又恃有奧援操之過蹙難端猝發於阮大鋮揩紳之禍遂不可解故大鋮者不獨關南渡之興亡亦光熹否泰之樞紐留都防亂揭所由作也防亂揭亦殊好事當時名士風氣如此楊維斗之逐顧秉謙亦然文言知進而不知止卒至身敗名裂以是知君子立身不可不愼然文言功名之士跡弛之才固不能盡以繩尺拘之身填犴狴意氣不撓與澒溷者亦異故明史楊左魏周諸傳於文言無貶詞亭林之言非通論

問漢書地理志序似乎論古太繁　荅班書多補史記之缺史記無地理志故孟堅詳述古制以補之非繁也

藩鎮論曰玄宗急於備邊亦當分建衆置以爲屛藩　評曰分建衆置爲內地言可也若邊方以資捍禦者則無益於事

南宋論曰論形勢南宋較東晉爲強　評曰雖是如此然南宋之敵亦比東晉爲强自宋以前入寇者無如金源之强悍也建炎之時儘有將材十六國僭僞之主惟苻堅慕容垂有大志劉石雖强要是草竊之資故東晉得以宴然江左使當金源時勢如破竹矣

大五百三十二

新疆形勢論曰土魯番南近戈壁然氣候煖燠土田肥美可爲糧餉之助　評曰林文忠與伊拉克水利卽在吐魯番託克遜之間文忠自記其事甚詳漢時屯田於車師前國卽今吐魯番也自此以西若庫爾勒玉古爾諸回莊皆漢屯田之地庫爾勒在哈喇沙爾西二百餘里卽漢之渠犂玉古爾在庫車東三百二十里卽漢之輪臺哈喇沙爾漢之焉耆庫車漢之龜茲也漢都護治所在烏壘城據班書西域傳云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國朝舊制哈喇沙爾烏什等處亦皆有屯哈喇沙爾共三屯六千餘畝烏什亦有實與充裕豐盈三屯今回疆兵燹後土曠人稀可屯之地尙多而氣候土宜與伊犂稍別回疆全境大山三面環之南雪山北天山西葱嶺其地溫暖又有塔里失河灌

注其閒上下流支河頗多漑田亦便地肥美而宜麥有風則長多雨則萎回疆雨亦罕見全恃雪水故易豐收承平時南路屯田未廣兵食多仰給稻米其實因地制宜北人未嘗不恃麥爲命也沈子惇落颿樓文集有新疆私議言屯田事甚詳

又曰宜與屯田浚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而屯田之興邊臣屢以爲難　評曰新疆屯墾湘淮退卒居多流民亦有之據左文襄奏槀續編光緒六年徵糧二十六萬一千九百餘石土魯番及南八城除沙磧外荒地漸闢矣若欲移民以實其地則陝甘同經兵燹山西自大祲後民數亦耗自不願行非官之不欲其行也承平時伊犂有兵屯回屯旗屯民屯遣屯旗屯在惠遠惠寧兩城人給田百畝民屯嘉慶時有三百餘戶戶給田三十畝遣屯乃遣犯屯墾者人給地十二畝見新疆識略徐星伯新疆賦注至回疆之地溝洫無所用之今之戎馬亦非溝洫所能限與三代時固異與宋何承矩興塘濼以限契丹戎馬者亦異

又曰興屯田不特可限戎馬亦且以伏地雷倉猝可免掘塹

評曰屯田爲足食計耳若伏地雷何必屯田平地不可埋乎且地雷亦非果制勝之具道光鎭海之役咸豐北塘之役皆曾用之皆爲奸民所告發夷人以通商傳敎蠹中國內奸防不勝防欲淸內奸在興團練新疆則無團練之可言幸其地尙少傳敎者耳

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喀倫皆脩築堅固參以礮南塘守薊門分設邊臺之法　評曰卡倫本以譏察出入猶內地之有汛兵

也通商以後彼已直窺堂奧無所用其譏察礮火之利堅城尙不能禦西人故多築礮臺以當城郭區區卡倫烏足禦之沿邊萬里安能處處設防所當先事預籌者只要害數處耳西人用兵專注一二路或多方誤我則有之矣若枝枝節節而爲之彼亦無此兵力南塘舊法可制髮賊不可禦外夷若其束伍之方練膽之說則古今不易之兵法也

涵養用敬說曰後人不達以拘謹爲敬　評曰敬必自拘謹始太拘則非所宜程朱於此亦屢辨之謂必有樂易之意不可過矜持也然此亦由性生能知天質之偏而學以變化之則無弊

傅維森字誌丹番禺人問鄭君亦遭禁錮漢書何以不入黨錮傳　荅人才者國家之元氣人之云亡郭林宗所以致慨也漢

亡於黨錮鄭君雖亦遭禁而獨不與於俊及顧廚之列蓋眞儒弗騖聲華故能如是是時稍有名德者咸丁斯厄使鄭君而不遭禁則亦闇然一媚世之夫雖學爲儒宗曾何足貴觀其荅鴈劭之言極露圭角第擇人而施與淺露者異耳括囊大典固宜別立專傳而立傳之意蔚宗則於荀爽傳論發之爽名節不終鄭君獨翛然物外著書自娛貞不絕俗非學有深得烏能及此世徒以訓詁名物推之淺矣古之眞儒無不可爲世用鄭君朱子漢宋儒宗朱子登朝日淺鄭君并未登朝皆不能得君行政故其言論風旨多於著述發之蓋天下道理無窮學問亦無窮古人不肯一日閒過恥以處士盜虛聲耳 古人絕大事業莫非由恥心所發子貢問士子荅以行己有恥此其體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乃其用也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知恥則近乎勇矣孟子識不恥不若人不恥不若人而恥惡衣惡食士風所由日靡也 士不固窮何以爲士素位而行貧賤無可恥也以此爲恥則忮求之心勝求而得之婢膝奴顏羞惡已泯求而不得擠排傾軋忌克旋生千古誤國之小人莫非此忮求一念誤之而已 漢昭烈謂吾嘗周旋鄭康成陳元方閒爲政之道頗見啟誨朱子浙東荒政後人亦多以爲法儒者無無用之學苟不如此雖著書滿家腐儒而已司馬德操譏儒生俗吏不識時務正謂此也

陳慶龢字公睦番禺人劉元城學術論曰據曾茶山黃東發之言則元城雜入禪學可知　評曰學術偶雜古名儒多有之第不可以是立敎貽誤後學且元城立身自有本末白璧微瑕正以見其眞寶否則珷玞求售孔孟所以惡鄉愿也

又曰元城以新唐書好簡略事多鬱而不明其進表謂事多於前文省於舊病正在此可云通論　評曰新書實遠過舊書子京之文雖未追蹤馬班亦足淩跨六代宋人多議之貴遠忽近之見耳王西莊商榷自謂持新舊書之平實未盡然范陳而後自歐五代李北史與隋書外未有及新書者然歐公過求簡嚴多所刊略歐史疏漏誠有之而近人吹垢索瘢殊多苛論即如養新錄譏契丹立晉之文謂襲春秋衛人立晉而誤不知歐意謂晉恃契丹以立國甚其詞以醜敬瑭耳晉紀徐注甚明曾謂歐公不悟春秋之晉爲人名乎昔人言以字字有來歷求杜詩而杜詩反晦漢學家亦往往有此此書有彭劉補注用意甚善然煩複冗雜殊乏翦裁乃知裴世期之才識固非後人所及也

但此非彭文勤本意序例中已自言之 補注乃俞理初所輯見嚴氏鐵橋漫稾及理初自作癸巳存稾言此書之始末甚詳理初著書援引極博而抉擇未精以此注史則非體也 新書則無此失雖用字閒有生竄此學古而未純熟然亦不至軋茁以爲古劉昫以下諸史文詞冗沓正當以此救之未有不簡奧而可爲古文者也初無所爲事蹟不明也近儒喜爲新論或推魏收之史或稱沈約之書乃至世系蟬聯絕無事蹟濫廁傳中有類家譜者亦以爲史法應爾甚矣人心之好異也唐書宰相世系表識者已譏繁冗然唐初重門第猶有六朝餘習故作表以存六朝氏族之學魏收之爲此以明氏族則不足以言史法則無當況既有官氏志創例亦善而彼轉言之不詳此則徒爲疣贅兩無所處也 北史本傳楊愔嘗謂收曰魏書論及諸家枝葉親姻過爲繁碎與舊史體例不同收曰往因中原喪亂人士譜

牒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望公觀過知仁宋書之志符瑞不知何所取義史公傳龜策以三代聖王重卜筮也然且爲史通所疑若東漢而後圖讖之學直是妖言篝火狐鳴帛書牛腹自昔覬覦非分者莫不造爲符命以搖惑人心休文乃欲以此挽力征逐鹿之風何異揚湯而止沸也南齊書亦分祥瑞於五行之外子顯特欲侈其先世受命之符以掩其篡奪之迹耳休文志此胡爲乎

明儒學案質疑曰明儒各立宗旨互相辨駮其實靜中養出端倪固善隨處體認天理亦善致良知固善愼獨亦善但實言之而實行之豈有不善者　評曰乾嘉以來學者多持此論實非也天下無有兩是之理正當別黑白而定一尊茍徒假聖賢一二言以佐其說則何者不可附會析理未精姑爲此調人之言

乃鄉愿學問耳古未有不實行而可爲學者謂明儒務立宗旨不務實行此近人矯誣之說明儒果如是乎明惟隆萬時士習多空疏恣肆豈可以賅前後宋學之有宗旨猶漢學之有家法拘於家法者非然不知家法不可以治經好立宗旨者非然不知宗旨不可與言學術學術者心術之見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聖賢無不於此致愼焉論語一書多言仁仁卽聖門之宗旨孟子七篇言性善言仁義仁義性善卽孟子之宗旨其他諸子百家亦皆有之惟其有心得而後有宗旨故學雖極博必有一至約者以爲之主千變萬化不離其宗六經無一無宗旨也茍徒支離曼衍以爲博捃摭瑣碎以爲工斯渺不知其宗旨之所在耳夫樂之旨在和禮之旨在敬禮記開卷卽言敬大小戴之所述者莫不以是爲宗此禮經之大義漢儒謂之大義宋儒謂之宗旨其揆一也故不合於六經大義者不可以之爲宗旨謂明儒宗旨有善有不善則可謂無不善則不可儒者特患宗旨稍差將以學術誤天下後世而不自知故必愼思明辨以求其至當豈得漫云無宗旨乎有學問有學術學問之壞不過弇陋而已於人無與也學術之壞小者貽誤後生大者禍及天下故聖賢必斤斤於此吾輩幸生漢宋諸儒而後六經大義已明儒先之宗旨卽可取以爲我之宗旨由是而進窺聖賢之門逕庶幾不誤歧趨近人以訓詁爲門逕此特文字之門逕耳聖賢道寓於文不通訓詁不可以治經卽不可以明道然因文以求道則訓詁皆博文之資畔道以言文則訓詁乃誤人之具朱子語類上蔡

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案朱子之教人如此惟能尋繹踐履故訓詁爲有用並非說堯典二字三萬言而後謂之訓詁也故必博攷宋元明　國初儒者之說證以漢儒所傳之微言大義而無不合始可望見聖賢之門庭漢儒所謂實事求是者蓋亦於微言大義求之非如近人之所謂實事求是也然此皆求知之事知之而不能力行雖望見其門猶不得入而可以訓詁自畫耶訓詁本易明其不明者人自鑿而晦之卽間有難明之處於道之大端固無害也乃借聖人正名之言以自張其說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夫訓詁者文字之門逕家法者專經之門逕宗旨者求道之門逕學者茍有志於斯闕一不可而其輕重淺深則固有別也宋以後大義雖明然好立宗旨之徒往往執似是而非之言以害道學者正須善

擇若云漫無宗旨則吾不知之矣

太史公先黃老後六經辨曰曹參尙黃老而惠帝之世舉孝弟力田除挾書律厚風俗重文教固仍用儒家言也　評曰黃老言淸淨第不欲擾民耳非廢弛簡陋之謂也老氏書多智數較儒術爲刻深故一變而爲申韓若其厚風俗重文敎豈能外儒者之道以爲治老氏言失德後仁絕聖棄智乃故爲過高之論譏末俗文勝非返之於純悶無爲則不治耳棘子成之質子桑伯子之簡皆此意故聖門亟辨之仁義禮智不可棄老氏曷嘗不必知之彼嘗言以正治國果棄仁義禮智又安得謂之正乎言老氏之言者莫著於莊周楊朱莊與老皆以自然爲宗其實多矯揉造作兩書中名言甚多而宗旨既差則誤人不淺楊朱尤加縱肆三子者皆好爲過情之論其誤天下則同凡立言取快一時其後必多流弊故聖賢之言平易近情從容不迫而使人常有餘思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置相篇云明之無善治自罷丞相始後來入閣辦事者職在批荅猶開府之書記也夫宰相亦貴有其實耳使徒有相之名而無其實則雖有如無　評曰明代雖廢丞相而中葉以後丞相之實仍未廢也謝遷劉健之徒固進退以禮矣焦芳嚴嵩魏廣微輩倒行逆施獨非大學士乎崇禎五十宰相完名者有幾莊烈倚溫烏程爲腹心待周宜興以殊禮此棃洲所目擊者尙得謂其權之不重耶國家不可無重臣要不可有權臣權臣者重臣之所積漸而致也此中駕馭全在主德

淸明徒於法制求之抑末矣棃洲之言意固甚盛然必人皆皐夔稷契而後可皐夔稷契不世出而宰相則不可一日懸缺以待賢奸雜進知人其難乃欲使世主寄國命於一二柄臣之手措置安能悉當也總之治天下當務實政不在此等虛文因時制宜亦無成迹可泥君不失道則置丞相可罷丞相亦可不然無一而可

又曰兵制自明以來日見其壞　評曰兵制之壞不自明始此歷代無善策者明衞所之制實參用唐府兵之制府兵之制後世所推爲善策者也而亦不能歷久無弊大抵治兵與治歷同久則當革自古無一成不變之兵法亦無百年不壞之兵制在隨時整飭以適於用而已

又曰近數百年來貧富太不均者用金銀故也至今日而通商專以金銀中國之財愈耗如棃洲言專用粟帛粟帛所不能通者用錢以濟之錢所不能通者用鈔以濟之如是民焉有不足者乎　評曰惟通商專用金銀故中國不可用鈔中國之鈔非外國所通行彼以貨來易銀而去我自用鈔而彼則廣收中國之金銀一旦有事銀根既竭用鈔者紛紛罷市外夷乃得操吾中國之利權而事益不可爲矣大抵重農者必貴粟帛重商者必貴錢幣錢幣之事由繁而日趨於簡今時銀貴他日又當金貴主國計者設法以使銀之流通則可欲廢銀而别籌重滯之物以易之物且益滯銀且益昂無裨於貧民而富民亦將變爲貧民是自困之道也

周世宗宋太祖用兵次第論　評曰全謝山論周世宗之用兵固有卓識但世宗未嘗不用朴言朴意在先取江北以固根本世宗果次出師卒如其策蓋汴京與契丹南唐之界相去皆不及千里而北尚阻河爲固南則平衍無險可扼非取江北諸州不能固汴京後路朴與世宗之欲圖江北固急於燕雲十六州也至秦階成三州本爲晉地晉亡降蜀蜀得是地可以北窺關陝句結太原故世宗亦亟取之既得志於吳蜀乃用兵於契丹此正與朴策同特宋人欲急取江南世宗則得江北後遂欲取燕爲不同耳然此惟世宗能之古未有結怨於兩大之閒而能善全其後者宋祖自審神武不及世宗故朴之策遂全用之趙普亦贊成之當宋祖時蜀廣約北漢攻宋勢不得不先取蜀廣

與荊湖舉則吳在掌握中故取吳未嘗大費兵力以西北門戶早撤也南漢之取非太祖本意因劉鋹虐民已甚遂先伐之亦未大費兵力蓋諸國中爲大敵者在南惟吳在北惟燕吳經世宗創弱宋承周後自當先取以蕆其功不得襲其收合餘燼坐致強大也至契丹與北漢素相句結非披其黨與不能制勝世宗乘高平之聲威當遼與北漢匿不敢出之時急攻南唐遂取江北後路既固乃返旆而攻契丹此先後一定之次序未嘗與朴說背馳也周卽取燕而兩國戰爭方始非世宗之戰勝攻取亦不敢爲是謀其平關南尚未值契丹大軍也以世宗平日用兵論之此舉自有把握太祖卽不敢輕用其鋒此正善於自審處世宗用兵類武帝唐太宗彷彿似之宋祖迥不及何論太宗

若論強弱則舉幷易而舉燕難朴顧先其難者以幷與周世仇乃必死之寇先破燕則幷失其援亦難自立故姑置幷爲緩圖又審世宗之能辦此也宋之情形與周異自當先從事其易者且太原澤潞常足爲河洛輕重視十六州尤要劉崇據太原不得澤潞故不能出而爭勝世宗亦嘗圖晉陽又乘兵威略取汾遼等七州未嘗不以是爲先務所不能卽取者他國未平懼太原之致死於我挫銳氣而損威重耳史稱宋祖置封樁庫以備用其心曷嘗一日忘燕要必拓地聚財厚集其力乃可與強敵相進遂南中諸國爲財賦所自出先舉之則吾勢日盛而不致挫吾兵鋒此用兵之正道世宗霆擊飆舉其英武固勝宋祖然使宋祖不死開寶八年平吳次年卽晏駕燕雲十六州仍未嘗

不可取也契丹立國日久又屢得志於中國自當以全力制之欲取其地必先破其軍否則雖取之仍不能守世宗之取關南亦仍恃高平之餘威也實建德救王世充秦王一舉而兩斃之契丹之救北漢亦屢破軍殺將此太宗致人而不致於人之策先幷後幽非失算也故平漢之後遂欲乘戰勝之威以舉契丹不思聲威雖振兵力已疲既取一國則將驕卒惰不堪復用與秦王之破建德情形迥不侔矣其敗也宜哉太宗平太原後遽欲乘勝取燕諸將諫而不聽卒敗於高梁河厥後復有岐溝陳家谷之敗遂不敢復言戰事岐溝之敗諸將違節度所致高梁河之敗則太宗不量力而輕進之咎也兵豈可易言乎近儒徒以青城之辱歸咎於十六州以爲禍始不知宋與契丹通好幾

二百年或戰或和初無大失徽宗不思輔車脣齒之義輕率乖謬自速其亡此時雖有十六州何濟於事攻遼之後山前六州未嘗不歸版圖而轉以召禍蓋人謀之不臧不盡關乎地利也若以地利論則宋之失策在都汴而不在燕雲汴本非可都之地雖無敵警猶將遷之是皆太祖所已計及者使遵其成算蓄力養銳不以疲兵嘗敵安見燕雲不可復卽終不能復而還都關洛亦何至遽有青城之辱宋有西夏之患卽都關中猶須顧後路太祖時西夏未盛故欲都之惜爲太宗所阻耳然以徽宗事事顚倒雖遷都雖取燕雲亦未見其終免此辱也南宋之初將材可觀而開國武功不競其取吳與北漢皆藉世宗之餘威曹潘名將一遇耶律休哥而輒敗當太祖時遼雖有機可乘而

我之力亦未足古未有不創平內亂而後與夷狄從事者諸國既平乃與遼戰雖不勝猶有退步否則一蹶不振晉出帝卽其前車也又其開國純樸之風未散國勢仍强太祖欲聚財蓄兵以與之角此知彼知己萬全之策不得以怯懦咎之至急罷藩鎭乃治安之至計其備邊者仍未盡罷斟酌固已盡善使必待平燕而後罷恐事未可知患且視燕十倍幸則爲唐之方鎭不幸則爲五季諸君之續而已

平遠字蘊山滿洲人吉林黑龍江邊防攷曰額爾古訥河通入黑龍江口俄若闌入進踞呼倫貝爾則江省與蒙古消息中斷引姚氏說　評曰東省所重不僅在江防若論江防自以松花江口爲最要額爾古訥次之蒙古積弱之餘欲使捍我牧圉正未易言昔日之蒙古求其弱而不能今日之蒙古欲其强而不得宗喀巴之教行今昔情形頓異矣凡事利害相乘除信哉

又曰籌邊以屯墾爲要　評曰屯墾之利人所共知近日琿春一帶開墾者皆登萊兩府游民旣無家室亦無工本夏間種穫秋冬仍回故里其無家可歸者始散伏山谷以度殘冬餘皆鳥獸散矣安能生聚更安能訓練非變通辦理亦未易見效耳吉省精華在伯都訥黑省精華在呼蘭伯都訥商販通行久稱富庶呼蘭之所以繁盛者則地脈膏腴墾民犫集之故其地以晌計報墾者多山左之民繳價於官承墾若干晌數年後乃令升科東省籌款甚難此則官民兩利而當事每以有礙旗民生計阻之然所慮者乃數十百年後之事目前固無礙且勢之所趨

終難禁止封禁本是舊制有深意存焉但近日情形不同將來私墾漸多奸民易匿恐徒飽吏胥之囊槖也

胡仕榜字芳甫南海人問董膠西明春秋乃惑於改正朔而云王魯歐陽永叔惜其拘牽師說不能高論以明聖人之道似中其失　荅漢儒以改建正朔損益質文爲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事聖人之道莫大乎此故恆言之不獨董生爲然蓋謂推言其極至則其治具畢張可見也此卽漢儒至高之論永叔所言未覩其通公羊爲漢儒專家之學與宋儒之說絕異此所引未明家法至其所云王魯者謂假十二公之事以示百王大法猶之寄王法於魯云耳成元年傳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昭二十五年傳昭公曰吾何僭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以周爲王者而
斥魯人僭用天子之禮則魯之爲託王可見矣公羊家之說以
爲周道既微明王不作夫子知漢室將興因損益百王之法作
春秋以貽來世以春秋爲漢興而作此尤緯說之無理者蓋自
處士橫議秦人焚書漢高溺儒冠文景喜黃老儒術久遏而不
行自武帝罷黜百家諸儒乃亟欲興其學竄附緯說以冀歆動
時君猶左傳之增其處者爲劉氏也此在立學之初諸儒具有
苦心後人若復沿襲其說則愚甚矣俗語不實流爲丹青光武
好言圖讖東漢諸儒從風而靡何邵公遂以春秋演孔圖之說
解獲麟可云寡識桓三年正月何注亦云非主假周以爲漢制第載之空言不如見
之行事魯史具存卽借其事以寓褒貶故曰加吾王心焉夏尚

忠殷尚質三王之道若循環周末文勝夫子欲變之以殷質而
其褒貶誅絕之法不敢自專寄之於魯此以春秋當新王之義
非謂眞以魯爲新王也公羊家言如以祭仲爲行權乃假祭仲
以明經權之義非眞許祭仲傳言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正與相反其非許
祭仲可知何注蓋失公羊本意繁露玉英篇權雖反經亦必在
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亡終弗爲也公子目夷
是也漢儒謂反經合道爲權是不合於道者仍不得謂之權權
所以衡輕重未能守經而多語達權則如無星之稱將恃何道
以衡之子臧言聖達節蓋必有節而後可達也以齊襄爲復九世之讐乃假齊襄以明
復讐之義非眞許齊襄公羊子深惡魯莊忘親事讐故發此傳而於伍子胥之復讐過當者亦深許之
蓋皆有爲而言也父母之讐不共戴天狃於國君受繼體之重
無論齊魯勢均力敵本有可勝之道卽使戰而敗北亦當收合
餘燼枕戈泣血以爲後圖人子不復讐何以爲人國君不復讐
何以立國後人有謂南宋明復讐之義爲不量力者莠言邪說
宜爲春秋所誅絕也此類頗多皆文與而實不與但此惟公羊爲然近儒

乃推此意以說羣經遂至典章制度輿地人物之灼然可據者
亦視爲莊列寓言恣意顚倒殆同戲劇從古無此治經之法麟
爲王者之瑞夫子論次十二公之事爲萬世法王道浹人事備
西狩獲麟於周爲異春秋則託以爲瑞故曰所聞世著治升平
所見世文致太平此張三世之義曰文致者明其非眞太平也
不然定哀爲衰世獲麟非美事漢儒豈不知之而顧爲是嘖嘖
耶公羊家多非常可怪之論西漢大師自有所受要非心知其
意鮮不以爲悖理傷教故爲此學者稍不謹愼流弊滋多近儒
惟陳卓人深明家法亦不過爲穿鑿若劉申受宋于庭龔定庵
戴子高之徒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凡羣經略與公羊相類者無
不肴通而曲暢之卽絕不相類者亦無不鍛鍊而傅合之舍康

莊大道而盤旋於蟻封之上憑臆妄造以誣聖人二千年來經
學之厄蓋未有甚於此者也國朝公羊之學始於陽湖莊氏
華路藍縷例尚未純卓人學出凌曉樓曉樓言禮制已頗穿鑿
而尚未甚至劉宋戴諸家牽合公羊論語而爲一于庭復作大
學古義說以牽合之但逞私臆不顧上下文義定庵專以張三
世穿鑿羣經實則公羊家言惟張三世最無意義何注恩王父
之說亦復不詞定庵以此爲宗烏足自名其學凡此云云皆所
謂以艱深文淺陋也道咸以來說經專重微言而大義置之不講其所謂微言者又多強六經以就我流
弊無窮卽如魏默深詩古微之攻故訓傳書古微以杜林漆書誣馬鄭遂欲廢斥古文魏氏史學名家其經學實足誤人良
由漢學家瑣碎而鮮心得高明者亦悟其非而又炫於時尚宋
儒義理之學深所諱言於是求之漢儒惟董生之言最精求之

六經惟春秋改制之說最易附會且西漢今文之學久絕近儒雖多綴輯而零篇墜簡無以自張其軍獨公羊全書幸存繁露白虎通諸書又多與何注相出入其學派甚古其陳義甚高足以壓倒東漢以下儒者遂幡然變計而爲此夫公羊大義在通三統通三統故建三正當周之時夏正周正列國並用本非異事不待張皇也春秋時晉用夏正近儒久有定論逸周書周月篇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於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亦越我周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古人所以重三正者以其合於天運天運三微而成著故王者必法天以出治五始之義公羊子言之備矣詩書所陳六藝所述往往言天象以明人事謂夫日鑒在茲不可褻越也漢人親見秦之縱恣以速其亡每遇天變動色相戒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元成失馭猶明比義故漢之末造朝綱解紐而獨無厲民之政上畏天命下畏民嵒其所以固國脈者端在於是董子謂王者舉事宜求其端於天又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比物此志也今乃舍其敬天勤民之大者而專舉改制以爲言夫春秋重義不重制義則百世所同制則一王所獨惟王者受命於天改正朔異器械別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累朝舊制沿用已久仍復並行此古今之通義周時本兼有四代之制六經無不錯舉其說非獨春秋爲然孔子殷人雜用殷禮見於戴記者甚多安得以爲改制之證公羊文十三年傳

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何注白牡殷牲也此乃成王所賜豈亦孔子所改明堂位兼用四代禮樂若非經有賜魯明文則近儒亦將援爲孔子改制之證矣且託王於魯猶可言也帝制自爲不可言也聖人有其位則義見於制無其位則義寓於事是故孟子之論春秋也曰其事其義不曰其制曰天子之事不曰天子之制衮褒鉞貶者正天子之所有事孔子自言竊取其義竊取云者取諸文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開宗明義卽示人以遵王之旨左氏傳亦言王周正月觀此可無夏時冠周月之疑矣近人頗以左氏晚出爲疑案戴記哀公問疏引五經異義曰高祖時皇大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然則秦末漢初左傳固行於民間通儒多見之也聖人作春秋以文王之法正諸侯而不以空言說經故其義悉寓於諸侯之事若夫典章文物一仍其舊曾何改焉其有不合非經師之失傳卽周衰之變禮夫子錄之以著世變檀弓諸篇類此者甚多漢儒惑於緯書乃有爲漢赤制諸謬說蓋其陋也制與事判然不同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是之謂制制者一成而不可易非天子不制度是也若工虞水火若兵刑錢穀是之謂事事者臣工所條奏儒生所講求先民有言詢於芻蕘是也制所以定民志事所以達民情今有人焉作通攷作罪言講明其義以備采擇苟無紕謬聖王所弗禁也有人焉改會典改律例變禮易樂非悖逆卽病狂王法所不容春秋所必誅也漢人語言簡質往往混事於制又欲立春秋於學官而故神其說端門受命素王改制此蓋神道設教之遺意豈可據爲事實漢儒亦但竄之於緯

未嘗敢著之於經也近人信緯而不信經抑知鄭君注中庸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仲尼作春秋之事而必引公羊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以明之且謂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而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申鄭意亦謂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鄭君固信緯書者而其言如此曷嘗有如近人無忌憚之說聖人自云從周說經者必欲與之相反可乎近儒因王制兼有殷制遂傅合於公羊夫王制乃漢文集博士所作盧侍中明言之侍中漢代大儒出入禁闥豈有本朝大掌故懵然不知之理近人深斥其說以此爲衛經之苦心固無不可若乃託王制以穿鑿二傳顚倒五經則侍中之遺說不得不亟與申明也已當孝文時今學萌芽老師猶在博

采四代典禮以成是篇乃王制摭及公羊非公羊本於王制周尺東田明是漢人常語與月令之有太尉大戴記之有孝昭冠辭略同太尉與冠辭猶可云偶贅及之周尺東田乃王制一篇節目豈亦贅文耶王制月令雖輯於後人而所言仍是三代之制故戴記取之無庸曲說今文家言禮制每與古文不同三代遺制紛繁儒者各述所聞致多歧異卽今文之與今文亦閒有不同非獨古學家爲然也遭秦焚書民閒私相傳述今文特先立學故顯於西漢古文至東漢而始顯此乃傳述之歧互非關制作之異同今學古學之名漢儒所立秦以前安有此分派文有今古豈制有今古耶王制果爲公羊而作則師說具存繁露何以不引其文漢儒何以不述其僩直待千餘年後始煩諸儒爲之鑿空乎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注此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文從殷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案王制此言本於孟子孟子明言周制而鄭君以爲殷制顯與孟子不合蓋鄭欲溝通周官之說致多膠葛近人復因鄭此言而歧之又歧然鄭君特舉此以明王制之兼有殷制曷嘗謂王制爲素王改制之書正義引鄭目錄云王制作在秦漢之際又引鄭荅臨碩云孟子蓋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其說雖與盧侍中不同要未嘗以王制爲春秋改制而作也王制首篇卽述孟子之言故鄭以爲在孟子之後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鄭注亦引春秋傳周召分陝之事爲證周召分陝正是周制烏得以爲孔子之制乃近人因王制未足徵信復援孟子以爲助孟

子明云周室班爵祿周制也非殷制也孟子言天子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王制言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羊言伯子男同位凡三等三書說各不同烏可强爲溝合孟子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分土惟三義同近人黜僞古文尙書棄置弗道然漢書地理志已言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豈班志亦僞乎殷制旣以公侯伯爲三等則公侯必不能同爲百里書缺有閒但當闕疑烏可鑿空妄造近儒致疑於孟子者徒以班爵祿之說與周官不合夫周官不合羣經者多矣何獨執此而定百里爲素王之制且周制公侯百里非但見於孟子亦先見於論語有千乘之國焉有百乘之家焉千乘之國集解引包咸馬融二說包據孟子王制馬據周官司馬法如馬說則開方僅得

三百一十六里有奇仍與周官四百里不合若謂舉成數而言
亦當云三百里不得云四百里周官之三百里固非大國也蓋
司馬法是出軍之數孟子王制乃賦民之數當出軍時必不能
埽境以行但十抽其一耳王制疏引五經異義賦法積四十五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
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若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以許君之言差次之則諸侯百里
長轂千乘乃賦法非出軍之法明矣由此言之司馬法亦百里非四百里也當從
包義爲長豈節用愛人之語必出於聖人晚年定論而一人之
私制顧舉以告魯大夫魯大夫將茫然何從索解乎魯齊稱大
國者蓋以其附庸之多其實封非必有加於百里魯頌言土田
附庸復言公車千乘與論語孟子皆合附庸若任宿顓臾之類
猶時見於左傳歷世既久諸侯多滅附庸以自廣其甚者且滅

大國如晉滅虞虢之類故孟子曰今魯方百里者五魯之疆域見於左
傳者已不止百里非侵滅小國烏能若是明堂位復云方七百
里則夸飾之辭或并附庸計之未可知也孟子十一月徒杠成
十二月輿梁成卽國語引夏令十月成梁之制周十二月夏之
十月孟子所用周正也非夏正也近人謂孟荀皆用孔子改制
之說案荀子有王制篇所言序官之法大致與周禮同又云田
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說亦同於
孟子孟子明云文王治岐之制豈得以爲殷制荀子言王者之
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荀子意在法後王乃後人反誣以改制之說此正荀子所
斥爲不雅者也公羊家言以王二月王三月爲存三統然則聖

八國從周正特兼存夏殷正朔以明三代聖王皆奉天以出治
耳必謂春秋改正朔而用夏正則從第書王三月可矣曷爲書王
二月而可牽合顏淵爲邦之問强以公羊羼入論語乎董子繁
露今存八十二篇言陰陽五行仁義禮智性情者十六七言他
事者十三四其言改制者惟三代質文符瑞玉杯楚莊王諸篇
閒及之並非春秋要義楚莊王篇王者徙居處更稱號易服色
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
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近儒輒以大學論孟之言
牽涉於素王改制觀此可憬然矣董子謂天積衆精以自剛常
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其言陰陽五行皆明此義陽爲德陰
爲刑親陽而疏陰任德而不任刑其說深有契乎洙泗言仁之

旨董子之稱大儒者以此所言喜怒哀樂中和諸說皆可爲中
庸義疏至若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特聖王受命承天之一
事今舍全書大義而專言此豈董子之意乎近儒惟孫淵如喜
言陰陽五行其所撫古義皆術數家言與董子伏生之學渺不
相涉也漢初張蒼最明陰陽而遺說罕聞其據以推五運者乃
本孔子之論五帝德見大戴記五行或以相生爲義或以相克
爲義迄無定論張蒼謂漢爲水德後因黃龍見成紀從公孫臣
言改爲土德其說本不足據蓋漢儒惡秦特甚不欲漢承秦後
因春秋有託王之義遂奪秦黑統而歸之素王因素王黑統而
遂有紛紛改制之說西狩獲麟或以爲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
火矦漢將受命之瑞或以爲中央土軒轅大角之獸春秋禮書

修母而致子或以爲西方金精之獸春秋立言西方兌兌爲口故麟來聚訟紛紜皆覽言也庸足信乎公羊之學盛行西漢班史所載臣工諸條奏本春秋褒貶災異以立說者甚多初未及素王制作之事惟梅福傳福據此以求立孔子世爲殷後成帝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立孔子後爲殷紹嘉公當時據以立二王後者乃用古文及左氏穀梁並非據公羊劉申受欲明三統之義而反黜左氏亦傎甚矣緯書多漢儒附益故戰國諸子從未一及是言公穀至漢時始著竹帛後師諸說多存其中亦未嘗一及是言豈非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者乎陸賈新語術事篇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及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爲政足以知成敗之效

何必於三王此可見秦漢之際言春秋者尙無改制之謬說漢儒泥於陰陽推迹五運乃始以是羼入公羊耳新語或以爲僞作實非也嚴鐵橋漫稾已詳辨之漢中葉後儒者篤信緯說逐末忘本於是緯侯之學流爲術數術數之學流爲圖讖怪說繁興新莽因之遂移國祚魏晉六朝篡奪相仍莫不師莽之故智此正後儒所當黜絕安可更揚其波況五運之學失傳已久公羊大義甚多繁露名言不少豈舍此遂無可尋繹耶亦徒見其好異而已矣子張問十世子荅以因革損益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質文三統質文三統非有德有位者孰能損益之儒者講明其理可也擅改其制不可也若夫三綱五常則吾儒與有責焉耳矣文王既沒文不在茲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聖賢之於道也未嘗不以之自

任文在茲則道在茲文者何詩書禮樂是也采之風謠載在方策東遷而後禮壞樂崩聖無常師識大識小暮年刪定迹而不作故夫詩書禮樂者三代帝王治世之大經非洙泗間一家之言也夫子脩春秋以垂教萬世託始於文託王於魯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漢藝文志春秋所貶損大人皆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聖人憲章文武方以生今反古戒人豈有躬自蹈之之理素王者後人所尊稱並非聖人自名其學聖道之大安在乎王與不王近儒喜以素王說春秋世俗之見淺之乎測聖人矣太平御覽引孝經援神契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謂素王爲夫子

自稱者始見於此鄭何諸人皆同此說鄭說見左傳序疏引六藝論緯書固不足信卽以其說徵之亦可見聖人於誅賞之空言且謙讓不敢自專而敢肆改一王之定制耶春秋雖著諸侯之行事實仍託之空文素之爲言空也若紛紛制作則眞王矣何素王之有公羊家言變周文從殷質文王殷人其所用者殷制卽從緯書之說以爲受命改元亦是殷末周初之制夫子用此與從先進義同豈敢緣隙奮筆僭以王者自居春秋卽爲聖人制作之書度亦不過一二微文以見意豈有昌言於衆以自取大戾者且亦惟公羊爲然於二傳何與於詩書禮易論語又何與乃欲割裂經文以就己意舉六經微言大義盡以歸諸公羊然則聖門傳經獨一公羊耳安用商瞿子夏諸賢之紛紛也哉繁露所引

論語如敬事而信管仲之器棠棣之華內省不疚當仁不讓苟志於仁大德不踰閑禮云禮云政逮於大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之類皆引聖言以爲證要非牽合公羊以說論語也（諸說皆與質文改制無涉）董子謂春秋大元故謹於正名其非正文字之誤可知乃宋于庭論語說義於此獨不從董子而從鄭君且引老子有名無名以立說異哉莊生有言春秋以道名分假天子衮鉞之權以誅亂臣賊子者聖人爲萬世綱常計不得已也周室雖微名分具在鼎之輕重不可問制之質文可輕改乎何氏解詁例已煩碎何注如法其生不法其死恩王父不恩高曾之類義皆難通半亦由屬辭之拙僿又如傳言隱賢而注泛及連帥傳稱單伯而注泛及貢士皆未必公羊本意單氏不見魯史而周卿士有單襄公穆公之類（見內外傳及漢食貨志）可知公羊之義爲短至春秋錄內略外微者不書逄丑父自無見經之例何注乃以爲絕頃公何義蓋本繁露竹林篇而微有不同皆曲說也今乃於三科九旨而外侈言邵公所不敢言且混合六經而爲一是聖人晚年刪述但以改制爲事平日雅言復以改制爲教洙泗之間自爲風氣師弟子所斷斷講習者莫非干犯名義之言爲下不悖之謂何不至於邪說誣民不止此惟外夷無父無君之教乃有之而可以誣吾夫子乎公羊三科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戎狄是故稱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稱越者能以其名通也吳獲陳夏齧則少進之有憂中國之心則又進之進之者何謂其寖知中國之禮義也

六五百二十八

若楚王之妻媦固無時焉可也自羲畫八卦契敷五教千聖百王相嬗相維以成此中國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者無他焉以所因之三綱五常耳公羊子曰公追戎于濟西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聖人之惡戎如此非以其無君臣上下無禮義廉恥猾夏之風漸不可長歟於越句吳同爲明德之後既廣魯於天下則漸被中夏之教化春秋猶屢進之若夫宗楊墨無父無君之教以傲擾我中夏有心世道者宜何如嚴外內之防而徒侈言張三世通三統之義不思異外內之義吾恐猖狂恣肆之言陷溺其心者既久且將援儒入墨用夷變夏而不自知嗚呼是亦不可以已乎窮經所以致用封建之制不行夏時之制久定自漢以來垂二千年未之有改乃猶喋喋言三統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天以五常之理賦人故樂記謂之天理義之用多端而莫大於君臣故天澤之分必不可踰義理之學宋儒以之爲教孔孟曷嘗不以爲教漢學家惟惡言理故與宋儒爲仇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苦人以所難哉先王本理以制禮以禁慝也有禮斯有樂以導和也古樂既亡禮亦爲文飾之具宋儒因亟以理明之又恐人矜持拘苦而屢以從容樂易導之今讀其遺書以理爲教實多以禮爲教（見於文集語錄者多不勝舉）所不同於三代者特其沿革耳此與聖門教人之方有何不合而戴東原則曰程朱憑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且謂聖人以體民情遂民欲爲得理（見東原文集孟子字義疏證）夫聖賢正恐人之誤於意見故

六五百二十六

有窮理之功東原乃認意見爲理何其言理之粗體民情固也遂民欲而亦謂之理何其言理之悖欲仁欲也欲利亦欲也使徒求遂其欲而不以理義爲閑將人皆縱其欲而滔滔不返不幾於率獸食人乎白虎通情性篇引孝經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其言與樂記若合符節古書之言性情理欲者明白若此漢學家好據古義獨不從之何耶乃謂宋儒以理殺人死矣更無可救矣亦東原集中語疾首蹙額若不可一朝居而必求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苟以此爲敎恐五季之禍其不復見於今者幾希誠不意儒者日治三禮而竟不求諸制禮之本原也故曰學而不思則罔近人知理之不可惡宋儒之不可仇而必不肯言同然之理獨言聖人罕言之理高則高矣夫理而可以高言也邪今夫義之實莫大乎君臣仁之實莫

大乎父子世衰道微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乃正名定分以誅亂賊之事非干名犯義以改制度之事也公羊家言改正朔易服色蓋王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所以告成功於天而其先節目甚多故六經言治法者甚備六經大義戴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皆言之周人之言經義初未嘗通六經爲一也董生古矣莊生及七十子之徒不尤古耶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董生之言如是曷嘗通六經爲一乎今以六經之言一切歸之改制其鉅綱細目散見於六經者轉以爲粗迹而略置之夫日以制作爲事而不顧天理民彝之大以塗飾天下耳目者惟王莽之愚則然耳曾謂聖人而有是乎故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問公羊哀八年吳伐我案繁露奉本篇云遠夷之君內而不外當此之時魯無鄙疆諸侯之伐哀者皆言我據此則遠夷且內之化及天下之象也如是而見伐其說自相違戾　荅所謂魯無鄙疆者卽前所云王道浹人事備廣魯於天下之意非謂魯之鄙疆果遠鄰國不當見伐也盧校本讀疆爲彊亦誤果如其言上文之條條無疆又當作何解

劉元城學術論曰元城體驗溫公誠始不妄語之敎安得議爲禪學　評曰禪學亦自有本領北宋士大夫並不諱此且多有得力於此者元城亦其一也第其終身奉溫公之敎得力於誠之一言者尤深此則吾儒之學本末具備初無待兼資於彼敎

者也元城精忠大節此固不足爲疵要亦不必曲爲之諱程朱之闢禪學懼學者惑溺於是假異端以汨聖經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大爲之防以戒後學觀於明中葉後學者猖狂恣肆然後知程朱之學術正而慮患深也朱子於元城東坡生平皆極傾倒集中題跋書札之類贊美東坡大節者甚多惟論學術不同此則爲萬世學者計非爲一人發耳

陳錦章字雲裳漢軍人問詩火烈具舉故訓傳烈作列箋云列人持火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亦作列李注引傳列人持火釋之或唐以前經傳本作列不作烈歟　荅此李氏紬義之說李書本不足據此復云傳作列則誤之又誤矣案傳訓烈爲列如果本文作列傳又何必詞費襯正義云傳轉烈爲列可知唐以前

本作烈不作列東京賦特依傳義而并易其字未足據以疑孔疏也李注引箋誤作傳臧鏞堂謂東京賦所據者是三家詩欲以迴護李注而臆測無確證陳碩甫謂列爲迾之借字訓詁特精但詳鄭箋似無此意陳疏不取鄭箋固不得據箋義以難之但此文箋與傳似無異指

俞恩榮字仁軒番禺人問相人偶爲仁　荅阮文達此言恐是誤讀鄭注鄭注中庸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鄭注讀如之例與說文不同說文字書其所舉者制字之本義故讀如之字往往義寓於聲可尋聲以得義鄭注乃訓詁之書凡讀如者皆擬其音非釋其義義則別有訓釋以明之段懋堂周禮鄭讀攷所立三例至確賈氏羣經音辨已分二例乃段說之所本如文達言則鄭注當云仁讀爲不當云人讀如鄭君此注第謂與相人偶之人字同音耳曷嘗以相人偶爲仁其下文以人意相存問之言乃仁字正訓仲尼燕居注云仁猶存也取同部字爲訓郎取人意相存問之謂故彼正義以仁恩相存念釋之人意存念者乃兼心與事言非專以事言也鄭君注禮箋詩屢言人偶其所取義皆與仁無涉人偶者漢人恆語孔賈作疏已不能詳文達謂爲爾我親愛之辭或亦可備一解要不得執此以槪仁字之義聘禮每門每曲揖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爲敬賈疏以人意相存偶也詩匪風誰能亨魚箋言人偶能割亨者孔疏引論語注人偶同位以釋之人偶同位者蓋爾我對舉之辭非謂我親愛之辭也案朱子荅呂伯恭書曰相人偶不知出於何書

疏中亦不說彼幸以見告所謂人意相存問者卻似說得字義有意思也鄭君之說朱子早取之而近人反執此以攻宋儒可乎說文仁親也亦取同部字爲訓从人从二小徐繫傳从人二聲案此當從繫傳大徐蓋不得其解而誤改許書二與仁雙聲皆日母字說文有以雙聲字爲聲者故仁从二得聲王氏釋例論之詳矣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蓋與覲禮匹馬卓上注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周官以利得民注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凡珍異之物有滯者注滯讀如沈滯之滯一例此類今皆無異音而鄭必作注以明之蓋古今音變久而失其讀耳公羊傳伐者爲客伐者爲主亦此例六朝經師多爲異讀近儒譏之不知古法本如此也大小徐釋仁从二爲兼愛必非許君本旨許君言性宗孟子豈言仁恕宗墨子大小徐之說宜爲王貫山所譏桂氏義證引春秋元命苞曰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仁者情志好生愛人故其爲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爲仁此似可證相人偶之說然旣云情志好生則非專以事言可知矣韓詩外傳引傳曰愛由情出謂之仁韓非子解老篇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古之言仁未有不兼心與事言者況古書古文仁作忎又作𡰥制字之初忎本从心安得云仁主事不主心先有忎後有仁古文𡰥从尸卽从人之或體形近而變𡰥本古文夷字仁當从人而古文从尸者說文尸象臥形與在牀曰屍之屍不同故尸部諸字仍多从人取義仁之从尸與从人一也許君兼錄山川鼎彝此當是鼎彝中古文異體當孔孟時小篆未興但有[illegible]

心之字安有从人从二之字言仁必以孔孟為歸論語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仁人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皆言心不言事初未嘗以相人偶為仁也表記仁者人也其下文云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中心憯怛專主心言而注謂施以人恩即仁則主事言蓋鄭注心與事不甚分別古語簡質往往有此至宋儒乃縷析條分擘窮秒忽故性理之學必以宋儒為歸此固各有家法言漢學者自昧之文達於鄭注所不分者强生分別亦非也仁也者當合內外動靜言之專求諸內近於釋氏專求諸外不近於墨氏乎文達恐人以墨氏相詰故并墨氏詆之不知其宗旨及流弊實與墨氏無殊必待人偶而後仁將獨居之時仁理滅絕乎謂仁因人偶而見則可謂非人偶無以見仁則不可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何人偶之有心中無仁何以能發見心既有仁安可不存養如文達言是仁乃外來之物告子以義為外今更欲以仁為外乎但知與宋儒立異不恤與聖言相悖漢學家類此者頗多殆皆自豐其蔀者也揅經室集論性理諸篇支離已甚其書精處不在此學者毋為所惑

梁致祚字仲符三水人西遼疆域攷曰邱長春西遊記之邪迷思干即天祚紀之尋思干今納林河之北塔什干即其地也

評曰李氏西域圖攷謂魏書之悉萬斤唐書之颯秣建與薛迷思干賽馬爾堪皆一聲之轉近人轉為霍罕其說近是據翻譯名義集颯秣建譯言康國然則隋唐之康國即今之霍罕矣明史西域傳謂撒馬兒罕即漢之罽賓漢罽賓或云今之克什米爾或云阿富汗或云阿剌伯以為克什米爾者近之一切經音義迦葉彌羅國舊名罽賓在北印度境案迦葉彌羅即克什米爾之聲轉元奘西域記謂其國四境負山即雪山也明時撒馬兒罕之地甚廣罽賓亦在其疆域中若霍罕乃漢之大宛非罽賓也耶迷思干元史作薛迷思干明史作撒馬兒罕即賽馬爾堪之對音前明時元駙馬賽因帖木兒建牙於此威鎮西域地在塔什干之西南回語謂兎為塔什干由塔什干踰錫林河又踰納林河始抵其地或云即西遼之河中府也見西遊記案耶律文正西遊錄河中府亦曰尋思干文正曾親至其地所言當必不誤則以薛迷思干為河中府者恐非元史太祖紀十五年夏克尋思干乾隆間譯改作塔什干案遼史部族表已有尋思干之名十六年春攻薛迷思干元經世大典地理圖海國圖志從永樂大典轉引作散麻耳干即賽馬爾堪又有塔里干即塔什干明史西域傳達失干即塔什干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餘里皆分為二地然則薛迷思干非尋思干也塔什干本霍罕西北小部與哈薩克右部毘連徐星伯西域水道記乾隆初霍罕伯克額爾德呢取塔什干城哈薩克左部汗阿布賚與右部王阿布勒必斯攻霍罕復塔什干城三十二年阿布賚奉表至伊犁乞師二萬并假大礮將大舉伐霍罕將軍不許其後霍罕仍取塔什干焉賽馬爾堪則在霍罕境內近年皆役屬於俄與我之回疆為鄰

又曰元改龜茲為別失八里改于闐為王蘭哈失改疏勒為合失合兒有三國之地而脫史無滅三國之明文則何也豈非以

三國既歸西遼滅西遼即滅三國故不著其名哉　評曰元史郭寶玉傳從帝討契丹遺族即西遼歷古徐鬼國訛夷朵等城元遺山集大丞相劉氏先塋碑作古續兒國元史鬼是誤字當從遺山集作兒北音續與徐近錢竹汀養新錄謂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近訛彝朵疑即遼史之斡耳朵其說是也案菊兒汗即遼史天祚紀之葛兒罕元親征錄亦謂之菊律可汗元祕史謂之古兒罕遼史天祚紀西遼耶律大石建都於虎思斡耳朵即長春西遊記曉至南山下即大石林牙遼稱翰林學士為林牙大石曾為學士故云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從十餘年方至此地長春所言蓋即虎思斡耳朵長春自此西行又帀月方至辟迷思干近人或以邪迷思干為西遼建都之地非也記又言劉仲祿自乃滿

國兀里朵得旨乃滿即乃蠻兀里朵即訛彝朵西遼末年地為乃蠻屈出律所襲據故以兀里朵屬諸乃蠻實即古續兒國之舊壤耳記有云泊窩里朵之東窩里朵漢語行宮也遼史語解斡耳朵官帳也其義略同或稱窩里朵或稱訛彝朵或稱兀里朵皆斡耳朵之轉音收別失八里等城又太祖本紀西域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十六年攻卜哈兒即今之布哈爾元史或作孛合里又作不花剌辟迷思干等城命皇子分攻玉龍傑赤等城下之曷思麥里傳攻乃蠻克之斬其主屈出律持屈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兒詳下文押兒牽世祖紀作鴉兒看皆葉爾羌之音轉漢時莎車國地今設莎車直隸州回語謂地為葉爾謂寬廣為羌言其地寬廣也鄂端諸城望風降附鄂端或作斡

大五百十四

端即漢之于闐今設和闐直隸州唐元奘西域記于闐句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豁旦與斡端音最近皆和闐之音轉也元時為宗王阿魯忽封地又嘗立宣慰司元帥府於此至元十一年四月詔安慰斡端鴉兒看合失合兒等城十八年八月又詔諭三城蓋是時其地皆為西北叛王所據事見世祖本紀元時別失八里在今烏魯木齊之濟木薩西距烏垣迪化府城三百里即唐金滿縣地北庭都護治所也其故城在今保惠城西二十里地名護堡子耶律文正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名別石把有唐碑案今殘碑尚在邱長春西遊記謂之鼈思馬皆別失八里之對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云漢車師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其俗謂之什伯巴里蓋突厥語也什伯華言

五也巴里華言城也玉龍傑赤即玉蘭哈失亦即玉隴哈什之對音今和闐有玉隴哈什河即北史之首拔河魏書之樹枝水一名計式水回語哈什玉也玉隴往取也可失哈兒即合失合兒亦即喀什噶爾之對音今設疏勒直隸州回語喀什各色也噶爾磚屋也元史世祖紀作可失合兒耶律希亮傳作可失哈里拜延八都魯傳作乞失哈里明史西域傳作哈實哈兒譯音無定字此三地均西遼所屬歷八十餘年而為乃蠻所併又十餘年乃蠻見滅於元元史皆有明文其事亦見元親征錄元祕史元祕史之兀龍格赤城即玉龍傑赤城也惟今謂元改龜茲為別失八里則似沿明史之訛明史西域傳云別失八里或曰焉耆今哈喇沙爾或曰龜茲今庫車唐元奘西域記作屈茨魏

大五百三十九

默深以明史之言爲大誤案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至元十五年授八撒察里虎符掌別失八里畏兀城子軍站事十八年從諸王阿只吉請自太和嶺在今山西大同府至別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二年立別失八里和州等處宣慰司亦見世祖本紀和州卽火州元史地理志作合剌火者阿术傳作哈剌霍州今土魯番城東六十里曰喀喇和卓爲元火州治其西二十里卽漢之交河城也元時爲亦都護所居詳見下二十三年遣侍衛新附兵千人世祖紀作四百人屯田別失八里置元帥府憲宗紀元年以訥懷塔海麻速忽等充別失八里等處行尚書省事世祖紀十七年正月命萬戶綦公直戍別失八里十二月置鎮北庭都護府於畏兀兒境成宗紀元貞元年正月立北庭都元帥

府皆同此一地也其地皆當在今濟木薩非焉耆與龜茲也李氏西域圖攷因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云其先世還於火州統別失八里之地案阿而忒的斤本畏兀國主稱亦都護卽唐書所稱葉護也畏兀兒卽唐宋時之回鶻回鶻建牙於和林和林所在其說不一沈子惇落颿樓文集謂當在今外蒙古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左旗之東北額魯特旗之西北察罕池西南百餘里是也元始都於此唐時回鶻亦建牙於此後遷北庭復遷火州火州本高昌國地自回鶻居此始有畏吾兒之名元之初興亦都護先歸附故得仍居舊地傳其子爲西北叛王所殺回鶻遂亡元秘史云委吾種亦都兀差使臣來成吉思處願做第五子委吾卽畏兀兒亦都兀卽亦都護其言與元史本傳正合阿而忒的斤以太祖四年來降而郭寶玉之取別失八里乃在太祖九年又憲宗二

大五百

年以別失八里封太宗六子合丹亦作哈丹或作格丹憲宗二年以諸王欲立實勒們者多後言乃遷格丹於巴實伯里卽別失八里之對音六年七月始命諸王各還所部事見憲宗本紀是合丹之在別失八里乃遷謫非分封也世祖朝改封察合台之孫阿只吉案元史宗室諸王表阿只吉爲太祖曾孫封威遠王其分地在別失八里至治三年其子忽都鐵木兒襲封仍威遠王之號至孫兗剌以功封越王其分地則在紹興然因疑阿只吉所封者在焉耆龜茲阿而忒的斤所統者在北庭分爲二地以合明史之說然攷明史所敘諸事皆在今烏魯木齊非在焉耆龜茲明史言別失八里嘗南與哈密北與瓦剌構爭瓦剌卽衛拉特之聲轉凡四部準噶爾其一也喀密瓦剌皆烏魯木齊之鄰境復言別失八里無城郭

宮室隨水草畜牧案天山北路本游牧之國乾隆以前準夷之俗猶然若焉耆龜茲自漢以來皆城郭之國安得云隨水草畜牧乎明史自是駁文未足據以難元史至亦都護建國本在火州所云統別失八里者乃其先世之事歷唐至元已數百年時移勢易地理志附錄自哥疾寧以下三十餘處皆爲畏兀兒舊地其中如巴達哈傷卽今之巴達克山可失哈耳卽今之喀什噶爾阿力麻里卽今之伊犁別失八里卽今之烏魯木齊撒麻耳干卽今之浩罕是畏兀兒盛時西域全土皆爲所有自非回鶻之强不足以當之至阿而忒的斤時久已衰替惟保有火州而已明史別失八里傳謂撒馬兒罕本其先世所有亦據舊疆言之若族姓則已早改明時西域諸王大抵皆元後裔非回鶻之後也當郭寶玉攻取時地爲乃蠻所據並非取自亦都護故

八五百零六

宣慰司元帥府之建置阿只吉之分封皆在其地於焉者龜茲無與也歐陽圭齋集高昌偰氏家傳云偉兀者卽畏兀回鶻之轉聲也其地本在和林卽今之和寧路後徙居北庭北庭者今之別失八里城也會高昌國微乃并取高昌而有之高昌者今哈喇和綽也和綽本漢言高昌高之音近和綽之音近昌遂爲和綽也哈喇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偉兀稱高昌地則高昌人則回鶻也案圭齋所言與元史亦都護傳悉合別失八里之爲北庭甚明當海都諸王叛時其地最居衝要因置元帥府以資控扼地理志附錄諸王海都行營於阿力麻里等處蓋其分地也西域水道記謂阿力麻里初爲定宗潛邸湯沐邑後爲定宗子宗王火忽分地見耶律希亮傳並非海都分地案徐氏之說是也元史又作葉密立或作葉密里西遊記及湛然居士集皆稱阿里馬卽阿力麻里之對音徐星伯謂今伊犂拱宸城北有阿里瑪圖河當卽其地自上都西行六千里至回鶻五城唐號北庭置都護府又西北行四五千里案此里數皆未確至阿力麻里至元五年海都叛舉兵南來世祖逆敗之於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是時阿只吉業已受封故請置新站又請還察帶二城事見地理志附錄皆因封地與海都迫近之故世祖時屢給阿只吉銀米牛羊諸物見本紀亦因其地居衝要而屢被兵之故元史不爲西北諸叛王立傳然海都篤哇等事海都太宗五子合失之子篤哇太祖長子朮赤之孫或作都哇亦作土哇散見各紀傳者頗詳其用兵之路今猶可攷李氏之說殆非也朔方備乘亦謂別失八里在哈喇沙爾恐皆未確

吳萃英字星薈南海人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蹈刃

赴火死不還踵是推其弊必致率天下而同出於忍　答兼愛則未有不忍者勢蓋不能不如此觀今日之外夷固其明效大驗矣昔賢豈欺我哉

趙宗壇字嶧山新寧人問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說曰朱子答林擇之云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曰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然則敬者執禮之謂也故禮學卽理學禮經一書自應對進退以至祭祀賓客儀節最詳其大旨曰毋不敬知執禮者涵養之方也　評曰固是如此但執禮多著於事物宋儒之所謂主敬則多指存心而言此引程子之言只是舉其一說其他言則不盡爾然理實一貫未有心存抑畏而威儀不攝者故言禮可言理亦可特微顯之別耳近儒遂執此以攻宋儒謂主敬非聖學之旨誤矣禮少儀篇注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書無逸篇嚴恭寅畏正義引鄭注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威恭是貌敬是心三者各異故累言之此鄭孔言敬之確詁以敬屬心並不自宋儒始近人以說文敬訓肅肅訓持事振敬遂謂敬在事不在心然卽以說文證之恭亦訓肅恭與敬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故許君並以肅釋之如近儒之所疑則戴記明言手容恭洪範明言貌曰恭而恭乃从心將毋以爲造字之誤耶況說文心部自有憼字與恭字相次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敬警也恆自肅警也拱持肅警義亦顯分內外如謂敬在事不在心天下有心不敬而可以臨事者乎至錢竹汀養新錄惠定宇周易述皆謂主一無適語出文子其謬更不待辨程子語釋主一

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語類析言其義語至顯明柔頎曲說何文定北山集曰所謂主一者靜固要一動亦要一朱子所謂身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息之離此靜中之主一也所謂事在是則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此動中之主一也無適二字又爲主一二字下注腳主一自然無適無適方爲主一此兩語只是展轉相解耳

讀漢書藝文志曰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列爲道家　評曰道家託始於黃帝亦古聖也三代以上政教未分故昔人言道術亦推本於古帝王儒家稱堯舜道家稱黃帝墨家稱禹而許行亦自託於神農自孔子出而儒之名乃有專屬儒字始見周禮天官然不見於周初他籍東塾讀書記謂是時儒尚未自爲一家之學是也六藝未經孔子刪定以前言儒之言者亦多以道稱之道本天下所共由非黃老所得私伊尹太公之爲道家無足異荀子引道經人心之危道心之微所云道經亦此類非後世之道書也伊尹對湯問呂氏春秋先己篇說苑臣術篇皆引之大戴禮言太公陳丹書丹書固純乎儒家言湯問則近於道家之旨兵家尤多出於道家然太公六韜乃僞書不足據四庫提要已論之其他如擧賢篇有將相分職之語兵徵篇有屠城之語皆非周初所宜有全書詞旨淺陋王翼篇尤類腐儒之談逸周書王會解有伊尹朝獻事呂氏春秋本味篇有尹說湯以至味事史記殷本紀有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其言駁雜類戰國諸子所爲當出於小說家之二十七篇也戰國諸子多本黃老道德五千言立說過高遂流爲異端若後世之道家乃出於漢志之神仙家本非九流之一也老氏書所賅者廣名法楊墨莊列兵家莫不本之故老子爲異端之宗其谷神元牝專氣嬰兒諸言則神仙家所自出而本旨與神僊絕異班志故條

爲兩家隋志二家亦分敘通志校讐略尤詳言之西漢時若文成欒大之徒皆別稱方士未嘗託諸黃老也漢書郊祀志谷永諫成帝好方術之失亦無一言及於黃老自桓帝好祠黃老乃漸混淆厥後遂有張魯于吉之徒妖言惑衆神僊始混於黃老貽患至今棼棼未已故九流中惟道家之書淆亂最甚眞誥符籙之類多是陶宏景寇謙之杜光庭輩所爲與道家之旨渺不相涉

又曰鄭漁仲焦弱侯於歷代之通例蓋詳博矣　評曰鄭焦未嘗無一得可取漁仲尤有心得特其以後世之例詆訶古人故格不相入耳　國朝儒者斥漁仲甚力然學識終在諸儒之上近時史學惟錢竹汀爲超絕其精審視漁仲固遠勝之而孤懷閎識亦不逮漁仲遠甚二家塗徑雖不甚同要皆史學也以是知古人何可輕議況班氏乎

趙天錫字魯菴新寧人問吉林邊界有白稜河在何地　荅據和約言在興凱湖之西湖布圖河之東北即中圖之胡卜土河其水北流入綏芬河去白稜河尚遠洋文稱土爾必拉必拉者蒙古語河也土爾必拉在興凱湖之西奎屯必拉之右距穆稜河不及百里中圖不載俄圖有之其地有圖里羅格距大烏蘇赤河二三十里當即中圖之烏札胡河今俄人喀字頭界牌立於白稜河口界牌自烏蘇里河口至圖們江口共八處而我之卡倫亦即在穆稜河東岸邊防偶迷謂俄欲由松阿察河掘通穆稜河故造此白稜之名以圖影射其說蓋本於當時定界使

臣之奏疏見續東華錄咸豐十一年六月之事俄人狡猾事或有之也

問奇勒爾赫哲奇雅喀爾及庫葉島愛琿雅克薩等地似俱在界外　荅今惟愛琿尙爲我屬即黑龍江城雍正以前黑龍江將軍駐此咸豐八年定約後左岸劃歸於俄其西七十里曰大黑河屯今爲互市之所其他皆在界外但此須分析言之愛琿雅克薩城郭之地也奇勒爾等三種皆部族也庫葉島則地名也奇勒爾即使鹿鄂倫春距齊齊哈爾城千餘里赫哲即赫眞居松花江混同江兩岸柳邊紀略所謂剃髮黑金喀喇也又有不剃髮黑金喀喇居烏蘇里混同黑龍三江滙流左右即使犬部亦赫哲之種類去寗古塔約二千里滿洲源流攷謂自寗古塔水路至其部東北共四千五百餘里奇雅喀即飛牙喀居混同江北庫葉島居民亦奇雅喀種族舊制每歲六月遣官至離寗古塔三千里之普祿鄉收貢頒賜而以荒遠之故兼爲日本所私屬同治初年俄强以地與日本易得之而俄遂與日本北海道之蝦夷爲鄰倭之邊患亦日亟矣蓋其地障黑龍江口猶大江之有崇明黑龍江雖只許兩國行船而自烏蘇里江入黑江之下流皆已割隸於俄彼有海口我則無之俄人高掌遠蹠欲得此島一以控扼蝦夷一以遏我輪船入江口之路彼雖目前未暇經營而他日有事於東方此地固要區也

問吉黑兩省所防者似不在興安嶺而仍恃黑龍江　荅內興安嶺今最扼要黑省諸城惟愛琿在是嶺之外南距嶺百五十

餘里餘如齊齊哈爾墨爾根布特哈皆依嶺以爲固其山皆內興安嶺之支麓新設興安城則在嶺中間不甚得地勢若江防不足恃也海口已爲所割彼之輪船來往自如我所有者則上流之松花江幷未有輪船黑龍江岸亦未築礮臺不能阨其行輪之路黑地最寒八月即凍泮可隱人三月後始漸融解又無煤可購輪船皆燒薪木諸形不便故俄人決計造鐵路將來防務在陸而不在水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刊誤　評曰浙江或作漸江或作制江漸制浙一聲之轉此郝蘭皋注山海經之說案漸爲從毋字制浙皆照毋字齒頭正齒古音不分史記山海經作浙漢書說文作漸其實一也其下流古時與南江通則幷被南江以浙江之名乃岷江分流入浙非浙入南江故不能奪其主名班志有漸無浙此據汲古閣本若監本作浙不作漸益可證山海經非誤字漸江即浙江也惟酈君知之故開宗明義曰山海經謂之浙江後皆稱浙而不稱漸明乎浙江之即漸江也亦惟許君知之故云漸水出丹陽黟南蠻中與班志合以明漸之本名復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班志不合而合以備三江之數其不曰入浙江而曰爲浙江者兩江勢敵不可言入也阮文達以說文漸浙二篆相隔四十餘字明其非浙江若然則漸江幷不可與南江通何於其下流又以爲互受通稱也不曰會浙江而曰爲浙江者此文爲浙篆而作若云江水至山陰會浙江則疑於不詞故用互受通稱之例而浙江爲三江之一已不煩言而解此

正古人屬辭之精史記始皇本紀引晉灼注亦用許說至闞駰
十三州志則直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兒酈注河水篇闞義
卽許義特善會許意耳義更炳然明白蓋南江改流之道彼時
猶未盡湮唐以前人多能舉其說並無謂漸江非浙江者至阮
文達乃爲異論卽如文達所言而漸江至餘杭僅合南江枝流
至臨平湖始合正流浙江之折乃在未合正流之前其正流自
臨平湖至嘉興皆直流而非折流安得以浙江之名歸之所謂
折者漸江之折非南江之折南江自有正流安得以枝流之偶
折者當之況古書本無是說乎古書或稱漸或稱浙正以本爲
一江故可隨舉其名他水亦多此例郭景純言三江與漢志合
其所云松江卽中江漸江卽南江漢志存古義景純徵實蹟無

異指也今松江未聞以下流合中江之故而奪其本名浙江獨
可以下流合南江之故而奪其本名乎有禹貢之三江有國語
之三江漢志景純所言禹貢之三江也韋昭注國語以浦陽江
易松江蓋因毘陵去越甚遠若以此爲三江之一則國語中吳
與越三江環之一語可通越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一語不可
通故以浦陽易之正古人注書精審處後人强爲合之非也若
職方三江與禹貢初不見其異程易疇三江攷因欲伸其私說
强爲分之亦非也至庾仲初注揚都賦則本顧夷吳地記之誤
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所謂吳地揚都者皆指吳中一隅言
之故不復遠及岷浙二汀言各有當也此本非禹貢之三江酈
注已明言之蔡仲默誤取以注禹貢胡朏明破蔡傳之說阮文

大五百三十八

達又破朏明誤取僞酈注之說皆是也庾氏此賦是揚都非吳都見本傳蓋自爲注如
謝靈運山居賦之比蔡傳誤作吳都酈注不誤錢氏養新錄曾言之酈注詳於南江枝流而於正
流轉不能詳蓋由水道變遷之故其謂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
通浙江全謝山謂浦陽當作南江案如全氏之說則浙江自餘
杭至臨平湖臨平湖在今臨平鎮西河集中以爲臨浦者非酈
注不應先敘明聖湖復逆流至臨浦也已成大折而合南江南
江由柴辟還禦兒至此以合浙江復折而東南逕固陵山陰餘
姚以入海與中江之入具區復出而合松江者同例南江出具
區後歷今嘉興石門錢唐入臨平湖復出而與浙江會柴辟禦
兒皆今嘉興府屬地酈注與許書晉灼之說既可通卽吳越春
秋兩言浙江其說亦合越之臣民餞送越王越王返國渡浙江

皆在臨平湖左右故論衡書虛篇謂吳越以錢唐爲界餘暨以
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餘暨今蕭山固陵在焉與臨平湖南北
差相直皆浙江折流之地禦兒乃越臣吳後吳人增封句踐者
蓋隨南江遷流之地而予之非句踐所本有也秦始皇欲渡浙
江畏波惡亦卽是地當折流處兩江所滙波濤險惡故始皇改
從陿中渡則已泝江而上至富陽分水之間矣南江自合流後
互受通稱不必奪浙江之名浙江亦不必遷禦兒至柴辟始合
南江致下流無所歸宿說最精審然酈君之意不如是者蓋班
志南江在吳南入海吳與山陰相去數百里班許兩說必不能
通故先敘浙江至柴辟合南江以應班志之文後人謂酈注竟
以松江當南江者亦非酈意而以諸書所言江至山陰合浙江

大五百一十六

者盡歸之南江枝流其彌縫委曲具有苦心但浙江在柴辟今嘉興地合南江後見漸水篇復折而至固陵今蕭山西與其故瀆既不可攷酈注故無明文谷水之出澉浦者水勢太小又不足當南江之目見沔水篇酈意以是當南江而未敢質言故僅引吳地記之說以當三江之一故皆隱約其詞深致闕疑之意則以南江正流既湮無從徵信此謂故道非改道其改道未盡湮也故酈注得據以敍之又不肯鑿空武斷自爲新說蓋其慎也近儒乃謂許書即用班志之義不思一在山陰會浙江一在吳南入海南江既入海矣安能東南逆行數百里而至山陰蓋班志是古義許書是漢時見行之道班志多釋禹貢且多古文家言故引禹貢及職方全文爲序後人譏之未達其意也說文

無邪堂荅問卷一　五十三　廣雅書局栞

雖爲釋經而作但水部多舉漢時水道與班志時有異義班志固亦以漢水道爲主者其兼存古義乃通史之例所以補史記之未逮也班志言南江在吳南東入海又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一正流一枝流其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二流所同以著南江之源程易疇謂班志分江水首受江六字不關南江以詆酈注鹵莽已甚中江分自蕪湖南江分自石城班志皆明著之使無此一語則吳縣下南江在南四字將何所承天下豈有無源之水班志又有此疏略之文乎自出其區後二流分道則著入海之文以詳經委酈君敘此謂爲枝分正善會班志之意亦善通班許之郵者也胡朏明疑此注之餘杭當爲餘姚非也下文方引闞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之文以明其指豈宜預言下

大五百三十八

流乎班志但言至餘姚入海不云至餘姚合流既入海矣尚何合流之有近儒又謂班志此文互詳源委實爲一水果爾則石城下不當有入海之文但著其源與吳南江互見可矣何爲有此衍文乎酈注言浙江逕餘杭新縣南故縣北文達謂在今富陽之西是也其謂酈誤以若溪當浙江則非南江枝流蓋亦合於富陽酈言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與浙江合又言諸書多以江水至山陰爲浙江然江水安能越錢塘而至山陰故酈爲合於餘杭之說以通之下文但引闞駰至會稽之說不引諸書至山陰之說以會稽歷兩漢六朝皆爲郡名餘杭在漢時亦爲所屬言山陰則南江不能飛渡錢江故盡舍諸書而從闞駰也文達亦知山陰之說不可通故爲西指錢唐南指山陰

無邪堂荅問卷一　五十四　廣雅書局栞

之說以通之然錢塘直蕭山不直山陰其說仍不能通則何如用酈君舊說之爲愈乎南江正流自吳南入海枝流合浙江自餘姚入海此古義也三代以後水道變遷其正流亦合於浙江則說文諸書之所記酈注之所通是也江由柴辟禦兒以達臨平湖須出湖而至山陰與浙江會二江既合可以互受通稱故酈注禦兒以北皆歸之浙江實南江也惟古瀆湮塞已久求合於班志而不得故以谷水當之但以未經目驗歷著疑詞曰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則已明言諸儒之所謂南江者非古南江矣又引吳記曰一江東南行入小湖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此所謂一江者以上文證之非南江而何其出澉浦以入海蓋古南江正流之道班志明著之曰在吳南東入海其枝流則

大五百三十八

明著之曰至餘姚入海不言合漸江而漸江自在其中由餘姚入海者舍漸江孰能當之特後世正流已改故道已湮酈注未敢質言略存其迹其矜愼也如是文達乃以乍浦無迹海之水疑之不知陵谷變遷海濱斥鹵之地潮汐日至尤易淤積海鹽地勢卽高於嘉興亦祇尋丈間耳酈注所言谷水入海者今已不能指其海口所在況二千餘年以上之事可必其不由此乎文達嘗以此斥程泰之而自蹈之誤矣如以酈注爲不可信則當以松江爲班志之南江婁江爲班志之中江雖非古義說尙可通而文達一切抹殺之豈班志亦不足信耶班志固有傳寫譌脫者若三江旣入自注爲揚州川安得謂之誤文至漢時水道已殊故酈注謂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可知

漢魏六朝諸儒持此說者固多得之目驗者亦必不少不獨許書爲然也惟其浙江卽漸江故班志於漸江南江分江水各著入海之文明乎分江水之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之枝流不可與正流混南江雖與浙江通而正流之在吳南入海者自有主名不可冒浙江之名浙江雖與南江通而力自足以達海徑水亦不得冒其名蓋毗江旣自有由毗陵入海者爲之主名故南中二江不復奪浙江松江之本稱以三江皆巨流未可以他名亂之也否則班志入海二字悉成衍文而班氏著於此復著於彼何若是不憚煩乎酈注所言固自云未必得實良以水道變遷南江尤甚當酈君時南北區分已久儒者不能詳其說其正流復漸湮塞故博稽舊籍於可信者信之其他皆作疑詞不失

謹愼之意雖未盡詳而大致已具轉寫譌誤則有之盡以爲酈君之誤未必然也穀水見存至今無大遷改故酈注之誤易見富陽以上皆山國錢唐以下皆澤國猶河自洛陽以上無大變遷滎澤以下始改流也浦陽江已湮水說猶有目驗可憑古籍可徵南江則舊說旣已不詳故道又久湮沒酈君作注時尙未盡湮其言之矜愼復如此不比之信而將誰信文達於酈注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其說無可質證姑不具論若浙江之名卽文達所自引諸書證之已多不合如史記莊子山海經越絕書吳越春秋皆在說文之前皆作浙江其四書猶可云冒南江之名山海經則自發源處言之豈亦冒名耶卽云傳寫之誤豈酈君所見本適與今本同耶文達此篇惟以胡朏明所引初學記

酈注爲僞其說甚精有功經學其攷穀水審訂頗確而以漸江非浙江之說屬之轉失其眞蓋天下水多東流婺港獨西流至至百餘里酈君未至其地疑於西流之說故其敍吳寍烏傷諸水皆作東流至使穀水無入江之路乃强以至錢唐入浙江一語綴之文達明知其致誤之由而橫坐以誤認漸江爲浙江之失則誣矣

讀漢書藝文志　許曰此攷證兼議論題欲以覘諸生之學識攷證須字字有來歷議論不必如此而仍須有根據所謂根據者平日博攷經史覃思義理訓詁名物典章制度無不講求偭羣言之瀝液以出之而其文亦皆瑯然可誦並非鑿空武斷以爲議論也此其功視攷證之難倍蓰而學者必不可無此學識

攷證須學議論須識合之乃善識生於天而成於人是以君子貴學學以愈愚學而無識則愈學愈愚雖攷據精博顓門名家仍無益也識何以長在乎平心靜氣以讀書一卷之書終身紬繹不盡返之於身驗之於事而學識由此精焉學者囿於凡近固不可騖於新奇尤不可聖賢所言其非人情物理訓詁名物豈足以盡六經卽進而窺微言大義亦當於切近者求之必欲騖乎古人之上斯近名之習中之而鑿空武斷之病紛紛起矣治經者當以經解經不當以經注我以經注我縱極精深亦未必聖賢本意況易入於歧趨乎學問之道愈平常則愈精實愈精實則愈繁難人情畏難而就易厭故而喜新故新奇之說易行尤易誤聰明子弟周秦諸子理昭趣博可謂新奇之至而其

言多倚於一偏不善讀之則易壞人心御仁人心也生理所以不絕於終古者賴有此仁心也以仁存心宜莫過於墨氏乃孟子斥之如是其嚴非以其學識之偏歟是故求仁者博學篤志必以切問近思聖門博約之教蓋如是也六經之言至切至近何新奇之有尤不可無此胷襟隨人脚跟學人語言志趣已卑烏足自立論語卽孔門之語錄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有此說惟仲弓游夏諸賢乃能為之宋儒語錄門人信筆所記期不失當時語意故多俚詞若宋五子自著之書曷嘗有此卽書札間有此體亦信筆為之本不欲編集者也鄭志多樸僿之辭而鄭君注經則殊不爾言簡意賅古大儒其不如是序跋書後之類原不必盡用攷證近人則無不以攷證當之而文法絕不講求或率意寫一兩行亦以入諸文集此風

沿自宋人近今為甚不知昔賢牽率應酬之作編集者重其人乃摭入之今不待後人之掇拾而自編於集可乎言之既不成文何以名為文集此等本有說部可歸奚必溷厠集中也

無邪堂荅問卷一

十九册

大四百八十六

無邪堂荅問卷二

黎佩蘭字詠陔高要人景教流行中國碑考　評曰景教流行
之事見通典兩京新記酉陽雜俎長安志西溪叢語墨莊漫錄
諸書景教卽火教丙丁屬火文言之則曰丙教避唐諱則曰景
教唐時夷教入中國者有三故唐文粹載舒元輿重巖寺碑云
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此據明建武刻本錢竹
汀景教考引作秋神秋與秋皆祆字之譌大秦則火教也摩尼
則回教也祆神則婆羅門教也據唐元奘西域記印度所奉天
神有婆藪天祠那羅延天祠毗摩羅天祠禰那天祠尼乾天祠
其人露形袒上高柱一手足執柱端旁杙一手一足虛懸向外
視日影求出生死佛書所云梵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是也詳
見據記所言與佛教皆佛書所謂九十六種外道也
後白衣天祠相近似卽摩尼

此皆來自西方在釋教之外而皆與天主教無涉舊說以景教
爲天主非也通典職官門視流内有正五品薩寶從七品薩寶
府祆正又視流外有勳品薩寶府祓祝四品薩寶府率薩寶府
史杜氏自注云祆者西域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
年置祆祠及官韋述兩京新記北門十字街東北隅右金吾衞
西南有胡祆祠自注與通典同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
三年置波斯寺天寶四年七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
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爲名將欲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
波斯寺宜改爲大秦寺案此敕唐會要冊府元龜均載之開元
二十年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
加禁斷宋敏求長安志布政坊西南隅有胡祆祠自注與通典

大五百三十六

同醴泉坊普寧坊靖恭坊皆有祆祠醴泉坊又有舊波斯胡寺
自注云波斯王畢路斯奏置又見兩京新記景龍中移於布政
坊祆祠之西義寧坊有波斯寺又見兩京新記貞觀十二年太
宗爲大秦國胡僧阿羅本立本誤作斯今據碑正碑所載貞觀
十二年七月之敕亦見唐會要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事祆
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德建國烏滸河灘流中
有火祆祠相傳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此有銅馬國人言自天
下近有大食人不信入祆祠將毀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
姚寬西溪叢語火祆胡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本起大波斯國
號蘇魯支卽摩醯之對音有弟子名玄真習師之法居波斯國
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中國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祆神廟注

云四夷朝貢圖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此建廟或
傳晉戎亂華時立此據杜預左傳注睢水次有祆神其來蓋久
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經教詣闕敕令長安崇化坊
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案穆護者其傳教人之稱猶釋
教之稱桑門天主教之稱神甫也何祿卽阿羅本長安志崇化
坊不載此寺當是義寧坊之譌武宗毀浮屠籍僧爲民會昌五
年敕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還俗張邦基墨莊漫錄東
京城北有祆廟自注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與大秦穆護同入
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鎮江府朱方門
之東城上亦有祆神祠案諸書所言與此碑年月小有抵牾而
大致皆合唐以薩寶名官者隋書西域傳康國都薩寶水上有

胡律置祆祠康國在今浩罕哈薩克之地顧野王玉篇已收祆字自注阿憐切魏書靈太后傳廢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列是其教早入中國姚寬謂當始於晉戎亂華時固或有之漢武破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疑即此也隋書西域傳曹國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每日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匈奴金人當亦類此舊說以為佛像案佛教是時尚未行於匈奴漢書西域傳可證也惟寬引杜注睢水次之祆神以為證稽諸左傳祆本作妖釋文不出妖字與阿憐切之音似異通典自注祆音呼朝反案說文地反物為祆古書多假妖為之說文祆字大徐新附蓋其教初入中國中國人以妖呼之後乃以事天神之故訛从天而造祆字目祆神之教見

於史傳者隋書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為地祠者日有千餘人北史高昌國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唐書于闐國好事祆神崇佛教通典引韋節西番記曰康國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此自胡祆之俗何願船朔方備乘以天兒為天主非也詳見後舊書泥婆羅傳祀五天神鐫石為像日浴之通典謂泥婆羅事阿修羅神隋書言女國事阿修羅神阿修羅見佛書此又別是一派亦九十六種外道之一　新唐書西域傳于闐國事祆神浮屠法又康國尚浮屠法事祆神舊書則謂有婆羅門為之占星候氣周

書異域傳亦言焉耆國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奉佛法于闐今新疆之和闐焉耆今新疆之哈喇沙爾皆在天山南然則祆教即婆羅門觀元奘西域記亦可見也四裔年表虞舜四十三年印度始拜婆羅門造梵字著肥大司比乎書比乎或譯作此士使德日記德國書庫有婆羅門教之里格飛荅經乃四千年物印度即身毒天竺之音轉漢時稱身毒魏晉以後稱天竺隋唐以來稱印度其言雖未足信要之婆羅門在西教中為最古其流衍亦甚廣魏默深何願船皆以婆羅門為舊回教非也回教本於耶穌亦本於猶太詳見後惟以猶太為出自婆羅門則可耳婆羅門者種族之稱梵言淨行也其人種類自云從梵天口中生故為貴族至今猶然黃氏印度劄記印度之民分為四等其上品曰婆羅門凡各部

酋長職官皆此族為之以下為兵為商為工役各世其業不相婚姻婆羅門雖極貧窶而下品富者見之必加尊敬甚至取其濯足之水而飲之且不與賤者同坐同飲食沈存中夢溪筆談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陁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陁是也西域記謂其學有四吠陀論一曰壽謂繕生養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技數禁咒醫方餘詳釋典不具引其書入中國者甚多天文算法尤多蓋皆九執術之遺也唐書西域傳天竺善步麻學悉曇章云是梵天法又麻志九執術法梵天所造五通仙人承習傳授隋經籍志天文類有婆羅門謁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捨仙人所說天文經二十一卷婆

羅門天文一卷厤數類有婆羅門算法三卷算經三卷陰陽厤算一卷又小學類有婆羅門書一卷地理類有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五行類有誦伽仙人占夢書一卷醫方類有婆羅門藥方五卷諸仙藥方二十卷唐書藝文志厤算類有都利聿斯經二卷云傳自西天竺晁氏郡齋讀書志五行類有秤星經三卷云以十二曜演十二宮宿度以推人貴賤壽夭休咎不知其術之所起或云天竺梵學也摩尼之教見於史傳者唐書回鶻傳元和初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湩酪可汗常與其國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奸武宗初年命有司收摩尼書若象燒於道產貲入之官舊書憲宗紀元和六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八年十二月二日宴歸國回鶻摩尼八人長慶元年五月回鶻宰相都督公主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唐會要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摩尼祈雨宋史外國傳于闐國摩

尼師貢琉璃瓶二胡錦一段大食國遣使婆羅欽三摩尼等來貢方物摩尼等對於崇政殿又高昌國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教佛經所謂外道者也錢竹汀景教考引志磐統紀梁貞明六年陳州末尼反立毋乙爲天子棊毋乙事見五代史不云末尼明史西域傳隋開皇中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傳回教入中國回教創於摩哈默德回回厤亦爲所創元史明史厤志王寅旭梅勿庵李尙之諸人皆詳其法而明史及李氏回回厤元考尤詳回厤有宮分年有月分年宮分年以三百六十五日爲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所謂不動之月也月分年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十二月一大一小相閒月有閏日凡三十年而月閏十一日所謂動之月

也回教最後出故其厤法兼采中西月分年用中法宮分年用西法不用閏月而分十二宮與今西厤正同至西厤本於天竺之九執厤晦人傳已言之摩哈默德創教在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故宮分年以己未爲厤元其卽王位在唐武德五年壬午故月分年以壬午爲厤元明史謂摩氏建國在開皇己未王寅地謂厤元在武德不在開皇皆誤也李尙之阮氏疇人傳均已論及惟謂其巧藏根數以惑人則非當隋之時摩氏尙未建國而其教已入中土殆由隋勤遠略之故歟杭大宗續景教考以摩尼爲回教其說良是又以回鶻爲回回回鶻卽回紇後魏之鐵勒唐初之特勒元之畏吾兒皆回紇音轉案陶南邨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二種有畏吾兀卽回紇又有回回元史亦分爲二族回鶻在今外蒙古科布多塔爾巴哈臺諸地高昌在今土魯番距天方皆

甚遠顧亭林謂回鶻卽回回錢竹汀曾辨之杭氏之說王蘭泉亦辨之然邱長春西遊記劉郁西使記於回回種類多稱回紇元史姦臣傳阿合馬回紇人也而世祖嘗言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又耶律文正作回回厤名麻荅把厤而輟耕錄以爲回鶻厤名元遺山集恆州刺史馬君神道碑云出於花門貴族花門卽回回而篇中又言回鶻梵唄之所是皆稱回鶻爲回回蓋其部落酋長雖回鶻種人而其俗自唐以後已從回教故二名混稱元時已然顧氏杭氏之言未爲盡誤也天方爲回教祖國今之阿剌伯唐之白衣大食也默德那卽麥地拿乃阿剌伯之屬地摩哈默德曾避難於此卒後因葬焉明史分天方默德那爲二國蓋承舊文之誤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已疑之新舊書皆

云有摩訶末者勇而智衆立爲白衣大食之主闢地三千里摩訶末卽摩哈默德之對音明史天方傳作馬哈麻默德那傳作謨罕驀德實一人也明史言謨罕驀德生而神靈西域諸國尊爲別諳拔爾猶言天使案元史賽典赤贍思丁傳云回回人別庵伯爾之裔劉郁西使記云報達瀾斯之西馬行二十日有天房內有天使神胡之祖葬所也師名癖顏八兒經文甚多皆癖顏八兒所作別庵伯爾癖顏八兒皆別諳拔爾之對音也回教書亦謂之派噶木巴爾其經最大者名甫爾加尼凡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其敘由牧人起兵之事亦皆與回教書合通典邊防門言大食敬事天神又引杜環經行記曰環爲杜君卿族子隨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大食俗一日五時禮天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又云西國凡用大食法者不食

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惟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唐書亦言大秦人開腦出蟲以愈目眚此蓋西土舊俗不得卽以此爲天主教之證也回教有二派摩哈默德之派曰色底特士教今阿剌伯諸國奉之摩氏傳其壻比阿釐別爲比阿釐教今土耳其波斯諸國奉之今回疆亦奉之比阿釐傳二十五世至馬木特額敘其季子曰馬木特玉素遷喀什噶爾至乾隆時之大小和卓木又四世矣唐書西域傳永徽二年大食王瞰密莫末膩遣使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瞰密莫末膩卽比阿釐之對音也摩哈默德以唐高祖五年登王位爲後妻愛沙所毒後妻之父亞庇巴比結爲大教師回俗之大教師卽其王也巴比結傳阿馬爲波斯拜火教徒刺死阿馬傳阿多曼亦被殺乃傳比阿釐比阿釐者摩哈默德之從子而娶摩哈默德之女執教權摩氏卒時本當嗣位爲愛沙所擯不得立後屢與愛沙戰勝乃立之阿教至是已四傳矣唐書謂傳二世蓋不數巴比結阿馬阿多曼也通典云初王已死六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卽是第二世其說近是四裔年表比阿釐之立在永徽六年以唐書核之亦當有誤俞理初謂佛經達綠晶恆河邊有摩尼跋羅天祠引以爲摩尼之證佛在回教未興前千有餘年所云摩尼跋羅別是一人理初誤也大秦之教見於史傳者梁書諸夷傳滑國事師之別種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南史同魏書波斯國俗事火神天神周書同舊唐書波斯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口鼻用以爲敬以六月一日爲歲首新書略同宋史外國傳天竺婆羅門僧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到京師亦見回鶻傳僧徒稱他教爲外道此卽波斯火教亦卽大秦教也摩醯首羅者譯

云大自在天一切經音義翻譯名義案文苑英華有顧況虎邱西寺經藏碑引作謨呼羅摩海醯首羅大自在天見大般涅槃經及四分律其神三目八臂騎白牛執白拂有大威力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數釋典多寓言其事不足深論要必實有其人元奘西域記波羅痆斯國有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阿點婆翅羅國有大自在天祠祠宇彫飾天像靈鑒塗灰外道遊舍其中其他如劫比羅伐窣堵國堊醯掣呾邏國劫比他國狠揭羅國䟦虜沙城皆有自在天祠䟦虜沙幷有自在天婦像謂之毗摩天女又烏鐸迦漢荼城有波爾尼仙欲删定字書道遇自在天遂伸述作之意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

仙人受教而退捃摭羣言作爲字書是摩醯首羅固彼中道術之士愛重文學者也阿育王經阿恕伽王供養衆僧諸婆羅門外道皆生嫉妒有一善呪婆羅門呪身化作摩醯首羅飛到王門諸婆羅門從之王欲供養摩醯首羅等言我之所食食剃頭禿人王乃召尊者耶奢以試之其七歲沙彌請行將五百婆羅門即時噉盡王共沙彌到寺見五百婆羅門皆剃除鬚髮披著法衣在衆僧下行末座五百人心生慙愧皈依佛法得須陀洹道原文甚長今約其意佛說須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證阿羅漢果法苑珠林引禪祕要云其身香潔如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案佛以摩醯爲香潔諸外道又幻摩醯之形以求勝可知其教盛行於印度矣一切經音義引外書云即外道之書殑伽河即東恒河本入摩醯

首羅天頂從耳中流在地上以此天化身在雪山頂今亦名興都哥士山興都即印度對音故作是說然則北印度當有摩醯化身也四裔年表周靈王二十一年瑣羅阿司得著經書爲波斯之聖萬國史記日本人著波斯教法之祖曰瑣羅斯的其說有二神以統宇宙一曰和爾摩爲善神或譯作和摩斯大亦作阿日木斯一曰亞利漫爲惡神爭鬬不止至一萬二千歲後和爾摩大捷而天下之惡皆消又曰公道者赴樂土之梯航也雖暴惡者苟能悔過淨刷塵心亦得受無限福報日月星以和爾摩大能力造之碑中鼓元風而生二氣日月運而晝夜作即此不可不敬他如地水火風亦當加敬故太陽以下諸神列於祀典者甚多西書言其教無神像而有祭司築壇高山之上壇中然火晝夜不息謂此火光爲神所然祭司又有問鬼籌邪術觀其教旨略與釋氏相近而和爾摩造日月星即西教中耶和華造天地之誕說也此碑言三一妙身阿羅訶即瑣羅阿司得之對音司得二字轉音可有可無譯語類然若萬國史記脫去阿字則還音不合矣其三一分身彌施阿即摩醯首羅之對音錢竹汀元史考異引至元辨僞錄云釋道兩路各不相妨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屑人奉彌失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案彌失訶即彌施阿迭屑乃奉火教者邱長春西遊記云宿輪臺之東迭屑頭目來迎輪臺在今阜康縣西此唐輪臺縣地長安二年始設非漢之輪臺也則是新疆之地元時亦有火教矣達失蠻乃回教中修行者元史武宗紀作荅失蠻猶今回

教之稱阿琿也俞理初謂佛本行經之阿羅邏即此碑之阿羅訶說亦近之據西人紀載佛與阿羅訶年代固相接也四裔年表周景王二年釋迦卒或云生於景王五年按釋迦之生傳聞不一即彼教亦不能詳西域記曰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或云未滿千年今參稽衆說當以生景王年間者近是自景王至唐貞觀幾及千二百年而達摩爲迦葉二十八傳弟子以梁普通三年入中國去景王千有餘載計其時代固略相當也釋迦嘗問法於阿羅邏告以五大之義謂地水火風空也案地水火風爲四元行今西土偏用其說惟回教有七行於五行外以氣爲一行風雲雷電之類是也靈活爲一行飛潛動走之類是也觀此可知回教西教皆出於釋教回教兼采儒家之義故不廢五行而釋氏之稱五大實本於火教也又言阿羅邏在邊地作主

皆見佛本行經佛謂天竺爲中土他國爲邊地此之邊地卽指波斯以釋典證諸西書亦無不合或乃謂佛生於周昭王穆王平王莊王惠王襄王之世或且謂生於殷末皆僧徒夸飾未足爲據漢書西域傳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南王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監注塞音先得反卽所稱釋種也此中國言釋教之最古而可信者餘皆不免附會捐毒與史記之身毒音同而地異史記之身毒乃天竺對音卽今五印度此之捐毒在今布哈爾通典謂摩醯首羅爲胡祆神又以取火呪詛之事繫諸祆祠祆神與火神初非一教惟姚寬以摩醯爲火祆者得之通典所云蓋以祆神爲夷教總名故得通稱曰摩醯與摩西音近碑又有室女誕聖於大秦判十字以定四方二語故天主

教遂攘以爲證然回教亦有十字交線之說十字本無定在安知波斯火教不亦有是言耶碑稱大秦乃今土耳其東部之地當夏商時爲巴庇倫所居卽外國地理備考之巴必羅尼亞周景王九年波斯王居魯士卽四裔年表之西魯滅巴庇倫而有其地火教由是西行波斯既衰巴庇倫屬希臘希臘爲羅馬所滅地入羅馬羅馬後分爲二東羅馬復見滅於土耳其羅馬在歐洲爲一統之世卽班書之犂靬范書之大秦也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見後漢書桓帝本紀西域傳是爲歐洲通中國之始四裔年表之安頓尼奴丕我採路記之安棠尼皆安敦對音表言是時羅馬有兩王其一名亞利利爾非路爲安敦之副羅馬曾爲民主之國共立兩王無足異東晉孝武帝時羅馬分東西二國東羅馬卽隋唐之拂菻徐松龕謂拂菻乃耶路

撒冷對音是也當隋唐時教王威權已盛耶穌墓在耶路撒冷今土耳其屬地故拂菻之名特著因以其名被諸海西之大秦魏晉以下諸史多言天竺波斯大食與大秦相接皆指東羅馬而言證諸西書地望悉合西域記亦言波剌斯西北接拂懍國境壤風俗同波剌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唐史以拂菻爲大秦語本不誤後人議之未明彼中分合之故耳元史愛薛傳愛薛西域弗林人封秦國公卒追封拂林王案弗林拂林皆拂菻之異文所封秦國亦取大秦爲名世祖紀至元十年改回回愛薛所立京師醫藥院名廣惠司稱愛薛爲回回者蓋拂菻之地唐以後爲天方所滅久從回教逮憲宗滅天方而有其地故愛薛入仕中朝是時土耳其尚未興也唐書西域傳高昌國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此卽今之洋狗亦以拂菻爲大秦晉書四夷傳太康中大秦王遣使貢獻舊書西域傳貞觀十一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後屢遣使朝貢探路記貞觀十七年郇林國遣使唐朝郇林卽今法國此法人自記其國之事當無虛謬而唐史失載

梁書諸夷傳孫權黃武五年大秦賈人字秦倫來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倫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倫咸於道物故倫乃徑還本國大秦拂菻自漢以後貢使屢通宋史乃言歷代未嘗朝貢何耶魏志注引魚豢魏略云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方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知有水道不知有陸道案魏略所云陸道乃由安息之安谷城西行至大秦晉唐貢使當由此路其所云水道卽安敦始通之道益州永昌爲今雲南永昌府出驃越徼外地屬緬甸今西人輪船泝大金沙江至緬甸之新街亦稱蠻暮去騰越僅五百里大金沙江上流爲雅魯藏布江至新街會檳榔江又南入海西人謂之伊拉瓦底江黃氏

大三百〇四

西輶日記云伊拉瓦底江自別牟以下分爲無數支派左支流經叢貢南行五十餘里而入海正幹則西南經跋散又稱跋散江其摸兒面乃潞江入海之口案西書多言緬甸地與東印度相接故魏默深謂安治士河會大金沙江入海語雖未確而揆以地望固不甚遠緬甸卽唐之驃國唐書南蠻傳驃國西接東天竺今緬之麻爾古與東印度孟加臘接界黃氏謂大金沙江距孟加拉五六千里者乃以海道計之故與諸書不同也探路記言潞江至孟加拉近處通於剛治河孟加拉在東印度剛治或譯作安治士卽佛書所稱恒河潞江出後藏流經緬甸入海與東恒河似無相通之理蓋西人於緬甸安南暹羅南掌諸國皆稱爲遠印度故云然耳

漢魏時緬甸未通中國唐書驃國古爲朱波卽今之緬甸然其海口已通夷貨北賈永昌魏書西域傳亦言大秦水道通永昌孫吳之初復有拂菻商人至交趾蓋自周赧王末年印度爲希臘王亞力山德所取拓地至東恒河自時厥後賈舶流通南洋諸國久與互市履霜堅冰其所由來者漸矣魏略又言大秦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綾是中國之絲見重於西土者已久四裔年表晉太始十年有人以中國絲攜往西國蓋其先惟知與安息互市於陸路自安敦遣使後乃由海道漸得中華之物產後漢書言安息欲以漢繒綵與大秦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其言固信而有徵也唐書謂拂菻臣役小國數十其以名通者曰澤散曰驢分東渡海二千里案此爲地中海唐書所紀皆歐洲之俗其云拂菻乃舉羅馬全境言之非僅指其東部也故此云東渡不云西渡至驢分國魏略亦云驢分王屬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案飛橋數百里范史亦有是言瀛寰志略謂卽他大尼里之海峽乃黑海地中海相通之處春秋時波斯王澤耳士伐希臘嘗造浮橋以渡軍相傳古時有石橋圮廢久矣職方外紀度爾格有一海長四百里廣百里俞日死海其西北有那多里末亞西界歐羅巴處中隔一海寬五里許昔有名王曰失爾塞造一跨海石梁通連兩地度爾格卽土耳其死海卽黑海失爾塞卽澤耳士那多里末亞今爲俄國屬地羅馬或譯作羅汶卽驢分之對音魏略所稱驢分卽今土耳

其之東部所稱去大秦都二千里卽羅馬之東都在君士但丁堡此蓋專以東部地爲驢分不知大秦之在歐洲其本名亦稱驢分也然則漢魏時固已知有羅馬并不獨以犂靬大秦之名通於上國矣犂靬名見班史疑卽希臘之轉音漢時希臘雖併入羅馬而其故名至今尚存魏略言澤散王屬大秦在海中央今英吉利本畢丹舊地畢丹之音頗近澤散在海中而屬大秦似亦相合然魏略又言澤散與安息赤谷城相近安息卽今之波斯則澤散必非英吉利或其國在黑海東紅海之中歟

舊唐書大食強盛漸凌諸國遣大將軍摩棧伐拂菻都城四裔年表貞觀十一年沙蘭生破東羅馬都城王出奔沙蘭生卽白衣大食之別部其事與舊書正合唐書西域傳沙蘭東距羅利支北怛滿皆二十日行西卽大食二十五日行天寶六載入貢封沙蘭王卑路斯威曰順禮王惟表言貞觀二十年希臘人引中國及土耳其攻取埃及之亞力山德城此城在周時爲希臘王亞力山德所取故卽以其名名之核諸唐書初無是事案埃及在阿非利加洲阿洲之國見於唐書者惟磨鄰與老勃薩疑卽今老勃薩之摩洛各摩鄰無可考今土耳其東部有摩洛鄰然距阿洲尚遠非唐之摩鄰也通典引杜環經行記曰摩鄰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鶻莽鶻莽波斯棗也瘴癘特甚其說與唐書同與今西人言阿洲風土亦合西洋朝貢典錄忽魯謨斯天方等國皆有萬年棗一名㙻沙布當卽鶻莽矣

歷史言西洋諸國者莫詳於魏略自澤散驢分以下凡十餘國皆有道里可稽惟云大秦西有河水赤水黑水西王母流沙之屬爲與今不同耳古書若穆天子傳人多疑其荒忽而道里風俗證以今之地望大致皆合巨蒐卽禹貢之渠搜河宗之國當在積石左右崑崙邱卽葱嶺其下多玉石管子輕重篇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幣爾雅言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卽今和闐葉爾羌是也踰崑崙而西人多膜拜乃西戎之舊俗佛書所云南無卽膜字之切音西王母國名見爾雅釋地大戴禮少閒篇尚書大傳竹書紀年淮南墬形訓其人虎齒蓬髮戴勝殊形詭服外夷多有之非異事也其以王母名國者當如唐書東女國西女國之比蓋西人重女子之俗彼時已然賈誼新書修政語篇堯教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

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其言謬非無據也自秦漢方士蠱惑時君始以西王母爲神仙司馬長卿大人賦言其皜然白首戴以諷諫而武帝不之悟此猶方士稱倭地爲三神山世主方欲甘心而徐市已爲海外虬髯矣穆天子傳云自宗周至河宗三千四百里自河宗至崑崙邱四千里自崑崙邱至西王母三千三百里又北至曠原千九百里自宗周至西北大曠原萬四千里所言道里亦近翔實史且古時用記謂條支有西王母地猶可考非齊諧志怪之比也玉甚多逸周書武王伐商俘舊玉億有百萬語雖閎誕而成湯伐三朡亦俘寶玉已見書序又如春秋之用玉西漢之用金爲數甚多復不用錢幣而用貝貝出南海玉出西域皆非皆後世所罕見中國所有而古人以爲財賄苟使聲教阻隔安能貨物流通由此觀之三代以前幅員甚廣鄒衍之言九州亦有所本非盡由臆測也禹貢言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則北自冰海南自赤道以下皆聲教所迄之地古時人類未蕃禹施功所弗及故禹貢不詳其山川物產耳今流沙橫亙蒙古新疆之間其在中國界外者自蔥嶺以西直走阿剌伯入阿非利加洲黑水爲今大金沙江弱水爲今青海史漢又有條支弱水之說則尤遠矣禹貢惟雍梁二州地最遼闊雍之璆琳琅玕梁之狐狸織皮西極藏衞和闐皆在九州之內若遠及要荒更無論也摩醯首羅蓋爲羅馬教宗而蔓延及於印度故釋典屢稱之天寶之敕謂波斯經教本出大秦實則大秦本出波斯東羅馬舊爲波斯屬地唐初波斯滅於大食已改從回教而來唐傳教之阿羅本乃東羅馬人因遂據爲己有耳阿羅訶創教在周靈王時摩西遠在其前碑不應轉以爲阿羅訶之分身若卽以彌施訶爲耶穌則對音不合至室女誕聖謬託神靈西俗男女無別此無足異摩醯首羅之誕生當亦與耶穌同未可據爲天主教之證七時禮讚七日一薦外夷之教類然尤不得據爲天主教之證也摩西教今謂之猶太教或譯作由斯地理備考謂之人德亞古教卽如德亞也如德亞今隸土耳其乃耶穌誕生之地本猶太人所居其種人稱以色列或譯作希

伯來初屬巴庇倫繼屬波斯屬埃及屬西里亞後屬羅馬卒爲所滅猶太種人散之四方今在俄地者尤多俄人以異教之故頗虐待之航海述奇四編俄國有猶太教人二百六十一二萬佛教人共二十五六萬法國猶太教人四萬九千四百有奇教長皆給以俸其教行割禮而不食豕肉與回教同蓋此本摩西以前舊俗故摩西用之亞剌伯曾奉猶太教見萬國史記故摩哈默德亦用之回教出於天主天主出於猶太而新教既興必欲盡滅舊教黨同伐異殺人如麻斯所以爲夷俗耳天方典禮言凡我中域不容歐若堂不容祆虎院歐若堂卽天主教祆虎院卽猶太教俗謂之挑筋教因行割禮故得此名又云所宰殺爲穢物者勿食歐若巴人祆虎地人明以主名宰者可食若以耶穌之名或毋撒之名宰者勿食歐若巴卽歐羅巴毋撒卽摩西詳見後海國圖志引華事夷言云中國有由斯教其人甚少只散在鄭間單身修煉地理全志謂挑筋教今河南開封府有之亦未知其何時入中國也摩西成舊約全書四裔年表繫諸商太戊二十三年西人紀載多以爲在耶穌紀元前一千四百九十年則後於太戊百餘年未知孰是瀛寰志略謂在沃丁時或又謂在夏后不降時皆誤當周赧王時埃及國王曾以希臘語譯舊約秦始皇時馬其頓人將舊約譯成希利尼文字希利尼卽希臘馬其頓爲希臘十二邦之一周平王末年猶太王哈昔開埃重興耶和華教是其教在商時尚未甚顯至周秦間而大行耶和華者猶太所奉之神彼以上帝稱之猶西頓人之以亞大綠爲上帝耶路巴力人之以巴力比耳爲上帝也均見舊約夫天一而已何上帝如是之紛紛蓋各奉一神卽各自以

爲上帝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必如是而始便其私計耳佛說
褋寶藏經波羅柰國有梵志在山中住大小便利於石上精氣
隨出雌鹿來吮卽便有身生一女子端正殊妙惟脚似鹿梵志
取之一切經音義梵志譯言淨裔云是梵天之苗裔也養育長
成梵志事火使火不絕此女宿火小不用意使令火滅有餘梵
志離此住處此女往彼乞火案鹿女後爲國王小夫人生千子
卽賢刼千佛小夫人捋乳五百道墮千子口中法顯佛國記曾
及其事酈注水經亦引之佛以鹿女爲前生之毋荒誕無稽而
梵志事火則固西土之舊俗也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品云梵
志或事日月翹脚向之或復事火朝夕然之此皆波斯火教西
域記摩揭陀國伽耶山東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波捺提

迦葉波事火之處茂羅三部盧國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天
祠莊嚴甚麗其日天象鑄以黃金飾以奇寶女樂迎奏明炬繼
日羯若鞠提國有日天祠祠南不遠有大自在天祠各有千戶
供其灑埽鼓樂絃歌不舍晝夜伊爛拏鉢伐多國有長者家祠
日天每晨朝時東向以拜海國圖志引每月統紀傳云亞剌伯
古時崇太陽星辰以爲神西書言周宣王三年巴庇倫王尼希
甲尼撒重修巴庇倫城宏做壯觀南懷仁坤輿圖說宇內七大宏工有巴必鸞城卽此城也
中有太陽神廟甚高祭司以爲觀象臺又云斐尼西亞人卽腓尼基
在地中海旁敬拜太陽神名摩洛造大像內生烈火將嬰兒置之像
懷烙死以爲免神之震怒摩洛或作䜣君舊約亦言毋焚爾子女以獻摩洛又云羅馬
城內有一廟以古銅造成名扎努廟卽瀛寰志略之猶納廟乃太陽神廟

也國有軍事則開廟門軍罷則閉羅馬常有軍旅八百年閒只
閉廟門三次諸利安或譯作玉來安爲西羅馬帝惡耶穌教徒喜古時
拜神之禮用牛百隻在太陽神前獻祭西里亞今土耳其屬地有巴西
阿努者曾爲祭司後爲東羅馬王創修太陽神廟自稱伊拉嘎
巴譯卽成神之意又云皮魯國卽秘魯在南亞墨利加洲明末爲西班牙所併改從天主教至道光初年始自
立國有太陽神廟極華麗皮魯人自言開國首君由太陽而來爲
太陽之子又云耶穌前五十年羅馬興師攻畢丹今英吉利地畢丹
人敬拜諸神其守寺院者曰度以譯卽法術之意有法術歲令衆人盡
滅其家之火盛設供獻以授主持然後得取聖火英國志謂之德雷的斯教
教士分三等獄訟悉自主持殺人以祭破腹觀其臟腑以覘神之喜怒當羅馬征英時思滅此教有教士詛敵設大火聚聲言
執羅馬人盡投於火又謂德雷的斯之祭壇今遺迹猶存蓋其
俗與野番略同西土古時多信術士自謂前知復多邪術如紅

教喇嘛之所爲摩西之上山火發耶穌之驅鬼治病皆其類也璞史言犂軒有幻人范史注引魏略言大秦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通典言犂軒幻人能額上爲炎燼口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旄亂出其俗固自昔爲然矣據
諸書所言火教之傳甚廣耶穌未興以前歐洲大率皆從之民
非水火不生活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中國未嘗不有
此俗日爲陽精敬拜太陽禮亦宜之至造爲種種怪誕之說民
乃翕然信奉而不疑是則西土古時之民亦甚易愚耳四裔年
表虞舜四十三年波斯禁民拜日其事之有無不可知然足見
西人敬火之風由來已久惡習相沿遂有殺人以爲供者頊羅
阿乃因其舊俗而立教以化導之斯所以爲波斯之聖賊四裔
年表周敬王四十四年西地人攻波斯之白得利拜火教師死
之西書言東晉末年天主教徒在波斯滅一拜火之廟王召教

師命之重建不從王怒盡滅天主教萬國史記唐貞觀十八年亞剌伯大教師爲波斯火教徒所剌死案此即阿馬被剌之事見前蓋是時天方勃興波斯爲所吞併強易其教法故拜火教徒憤而剌之厥後卒改從回教唐會要龍朔中波斯王卑路斯奏頻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後使吏行儉將兵送卑路斯還國以路遠至安西碎葉城而還景龍中其國遂滅西部衆猶存然波斯之教雖改而火教至今未滅瀛寰志略乾竺特在回疆之南孟買在西印度二部仍有拜火之俗西書言火教爲回教徒陷害時多徙於孟買惡末與有太陽火神古殿海國圖志引每月統紀傳麥西國即埃及有旁教或拜日或拜火地球圖說自耳西亞國即波斯之對音有拜火之教名曰太陽教外國史

略白西亞國喜拜太陽火焰列國歲計政要波斯以希阿教爲宗即比阿薹回教有猶太拜日兩教人東縛之使不自由西人名火教爲巴西教巴西亦波斯對音與南亞墨利加洲之巴西名同而地異朔方備乘俄羅斯是爾彎部即外國史略之治耳文城在裏海西本波斯地有火田石漿溢滿地常熱灼波斯之敬火者皆來朝拜外國地理備考亞美里加洲及厄羅斯國即俄國之西卑里亞即與我新疆蒙古接界之地阿非利加洲之亞比西尼亞國在西紅海旁今洋船東來必經其地瀛寰志略謂即元之馬八兒魏默深以馬八兒爲麥西即埃及核諸元史皆無確證然元史之密昔爾即麥西對音與馬八兒自是兩地魏說恐非今其國所奉之教參合猶太耶穌兩教並奉耶穌之母

馬利亞皆有從大秦教者則不獨火教尚存并大秦之名亦未改也且備考於大秦特稱古教凡書大秦教諸部或有用公教者或有用修教者皆刪白言之備考爲西人所著而大秦之不同於天主自有明徵乃坤輿圖說諸書牽合爲一以張洋教之說此碑崇禎間始出土錢竹汀景教考謂萬厤間出土此從來齋金石考關中金石記云碑在西安府崇聖寺南懷仁輩何從知之蓋中土文士如徐光啟李之藻者流爲之潤色徐李等皆彼教中人亦無足深責耳徐文定從洋教見文秉烈皇小識及利瑪竇幾何原本序蓋彼時非入其教不能得其厤算之學也案公教即羅馬天主教亦曰加特力教爲耶穌大弟子比得所傳或譯作比爰即職方外紀之伯多琭二百年間傳二十世其十九人皆見殺晉

明帝時羅馬王廿站丁乃弛其禁康帝時各教士會議凡教事皆受命於教王自是勢遂張唐宋以來威權日盛至路得創新教後而漸衰近日則益替矣今法蘭西諸國奉之修教即耶穌新教亦曰波羅特士頓教譯即抗拒辨論之義起於明武宗時其中又分路得東盈黎甲爾文三派甲爾文即地理備考之加爾威諸今英吉利諸國奉之此外尚有希臘教亦曰厄肋西教希臘種人稱厄肋西即希利尼之對音或譯作額力西爲耶穌私淑弟子保羅所傳或譯作巴爾即職方外紀之寶祿今俄羅斯諸國奉之修教乃後出者以改正羅馬教爲名故百餘年間爲教王焚斃者甚衆路得之先四百餘年有瓦敦士會亦斥羅馬教後又別爲老拉會教王立苛禁之被殺者亦衆其先惟比得保羅二派二派之徒積不相能至唐懿宗時東羅馬遂別爲厄肋西教耶穌之有二人猶宗喀巴之有達賴

班禪也耶穌未出之前希臘已有瑣格底彼都即西學考略之布拉多諸人闢其先聲他如猶太之撒士該會希律會衣士尼會迦來底會皆本摩西舊約而小變之以自異於衆迨耶穌與後教會尤多其所爭辨皆極可笑夷俗之陋固無足異也至希臘舊時本奉神教其說以爲混沌初分生一神曰太灘後有一神曰猶皮特與太灘戰而獲勝遂立天王位於歐林普山掌地上事有普魯透神掌陰間事有尼皮圖神掌水中事有阿哀羅神能預定未來事國中有四大祭其二四年一舉其二二年一舉希臘舊分十二邦有急事則羣集法勒斐廟禱阿哀羅神萬國史記之墨爾克利即法勒斐對音蓋誤以廟名爲神名教中大旨謂人生自始至終有神同在感動人之心志約束人之行爲死後按善惡獲報極善者至以利西

恩烏受快樂極惡者至他他魯受苦難常人則至非明非暗之地如在夢中按其教法與張魯之祀三官略同天堂地獄之說則又爲釋回耶穌諸教所襲用當猶太屬西里亞時將耶路撒冷城中耶和華廟改爲猶皮特廟勒令百姓以豕肉祀神蓋西里亞未從火教以前其所奉神教與希臘同希臘自漢景帝時爲羅馬所滅羅馬初奉神教傳自希臘後乃改從天主至周世宗時俄王后哦噶親至君士但丁城受厄肋西教而其子弗從宋端拱元年俄王弗拉得莫爾欲革舊俗從洋教舊俗祀武神名比魯尼大有戰事則以人爲牲禱之又不屑至希臘受洗禮遂興師攻東羅馬之格兒生城半載弗克將去之而教徒爲內應城遂陷幷脅娶羅馬王妹受洗而歸至明萬厤間始自立教長秦俄以其王爲總教長與回俗同與西俗異蓋是時東羅馬已爲土耳其所滅故也俄史輯譯萬國史記參各西書俄與希臘同

教故希臘雖久屬土耳其而近時藉西人之力得復立國俄屢藉口於此以攻土耳其一以同教之故一欲多樹土耳其之敵以披其勢耳今自葱嶺以西至地中海有浩罕布哈爾機窪印度阿富汗波斯阿剌伯土耳其諸回部印度本數十國見於佛國記西域記者甚詳今十九爲英所併浩罕布哈爾機窪亦爲俄所併隋唐之時土耳其未興地屬拂菻阿剌伯方盛兼併波斯而中國兵力遠及葱嶺以西故摩尼自天方來即阿剌伯祆神自印度來大秦自拂菻來三者皆非天主教唐以後天主轉盛而火教神教並微差足與之頡頏者惟摩尼回教耳天主出於摩西實則本諸釋氏天堂地獄固摭釋氏之唾餘釋氏亦有所本天堂生於人心亦釋氏明心之淺說其十誡所云我外無

神者卽釋氏惟我獨尊之旨釋迦生時行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耶穌死後見形告門徒曰天上地下一切之權盡以予我其沿襲之迹尤顯然釋氏第託諸空談耶穌乃見諸實事遂以禁拜偶像爲教中大節目而祖宗父母且有所不恤爲尊心之弊乃至於斯亦釋氏所不及料也摩西耶穌同以上帝惑人摩西自稱上帝之僕耶穌則稱上帝之子遂不認其父母事見新約兼愛無父豈虛語哉考但支人始拜偶像適在摩西創教之時見四裔年表摩西安能預爲禁絕萬國史記謂羅馬拜衆像神而東羅馬王阿勒第三及其子深惡之以爲回人侵掠諸國皆教徒拜像之惡風所致是其始禁猶未甚嚴也後乃一切絕之蓋釋氏像設最盛耶穌既陰用釋教之旨而於此獨設爲厲

禁以滅其迹并以是言託諸摩西可謂作僞心勞矣歐洲政教傳自希臘希臘本諸埃及埃及本諸印度當周末時埃及佛教盛行今猶奉佛見每月統紀傳蓋回釋二教並用也外國史略埃及民工藝術奉僧加神周顯王時白西國來攻毀佛菩薩像希臘王隨之遂降全爾白西卽波斯對音而希臘與波斯侚奉火教自亞力山德兼并埃及才俊並興比多里彌士等遂爲西方藝事之祖其先立國雖久榛狉未啟亞力山德旣取埃及復攻印度東方之化漸被歐洲是時釋教當已西行故耶穌多襲其說而西人則諱莫如深也十誡之後六誡與釋氏五戒同回教又本耶穌而小變其說天方典禮阿丹傳施師師傳努海海傳依卜剌欣欣傳易司馬儀儀傳母撒撒傳達五德德傳爾撒爾撒去世六百餘年而後摩哈默德生俞氏癸巳存稿夏氏中西紀事皆謂爾撒卽耶穌是也俞理初引回回幹爾塞經云爾撒亦阿丹之後立教敬天爲主傳徒繁盛戰勝攻克或通其妻託末異術爾撒告妻畏人縛髮妻於是夜晴繫其[illegible]至遺禽便被殺害其徒憤恨天不垂佑乃奉天主不復事天案耶穌爲其門徒與妻所賣然情節略殊又無戰勝攻克之事惟西書言參孫縛髮事與此同而遠在耶穌之前亦非立教敬天之人蓋回教故爲此錯互之詞以掩其剽襲西教之迹耳天方典禮所稱阿丹卽創世記之亞當依卜剌欣卽創世記之亞伯拉罕母撒卽摩西明史西域傳天方有禮拜寺分四方每方九十間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爲聖人案司馬儀疑卽創世記之豹瑟阿剌伯初本埃及之屬部也又阿丹之后好娃氏卽創世記之夏娃其避洪水之挪亞或作諾威卽天方典禮之努海亦稱挪娃譯音小異耳近有謂亞當二字譯卽軒轅乃指黃帝者恐未足信回教最重眞主卽洋教之天主故七日禮拜二教相同回教禮拜之期在耶穌教後五日摩哈默德之制度半皆本於摩西禮祀篇民常爲文亦全摹舊約至其以五功治耳目口鼻身卽釋氏六賊六塵之說也不言意

者以眞宰篇已詳言之也其言眞宰猶釋氏之明心見性其教人念摩哈默德猶釋氏之教人念佛也其始固同出一源後乃以爭教之故互相殘殺十字軍之役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所爲救世者何在大抵我外無神一語誤之耳然釋氏慈悲耶穌救世之說其源出於墨氏墨與楊雖異趣要皆老氏之支流餘裔也老氏之學一曰慈二曰儉墨氏以之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楊氏以之墨氏兼愛節用節葬皆慈儉之旨其服役者百八十人可使赴火蹈刃見淮南泰族訓所謂慈故能勇也老氏言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墨氏非攻之旨也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墨氏經說之旨也經上經下篇蓋古疇人之遺說考工之祕記墨氏獨精其術乃取以入其書如管子之有弟子職呂覽之有月令皆非其所自著故有經說上下篇以釋之畢校本謂墨氏自著因稱爲經非也老氏欲棄義而墨氏有貴義之篇老氏欲絕巧而墨氏有公輸之篇老氏欲不尙賢而墨氏有尙賢之篇其立言雖異其用意則同所謂正言若反也韓非解老篇言此甚明後人自誤會耳文子道德篇述老氏之說曰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此則老氏之正言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柳[illegible]謂文子乃後人聚斂而成蓋書本秦漢人撰而六朝唐人加[illegible]之徐靈府等皆潤益之雜取經子諸家語以解道德經其稱老子皆假借之詞案胡氏所言近是然其解老子之意則不誤義不可棄賢不可不尙三尺童子知之豈老氏而不知彼惟爲是矯激之言欲以高出世儒之上而不復計及流弊之深故聰穎如楊莊者流喜其說之新奇遞相推衍益加縱恣列子書中多楊氏遺說唐以前往往儒墨並稱其說始於莊子並儒於墨乃外之之詞非眞能尊儒也莊生非不識儒書之要義惟其能識之而復姍侮之斯所以爲異端彼蓋自處於智而笑儒者之悲天憫人爲甚愚於一世之人無所不狎侮以抒其憤懣不平之氣其情可悲其學可惜而其言則可誅者也漁父盜跖諸篇後人曲爲解釋不知史公早著之於本傳矣

墨氏獨知其然而出以莊論宜若無惡於天下顧又好逞偏見以兼愛爲宗則害尤烈矣釋氏用墨之兼愛以治外用楊之爲我以治內老氏後之分派者釋氏獨能合之故魏晉以來道家混於方士失其本眞而釋氏之言則往往與老相合（佛法初入中國亦但言禍福報應盡愚民無不畏死者王公貴人尤無不貪生者僧徒故以此惑之異端之得行其教大率由此報應之說有時而窮乃爲三世因果之遁辭移甲就乙桃僵李代國與天主知其說之難通遂一切歸諸天堂地獄使人無可究詰則用意尤狡矣）佛學不外禪與教二端教出阿難禪出迦葉其行於中土者教有瑜伽南山天台賢首慈恩五宗禪亦有臨濟溈仰雲門法眼曹洞五宗瑜伽南山溈仰雲門皆早亡法眼自延壽後傳入高麗元明以來佛法久衰近則教惟稱天台禪惟稱臨濟彼亦各述其本宗矣教先行於北禪先行於南皆盛於唐以後而禪尤盛一花五葉頓漸既分南宗之徒遂遍天下楞嚴圓覺諸經多爲唐人所譯其以老莊之義攙入釋氏固或有之要之老固開釋之先聲非盡由文人緣飾其緣飾者特六朝之義學耳佛書莫古於四十二章經言心學者甚多其云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來卽菩提明鏡時勤拂拭之義也其云吾

法念無念念行無行行言無言言修無修修卽言語道絕心思路斷之義也掃去一切專宗守虛正是老氏見解二家宗旨本自相通故范書西域傳以釋氏爲道家之流唐書西域傳言天竺王尸鳩摩遣使請老子像亦足見緇流之於玄學固自有深契矣道家旣爲方士所篡末師競勝遂相謷造爲老子化胡經以詆釋氏荒誕無稽然范書襄楷傳魏志注引魏略南史顧歡傳隋書西域傳皆著其說當襄楷時五斗米道未興而已有是言流傳頗古亦以二家教旨本同故爲此狡獪耳漢藝文志道家出於史官墨家出於淸廟之守古者太史小史兼掌祠祀老聃本爲柱下史墨氏亦學於史角（見呂氏春秋當染篇史角事亦見竹書紀年）此墨學兼出史官之明證而淮南要略訓復謂墨氏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案墨書有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云云（見耕柱篇）其初受儒業當亦有之第欲兼攬儒家道家之旨知吾儒之言仁而不知其所以仁遂煦煦焉以兼愛爲仁知老氏之言儉而不知其所以儉遂斤斤焉以節葬爲儉欲自託於古聖王不知

其適以充塞仁義也汪容甫疑老氏非老聃聃惟深於禮而厭末世文勝故矯言棄禮此立說過高之弊耳聃以謙退卑讓爲宗謙退卑讓者禮之精意豈果不知禮哉史遷作老聃傳疑聃卽太史儋又疑卽老萊子儋乃陰陽家言未足盡老氏之蘊漢藝文志別有老萊子十六篇其非一人可知容甫乃謂關尹子見於列子列子與鄭子陽同時然則劉中壘以列子爲鄭繆公時人又將何說況史遷明言老氏修道養壽二百餘歲其可以是爲疑耶史談宗黃老史遷宗儒術雖各視乎時君之好尚然遷書尊儒獨至故於老子傳歷著疑詞而獨詳其里居世系夫老氏旣莫知所終姓氏且不可深考復何里居世系之可言此皆故爲惝恍之辭以著時君好尚之謬微而顯婉而成章良史

故應如是容甫所疑抑何膠柱之甚耶（周秦諸子引黃帝書者甚多大抵老氏之徒所附益遷著本紀曾無一語及之且所爲言不雅馴其微旨可見）老氏之學主於事天治人非莊列寓言之比天不言而歲功成因以無爲立說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所謂道道其所道亦猶釋氏之言心耶穌之言靈性（西人名爲耳亞尼瑪）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釋氏之徒亦曰有物先天地無形獨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釋氏心學出於老氏之顯證獨立不改爲天下母卽釋氏一心起滅天地之意而西教淺俚遂衍爲耶和華造天地之臆語創世記亦耶穌教徒所增飾非必出於（摩西觀回教之臆造耶穌事實可見也）改頭換面變幻紛紜實則道德五千言已盡括異端宗旨矣程子言吾儒本天釋氏

本心豈獨釋氏爲然凡異端之學無不本心者信心太堅則凡先王之典章制度不難一切掃滅之必出於師心自用而後快與吾儒之篤信謹守好古敏求正如冰炭鑿枘之不相入而充其量雖天地亦爲吾心所造悍然居之而不疑名爲敬天實則褻天怪說所由紛起也墨子貴義篇謂以其言非吾言者猶以卵投石盡天下之卵石不可毀蓋亦自信甚堅而不肯虛心觀理者三代政教未分禮樂明備異端之說不能行於中土乃流衍於外夷釋氏心學幾欲亂吾儒之眞釋迦能之耶穌不能也其說愈變而愈粗其心愈變而愈狠回回與天主皆以堅忍立教亦老墨二氏之緒餘墨氏言藝則精言道則粗正與今之西教相類其書自論兵論藝而外無甚深邃之談尚同兼愛諸篇乃其宗旨所在說甚粗淺他更無論矣乃能風行一時者直以愛人如己足矯末

流自私自利之失而所傳兵法藝事又皆足應當世富強之用故士之務時者翕然趨之莊周稱墨氏爲才士信不虛也然技巧之弊貽禍無窮已早爲老氏所深斥矣彼教所稱十誡未必果出於摩西蓋耶穌欲倡新說以此託諸上古名人爲蠱惑愚民之計摩西固自有書要非如舊約之所云也舊約紀載古事怪誕不經餘皆西人所行之律法而必以諄諄然命之者故示神奇造作語言蓄謀叵測耶穌作俑於前摩哈默德效其故智遂以竊國特張角張魯之流亞耳摩西上西奈山受帝命而作誡又藏在金匱千年至耶穌始以其說示人此作僞之九顯者創世記言挪亞避洪水之事明是剽竊中國載籍爲之十誡之剽佛書意亦猶是地球圖說眞神始以土塵造人名亞當卽竊搏土爲□之說其他法制古

事言之纂詳摩西在草昧時著書安得如是之全備其爲贋鼎不問可知近有謂西奈二字譯卽秦字拉丁語稱中國曰西奈佛書稱中國曰支那那奈本一聲之轉西教源出中土此尤可見魏志裴注引魏略曰大秦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之別蓋彼時猶未諱言出於中國也英輯日記言希臘人褒祝大秫甚似中國當猶是古制之遺西人藝事多本算術而算術之興遠在中國千餘年後西麻創於羅馬國王羅馬歷以三百零四日爲一歲時在周平王八年至四十五年篤麻王始改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與後漢四分術同此據地理備考萬國史記復云羅馬人先以十月爲一年至努馬本比畱王始改十二月爲一年核其時已在周惠王年間至考王十四年默冬定歲亦從四分術見疇人傳至尼色達始明地球繞日多祿某始明七政諸輪要與歐几里得之幾何

原本皆爲後人附益非其初遂能如是也地球繞日之理自明中葉歌白尼始闡明之謂本於尼色達者特附會古義以伸其說日西人言周襄王時畢他固拉遊歷亞洲得聞釋家之論歸而設教禁人食肉復創地球繞日之說畢他固拉卽尼色達之對音案釋氏至達摩僅二十九傳安得襄王時已與釋教且與四裔年表自相牴牾疑畢他固拉非襄王時人也偉烈氏序幾何原本曰幾何之學不知託始何國或云埃及或云巴庇倫博攷之士稱其造自天竺迄無定論復序算學啟蒙曰古時算學希臘最盛周之時閉他卧拉卽畢他固拉歐几里得亞奇默德卽默冬漢之時多祿某丟番都皆傳希臘之學然猶未明以十而進定位之理也此方算術至唐中衰獨印度自古在昔已審乎十進之理無乎不賅自時厥後阿剌伯諸國盛行其術蓋阿剌伯得於印度而歐羅巴人復得之亞剌伯者也彼其自言如此孰謂西麻不本於回回回回不本於九

執乎明史麻志正德間漏刻博士朱裕請令回回科驗西域九執麻法十進之理尙淺四分之術甚疏彼猶未之能悟孰謂本均諸輪盡創於多祿某日靜地動果倡於尼色達乎西人筆算本於天竺阮文達疇人傳論已詳之萬國史記法蘭西王沙立曼在位時阿剌伯王贈以時辰儀歐洲人始見是物莫不讚歎其事在唐順宗時正可與偉烈氏之說相證明外國地理備考云自羅馬西都陷於夷狄風俗鄙陋獨東都未遭傾覆文字尙存一二數百年後其地復爲市埠天竺之珍奇貨物巧妙工作多往聚售歐洲復習文學考其時已在唐末宋初亦以印度爲開化之祖也至加借根算法出於立天元一制造火藥得於撒馬兒罕希密化學本於方士煉丹羅盤行海起於元成宗時電學圖說東晉時中國用指南針航海初至印度傳其法後由印度傳至歐洲鏤板印書始於明正統間法國人姑布約翰始用聚珍板後易銅板西人藝事之資於中國者多矣大凡文

字之傳以目治者難而可久以耳治者易而輒變中國文字孳乳寖生形聲兼備然三代時猶多耳治故同聲通假之字最多春秋吳越人名地名三傳殊異猶今之譯語不同也公羊傳云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今繙譯法猶如此古人簡策繁重口耳相授久則易湮文獻難徵半由於此外國自古逮今無不以耳治者其法易以行遠難以傳久歐洲開闢在後又經北狄之亂舊聞不盡可稽而其人往往喜言古制揣摩影響言人人殊反不若見於中國史籍者之可據歐洲政俗自范史以下章章可考西人所言亦無大異獨其藝事之溯源於古者多由臆測即以近事徵之如德律風之傳語見於汪灝隨鑾紀恩査慎行人海記記謂之順風耳又金鷄勒霜可以治瘧亦見人海記當國初時西人早造以進呈而彼反迷所自始近且如此何論遠代西人於希臘羅馬古文童而習之一以爲文藝所從出一以爲政治所從出此如中國之史學欲以通知古事練習詞章若古之技藝與今固不甚同彼所云實學者大抵起於近數百年耳中國政教由合而之分西國政教由分而之合當希臘羅馬盛時所奉火教神教不過如番人之信鬼禱求禍福於其政治無與自耶穌出而欲帝制自爲身膺重戮教王既立遂干各國政權妄自尊大以愚其民文學因之日絀迨元以後漸被東方之化路得始創新教諸國從之者寖多蓋以政權還之於上其上固無不樂從其民亦各思自奮西人稱近數百年爲文明之世就彼地觀之固亦有然然中國自周以後政教分而治遂衰西國自明以

來政教分而治反進則其教之無益於民亦可見矣如路得者未始非彼中豪傑之士而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惜乎未聞吾聖人之大道去人倫尙夸詐固於習俗而不克自振拔也西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一以朋友之道行之凡所謂父子主恩君臣主敬長幼有序夫婦有別者彼皆未之前聞而復以利爲重利盡則交絕父子夫婦邈若途人更何有於朋友禮制雖繁虛文相尙名雖兼愛實則爲我故人人各保權利之說近日愈倡愈行弱者肆其譸張强者奮其牙角幸而未底於亡者各國皆自爲世仇人懷好勝之念互相猜忌而猝莫敢先發耳至其政治之可取者莫善於興學校通下情省刑罰然刑罰太寬下情太嘗亦復利害相半學校今盛於昔固爲振起人才之本若下

情之通不一端鄉官議院二事其大要也鄉官惟封建乃能行之西國猶多封建之遺故其法可持而不敝其他政令亦多有因此而類及者 若選舉兵制之類皆是也日本去封建之世未遠故事亦易行 即如英美賦稅之繁苛甲於天下商賈亦多偷漏 見環遊地球新錄 而稅司罕聞中飽由其鄉舉里選之法行 議員皆由公舉 恐爲公議所不容將自絕於仕途也然美國造鐵路而議院各員受賄 同治十年事 德國掌鐵路者以墨敗事連其宰相互合納爾 同治十一年事皆見西報 人心日壞淸議亦窮天下安有歷久不敝之法哉西國議院之制肇於昂飛的安 在商中葉見地理備考 成於梭倫行之至今亦多有名無實而歷代黨禍每由此起其尤甚者如英王查爾斯爲叛黨所弒至鶩王罪而肆諸市朝振古所未聞也 事詳英志 後漢書西域傳大秦有三十六

將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簡立賢者此卽議院與民主之制然大秦由君主而易民主 周敬王十四年事 自屋大維踐位後 卽四裔年表之該撒阿台非乎此漢建始四年事 仍爲君主者千有餘年足見共和之治非可垂諸久遠近時法人置君如奕棋民氣愈囂國勢遂弱尤其明證西國如意大利爲教王所駐之地而盜賊最多法郎西爲文學久著之邦而風俗最靡獨德與俄在西土中猶爲儉樸勢乃勃興覘國者可思其故矣至其教入中國之始據西人所撰東游紀略云有波羅馬哥者於宋末元初遍遊燕京蘇杭閩滇曾知揚州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十五年教王遣約翰來華勸元帝崇奉西教元帝不從而立教堂於京師入教者約六千人教王復遣安得烈爲之輔後爲景教人所嫉幾被戕約翰死於至順

三年嗣之傳教者名尼哥拉其言夸誕類黠夷所僞爲而書中屢稱景教并云杭州有一景教堂可知景教之非天主彼固分別甚明也外國地理備考謂歐洲自與土耳其戰後遂與蒙古達爾哥斯丹各王結約以拒土耳其宋理宗淳祐六年有數教徒賫教會函往投蒙古國主嗣後往蒙古印度者益多然則馬哥之來中國容亦有之當趙宋中葉回族勢方強盛歐人以爭教故血戰百年十字軍屢出而無如何乃思結蒙古以掣其後正與宋之約元圖金事同一轍憲宗於是命旭烈兀等出師盡平葱嶺以西諸回部極其兵力所至足以囊括歐洲乃渡地中海後僅收富浪一國而還 元史言富浪算灘出降算灘乃回教國王之稱元明諸史譯音互殊多不勝舉今譯作蘇爾旦卽算

灘封音富浪當是地中海旁小國或謂卽法郎西然法非回教之國也當元太祖時已取布哈爾及北中兩印度逮憲宗之世遂盡取地中海以東各國詳見元史本紀旭烈兀郭侃諸傳及蒙古源流元親征錄劉郁西使記 據元史及西書所言是時歐洲北部亦盡爲蒙古所割而兵不逾日耳曼與地利亞者以與教王先有成約不得不留此方隅之地俾西人偷息其間不謂西土文明反因是而漸啓元人所得中國技藝盡流傳於外夷明代以來中國方閉關自治而彼乃講求貿易因貿易而漸肆并吞南洋諸島蠶食殆盡遂以中華之技藝反毒中華天時人事相逆而輒發又豈元人所及料哉世猶有謂通商傳教無與於兼并大計者盍卽西南洋之已事而一觀之 明史外國傳元

末拂箖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賚詔書還諭其王已而復命使臣普剌等賚敕書綵幣招諭乃遣使入貢蓋東羅馬時尚未亡景泰四年始爲土耳其所滅故其國仍稱拂箖觀此可知明初詔使已抵地中海視鄭和等之下西洋行程更遠矣

讀漢書藝文志　評曰九流之學皆有微言存焉班氏之次於六藝者以此周秦諸子書精理名言紬繹不盡故其言足以惑人惟縱橫家理不足乃多爲傾險之辭然亦未嘗不明於事勢墨家則九言之成理者周末漢初至以孔墨並稱信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近儒表章墨子至謂䙡士修身二篇與曾子相表裏曾子與墨子所學絕殊姑不具論乃至今卒有西教之患殆亦機之先兆者耶

又評曰劉中壘父子成七略一書爲後世校讐之祖班志擬其精要以著於篇後惟鄭漁仲章實齋能窺斯旨商榷學術洞澈源流不獨九流諸子各有精義即詞賦方技亦復小道可觀目錄校讐之學所以可貴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爲校讐也而國朝諸儒則於此獨有偏勝其風盛於乾嘉以後其最精者若高郵王氏父子之於經子者經之緒餘周秦諸子文字訓詁又多與經相出入故王氏並治之其訂國策史漢亦用此例嘉定錢氏兄弟之於史皆淩跨前人竹汀史學絕精卽偶有疏誤視西莊輩固遠勝之第此爲讀史之始事史之大端不盡於此也通典通鑑其庶幾乎王文肅文簡之治經亦然其精審無匹視盧召弓輩亦遠勝之顧往往據類書以改本書則通人之蔽若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之類世無善本又其書初非爲經訓而作事出衆手其來歷已不可恃而以改數千年諸儒斷斷考定之本不亦傎乎如胡朏明據初學記引鄭注以定禹貢之三江乾嘉諸儒以其說出於鄭君也翕然從之不知初學記乃誤引與孔疏所引鄭注迥不相侔鄭孔本無異而轉借此以攻孔傳則惑矣何顧船禹貢鄭氏略例謂初學記與孔疏所引者語似相左義實相成恐是迴護鄭注之說顧船撰有三江古義惜已佚一鐙精舍稿中有目無書未知其說若何也然王氏猶必據有數證而後敢改不失愼重之意若徒求異前人單文孤證務爲穿鑿則經學之蠹矣前人說有未盡者或引申或補義豈可力

求新異以誤後人經者常也新異者莊列寓言齊諧志怪之旨非經旨也大抵爲此學者於己甚勞而爲人則甚忠竭畢生之精力皆以供後人之取攜爲惠大矣故此學終古不廢亦不可不從事其閒第以此爲登峰造極之事遽欲傲宋元明儒者則所見甚陋漢學家訶佛罵祖不但離文與行而二之直欲離經與道而二之斯其所以爲蔽若舍其短而專取其長庸非三代小學之遺法乎周官保氏以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教國子此古人小學之法禮樂所用者大故孔子屢以爲教而射馭書數罕聞焉降及漢世樂經失傳禮經殘缺射馭久廢九數雖存自張蒼許商諸人而外亦非人人可以通曉又其學與天文相出入故班志別爲門類惟六書傳授未絕學僮皆所諷誦

列爲小學乃古人小學之一體非謂保氏教胄之法遂止於斯也宋儒以其說未盡乃剌取禮書以端蒙養後世經說日繁雖老師宿儒終身治之而不能盡苟撮其指要通其大義則童蒙可以喻之且可終身行之此三代聖王設立庠序之本意也故論小學必合漢宋儒者之說而其義始備近儒詆朱子小學爲淺陋大謬不然弟子職非古人小學之書乎呂氏童蒙訓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不加此則是躐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

國朝顏李之學張皇頗甚每謂聖學在六府三物六府之說未知如何顏李亦語焉不詳若司徒之鄉三物聖門不以此設科者蓋其名義已括於五常之中孝友睦婣仁之屬也任卹義之屬也忠則信之屬也聖與知相近和與樂相通言五常不必

復言三物也習齋於射與數略有所得此亦藝事之常而遂欲以此立異毋乃虛憍之氣未除歟至鄭章之詆斥班氏特其識見未到大端既明小疵不掩漁仲之謾罵有乖雅道近儒亦多犯此弊乃中西河氏之毒學者戒之校讐之學此其大者中壘遺法本如是世徒以審訂文字爲校讐而校讐之途隘以甲乙簿爲目錄而目錄之學轉爲無用多識書名辨別板本一書估優爲之何待學者乎若夫舍經史而言義理古來無此讀書之法漢儒固不爾宋儒亦豈其然也

又評曰漢儒本經義以治事見於班史者若釋之決獄平當治河其尤著也易明天道詩治性情書禮春秋皆切當世之用漢時史學未興此指後世史學言之實則書禮春秋皆古史家之書也太史公書漢著紀之類班志皆附於春秋其經學即其史學而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爲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　國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明嘉靖以後之事即稗史皆須博覽其朝局民風邊才軍政無一非取證之資第其書最多亦最雜又皆參以恩怨之私標榜之說非博觀而約取之不見也明史於此持論最詳慎然不博觀野史不知明史抉擇之精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鄭君注經每以漢制況周制本朝掌故之學也注體謹嚴故所及者祇此實則無事不可通宋儒言讀史令人心粗有爲而言未可藉口朱子以東萊門人尊史漢與六經等故云然程朱非不讀史者也程子玩物喪志之言亦因謝顯

道而發故下文即記程子讀史精細之事胡籍溪跋上蔡語錄云昔見明道先生讀前漢書未嘗蹉過一字至見他人有記問者則曰玩物喪志此可以窺其意旨也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案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胸中曠蕩無一毫所能則可謂矯枉過正矣史之大綱悉出於經所不同者特其因革損益其義例則經已備能求實用者方爲窮經此非僅事訓詁而已也杜君卿之通典秦文恭之五禮通考通經於史皆振古奇作曾文正論學恒推秦氏通考及高郵王氏之書斯其所以爲文正也與王氏以經學名實即校讐之學而無放言高論之失漢學中較爲無弊盧抱經顧千里亦校讐名家間有武斷擅改者未盡足據不及王氏之精審也

擬柳子厚乞巧文曰蒙氣衍漾時有僭愆無系災祥術士謬言

評曰天之蒼蒼神祇何在災祥何在在乎人之心耳心以爲
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合千萬人之心而以爲有是物則眞有
是物矣楚人鬼越人禨其理皆作如是觀聖王明知其言之近
誕也而人情如是則因其機而利導之使人由是生敬畏心以
潛消其邪慝故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愚夫之崇飾土木術士
之妄言休咎變本加厲耳然其弊小至外夷之說行則天變不
足畏矣可乎哉謹案康熙三十六年二月朔　諭曰日食
雖人可預算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懼蓋所以敬天變修人
事也大哉　王言洵足垂範百世矣陸氏燿切問齋集有
神氣篇論天人感通之理甚精
倣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綜論　國朝諸儒學術曰亭林南雷倡

導來學身世郎有可議何至若江甘泉之貶哉　評曰二人身
世皆無可議其初受官於唐魯二王也同其後卻聘而不出也
亦同一則屢謁明陵一則乞師日本君臣之義皆無所闕亭林
雖抱母氏之隱痛而身未入閩南雷當翁洲破時早離行閒終
身肥遯足報故主論其生平之大節固無可軒輊也至如鄭堂
所論意別有在彼不喜二先生之學故假殷頑以陰斥之抑知
勝朝殉節諸人乾隆時表章備至鄭堂獨未之聞耶要之夏峯
梨洲亭林三人少年時皆近遊俠之爲其才皆足以用世終老
山林非其本志究能以名義自持則讀書講學之效也江氏書
議論乖謬采摭亦未備有能踵而爲之者仿學案之例兼收漢
宋甚盛業也鄭堂論二先生之學謂非眞知灼見昔章惇赴召

人問以新政所先者惇曰司馬光姦邪當首辨之鄭堂之識蓋
亦類此故君子愼其所習
問古來精術數者多不得其死非盡由危言以招既毋亦緣飾
經術而不務修德之故歟　荅巧者造物之所忌洩陰陽之祕
者必干鬼神之誅古聖仰觀俯察皆所以前民利用非斤斤於
禍福也術士事事欲求前知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人惟七情
具而後可以爲人若事事前知則喜怒哀樂皆無所用仍頑然
一物且何所取乎
問虛無者佛竊儒之似非佛也有若無實若虛此足覘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寂滅斯爲佛佛欲使斯世不生不滅而不能使一
世無生無滅顧思以道易天下愚矣　荅若無若虛不必如此

牽合一言學問之事一言心性之事不相謀也凡物皆自無而
之有自有而仍歸於無物之形可以有無言物之理不可以有
無言故貞下起元如環無端生生之理不絕夫子贊易於精氣
遊魂往來屈伸之故亦詳言之蓋陽生於陰而陰不可以爲治
故聖人扶陽而抑陰有生於無此但以形氣言而無不可以立
教故聖人黜無而崇有釋老之謬不在言無謬在一切歸之於
無耳老氏非專言無但欲以無爲用則亦與釋氏同病宋書夷蠻傳沙
門慧琳著均善論有白學先生訪於黑學道士曰釋氏所論之
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爲空空物爲
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
案宋儒闢佛亦有是說慧琳已先言之近人因釋老之言虛無
遂幷此而諱言之然則人物能長存於天地閒耶抑盈天地皆
人物充塞而略無空虛之處耶天地閒莫非氣所充周人物之

生得是氣以成形形僘則氣散人物之氣有時而散天地之氣無時而散故仍分天地之氣以生人物人爲萬物之靈其清氣之所萃也鬼則人之餘氣也神則人與物之精氣也張子正蒙謂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誠爲確喻然方其釋也夫固有水而無冰也故中庸言鬼神之德不見不聞不見不聞則謂之無也亦宜無極太極之辨紛如聚訟黃晦木至以方士修煉斥周子晦木淺謬不足論卽朱子荅象山書苦心分明亦爲後學防弊起見實則有無之義吾儒固自有之不必諱言也易言無方無體詩言無聲無臭古之言無者多矣表記殷人尊神鄭注以鬼神虛無釋之鄭君亦未嘗諱言虛無也乾元用九羣龍无首剛而過中則必有咎聖人故以此垂戒老氏乃專明守柔之義遂流爲異端然老氏之柔以柔制剛與選懦畏葸者有別天下惟柔者最狠故黃老流爲申韓禮運我觀殷道得坤乾焉先儒謂歸藏首坤坤至柔而動也剛老氏殆明殷易者歟

陳氏壽熊謂無極之語見於管子逸周書非始道家案逸周書命訓解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天有極則不威正人無極則不信周子作太極圖說以道天既明陰陽五行安得不言無極若正人有極卽洪範皇建其有極之謂言固各有當也乾鑿度云易始於一分於二通於三鄭注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清濁分於兩儀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此卽周子之說所本論語仁者靜集解引孔注云無欲故靜周子特用其言而近人以此攻周子謬矣荀子解蔽篇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老氏之學主於收斂退藏斂之至深發之至猛謙卑遜順先自立於不敢之地而以退爲進反爭先著故古來用兵者及處功名之際者得其道往往足以自全然學術陰鷙流弊極大管子心術篇乃其書之最精者而宗旨與黃老大同其言曰虛無無爲謂之道又曰人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閒惟聖人得虛道又曰無爲之道因也因者無益無損也此皆開老氏之先聲內業篇尤近養生之說故漢志列之道家隋唐志皆入法家案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亦入管子於法家要不如漢志之確刑名原於道德班氏其知之矣越絕書枕中篇道生氣氣生陰陰生陽王厚齋以爲先陰後陽卽歸藏先坤之義范蠡亦黃老之學故其說相符國語載蠡諫辭亦皆道家言也凡陰謀之書皆祖黃老如陰符經純乎兵家言而絕不及兵事蓋得老氏之精者朱子語類及眞西山胡敬齋集中論老氏之學皆精魏晉人祖述老氏者又遺其精而襲其粗抑知老氏之宗清淨非竟

忘世也彼惟殷然於斯世而欲以一心運量天下之變乃曰以制心爲事返虛守寂湛然不動庶足運量天下而有餘故其言曰以無事取天下取天下而以無事出之其陰鷙可知矣老氏書作用最多乃示人若無所能使人入其牢籠而不自覺開後世權謀變詐之習故爲異端莊出於老而立言又不盡同莊子天下篇卽其書之自序觀其所言未嘗不深知儒術而汪洋恣肆故爲偏宕之詞幾於以儒爲戲蓋依隱玩世發憤著書欲兼攬儒與老氏之旨理既駁雜不純而加以縱橫博辨之辭矯爲外形骸一死生之說故文士失職者或身當濁世有託而逃者尤喜誦述之其書本是寓言晉人乃推諸實事宜其流毒之甚也原壤亦宗老氏棄禮之教已開晉人先聲登木而歌夫子若

爲弗闢也者蓋諱大惡之意所以全交也此朱子語類之言陳氏禮記集說引之至夷俟小過乃以杖扣脛斥之爲賊聖人詞氣未有若是之厲者其黜異端至矣釋氏蓋莊列一流其言多與列子相出入而於虛無寂滅之說推闡尢精以之自治或可以治天下則悖矣楞嚴華嚴諸書亦以詞勝故文士易爲所溺曹月川謂吾儒之寂寂而感佛氏之寂寂而滅羅整菴謂吾儒以寂感言心佛氏以寂感爲性顧涇陽謂吾儒以理爲性佛氏以覺爲性數語皆直揭其要整菴困知記儒釋之辨尢詳蓋天下事事物物皆自無而之有者也有視聽貌言則有哲謀肅乂之事有父子兄弟則有事親從兄之事既有矣安得謂之無釋氏以四大爲幻身而轉索諸六合之外此其所以與聖賢異趣也然其大旨則老莊已先言之夫道德爲虛位五常爲實理道德以五常實之而始不病於虛故夫子之言志道據德必兼依仁游藝禮固在六藝中也老氏欲攝有於無攝實於虛遂以道德爲宗旨而卑視仁義然其書中所言致用之術又豈能舍仁義以爲用哉老氏言當其無有車之用是固然矣然苟輪輻不具將并車而無之又安能得其無之用哉儒者之道則不然以有爲教以實爲治故能歷萬世而不敝曰無曰虛惟贊易偶一及之其平日與門弟子雅言以及垂教萬世皆推極人事之常燦著於耳目之前者性與天道且不可聞況敢以虛無倡天下乎夫此人事之常固老氏所斥爲粗迹而以爲忠信之薄者也三代後之天下文明日開機智日鑿正賴有仁義禮之說以維之必以羲皇之俗

律後世此大亂之道也羲皇以前榛榛狉狉人類未蕃政教未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聖王有作乃明人倫以教萬世而道德仁義之名立焉然則太古之俗乃陋也非簡也老氏以此爲宗旨安得不誤中庸爲致精微之書故有喜怒哀樂未發等語似已近於無矣而仍推之於已發與異端之向上一機者殊科宋儒以存養省察釋之理至精密朱子荅呂子約書言已發未發極警切程朱語錄尢於此斤斤致辨焉故學者審端致力不可不愼聖賢心熱釋老心冷聖人以成物爲心雖晦盲否塞之時知其不可而爲之猶天地以生物爲心雖嚴寒肅殺之時生機未嘗絕也故聖人之書尙仁老氏之書尙智道德五千言莫非教人以取巧之術後人得其精意則爲沮溺爲孫吳得其糟粕則爲清談爲鄉愿凡此皆聰明用事之人其與聖賢之道不啻南轅北轍蓋爲聖賢爲忠孝者皆以愚成其智故曰智可及愚不可及溥之以仁栽之以義斯大智出焉離仁義以言智則有誤以機械變詐爲智者矣凡事必有其機昧於機者不足以成事老氏專明此義遂覺爲我之意多且易流於權術聖賢安懷爲量不忍言此也近人喜明公羊權學其與老氏之旨相去幾何後世悖於大經大法者多矣經之未立且毋言權釋氏謂衆生皆含佛性此卽生之謂性之說而欲以大願力拯之誠有似乎仁矣然淸淨寂滅其心死而不活故發不中節勢必終窮由其不知天下之大本斯不知天下之達道宋明諸賢辨之已詳聖人盡己性以盡人性盡人性以盡物性其參贊化育者仁其條理秩然者仁中之義惟未發時極其中故既發時極其和敬以直內未發之中也義以方外既發之和也聖門言仁多主

欲此宋儒之宗旨卽聖門之微言此存心之要也所謂直內也進以禮退以義乃見聖人時中之道否則心熱者將燓而爲熱中矣此制事之要也所謂方外也　異端以虛無立說其弊固不勝言矣近人因攻宋儒之故遂欲去無以言有理既偏而不全且欲去虛以言實幷聖人之言周流六虛亦別爲曲說以陰斥之不知天下惟虛者乃能周流苟實矣則對待耳何周流之有凡物皆有虛有實非實無體非虛無用以實彌實未有不激者也近人以虛靈二字出於道家不可以之狀心體然則心體固當實而蠢乎大戴禮天圓篇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而禮樂仁義之祖也詩靈臺篇故訓傳神之精明者稱靈說文靈巫以玉事神此制字之本義引申之則爲神靈之稱安得據許書以糾古

文泰誓禮運四靈以爲畜孔疏謂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物猶如此可以人而不如乎譬之人身有實處亦有虛處筋骨實也血脈虛也氣血流行乃資以生壅閉爲害不死何待虛羸固死脹滿亦死死之道不同其死一也是故五味養陽五食養陰何爲也哉亦曰以衛吾生焉耳讀書窮理實事求是何爲也哉亦曰以致諸用焉耳讀書實也窮理虛也實事實也求是虛也虛與實相資爲用猶陰與陽相資以生作文然爲學何莫不然近人惟讀書而不窮理實事而不求是故歧之又歧程朱之學所以可貴者以其本末兼盡也小小紕啎豈能盡免後人虛心以訂之可也肆口以詆之不可也明中葉後乃詆爲支離乾嘉以來又詆爲惝怳同一程朱何以相反至於如此亦適見詆

之者之無定識而已孫夏峰言晦翁沒而天下之實病當瀉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當補此夏峰述逯元之言竊謂夏峰之言未盡確若漢學家乃正當瀉者耳

問封禪爲古來受命升中饗帝之文淵如論之甚晰自世主溺長生之術而怪迂之士乃接踵而起其奸封禪二字遂若爲盛世所諱龍門以封禪名書是舉祀事之大者爲名否孟堅易爲郊祀固是紀實然自晉以下皆不志況隱侯收入禮志謂禮所包非一郊祀朝饗同之其說允否至元史又有祭祀志何也

荅孫氏所論固當但史公名篇似未必有此意感時事而名其書耳起四語卽揭明此意古人嚴祀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史既別志兵事則祀事亦可立專門遷史通紀三代而於

此轉略之獨詳漢世於武帝尤加詳焉其微指可見當時所謂謗書者此與平準爲最著矣後世既無三代哲王精意享帝之誠又無秦皇漢武方士禱祠之失則倂此於禮志亦其宜耳元史詳載祭儀若倂之恐指大於脛故別自爲卷然臚列靡遺究傷繁冗無當史裁

問地理志取之不足巳更費應劭注更償也案檀弓請庚之庚訓償疑漢志之更是庚之借字考更字無訓償者　荅更訓償見廣雅釋言周禮司弓矢鄭注公羊襄三十年釋文檀弓借作庚耳列子黃帝篇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張湛注庚言作更案庚更同聲通用張注非禮記月令注庚之言更也

問地理志燕地南得涿郡之北新城案北新城屬中山國涿郡

無此縣　荅中山國自景帝時始建其初北新城蓋屬涿郡此當是漢初言天官者舊文班氏承用之未及改耳

問漢刑法志其亡逃及有罪耐目上顏注於本罪中又重犯者案耐無重義其罪云何　荅高帝紀注引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耏鬢故曰耏耏本作而說文而頰毫也耐又爲耏之或體應劭云古耏字从彡髮膚之意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案耏已从而又从彡於義無取杜林說是也禮運鄭注耐古能字正義引說文與今本異或以字林爲說文耳　顏注蓋謂耐本罪外又重犯逃亡之罪但詳上文語意疑所謂不用此令者惟指罪人獄已決以下言之與上當諒者至皆棄市一節各不相蒙彼論肉刑重罪此論當完輕罪耏卽當完之罪故云其亡逃及有罪耏以上不用

此令謂亡逃及耏以上皆重罪不得用鬼薪白粲等輕罪以相比附也當仍用髡鉗與笞棄市之本律顏注併爲一事似非

問大刑用甲兵其次用鈇戉班志故先兵後刑王西莊商榷云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又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王氏不滿其掇拾於千載之後案班史例舉其大故合兵於刑後世踵事日增原不可以相律錢氏之補類蛇足否王氏糾班於例允否　荅南北軍之制都肄之制已散見各傳志中錢氏掇拾固亦不能他有所補也刑罰得其平則甲兵可以不用民或翫法或苦法乃始鋌而走險故兵與刑有相因之勢班史合之爲能窺見其本原唐虞命官兵刑不分至周而始分之此卽所云踵事日增之說然司馬與司寇所屬之事猶多相出入者可見勢本相因王氏商榷云云不足與辨也周禮六官多爲後人所疑然大戴盛德篇已有之西河周禮問引以爲證極確周官之可疑不在此

問漢食貨志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顏注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是庶人先犯罪以奴婢作贖否　荅謂復其賦役也漢法計口率錢其云終身復者謂終其身不更取賦役以償奴婢之直此入人口以畱抵租賦非贖罪也漢俗富人多畜奴婢如卓王孫程鄭以僮奴千人八百人富於蜀中張安世僮奴數百皆執常業其家富於霍光是也

問古無四聲豈齊梁以前平仄皆混讀乎今韻書與廣韻異畢竟何人所訂常用字所遺尚多如琵字㨉字皆遺之何也　荅

古詩惟被諸聲歌者乃重音韻餘則不拘說詳鍾嶸詩品故古韻四聲通押然晉宋以後已漸趨於密此天地自然之機也古不分四聲而分陰陽清濁反切字母之學因之以起惟無韻書而雜方音故久則易變魏晉之不同於周秦六朝之不同於漢魏者以此自周陸諸人定韻書後而聲之變易者鮮矣廣韻集韻本皆二百六部今韻一百六部相傳始於平水劉淵然淵是刊韻書之人非定韻之人錢竹汀諸人皆有辨其書上聲尙多一部竹汀謂曾見王文戫刊本分韻已與今同文戫金末時人書未經見昭文張氏書目有之當卽黃蕘圃舊藏竹汀所見之本惟元陰時夫韻府羣玉爲與今本同耳古韻書爲小學而作今韻書爲聲律對偶而設用意本殊欲治小學須於廣韻求之

此今韻之祖也周陸之書及唐韻皆久佚紀文達沈氏四聲考以沈休文集所用韻較廣韻分部之同異凡仄韻得七十五部皆與切韻同平韻得四十一部不合切韻者纔一二用意雖勤實則不然陳東塾切韻考已辨之其存者以廣韻爲最古廣韻本唐韻唐韻又本切韻故切韻唐韻雖佚而可即廣韻以推尋其緒集韻出於廣韻而增字甚多且多後世俗字相沿既久亦往往不能廢即如琵琶爲掍把之俗推手曰掍引手曰把琵琶之所由名也風俗通正作掍把釋名則假枇杷字爲之說文本無琵琶二字新附乃有樨爲犀之俗然廣韻集韻均已收之必舍琵琶而用掍犀人將不識爲何物矣字體變遷由篆而隸已不能盡合六書學者惟當知正俗之辨使無大悖六書之指必盡執說文以繩古籍勢不可行也治道當去泰去甚文字亦然顏氏干祿字書已有此說陳長發江艮庭之徒雖古雅不足法至今韻書遺漏之字尚夥試士之書類然無足異也禮部韻略觀韻漏刋字添韻漏尖字爲俞文豹吹劍錄所刺四庫提要已及之

問閒閱古今人詩有出入古樂府者心甚憙之覺爲詩必浸淫古樂府來乃有佳處然否　荅古樂府猶有比興之遺後人以文爲詩而六義微矣李杜所以高出千古者只是樂府熟二公皆得比興遺意特杜顯而李微耳詩有別才嚴滄浪之言誠然專由學力入者多工賦體於比興之義終少妙悟乃學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

問桐城派爲古文正宗與南豐之原本經術同否然初學每苦

其沖淡古文辭類纂流別甚精其斥蕭選爲破碎尤否駢體文鈔謂凡文必偶欲引學者出駢以復古有所矯而言否　荅桐城名學八家實則祖歐陽而禰震川高者閒法史記姚郎中梅郎中往往有之但法其雋峭者多雄偉者少歸太僕之家法固如是也宋文惟介甫最高而最難學李安溪謂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也究則南豐源出匡劉淵懿質厚南宋人多效之朱子尤爲具體而稍緩弱葉水心亦工近時龍翰臣多效之震川兼師歐曾然不逮南豐之厚實雖時代爲之亦由經術淺深之異耳桐城沖淡乃其佳處文境惟沖淡最難但未學雄奇驟學沖淡易流薄弱若吳仲倫輩多如此桐城之不能爲班馬韓柳者亦以此馬雖不能至而其嚮往恆在斯班則步趨者寡惟曾文正善蓄氣勢實深於班史者故其文能救桐城末流之失劉霞仙養晦堂集亦可誦望溪論文之旨曰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非多讀書而明於事理不能也桐城之文有序者多其有物者方姚而外惟劉海峰管異之曾通甫曾文正諸家海峰經術尚淺才氣獨盛卷首論多奇闢而言之太盡古人不欲盡言者蓋有深意存焉海峰未之思耳其論文則佳管曾文善論事勢通甫亦主經世而文不工蓋爲公牘所累與藍鹿州略同餘不多得微特不逮古人視國初汪魏二家亦往往瞠乎其後鈍翁湛深經術擬香南豐文自精實三魏文皆有理致如裏言偶書諸編時有見道之言雜記中論文亦造微叔子筆勢尤雄放其論事敘事之作多得史遷遺意易堂九子邱邦士彭躬菴亦佳邦士筆力拗折微嫌其碎躬菴眞氣涌溢雖辭多憤激足見性情之厚國

初三家並稱惟雪苑蚤卒根柢遜於汪魏而識解特超才高固不可及雪苑與任王谷論文書謂文之旨全在裁制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當控馭歸於含蓄其言固是然閒漫纖碎處過多易落稗官窠臼邵子湘袁簡齋輩每喜為之此不善學史記之過也震川固不至此而亦閒有過碎處吳南屏諸人專師一家易犯此弊蓋無大氣以舉之故耳其次則西溟竹垞皆善學北宋餘如尺木惕甫諸人佳者尚不少可依類以求也近時龔定庵魏默深縱橫學國策廉悍學韓非頗足補桐城之所未逮龔勝於魏而僞體尤多定庵才氣一時無兩好為深湛之思而中周秦諸子之毒有時為彼教語亦非眞有得於彼教聊以佐其蕩肆而已刻深峭厲既闕性情蕩檢踰閑亦傷名教學之頗多流弊魏氏雖不及其精深尚未至如其橫決大抵不由唐宋專摹秦漢者弊每坐此明七子詩可讀而文不盡可讀以詩學眞唐人文學僞秦漢耳王李並稱弇州讀書多而才雄非李所及滄溟喜為詰屈而鮮精義明人纖碎之弊多自滄溟開之文不法六經而法諸

子已屬支乘故詞勝不如意勝意勝不如理勝理其榦也意其枝也詞其葉也三者具而後可以成文為僞體者理不足而欲以奇勝是為霸才歷代皆有之不如是不足見天地之大也近人為漢學者好詆八家而文多尤沓惟汪容甫戴東原獨工東原本學八家困於考據未極其才容甫醞釀較深筆斂而不敢縱故雅潔而醲郁但文得蒼莽雄俊之氣者貴專效此體則邊幅易窘或謂由此可上窺魏晉合駢散而為一是也惟魏晉文氣疏宕容甫如深閨名媛舉止矜貴所乏者林下風耳至其叙事諸作并未改八家面目而故為大言卑視韓柳此乃英雄欺人學者毋為所嚇若姚氏斥蕭選為破碎是固有之蕭選兼綜周秦以下之作體制不同有雄偉者有嘽緩者要莫不有濃馥之味桐城所短乃正在此亦不必是丹非素也古人本不分駢散東漢以後駢文之體格始成唐以後古文之名目始立流別雖殊波瀾莫二李氏志在復古斯選絕精其自製文亦多上法東京力宗崔蔡駢文境界之最高者養一齋集非自定故甚蕪雜西京之文莫盛於兩司馬史公源出左國長卿源出詩騷皆以氣為之主氣有毗陽毗陰之分故其文一縱一斂一疏一密一為散體之宗一為駢體之宗皆文家之極軌班揚多學相如崔蔡學班揚而氣已漸薄遂成駢偶之體矣第初學先知駢散之分乃能知駢散之合諸生課藝間有不古不今絕無文律者未必非學步邯鄲有以誤之若李氏之言固非矯也有陽則有陰有奇則有偶此自然之理古文參以排偶其氣乃厚馬班韓

柳皆如此今人亦莫不然日由之而不知耳然非駢四儷六之謂凡文必偶意雖是而語稍過若擘經室集諸論則偏矣國朝古文選本通行者如二十四家文鈔湖海文傳之類均不佳李氏姚氏皆有國朝文錄李不及姚姚選頗得因文見道之旨論與書取舍尤不苟惟序跋所取未精李選未免學究氣亦未免鄉曲之私然采摭頗富諸集少傳本者藉此可見崖略

問駢文導源漢魏固不規規於聲律對偶百三家時有工拙惟徐庾能華而不靡質而不腐取法貴上似當以風骨為主駢體正宗多作棘吻語文之古與不古當論氣格雖有拗句亦行乎不得不行何諸家有未盡然即陳檢討渾成富健尤西堂傾筐倒篋要非儉腹所能洪北江氣極暢茂吳聖徵稍覺婉弱而曾

選乃首西河西河正多棘吻竊昧於從入矣願略舉學駢文之要　荅駢文萌芽於周秦具體於漢魏沿及初唐襲其體製韓柳復古斯道寖微至宋而體格一變矣天地之道有奇必有偶周秦諸子之書駢散互用閒多協韻六經亦然西京揚馬諸作多用駢偶皆已開其先聲顧時代遞降體製亦復略殊同一駢偶也魏晉與齊梁異齊梁與初唐異同一初唐齊梁也徐庾與任沈異四傑與燕許異六朝文氣骫骳自是衰世之作但學駢體不能不宗之漢文爲駢儷之祖崔蔡諸公體格已成建安近東漢西晉近建安故魏晉自爲一類東晉與劉宋自爲一類永明以後益趨繁縟至蕭梁諸帝王之作而靡麗極矣文章關乎運會東漢清剛簡質適如東京風尚建安藻繪而雄俊魏武偏

霸才力自與六代不同晉宋力弱特多韻致亦由清談之故其體較疏猶有東漢遺意至永明則變而日密故駢文之有任沈猶詩家之有李杜也李存古意杜開今體任沈亦然任體疏沈體密梁陳尤密遂日趨於綺靡惟北朝文體稍正而不爲南朝所重北人亦自媿弗如蓋是時羣以繁麗相尚也物極必反至徐庾而清氣漸出庾尤清於徐遂爲駢文大宗六朝文如干令升范蔚宗詩如左太沖陶靖節鮑明遠皆不爲風氣所囿故可貴也徐庾清新富麗誠爲駢文正軌然已漸趨便易厥後變而爲四傑再變而爲義山又變而爲宋人故義山者宋人之先聲也宋人章奏多法陸宣公宣公降格以從時源亦出於東漢宋人名駢文曰四六其名亦起於義山見樊南甲乙集自序四字

六字相閒成文宋齊以下乃如此其對偶亦但取意義聯貫並不以駢四儷六平仄相閒爲工永明以前本無四聲之說要其節奏自然初無所爲鉤棘也六代初唐語雖襞積未有生吞活剝之弊至宋而此風始盛此不可學宋文佳處不在此然宋文之佳者固自不可磨滅飛書馳檄其體最宜彭文勤有宋四六選其自作經進文亦多類此體格雖卑取其易曉　國朝古文不競佳者未及唐荊川宋景濂毋論遺山道園以上賴有桐城一脈正法眼藏猶未盡絕耳荊川爲明文之冠景濂根柢深厚未出山時尤勝近人學史漢八家往往爲其所縛學周秦諸子又往往爲其所溺景濂兼學二者而無二者之弊雖亦有膚沓之詞爲明臺閣體濫觴然精邃處固非後來所及　國朝古文多規撫震川震川潔淨精微荊川則兼雄奇博大才尤高學尤博也而工駢文者獨多胡稚威洪稚存汪容甫孔顨軒邵叔宀董方立諸人其最

也陳吳爲應酬文所累明末四公子以王謝子弟自擬其年濡染家學南史最熟文亦如之其摹仿鄴下諸作雖嫌太似而功力甚深刻全集時乃以此入於古文遂爲程叔恭汪本所遺其年古文不入格獨此數篇爲佳曾選取之是也穀人自是清才體格太弱汪洪並稱洪不逮汪之厚汪不逮洪之奇洪文疏縱汪文猾潔邵文清簡皆可想見其爲人西堂熟於騷選擬騷及遊戲文獨工雖或有傷大雅以之啟發初學則可袁簡齋才筆縱放勝於荔裳諸人惟根柢不深偶用古語多成贅疣若修于忠肅廟碑之類故是傑作廟碑用排難之體雖非古法猶或可爲若吳巢松祭吳季子文亦用之則謬甚曾選之佳者尚有劉圃三王芥子孫淵如吳山尊彭甘亭劉芙初吳巢松樂蓮裳諸人甘亭選學最深亦頗爲選所累捋撦

太多眞氣不出要是駢文正宗芙初巢松諸人婉約峭蒨致足賞心而文氣已薄孫王才高未竟其所學也文章未論工拙先論雅俗加蓮裳荅王凝山書有云眼與碧疏意將紅斷鶴學齊梁乃落俗調凡此皆可類推曾選之首西河蓋以時代爲次西河不以駢文名而頗合六朝矩矱整散兼行並非鉤棘如沈雲英傳入後人手易爲嘔啵惡語此獨無之平澹須用唐人李元賓呂和叔文體鍛鍊未純而筆力高邁惟才力薄弱者苟欲爲此易至舉鼎絕臏不若效徐庾義山一派可免舉止羞澀也曾選中如郭頻迦諸人故爲拗體筆意似雅邊幅甚窘此外若王仲瞿雖有奇氣乃野狐禪姚復莊欲開生面亦頗犯此弊駢文自當以氣骨爲主其次則詞旨淵雅又當明於向背斷續之法向背之理易顯斷續之理則微語語續而不斷雖悅俗目終非作家公牘文字如箋奏書啟之類不得不如此其體自義山開之惟其藕斷絲連乃能迴腸蕩氣駢文體格已卑故其理與塡詞相通文與詩異流而同源駢文尤近於詩倚聲亦詩之餘也風雅本性情之事惟深於情者乃可爲詩特用情有邪正之不同溫柔敦厚詩教也緣情綺靡非詩教也至如雍容揄揚之作鏗鏘鏜鞳之詞源出於頌別是一格以駢文論則曾選中劉圖三最工此潛氣內轉上抗下墜其中自有音節多讀六朝文則知之四傑用俳調故與此異燕許尙皆如此至中唐後而始變　國朝精於此者惟稚威叔亾汪洪諸家亦時有之鄭軒以下文雖工而此意則寡矣

無邪堂荅問卷二

馮祖禧字李麟爲要人問漢書百官表後元二年二月丁卯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案史記將相名臣表丁卯作己巳然武帝紀云己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核諸昭帝紀光爲大司馬當與立太子同日漢表史表似均誤　答昭帝紀霍光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戊辰太子卽皇帝位昭帝旣以戊辰卽位則史表作己巳誤也武紀之己丑當作乙丑立太子在乙丑越明日命光爲大司馬又明日太子卽位漢表不誤據汪謝城歷代長術所推是月甲寅朔則丁卯爲月之十四日

問功臣侯表平陽懿侯曹參以假左丞相定齊魏案史表無假字當衍　答猶假守之比也非衍字參傳亦云假左丞相

問天文志鬼哭若謼與人逢遻遻當作迕史記天官書作逢俉索隱俉音五故反亦作迕謼音同呼廣韻一音荒故反與迕爲韻　答遻訓遇者本音五故切與迕同說文有遻無遻有俉無迕遻迕均見玉篇云遇也尒疋釋詁遇遻也遻見也釋文遻音悟遻卽遻之形變悟卽咢之音變悟咢雙聲廣韻義同玉篇但收遻於鐸韻收遻於暮韻遻遻乃後世省變而廣韻分爲兩字似誤楚辭懷沙重華不可遻漢書賈誼傳作牾卽迕之本字廣韻有忤牾無俉俉卽牾之省變也玉篇俉五顧反說文訓牾爲逆逆與迎通用亦有遇義

問地理志酒泉郡祿福汪氏遠孫曰續志作福祿非也案通典亦作福祿汪說未知何據　答漢郃陽令曹全碑拜酒泉祿福

大四百九十四

長錢竹汀金石文跋尾引魏志龎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龎娥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則漢魏閒猶稱祿福晉以後始改福祿也案隋唐諸志皆與續漢志同晉書載記張重華傳云封福祿伯太平寰宇記引闞駰十三州志云福祿城謝艾所築史記五帝本紀趙世家正義引括地志亦皆作福祿錢氏所云晉後改名者信而有徵惟據龎娥事似後漢時尙未改續志當轉寫誤倒耳

問食貨志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案徒似當依平準書作徒　答徒字不誤徒奴婢卽上文所云沒入之奴婢也論衡四諱篇被刑謂之徒下文株送徒與此徒字同義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趙氏曰

東陽上落隸字案太末本兩漢舊縣非自吳始立云分會稽立東陽郡者言吳立東陽郡耳非立太末縣也　評曰太末並非分會稽所立吳寶鼎中立東陽郡則實見於吳志及晉地理志趙氏臆增隸字誤甚文訂之是也但酈注此言不可通疑其下尙有脫文

又評曰　國朝人於校勘之學最精而亦往往喜援他書以改本文不知古人同述一事同引一書字句多有異同非如今之校勘家一字不敢竄易也今人動以此律彼專輒改訂使古書皆失眞面目此甚陋習不可從凡本義可通者卽有他書顯證亦不得輕改古書詞義簡奧又不當以今人文法求之

明夷待訪錄書後曰案黎洲學校篇云郡縣學官或其人稍有

大四百八十七

干清議者則諸生得其起而易之又曰郡縣官年少無實學妄自壓老成而上之者則士子譁而退之　評曰士人立身首重名節名節者清議之所從出也人苟不顧清議則何事不可爲然清議名節之立尤在乎厚風俗明代中葉以前化行俗美士敦踐履人勵躬行彼其時何嘗不以時文取士而其敎法斠若畫一深有合乎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旨故庠序之盛爲兩漢後所不及近人每斥之曰陋陋固士子所當戒也然與其妄也寧陋迄乎嘉隆而後士習漸漓啟禎之時紛呶噂沓梨洲耳濡目染遂誤以此輩爲能立名節夫三代造士之法散見於王制學記諸篇曷嘗有如此甚囂塵上者梨洲但知清議之出於學校不知橫議之亦出於學校也但知陳東歐陽澈之爲太學生

不知爲賈似道頌功德者亦太學生也學校之習一壞則變亂是非之說多出乎其中故三代時但以六德六行六藝敎士而未嘗使之遊鄉校以議執政明之季年臺諫譁於朝士譁於野雖其中非無一二賢哲爲之倡而聲氣黨援士習之囂古所未有梨洲乃溺其中而不悟習俗之移人甚矣哉

馬呈圖字西鈞高要人論語義疏眞僞考曰序有周生烈有周氏邢疏混作周氏此本有周生烈無周氏　評曰注引周說十四條邢疏皆作周氏皇疏皆作周生氏要之皆非也何序稱集周氏周生氏之說則兩家皆有采取今皇邢二疏皆爲後人所竄亂惟釋文於冄子退朝章引周生烈云云此確爲周生氏之說餘則不復可識別矣

大五百二十三

傅球林字謙石西寧人問說文新附豬从水豬聲禹貢釋文引馬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史記夏本紀豬皆作都然則豬可通豬亦可作都歟　答都是本字豬是同聲假借字人所聚曰都水所聚亦曰都都者大詞也史記作都用今文史遷雖從孔安國問故然亦兼用今文檀弓鄭注南方謂都曰豬都豬聲同故經典多假豬爲之豬則俗加水旁耳新附說非若都豬通用之字見於古書者甚多經籍纂詁已多徵引無煩贅述

南宋論　評曰南宋之初回都汴京固是要著然亦有難言者凡地經寇亂其勢猝不易振汴都之復完宗忠簡捍衛之力但兵勢本弱賴忠簡撫馭得宜巨寇收降聲威頓盛所謂河北忠義者亦多此類其中固有結砦自保之地要非皆孝子順孫也

李忠定建遣張所招撫之忠簡又能聯絡之故得其用汴京四達之地承平時惟恃河北爲屏蔽至是已久亡矣河北忠義結以恩信令其牽掣敵勢則可若欲倚此以禦敵勢必不能建炎元二之閒亦皆破滅其時忠簡尚存而不能救者勢不及也王善等之在河南本皆劇盜徒感忠簡撫馭之恩誓死相報杜充一反忠簡之所爲又皆散而爲盜當敵由山東掩至維揚乘輿幾陷其時汴尚在也苟無忠簡爲之保障維揚建康且不可保況汴乎總之高宗不終任李忠定則無論回鑾之事不易言即臨安亦不能久居勢必航海而後已忠簡屢疏回鑾欲以繫兩河人心耳內有忠定外有忠簡而後此事可行使以汪黃輩竟其樞則忠簡且將爲岳忠武而高宗不爲靑城之再辱者幾希

大五百三十二

忠定忠簡之才皆非後來將相所及高宗任之不專自取覆
惜哉朱子語類謂汪黃是至無用底小人以今觀之誠然大抵
非宋奸人多有才南宋奸人多無用自秦檜神姦巨猾而外
餘如汪黃史賈輩皆持祿保位無賴之小人而軍國重事終壞
其手故大易師之象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
祝慶祥字雲史歸善人問禹貢會箋說頗簡略其得失若何諸
儒說禹貢之書及古今地理之學求詳示水經注若何治法旁
參者何書爲要　答徐氏會箋簡而甚疏其依胡氏雖指以立
義者與近時桂氏文燦之書體例略同其偶改胡氏者多有罅
漏錐指體大思精錯誤亦復時有不足爲病也丁儉卿之正誤
陳蘭甫之圖考皆足訂其違失前代之說禹貢者自程泰之外
以傅同叔禹貢說斷爲最著傅氏書刊入通志堂經解缺四十
餘頁　四庫從永樂大典采出聚珍版印行乃足本其書最爲
近儒所取　國朝自胡東樵外以近時成芙卿禹貢班義述爲
最精班志本釋禹貢兩漢經師遺說多存其中成氏據此以釋
本經最得家法援據精博顓門之學也古今地理之書多不勝
舉大略分爲二類一考山川脈絡一考郡縣沿革山川爲經郡
縣爲緯其中又有古今之不同中外之各異凡學問之事當從
古書入獨天算輿地先從今書入今之輿地不明古之輿地不
能定其所在也昔人讀書左圖右史輿地之學圖爲尤要古圖
今不可得偶有存者亦不精近數十年此事乃日精一日散圖

亦多不勝舉其大者則胡文忠所刊爲善本粤中所刊董圖鄒
圖皆不及也中國輿地自禹貢外班志最古顧其書簡奧非有
疏證不能通其說水經注即班志之義疏也　國朝治班志鄺
注者甚多全謝山趙東潛戴東原錢竹汀錢獻之洪筠軒董方
立汪梅村張嘯山陳蘭甫諸人皆足名家吳氏卓信漢志補注
采摭甚富雖傷繁猥亦備參稽兩山之間必有大川兩川之間
必有大山朱子說水道明斯山脈可得而理然山勢終古不易
水道隨時變遷又當參互考訂以折衷一是其中名稱互殊鉤
稽不易約舉其要則水經注考古之淵海也水道提綱徵今之
斗杓也治水經之法全戴趙已有成規汪有水經注圖陳有漢
志水道圖說爲圖以明之其說簡而有要董則爲疏以明之有
水經注圖說殘稿惜未成書而卒其說博而能賅皆以今地證
古地此致用之學也郡縣沿革棼如亂絲各史志外元和志最
簡核方輿紀要詳於形勢二書非他志所能及次則輿地廣記
元豐九域志不失古法而未詳明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稍涉
泛濫閒有錯誤顧亭林郡國利病書用意與紀要略同一專論
兵事一兼及吏事皆有用之書但利病書是未成之作故少條
理皆當涉獵及之若　大清一統志明一統志非寒士所易得
洪稚存府廳州縣志即一統志之摘本也李申耆地理韻編稽
古者最便檢閱尙有遺漏其他或考古一代之志或考今一方
之志各有精者未暇覼縷邊疆外裔之書尤爲今日急務自官
修各圖志外私家著述近出頗多依類求之可矣嘉道以前官

修諸書近多難得故私家紀載亦足重外裔輿地當考洋圖海道亦洋圖爲勝俄邊界與倭國圖各有譯本其他圖雖多而尚未精越南緬甸印度皆近邊尚無佳刻

問新周王魯於傳無據宣十六年傳之新周孔巽軒以新田新鄭證之似爲直捷　答經典中絕無以成周爲新周者宣十六年傳成周者何東周也上云成周東周下忽云新周無此文義如其說則外災不書三句成贅文矣且即以新田新鄭解新周而故宋黜杞仍無說以處之其說非也公羊之故宋與穀梁故宋絕異巽軒牽合爲一亦非大抵此書於公羊學尚淺

問左傳近注最多洪氏亮吉李氏貽德臧氏壽恭皆輯古者也顧氏炎武惠氏棟馬氏宗槤姚氏鼐沈氏欽韓皆補注者也諸

說紛紜時難抉擇請示其得失　答左氏後立學官故漢儒遺說存於今者劉賈服三家而外並不多見後漢書儒林傳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鄭衆陳元賈逵馬融延篤彭汪許淑穎容謝該服虔孔嘉諸人各爲之訓釋今存者如穎容等說甚鮮延篤等說已無存賈服注與杜氏異者大義不過數十條餘皆無關宏旨李次白輯而疏解之是矣臧氏書名爲古義而多引公穀以汩左氏不知三傳各有指歸無庸強合若文字異同非皆古義也賈服與元凱互有得失而二家注已不全治左氏者不得不以元凱爲主近儒多申賈服而抑杜此一時風氣使然非持平之論元凱於日月與地氏族官制之類分門專治顧氏春秋大事表似之其句疏字解之處有違

失者則顧惠馬沈諸家糾補之大事表深明春秋時勢尤爲切實有用之學治左氏者數家兼取而門以賈服舊注匡杜氏之失可也杜注訓詁之學雖疏地理之學不疏洪稚存必欲摭司馬彪京相璠等之殘文隆簡以相詰難故用力多而成功少也

問春秋之學例爲大綱欲先辨一長編前列經文後列考證一字一例不厭推詳爲讀經明例之稾本何如　答左傳不專言例故治之者事實而外兼法與地兵制禮制氏族官秩各有顓門杜征南治此經之法即前事之師也陳澗源有左傳分類今尚存世族譜長厤二種欲明義例之學當兼通二傳然公穀有公穀之義例左氏有左氏之義例學者須觀其通而又不可相紊左傳條例始於鄭與賈徽見後漢書其傳於今者惟杜氏釋例

書公穀則何邵公之公羊條例見隋志穀梁時尚存范武子之穀梁略例皆久佚楊疏謂略例有百餘條今疏中亦間引之　國朝莊方耕有春秋正辭兼采衆家而以公羊爲主劉申受有公羊何氏釋例申受公羊之學甚深而甚偏是書雖多曲說而於董何家法則精顓矣許同叔有穀梁釋例柳賓叔有穀梁大義述皆專家之學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師法久絕惟劉中壘遺著及班史所采各說僅存近儒自許柳外有侯君謨鍾子勤二家侯書明禮制鍾書不盡用漢家法柳詳於許而自日月例外所采稍雜蓋其書不專爲釋例作也穀梁諸例師說失傳惟日月例可比附經文而得之故柳書獨詳於此其師說諸門考訂亦詳許書條例明整其論左傳則非又信宋人公羊穀梁爲姜姓之說此讕言耳豈足信乎若班史及中壘遺說諸家闕明皆有未盡此經視公羊尤難治近人或汩以公羊改制之說比附

緯書大失穀梁家法不足信也一字一例不厭推詳治經固當如此第必先通其大義而後可以諸例傳之否則紛紛改作恐治絲愈棼矣

問宣四年鄭弒靈公之事實出子公而書曰鄭公子歸生者以子公之權本不足以弒君也杜注以權不足屬子家恐非萬充宗曰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威權已震西河曰歸生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之上二說皆能得其情然西河不善讀傳反指爲傳之大謬何哉　答詳下文仁而不武云云似與威權之義不合果如充宗西河之言則歸生威權已震傳安得又以不武譏之疑此是經權之權非權勢之權也傳言歸生不能通權達變以定禍亂徒爲煦煦之仁故曰仁而不武無能達

也杜注亦未專屬權勢言西河釋經多不足據此之疑傳謬甚

問宣十二年傳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中軍在中下軍在右案傳云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潘黨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城濮之役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右師潰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是知上軍在右當楚之左下軍在左當楚之右正義之言非也傳言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蓋謂晉師奔者皆傍上軍而去而上軍𤈞肅不爲牽動耳　答兵事尙右故老子言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晉之上軍宜在右下軍宜在左而楚人則尙左隨季梁固明言之此與本文乘廣先左是兩義故楚左拒可從晉上軍右拒可從晉下軍也正義之說誠誤然案下文云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者皆移詳

大五酉一卄五

孔意蓋欲遷就經文右字而因以致誤耳

問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案注及疏意似謂以一兩一卒適吳以一偏一兩留吳然卒多於兩何不言卒之一兩而言兩之一卒且適時不言有偏何以所舍忽有偏於是有謂兩爲百兩御之之兩者顧氏引傳選說有謂以百人適吳而留其二十五人者沈氏小疏恐皆未確　答正義亦知其說難通故以兩之一爲句又疑傳文有誤說皆未安沈氏說似近之而謂以四兩從適吳苦無確據案昭元年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二十五乘爲偏周禮司右正義引司馬法亦同但無五十乘句疑此之所謂兩者五十乘也以車五十乘卒百人適吳而留偏兩之二十五乘并卒百人於吳以教之蓋二十五人

爲兩言人數也五十乘爲兩言車數也二者同名異實吳未始知車戰之法巫臣教之自必以車徒往偏兩者其車數也一卒者其人數也司馬法之制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成元年杜注引司馬法與韋昭國語注周禮小司徒疏引論語鄭注孫子杜注皆同而鄭注小司徒則云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賈疏以爲一是畿外邦國法一是畿內采地法案疏語恐未確甲士十人徒二十人疑是出車之制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疑是在軍之制計一偏之車當用甲士七十五人徒一千八百人而此僅用一卒者教戰之事非臨陣比可取材於其地而教之也黃薇香春秋釋謂合輶車驰車爲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illegible]偏師不備輶車曰偏

大五酉二十七

兩其說甚精但以偏兩為不備輸車於古無徵仍未敢從
問春秋時名公鉅卿甚多求其以純篤者不數覯非涉於功
利即涉於浮華豈風尚使之然歟林伯桐有春秋風俗二十卷
惜未見欲知三代之學術風俗所冋其指　答成周盛時教胄
之法最詳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大戴保傅篇白虎通
諸書之說也王制正義引尚書大傳云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
學保傅篇注引作十三入小學又謂子姓晚成者十五入小學
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師氏教
以三德三行保氏教以六藝六儀小樂正學干籥師學籥大樂
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凡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
士之嫡子皆造焉蓋封建之世仕者世祿元子嫡子皆有治民

之責故其所以為教者特詳禮經十七篇皆諸侯大夫士之制
委曲繁重非草野所能行所謂禮不下庶人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為容賈疏庶人若府史胥徒之屬府史胥徒且如此
民庶可知矣其通行於民間者若蜡祭讀灋之屬儀文皆簡而
易舉鄉射鄉飲酒較繁然惟主賓及衆賓介行之以示民禮讓
耳獨其教之者則甚備有比閭族黨之制斯有家塾黨庠之設
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為教鄉大夫以下受而行之禮樂亦在
六藝中而又特申其義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先王之重禮樂如此蓋所以納民於
軌物而導血氣之和平也賈疏釋經文習申之意甚精案聖門
之教詩書執禮又曰興詩立禮成樂即三代時學校通行之制

古者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士有諸侯貢士之制有
司馬三升之法大夫多以世及士則卿大夫之衆子及凡民之
秀者為之封建既行設官益衆周官府史胥徒即今之吏胥也
鄭注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胥徒則民給徭役者此鄭君以漢
制況周制府史不由官辟宋以後始然故多流弊封建之制地
方數十里而有卿大夫士若干人賢士之不登進者鮮矣其秀
者莫不有祿以代耕其愚者莫不各安於隴畝無曠土無游民
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民志既定民氣自靜故三代時有亂臣無
亂民者此也陵夷至於幽厲三綱淪九法斁尹氏秉國世卿顓
政瑣瑣姻亞皆登膴仕亶侯多藏虢公好利掊克之所以在位
也具曰予聖皇父孔聖諛言之所以日至也天下之患莫大乎

士夫皆懷貪得苟且之心而不顧名義悍然自以為是於是簡
兮之賢者依隱翫世考槃之碩人獨寐寤言而人君所與共天
下者惟是潝潝訿訿泄泄沓沓之流欲國之久安長治不可得
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亡然後春秋作此
之謂也春秋之初鄭莊以梟桀之才敢於干名犯義而其後卒
不競鄭衛風最淫亂衛卒為狄所滅辛有見被髮而祭知其地
之將為戎亦以禮教先亡耳中國既微戎狄並起漢陽諸姬楚
實盡之寖及乎方城以北向微召陵城濮之師則中原弱小之
邦胥將夷為九縣齊晉大國亦難久存矣待秦而始混一哉仲
尼之門羞稱五霸為萬世與衛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尊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為一世人才計也不如是則道不大管子天下

才而孔譏器小孟斥功卑春秋之法爲賢者諱而又責賢者備比物此志也惟孟子能知春秋惟宋儒能學孟子宋儒論人甚嚴取人甚恕（見於語錄文集者極多）恕者所以崇奬天下之人才嚴者所以示人抗希乎三代惟有此狂狷之議論故世道雖淩夷而尙不至流爲鄙夫鄉原之天下也後世徒議宋儒之苛而於其取人甚恕者概置弗道彼亦嘗一讀宋儒之書否乎至於子衿之詩城闕佻達鄭人遊鄉校以議執政此與漢之甘陵明之復社奚以異非子產以鎭靜處之將士論益囂民情益擾其禍不中於國家者幾希春秋二百四十年名卿輩出而敎士之制無聞魯僖之修泮宮安得不侈爲盛事耶然其時人心雖日趨功利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賢士大夫莫不明天人之故觀內外傳

所載言禮意者最多（其言多與大小戴記相出入）公卿宴享賦詩言志詩與樂相表裏也六藝未經孔子刪定易但爲卜筮之書春秋（指未修春秋言）尙書皆史官掌之（一當世之史一古史）故左史倚相能讀典墳邱索以博雅名子產辨黃熊臺駘亦稱博物凡此皆徵史之事非好學者不能兒若禮樂童而習之野人女子能通大義其精者則探制作之原窮性道之奧士大夫學術莫不以是爲歸至戰國時僅逾百年而先王遺法埽地盡矣自道術分裂諸子繁興墨家有非樂之篇老莊有棄禮之論名法諸家背道而馳亦稍緣飾以經義其流弊極多其人才則大都非後世所及蓋承數百年敎澤之遺雖當學術衰息之時猶思自見於世也迨縱橫家出而盡掃之但存一自私自利之

心禮義廉恥皆所不恤其爲說益曼衍無窮其爲禍亦益烈矣故孟子推本敗亡之由而歸於上無禮下無學又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者聖人之刑書實聖人之禮書也

廖佩珂（字君栗歸善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顧氏書頗綜核名實稍雜名法不若此書尤純乎三代之學　評曰綜核名實在今日尤當務之急漢宣帝之中興諸葛公之治蜀皆如此蓋承人心縱弛之後非此無以振刷精神也（近日胡文忠之治鄂亦然故能以一隅轉移天下之全局眞任事人必從腳踏實地做起凡爲大言高論者皆不足恃）黎洲言利弊多透徹而其法可采者無幾大抵知其一不知其二見一時之利而不思後日之害者爲多須知三代井田封建學校之制皆相因而及經數聖

人之手而後成其相維相繫固自有本末兼舉之道非可枝枝節節爲之也卒乘之制出於井田人才之多出於學校苟封建衰兼幷相尙卽其明證黎洲之論學校與三代時造士之法迥殊而可輕言封建乎古今人情不甚相遠治法亦不甚相遠特聖王之治純後王之治雜聖王公天下後王私天下其心雖私其治固不能不出於公後王與聖王所判者在心術不在治法固心術之私而治法亦遂有私者要非事事皆私也漢魏以來良法美意甚多曷嘗專爲私天下而設卽爲私天下而設行法者亦但當問其法之如何儘有其人可誅而其法可取者若一切抹摋而徒取古者不全不備之法以施諸勢殊事異之時其

窒礙也宜矣所貴學古者謂其能取古人之精意以施諸今日之實事非謂泥其迹而可爲治也三代聖王雖公天下而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未嘗不私觀詩書所言皆兢兢業業祈天永命爲子孫計久長之事蓋能私其子孫乃能安其百姓未有百姓不安而子孫獨能安者此古今無異理聖凡無異情雖私而實公也黎洲動以堯舜巢許責後世不知堯舜之視天下初無意必於禪讓苟丹朱商均皆賢又豈必以禪位爲名高哉孔孟稱堯舜多稱其盡君道盡臣道而不甚稱其禪讓豈不知禪讓爲聖人之至德以此固非可責諸人人耳巢許之事惟莊周喜道之初不見稱於孔孟孔子之稱泰伯以其善全父子之倫稱夷齊以其能立千古臣節若天下皆巢許生民之禍安有已時

黎洲不達此義肆其憤詞但逞一時之偏見至遺千載之大防不可爲訓

吳保楨字玉屏連平州人楊嗣昌論　評曰論亡國之罪烏程自淨於武陵以武陵之才使能去其忮心信任孫盧諸公則賊不足平矣其得罪淸議以力與黃忠端爲仇忠端之聲望愈高則武陵之奸惡愈顯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至其曲護熊文燦殊不可解文燦何德於武陵其始不過誤信耳思宗苛察好糾擿人臣小過武陵恐以誤舉獲譴故飾非怙過而不之恤仍小人患得患失之常態也以至文燦被逮猶爲申雪可謂大愚大學引秦誓之言及小人務財用之失正不啻爲武陵預立罪案故苛察者必失下媢嫉者必誤國槪於武陵之已事有國家者可以鑒矣

饒從龍字紆雲大埔人問公羊三科九旨何宋二說不同其義孰長　答宋氏所云三科與邵公同其九旨中日月時詳略之旨即邵公之內諸侯外夷狄也餘遠近親疏之旨即邵公之所見所聞異辭也惟譏貶絕之旨不專爲三統而設與邵公頗異譏貶絕乃左氏之旨非公羊家專例也當從邵公孔巽軒別以天道王法人情爲三科近於俗說巽軒不用科旨則已用科旨而自爲新說未免進退失據

讀漢書藝文志曰裒諸子之學以爲治得其一即足以亂天下　評曰漢文用黃老武侯明申韓未嘗不治視用之何如耳然此語自是正論大抵用儒者之道而過於仁慈亦不足以爲治

故仁必以義輔之而仁則必先於義此所以中正無弊也辟以止辟刑亂國用重典儒家自包有法家之義然必不肯用之太過申韓不惟太過而且務盡其法者也流弊百出禍且及身若煦煦以爲仁非仁也罪疑惟輕非疑者勿輕也故儒者不可不讀律律意精深俗吏烏乎知之律窮則有例例窮則有案例案紛繁或有畸輕畸重之失律則大中至正有互見其義者有深設其文者細如繭絲非以治經之法治之不能通知其意也鄭君嘗注漢律盛行六朝孫淵如刊有唐律疏義至五代刑統以下亦皆有端緒可尋今律如五服圖等皆與禮學相出入其名例一卷則諸律之綱領也儒者讀律自不能與專家之學同其精深但細讀之使人懍然興懷刑之思可以寡過而其有關治

十九册終二函

31B

術者更無論矣

黎元莊字辰約嘉應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曰後人以王莽禍漢安石亂宋幸不敢復言變法然窮通久變孔子之明訓改弦更張賈生之上策必泥成法夫豈其然　評曰變法亦視其事勢如何民心如何須因勢以利導未可違眾而獨行也叔季之世當言除弊毋遽言興利古人立一法自可行諸久遠其不能行者弊端害之天下事無一非可作弊之地法愈密弊愈繁去其弊則利自出何待大聲以色為哉商鞅治秦秦強而適以速其亡孰在當時曷嘗不憤末世之虛偽慨政教之淩夷激而為此然其效可覩矣末俗拘牽文法乃奉行者之失苟有豪傑任其事焉用法極得法外意必不為文法所拘歷觀往古凡掃除

更張蕩滌舊俗者皆鼎革時之事非所語於守文之世若怫民心而強為之不至如安石之禍宋不止也

鍾凌漢字扇崖嘉應州人問西銘之旨不同於兼愛其殊別安在　答西銘發端即言乾父坤母以下語語本此立說蓋謂人物皆受形於天地天下人同出於父天母地非同胞而何大君為宗子踐形者為肖子害仁濟惡者為逆子天生民而作之君作之師有栽成輔相之道宗子肖子皆不得辭其責者也惟其心中胞然有民胞物與之仁故欲使之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即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意所謂能近取譬也均是人也同受形於天地猶之衆子同受形於父母故尊高年即此長吾長之心慈孤弱即此幼吾幼之心猶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然西銘但以其心言而非以其事言心則無窮可以萬物為一體中國為一人不如是則生機窒而仁之量隘人必具此胸襟而後能任重致遠自私自利皆一念之蔽誤之也事則有窮博施濟眾堯舜猶病故儒者必明理一分殊之旨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等差正所以善全吾仁否則執途人而愛之與吾親等勢必不能遍給終且視吾親與途人等而生理於是絕天地之心或幾乎息矣故理一者仁之體也分殊者仁之用也理一即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同出一源也分殊即親親長長惸獨鰥寡之各準其量也蓋論語言仁合體用而言之也孟子多言用其言明白易解西銘專言體則易混於兼愛故程子亟以理一分殊明之然有體斯有用必有民胞物

與之量乃有立人達人之思大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亦只此一念充之惟其民物同出乾父坤母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參天地所謂惻隱仁之端擴充而仁不可勝用也此仁之端則受之乾父坤母而凡民吾同胞者莫不有之故人可以親其親長其長而惟肖子為能踐形惟宗子可以任家相故其責必有攸歸知化窮神則達天德之事不愧屋漏以下則克己復禮之事皆所以擴充此仁也謂充此仁念也尚未及推行之事長長慈幼等語則推行之事然亦但言其理謂仁中自有此秩然之則也此篇皆舉仁之理言之但其用有等其施有序專為博施濟眾之舉而不知尊高年慈孤弱之差則從井救人勢且立蹶墨氏之兼愛釋氏之慈悲摩西氏之救世主皆是物也彼惟

誤認體爲用故其流弊不可勝窮孟子與宋儒所以闢之不遺餘力不然墨氏釋氏首闢世一出之人其意亦無惡於天下方將進之不暇而忍距之如此其嚴哉六朝之時南北諸儒治經異派釋教亦然而禪宗衣鉢之傳六祖枏壇徒侶彌盛五季專尙詐力士多失職遁於空門臨濟等五宗之派遂遍天下北宋士大夫不參禪者甚少宗杲教無垢以改頭換面而六經李以禪學解之橫浦眉山固不待言即程門諸賢亦多陰染其旨程朱闢之不得已也元明以來禪學日衰而其徒并不能舉其說闢之何爲後儒疑程朱立言之過峻者未設身處地以觀之也昌黎言博愛之謂仁合下文讀之其言固自無弊但此言仁之事與夫子言立達西銘言胞與其旨畧同而昌黎未析言之宋

儒恐人誤認博愛之義而以施濟爲仁將入於墨氏釋氏也故屢辨之蓋豫防流弊之言非謂昌黎眞不知仁也謂昌黎不知仁者特其縱論之偶過非其本旨之所在也

劉元城學術論曰微仲堯夫一爲熙豐舊黨所搖撼遂不免用其調停雖其識之不定亦由氣之先餒　評曰汲公秦人守立無黨其汲引陽畏而卒爲所擠識不足耳畏本傾危之士假爲所眩則有之謂氣先餒恐未盡然汲公死不明宋人說部多載之亦多有詆之者則以其無黨之故非盡公論堯夫爭訕謗詩案自是正論尤不得以無識譏之蔡確與吳處厚結怨之始末王氏揮麈續錄載其事甚詳且調停之說未可厚非用之此時尙嫌其晩呂蔡之徒固不可稍貸其餘徽而入於下流者亦自

不乏大憝既除脅從罔治陽和布德則鷹化爲鳩但當多引正人潛移默運以固元氣耳桀黠者盡法懲之頑鈍者徐漸摩之宋祖以忠厚開基戒後世子孫不可殺士大夫此最盛德之事然當權奸擅政以惡州窮地竄謫諸賢實與殺之無異而君子之處小人則常失之寬如呂蔡輩非肆諸市朝固不足警羣小之心亦無以饜天下之望也叔季人心大都嗜利誠無術以遏其躁進豈可反驅以資小人之用哉薰蕕不同器而藏梟鸞不並樹而棲用一小人則君子皆爲所擊牽之君子常不勝而小人常勝故易於姤之初六師之上六戒之爲人上者宜知此義天不能有景星而無彗孛地不能有嘉禾而無稂莠小人不絶於終古操之蹙則激而生變處之當則轉而包羞故易於泰之

九二否之六三發之爲人臣者宜知此義荊公初意本用舊人諸賢無一肯爲所用乃幡然變計專任新進承其流者變本加厲不待紹述之說行元氣固已大傷元城語錄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案溫公之言如燭照數計荊公未嘗不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欲苟取以幸成他日終有福建子之悔好用小人者可以鑒矣天下未有不得人而可爲政者使諸賢在朝雖新法盡行猶可徐思挽救至盡以操切者爲之而民生益無所控訴矣執拗不曉事自是荊

公定評凡與執拗人共事愈爭則其禍愈烈陽順其所爲而陰施其挽救之術久之彼亦倦而思返耳李西涯委蛇宦豎之間名節幾不可問後人猶或曲諒其心神宗固有爲之主荆公亦非患得患失之流使有數人者委曲補救其閒豈至若斯之決裂卽云剛愎自用萬難共事然盡一分心力民間受一分之益國家固患粃政之亟行尤莫患乎朝列中善類一空則當陰陽絕續之交更無人焉起而承之不至於天地閉賢人隱不止故有碩果之不食而後有拔茅之彙征固天下之元氣者在乎扶植善類人材非愛惜長養則不能成小人旣百計以挫折之君子更不思委曲以挽救之潔身而去名則完矣而於國事無濟也此庶僚新進之所爲若大臣與國同休戚者其義尚不止此

第非伴食者所可藉口耳故程子謂新法吾輩激成之最是持平之論二程遺書記其事甚詳元城語錄載溫公論介甫之言數條皆極平允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論荆公心事亦至確青苗之法荆公行諸鄞縣而效遂欲以施天下不思一邑之地耳目易周天下之大奉行者豈能盡善況其與民爭利爲世大詬乎治道在不擾民事簡則易行法繁則多弊故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以青苗之瑣屑而欲行諸天下是之謂不曉事若以姦邪責荆公荆公所不受也然其心卽無他而孽姦由此彙進祖宗百數十年培植之元氣斲傷至於無餘倒行逆施罪魁禍首其奚自解免於天下哉後世往往有民間自謀之事而上之人不憚煩瑣爲之代謀者皆青苗之類也民間治生之事至纖至悉十里異宜百里異俗代謀者必不如其自謀之工一人之身豈能家喻戶曉勢不能不假手吏胥吏胥之不蠹民者有幾民不懼官而懼吏官有情理可言吏非情理可喻也小民終歲勤動不足供若輩之一飽卽使奉公守法而民事各有常程一日不耕或受之飢使之廢時失業以聽無謂之文告利源未開怨咨先作矣曹參言毋擾獄市豈獨獄市爲然哉

梁宗柏字式如茂名人明夷待訪錄書後　評曰凡黎洲所譏者大抵末俗之凌夷非立法之本意日久弊生使黎洲之法果行亦猶是也開創之初疏節闊目承平旣久法令滋繁蓋守成中主無識力以改成法而臣工之偷安目前者見法敝則立一法以救之又敝則又救之而多不探立法之本意亦或有倖法

之繁密轉可以逞其私者此弊歷代皆然故善爲治者不貴更法而貴除弊弊去則法之精意自出而後知昔人之立法皆非漫然爲之也試觀歷朝典制諸書其大經大法所以教養斯民者何等周密觀黎洲所擬有過之無不及焉無如法立弊生有司奉行故事而無精意以貫之則利民者且將轉以厲民並藉口於故事而益巧肆其厲民之術故程子謂有雎麟之精意而後可行官禮之法度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況黎洲所立諸法大都利與害相倚伏而初非見利不見害者哉

又曰胥吏篇云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則復差役欲除簿書期會吏胥之害則用士人　評曰差役如何可行於近世使鄉人受差則破家者有之矣黎洲謂差役防人之報復不敢致難

於人殊不知鄉民之黠者自必雇役如故名是實非官亦何從辨之其愿者則受人魚肉吞聲忍氣而無如何明時糧長卽前車之鑒富民之破家可立而待也吏胥用士人固可補偏救弊第重吏胥之選當廣其登進之途士知他日服官甚易而爲吏並非賤役也乃始濯磨自愛否則士人亦甘爲市井小人之爲且以詩書佐其舞文之具視市井尤有甚焉凡事不養人之廉恥而望其自愛無是理也明太祖重吏員之選多至達官宣宗以前猶然

顏重光字宣甫遵平州人明夷待訪錄書後　評曰藩鎮只可置於邊陲不當置於腹地謂唐之亡由於方鎮之弱亦不盡然如李茂貞輩勢稍弱者稱臣奉命之不服其勢均力敵足相抗

衡者不過割據自雄以致生靈塗炭而跋扈如朱三者且師曹瞞故智始挾天子以令諸侯終亦潛移龜鼎仍無救於唐之亡也晉王本非梁敵特以深仇之故致死於梁假令梁不與晉讐晉豈遂能終守臣節其授詞於晉而卒滅於仇人之手者亦溫之惡貫滿盈天奪其魄而於唐之存亡皆無與也梨洲之論自是有爲而發非盡切於本事

梁垚字唐階茂名人問近時河患日深鄭州之決淹沒至數百里世儒每言復禹舊蹟其說何如潘印川束水刷沙之法是否可行機器挖沙亦可用否　答史遷言禹廝河爲二渠一北載之高地一分入諸漯川漯川之渠與今河道相近大清河爲濟水故瀆濟水絕流已久後世變遷尤多今利津海口近高苑高苑漢千乘郡地也漯川由此入海其北載高地者傷西山之足以行故久而不敗至平地後則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數百里間聽其游波漫衍雖禹亦無如何也三代後北流舊蹟久湮今衞河與之相近漢武帝塞瓠子河復禹舊蹟實已東徙百餘里王橫謂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是也若挽河入衞其勢甚易但直隸已有五大河滹沱永定尤爲民患天津海口甚窄若再加以黃河夏秋之交諸水並漲永定且爲所遏勢將灌及京城此萬不能行之事也禹時滹沱亦入河今滹沱入子牙河以入海同治間患幾與大河相埒近則畿南稍慶安瀾而永定河患尤劇矣禹時上有高地下有九河故能堅束而容受之今衞水去西山已遠滹沱善徙畿南土性最鬆河道時變正禹所謂行平地

數爲敗者陳和叔導河書欲由大名引而注之漳河合滹沱諸水達之天津以復北流故道蓋未知帝都所在古今勢殊也自禹廝二渠後至周定王五年河徙至金明昌五年南流合淮至
國朝咸豐五年北流入大清河是爲古今三大變自餘遷徙靡常無代無之獨晉唐之世河患最少蓋亦地經割據紀載未備之故耳漢武帝時南注鉅野通淮泗是爲南流之始武帝旋發數萬人塞之宋熙寧中曾分兩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元豐以後又折而北明昌五年之決亦分兩派後遂專趨於南漸且以洪澤一湖受河淮二瀆之水至咸豐間始改而北流其歷代河患禹貢錐指行水金鑑諸書考之已詳今不贅及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口直衝張秋其勢本順而明時常

挽之南流者一爲祖陵風水一爲河運所關今二者皆無慮非行已久宜若可以灑沈澹菑顧山左之民常苦昏墊則以河身日高海口淤塞勢常不能容也自潘印川治河後論者多持河不兩行之說實則漢宋之世皆曾兩行非獨禹時爲然蓋支河多分則力弱弱則不能刷沙若分兩大支以殺盛怒有何不可今山左水道近大河者有小淸馬頰徒駭三河此唐時所稱徒駭非北河之一也馬頰亦非禹之遺蹟惟徒駭稍寬可容分泄而沿河居民已不甚願或由賈魯河挾潁以入淮卽近時鄭州決口之道明正統後宏治前多由此第黃淮二水入湖湖不能容高家堰有岌岌可危之勢故江南居民尤不願也當河南行時淮水爲黃流所遏不能宣暢時或汎濫爲災上自潁壽下及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十五　廣雅書局栞

高寶極惴惴焉舊制河淮盛漲則啟禮智等五閘以洩之裏下河本爲澤國入海之路尙多若天然天賜等七引河皆可資宣洩民居不至盡淹惟稻爲所浸收成歉薄故啟閘之期極以差一二日爲上下流之盈縮數州縣之民每因此齟齬分水南行近日張勤果本有是議欲於銅瓦廂上下築爲堅閘減三四分之水以入淮此亦無策中之善策然淮徐之民旣不樂從勢難咈民以從事創巨痛深奚怪其然非河自南流孰能執其咎耶增高培薄誠爲下策顧後世生齒日繁田廬彌望勢蓋不能不如此論者徒執神禹治河功在疏濬之說以詆潘靳諸公夫潘靳固非不講疏濬者開海口以逝下流之去路卽濬之法開引河築減水壩以消上流之盛漲卽疏之法因時制宜貴師其意不師其迹必爲高

論以詆之未識任事者之苦心耳隄工自明代以來講求已備若月隄子隄格隄之類皆因地而施縷隄遙隄尤關緊要無縷隄不能束水無遙隄不能容水也入海之路不暢則上流之淤日甚此皆自然之理開濬海口本難施工利津鐵板沙尤不易去非別開引河不可若陳省齋之於近海兩岸各開引河以其土堆爲縷隄後將縷隄剗去合三爲一等法今皆可行詳見張氏河防述言機器挖沙亦是一策但不難於挖沙而難於挑送若僅堆置河旁水漲時仍帶沙入河挖猶不挖也聞天津定購機器船水隨泥上似亦不甚適用舊制鐵帚船之用妙在但鬆其沙仍借水力以刷之機器閒有用飛輪者輪飛而沙揚此則與混江龍用意畧同第須隄工堅固力能束水始足見效否則

無邪堂答問卷三　三十六　廣雅書局栞

游波寬緩水不能挈沙以行雖已鬆者亦漸變爲鐵板沙而河身日淤故潘氏築隄束水借水刷沙之策至今不能廢也嘉道年閒南河官吏侵牟無度以致潰敗不可收拾包愼伯魏默深之徒皆預言河必改道蓋以事勢驗之而知其然逮豐工告竣河遂東徙時方多故未暇經營十餘年之淤積而河之敗徵遂見復因帑項不敷多以民埝爲官隄尤未能處處築造如法潰決頻仍職是之故非河之果不可治也至鄭州之决自是人謀不臧東河尙有承平餘習平時險工多在北岸猶或加意宣防南岸則廢弛已久一決遂不可禦此非一朝夕之故矣夫治河無他奇策所恃不過隄防能順天時相地勢以爲之卽奇策也河工當合龍時壩之走與不走往往有天意存焉若鄭州第一

次合龍人皆知其埽之必走此又關乎人事治河之道與治兵
同埽當下而不下不當下而下皆失天時地勢者也鄭州合龍
乃當大汛之時故求急而反緩河工皆有成法可循但能思患
預防嚴杜浮冒自必日起有功所難者任事之人耳
劉潤綱字維三合浦人讀李翺復性書曰翺論性而云皆善實
可追蹤於許鄭說文云性善者也角弓箋云人之心皆有仁義
比肩於孔賈皆緜蕝疏云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春官疏云
變之久則化而性善也　評曰心非性也鄭箋未可牽合說文
則實用孟子說耳鄭箋心與性不甚分別故上文言性下文言
心此自辨析未精處無庸爲之曲諱此題本不必引鄭說也必
欲引之則當引禮中庸注詩蒸民箋乃與性善相比附至云比

肩於孔賈亦不然孔賈有孔賈精處習之有習之精處比而同
之轉覺儗不於倫皆緜蕝疏是衍孔傳語春官疏是引中庸鄭
注皆非孔賈所自得者古書言性有以性命言者即宋儒所云
義理之性也有以才質言者即宋儒所云氣質之性也疏家每
不甚分晰若春官疏之引鄭注亦混性命於才質非鄭注本旨
然此不足爲孔賈病彼時常解皆如此性命道德之說至宋時
始精故作理學題多引漢唐之說必不若宋元儒者之精確猶
之作制度名物題多引宋元之說必不及漢唐儒者之博贍漢
儒之言飭質故必參考六朝初唐諸書以疏其義然六朝玄學
大行儒者治經若周易論語率雜以老莊之旨如世說新語注引孫盛易象妙
於見形論之類孔沖遠謂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玄易
虛義多浮誕案繫辭注疏多引老子蓋六朝習尚然歟義

見於隋經籍志者甚多今皆散佚李氏集解不取王韓之學故
諸儒遺說罕存惟論語皇疏所采各家純駁錯出往往有涉於
異學淺陋難通者邢疏廓清摧陷之功不可沒也宋儒之言精
深故必博稽元明　國初諸書以尋其緒然嘉隆後心學盛行
天泉證道四無謬說舉相推衍涇陽景逸蕺山諸公雖大聲疾
呼猶未盡抉其利病涇陽證道編還經錄諸書論陽明同於告子釋氏處至詳第辨其無善無惡之說猶
未及致良知之說　陳清瀾之通辨張武承之質疑詞近叫囂仍未能障
其狂瀾康雍以來乃漸衰熄陸張諸儒闢邪衛道之心不可誣
也近儒以此爲平淡無奇乃倡爲實事求是之說鼓動一世六
書九數音韻訓詁名物制度類多卓然名家惜乎其不善用所
長耳漢宋諸儒大旨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處亦多學者知其

所以合又當知其所以分使事事求合窒礙必多斯穿鑿附會
之說起矣近儒謂訓詁名物當求六朝以前書是也其謂不讀
唐以後書則非此特讀書減省之法非眞讀書人語也明七子
論詩文亦然詩文氣有厚薄體有古今自當隨時代爲升降豈
義理亦隨時代爲升降乎書之傳與不傳有幸不幸陋書自不
可讀佳書自宜多讀初不以時代而殊學者愼毋爲此等讆說
所封也宋學以闡發義理爲主不在引證之繁義理者從考證
中透進一層而考證之粗迹悉融其精義以入之非精於考證
則義理恐或不確故朱子終身從事於此並非遺棄考證之謂
也朱子言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曾做此自謙之詞今
讀語類隨舉一事無不通貫非精於考證者能之乎斯其文初

無飯飣之習莫非經籍之光宋五子尙已若漢之董江都劉中壘匡稚圭揚子雲諸人皆有此意西漢之學術所以高出東漢也西漢大儒最重微言宋儒則多明大義然精微要眇之說宋儒固亦甚多漢藝文志李奇注微言隱微不顯之言小顏注精微要眇之言義皆可通惟精微故隱微也其言心言性乃大義之所從出微言之所由寓漢學家獨禁人言之則無論周易一書專明性道卽四子書中言心性者何限子貢謂性道不可得聞第戒人躐等耳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明乎此近人乃藉口此言以文淺陋則六經幾可刪其半矣韓詩外傳云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而治道畢矣蓋心術形爲好惡好惡本於性情性情原於天命惟能治其性情節其好惡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故理好惡者大學絜矩之事治心術適性情者大學誠正之事原天命者大學顧諟明命之事古之儒者言治道若此安有去心性之學而可言治道者乎

顧亭林謂學者但當辨辭受取予不當言心性夫辭受取予之節孟子辨之至精存心養性之功亦惟孟子言之至恐取其一而遺其一不可也仁義禮智天所與我是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任其牿亡則日趨於利時或省察則漸返於義惟其以心爲權衡故能知何者當受何者當辭何者當取何者當予茍此心憒然一無所知則發不中節舉動乖謬尚何辭受取予之足云吾未見禽獸在前投以嘑蹴之食而不受也予以簞豆之利而不爭也彼豈無心惟性與人殊不能自治其心故任其性之所發而不能自止也告子生之謂性意正如此蓋以知覺運動爲性故有杯棬湍水之喻其說極粗宜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而不能答也近人以六書言訓詁謂性從生得聲往往申告子之說然說文明云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从心青聲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从心生聲凡字有形有聲有義陽氣性善者釋其義从心者釋其形生聲者釋其聲使強以許君之說同於告子則情从青得聲又將何解左形右聲許書之通例治小學者豈於此猶有不瞭然乃許君力宗孟子漢學家反宗告子何耶詩大雅烝民正義禮坊記正義皆引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樂記鄭注性之言生也白虎通人稟陰陽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以生訓性古書固多有之要非制字之本義且皆舉氣質而言不若許君兼言理氣之爲完備禮運鄭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又云此言兼氣性之效也鄭君亦以氣與性分言之蓋與宋儒說同彼徒執口之於味數言以爲孟子之言本與告子相近不知孟子意以此數者亦出於性非謂吾性中但有此數者而絕無仁義禮智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張子正蒙謂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卽此意也天以仁義禮智賦人故謂之命命兼理氣性亦兼理氣氣不能有淸而無濁斯質不能有純而無駁天地亦無如何君子惟不以此爲性於是乎有變化氣質之功有盡性踐形之事有窮理至命之學皆以四端之義理爲主而不欲授權於氣質孟子因告子混氣質於義理故專以性善立說至形色天性口之於味兩章乃兼舉氣質言之以明性之全體宋儒說本孟子理至精密與告子判然不同安得附會六書以誣孟子并以之誣許君乎氣質謂昏明強弱嗜欲謂聲色臭味孟子形色天性口之於味兩章乃言嗜欲之性似與氣質有殊然嗜欲仍生於氣質昏明強弱者氣爲之聲色臭味者質爲之言氣質則已該嗜欲於其中矣湯誥始言性虞夏以前未聞有性之名僞謨謂道心惟微卽義理之性也道心之粹然者天所賦予人與禽獸相去往此幾希聖

人因爲殊別之而性之名以立禽獸亦有氣質亦不得不謂之性然與人性之以義理爲主者迥殊告子乃混而一之安得不誤翟晴江四書考異謂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卽天命謂性也若有恆性卽率性謂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卽修道謂敎也其言至確案湯誥言若性中庸言率性若訓順率訓循順循其性之本然皆謂性善也王充論衡率性篇獨有率勉之訓古書無訓率爲勉者充生漢世乃不明訓詁可謂俗儒也已晴江此書前有總論通考之屬精義多在其中嚴氏杰編皇清經解時以其頗引宋元儒說遂刪去之而仍刪之未盡非但謬戾亦進退失據矣 近人但曉曉辨古文之眞僞而并其言之精粹者棄之如遺豈非顚倒刺謬乎漢宋諸儒解經一字一言必還經之本義篤信謹守蓋闕毋妄故可寶貴何邵公解公羊多節外生枝雖聖人微言間存其中而已功不補過宋賢疑國風刊孝經改大學亦多爲後儒所糾程朱可師法者多矣後人學識不及其萬一而動欲以己之意見治經自僞古文之說行此風日熾名爲衛經實則畔道古書中名言精理棄若弁髦而反蒐羅讖緯殘及雜說以示博豈識緯雜說果勝於古文尚書乎多聞闕疑聖有明訓吹垢索瘢鍛鍊成獄縱能得情亦是酷吏此事爲之不已有關心術非儒者所宜爲也孟子言性與中庸說同亦與繫辭義合中庸天命之謂性大戴禮本命篇以爲孔子之言蓋子思述孔子孟子又學於子思聖門微言惟孟子得之故其書最善言性而非荀子所敢並也家語後序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史記謂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引王劭說以爲史記衍人字是也家語雖經王肅竄亂然非僞書受業子思之言與趙邠卿孟子題詞漢書藝文志劉中壘列女傳皆合近人或以年歲不相及爲疑則四書賸言已辨之矣案子思孟子生卒之年皆無可考然魯平公欲見孟子而穆公時子思尚存穆公之卒至平公卽位相去凡六十年使子思卒於穆公中年與孟子相去亦不過七八十年漢儒傳經若申公伏生之倫皆年踰大耋未可疑孟子竟無受業子思之事也史記謂子思年六十二計自孔子之卒至穆公元年已不止六十歲其爲謬誤不辨自明孔子卒時子思方幼而孔叢子有孟子問於子思又有子思問於夫子云云年歲相懸恐非事實孔叢僞書不足據也 習之復性書言滅情固近於釋氏言復性則實本於孟子惟性中兼有食色之欲故

召誥言節性惟性本善而人自牿亡故習之言復性能節性斯能復其本善之性矣此與古聖賢之言初無不合而阮文達作性命古訓必爲曲說以斥習之至與詩易論孟中庸之言性者觸處窒礙所謂言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兼氣質故有欲有欲故須節象山語錄乃謂樂記此言本於老氏誤之甚矣戴東原孟子疏證所見與象山畧同而不敢徑駁樂記乃強爲之說遁詞知其所窮案文子道原篇亦有此四語文子多竄儒書以證其說非此四語果出於道家也楊升菴外集嘗引文子以駁樂記胡元瑞筆叢已糾之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此四端之心幸而有此四端之心而復聽其若存若亡終至於澌滅殆盡而後已是禽獸猶限於天人則天予之而自汨之豈止相去幾希哉弗思已耳亭林特鑒於明末心學之流弊故有激而云然非竟廢方寸之良田使之蕪薉不治也近儒乃專攻之以佐其私說不亦傎乎顏習齋之學大旨與亭林畧同皆矯枉過正者張稷若有答亭林書專論此事其言平實亭林所不逮夫古之學者舍學問思辨行無所爲學也學問則讀書之事思辨則窮理之事篤行則返躬實踐之事苟有學問而無思辨任耳目而不任心讀書何爲心不靜則讀書亦不能成誦此理至易明而近儒斷斷不已可異也學者不嚴辨乎義利公私不從事於躬行實踐而徒喋喋言心言性斯可厭鄙耳顧安得因噎廢食歟 告子惟不知性中本有仁義禮智之則而但以知覺運動爲性遂卑視性而專治心亦知人欲之不可橫流乃強制苦禁以求此心之不動釋氏之說正如此故嘗謂仁內而義外其所謂仁亦煦煦之仁耳蓋吾儒之言仁兼咨合仁與義言之也異

端之言仁義別仁與義言之也仁與義雖各有主名而正相資
爲用譬諸秋冬凜冽要未嘗無溫煦之時雖使肅殺閉藏而生
物之機不絕故乾元可以統四德體仁可以賅四端仁與義之
象陰陽最爲顯著而謂仁義判不相入是猶謂陰陽各不相生
也有是理乎異端惟不知道之大原以仁與義截然爲二事故
言仁必推而極諸兼愛雖投身餧虎有所不恤言義必推而極
諸爲我雖殺人盈野畧不動心由其判仁義爲內外故絕不相
謀如此告子與楊墨說雖不同而其立說之本固無不同也孟
子既歷辨其非因亟以蒸民之詩明之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
有義理則在物中義理在氣質中苟徒有是物而無是則斯其
所謂物者乃禽獸草木之物非吾所謂耳聰目明之物也惟有

物必有則故凡仁義禮智之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皆出
於天理之自然並非有所矯揉造作親親之殺禮意秩然初不
必以施濟爲事能近取譬擴而充之而仁不可勝用矣夫何至
廢君臣父子以爲教蔑仁義禮智以爲心聖學之所爲別於異
端者此也特慮人聽其自然而不復加存養省察之功則旦晝
之牿亡仍無以異於禽獸故富歲牛山二篇即次於論性諸篇
之後操存舍亡出入無時聖賢豈不治心哉第非如告子釋氏
之強制其心耳荀子言性惡是但有下愚之性不知有相近之
性下愚稟氣至濁而義理遂爲氣質所勝是質也非性也氣質
之性君子弗性非但宋儒言之孟子已早言之詳見荀之詰孟上文
論極相淺其爲說又在於告子之下近人獨喜稱述甚矣其寡

識也惟天生人有善無惡故能生生不息若如荀子之言則生
理滅絕從古至今天地之間皆戾氣充塞人豈可一日居天地
清明之時多曀霾之時少既以濁氣生物又以戾氣生人則清
淑之氣究歸何處天乃專生惡人非不仁之甚耶荀子意在重
學然人性既惡又安肯學非自相矛盾之甚耶中庸明言率性
性惡烏可率循又烏可以之修道而立教荀卿非十二子而於
子思孟子爲尤甚故其言與思孟異趣若此不知繼善成性大
易固先言之荀子明聖道而反悖於聖言其足依據耶方望溪舉元兒
劭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柳燦負國賊死其宜矣之言以
證人性之皆善是也但如元兒劭柳燦之戾氣獨鍾者世不多
見聖賢惟道其常不得以一二人之性概千萬人之性公都子
以紂與瞽瞍爲問孟子不與之辨而但言四端之見人皆有之
意正如此此意顧氏日知錄曾及之後世若秦宗權張獻忠之
流豈無一二性與人殊者而欲舉此以例其餘豈聖賢立言之

旨乎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荀子謂塗之人皆可爲禹語意相
類即此觀之四端本於性生可見荀子既知其然而又言性惡
矯激之詞烏可爲訓惟人性相近故皆可以爲善惟性兼理氣故相近者
可以使之相遠相遠者仍不得謂其初之不相近有物有則即
理氣之說也物則之訓鄭箋與朱注異義但詳孟子語意以朱注
爲長韓詩外傳引是詩而釋之曰民之秉德以則
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安得爲君子其上文屢言仁義禮智順
善之心是以五常訓詩之有則者韓太傅已然孟子趙注天生
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義與韓同孫疏亦與朱注之義
同朱子嘗謂孫疏是邵武士人僞作而此注獨從之以其說之
精也朱子語類謂孟子未知氣質之性似不然孟子言爲不善
非才之罪即兼氣言之程子所謂才稟於氣是也性本於天而
具於心故有善無惡才與情皆發於外發於外則有物欲感之
故有善有惡孟子方論性善因專舉才之善者而言人見其禽
獸也以爲未嘗有才才屬質言語意自明朱注訓材質亦仍
與氣質之說不甚相遠也余仁山論孟集注考證云地有肥磽
雨露之不齊已可見氣質之有異孟
子非不知有氣質之性也其言良是程易疇論學小記疑宋儒
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蓋誤會宋儒之意程子語錄中早詳

之矣至戴氏疏證語多支離謬不勝糾大率以人欲爲性之本然當順而導之不當逆而制之此惟聖人所欲不踰矩者乃可豈中人以下之欲皆能如是乎欲本兼善惡言宋儒曷嘗謂欲有惡而無善特理欲對言則理爲善而欲爲惡故樂記言天理人欲易言懲忿窒欲論語言克伐怨欲法言修身篇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如戴氏之說是入自禽門者亦可謂之善乎經典中此類甚多東原概置之而但援欲立欲達以爲說不知說文欲訓貪欲論語憲問章馬注同貪之爲義惡多而善少東原精擘訓詁豈獨不明乎此第欲伸私說以攻宋儒遂於本明者而轉昧之此即欲也而不當遏之乎天之賦人有食色之欲未嘗有貪淫之欲其有之者人自縱之也東原乃謂食色之性人不可無此何待言愚人知之宋儒不知邪疏證有云

欲之失爲私私則貪邪隨之是東原未嘗不知欲中有惡也既知有惡而又禁人存理遏欲誠不知其何說也朱子語類滕璘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爲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是合不當如此者是私欲之類若飢而欲食渴而欲飮則此欲亦豈能無凡東原之所辨朱子已早言之矣荀子專舉下愚以言性東原專舉上智以言性則專舉下愚者乃欲以學愈愚說雖偏而尙無大害專舉上智則古今上智曾有幾人雖使人欲橫流皆自以爲合於天理是尊情以滅性而并可以廢學東原其殆未之思邪若其譏宋儒之言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以是爲宋儒罪夫仁義禮智天所與我而皆於四端之心見之特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何以能應萬事詩蒸民篇鄭箋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乾鑿度五常以之行鄭注天地氣合而化生五物鄭君以五物謂五常非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之謂邪朱子注詩注孟子皆不從其說東原若必以此爲非則當斥鄭君不當斥宋儒推其致誤之由蓋以血氣心知爲性而不知以義理氣質爲性血氣心知未嘗非性然此但言氣質之性而未及義理故樂記復言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生氣五常乃所謂義理之性也樂記上下文語意甚明安得截取四字以證其曲說故其言曰心知之自然未有不合理義者未能盡得理合義耳夫孟子謂心之所同然者爲理義未嘗謂心之所發者皆合於理義也心統性情故理義具於心其具於心者性之所固有也所謂性善也其動而不必皆合者情之有善有惡也所謂其情可以爲善也可以爲善亦可以爲不善也程氏論學小記謂乃若者轉語之辭是也東原因欲攻宋儒遂以孟子之言情爲非性情之情而云情猶素也實也曲說至此可謂自生荊棘矣惟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又曰非才之罪才本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盡其才之罪非才之罪也猶之情本可以爲善

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治其情之罪非情之罪也氣質亦可以爲善而或爲不善者乃不能變化氣質之罪非氣質之罪也才情氣質雖有善有不善而人皆有此秉彝之性故皆可以爲善是則性相近也是乃所謂性善也若以是歸諸心知之自然則心知有惻隱矣亦知有殘忍也心知有辭讓矣亦知有爭奪也而以爲盡合理義不亦誣乎理義者得於天具於心所當存養省察拳拳服膺以保之而勿失者也非謂有此同然之理義遂可任其自然而使之出入無時也東原力駁程朱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旨謂性當指人物而言不當以理義之性歸之於天如其說將何以解於易繫辭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非歸之於天耶聖人恐人誤認氣質之性者爲性特著繼善於成性之前以明天命之本善蓋謂天賦人以理義而人性始善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東原何弗思之甚耶且禽獸亦曷嘗無血氣曷嘗無心知可謂合於理

義乎由前之說是認心爲性同於釋氏也由後之說是生之謂性同於告子也二者無一可而東原躬自蹈之反以告子釋老詆訶宋儒可乎夫老氏之言神蓋欲嗇其精神以求長生也釋氏之言神蓋欲得其神識以求不生不滅也氣之充然者爲精神心之湛然者爲神識神識與精神且不相同況宋儒之言理更於二者何與五常之燦然者謂之天理五倫之秩然者謂之條理皆與神識精神渺不相涉東原乃鍛鍊周內以牽合之此猾吏舞文之故智西河多有此弊不意東原亦蹈之也若王學末流絕不以治心爲事以爲吾心中自有良知不假安排信心而行遂至恣肆猖狂而不可遏戴氏之說其流弊畧與此同豈但非陽明本意亦與釋氏大殊其牽引釋氏諸書特支離蔓衍

以快私說耳此正不治其心之咎非言心之咎亭林不揣本而齊末誤矣今夫人非至愚被以盜賊之名必怫然而不受然習染既深往往有爲盜賊所不屑爲而反安之若素者此無他無可欲則廉恥之心生有可欲則羞惡之心泯也夫不受盜賊之名非良知乎見可欲而心亂良知其可恃乎羞惡之心雖本性生苟不能擴充此心終必近於禽獸故陽明雖主良知而必以致良知立說爲王學者乃去致字而專講良知是徒任吾心之所發而不必達之於天下也可乎哉言良知則不容著致字言致知則不容著良字陽明之爲是言蓋欲破格物窮理之說而以事物之理爲良知中所固有當悟吾本心之明以格之其後大學古本亦此意也此似與孟子四端意近然四端從擴充言

良知從不學不慮言不學不慮則知反何致宜後人去致字而專講良知矣良知流弊明季國初諸儒辨之已詳近人亦罕從之者無庸煩贅雖然王學末流之弊不知治心而尚知有心若如近儒之言則目自能視耳自能聽手自能持足自能行而吾心漠然一無所與此其爲說又在戴氏之下戴氏特昧於理欲之辨未嘗禁人言心此則並心而去之古所未聞也苟有稍及此心者必訶以爲釋氏之說古人惟恐心之不靈而時時省察以養之近人惟恐心之或靈而事事窒塞以仇之務使如頑石然一無知覺而後已嗚呼誤天下後世而篤於口耳相率爲破碎無用之學者非此言歟孟子謂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中庸亦言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尊大體立而後學問有所附麗破碎支離

固不足以言學也陸象山以此爲宗旨本不誤誤在主張太過而欲以六經注我則流弊甚大聖門教人學問與思辨並重故無罔殆之弊罔者冥心無用其弊止於誤己殆者師心自用其弊更將誤人人而習爲無用之學已可哀矣人而至於師心自用尤可懼也故夫子復言以思無益其平日本身以立教者好古敏求發憤忘食多言學而罕言思爲後世計至深且遠程朱謹守而不變所以爲聖學正宗然要非去思以言學也去思以言學近儒乃始有之奈弗與讀孟子

王士宗字希曾欽州人問史記體例　答義帝如韓林兒政非己出不可立紀項羽宰割天下諸侯聽命自當立紀史通之所譏非也近人曲爲之說亦非也漢諸王及蕭曹等皆有土有民

即古諸矦故作世家陳涉亦然漢書斷代爲史故不用通史之
例此皆事理之顯然者無庸曲說惟秦先世立紀頗失界限然
不如是則先後參差不得不爲變例魏收作魏書即承用之
王國棟字堯雲瓊山人問玉藻君未有命注卿大夫受賜於天
子歸必致於其君君有命乃服之王氏圻曰若此則方受天子
賜時已乘服拜而歸又獻於其君待君命之而後乘服是二天
子矣　答古者諸矦之大夫爲諸矦服重爲天子服輕各君其
國即各有臣其境内之義天子臣諸矦諸矦臣大夫大夫臣士
儀禮喪服篇爲君斬衰注天子諸矦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
經又云諸矦之大夫爲天子繐衰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
也何以繐衰也諸矦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疏謂畿外大夫

接見天子者乃有服不聘天子者即無服盛氏世佐謂既爲大
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皆爲天子服
大夫之臣於諸矦者以諸矦爲天故必君有命乃敢服注義確
不可易王氏未明古制耳左傳昭四年叔孫穆子卒季孫使杜
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
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杜注謂豹不敢自乘
故致之君其明證也
吳應星字均台儋州人問内則奔則爲妾案周官媒氏奔者不
禁據正義云云正是奔往爲妻茲顧概名之爲妾蓋不禁之者
順其情也名爲妾者止以禮也雖有不禁之條而奔者固已少
矣　答此說用意固善但不禁奔之義終有可疑先儒謂六禮

未備而急爲嫁娶者謂之奔非相奔就之謂也說似較妥奔則
爲妾亦正六禮不備之謂不然娶妾者豈皆私奔哉
問内則父母有婢子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黃氏震云謂婢之
子則與下文庶子意重合如曲禮之婢子直言婢耳案直言婢
則父母沒後婢長當嫁無緣有沒身敬之之理黃說恐非　答
婢子謂婢所生之子故注云所通賤人之子賤人即指婢言鄭
說初無可疑陳氏集注亦甚明黃氏疑與庶子無別不知庶子
謂妾所生之子與婢所生者自異安得混而爲一此又誤以婢
子連文故有長大須嫁之疑
問禮器釋文犧尊鄭素何反據此則鄭時已有反切　答鄭讀
犧爲莎故釋文有素何反之音非鄭自作音也釋文語意甚明

此殊誤會周官司尊彝釋文素何反之音凡屢見比而觀之可
瞭然矣反切起於孫叔然鄭君注經尚未有此惟書洛誥釋文
云迓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此似馬鄭皆有反切之證然
釋文於王氏言之恐是子邕之音而陸氏省文連及馬鄭耳單
文孤證仍未足爲據也儀禮士昏記注用昕使者用昏壻也壻
悉計反末四字亦是釋文誤入鄭注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引尚
未誤而閻潛邱古文尚書疏證引以爲鄭作反語之據其誤正
與此同釋文單行本繫此數語於朕壻之室之下亦非
口口口問史記正義尚存孔鄭諸說顏注漢書乃掠爲已有正
如論語集解明引某氏集注乃多不明引也異哉　答顏引書
或明著或不著采輯既繁容有遺漏非盡有意掠美也惟用其

叔父游泰之說而不一著其名則非王西莊洪筠軒皆譏之筠軒謂郊祀志別五百載當復合顏注云云是游泰之說案大顏說見史記索隱論語集注引宋儒言無不明著其姓者此正用集解例今皇疏并著姓名據疏云云似集解舊本如是而邢疏本己無之朱子蓋用其例也皇疏經日本人竄亂多不足據惟中引六朝各家舊說文筆斐然與皇疏之鄙俚者絕殊當是原文金仁山論孟集注考證凡朱子所引諸說皆補列其人名可檢閱率祖堂叢書有刊本是書義理精密不爲苟同考訂亦詳審如公孫枝之爲公孫枝集注乃傳刻之誤王伯厚疑之錢竹汀引倪氏說以釋之農家者流注誤班志爲史遷閻百詩諸人糾之而是書皆已訂正惟用前人訓詁及何氏集解處不盡然蓋以集解立在學官人人肄習無庸煩複朱子以集解義理未純乃作書以補其闕非欲人廢集解訓詁則博采衆家融以己意恐著之將不勝瑣屑也未知其例而率譏之謬矣朱子最畱意訓

詁論孟精義序曰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又文集答呂伯恭書曰不讀說文訓詁易謬答黃直卿書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其他見於語類者尤多如論語集注學之爲言效也用廣雅張南軒論語解亦用此訓習如鳥數飛也用說文說文斅覺悟也皇疏用此訓朱子恐覺悟之訓易混於釋氏故不用許書而用廣雅復截取許書覺字之義以申孟子先覺後覺之說則尊德性道問學之意皆在其中開卷數語即揭四書要義以示人非苟焉已也集注引說文例不舉書名而注鄉黨誾誾如也獨明著之蓋因閔子侍側章亦有此言閔子無諍夫子之理故但用說文和悅二字而鄉黨則全用和悅而諍四字復慮前後之歧出也特著明於鄉黨以免後人之疑其義例之密如此而近儒猶肆攻詰異哉小學訓詁諸書皆爲釋經而作正當擇善而從許君自言博采通人朱子之法即許君之法近人乃反還就經訓以傳說文豈許君本意乎 引書備著出處近例始嚴以爲可免暗襲然暗襲與否仍視其人吾見著出處而暗襲尤工者多矣古惟疏體如是傳注不拘後鄭注三禮有與先鄭異義或徑用舊說者始著之餘不盡爾何注公羊郭注爾雅襲舊甚多亦未嘗盡著也此爲著述成一家言者言之若課卷則否

無邪堂答問卷三

無邪堂答問卷四

汪鸞翔字[illegible]臨桂人問西銘　答西銘舉仁之全量言之不善體會則易流於兼愛故程子特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欲人之善會其意也聖門言仁於顏子曰克己復禮宋儒去私之說本之古注訓克己爲約身仍與去私意近特內外微顯之別耳克之訓勝經典達詁左傳楚靈王不能自克杜注亦訓克爲勝正義引劉光伯之說集注本之心苟多欲何以約身故學者克治己私最宜勇猛此斬關奪隘工夫於仲弓曰見賓承祭宋儒主敬之說本之其他曰先難後獲曰爲難言訒曰居處恭執事敬曰恭寬信敏惠多言審端致力之事而於子貢之博施濟衆則告以能近取譬此意惟孟子闡發最詳其言四端擴充操存舍亡人可爲堯舜之類皆求仁之方也親親仁

民仁民愛物差等秩然與孔子近譬之言若合符節能知此義則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之至私卽天下之至公也若但以博愛爲仁而不明理一分殊之旨則其勢必有所窮而煦煦之仁起矣孟子推兼愛之弊至於無父言似過激今觀釋氏之書摩西之教而其言驗矣擇術可不愼歟

問氣節似亦但全德中之一事　答內蘊義理則外發而爲氣節故孟子養氣之功必曰集義義理非徒託空談卽事卽物義理存焉故宋儒以窮理訓格物氣節亦非可空談遇事乃見平日只有集義養氣之功無所爲氣節也高談氣節者不甚可信如義所當爲則爲之卽氣節也理所當言則言之卽氣節也在

己只見義理之當言當爲初無氣節之見存人之間其風者乃稱之曰氣節氣節者人所加之名非己可以襲取也襲取焉則氣易餒而節不固矣氣之所以能不餒者以其於義理確有所見言之而犂然有當於人心行之而灼然不惑於利害此非精義窮理之功何以致之若激於一時而非裕於平日乃意氣也非氣節也詡詡然以此自矜乃客氣也尤非氣節也意氣有時或可成事客氣則無不僨事三代時本無氣節之名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不必言氣節而氣節自在其中達則兼善窮則獨善兼善獨善之量畢生戰兢惕厲寡悔寡尤猶未知能否副其萬一而敢矜言氣節耶世所貴乎士者爲其好學力行知恥也三者具而後可以誠身惟好學則有審問愼思明辨之事兼此三者乃不至恃血氣以爲勇世儒但以博學

爲貴思辨之功不講久矣善乎陸桴亭之以思辨名其書也辨謂辨之於己非謂與人爭勝聖人且以學之不講爲憂朋友講習去其非而擇其是勸善規過友所以列於五倫近人必欲以因噎廢食乃并此而諱言之則其傲狠自是又奚責焉氣節自名其中已大不可問此有識者所深恥尚何誠之足云當盛隆時上以誠求士士以誠憂國上下交而其志同至於上下不交而士之守死善道者乃不得已而以氣節見以氣節見則士之不幸而實國之大不幸也尚忍言氣節乎哉

問氣節與驕傲相近而大相反人或以兀驁不羈爲氣節恐誤

答氣節與驕傲堅忍與柔靡皆判然二事以兀驁不羈爲氣節誤之甚者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斯乃眞氣節平日惟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閒講究分明有皎然不欺之志有卓然不懼之概身體力行操之者熟猶懼其臨事或有

迷謬也而可以兀驁不羈當之乎且兀驁不羈之徒亦正有辨有本自性生者有矯爲簡傲者其本諸性生者平時負氣凌人臨事或亦能激於義憤此質偏而未學君子猶節取之且不可不熟察之衆惡必察此亦其一若徒恃虛憍之氣中不足而張皇於外吾未見矯爲簡傲者之能善其後也雖然儕受取予出處進退夫豈易言非見理明而應機決者安能處之至當故又貴有窮理之功養氣之學孟子之集義卽宋儒之窮理也孔子之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卽孟子之知言養氣也二語本辥文淸讀書錄第文淸未及仁不憂一節耳彼鹵莽滅裂者烏乎知之

問律己宜嚴而待人宜寬不特寡怨似亦可弭吾驕　答寬以

待人胸中可不至日生荆棘豈獨寡怨乃養心之方也律己嚴而待人寬此一定不易之理然一於寬則易流其中又自有界限凡人偶有一得而驕只是不讀書多讀則氣自平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何驕之有惟驕之溢於外者易除伏於中者難去矜伐之意稍萌學問卽難長進此返之於身可默驗而自知者若夫趾高氣揚見之令人嘔噦斯乃妄人取禍之道纔足深論矣省察克治身體力行乃得讀書之益不然讀書雖多適足飾非長傲愈讀愈誤若胸羅萬卷而行止不檢或妄逞私臆輕詆昔賢雖謂之一字不識可也諸生當先戒此乃可爲學

問事變之來非有才者莫能應而有才者每患無德有德者又往往無才要非才德兼全者不能馭羣才也聖人嘗歎才難豈才固因時爲盛衰歟　答地以上皆天人物以外皆天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氣聚而才生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剛有美有惡柔有美有惡才出於德莫之與匹才有美有惡德有美有惡如懿德凶德之類皆是道與德爲虛位故亦可爲不美之稱非若仁義之爲定名也大德馭小德大才馭小才古之人歟往往抑才而揚德非也今之人歟往往舍德而論才非也才有大小任有輕重任天下之重者非一手一足之烈也合天下之才以爲才才斯大焉士之才者非其人弗爲用也士之才而德者非其人尢弗爲用也駑馬長鳴求服鹽車上太行之阪與夫破觚爲圜投時好而意在乎濟其私者非才也自太古以至今日天地之氣無剎那之息生人之才無剎那之絕世治者才之拔世衰

者才之遏遏之又遏以亂其國故古之任才者在器其才而分任之才純者善矣純而大者善之善矣駮者常見而純者不常見小者常見而大者不常見駮者馭以羈靮而弗受也駮且大者馭以羈靮尢弗受也隆禮厚貌所以馭英賢推心置腹所以馭豪傑輕財重祿所以馭壯士審機應變所以馭小人小人之異異其心非異其才也才者小人所同心術君子所獨覯於其獨庶同者無遁情焉小人多於君子中材多於小人輕財重祿者馭中材非馭君子也馭小人而小人不盡爲所馭也利也者小人之命也見利而輒攘身敗而名喪駔儈之張皇小人則竊笑於其旁小人之攘利也有進乎是者焉將欲攫之必故薄之將欲取之必姑拒之以恩爲馭反爲所馭恩威不測變化不一

則小人揣摩之術竭矣以是待君子君子望望然去之矣小人巧而君子拙小人華而君子質小人諛而君子直故人情莫不遠君子而親小人小人復工揣摩我惡巧則故為拙訥以嘗之我惡華則驟為質樸以中之我惡諛則貌為戇直以炫之觀人於微固已然僅觀於其微而不復統核其生平則君子容亦有疏於防檢者小人更無不工於拚著者執一己之好惡以衡人未有不為人所欺者也楊文定程功錄云取人以剛明為最次則取其刻苦者又云天下之治非一人所能成也而常轉於一人故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皆切要之言是故用才者覘其識識有天有人才有天有人卓越者天畀之淵深者人為之警敏者天畀之練達者人為之善用才者使貪使詐可以禦敵不可以治國也治國有正道焉斤斤以為明察察以為智小人之智而君子

之棄也蓋古之亡國敗家未有不自賢其身者也未有不自賢其臣者也凡任事者大處著眼小處下手則可大可久其左右必有嚴憚之人苟無嚴憚之人則必有頤指氣使之人頤指氣使之人至距人於千里之外矣夫任天下之重非任一人之智也智有窮而人之伺我無窮以有窮應無窮殆矣積誠以感之大度以容之屏嗜欲以正之公好惡以服之服之者服以心非服以力也力則面從終凶心則膠漆終吉恩則翫威則渙恩以體其情威以警其慢是惟無權權之所在羣士湊焉故曰侯之門仁義存言乎其勢之所趨也術也者君子所以馭小人也可偶用而不可以為常也小人術多而君子術寡以寡術禦多術危矣任大事與一邑一官異如醫師然牛溲馬勃皆當豫備攻

毒非烏喙不為功而烏喙固非常用之品也專任智數者胡可藉口凡事言之甚易行之甚難安坐而論王道人人皆稷契也叔季人心傾軋者多使國事盡如家事何事不辦家事有難於國事者國事有難於家事者故古人當盤錯之交含詬忍尤必使此心可質諸鬼神而并不求諒於天下後世非宏毅無以成大事也然苟非見理甚明與執拗者何以異知言窮理之功其可忽乎哉自太古以至今日萃天下之才以為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聞之矣揚一己之才以屈天下之才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吾未之聞也若夫成敗利鈍天也非人也人也非天也吾盡吾才吾盡吾德吾盡吾心吾盡吾力而後乃今吾可言天運天之運有時事之來有幾機在目目不明者不可以治軍目不

明者不可以用人目不明者不可以承天承天者中材可以集事昧機者豪傑不可言智是故為國之道莫大乎因時時乎時乎迨天之未陰雨作詩者其有憂患乎

問黨錮諸君清操亮節誠足令人興起然矯枉過正能無弊歟

答諸賢當分別觀之其更相標榜誠不免為名所累然此壞於依附以立名之徒聲氣既廣因緣並進其人本不足為輕重張儉持議激切而事急亡命累及多人益見李元禮范孟博深識勁氣為不可及也賈偉節說竇霍以救元禮而獨閉門以拒岑晊宜哉若陳李諸公身當其任力所能為安得議以疾惡已甚事之不成則天也桓靈之世朝綱紊於上而風俗厚於下非諸賢力持清議之效歟范史儒林傳及陳蕃左雄傳論持議甚

正日知錄已引之魏武取人不恤廉恥士風始變卒釀篡奪之禍紛紜至三四百年而未已然則諸賢之隱持世運爲何如懍懍焉皓皓焉與崐玉秋霜比質可也是時諸賢或死或廢朝綱解紐而卓然爲諸賢後勁者猶有盧侍中兩漢經學之盛至侍中而彰疾風勁草之節可謂不負所學矣

問後世之天下雖以儒術爲本然刑名法術殆亦不可偏廢與　答衰世之政多姑息又多虛浮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斷不可少當盛隆時莫不如此然此本儒術中自有之義煦煦爲仁非眞儒術也欲兼名法恐不易言諸葛公明申韓古之最善用法家者若漢景宣二帝則已涼薄寡恩矣呂氏呻吟語謂申韓亦聖人之一體非也陸清獻三魚堂集已辨之

問凡太儉太剛太刻太傲之人似皆易流於不近情　答太儉者僞君子太剛者學君子而未至否亦好名之人若刻與傲則小人矣豈止於不近人情耶小人舉動有極近人情以欺君子者不可不察儉爲美德過則弊生故儉於己謂之儉儉於人謂之嗇嗇者不足論儉而過者非性安淡泊則欲以邀名其中又有等差取人當觀大節未可以是而遽信之素位而行處境者最宜致力可省卻無數矯揉造作凡矯揉造作者充其量可以行險徼幸蓋同此患得患失之心也

問獨行不懼四字固善然須以當言則言當行則行八字作注腳否則恐任意決裂多有不當　答獨行不懼本非鹵莽滅裂之謂惟其見理明而處之當故能獨行不懼不然意氣之私而已何足當此古來安心爲小人者亦不甚多大抵見理不明自以爲是意見之私有以害之若恃此而以爲獨行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毀譽固不足計然不計流俗之毀譽則可倘持一自是之見而概以人言爲不足恤則亦終爲小人之歸而已王介甫爲考官一院之事皆欲紛更張方平知其必當誤國故學術貴正大不貴新異高明者最宜戒此

問人須有我在方足自立持身方有崖岸人所趨我不趨人所避我不避方不隨人轉移　答善哉言乎然天下亦有不妨其趨其避者須精義之學乃能辨之隨人轉移之非固不待言若不問理之當否但求與衆立異尤非也持身必有崖岸理尚未足能自立能不爲人轉移則不求異人而自異若必好爲崖岸

非儒者中正之道凡人內不足而後以氣凌人其好立崖岸之徒有本諸天性之剛者有出於識見之偏者亦有僞飾以欺人者不可不察

問人雖當平正通達似亦不可無奇崛盤鬱之氣寓乎其中　答奇崛盤鬱之氣斷不可少齷齪者流不可與入德爲其索索無眞氣也人不特立獨行未免虛生可惜此天之所與我者人皆有之世故日深斯眞氣日寡我但率性而行初非以此翹然自異於衆也以此自異則與齷齪者相去不能以寸是以君子貴學學則可底於俊偉光明不學則流於詭異堅僻詭異堅僻者其人亦多奇氣第一用於正一用於偏遂覺相去霄壤耳至大至剛之氣皆由奇崛盤鬱而充之或矜己以凌人是愎也非

剛也故血氣之氣不足貴必養之以道義而後可平其血氣學而至於能養斯可謂之善學矣奇崛盤鬱得之於天者多平正通達成之於學者多二者並行不悖亦合之始善人有血性才氣皆異於庸流願或放言高論而實不可行或任其所發而莫能自遏此無學問之故也古人所謂學問者如此故博學審問之後必繼以愼思明辨而卒歸於篤行學所以爲行之地也今以記誦考據爲學問習焉不察學與行遂分爲二矣聖人知委靡者不足任事而奇崛者易失之偏於是制爲禮樂範之中和斯學者無誤用之聰明而國家可收得人之效樂經雖亡詩亦樂也朱子以和平通達堅定詳明釋論語蓋學詩學禮之益如此今學詩禮者但治訓詁名物其厭薄乎此者則又舍詩禮而

治易與春秋或自畫或躐等吾未見其可也詩者志之所之後人以風雲月露爲詩故其志蕩古人以溫柔敦厚爲教故其志微非心平氣和以求之不見也三百五篇趣昭事博可以周知人之情僞授政不達不足言詩平正而不通達猶無益耳苟徒恃其奇崛盤鬱而誤入岐趨或且流爲乖謬此質美而未學君子惜之苟自以爲平正通達而無奇崛盤鬱之氣貫乎其中將無往而不委靡齷齪此乃世俗之所貴君子恥之立身而尚此其人之志趣可知取友而尚此則諛言日至於耳其終不爲所賣者幾希

問凡事須行之於心而安若勉强遷就事後必有尤悔似不如行吾志之爲得　答此言固是然於心而安仍須有窮理之功否則固執偏見者亦未嘗不自以爲行心所安也己心安而人心不安何可謂之心安理得是故平天下之道在乎絜矩

問人無論和與介均須獨行不懼有一自立之處方能置一切榮辱毀譽於度外而心地常坦然習之當即養氣之功　答配義與道方能獨行不懼義之所在生死且非所計何論榮辱毀譽至接人則和之中自有介在所爲卑而不可踰也生斤斤於和介之辨是猶有和介之見者存須知接人以和持己以介介與和固並行不悖若己介而必以介責人則觸處荊棘天下大矣豈能人人盡如我意趣向既殊敬而遠之可耳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

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韓詩外傳略同古今之至介者莫如夷齊至和者莫如柳下惠然有直道事人三公不易之節而後可言和有求仁得仁不念舊惡之心而後可言介二子者不同道其趣一也宋儒中伊川以嚴厲名然每見人論前輩之短者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此何等氣象潘四農養一齋劄記有云孟子論事極剛決然看愛人不親一章方知守道之嚴立心之厚不相悖也後之君子則異是故處士橫議而秦有焚坑之禍顧廚標榜而漢有黨錮之災災禍非君子所避也苟以此爲榮而或激成之則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在下者與在上者地位不同措施亦異匹夫而操揚清激濁之權災必逮夫身漢魏時尚行鄉舉里選之法月旦之評猶可言也後人

而欲爲此思不出位之謂何

問人之德量隨朋友爲轉移所處盡益友者其爲善也若水之就下也損益參半者爲善難爲惡易若無益有損則非上智鮮有不移者矣　答此語誠然然人之所以能取友者又貴有省身之功知言之學否則日與損友處而不自知彼友之賢者去我惟恐不速矣大抵友朋一事以氣類相感召其處己正者其取友必正然人之情僞百端往往有誤爲投契而受比匪之累者亦不可不察夫子論損益三友觀人之大較矣

問與人縱論自以爲不吝而不知驕已伏其中　答與人縱論稱心而言無所爲驕吝也一有矜心作意於其閒則驕吝生矣然稱心而言之中自有謹言之道與恣肆刻薄者迥殊今羣居

講論非詭浪笑傲即譏議他人長短他人之長短於我何與我試自反其能盡免乎習非長傲日流於薄儇而不自知家語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

問今天算言推步而史書多言災異竊謂知推步之可據則必不肯信災異之說　答漢儒言詩言易言春秋言洪範皆詳災異用意至爲深遠爲人上者他無可懼惟此足以戒之推衍繁密乃多附會之詞末流之失耳聖人作春秋書日食書災變以天正王以王正諸侯斯上無失德之愆下無閒干之患後人知以王正諸侯之義不知以天正王之義上益驕下益諂以致民隱不能上達夫民隱不上達豈國之福乎天下大矣而治亂則繫乎人君之寸心所施至博所操至約心存寅畏則對越在天

上帝臨汝一切用人行政自刻刻不敢苟且故帝典必以欽始昊天則曰欽若人時則曰敬授今之歲差里差皆權輿於堯典分宅四方里差之法也詳紀中星歲差之法也唐書載一行麻議己援堯典以證歲差而近說尤爲詳備千古治麻之至精者孰有過於羲和而要以敬爲之本迅雷風烈必變斯烈風雷雨弗迷聖人畏天威故能承天眷也三代而降漢治最爲近古由其君臣上下曉然咸喻此意偶遇天變動色而相咨儆其下亦得以是爲進言之資閭閻疾苦無不上聞而臣工可免粉飾欺罔之弊逮其末造不言災異而言符瑞王莽遂移漢祚以上下之情壅也漢儒有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果能震動恪恭自有旋至立應之效災異似不足據而史書所載確有明徵星野似不足憑而左氏所陳歷驗不爽

後世其學既微人心日即於縱肆故三代兩漢之天與人近六朝五季之天與人遠人則自絕於天天其如人何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飛潛動植莫不受形於一元鼓盪之中稟氣既濁有知覺而無義理人則不然有父子兄弟之仁有君臣夫婦之義天之所以與人者甚備則其視人也倍親其責人也亦倍周中國神靈首出其沐詩書禮樂之化者已久故人自得姓受氏以來莫不有本源之可溯與萬物之生而無父沒而無知者判然不同聖人於是乎制爲報本追遠之禮取精多者用物弘明德遠者流澤長聖人於是乎制爲七廟五廟三廟一廟之等差履天位者九爲天心所眷注故合萬國之懽心以事先王必致九州之物產以事上帝聖人於是乎制爲郊祀配天之鉅典非

天子不議禮非途飾衆人之耳目也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靈承于帝則昊天其子之聖人恐君人者之漸啟侈心於是乎作春秋而立日食災變之義例是故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有三光人有三綱天有五緯人有五常一舉目而可見一翹首而可望赫赫乎日月星辰之運行也凜凜乎鬼神屋漏之昭彰也實有其理實有其象而非等於釋敎之空幻西教之荒唐也尚書五十八篇自堯典言欽若之後無一不言敬天歷虞夏商周以至箕子明天人之故探陰陽之原括帝王心傳之旨於洪範而陳之武王周公行之孔子述之漢儒衍之敬用五事念用庶徵千聖百王未有不兢兢於此者也自僞古文之辨興河洛圖書之義廢訓詁名物之學盛託于改制之說行各逞私臆以釋經破碎支離甚者至無忌憚而六經大義燦著簡編者視爲平淡無奇莫不棄如敝蹝人心好異則異者乘之洪範五事之理微斯天主福音之說熾矣古先聖王所爲一道德同風俗者此也夫禍福之權必有所寄聖王知人心不能無所慴而自憚也是以三代重卜筮至漢而龜筴廢則洪範之學興洪範五行亂於圖讖東漢以後其學寖微而迪吉逆凶之權遂爲釋教所陰篡釋教既衰則西教復煽其餘焰焉嗟乎以王介甫之學問文章而詆春秋爲斷爛朝報其弊遂至天變不足畏西人之說視介甫尤過之彼教矯誣上天焉知天道抑亦以西俗君民共主固無事乎此也而豈所語於堯舜之治孔孟之教堂堂中國爲大一統之天下者哉道光時俄王阿勒克以其后病避

居蒂庚洛克途次見彗星意甚惡之未幾王及后果相繼殂俄爲君主之國故言天象與中國略同西人亦嘗言彗星所指之地多有兵事彼未嘗不見爲災異第謂彗星亦有行度必欲推而得之地理備考預推諸彗驗之於今無一合者蓋彗行甚速又數十年一見與七政之懸象著明不同非積世積測不能精也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天垂象聖人則之日月薄蝕彗孛飛流氣之不祥昭然共[illegible]行度可推亦豈得謂無災異乎陸桴亭思辨錄七政之行雖有常度然當其時而交食陵犯亦屬氣運國家與百姓皆在氣運中固不無關涉也劉子政封事言建始以來二十年而日八食顧亭林日知錄言崇禎之世十七年而日八食其效亦可睹矣古之言天者三家宣夜早亡漢人伸渾難蓋而蓋天亦廢然經典所用大抵多蓋天之說俞理初言之是也推步則渾天爲精觀象則蓋天爲便渾蓋理本相通一舉其全一舉其半渾天須從外觀蓋天可從內觀尤便於用六朝時信都芳崔靈恩皆明渾蓋相通之理各見本傳自楕圓說興渾學益密而西法實兼用蓋天故李之藻作渾蓋通憲以明之周髀言地法覆槃即地圓之說璿璣四遊即地動之說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即南北冰洋之說足見古厤本精周衰疇人子弟分散始漸失傳耳元史西域人札馬魯丁所製儀器以蓋天代渾天蓋周髀遺術流入西方梅勿菴已言之郭守敬亦作異方渾蓋圖見本傳西法以太陰行度入算而不以之紀月謂太陰乃附地球之行星不得與太陽並夫治厤所以明時晦朔弦望雖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舍此不用奚以便民況月天距地最近日月嘘吸陰陽以生人物以繁其有關於民生者甚巨禮運言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聖人豈不知月附於地然非此無以見陰陽

之妙用也日高月低日大月小故陽尊而陰卑此天地自然之理西人不識陰陽其立教遂不別男女然言天既有陽而無陰何以立教反抑男而尊女違天而行不亦顛倒剌謬之甚耶五星應五方之色人所共見有五星斯有五行有五行斯有五常天地和同萬物生焉植物地產故無五官動物天產則皆有之五官亦五行之氣所生而氣有清濁物稟濁氣則僅得五官以成形或并五官而不全人稟清氣則予以五官之形并予以五常之性故禮運曰人者五行之秀氣也其義則大戴記易本命篇白虎通情性篇備著之今人喜言性惡是混人性於物性也西俗不知五倫蓋以性惡立教者中國而可有此乎西人於五星之外增天王海王二星又有所謂新五星第一星較大在木星之上餘皆在木

下火上非遠鏡不能見據西說如此夫周天無名之行星甚多聖人但取七政而不用其他者以其無與於人事耳今測二星之行度取以入算可也以此而議中厤之疏烏乎可自新法興後謂哥伯尼日靜地動之法誕說尤多姑不具論卽此犖犖大者西人已不得治厤之本意況古聖王敬天勤民之學又豈彼所能知哉兩間之物不外形聲故聖人依形以製字日月形之屬也風霆聲之屬也陰陽五行之氣聚而爲形發而爲聲形之精者爲心故文子曰心者形之主也心於五行屬火蓋取象於文明心不文明則人而近於物矣天予人以心而具仁義禮智之性卽予人以聲而分高下清濁之音是二者最初之所同具皆足通陰陽之蘊窮鬼神之祕奧其理至微而其用至廣凡音之起由人心生有聲則有樂故人聲爲音律之元然聲之高下盡人不同無所取以爲準於是寄諸有形聲而無性情之物感之以人心則物之性情見焉八音是也古者以管定樂後世以絲定樂絲管無情故有定人聲有情故無定黃鐘至尊定之以管餘律則定之以絲古人定黃鐘八十一分是爲陽數之極上生下生皆於是乎取則和之至也凡物有竅乃有聲實者則無聲故莊子曰樂出虛十二律之高下清濁本於

陰陽七聲之洪纖巨細生於五行以聲定律而律定以律寓聲而聲亦定古無不以陰陽五行言樂者近人或詆爲舍實而索虛則未知聲本出於虛著之以律虛者乃實耳歌曲卽反切之理反切收至本音而止歌曲并用其餘音緜繹亦然兼用餘音則還音較準故今度曲者每字亦兼頭腹尾三音惟東冬江陽等十七韻多無尾音他皆有之書所謂歌永言也古樂如開元譜所傳皆一字一聲聲無定而律有定以律準之則人聲之餘音曳之雖長而仍歸本母絲管之餘音衍之雖繁而仍收本律故古樂雖一字一聲自有抗墜貫珠之妙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也古書無言字母等韻者歌之永言卽字母也律之和聲卽等韻也戴東原力爭字母是中國之學用意雖善實則爭所不必爭古不但無字母并雙聲疊韻之名亦秦漢以前所無然其字見於經籍者甚多古人於樂童而習之故矢口卽得不必復言字母雙聲也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同之以心言語不通通之以聲是以中夏有樂而外夷野番亦皆有之天籟所發發於心之不容已也古樂既亡隋唐而後燕樂日盛非但雅俗相懸亦復華夷混雜然雅樂之遺法未嘗不間存其中今之曲猶古之詩今之諸猶古之律管色所用諸字或以大招之四上嶽氣當之固不免附會然諸字已見宋史樂志十六字卽十二律加四清自明鄭世子後多以管色七字配七聲而今樂仍有正宮南呂諸調起調畢曲必收本律其法與古皆同是律之寓於調者初未盡亡也金元以來南北曲興則唐宋之燕樂已爲近雅今

秦皖諸聲作則南北曲又爲近雅雖太常雅樂尚存古音而民間所常用者遷流至不可究詰音繁故淫靡節促故哀傷導欲增悲莫能自返李安溪謂正樂當先正俗樂誠哉是言也古人觀性以厤觀情以律厤居陽而治陰律居陰而治陽厤律之理通乎神明自樂經失傳聲音之道遂微無以爲淑性陶情移風易俗之具幸而天理民彝不絕於終古者賴有聖賢治心之學燦著於羣經斯人欲不至橫流猶得明善以復其初耳荀并此而昧之勢必殉欲以陷溺其心殉欲以陷溺其心滔滔日下而莫知所止則其謂性惡也亦宜

問漢藝文志爾雅不入小學而入孝經何也　答漢志小學家皆字書爾雅乃訓詁之書固自不侔五經雜議總釋經義爾雅亦六藝之鈐鍵故以類從班意以孝經論至德要道爲諸經總會隋志云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蓋本鄭君六藝論之說引見孝經疏乃以是殿六藝凡經解訓詁幼儀諸書皆附之而小學之字書獨不廁於其

中隋志以爾雅及五經總義附論語亦不與字書爲類知此則
知專以字書爲經訓者之非矣小學訓詁治經之始事而經義
非僅止於斯訓詁旣明乃可進求微言大義之所在耳有大義而後有
微言論語一書言大義者章章矣而微言卽寓乎其中漢宋諸
儒家法具在必欲求微言於大義之外則人皆將憑臆妄造而
託之六經奧旨以誣聖人流弊豈有窮耶近世講訓詁者尊許
鄭講微言者尊董何而多失董何許鄭之眞訓詁敝而爲愚不
及之過微言敝而爲賢智之過賢智之過其穿鑿也愈深其流
毒也愈甚故微言者治經所最重而今日則姑舍是先明大義
可矣
凡字必有本義小學所以釋字之本義訓詁則段借引申之
義尤多故說文爾雅相資爲用近儒拘於說文動欲舉一而廢
百惑之甚也六書轉注迄無定論戴段諸家以互訓爲轉注多
爲近儒所糾其意蓋欲以說文賅爾雅姑無論泛濫無當與許
書序說不合也劉班爲小學之宗豈不審乎此而漫然亣之苟

知班志分列之故則凡解經務爲穿鑿以求合許書而反失許
書之眞者夫亦可以不必矣治經先明訓詁乃一定不易之次
序初無待乎張皇古言古義至乾嘉以來而益大明亦後學者
之至幸然以小學疏通經訓則可以小學穿鑿經訓則不可支
離蔓衍沈溺其中而不知返非惟虛耗日力抑亦大害經義
國朝治小學訓詁者甚多惟邵氏爾雅正義郝氏爾雅義疏王
氏廣雅疏證廣雅已多後世俗訓而爾雅訓詁未備得此可濟其窮王氏之爲疏證援據精博亦不過爲穿鑿與朱氏說文通訓定聲之以多爲貴者不同朱氏書以聲爲主故襲用經籍纂詁而無所孅然已傷繁冗訓詁之學援引古書取足證明己說而止若蔓衍無已擇焉不精則博士驢券也段氏說文注王氏說文釋例學者
不可不讀諸書皆小學之功臣小疵不害大醇郝段二書尤要
郝疏於訓詁多明聲轉之說於草木蟲魚多得之目驗段注包

孕閎富鈕匪石訂其誤有段不誤而鈕反誤者水部尤多惟勇於刪
改是段注之大失莫子偲木部箋異多與段注闇合殊不足信桂氏義證引據雖繁
絛理自密亦可旁參其他非所亟也
問古人禮書無所不包凡今日之吏戶兵刑工諸部皆括其中
觀周禮一書可見曾文正謂古人經世之學一出於禮此之謂
與　答班史有言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古人以禮
敎中以樂敎和凡內而治身外而經世無不出於禮者大小戴
記所輯禮論諸篇發攄其義甚詳春秋士大夫皆知此義至以
決人生死壽夭蓋先王制禮之精意未盡泯也漢承秦敝叔孫
補苴百不逮一自是禮與兵刑遂判爲二事白虎通曰禮爲有
知設刑爲無知設出於禮則入於刑周官職雖分而不盡分也

大刑用甲兵班氏故合兵志於刑法而其篇首有仁愛德讓之
言蓋猶窺見此意六朝禮教陵遲而禮學未嘗廢絕廟堂之上
梁武稱制以決老師宿儒講求不倦通典時有徵引隋志載其
書目甚多論喪服尤詳第視爲經生之絕業而不探制作之本
原故所學非所用唐初茲事彌盛中葉以後殆至絕響五代之
時廉恥道喪有由致也橫渠張子以禮學教關中卓然爲百世
之師志學者其先於是求之可矣
問經史百家或言理或記事苟是非不謬於聖人似皆可爲博
文約禮之資　答何以知其是非不謬於聖人則非有窮理之
功不可不然誤入岐趨者豈少哉大抵博文約禮分先後不分
緩急當博文時卽有約禮之功非俟讀盡天下書而後約之以

禮也古者多言禮而少言理以禮樂之事童而習之有迹象之可循聖門以下學之功示人故不空言理宋儒則言理居多仍與約禮之旨無異蓋禮經殘闕古今異宜大而朝聘燕饗小而宮室器服多非後人耳目之所習與之言理則愚夫婦可與知能與之言禮雖老師宿儒或不能盡通其義朱子語類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卻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事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卻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古人制禮之精意何莫非由天理而來禮運疏禮理既與太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故本於太一也故禮有文有本其文之委曲繁重者非後世所能行亦非愚夫所能喻則不得不舉禮之精意言之漢學家以是攻宋儒未之思也說文理治玉也此許君釋理从玉之本義引申之則爲文理條理乃經典之恆言焦理堂等據許書以難宋儒非失諸目睫之前乎段注引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以釋之其說固精然疏證他文仍多謬論惟其卽博文卽約禮故無後世過高之弊與汎濫之失朱子教人讀書而讀書必歸於窮理讀書窮理卽博文約禮語雖殊而意則一於二陸之直指本心者則慮其過高而失下學上達之旨於東萊之多治史學者則慮其汎濫而貽玩物喪志之譏至明季及乾嘉以來而其言無一不驗故擇術不可不慎程朱所以爲聖學正宗者此也朱子同志之友南軒而外惟東萊東萊學術既正亦有實用而朱子於其略有偏倚者

猶斷斷不少假借蓋以析理務極其精欲使學者不迷於向往也朱陸異同莫大於鵝湖之會無極之辨陸子論無極未喻周子之意然慮後人之墮於虛無而特嚴其辨猶之可也若鵝湖之會以留情傳注爲榛塞則流弊甚大先儒論之詳矣德性固不可不尊大體亦不可不立然孟子謂四端擴充卽尊德性也操存舍亡卽立大體也程朱之學亦何嘗不如是乃二陸主張太過至以六經注我則開後學恣肆之端將視聖經賢傳爲糟粕而盡遺藩籬餘患至今紛紛未已故當時東萊亦極不以爲然朱子尤嚴辨之爲後世學者計至深遠也

問博文約禮云者卽今云多讀書而以義理權之也後世之書甚雜不權以義理隨在皆有迷途但所謂約者須先略識義理大要方有定見否亦不知持何具以約之　答所以有審問愼思明辨之功皆以求義理之指歸也四書卽義理之淵藪今以爲弋獵科名之具患不審思其義耳朱子謂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一箇權衡多爲所惑卽此意義理大要本自性生四端之見人皆有之特易爲氣拘物蔽人多逞其意見之私卽氣拘多奪於嗜欲之累卽物蔽窮理之功在明善以復其初而吾心自以爲明未必合於人心之同然不得謂之明也故當博文以求聖賢之旨趣隨事隨物義理見焉若析義未精而先立一定見則往往誤於意見而不自知矣·天下國家身心皆物也有物斯有事凡事必有至當不易之理私意間之則理爲欲蔽而處事接物不得其當格物者格此也窮理者窮

此也司馬溫公訓格物爲廢格外物其意亦在去私陽明之格不正以歸於正意亦略同然必明乎理之是非而後知何者爲善何者爲惡辨之不精認賊作子未有不受其害者先知後行乃自然之序大學修身以下皆力行之事誠意以前皆致知之事心與意乃其樞紐誠與正則其實功故孟子屢言心中庸屢言誠求誠之道不外擇善固執善苟不明執於何有學問思辨之功所以先乎篤行者此也溫公所言乃誠意之事非致知之事大學先後之序甚明豈容紊亂且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豈可以物爲外物而專屬諸惡耶諸儒釋格物者惟溫公鄭君之說每爲後人所稱鄭注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如其言是致知當在格物之先亦不合大學次序然尚未混

致知於誠意也近世宋于庭作大學古義因鄭君有來善物之訓遂釋格物爲器車河圖膏露醴泉等物以傳合公羊家著治昇平文成致麟之說其言本不足辨亦以見解經而竄以私意將無所不至也古本大學以修身爲本以知本爲知之至復由誠意推之於所止而以誠意爲本蓋知所止卽知至也無所不用其極卽後儒所謂至乎其極也知古本則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二節先經起例以釋格致之義而身爲國家天下之本本末終始不紊其序先後厚薄各協其宜致知者知此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與心之本在意因又極言慎獨之事引淇澳之詩以明明德引烈文之詩以明新民復引詩書湯槃之言以明新民明德而歸本於止至善蓋明德新民皆至善之事格致誠正皆止於至善之事惟知止則得止故大學必以格致爲入手工

夫能知至善之所止則意可得而誠矣至於大畏民志斯誠意之極功也故重言以申明之曰此謂知本家國天下本於身身又本於意大學非有二本也天下未有不知其事之曲折而可貿然行之者學問思辨皆所以求知之至而其功必歸於慎獨道問學所以尊德性而尊德性必不可不道問學此大學與中庸無異指宋儒與聖門無異功者也誠意之功以毋自欺爲本毋自欺者毋欺其知也故劉蕺山以慎獨爲宗旨其釋大學歸重誠意與古本略同但古本前有能得本末二節後有黃鳥文王二節皆言知止之事卽言格致之事先後自有次第蕺山乃以意爲心之所存毋論次序不合亦於訓詁不合且蕺山欲救王學有知無行之弊使徒以意爲心之所存則未發處多已發

處少弊易流於空寂仍無以折王學末流之失而關其口也古本義自可通程朱爲之整齊排比特欲以備一家之學格物本無的解程朱亦不免添字釋經然其言則極純無弊顧端文小心齋劄記已言之學苟不從此入必有信心而行之失高者陷於異端下者流爲狂妄豈聖門由博返約之旨哉程子謂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朱子亦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固非格庭前竹之謂尤非逐物而不返求諸己之謂也顧氏日知錄云以格物爲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　大學在明明德鄭注謂顯明其至德也至德卽明德顯明訓上明字故下

文注謂皆自明明德也語意炳然更無疑義段懋堂乃援爾雅明明斤斤察也之訓廣引諸書遂成曲說其言與西河大學問略同（西河實用李恕谷之說而段氏又暗襲西河漢學家如此類者不少須分別觀之）而下文欲明明德皆自明也二語絕不可通反謂孔疏誤會鄭注之意可乎近儒借訓詁以伸私說不顧上下文義動欲以此律彼乃治經之大患也（明明德謂明其明德也親民謂親其民也止至善謂止於至善也若明明連讀下二句又當作何解朱子注論語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近人亦斥爲韈學不知周官師氏鄭注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鄭君已以德屬諸心矣）後儒或疑窮理爲支離謂非下學所能或疑窮理爲惝怳謂非聖門所急不知大學者大人之學舊讀大爲泰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禮樂射御書數自八歲入小學時久已習之豈猶有不知義理之大要者但知事君之宜忠而所以爲忠不同知事父之宜孝而所以爲孝不同事變紛蕃非一知半解所能盡要必有其當然之理與其自然之則處之不當思之未審耳窮理者事事有條理之謂凡天下國家之事皆吾身所當爲卽皆吾心所宜知知之而仍累於物慾是意不誠也爲之而不得其條理是知未至也天下有無理之人無無理之事事之無理者必其不能通行者也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斯可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夫豈有支離惝怳之失哉（汪雙池讀近思錄謂無物無理隨處目睹耳聞手持足踐皆吾窮理之學朱子補傳在卽物而窮其理一卽字已喫緊教人非謂只格一物便可貫通亦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只積累多後自然見去戴東原孟子疏證謂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

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雖未學之事亦豈足以窮其知案東原之說正與朱子補傳意同而譏宋儒爲空指一貫何耶程朱言格物明白如是（見上文）其言一貫必推諸眞積力久一本萬殊又推諸達道不遠下學上達曷嘗空指乎）古人禮以敎中樂以道和禮樂之至通乎神明而乃列諸小學蓋非習其器無由知其理也習其器矣而仍未通其理則非覃思制作之精意不可故小學之終事卽大學之始事格致者大學之始而固非五射五馭六書九數之所能該也其事則天下國家之事其理則修齊治平之理人不外乎五倫道不外乎返求極平易亦極精實苟以此爲支離而專恃乎本心之明人非聖人安能發皆中節或失則誕矣以此爲惝怳而專求諸器數之末瑣屑穿鑿率天下而爲無用或失則固矣

問訓俗遺規言甚切實因思宋儒書甚有益於身心但不求之經義則是祀其宗而祧其祖毋乃太陋與　答訓俗遺規意在曉人言多切近若宋五子之書義蘊閎深固有鑽研不盡者矣且宋儒時以荒經爲戒程朱言之尤力讀宋儒書而不求之經義亦無此讀書之法也（象山六經注腳之言最爲後人詬病然嘗謂後生看經書須看注疏及先儒解釋不然執己見議論恐入自是之域便輕視古人又謂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均見語錄）國朝若陸清獻最尊程朱而集中論諸經注疏者頗多其治儀禮校讐甚精其跋經典釋文表章甚至非不講訓詁名物也第不

欲以此名家耳宋學書甚多先擇其要者讀之近思錄爲四子書之階梯朱子語類文集精博無匹學者最宜致力性理大全近人束諸高閣不知宋五子書布帛菽粟之文也性理中如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探性道之原抉陰陽之祕淺人自不解乃以空虛斥之大全博采宋元儒說發明其義研窮杪忽足以羽翼六經諸儒之言精實淵深豈容一毫粗心浮氣於其閒耶四書大全有三魚堂點勘本附以蒙引存疑淺說抉擇較精陸清獻謂大全襲倪士毅四書輯釋顧亭林陳文貞錢竹汀亦皆言之倪書四庫僅存其目范氏天一閣楊氏海源閣皆有元刊本今未經見諸生作理學題或未熟復儒先之言而先橫生意見或更羼以漢學家駁雜不根之說是航斷潢絕港而蘄至於海也或又連舉朱子語類之文以爲與題義相比附不知義理當求

心得昔賢之言偶舉以爲證則可若連篇鈔錄與我何涉元明國初諸儒見聞該洽踐履篤實非後人所及近人習爲大言未知其生平讀書若何而開口便斥明人不讀書不知此嘉隆以後則然耳烏可以該一代　國朝惟小學駢文優於明代其他理學經濟朝章國故及詩古文之學皆遜之至說經之書明人可取者固少而不肯輕爲新說猶有漢儒質實之遺近人開讀書之門徑有功於後世者固多而支離穿鑿以蠹經者亦正不乏康熙時儒術最盛半皆前明遺老乾嘉以後精深或過之博大則不逮也百餘年來風流闃寂遺書散亡正誼堂叢書之刻雖未盡饜人意猶得藉是以窺崖略其去取亦頗審慎其中時有刪節失當者　皇清經解亦有此病宋元學案攟摭最富

謝山持論最平黃主一之論頗有偏者宜分別觀之梨洲明儒學案雖主張王學然於龍溪心齋之徒亦未嘗有恕辭惟河東敬齋諸流派採摭未備是則門戶之見耳　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繫辭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大戴禮本命篇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所謂道者與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意同與中庸之言人道者意異戴東原據此以斥諸家彭尺木二林居集有書辨難尺木他文多雜釋氏此則持論獨正東原復書甚強辭也自其人所共由言之則曰道自其事所當然言之則曰理大戴易本命篇王者動必以道靜必以理小戴樂記篇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宋儒以

主靜言理本諸戴記朱子尚恐其易入於禪故謂靜不如敬至以主敬言理則尤與經義觸處脗合矣中庸由戒慎恐懼以至參贊化育其道則天下之達道其德則天下之達德其致力則學問思辨行其大端則尊德性道問學道固燦著於天地之閒理亦不越乎倫常之外根於陰陽殽於事物無所爲遁諸虛也鄭君注樂記云理猶性也朱子注中庸云性即理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子以仁義禮智之德贊元亨利貞謂人道本於天道也又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溫故知新效天之事敦厚崇禮法地之事不盡用章句說案朱子語類云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象地王氏困學紀聞云知識欲高明故效天操履貴篤實故法

地此之謂修道此之謂窮理理既窮則性可得而盡矣盡一己之性乃能盡人物之性故大學先格致誠正而後修齊治平舊恭而天下平誠正之極致也格致者求知之事修齊以下皆力行之事其樞紐則在誠正故大學中庸皆重愼獨中庸之未發既發即大學之誠意也學問思辨即大學之格致擇善固執即大學之知止位育參贊即大學之治平舜之好問好察格致之事也顏子服膺勿失止至善之事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有是性則有是心有是心必有是理理徵於大同故窮理盡性可以至命存其心養其性則知事天中庸所為推極於上天之載也道寓於器數而器數非道之本器數者藝也格致治平者理也古人八歲入小學敎之以六藝十五入大學敎之以修己

治人之理藝與道相資為用故聖門之教必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道即率性之道德即三達德之德也禮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鄭注引周官三德六藝以釋之案周官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亦與中庸之旨大致相同聖門多言仁孟子則兼言義春秋時道德之旨漸晦故必以仁明之戰國時功利之風日熾故亟以義正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溺於利必悖乎義禮教陵遲廉恥埽地無道揆無法守亡國敗家恆必由之故大學以義利終孟子以義利始不奪不饜菑害並至聖賢垂誡可謂深切著明矣乃有謂利為義之和而不當深斥之者不知利有公私之別公諸人則利物私諸我則利己利物可矣利己可乎古人美惡不嫌同辭辭同而意異者經典中何可勝數昔者伯禽

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見呂氏春秋貴公篇利者利人也勿利者利己也使如近人所云則周公之言不詞甚矣二程遺書明道曰利非不善也其害義則不善也其和義則非不善也伊川曰君子未嘗不欲利只是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害未有義而遺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利是則近人之所據以攻宋儒者程子早言之矣倉頡造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自營者自環也私本非美稱而近人亦必故反其說甚至援干祿百福之文以釋論語之干祿不思求福於天乃詩人頌禱之詞干澤於人豈聖賢誠勉之意大戴禮有子張問入官篇夫子荅之與此語意迥異安得援以為證集解引鄭注與集注初無異義乃支離蔓引欲以此迴護賢哲而不知適以大惡歸之此皆揚聖門釋非錄之餘波西河妄言可為典要耶說經不顧其安而徒好為新異以便營私者之藉口若

充其類則世人爭繇奔競皆分所宜然鄙夫患得患失尤勢不容已無惑乎以長樂老為聖人矣吁可畏哉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未有舍道德而專言藝者亦未有不由窮理而能盡性者周官儒以道得民鄭注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賈疏養國子以道德鄭賈皆以為道寓於藝固非舍藝以求道亦未嘗舍道而專言藝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仲尼燕居云禮也者理也樂記云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管子心術篇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三王不相沿襲故禮器曰時為大荀子曰法後王王伯厚以此譏荀子非也近儒曲護荀子而別為新說尤非荀子語意甚明奚煩穿鑿劉端臨補注後王指文武而言是也楊注以為近時之王者誤荀子欲加

上世則審周道又曰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其指文武甚明若其制禮之本原則自羲農以迄於今莫之能外也天不言而有日月星辰之行雨暘寒燠之應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其本在地人乃萬物之靈管子內業篇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閒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既稟陰陽之氣以生天與人自有息息相通之理故慎獨之功十手十目相在爾室非徒設辭以示警也蓋有實理存焉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見大戴禮天員篇周官大宗伯鄭注天產動物六牲之屬地產植物九穀之屬天氣清地氣濁惟稟天氣以生者能具五常之德故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周身三百六十六節象周天三百六十六度見素問淮南子春秋繁露若鳥獸蟲魚則橫生而非上首矣草木且倒生而下首

矣受氣愈濁則知覺愈微自然之理也荀子王制篇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凡物之形莫不伏從旁折天地而行人獨題直立端向正正當之是故所取天地少者旁折之所取天地多者正當之物之成象於天者有蒼龍朱鳥白虎玄武分主四方而動物之生應之蒼龍朱鳥等稱雖皆人所指名然必天有是象而後人以其名名之榕村語錄謂鱗屬木水生木故鱗如波紋禽屬火木生火故羽如木葉獸屬金土生金故毳似草介屬水金生水故殼似金之堅案李氏之言雖附會亦近理惟人得天地之中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天垂象以七政列宿示人其氣精明終古不變地氣之應乎天者則有風雨雷霆霧露之異氣多渾濁然地氣仍由日月之噓吸所生無太陽則地爲冷物不能生發無太陰則地爲洪鑪不能長育無地氣以應天氣則人物皆將枯槁無所資以爲養故大戴記曰天主施地主化春秋繁露如天之爲篇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殽也人得清氣多者爲賢哲得濁氣多者爲庸愚氣清而加以盡人合天之功其爲聖人也不難矣氣濁而重以旦晝梏亡之害其去禽獸也不遠矣禽獸之知覺運動豈必盡與人殊其所殊者惟此五常之實理故以知覺運動言性賊其性者也君子知之畏天命敬天威强恕而行以存其誠誠者天之道天有太一一者誠也詩皇矣篇鄭箋云天之道尚誠實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以聖人立教敘曰天敘秩曰天秩古之立教者其取義或以三或以五如三綱五常三德五禮之類甚多三者法三光也五者法五行也五星蓋五行之精也五常即五行之用也故鄭注中庸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

案鄭注用乾鑿度及詩緯說詩緯說見五行大義漢天文志復以水爲智土爲信乾坤鑿度亦云土信水智又引萬名經水土兼智信蓋北方爲空虛不用之處故得與中宮互相爲用納甲圖北方獨闕而以壬癸戊己互相出入義即本此近人以爲今學古學之分非也緯書皆爲今學家所用並非古學家說陳樹滋齊詩翼氏學疏證以詩緯爲誤字亦非天播五行於四時人播五常於七情愛則喜之屬也惡則怒之屬也欲則樂之屬也懼則哀之屬也天有五行六氣故人有五藏六府又有五常六情六情生於六氣左傳載醫和及子太叔之言備矣喜怒哀樂之筦於好惡猶風雨晦明之筦於陰陽也素問天元紀大論諸篇說其義尤詳中庸之喜怒哀樂本四德應四時以主四方見春秋繁露漢書翼奉傳白虎通情性篇而信之貫乎四德猶土之寄王於四時苟無信以實之則仁義禮智皆虛文矣中和者信之實理也至誠者信之極功也大本立達道行其功至於位育參贊而皆於喜怒哀樂驗之喜怒哀樂得其節斯漸復乎天命之本然故中庸之喜怒哀樂原於性命

洪範之貌言視聽本於五行其義一也貌言視聽以思爲之主思者心之所之猶中庸之言既發大學之言誠意也顏子之四勿卽洪範之五事近儒乃欲去思以言學異哉漢宋諸儒之治經亦無不求其端於天易言卦氣消息書言洪範五行詩言五際春秋言災異漢儒所謂性與天道者類如此漢書眭弘傳論後漢書桓譚傳皆及之隋志云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案通考玉海諸書引伏生洪範五行傳正與隋志說同雖非盡六經本旨要其師承遠有端緒亦聖門之微言也遠其敝也流爲術數京房翼奉之流推衍繁密已開其端哀平而後毖讖繁興名爲內學荒誕支離圖讖與災異不同災異警人以爲善圖讖導人以爲惡而田王孫孟長卿伏生歐陽夏

侯申公轅固胡毋董生之所傳微言大義寖以廢墜矣洎及隋唐其學亦絕秦燔六經隋燒圖緯事之輕重不同而焚書則同有處士之橫議故有秦始之焚經有鄙儒之信讖故有隋煬之焚緯讖可焚也緯不可盡焚也渾蓋宣夜之學往往存於緯書緯亡則六家之術皆亡矣若緯說之類於讖者自是後人附會正當拉雜摧燒近儒轉從而蒐輯之得非蛣蜣轉丸蝍蛆甘帶乎荀悅申鑒俗嫌篇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臣悅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所作乎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周張二子崛興宋代乃作太極圖說通書以明易作西銘以明仁作正蒙以明誠誠與仁亦夫子贊易之旨也其言與漢儒雖若異趣而其闡陰陽之蘊探性命之原則無不同視董生尤加粹焉夫命與仁固聖人所罕言論語多

言求仁之方罕言仁體西銘則專言此蓋西銘源出周易也性與天道亦門人所罕聞獨贊易則發之修春秋則發之平日與諸弟子雅言惟在詩書執禮皆推極人事之常而初無新奇可喜之論若是者何也性命天道散著於事事物物之中見淺見深各如其量淺者不能解解者不必言惟窮理則可盡性以至命窮理者何窮此五常五事之實理也人人皆宜知之人人皆能爲之故曰夫道若大路然又曰天何言哉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論語集解引孔注云下學人事上知天命集注引程子云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卽性也而仍出於命與漢儒初無異指宋儒特恐人之好言命故以理易之仍夫子罕言之旨也子貢智足知聖聖人乃因其問而偶發之學者若徒言性命言

道德而於身體力行之功忽不加察下學上達之謂何宋學之逝爲空虛漢學之流爲術數其弊等耳周張二子之書言上達者居多程朱處人昧下學之旨也故於修己治人之道言之加詳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知行並進內外交修爲學之功蓋未有密於此者矣朱子答陳膚仲書曰所謂涵養工夫非謂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聖門誨人曰博文曰約禮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禮則三百三千今人終身治之不能盡何以謂之約蓋禮有文有本忠信者禮之本也禮器云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文非徒器數之謂習其器數而仍歸諸義理乃可謂之文近儒治禮而力攻義理之學殆不讀戴記

荀子禮論篇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敬也者貫乎禮之中所以行此忠信也曲禮一篇取冠戴記開宗明義曰毋不敬程朱之言居敬夫孰非約禮之旨哉召誥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左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又謂勤禮莫如致敬皆與宋儒之言若合符節洪範言敬用五事漢五行志敬作蕭古文蕭與敬形近而誤王西莊尚書後案已辨之修己以安百姓其功必基於敬顏子四勿皆約禮之事亦即居敬之事仲弓見賓承祭亦如之故記者類記之蓋自堯舜以來聖聖相傳未有能易者也管子內業篇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仲弓問仁復告以不欲勿施敬其體也恕其用也子貢之一言在乎恕曾子之一貫在乎忠恕敬也恕也忠也誠也皆聖人之恆言六經之大義也忠者誠之屬春秋繁露天道無二篇心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不二者患之所由生也是故君子賤二而貴一論語何注以不待多學而一知之釋一貫離學識以求一貫其言遠不如集注之精實近儒反以墮於空虛疑集注阮文達遂釋貫爲事而云一以事之姑無論其說之是非恐亦無此文法是故博文者讀書窮理之功也約禮者居敬之事也窮理者窮此修己治人之道也盡性者盡此成己成物之道也人與物同出天命之一源故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化育可以贊化育則可以至命要其貴賤有差親疏有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仁以維之義以別之智以察之禮以行之苟非窮極其理則仁或失之兼愛而其弊至於無父義或失之爲我

而其弊至於無君彼惟不知天命故不知修道而實由於無格物致知之功無下學上達之事斯其智不足以察之而弟率其胸臆以立教遂至充塞仁義而不自知也成己成物之道操之至約恢之彌廣故可運六合於寸心其義則備於六經其事則詳於諸史治經治史皆欲窮至事物之理以措諸用而非撫拾細碎傲人以所不知之謂博也姚姬傳言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讀人間常見書其言探可玩味索諸六合之外者往往失諸目睫之前惟精擘訓詁覃思義理久之自能通貫朱子讀書之法蓋如此其槩以教人者屢矣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學者當立此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學者當存此心天地之大聖人有所不知不知不害爲聖人也若破碎支離展轉販鬻以爲未知之道爲人乎爲己乎欺人乎欺天乎苟徒索諸虛而不知徵諸實是爲無用之學異端以之泥於器數之末而不知性道之原是爲無本之學俗儒以之湯文正蘇州府學碑記曰離經書而言道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俗儒之所謂經也六經大旨燦若日星漢宋鉅儒闡發殆盡後人患不能讀不患不能辨辨生於末學縱有所得亦不過補苴罅漏況瑣屑穿鑿之紛紛乎董鄭周朱遺書具在曷嘗有局於末逝於虛之弊學者胡不捐門戶之見熟讀而深思之

問人雖游徧五嶽所處仍不過一廬爲學而有兼騖專營之分其理想亦如是　答學固有安身立命之處然不游五嶽專守一廬所見已隘所志亦卑爲學弟當知有歸宿耳始基固不可

不博也胡子知言有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二語可爲學者之良箴案五峰之言近思錄取之張南軒集答胡季履書曰博與雜相似而不同不可不察也徐偉長中論治學篇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俗儒之博學也務其物名詳於器械考於訓詁摘其章句而不能曉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荀仲豫申鑒時事篇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

問十三經中已具後世經史子集四部之體周易經也尚書春秋周官儀禮俱史體也論語孟子子體也詩三百篇集體也然否　答不必如此分析論其初祖何一不源於六經劉歆敘七略並無四部之名而太史公書附於春秋史亦經也然夫子未刪定以前幷無經名記言記動恐歸於史尚書記言之書也春

秋記事之書也後世史家千涂萬轍終不出此二體然則史猶在經之前也四部之分昉於荀勗而子先乎史至李充始以經史子集爲次厥後又有增改至齊梁後乃與今同大抵後世之書惟子部最雜史部次之經與集尚無大出入若以經言則周易經也六藝十三藝亦經也即增國語大戴禮爲十四五藝亦皆經也若徒以體製言則論語孟子子也易詩亦子也國風近乎子雅頌近乎史後世太玄元包潛虛諸作曷嘗不仿周易而入諸子部者以體製雖近義理固殊且以避僭聖之愆也集部之作萌芽於楚騷而屈宋亦在戰國諸子之列後世詩文集皆子而兼史者也序贊箴銘之類爲子體誌傳行狀之類爲史體詩則吟詠性情純乎子體而如工部之鋪陳終始樂天之從容諷諭則又兼史體大約古來文字祇有二體敘事紀言者爲史體自寫性眞者爲子體聖人之言足爲世法尊之爲經經固兼子史二體也文事日興變態百出歧而爲集集亦子史之緒餘也近代如包愼伯魏默深之流自次其詩文集必仿諸子格式唐人亦間有之此雖好古之過然不可不心知其意

問今欲將諸書略分次第以求經史理學詞章諸門徑爲第一節致力經史爲二節致力詞章及經濟時務爲三節歸而索之義理之書爲第四節何如　答經濟即在經史中加以閱歷乃有把握否則趙括之談兵而已時務特經濟之一端亦即史學之一種分之無可分也義理之書轉置於後亦所未喻讀經讀史皆當以義理權之九經語孟即義理之淵藪也宋五子書與

經典相輔而行豈可分爲二事至學問門徑觀生所論亦已略得端倪能愈讀則愈得門徑專以此爲一節亦無謂也若以近時目錄之學爲門徑則甚誤古人治目錄者若向歆父子輩蓋與今之所治大異讀書當求心得豈可徒事汎濫乎近時目錄各有祕本手鈔成帙不出數月皆可彈見洽聞此爲藏書計非爲讀書計也短書碎記覽其序跋爛熟胸中究有何益至如宋元精槧窮力搜羅世間雖不可無此好事者流要非我輩所亟

問編書目列義理爲一類以爲讀書之權衡此外分經史經濟此類即史學所分參以子部兵家書詞章四門可否　答四部分目承用已久亦無大失何必紛紜改併經濟之學皆在四部中而讀四部之書又皆須權以義理經濟歸史學特舉其多且

重者言之實則古來大經濟有外於六經者乎經濟不本於義理或粗疏而不可行義理不徵諸經濟亦空談而無所用正衣冠尊瞻視一身之經濟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家之經濟也忠信篤敬睦婣任卹一鄉之經濟也人人皆有經濟大小則視乎其才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誠正治平古人一以貫之侈言天下大事而不先自治其身心後世之經濟所以無用也今之所謂經濟者兵刑河漕諸大端因革損益具有成書愈近則愈切實用兵法爲學問中至精之事亦儒生分內之事古儒者多通此然可學而能者制陣束伍之方不可學而能者審機應變之略茲事半由天授古人恆慎言之若夫周秦諸子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去其偏皆足經緯宙合故文景以黃老致治諸

葛忠武學兼申韓特其言駁雜不純非以義理裁之則害多利少固不若儒術之純粹無疵也諸家文集言經濟者不少言義理者尤不少使必別爲門類則此等書轉無類可歸矣漢承秦後馭下如束溼薪民困兵革久故清淨無爲足以致治非其時則廢弛矣東漢之季王綱解紐劉璋闇弱而無斷蜀民富庶而無制故信賞必罰乃可爲國非其時則操切矣治莫大乎因時拘泥成法者不足與語遠猷然苟不知爲治之本則補苴瑣屑法立弊生衰世之政治絲愈棼職是故也申韓久爲世詬病而蜀先主以訓其子謂商君書益人意智亦爲其時與其人而發耳非此者烏可藉口

問學問如築室然須自根基築起逐漸推去方成完備之室非

然者雖有涉獵亦終如海市蜃樓惝怳迷離而不可恃注疏與術難曉不如趁此時將諸經正文溫讀一二過史漢通鑑亦閱其大概經濟詞章之書雖不必遽棄但暇時涉獵後再致力俟數者稍有得方閱理學書似此或不至逐末忘源而如築室之無基　答築室之喻良是但其所恃以爲根基者則有所未盡注疏所以釋經經義隱奧故注疏以釋之專讀正文須經義已通者方可不然安能領會也注疏日閱一卷年餘可畢並非難事凡學精摯則難涉獵則易先涉獵而後能精摯故古人有專家之學又曰不通羣經不足以治一經生近讀曾文正集文正往往言歸宿於義理所謂歸宿者讀書所得每日所行必印證於義理而以此爲歸非謂姑置於後爲綴圖也生質本聰穎志

趣亦覺不凡第爲學太雜欲兼包并騖而少循序漸進之功又未免見紛華而悅之意故日記中多自刻責語而終不免游移無他年少氣盛而未能收攝心神之所致也學問之道有本有末有專營有兼及有所棄乃有所取攷據之學非生專長亦不願生之汨沒於此然既知經史之宜治義理之可貴而又作騎牆之見何也諸子書多言經濟亦多畔道之言要皆持之有故有志於經世之學者往往好觀諸子而薄儒術爲闊疏不以六經爲本末有不爲所惑者也老莊墨韓害道尤甚荀雖較純其言義理與孟子有精粗之別又時有偏激之論不獨性惡非十二子篇爲與聖門異趣也此二篇後人多方解釋雖愛荀子實失其眞古人著書各有眞面目不必盡出於同乃於其義之難通者輒以爲後人羼入武斷可笑又或以傳經尊荀子夫荀子之足重豈徒以傳經乎書經秦火漢

儒掇拾於煨燼之餘使聖人之道復明於後世故爲難能可貴荀子在秦火之前旣宗儒術豈有不傳經之理七十子後學者何一不傳經馯臂子弓帛妙子之徒未聞果勝於顏曾思孟也荀子能言禮樂之精意其他言亦多近正固孟子後一人而偏駁自不能免大醇小疵是其定評近人輒欲軒諸孟子之上謬矣、近人於六經大義置之不講或穿鑿文字以求勝或疑六經而表章諸子又其甚者以刻行畫革之書傳合於經義知經義不可盡傳則傳合於緯書生心害政靡所底止知者過之眞足慮耳諸子書發攄己意往往借古事以申其說年歲舛謬事實顚倒皆所不計或且虛造故事如巢許洗耳掛瓢之類乃借以議戰國攘奪之風並非事實故史公於許由事深致疑詞莊生所謂寓言十九也後世爲詞章者亦多此體至劉子政作新序說苑冀以感悟時君取足達意而止亦不復計事實之舛誤蓋文章體製不同議論之文源出於子自成一家不妨有此若紀事之文出於史考證之文出於經則固不得如此也聖人作六經以敎後世與諸子體製迥殊一字一言必徵諸實其理實理其事實事雖將聖天縱亦必好古敏求而始得之惟其集羣聖之大成故能傳萬世而無弊也六經者稽古之斗杓紀事之淵海而近人反摭諸子抵牾之說以釋經奚啻疑人說夢甚

且惑於諸子之恢怪以爲聖人立言亦復如是遂等六經於寓言謬尤不待辨矣　宋儒書資性沈潛者喜觀之然每流於迂腐非書之誤人人自誤耳嘗謂此輩卽不讀宋儒書亦無所害惟聰慧絕人才氣橫溢者必不可不熟復之以收束其身心理不勝欲則無事不可爲古來大姦大惡皆聰明絕世之人所爭者一念之差耳天下惟極聰明人往往有極不聰明之事故聖賢敎人必以存理遏欲爲要治經卽苦繁難治史亦資得力才質既美加以讀書窮理之功則大成之器也經說至本朝已極繁盛但患其太鑿不患其義之不盡能讀卽佳不在乎論說之煩也史漢通鑑史學之綱領熟此後當讀范書陳志新五代明史通典其餘諸史以次及之稗史則惟力是視　國朝掌故尤宜講求典章制度兵河漕鹽以逮國家

大政名臣事蹟各以類從畢力搜討治一事已復治一事此東坡自言讀書之法也近儒史學校訂最精但恐勞而鮮獲且不必爲

問書似當擇性近者研究之　答讀書有二法一則就性近者研究之以其心易於入也一則視吾性所短者服習之以其足救吾病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處世之方亦爲學之要

問西學在今日亦當務之急何者最爲切要　答治西學須明其地勢考其政俗以知其人之情僞爲操縱駕馭之資次則兵法若天算制器諸事能兼通之固佳不通亦無所害西人兵法多通算學然其測量亦算術中之淺者若較析毫芒平時以之打靶可壯觀瞻臨陣仍無所用臨陣以膽識爲主無中外一也

且儒生所能爲者大抵運籌帷幄之事略通其術不至爲人所欺斯已耳中國之書尚當讀者何限其事之當考校者何限使徒耗日力於一藝之微抑末矣通商以後內地之通西學者不乏其人患在無人駕馭我苟自强則楚材晉用外人亦安敢生心但所謂自强者固自有道非可人云亦云耳

問趙易胡服卒振朔方日本步武泰西甚至變服色易徽號而國亦因之日强豈勢之所値固有當因時制宜者歟　答取西人之藝事以輔吾不逮未爲非計若改正朔易服色是亦不可以已乎且倭人亦何嘗眞强不終爲俄之附庸不止也日本舊爲封建之國事神其本俗而敎法則儒釋並用釋尤盛於儒當平氏北條氏時屢有以大將軍削髮而仍執朝權者見日本史

日本外史足利氏興始尊儒術藤原肅出始宗程朱物茂卿太宰純之徒又詆程朱尊漢學皆視吾中國之好尚以為趨舍物徂徠乃陳同甫之流非專漢學也太宰純山井鼎輩乃眞漢學自攘夷議起德川歸政行歐洲之法廢支那之書而儒釋皆不競矣蓋彼視儒釋與西學同一來自外邦故迭廢迭興不以為異然自改制後政煩稅重民不樂從其俗好俠稱遊俠曰浮浪攘夷歸政之舉亦浮浪輩倡議為多見岡氏尊攘紀事民情浮動而狡悍好勝略與西俗相同故西人之親中國不如其親倭第倭之患俄則視中國尤甚俄既得庫頁島倭人謂之唐太島本與中國兩屬而其地遼遠倭人遂據為己有至是俄以地與易之與日本之北海道相鄰句結鰕夷唐會要謂其人鬚長四尺善射唐初曾入貢即鰕夷島也亦見唐書東夷傳為居高臨下之勢則倭之陸路可危以海參崴為泊舟之地直指長崎一帆可達則倭之水路可危故俄之經營海參崴中國之憂亦倭人之患也乃不思脣齒輔車之至計轉為遠交近攻之狡謀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愚亦甚矣彼惟刻不忘俄故竭力要結西人欲為連橫之計其變服色易徽號皆所以媚西人耳抑知天下惟壤地相接者利害相同倭處東海不能為歐洲輕重歐洲諸國惟利是視若有事時欲如英法之救土耳其豈可得哉夫英法布奧合而救土非愛土也英惟恐俄滅土而據有黑海則可出舟師以擾印度法惟恐俄滅土而據有君士但丁則可扼要害以覬巴黎故不憚出死力以救之卒之兵以義始以利終各

割其土地而始罷諸國勸兵勸和土不能不俯首聽命歐俗與土政教皆異又為世仇其嫉土之自強較嫉俄為尤甚故救土非為土也布奧與俄密邇平時內懼俄而外暱俄俄固虎狼秦諸國則連雞之勢倭非土比於歐洲之大局何與印度近勢日急英人自顧不暇於倭之大局何裨乃舍利害相同之中國而暱反覆無常之遠夷非甚夜郎自大有以致之歟雖然當今時勢既不能閉關自治則交鄰之道固不能不講求倭之交鄰雖云下策差愈於無策耳

問漢初家給人足而人自愛重犯法由此觀之凡天下之盜賊姦宄皆凍餒窮迫有以驅之也西國囚獄只數十人監獄亦潔人以入之者為恥鄉鄰之爭鬭間有窮極流民登高地以自墜死者然不經見非由生業裕如有以養其廉恥之明效哉　答西人貿易致富者往往遷居於都會都會之地富戶既多政教易及故一切養贍貧乏之制悉力講求其政權操之議院議院者猶中國之紳士公所下情易達利弊易革易興而國人囂然不靖之機亦由於此西國有議院以為可公好惡矣然議院之權仍操之一二有力者凡君民共主之國相權重於君主每易一相則朝局一變要地皆易置私人始得行其志否則議論紛岐事多掣肘築室道謀迄於無成法國之所以不競弊蓋坐此故議院者在英德可比明代之會推數人主謀眾皆畫諾也在美法則同處士之橫議植黨相攻志在專利也豈其初制如是哉權之所在眾之所爭無中外一也惟俄國之制不盡然尊上

抑下權自己操頗近於商君治秦之法蓄謀叵測故諸國皆畏之天下權勢分者不足畏可畏者其權一也其人傲很好勝久成風氣又性多躁急故盜自戕而不肯受有司之約束耳其開闢後於中國數千年故純樸之風未漓閒存古制近來機智日鑿古意寖微而彼乃自以爲文明之世天下生齒之繁莫過於中國人稠地窄失業者多故粵東繁庶甲天下盜風亦甲天下外國繁庶僅在都會窮鄉僻壤隨地可耕又其貿易之道長駕遠馭取利於他國而未奪小民之生計此千百年來習尚使然其俗異故其政異也西俗之差勝者在上下之情通而其所以能通者由於君民共主故君亡而國不亡乃君民共主之不已浸假而有民主之說浸假而又有人人各保權利之說近數百

年其說愈倡愈行故俄法美三國民氣至囂俄則求爲君民共主而未能法則君民迭主屢變而仍不愜美雖久爲民主而分黨相軋以固權位每易總統舉國若狂皆邪說之毒中之美自開國僅踰百年而俗已甚敝民主之法小國則可大國則囂歐洲弱小之邦仰人鼻息者往往以此自全在華盛頓爲官天下之公心在今日已爲家天下之捷徑結黨以謀保舉者不一其人他日終亦如法人之君民迭主而後已美爲新造之國地廣人稀謀生甚易故內變不作其地僻在西半球俄人未大逞志於歐洲遠交而近攻無暇及美至英法諸國地醜德齊日虞俄之蠶食自顧不遑更無暇及故外患不生此蓋幸值其時得以閉關自治國用既省財賦自饒非其法制果勝於諸國也不知此中利害古先聖王

明知之而不敢行并不敢言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使賢愚貴賤各安其分而民亦循循於禮義之中然後可以久安長治西人教猱升木不顧其後邪說一倡人人可帝制自爲而生民之禍亟矣殺機既動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徒恃呴呴孑孑以彌縫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生民之初榛榛狉狉機智漸開搏噬相尚民不得已而欲羣遂其生也乃推尤智者以爲之主而封建之勢肇焉封建既久聖澤漸湮禮壞樂崩無所恃以相維相繫於是强陵弱衆暴寡遲之又久而混一之勢成焉當此之時士甚囂民甚愿罹鋒鏑塗肝腦者動輒數十萬民厭兵革天厭禍亂乃始獲有息肩之一日而其機則始於人有自私自利之心世非太古民非渾噩大小相噬自然之勢民之幸而孑

遺者正賴有此名義以相持而可以各保權利之說導之乎凡事無亙古不敝之法道則足以維之使徒求利一時以曲徇愚民之欲必有一大害伏乎其中逮其敝也則利窮而害見此天道乘除之理所以警夫世之縱欲無等而託爲煦仁孑義以飾其美名者也古之聖人熟察乎久安長治之宜兩害相權則取其輕明天澤之分嚴冠履之辨春秋之法王則稱天召則書狩篡弒之賊人得而誅聖人豈其有私於人上而故爲是以厲民哉謂夫厲民之禍小賊民之禍大在易履之象曰辨上下定民志民志不定何以治國故孟子曰定於一一者君主也春秋時强陵弱衆暴寡滅國數十殺人盈城至戰國而漸成混一之勢六七雄者各擁其土地甲兵殘民以逞孟子惡之故曰善戰者

服上刑舉湯武以譏切當世故曰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求吾所大欲而不之恤而其所恃以恣睢暴戾者則由於視民極賤自視極尊孟子憫之故曰民爲貴君爲輕世儒不察遂以爲古者置君如弈棋天位可闇于矣聖賢言各有當其義晦於後人膠柱之見者何可勝數然而天地之大經古今之通義不可易也封建之世地方百里耳目易周下情易達君臣上下以禮相親禮意既衰侈心漸啟於是乎有射肩問鼎之事陵夷至數百年兵連禍結而不可解逮漢之文景而始一治六朝五季之亂其故由於名教之不立四維之不張越數百年至唐之貞觀而一治復數百年至宋之眞仁而又一治漢文貞觀元祐之治何遽不若成康故後世之敝

敝在法制之不行而非法制之不善也自周之衰篡弒相仍夫子作春秋大義既明睥睨神器者乃始有所顧忌名義之繫乎綱常者至重以此爲坊後世猶有結黨攬權飾公議以逞私圖者歐洲自羅馬以來君主民主迭相更置其治也以政事之修明其亂也以冠履之倒置西人紀載歷有明徵故夫民主者徒便於亂民之藉口而非眞能以安其國者也名分之不正議論之日囂君不得以治其臣臣不得以治其民勢之所窮乃尊法律吏以法律爲師而人懷操莽之志各私權利各逞機械勢必出於弱肉强食而後已嗚呼聖人履霜堅冰之戒用意至深遠也西俗重法律以爲君與民皆受治於法君權太輕不得不如是也法律既繁流弊日甚今之律師往往受人金錢意爲高下

與中國之讀鄧思賢書者無以異故曰有治人無治法三代以還上驕下諂民情壅遏此暴秦之遺患而非古先聖王明目達聰之本意乃以是咎中國法制之不善非所謂怒於室色於市乎詩譜序正義引鄭君六藝論云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鄭君之言可謂通知古今之變者矣此蓋時勢爲之歐洲開闢在後尚存封建遺制然所以維封建者遠不如中國故開闢在中國之後俗敝在中國之先亂氣狡憤張脈僨興其能久乎黃氏明夷待訪錄頗工持論而原君篇則多謬說凡事矯枉過正

未有不墮於一偏者也夫室有至寶而失之但當懸重賞以求其寶不得遂以珷玞爲寶也人有本性而昧之但當明禮義以復其性不得遂以情欲爲性也中國法制明備果能實事求是何患不復昔時之盛若其不能則虛名相市易一法增一弊又何取乎下喬木而入幽谷哉夫欲求士者無他焉在辨其誠僞而已矣欲治國者無他焉在核其名實而已矣仁之實莫大乎父子義之實莫大乎君臣兄弟以天合仁之屬也夫婦以人合義之屬也智者知此也禮者行此也信者守此也中國之所賴以立國者此也天屬之不知而兼愛可謂仁乎等威之不辨而爲我可謂義乎三綱淪九法斁天地或幾乎息而又何政教之足云西人於五倫中廢其四而一行以朋友之道女制男陰抑

陽事事倒置故嘗謂西人之類陰類也天下惟陰禍至烈而其勢常足以侵陽故聖人扶陽而抑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兼愛故無父爲我故無君視人如己兼愛之說也各保權利爲我之說也兵事陰事也故聖人後兵而先禮老氏墨氏之學陰敎也故聖人明人倫而黜異端楊氏即老氏之學乃孔孟遏之於前而其說不得伸者二千年後異族忽奉之爲宗而侵軼我中國悲夫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東方之國生齒最繁神靈首出其爲敎也主仁而尚禮文物之盛甲乎五洲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北虜自昔鴟張西俗嚣陵特甚其爲敎也主義而尚智喜夸詐急功利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西俗以

兼愛爲仁非吾所謂仁以爲我爲義非吾所謂義以尊女爲禮非吾所謂禮以牟利爲智非吾所謂智其文字則華文左行洋文右行其語言則實字居先虛字居後人名在上人姓在下若斯之類大抵與中國相反世人不察動欲以其相反者施之於聖帝明王相嬗之地其可乎西俗不及中國甚多其有所長亦非旦夕收效之事效之者苟不探其本而徒枝枝節節以爲之利則未可必也而邪說之害已中於人心矣漢書西域傳自宛以西至安息國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安息今之波斯已近大秦尊女之風自昔而然蓋葱嶺爲天下之脊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故其俗之反乎中國者類如此今英國處極西而尊女亦惟英人最甚

問西人疑恆星皆爲至遠之日其說似鄰于惝怳旣云地球繞日而行則地球在天空中必有時左時右時高時下之不同何以地球之兩極與天空之兩極四時皆同一直線想西書當有理以解之　答西人以重學明之太陽有吸力地球與五星各有距力距力吸力有定則進退遲疾亦皆有定此理似尚可信吸力距力凡物皆有之若云恆星爲至遠之日五星與月皆爲地球則河漢無極之言存而不論可也天文家以五星爲地球而起算則金水二星不致割入地心省均輪次輪諸假象而得遲留順逆之數較爲簡捷要之亦假象也

問西學皆中國諸子之緒餘尤有關於兵法欲幷入子部書讀之願聞其略　答西人重學化學電學光學之類近人以爲皆出墨子其說近之關尹亢倉呂覽淮南論衡皆有之列子湯問篇有重學仲尼篇有光學皆與墨子說同抱朴子金丹篇言合

諸藥及水銀以成黃金即化學之理黃白篇言雲雨霜雪以藥爲之與眞無異即電學之理西人亦自言化學之法本於煉丹術士至機器本中國舊有之物近人考之綦詳或更欲附會於經典則無謂也重學本算學而加推阻力攝力分動靜二門凡物有重力有結力有愛力非結力不能凝聚非愛力不能生發小如鐘表之擺動大如七曜之運行皆有阻攝之力是謂動重學其靜重學則專論體之相定者如權衡輪軸滑車之類是已鄧玉函奇器圖說最先出近時李壬叔所譯二十卷尤精通算學後可習之此制器之本也化學爲用最廣理亦最奧凡氣有空氣養氣炭氣淡氣之別動物受養氣以生植物受炭氣以生化學家以硝強醋強諸水別輕養綠淡各質而化分化合之以

施諸用總署譯有指迷闡原諸書專明礦質上海譯本亦多電學有摩電化電吸鐵氣之分其理與化學相通摩電即乾電二金相摩以生化電即溼電二金感化而成吸鐵氣乃磁石所生之電也凡物鬱蒸則有電西人摩電化電亦此理而尚未盡近日用電益多當有更闡其法者光學以凹凸二鏡取光有平光折光歧光諸線其射光角必與回光角相等皆用角度以入算西國舊傳有製巨鏡發火以燒敵船者西人多不之信然以中土陽燧之法證之似未嘗無此理沈存中夢溪筆談有格術即光學也近時鄒特夫曾衍其說為一卷湯若望有遠鏡說而未詳鄭浣香有鏡鏡詅癡近譯英人書二卷說頗簡明又有聲學之書尚無大裨於實用天地間惟水火風三者為力至鉅故釋

氏言地水火風西人亦言水土火氣風即地輪之氣也西人別有氣學以明之其用電用光即用火其用汽即用火與水而用火之術尤精為禍亦最烈蓋鎗礮即雷電之理其學先出故日精一日惟水與風之力尤巨今尚用之未盡他日必有更出新法者未知又作何變態耳阮文達注大戴禮天員篇頗有精義而據西法以證地員已覺無謂又引周氏治平之言以水土火氣釋陰陽尤非解經之體古書皆言五行豈識有西人四行之說乎夫二氣者兩曜之所生五行者二氣之所播無二氣則萬物不生無五行則萬物不養盈天地開皆動物與植物動物其有知者也植物其無知者也物之產於地上者以木括之產於地中者以金括之舉五行則兩間無知之物賅括靡遺矣五行無知而有性性有愛惡故有生克苟無性則無氣不足以養生而利用也五行應乎五緯而兩曜又為水火之宗以火澂水陽氣蒸灼斯五行之氣上騰動物由是生焉南北極為日光不到之地則終古冰沍物無由生其他有積歲無霜雪者有積歲無雷雨者皆視日光所及以為準是故雷雨霜露者上騰下降之微而以風為之節宣風也者天之號令也然風與氣皆流行於空中有聲無形與五行之有形者不頗且去金木則兩間之物亦不備故儒書皆言五行西人不明其理亦無足怪若注儒書而以西說汨之是棄其寶而寶康瓠也

農家者流中國本有其書卑無高論西國地廣人稀故耕種亦用機器若中國用此一夫所耕可奪十夫之利彼十夫者非坐而待斃即鋌而走險耳北省或尚有曠地待墾者南省人浮於地何處可容機器西國政令每先加意於富民中國當先加意於貧民西俗重富輕貧富者囂而貧者愿民皆佃戶無能為患中國風俗與之絕殊生齒至繁民多失業苟奪貧民之衣食敂然不可終日一二桀黠者乘之則變亂生矣農夫終歲勤動所得甚微其力能購機器者乃中人以上之家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撫綏之不暇而可奪彼與此以饜其生乎醫學則中國鍼石之技久而失傳西醫擅長在此其內科之學遠不如中國且

中西稟賦異宜亦不當輕為嘗試也西醫以流通氣血為主近所譯書亦論血脈骨節者為多初不知五藏生尅之理故用藥多猛烈強者猶可弱者鮮不僨事人之一身恃氣以行血氣絕則血凝西醫驗死者之藏府以律生者未必銖黍悉合也漢書王莽傳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西人之所為王莽之法耳漢任宏校兵書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類古以太乙六壬遁甲為三式本為行軍而設故班志兵陰陽別為一家之學趙邠卿注孟子以日月支干王相孤虛為天時荀子議兵篇楊注亦云然其學與五行家相出入墨子迎敵祠篇尉繚子天官篇皆及其說天官篇似衍孟子語意故有疑尉繚為偽書者唐宋以來兵書

如太白陰經虎鈐經武經總要武備志之類亦多及焉古人自有此學而失傳已久今惟術數家用之僞託尤多用兵而惑乎此必敗之道也今所傳者僅權謀形勢數家其技巧今無一傳蓋形而下者之事隨時隨地不同故不能垂諸永久西人著書但有形勢技巧二者而權謀罕聞焉近年西國兵事莫大於普法之戰南北花旗之戰觀其所設施大要在爭先著得地勢皆中國用兵之常無他祕策也西法行軍無輜重凡步卒一人自儁餱糧器械之屬約重八百五十兩故雖强力之夫久將弗勝其能迅急赴利者以此其戰而易困者亦以此荀子議兵篇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西人頗類

乎此惟海戰是其專長可補中國兵書之闕然一鐵甲需百餘萬一輪船需數十萬一魚雷一巨礮合需數萬綜計非二三千萬不能成一軍而中國能充船主者尚不多見借材異域平時則可臨戰則辭海戰以輪船爲營壘西人征稅既重民債亦繁合君民上下之力以成其事則事易舉中國俗尚不同又安得此財力以嘗試於不測之淵乎故海防有守法無戰法戰亦守也要當於陸師加之意耳此後不用兵則已用則大利害在陸而不在水陸路處處相連火車兩面可達豈必盡由海道特我之海防仍不能弛備多力分則有之耳軍事非歷練不精貴在用其所習兵無强弱視其將以爲强弱苟非積習甚深皆可勇可怯之兵也陸師易集海將難求風氣初開固當令學者精益

求精以備干城之選然若盡塡黃金於滄海而陸防或以財匱而反疏人將避實擊虛尤爲可慮洋將戈登嘗言借用洋員未足深恃又謂中華兵力在海旁小河不在洋面蓋我之地勢軍情皆與島夷不同也海戰乃專門之學須學問膽識二者兼勝取材較難即如魚雷爲攻鐵艦之利器而機括極繁其裝藥僅在首節餘皆較量遠近高下之機器分杪稍差即難取準雷船又別爲一式遠望已知鐵艦避雷之法近亦益加精密凡若此類皆爭勝毫釐之事非心靈手敏者不能精即技藝已精而未經戰陣尚難深恃西人恃其藝事縱橫海上機巧日鑿渾沌日死譬諸家有不肖子弟絫累世之積蓄以供浪費反自詡豪富爲暴於鄰里氣運所値天亦無如之何中國既不能閉關自治安得不亟求禦侮之策況中國亦有能自出新意以制器者不勗之而反抑之抑之者過也然或略窺西學門逕而遽中其毒則尤人心之巨患凡事不爲

人用而後可以用人未有濡首其中而不爲所溺者也西國民氣至囂加以利器如飲狂藥終必死亡然其禦侮則不惜上下一心以爲之制器者獲利將兵者愛名中國頗與相反利器亦安足恃西人知中國民氣之難犯必借端挫折摧剛爲柔而後可逞其大欲其於南洋諸國皆然故欲禦外侮必先作忠義之氣屏浮華之習而後可與言西學也

問西教爲中國利害　答古今立教未有如西教之淺俚者歐洲諸國靡然從之眞大怪事即此以觀西人之智本不如中國遠甚也中國從之者多爲利誘皆愚無知之民然天下愚民多而智者少兼復動之以利隱憂正未有艾耳尉繚子曰賂其豪臣以亂其謀此戰國時策士之術故秦散金十萬而天下之士

屬漢散金四萬而項王之將疑俄人欲侵布奥瑞士諸國懼歐洲之連橫相拒也亦往往以重賂撓之利之所在大者且然況愚民乎此輩擾攘皆爲利往撓大計則不足爲耳目則有餘鎮海津沽諸役其明徵已

問近人至外洋者所記述淺率居多何歟　答洋人游歷者半爲傳教之人用財既有來源自無所吝又以爲專門之學畢生之業故不憚艱阻而爲之中國之至外洋者不過歷其都會而止所取材者皆習聞習見之事欲覘其國之强弱民之情僞彼固善匿我亦未必善問不可驟得也且外夷覬吾土地特借游歷爲名以探道里覘風俗用意固甚叵測中國自守不遑安能勞師襲遠政教不同采之亦無大益語言各異譯之且不勝煩

技藝之學各有專家又豈遊蹤一至所能探其奥窔哉紀西事者近書甚多大抵以資談助惟　京師同文館及津滬製造局所譯諸書頗資實用其他亦閒有之要不多耳今天下爲我隱患者莫如俄道光時俄人曾進書籍三百餘種其國之政教風俗輿地兵法下至器物種植之書無不備雖今昔情形稍殊而大綱具在若擇其要者繙譯之頒諸海內俾人人周知其情僞以籌制防之術不且視近出諸書信而可徵歟或謂俄之疆域日廣非舊籍所能盡其技藝遜於英法德美諸國但譯英法德美之書足矣不知覘國者在審其政俗不在區區技巧之末彼國幅員雖闊而舊有之地固無贈損其風土亦豈能驟變耶

問人若以管窺月不使目中見地面各物則自初升以至中天均等大耳猶一船泊于港汊之内而覺其大及放乎大洋遂覺其小乃人心意見之私非船有大小也　答此卽所謂朦氣差若以管窺月目力爲管所束能使變易眞形非善法也遠鏡愈大者視物愈眞卽此理船泊港汊近視之則大遠視之則小此目力遠近之分亦非確喻地以外皆水也地球旋轉而生風風力能阻水力故地不爲水侵猶之舞劍風生灑以水不能入也山川人物之氣聚而上升可阻風力地愈高風愈大以其氣漸薄又無物以蔽之耳地毬繞日而行日爲水氣所蒙遂能映小爲大算學家謂之朦氣差惟地心正對太陽時乃太陽本輪之眞數也

問更事之初其失必多然不經失事則識不能精殆孟子所謂德慧術智存乎疢疾也　答失事亦有大小之別小德出入尚

無妨若大事亦任其出入則一蹶不振者多矣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千古處事之則正不獨行軍爲然也

問人之識見雖賴讀書然更事不多殆亦不能切實　答此猶醫家多識古方又須多臨證也泥古方者殺人不臨證不可爲醫然但臨證而不讀書終非良醫故古人譏不學無術又曰通經所以致用更事多而無學術世故愈深趨避愈熟自以爲天下之至巧矣而抑知其巧於造物耶天下大事之壞壞於揣摩迎合之徒彼卽不迎合揣摩亦未必不富貴利達況富貴利達豈有止境知足則布衣可以樂道不知足則天子尚欲求僊以身殉此亦良苦耳詩言自求多福謂當修身以俟之使禍福皆可趨避古來豈尚有得禍之小人哉

問方志引書體例　答引書注出處唐以來多有之　國史儒林文苑傳初稿亦然逮進　呈時仍刪細注蓋此本非史傳體裁也史傳宜鎔鑄各書成一家言使徒排比舊文則無爲貴史才矣陳志以上作史者莫不有微指存焉史之蕪自沈約魏收始故新五代史爲足貴特其詞旨甚明而無微婉志晦之意故去三史尚遠要亦時代爲之至近世之史乃長編耳若方志與國史異方志爲古列國私史之遺皆所以備國史之采擇者其體與　國史傳初稿正同故當用注出處之例近人引書非但注出處并注卷數謂可杜展轉販襲之弊不知此尤便於販襲徒爲冗贅殊不雅觀此乃蒐輯佚書之體例而以施諸著述無怪其書之蕪矣

問金石有益經史似可涉獵及之　答石刻之益於史者惟年月地理官制諸端須史學通貫乃能及之其中眞贋錯出宜加審訂未可全據也王氏金石萃編不甚爲金石家所重以多錯誤也然網羅閎富究有裨於史學若黃小松牛空山徐紫珊諸書鉤摹雖精乃賞鑒家之事非史學所亟其他可以類推近時張松坪金石聚分別眞僞頗嚴爲鐘鼎文字之學者自是傳雅文人之事於經學無與一字之岐言人人殊郢書燕說蓋多有之且鐘鼎與籀篆殊科并無關於小學有經學家之小學有金石家之小學以金石治小學者其言多穿鑿附會王氏說文釋例甚精而其據鐘鼎文以爲說者則不盡足據鄭氏汗簡箋正抉別綦嚴可障小學之狂瀾爲其學者他無可證不得不援經訓及小學諸書以張其說若轉以之證經乃經學之大尼也翁覃溪謂金石可證史不可證經其言良是見復初齋文集若薛氏阮氏鐘鼎款識洪氏隸釋顧氏隸辨之類皆援經典以自重非眞有裨於經義即有可證經者亦不過考文字之通假繁徵博引張訟不休於經之大義絲毫無益非惟無益經義而已以鐘鼎言古文殊形詭製變幻紛紜而字學之源流反不能定學者不致力羣經而專講六書不博稽諸史而搜羅金石異乎吾所聞承平之世學士大夫閒暇無事出其餘技寄興於斯小道可觀賢於博弈若時當多故旋乾轉坤儒者之責匪異人任也人不必有是事要不可不立此志志趣堅卓乃能爲學古之學者類然四部書當讀者甚多日有孳孳猶虞不給豈暇究心於瑣碎無

用之物哉

問洪文襄奏對筆記　答此是僞書其中罅漏極多又似經生策括蓋即今人所爲而嫁名於文襄者然敢於僞造　天語可謂無忌憚矣

問杜律詩似有樸拙之氣故覺厚重太白詩似太伶俐　答詩至杜韓握拳透爪實爲前此所無所謂子美集開詩世界也猶顏柳之書盡變古人面貌而至今學書者莫不由之古詩比興居多自杜韓出而賦體多於比興猶三百篇之有國風不可無雅頌也太白詩猶有漢魏六朝遺意未可以伶俐少之學詩能從樸拙入手其成就必有可觀第不可以粗率生硬爲樸拙耳杜詩原本忠孝其性情之肫摯隨處涌見雖許身稷契未知如

何然於溫柔敦厚之旨則深有契矣以公之海涵地負宜等齊梁於蟬噪而力推庾鮑不廢王楊此其所以爲大也

問談龍錄爲辟阮亭而作王氏箸作未經全見趙氏所論則甚切理饜心似較王爲能心知其意者　答有才氣者無不喜趙而擯王要之才力神韻二者不可偏廢袁簡齋謂阮亭詩一代正宗才力薄阮亭才力固不甚薄惟修飾邊幅乃覺其薄耳故其詩鮮敗句亦少蒼莽之氣然其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自是唐賢正軌　國朝言詩者究無以尚之分甘餘話曹頌嘉禾常謂余曰杜李韓蘇四家歌行千古絕調然語句時有利鈍先生長句乃句句用意無瑕可攻擬之前人殆無不及余曰此其所以不及前人也四公之詩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行乎其所

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余詩如鑑湖一曲放翁遺山以下或庶幾耳案後人之評漁洋毁譽多過情不若其自評之確所謂得失寸心知者

問水經注引山海經謂之浙江案山海經云禹治水至於浙河此云浙江疑誤　答山海經自有浙江出三天子都之文見海內東經北方得水皆謂之河南方得水皆謂之江然亦多互稱者莊子外物篇自制河以東制河卽浙江史記索隱引晉灼音浙爲逝逝制同聲

吉林黑龍江邊防考曰咸豐時定界自額爾古納阿遝雅克薩城又北逮尼布楚城沿黑江而東　評曰尼布楚俄名捏爾臣斯科自康熙定界時已歸俄其定界碑文以烏魯穆河附近之

格爾必齊河爲界此安巴格爾必齊河也立界牌於河東岸其東三百餘里又有格爾必齊河東距我屬之雅克薩城俄名阿勒巴沁千有餘里西距俄屬之尼布楚城四百餘里而以尼布楚爲互市之地其黑龍江之南則以額爾必齊河爲界凡南岸墨里勒克河口卽胡文忠圖之謨里爾肯河所有俄人廬舍均徙北岸此其北界距我黑省之呼倫貝爾甚遠而西北界與車臣汗蒙古連者則近故黑龍江外紀言呼倫貝爾距俄邊僅二百餘里也至咸豐和約則抹去格爾必齊河一層但云什勒喀額爾古納河會處爲界於是雅克薩城之向歸我屬者今亦歸俄什勒喀不見於中圖蓋卽俄圖之塔洛甫喀河當額爾古納河入黑龍江之處而邊地荒莫江南之金鑛爲俄人越界私挖

者甚多近年我在漠河開鑛卽胡文忠圖之謨河亦曰墨河欲以杜其侵越亦以固吾邊圉耳但黑龍江雖爲兩國行船之地此載在和約者而彼有船我無船今赴漠河金鑛者皆趁彼輪船以往江凍後則賃彼耙犁以往耙犂若北地之冰牀　國語謂之法喇見　御製樂善堂集吉林土風雜詠轉須經彼之屬地欲固吾圉亦未易言

又曰若襲朝鮮但隔圖們一水　評曰朝鮮與圖們江相連者爲咸鏡道之慶源府其地林木叢雜山徑險阻在朝鮮爲極邊之地俄人雖眈眈虎視然由此進兵路迂而遠尚非首衝也琿春之宜重者以吉林進兵要道若由此以擣朝鮮恐俄人未肯出此下策

又曰今之籌吉林防務者謂俄若由黑頂子偸渡圖們江南可掎朝鮮之背北可抄琿春之後琿春失則攻朝鮮益無顧忌　評曰西國聯盟禁俄兵船出黑海而自德法搆兵前盟遂毀黑海爲土耳其所屬國勢日衰亦不能終阻之且俄旣據海參崴爲巢穴造船甚便今更欲使朝鮮歸其保護苟得朝鮮爲泊舟之地則海道來往自如我之吉省勢且中斷并不必由圖們江進師也特朝鮮仁川海口爲各國通商所萃俄強則英弱日本忌俄尤深俄人之圖朝鮮亦倭人剝膚之患此二國者未必肯晏然坐視恐戰鬬方自此始耳

新疆形勢論曰南路始於哈密西行爲闢展　評曰闢展爲回疆要道臺站卽在其西由哈密西行四站曰瞭墩又西五站曰七克騰木亦作齊克塔木有南北二道南道稍近苦乏人煙有怪風故多由北道其地有風戈壁宋史西域傳所謂鬼谷口避風驛卽古之白龍堆也今名噶順沙磧又西二站曰一盌泉有路可越天山出古城子東俗名小南路咸豐間曾封禁今已弛又西二站至吐魯番自哈密西至吐魯番千二百里其東二百一十里卽闢展其西二百里爲蘇巴什溝山勢險要又西四五站地臨戈壁水薪極艱又西五站至哈喇沙爾爲南八城之首自吐魯番至哈喇沙爾一千二十里城南逾開都河或作海都回語謂曲折也俗稱通天河水經注謂之敦薨水南注博斯騰泊卽水經注所稱敦薨之藪也二站至庫爾勒回莊自此以西人煙漸密矣庫爾勒回語觀望也地勢軒敞故名新疆道理如

西域圖志新疆識略回疆志諸書皆載之哈密以東則秦邊紀略言之尤詳

又曰慶綏城而北爲綏靖城　評曰綏靖城雖省會之肩背而其地荒莫不易經營城外卽鄰敵境并不易設守故塔爾巴哈臺卽綏靖城塔爾巴哈譯言獺也其地多獺故名須屯勁旅而後可固烏垣之後戶也庫爾哈喇烏蘇卽慶綏城今設直隸廳於此哈喇譯言黑烏蘇譯言河爲烏垣之屏蔽亦爲綏靖伊犂之樞紐烏垣西行十八站至伊犂而慶綏在其中伊犂東北行十二站至綏靖故言形勢於今日西北路并當加意於慶綏矣

又曰惠遠城將軍駐之其統九城　評曰伊犂九城賊毀其六近年議籌修復亦未能全總之伊犂雖歸璧而拱宸城外卽爲敵境南北要害又多爲所割若以新疆形勢論之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其樞紐則在伊犂伊犂形勝已失俄人遂專注南路屯兵浩罕浩罕舊有八城安集延其一也乾隆以來屢曾擾邊近爲俄所并故俄與我鄰欲窺南路之喀什噶爾今設疏勒直隸州西域水道記云由特穆爾圖淖過巴爾琿嶺渡納林河穿行布魯特境內計一月可至葉爾羌喀什噶爾葉回疆西四城皆在伊犂西南由阿克蘇逾木素爾雪山至伊犂道極艱險回語謂冰爲木素爾唐元奘西域記謂之凌山凌卽冰也山在阿克蘇城北四百四十五里伊犂惠遠城南六百五十五里故舊制伊犂每歲送換防兵於喀什噶爾皆由巴爾琿嶺之道今地爲俄割此道不通矣其地東可控回疆南可窺藏衛回疆通藏衛有四道其和闐踰棟科爾庭山之道則康熙時準夷襲藏

衛所由也今英人亟窺西藏俄亦屢遣人探道欲互爭其地故
今日之喀什噶爾最爲重鎭西域舊有成書近今敵情雖異而
其形勢則終古不易兵機一日百變非可空談惟輿地之學則
應儲之有素雖險要視兵勢爲轉移但夙昔講求之功固不可
闕耳

無邪堂答問卷四

大一百十五

無邪堂答問卷五

鄧礦字粵川桂林人學者莫先義利之辨說．評曰題語出張南軒孟子精義序卽癸巳孟子說以有所爲無所爲明義利之辨幷引孟子內交要譽以爲證蓋見孺子入井而援之者義也無所爲而然也此惻隱之仁發於本心者卽天理也納交要譽而始援之者利也有所爲而然也亦不可不謂之仁而實假仁也卽人欲也推之他事無不如此卽如讀書義也必欲人知其好學而始讀書利也爲善義也必欲博長者之譽而始爲善利也求人知要人譽豈不勝於不讀書不爲善者然其心固出於私苟人不知之不譽之則讀書爲善之念息矣且或欲以此博美名而種種僞飾之心由此以起小則爲鄉愿大則爲奸雄託於義以攘利者比比也故無所爲而爲者卽爲己之學推而廣之聖人參贊化育因物付物亦不過由此一念擴充有所爲而爲者卽爲人之學等而下之奸人盜名欺世包藏禍心亦不過由此一念墮落求仁之功在乎存理遏欲理欲於何辨之於義利辨之義利於何辨之於公私辨之一念之起一事之發未必果可以牟利而其中理欲交戰終必出於利而後已夫此一念之私幽不可以質鬼神明不可以告妻子彼固未嘗不以義自居然靜中試捫此心究竟有所爲乎無所爲乎出於公乎出於私乎羞惡之良平旦之氣固不能盡澌滅也是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僞誠者天之道天固至公而無私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者則至誠無息此仁人正誼不謀利之說也學者未能至於是而

欲求入德之門亦必先辨此心之誠僞若凡事以僞飾行之則心之喻乎利者至深無事不巧肆其牟利之術才力聰明皆歸誤用而求誠之路永斷矣蓋無所爲而爲者雖偶有過誤此心固可質天地也有所爲而爲者雖遍著義聲此心不可對妻孥也時時省察事事檢點則心不爲物役庶漸返乎欲盡理純之本然此求仁之方卽思誠之道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予之節辨之至嚴而必歸於求其本心者此也是非辭讓之心人皆有之理爲欲蔽則是非有所不辭讓也者所以明是非辭讓之節而使人發其羞惡之良故曰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南軒此言揭七篇之要義以示人欲人嚴公私之辨以爲義利之辨使假仁假義者流無所藉口而初學之士有志乎道者但自審吾心之公私卽可知臨事之義利斯不至以利爲義終身墮於坑塹中而不自悟耳好利之徒不以爲不可取之利而直以爲當取之義陷溺旣深是非可以顚置故孰爲義孰爲利臨事或不易辨孰爲有所爲無所爲則人皆能辨之凡好利者責以此爲非義之事彼或飾辭以辨責以此爲損人利己之事彼自無辭以對蓋天下利己者無不損人有所爲而爲者欲爲利己之事而又不欲居損人之名此一念卽人鬼之關也至如孳孳爲利不顧廉恥不恤人言此則面目靦然實未足比於人數莊生有言哀莫大於心死諸生諒能深戒之無俟吾之徵色發聲以拒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曰阮文達南江圖攷謂今一線清流自杭州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南江故道　評曰北新關之

河後世所開地志皆言隋大業中東巡始開以通御道後人因修之爲運道其塘棲以北數十里則元末張士誠開以通漕者雖濬鑿時未必不因乎舊瀆然諸書既無明文祇當闕疑證以酈注則臨平湖以北有禦兒柴辟二地與今運道相去不遠而卽爲運道與否究無確證也文達又以保叔塔後西谿一帶古蕩爲南江遺蹟恐亦未確若以此爲南江自餘杭入錢塘之道猶可言也文達乃自爲新說謂安吉以下非南江則不但與酈注戾幷其自言古時餘杭臨江今富陽卽古餘杭之說亦戾文達欲以此證成江爲折形之義然據酈注則江之折流在臨平湖其上流與今無大出入捍海塘未築以前西湖固與江通但北流而至臨平已成大折矣酈注言南江自餘杭合浙江準之地望曾無不合而文達必欲易之未審其旨

又曰酈注言若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冬溫夏涼案太平御覽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此云溪之東又溪之北疑誤　評曰溪之東若耶溪之東也溪之北寒溪之北也御覽所引與此是二地其文見酈注沔水篇謂爲若水非鄭公泉也然酈注此文亦後人轉寫之誤並非若水趙東潛已辨之

尹紹文字博之臨桂人問酈注漸江水篇縣之東郭外有漁浦湖案讀史方輿紀要縣南有白馬湖㧕自東漢中有三山曰癸巳山曰岝山曰月山亦名魚浦湖是漁浦在縣南此云在東郭外似誤　答漢縣治在今縣西北四十里亦見方輿紀要紀要此條敘在夏蓋湖下云其南又有白馬湖其南者夏蓋湖之南非縣南也今改其南作縣南故所說皆誤夏蓋湖在縣西北四十里則此所云在縣東郭外者地望正合郡縣治所隨時移易水道亦往往有變遷酈注據漢志而言自當求漢郡縣之所在乃以今制律之宜其鑿枘不相入

問陳蘭甫水道圖說武林水卽今臨安縣北溪南溪出天目山合流曰霅溪其說確否　答古霅溪與漸江通流此欲鄣通班志八百里之說故以當武林水其說亦非始於陳氏陳氏此編錄舊說以成一家言故引書例不舉書名然霅溪由發源處至武林仍無八百里之遙趙東潛謂班氏特著此句以明漸江之源固是善悟但亦委曲遷就之詞竊疑行八百三十里六字當

在漸水下後人轉寫誤移於此言

問陋中在富陽分水之間酈注指爲錢唐江以誤　答酈注不誤富陽分水之間皆錢唐江也今尙沿此稱然此問幷誤會酈注之意酈注正言錢唐江波惡不能渡故道縣杭之西津餘杭西津卽陋中處在今富陽分水間漢時二縣皆餘杭地也

水經注漸江水篇訂誤　[illegible]有通例輿地之學尤不可不明乎此治輿地書固有通例酈注又自有酈注之體例但古人著書其例散見書中非若後人自作凡例冠於簡端之陋而無當也經傳不必言卽史部子部諸書之古雅者莫不如是不通其書之體例不能讀其書此卽大義之所存昔人所謂義例也校勘字句雖亦要事尙在其後此其大綱校勘其細目不

通此則愈校愈誤若後世陋書本無義例之可言不必深求亦不必多讀官書彙出衆手多有例而無義又當分別觀之此題重在訂水道之誤不僅在校勘異文鄺君北人其時南北區分不但不能得之目驗幷南朝諸儒之著述亦不易得故所據書已有異同其疏誤自不能免沔水篇鄺君已明言之不自諱也阮文達浙江圖攷頗詳審而未及者尚多亦閒有武斷偏執者阮書非專爲鄺注而作故不多及其偏處即其精處非持之有故不能言之成理古名儒亦多如此學者須知其弊乃可讀其書若武斷則尤不可

問吉林去俄羅斯遠近幷其地形勢　答吉林之琿春與俄連界去俄屬海參崴屯兵之地計海道不及五百里北去俄屬伯

利屯兵之地在烏蘇里江入黑龍江之口亦曰伯力對音無定字也俄名喀巴羅甫喀亦不及二千里自康熙閒與俄人定界後東三省無邊警者垂二百年吉林固無所謂邊防也咸豐八年十一年兩次定界棄地數千里而黑龍江之向以安巴格爾必齊河爲界者今則以江爲界吉林迆北向爲赫哲費雅喀諸部所居者今皆割爲俄屬迆東之地向至海者今則以烏蘇里江圖們江爲界故吉省以琿春爲極邊東距省城僅千餘里圖們琿春皆見金史世紀圖們舊作統們琿春舊作琿蠢皆乾隆閒譯改琿春河在甯古塔城東南六百里源出通墾山會諸小水西南流入圖們江烏蘇里河北流入黑龍江金史太宗紀天會九年命以圖們水以西和博錫馨瑚沁三水以北閒田給海蘭路諸穆昆　盛京通志圖們江在甯古塔城南六百里源出長白山東北流遶朝鮮北界復東南折入海案吉林城南三百餘里亦有圖們河其下流爲輝發河與此名同地異黑省以黑龍江城爲重鎮南距將軍所駐之齊齊哈爾城即卜魁城將軍向駐愛琿康熙三十二年移墨爾根三十八年復移卜魁建爲省會亦僅千餘里俄人移其所謂嘓嘓林者駐於伯利西距我黑龍江城即愛琿或作艾琿亦作艾虎不及五百里其阿穆爾省大酋所駐之海蘭泡南去我黑龍江城僅百餘里耳金時海蘭路置總管府舊作合嬾又作孩嬾皆乾隆時譯改見金史世紀地理志東南至高麗界五百里見金史地理志當在今甯古塔之南元置海蘭府以海蘭河得名河流入海見元史地理志與今海蘭窩集之河流入呼爾哈河者不同則在吉林北境明時置海蘭衛地無可攷疑即金時海蘭

路皆與今之海蘭泡異地惟元史地理志云合蘭府即海蘭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時置軍民萬戶府五分鎮混同江南北之地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爲居以射獵爲業案元史所云即打牲部落之俗今海蘭泡地在混同江北或即元時海蘭府所轄歟黑龍江外紀呼倫貝爾通稱海蘭兒案其地有凱喇爾河即海蘭兒之音轉與此異地輪船自黑龍江口一水可達黑龍江或稱混同江蓋松花江一名混同其下流會黑龍以入海互受通稱見金史世紀遼史聖宗紀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契丹國志又太宗時改名謂鴨子河亦松花江之異名又名松阿哩河松阿哩國語謂天河也此三名皆見金史地理志而誤分爲三水即魏書之速末水也新唐書作粟末俄復欲造鐵路於琿春則不出半月可由陸路徑達其國都矣圖們江與朝鮮連界其扼我綏芬河口者

曰海蔘崴　盛京通志綏芬河在盛古塔東南四百四十里入
圖們江案　國初本爲綏芬路屬窩稽部遼金之率賓府當在
其地金史世紀有蘇濱水卽率賓水亦卽綏芬水之轉音俄割
得此地後屯重兵築礮臺通商招墾遂成巨鎭迆北如巖杵河
雙城子等處皆設官置戍期漸與伯利聲勢聯絡以窺我吉林
朝鮮滿洲源流攷引元一統志自南京而南曰海蘭府又南曰
雙城復引明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因溫託琿等部人吉里納入
朝置雙城等五衛疑皆今雙城子之地也遼史地理志雙州亦
有雙城縣遼雙州在今鐵嶺與此異地故俄之有海蔘崴猶英
之有新加坡也英得新加坡而經營之南洋遂以多事俄得海
蔘崴而經營之北洋亦漸起風波今且欲句結朝鮮以爲屬國

朝鮮有事則旅順危北洋之門戶也鐵路若成則黑龍江與內
外蒙古均將疲於奔命　京師之藩籬也俄地既廣而北負冰
洋無虞後路遂日以蠶食爲事歐洲諸國常視俄爲輕重德與
法戰必先結俄今俄德之交漸離則法益親俄以圖報復俄覬
歐地而苦無隙可乘也亦樂挑諸國使自鬥而坐收漁人之利
其國勢本注重歐洲故久思滅土耳基據歐洲之腰膂以求逞
其大欲英法諸國出而救土俄既不得志於西則思啟其東封
英之救土爲自救計也然俄轍既東印度仍當其衝中國亦受
其敝二百年來俄未與中國寒盟蓋地勢阻之今吉黑邊境既
爲所割浩罕鄰封又爲所併東西萬餘里在在與之接界其首
衝在新疆其次卽在吉林而吉林實爲根本重地故東三省之

綢繆不可緩者此也至於中俄交涉山川形勢卡倫鄂博諸制
則　盛京通志海國圖志朔方備乘諸書具載之
仿遼史例作元史部族表　評曰以部爲族外藩多如此猶中
土之以國爲氏也　欽定元史語解分析部族最淸錢竹
汀氏族表詳於族而畧於部蓋其作書本旨不同故體例亦異
畏吾兒卽回鶻之轉音或稱畏兀亦稱偉兀又稱衛吾陶南邨
輟耕錄列爲色目人非蒙古也兀良罕卽今烏梁海乾隆時始
編佐領本與俄國分屬近頗爲俄所誘在喀爾喀蒙古之北者
曰唐努山烏梁海康熙時來屬在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之北者
曰阿爾泰烏梁海乾隆時來屬尼布楚亦有之皆采捕爲生元
祕史所謂林木中百姓也尼布楚本茂明安舊地故有蒙古種

人昔寶赤養禽鳥人合剌赤亦作哈剌布瞭望人貴由赤亦作
貴赤善跑人見元史語解輟耕錄均非部族名
劉奉璋字璠甫全州人讀漢書藝文志曰漢不立左氏學雖劉
歆表請立之格於羣議旋立旋廢而藝文志乃以左氏冠公穀
鄒夾上　評曰左傳平帝時曾立學光武時又立學班志自不
得遺之其首舉春秋古經卽左氏經也自博士李封病卒遂不
復立今左傳正義經典釋文皆以爲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
子奏立非也錢竹汀答問已辨之古經傳本皆單行作傳者以
先後爲次自當首邱明公穀著於竹帛時已在後卽高赤二子
傳經初祖亦不能先於邱明班氏以是爲次非有他意也鄒夾
二家又次於後此五家皆正傳其左氏微以下乃傳之[illegible]

猶後世之有經解故別自爲次其總錄中云云當卽劉歆原文

利建侯宇冠伯平樂人問方望溪集有與鄂少保書論喪服注疏之誤三事一辨圻外之民於天子無服一辨卿大夫之妻於王后無服一辨諸侯之士於天子無服皆不曲護舊說左證似覺詳明　答檀弓三月天下服鄭注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依據禮經確不可易使幷圻外之民言之經何不云天下男女服使與上文一律乎望溪未知古聖王公天下之心諸侯有各臣其國之義而以秦漢後郡縣之天下律之誤矣其引漢文帝事正是郡縣之天下不可以律古封建之制臣爲君服斬妻爲夫之君服齊衰期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賈疏謂夫人命亦由君來故臣妻於夫人無服　欽定義疏謂從服者直一從而

已不累從也等殺秩然義據明確方氏自誤會耳古者婦爲舅姑齊衰期而女子子在室則爲父斬婦人不二斬在家從父之義也父爲長子斬母爲長子齊衰三年父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之義也封建之世諸侯卿大夫各有土地人民故重大宗大宗者當先祖之正體尊祖故敬宗敬宗故長子服重使以後世郡縣之制律之則婦爲舅姑但服期爲長子轉服三年不幾輕重倒置乎方氏之所疑蓋亦類此其作喪服或問謂婦爲舅姑期乃稱情以立文尤害經義周官肆師大喪令內外命婦序哭當序哭時自必服衰以往此弔服耳豈可竟謂之有服亦何至以吉服將事爲疑稽諸禮經命婦弔於大夫服錫衰豈命婦於大夫亦有服乎且王與后與世子之喪皆稱大喪內府世婦亦司服同后卽有服世子亦有服乎固不得執此以相難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故爲天子服士位卑於大夫故絕於天子尊尊之義也若士亦有服經何以不云諸侯之大夫士而云諸侯之大夫方氏引象胥次事上士以證士得接見天子不知上士者乃王之上士與諸侯之士無涉安得據爲左證乎周官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方氏亦引爲士接見天子之證案聘禮賓之卿上介之大夫士介四人是衆介固當以士充其數但禮經所云接見天子者謂承君命以聘於天子之大夫非謂衆介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曾無以士聘天子者況禮經注疏皆甚明瞭而方氏誤以衆介當之然則啟櫝授圭又有賈人豈賈人亦得謂之接見天子乎行人宰史乃從行者幷非衆介尤不

得以爲接見之證望溪釋經往往輕改舊說其集中又有答禮館纂修書亦論此事足見當時共事諸人均不以其論爲然也

劉志光字耀廷平樂人吳康齋學術論曰康齋姿稟英異氣質高邁且通時務兵法陰陽易卜無不諳悉則固不欲畎畝終而時思一試也　評曰古之君子未有炫玉以求售者也自惜其才而輒思輕試此豪傑之事非學道者所宜爲康齋爲石亨而出與蔡京之薦龜山畧同龜山猶多建白惜其時已無可爲康齋則未免虛此一出恐枉尺未能直尋也昔賢進退固非後學所敢輕議究亦不無可疑

韋得琛字獻卿柳州人問待朋友宜以和平爲主然必先從看得自己不是處看得朋友是處克治纔好　答朋友亦未必果

是不必徇之惟看得自己不是極有意[illegible]凡事往往有兩家皆不是而逞意見之私乃各自以爲是苟平心觀之則眞是出而我與人之所爭者皆倚於一偏矣然卽灼見此理之是亦不必儘與人爭天下惟大者當辨小者何可勝辨辨之究有何益我但當求一眞是而不爲俗所惑耳欲求眞是宜有定識欲求定識宜先之以讀書窮理東塾讀書記謂讀書窮理卽實事求是其說甚確凡事皆有是有非衡之以理是非乃見窮理者所以求其是而去其非也天下本有同然之理我惟淆於私見斯其眞不出證以聖賢之言理自顯然特患平時無體認之功耳易言虛以受人友有見理明而學識勝於我者其言必深味之否則置之所謂尊賢而容衆汎愛而親仁也自謂無過其過必多

友有直言見規者其性情識見必皆可取縱使言之不當猶須容受以來善言況中我之失乎試思己有不善於友何與而苦口諫諍非深愛者其孰能之平一時之意氣可免他日無窮之悔尤人貴益友得力正在斯時否則求友何爲也天下惟聰明人最喜文過當其飾非拒諫意氣凌厲旁觀有竊笑者有嘆惜者有侮弄者人苦不自知耳使能容受直言則他人之才智皆可取以爲我之才智孰有大於此者而徒矜一己之聰明致陷大戾非天下之至愚而何故好逞聰明者必非大智慧取友之道亦可以是卜之

李桂舫字月莊鬱林人問齊人獻戎捷何注春秋王魯見王意古者方伯征伐獻捷於王夫獻捷豈由孔子所使乎　答獻捷非孔子所使其詞則孔子所修何意此非舊史之文君子修春秋乃書曰獻戎捷以見王魯之義蓋獻捷本非諸侯相爲之禮也此之所云未足以難之

賓光華字丹廷鬱林人問易納甲先天異同　答先天出於納甲納甲出於納音納音出於緯書其見於古籍者歷有明徵近儒之所駁詰皆昧其源流不足據也隋蕭吉五行大義引樂緯孔子曰某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宮三言得火曰徵五言得水曰羽七言得金曰商九言得木曰角亦見南齊書樂志案京君明曾推律定姓蓋其治易用納音故也此納音之法與抱朴子僊藥篇引玉策記開名經正同與禮記月令正義引易林亦合蕭吉闡其說甚詳納甲之出震見丁盈甲退辛消丙滅乙義本

諸此後儒惟沈存中夢溪筆談卷五論納音卷七論納甲錢竹汀潛研堂集卷一納音說惟以納音爲出於納甲則未免顚倒能明其故焦理堂易圖略知之而又疑之蓋欲斥漢儒以自張其學耳其論納甲皆未達虞氏之意近惟張皋文能明虞氏家法惠定宇周易述頗雕雜其誤處則陳氏讀易漢學私記已言之納甲之法詳見虞仲翔易注李氏集解引及魏伯陽參同契案京氏易傳云甲壬配外內二象陸績注乾爲天地之首分甲壬入乾位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巽之象配庚辛坎離之象配戊己艮兌之象配丙丁又云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言日月終天之道奇耦之數取之於乾坤乾坤者陰陽之根本坎離者陰陽之性

命其言與參同契皆合是納甲出於京氏無疑鼎卦注言納辛卽納甲之法惠氏易漢學曾引以爲證是已焦理堂王伯申强生分別非也太平御覽引京氏易說云月與星至陰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喻如鏡照日卽有影見月初光見西方望以後光見東方皆日所照也朱子答袁機仲書云參同契言納甲今所傳火珠林是其遺說參同契之言尢與虞注及先天圖若合符節邵子觀物外篇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此此卽納甲之義熊氏朋來經說胡氏

渭易圖明辨陳氏壽熊讀易漢學私記皆已言之陳氏疏證尤明確邵子謂圖皆自中起卽京氏易傳所謂坎離之象配戊己也乾南坤北卽陸績注所謂乾坤分甲乙壬癸陰陽之終始也乾南坤北之位惠半農易說誤以方位爲方向而反疑邵圖爲誤錢竹汀養新錄亦然果如半農竹汀之說將言天象者鶉火必易置北方而後爲向南元武當易置南方而後爲向北乎離東坎西卽參同契所謂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爲乾坤二用也其方位不盡同者卽參同契所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朱子攷異託名鄒訢作所謂甲乙丙丁庚癸以月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不然虞注旣言乾坤列東艮兌列南震巽列西坎離列中繫辭八卦成列注何

又言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兩儀生四象注惠定宇輩以此爲疑則虞義先不可通乃獨疑邵子耶朱子語類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鍊參同契所言是也又云伯陽參同契恐希夷之學有些是其源流又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原有只是祕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相傳授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又云先天圖與納音相應故季通言與參同契合魏華父亦云先天之學惟魏伯陽窺見此意至華山陳處士始盡發其蘊朱子明知此圖傳自道家而仍用以注易者蓋欲備一家之學爲占驗設也王白田李孝臣皆謂本義前列九圖非朱子之舊白田集朱子年譜考異琴經識小用意固善然咸淳乙丑吳革刊本已有此九圖易學啟蒙言之尢詳且繫辭說卦傳本義皆曾用先天以釋

之矣白田又謂家禮非朱子作顧訪溪悔過齋續集曾引北溪文集以辨之其言極確案朱子注參同契與注楚辭意同楚辭注爲趙忠定而作參同契注爲蔡季通而作皆寓身世之感非徒注其書也先天本於納甲宋儒固明言之其傳自道家宋儒亦並未諱言之西河竹垞之徒不喜宋儒借此以肆攻訐無足深辨或又謂仲翔曾注參同契因引以注易不知參同契特借納甲以明丹訣耳非其所刱爲也京焦之學雖云傳自孟長卿而班史儒林傳已著疑詞謂延壽儻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所云得諸隱士者與先天圖得自陳希夷略同皆敎外別傳非易本旨田何之易今雖不可見然班史稱孟長卿得易家候陰陽灾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據此知孟氏之學已非盡易之本旨況京焦乎但易無象數無以命占故自來言象數者能合於

占驗即可自爲一家之學若卦氣若九宮若納甲若爻辰若先天皆易之支流餘裔推衍繁密附會閎多先儒取其說之近理者以爲易家占候近人好言象數而不能施之於占候特重僞目此外言數者惟河洛所託最尊其數亦出自然故太乙九宮明堂則之見大戴禮盛德篇宋儒言圖書者本之大戴記注言九室法龜文而劉牧互易圖書之數蓋以圖與書同爲九宮故也五行大義引黃帝九宮法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其數則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乙行九宮法從一始乾鑿度鄭注略同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九載術士蘇嘉慶請於京東朝日壇東置九宮貴神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案戴九履一之文子華子大道篇亦有之但是僞書不具引又云天一之行始於離宮太乙之行始於坎宮隋志有九宮經一卷孫淵如問字堂集引唐會要路史注以證九宮始於黃帝不知術數之書皆出依託要是六朝以前古籍耳案此篇皆據洪範九疇以立說九疇先儒以爲即洛書孔安國劉歆馬融皆有此說蓋古文家言也故盧注大戴記明堂篇謂九室法龜文徐岳數術記遺有九宮算甄鸞注與五行大義所引說同宋人之圖自有所本孫淵如謂宋人誤以太乙九宮爲洛書非也近人言河洛者推孫氏倘能得其大略而駁宋人之說則誤餘家皆謬不足辨五行大義又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地之數合五十有五九宮用者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餘四十九以當蓍策之數又四時除四餘四十五五者五行四十者五行之成數乾鑿度云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數之

究也乃復變而爲一與列子天瑞篇同又云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之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注亦引天一地二以釋之謂一變爲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爲六是今陰爻之變六變爲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其言方位進退與宋人所言河圖之數一一脗合後漢書劉瑜傳謂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九房者明堂九室也蓋天一地二以下二十字爲河圖之數聖人則之以演易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數聖人則之以演疇故孔安國謂河圖則八卦是也洛書則九疇是也見易繫辭正義又書洪範孔注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見漢書五行志案此即宋儒書亦可爲易圖亦可爲範之說也又禮運疏引中候握河紀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龜書洛出之宋書符瑞志伏羲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禹時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所謂洛出書者也漢儒相傳古義如斯宋儒不取緯書故不得二圖之來歷而其圖則遠有端緒並非宋人所臆造也關子明易傳言圖書與乾鑿度五行大義皆同關易世以爲阮逸僞作然阮逸亦是宋仁宗時人在邵子前鄭君注易謂河圖有六篇洛書有九篇此乃後人衍河洛之義以成書隋志尚存其目凡二十卷開元占經多引之日行度篇引河圖曰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牽

大四百八十五

牛乃用太初術蓋太初以後人所爲耳漢人言河洛括之於太乙九宮故張平子以九宮與律厤卦候並稱而云河洛六藝篇錄已定見後漢書本傳蓋亦以河洛爲九宮其是否圖書本旨不可知要之漢宋諸儒初無異說朱子答蔡季通書云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爲易實中爲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大抵治易者不言象數則已言象數則易流於術數當西漢時卦變之說未興其言易以陰陽爻變爲主故卦氣之學流傳最遠自時厥後言易而近術數者三家卦氣主日納甲主月爻辰主星皆言天象以明人事揚子雲用三統術太玄以明易漢儒家法本自如此近惟焦里堂欲通厤於易漢宋而外自成一家而能合占驗與否未可知也世儒多尊定宇而斥里堂里堂固鮮師法吾謂與其爲

定宇之皮傅古義尙不如里堂之自闢町畦其易通論專比附經文以求大義亦勝於諸家之逐末忘本然其源皆出於緯書緯書多漢人附益非盡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漢儒以卦氣納甲明消息而以消息爲伏羲十言之敎其說亦出於緯與康節之先天託諸伏羲意同凡言數學者皆如此卦氣見易緯稽覽圖爻辰之法詳見五行大義謂天有九星地有九州以二十八宿分繫於九宮其星則天蓬天輔等名今太乙壬遁所用者是也楚辭九辯序天有九星以正機衡劉向九歎訊九鬿與六神王逸注九鬿北斗九星也素問天元紀大論引太始天元冊文云九星懸朗王冰注亦引天蓬等名以釋之又見素問刺法論抱朴登涉篇引遁甲中經舊唐書禮儀志及五行大義引黃帝九宮經章俊卿山堂攷索羣書門蓋斗爲帝車運乎中央

臨制四鄉測算家用七星占驗家則用九星以應九州其術流傳頗古而每爲後世道家所篡取逸周書小開武解云三極一維天九星二維地九州三維人四佐成開解略同惟九星作九列孔晁注九星謂四方及五星與此異義蓋此乃術家之說故孔注不取耳南齊書高帝紀論太乙九宮之法與今術士所用正同隋志有費長卿周易分野一卷即爻辰所從出錢竹汀答問已言之納甲本於納音爻辰本於九宮九宮納音之法今太乙壬遁星卜堪輿時日小數無不用之蓋術數家皆自託於易本古法以爲推衍故能流傳後世繆悠之言宜爲儒者所弗道但九宮貴神諸說乃術家所附會固不得因此而并疑河洛也焦里堂謂揚筠松術士且以納甲爲非不知筠松所用貪狼破軍之類皆九

宮星名古人以之言分野故筠松以之相地此亦唯之與阿而可據以難納甲乎疑龍經有河圖分九宮之語與劉瑜傳五行大義正同術家本無異辭而儒家反昧所從出以致聚訟漢書翼奉傳已有貪狼廉貞之名但非指九星五行大義言遁甲九神皆與筠松說同惟天蓬天內天衝三神皆居破軍星筠松則以左輔右弼當之爲不同耳開元占經引洛書云北斗第一星曰破軍第七星曰貪狼此洛書當即鄭注所云有九篇者足見術士之所傳亦皆漢人之遺法也繫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虞注云云正與先天說同以天地定位四語合於納甲不自邵子始惟虞注於帝出乎震章亦以納甲釋之兌西坎北義不可通因釋以二三爻失位未免牽湊邵子知其然乃分先後天以圓其說用意甚巧而復託諸伏羲致啟後人之疑然謂易無先後天之分可也謂先天之學無與於象數不可也謂本義不當冠以九圖可也謂九圖不源於漢儒不可也先天圖宋儒如揚龜山陸象

山林黃中袁機仲黃東發等已疑之朱子答王子合書亦謂康節言八卦之位大抵近於穿鑿附會象山謂非聖人本意要知言象數者何一是聖人本意古人卜筮用蓍龜左傳載其繇辭但取互體曷嘗有如後世紛紜之說左氏謂筮短龜長而聖人贊易則明蓍德可知象數之學固隨時而變也宋潛溪集有廖應淮傳謂其得先天之術神驗與管郭略同先天本義不過如斯即卦氣納甲亦何嘗不如斯觀范史列傳可見矣漢學家非不知先天納甲同出一源第惡宋儒而尊虞氏遂諱言之豈知卦氣飛伏九宮納甲爻辰先天皆非易所本有昔人特為占驗而設故其法每為術士所羼王輔嗣程叔子專明義理易道始尊至今立於學官從之者自無流弊世謂輔嗣以老莊說易此特韓康伯繫辭注為然耳輔嗣

於乾之羣龍无首但明剛柔相劑之義並未敢以老氏言無之旨汨之其他言涉老莊若復卦注之寂然至无以有為心者亦不多見朱子本義以易重卜筮故繫辭說卦傳注閒及先天要其義理仍一本諸程傳也象數之學田楊丁將軍舊法未知何如自孟長卿以陰陽災變言易兩漢之世其學大行流於術數諸家千支百派改頭換面大抵不出卦氣九宮納甲之範圍近儒嚴斥先天謂非易之本旨是已乃復附會爻辰推尊納甲左右佩劍庸有異乎至河洛圖書即非作易本旨亦是漢儒相傳古義近人之所辨難皆不知而作者也

祁永膺字伯福鬱林人問學者好言命將毋為畢生之誤　答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得之不得曰有命聖賢非不言命也但古人居易以俟之義理之命也今人先事而推之禍福之命也禍福之心勝斯義理之心微非委心任運則行險徼倖而已矣不信命者好行險過信命者多任運其惑於禍福則一也君子終日乾乾盡其在我而禍福定之於天者不敢計亦不必計故曰修身以俟居易以俟

問古人重氣節而耐煩子細學者似亦不可少不耐煩則有初鮮終不子細則鹵莽滅裂雖講氣節仍未盡善　答此固最要第子細不可太過太過則流於畏葸是以夫子有慎而無禮之戒凡事太過則弊生故曰過猶不及如耐煩是最好事然太過亦有瑣屑之弊能講氣節豈非極美然析理不精往往誤以意見為氣節斯惑之甚矣君子貴窮理貴養氣蓋為此也惟養氣

乃有真氣節配義與道集義所生非是則皆意見之私大者誤國小者禍身而及其當見氣節時仍茶然無有也真氣節必不若是不當避者人詭避之避之者為趨利也不必爭者人競爭之爭之者為鈎名也瑣屑爭論必無實際徒使聽者生厭雖有正言不能入矣故古人進言之道必以積誠為本好利為欲好名亦為欲無欲則剛剛非徒恃意氣之謂也三代下惟恐不好名此為中材以下言之若讀書明理之君子固當有進乎此者矣宋史辥季宣傳謂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惟恐士不好名陸清獻問學錄謂好名之嫌不可避好名之心不可有是二說者義實相成非相悖也明史羅洪先傳洪先嘗言儒者學在經世而以無欲為本其言甚精惟澹泊乃能寍靜

寍靜乃能致遠諸葛君眞名士自與畫地作餅不同不求聞達豈敢名者哉意氣意見無非好名之一念所生陸象山語錄云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又集中與鄧文範書云愚不肖者之蔽在於物欲賢者智者之蔽在於意見高下污潔雖不同其爲蔽理溺心而不得其正則一也等而下之則且有以立名爲罔利之媒者事事違心而出是又與於無恥之甚者也乞於墦閒而諱於妻妾爲惡猶未盡泯也若後世之小人肆壟斷之術且以驕其妻妾矣豈其性與人殊哉名利可以兼取天下事孰有便於此者習慣自然妻妾且從而奉之賓客亦從而歸之積久遂成風俗五季之所以極亂也故正人心當自辨義利始辨義利當自知恥始以利爲利可恥

也以名爲利尤可恥也疾沒世而名不稱名固君子之所甚重惟實至則名歸無實而市名鬼神瞰之不祥孰甚而欲稱於沒世得乎王文成傳習錄謂稱當讀去聲固鞭辟近裏之意但如實不稱名則生前已當疾之奚待沒世不若從舊說爲安顧氏日知錄云疾名之不稱則必求其實矣君子豈有務名之心哉晁氏客語宋晁說之著謂名利皆不可好然好名者比之好利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案晁氏之言甚當但此惟眞好名者爲然名本美稱好名則有美有惡無所不爲之徒人猶得而指摘之至於名有所不爲實則無所不爲斯藏身甚固人無不墮其術中矣顧亭林謂不能使天下人以義爲利而猶使之以名爲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救積污之俗云云是率天下而僞也有激之言流弊甚大汪鈍翁集有名論一篇命意與亭林略同而持論較平固自無弊日知錄又言古人求沒世之名今人求當世之名

吾自幼及老見人所以求當世之名者無非爲利也名之所在則利歸之故求之惟恐不及苟不求利亦何慕名以此說證之則知前說特有爲而發非定論也故聖賢惡同流合污惡色厲內荏惡居之不疑惡訐以爲直若此者皆假好名以爲藏身之固者也夫名利者帝王持世之大權使士皆不好利不好名雖聖王不能驅策羣力然好利者易察好名者難察好利者易馭好名者難馭苟以聖賢之所惡者察之則觀人之道可得其大凡苟以其人之所嗜者馭之則殉名之徒亦無不歸驅策天下嗜利者必不好名而僞爲好名者則無不嗜利故欲辨義利先辨誠僞誠則公公則義矣

問宋史劉忠肅傳云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所謂文人當卽程子云詞章訓詁之學所謂器識當卽程子云

儒者之學　答文以明道古來名儒多由文人入者文人元無弊命爲文人則有弊耳忠肅之言卽先器識後文藝之意然博學於文正欲以充其器識離器識與文而二之斯所以爲後世之文人也

問朱陸皆可入道否　答豈獨朱陸皆可入道卽無垢慈湖龍溪泰州之徒純以禪宗提倡者苟去其偏而專取其長亦何嘗不可入道但天下中材多而上智少頓悟之說既非中材所能領會而才智者又樂其簡易可以恣其胸臆遂至盡抉藩籬故程朱之學歷元明數百年而無弊卽弊亦不過迂拘弇陋而已姚江之學不及百年諸弊叢生其卒也弇陋與宋學末流等而踰閑蕩檢猖狂恣肆則什百過之故與其爲陸王毋寍爲程朱

也然以此集矢於陸王則不可陸王說雖過高要自有眞面目王與陸亦不盡同象山之言最足激發志氣使人興起第取簡捷以立教則其言多有過當者故朱子辨之恐貽誤後學耳王學流弊泰州爲甚龍溪次之泰州本非文成之所喜而流衍獨廣蓋人心樂縱恣而憚拘檢也其徒多赤手捕長鯨之人故決裂尤甚嚴嵩罪大惡極何心隱獨能以祕計去之事見明儒學案又周櫟園書影載陳士業答張讀蒨書亦及此事而心隱之見忮江陵亦由於此此輩才氣非常惜其不軌於正張文定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惟其不甘淡泊乃入於異端故學者必以淡泊明志爲先務也淡泊明志之言與文定語意稍別而病根則同近人治經力求新異欲以駕古儒者之上皆不甘淡泊者也泰州之學流衍粵中者有楊文懿其作三經序送劉布衣序牽合三教恣意滅裂王龍溪集中三教堂記不二齋說諸篇皆與楊說略同彼時講學之徒半多如是高顧諸公乃起而救之敦尚名節力障狂瀾爲功最鉅故東林者所以結明三百年養士之局而開 國初風氣之先者也

問李二曲云學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當卽程子學始於不欺暗室之意 答靜坐觀心與延平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白沙靜中養出端倪意同特其言又加甚焉竟與釋氏之觀心無別釋氏觀心亦非竟無所得者也第認心爲性與吾儒異耳若程子之言乃大學誠意之謂非謂觀心一主靜言一主敬言悔過自新乃喫緊爲人處人當終日膠擾雖有過不自知靜則知之但二曲立言不善流弊頗多朱子有觀心說辨析最精言靜不如言敬敬則不期靜而自靜矣

問吳康齋嘗謂宦官釋氏不除天下不治何如 答宦寺之禍英宗時固有之若僧徒橫於成化間康齋已不及見永樂以後尊寵番僧別有柔遠深意非可一律同譏所過驛站誅多騷擾京師亦受其害然於天下大勢無與明之患初不在此康齋此言疑近於講學家門面語

問春秋矢魚於棠董生以觀魚爲譏邵公以遠觀爲譏其義孰長 答與民爭利無論遠近皆當譏董以觀魚爲譏義塙不可易何注諱使若以遠觀爲譏蓋因傳有譏遠之文而見內小惡諱之義耳然不若董義之正大穀梁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義勝公羊

問公羊論紀季事董主美紀侯何主美紀季孰是 答緐露玉

英篇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汝以酅往服罪于齊請以立五廟此董必有所本紀季之服罪紀侯使之美紀季卽美紀侯也董何雖若異義而大旨則同後漢書賈逵傳注逵以爲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仇書以譏之案賈說非但與二傳義違與左氏亦不合其義甚短故孔疏不引近儒輯賈服注者亦不之及蓋爲賈諱也

問紀效新書論兵法至詳而總以鴛鴦陣爲主然今世洋礮利害似尤當以制礮爲急不然恐雖有好陣法無從而設 答戚氏書多詳擊刺之法與今用鎗礮者不甚合若其束伍審敵之方及首卷所載諸論無古今一也禦礮無善策曾文正集中嘗言之西人亦但有避礮之法無禦礮之法若晴臺斜坡銳角牆

太平蓋之類皆爲避礮而設諸書所言絮綑糖包各物均不足恃非得地勢以自蔽則直以血肉相薄而已西人嘗言堅壘可以避鎗近山近林皆可避礮但依林木以結營只可自固擊人亦不便也然鎗礮雖爲要物用之仍在其人近日後膛鎗礮無國無之而勝負不同可思其故矣用兵之道將欲其智卒欲其愚純樸未漓乃能致死巧者多滑若巧而不滑則將校之材非徒士卒之選也後膛鎗近式頗多其機括太繁者非操練純熟手法極靈鮮不委以資敵洋鎗如土乃得林明頓來福茅瑟之類皆中國所常用前膛有用散子者後膛多用單子命中較難中國擡鎗重滯而裝子甚多發無不中南省兵丁頗喜用之今之鎗礮款式不同子藥亦異中國陸續購置宜於此或不宜於

彼外洋有官廠有民廠中國官事不世其業難以專精若聽民開廠官收其稅而不與聞其事則富商衣食於斯不能不精益求精官可省費而物之良窳易見即如擡鎗之重滯者亦未嘗不可變通盡利也西國教戰之書多未見僅見津滬製造局繙繹諸書論火攻水戰頗詳論陸路陣法者尚少布國人著有臨陣管見九卷論布與奧法兩國戰事之得失大旨以攻兵爲長守兵爲短又有比國人著營壘圖說謂戰事能築堅壘者不致大敗其說與湘軍諸將所見略同惟築法加詳亦有繁瑣不適用者中數篇頗精末篇則棄法耳然按諸歐洲戰事大抵以嚴整取勝嚴肅則將心斂整齊則士氣戢此中外之所同未有氣矜之隆甚囂塵上而能制勝者也而火器之烈宜散不宜整又

其用兵只分一兩路專攻要隘專打硬仗所謂多方以誤之亟肄以疲之者亦不多見其論戰亦以遊兵爲要包抄爲長但無中國兵書之變化或未見其精者耳古兵書存於今者惟孫子義蘊閎深餘多後人附益非但六韜三略爲僞書也兵者氣也當及其銳而用之故兵書雖多一言以蔽之曰審機而已審機莫精於孫子吳子已遠不及尉繚尤以多殺立威不足盡信也事事最忌紛擾故韜略皆用道家言以靜制動其理甚微而其言尙淺宋以後書頗龐雜要不出前數書之範圍惟守城制陣等法加詳近世多野戰舊陣未必適用即戚武毅之陣法亦仍得力於束伍程子謂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即束伍之說今西人教戰亦皆束伍之法也孫子兵勢篇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魏武注部曲爲分什伍爲數程子之言蓋本於杜牧之見十家注紀效新書束伍篇亦引孫子此言古來言陣法者始於握奇經李衛公問對之六花陣即本握奇八陣而小變之二者皆僞書要皆言之成理握奇舊題風后撰漢

志有風后十三篇云出依託握奇當即在其中其陣法今亦用之若今之包抄即握奇所謂蛇蟠也今之張兩翼即握奇所謂鳥翔也將者智仁信勇嚴孫武子言之岳忠武遞之今且未暇論古人之精微但以忠武不要錢不惜死六字爲師則粗材皆可學而能而已有制勝之道士不用命由於將之專利故治軍者可以千金養死士不可以一錢入私囊威令不行雖精通韜略亦無所用惟其志專一而好勝事不輕發發則期於必成而籌餉之權操之議院其不能輕舉者以此其上下一心以敗爲恥者亦以此從前騷擾海疆半招黑夷及沿海奸民爲之非其正兵萬一俄夷有事與此頗異我當以陸師與之角勝而諸國耽耽海防仍不能弛財用不足尤可慮耳

問昔人言非科舉累人人累科舉良然　答程子言科舉之學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士能眞爲科舉之學者必不爲科舉所累爲所累者只是無志耳無志則可累者甚多何必科舉藉口於科舉豈不冤哉以今制言四書文義理之學也二三場考據詞章經濟之學也學問根柢卽在科舉中豈有恃兎園冊子而能爲佳文者乎讀書多積理富才識旣充文藝自進今之爲制藝者吾惑焉庸爛惡俗者無論已一二才士譔於歧趨喜爲別解文義至不可通　功令亦所不恤一切訓詁名物山經地志傳奇小說之言無不納諸制藝中光怪陸離掞之實無所有豈知科舉之文有關運會固不容率爾也赝鼎紛陳人心日僞防僞者割裂四書以命題非侮聖言而何

施獻璜字璠玉南靈人問伊犁邊界　答同治三年之約伊犁西北自薩爾巴克河而南沿奎屯河亦作奎峒譯言冷也其傍有奎塔斯山以山頂爲界徐星伯西域水道記曰撒瑪勒河西十里爲奎屯河自北山南流入夏暴漲涉者往往滅頂南流達葦蕩葦蕩者東西百八十餘里南北八十餘里是曰都爾伯勒津喀喇烏蘇案慶綏城之東亦有奎屯河與此名同地異圖爾根河在奎屯河西三十里發源都蘭哈喇山入小葦蕩逾伊犁河南至特穆爾里克河源發源察奇爾山陰西北流九十里匯於格根河又南至格根河源爲界元史語解格根明也西域水道記格根河上流爲鹽池口水其下流會察林河以入伊犁河在惠遠城西五百餘里其時新疆未爲賊擾約中所舉諸卡倫皆承平時舊制卡倫之外爲哈薩克左部近年役屬於俄故俄與我鄰至光緒七年定約西以霍爾果斯河爲界卽西域圖志之和爾郭斯河在奎屯河東百餘里與奎屯皆列秩祀乾隆時曾移達呼爾種人於此達呼爾或稱打狐狸其族本居黑龍江之布哈爾等處一統志云索倫達呼爾二部乾隆二十九年移二千一十八人駐伊犁置領隊一人轄之左翼四旗逐水草爲索倫在奎屯河撒瑪勒河岸右翼四旗廬舍居爲達呼爾在和爾郭斯河科河岸　距拱宸城不及三十里卽九城之一有參將駐此今城爲回逆所燬距惠遠城亦僅百二十餘里伊犁將軍所駐徐星伯新疆賦注塔勒奇城在惠遠西三十里又西八十里曰拱宸城其西北以別珍島山爲界霍爾果斯河源所出中國無之當卽西域水道記之松山西南以烏宗島山爲界在特克斯河北百餘里中國亦無之伊犁距敵太近故左文襄奏建省會於烏魯木齊而烏垣距回疆之西四城甚遠控扼殊不易耳

問新疆造鐵路利病　答鐵路之利誰不知之第中西政俗不同辦法亦異西俗以商立國重商務故重工務凡礦工織工之屬莫不畢力講求有是貨則有運貨之路商賈之道在乎爭先取利苟事事居人後則利爲捷足者所得故必造鐵路以期利用焉歐洲方不過數千里而有大小數十國錯居其閒晝界分疆儼同周制此國之貨銷於彼國則此國得利矣中國大一統四海之民皆吾民也以彼省之貨運之此省楚弓楚得何利之有奪外洋之利以利中國乃謂之利奪秦晉之利以利吳楚可謂之利乎中國自通商以來銀之流於外洋者歲不下二千萬出口之貨絲茶大宗兩項歲値銀五六千萬然尙未抵洋藥紛

布進口之數其他零物亦略相當而進口呢絨值五六百萬銅鐵六七百萬及絲茶抵款不敷數百萬則皆無可取償此海關有數可稽者也凡此滔滔去而不返皆吾民之脂膏也海禁之弛已五十年中國安得而不貧然其中出於東南者十之七八出於西北者不過二三西北輪船所不通西人覬中國開鐵路以通之彼欲暢銷洋貨耳黃河重濁海口高仰故輪舶不能行否則早與長江一律通商矣而名不正言不順乃以為中國興利為詞夫使有利可興何憚而不為中國大利在絲茶絲乃輕費之物茶市在廈門漢口一水可通不待鐵路以行鐵路若成運費可減是獲利者在西人非吾民也北五省所出皆粗笨之物西人所不用其利吾民者安在若天津所銷草帽緶之類以

織物而積成巨款者或偶有之要必不敵洋貨之數也得非以煤鐵之礦乎絨布之工乎使我製造果精則西人雖不購我絨布未必不購我煤鐵卽絨布亦可敵進口之數此收囘利權之說也荀卿有言有治人無治法得人則祛弊以制法失人則借法以行弊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士夫之明理者多鄙夷而不屑談其攘臂而談西法者往往熏心於利慾詢以事之曲折而道聽途說初未深求也驗以理之是非而捕風捉影茫無實際也又其甚者借礦務織務以為名攫千百人之囊槖肥一二人之身家中國公司之所由不競也夫誠欲收利權則絨布為首礦利次之中國礦雖充牣然地學未精尚無把握進口之貨洋藥而外呢布最多苟經理得人可奪外洋之利權仍不甚朘小民

之生計乃以確有可憑之利而遷延歲月轉覬不可知之寶藏欲使山靈畢獻其菁英為計已左況貨尚未籌而先籌運貨之路毋乃尤左乎卽曰礦務能振興矣然礦苗多在深山窮谷鐵路六通四闢然後可以取利西國每造至數十百萬里而罄中國之力不及萬里其去煤礦不知幾何未必能運銷外國也且西人辦法不同其每歲出入度支皆有常數遇大事則舉國債開公司以辦舉之於其民非舉之於他國也西俗取息甚輕民債償子金而不償母主國計者例於歲前核明歲之國用苟有贏餘乃償宿逋否則置之故無國不負債億萬萬者名為舉債實與加徵無異西俗君民共主君與民相維以立國故債雖多而無所累否則不為謻臺之續者幾希中國行此釐金可減然

官與民不相信不能行也西國有議院其下議院皆民間公舉之人衆議僉同則糾資易集又俗重商務其富商卽其達官官與民近公司之利弊易見故民樂為之國亦便之中國事歸官辦民不得與聞商賈惟利是圖難罔以非其道苟至潰敗決裂而猶欲其踴躍以從事也能乎不能今中國所舉以辦鐵路者非他乃帑藏之財也財之出於民者無窮聚於上者有限以有限之財辦無窮之事勢必不給無已其借洋債乎洋債雖只取息七八釐在西國已為極重而易兩為磅磅價臨時驟漲一出一入視取息之數或且倍蓰又以海關稅項為抵十年內外皆須凊償非比西國之民債償子而不償母也洋銀行雖託名外國而中國所借之款實多出自中商本與民債無殊乃取息之

厚立限之嚴大與民債相反上下相蒙以爲利而欲興數千年未興之利也能乎不能或謂鐵路開則食力者益衆無慮小民之失業是也然南中自輪船開行繁富之區僅在通商口岸其腹地城鄉市鎮昔爲舟車輻輳者今則莫不蕭索道咸以前十室之邑千金之家所在多有今則莫不凋敝豈非勢趨於江海數大口而內地資金繁重中飽者多散商多所折閱之故歟夫藏富於民其富也無形商賈折閱其耗也亦無形南方之民外强中乾久矣幸而差足自立者江浙有絲皖楚有茶閩粵有出洋招工爲之盈虛消息於其間也北地於此數者皆無之工務礦務多未講求縱改絃更張其獲利亦在數十年後而目前之利則已爲西人所刮矣況鐵路與輪船互爲消長火車若行輪

船勢必衰耗恐鐵路之利未可必而招商局已先不能支耳且語其究竟非獨中國無所利卽西國亦無所利也礦政本中國常行之事自周官後各史志及通考皆詳言之西人乃用服洋藥之法以朵之卻疾而服洋藥者聚數日之力於崇朝開礦而用機器者發終古之藏於一旦菁華旣竭褰裳去之海涸山枯雖天地不能給其所欲更數百年殆不至天柱折地維缺不止彼欲取財於他國他國則旣貧矣欲取財於山川山川則旣竭矣天地皆窮彼安得獨富然則彼之所謂富者亦恣睢一時之富耳昔周末文勝憂世者莫不思返之於質而卒不能至七雄而澌滅殆盡至秦政而掃蕩無餘漢興乃能斲雕爲樸用黃老以致治百年而禮樂興漢武乃能黜百家以崇儒術故夫陰陽

消長之機有小闔闢焉有大闔闢焉歷數千載而始一闔一闢者固非旦夕之效也戰國諸子紛紛藉藉蓋莫不應運而生爲儒教之驅除者也西夷欲謀人國則必先之以通商通商之法亦服洋藥之法也財也者百姓養命之源財力竭矣精髓空矣欲求恆幹之存其可得乎哉有慨慨待斃已耳於是乎見微知著之士乃亟思自强之策以救之自强之策奈何曰開鐵路也鐵路何以自强曰利懋遷也利轉輸也利徵調也懋遷之利亦旣略言之矣所謂轉輸者何南漕百萬皆出江浙有警則海運不能通也然鐵路無論造於何地漕艘必不能飛渡鎭江夷若以四五兵輪陳於圌山內外吾之糧艘其敢銜尾以達瓜洲乎抑敢連檣以上金陵乎竊恐轉輸之利亦託空談耳北人不慣

食稻漕米又多陳腐旗兵得之貰諸米肆貧者乃食焉佳米無多非有力者莫能得也畿輔水利舊有四案近有淮軍之屯田於津沽左文襄之小試於近畿亦未嘗不著成效而仍無利於旂兵果使南漕不達則先期和買曷嘗不可救權宜天津百貨所萃京東稻米所出皆可和買第須得人耳徵調之利則誠有之然不就地練兵而徒恃徵調其勢已不可恃近時惟邊疆海疆乃有精兵夷若有警各須戒嚴爲督撫者自顧不遑安肯聽調抑亦不可輕調也腹地雖曾改勇營爲制兵而承平有年閒染綠營舊習兵不選者不可與爭鋒以此禦夷未覩其利卽有可用之師而鐵路非如西國之六通四闢仍不能朝發夕至也且用兵者必聞警而始調兵乎必聞警而始調兵則其用兵之

十九册34上版

方略可知曠曠者恐不可以應敵也阻鐵路者或慮便敵人之深入則又過計用兵自有不易之道有鐵路必有要隘有要隘必有重兵使敵攻要隘未下而先輕入以陷重地欲進不得求退不能是自送死也況鐵軌大小不同車轍難以適合毀之易而復之難敵亦豈能咄嗟立辦西國無處無鐵路當有事時先毀敵人之路以阻其捷運軍火者有之矣若舍要隘不攻置敵軍不顧而但欲就鐵路以利馳驅者未之聞也夫鐵路無利於民既如彼之著矣其有利於國者又如此之微茲事其終不可行乎非也天下大勢之所趨雖聖人莫能遏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環我疆而處者莫不興建鐵路以迫我我不自謀人將越俎而謀至於越俎而謀則其害尤烈矣天下事有理不可行而勢

不能不行者此類是也然則謀之之策奈何曰無策自清江浦以達　京師自　京師以達東三省復自河南以達關隴自關隴以達天山南北計程二萬餘里爲費在億萬外苟歲支海關數百萬而罷一切冗費期以二三十年亦可告成然此二三十年中外夷之有事與否不得而知海關之能支與否不得而知也其次則用西人民債之法然民之願借與否不得而知官之抑勒與否不得而知也中國經粵捻回之大亂民心固結而不散者何恃乎恃二百餘年之輕徭薄賦深仁厚澤淪浹於人心而不自知也今邊患日深防務日亟辦防不能不用財用財不能不取民取民不能不斂怨民怨咨則內憂作內憂作則外患更深二者勢常相因彼族覘之久矣彼族以商立國取民輕而

征商重往往逾中國倍蓰而商不怨者一則法制相沿如是習見不以爲奇一則度支出入共見共聞無所容其隱匿也夫中國之富强豈果不及外夷哉是二者皆不能行最下則借洋債而已借洋債而得法則爲日本不得法則爲埃及日本自以爲得法矣然日積月累何以償之計非償以國不可也埃及借英債而受英虐土之於俄亦然不待智者而知其非也故曰無策也新疆地廣人稀回民嗜欲不同其日用之需資於內地者有限惟人情尚新異洋貨暢銷則有之承平時屯田未廣而乾隆末年積穀已五十餘萬石自後存儲均與此不相上下見新疆識略兵燹後舊儲固不可問若大修屯政行之十年兵食不待外求是鐵路之必不可少於新疆者獨徵調及運軍火耳雍正

六年三月塔爾巴哈台請開金礦　諭禁之蓋地近金山而是時準夷未平慮開邊釁也乾隆後曾開采其地在達爾達木圖河旁一名布克圖河又新疆金鐵銅鉛出産頗多若慶綏城東之奎屯河城西之濟爾噶朗河皆産金之地東三省與北洋勢易相聯新疆則鞭長莫及爲救急計莫若先開局於吐魯番以造軍火若造鐵路非合關內外以達於燕豫揚徐之郊不可果使餉項可籌豈非當務之急然而中國之財力如是中國之習俗如是竊恐鐵路之成非可以歲月期也故曰無策也

余運貞字起元平南人藩鎮論　評曰自秦漢以來垂二千年中國久統於一郡縣之治聖王復起不易斯言紛紛封建徒自擾耳而邊陲則有不盡同者元代以郡縣治中土以封建圉邊

大五百三十三

陲宜可以久安長治而享年不永則爲郡縣者虐民已甚後人馭失其道之故也且元代幅幀最廣邊警無聞西北諸王各擁重兵遂阻聲教而至今遺裔遍於西北未始非當日封建之效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也假使元之邊疆有事諸王外禦強敵不得不內藉王靈必不敢阻兵以叛而藩籬永固亦不至國家獨受其害金人建劉豫爲屏藩欲以傲宋蓋卽此意亭林棃洲論方鎮雖有偏激之詞要未嘗不恃之有故在人用之何如耳日知錄明夷待訪錄所論皆鑒於明季土崩之勢而云然但方鎮之勢非成於一日臨渴掘井無所用之邊疆以禦大敵者尤非倉猝所能奏效也

朱永觀字光甫南盜人問崑山顧氏桐鄉張氏平湖太倉二陸氏之學同歟　答亭林桴亭雖皆重實學皆主經世然其爲學宗旨不同平湖桐鄉尤與亭林異趣桴亭學問淹貫於宋儒中兼取東萊永嘉之長思辨一編言經濟者甚多而不爲迂遠難行之論天文輿地律呂禮樂河漕兵制農田水利無不究心而一歸於儒術蓋朱子爲學之方本自如此觀語類文集可見也

國初諸儒宗朱子而得其精意者在上則李文貞在下則桴亭皆非佔畢與空疏可比天算音韻律呂之學桴亭雖不及文貞之深而踐履純懿尤過之清獻論學之正律己之嚴致用之醕實固不待言至研窮義理剖毫析芒則諸儒皆不能逮其學專宗程朱卽濂溪明道亦不甚取蓋有鑒於明末心學流弊故辨別至嚴此乃其時爲之後人不得以是爲疑也楊園宗旨甚正操履甚粹經正錄備忘錄諸編多自得之言集中若與何商隱屠子高沈德孚諸書議論皆透闢惟精博稍不逮二陸亭林敦尚風節與夏峰同論學頗重事功略與永嘉相近生平史學深於經學而剛介之節得諸孟子者尤多其書沾溉藝林爲功甚大但持論間有惝疏偏激處讀者亦不可不知後來漢學家宣其書但取其能考訂耳此則葉公之好龍鄭人之買櫝　國初儒術極盛自諸儒外若浙東之有黃梨洲湖南北之有王船山胡石莊乾嘉以來求如其比者邈不可得矣梨洲淹洽猶在亭林之上心得處亦過之而偏激殆有甚焉吾浙繼梨洲而興者後惟全謝山其學其人皆可敬石莊遺書僅見繹志讀書說讀書說卽繹志之餘其中精理名言尚復不少二書自比於徐氏中論顏氏家訓家訓安能及此中論或庶幾耳至如顏李之學雖多偏駁劉繼莊雖以閎見爲主尚少內心而氣象博大皆非後來所及（繼莊書只見廣陽雜記多識國初遺事有論學者精博邁於顏李第顏李之書未見元本今本乃戴子高所訂恐未免以己意爲去取耳）羅臺山集中有答楊邁公書論雍乾以前儒術臺山好治釋典言不雅馴而此獨確當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尚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難之語於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校馬君貞榆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也若辭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箭舊所爲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虖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

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蠭午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朱之學者支別派分壹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之果歧歟抑未知爲其學者自歧之歟而泥東海西海之遙又安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則余之爲是言也擿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己不自信而欲見信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聞古之君子蘄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卻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蕝既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以求之

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蘄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尚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恆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已者也余誠譾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於虖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尚其顧名思義而毋或畔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光緒十有八年秋九月義烏朱一新識

無邪堂答問卷五

十九册空页

親屬記

二卷

光緒壬辰孟冬

廣雅書局校刊

128424

昭和5.3.23

後序

類攷名物諸篇至今日稱大備自典禮冠裳宮室舟輿以訖食用之細凡可以會萃而條理之者近儒無不網羅殆盡各纂成書獨於倫紀之所繫屬宗族姻婭之繁悉所爲辨親疏遠邇以定名分而闗禮俗敎治者　國朝諸博碩則猶莫或綜覈焉溯孔子壁中書原有親屬記篇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嘗稱其語蓋七十子後學所撰禮記百三十一篇之一爲文詳畧未知何等自二戴刪落輒早散亡訖今所有述古而彙舉可稽如兩爾雅釋名廣雅所載釋親諸篇不過大𢇁約具外此散見經籍猶縷縷非一至昔三代所無後世迺見稱號如舅妻曰妗之類亦足爲典要者復不易指屈且本親外姻之名漢晉已降隨俗增加

或一人稱謂襍出非一苟其不諄於理益學者所宜周悉是皆不能無專載爲之兼攬者也又古典傳之旣久不無譌脫爾雅釋親所言較以儀禮喪服經傳卽如九族名稱凡同高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族曾祖父母已下四世例加族字同曾祖之子孫夫婦男女自從祖祖父母已下三世例加從祖字禮經條例故自朗晰迺釋親於此兩行輩羣人之稱往往傳寫岐誤殽惑學人以致近代瑶田程氏說喪禮於高曾子孫稱族稱從祖者時或移混而亂服制等差卽邵氏郝氏疏爾雅且不免遷就釋親駁文而强爲之辭是尤不可不急正者也先君子生平箋釋禮經於喪服五等隆殺適當何親先定其所主名兼糾正釋親差互禮經之謬悉有成書而猶慮其非衆觀羣倫不易顯著況

諸親名稱之全今古繁難鄉無統紀雖在一時宿學試問以親貫中夫人所當稱號及閒世異同或且茫無以應然則是編誠不可少之急務不能久聽其闕如者也爰就解經餘暇綴成斯記提古爲綱附以漢後博極羣書鉤稽類列其次由親及疏秩序井然令閱者瞭如指掌更無疑誤又各卽當條之下分注出處恆有案說辨同異訂違失酌古準今歸之適用脫稿於咸豐庚申凡四閱月而功竣於是不嫌僭擬題以壁中經記舊名以授知同第爲時過速偶或標舉正文出典尚闕亦有其名曡見數書或一二要處遺忘未及知同後時捧讀謹畧增加而未備也歷光緒丙戌遊幕省垣時宗衡山陳子一見詫爲絕作慨任梓行且樂爲補就知同乃相與益足注文數十百所用付劂氏

然後斯輯不可謂非詳贍矣苟尚存罅漏或異時陳子踵爲繕完或世有同好旁搜續屬囊括無遺則尤善之善者已猥如末世俗稱姑曰姑毋姑夫曰姑父舅曰舅父從毋之夫曰姨父是類殊瀆亂不經非古聖王別嫌明微之至意故皆不登攬非失載也讀者諒之鏤版將竟陳子謂不可無言敢畧述先君子指趣用公諸世男知同敬書

遵義鄭珍撰

父曰公曰翁曰㚴曰社先秦 曰爸曰奢曰爹曰爺曰尊老曰莫賀曰郎罷嗣出

公魏策陳軫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　廣雅公父也　北史鄭道育常戲徐之才呼爲師公之才答曰旣爲汝師又爲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　易林一巢九子同公共母

翁史記項羽紀沛公謂羽曰吾翁卽若翁　廣雅翁父也

㚴廣雅㚴父也

社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雒家謂公爲阿社

爸捕可切 廣雅玉篇爸父也　集韻爸部可切又必駕切吳人呼父也　按古讀巴如逋郎父之重脣音遂作巴加父今俗呼父或爲巴巴或爲耙耙或爲八八竝此字

奢正奢切 廣雅玉篇奢父也　廣韻奢正奢切吳人呼父　按者古讀如主俗轉父重讀因加父作奢今俗猶呼父爲老奢作上聲

爹屠可切 南史梁始興王憺傳詔徵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荊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　韓退之祭女挐文阿爹阿八　廣韻爹屠可切北方人呼父陟斜切羌人呼父也　按隋書回紇傳以父爲多唐書回紇傳阿啜可汗呼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愚幼惟仰食於阿多知此聲出晉宋閒夷語轉入中國本止作多後因加父多古亦讀支所由轉爲今呼丁邪切也陟邪切同今呼

爺以遮切 古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　南史侯景曰前世吾不復記惟阿爺名標　玉篇爺以遮切俗爲父爺字　按爺本止作邪宋書王彧傳子絢六歲讀論語郁郁乎文哉外祖何尚之戲曰可改邪邪乎文哉以郁是其父嫌名也通作耶杜詩耶孃妻子走相送耶卽邪字隸形因加父作爺而以爺爲古文爺又爹之轉聲也

尊老南史何子平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易粟麥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

莫賀宋書鮮卑吐谷渾傳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

郎罷顧況哀囝詩囝別郎罷郎罷別囝　黃魯直詩但使新年勝故年卽如常在郎罷前　青箱雜記閩人謂父爲郎罷謂子爲㞗

父歿曰先公曰先君曰先子曰先君子曰考曰皇考先秦 曰亡考曰顯考嗣出

先公後漢書李燮傳姊文姬誡燮曰先公正直爲漢忠臣

先君孔叢子平原君問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於澤女信有之乎

先子孟子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按先君先子本諸侯大夫之子孫臣下稱其君祖父小爾雅云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是也其見經典者如左傳言所以從先君於禰廟禮記言昔我先君駒王孟子言魯先君滕先君楚語言二先子其皆相子兹合小爾雅說其通爲上下恆稱當在其後至僞孔安國尙書序云先君孔子更以稱十一世祖知漢以來且稱遠祖爲先君矣

先君子檀弓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謂伯魚也

考曲禮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公羊傳生稱父死稱考　釋名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

皇考曲禮祭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離騷朕皇考曰伯庸

邱文莊家禮儀節云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似俗不若用顯字益皇與顯其義相符

元典章大德四年江西省咨萍鄉縣侯震翁告朱惠孫墓庵內供伊母魂牌刊寫皇妣字樣儒學提舉司於禮記內披究得皇妣二字經典該載不曾奉到上司明文合與不合迴避咨請回示部議得省儒學考究雖出經典理宜迴避已追牌座當官燒毁今後徧行禁止　葉石林云漢議宣帝父稱魏相以爲宜尊稱曰皇考自是皇考遂爲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　按古稱皇考皇妣皇者大也止是祭時尊神取美大字以嘉之非皇王之義古人物事言皇者多矣本無所避忌葉氏所言臆擬初無出處不足據自漢迄宋殆循古稱故朱子家禮於高曾祖考妣例首加皇字可見也改革經文著爲禁令實元代爲之是後或用故字或用顯字學士大夫各以意取遲至近代則於高曾祖三世或稱曰故沿改本家禮惟父母稱顯考顯妣古今凡數變矣

亡考蜀志蔣琬傳琬子斌答鍾會書曰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

顯考元潘景梁金石例載元遺山記韓魏公祭式云古人書曾祖皇祖皇考韓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祖顯曾祖妣顯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亡曰顯嬪妻祭夫曰顯辟穆甫

兄弟曰顯穆甫　徐健菴讀禮通考云以顯考爲父始於有元之世時以皇字爲君上尊稱遂易爲顯考　按元時避皇字見元典章用顯考稱父未詳所出在前韓魏公祭式本四世死者俱加顯字今世獨稱父母歿後曰顯考妣其沿元之舊歟

在廟曰禰先秦

禰左傳襄十三年楚共王曰從先君於禰廟杜注從先君代爲禰廟　公羊傳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禰　按禰本親廟之稱亦卽以稱亡考凡經典言祖禰者皆是禰者邇也近也親祖曾廟爲親近也書高宗肜日典祀無豐于昵孔傳昵考也字別作昵昵亦近也

又古父在曰考曰顯考
考爾雅父爲考母爲妣郭注按尙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
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明此非生死
之異稱矣又方言郭注云古者通以考妣爲生存之稱
顧亭林云古人曰父曰考一也易有子考无咎書若考
大傷厥考心聰聽祖考之彝訓履霜操考不明其心分聽
讒言自曲禮定爲生曰父死曰考爲人子者當知所避矣
按說文考訓老也字之初義本爲老人之稱厥後專以
稱父如古經所言已屬繼起至曲禮主稱亡父㝎更晚出
蓋依考終命之義言之而漢冀州從事郭君碑稱父母生
存曰考妣猶不盡依曲禮自漢而後乃無復能稱生父爲

考者於妣亦然僅存其說以誌古云爾
顯考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　按此父稱顯考之始其文
早矣丕顯者廣大光明也所以爲尊稱其義葢不分存歿
據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言庶我顯妣克保遐年此明稱
母氏見存知漢代稱父母曰顯考顯妣爲生前尊號當是
自周以來相沿如此遲至韓魏公祭式始移顯字於祖父
既歿而晚近依之若祭法以顯考爲高祖在廟之稱考之
經典他無所見當又在前說詳下又嘗疑離騷云朕皇考
曰伯庸皇攬揆余于初度亦是生前尊偁屈子方述其初
生而取父歿之號當不其然
母曰媼曰媓曰媞曰姐別作她馳曰社曰嫗先秦曰⿰女畢曰嬭曰
負曰媽曰孃曰嬃曰⿰女迷曰家家曰八別作舥曰尊上詩出
媼韓非子外儲說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偕行薄疑
曰請歸與媼計之　說文媼母老稱也　廣雅媼母也
漢禮樂志后土富媼張晏注媼老母稱也
媓方言南楚瀑洭之閒母謂之媓　廣雅媓母也
媞承旨切　說文媞一曰江淮之閒謂母曰媞
姐別作她馳說文蜀人謂母曰姐淮南謂之社　廣雅馳姐
母也　按張揖馳姐竝列玉篇姐重文她注古文亦作馳
是以馳姐爲一字今本廣雅馳作舥考集韻類篇馳下竝
引廣雅馳母也則作舥誤廣雅常以古今字兩形同列其
書例然也

社淮南子說山訓西家子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高誘注江
淮閒謂母爲社社讀雒家謂公爲阿社之社　廣雅社母
也今本誤在妯娌上自邢疏爾雅引之已然　按漢已上
江淮雒水人家呼父母皆曰社據姐與社古音同在魚虞
模韻㝡爲相近社當是姐之轉聲先以稱母既乃移之父
也
嫗依遇切　說文嫗母也　前漢嚴延年傳延年兄弟五人皆大
官母號萬石嫗　賈子俗激篇踝嫗矣刺兄矣
⿰女畢卑吉切　廣雅⿰女畢母也篇韻同
嬭奴禮切　廣雅嬭母也　廣韻嬭奴禮切楚人呼母　按今讀
奴蟹切曰嬭嬭或以呼母或以呼祖母或以呼伯叔母

負裴松之劉二牧傳注今東人呼母爲負

媽莫補切 廣雅媽母也篇韻同 莊綽雞肋編今人呼父爲爹母爲媽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 按母今世皆讀莫補切古亦有此音篇韻媽音莫補切則是別行母字也今本廣雅脫媽字據集韻類篇引廣雅有之知媽自漢已有今俗讀馬平聲以莊綽不知其義推之知宋時呼媽與今同

孃女良切 玉篇孃母也 古木蘭詩不聞爺孃喚女聲 杜詩耶孃妻子走相送 蘇軾龍川雜志仁宗謂劉氏爲大孃孃楊氏爲小孃孃 按此字史傳多作娘實則有別孃與娘雖同讀女良切篇韻娘訓少女之貌是也而南史竟陵

王子良傳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北史韋世康傳世康與子弟書曰娘春秋已高溫清宜奉隋書太子勇語衛王曰阿娘不與我一好婦亦是可恨皆通用娘字其相混葢久

嬃玉篇嬃齊人呼母亦作⿱頁女 李商隱撰李賀小傳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牀叩頭言阿嬃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

⿰女迷彌計切 集韻⿰女迷吳俗呼母 按今時吳地尚是此稱

家家北史南陽王綽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 又琅邪王儼既誅和士開等後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臣故矯詔誅之後主見兵不解散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 按四朝聞見錄云宋高宗欲以憲聖吳氏爲后謂之曰俟姐姐歸當舉行此姐姐指其母韋太后姐姐家家爲一音之轉言姐姐仍是古名 又按呼父爲兄兄婦爲妹妹此亂倫背禮之極附見於此不列正文

八別作⿰耳巴 按昌黎集祭拏女文云阿爹阿八自來無注阿八者退之行次十八不得爲八余謂阿八是拏女之母也時俗呼父爲爹呼母爲八故退之云阿爹阿八遣某祭拏耳其祭周氏姪女李氏姪孫女及姪孫湘文竝稱夫婦祭之可見時以有此稱因造⿰耳巴字集韻類篇⿰耳巴母也其字不見

於玉篇廣韻則知⿰耳巴是唐人因八而製王氏念孫廣雅疏以集韻類篇⿰耳巴字爲釆廣雅譌文葢未考此今世呼伯叔或曰八或曰八八則與唐異 又按母古讀如米又讀謨上聲嬃⿰女迷⿰女畢嬭媞皆米音之轉孃又由嬭而轉姐社媽⿰耳巴嫗皆謨上聲之轉各隨方音遂成別字 再按古於男子尊者亦謂之父史記馮唐傳文帝問唐曰父知之乎是也婦人尊老者亦謂之母廉頗藺相如傳趙王謂趙括之母曰母置之是也所以翁公叜及媼嫗之類亦以施之他人方言傁與叜同父老也東齊魯衛之閒凡尊老者謂之傁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老文穎注漢書高祖紀王媼云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爲媼

尊上宋書何子平傳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　按宋人
稱父曰尊老稱母曰尊上
母歿曰妣曰皇妣曰先妣先秦　曰顯妣嗣出
妣說文妣歿母也　禮記曲禮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
釋名母死曰妣妣比也比之於父亦然也
皇妣見前
先妣士昏禮父醮子命之辭曰勖帥以敬先妣之嗣
顯妣見前
又古母在曰妣曰顯妣
妣爾雅母爲妣　廣雅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又曰妣妣媲也
媲近於父　按此言妣不分存歿與經典言考同皆從其

朔
顯妣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
先乎己母爲母者曰先母曰前母先秦
先母史記衛將軍驃騎傳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
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
前母晉書禮志禮爲繼母服而不爲前母服者前母既終乃
有繼母後子不及前母故無制服之文然礿祠蒸嘗未有
不以前母爲母者
後乎己母爲母者曰繼母先秦　曰後母曰假母嗣出
繼母喪服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　晉書王祥性孝蚤喪親
繼母朱氏不慈

後母史記平津侯主父傳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養後母孝謹　漢書薛包傳包汝南人遭後母之變見惡
於父
假母漢書衡山王賜傳人有賊傷后假母顏師古曰假母繼
母也一曰父之旁妻按旁妻是妾一說非是　漢武梁祠
堂畫象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　顏氏家訓後娶篇其後
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　按喪服經繼母如母傳曰繼
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注因母親母也古聖王教人視繼母
如親母所以正名分而聯母子之恩故但可曰繼母初無
別稱今謂之假母是明示人子以繼母非眞母亦明示繼
母以前妻子非眞子殊失古人維持倫理之義當出禮教
陵夷秦漢以來時俗所加武梁祠堂題閔子與假母居閔

子時當無此稱由後追書之耳不可承用
母爲父出曰出母母改適人曰嫁母先秦
出母喪服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
則爲出母無服　禮記檀弓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
喪出母乎
嫁母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何服蕭太傅曰當服周　禮記
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注子思之母嫁母也
父妾有子曰庶母先秦
庶母喪服緦麻章士爲庶母　喪服小記父妾有子而爲之
緦　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禮謂之庶母緦麻三月此其

名分固有所係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　俞汝言曰爲庶母謂父有子妾也子兼男女言俗不服生女庶母者非是

無子亦曰庶母先秦

庶母爾雅父之妾爲庶母　按如爾雅但是父妾即稱庶母據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是謂父妾多而不盡生庶兄弟知父妾無子亦有母名特非喪服經所言有子之庶母耳　又按由父溯祖己上之妾其稱竝加庶字視此如禮記言祖庶母是其例後不更出

總其人曰諸母先秦

諸母內則文見上又曲禮諸母不漱裳

庶母爲父命母己者曰慈母先秦

慈母喪服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

庶母慈養己者亦曰慈母一曰食母曰乳母先秦

慈母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己者此之謂也

食母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

乳母喪服緦麻章乳母注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　荀子乳母飲食之者也而服三月　按喪服庶母慈己者在小功章乳母在緦麻章本屬兩人康成以乳母爲食母即是慈母解爲一人者葢飲食乳哺本慈母所有之事乳母實慈母具之揆之以理乳哺不過二三年慈愛則兼終身古禮當是庶母慈養己者若止初時乳哺其恩淺則爲乳母服緦麻令乳哺而後養育之私及於成人其恩深則爲慈母服小功乳母慈母自可爲一人而事或不同故喪服分著之鄭以食母乳母合慈母固不誤特未細明爲慈母可兼乳母但爲乳母不得比慈母耳非注說有違於禮經也

庶母保抱己者曰保母先秦

保母內則注諸母衆妾也可者傅御之屬子師敎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

他人婦養己者亦曰乳母又曰阿母曰嬭母曰嬭婆曰阿嬭出嗣

乳母史記張蒼傳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　滑稽傳武帝少時東武矦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阿母史記倉公傳故濟北王阿母注服虔曰乳母也　後漢書袁閎少時往省其父彭城相在途變姓名人無知者既至府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之入白夫人乃召入　陳思王傳帝愛阿母王信封爲野王君

嬭母廣韻嬭奴蟹切乳也　宋書何承天傳年老始除著作諸佐郎皆年少名家荀伯之嘲之爲嬭母承天曰卿當知鳳皇將九子何言嬭母耶　北史魏靜帝每云崔季舒是我嬭母謂政事皆與之商榷也

嬭婆唐書哀帝紀二年九月詔封嬭婆楊氏爲昭儀第二嬭婆王氏已封郡夫人令准楊氏例改封　春渚紀聞施嬭婆年六十有沈氏二子爲人織履及緝紉之事以供之

阿嬭李商隱雜纂七不稱意一云少阿嬭　因話錄郭汾陽王在河中禁無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告於王王明日對賓僚曰諸子皆奴材也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

他人婦保抱而不乳哺者亦曰保母先秦　又曰乾嬭婆嗣出

保母史記范睢傳不離阿保之手

乾嬭婆乾音干　北齊書陸令萱以乾嬭婆封郡君

庶母或他人婦爲父使敎己者亦曰慈母先秦

慈母曾子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敎子也何服之有　按鄭注內則子師云敎示以善道者是曾子問所謂君命敎子之慈母卽內則所謂子師也內則分子師與慈母爲二曾子問則一之而其人乃擇之諸母與可者可者爲傅御之屬是此慈母亦有他人婦爲之不必父之妾也保母蓋亦有是

妾子謂女君曰君母曰適母先秦　曰民母嗣出

君母喪服小功章緦麻章兩言之　喪服小記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又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適母喪服緦麻章君母之昆弟馬融注妾子爲適母之昆弟服　按經典或作嫡段借嫡孎字

民母漢書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注服虔曰民母嫡母也

妾子謂生己者曰妾母亦止曰母先秦　又曰生母嗣出

妾母喪服小記妾母不世祭也正義妾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

母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注大夫之庶子其或爲母謂妾子也　緦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又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注公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　孟子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　按此諸文妾子稱其生母皆獨曰母蓋不對君母言其爲母自若也

生母南史謝朏傳朏弟瀹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瀹晨昏溫凊動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

子從母適人謂所適者曰繼父先秦

繼父喪服不杖期章繼父同居者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

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喪服小記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注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正義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　按不隨母嫁者直無繼父之名孔疏千古定論後不隨母嫁而亦稱母之後夫爲繼父或曰後父書傳有之可謂無羞恥之極今不錄也

父母同曰大人 先秦

大人按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韓詩外傳說苑同史記越世家范蠡長男曰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又高祖本紀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又霍去病傳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此皆稱父爲大人漢書淮陽王傳張博母爲王外祖母博令弟光恐王云王遇大人益解博欲上書爲大人乞骸骨去後漢書范滂別母曰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此皆稱其母爲大人

親屬記卷上

往在京師史館開例必三見名行著述於他書者乃得入吾黔鄭先生子尹以名孝廉處禹山中　詔不起當世大人先生作書屢及之稱爲西南碩儒以是得列儒林又作傳必舉生平著述史館前輩以余黔人也必周知余舉儀禮私箋等書十數種以告尚未知有親屬記也家居與先生令子伯更遊出親屬記手稿見示稱名舉類大者區列細者髮櫛第先生成此書不過數月句證字疏不無罅漏家弟渠與伯更共補綴之始爲完書考親屬記創見白虎通義朱子輯儀禮經傳臚爲家禮之六而以爾雅釋親補之鄭先生此書蓋續朱子未就之緒閱七百餘年而始爲成書作者與述者固有待也然其義例微有不同朱子意在補經僅及爾雅鄭先生意在考禮徵俗合古今名稱網

羅而殽列之上自古經旁及子史稗說詩文別集橫行斜上無不貫串使讀者一見而知名稱所由來洵宏覽博物之藪也篇中細注不勝引據者第舉肇端一二事以見崖畧不求備爾鄭先生號經學專家伯更能闡家學當世所稱大小鄭也伯更爲余言先生倘有未成書十數種余促伯更續成之使海內翹企先生著述者快覩之也貴陽後學陳田

親屬記卷下

遵義鄭珍撰

伯叔父亦曰大人
大人漢書疏廣傳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不去
懼有後悔受叩頭曰從大人議是伯叔父亦稱大人也梁
溪漫志及雞肋編謂惟子稱父爲大人若施之於他則衆
駭笑之其言未盡
父之父母曰祖父祖母曰王父王母曰大父大母曰公曰婆殁
曰王考王妣曰皇祖考皇祖妣
祖父祖母爾雅祖王父也　喪服不杖期章祖父母
王父王母爾雅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　曲禮逮事

父母則諱王父母
大父大母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　史記張良之大
父開地　賈子今其甚者剄大父矣賊大母矣
公婆呂氏春秋孟冬紀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倚杖
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
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
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　史記外戚世家封公
昆弟家於長安索隱曰公亦祖也謂皇后同祖之昆弟
韓昌黎祭姪孫滂文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
清酌庶羞之奠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維年月日十八叔
翁及十八叔婆盧氏以庶羞之奠　顏氏家訓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
者　南史何偃呼顏延之爲顏公延之以其輕脫乃曰身
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呼爲公
王考王妣祭法曰王考廟
皇祖考皇祖妣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
祖父皆殁總曰先亡丈人
先亡丈人顏氏家訓書證篇今世俗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
祖之父母曰曾祖父曾祖母曰曾祖王父曾祖王母曰曾大父
曾大母殁曰皇考皇妣
曾祖父曾祖母喪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
曾祖王父曾祖王母爾雅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

爲曾祖王母
曾大父曾大母史記夏本紀禹之曾大父昌意
皇考皇妣祭法曰皇考廟　案曾祖稱皇考與父稱同益考
爲父專稱加皇取大義曾祖稱皇考者以祖既稱王考皇
又高於王故以加曾祖其取義各別
曾祖之父母曰高祖父高祖母曰高祖王父高祖王母殁曰顯
考顯妣
高祖父高祖母喪服小記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
大傳同　案禮經高祖名稱始見此加父母字通見經
注子史
高祖王父高祖王母爾雅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

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

顯考顯妣祭法曰顯考廟　檀弓殷主綴重焉注殷人作主後則聯其重縣諸死者之廟去顯考乃埋之疏顯考高祖也　案古以顯考爲高祖專稱自韓魏公祭式易皇考皇妣爲顯考顯妣及元大德閒禁稱皇字而世稱皆同魏公至今不改古義鮮知者矣

由曾祖而上統謂之曾祖高祖由高祖而上統謂之遠祖或謂之先君逮已身或不逮已身上數之各視其數謂之幾世祖

曾祖高祖沈括曰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曾重也自祖而上者皆曾祖也自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　顧亭林曰漢儒以

曾祖之父爲高祖考之於經高祖者遠祖之名爾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則以始祖爲高祖　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則以受命之君爲高祖　左傳昭十五年王謂籍談曰昔爾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則謂其九世爲高祖

遠祖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　曹子建王仲宣誄猗歟侍中遠祖彌芳　顏延之家傳銘誰其來遷時間遠祖

先君見前

幾世祖公羊傳莊公四年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

父母以上無爵者存殁曰府君夫人

府君夫人司馬溫公書儀慰狀格式先某位奄棄榮養自注無官改先某位爲先府君　朱子家禮祠堂章自注無官者以生時行第稱號加於府君之上又語錄無爵而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　姚翼家規通俗編蓬窗類記言無官者稱府君蓋襲古式而不知本朝有禁然禁無可考嘗於載籍中見湛甘泉告祖文稱曾祖處士府君此公非不知禮不考故典者邱文莊乃本朝達禮之士其輯家禮亦稱處士府君恐蓬窗所記誤也

初來此居之祖或初得爵命者曰始祖曰太祖曰鼻祖曰祖考

始祖　太祖喪服小記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　大傳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疏諸侯適子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故謂之別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往本國不來者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注太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

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　鄭志答趙商問此王制所論
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
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
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
鼻祖漢書揚雄傳有周氏之嬋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劉德
曰鼻始也
祖考祭法曰祖考廟注祖始也大夫祖考謂別子也
始祖之兄弟曰皇祖伯叔父
皇祖伯叔父左傳昭十二年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注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
爲伯父　案依此文則遠祖亦曰皇祖又以知歷世遠祖

之昆弟皆可加伯父叔父字
妻曰妃曰家曰室曰室家曰內子曰內舍曰孺人曰細君曰鄉
里對妾言之曰適妻曰正妻曰大夫人歿曰嬪
妃爾雅說文妃匹也　又爾雅妃合也對也媲也　左傳桓
二年嘉耦曰妃又文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　詩氓序
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又有狐序衞之男女失時喪其
妃耦焉　秦策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爲妃　案妃者妻妃
夫之稱虛義爲妃匹實義爲妻之別名古本上下通行無
分貴賤也故經典或屬天子諸侯言曲禮天子之妃曰后
大戴記帝繫篇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嫄次妃有
娀氏之女也曰簡狄次妃曰鯫隆次妃曰娵訾小戴記檀

弓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左傳首云惠公元
妃孟子昭八年云陳哀公元妃二妃下妃是也或屬卿大
夫士言左傳宣三年文公報鄭子之妃服虔注鄭子文公
叔父子儀也齊策魯仲連說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左傳
成八年云士之二三猶喪妃耦是也其文皆止作配解故
少牢饋食禮以某妃配某氏注云某妃某妻也妻者齊也
妃者配也禮經以某妃當某妻其義一也自左傳言吳夫
差有妃嬙嬪御知春秋時爲婦官之名於是周末時文如
詩序數言后妃他書或言嬪妃秦漢沿之妃字例屬至尊
其次惟諸侯王妻或可稱妃而士大夫之婦遂無敢言妃
者至韓退之遺瘧鬼詩云歸居安汝妃猛虎行云暮還食

其妃雉朝飛琴操云年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仍以妃作
妻用退之多識古字古義故能屬辭無爽爾　又案漢先
生郭輔碑娥娥三妃行追大姒三妃謂郭輔之三女以妻
之稱加於女此俗名之不正者蓋漢末俗以妃爲女之美
號據曹全碑大女桃婓婓郎妃字則直以妃爲女名至後
魏而有河陰縣民張智壽妹名容妃北齊有孟阿妃造像
記後周觀世音造像有曰女妃孃者曰妻湢于妃者是皆
名號此乃逐末忘本不計妃爲配耦之義未可爲典要也
家周官媒氏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夫家對文家謂妻
也　詩萇楚樂子之無家　左傳桓公十八年男有家女
有室毋相瀆也　又僖公十五年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

歸其國而棄其家杜注家謂子圉婦懷嬴
室詩萇楚樂子之無室　內則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注室
猶妻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衛人使太叔遺室孔姞
室家詩小序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
家相棄爾　楚辭大招室家盈庭爵祿盛只
內子國語卿之內子爲大帶　喪大記注卿之妻爲內子
釋名卿之妃曰內子子女子也在閨門之內治家也　晏
子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
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趙衰
以叔隗爲內子
內舍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

孺人江淹恨賦敬通見抵罷歸田里左對孺人顧弄稚子
韓退之詩已呼孺人戛鳴瑟更與稚子傳淸盃　案曲禮
大夫曰孺人本大夫妻之稱與后夫人爲類然經典別無
所徵自漢已降卽爲妻之通號曲禮注曰孺之言屬疏曰
言其爲親屬盍妻者至親故有是名
細君漢書東方朔傳歸遺細君注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
說細小也
鄉里南史張彪傳呼妻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　姚寬曰
鄉里猶會稽人言家里
適妻喪服不杖期章妾爲女君注女君君適妻也　小功章
君母之父母注君母父之適妻也　又君子子爲庶母慈
已者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
正妻韓子刦姦弒臣篇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
大夫人水經河水注佛經有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妒
之
嬪曲禮生曰妻死曰嬪注曰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　案
堯典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大雅摯仲氏任自彼殷商
來嫁於周曰嬪於京毛傳嬪婦也古嬪婦同義故周官冢
宰云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說文嬪與婦竝訓服服事也取
婦卑事人之意此嬪之本義也至周天子有九嬪左傳言
吳夫差有妃嬙嬪御則爲婦官之名已屬後起至妻死曰
嬪當是以尊稱推重之而康成云婦有法度則意以有德

之名加於身後要之由後起也
妻曰小妻曰少妻曰下妻曰旁妻曰庶妻曰小婦曰嬬曰嬖曰
小曰小夫人曰側室曰簉賤者曰屬婦逮婦曰養
小妻後漢書宗室四王三侯傳趙惠王乾居父喪私聘小妻
注小妻妾也　漢書枚乘傳乘在梁時取皋母爲小妻
少妻後漢書董卓傳卓將朝其少妻止之不從
下妻漢書王莽傳不知何一男子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
妻子也　後漢書光武紀詔依託人爲奴婢下妻欲去者
聽之師古曰下妻猶言小妻
旁妻漢書元后傳王禁好酒色多取旁妻亦見衡山王傳注
庶妻唐書王世充傳世充祖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

其父收從之因冒粲姓　典畧馬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
子秋畱依張魯
小婦漢書元后傳小婦弟張美注師古曰小婦妾也　典畧
初起未反時其小婦弟种畱之輔見馬超傳注　漢相逢
行樂府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　案唐人詩如盧家小
婦鬱金香長安小婦年十五竝以爲幼婦之稱與前不同
而今俗仍謂妾爲小婦
嬬說文嬬下妻也　易歸妹以須釋文云須荀陸作嬬陸云
妾也　案廣雅妻謂之嬬妻當是妾字之誤
媻說文徐鍇本女部媻一曰小妻也
小詩慍于羣小注小衆妾也　案今俗猶謂妾爲小

小夫人見前　續漢志諸王條補注引漢官解詁後漢妾數
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
側室韓非子八姦篇側室公子人主所親愛也又亡徵篇君
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　漢書文帝紀朕高皇
帝側室之子也　淮南子修務訓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
之
簉左傳昭十一年泉邱人有女奔孟僖子僖子使助薳氏之
簉杜注簉副倅也薳氏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
屬婦逮婦書梓材至于屬婦　小爾雅妾婦之賤者謂之屬
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　王氏煦云屬訓逮見東
京賦薛綜注逮婦者漢律臣民得罪伏法妻孥皆被逮周

禮言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史記言白粲鬼薪皆
被逮之類也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詩巷伯
毛傳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案自後而及之曰逮後門疑
卽逮門言被逮之門也嫗不猶言嫗伏音之轉耳逮門之
女名隸舂槀職司炊爨視妾婦更賤當卽屬婦逮婦矣
案初辟妾之名稱卽是辠人之女說文曰妾有辠女給事
之得接於君者是也厥後但非正室或媵或奔或買者通
謂之妾而辠人女乃別爲屬婦逮婦之稱
養易說卦傳兌爲妾爲羊羊鄭本作陽注謂養無家女使賃
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虞本作羔注云女使　案陽系
養之借字羔擬養之譌文此與屬婦爲類漢已來則爲男

女通號如漢書言倪寬爲人都養後漢書言竈下養中郎
將是目男子矣
妻妾通謂之內
內左傳僖公十六年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又襄公二十八年齊慶封與盧蒲嫳易內而飲酒杜注
內妻妾也
元配曰初妻曰首妻曰元妻曰前妻曰前婦繼配曰繼室曰後妻曰後婦
初妻左傳哀公十一年衛太叔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
於犂
首妻後漢書明帝紀注漢官儀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

全具者
元妻北史崔亮傳僧深元妻房氏
前妻列女傳齊義繼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
前婦張耳傳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乃封敖前婦子二人
繼室左傳隱公元年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又襄二十三年臧
宣叔娶於鑄繼室以其姪又昭三年齊侯請繼室於晉
後妻王應麟詩考曹植云尹吉甫以後妻之讒而殺伯奇
家語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後婦漢辛延年羽林郎曲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
男子曰丈夫子曰崽曰囝曰帑曰姓始生子曰鼻子父死乃生
曰遺腹子

丈夫子國策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
崽方言崽子也沅湘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
矣注聲如宰 水經注丱童變女弱年崽子 玉篇廣韻
崽山皆切
囝顧况有哀囝詩 集韻囝九件切閩人呼兒也 正字通
囝閩音讀若宰與崽音義通 案子音轉讀宰因製崽字
揚子雲謂崽若東齊言子郭景純云聲如宰則子音爲宰
齊語已然後人不識因閩語又製囝字與崽實同也至集
韻音九件切乃認爲孨字非
帑書甘誓予則帑戮汝傳罪並及其子也 詩常棣之華樂
爾妻帑傳帑子也 左傳文公六年晉賈季奔狄宣子使
臾駢送其帑注帑妻子也又七年先蔑奔秦荀伯盡送其
帑 案詩妻帑之帑專謂子左傳兼妻言之義以名子爲正
說文無孥字亦以作帑爲正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以害
鳥帑注鳥尾曰帑正義云帑細弱之名於人則妻子爲帑
妻子爲人之後鳥尾爲鳥之後故俱以帑爲名孔亦兼妻
子解之其實子爲人後故以尾帑名子初義葢不兼妻言
姓左傳昭公四年叔孫穆子卽位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
姓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 廣雅姓子也 案說
文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因生以爲姓
引春秋傳曰天子因生以賜姓姓之本義如是古人受姓
本因其所從生後因之生子亦謂之姓矣
鼻子說文俗以始生子曰鼻子
遺腹子淮南子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 史記常斤
有遺腹子陵

妻所生第一子曰元子曰冢子曰適子曰嗣適適嗣曰家督
元子詩閟宮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士冠禮天子之元子猶
士也冠義同
冢子內則父歿母存冢子御食
適子喪服不杖期章殤大功章經傳皆言之 冠義適子冠
於阼以著代也 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
玄孫適來孫 案自子及孫以下凡爲適長皆加適字視
此後不再出

嗣適　適嗣左傳閔公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諫曰君之嗣適不可以率師　又文公七年晉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又襄公三十一年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非適嗣何必娣之子

家督史記越世家家有長子曰家督

亦統妻所生諸子曰適子又曰正室曰門子

適子喪服賈公彥疏適妻所生皆名適子　案經典言適子例是冢子或有統適妻所生諸子言之者如喪服鄭注言立適以長是也此適子猶云適出

正室文王世子庶子守公宮正室守太廟注正室適子也　案此適子即統適出諸子言

門子周禮小宗伯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案此亦統適出諸子言故經文曰皆

妾所生子曰孼子曰側室曰支子曰庶子

孼子說文孼庶子也　玉藻公子曰臣孼　孟子獨孤臣孼子　公羊傳何休注庶孼衆賤子猶樹之有櫱生　漢書淮南王傳王有孼子

側室左傳桓公二年師服曰卿置側室注側室衆子也得立此一官又文公十二年趙有側室曰穿注側室支子又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卿置側室注側室支子之官也　漢書賈誼傳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之庶子爲側室　漢文帝與南越王書云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案古者子以適爲正故適子曰正室衆子曰側室妻妾以妻爲正故妾亦曰側室二者人異名同左傳賈子所云謂卿大夫之子者就子言之漢文及後來史傳所云謂妾者就母言之名義相因而兩通或以後世誤稱妾爲側室且謂漢文所云指庶子即於彼文義不通矣

支子曲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注支子庶子也　案此支子及杜注左傳所言並指妾子

庶子内則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　喪服賈疏云庶子者妾子之號

亦統妻妾所生諸子曰支子曰庶子又曰介子曰衆子曰別子曰分子

支子喪服傳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賈疏支子第二以下庶子也不言庶子者庶子妾子之稱嫌謂妾子得後人適妻第二以下子不得後人是以變庶言支支取支條之義不限妾子而已　案支子在他經注多指妾子而喪服傳所言則該適妻子在中

庶子喪服傳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注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兄爲後者是適子其弟則是庶子庶子本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以下是衆子今同名庶子　案庶子在他經亦多指妾子而喪服經傳屢見庶子並該適妻子在中

唯大功章云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仍是目妾子若馬融云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亦就喪服經言之

介子 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介副也　案宗子者適長子適長之母弟第二以下皆可爲大夫此庶子介子宜亦兼適子妾子言之

衆子 喪服不杖期章爲衆子注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士謂之衆子大夫謂之庶子　案庶子屬大夫之子喪服經例如是他經言庶子則不分士大夫如燕義言卿大夫士之庶子等文可見衆庶止是一義經典或又謂之羣子諸子其名義無異衆子不復別出也

別子 大傳別子爲祖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

分子 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別子孫也　史記楚世家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分子齋而入　漢北海相景君碑鴟梟不鳴分子還養　武都太守耿勳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稱分子六十人　案分子義如別子支子穀梁釋文云分本或作介漢隸分介兩形相似故或書分作介姚氏鼐謂分子當是別子古別字作八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形近而誤此傅會之說不攷漢碑皆明是分字至洪氏适解景君碑分子爲周家寘子壯則出分之又解義井題名分子爲士豪出分之子亦並肊擬耳

第一子又曰長子或妾生第一子先於妻別爲長庶男

長子 通見經典

長庶男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

女曰女子子曰子曰婦人子曰娘曰娘子曰婿

女子子 通見儀禮禮記

子 喪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　又記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　坊記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　案古初男女蓋皆曰子取別於男乃有女名

婦人子 喪服大功章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注婦人子者女子子也

娘 南史劉孝綽妹嫁徐悱人謂之劉三娘集韻娘少女之號

娘子 韓昌黎祭女挐文稱四小娘子祭姪孫女文稱二十九娘子　北齊書徐讓之請祖珽老馬十歲尚號騮駒一好耳順强稱娘子

婿 集韻吳人謂女曰婿牛居切青州呼女曰婿五故切楚人謂女曰女奴解切

已嫁曰嫁子

嫁子 方言女謂之嫁子注言往適人　案當主既嫁女言

子之妻曰婦曰新婦

婦 通見諸經　爾雅子之妻爲婦

新婦世說新語 先姑在日嘗以小郎屬新婦未聞以新婦屬小郎 焦仲卿詩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牀 案爾雅又云女子謂弟之妻爲婦是弟妻與子婦同稱郭氏注云猶今人言新婦則誤如世說新婦但可言子婦非女子謂弟之妻也

又子女皆曰息子亦曰子息女亦曰息女

息趙策左師觸讋見太后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 晉書鄧攸傳走擔其兒及弟子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 梁書韋放傳以息岐娶張率女 李密陳情表門衰祚薄晚有兒息 案兒息統子女言之息者生也故以目兒女

子息見東觀漢記

息女史記漢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願爲季箕帚妾

子婦亦曰息

息尸子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 案姑息猶言姑婦謂用妻與子婦之說因與婦對言故曰姑息此子婦稱息之始注者解息爲小兒非是俗字作媳今世通稱

長婦曰適婦曰冢婦眾婦曰庶婦曰介婦

適婦喪服大功章適婦注適子之妻 亦見喪服小記

冢婦內則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

庶婦喪服小功章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

介婦內則介婦請於冢婦注介婦衆婦也

幼子曰兒曰兒子曰嬰兒曰嫛婗曰孺子曰童子曰㝅謂己子人子皆然

兒說文兒孺子也廣雅同通見經典 孟子反其旄倪倪與兒同

兒子呂覽孟冬紀今以千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注兒子小兒也

嬰兒雜記中路嬰兒失其母焉 釋名人始生曰嬰兒

嫛婗說文婗嫛婗也 案嫛婗當即嬰兒音畧不同釋名嬰兒或曰嫛倪孟子注倪弱小繄倪者也雜記注嬰兒猶鷖彌也文各有異葢皆嫛婗借字亦單言婗廣雅婗子也

孺子說文孺乳子也通見經典

童子亦通見諸經 案說文本作僮未冠者也其童訓男有

辠曰奴奴曰童經典例用童字

㝅莊子駢拇篇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崔譔本穀作㝅云孺子曰㝅 廣雅㝅子也㝅字从子與穀同

小男女曰吾子

吾子管子海王篇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房注吾子小男小女也 案正字通言古本管子吾作童不可信倘原是童子房氏不煩注解

雙生曰孷里之切孖子之切曰僆子曰孿生

孷孖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釐孳 玉篇作孷孖後世專字今從之

僆子方言秦晉之間謂之僆子 案僆者連也子連生也

孿生方言自關而東趙魏之閒謂之孿生　說文孿一乳兩
子也　廣韻孿又作孿　案孿僆音相似
子之子曰孫孫之子曰曾孫曾孫之子曰玄孫玄孫之子曰來
孫來孫之子曰䍜孫䍜孫之子曰仍孫仍孫之子曰雲孫
孫爾雅子之子爲孫通見經典
曾孫爾雅孫之子爲曾孫　亦見喪服緦麻章及禮記祭法
玄孫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　亦見祭法　史記孟嘗君傳
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
來孫爾雅玄孫之子爲來孫　亦見祭法
䍜孫爾雅來孫之子爲䍜孫　案它書多作昆此名當取昆
衆義說文周人謂兄曰䍜非此用叚借字也若左傳昭公

十六年子產曰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子注云昆兄也子
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彼文轉宜作䍜字
仍孫爾雅䍜孫之子爲仍孫　字別作礽
雲孫爾雅仍孫之子爲雲孫
又自曾孫已下皆曰曾孫曰玄孫亦曰系孫
曾孫沈括曰曾重也自祖而上皆曾祖也自孫而下皆曾孫
也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禮祝文無遠近皆
稱曾孫　顧炎武曰詩曾孫篤之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
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
侯事五廟也自曾祖已上稱曾孫而信南山正義云自曾
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左傳哀二年衛太子禱文王稱

曾孫蒯聵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
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合乎古
矣
玄孫顧炎武曰禮記祭法云適玄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亦
曰及爾玄孫無有老幼玄孫之文見於記傳者如此然宗
廟之中並無此稱　案漢國三老袁良碑以轅濤塗爲陳
胡公滿之玄孫與王子虎所言玄孫皆不指曾孫之子遠
也
系孫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
曾孫又曰耳孫
耳孫漢書惠帝紀內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者玄孫之子

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顏師
古曰諸侯王表耳音仍耳仍聲相近葢一號也　王觀國
學林曰案平帝紀元始五年立梁孝王玄孫之耳孫音爲
王又諸侯王表梁孝王表曰元始五年二月丁酉王音以
孝王玄孫之曾孫紹封在紀言耳孫在表言曾孫當從李
斐以耳孫爲曾孫是也又匈奴傳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
單于而下或立子或立弟以世次定之握衍朐鞮單于與
烏維單于之曾孫同行以知耳孫實曾孫也　案應劭說
葢以來古音如釐與耳聲近故以耳孫爲來孫晉灼以梁
孝王表玄孫之曾孫爲平紀耳孫不計平紀是玄孫之耳
孫小顏亦未細審以耳仍聲近成之同一誤也學林考證

得之

衆子孫曰子姓

子姓喪大記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子姓謂衆子孫也　玉藻子姓之冠

子孫已下曰後昆曰後裔

後昆書仲虺之誥垂裕後昆　度尙曹娥碑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髣髴以詔後昆

後裔書微子之命德垂後裔

十九册94上版

萬載李氏遺書四種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十九册34上版
38B

禹貢山川考卷一

崑崙山考

萬載李榮陛

崑崙禹貢以冠西戎諸國蓋雍州最西之大國也國內之山卽名崑崙以荒遠故與三危俱不入於導山山海經西次三經自崇吾以西至於翼望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餘里崑崙邱居第八海內西經云赤水河水洋水黑水弱水青水皆出崑崙墟海內經又云黑水青水之間若水出焉是亦出於崑崙按次二山長沙次三山不周次七山槐江其水俱注泑澤泑澤

弱水之大者次十三山軒轅邱在玉山西其水猶注黑水則黑水之源尙在其西玉山者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自河首襄山西南至崑崙邱七百里又西至舂山三百里玉山西至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諸水所源各異而海內經以爲分出崑崙墟之四隅蓋析言之則爲二十三山然皆在崑崙國境故可以崑崙一名統之也其文後先多失序不盡可憑如積石爲河水所由三危爲黑水所由而反次其上其誤可知然以今輿圖驗之古赤水河水源起西經二十二度强古黑水源起西經三十七度强古泑澤源起西經四十六度强准烏道相去亦三千餘里矣次十五長留之山白帝少昊居之大荒東經云甘水出焉後人以爲新陶河注南海者也次二十一天山英水西南流注于湯谷南山經首云招搖之山臨西海上麗𪊨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海此諸山皆與崑崙合勢而名相通自周轍既東西荒路絕崑崙國之號久移諸山名無一傳於後者漢人志西域但言南北大山中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此水卽古之泑澤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而已漢南山謂終南張騫傳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此後世追名崑崙之始水經

注引涼州志云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吳康泰扶南傳云恒水源極西北出崑崙山東南注大海釋氏西域記云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卽崑崙山也出六大水山西水名新頭河山西南水俱入恒水佛圖調傳亦同康熙六十年上諭云梵書言四大水出於阿耨達太山今阿厎斯是阿厎斯東有泉流爲牙母藏布江卽古黑水岡厎斯之南北有泉流出合爲岡噶母倫江東南流卽恒河也岡厎斯南有二湖接連土人傳爲西王母瑤池意卽阿耨達池也竊嘗考之

輿圖是山北連于闐南山山南之水分流入南海山陰之水合流入泑澤直古崑崙境內爲西山經黑弱若甘諸水之所出張騫康泰佛圖調等各據其一面而同擬爲古之崑崙可謂不謀而潛叶得其真矣然青河洋赤四水分出墟之東北東南經文尤明而後世顧少泚者漢人以泑澤爲重河源詳於遠而畧於近併餘源而亦忽之也夫崑崙横亘地心號天柱至體磅礴渾衍或不如支距之高奇唐以來往來吐蕃羊同諸國真河源瀕得見乃身在山中不識真面反指古斯支境內河曲高山悶磨黎以爲崑崙不知此特其東北之支距唐人所稱爲大積石山者耳然此山漢世明其首唐以後又恐其尾中間爲崑崙山脊不辨而明或疑其體勢過長是不然今大漠西北有阿魯台山杭愛山輿圖具在數千里止一名就中國言之祁連大行終南五嶺往記皆言長千里以外而雲南一隅無量山諺云頭大理尾交阯中間一曲一千里又大哀牢山延亘亦相等遠荒分幹山猶高大不可量況崑崙爲海內外諸分幹所從出者哉

言禹貢崑崙自山海經以下得合者數家予既備著之諸不合者亦往往記於山海彼自不善讀經非經

有誤也崑崙正文具於西次三經之第八而海內西經復見焉郭氏傳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大荒西經復載焉後人因以當海外之崑崙山嘗試求之西次三經言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出崑崙海內西經文同而加以弱水青水大荒西經則云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其下有弱水與前兩經文亦同又西次三經有西王母大荒西經亦云崑崙外有西王母豈海外別有崑崙併其間之赤水黑水弱水西王母亦兼有之理可通乎是知三經標目雖別而所載只一地重陳而已烏得有二崑崙哉或據海內西經云河水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大荒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河濟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有脫字）郭氏傳云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似海外又有積石山此皆不知經意致多誤也夫河濟入渤海卽與海爲一烏有出海外而入積石山之理蓋山海經本以說鼎（予別有論）而鼎圖迴曲相通東之盡則爲西豈可指爲大地實然哉禹本紀云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俞安期引）且經載禹言天地之東西二萬

入千里此言去嵩[illegible]禹無處安置蓋古今里數不同上古十里當中[illegible]里據今圖自嵩高西少南鳥道五千里而至[illegible]古崑崙中脊其高下之勢自東海岸積至崑崙巔僅高三[illegible]五十里理亦近矣故禹本紀尙可用若淮南子十洲記遁甲圖等書特秦漢以來方士怪誕之說炫燿虛張本無事實又諸方志所載他所附會之山及海外崑崙國大小崑崙音同地異原非以釋禹貢俱不置論云

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卽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

封豐隆之葬豐隆雷公也雷電龍三字誤卽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卽恒水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𣸣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爲解乃宣爲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疑作向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氏復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爲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爲無熱邱何云乃胡國外乎無熱邱未考

右西域記一則從水經注錄出署內無他書未審釋氏何人其言崑崙山以已經行上驗山海經穆天子傳里至相合亦應漢書張騫傳可謂有見地家紀實之書也酈氏引其文而糾之謂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蘊縕歲久書策落次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訪地脈川不與經符山海經崑崙墟乃小崑崙別引淮南子及十三州說十洲記神異經開山圖等或謂登之可不死而上天或謂去岸十三萬里去咸陽三四十萬里天帝君所治羣龍所聚三天司命所處積金爲天墉城金臺五所玉樓十

二天人濟濟不可具記又謂有銅柱圍三千里希有鳥背上無羽處一萬九千里無異病讝而屑屑較之亦自知其無理又變爲遁辭謂大非巨小非細存非有隱非無覶崑崙如蜃樓海市起滅隨緣然則黃帝顓頊舜禹啓穆之巡遊皆屬夢境而禹貢直記夢之書矣夫恣意混漾拒人致詰者狡儈之習態今諸釋悉剪浮誇而要於正實彼教之罕有酈氏頗拾其所唾以妄奪真其見不遠出諸釋下哉郭氏謂海外別有崑崙僅隨海內文爲解至大荒經卽不敢異論惟酈氏取而張之後之志西

域論禹貢者多惑其說謂弱水西王母在西海西且漢以來二三千年西國已盡通崑崙山更何在彼國自有高山其水自入西海何能向東飛渡數萬里而入積石乎弗思甚矣按竹書等文多脫落至其所紀西土里數分合言之靡不協此條原無謬釋氏據之云西王母瑤池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合己行程故云安得不如調言試驗今與圖洛陽[illegible]西經五西少南抵岡底斯山南之小泊[illegible]池直緯三十五西經三十七計烏路五千[illegible]里倍算人行適相應今圖亦豈爲穆傳設哉訪地脈川孰驗於此法顯佛國記謂葱嶺西有新陶河與西域記阿耨達太山同是葱嶺亦崑崙山之別名亦見涼州志　明俞安期辨崑崙山乃謂葱嶺西爲天竺國又西爲大崑崙山卽西域志之阿耨達太山俞氏頗知依據諸釋又欲周旋兩崑崙之說別其山於葱嶺西謂去嵩高五萬里其見未的宜於往說擇焉而不精也

王氏鏊河源辨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去嵩高五萬里外國圖云從大晉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元人遣使探源不及五千里何崑崙之近乎按禹紀所言或

上古里數十乃當一適合五千里予別有論若晉世里數與虞夏以來畧相同山海經言天地東西之際二萬八千里以今圖驗之中國西行二萬里則爲西大海更無人境七萬里外之崑崙何處安置憑何取驗而亦與中國河源何與又云漢世海濱四萬里重譯貢獻班超遣甘英窮臨西海皆未覩崑崙何元使得之易乎夫窮西海無崑崙則外國圖之妄說可知也而反致疑於真河源無異霧中沈迷不測虛實文恪此辨近人所恃以角唐元諸史者於志地仍無的見故附論於此

積石山考

俞安期積石山辨云唐咸亨二年以河關靜邊鎮置積石軍久之遂訛河關兩山夾峙河出其間者為禹貢所導之積石按水經云河水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酈道元謂之重源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南接崑崙圃實崑崙之支輔與水經南至積石山之文合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萬物不有郭璞注云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後漢書云段熲為護羌校尉追燒當羌且鬬且行割肉餐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

塞二千餘里隋置河源郡積石鎮命劉權鎮之兢遠化赤水二縣在古赤水城又在曼頭城西宇文述追破吐谷渾處所謂得地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置郡縣鎮戍徙天下輕罪居之者也注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又有烏海貞觀中詔李靖侯君集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後戰於曼都山窮追出塞登漢哭山復戰於烏海破天柱部於赤海君集道宗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觀河源自是以上曷嘗言積石在河關也唐置軍而更名積石借其嘉稱猶之征吐谷渾近在青海而以君集等為積石道鄯善道赤水道且末道鹽澤道也豈真隸其地耶置河源軍於鄯城縣又非河源郡之故地諡可證也迨至開元中張守節作史記正義云河州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鹽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其名迹未盡混也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中外隔越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遐無經載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朔怪乎以闕為積石紫山為崑崙以積石冒出之名流星宿川為河源也而杜佑之通典歐陽元之瀆記馬端臨之通考以至鄧展都實潘昂霄輩不悟置軍

名所由起寖假相延遂堅執元鼎之說極詆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酈道元之傳嗚呼曲士拘儒經見不廣及於知識未逮者輒為荒唐誕謾所謂少所見多所怪妄鼓筆札而令前人之與古蹟受誣千載直如長夜至於昂霄之志一行奉為指南而明朝撥河關者建立禹廟祀在有司積石之訛益莫可辨崑崙之墟終古不移深可慨惜矣

書經傳說彙纂引地理今釋云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峭拔下臨黃河）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

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寧衛地與河州接界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為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蓋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為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于闐東流之水古名玉河葱嶺之水名新頭河見法顯佛國記總與河源無涉至水經并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見禹貢上

予按積石之名昉於禹貢止是一山後人乃歧而二之然不自唐始也山海經西次三經第八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第十三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

冒以西流此條當次崑崙東而反次西誤也又海內西經云崑崙墟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有字誤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此渤海非北海亦柏海之類古書傳寫多謬尋其義祇言河出崑崙而逕禹所導積石山耳水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此撮用兩經而改北入為南至殊不合其下接云河水又南入葱嶺山西逕罽賓國入雷翥海按此自為嶺西之流水經奚至菽麥不辨而混為河水蓋傳寫者失之其下文經注錯互大抵又用西域傳謂河水自葱嶺東分源東北流又一源出于闐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即泑澤山海西次三經謂河水所潛者也然北山經首言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言崑崙不言積石積石在河源下游不得為河之所從出明矣水經云河水東注於泑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自河曲逕西海郡南酈注云河水重源發西塞外積石山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延熹二年段熲追燒羌出塞至積石山而還應劭曰析支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水

經又云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又東過河關縣北又東云云過金城允吾縣北酈注云湟河東流注於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按西海郡因青海得名十三州志云城在臨羌新縣西一百一十里今西寧縣地大小榆谷甘肅志云即唐之九曲去積石軍三百里今河州西境計自河曲至金城曲折二千餘里酈注皆具積石之名蓋金城之積石沿於自古河曲之積石則依託山海而名也自河曲以上河經謂何二三千里經注更無言杜君卿云漢未遣使詣西南羌中不知有此河胡朏明云道元於石門

無所發明以積石久沒羌中人不得至其地故無可言皆是也（見河源附論）近日戴氏震挍水經謂道元言河出積石即指星宿海蓋引唐人之名強附之其後隋置河源郡積石鎮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唐書李靖侯君集及吐谷渾各傳並云貞觀中軍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按元史謂河源於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其文相同然實非一地元和志云安人軍在河源軍西一百二十里星宿川河源軍在鄯州西一百二十里（即今西寧府河源軍又府西南境外古赤水縣地亦名河源）軍是其川尚在積石東北自川西南行達柏海乃可

望積石槪河源李靖傳又云已踰積石山蓋積石在河曲河繞行其南北自星宿川言謂之河源自元人星宿海視之仍屬下游耳其山段頗已至之唐人因置軍山大遠故別之為大積石長慶初劉元鼎使吐蕃溯河源亦僅過此山於時蕃漢異名（漢名紫山番名悶磨黎）元鼎不知上游仍遠遽擬為古之崑崙誤矣夫黃河發源崑崙據山海經與爾雅同且言之不一漢人謬謂重源於積石據所知見擬河曲高峻石山為積石以證之至唐人乃知其出自吐蕃非重源然尚未能溯其上游至元人遣使尋之乃知出於星宿海而崑

崙尚沿前說我朝康熙中遣使重尋先後繪圖窮上游阿爾坦河所出於江源分源之山然後直契古之崑崙矣俞氏力詆唐元二史不當以悶磨黎山為崑崙固亦有見然不知大積石山仍在河曲又誤以星宿川即星宿海遂欲以大積石冒崑崙之位若然則當改山海經文為河水出積石山東北隅並赤水洋水黑水弱水所出之崑崙而悉改之乃可以曲證其說不然胡能通哉至禹貢積石山實在今之積石關唐人於此置軍蓋其地據番戎總會河至此始可浮舟若曲河則偏阻一隅唐書云由洪濟梁西南行二

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秋夏乃勝舟況又南行三百里而抵紫山其水豈任浮載故書經傳說云禹施工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誠書家之指南已

碣石考上

禹導河入於海不言碣石導碣石入於海不言河河與碣石不相屬也於冀州乃連而及之蓋貢舟之來宜備著其所經島夷夾右碣石入於河與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語意正相同漢人不察乃謂河入海在碣石禹鑿石以通河於是真碣石所在不復推求覬於河口近地索一石以應之漢志云右北平驪城縣

大碣石山在西南括地志唐志寰宇記輿地廣記同胡氏云今灤州樂亭縣西南三十里有古城似即漢驪城然縣境平衍無山州地南瀕海亦無山又文穎註武紀曰遼西絫縣罷入臨榆碣石着海旁後漢志註後魏志隋志同水經註云秦始皇漢武帝皆登之漢司空掾王璜言往昔北風海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碣石淪於海水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浿中潮至及潮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天橋柱也絫縣今爲昌黎胡氏云此山不知何時復蕩滅今昌黎縣南海中無一山自撫寧以東二三百里海中亦無山道元卒於魏孝昌丙午下距齊天保癸酉二十八年而文宣所登碣石乃在營州疑碣石已亡於是時又云郭璞註山海經曰碣石在臨渝或云在驪城葢兩存之愚謂在臨渝者爲是班氏所言間有紕繆穎說長於固云予按樂亭昌黎西東相接碣石果在其間雖兩存何害今瀕海既均無山何必任情予奪胡氏謂道元家酈亭距臨渝纔五六百里其苞淪之勢必目驗知之又謂山如不毀岐山梁山岷山何以崩小孤山本連北岸成化中獨立江心與碣石淪海何異碣石土戴石孤立海

濱爲水所剝一傾俱傾其說皆不衷於理夫事未經精覈雖近紀所聞不能無誤且岐梁崩將毫末於全體何傷而碣石湮無踪嚮則喻不倫胡氏既自爲糾正矣凡夾水及衝水之山頂或雜土而根必純石與岸山脈連迅雷雨巔傍石可摧敗若其根則堅踰於金水勢豈能動哉大地之氣一闢一翕凡淤沙移徙多在其闢處水之口氣既翕石自凝試觀江河之中尚有底柱灩澦小孤金焦等隱脈以自衛波濤萬古不變而況於海中之碣石乎底柱灩澦出於北岸小孤金焦出於南岸皆龍從相接一起一伏而峙於淵

十九册42版

今考二縣南境在海口內深曲之處百里平洋山脉已窮更無餘石雖云水土或有消長人不及見然自漢以來二千餘年積人成世記載紛繁夾海諸島羅列從未聞有爲龍伯拔歸尾閭者然則二縣海中本無此石斷可識矣近世郭造卿著碣石叢談謂昌黎縣北有仙人臺山絕壁萬仞頂有巨石爲天橋柱歷今具在然距海已數十里鄺氏石爲水淪郭氏石又苦地隔均非載海之大山也

碣石考下

史記索隱引大康地志云樂浪遂城縣有碣石秦長

城所起通典云秦長城起自碣石東截遼東而入高麗遺趾猶存尚書右碣石河赴海處在右北平郡南二十里此爲左碣石王伯厚說同金吉甫亦以在高麗者爲左別以沙門島對岸之鐵山當渤海口者爲右碣石太平州本無碣石已具前篇近胡氏云廣寧前屯衛西南七十里有石屹立海中高百餘尺周三十餘步今按錦州府南海中有大小筆架山又西南有桃菊二島屹立凌河口蓋即鄺氏所稱之天橋而誤綴於濡河口胡氏求之不得乃臆爲蕩滅者此數小山北阻海曲東南距鐵山猶五百里固不得與於

碣石之數碣石大山也北條逾河六七山羅列數百里而大行恒山至於碣石隔越數千里其廣大應相當斷非海濱塊石如胡氏之所稱而已大行北南千餘里恒山西東數百里碣石應起今興京之西南摩天嶺西南至金州其餘勢猶入海二百里盡於旅順西附鐵山諸島東則古婁以東繞東西高麗城數十島皆碣石之餘而鐵山尤附近仁甫已稱之攷之前史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羨門刻銘巳巡北邊從上郡入魏武破烏桓臨碣石觀滄海北齊文宣帝破契丹於青山還至營州登碣石山唐志營州柳城縣北接契丹有東北鎮醫巫閭祠又東有碣石山文宣之所登今按醫巫閭在廣寧縣北又東遼河外即

碣石界碣石之蹟昭昭如此然自帝都東向而望東起長城西盡鐵山通在左方於左方復分東西爲左右於理猶未愜也胡氏謂碣石亦一而已荆蒙各二不加字以別之予謂不然荆蒙不加字尚不得爲一碣石加字以別之轉得爲一乎所以然者荆蒙各據一州不須別識而兩碣石左右夾海也左右之勢因中國不因島夷秦嘗以碣石爲東門門必有左右頰合書之意今登州海北少東有沙門蓬萊鼉磯大小

欽南北城隍諸大島長亦二百里與旅順島隔海斜對而居其右秦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後乃至遼東而還漢武帝元封元年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後乃自遼西歷北邊而歸所至皆在登州界與遼東碣石無與元和志登州黃縣北二十里故城司馬宣王伐遼東所造運糧船從此入其後新羅百濟往還常由於此按登州之北蓬萊七島之南海道通行其東值淏口東少北值鴨淥口俱隔少海自此而左近旅順則入海心水益深前後多大灣暗礁不如右道便而舟度此入河覘諸島亦在右右碣石自應在此其地近青州界入河處東近兗州貢道宜詳備他州類然不足怪胡氏謂鐵山於傳記無徵無以取信天下夫禹跡茫茫豈一世一人可識且書所以記大地之山川也識其實則山川之爲徵信豈不美於附會之傳說乎又謂善言禹貢者不可以在亡爲疑信今登現存之碣石不論而指一空海示人曰吾推尋古記碣石蓋沉沒於此也三尺童子皆蚩其妄矣流漂秦漢諸君之跡直以齊文宣之所登爲徒修故事襲山名所謂抱擧拘之識廢昭曠之觀夫子曰自道耳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

在隴蜀尾沒於勃碣碣石爲中國左戶禹跡至於此不足以明其荒度溥海之情冀與青分界於鴨淥衷此而定通東北皮服諸島由江海入中州道此而行深矣哉禹平碣石之類苟失其真後世一河隄使者權宜補苴者耳何謂通神明爲萬世法哉

禹貢山川考卷一終

禹貢山川考卷二

河源考

萬載　李榮陛

山海經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河水出焉海內西經云崑崙墟河水出東北隅其言並同北山經首云敦薨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西次三經又云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郭氏傳云即鹽澤一名菖蒲海（菖蒲誤當作蒲昌）又云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南望崑崙西望大澤北望諸毗

史記大宛傳云張騫使西域還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又云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此謂鹽澤之源凉土異物志云葱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漢書西域傳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菖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

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水經分列南北兩河逕歷諸國合爲一云東注于泑澤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

釋氏西域記云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河步（字誤當作出）於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爲大河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此追言牢蘭之源）

水經注泑澤云其中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潛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又云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証重源又發於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在羌中燒當所居

以上皆謂河爲重源其說始於山海經經謂泑澤之水出于崑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以崑崙歸河源以敦薨長沙槐江歸泑澤諸源不相紊也大宛傳所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者則以河源之山水名泑澤名同而地異故後人或致疑焉按海內西經崑崙墟出七大水河赤洋若以外黑水與泑澤源連又弱水青水不復見殆諸澤之異名七大源迢迢相望而以爲同出一山則崑崙之名東起河源連而西至黑弱諸源凡古崑崙境內之山若葱嶺南山阿耨達皆得通稱而河源所在尤

當事其目爾亦具別考

唐書吐蕃傳云長慶元年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還言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一百四十里有洪濟橋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流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畧如此

杜氏佑通典云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顯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此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此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類雖多不相

統一未爲强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續漢書云河關西千餘里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

元史河源附錄云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翰林學士潘昂霄得其說撰爲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得帝師梵字圖書以華文譯之說有不同者附注於下云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帝師撒思加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澤曰火敦腦兒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赤與赤賓河

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爲八九股名也孫斡倫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糾木榦象舟傅髦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叵測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流二百餘里與懷里火禿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郎麻哈也又正北流一百餘

里又折而西北流二百餘里又折而正北流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崑崙山下番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高峻非常山麓綿亘五百餘里河隨山足東流過撒思加闊卽闊提地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喇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之近北二日河水過之思本曰河過闊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與黃河合崑崙以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納鄰哈喇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

思本曰自哈剌河與黃河合正北流二百餘里過阿以伯站折而西北流經崑崙之北二百餘里與乞里馬出河合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月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隸吐蕃等處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洮河水南來入河思本曰自乞里馬出河與黃河合又西北流與鴉撥河合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又折而東北流過西寧州貴德州馬嶺凡八百餘里與邈水合邈水源自青唐宿軍谷正東流五百餘里過三巴站與黃河合又東北流過土橋站古積石州來羌城廓州構米站界都城凡五百餘里過河州與野龐河合野龐河源自西傾山之北水東北流凡五百餘里與黃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踏白城銀州站與湟水浩亹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與洮河合又一日至蘭州過北卜渡至鳴沙河過應吉理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思本曰大槩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書經傳說彙纂禹貢下引地理今釋云案地圖河出今西蕃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

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滙爲查靈鄂靈二海予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所謂滙二巨澤名阿刺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鄰哈刺乞兒馬出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卽元史所謂崑崙山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迤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路克圖亥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

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爲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爲山西界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又禹貢上引地理今釋云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不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未通中國

以上皆言河自有源鹽澤無伏流之迹按漢世始開西域招附蔥嶺以西唐并列其地爲州郡黨項傳太宗時步賴入朝以其地爲軌州諸酋內屬爲崌奉巖遠四州李靖擊服吐谷渾以其地爲懿嵯蹸可

三十一州以松州爲都督府於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爲中國地又吐谷渾傳李靖諸軍戰烏海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河源云又通南山南小大勃律爲西門聲教廣遠元豈能過然漢人遺河眞源而測之於遠唐人雖知之亦未能如元之悉蓋未嘗遣使專求故也元史云漢唐時外夷未盡臣服故不能直抵其處豈有西越雷翥極大秦州郡蔥嶺內外而反阻於諸羌者史臣之識暗矣又唐訪河源於悶磨黎卽元錄內之麻莫刺所得正同乃與張騫伏流再出之說並斥爲怪迂徙欲自爲表異不知前人固開其端也

胡氏渭禹貢錐指云吐蕃之源都實親見之殆非妄言西域之源其載於史漢豈爲虛記然近世往往疑西域而信吐蕃何也則以吐蕃之水與積石山下河相連爲有目者所共見而鹽澤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幽悶難知故也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故吾以爲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之河果鹽澤潛流之南出也則必有卓詭之狀與凡水不同者山海經云不周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泑澤卽鹽澤酈道元云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其濵流之上飛禽奮翮霄中者無不

墜於淵波河水之洑也如是則其南出於積石自地中而上奮溢洶湧之狀倍奇於鹽澤可知也又云天下事理有古是而今非者亦有古非而今是者執一而論卽非通人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爲是元史爲非苟無其迹而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蓋山川出沒靈變無方必得淹通經術之士及一二精於物理者足踐其境目察其形心識其所以然而後可以斷古今之是非非張騫都實輩所能辨亦非書生之筆舌所能爭也

按自唐人來往吐蕃知河自有源說書家多從之入明世又有重鑽舊解者如王氏鏊斥元史謂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俞氏安期併詆杜君卿以下謂爲曲士拘儒經見不廣夫山川有自然之真固不當違理立異亦豈可踵謬衍訛俞氏等不惟是非所在而於後出之說一切排擯蓋有勝氣爭心主之理何由明胡氏雖主文恪而此條不遽爲異同卽澤水洑時洄湍電轉之迹謂其顯發必有卓詭異狀後人無難取驗其用心較細又謂宜得精物理者目察潛見兩處形迹以斷其是非

不宜僅取決於張騫都實輩亦老成之論也

胡氏禹貢錐旨云積石河果爲鹽澤潛流所出則必有卓詭之狀道元謂其水洄湍電轉爲隱淪之脈當濵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其洑也如是則其出於積石必自地中上奮溢洶湧倍奇於鹽澤可知也此言誠爲切理蓋伏流之驗有二其一因河身多積沙水微時從底滲透然首尾河形具在夏秋水漲仍見通流其一岸山上合下開水逕其下而出有潛至數十里者滲沙脈微而易涸行不遠穴峒之水則愈遠愈大蓋於地底又多收潛泉故也鹽澤

之水洄洑急轉其下必有洞穴按今圖羅布淖爾東南距河源鳥路約二千餘里河源直緯三十五不足西經二十一強羅布值緯四十一不足西經二十八九間鳥路二千餘里若水行紆折當爲五千里源洪而道遠復出之處不但形勢卓詭亦當更加盛大鹽澤源長數千里大如中國淮漢然考之史錄河源乃清淺可涉與他水源無異畧無鹽澤汪洋浩汗之觀至所謂從地上奮溢溢洶湧倍奇之狀未之前聞其爲重源與否宜不待覆按而明也凡伏流地面必有乾河地底必有水脉時隱時露伏處撒糠現處漾出滇黔漏江皆然首尾亦不止一處按今圖羅布河自源至泊長幾五千里黃河自源至海長萬餘里首尾皆無伏流獨謂自泊至河源兩界間數千里山地當爲伏流然河迹不形水脉未露發源又微小不當伏流之萬分亦未聞浮出何物是無一可驗也干闐南大山即崑崙老幹東行北折江河源其東諸弱水源其西大幹又北而東轉經甘凉寧夏數千里散布神京山西關海之地昔人謂燉煌黑水不能越大山而入南海鹽澤水又豈能越大山而東通積石哉大山之東所發水如青海湟水浩亹皆東歸黃河大山之西諸弱水皆西北歸沙磧鹽澤特弱水之大者遡勢畧同瀚海之間沙磧萬里諸脉盡涸下游寧有重源乎言山水者以禹貢爲定禹貢云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河積石至于龍門云云入于海河弱兩水異道不言潛通知其不可通也山海爲晚周人圖說比之唐元人所著誠古矣然豈如禹書之尤古而可徵哉用附於百一之議

釋氏西域記云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河步出當作於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爲大河此言燉煌東南有龍沙沙東有鮮卑山山之東河水發焉故以龍沙爲伏流之驗唐書吐蕃傳云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寖狹故號磧尾莫賀延磧當即西域記所稱之龍沙矣以今圖驗之河源北微西距舊沙州城五度强適中有大磧縱廣三四百里達彥貝勒之阿爾巴圖住其間磧南有柴達木河磧北有布隆古爾河俱發源東大山之西西流合爲一入於達布遜淖爾西北隔羅布淖爾猶五六度此磧釋氏以爲伏流而東今驗其水實向西北流經大戈壁乃涸磧東之大山釋氏名鮮卑今名拜生圖達巴漢即折北行之大幹山山東水雖入黃河然南距源已五六百里元鼎言誠得實釋氏見其麓有源水即以爲正河皆非也

兖河考

中國之水河為大繞行雍冀豫三州萬山中洛汭以下漸近兗勢處平厥土塗泥故常自窒其道捨北而東而南至於今其本行不可問矣然河雖屢徙以今地證之往記尚可考而知洛汭東為汜水滎陽河陰滎澤四縣河逕其北以西不具論河由滎澤縣北十里東北行逕原武陽武延津胙城四縣之北清水河西自修武獲嘉來過汲縣東北注之金明昌中河徙而南胙城以下流絕明成化中益南徙延津流亦絕近代河就原武南徙於是自原武東北至清口涸為地而淇水西北自高村來逕其縣東南與清水合循

河舊道東北流入黎陽縣界今濬縣至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皆故禹河所經也大伾山南東水分為漯川周定王時河所徙謂之大河故瀆淇水不東從故瀆而北轉禹河故水經注云淇水合宿胥故瀆於頓丘縣遮害亭東亭在今濬縣西南五十里黎山西即大伾山又東北逕同山東在縣西南四十五里綿亘四十餘里有龍脊岡又東北逕帝嚳冢西北逕白祠山東在縣西二十里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又北逕頓邱縣故城西在縣西又東北逕在人山東牽城西寰宇記名上陽三山在濬縣西北內黃縣西南陰縣東南跨三縣之境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也清與淇二水夾衛輝於中故近世

目此水為衛河衛河所經與淇水注略同漢賈讓奏言河徙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又宋李垂上導河形勢書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出大伾上陽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俱指此道言之白溝過內黃南而東流禹河益廢無可考胡氏以為應北出今安陽內黃之間為鄴東大河考其北應出魏縣西絕失道之漳而北逕廣平縣又北至邱縣漳水本行西南來

就之經所謂北過洚水者也水經注云漳水逕平恩縣故城西今邱縣西又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今邱縣西北又逕曲周縣故城東今縣東北又北逕巨橋邸閣西又逕鉅鹿縣故城東今平鄉縣又歷經縣故城西有薄落津今廣宗縣二十里又逕沙丘臺東在廣宗縣界又逕銅馬祠東即漢光武廟在今鉅鹿縣東自邱縣至此今古水道不甚異自祠東又北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漳水又北逕堂陽縣西今新河縣其故城在南宮西北長蘆水出焉又東北逕扶柳縣北今冀州西南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今冀州西北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冀州西北又東北逕桃縣故城北合斯洨故瀆

斯洨水首受太白渠東北入衡水衡水卽漳水(今洨河之自趙州東流入寧晉泊泊水上承滏陽河北流穿大陸澤而東北滙爲泊又東北合滹沱河衡水縣在其右今之寧晉泊卽太白渠漳水亦歸之古漳水不入泊但徑其東北而西出滹沱河之左乃東轉見下文)又北逕鄡縣故城東(今束鹿縣東)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今深州南)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東鄉縣故城南引葭水注之(引葭卽長蘆也入口在深州東北寰宇記云長蘆枯溝在冀州西二里漳水在州西北六十里是長蘆爲漳水右支矣)漳水又東北至武邑郡南又逕武強縣北又逕武隧縣故城南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昌縣故城北昌亭又東北左會滹沱故瀆謂之合口(在今武邑縣東)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今阜城縣西南)

(古漳水自深州東北轉至此與今老漳河合道老漳河自邱縣南與西漳對分東北流至此今並無水)漳水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在今縣東二十二里)樂成縣故城南(今獻縣東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今交河縣東)又東北會滹沱別河故瀆(漢志樂成縣有虖沱別水首受虖沱河東至東光入虖沱河下虖河卽漳水古虖沱正河自深澤東北行以會滱易此二瀆皆旁支之通漳者正流經而虖沱與滏陽合東北流至今獻縣南分爲二北行者爲子牙河會滱易轉東入天津其東北一枝卽別瀆漢志所謂徒駭河今單家橋之乾河是)漳水又東北合清河謂之合口(在今清縣南二里)清河淇水下游之目也絳瀆在漳水之右無水自南宮縣故城西(在今縣西北)東南逕九門城南(當在南宮縣西南云在棗城縣西北二十五里者誤)又東南逕南宮城北(此恐別有新城考元和志絳水故瀆在南宮縣東南六里)又東南逕繚縣故城北(今南宮縣東南)左逕安城南又東北逕辟陽城(皆在今冀州東南)又北逕信都城東(今冀州)散入澤渚西至於信都城東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今棗強縣東三十里有廣川故城)河水注云張甲河右瀆目廣川縣東北逕其故城西又東北至蓨縣(今景州)東會清河淇水注云清河東逕修縣南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又東北逕東光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浮陽滹沱別瀆注焉卽漳水注會別瀆後又東北與清水合之漳水也自合口以下諸河皆會河未東徙時仍爲禹大河大河又東北濊水出焉(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北今青縣南)

又東逕東平舒縣南又東北注滹沱謂之濊口(近志云濊水逕天津鎮東南爲大直沽羣流瀦溢無涯涘按注中之滹沱兼合滹沱正流並諸水言之卽大河也)又東北逕章武縣西(今滄洲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平舒縣南(當在今靜海界)又東北至泉州縣南(泉州今寶坻縣南孛補)北入滹沱(此滹沱乃其正流會易滱諸水東折而來者)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東入於海(故城應在今天津府北岸此二句用淇水注移入)自宿胥口以北至合河皆禹所道大河經流於諸河爲西道禹所疏九河皆在此道東以今地言之東近爲清河又東爲周定王時所徙故瀆水經注云河水自宿胥口東右逕滑臺城(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黎陽縣南(今濬縣西北)又逕伍子胥廟南(今清豐縣西)又東北

爲長壽津河之故瀆出焉蓋河至此又分爲二東出今開濮者承漯川東行爲東漢後失道之河而本河北出以王莽時枯故世謂之王莽河水經注謂之故瀆云大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今開州西北繁陽故城東今內黃縣東南浮水之陽卽春秋之澶淵又北逕陰安縣故城西今清豐縣北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今南樂縣西北又逕平邑郭西今南樂北又東北逕元城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堰今名慅山在大名府北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行屯氏別河出焉別河又東北逕信成縣張甲河出焉張甲河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爲左右二瀆合於澤渚東北至蓨縣會清河屯氏別河東北絕大河分爲南北二瀆南河亦謂之篤馬河與北河夾陽信縣而東入於海屯氏河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合轉而北絕屯氏別河逕今故城縣東清河本禹貢圖次之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發干縣

故城西北今堂邑縣西南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今清平縣西南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艾亭城南平晉城南三城當值今清平博平之間雖指謂甘陵在清河縣東南大遠非是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別出爲鳴犢河城在今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高唐州西南二十里漢志鳴犢河東北至蓨入屯氏河據此則胡氏禹貢圖謂屯氏河北逕故城縣東會清河者非是大河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今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又東逕平原西而北絕屯氏二瀆屯氏及南北別河爲三瀆禹貢圖不絕屯氏河亦不合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今平原縣西北二十里西流逕鬲縣故城西今陵縣北又北逕脩縣故城東今景州南又逕安陵縣西今吳橋縣西北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故城在今縣東漳水當爲清

河前引淇水注所謂逕東光會大河故瀆者也其下游至入海已具前漳水條內自宿胥東北行折而西北至東光皆周時所徙大河經流於諸河爲東道兩道橫距二百許里清河在其中又有滹沱別瀆長蘆水絳瀆張甲屯濊水及大河故瀆別出之屯氏鳴犢等枝河彼此交互九河遺蹟大半具此矣漢武帝時河從頓邱東南流東入渤海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帝自將汲仁郭昌塞之成帝時河決東郡王延世塞之皆復其故道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莽以元城冢墓得免於水不隄塞後漢永平十

二年王景王吳修汴渠棄故道不治乃築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以受汜水於是河改行漯川亂濟水之道自今滑縣東北歷開濮州范縣朝城陽穀絕運河東逕茌平東北逕禹城平原陵縣又東逕德平樂陵折而南由武定絕大小清河逕青城東至蒲臺由博興東北絕小清河逕利津東入於海前所謂河至長壽津分爲二而東出者也經注皆可考歷魏晉隋唐至宋初河大抵皆東行其上游自汲縣南今縣水南在胙城縣北東北行逕靈昌縣北今滑縣西南又東北逕白馬縣北黎陽縣南黎陽今濬縣白馬滑州治卽古滑臺城今滑縣又

東逕頓邱縣南(澶州治今開州西南)又東逕清豐縣之南而東下元和志亦可考宋河渠志云慶歷八年河自澶州東北三十里商胡埽決而北逕清豐縣西又北逕南樂縣西又北至大名府東北合於永濟渠尋以上之水與酈注所序大河故瀆不相遠其下永濟渠卽經注之清河隋煬帝導爲永濟一曰御河今稱衛河者也河循渠東北行逕冠氏縣西北(故城在冠縣北)今館陶縣西臨清縣西又東北逕宗城縣東(今成縣地)又逕清河縣東夏津縣西北武城縣西索強縣西南(故城在今縣東南今縣在老章)河西又東逕將陵縣西北(今故城縣地縣在河西北)又東逕蓚縣南

(今景州在河西)又東北逕東光縣西淇水注云清河自胡蘇亭東北右會大河故瀆而逕東光縣故城西卽此處蓋經注之清河至宋始得爲大河與周漢河故瀆合參禹本河視之此河爲中道然三道皆在古九河內神禹所經營不可以意左右之初河之決商胡猶分爲二東派傍舊河逕堂邑高唐德平陽信之境入於海在千乘河北其地亦近濟至元符三年北流勢盛而後東流絕宋臣范百祿有言按行黃河至海口熟視形勢竊謂本朝以來未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跡如此之利便者然宋之君臣多惡之或以爲自澶州下

至乾寧(今青縣)創隄千里公私勞費或以爲河尾入契丹之地中國失險阻於是有挽河使東之議前後紛然至南渡乃已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而南灌封丘東注於梁山濼分爲二東派由東阿長清奪大清河入海在千乘河南爲濟南地南派通南旺湖南行過濟寧奪泗與淮以入海北流遂斷其後元世祖於濟寧南北開會通河東派亦微至元中河決陽武南由渦以奪淮而後東流絕泰定元年全河由汴渠東南至徐州借徑於泗明弘治中河復東頻衝張秋穿會通之河劉大夏塞之更於考城北黃陵岡上下築太

行隄西起胙城東訖徐州長四百餘里屏河東北之道河益失所歸驚狩而行如虎無穴龍無巢咆哮於豫徐維揚千數百里間無寧歲矣自禹功告成二千三百餘年河依水行北流入渤海莽後近千年河東流亂濟猶入渤海宋仁宗至金章宗一百四十餘年河復北流以後分趨東南凡八十餘年至元世乃併於淮而二瀆廢迄今又五百餘年

九河逆河考

諸家說九河自濟南起今大清河北有縣曰齊河齊河直大陸東南四百里近志云齊河濟陽(二縣依大清河北)

德平樂陵慶雲海豐四縣在山東直隸之界皆有徒駭河或曰
此土河非徒駭也齊河北爲禹城又北爲平原平原
西曰恩縣史記正義云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即今
恩縣也平原北曰陵縣許商云鬲津在鬲縣元和志
鬲津枯河在德州安德南七十里安德漢平原郡治
所即今陵縣胡氏云此河今在德州北東逕陵縣德
平樂陵之北又東逕慶雲縣南東北逕鹽山縣之東
南海豐縣之西北入於海寰宇記云士傷河自勃海
縣西北六十里東北流逕無棣縣東南六十里又東
北逕馬谷山南而東注於海齊乘謂士傷河即鬲津

也胡氏云唐景福後河所徙道在此通典云馬頰覆
釜在平原郡界又云安德縣有覆釜河元和志安德
南五十里有馬頰河近志平原南河陽信界中並有
馬頰河如元和志里數馬頰在鬲津北近志以隸商
河陽信則下流又出鬲津南矣陵縣東曰德平漢志
平原有般縣音逋坦反後魏志縣有故般河水經注
云篤馬河入般縣爲般河般縣今爲德平地盤河在
縣南二十里胡氏云公孫瓚破黄巾於槃河又與袁
紹相攻屯槃河即此通典鉤盤河在樂陵縣東南寰
宇記同近志陵縣德平東陵海丰及南近之商河武

定陽信霑化界中並有鉤盤海丰志云此河自東陵
分爲二南盤出縣南東經霑化至久山鎮入海北盤
自西北慶雲縣流入東北經馬谷山前抵土河口入
海胡氏云北派即齊乘所指東無棣北之陷河闊數
里者或曰即覆釜河也如諸家
說則鬲津覆釜馬頰鉤盤同一地而名亦彼此可通
也德州直大陸東二百餘里其北曰景州東光寧津
東光北曰南皮又北曰滄州輿地志云簡潔在臨津
金志云南皮縣有潔河齊乘曰滄州大連澱南至西
無棣縣百餘里間有大河沙河即簡潔也許商云胡

蘇在東光漢志同元和志在饒安縣西五十里寰宇
記云亦名赤河自臨津逕饒安無棣入海今寧津縣
西有胡蘇亭寧津本東光地近志云東光寧津南皮
滄州慶雲海丰界中並有胡蘇河按胡蘇自寧津北
行經東光南皮至滄州已近經河無由東南折而至
慶雲海丰又雜土河等類也隋書平原東有豆子䴚
通鑑謂在漢平原河間勃海三郡之交顧氏肇域記
云其地值今滄州南大連澱齊乘指爲胡蘇河良是
滄州北曰青縣齊乘云太史河當在青滄二州之間
今青縣即元清州也南皮西曰交河許商云徒駭在

成平今交河縣東有成平故縣徒駭宜在彼九河大畧如此以經推之九河皆在大陸北漢志係其澤於鉅鹿縣北則鈎盤馬頰覆釜鬲津乃直其東南乖於經蓋大陸不當迹澤爲名凡澤北皆其地應起自今館陶臨清之間乃合耳然經言北播而諸家九河並列東南經言同爲逆河而諸家九河乃各入海亦罕有合者且驗之新圖鈎盤與馬頰共一河在鬲津南而鬲津又有鈎盤之名此外多無其地彼此矛盾無庸詰許商云自鬲津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商非能覈驗於二河也徒據爾雅載九河名次首徒

駭次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鈎盤鬲津故以徒駭居最北鬲津最南包舉餘河然爾雅無此意諸家所記次第亦不盡如此溝洫志云王莽時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稍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舍而已商言九河相距里數同於此此則得之目擊極可信禹本河與定王時所徙河今地尙可驗大抵東抱御河西侵滹沱兩河相距二三百里不

等九河交絡悉在其中矣二河至滄州北流漸合卽九河亦次第合又北至天津總諸水折而東南行二百里入於海其勢一縱一橫與北流諸河相逆故經云同爲逆河入於海西漢之季王莽改勃海爲迎河郡立迎河亭於今滄州合口實逆河顯著之跡也漢王橫言往者東北風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已爲海漸此非事實數百里當沒幾郡縣何一不聞大抵漢唐地一統虛妄難施故班固志地已不用宋初其地半入於遼後全爲金有薛士龍程泰之輩茫不知迎河所在而乞靈於橫直經生無聊之計耳近

世此地通漕舟逆河故跡宜無人不知好僻者乃一切棄置而復鑽仰橫說且以勃海之名自古無有與北海少海俱爲逆河之別名逆海先在海中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餘里若置身齊桓以前履勘而得者夫河自少海歸大海周迴數千里成於自然某氏造誣以爲逆河所淪雖橫說亦未至此殆無足置辨蘇氏云逆河以一迎八而入於海海卽渤海蓋以別東大海耳山海經云河水東北入渤海漢世故置勃海郡於此地蘇氏釋書本此某氏乃云蘇氏謂渤海卽逆河曲引爲證其不顧文義乃爾考瀕河地

自大陸以東剩七八百里引而北至天津其東猶剩二三百里九河所占無若是之寛當爲古濟水經行處耳今天津海口西南百里間有口曲入曰濟溝古濟口在焉所謂又東北入于海者也然則以今地驗禹貢非直九河與逆河未泯卽九河以東濟水故瀆及瀆東剩地亦未泯禹跡分寸瞭然橫所稱海水與風西南出浸數百里者風息則水退如潮水長落之類于地原無損且河濟挾淤入海其口必不能陷近世河南徙海口漸高輒患其倒灌此尤可見某氏苦爲橫作功臣以破壞禹貢可不必矣

泗水改道考

泗水出禹貢陪尾山山中幹之所度泗水逆而西逕泗水縣南又西逕曲阜縣南沂水自尼山出亦曰雩水北流注之泗水過滋陽縣北折而西南白馬河繞鄒縣之北西南流注之曲阜爲故魯孔林在焉而鄒亦孟子之邦也泗水右合于洸水以上皆禹故蹟運道所不由不具述泚自合洸以下水經云泗水逕高平縣故城西洸水注之今鄒縣南有故城洸水合汶北西來至魯橋與泗會魯橋在鄒縣西南於故城爲西也又云南逕方與縣東菏水從西來注之注云菏水卽濟水之所包注以成湖澤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其水沿注于菏故以名焉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東二十里有穀亭鎮東南接沛縣界有湖陵故城大抵其道值今南陽湖獨山湖昭陽湖西南一帶此湖禹時菏澤之下游而亦瀦爲湖故秦置縣曰湖陵後漢曰湖陸北魏時亦有湖澤之名其後菏源絶而湖不湮其勢處下明翁大立有言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瀦蓄之地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漫之區是也又云屈東南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

又南漷水注之又南逕薛之上邳城西接南梁水卽今滕縣南之荆溝河漷水在其南今名薛河上邳卽今官橋地在郭河南其水並西南流入于泗子前往來滕縣頻過之又云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水出小黃縣黃溝國語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又南逕小沛縣東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上亭長是也今沛縣南有小水東流北通夏鎮湖南東通微山湖明志謂之泡河當卽古之黃溝水吳語夫差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沂在北乃今之雩河與泗合流而變其稱西菏北泗所

闞溝當爲今之夏鎮湖矣元和志云泗水亭在沛縣
東南一里寰宇記微山下故城尙存焉又云東南逕
廣戚縣故城南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按元和志
故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五里故垞城在彭城縣北
二十里留城亦當爲春秋時宋邑明就其地置驛焉
路程誤作流而通垞音爲茶明史亦然謂之茶城口
金元以來黃河奪泗自此始又云東南逕彭城縣東
北彭城卽今徐州自唐世汴已交泗其間至宋頻有
河患見于黃樓記州東南二里外百步洪縣流數里
明人謂之徐州洪蘇詩亦可考又云南逕彭城縣故

城東又東南逕呂縣南呂宋邑襄公元年楚子辛侵
宋呂留是也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懸濤崩奔實
爲泗險孔子所謂魚鼈不能游者又云懸水三十仞
流沫九十里今不能然按元和志呂梁在彭城縣東
南五十七里明人謂之呂梁洪州志云上下二洪相
距七里巨石齒列嘉靖中管河主事陳洪範鑿平之
又云東南逕下邳葛嶧山東又東南逕其故城西今邳
州東按葛嶧山州志名岠山子訪之實在故泗東北恐
西岸衆山中別有是目也又云泗水又東南沂水注
之又東南得睢水口又東逕宿預城西南今其地睢

口巳涸宿預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又云東逕陵栅
南又東南逕淮陽城北今桃源縣西北淮陽城基尙
在又云東南逕魏陽城北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
注於淮角城縣故城在今清河縣西南以今地言之
泗水合洸以後其故道南出逕南陽湖又南逕魚臺
縣穀亭鎮東又南逕夏鎮湖中出沛縣之東南少東
逕留城驛而南逕茶城口黃河自西來併爲一東南
逕徐州城北以後東少南行至清河縣之清口入于
淮其道與古無異但爲河所奪不名泗矣明世中葉
以前資運於泗之故道首尾皆置閘焉北起魚臺境

曰穀亭曰八里灣曰孟陽曰湖陵城曰廟道口歷五
閘而至沛縣曰金溝曰中沽頭曰下沽頭曰謝溝歷
四閘而至留城又南則入茶城口爲河漕無事於閘
而河流橫甚往往決上游以害泗爲運道梗河渠志
云河自歸德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由蘭陽道考
城至李吉河過堅城集入六座樓出茶城是名濁河
爲中路由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
出秦溝而向徐邳是名銀河爲北路由潘家口過司
家道口至何家隄經符離道睢寧入宿遷出小河口
入運是名符離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

路可濟運云世宗初河數出北道嘉靖六年總河侍郎章拯以船阻沛上上言河塞難遽通惟金溝口迤北新衝一渠可令運船由此入昭陽湖出沙河板橋其先阻淺者令西歷雞冢寺出廟道北口通行詹事霍韜謂運舟由昭陽湖入雞鳴臺至沙河不百里可沿湖築隄浚爲小河河口爲閘以待蓄洩水溢可避風濤水涸易爲疏濬尚書李承勛謂于昭陽湖左別開一河引諸泉爲運道自留城沙河爲尤便與都御史胡世寧議合七年總河盛應期請如其策于湖東鑿新河自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工未半而罷四十四

年河大決沛縣漫昭陽湖由沙河至二洪淤塞百餘里督理河漕尚書朱衡循應期遺跡開新河隆慶元年成西去舊河三十里自南陽閘而分凡建七閘曰利建北去南陽十八里次而南曰硃梅曰楊莊曰夏鎮曰滿家橋曰西柳莊曰馬家橋又南屬於留城凡長百四十里有奇

路程次其名曰南陽閘十八里利建閘即黃家口　十二里邢家莊閘即橋頭集　八里石家口　四里孟家口　四里馬家口　八里范家口　四里徐家口　四里新庄橋　八里硃梅閘即宋家口　二十里大王廟　十里薛河垻　四里楊庄閘　十里夏鎮　十里李家口　十里陸家口　八里玉皇廟　十二里豆腐店　十五里留城驛　自南陽至夏鎮一百一十四里自鎮至留城五十五里以按史多二十九里

是爲明世改泗第一役所以避北路銀河之害者也此河成凡故泗所經自穀亭至謝溝九閘之道遂廢而爲陸

隆慶三年河決沛縣茶城淤塞四年決邳州自睢寧至宿遷淤一百八十里總河翁大立言按行徐州循

子房山過梁山至境山入地濱溝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即所謂泇河也未幾黃落漕通而議寢萬歷三年總河傅希摯言泇河開則黃河無慮壅決茶城無慮填淤洋山之支河可無開境山之閘座可無建徐呂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隄工可中輟會勘費金甚多良城伏石長五百五十丈難鑿議仍寢二十年總河尚書舒應龍開韓莊洩湖水泇河路始通二十八年命總河尚書劉東星董其事御史張養志復陳四說一曰開邳州連二汪湖外黃泥灣以通入泇之徑一曰鑿泇口迤北萬家莊俾

韓莊之水下接泇口一曰濟支河上通西柳莊下接韓莊以避微山湖口之險一曰建閘以時蓄洩會東星病卒工不竟三十一年河大決單縣蘇家莊及曹縣縷隄沛縣四鋪口大行隄灌昭陽湖入夏鎮衝運道明年總河李化龍始大開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餘里以憂去侍郎曹時聘終其事自後每年三月開泇河壩運船由直河進御史蘇惟霖嘗言自直河口而上歷邳徐達鎮口長二百八十餘里是謂黃河又百二十里方抵夏鎮其東自猫窩泇溝達夏鎮止二百六十餘里是謂泇河東西相對舍此則

彼黃河五月初其流洶湧挾沙而來河口日高至七月則淺涸無一時可由者蓋就其時運道較之則故泗爲河奪其險甚不若以泇河爲漕有利而無害也考路程故泗自留城以南四十里至茶城口併於河折而少東十里秦梁洪史作秦溝二十里徐州十八里狠石溝史作狼矢七里樊家店十五里黃鐘集二十里呂梁洪十里防村十五里栲栳灣五里雙溝二十里馬家淺十里新安驛二十里唐石二十里邳州二十里鋤頭灣十里張陵鋪十八里沙坊十二里直河驛自茶城至直河二百五十里自夏鎮至茶城九十五里與蘇御史所計里數稍歉河渠志云東泇河出費縣西泇河出嶧縣合而南會彭河水從馬家橋東過微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泇口鎮合蛤鰻連汪諸湖東會沂水從周湖柳湖接邳州東直河其間路史失載今以路程補之自夏鎮以北接朱衡所開之河以南十里李家港分路折而東南二十里赤山二十里韓莊閘十二里新閘十二里居梁橋閘史作鉅梁六里萬年店閘十二里丁家廟閘八里頓家莊閘十里猴仙閘即侯家灣之誤十八里臺兒莊十五里梁王城閘即良城十五

里泇溝驛二十里徐塘口二十里二郎廟十里猫兒窩三十里牛頭直二十里牛頭灣二十里九龍廟其下即直河口里數與蘇略同是爲改泗第二役併以避中路濁河之害者也此河成凡朱衡所開滿家橋以下三閘之道亦廢

三十八年工科給事中何士晉言泇河宜拓廣濬深與惠通河等令重運空回往來不相礙迴旋不相避然後循駱馬湖北岸東達宿遷大興舂鍤盡避黃河之險則泇河之事訖矣天啓三年王家集磨兒莊湍溜日甚漕儲參政朱國盛謀改濬一河令同知宋士

中自泇口迆東抵宿遷陳溝口復泝駱馬湖上至馬頰河往復相度乃議開馬家洲且疏馬頰河口淤塞以上接泇流下避劉口之險又疏三汊河流沙開滔莊河濬深小河開王能莊以通駱馬湖口計河五十七里名通濟新河五年成運道從之無劉口磨兒莊之險明年總河侍郎李從心開陳溝地十里以竟前工崇禎五年尙書朱光祚濬駱馬湖避河險十三處名順濟河河渠志所云直河東南達宿遷之黃墩湖駱馬湖從陳董二溝入黃河者也考路程故泗自直河東徼南十里皂河牌作漕河十二里龍岡淺十三

里磨兒莊誤作毛五里义路口十里董家溝十里駱馬湖十里宿遷縣通濟新河自九龍廟東少南傍故泗左岸行十里馬湖三十里駱馬湖十里宿遷縣北故道稍徑是爲改泗第三役兼以避南路符離河之害者也先是蘇惟霖言自清河經桃源北達直河口二百四十里水平身廣運舟無他道故必用之自第三役興直河以東又改六七十里爲新河所資運于故泗者宿遷東南一百七十里之地耳明以後又續新河之工下盡清口與故泗相輔爲兩河于是自南陽至清口通六七百里運舟皆由新河而故泗則惟

聽黃河之寄頓焉

自元泰定間全河巳南徙然其本行在北明之初引而還之于勢爲順而人不肯爲者畏其或奪故濟以害漕運又欲貪其爲吾之菏澤以資運也成祖時尙書宋禮侍郎金純既復元之會通河分汶入泗以通運復濬賈魯河故道令黃水得至塌場口以會汶乃經徐呂入淮其本計蓋如此夫黃河水中之虎狼也引與馴獸處曰可資其力而不受其搏噬者無有也故其後河之爲北路害也過于南明智之士漸知山東多泉源可蓄用其見于志者若洸河之泉九十六

泗河之泉二十六沙河之泉二十八沂河之泉十六滙而爲濅自北起曰蜀山曰蘇魯曰馬場曰南陽亦名獨山周七十餘里又南曰大昭陽袤十八里曰小昭陽殺三之一自留城而南曰武家曰赤山曰微山曰呂孟曰張王諸湖勢皆相屬傅希摯嘗謂渠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所以資漕也引其泉浸即通漕有餘蓋亦不欲河之獨迴矣夫河爲客水于運既無所資爲禍又劇則故道之復也宜亟河復而泗自可用矣乃諸君子不爲曲突徙薪之謀做敝然惟改泗是求今年開新河明年開泇河河壞一

節又改一節焦頭爛額以此自多何哉虎狠據畜參不之逐而亟引避狀下以爲功噫其亦無策而已矣且河爲明患不止于漕運李化龍有言泇河既成與黃河隔絕山東直隸間河不能制運道之命惟是朱旺口以上決單則單沼決曹則曹危及豐沛徐邳魚碭皆命懸一線至中州荆隆口銅瓦廂皆入張秋之路孫家渡野鷄岡蒙墻寺皆入淮之路隄防一不守北壞運南壞陵其害甚大請西自開封東至徐邳無不守之地上自司道下自府縣無不守之人庶幾其患可息是河之失道于明也利無一毫而害難枚數

無地不堪虞無人得少安方千里而爲阱于明之腹中者莫河若也在前後置之猶有說明又祖陵在焉黃淮倒灌而受淹其君臣亦既深切憂之而浸淫養癰不敢問藥殊不可解夫河復故行自滑濬以北沿河州縣豈保無如西漢北宋時時有衝汜然孰與中州及山東淮南北平原跨于數省彼此告決無寧者其疏築之煩工力之鉅上下千里亦豈能一勞而永逸然孰與分黃開運兩役歲舉即二百餘里之新河議其方猶須捐十年治河之費估其數乃至一百五十餘萬之多者其利害相懸如此黃之不復而泗之

屢更意者出于天之所使乎考故泗自南陽至茶城值南徼東行新河自南陽至宿遷值東南行史言新河西去故泗三十里在南陽則然至茶城則東西相去幾二百里泗內之地益狹又故泗鎖岸多山岡有秦呂諸洪爲之關隔新河惟取便就平餘一艮城亦鑿斷之其氣枵然無所有昔先王之祭川也先河以其神也泗之爲封生民以來未有之孔子與孟子羣聖賢育于其內三代以下一天下者首推漢而高祖實生長于泗濱蓋中州清淑之所聚其神之靈非他水可及吾故謂以利運則新河優于失道之黃河以

奠川則故泗者元氣自然而注焉神禹無事而行焉明人之改作亦私智也夫禹之蹟能與天地相終者不失其自然失自然而惟力之使終不可以久而況于泗之神靈乎故詳著其先後之行于篇後有君子得以覽焉

排淮泗解

禹貢言沿於江海達於淮泗江與淮本不相通而孟子書序禹之功言其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與禹貢異何哉或謂孟子据七國時江淮已通者言之考左傳哀公九年吳乃溝通江

淮吳越春秋謂自廣陵闕江以通淮漢地志謂江都縣渠水首受江北自射陽入湖左傳註謂於邗江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水經註述之尤詳蓋自春秋下訖於南朝皆引江水入淮耳故大原閻氏云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大業元年開邗溝然後引淮水至揚子入江與前流相反孟子後九百餘歲言始驗若預爲之兆者然然令隋世無此舉孟子之言不且虛懸至今乎近時人攻晉人僞武成篇謂其誣孟子爲讀書不識文義若排淮注江之辭非但不識禹貢文義併不識當前地理無異列子所云橫

心之所出橫口之所語矣朱子漫記云此但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無害於理也既不通於實豈得漫謂無害且孟子作文非取青媲白者後世弄筆家於大端尚不肯受人檢點孟氏醇乎醇豈容率畧如是哉竊嘗反覆思之知孟子本文排淮泗三字不在汝漢下而誤乙之者傳寫家也其說奈何曰汝有二禹貢無汝名周始有之則與漢合流者也漢以來所稱之汝入於淮者也以漢後之汝釋孟子則汝與漢本不通不得並舉且亦無庸與淮複舉其爲與漢合流之汝可知也知汝漢爲注江之專水則排淮泗應與疏九河瀹濟漯自北而南同爲注海之水而於江無與此三字當次瀹濟漯下淮泗之南爲江江以次當舉舉江于注海之後則不必復言海而海並受之可知矣以文律論雖對偶而實離奇以地理論支幹悉統於方位而不越如覽禹圖焉如讀禹書焉他日又舉江河兩界內漢淮二水以盡地中形勝非深悉地理者不能孟子之製所以與經同符也諸家不知傳寫有乙而輕疵之曲護之皆誤矣世豈有四瀆之不分禹貢之不覽而得以亞聖推之者哉

孟子排淮泗而注之江與今淮河異傳聞故道從盱眙出周家閘過高梁澗寶應湖至清水潭由芒稻河入江宋元以來築高家堰滙爲洪澤湖導淮出清河口入河故道久堙許臬使云

黑水攷附論

唐杜氏佑作通典不知王者之無外惟漢文博士王制之言是狥以爲南不盡五嶺以前史次南越於揚州者爲非妄之甚者也胐明胡氏釋禹貢專主之滇越相連既外越必外滇私意斷江源爲梁之南界自金沙江以南不屬九州斥瀾滄江於徼外然周宋以

來主是水者多有李元陽以滇人言滇蹟援引尙洽胡氏譏其未能親溯上游驗水之離合於張掖世固未有設此難以責秉筆之人者此非胡氏本意也別條云張掖水東北入居延海俗謂之黑河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禹貢黑水屬之胡氏已明斥張掖水復引以折中豁何耶困於無可措辭而以勢所難行者奪之耳假令真有一雍北之水遠出河源以與瀾滄合胡氏亦必不與之所以然者徼外不得更有禹貢山川故有明瀾滄之爲黑水者必力斥之並迤西諸大川無不斥之至問彼黑水何在則又以爲堙

涸而人當闕疑持論徜恍總欲推而付諸無容致詰之域怪矣哉萬古不廢而誣爲湮涸顯有目驗而教人存疑勤勤焉噓霧於西南恐人稍發之則梁州江源之界不確并荆揚五嶺之界亦不確而井蛙之障破矣雖然亦大愚實甚令禹貢南界果止於江嶺則所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者禹無寸土勺水何爲越界循行而大書於策以誇後世耶禹言之界必及之豈惟瀾滄凡迤西源海皆其地其流彌大源彌遠者始足以連界二州固不係於名稱之存亡也則舍大金沙江將奚屬夫地不能言三危之類或可引而就

近而南海不能也彼執拘墟之見者聞人主瀾滄已詫梁境過大況加是以往寧益心癡而口呿不敢措議然天下後世各有心目可盡封耶故南海之文著而黑水可得梁界可明即禹蹟所敷揚州沿海之地亦通爲一矣杜氏之妄烏可掩哉

禹貢山川考卷二終

黑水考證

乙卯冬月栞于南昌退廬

黑水考證目錄

卷一

彌諾江上

卷二

彌諾江下

卷三

潞江

卷四

蘭滄江

附董以寧與嚴祺先辨黑水書

黑水考證卷一

彌諸江上　　　　萬載李榮陛

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黑水出焉而西流于大杅

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洋水黑水出西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

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　有不庭之山榮水窮焉有淵四方四隅皆達（言淵四角皆旁通也）　北屬黑水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舜之所浴也

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郭注云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海內西經云流沙出鍾山西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按山海經所稱黑水南山經之水入東南海大荒北經之水入東北海二條不合禹貢此外則皆言崑崙西南之黑水也其所出所窮所入並旁近之淵弱水流沙廣野皆不遺亦其源流深廣去中州絕遠故著之比他水爲詳惟錯散諸經不相統故人多畧之今彙爲一以便觀者山海周人所以寫鼎非爲禹貢而作亦不知有禹貢然其流傳固出於夏世黑水名跡幸相同於以證經宜莫之先然知之者亦罕郭注流沙云今西海居延澤尙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初生五日也按流沙弱水西方達南北多有之此與上條之所稱既在崑崙西南與黑水附近則非雍州界之弱水流沙明矣各有說繫於後覽者詳之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於赤烏北征超行濟於洋水北征東旋至於黑水封長肱於黑水之西河（當作阿）曰留骨之邦乃循黑水至群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西征至於剞閭氏登于鐵山西征至于鵾韓氏大朝于平衍之中西至於玄池奏廣樂樹之竹曰竹林西征至於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宿於黃鼠之山西征至于西王母之邦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飲于溫山飲于溽水之上舍于曠原大饗正公諸侯勒七萃之士于羽陵之上乃奏廣樂翔畋于曠原天子東歸又云南征東旋至于獻

水東南至于瓜纑之山絕沙衍水中有沙者至于積
山于滔水東征至于蘇谷至于長淡重𨘷氏之西疆
東至于重𨘷氏黑水之阿升采石之山采石焉鑄以
成器東至于長沙之山曰重𨘷氏之先三苗氏脫字
東征南還至于文山取采石命駕八駿之乘東南翔
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觴於焚留之山南征陽紆之
東尾河之水北阿又云自舂山以西至于赤烏氏舂
山三百里東北還至于群玉之山截舂山以北自群
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
邦北至于曠原之野千有九百里

計自黑水群玉山西行四千九百里而至大曠原
黑水源已過殆踰葱嶺近雷翥海傍千里平沙地
後世元太祖亦至焉特由古弱水境取道東北耳
後漢地理志云益州有比蘇縣故哀牢王國永平中
置

按漢武帝始開西南夷欲指通身毒爲嶲昆明所
阻故漢志及水經所稱皆西南隅小黑水至雍梁
界大黑水莫能明也明地理志云騰越州有大車
湖自徼外流入下游至比蘇蠻界注於金沙江比
蘇之名至明猶在蓋漢地已至大金沙江志家弗
知詳耳

晉人傳尙書孔傳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
入南海正義云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
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
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其有祠不知水之所在鄭
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元水經黑
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
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
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按滇池黑水之祠至今猶存其水由西轉北入大

江雞山黑水列于南山經之末蓋在東南隅其水
入東海酈氏引其文以名張掖之水則爲西北隅
反於經其誤可知而張掖水亦北流入沙泊皆與
入南海之黑水不相應孔氏謬云得越河而過後
賢屢斥其非矣書經傳說亦云崑崙爲地軸其山
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
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
以南之南山也明矣餘不具錄

魏書西域傳阿鉤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
里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往往有棧道下臨不

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云云

波路國在阿鉤羗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鉤羗同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爲匈奴所逐西徙令其子弟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初建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魚豢魏畧西戎傳曰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羗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爲南道云云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濕暑熱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脫一字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

盤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數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

按曹氏西戎半爲蜀隔自安夷撫夷二護軍外不通朝貢魚豢自記其所聞耳此兩國出入黑水故云地近益部蜀賈得以時至也

樊綽蠻書山川篇云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洱睒苴川又東南至兇彌伽木柵分流繞柵居沙灘南北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於海

又麗水一名祿裨江源自邏些城三危山下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雙王道勿川西過彌諾道立栅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海水中有獸似牛游泳則波濤沸湧禹貢道黑水至於三危蓋此是也或云源當大月氏恐非也

小婆羅見下文洱睒苴字訛無考分流繞居見分度圖邏些詳吐蕃傳祿裨江蠻書校本從永樂大典作祿𣅀云𣅀字字書不載愚按宋程氏易氏引蠻書並作祿裨今據以改之又考南詔德化碑刻云今在大和城東十五里字牛瀕西開尋傳祿郫出麗水之金是字本作郫祿郫蓋尋傳之地麗水逕其間因地而變名爾又云尋傳疇壤沃饒人物殷湊南通渤海西近大秦開闢以來聲教不及贊普鍾十一年刊木通道造舟爲梁耀以威武喻以

文辭擇勝置城裸形不討自來祁鮮望風而至按
尋傳漢比蘇縣一帶地蠻人不知而侈言之亦見
下文城鎮篇蒼望道勿彌諾彌臣驃國並見下二
水以彌諾江爲主故於彌諾江直言南入海於麗
水則言合彌諾江入海下文引禹貢黑水蓋總合
流言之傳寫家多訛錯今以源流爲次又按三危
山在崑崙山西見山海經其地去中國遠禹貢不
入導山唐肅宗以後屬吐蕃山名宜有存者此兩
江源流曲折緯時亦必有圖故得采而詳著之耳
番夷國名篇云小婆羅門與驃國及彌臣國接界在

永昌北七十四日程俗不食牛肉預知身後事
又大秦婆羅門國界永昌北與彌諾國江西正東安
西城接界東去陽苴咩城四十日程
按小婆羅門界據別條及唐書不得與彌臣及驃
國相接大秦婆羅秦字宜衍二婆羅俱在永昌西
北傳寫多訛唐地志云從安西城西渡彌諾江千
里至大秦婆羅門國此秦字又當爲小字之訛大
婆門東有彌臣吐蕃等國非直與安西城連界也
又云彌諾彌臣皆邊海國也在蠻永昌城西南六十
日程彌諾面白而長彌臣面黑而短性恭謹與人語

一步一拜呼其君長爲壽無城郭百姓皆樓居彌臣
王以木柵居海際水中以石獅子爲屋四足以板蓋
悉用番木
詳前後條彌諾居西彌臣居東二國俱在永昌西
北不邊海所云海際水中者特彌諾江附近之渟
爾耳又按驃國傳云驃國有屬國十八其一日彌
臣彌諾不在數中其絕遠可知
又云昆明䍧牱界接麗水蠻賊曾攻不得至今恨之
本使嘗奏請分軍從黔府路入
別條云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東

瀘爲今鴉礱蓋昆明蠻東界與黔府䍧牱異地然
此二部去麗水遠恐非接界
鎮城篇云越禮城在永昌北管長傍藤彎彎越聳相
近在永昌西 長傍城三面高山臨祿裨江 藤彎城
南至磨些樂城 舊永昌志謂驃國北通南詔樂些城
界指此城言之誤㓚原文又減去磨字耳 西南有羅
君尋城 按唐書有羅君潛乃驃國部落 又西至利城
渡水郎楊川 按德化碑云越賧天馬生郊大利流波
濯錦似是此水特麗水之支川 直南過山至押西城
又南至首外川又西至芒部落又西至鹽井又西至

拔熬河　麗水城尋傳大川城在水東從上郎坪北
里眉羅苴鹽井又至安西城直北至小婆羅門國東
有寶山城元寶山州借其名遠在東境　眉羅苴西南
有金生城從金寶當作生城北牟郎城渡麗水至金
寶城從金寶城西至道吉川東北至門波城西北至
廣蕩城接吐蕃界一條云永昌西北去廣蕩城六十
日程接吐蕃界北對雪山非今麗江府北之雪山詳
後所管部落與鎮西城同　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
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渡麗水西南至祁鮮山山西
有神龍河栅祁鮮已西即裸形蠻也管摩零都督城
在山上自尋傳祁鮮已往悉有瘴毒地平如砥冬草
木不枯日從草際没城鎮官懼瘴癘或越在他處南
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
當有寶字彌城等五道事云
山川篇云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
過金寶城以北大睒周廻百餘里悉野蠻無君長地
有瘴毒河睒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閣羅鳳嘗
使領軍將於大睒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歲死者過
半遂罷棄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匏長丈餘山
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睒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

普牙帳不遠
按上二條所載言南詔迤西山川城鎮北接吐蕃
南接驃國大抵多傍麗水間出今永昌界外圖未
具難以悉考前條云金寶城北對雪山此云大雪
山在金寶北即是一山其地屬野蠻南詔奪而城
之與蘭滄江導源之大雪山在吐蕃境內者不同
今麗江府北亦有雪山在金沙江側南蠻書未道
也
國名篇云夜半國在蠻界蒼望城東北隔麗水城其
部落婦人能與鬼通知吉凶禍福本土君長崇信往
往以金賄之要知善惡
前條云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
謂蒼望城南傍麗水也夜半國應在水之西南按
今分度圖平崖司西南二百里有檳榔江東有地
名尚硫其水南流入龍川江音近蒼望以外即古
驃國境
又云驃國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其國以青磚為
城周行一日程俗重佛法無宰殺國王所居門前有
大像露坐高百餘尺有事則焚香對像悔過與波斯
及婆羅門鄰接西去舍利城二十日程據佛經舍利

城中天竺國也近城有沙山不生草木恆河經云沙
山中過然則驃國疑東天竺國也
按驃國唐書有傳稱其國有鎮城九一曰道林王
四曰彌諾道立又部落二百九十八有曰道雙曰
道勿曰夜半者皆與緯言麗水經行之處相應驃
之彌諾搿非卽彌諾國猶蠻之彌城非卽彌臣也
蠻書所舉七國並南詔蠻西界城鎮皆彌諾江與
麗水所經行故順次之唐地理志云自驃國西度
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
羅都河至奔那伐檀那國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

竺東境恆河驃國傳亦云其國西接東天竺序次
甚明此書欲以驃國當東天竺傳者之謬不可從
唐書西域傳上泥婆羅直吐蕃之西樂陵川俗少田
作習商賈通推步歷術祀天神鐫石爲象日浴之烹
羊以祭其王提婆臣吐蕃貞觀中遣使者李義表到
天竺道其國提婆大喜延使者同觀阿耆婆瀰池池
廣數十丈水常溢沸或抵以物則生煙釜其上少選
可熟二十一年遣使獻波稜酢菜渾提蔥永徽時又
入貢以後無聞
又云章求拔或曰章揭拔本西羌種居悉立西南四

山中後徙出西接東天竺衣服略相類因附之貞觀
中其王羅利多菩伽因悉立國遣使者入朝王玄策
之討中天竺發兵來赴有功由是職貢不絕又云悉
立當吐蕃西南城邑多旁澗谿常羈屬吐蕃俱次摩
揭陀後
按二國通考本唐書敘於西域又重出西裔下宜
刪
西域傳下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
西鄰北天竺烏長又云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羸
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西八百里屬烏萇東

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
蜜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巔有大
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
之以其地爲綏遠軍國廹吐蕃數爲所困吐蕃曰我
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鎮爾久之吐蕃奪其九域吐蕃
傳云沒謹忙貽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之
西門失之則四方諸國皆隨吐蕃孝嵩遣疏勒副使
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沒謹忙夾擊吐蕃死
者數萬復九城本傳云詔册爲小勃律王又云其王
蘇失利之立爲吐蕃誘娶以女西北二十餘國皆臣

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
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前遣席元慶馳千騎見蘇失利
之請假道趨大勃律仙芝至斬城中大酋爲吐蕃者
斷娑夷橋是暮吐蕃至不能救遂平其國於是拂菻
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
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鎭之。
按張孝嵩之復九城在開元十年後至十七年和好
成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急帝諭令罷兵不聽卒
廢其國故勃律又屬於虜至天寶六載復平之也
西域傳下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

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
邏布邏城西頫彌那悉多大河世傳地本龍池龍徙
水竭故往居之開元初遣使者朝詔冊其王眞陀羅
祕利爲王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物理多言有國以
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
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如天可汗
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
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詔冊爲王
其役屬五種所謂呾叉始羅者地二千里東南七百
里得僧訶補羅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利尸東南限

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七百里得半笯蹉地二千里
又得曷邏闍補羅五種皆無君長
西域傳下云天寶時來朝者凡八國一曰俱位俱位
或曰商彌治阿賒颶師多城在大雪山勃律河北地
寒冬窟室國人常助小勃律爲中國候
西域傳下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
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中遣使入朝開元中獻胡旋
舞女言爲大食暴賦天子慰遣而已
又護蜜者亦吐火羅故地橫千六百里縱狹纔四五
里王居塞迦審城北臨烏滸河顯慶時以爲鳥飛州

地當四鎭入吐火羅道
按識匿之地東距蔥嶺守捉所五百里南屬護蜜
三百里西北抵俱蜜五百里是俱蜜在蔥嶺以西
又護蜜之東境有娑勒城直小勃律北其西境則
北臨烏滸河而水西流矣但山脈東西無定天寶
六載識匿王從討勃律戰死則其地本近勃律與
俱蜜護蜜或別有支川東流入黑河未可定附記
於此
唐書吐蕃列傳下穆宗長慶元年虜遣使者倚綺力
陀思來朝乞盟許之以大理卿劉元鼎爲會盟使右

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
故時城郭未墮蘭州地皆杭稻桃李榆柳岑蔚戸皆
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且
泣問天子安否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
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信安王禕張
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赤嶺去長安
三千里而贏蓋隴右故地也　據傳上吐蕃交馬於赤
嶺互市於甘松嶺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約其
上本紀開元十九年七月吐蕃請和即其事二十六
年劍南節度使王昱分道經畧碎赤嶺碑　曰悶怛

盧川直邏娑川之南百里臧河所流也河之西南地
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柏　度悉結羅嶺
鑿石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　至麋谷就館臧河之
北川贊普之夏牙也
地理志鄯城縣註云渡黃河四百七十里至眾龍驛
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　又經犁
牛河度藤橋百里至列驛　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
里至婆驛　又渡大月河羅橋經潭池魚池五百三
十里至悉諾羅驛　又經乞量寧水橋大速水橋三
百二十里至鶻莽驛　又經鶻莽峽百里至野馬驛

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閤川驛　又經恕諶海百
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羅骨山積雪不消　又
六十里至突錄濟驛　又經柳谷莽布支莊温湯湯
羅葉遺山及贊普祭神所二百五十里至農歌驛邏
些在東南去農歌二百里　又經鹽池暖泉江布靈
河百一十里渡姜濟河　經吐蕃墾田二百六十里
至卒歌驛　渡臧河經佛堂百八十里至勃令驛鴻
臚館贊普牙帳其西南拔布海
按傳序元鼎經行錯誤後文元鼎踰湟水至龍泉
谷云云至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當綴於隴右故

地也下其後倘當有河南經行地名所云悉結羅
嶺者亦其一而曰悶怛盧川之上當有虜建牙所
四字傳並脫之觀地理志隴右鄯州鄯城註可明
自長安至鄯城若干里自鄯城渡黃河西南行渡
大水八九處計三千三百八十里至臧河又百八
十里至牙帳東北距長安千[redacted]百[redacted]十里中間赤
嶺至邏些甚遠傳乃以邏娑川承赤嶺爲文後之
引唐書者亦云自赤嶺至邏娑川惟有楊柳地若
相連並誤也又按鄯城注邏些在農歌驛東南二
百里自農歌西南行三百七十里乃渡臧河吐蕃

十九冊

傳則言臧河北百里卽邏娑川計其地長曲殆二百里乃吐蕃近牙深阻之地蠻書六詔篇云劍川羅識石崖時傍與神川都督交通閤羅鳳害時傍羅識走神川其都督送之至羅些二城蓋川中立城不一故有二城之名神川亦吐蕃地在鐵橋東異牟尋貽韋皋所云吐蕃神川都督論訥舌眦咸部姓發兵者也宋易氏以羅些爲南詔距吐蕃之地明楊氏以爲南詔距驃國之地皆不合用修謂羅些卽磨些者尤謬磨些乃南詔境中部落蠻書詳言之邏娑亦作羅些杜氏通典誤作羅婆彌

諾江經行其間謂之臧河轉音爲藏河焉

唐書地理志云永昌故郡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入驃國境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

按唐自天寶後南詔叛據有其地貞元中賈耽始考其方域而新書從之雖本故郡爲言亦錄蠻所置也以較今輿圖亦不大異永昌西逾怒江卽潞江西岸古諸葛城値今潞江司地從司南行二百里直龍陵當爲樂城又南通緬甸卽驃國也從司西過騰越歷南甸司直古彌城地又西抵干崖司西瀕檳榔江江卽古之麗水今司治當爲古之麗水城矣西北萬仞關有蒸達河自右來會於古爲龍泉水以外皆緬甸境據其國路程圖干崖西出巨石關約二百里至蠻暮大金沙江自北來檳榔江西南流歸之蠻暮占其間南詔時安西城應在此彌諾江漢人名爲大金沙江緬人仍舊稱也又按今地自潞江司西過高黎共山渡龍川江乃至騰越南甸以西山川稍不及過山及渡龍泉水六

字移至諸葛城下覺尤叶云

南蠻傳下驃古朱波也自號突羅朱閤婆國人曰徒里拙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東陸眞臘西接東天竺西南墮和羅南屬海北南詔地長三千里廣五千里東北袤長屬羊苴咩城凡屬國十八鎭城九部落二百九十八俗惡殺明天文喜佛法有百寺云云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舍利城二十日行南詔以兵彊地接常羈制之

又云貞元中驃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請獻夷中

39 A

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皐作南詔奉聖曲云云以象南詔背吐蕃歸化洗過日新雍羌亦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皐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上古八音有匏後世以木漆代之用金爲鐃無匏音惟驃國得古製凡曲名十有二云云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遣還開州刺史唐次述驃國獻樂頌以獻

又禮樂志卷十一所記畧同

德宗賜驃國王勅云卿性弘毅勇代濟貞良訓撫師

徒鎭寧邦部欽承王化思奉朝章得睦鄰之善謀致事大之明義又令愛子遠赴闕廷萬里納忠一心禀命誠信彌著嘉想益深今授卿檢校太常卿並卿男舒難陀那及元佐摩訶思那等二人亦各授官誥敬受新命永爲外臣勉思令圖以副遐矚

白居易新樂府云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雍羌之子舒南陀來聽南音奉正朔曲中王子啟聖人臣父願爲唐外臣左右歡呼何姻習皆尊德廣之所及末云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元稹樂府云德宗深意在柔遠筵鏞不御停嬪娥史官書爲朝貢傳太常編入鞮韎歌末云秦霸周衰古官廢上墮下塞王道頗共矜異俗同聲教不念齊民方薦瘥

按舒南陀唐書志傳以爲王弟勅書以爲王子所授官一云大僕一云太常勅書見雲南雜記未詳所出貞元之際方鎭未靖而吐蕃强故李泌畫策北婚回紇南欵南詔西通大食以孤其勢驃國直吐蕃南而地接南詔爲其覊制慕唐旣久因異牟尋以通蓋太宗餘烈之所逮也旣非遣使誘致亦未聞借貢圖利以繹騷中國先王柔遠有經雖唐

虞之盛未聞擯斥島夷文人弄筆以遠畧爲戒意豈不勤然遼於事者亦多矣

唐書西域南蠻兩傳及地理志所列爲泥婆羅章求拔悉立小大勃律箇失蜜俱位俱蜜護密吐蕃南詔驃國大抵與蠻書相出入文獻通考大月氏下云後漢時其王越大山南侵北天竺令其子守富樓沙城號小月氏在波路西南此傳謂婆羅直吐蕃西勃律卽布露亦直吐蕃西西隣北天竺唐時無月氏而此諸國名地相通蓋山波露轉音爲布露婆羅勃律實則無二詳蠻書之大小婆羅卽

西域傳之大小勃律蠻書之彌諾卽西域傳之加
濕彌邏泥婆自永徽以後無聞小勃律泝開元以
前亦無聞而同稱孔道恐其爲一國也文獻天竺
考云宋乾德四年僧行勤等入西域求佛書其所
歷爲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
歷布露沙加濕彌羅等皆唐時國而無婆羅勃律
之名知卽布露是矣蠻書引或說云黑水源當月
氏恐非也合諸名詳之或說非無據大抵彌諾江
源於大勃律西小月氏境內之大山卽阿耨達大
山也東流經勃律地爲勃律河經羯邏地爲彌那

悉多河經吐蕃地爲臧河乃折而南由彌臣南詔
驃國入海以唐蠻兩書互證益可明其條理矣
宋易氏祓云樊綽蠻書載蠻水之入南海者有四西
洱河與瀾滄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
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綽指麗水
爲黑水一名祿神江而羅些城北有山卽三危山其
水從羅些城三危山西南行上流出於西羌吐蕃下
流南至蒼望城又南至雙王道勿川有彌諾江西南
來會南經驃國之東而入海羅些乃南詔吐蕃南北
相距之地其西接吐蕃其東接劍南東北之西境

今按蠻書山川篇載諸水入南海不分綱目亦無
後二條新豐川與勃弄水亦不相合易氏誤記也
所述麗水經行亦與本書微異羅些乃吐蕃地此
云吐蕃南詔相距於此不知何據蠻書云永昌西
北去吐蕃界廣蕩城六十日程則羅些之遠可知
且麗水以東隔大川三道乃抵東瀘爲劍南之西
境而易氏謂羅些城東卽接劍南誤矣
程氏大昌禹貢論云樊綽以麗水爲三危之黑水其
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合
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旣宅載之雍州則三危當在雍

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驃在蠻爲南在蜀爲西南
於海亦爲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驃始得南海則
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徼如此之多也
按程氏謂樊綽所稱之黑水必得之夷俗是也綽
當唐之衰南蠻爲寇察記其風土以備攘除之用
非有意解經者其土人言之亦從而記之耳程氏
謂麗水源小不知綽本合彌諾言之其大准江河
也又謂三危不當在梁然詳綽所稱乃吐蕃地居
雍梁之界又謂驃國於海爲西南一角蓋自荊揚
視之爲西南自雍西崑崙視之又爲東南惟就方

與大勢與入海之口言爲正南何疑耶此水初出西東行水以北皆雍地至三危而轉南則梁地非入梁徼過多矣凡駁四條無有是處

蔡氏集傳云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案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

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

按蔡傳引樊綽之言與易氏又異似得之傳聞非見綽本書也綽說與地志水經所指各異傳乃欲融而爲一以張掖爲源麗水爲流故云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此亦依註疏爲說古今以來虛揣黑水不出此謬然其下文又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自西北而來以東之水既入江河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南海似矣張掖水在岡脊北東何由南跨岡脊以入南海乎其說乍合乍離由其時偏安東南黑水爲大理所隔於雍梁遠界全不知耳

嶺外代答云交趾之西北則大理黑水吐蕃國蒲甘國隔黑水淤泥河則西天諸國又云中印度之東有黑水淤河大海越之而東則西域吐蕃大理交趾之境也

按蒲甘即唐時之驃國今緬甸猶有普幹城可證緬甸以西印度以東諸水惟今所稱金沙江最大淤河大海則其入海之口也直夫未嘗見綽書而

所指無異蓋土夷傳其號猶江河耳其書雜於志小家不大傳故註禹貢者弗知引

雲南師旅志云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四月緬甸蒲甘夷遣其大將釋多羅伯級攻干額欲立砦騰越永昌間會大理千戶忽都等駐劄南甸行與緬軍遇一河邊其衆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列爲三陣擊敗之逐北至窄山口賊及象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溝明日追至干額不及而還十月雲南省遣都元帥納速剌丁率蒙古爨僰麽些軍三千八征緬至江頭城招降磨欲等三百餘砦以天熱還師

按干額明時轉爲干崖干崖南甸間有小水西南流至沙木籠山之東轉而東南入龍川江史所云忽都敗緬寇之地蓋水首也

又云至正二十年發四川軍萬人并羅羅斯等軍蒙古新附軍征日本重四同征緬十月至南甸右丞大卜由羅必甸進諸王相吾答兒命也罕的斤取道於阿昔江達鎭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驃甸徑抵其國與大卜軍會進攻江頭城拔之緬酋據大公城以拒督軍水陸並進擊破之三十一年正月建都王烏蒙及金齒十二處赴大理降各分兵戍守置邦牙宣慰司於蒲甘城命雲南王怯烈移鎭緬相吾答兒等振旅還四月征緬之師爲賊衝潰二十四年雲南王與諸王進征蒲甘喪師七千餘緬始平

按自南甸取道阿昔江達阿禾江卽今檳榔江達大金沙江水道也蓋元時尚無大金沙江之名緬中都城號阿瓦似頗水得名卽阿禾江耳明史地志云緬甸東有阿瓦河自孟養流入下流入大金沙江按孟養在緬甸北其水入緬者惟大金沙江無別水世祖三用兵於緬雖稍定未幾成宗卽位緬人亂遣薛超兀兒討之爲金齒所遮士多戰死無功而還

元吳萊序石陵倪氏雜著云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卒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崙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也

按元都實尋河源具於史志而黑水無有言及者立夫之論如此非見其時地圖豈知黑水出河源西界而帶滇越之外哉蓋卽今騰越州西之南金沙江樊綽以來所稱爲禹貢黑水者元人亦指目而知之

元史百官志三吐蕃等路　朶甘思　烏思藏　納里速古魯孫　撒裏　沙魯思　速兒麻加瓦　撒剌　出蜜　答籠答剌　思搭籠剌　伯木古魯　湯卜赤　加麻瓦　扎由瓦　牙里不藏思　迷兒罕　俱設官員

黑水考證卷一

黑水考證卷二

萬載李榮陛

彌諾江下

明史西域傳云烏思藏在雲南西徼外去麗江府千餘里馬湖府西南千五百餘里西寧衛南五千餘里其地多僧無城郭羣居大土臺上不食肉娶妻無刑罰兵革僧徒化導爲善多佛書楞伽經至萬卷土臺外僧食肉娶妻元世祖時尊其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自是其徒咸稱帝師洪武初授其僧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喃加巴死其

僧哈立麻者有道術國人稱爲尙師永樂元年徵之四年冬至京命建普度大齋於靈谷寺卿雲甘露青鳥白象之屬連見封爲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正德時聞其僧有能知三生者國人稱活佛命中官往迎之匿不見神宗時有僧鎖南堅錯者知已往未來事稱活佛能以異術服人諸番從其教大寶法王以下皆稱弟子西方只知奉此僧番王據虛位而已思達藏其地視烏斯藏尤遠永樂初僧智光持詔招諭十一年封其僧輔教王

尼八剌在諸藏之西去中國絕遠其王皆僧爲之洪武十七年僧智光往幷使其鄰地湧塔國永樂十六年命中官鄧誠往所經爲罕東靈藏必力工瓦烏斯藏及野藍卜納乃至

明史地理志孟養司云元雲遠路東有鬼窟山莊崖山大金沙江上流卽大盈江南流入於緬甸又緬甸司云北有大金沙江上流卽大盈江自孟養境內流經司北江頭城下下流注於南海南甸司干崖司皆云西有大盈江隴川司蠻莫司孟密司皆云西南有大金沙江

按南甸以下五司在大江東孟養緬甸在大江西

舉其上游曰大盈下流曰大金沙同一水也緬甸注謂源出青石山此據孟養界上言之非導源之始也

騰越州云元騰衝府西有大盈江亦曰大車湖自徼外流入下流至比蘇蠻界注於金沙江

此條以大盈與金沙江爲二按雲南志及圖大車江發源州北之龍從山南流折而西入檳榔江地志南甸干崖二司下並有小梁河別名南牙安樂雲籠大抵卽此水張機考云騰越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竊侈其名也此大盈特支水之小者

地志未分別言之又云州東北當爲東南有龍川江下流合大盈江此大盈卽金沙江且其地已無大盈之名志家復舉大盈與上條相混轉似龍川江又入大車湖矣

按大金沙江下流明地理志畧具而源無可考測其方位遠近風俗烏斯藏卽唐之吐蕃地近史惟詳外國貢賜而不及山川其實江源卽在諸國境內尼八剌則泥婆羅之轉音耳

明史緬甸土司傳云古朱波地宋寧宗時緬甸波斯等國進白象通中國自此始

按緬甸在雲南西南唐爲驃國宋元爲蒲甘相近地今尙存驃甸蒲驃之名唐貞元中驃國進奉聖樂已具於前宋史熙寧中詔蒲甘禮秩視注輦尙書省言蒲甘大國不可與小夷等事亦見通考明史謂寧宗時始通中國誤也元一稱爲緬明初因其來貢設緬中宣慰永樂改元復設緬甸宣慰宣德以後來貢者只署緬甸蓋併於一矣

麓川土司傳云正統七年王驥討思任發率兵渡下江由南甸至羅卜思莊前軍抵於木籠時任發率衆二萬餘據高山立硬寨連環七營首尾相應驥遣宮聚劉聚分左右翼緣嶺上驥將中軍橫擊之賊遁軍進馬鞍山搗賊寨寨兩面拒江壁立周廻三十里皆立柵開塹軍不可進而賊從間道潛師出馬鞍山後驥戒中軍毋動命指揮方瑛率精騎六千突入賊寨斬首數百級復誘敗其象陣而從東路者合木邦人馬招降孟通諸寨元江同知杜凱等亦率車里及大侯蠻兵五萬招降孟璉長官司并攻破烏木弄戛邦等寨斬首二千三百餘級齊集麓川守西峨渡就通木邦信息百道環攻復縱火焚其營賊死不可勝算任發父子三人并挈其妻孥數人從間道渡江奔孟養

按驥率兵渡下江謂潞江也馬鞍山寨兩面拒江謂龍川江以西之支崗硔河頭也任發從間道渡江謂大金沙江也崗硔河南流入龍川江龍川江西南流入大金沙江麓川既焚雲南師旅志謂思任乘舟走緬蓋水道相通云

又云十四年驥率諸將自騰衝會師由干崖造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機發於西岸埋柵拒守大軍順流下至管屯適木邦緬甸兩宣慰兵十餘萬亦列於沿江兩岸緬甸備舟二百餘

為浮梁濟師併力攻破其栅寨得積穀四十萬餘石
軍飽銳氣增倍賊領眾至鬼哭山築大寨于兩峯上
築二寨為兩翼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官軍分道
並進皆攻拔之斬獲無算而思機發思卜發復奔遁
時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
餘里諸部皆震讐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
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其部眾復擁任發少子祿
據孟養地為亂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
約許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立石金沙江為
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

緬甸土司傳云萬歷十年莽應裏起兵象數十萬分
道內侵十一年焚掠施甸寇順寧岳鳳子曩烏領眾
六萬突至孟淋寨指揮吳繼勳千戶祁維垣戰死又
破盞達副使刀思定求救不得城破妻子族屬皆盡
且窺騰衝永昌大理蒙化景東鎮沅諸郡巡撫劉世
曾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為騰越遊擊移武靖參
將鄧子龍為永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勦并調諸土
軍應援緬亦合兵犯姚關綎與子龍大破之於攀枝
花地乘勝追擊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斬首萬
餘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將猛勺詣綎降

勺瑞體弟也緬將之守隴川孟養蠻莫者皆遁去岳
鳳及其子皆伏誅官軍定隴川遂歸應裏乃以其子
思斗守阿瓦復攻孟養蠻莫聲言復仇副使李材備
兵騰衝遣兵援之戰於遮浪大破其象陣生禽五千
餘人先是蠻莫酋思化投緬材遣人招之思化降十
九年應裏復率緬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
不前裨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為疑兵緬人懼
而退追敗其眾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設八關於騰
衝留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緬初以猛卯酋
多俺為嚮導寇東路至是遣木邦罕欽禽多俺殺之

遂築堡於猛卯大興屯田又云三十一年阿瓦雍罕
木邦罕拔子罕稽俱入貢緬勢頗衰暹羅得楞復連
歲攻緬殺緬長子莽機撾古喇殘破自此不敢內犯
按明世大金沙江之地俱置土司上游麓川思氏
下游緬甸莽氏先後為寇麓川既平緬甸獨勁所
爭仍在麓川明史地理志云緬甸北有江頭城大
公城馬來城安正國城蒲甘緬王城謂之緬中五
城考江頭城居最北與麓川接壤值龍川江口內
管屯之地西臨大江自此南行有大公城在大江
心洲上緬圖託為四塔官又南馬來城緬圖作馬

達喇又南阿瓦城即安正國城又南蒲甘城緬圖訛爲普幹五城皆在大金沙江東岸昔元人攻緬由水路先破江頭城而緬人猶拒守於大公城明劉鄧二將由隴川孟密陸道直趨阿瓦孟密至阿瓦六百里據緬心腹故其守將或降或遁遠後暹羅攻其外阿瓦裂於中而緬勢衰終明世不能爲患夫因其入寇而擊之與至元間窮兵黷武用情迥異矣王驥三征麓川舉兵數十萬二將僅用一萬而功亦不撓守邊豈不在良將哉

金沙江志附郭登武定侯英之孫正統中以勲衛從

王驥征麓川遣使檄緬人縛思任使言緬欲以重臣往取登請行由金沙江入緬緬酋卜剌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酋氣沮乃聽命以思任來獻

金沙江志附郭緒大康人弘治間以雲南左參議守金滄時孟密酋思摽與孟養酋思祿相讎據金沙江猖獗緒單騎宣慰至險峻處斬棘引繩以登又行毒霧中旬日至孟賴去金沙江二舍手檄使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意蠻人驚曰中國使竟至此乎發兵率象馬數萬圍之數重行者請勿進緒拔刀叱曰明日必渡江敢阻者斬思摽遣酋聽命思祿繼至緒先叙其勢次白其寃然後責其叛諸酋俯伏呼萬歲皆歸地納欵

焦竑禹貢解云孔穎達援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於南海蓋交趾二廣之海也今與地圖肅州有黑水南流至積石幾至三百里不與積石河通此爲禹貢之黑水無疑但其去南海遼遠而交南久棄無從考其入海之道耳是孔說其可信者也然張掖在黃河之外若入於南海則亦當截河而過不然當繞出星宿海之外此諸儒紛紛未之於絕域也樊綽之所案行者西南諸夷而未

及於西北其所稱麗水西行入驃始得至南海是得其下流而不知上源也

胡朏明引肅州衛志駁之云衛西北十五里有黑水自沙漠中南流合白水紅水入西寧衛之西海即臨羌僊海未嘗過三危入南海也顧以爲禹貢之黑水乎弱侯特網羅舊聞而審擇則有所未遑也

予按弱侯謂黑水孔得上源樊得下流既未悉兩家之虛實何以與其各半且上源之謬朏明證之矣樊自明黑水徑行入南海在蕃緬不在交南明

世雖棄交南而蕃緬猶通不知致審於此雖得樊書不可通已

周文安辨疑錄云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黑州按甘肅志載甘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地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出雍州之西北而流入梁之西南其正西則流遠西極之外而無所見據地之勢西北最高故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共廣五里而徑趨南海此得非黑水之源出張掖而流入南海者乎樊綽以麗水爲黑水麗水出吐蕃犁牛石

下歷嶲慶自馬湖出敘州入江樊氏徒知金沙江爲麗水而不知雲南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在麗江者流而北麗歸東海則非入南海矣以麗水爲黑水非也程氏以西洱河與葉榆澤相貫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然西洱葉榆皆出大理境內而遂入南海雖在梁州之西南徼外而於所謂至三危界別雍之西境者何所與哉是以西洱河爲黑水亦非也地志以黑水出南廣汾關山今南廣水出敘州之西南夷地其源流不過三百餘里至南廣河則入岷江於所謂至三危入南海者亦無所據是以南廣爲黑水者尤非也要之出張掖者爲是黃貞元引

又云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之馬湖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宣撫司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地大金沙江源則自雍番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此大耳此水爲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綠鴨江此語無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於江河哉張機引

黃貞元黑水考云竊考瀾滄金沙三水雖皆入南海

大小遠近則迥不同瀾滄僅潞四分之一金沙又三倍於潞瀾潞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甚狹金沙江之源則遠自蕃域上流已澗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之時瀾潞變色金沙自如若比於楊子滄浪一小溪詩人小瀾水而詠如此況在漢僅以津名其形勢狹隘不足匹江河界州域居然可見又地志注云其旁多松故有琥珀今琥珀自孟養夷中來孟養騰人號爲迤西正在金沙江濱而滄浪不聞有琥珀此不可誣也由周文安公之論參以騰人耳目所見金沙江爲黑水無疑矣大理志曰潞與

金沙蜿蜒緬中內外皆夷惟滄浪內華人而外夷落
竊謂不然夫三江皆源西北而之東南惟金沙之外
皆夷若瀾若潞夷夏所界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
外論瀾水僅自雲龍州蒙化所界正在永昌城中爲
華人所宅其自雲龍而上至於吐蕃自順寧而下至
於交趾盡皆夷落永昌郡正在滄浪之外騰越治正
在潞江之外若遽以滄浪之外爲夷則永昌置郡已
久實非夷落也故曰惟可以上下論不可以內外論
夫永昌騰越之爲府爲州實非一日漢唐可爲郡邑
安知夷夏不可爲封域若以外內界別夷夏爲黑水

則版籍郡邑至騰而盡金沙江適在騰外而江外無
復華人不可制置乃自漢迄今爲然矣舜禹梁州封
域距黑水而黑水定金沙江分內外別華夷其說乃
定

張機黑水考云大金沙江源相傳近大宛國自里麻
茶山至孟養極北不間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殆西
羌之域也今姑畧其源自其可見者言之水流至孟
養陸阻地有二大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或云大
車江一名檳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騰
越人總何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

至此夷人方名爲大金沙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
金精石墨玉水精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
以爲出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
叛賊思機發思卜發弟兄造船飛渡孟養誓謂江乾
石爛爾乃得過者此江也自此南流經宦猛莫噉莫
即至猛掌有一水西來入之又南下昔朴怕蚌猛莫
猛外經蠻莫有水源自騰越大盈經鎮夷南甸干崖
受展西茶山古湧諸處伏流南牙山麓而出至蠻莫
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孟拱遮蘆管屯大小
菖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戞撒昔

年緬人以船攻孟養至此爲所敗又正統中蔣雄率
兵追思機發爲緬人壓殺江中皆在此地蠻莫以上
山聳水陡故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十日即至
緬甸以下江漸寬深下流經温板有水源自騰越龍
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
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大金沙江下流又經猛吉準
古温板又名温板江流沙河皆大金沙江也猛戞馬
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極秀聳山有大寺又一
水源自猛辦洗戞母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即龍
大馬革底馬撒躋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

平衍闊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
寬流益慢緬人善舟又善泅水操櫓楫者如涉平地
至是江海之水豬爲一色矣
又云瀾滄江潞江大金沙江皆通舟航夷人欲據險
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朝廷制馭
西南緬甸諸侯設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異
日聖天子問緬甸諸夷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
固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
辨疑錄以南金沙江當禹貢黑水其說本於樊氏
末乃反戈攻樊謂麗水卽麗江入東海不入南海
此失考也蓋本非一地麗水今之檳榔江一稱壘
水河壘麗音近此水自台南金沙江入南海麗江
則北金沙江側之府肇於元樊時無此名其所指
本不在此奚煩詰乎其斥漢地志及程氏禹貢論
之非黑水則皆當亦以眞黑水既得卽諸名同者
自難相冒耳中引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
緬甸其廣五里徑趨南海疑爲禹貢黑水者極有
見考今志及明一統志無此語殆出元人李京舊
書而後人妄汰之也黃貞元張機並依此立考亦
各有發明應著之

按張氏言此水所經地名緬圖多不載據圖大金
沙江之東有海巴江自北來入內地至千崖司銀
江自左來合之西南出銅壁關至蠻暮入大金沙
江海巴卽檳榔江銀音通盈明志云名大車者大
盈固有二然合檳榔江之大盈乃小水張氏卽以
當大金沙江及流至蠻暮爲檳榔江口張氏又指
爲無名之別江皆未合又據圖龍川江出天馬關
西南至老官屯之速泊入大金沙江此則云江頭
城與管屯爲二地又圖以莫勒江爲龍川之下游
章國洞在其南西距大金沙江不遠卽章貢矣張
氏則次之龍川口上又據圖木邦之猛扳地有水
西南流逕錫箔至阿瓦城之北入大金沙江張氏
寫爲猛辨音亦可通蠻書云瀰諾江源出大月氏
以今圖驗之古籍其說不虛此以爲出大宛大宛
水俱西流入小海與大金沙源不相當也
闕禎兆 康熙初通海舉人 黑水考云雲南梁州域也
商周之世產里有貢越裳有貢武王渡孟津濮人會
焉是時滇爲百濮卽南之車里八百緬甸何嘗不在
禹甸內乎黑水出西北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
其流獨大南行至宜慰鐵壁關之西江勢平濶金寶

叢生則大金沙江之名所從來也潞江流入永昌出
木邦爲噎哩江在大金沙江之東瀾滄江流入魯甸
至姚關爲錦龍江 九隆之訛 又在潞江之東雖俱源
於吐蕃然其距滇不過十餘日其瀠洄大理蒙化順
寧永昌而入南海僅可界梁州之西南不能遠界雍
州故論黑水者當以經爲斷經之黑水一也唯雍與
梁同此也區區執滇以求黑水豈非狹視宇宙之山
川而不知廣所見聞哉
按闞氏考中雜引黃周張三家之說已具於上周
氏因蔡傳誤用漢地志南廣縣汾關山黑水辨之

云近今敘州西南夷水入岷江非雍梁界黑水其
說甚明闞氏乃妄引無根之輿圖謂汾關山在崑
崙北鄧川學正張翰芳二水說亦踵其謬又張氏
序南金沙江經行至緬甸江頭城江中有大山特
秀闞氏即意爲雍州三危山皆不足據劃之
鶴慶史秉信岡脊黑水辨云禹貢蔡註云梁雍二州
西邊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西北直出梁西南中
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
之水既入於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
而入於南海此說實而有據鶴慶之山皆自西北來

脊東水悉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西水皆歸南海瀾
滄江是也沿革有時而更江山千古不易水經謂黑
水出張掖至燉煌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無
此水跨越諸山入南海者武夷熊氏之說詳矣又云
肅州黑水無跨河越脊理又云脊以西之水瀾滄江
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朱子云黑水從雍梁
西界入南海不入中國知言哉
按史氏主蔡傳水隨脊分之論固當然蔡氏言中
國山勢亦祇得其大概其實積石西傾岷山尚非
大脊中國山勢自西南而趨東北漢志可徵大脊

西北爲弱水其西南爲黑水而脊東復派南中二
幹則江河所由分史氏指稱鶴慶以下山即是南
幹長江在其北黑水在其南不以東西別也李元
陽以黑水屬瀾滄瀾滄唐以來通爲西洱河宋程
氏禹貢論已先言之史氏右仁甫而左大昌是知
十而不知二五矣其言脊西瀾滄大金沙皆得爲
黑水然諸水中自當取其大者朱子謂黑水不經
中國史氏亟引之且證以山海經西山經云崑崙
之邱西流於大杅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
黑水是黑水已得其端倪又駁黃貞元張機南金

沙江考以爲去梁荒遠何其首尾衡決無定論歟
惟謂水經所稱張掖水及甘肅瓜沙諸水無跨河
越脊事頗具獨見蓋諸公雖知以大金沙屬黑水
下流而上游尙惑於注疏欲虛求之大脊西北也
統按今世緬甸境大金沙江爲禹貢黑水唐樊氏
宋周氏元李氏京吳氏萊各以所聞著之書未嘗
相謀也明以來黃張史闕皆生長雲南雖未徧稽
前籍而著說與之冥符蓋以梁州西南諸水遠而
大者惟大金沙江得與江河配其考並具永昌志
而通志一切薙之殆驚怖其言河漢無極耶近世

名家多據此以釋經穆堂李氏亦有考世多傳之
不具錄然其論此水之源皆以爲在雍州西北則
猶迷於惝恍之書疏也據引道元經註云黑水出
張掖今甘肅地得越河而南又括地志云黑水出
伊吾今哈密地南流絕三危山不知崑崙不可越
前人辨之甚明弱侯焦氏乃云富饒出星宿海之
外穆堂氏云其水所行經度已在河源西潛於大
澤爲大金沙江南流萬里而入海此不過周旋鄙
注而已然河源古崑崙自漢南山直西數千里其
山通葱嶺爲一又北通天山爲一其勢中高傍下

脊以北水北流入諸淖爾脊以南水南流分入南
海毗哈密甘肅與崑崙較地勢南高北下灼然安
得有黑水橫其間斷九州之地脈哉輿圖至 本
朝而大明諸賢既不加細審又昧大地自然之理
故於黑水能漸悉其流而猶迷其源如此

明太和李元陽黑水辨云大都爲禹貢傳論者未嘗
知隴蜀滇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
也而禹貢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
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
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

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
鼎然黑水之源正在鼎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
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
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
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雍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
可移也

按元陽此條論三省形勢了然然地有八至其間
名山大川不必盡在四正如濟河惟兗之類可見
論者爲四正所泥謂黑水必當在雍州正西於是
與弱水混爲一卒不能指一南流入海之水以應

之不知雍梁二州同以黑水界西南一隅對東北隅西河華陽而言也然元陽爲蘭滄樹纖掐大而就小舍寬而就窄故雖滇人不主其議今移此條
於大金沙江下乃愜當而不可磨耳

胡渭禹貢錐指云樊綽謂麗水南經驃國東入海驃卽緬麗水從此入南海其爲緬甸之金沙而非麗江之金沙也明矣緬甸之金沙其源在河源之西黑水自三危南流或爲崑崙墟所阻折而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一條云黑水繞出吐蕃河源之外合此水於驃國東入海亦理之所有綽說近是但不當目此爲麗水耳然以此爲梁之西界則其地西被吐蕃南跨雲南極於交趾方五六千里以一州而兼五服之地雖禹別九州大小不拘亦不應懸絕至此余故謂緬甸金沙江縱是古之黑水亦但可以其上源爲雍界不可以其下流爲梁界也

按胐明所云黑水或折從西南絕莫賀延磧尾而南入海卽焦氏繞出星海之說已辨正於上矣地界不齊與物情相若倍蓰千萬而無算豈能裁損邊州令與腹裏相配予別有輯論且禹本大川自然之勢以敷土胐明乃截黑水而二之一予一奪

令經文牛不可用揆其私見以爲不奪黑水之下流嫌梁境過大而不知以上源予雍雍境不倍大於梁哉其謂大金沙是古黑水又謂綽說近是則
乍見之明固不容沒

錐指又云樊綽以咸通三年爲安南都護從事時南詔阻兵綽所案行者惟交趾地目未窺滇況梁雍乎故南詔改麗水曰金沙江而綽遂與驃東入海之金沙江混爲一三危雍州山也綽乃指南詔羅些城北一山爲三危無異眯目而道黑白朱儒多襲其說譏何淺也

按胐明以今時麗江府瀕金沙江其水可稱麗水綽所指乃歸南海之大金沙江不得稱麗水其說與明人周文安同予已辨正於彼矣此誤亦不始於周元地理志麗江路總管府下云因江爲名謂金沙江出沙金故云卽古麗水明一統志云麗江府南詔於此置麗水節度又云金沙江古名麗水源出吐蕃犁牛石下名犁水訛犁爲麗明史地志同雲南志家更不必論考今麗江府在南詔時爲鐵橋下磨些部落所居此部落鐵橋上下皆有見蠻書其水卽謂之磨些水磨些蠻爲南詔分徙其

故種猶在元憲宗時大弟濟金沙江始平磨些立
茶罕章管民官至元十三年改置麗江路軍民府
以上見元地志麗江之名起於此按金生麗水古
有是語韓非子儲說云荊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
人多竊采是麗水本在荊南南詔時因其西境祿
裨江出金又本有墨水之名因轉名麗水而置節
度於彼南詔碑可證與北境之磨些河無涉也雲
南水多出金故磨些河元時名金沙江元人於彼
置路自擇美名爲麗江如元江瀲江之類阿僰部
在梁州黑水西南至元中立元江府又升羅伽中

路爲瀲江史均不爲江名明一統志云禮社江一
名元江臆說也非因江爲名亦與西境南詔所名
之麗水無涉也爲元史者合兩水爲一謂金沙江
卽古麗水已謬矣明一統志又謂犂訛爲麗不知
犂牛河南去麗江府二千里漢語譯必力爲犂牛
蕃人無犂牛之稱豈得云音訛爲麗且蕃漢至今
亦未有稱金沙江爲麗江者附會之失甚於元史
也胐明不加考正襲志家之誤以攻樊氏得非自
蹈於淺識乎又羅些城吐蕃深阻地胐明混認爲
磨些而以屬之南詔其讀樊書亦大鹵莽矣

雖指謂黑水與河源異河源可窮黑水無可參驗
雖復遣使亦何所得又引杜氏通典謂道元注水
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恐年代久
遠或至湮涸也胡氏力主其說而自設問答之辭
難者曰黑水行及萬里黃河之亞也何至於堙涸
答以黃河當齊桓公時九河塡閼周定王五年而
全河南徙云云黑水亦當如此難者又曰水卽不
至寧無枯瀆遺跡乎答以黃河枯瀆經風沙塡塞
而化平陸黑水經流沙擁抑又甚迹固無存矣黑
水改流較遠於河當在定王之前楚辭云黑水玄

趾三危安在是自屈原已不知而況伏生輩乎自
古文尙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
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
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
人而已
按胡氏以河例黑水謂爲他徙然河徙而水現存
無稍減也胡氏所稱他徙之黑水何從乎又謂河
故瀆已爲陸今自大淸河以北至天津其蹟未泯
也黑水之故瀆何存乎夫西南諸大川不患其槁
涸無跡患其多而難於裁取如樊氏以下衆說雖

未叶一然皆確有其水胡氏槩誣爲繫風捕景而置之橫據一堙涸之見禁後人不得復論且云雖復遣使亦何所得直若天地間本無此水而禹貢爲妄載者豈直誣經亦誣大地實甚有學識者固如是乎

朏明解梁雍黑水三條共紙三十四翻約萬五千言古今註禹貢者無若是其富究其歸則以江源當梁界黑水而雍界及導水則付之湮涸於經旨曾無片言之中雖多奚爲

某氏晳蕞據傳同叔云三危既宅治黑水之成功也

林三山云三危去南海數千里禹導黑水從此以達南海二說明所導之黑水即雍梁二州黑水胡朏明乃以若水爲雍州黑水梁州別是一川其說本之韓汝節非篤論故無取焉因引雲南志史秉信岡脊黑水辨謂其以土人言水道宜不謬博采熊氏易氏程氏張機黄貞元李仁甫闞楨兆諸家之說爲註而一一辨之既於他家無所適從又不能別創一解惟云脊以西之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某氏於註下斥之云此游移之見大金沙源流甚長自徼外流入南海似與導水經文相合某氏泛引方志數千言此語頗露宗旨復引閻中書詠一統全圖云本之政治典訓方畧會典一統志諸書山川位置無苟拔其所次殊不然且謂金沙瀾滄瀘水孫水皆異源同流而入於南海其分枝又入岷山入滇池乖違若此旁有朏明豈免粲然又謂大盈江（即大金沙之）來自西天也圖亦莫究其源按而求之蓋在星宿海大流沙之西北抵三危過沙州至哈密漢燉煌北境伊吾廬也其荒唐迎合舊誤已辨正於前承明中人何亦發此議傳氏行水金鑑九十九一兩卷考黑水終之以此未爲中的要之兆漸彰矣丁巳仲冬二十

七晴暖東園紅梅開黃鈎磚蘭至（此下有脫文）

四川西域志畧云西藏一曰拉藏番民稱爲拉撒在四川布政司西南六千四百餘里（徑多曲折）東至寧靜夕松工二山交巴塘界南至奕爾交洛壩生番界（圖作茹垻）西至阿里三千二百里交拉丹界北微東至木魯烏蘇微西至噶爾藏胡义俱交青海界東北向潘州暨湟中通西寧詔地（王所居名詔猶中國之省會）平衍有水田南北四十里東西四五百里中貫白水江汗居當中樓殿番民碉樓環繞之無城郭僅如一堡詔東有甘丹山南有牛魔山西有東噶爾山

北有淚黨山又外崇山相圍臨口險峻西去堡五里平地突起一石山在江之北高百餘丈曰布達拉一作布打喇音通普陀傳爲觀音大士化現之處達賴喇嘛活佛於山內金剎坐牀達賴喇嘛者詔人之祖傳爲佛四大弟子之一活佛仍其號布達拉相連一山高九十丈曰甲里必洞山上有二樓峽間建塔甚偉其間池橋樓閣花園之屬頗稱勝境堡內汗遊幸處名寵斯岡堡外村落眾多不具錄番名水爲楮各圖作楚白楮河凡三源總爲一曲折西流繞過詔地折而西南入於黑水河即雅魯藏布江也拉薩直南

行將千里爲後藏扎什隆布地近雲南班禪佛主之直西行五百餘里爲後套直西南有國曰康吉奈兵力强亦奉活佛拉藏與東境乂木多及後藏同稱爲康衛藏衛者拉藏之別名也一稱圖伯特國所居多唐古忒人蓋突厥之流裔其本地在漠北相去絕遠中國人西洋人亦多聚賈於此詔地大喇嘛自元明以來代受中國封已具前史歸順 本朝頒詔法恭順汗之印云

康熙四十一年 聖祖皇帝御製平定西藏碑文畧云昔 太宗文皇帝崇德七年班禪額爾德尼達賴喇嘛固始汗謂東土有聖人出特遣使聞數年始達盛京 惠遠廟記云 世祖皇帝時親至京師朝覲中間策妄阿喇蒲坦妄生事端動準噶爾之眾廢第五輩達賴之塔辱蟣班禪毀壞寺廟殺戮喇嘛且欲竊據圖伯特國以其所爲非法爰命皇子爲大將軍調兵數萬安然而至奮勇擊殺賊皆遠遁平定西藏振興法教賜今虎必爾汗册印封爲第六輩達賴喇嘛安黃禪榻撫綏圖伯特僧俗人眾各復生業諸蒙古部落及圖伯特酋長合詞奏請如此盛德大業超越往代非臣下所能宣罄請賜御製碑文以垂永久爰

紀斯文立石西藏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十二月朔日

康熙五十九年定西將軍噶爾弼平定西藏碑文畧云澤旺阿拉布坦令車零敦多布等戕害喇嘛荼毒生靈邊臣奏報上廑 宸衷軫此荒隅陷於水火爰命撫遠大將軍王視統貔貅駐節木魯烏蘇居中調度指授機宜遣平逆將軍延信由苦苦兒塞一路進勦 命臣噶爾弼統領川滇荊楚江浙滿漢官兵由蜀進勦於康熙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自成都拜疏起程出蜀之打箭爐裏塘巴塘以至乂木多會

集滇兵整隊進發一由類伍齊結結樹亦噶三達奔
工爲正兵一由洛隆宗碩般多達隆宗沙弓喇弩弓
喇爲奇兵訂期會取喇里竹工墨竹工卡一帶地方
宣布　天朝恩威曉以順逆大義撫歸戮叛敗散賊
番降服僞藏王達格咱及碟巴阿角喇復坦等兵不
血刃於八月二十三日直抵詔地封倉庫以待西師
撫僧俗而寧佛土招回哈喇烏蘇助逆之兵斷彼喇
撤達木餽賊之道車零敦多布等援絕勢窮戢影遠
遁達賴喇嘛得於九月望日 志作六日 抵藏坐牀僧
俗皈依遠邇傾禱用勒豐碑恭紀年月云

邊防志云康熙五十四年西藏準噶爾肆行不法戕
害喇藏　上命定西將軍噶爾弼總兵趙坤副將岳
鍾琪等率滿漢官兵由打箭爐進討之降大小碟巴
遂克詔地雍正七年以新設雅州同知駐劄打箭爐
管轄口外各土司如巴裏二塘以及乂丫革達直通
西藏一路廣袤數千里俱安設塘汛要隘處設重兵
鎮守幅員之廣文德武功之大自古未有
按西域志未載康熙四十一年用兵始末五十九
年噶公碑文亦未援前事邊防志云三十九年大
岡番欵阻兵過大渡河提督唐希順討平之似同

時事也虎爾汗者裡唐人康熙四十七年降生能
道前生事與前達賴臨終時語指同藏衆信爲再
轉迴以歸然不大見奇異惟端正慈善諳　有
靜力問一露先知耳 此據藏志言合碑文謂之虎
爾汗似達賴之號非專名也當準噶爾之據藏虎
爾汗寄居於西寧塔兒寺噶公旣復其地大將軍
王護之以歸九月初六日上布達拉太殿坐牀與
教民夷獲寧因留兵鎮守焉雍正二年册爲西天
自在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日赤拉坦喇達賴喇
嘛云自布達拉以外喇嘛寺尚多志云堡內大詔

寺每歲正喇嘛四集有三萬六千衆小詔寺壯麗
如大詔住五六百衆木鵝寺住喇嘛三四百衆藏
東五十里甘丹山上有寺傳爲燃燈佛修行之地
番名宗噶巴住喇嘛四千衆轉而南爲桑鳶寺亦
有數千衆藏西別蚌寺喇嘛萬衆藏北塞喇寺喇
嘛八千衆考其國自詔以下亦有理事官號浪子
沙其次號碟巴皆世襲然番民所敬惟達賴喇嘛
而達賴惟習禪定無條教萬衆自然從之庶幾列
子所云不治而不亂者其地西境爲阿里相距三
千餘里古瑤池在焉 詳山川地名考諭 爲古西王

母之國流風相逮梵書謂燃燈古佛在如來以前
安知非西王母向來之令主歟
康熙六十年二月撫遠大將軍王奉考正山川地名
上諭云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
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乃得其眞故遣使
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
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版圖今大兵得藏邊
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
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內一條
云阿里斯之地岡底斯東有山名打母朱喀巴珀譯

言馬口也 喀巴珀番語爲口 有泉流出爲牙魯藏布
江從南折東流經藏危地 危志作衛 過日噶公遙兒
城傍合噶兒諾母倫江南流逕工布部落地入雲南
古勇州爲檳榔江出鐵壁關入緬國又云禹貢導黑
水至於三危舊註以三危爲山名而不知其所在朕
今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達賴喇嘛所屬
拉里城之東南爲喀木地達賴喇嘛爲危地班禪苦
圖克兎所屬爲藏地合三地爲三危耳
伏惟自古以來有天下拓地旣廣又能撫之如同
內地者無踰本朝 聖祖皇帝聰明天亶萬幾之

暇討論邊徼山川如指掌尤前代帝王所無有謹
按尙書云三危旣宅三苗丕敘兩地相連又穆天
子傳云天子至于重䍐氏黑水之阿曰重䍐氏之
先三苗氏又山海經黑水之北有人名曰苗民其
書並與禹貢相發明三苗氏託處三危而據黑水
之阿今輿圖前後藏及喀木之交牙魯藏布江實
逕焉有黑水河之名由東折而南以入海蓋古三
苗之地雍梁分界宜在於此其處多高山上下動
百里卽以爲山名總不能出 考諭之外三危定
而黑水之跡愈明彼拘拘焉求厥山於甘茂於鳴

沙於緬滇離眞已遠仰溯神禹之循行 聖祖之
推測均不在彼蓋惟 聖人能知聖人故雖相去
四千年而得符節之合有如此也
按明史地理志孟養緬甸之地以大金沙江爲正
流而檳榔江龍川江在其東爲支川以次歸之眞
元黃氏諸考並同且歷引大金沙江用兵事具載
明史其支幹之分瞭如也今孟養緬甸未列輿圖
牙魯藏布江自緯度二十九半西經三十六半岡
底斯東導源起流至緯度二十七半西經二十二
不足而止注云東南由捫部落喀布查地入雲南

十九冊紀言版

43B

古勇州爲檳榔江古勇州直緯度二十五小半西
經十九强中間約八九百里不相屬牙魯藏布江
之西一度有穆護楚江源八九百里亦止於二十
七緯注云東南入牙魯藏布江又西六度有蓬楚
藏布江注云西南流入岡噶穆倫江由厄納忒克
國入南海而大金沙江之源則闕焉竊謂蓬楚以
東諸水非牙魯藏布無可以當大金沙江源者牙
魯藏布之東不半度有噶克布藏布江東南流圖
亦未盡注謂入雲南天坦闕爲龍川江迹其去路
與檳榔江尤相值而噶克布江之東一度半强有

綽多穆楚江實龍川正源綠諸水既出藏地南逕
於野蠻無從探其相續之脈耳
西域志云唐德宗於拉撒大寺立有甥舅盟約碑款
爲唐文武孝德皇帝撰文多剝落內有云綏氏㭊以
東大唐祗應清水縣以西大蕃供應
倪蛻滇小記云大招前有古柳二株輪囷離奇傳爲
唐時所植旁有十丈唐碑首行云大唐文武孝德皇
帝大蕃神聖贊普甥舅二主結立盟約云云旁刻臣
僚有朝議郎御史中丞牛僧孺等名友人林兆鵬隨
甘國璧中丞入藏所親見

按吐蕃傳云景龍三年吐蕃請河西九曲爲金城
公主湯沐與之開元二年吐蕃乞載盟文定境於
河源既而負約入寇臨洮乃詔毀橋守河至十八
十九年復頻請和詔聽以赤嶺爲界表以大碑刻
約其上未幾西擊勃律殘其國復入寇河西二十
六年王昱碎赤嶺碑天寶十二載哥舒翰收九曲
故地列郡縣其後安祿山亂吐蕃乘隙侵取諸州
德宗即位講好約盟境上姑以清水爲界此碑所
指與之合然文武孝德乃穆宗尊號傳云長慶元
年虜遣使來朝且乞盟詔許之以大理寺卿劉元

鼎爲會盟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宰相與尚書
右僕射韓皋以下若牛僧孺李絳蕭俛楊於陵韋
綬趙宗儒裴武柳公綽郭鏦及吐蕃使者論訥羅
盟京師西郊約無相寇讐大臣豫盟者悉載名於
策即其事虜得此而刻之碑不立境上而立於近
牙之寺者其俗重浮屠決政事以桑門故以此感
西國而籠其附己也
志又云西藏堡內有小詔寺其塑像傳爲唐公主肉
身林兆鵬云番人稱尚唐公主者爲蘇隆藏干布牟
遞相輪迴爲活佛今已六世

按吐蕃傳云貞觀十五年以宗女文成公主妻贊普弄贊弄贊夾柏海親迎執壻禮恭甚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立宮室以居之又景龍三年以雍王女金城公主妻贊普棄隸蹜贊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棄隸蹜贊屢爲寇而弄贊始終輔唐弄贊一名棄蘇農西域諸國共臣之華蕃俗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學習詩書請儒者典書疏番人之所敬信宜其久而神之文成主居吐蕃四十年以永隆元年薨距今千百年何止六世輪廻之說妄矣弄贊所築城宜在此地又按勃律傳云其王蘇

失利之爲吐蕃誘娶而背唐雖亦有蘇姓吐蕃女亦得稱公主然其後爲高仙芝執至京且小勃律距藏尙遠必非也

志又云大卜喇郎達布拉岩前刻有雲山爲劍風樹爲旗用彰我武永靖邊夷凡十六字無朝代年月姓氏

按唐世張孝嵩高仙芝先後破吐蕃於小勃律然遠在藏西此紀功碑或當爲元明世人所刻姓氏無可考

按唐世吐蕃建牙近地至元明爲烏斯藏說已具

前矣在今則爲拉藏蓋崑崙以南此國爲大諸川所滙牙魯爲大非他處可易固已亦有徵焉代出活佛與小婆羅事同臧河與藏河暹娑與拉撒轉音並同河之南有米納巴山與彌諾彌暹音同據圖志下游有黑水河之名本諸夷俗與山海經穆傳及樊氏周氏記同原圖環米納巴山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河與大荒南經記滎水同亦與蠻書云彌諾江分流繞栅南北百里東西六十里同其驗之多如此况唐爭勃律於吐蕃凡史傳所載今藏中亦有其蹟豈不彰明較著哉烏郎黑

也烏斯藏之名近世人相習然原新二圖及川志轉忽而不著惟舖站尙列之元明人名烏斯藏今名拉藏悉本暹娑與臧河之音耳歷代以來黑水遺蹟輾轉其畧如此

西域志云諮內夏秋冬不見北斗此天文之殊按西藏經度視京師偏西三十太陽出沒遲一時當京師初昏見北斗出地西藏不得見周一月北斗已高三十度西藏纔見爲初出地耳以後北斗常見但較京師高下差三十度烏得三季不見耶又云行軍時水圖山獵則雷雨氷雹頓至不旋踵而平閒作活佛咒

祝亦多有止者蓋其地人神雜糅傳驅役呼招之術或惡人禽漁而驚擾鬼物在彼地習爲常然於正務無關也

水道提綱云雅魯藏布江卽大金沙江疑卽古之跋布川或指爲禹貢黑水則大遠矣源出藏之西界卓書特部落西北三百四十餘里達木楚克哈巴布山山西北與卽千喀普巴山馬品木達拉池源相近在岡底斯東南三百里山甚高大形似馬故名雅魯藏布江源直西三十五度極二十九度三源東北流合折而東南 文多不錄 中云經日喀城北藏地之音城

也在衛地喇薩西南五百三十里先藏汗一居此今爲班禪所居城東南四里蘇木佳石橋長七十丈有十九洞爲藏地橋梁之冠又云東南至日喀爾公喀爾城北有噶爾招木倫江自東北來會此水源流三千里疑土蕃之臧河也經喇薩之南唐時土蕃國都今爲達賴所居伊克詔廟有唐長慶碑其西北有庫庫石橋末云經森打馬廟西禿哥里山之西南南流入羅喀布占國界值西二十度九分極二十七度又於其國會岡布藏布河朋出藏布河二大水轉西南流入厄納特克國入南海

按西域志目藏爲達布拉提綱疑爲古之跋布川未審何據山形似馬而川名雅魯未審譯語云何恭讀樂善堂二集云厄訥特珂克地分爲五印度蓋古之天竺國也牙魯藏布江出藏地帶雲南鐵壁關徑緬國入海　考諭甚明且明史地志及土司各傳俱載大金沙江由雲南西南境入緬齊侍郎旣知此水卽大金沙江又謂其終轉入天竺似於兩朝　御製猶未得見然何至併史志諸家槩不省覽殊爲疎謬且移此水入天竺卽是恒河全乖禹貢之黑水奚啻大遠而已若知其爲大金沙

卽古雍梁二州西南非此更無界又何遠之有

黑水考證卷二

黑水考證卷三

潞江

萬載李榮陞

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按所謂西海者亦弱水之類也　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　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洋水黑水出西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

按洋水經次於黑水之前赤水之後以考今輿圖惟潞江得相值其源有衆淖爾宛轉通流在大嶺間非所謂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者耶數千年滅沒之文釐出可驗然大荒南經記諸水所窮之地洋獨闕如一條云大荒之中死塗之山青水窮焉死塗音近醜塗其地在崑崙南與青水不應青水當爲洋水之誤文耳

穆天子傳云天子西征至于赤烏北征超行濟于洋水北征東旋至於黑水

按穆傳所次洋水與山海經同赤水西南爲洋水洋水西南爲黑水此云東旋似發蹤少有委曲西遷大曠原乃東歸也後文甚明

前漢地理志云益州郡嶲唐縣周水首受徼外又有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後漢志云古爲嶲昆明永平十年置西部都尉治前書西南夷傳注云嶲即今嶲州昆明又在其西南

按嶲唐縣在越嶲郡治邛都縣西千餘里前書注所云嶲州蓋越嶲也故昆明在其西南如嶲唐則昆明應在其北爲今怒夷地

水經葉榆下注云不韋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云云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革船南下水攻漢鹿茤民天震雷疾雨南風起水逆流船沈沒溺死數千人後復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六王乃俱遣使詣越嶲奏獻求內附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治不韋縣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名

按不韋今爲保山乃永昌府治以今圖考之潞江帶其西蘭滄帶其東治地占兩川間得適中兩川並東南流注謂哀牢王乘船南下不知當何屬從保山北徼西行六七百里出魯甸西北潞水自怒夷番界來魯甸當漢嶲唐地怒水即類水可知也

地理志又云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大抵皆依弱
音通轉
水經注云類水出巂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
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云蘭倉水東北
逕不韋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又東逕不韋縣
北而東北流有瀘江之名
按酈注類水無專條附三十六卷若水條下謂類
水自巂唐南流至不韋縣是矣過縣西境仍獨流
入海注乃謂注於蘭倉誤也
溫水條下云九德縣屬九眞郡縣在郡南與日南接

自九德西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寧州界來也
按晉書武帝時分益州之永昌四郡爲寧州寧州
自蘭滄以東總於交趾麋泠入海無出九眞日南
者類水旣逕永昌西其入海之口應在西南界外
緬國圖可證雖與九德西東相值而水源各別云
九德通類口者特陸程耳
唐書地理志云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
又西渡怒江至諸葛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
又南入驃國境
按羊苴咩城今大理府治在點蒼山下蠻書云永
昌古哀牢地在玷蒼山西六日程此云三百里蓋
山路也永昌西行百餘里得潞江按圖上游自哈
拉烏蘇來過怒夷地名怒江入永昌境名潞江下
流復有喳里江之名類怒均出於弱音然作哩者
尤近
蠻書山川篇云高黎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
平川謂之穹賧湯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
自永昌之越賧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
之巔朔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
寒秋夏又苦穹賧湯浪毒暑酷熱河賧賈客在尋傳
羇離未還者爲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
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賂絕原
註絡賂財之名也

按高黎共山永昌志云高三十里蒙氏時封爲西
嶽或以爲崑崙岡之轉音其山在潞江西龍川江
東從永昌往騰越路所必經樊氏言其下臨怒江
而怒江竟無專條蓋傳本散佚耳
史記正義云弱水有二源皆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卽
崑崙也南流合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
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文獻通考引

唐書西域傳上（上字疑當作云）東女亦曰蘇伐刺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女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九日行南北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人居皆重屋王九層以十一月為正武德時王湯滂氏始遣使入貢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昌為歸昌王貞元九年王湯立悉與白狗君南水君弱水君等詣劍南韋皋求內附散居西山弱水雖自謂王蓋小小部落耳自失河隴悉為吐蕃羈屬至是猶上天寶所賜詔書云云

按酈氏水經注云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奴蓋弱之轉音不必雍州有之此弱水在崑崙山南流入海與山海經所云崑崙山下赤水後黑水前之弱水方名悉叶唐世著此名者固非以上證禹貢亦未必能知山海經別有此水承夷俗所傳而自合以此愈驗古記之得真也宋程氏大昌嘗欲以此水當葉榆之源以為足界梁雍二州傳同叔非之謂東女弱水前此無稱黑水者稱之自程公始不可據此亦不然凡地當考其實不當泥其名傳氏

不問此水下流之果否與葉榆相接第以前無黑水之名疑之果爾將遂據以釋雍州之弱水乎中國以經相授山川名號隨代變易何況蕃夷而欲其終古不失唐虞之稱哉特以前後各源驗之圖籍此水應入潞江與蘭滄尙隔一山耳

雲南師旅志云元泰定帝致和元年怒江甸土官阿哀你寇樂辰寨命雲南行省督兵捕之

又云洪武三十年平緬蠻刀幹孟逐宣慰司思倫三十一年五月命沐春為征南大將軍率都督何福往討之福躋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還兵擊景罕寨寨乘高據險堅守不下福糧且盡告急於春春率五百騎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躪寨下揚塵督之賊不意大軍卒至驚懼率眾降春乘勝擊崆峒寨賊潰走幹孟乞降上以其反覆不之許尋禽斬之平緬定思倫得還

又云正統二年麓川思任反侵南甸屠騰衝據潞江自稱曰法四年正月命沐晟率都督方政等討之兵至金齒（即今永昌府）賊遣其將箇緬斷江立柵師不得渡晟遣人諭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明史云任發遣衆奪潞江沿江造船三百艘欲取雲龍

而簡緬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率麾下渡江擊簡緬追至景罕寨破其柵斬首三千獲象三十餘深入逼思任於上江伏四起求救於晟不應史云以少兵往至夾象石又不進至空泥一軍皆沒晟慮春暮瘴發燒江上積聚奔還至楚雄詔問失事狀晟懼罪暴卒五月以沐昂為征南將軍進討捷於潞江

明史麓川司傳云正統六年以定西伯蔣貴為平蠻將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會諸道兵討麓川時任發遣賊將刀令道等十二人率眾三萬餘象八十隻抵大侯州欲奪景東威遠而驥將抵金齒任發遣

人乞降驥受之密令諸將分道入右參將冉保從東路攻細甸灣甸水寨入鎮康趨孟定驥與貴由中路至上江會騰衝左參將宮聚自下江據夾象石至期合攻之賊拒守嚴銃弩飛石交下如雨次日乘風焚其柵火竟夜不息官軍力戰拔上江寨斬刀放戛父子禽刀孟項前後斬馘五萬餘以捷聞七年驥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齊集麓川焚其營任發父子三人從間道渡江奔孟養捷聞命還師

麓川司治在龍川江西而其東境與金齒潞江孟定相錯大抵倚潞江為險故前後用兵必攻上下寨道乃通任發之致討舉朝皆非王振專權而逞忿惟英國公張輔謂其受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不可不討用汝成炎徼紀聞亦云王振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則為義正言順愚謂麓川外憑緬甸內扼西南兩迤癰生要害豈得置之然亦何至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乎且賊首未除即以奏凱邀功迨至再舉三舉故當時亦多有論議者承平之久國力已覺竭蹶視明初將材兵練能以少勝眾者其道異矣

永昌府志云潞江楊慎以為即水經之瀘江音訛為

潞也

按唐地理志牂柯郡有瀘江縣在毋單西隨之間蓋以水得名水經注敘其水於滇池縣東南同並縣東伏流復出而與盤江合蜀都賦亦云瀘江伏流潰其阿今臨安開化古牂柯之地皆有瀘江而出開化者其水南入交趾與前志尤相應潞江則益州之水無伏流潞從怒轉非從瀘轉用修說謬

張機附考云潞江源出吐蕃流經芒市至木邦又名喳哩江流經八百大車里至擺古之東入於南海自木邦以下通行舟昔年隴川多士寧潛往擺古見莽

瑞體順此江而下也舊謂其水流至洪門車里散於沙磧近時騰越志又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

黃氏元附考云潞江瀾滄江所出地名鹿石山在雍望可窮其源瀾滄江之僅（僅字疑誤）僅得潞江四分之一

雲南雜紀云永昌瘴特甚瀾滄潞江水皆深綠不時紅烟浮其面日中人不敢渡瘴起春末止秋杪夾堤草頭相交不解名交頭瘴時則行旅皆絕江岸居民色多黃瘠早死惟婦女不染也

按酈氏注水經有禁水之目以旁有瘴氣可禁防罪人也猶今律言烟瘴地方不止一處潞江瀾滄

金沙江皆有之叶禁水之稱然其流各自入海酈氏不知以爲麗水注蘭滄又合禁水注瀘水失之遠矣又按輿圖潞江之源比瀾滄甚遠明地理志謂潞江出吐蕃雍望甸而瀾滄江出吐蕃嵯和歌甸黃氏幷爲一非是且鹿石山之名亦未知其何據也

鄭邦誥高嶺岡證訛云州東百里許有山舊名高黎貢俗呼高良工攢峰百出削壁懸崖嵐烟靜則天山一色小陰雨則雪霰滿巔故又名雪山高大爲南中第一蒙氏時曾封西嶽自東南逆轉西北約五七百

里經馬面關抵大茶山達赤髮野人陸阻地直接崑崙大荒嘉靖三十八年開洞吾誓乃於岡隘分水界嶺設關掘得石碑云重修高嶺岡記元至正時雲南諸路儒學副提舉止齋王某撰其文殘缺始知此崗脈衍崑崙故名高崙前三呼皆誤也博物志稱崑崙山東南水流中國爲河大荒西經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邱今黃河發源星宿海在崑崙東南（當作北）黑水在崑崙西北（當作南）流入大居爲大金沙江獨赤水未詳然三水皆在崑崙前高嶺東面赤水西背黑水其接脈崑崙審矣且潞江龍川

夾山兩腋綿亙千里下至木邦緬甸支隴散漫交布禹甸勢據上游誠天設之險以壯我永昌騰越者也

邦誥騰越人

按高黎貢之名傳於唐人夷語不可知各以近音寫之元人又轉爲高崙岡耳中國之山皆衍於崑崙且此山在三大幹外無庸獨附祖名也其引博物山海證今黃河在崑崙東北黑水在崑崙西南而高崙崗爲東面黑水西背黑水談言微中宜別擇存之

李侍郎紱黑水考云按舊輿圖西番之西大流沙之

南湧出二澤名曰嘉河南流爲潞江至永昌騰越境
內稱爲南金沙江由阿瓦緬甸入於南海其水甚大
深黑人有稱爲黑水河者以今方輿路程考之則嘉
湖即今西番大池名哈拉努爾色楞格者其水流爲
大川南行千九百里經鄂欺拉達巴罕名黑水江入
怒夷境又南行六百里入雲南境經怒山之西更名
怒江又南行八百里經永昌府西境更名潞江又南
行三百至潞江安撫司其地當騰越州正東三百餘
里皆雲南內地土人稱爲南金沙江自騰越西南行
三百餘里入阿瓦界經緬甸凡千餘里入於南海

按穆堂考引舊輿圖潞江源曰嘉河者未知何據
豈以隋唐西南夷附國東部有嘉良夷水而名之
歟然彼傳均不言其爲澤其國東北既連山接党
項其水宜東合瀾滄或江源矣南金沙江自在潞
江西此亦誤牽又云若以甘州黑河爲黑水之源
此黑水江爲黑水之委則北起雍州之西北南盡
梁州之西南其爲二州之界可無遺憾其下又疑
甘州黑河既西北流其入金沙之地當經度之四
十一度而嘉湖當三十一二度中間相距近二千
里入彼出此恐難確定自破已明無庸費辭

書經傳說云昔人謂蕃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
水色多黑故悉蒙黑名如打沖金沙瀾滄俱得稱黑
水也而眞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
拉烏蘇色禽經蒙蕃怒夷猓猓界由緬甸入南海即
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
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
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
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
康熙六十年二月撫遠大將軍王奉　上諭改正山
川地名內一條云哈拉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

所謂潞江也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
東南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夷界爲怒江入雲南
大唐監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
國

按書經傳說彙纂　本朝康熙中　欽定諸臣所
修謂哈拉烏蘇爲禹迹之所不至而改正地名之
上諭則謂哈拉烏蘇即禹貢黑水凡註書之體
兩說不同以後爲定　上諭於傳說後始出自當
遵引以釋經緣其時書局諸臣已散故未及修改
耳臺書名類篇云粟粟兩姓蠻在茫部臺登城東

西散居考今圖潞江大塘臨西界怒彝南有猓猓蠻是也雲南志作力些一作猓獭音並同而傳說寫爲猓猓又考圖潞江水自緯度二十七番界流入經麗江大理永昌三府曲折千數百里至二十四度始出緬甸水以西尚有龍川江檳榔江重鎮藤越皆內地也潞江喳哩之名雖起近世然漢志嶲唐縣已注類水唐志名爲怒水元史亦然是前人固屢言之

謹按秦漢以來說地名家者百數未有能明禹貢梁州之黑水者唐末樊綽著蠻書始指證其處比於僞傳等書虛實遼絕宋儒以地隔大理未能（能下疑脫深字）究人多惑焉逮我　聖祖山川地名之　上諭出然後知禹貢黑水果在緬隅　聖學天縱寔符禹畧固無事廣引於僻書而綽幸於千年前發其端以見識之眞者終難泯沒牖下生竭力註經而幸不獲聞其亦不幸也已

黑水考證卷三

黑水考證卷四

萬載李榮陛

蘭滄江

山海大荒西經云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 西次三經云崑崙之邱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 海內西經云崑崙之墟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 大荒南經云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

按崑崙山諸大水自南而東爲黑洋赤水洋水既

直怒水之位怒水東南發崑崙而入南海者惟有蘭滄耳下游名富艮江江之東北秦時蒼梧地與經亦相應也

穆天子傳云天子宿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水北爲陽）舍于鵝鳥之山升於昆侖之邱以觀黃帝之宮北征舍于珠澤升于舂山之上銘迹於縣圃西征至於赤烏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食馬牛羊穄麥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詔以金刃之刑賄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長季綽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詔以玉石之刑以爲周室主乃賜赤烏之人其墨乘黃金貝帶朱丌乃膜拜而受曰□山（仍似缺舂字）天下之良山也寶玉之所在嘉穀生之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天子五日休于□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丌獻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爲嬖人又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又云自河首襄山以西南至於舂山珠澤昆侖之邱七百里自舂山以西至於赤烏氏舂山三百里

按此文珠澤與昆侖相連前條云北征舍於珠澤此云南至珠澤珠澤者泉池相連如珠環昆侖多

有之依後條爲合於圖也又山海經謂赤水東南流一條又作西南流古書字或訛方位不能叶一耳元太祖之未得中原平西域極於哈烈以君其駙馬帖木兒（古安息國地）其視太王亶父雖德力有異然始作之規不謀而同也他書皆以太伯逃之荊吳此則云受周室封與其元女相去萬里犄角周初牧野之會西人居大半至穆王西游已百數十年道路無阻豈亦循甥舅之誼歟赤水至隋唐時名猶在其地近洋源依女人爲國也具（具下疑脫見字）洋水

前漢地理志云益州郡嶲唐縣周水首受徼外又有
類水西南至不韋行六百五十里
類水已見上洋水條古不韋爲今永昌郡治自此
正北行六百五十里當今魯甸北徼西徼外來者
惟蘭滄江蓋古之周水也華陽國志作同水同周
字疑耳非別水
博南縣注引華陽國志云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
滄水
水經若水下注云永昌郡有蘭滄水出西南博南縣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

東北流出 當作逕 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 按博
南縣今爲永平縣縣西高山直今沙木和道蘭倉津
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
倉津渡蘭倉爲佗人山高四十里蘭倉水出金沙越
人收以爲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 校本依大典
本作珠光穴云近刻訛作光珠按漢志注引華陽國
志云蘭滄水有光珠穴外本不訛校者失於旁證耳
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
縣與類水合又東與禁水合別一條云水自永昌縣
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饒犀象有鈎蛇長七八尺尾

末有岐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旁
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
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
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旁不過十
日皆死也 水旁瘴氣特惡千寶作禁水有毒氣自此
句至十日皆死俱出搜神記 禁水又北注瀘津水本
條蘭倉與禁水合下云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
云云有瀘江之名
按類水逕永昌西南入海不與蘭滄合流前條已
具矣蘭滄逕永昌東南入海注乃於永昌之東境

截其去路謂蘭滄由此東北轉入瀘江其謬不可
以一二數其失由於誤認蘭滄左支雲龍劍川等
江水爲正流以來作去謂當東北越重山接小源
以達金沙耳 蓋類水蘭滄瀘江俱由西北徼外來
西東相距僅百餘里三大川之支源犬牙相入雖
各有高山以分其水至寫爲平圖則相背之源反
如相續之脈分合去來易爽其眞此說圖之通病
也禁水以瘴重得名今金沙司一帶及蘭滄出順
寧以往皆有之
葉榆縣注云葉榆澤在東

水經云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過
不韋縣東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隨縣北爲西隨
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
阯郡中至東一作南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
註云葉榆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元封二年唐蒙
開以爲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八十里有弔鳥
山云云縣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也不韋縣北去
葉榆六百餘里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
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
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於不韋縣爲東北榆

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
連然雙柏縣也自澤又東北流當作逕滇池縣南又
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
謂之漏江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
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盢
町山出銀鉛東逕梁水郡北原注云當作卑水地志
越巂有卑水縣枝本云晉置梁水郡領梁水賁古西
隨三縣朱謀㙔云當作卑水非也按此知黃本之注
皆襲朱本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
氣朱衰當作褎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又東逕漢

興縣山谿中多邛竹桄榔樹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
入南中戰於盤中者也此條當入溫水下
進桑縣牂牁之南部縣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
關也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
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建武十九年伏波
將軍馬援言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越駱萬
餘人便習戰鬬者二千兵以上愚以爲行兵此道最
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按後漢志益州部牂牁
郡十六城治故且蘭有進乘又益州郡十七城有賁
古乘與桑志注不同俟考三國志失載自西隨至交

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
南注於交阯
按葉榆縣今之太和爲大理府治東臨西洱海于
漢志所稱葉榆澤者也此水本西流入漾備江折
而南歸於蘭滄漢人不知蘭滄爲此水經流故水
經無蘭滄之目僅就葉榆立名也酈註雖知有蘭
滄然誤爲瀘江之支源已辨正於上然就其所序
以爲過不韋縣東南出益州入牂牁逕交阯入海
與今圖大致亦相同酈注乃駁經文云榆水不逕
不韋縣東南而謂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合淹水合

濮水注滇澤逕漏江合盤江乃北入榆水推其意以洱海乃東行越白崖至三江口逆上易門越三泊以注滇海又越徼江開化達於交阯蓋自今洱口以下至老撾交阯經文所稱水道酈氏皆不知其自序水陸二千餘里榆水莫由焉本其時地圖昧晦故失眞若是其遠也另具各水條下此不復舉自進桑以後注與經文同惟絕温水句不合

地地當作漢志來唯縣注云勞水出徼外東至麋泠入南海過郡三行三千五百六十里

按自不韋以東水之出徼外入南海者在益州惟

蘭滄江前於地志周水下已考得其源然周水不具里數與所至所入而詳於勞水勞爲周水之委與蘭通音也水經無周勞之目而云葉榆河下游逕麋泠入海與志序勞水者同亦主蘭滄言之耳

水經注云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荊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春秋不見於傳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置交阯刺史後朱鳶雒將子詩妻徵側攻破州郡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谿究三歲乃得爾時西蜀並遣兵共討側等云云此當作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當有南水二字自麋泠縣東逕封谿縣北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其水又東逕由陽縣東注於浪鬱經言於郡東界合爲三水此其一當作二也其次一水東逕封谿縣南又西南逕西於縣南又東逕羸陵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建安二十三年改龍淵以龍編爲名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於中水中水又東逕羸陵縣南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當有縣字北帶長江江中有

越王所鑄銅船潮退時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又東南合南水南當有脫字又東北當作南逕九德郡北江北對交阯朱鳶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功當作切縣北建武十九年十月馬援入九眞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分兵入無編至居風斬級數十百九眞乃靖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縣江中有潛牛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此其三也平撮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

按後漢西南夷傳云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

茄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憐昆明諸種反叛益州太守繁勝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尙發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度瀘水入益州界羣夷犇走二十年進兵與戰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諸夷悉平此北路之兵也伏波會擊蓋由南路然經注既稱建武十九年馬援將兵從麋泠擊益州又謂其年十月入九眞篇中又有西蜀遣兵共討徵側之文既益州未平蜀人從何路進兵耶考援傳十七年南擊交阯至合浦緣海而進隨山刋道千餘里十八年春至浪泊與賊戰破之追至禁谿十九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將樓船戰士擊九眞徵側餘黨自無功至居風嶠南悉平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伏波擊益州在十九年二月以後而史失載今安寧太和耿馬皆有伏波遺蹟賴經注可驗耳

文獻通考云吐谷渾在益州西北魏周之際有地數千里南界隴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窟眞川皆子弟所理其王理慕賀川西有黃河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唐龍朔三年吐蕃攻取其地

按水經注卷二洮水下云臨洮縣東有赤水城漢建初二年馬防築又晉書四夷傳及載記言乞伏乾歸降吐谷渾樹洛干於赤水即拜爲赤水都護又隋置河源郡領縣有赤水唐貞觀中李靖等破吐谷渾於赤海其時李彥道爲赤水道行軍總管顯慶時吐蕃求赤水地牧馬不許其地應在黃河之北唐地志涼州有赤水軍則去河源尤遠赤水名著於西裔故代取其嘉稱而山海經穆傳之本水隱矣然吐谷渾所理四大城之一亦未必不近古赤水也

杜佑通典云吐蕃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西洱河合流而東號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即黑水也

按通典云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東南流入西洱河此條似可爲赤水證考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鄯城縣注云西六十里有臨蕃城又西六十里有白水軍又西南六十里有定戎城又南隔澗七里有天威軍石堡城初曰振武軍又西二十里至赤嶺其西吐蕃有開元中分界碑自振武經尉遲川苦拔海王孝傑米栅九十里至莫離驛又經公主

佛堂大非川二百八十里至那錄驛吐蕃界也又
經堠泉烈謨海四百四十里渡黃河云云又吐蕃
傳記長慶初劉元鼎經行云過石堡城右行數十
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隴
右故地也與地理志注相應是赤嶺在黃河北七
百一十里而可跋海當爲苦跋海其流東入黃河
杜君卿所云乃在河江二源之南豈名同而地別
亦猶未免於誤引耶

又按通典云漾鼻水東南出會川爲瀘水會川漢
會無縣在瀘江北直漾鼻東北此乃云東南者蓋

唐時漾鼻原有黑惠之名（惠會音通南詔四瀆之
一）水經注謂蘭滄亦名瀘江一條直云瀘倉蘭瀘
音近同取虜黑爲名未必即指會無與瀘津也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鄯城縣注云經鶻莽峽百
里至野馬驛經吐蕃墾田又經樂橋湯四百里至閤
川驛又經恕諶海一百三十里至蛤不爛驛旁有三
羅骨山積雪不銷又六十里至突錄濟驛

按此條序犂牛河以南道里自犂牛河至臧河必
取道瀾滄潞江二源志雖具其地而無分註不能
的知

樊綽蠻書山川篇云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
莎川東南過聿齎城西謂之瀨水河又過順蠻部落
南流過劍川大山西南流入海

又云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兩崖高險水迅激橫亘
大竹索爲梁上布簀簀上實板仍通以竹屋蓋橋其
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即後漢所云渡博南越倉津
者）昔諸葛征永昌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遺跡及
古碑祠廟存焉

又城鎮篇云鐵橋城西北有羅眉川又西至郎共城
又西傍彌渃城又西鹽井西有斂尋城皆施蠻順蠻

部落所居又西北至聿齎城又西北至弄視川

考今圖瀾滄源雜楚河北岸阿瑪死喀擦穆山下
有城名蘇爾莽東南半度有地名拉集意即古之
聿齎也弄視川向在其上別條云犂牛河環遶弄
視川犂牛即金沙江源弄視川蓋據二水之間蘭
滄水由莎川東南左抱弄視川過聿齎城斂尋城
鹽井彌渃城郎共城羅眉川鐵橋城西乃入雲南
過劍川大山西博南山西穿竹索橋而東南流逕
交阯入海也蘭滄得名自漢武之世皆以爲東北
入江知其入海者自綽書始又按今圖蘭滄所出

皆大山其大雪山未注唐地理志三羅骨山或近之雲南志維西通判治西北八百里亦有大雪山似在下游不得爲源山也維西雍正五年置在瀾滄江東原圖魯甸或是

宋程氏禹貢論云樊綽所稱西洱河者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卽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

昌不遠宕昌卽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於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今按西洱海子帶太和縣之東廣四十里長僅一百二十里特蘭滄江一小枝烏足以界別雍梁二州程氏云滇池有黑水祠卽葉榆之地謹按書經傳說云漢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與今太和縣相去五六百里程氏云云非是且滇池水亦北入大江與葉榆不相貫也程氏又謂榆葉漬水而黑韓汝節駁之云源之黑或由榆葉所漬豈得流去數千里色尙不變他處黑水甚多何未聞有此胡朏明云葉榆本蠻語與中國文義不同安知爲榆樹之葉耶程氏又謂葉榆去宕昌不遠宕昌三苗之裔與敘於三危者相應胡朏明云宕州西南距大理三千餘里何謂不遠以上皆中程氏之病然程氏多方援引明其得氏氏當作名黑水也按水經注蘭滄江一名盧倉盧與黑同義又杜氏通典云可䟦海合西洱河東南流爲瀘水卽黑水也漢唐時已稱黑水而程氏失於援引故爲補之

程氏云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漬得名此言誠爲孟浪予親至大理其地絕無榆樹檢華陽

國志原作牒榆字與樹葉本無關道元注云葉榆澤葉榆水所鍾也是言水鍾爲澤非言葉漬程氏蓋誤會道元之注又牽連及綽耳禹貢錐指乃謂以漬葉得名蓋亦出於樊綽綽書具在倂無葉榆之目朏明果於造誣哉

元仁山金氏云瀘水卽黑水經雲南至交阯名歸化水廣處如江東南入海海道圖名黑水口

元史云至道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以至其國

明焦弱侯禹貢解云四川行都司南有瀘山卽瀘水

所出而交阯海無所謂黑水口金說不足信胡朏明云瀘水源出建昌衛流入蜀江不經交阯入海金說實謬

予按西南之水多以瀘名焦胡所舉特其入江者耳仁山則本之通典前條所謂瀘水即黑水者實蘭滄之本名也地名或歷久不易或隨時而變黑水口之名仁山豈肯妄造去冬安南內訌有自軍臺回者寄示彼國地圖其西老撾界有黑江東南流過歸化省城之東更名富良江東南入海與仁山所言悉合此非為仁山地者因其實而寫之蓋

黑江之名夷人至今未改也

李侍郎黑水考云程氏大昌以葉榆水為黑水以今方輿路程圖考之蓋即所謂瀾滄江也其水發源西番阿克必拉疑即古之勞水南行千六百里始名瀾滄江迤蒙番東境又南行千里入雲南小甸又南行入百里經永昌府西境則哀牢山在焉又南行千六百里經永順威遠二府至車里宣慰司名九龍江入阿瓦老撾二國境入於南海其水源委甚長似足以當黑水然自發源以至雲南行三千餘里並無黑水之名至西洱河來會洱河之源始稱黑水其源近出雲南與雍州絕遠中隔岷峨諸山亦無與甘州黑水相通之理必非禹貢之黑水

明人李元陽黑水辨云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瀾滄江潞江皆由吐蕃西北來蓋與雍州相連但不知果出張掖地否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於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間至交阯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

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濮人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於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元史至元二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益彰彰明矣

禹貢錐指云元陽大理人自謂熟知其鄉之山川據張立道事以證瀾滄當為黑水元陽亦嘗泝流而上至敦煌親見其與彼地之黑水相續乎蘭滄源居河源之東黑水自三危而南必入於河矣安能越之而

南接蘭倉以入南海乎
予按地圖河源與蘭倉源經度相等而江源尙出其西果有水從西北來河不能阻亦必歸江元陽主蘭倉而雜以張掖之條按人以間故朏明得而極論之不知水出張掖經無此言特酈氏誤引山海之文而易其方隅注書家曲爲彌逢反疑大地之山川乖悟或之甚者也中谿未見通典與禹貢論故不知蘭倉得名黑水非自元始其引地理志水曰洛者當屬之潞江與若又引洱水西流入於洛者出西山經驗其前文自爲渭口之洛與本處

不應當別論之
錐指又云按水經注蘭滄水仍東北合瀘水入蜀江今所謂瀾滄江元人指爲黑水者則東南流至交趾入海與梁州絕無交涉影響之談不足信 見第九卷
又云說者多以瀾滄爲黑水徒以東南至交趾差近梁州之徼外耳其實黑水下流之爲瀾滄與由交趾入海既非出於古記又非得之目驗憑虛測度何若闕疑之爲善乎 第十二卷
按如胡氏所詰責謂黑水當由張掖屬瀾滄則禹經原無此文大地並無此水眞所謂憑虛測度者也胡氏又謂蘭倉不得名黑水則如前所陳亦足以釋然矣尙書傳說云蕃名山川以形色西南水色多黑如打冲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予於庚子歲由雲州往普洱問津土夷率以瀾滄爲大黑水旁衆溪爲小黑水彼豈知有尙書者按諸古記驗諸目擊無一不同特胡氏鶩其太遠而依禹經求之猶小而近不足當眞黑水之目耳胡氏又岐水經注之蘭倉水與今瀾滄江爲二今時大理久成內地人人目擊瀾滄既東南入海豈別有分流及故道東北入江者不知糾經注之謬反藉以難歷

古無變之江瀆豈不固哉
唐杜氏佑作通典不知王者之無外惟漢文博士王制之言是徇以爲南不盡五嶺以前史次南越於揚州者爲非妄之甚者也朏明胡氏釋禹貢專主之滇越相連既外越必外滇私意斷江源爲梁之南界自金沙江以南不屬九州斥瀾滄江於徼外然唐宋以來主是水者多有李元陽以滇人言滇蹟援引尙洽胡氏譏其未能親溯上游驗水之離合於張掖世固未有設此難以責秉筆之人者此非胡氏本意也別條云張掖水東北入居延海

俗謂之黑河並不經三危入南海安得以禹貢黑水屬之胡氏已明斥張掖水復引以折中谿何耶困於無可措辭而以勢所難行者奪之耳假令眞有一雍北之水遠出河源以與瀾滄合胡氏亦必不與之所以然者徼外不得更有禹貢山川故有明瀾滄之為黑水者必力斥之並迤西諸大川無不斥之至問彼黑水何在則又以為堙涸而人當闕疑持論徜恍總欲推而付諸無容致詰之域怪矣哉萬古不廢而誣為湮涸顯有目驗而教人存疑勤勤焉噓霧於西南恐人稍發之則梁州江源之界不確并荆揚五嶺之界亦不確而井蛙之障破矣雖然亦大愚實甚令禹貢南界果止于江嶺則所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者禹無寸土勺水何為越界循行而大書於策以誇後世耶禹言之界必及之豈惟瀾滄凡迤西瀕海皆其地其流彌大源彌遠者始足以連界二州固不係於名稱之存亡也則舍大金沙江將奚屬夫地不能言三危之類或可引而就近而南海不能也彼挾拘墟之見者聞人主蘭倉已詫梁境過大況加是以往宜益心廢而口呿不敢措議然天下後世各有心目可

盡封耶故南海之文著而黑水可得梁界可明郎禹跡所揄揚州沿海之地亦通為一矣杜氏之妄烏可掩哉

康熙六十年奉 諭考正山川內一條云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噶爾機雜噶爾山名雜楮河一源於喀木之濟魯肯他拉名敖母楮河二水會於义木廟之南名拉克楮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

按噶爾機雜噶爾山在瀾滄江源西北原圖作格勒濟雜噶拉那阿林直緯三十四半西經二十二新圖為格爾吉灰噶爾阿林西經加度而緯同所流出之雜楮河原圖作匝楚必拉 新圖匝亦作雜 濟魯肯他拉之地稍次南原圖作沙魯拉達巴罕直緯三十三半西經二十 新圖沙作薩 所流出之敖母楮河原圖作敖母槊必拉 新圖作鄂穆楚 二水東南流夾义木廟於中廟原圖作义母多直緯三十一半西經十八半强 新圖作察穆多珠克特亨 二水合為一名拉克楮河原圖作默楚必拉 新圖默作謨 又東南入雲南維西界直緯二十七强西經十七强縱橫十二度為三千里計曲折四千

里强也
書經傳說云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卽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伱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卽程大昌所謂葉榆河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屬順寧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五國入南海
按瀾滄諸源原圖有二傳說所稱蓋初出之稿與山川考諭不同依後圖則一矣又按雲南圖舊

蘭州之北有分江塘塘北之水西北流爲工江折而西入瀾滄江塘南之水東南流爲白石江又東南更名漾備江至合江鋪左有水自大理城北東來西南流合之漢志所云葉榆澤唐以來改稱西洱河者也合漾備而南入於瀾滄瀾滄江自入雲南界南東行歷收工江水雲龍江水漾備與西洱合流之水皆在左岸諸小水各自爲道同歸而異本不相通亦不藉經流之分滲秩如也明史地理志云墨會江卽樣備江南流至順寧府東泮山下合於瀾滄江對岸爲雲州習彌山順寧志云其高千伱下臨滄江者是也下距神舟渡不遠凡水隨山而分故分水之名山皆可用據圖雲州分水嶺在順甸河南緬寧猛麻諸小河分於此山北去瀾滄尚遠地理志又稱車里司東北有瀾滄江達於交阯爲富良江乃入海云
漢地理志云益州郡有葉榆縣後漢志水經同 三國志楪榆縣隸雲南郡 晉宋齊志楪榆縣並隸東河陽郡梁以後没於河蠻
按葉榆古澤自漢至蜀無稱洱水者晉於其地置東河陽洱河名似起於其時古蹟志云葉榆廢縣

在今大理城東南十里河陽廢縣在今城東十里同時二治相切必不然河陽縣當在今喜洲南去今城四十里也
隋書梁睿疏云二河有駿馬明珠又史萬歲傳云萬歲率衆次勃弄至於南中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擊破賊三十餘部
唐書云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右武衛將軍梁建方討松外蠻遣奇兵掩西洱河蠻其帥楊盛納欵
又云中宗景龍元年吐蕃及姚州蠻寇邊討擊使唐九徵敗之吐蕃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

戌之九徵毁絙平城建鐵柱於滇池勒功西洱河亦
西流得通稱滇池
蠻書名類篇云河蠻本西洱河人當六詔皆在而河
蠻自固洱河城開元已前嘗有首領入朝本州刺史
受賞二字當在本州上而歸者及蒙歸義攻拔大脫
和大釐等字城河蠻遂迸遷化皆羈置於浪詔
六驗篇云太和城大釐城陽苴咩城本皆河蠻所居
之地開元二十五年蒙歸義逐河蠻奪據太和城今
陽南塘後數月又襲破苴哶今大理府盛羅皮取大
釐城今喜州仍築龍尾今下關原誤作口城爲保障

初立太和城以爲不安遂改𨞰陽苴哶城城南詔大
衙門又云大釐成東南十餘里有舍利水城在洱河
中流島上四面臨水夏月最清凉南詔常於此城避
暑
又云龍尾城閣羅鳳所築縈抱玷蒼南麓數里按途
程篇云從渠斂趙三十里至龍尾城從龍尾城至陽
苴哶城原文誤作龍口今改正城門臨洱水下河上
橋長百餘步又云龍尾城東北有息龍山南詔養鹿
處
龍口城今上關原文脫大釐城云北去龍口城二十

五里邆川城云南去龍口城十五里
按蒙氏因河蠻三城增築龍尾龍口爲五城同居
一甸又於龍口之北修邆川城往來居之家室共
守五處如一而以龍尾城爲保障歸義父子所經
理也大衙門居五城之中爲陽苴哶其後取其北
大釐城之名以爲大理國號鄭趙楊段相沿守之
元平其地爲大理府取其南太和城之名以名首
縣而大釐太和本城遂墟惟上下二關猶在謂之
河首河尾云
漢志葉榆縣注云葉榆澤在東雲南縣注引南中志

云縣西北百數十里有山衆山之中特高大如扶風
太一鬱然高峻與雲氣相連結因視之不見
蠻書山川篇云玷蒼山唐書玷作點南自石橋北抵
邆川長一百五十餘里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
城郭邑居棊布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
千丈石稜青蒼不通人路冬當作夏中時有積雪又
云息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謁山根土山無樹
石高處不過數十丈面對寶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
斂趙出邆川
元郭松年行記云點蒼之山條岡南北百有餘里峰

巒巖岫紫雲戴雪四時不消上則高河寶海泉源噴湧派爲一十八溪皆可灌溉水則源於浪穹渟滀紫城之東羊苴咩城一名紫城北自河首南盡河尾波濤二關之間周圍百有餘里內則四洲三島九皐之奇浩蕩汪洋煙波無際江山之美有足稱者又云河尾關洱水下流也名龍尾關蒙氏之所築

李京雲南志云西洱河卽葉榆水方圓三百餘里勢如人耳故名行水金鑑引何書通考

按酈氏誤謂蘭倉水東北流而有瀘江之目杜氏通典謂吐蕃水合西洱河名漾鼻水爲瀘水卽黑

水前考已明古今地名或沿或易今圖西洱河源出劍川南境名黑水河逕浪穹鄧川西南滙爲海子鄧川卽古之澄川蠻書云城依山足東距瀘水是則黑水瀘水之名古今未改酈氏直不當謂東北轉耳宋程氏疑水之色由於葉澬又遠引滇池黑水祠爲證固失之然不得謂此澤絕無黑水之證也西洱河予嘗泛之其色黯黕與倉津同雖爲蘭倉一小枝而最有名故別徵其蹟如此

法苑珠林乾封二年宣律師問天人云成都多寶石佛何時從地湧出答曰昔迦葉佛時有人於西洱河造之其多寶舊在西洱河鷲頭山寺古基尙在仍有一塔常有光明令向彼土道由郎州過大小不算三千餘里方達西洱河河大濶或百里或五百里中有山洲亦有古寺經像尙存而無僧住時聞鐘聲百姓殷實每年二時供養古塔塔如戒壇三重石砌上有覆釜其數極多土人但言神冢每發光明人以蔬食祭求福祚也其地西北去嶲州二千餘里問疑當作聞去天竺非遠往往有至彼者太平廣記九十三卷引

按法苑珠林唐釋元惲所集其說中土佛蹟盡屬虛妄而矯託天人宜火之書也西洱河長百二十

里廣處不四十里其蹟顯驗亦詭稱五百里盡大理封疆猶不足錄之以著其妄昔河蠻請於唐作塔洱水旁十數層其高二百尺今尙在此書所述古塔如戒壇三成者卑之甚釋子好誇曾不引用蠻塔知其造說果在開元前矣

地地字亦當作漢志青蛉縣注云僕水出徼外東南至來唯人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葉榆縣注云貪水首受青蛉南至邪龍入僕行五百里秦臧縣注云卽水南至雙柏入僕行八百二十里又會無縣注云故濮人邑也

菝會無直今大姚縣北其間東起羅次古秦臧西至白崖古邪龍南連易門古雙柏大扺皆古濮人之所居故以名其水然支分南北南大幹逕其中彼此毋庯桼大幹之北爲青蛉水今一泡江毋血水今大姚河駿馬河今龍川江以次北流入金沙江大幹之南則濮水今陽江貪水今白崖水郎水今綠汁江總爲一南東流下游逕交趾入瀾滄江濮水近出幹南之勃弄川而漢志以爲出徼外且有貪水首受青蛉之文皆失之蓋白崖地廣而泉溥昔之治水者北跨幹凹分一泡江之源南度以濟之其蹟具於圖閲者但見紙上水脈相連而不知二流分背因以一泡與白崖通爲一今原新二圖猶然知其沿誤於舊也

水經脫濮水酈氏注江水下一條云布僕亦出徼外從邛筰縣字有誤當云筰都西來分爲二一水東逕臨邛縣江都縣字有誤武陽縣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嶲邛都縣至雲南郡之蜻蛉縣入於僕郡本雲川地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上承蜻蛉縣水逕葉榆縣又東南至邪龍入於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縣當作郡州故康降都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歷字疑衍雙柏縣即水出焉水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麓一作麊泠縣南流入於海

酈氏因地志注僕水有出自徼外之文而勞若淹繩各有川分受此外別無徼外水下注僕水者遂截取蜀西大渡河源及孫水跨江逆行入蜻蛉以貫之逐節倒亂離眞益遠班氏豈樂此附會哉今圖學大明其地人常往來是非之蹟較然矣僕水本條尙未大錯酈氏前注以爲榆水所逕之地一川而雜兩水蓋彼自失榆水之本行耳說已具於上

又牂牁郡西隨縣註云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泠入尙龍貉過郡二行千一百六里■都夢縣注云壺水東南至麋泠入尙龍貉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

按麋水長僅千里而云西受徼外或爲蘭滄右支從夷地流入之水也壺水長與麋水等當爲今李仙江下游除僕水外蘭滄左支之流皆不長

漢地理志牂牁郡有漏江縣次西隨都夢談稾進桑

前左思蜀都賦云漏江伏流潰其阿
水經葉榆河注云榆水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又逕賁古縣北與盤江合又東南絕溫水而注於交趾

按注言榆水東逕滇池縣南又逕同並縣南今南盤江上游有八達河自宜良縣南東流其程正如此八達河於阿迷北境東北轉右有支源與今開化府北期烏河源分水於大石牙山開化爲漢漏江縣註見二源相値遂以爲榆水灰道於此也漏江南流三伏三見賁古尙在其西其水南流入濮

水註又以盤江之名通之也葉榆與濮水二註大牛爲漫漶圖本所誤已具於前考然源流雖紊而水道無虛故宜斷章釋之賁古來唯西隨進桑等縣並在夷地

蠻書途程篇云從安南府城上水至峯州兩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黎武賁栅四日至賈勇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從賈勇步登陸至矣符館一日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隻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鄯闡柘東館一日只計日無里數

新唐書地理志云安南經交趾太平百餘里至峰州又經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樓縣乃水行四十里至忠誠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貴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經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湯泉州又五十里至祿索州又十五里至龍武州皆爨蠻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儻遲頓又經

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經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劍南地也又經通海鎮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絳縣又八十里至晉寧驛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東城

按二書所言陸程自賈勇至曲江盡不同賈耽之志作於貞元尙參唐制樊書咸通時作全用蠻言唐絳縣稱江川縣可證并有二道也今圖自曲江驛東南往安南必由開化與古路畧同山川志云期烏源自石洞流出爲儂人河環繞府城北東南三面如龍盤故一名盤龍河按期烏卽蠻書曲烏

之轉館在水側故以名當爲唐湯泉州地循水西北行五十里至樂農寨值唐祿索州又西北至大石牙值唐龍武州期烏源窮於此越西山渡洞溗水水卽臨安府瀘江之下游別有考期烏水三伏三見漢之漏江也其水南徼東流入交阯據外國圖徑平衡有水左自廣南府界來合之當爲普梅河之尾又南流爲宣光江至宣光省卽安平賭咒河右徑安北府來繞行省之西南而合之又南轉西流有二水左自廣西界來總爲一西南流合之又西南至東蘭縣側注於富良江

董以寧與嚴祺先辨黑水書

自去歲得奉明教以所定禹貢註見示知足下好學深思較二孔及蔡氏逾詳而更定蔡傳數條俱鑿然有據顧于黑水之入南海則獨闕焉存疑此誠出于至慎之意然昨者僕亦以鑿然有據之說語足下足下雖不非之而猶未免于疑故敢退而爲書以質之于足下按經文云華陽黑水惟梁州又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讀者見雍梁皆有黑水而又下入南海以爲此水之在當時必直貫今陝西四川之境又下雲南全省而入于交南之海此其言不足辨也黑水在黃河之北若果直下而趨南海必橫衝黃河以過而黃河亦且隨之以南不得紆回而東至于積石矣今黃河得東至積石則不直貫雍梁之境內可知並不直貫于雍梁之境外亦可知於是互相臆度有謂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者此但見漢書西域傳張騫言河出于闐合葱嶺河以入蒲昌海冬夏不增減故以爲潛行地下至積石始見耳不知紆回于積石以西者後人出塞皆經其地又何嘗潛伏而不見乎況蒲昌海至積石有大流沙間之唐與元兩訪河源皆已知張

騫之謬乎前之人想亦致疑于此故圖禹貢黃河或竟始于積石其西至星宿海處竟不入圖或竟圖黑水于黃河以南謂源出梁州之汾關山則是雍州之地當無黑水固與經文不合而遷就其說者遂謂黑水所經不特包川陝雲南之外而且包于星宿海之外果若所云則去雍梁之地極遠當時何取於此而以爲二州之疆界也竄都魏石牀謂海非南地洋海可以闢從來承襲之非特欲以東北之居延海當之據元都實所圖謂黑水入張掖河再流入居延海則其水固東北流而不得謂之南今乃曰居延海仍滙黃河因黑水在北黃河在南故曰南又因其流入居延海故又曰海嗚呼恐虞夏史臣無此割裂難通之文義矣愚則曰海非南地洋海亦非北地居延海而甘肅以南之青海也酈道元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郡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至于南海而後漢書西羌傳註謂三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有三峯故曰三危一統志云三危山在沙州城東南二十里與漢書合志又云黑水見鎮夷所城西四里一見肅州衛城西北十五里源出雞山今考其地即古張掖其西歷鎮夷所至肅州爲酒泉郡再西至哈密始爲

沙州之燉煌今日源出雞山則爲甘州無疑也曰鎭夷所則在甘與肅之間無疑也曰肅州城西十五里則近鎭夷所之西而合而南流無疑也而所謂青海爲李靖討吐谷渾時所過者適在其南此非其所入之處歟況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北得水便名爲海此處有沙漠之瀚海在其北有蒲昌之海在其西北而又有居延海在其東北卽欲不名之南海不可得也王莽秉政時於此地置西海郡亦以此得名然以其在中國之西則漢時自謂之西海而以其在西徼外之南則禹時自謂之南海如一江也於導漢則

名爲北江而於導江之條則又名曰中江固不必致疑于此矣然則是水也在西北之一隅止以界雍而不入乎雍之界又何由至梁而爲之界哉嘗遍攷圖志叅以魏石琳考異而知黑水在黃河之北尙有見于寧夏東番以注黃河者而黃河以南則更有四一見平凉開城縣北百五十里曰大黑水小黑水合流入河一見慶陽府城西百二十里源出太白山合浦川流入寧州一見文縣軍民所水經注所云出西羌素嶺入會白水者是一見城固縣西北諸葛武侯箋所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者是凡此四水固皆在雍州之境內而城固文縣實與梁州接壤經文以黑水爲梁州所距之界必取諸此而非甘肅間之南流入海者矣至地里志謂源出犍爲郡南廣汾關山卽今四川之敘州已無其水而漢武開滇池縣有黑水祠又止言有祠不知水之所在疏引鄭說直以爲中國無之則失于所見不廣而執入南海之舊說者必欲于今四川雲南境內求所謂黑水以實之唐樊氏謂卽麗江宋程氏謂卽西珥河元金氏謂卽瀘水明李氏謂卽瀾滄江紛紛不一甚且水本不黑而强名之則無稽甚矣足下何必以其去三危遠近而始疑

之也哉不揣愚昧直抒臆斷惟足下採擇并示賢弟孫友共定之寧頓首

萬載李厚岡先生以進士服官雲南與檀默齋同講輿地學精博過人所箸雲緬山川志予已收入問影樓叢書禹貢黑水入海之道自孔蔡以來聚訟紛紛曩見董文友與嚴祺先書變甯都魏氏之說以南海爲青海心知其謬而無說以折之及見先生此藁昭若發蒙乃與熊君譯元重加編訂釐爲四卷付刊而附董書於後是非所在後世自有能辨之者乙卯三月胡思敬書於退廬

江源攷證

萬載　李榮陛

徐霞客江源攷曰河源崑崙之北江源崑崙之南日犂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至敘不及千里金沙經麗江至敘二千餘里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莫能溯人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中國之始非發脉之始也導河積石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岷山江源不出於岷山推江源者當以金沙江爲首云云攷徐氏遊記天下名山多有而江源無之第六册崇正十一年冬月別滇赴雞足山自言欲從金沙江往雅州參峨嵋滇人皆謂此路久塞不可行必仍歸省假道於黔而出遵義其後自雞足北出麗江南西極騰越轉永昌迤順寗復止雞足修志病足而東還不果出遵義又踰年遂卒陳木叔爲其誌乃云霞客從峨嵋抵岷山松潘又南過大渡河至黎雅瓦屋晒經諸山諸山亦在大渡河北極於犛牛徼外漢書止有旄牛徼又由雞足而西出

石門數千里至崑崙窮星宿海登半山望見方外黃金塔又數千里至西番參大寶法王某氏爲傳益增飾之謂由雞足而西出玉門關數千里至崑崙山窮星宿海去中夏三萬四千三百里還至峨嵋以溯江紀源一篇託估客寓余其書數萬言德清胡氏以自滇探河源不應迂道玉門且去中夏無如是之遠譏霞客爲不學無識徒大言以欺人然攷之遊記何嘗有是事峨嵋尚未一到江源攷殆据迤西番僧傳之首尾不滿千言言里數僅得三之一其質略如此二子徒欲炫燿其文不惜多方造誣以身質之亦大爲霞客累矣胡氏不之察反云霞客不足道吾特爲一代鉅公辨也豈不謬哉胡氏又謂岷山導江經有明文不可以麗水爲正源且江河一也導河積石非經之明文乎金沙與岷江固相合胡氏猶欲絕之于闐河與積石隔越數千里胡氏轉欲引爲重源何歟謂有定識者固如是歟霞客自註云金沙江卽殑伽河南金沙卽信度河攷唐書中天竺摩揭它國地瀕殑伽河水經註恒水至五河合口南下到摩羯提國是殑伽卽恒水矣通考又云新陶五江總名恒水新陶

即信度亦爲恒水恒水今稱岡格母倫江源出岡底斯大山之西其東則牙魯江所發南金沙上游也天竺水與中土水東西分背明季佞佛以得託其種爲幸遂不惜竄易禹九州奉之霞客妄借光於二河即移胡氏前語斥之不爲過矣乙巳七月十一日

華嚴經四十二卷十定品云無熱惱大龍王宮無熱池周圍五十由旬四面各有一口於象口中出恒伽河流出銀沙師子口中出私陀河流出金剛沙於牛口中出信度河流出金沙於馬口中出縛

芻河流出瑠璃沙四大河各共圍繞大池七匝隨其方面四向分流入於大海以新圖及歷記考印度諸國居葱嶺南池源所發之水入南海此四河皆恒水之源源異而流同實非一池所分亦非隨方四向各入其海也彼地慈芻衍說虛妄印度眞形何嘗如是耶丙午七月重書

山海經海內經云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曰若木若水出焉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郭氏注引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即韓流也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曰昌僕

桑氏水經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

酈氏注云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若木出焉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降居斯水爲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居帝位

按若水即江源元以來稱爲金沙江其水東流北越河源乃得青海南越瀾滄潞江二源乃得黑水

然雖同源崑崙而若水較遠初出時直北惟有向西流去之衆淖爾總名青水直南衆淖爾則黑水之潛源又東流數百里兩傍大川乃發今圖學大明以考山海經始得其解矣水經注引此文脫青水二字反如在黑水之南方位旣失兩水如出一源其誤可知又按昌意居若水古記相同其地近蜀濁山水經注作蜀山古字通用漢地理志建成縣有蜀水酈氏注又作濁水可互證以後代言之江源非人居黃帝乃降封其子比舜封象於道州者地尤遠然顓頊卒起於其間聖人固不可以地

限也環崑崙諸大川若水在河水南赤水北西次三經大荒南經並失載穆天子傳亦脫焉獨賴北一經猶存爾酈氏云穆天子傳竹書及山海經蘊蘊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信然然遇得真如此文證之以確圖以訪地脉川亦無不合也

中次九經云岷山之首曰女几山洛水出焉東注于江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注于海又東北一百四十里曰崍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流注大江中多怪蛇

郭氏注云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

海內東經云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城都西入海在長州南

按中經既稱洛水注江又云江出崌崍非源流倒置也蓋稱洛注于江江源出洛口上游可知江卽若水洛卽瀘音之所出近代名阿礱江者也自此轉稱瀘水東北流至岷山之委合北江又稱江水故曰岷山江水出焉而終以注海之文其下崍崌蓋小水土人亦稱爲江故以大江別之東經三江之名亦與上條相發汶曼卽岷音之轉後世稱都江出於彼以南江視之爲北也今金沙江源正在蜀西自南轉東北以北視之仍爲南二水合流於岷山之委卽爲大江非別有中江矣南江大故以入海之文歸之長州蓋今大江口南通州連崇明一帶沙地非縣名長洲者

漢書地理志云若水出蜀郡旄牛縣徼外南至大莋入繩

三國志張嶷傳云越巂郡有道經旄牛至成都平且近華陽國志云旄牛地在卬崍山表寰宇記云

通望縣有故城俗呼爲牛頭城按其地在今雅州清溪縣大渡河之南漢時蜀郡越巂徼外皆若水所經越巂所隸臺登定筰等縣尤相近史獨注於旄牛下者其地值南北之中而近蜀故立都尉於此以主徼外諸夷事具西南夷傳

樊氏蠻書山川篇云磨些江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籠川犛牛石下謂之犛牛河環繞弄視川南流過鐵橋上下磨些部落卽謂之磨些江

唐書西域傳下蘇毗本西羌族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硤戶三萬天寶中王沒陵贊

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闕下玄宗厚禮之又云多彌亦西羌族役屬吐蕃號難磨濱犂牛河土多黃金貞觀六年遣使朝貢

唐書地理志隴右道鄯州鄯城縣注云過黃河四百七十里至衆龍驛又渡西月河二百一十里至多彌國西界又經犂牛河渡藤橋百里至列驛又經食堂吐蕃村截支橋兩石南北相當又經截支川四百四十里至婆驛又經乞量寧水橋大速水橋三百二十里至鶻莽驛唐使入蕃公主使人迎勞於此又經鶻莽峽十餘里兩山相崟上有小橋三瀑水注如瀉缶其下如烟霧百里至野馬驛

按蘇毗多彌二國合傳志考之蓋西東斜列犂牛河首北起衆龍驛南西盡鶻莽峽逶蛇高下千里其水皆當爲支源也

隋書西域傳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有嘉良夷卽其東部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栅壘石爲巢高至十餘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大業中遣子弟朝貢嘉良有水濶六七十丈附國水濶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

國南有薄緣夷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數千里接於黨項

唐書南蠻傳下成都西北二千餘里有附國蓋漢西南夷也其東部有嘉良夷無姓氏地縱八百里橫四千五百里無城栅居川谷疊石爲巢高十餘丈以高下爲差作狹戶自內以通上地高凉多風少雨宜小麥嘉良夷有水廣三十步附國水廣五十步附國南有薄緣夷西接女國 次南平諸獠後

按附國與嘉良夷西東錯列而附國之西接女國女國水南流爲怒江入南海附國次其東其南流大川或應爲瀾滄江源嘉良夷又次其東其南流大川亦應爲金沙鴉礱江嘉良以東接黨項則與蜀郡近矣此二國蓋西北與多彌接壤而東南隣於磨些者

蠻書城鎮篇云鐵橋城在劍川北三日程川中平路有驛貞元十年南詔蒙異牟尋用軍破東西兩城斬斷鐵橋大籠官已下投水死者以萬計今西城南詔置兵守禦東城至神川以來半爲散地見管浪加萌於浪傳兖長褌磨些撲子河人弄棟等十餘種

又云寧北城東地有野共川北地有虺川又北有禮

川又北有郎婆川又北有桑川即至鐵橋城城北九賧川又西北有羅眉川又西牟郎共城又西至傍彌潛城西有鹽井鹽井西有欽壽城皆施蠻順蠻部落今所居之地也又西北至聿賫城又西北至弄視川又云昆明城在東瀘之西去龍口十六日程正北有諱苜川正南至松外城又正南至龍怯河西南至小婆城又西南至大婆城西北至三探覽城又西北至鐵橋東城其鐵橋上下乃昆明雙舍至松外已東邊近瀘水並磨些種落所居之地

按名類篇云施蠻居鐵橋西北順蠻居鐵橋已上

地名劍羌磨蠻居鐵橋上下大婆小婆三探覽昆池等川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爲婚姻又云裳人居鐵橋北弄棟蠻亦分散磨些江側大抵磨些與磨同部而最强西被麗水東際東瀘水皆是

范氏吳船錄云江源自西戎來由岷山澗壑中出而合於都江今世所云止自中國言耳

陸氏入蜀記云嘗登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遠矣

按宋人稱江水爲都江以其自成都流出別於西戎遠來之江也都江有松茂二源茂州源稍近胡朏明主之因謂范陸所云源出西戎不可窮極者蓋以唐人言江源自松州甘松嶺始而當時又有謂羊膊嶺在茂州列鵝村者其地大近故爲是說非謂江源更在羊膊之外也予按此二源皆在成都西北范氏謂江源自西戎南轉而合都江陸氏亦謂江源遠從西南蠻箐中來似指馬湖江言之即今金沙江宋世大渡河以南不屬中國二人皆至蜀船過叙州合江口親見南源之大非北源可侔故前後所記得同耳

蔡氏書傳引晁氏說云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

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衞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傳說彙纂則謂導江之處在今松潘衞北西蕃界之浪架嶺漢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氏道西徼外是也

予按云云得同耳又按岷山導江與導河積石等

俱不言自則是發源之地無用施工但於中路大
山傍經始耳馬湖與都江合處乃岷山之尾導江
應自此始故記之
明僧宗泐詩記云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
河源爲抹處犛牛河爲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
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爲河源
予西還宿山中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飲漢水矣
胡氏駁宗泐云犛牛河雲南之麗江源也蓋因朱
思本言河源直麗江司西北千五百里故附會爲
此說予按明太祖以佛書有遺洪武十一年命宗

泐往西番求之十五年還朝蓋自紀其所見豈肯
借人紙上臆度以爲重者且其言與思本無涉亦
不知犛牛河之與麗江得相通朏明於瀾滄江條
下難李中谿等以未能親探源委及宗泐詳記江
河源又以附會誣之何哉按今圖河源經度較江
源近七度半宗泐未踰界山已先飲江源而番人
至河源地始稱漢水者均不知犛牛河亦流入漢
地也江河同出一山山海經已言之二千年來宗
泐始證明之耳
永昌府志張氏機考云北金沙江源出吐蕃共隴川

犂牛石下謂之犂牛河亦曰犂牛訛犂爲麗又名麗
江卽古麗水以其江產黃金故名金沙元憲宗取大
理用革囊以濟者卽此水也由鐵橋城東經麗江府
巨津寶山二州又東經鶴慶府北勝州姚安府又自
武定府北界黎溪入濟慮部彝人鑿桐槽船以通往
來行旅名金沙渡折北行過四川東川府西名黑水
或名納彝水經四川行都司會川建德德昌打衝等
衞所又經烏蒙府又經馬湖府蠻夷長官司馬湖江
來注之下流至敘州合岷江
明地理志麗江府下通安州云西北有金沙江古名

麗水源出吐蕃界犂牛石下名犂水犂訛麗流經巨
津寶山二州至武定府北入四川大江巨津州云北
有金沙江入州界有鐵橋跨其上寶山州云南有金
沙江
按明史注麗江得名亦用張機之說以爲本於犂
水訛爲麗按麗水城南詔所置在今檳榔江側犂
牛河乃多彌所居在今金沙江上游二名並起於
唐世而流不相通張氏因元置麗江司於金沙江
意麗水由犂訛不知犂牛河乃以漢語譯番之必
力蕃人固無此目且其水隨地易名未必入滇界

仍稱必力也土俗自元至今金沙江無麗水之號麗江司自取新名如潊江元江曷嘗因水有是名而後置府哉互見大金沙江考駁正胡氏條下

徐霞客江源攷曰河源崑崙之北江源崑崙之南曰犂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岷江經成都至叙不及千里金沙經麗江至叙二千餘里而岷江爲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獠谿峒間水陸莫能溯人旣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有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不知禹之導乃其爲害中國之始非發

脉之始也導河積石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岷山江源不出於岷山推江源者當以金沙江爲首云

徐氏明季人久客麗江土府所考皆傳自蕃夷與明初宗泐記合又張本於山海經以爲出崑崙山也朏明未見此考惟據世所傳霞客小傳切譏之予別有跋語正其謬此不著

小谷口薈蕞云吾友閻中書詠刋大清一統圖云本之政治典訓方畧會典一統志諸書其山川位置自無苟且按圖金沙江一源自阿六江一源自烏思藏皆南流至共龍㡳牛石下枝分東流爲金沙折而南又東流經永北府南又東至程湖又東至馬喇東瀘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南流少西至大姚折而南又東至姚安姚州元謀復西南流至楚雄府而㡳牛石分枝之麗江南流至劍川浪穹折而東至大理太和爲西洱卽古葉榆水也又東流至賓川又東至定遠而與金沙江合又東南流至南安少西而瀾滄江自西南流至蘭州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點蒼山少東至打牛平又東南流與金沙江合又南流至茶山西又南流至元江折而東爲九龍江卽瀾滄江流入安南界入於南海者也其金沙江東南流至馬喇與瀘水

合流處又東流至會川西孫水自北來注之又自會川東北流至大赤口羅羅小赤口羅羅少東其處亦名金沙江又東北至馬湖又東至叙州宜賓流入岷江而金沙江又自大赤口羅羅分枝南流至東川之西會理之東又南流至烏蒙之西祿勸之東又西南流至雲南滙爲昆明池卽滇池也陳鼎紀遊云金沙江有二在緬甸者流而南趨南極在麗江者流而北遶西極合黃河而入中國皆發源大理之洱海又云金沙江卽佛書所謂恒河水經注所謂西洱河也故足跡不到盡信書不如無書也

按已上二說覛九州皆如斷島諸源時分時合彼此相通竟無庸別以金沙瀾滄江河之名昔之談水未有若是迷誤者陳氏自謂得之身經張制臺志金沙江已發其謬小谷口援梁州水說十餘條莫測是非何在而終以閻氏一圖皆無見於地理故紙上看與脚下走同歸大錯也

李侍郎江源攷云江爲南條大水與北條之河並稱河自發源至積石入中國境以今方輿路程圖攷之已七千餘里而從來溯江源者悉本禹貢岷山導江之文止就岷山言之雖博奥如桑氏水經酈氏注精

詳如程氏禹貢論亦無異辭余獨疑江水廣與河等深則數倍並横亘中國江尤有天塹之名而岷山在陜西癈叠州爲中國境內何其源之近而小耶竊以爲禹貢言岷山導江猶導河積石止就神禹施功之地言之江源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也昔人嘗有以北金沙江爲江源者其源在西番境內莫得其詳余典試雲南以南北二金沙江發策問士亦莫有能言其原委者後蒙

聖祖仁皇帝頒賜方輿路程圖則北金沙江原委井然既開方以計里又測極以準度其法爲古來所未有實聖人嘉惠天下之盛心使通經學古之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也按圖考之岷江與金沙江會合於四川之叙州各自叙州逆溯其源岷江源出岷山當北三十四度西十二度南行至叙州與金沙江合自發源至此僅一千八百餘里若北金沙江則發源於西番之河克達母必拉必拉者江也當北三十二度半當西二十度經母魯斯烏蘇之拜圖都渾共南行千八百里過裹雍河屯始名金沙江又東南行九百里過塔城關至雲南麗江府又南行數百里至陶營巡檢司又東北行千里至雪山入四川境又北行千二

百里有打冲河來會又東行三百里至涼水井折而北行七百里又東行四百里至馬湖府又東行二百里至叙州府與岷江合自發源至此已六千九百餘里較岷江之源遠三四倍凡水以源遠者爲主而源近者附之今自叙州會合之處逆溯二江之源修短懸殊如此乃不以行六千九百餘里者爲江源而以行一千八百里者爲江源此理之必不可者也按黃河發源北三十六度當西十九度與金沙江南北相距僅三度半東西則止偏西一度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之北皆高山聳峙蓋即所謂崑崙山也河源在

崑崙之陰江源在崑崙之陽而特微偏西二百餘里也又有一源名鴉礱江即打冲河自發源至敘州行五千里較岷江源亦幾三倍以源遠論當主金沙江以源大論當主鴉礱江然不如金沙爲確蓋金沙較鴉礱又遠千九百里源遠則流無不盛者若岷江則斷不得指爲江源也又按江河並發源於崑崙河源在其北者已東趨陝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斯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江源在崑崙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近復南行直趨雲南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

山入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相背繼而相向有若黻文亞字亦天地之奇觀也觀江源者亦可以無憾矣

穆堂考江源謂凡水以源遠者爲主而源近者附之此不刊之論禹貢言岷山導江蓋指施功之地江源不始於岷山猶河源不始於積石其解已發於明季徐霞客穆堂更舉方輿圖準度計里確鑿言之江源之當歸金沙無剩義矣岷爲梁州大山延亘數千里禹貢次南條之山猶率言岷山之陽至於衡山是知山前山後分合諸水統此一名導江即在敘州施功沱口亦只在瀘州訖功今篇內以岷江之名專屬都江仍沿舊解非禹貢岷江本義也中國山川首梁南而尾渤碣江河俱指東北行中間曲折之勢正同今篇末謂其形如兩已相向此據金元以後河趨淮濆者言之然勢出人爲禹貢行水自然惡有是哉

永北府志水利條金沙江考知府同安陳奇典作亦主李穆堂說而駁張機考大金沙江以爲闊二十里者不足信不知長江之名金沙在上游弱水之名金沙在出口且長江入海處何止寬二

十里耶餘論亦多未安不錄

漢地理志云鮮水出旄牛徼外流入若水

酈氏若水注云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流入若水

按字書犂音黎耕具論語犂牛註謂雜文而已無以目牛者周禮春官樂師有旄舞註云氂牛之尾疏引山海經云潘侯之山有獸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又山海經荆山多犛牛註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集韻韻會犛並音氂蓋漢志所稱之旄牛即唐書之犛牛而字誤犂蠻書物產篇彌

諾江巴西出犛牛不但山川篇磨些江出吐蕃中
節度西共籠川犛牛石下謂之犛牛河
金沙江志犛牛尾細而柔茜染之可爲纓
水經云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東南至蜻蛉縣又
東過姑復縣東入於若水酈氏注云淹水一曰復水
逕蜻蛉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
水也
水經又云若水南過越嶲邛都縣西指今西昌縣地此言西徼之外
莫寶相距六七百里也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酈氏
註云繩水卽若水之通稱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

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亦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
注若水
按遂久故縣四川志云在今寧遠府鹽源縣西蓋
雲南之北界永寧土府及蒙番諸部古淹水逕其
間東南流卽今瞻對流出之布壘楚河入永北境
名無量河者也其長二千里東距鴉礱江近處不
及百里漢志遂久縣注惟有繩水繩比淹尤大耳
合水經觀之縣界二水之間甚明會無縣唐爲會
川因嶲水會東瀘水得名其治西去淹水倘遠淹
水自遂久徼外東南流至會無縣之西界卽折向

西南入於若水蜻蛉姑復二縣並在若水南西地
或越至水北然自會無以下已無淹水惟今永北
府東有泚那河大羅河東南合流入江此諸水之
首均以古淹水支源相屬水經或未精別而牽連
言之也三絳縣當在大羅河口西南隔江與一泡
水口相對四川志謂在今會理州東南則直今東川府地不相應酈注後條
謂淹水逕蜻蛉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者別是江
以南一泡水之跡非復經意不可用又按今圖金
沙江以東鴉礱江以西惟無量河自番界流入東
南行入於金沙江更無別水水經有淹無鮮漢志

有鮮無淹恐音相近而寫字別也酈注兩存無以
應之
漢地理青蛉縣注云臨池灊當作鹽池澤在北僕水出徼
外東南至來唯入勞過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又云
禺同山有金馬碧雞應劭云青蛉水出西東入江也
後漢志注云青蛉縣有鹽官濮水出水經脫此水酈
注若水下云若水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蜻蛉水入
焉水出蜻蛉縣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又云貪水出
焉蜻蛉水又東北注於繩水卽若水
按漢越嶲所隸縣在江以南者惟青蛉青蛉北接

遂久遂久境跨江南北今北麗江鶴慶是其地西南接雲南東接弄棟今大姚是二縣皆隸益州以古驗今一泡江出雲南縣西東北流右納鹽井之水而入江卽青蛉水也白鹽井葢古之鹽池縣應在水西而久廢無蹟通志以大姚當青蛉州志以大姚河當青蛉水皆非是

詳後毋血條

漢縣古地廣青蛉西南境分今賓川及雲南縣治之地抵於濮水故漢志詳之酈注不以牽合青蛉水固是然貪水亦濮之支也淹水條下又注云青蛉縣有禺同山淹水逕縣之臨鹽當作池澤而東北

逕雲南縣西東北注若水也淹水不逕青蛉前條已具此所言卽青蛉水也當云青蛉水出雲南縣西東北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注若水乃得合僻書傳寫多訛非必酈氏本耳

海內經云西南有巴國大皡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是始為巴人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其城中方三百里有巴遂山澠水出焉

郭氏注云巴國今三巴是按其文與巴遂澠水相連澠水卽繩水出西南徼外非蜀中之巴也又注辛氏云卽酆氏未知何據

漢地理志云繩水出越巂郡遂久縣徼外東至僰道入江過郡二行千四百里

水經既此水酈氏注云若水逕越巂大筰縣入繩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於江其一水南逕髦通旄牛道至大筰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

遂久大筰旄牛並見上四川古蹟志云廣柔廢縣在今汶川縣西七十餘里按圖直西徼外有公噶拉大嶺嶺東小水東流對灌縣入於都江嶺西小水西流至朝斯佳入於鴉礱江酈氏就其時地圖

枝源相連誤謂繩水分注入江也若水大於繩故水經以若為主當云繩水入若漢志反云若水入繩者合口居民以支掩幹而通稱繩水故志因之錐旨因此文遂以繩水屬之金沙江以若水屬之鴉礱江則大謬山海經云黑水青水之間若水出焉考已具上若鴉礱江源北屬河南屬金沙於黑水青水何與乎酈注云繩水分東枝注於江若繩水在西豈能東越若水而分注於江乎

蠻書云東瀘古諾水也源出蕃中節度北謂之諾矣江南下既流逕某某等字郎部落又東折至尋傳部落與磨些

江合又云臺登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縈迴三曲中間皆有磨些部落瀘水從曲落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西蠻

按四川古蹟志臺登廢縣在今冕寧縣北西去鴉礲江約三百里發書一字闕筆也其地值喇滚司之南瀘水從北來縈迴三曲指次如畫元人地志云柏興府昔摩沙夷所居漢置定筰縣唐置昆明縣天寶末沒於吐蕃後屬南詔改香城郡至元中鹽井摩沙酋內附二十七年置柏興府以閏鹽縣爲倚郭屬羅羅斯宣慰司四川志云明改爲鹽井衞本朝雍正六年改鹽源縣考其地在鴉礲西南曲內其小水從西北轉東入鴉礲云漢世既開西南定筰等縣欲通身毒而爲嶲昆明所閉昆明蠻尙在定筰西唐縣乃借名而閏鹽亦磨些之東部西去磨些水尙五百里也鴉礲江既入金沙江漢人於其水會置大筰縣志云城址猶在然地值今鹽源南徼東志家以附冕寧非也尋傳本在麗水西其別部又居此今更號烏喇見新圖鄺注引益州記云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里校本謂句有

外誤未詳蓋縈三曲三字併爲舊又脫三百里以下之文故費解以此知樊氏亦本於李記也

李吉甫元和志云念諾水本名繩水流入瀘水在臺登縣西北七百里自羌戎界流入

按李志稱念諾水與蠻書同又稱本名繩水與山海以下諸書同此水即東瀘水而云流入瀘水者東瀘歸磨些仍名瀘水猶繩水歸若水仍名繩水據念諾水爲文故云耳鴉礲江源至今冕寧西界不啻千里此云七百里考之尙未詳也

李穆堂黑水考云鴉礲江一名打冲河發源於西番北境與青海南境接壤當北三十四度西十八度與河源南北相距二度偏東一度中阻高山蓋亦崑崙之陽而微偏東二百餘里者也其源從平地湧出源泉百十道與星宿海相同西番人名以查楚必拉蒙古人名七察爾哈那泉泉會流爲大川南行二千里沿途納東西大水十餘處經四川西境始名鴉礲江又南行六百里入四川境過三渡水始名打冲河又西行三百里又南行五百里與北金沙江合又一千六百里至敘州自發源計之共行五千里較岷江之源亦幾於三倍而水勢甚大亦倍於岷江以源之遠

論當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論當主鴉礲江
齊侍郎水道提綱云鴉礲江卽古若水一名瀘水又名打冲河源出西番裏塘城西北九百里之匝巴顏喀喇山東南流曰雜楚必拉西十八度九分極三十四度三分東南二百餘里齊齊爾哈納河自東北來會云云至齊渡處（亦曰畢爾麻諸逮穆渡打箭鑪邊外二百餘里）在西南百里曰鴉龍江南入四川占對界云云又東南西十五度四分極二十八度自源至此徑千八百里有打冲河自西來會打冲河有四源卽古瀘水其北卽西番界番名黑惠江一名納夷江旣入鴉龍又名鴉龍江

爲打冲河云云又東南有安寧河北自寧番衞經建昌來會折而南流經烏喇猓渠南金沙江自西南來會此江源不及金沙流盛相似亦大江一源也

按此水李作鴉礲齊作鴉龍亦有作鴨龍阿礲者均爲瀘之轉音瀘亦通若故齊氏以爲卽古若水然若水見山海經介青水黑水之間惟金沙江源相叶非瀘水可借也其下游變名打冲河以西來支川相近故亦名之水之委入金沙江此謂金沙江來會又云源不及彼兩義自違不如李考之正

漢地理志越巂郡卭都縣注云有巂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有卭池澤後漢志注云卭廣都河從廣二十里又云有嵊巂山有温水穴臺登縣注云孫水南至會無入若行七百五十里後漢志注云一曰白沙江水經脫此水酈氏注云卭都縣漢武帝開卭筰置之縣陷爲池因名卭池後復叛元鼎六年自越巂水伐之以爲越巂郡治越巂水卽繩若矣似隨地而更名又有温水其源可爲雞豚下湯沐浴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於温水是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卽臺登縣一名白沙江南流逕卭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南夷橋孫水卽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

四川古蹟志云越巂廢縣爲今寧遠府附郭西昌縣治卭都廢縣在其東南按漢縣並無越巂之名卭都卽越巂郡治所今爲西昌縣志家劃爲二誤也今圖安寧河西北二源合於冕寧縣之東南南流帶西昌縣之西又南曲折行微西入於鴉礲江安寧河卽古之孫水矣西昌縣北有熱水河卽温水南有卭池河並向西流入於安寧河地志惟孫水記其至入里數餘則舉其地小水池澤皆支源耳越巂水在冕寧東北流入大渡河其地雖屬古卭都然與孫水不相屬酈氏於温孫指敘未明又

牽合巂水謂即繩若謬何多歟

蠻書云有水源出臺登山南流過巂州西南過會州諸賧東與東瀘水合原脫水合字又云達士驛黎巂二州分界南行二百五十五里至臺登城平樂驛又南八十里至巂州三阜城又二百七十里至俄淮嶺下又一百六十里至會川鎮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會川都督河子鎮乘皮船渡瀘水又南歷木橋館伽毗館清渠鋪凡二百里乃渡繩橋

按鴉礱江自西昌西界從北折東名打冲河與安寧河漸近又折而南流三四百里左納孫水即安寧河以入於金沙此青記由黎巂入雲南程途中間一節即是順孫水而行也班酈皆言孫水至會無徑入若水惟此言先合東瀘為的其行程亦先渡東瀘水今打冲河後又渡繩橋也今金沙江會川本漢會無地元和志云北至巂州三百七十里南詔置都督府於此元立會川路明改為衞本朝雍正六年奉裁舊治在今打冲安寧二河之合口四川志云即今之會理州治按會理本烏蠻地元時內附始置州西北去會無故縣二百餘里與諸書不應志家誤也

韋齊休雲南行記云滇池自巂以西與昆合蠻人槩

以滇池目之不復云昆河也二水皆出三危蜀江所本

按韋氏全書予未見此條得之宋李石詩序以屬昆池下頗爲不倫二水皆出三危爲蜀江即是若水瀘水合於巂西而名有異也漢武帝開昆明池習水戰亦指巂西韋齊休又牽合滇池言之耳古崑崙與三危亦相連得通稱

蠻書云東瀘水與磨些江合東北通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葭大如臂壓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

陳奇典永北知府瀘水考云諸葛公五月渡瀘非今敘州府下之瀘州乃瀘水也亦有二說元史地理志云在建昌路西昔名沙城賧武侯擒孟獲之地有瀘水深廣多瘴冬夏常熱段氏於此立淸籠城內附復叛至元九年平之改爲瀘州建昌衞志云其地有瀘川驛孟獲城孔明渡今永北相連之鹽井衞界內地也又四川總志云瀘水在越巂界昔武侯入滇道由黎州四百里至兩林蠻又三程至巂州又十程至瀘水又四程至弄棟弄棟今姚安州

今會川縣之金沙江也備存兩說俟博雅訂之

漢地理弄棟縣注云東農山母血水出北至三絳南入繩行五百一十里後漢志弄作梇農作連水經脫此水酈注若水下云母血水出弄棟縣東農母血谷與漢志同

蠻書程途篇云從會川渡繩橋（今金沙江）至藏傍館（七十四里）陽褒館（六十里）弄棟城（七十里）外彌蕩（八十里）求贈館（有脫文）至雲南城（七十里）謂之南路又云弄棟本屬姚州又名類篇云弄棟蠻其地舊爲褒州又城鎮篇云弄棟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餘里東西三十餘里廢城在

東巖山上當川中有平巖周迴五六頃新築弄棟城在其上

按蠻書記唐末南詔時蹟所稱舊州廢城則天寶以前武德後所置其文或詳或畧然古今程途未變也自會川廢嶲南渡金沙江行一日樊云藏傍館按華陽國志云自會無渡瀘得住狼縣故濮人邑也晉置尋省大抵近今苴却營之地又一日樊云陽褒館按新唐書云裒州武德七年置本弄棟地南接姚州縣二揚彼樂彊地名不叶蓋褒字因形誤爲裒因聲又誤爲彼陽褒卽褒州治所南詔廢之而館尚存其號也今在大姚縣北又一日樊云弄棟城按唐無弄棟之名南詔時復漢舊稱而升爲府置節度焉所謂廢城殆唐姚州都督治所也今爲大姚縣又一日樊云外彌蕩當爲今之姚州又一日樊云求贈館按其處與東路相合今天申塘近之又一日西南行至雲南驛以上地皆切今大姚河西在漢爲弄棟縣地大姚河卽古之母血水灼然無疑雲南通志以姚安府附郭之姚州爲弄棟以大姚縣爲青蛉非是大姚南距姚州六十里同依一小水漢縣大國未分也漢青蛉水在

今大姚西白鹽井流入之一泡江別爲一川志家失於考證以大姚河當之一泡江旣置不用又闕母血一水無可傳兩失之矣

明初巽隱程氏行記云姚州古名弄棟川蜻蛉驛在焉雲南雜紀謂漢弄棟隸益州郡蜻蛉隸越嶲郡今同繫於姚安恐未確予謂古今地界分合不常蜻蛉縣固不可指爲姚州然亦居今州界之內矣唐髳州所領蜻蛉亦不屬姚州今皆併爲一元人因姚州西北道通蜻蛉取以名其驛非謂驛卽故縣也志家因此遂以姚州所出之水統名蜻蛉

如云青蛉河出三窠山北流至府城南分爲東西洶溪抱府而北合爲一趨大姚入金沙江州府省志並同是則以青蛉冒毋血者近時之誤知古有青蛉而不知弄棟自有本水也

厚岡諸考每段各自爲篇薈萃前後所撰都成一卷未再加之編纂者茲考首段原爲徐霞客江源攷跋明地理志麗江府條下復引霞客攷隨識曰予別有跋語正其謬卽指此因証霞客之謬遂撰茲考故以列之卷首斯刻特因其稿本篇次連綴成書耳南昌魏元曠跋

十九冊84之版
43 B

年歷考目錄

卷一

伏羲作甲子考

西人總積年數

顓頊歷制考略

共和以前年歷眞僞考

附徐圖臣竹書紀年考

周初氣朔考論

卷二

春秋南至日躔考

又春秋南至日躔考

春秋南至考

七歷非古術考

堯時日躔考

宣王時日躔考

歲行遲疾論

歲差遲疾考

氣朔考後論申紀年

梅勿庵距算考書後

萬載　李榮陛

伏羲作甲子考

歷考云伏羲作二十四氣以支干配十二辰六甲又引鑿度云伏羲立四正四正者定氣即分至四正氣又云黃帝作甲子作算數作蓋天作調歷歲起甲寅日起甲子尚書疏引世本亦云黃帝臣容成作歷大撓作甲子古書說甲子所由不出此二帝按甲子所以紀日亦以紀月與歲歷之大法也天以歲爲經聖人以甲子緯之自命甲以來至今千萬年不失不亂

合於歲而上泝焉帝皇年歷雖廢而立元大概無不可知何也日與月歲之名並時而命命必於歲之首日蓋其窺測於日至者有年知餘分之參差不可以整數定故爲干支相承之法以約之累之至於無窮如枝隨本如網赴綱歷元者固諸甲之所託也故諸甲窮而歷元乃見或謂甲子命年起於後世歷之元不必以甲子相從此殆未之致思也爾雅歲與日各自爲名然皆陰陽互配以十與十二合而止於六十其名異實何異耶日名曰甲子歲名曰焉逢困敦古之書無以甲子紀歲者亦無以焉逢困敦紀歲者歲

名之行否未可知令果行之必不以端蒙赤奮若先於焉逢困敦可知也秦以來省繁從便史記註上古大初元年歲在甲寅漢書大初元年歲在丙子天正後丁丑紀年之書出於七國歲名皆用日名以是知古歷亦以日名通於歲不別用歲名矣然諸家多謂甲子起於黃帝則不然黃帝距堯丙子數百歲宋統天歷求上元甲子下距至元辛巳三千九百十七年其時去黃帝不遠今以授時法遍推此數百年間甲子歲無至朔同日者其日名且弗論然則甲子不得立於黃帝之世審矣自漢以來歷家日法不精求元

動踰萬億固爲虛設竊謂西歷本出於中土今考其總積不過六千餘年以中上年歷計之適當伏羲之世伏羲仰觀於天文而立卦一陽起子位爲南至步躔之法又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象四時象閏合乾坤三百六十之策以當期日爲歲周餘閏之法則立分至命干支宜在其時然授時計年增餘以上考其術猶未盡誠得善歷者消息近今以求三代更消息三代以求三皇即上元之年日可徐以致之矣史記云黃帝調歷以前有上元大初等歷皆以寅爲正夫三墳三典之書無傳久矣調歷以下皆秦漢人僞造不

驗不足信況在其前乎宋人因調歷起甲寅之說僞造三墳謂伏羲歷起甲寅尤無稽大抵歲月日本爲歷而設歷之初作必同從其朔而起於甲子無可疑者漢人云黃帝調歷亦起冬至此言可信也夫

西人總積年數

西人月離歷指云近古有虛立積年略如章蔀紀元法每年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年加一日以十九年爲章二十八章積五百三十二年爲一表十五表四百二十章七千九百八十年爲一總又云總期當作積之四千二百八十六年爲周考王十四

年癸丑當作十三年西史黙冬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行本輪之周與太陽同度是爲章歲則總積之數即黙冬所立自周安王癸丑上溯堯丙子一千七百一十七年堯丙子爲總積之二千五百六十九年其始元爲起戊子也月離四卷古交食考云總積三千九百九十三年爲周平王四十九年已未西三月月食又五十年西三月九月襄王三十一年景王二十二年敬王十九二十九年安王十九年二十年六月十二月西國各月食俱依上古巴谷墨端等所測墨端即安王時定總積之黙冬而巴谷据月離試術爲顯

王時人在黙冬稍後然已並稱爲上古而所考月食惟詳東遷以來西周則一無聞焉古日食考於仲康條下謂新法爲求均止立二百恒年者以此後數變欲求所變幾何止可及中古不能及上古然則西法上不能取驗於周末已不諱言之恒星赤道差云相傳堯冬至日在虛七度初分末分不可知今折中設在六度三十零分蓋旣無的驗亦姑爲調停之術而已日躔歷指云周顯王二十五年丁丑西古史亞理大各始測黃赤距度恒星本行徵云古地末恰於周赧王二十年丙寅始測角宿大星經度恒星試術云

中古多祿某在漢順帝陽嘉時歌白泥在正德年皆名家而歌白泥定法視古尤密蓋推測二千年積漸加精故也循西歷源流實起東遷以後史記謂幽王之亂疇人分散於夷狄蓋犬戎在周西隨之轉輾益西其時去穆王未遠王室雖衰而遠夷聲教無阻以穆傳考之可見矣月離一卷云巴谷用法考驗定爲三百四十五年古法三百六十五日無餘分又八十二日四刻或十二萬六千零七日四刻實兩交食各率齊同之距也於時交會轉終皆復其始計其中積凡爲交會者四千二百六十七爲轉終者四千五百七十三按考

交之率積年不過三百四十五且平王以前其地又無可驗之事而總積虛立年積至四千何也天地儀書云自開闢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又云六千八百三十六年考之月離崇禎戊辰爲總期之六千三百四十一年加庚辰爲五十三年儀書等出其後乃多寡參差如此天文實用又云開闢初時適當春分夫天地初開人物未生誰能驗而傳之其荒唐可以無辨然則總積所云蓋紀有歷以來相承之數與中土同意中土失之而猶傳其緒於彼耶前人以二十八宿及渾蓋通憲等决西歷之自

出亘然然西歷不知有甲子其積年乃起戊子非重甲之首誠得善歷者增損其算以合於天元則上古聖人之歷根可得而探矣

列子楊朱篇曰太古至於今日年數不可勝紀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楊朱篇蓋晚周爲列子之術所竄入者其時六歷始萌各立虛年以求上元甲子之至朔至三統猶謂上元至湯伐桀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其術雖謬而歸根於伏羲一也周髀經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徐氏歷元考云章蔀紀元肇自伏羲自有歷以來至周衰歷廢之日應

不大遠前漢張壽王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單安國謂爲三千六百二十九歲其後各家年積亦有厤累千萬億之煩者漢獻帝建安十一年丙戌劉洪造乾象歷積年八千四百五十二魏明帝景初元年丁巳楊偉造景初歷積五千零八十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癸未何承天造元嘉歷積年六千五百四十一宋寧宗慶元五年己未楊忠輔造統天歷止紹熙五年甲寅積年三千八百三十統天年最少以授時增年法考之亦不叶大抵堯前不過二十餘甲子歲增年宜以甲子爲斷如得近甲子至朔前後數日

間卽增損之術可依以立矣

顓頊歷制考略

五帝皆精究於歷法黃帝尚矣少昊子宇西方以鳥紀官而鳳鳥氏爲歷正元鳥氏等司分至啟閉蓋全以歷爲事者也顓頊爲民師命民事欽若昊天以敬授民時開帝堯之先鄭子乃謂顓頊不能紀遠豈以人而不如鳥乎少昊鄭之所出意存軒轅耳漢人謂顓頊制歷正以孟春己丑朔旦立春五星會於營室蓋上世治歷用天元地元而人元寅正古未有顓頊乃改用之國語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

所建也帝嚳受之自牛女至室壁爲北維以一反三則宿有二十八次有十二維有四古亦未有顓頊始建之紀年顓頊十三年初作歷象歷考云顓頊始爲儀制驗盈虛升降以法𠂊日爲歷以法寫天爲象前亦未有顓頊初作之帝之法流於天下後世歷家蓋日用而不知者歟堯距顓頊三百年以堯典昏星攷其日躔已在北維之中孟春春旦七宿錯列天東南五星隨營室轉而西星象昭回數千年乃一覯與堯舜並符中天之景運豈徒然哉

共和以前年歷眞僞考 申紀年

史記於周年惟表共和以降其前則闕焉而諸家所載年歷若三統以下皆不同孰爲近曰其紀年乎人以爲其書晚出晉人僞爲之吾考之而知其眞也曷明之周本紀宣王以前雖無年魯諸公世家具之自考迄惠積二百七十六年加魯公伯禽四十六年受封前武王代殷七年共三百二十九年去其末平王之世四十八年得二百八十一年此魯諸公在西周時享國之數列於史記者考紀年西周始武王十一年庚寅伐殷終幽王十一年庚午其數適相合夫杇蠹之書人所不省並魯世家亦忽之故雖以專門推

歷如近代梅勿庵猶迷於漢志不得其說予細推二書乃無異蓋均得其眞雖久翳而不能掩者也假令僞者爲之則年表已闕孰知魯世家若絕若續其脉猶存而吾之所紀適叶之乎國語載武王伐紂師發時歲月日辰星之所在以歷之最密者授時徧推諸家年積皆不合惟依紀年所次庚寅歲戌月推之則師發之癸巳與五位合符而歲差亦歸其度假令僞者爲之則晉時歷法猶疎不可以上考豈能逆知九百歲後有郭守敬者立法能上考二千年而預注庚寅歲爲武王十一年以待之乎或曰漢人造大初三統時年紀等書尙在不知收何耶曰三代之歷法中絕久矣始皇一天下術士草創爲之而日法槪用四分大强與眞年相悖故疑而不敢用求其合已法者必增至七十二年乃可通則其置眞而用僞者迫於已術之㢕不得不然而非不知年之有眞也自漢以來授時歷稱最密依其法以上考必眞年乃合眞算凡秦漢人所加之虛年氣朔皆差遠彼不自咎其術之㢕而增年以相就亦奚以逃於後世哉三統既用魯歷增各公之年而附會家復增周年西周十二王昭增三十二爲五十一孝增六爲十五夷增八爲十

六厲增二十五爲五十一夫昭穆與厲宣皆父子也
自古無父子長嫡相繼而享國並踰五十年者文舒
而武稍促厥勢自然穆踰五而宣亦望五矣可並增
其父之年爲五十一乎以紂之不德五十年而喪天
下況厲王稱尤虐据國語僅三年而流於彘紀年亦
僅得十三年是時太子靖已長共和攝國數年而還
政何至如諸家所說虛位三十七年之久乎又孝夷
皆無聞於後故利以虛年分寄之餘八王如文武成
康穆宣年歷昭著而不勝邪說之出且胥減焉武王
十九年則減九年以附冒元之說成王三十七年則
減七年以成周公居攝之說年歷一定而所減者聖
明所增者昏暴顛倒以役於歷疑愢天下後世爲莽
丕倡端苟非紀年得其眞將何憑而正之哉三統以
求合武王伐紂之五位虛增七十二年而其於商也
又求合大甲元年之乙丑虛增一百九十二年於夏
也承而進猶多二年至唐虞之世讀堯典僅得在位
一語遽減去三十載蓋爲歷術所役而所附事實不
足推尋矣三統以外六歷今皆不傳而殷歷比三統
少百七十一歲以考周初亦有所增晉皇甫謐爲帝
王世紀不知本何歷比三統退六年後世編年書皆

用之不知其特消息於歷術而無足据也漢書藝文
志諸歷皆入術數惟大古以來年紀二編入春秋漢
世競僞術故眞書反不重其後遂散亡至晉世乃別
得之汲冢中將天所以存三代之年也故曰紀年其
近乎

附徐圃臣竹書紀年考

史記表三代自共和以上有世次無年歲近代鑑
紀等書上遡唐虞悉備六甲大約纂集皇甫謐帝
王世紀劉恕通鑑外紀邵子皇極經世蘇轍古史
等書不知諸書皆本班氏歷志而歷志附會甚多
楊晳曰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班固因之成
漢書非古之遺也歷志云太史令張壽王等治黃
帝調歷謂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單安國桮
育等治終始言黃帝至元鳳三千六百二十九歲
壽王又移帝王錄謂伯益代禹爲天子殷周閒有
驪山女亦爲天子乃詔丞相御史將軍等與壽王
雜候上林清臺凡六年而後是非始定夫三代年
世在漢猶爲未遠而歷家得以荒誕如是者良由
秦火之後國史蕩然諸儒莫能考正也按本志孝
成之世劉向總六術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

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然則歷志所序皆劉歆之作出於哀平諸緯之日比諸緯特稍近經傳耳固未得三代紀年之實與天象之眞者也今考竹書一編乃晉大康中汲郡民不準盜魏安釐王冢所得文皆古篆多朽爛不可讀可讀者譯之成書入於上方今所謂汲冢周書與竹書紀年是也魏爲畢公高後周同姓功臣故得藏周書而分則自晉卿故紀年多晉事安僖之卒正當秦始卽位四年六國皆弱魏知不守故以國史藏冢中所謂不敢棄先王之典章也此書乃漢人

所未及見古與簡質斷非僞書予因推援天元詳考交食乃信竹書之遺古足証漢志之謬誤雖昔人已知劉歆增年（出東漢紀及後漢倘書令忠謂三統增年云）而於經傳明文未有詳辨茲特較而辨之以見此書之爲功於經術不惟歷家所當究論云

古者王朝與列國皆有史紀年起五帝及三代帝王非列史之比也徐氏以爲周書近是蓋子夏設教西河爲魏文侯師得夫子所傳三代之史底而其徒世世相與續成之亦尊周之書也紀年隱王史記作赧王索隱云赧非謚法以逃債慚愧故號曰赧此附會之說紀年注云赧隱聲相近蓋字誤也紀年末云今王終二十年所謂今王者魏襄王終於隱王二十年時隱王倘在不應擧謚意者周室微弱東西兩公分治王從東徙西寄食僅隱存王號而名之與顯王正相反也魏襄終後十九年安釐王立五十三年卒當秦王政之四年其後倘傳景閔王假王魏乃滅其時雖兵戈擾攘而安釐與秦昭王呂不韋並好古以書殉葬葬後三十年始皇燒詩書諸侯史記尤甚昭呂之藏後漢有議發之者卒以朽滅惟汲冢開於西晉三代紀年闕

地下者五百年乃顯於世嗚呼豈非天哉

周初氣朔考論（正三統之失）

昔漢劉歆氏緣飾經傳著三統損益三代之年其術之疎也時之悟也於儒術未爲大害也言無稽而以歷証之誣前聖而啟後奸爲世道憂者莫甚於周初之所紀其說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九年再期在大祥而伐紂又二年爲武王十三年克殷武王崩周公攝政七年其明年成王乃稱元年符合三統如此以理言之文王終身服事稱爲德之至而受命改元是天子自爲也武王有天下稱一代首出

而冒文王之元是無統也周公佐佑成王不失其聖而稱王立元是篡也果如是三聖人危矣以實考之殷文丁十二年文王卽位帝辛三十三年錫命西伯得專征伐而已無改元事也四十二年武王卽位又十年伐殷自爲武王之十一年耳無冒元事也成王元年周公總百官三年而喪畢四年以往凡朝廟伐淮夷入奄朝諸侯皆王自主之惟親涖庶政在六年後耳無周公立元事也三代下歷莫精於授時由元世上溯周之初距算不遠以其法考歆所推武王伐紂之年五位乖違於國語更別推之紀年書序史記

亦無與歆合者秦漢僞妄之徒先纂歷而後附事既無得於眞年遂增七十二歲以要其合而豈知古今天日異行愈遠而愈濶哉吁聖人者萬世所取法也歆號博極羣書遇所疑不加精研反錮於僞妄之讖歷撓折傳記以証之曰文武周公固若是云云耳比於益與驪山女之稱天子不尤悖敟而漢唐經生家率嘖嘖爲歆所惑無有起而闢之者宋以來諸儒始不安其說如歐陽子王荊公胡五峰前後著書昌言學者漸恥言改元復辟稱王之事矣然朱子猶存僞書九年大統未集之疑近日西河毛氏儼然持論謂稱王踐阼始成其聖若此者非不知文武周公不當有改冒立元之事也奪於歆証之堅而無說以破之也阿人爲巧者顯而易斥附天爲疵者微而難攻也王莽之篡漢也始立居攝以託周公繼改初始以規文王而歆也爲之國師顚倒五經疑惑學士若莽之奸微歆亦必爲篡卒所以飾其說者畢出於歆之書惜乎歆恃術以誣前聖適以啟奸莽之自信也豈非世道之憂學者所當致辨者哉夫武王冒元周公立元之謬歆等迎合莽意創爲之而文之改元秦漢間歷家已有此說殆與伊尹割烹孔子主醫寺並出一

時好事者之口然割烹醫寺造誣游移据理可奪三統以歷誣三聖徒執理斥之人不饜也予故推驗古歷於周初氣朔之詿特詳焉然後二千餘年天行日紀與三聖人駿偉之業相比而明僞妄之萌不得遁後之學者曉然知歆等之增年以售術卽造端之誣不揭而自明矣

年歷考卷一終

萬載　李榮陛

春秋南至日躔考上

左氏所記次舍可驗南至日躔者三事其一景王十年當昭公七年歲在丙寅正月七日辛巳南至四月朔日甲辰日食傳曰去衛如魯魯爲降婁以婁名衛爲豕韋以封豕奎名自甲辰退八十二得辛巳自奎十六退八十二得牛六以周初日躔女八推之將居五十四年者十其時日躔固在牛六矣其一敬王十年當昭公三十二年歲在辛卯正月十二日壬辰南

至前一年十二月朔日辛亥日食傳曰在辰尾辰爲蒼龍其尾屬箕自辛亥進四十二得壬辰自尾十八進四十二得牛四考其時日宜躔牛五且辛卯上距丙寅二十五年未應差至二度豈古占疎濶弗之覺耶其一惠王二十三年當僖公六年歲在丁卯正月十一日丙辰南至前一年十二月朔日丙子日在尾月在策自丙子進四十一得丙辰自尾十八進四十一得牛三此測在昭公辛卯前一百四十四年日宜進四度而躔牛八反推居牛四之下何耶攷左氏本晚周人其時日躔牛四三故以之近推景敬遠推惠時進退不過兩度彼葢憑現測爲占未取驗於前事也漢時僞冒歷家率以當時建星紀上元之日至宋戴法興猶謂日躔終古不變葢三代積驗之法春秋末已亡而祖冲之謂漢最初承用秦歷起牛六度者實託始於茲爾或曰童之謠卜偃之對盡虛耶曰傳之自爲說多矣辛亥食箕而遷爲辰尾合於庚晉以附庚辰入郢之占濶巳史墨詎當有是

春秋南至日躔考下

僖公五年丙寅當惠王二十二年左傳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童謠云丙子晨龍尾伏辰取虢之旂

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卜偃推爲九十月之交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疏云乙亥日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丙子旦月行三度餘在天策天策在日東近日焞焞無光按夏十月爲周十二月丙子旦下距明年丁卯正月十一日丙辰南至四十一日自尾十四退四十一度得斗首二十六秦漢間日躔也歷攷以授時法推合朔在丁丑日子時日躔尾十三度九十八分亦適得斗首漢人不知歲差而授時差法無消長均未有合然自尾末十八度退四十一度亦止得牛三牛三爲晚周顯王時日躔

上距惠王三百年以周初差度推之惠王時眞躔在牛八相差五度推其且爲鶉尾中而傳以爲鶉火差至一次古占踈濶乃如此昭公七年丙寅當景王十年正月七日辛巳南至四月朔甲辰日食傳曰去衛地如魯地註云亥娵訾衛地也戌降婁魯地也娵訾之次一名豕韋日食其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授時推是朔日躔由亥入戌十餘度已過其界與春秋不合但古今宮分或異不可考按正月辛巳下距四月甲辰八十二日自奎末進八十二度得牛六以前後差度推其時眞躔適得相合昭公三十一年庚寅當敬

王九年十二月朔辛亥日食傳曰在辰尾疏云食在龍尾爲尾宿按其日下距明年辛卯正月十二日壬辰南至距日與宿視僖公五年兩丙相距加一算得牛四度推敬王時眞躔應在牛五爲差一度無是理也歷考云是日日躔亢四度九十一分東七宿角亢屬辰爲龍亢在宮末故爲龍尾孔氏以爲尾宿非按易其首尾且自亢四度進四十二入尾七度爲千年以後日躔邢氏不察而屬之春秋可謂疎矣驗後世天行五六十年日輒差一度惠王丙寅至敬王辛卯二百四十五年應差二度以上而左氏兩占轉輾不出牛三四度間雖云古歷疏濶數度以內離合可無論然吾終有疑於左氏也左氏傳下及悼公與智氏之滅攷紀年悼公卒於考王十二年晉三卿滅智氏其後命爲諸侯事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傳又載王孫滿之言謂周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武王至安王三十世武王庚寅至顯王巳巳七百年左氏書成於其時日躔正在牛四三度間使左氏記事果無浮夸則卜偃等在其前三百年豈能逆知左氏時日度而播之童謠因之以決禨祥也哉然則三占不可例視滅

虢之傳左氏自以意附之無疑也

春秋南至考

以授時氣應考魯僖公五年正月辛亥南至得辛亥日一十四刻六十分考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南至得戊子日八十三刻一十四分早十五刻零以較辛亥日至亦當爲三十刻零授時法歲周餘分二十五上考已往百年長一分自至元至魯昭千八百年歲氣約早十八刻當稍損其數可相合

以授時平朔考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得庚午日十刻六十五分零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得癸巳日八

十一刻三十六分零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得壬子日七十刻三十三分零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得庚寅日五十二刻八十八分零俱後一日授時於歲周有上考增餘之法而朔獨無且歲氣與日朔俱本於日行增餘至春秋積分已多而月策猶循至元之數宜其步朔而俱後也然以授時考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合於詩平朔餘十八刻十三分零歷考云定朔三十七刻爲辰正四刻增亦不能多要之氣減而朔增彼此相求其合必多矣

歷考云僖公五年春秋誤以正月爲年前閏十二月以晦日辛亥南至誤推後天一日爲本年正月之朔乃以二月朔日壬子推爲正月二日又云昭公二十年正月庚申日合朔二十九日戊子南至二月朔日己丑當爲庚寅春秋皆誤步按周秦置閏與漢以下不同後世推得之子月周時多以置閏故間以南至次於二月其法原如此非有所不知也至於氣之分至月之晦朔數有一定授時雖增餘以上考然尚未能盡合故氣或差而先朔或差而後邢氏不察反以春秋爲誤過矣

歷學逮戰爭以降始絕漢武帝時鄧平洛下閎等刱造澗疏固所不免若春秋雖當幽厲後疇人子弟離散然魯未聞大變亂其歷官猶應守先王之法所歷日月最可信且日行古今不一百年消長亦僅得其大概有不合者更當加減求之令無牴牾然後可得三代之密行豈可與大初三統同一斥棄耶

七歷非古術考

漢之初術士各以新意造歷文其名曰黃帝五家歷顓頊歷夏殷周魯歷殷周諜歷帝王諸侯世譜年譜太史公曰予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又云漢相張蒼歷譜五德是歷譜皆出於漢人所推測而家各不同史公所不用其後班固志藝文亦僅列之數術謂史官之廢久矣其書不能具蓋不以爲真矣哀平之際劉歆以傳記緣飾殷魯作三統而固復取之入於歷志則可謂惑者也且殷魯輕移年歷妄造事端如舜禹益驪山女湯距周公之類雖歆固亦不以爲是顧摭其謬而仍准其謬之餘以爲法何以取信於後世哉自漢以降泚之者甚衆若蔡邕杜預姜岌何承天祖冲之沈約李淳風號名家者不可具數言其疎也則曰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三統惟得一食曰

歆歷春秋日食多在二日因著朓與側匿之說以寃
天曰以六術課宋朝後天二日有餘却校春秋朔並
先天言其僞也則曰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眞今所
傳七歷非時王之術曰古術之興皆在周末漢初理
不得遠曰七歷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大
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假稱帝王惑時
人而已杜氏又云治歷不可爲合以驗天固當曲循
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推時驗而今各據所學以
推春秋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此言尤
中七歷之弊其所推元紀蔀閏皆一已之跡耳天與

七政動物也動之久不能無移故歲餘歲差數百年
輒變而星行尤不可定今乃欲規一術以齊之近涉
春秋差已多驗已寡况遠推向前千百年歷度可得
彷彿乎

堯時日躔考

唐帝堯時日躔宋祖冲之本劉歆年積以四十五年
退度爲法推以爲在室宿隋劉孝孫用五十年虞喜
本法推在危宋何承天增至百年推在女之十一元
郭守敬酌取六十六年推在虛女間唐傅仁均明華
湘推在虛六七各憑已測以取傎於數千年前旣無

說以証其必然而中間所歷轉扞格而不合未善也
夫考古必求其據况堯典萬世歷術之宗也後人雖
竭智推尋豈若當時見而知之而記之者乎堯命叔
仲四官分測定分至於日宵永短而証之以昏星仲
秋宵虛進一象限卽爲冬至之日躔固無疑矣虛有
十度度積而成次次積而成維以維與次定宿則中
度亦舉且維次別於顓頊國語所謂北維顓頊之所
建是也考北維九十一度起奎四至斗十二元枵一
次居其中元枵三十度起危十五至女八危初與虛
末居其中所建之度固如此堯上距顓頊不百年舉

始終幾三百年紀年謂顓頊十三年初作歷象堯元
年命羲和歷象古之聖帝卽位首事欽天而立成必
要之晚歲顓頊時日已近危初堯時日正躔危一虛
十間並在此維之中是二帝相繼立法皆中度也史
記天官書云北宮元武虛危又云廣莫風居北方東
至於虛日冬至十一月自顓項至虞夏皆首孟春而
名南至爲冬冬至日在虛與典合此爲堯時所遺
圖說可知也以國語証二帝同次北維以歷書証其
時兩宿相代何庸別尋餘度乎中天以上無可証証
年宜自堯始証度宜自危虛始年之干以甲領紀年

堯七十九年得甲午其時經舜重察璣衡中度益顯故定以爲日躔宗於以下求三代秦漢凡書傳所載日躔前後比附而命其虛年以爲退度之法庶有合於孟子求故之旨而千歲日躔無不可致矣

宣王時日躔考

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韋氏註云農祥房星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位農事之候故曰農祥天廟營室謂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也按大史覛土之制當本周初爲

辭今且以寅月朔日立春起算自立春退三氣策四十五日半強得其年之南至而室宿占度十六虛其末六度爲周初三王以來差數斷自室十退四十五度得女四三爲其時之日躔前用國語推周初日躔在女八七度自武王伐紂至宣王二百二十餘年以五十餘年退度計之應退四度女八七至女四三正符其數此西周天行之尙可徵者歷考用授時差法推周初日躔在牛四或移以推宣王時從室一起算退四十五度可得牛四然歷考用漢人之增年自武王至宣王已三百餘年而天行同度豈理也哉古歷

踈濶中星難得眞度房星晨正亦取侵宵者言之平晨則當爲尾心也歷攷云萬歷間孟春日月會於尾昏壁中旦房中退天二十六度有奇按邢氏時冬至日躔箕三孟春日月會於女六旦當爲氐亢中不得與周宣時同歷考所推不合疑有誤字丙午三月初四日

歲行遲疾論

歲差之度自四十五年（祖沖之）至百餘年（何承天）各家具爲法而壹以施之未有得其合者統天歷謂上古歲策多歲差少後世歲策少歲差多故寓增餘之法授

時因之以考古則增餘而損差以推來則增差而損餘似矣如其測堯時冬至宜在虛危而反擬在女虛是歲餘有消長差則一之毋亦離於本議也夫差餘之互爲多少同起於日躔中古黃道高遠日居外近於天而行疾（九重天同運於大氣必外急而內緩）疾則恒星之行覺遲故其差少也然日既居外則程稍紆其復於本躔也必遲（本躔謂後至距前至刻分）而其餘增矣周以降黃道平近日居內遠於天而行遲遲則恒星之行覺愈疾故其差多也然日既居內則程稍徑其復於本躔也必疾而其餘減矣此皆理數自然統天授時所未發之覆也

今不立成數惟考驗史測之精者分劑其年以曲循於天度虞夏商之世六十三年退一度周五十八年而秦不足漢晉亦五十八年唐宋止五十年元明庶今復五十八年其大概如此天道善變就古少今多之內又各有增減不可預定以往數千年瞭如比於度已履以削他人足者固少抵牾云耳

歲差遲疾考

堯舜時日躔據堯典與天官書虛十度有考

夏仲康帝相之世以前後均之應躔虛八大衍推在女十一度授時推在女七度皆不合大統推在虛七度度近而年乖三家歷皆沿前記增一百八十算非眞紀也歷考云大統法大謬不知授時歲差無消長以考書傳其謬不減於大統耳有考

周武王伐殷之年日躔女八用詩大明疏爲女七具國語有考自堯七十九年甲午至武王己卯一千零五年虛十至女八一十五度約六十七年差一度如算至女七爲十六度約六十三年差一度

武王十二年辛卯至宣王卽位甲戌二百二十四年日應躔女七女六女五女四宣王卽位日躔女四具國語可考

宣王甲戌至平王己未一百六年日應躔女三女二史記歷書云幽厲之後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禨祥廢而不統然則民間外夷有歷當自東遷以後始今世星盤度起女二蓋其流傳之據也徐圃臣天元原理以定盤乃周公之制移女二爲周初日躔尚未合

春秋起平王己未終敬王庚申二百四十二年日應躔女一牛八牛七牛六左傳可考宋祖沖之云漢最初承用秦歷起牛六度此大初前高帝時所用之歷也按秦始皇嘗采鄒衍論五德之運而仍用顓帝歷

顓帝歷起於始皇前蓋周旣東遷歷學漸以微滅術家自以意揣爲之以其度起牛六故知爲春秋季年之所測也

自敬王辛酉至東周之亡壬子二百三十二年日應躔牛五牛四牛三牛二威烈王之世日正躔牛四左傳可考

自武王己卯至東周之亡壬子八百一十四年女八至牛初一十五度約五十四年差一度如自女七起算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周亡後癸丑至秦滅乙未四十三年日正躔牛初周

書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牛初屬於斗起牛初與呂覽仲冬之月日在斗測正同此秦政時所得之日躔周初無是也漢歷志云三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故其所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秦兼天下亦頗推五勝自以爲獲水德云昔人謂七歷皆六國及秦時人造假稱帝王惑時人而已周月解卽七歷所張本而周書大半作於秦人故以正爲一且始皇以正旦生名正故秦人爲之諱先後於秦者如尙書春秋紀年史記等皆無

一月漢紀以漢月記秦事書序等亦以秦月記周事一月之諱非秦人之所記而何

大初改元於武帝三十七年丁丑歲史記不言其時日躔漢書謂在建星建星者斗首後漢書謂大初中星爲牽牛皆指牛初言之按月令周月解推秦王正時日躔已如此大初上去秦時週兩甲子宜退二度至斗二十四乃合於天行而漢氏歷術濶疎不知也又漢書云高帝三年十月甲戌晦日食斗二十度邢氏歷考推在十一月朔日以爲食度合按是歲丁酉依古法爲甲午章內第四歲南至應在初四日仍待查丁丑自斗二十退三度得二十三其時日尙在斗二十六不足二度歷考循用授時歲差故亦以爲合也又云文帝三年十月丁酉晦日食二十三度歷考推在十一月朔日按是歲甲子爲癸丑章內第十二歲南至應在初三日巳亥待查日躔斗二十六度又武帝大始四年十月甲寅晦日食斗十九度歷考推在十一月朔日按是歲戊子爲章首至朔同日日躔斗二十四而云食十九差至五度且與上言大初日在建星者相反又昭帝始元三年十一月壬辰朔日食斗九度按是歲丁酉爲戊子章內第十年南至應在初

七日辛丑或十一日壬寅待查自斗九退十一日亦僅得斗二十差猶五度此四食皆在子月考尤易文帝測爲近而武昭遠矣就其所差較之前後亦牴牾且諸家論日躔則誤進考日食則誤退兩術枘背何哉其時未得月食對衝之密測故度分荒忽莫適爲準也

後漢書云大初三統歷行百餘年歷稱後天至元和失天益遠三年丙戌至日在斗二十一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差天五度章帝知其謬召編訢李梵改行四分云又和帝永元中左中郎將賈逵論大初冬至

日在牽牛初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大初歷五度冬至日在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按二説並以大初日在牛初前已明其誤矣自始皇至後漢章和間已周五甲子應退五度逵等論冬夏至日不及牛初五度誠然牛初卽斗二十六故退五度爲斗二十一也此測准

後漢靈帝光和中會稽東部尉劉洪同蔡邕考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按光和後永元一甲子而洪等所考與永元中賈逵所測反退一度誤矣當次斗二十乃合

魏景初時尙書郎楊偉建景初歷考冬至日在斗二十一按景初上距光和一甲子日正躔斗十九此猶推進二度然後漢以降其測漸密所差率不過一二度間

自漢二年丙申至晉孝武大元九年甲申五百八十九年斗二十六至十七得十度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晉大元九年甲申姚秦姜岌始用月食衝測得日躔斗十七度自岌以前揆晷景候中星得其概而已無以驗其跨隔岌法立然後日躔無所遁後世之驗差者未有能離之者也

宋書元嘉二十年何承天表言大初冬至在牽牛初漢四分及魏景初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食檢之景初冬至應在斗十七又以土圭測景考較二至差三日有餘則今之冬至在斗十三四矣詔令以月食檢土圭測悉如承天所奏按以月食檢日度出於姜岌之精思大元甲申旣在斗十七上距景初一百四十六年自應更進二度躔斗十九下距元嘉癸未六十年應退一度餘躔斗十六承天等襲用姜岌之法而無其密測步元嘉已失眞度何出上合景初大元之測耶又唐書大衍歷日度議云春秋以來惟姜岌以

月蝕衝知日度躔次爲後代治歷者宗又云以開元考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與承天所測合按開元十年壬戌實測得日躔在斗十度上距大元甲申三百三十九年從斗十七至斗十度之定測相差七度中間自應以五十年定歲差元嘉中實在斗十六承天之測差二度烏得爲合乎一行知姜岌測精乃不引以正承天之謬且因是立八十三年之泛測宜其上考下求而無應矣

隋開皇五年甲辰劉孝孫測得斗十三度合

唐開元十年壬戌一行測得斗十度合

興元元年甲子裴冑之測得斗九度見國史補合
宋紹熙五年甲寅楊忠輔測得斗二度月令義疏引
以爲合按其年上距興元甲子斗九四百二十年下
距至元辛已箕十八十八年各有密測應躔斗一乃
叶
元至元十七年辛已郭守敬測得日退在箕十度合
自晉大元甲申至元辛已九百零二年斗十七
至箕十得十八度約五十年差一度
明洪武元年邢雲路測得日躔箕八度
嘉靖三年甲申華湘測得日退在箕六度應在箕五

萬歷中邢雲路測得日躔箕四度合
徐圖臣推明末在箕三度合
月令仲冬義疏云本朝康熙甲子猶在箕三度而今
乾隆在箕二度矣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義疏刻於
乾隆十三年戊辰歲其時應在箕一度當考七政歷按前
世測日度之眞者俱推姜岌大元九年甲申歲日躔
斗十七爲定義疏亦引之自其年推至乾隆戊辰一
千三百六十五年以義疏定度計之應差一十九度
半而自斗十七退至箕一得二十八度是不待七十
年而差明矣又云秦莊襄元年壬子在始皇政乙卯前三年至日
在牛三度而月令言斗者斗度寛牛度狹仲冬之節
猶在斗十四故約言之耳按秦時日在牛初與斗連
故亦云斗且紀月度當以氣爲主自其年下至大元
甲申六百三十二年以七十年退度爲差當退九度
爲斗十九不得至斗十七也又云堯甲子冬至日在
虛一度至秦莊襄元年差二十七度按堯元年丙子
至莊襄元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合差二十七度至虛
七以所浮莊襄元牛三度加之正爲虛十矣如以甲
子會紀堯前虛增一百九十二年加之則爲危十五
度實年虛年均與虛一之測未協

自元至元辛已至本朝乾隆戊辰四百六十九年箕
十至箕二得八度約五十八年差一度

氣朔考後論中紀年

文王改元武王冒元周公立元周初三大案也其造
誣起於周秦人之好事者而成於纂漢之奸莽於是
紂周公廢成王而自立此聖人大節之所存學者不
得不詳爲致辨然嘗竊怪經生家循誦習傳迄宋之
世千七百年豈無有一二人焉知以義理求聖人之
蹟者又豈無一二遺書可備六經之考証者讀紀年

然後恍然於周初之事實而三案之果爲虛妄也氣朔考既具之矣前人讀紀年多疑少信甚則以意料之曰僞書也和之者亦曰是出晉人之手晉人固善僞吁君子不以人廢言得三聖盡道之實者斥爲僞以悖道說三聖者反爲眞乎晉人作僞如家語孔叢之類皆聚斂百家而成或自著一語掇而引之其病即出若紀年除詩書以外與百家罕有合者誰能造之乎且僞之足以奪眞者莫如孔氏尙書誣天下學士且千年然其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皆承三案之謬也令僞書知用紀年寧

有此乎然則紀年之事實雖僞書不敢望而上下千七百年亦無人能具眞識以次第之者不知晉世更有何人能造之也近世人謂義理尙可虛談事實難容臆造固已事實有可信不可信可信者尙難臆造而况於年月乎將以討古聖之精微驗天日之幽遠非身歷其境誰能契之且朱子所以爲儒宗者見理明而有以得聖人之心也章句集註贊文王周公甚備其說九年大統未集則謂文王不死終當滅紂持論惝恍如此考紀年文王實未改元烏得有九年令朱子少加參核則何至爲僞書所使矣此書除沈註

數條爲後人虛增外餘文多與經義相應雖未必盡實要非他書可比夫六經爲百家紛亂久矣幸遺一紀年足相證又相率而僞之是欲使文武周公之受誣不見雪於天下萬世也惡乎可

梅勿庵距算考書後

勿庵云自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上距周武王己卯二千四百零三年据歷議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而首列獻公十五年爲戊寅是在武王後二百四十年也今世家自伯禽至獻公卒通一百八十九年而已歷議不知何据存之再考

按勿庵推至元辛巳上距武王己卯積年二千四百零三算亦本於歷議而歷議本之漢志皆循用劉歆三統之誤也其說以爲文王於丁卯歲受命稱王九年而崩明歲丙子武王即位冐稱十年至十三年己卯歲伐殷十九年乙酉歲崩明歲丙戌周公攝政稱王五年庚寅入孟統二十九章首漢時四分法以十九年爲章四章七十六年爲蔀三蔀二百二十八年爲紀自周公五年庚寅歷二百二十八年得魯獻公之十五年戊寅歲復爲紀首加庚寅前至己卯十二年是爲武王後之二百四

十年也然考之紀年武王以辛卯歲伐殷明歲壬辰爲十三年距至元辛巳實二千三百三十算更五年丙申武王崩明歲丁酉成王立世家魯公以是年受封歷考煬幽魏厲獻獻卒於乙巳自丁酉訖乙巳通爲一百八十九年除戊寅後二十八年止一百六十一年以較三統所記武王後之年去巳卯至乙酉七年三統虛年七十三所推武王巳卯實殷之文丁三年也世家謂獻公享國二十二年自乙巳上距甲戌得其元五年爲戊寅歷議屬之十五年固失考再以紀年較獻公享年二十三則戊寅尙在前五年實懿王之十三年魯厲公三十五年也依古法成王二年戊戌當推爲章首歷八章又八年凡一百六十年得戊寅戊寅在章內第八年凡三統所推皆不合歷議立法上考不知集而辯之何哉自其年戊寅下距至元辛巳二千一百六十二算

再按此篇第就紀年及史記本文爲序以眞年聚之武王之世須增二算已具享國考

年歷考卷二終

江源考證校勘記

首頁徐霞客一段並三頁華嚴經一段皆李氏跋尾原稿誤編在前當移後閱十三頁十三行徐氏明季人云云一段便明　十頁十一行蔡氏書傳及下文地理今釋一段均當頂格作正文　十二頁一行亦曰犂牛當作亦曰犂水　十四頁十六行陳鼎云云當跳行另爲一段　十八頁十五行耕當作說　二十頁一行西地當作雖地　二十一頁一行小注今下脫永字三行鹽上脫白字十四行氏下脫原字

禹貢山川考校勘記

卷一

三頁十九行言禹貢云云一段當低一字　八頁十行按禹紀云云以下當跳行低一字另爲一段　十一頁十八行予按積石云云一段當低一字

卷二

十頁十二行胡氏禹貢錐旨云云一段並下釋氏西域記云云一段三十頁六行是爲明世云云一段三十四頁二行自元泰定云云一段均李氏斷語當低一字

年歷考校勘記

卷一
二頁十二行上當作土
卷二
九頁九行侯當作俟　十頁五行丙午三月初四日
七字當刪十三行議當作義　十八頁十五行篡誤
纂
庚申五月胡思敬覆校

厚岡一生精力畢萃於考據雖與芸臺阮氏同
時而阮氏未見其書故　皇清經解缺而勿載
予初得黑水考證刻之後數年其嗣孫福祥盡
出家藏未刻稿見示塗乙增補所夾籤頗多逡
巡擇其整理稍完者江源考證一卷禹貢山川
考年歷考各二卷再付剞劂其餘尚有禮經考
孟子考國風解家語抵三皇紀典甲子年歷闕
里祀典考異域錄考注游歷稿名山隨錄地脈
滇南花卉略凡若干卷仍還之福祥俾寶藏於
家以竢異日庚申五月胡思敬跋

雜錄

雜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著

秦始言字

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秦始皇琅邪臺石刻始曰同書文字

漢始有反切

昔人謂反切出于西域漢揚雄方言筆謂之不律詩墻有茨註茨蒺藜也語連則為茨緩則為蒺藜此反切之始也

晉宋以下始言韻

宋許觀東齋記事云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孫炎始作反切其實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歲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總是若夏侯詠四聲韻略之類紛然者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為唐韻諸書遂為之廢宋朝真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略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朝言舊韻略多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詳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本刊定其韻窄者凡三十處許令附近通用疑字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略事既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而吾因歎近時不學者至于發絕遂檢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庶覽者得以攷云

宋平水劉氏始併韻

韻會云舊韻上平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佳皆山刪先僊覃談本同一音而誤加分析如東冬魚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併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上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

通鑑書葬

通鑑書外國之葬如晉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珪于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此做春秋之文愚以為非也春秋書葬宋宣公葬滕成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為此文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為合

資治通鑑之誤

通鑑漢武帝元光六年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元年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矣曰圍韓安國壁其為漁陽可知而云又入漁陽此通鑑之疎也考史記匈奴傳本文則曰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引去其大精密如此以司馬溫公之筆猶有改竄不當者今人可輕言作史乎

新唐書之誤

舊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

以高祖太宗配饗已乃升山行封禪之禮庚午禪于社首是以一日祭天于山下二日登封三日禪社首次序甚明新書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禪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併為一事而全繫于戊辰之日殊失本文之旨此歐陽公誤處

新唐書代宗紀上書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別殿下書六月辛亥追廢皇后張氏曰追廢則張后之死明矣不書其死亦史之疎略也

史家誤承舊文

史書之中有仍舊史之文而未及改者史記燕世家稱今王喜舊唐書唐臨傳今上字再見徐有功傳澤王上金傳今上字各一見皆謂玄宗世之相去遠矣不得言今也　隋書高祖紀開皇十五年秋七月乙丑晉王諱獻毛龜十九年二月己亥晉王諱來朝張照傳晉王諱為揚州總管已易代矣不須諱也

漢書一傳兩異

史家之文多據原本或兩收而不覺其異或並存而未及歸一漢書王子侯表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再見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此並存未定當刪其一而誤留之者也地理志于宋地下云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于魯地下又云東平須昌壽張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當考此並存異說以俟考當小注于下而誤連書者也楚元王傳劉德昭帝時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而于向傳則云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一傳之中自為乖異此兩收而未對勘者也武五子傳上云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下云後

八歲封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事例文複此兩收而未貫通者也

漢侯國

漢書地理志凡侯國則注于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並無侯國以在畿內故也然功臣表有陽陵侯傅寬高陵侯王虞人恩澤侯表有高陵侯翟方進並左馮翊縣功臣侯表平陵侯蘇建平陵侯范明友並右扶風縣豈亦如古食采于王畿之制乎然獨此五人得封三輔又何與後漢則新豐侯單超新豐侯段熲京兆縣夏陽侯馮異櫟陽侯景丹臨晉侯楊賜並右馮翊縣好畤侯耿弇槐里侯萬脩槐里侯竇武槐里侯皇甫嵩栒邑侯宋弘郿侯董卓並右扶風而嵩傳食槐里美陽兩縣八千戶蓋東都之後三輔同于郡國矣

漢書地理志小字

地理志小字皆孟堅本文其師古曰服虔曰之類乃顏注也

晉書一人兩稱

晉書顧榮傳前稱友人張翰後又稱吳郡張翰此亦兩處收采未及刊正者也

北史一事兩見

北史徐之才傳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其序傳又云于路見狗溫子昇戲曰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神儁曰為逐丞相東走為共帝女南徂一事而兩見且序傳是延壽自述其

先人不當援他人之事以附益也

齊梁二書南史俱異同

南齊書李安民為吳興太守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聽事又于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為李公牛塚安民卒官世以羽神為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士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于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拜祠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此似一事而作史者一以為遺祟一以為厭邪立論不同如此又南史蕭惠明傳泰始初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白祖季恭嘗為此所未聞有災遂盛餙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此又與李安民相類而少變其說 案宋書惠明傳本無此事

九冊

筠廊二筆

詩風二十

筠廊二筆

商丘宋　犖牧仲

金明昌有七印一曰內府葫蘆印二曰羣玉秘珍三曰明昌寶玩四曰明昌御覽五曰御府寶繪六曰明昌中秘七曰明昌御府又宋宣和天水雙龍印有方圓二樣法書用圓名畫用方宣和明昌二帝題籤法書用墨名畫用泥金又宋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白引縫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方印畫卷盡處下方用紹興二字印墨蹟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見秀水汪玉水珂玉珊瑚網

裒于京師擬同阮亭尚書選古今二十五家詩為曹子建阮嗣宗陶淵明謝康樂元輝陳伯玉張子壽王摩詰孟浩然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韋蘇州柳子厚蘇子瞻黃魯直陸放翁元遺山高季迪何大復徐昌穀高蘇門皇甫子安子循鄭繼之惜未能卒業

晉書徐邈傳云豫章大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並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留心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寬不以文足下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書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此論深得大體余所服膺然伺察之風不可開而壅蔽之害亦宜去必也

公聽並觀如舜之明目達聰乃為善治耳

先文康起家賜曲令常云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雖雅謔亦官箴也

白樂天有感詩云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後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馬肥快行走妓長能歌舞三年五歲間已聞換一主借問新舊主誰樂誰辛苦請君大帶上把筆書此語俗稱揚州養女者為養瘦馬當本諸此

李崆峒康對山身後皆遭發掘之慘李墓在禹州大陽山順治閒被發為盧龍韓子新妝葬康墓在武功近郊數年前亦被發形已消化目烱烱如生與陳武帝霸先勾骨大相類余有詩紀其事

邵青門長蘅云詠物詩最難卻少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李小將軍則李義山鄭谷曹唐諸人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為正宗必如青門言詠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余于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

順治朝平涼府修城掘地得石碣一刻唐張說錢本草與厚書書類聖教序一刻皮日休座中銘書類顏魯公多寶帖錢本草云錢味甘大熱有毒偏能駐顏彩澤流潤善療饑寒困厄之患立驗能利邦國惡賢達畏清廉貪婪者服之以均平為良如不均平則冷熱相激令人霍亂其藥采無時采至非理則味臭及既流行能役神靈通鬼氣如積而不散則有水火盜賊之災生如散而不積則

寒飢寒困厄之患至一積一散謂之道不以為珍謂之德取與合宜謂之義使無非分謂之禮博施濟衆謂之仁出不失期謂之信入不妨己謂之智以此七術精鑄方可以而服之令人長壽若服之非理則鬥志傷神切須忌之座中銘云恃道輕於人道采不足貴誇藝激于俗藝果能害己怨寧失乎忘患寧失乎旋謙寧失乎遜敵寧失乎僻舉高不足樂舉中必有毀名高不足榮名中必有議不足防乎溢有餘戒之侈無行纖巧機無用義欺智奪權思己權奪位思己位誇人思己過危人思己墜養食念飢夫其食即飽矣祖衣思凍民其衣即溫矣何以拒佞人無信己之美何以處權門無徇己之意勿為仁義詐勿作貞廉偽勿為矯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衆侮一愛思百忌傷是人也非傷非己之是在貧若思

富富者思季氏在賤若思貴貴者思宰嚭稍盈念謙滿稍溢念歉嚚吾道諒如斯何憂復何恥

監都相國孫文定公廷銓有與麵生絕交詩序云麵生者市井人族太蕃衍居滿天下如青蠅集止有人處則來如聞其先典于夏后氏時嘗因左右覓夏后將挾媚道以沉溺焉蠱王心王覺而深之故五子之歌妹邦之誥賓筵之詩皆欲欲致微焉至于春秋為禍彌篤若齊慶氏鄭良霄氏楚令尹子玉鄭貞射姑追惟禍本亦罔非厥辜所不廢絕者以材近況史能事鬼神又善為人居間佝客可優俳畜耳漢高帝微時與其支孫過武媼家欲甚數顧之及有天下嘗因朝集引入未央宮謁太上太上為之怡顏殿上皆稱萬歲自是遂得出入禁中不復呵止孝惠帝時齊悼惠王來朝坐帝上太后怒甚令于宮中伏甲刺王頓帝覺之未發遁去城陽景王時尚少忿其如此及為朱虛侯入宿衛陽尊事生為斬諸呂亡命一人卒誅鋤之自後諸麴散在人間知人陰事為作刺客姦人者亦少瞿瞿馬元狩以來其待詔掖庭及與朝士遊者猥雜多族不可悉紀蓋嘗扼于東方朔踣于灌夫憎于班彪嘲弄于揚雄而晉魏之際人主尚通流俗放誕嵇阮諸賢崩其餘風與生處者皆醉酬廢事爾後益不可制官方為蠱荒矣惟往來陶家者朗朗有節人不厭之向余鄉諸麴或在平原或在青州自稱督郵從事聞之未接後一遇之觀事闌主人或稱其發困以為余息息為一援手而去然諸孔斯頗欽首涸涸不自得也頃之有欲人自遠方來貧家無歡以生名為好客適僻間左飛竹索招之不至會姓名已

達客所從室人之謀倒頓橐囊得百錢為贄復往招之然後遂照徐來來又不盡歡客覺其意辭去不顧余始意生豈豪虛近利慕氣非真特由交淺意不展耶即余經營四方南北旗亭時一交臂雖情雜楚越風末畧同惟在燕下傍金臺居者遊最久每佳日清京則至疲暑則不至凡余朋暇高興往坐則至公庭吏人簿書填委則不至頤苦性不雜人好行小惠甚乃飢飢令上客不顧與僮僕下走酬酢款語于糟閒閒然屢舞此尤狂且故態為可憎也余在統均歷一考也賀者在門又賓兩生承　制牽羊布幣而至者客延與語皆歎曰　天家使溫茂有醇行君子人也市氣盡矣皆嘆得之嗟乎自余投林卧疴故舊凋零扶衰破寂不免以舊意望生不謂扶詩兩端每于衆中遺其侮弄使人目眩心煩不可緣適

春朝秋夕觸事恨人昔人有云貞女不以家貧改節石交不以失勢閒懷如生所為寧堪酬對裴徊顧戀受侮將多作為此詩統之云爾詩曰驅沓來何許前席有麴生參持清濁意謬得賢聖名愆世悅滑澤執手意易傾初為禮法設轉與謠媟并區區挑餅智修飾諂驕盈令人發狂疾舉動禍羅嬰昔我窮讀日憔悴世人輕感君時一傾風雨聽鷄鳴雖來不須臾游游見交情既蒙提携力進我于上京恪邀群貴門所至得逢迎被服或金玉旅進多琴箏嘉賓四面會親之如弟兄騰歡心所願意得智縱橫俯仰發光祿翱翔入紫庭一朝見天子左顧列前楹時余亦臺府公讌侍承明龍駉昆池賞鷹臺九日登君王賜顏色飛騰藉德馨歡娛一以散投老迫柴荆親戚羅故園桃李布南榮常思嘉節會為君調玉笙守

知初意易非復少年行臭味變中腸差池暗自驚絃歌未及已頭岑意不寧芳菲空滿堂與誰而目成四座俱歡暢衰鬢獨惺惺憑君侮老意吹入斷腸聲疇復堪潦倒爛熳盡平生逝當永離絕行矣莫留停代答詩曰麴生璉席對主人亦何愚賤于雖薄劣家世頗有餘含醇修令德彷彿類玄初馨香從風發顏色日敷腴處為韞匱玉行為待價沽一為君子使三入承明廬薦璧鳴前導招賢托後車何以酬嘉德綵綫繫玉壺何以陪衎燕炮鱉臨烹魚逢君騰達日燕市顧當壚涎勉自雕飾因風托膆軀盈盈席上侍冉冉府中趨殷懃惟我有斟酌自誰無何意平原容中道遺謫訣餅罍皆成耻醉飽亦惟辛群迷還自困遺恨在狂且百壺隨顛父一石侍淳于但坂江海量吾馬為禍樞請借席前地再一試馳驅高堂陳寶瑟香閨泛金卮君其憑軾坐觀我戲前除戲席遂賜爵促坐對騰觚曲調先心變枝瓊當面呼短長嘲陛楯飢飽弄侏儒悲者為之喜憐者為之舒霍然病良已何必讀素書嘖嘖逐客令作計太迂疎坐客聞此言雄辯驚四隅塵之不能去糞威將何如況吟復況吟請君聽中居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三日　上諭部院諸臣朕因天氣炎熱特奉　兩宮避暑瀛臺今幸天下少安四方無事然每日侵晨御門聽政未嘗暫輟卿等各勤職掌時來啓奏曾記宋史所載賜諸臣于後苑賞花釣魚傳為美談今于橋畔懸設罾網以待卿等游釣可于奏事之暇各就水次舉網得魚隨其大小多寡攜歸邸舍以見朕一體燕適之意誰謂東方曼倩割肉之事不可見于今日者

也特諭時臣肇官刑部郎中躬逢其盛謹稽首錄此

祥符周雪客在浚晉稗載二事其一正統朝于忠肅謙巡撫太原有憫農采桑婦二詩先文康于天啓朝令陽曲手書刻縣治屏上至今猶存憫農云無雨農怨咨有雨農辛苦老夫出門荷犁鋤村婦看家事縫補可憐小女年十餘赤腳蓬頭衣藍縷提筐朝去暮始歸青菜挑來半粘土茅簷風急火難炊旋爇山柴帶根煮夜歸夫婦聊充飢食罷相看淚如雨將奈何有口難論辛苦多嗟爾縣當撫摩采桑婦云低樹采桑易高樹采桑難日出采桑去日暮采桑還歸來喂葉上蠶薄誰問花開與花落二眠纔起近三眠此際祇愁風雨惡割鷄裂紙祀蠶神蠶若成時忘苦辛但願公家租賦給一絲不望上儂身丁男幸免官府責脂粉何須事顏色收蠶猶

未是開府邦與兒夫勤稼穡其一陽曲縣治有先文康詩版云萱
口兒依母賣兒完母錢分明割已肉何待別人憐此詩家集未載
敬為補入知公詩文散佚者多矣
偶得蒲州朱牧所撰關侯祖墓碑事奇而文不雅馴以示吾友馮
子山公山公走筆作記一篇庶足與侯並不朽矣
附記 天之生聖賢也必鍾祥于世德之家故大孝尊親咸思貽
父母令名予嘗慨漢壽亭侯生而忠貞沒而明神廟貌徧宇內
血食綿千古而其祖若考名氏獨闕然無考侯在天之靈必有
畫然隱痛者予每遇河東博聞之士必周咨之不可得康熙十
七年戊午解州有常平士子昌者讀書塔廟塔廟侯故居也昌
晝夢侯授以易碑二大字驚而寤見濬井者得巨甎碎之甎上

有字昌急合讀乃紀侯之祖考兩世諱字生卒甲子大略循由
而求得墓道焉遂奔告解州守王朱旦朱旦作關侯祖墓碑記
記中載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解
州常平村寶池里公沖穆好道以易春秋訓其子卒于桓帝永
壽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沒廬墓三
年既免喪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
胡氏于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子平其大略如此
昔趙宋時劉廷翰官貴當追封三代少孤其大父以上皆不逮
事忘其家諱太宗為撰名親書賜之載在宋史以為美談亦以
教孝也而況侯之祖若考皆有名氏載擴石章章可考者顧忍
軼之哉朱旦又言桃園結義之俗說宜闢伏魔大帝之稱號宜

更其論甚正商丘宋公嘗言壯繆惡謚當易以嘉名侯既殺身
成仁矣尚可以成敗論乎予並存斯言也以俟議禮君子錢塘
馮景敬記
古今事有相類者北魏長孫子彥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命
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笑自若時以為踰于關侯楚熊渠子夜見
寢石以為虎也射之沒鏃及知其為石再射之不入矣此事已開
李將軍之先又北周李遠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許視之乃石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有此事
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隋元胄文帝託以腹心當帝為周丞
相衛王招謀害帝帝將酒肴詣王宅王引帝入寢室胄坐于戶側
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及酒酣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

啗帝將為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以留王叱之曰我與丞相
言汝何為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王問其姓名胄以
實對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賜之酒曰吾豈不善之
意耶卿何猜警如是王偽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坐如
此者再三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帝降
階迎之胄耳語勸帝速去帝不悟曰彼無兵馬何能為胄曰兵馬
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耶復入座胄聞
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帝下牀趨而
去趙王將追帝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
及誅趙王帝受禪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此事與鴻門
樊將軍何以異耶

北魏李崇表詔封嚅〻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又傅永年踰八十盤馬奮矟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余今年政七十矣念之惘然

四明周旭公斯盛語余曰曾于友人處見盂內水貯一螺主人曰此異物也另取水一盂入鹽少許置螺其內螺殼開飛出一蜂高尺許蜂尾一線綴殼內飛舞良久以螺還原盂蜂漸縮入其理殆不可解

泰州宮紫陽偉鏐中明崇禎癸未榜十八名為詩四房李翰林士淳首卷紫陽孫懋言中今癸未榜十八名亦為詩四房李編修鳳翥首卷當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綴喜曰是繩祖武之兆也果符其言

王尚書阮亭常述高公念東三事一公少年家居時夏月獨行郊外于隄邊柳陰中乘凉一人車載瓦器抵隄下屢擁不得上招公挽其車公欣然從之適縣尉張盃至驚曰此高公何乃爾公笑而去一淩宮詹從來候公〻方與群兒浴河內從亦就浴呼公為洗背問高侍郎家何在一兒笑指公曰此即是從于水中跪謝公亦于水中答之一公賦詩兀坐齋中一無賴子與公族人相角走訴公且以頭撞公家人奔赴勸之去公徐問曰此為誰所言何事蓋公方酣吟毫不挂念其胸次為何等耶

王荊公百家唐詩選二十卷淪沒已久余曩得殘帙八卷付山陽丘邇求廻刻行近復得就道間盤谷倪仲傳舊本所亡十二卷皆在更屬邇求續刻稱全書矣按荊公此選唐賢遺棄最多殊不滿人意或疑此非真本不知荊公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猶人此選出公手訂無疑但未盡善耳嚴滄浪詩話云荊公百家詩選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張燕公張曲江賈至王維獨孤及韋應物孫逖祖詠劉昚虛綦毋潛劉長卿李長吉皆大名家均未入選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荊公當時似但據宋次道所有者選之乃序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近王阮亭尚書亦云三復荊公此選不解其意義所在以為古物寶惜之則可以為佳選則未也

山東臬司廳事前一青石白紋宛然七級浮圖曾為一看官竊去司役追取署官怒而擲之地裂為兩殘缺仍安舊處

同里沈文端公鯉為明神宗朝名相居鄉有萬石家風余藏公家

書一通字〻皆省身克己之學每一展閱如聞晨鐘發人深省王阮亭尚書已採入續名臣言行錄今載識于此

附文端家書 本府糧廳魏公祖有書禮寄到京上家下備賀禮并書送去學道考試畢速寄信來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此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輿家下凡百儉素恬淡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那移不得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燄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亂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燄以致有此可為明鑒哉今雖做熱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

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終身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當體
我地量於百學好已知持滿之道只然爾一向來做得門面大
丁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損些
田土減些受用衣服勿大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
後人此至理也留意留意秋畏糧委委從馮速及早上納多加
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一百
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此下缺行　既糊塗到此田地你
與之辦論何益此後只任他胡說任他疑惑不必發一言不必
索閒氣衰年老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護蓋為快也丈姐
有娠臨生產時尋一箇省事的救生婆看鍾老速打發來罷他
有八十餘老母周務本急欲回去王魁且留他跟我九月間要

隨寫上陵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尚未見許過日再
圖海壞近日頗知讀書講書作文與處家之事都曉的些可寄
信與丹中峰宅上說明年親迎栗菴不知幾時起身房已替他
尋下八月廿一日書　書中所云多至言格論除隨時一二事
外其餘宜不時觀覽自有益處　坊牌恐不能止隨府縣建在
那處只不可妨礙人家既有自餘木料舊木料不必用他的
吾年近九旬官居極品百凡與人應酬禮貌自宜簡重若上司
與本處公祖父母禮必不可少者不得不與相見閑常枉顧只
可以居鄉辭謝之而已僕僕往來不無太褻　出門如見賓入
虛如有人獨立不媿影獨寢不媿衾　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
一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方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牧仲判

既得親手錄藏之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
妖書之獄震動天下吁可畏哉康熙十六年夏五新城後學王
士禎謹跋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豫章非昧於源旨鮮當人意者新建張
吏部扶長來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
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答甚盛舉也暇日摘錄于
此

黃山谷以下凡二十五人　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俯　林敏修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冲之　江端本　楊符　謝薖　夏倪　林
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浚儀

王偁厚小學紺珠定本也胡氏苕溪漁隱與山堂肆考有何顒
而無高荷且列洪朋于徐俯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顒而無何
顒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恐傳鈔有誤今並記之

附扶長論略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為宗派之宗二十五
人皆嗣公法者今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韋或師二蘇師
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于揚
或產于兗或產于豫或產于荊梁似風土又有得而限之矣或
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
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然考紹興初晁仲石嘗
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于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
益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

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軼持荊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后山之列何也呂公訾誤紫薇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柳又何也聞公尚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盼自呂公也嚴滄浪論詩體始于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述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即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壎塤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庠略殆可觀矣宋大中丞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户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答之猶恐世遠言湮即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廼紀厥爵里遍覽群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于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康熙十年五月十八日鎮江府風雷烈風晝晦如夜掣去漕船一隻民船二隻不知去向月河鎮地方隔酒數十壜平置河側四面山地方掣去鄉民莊建源房屋百間瓦礫無存傷死男婦無算蹤見四龍鬬于雲中是日也楚中亦大雨寒凜如冬

平涼崆峒山廣成洞有元鶴二風日晴朗往往飛鳴巖壑中近年添二子

盤山佛燈人多見之每除夕山之雲罩寺定光佛舍利塔與薊州獨樂寺觀音閣通州孤山破塔皆有燈出互相往來若各返原處好事者恒宿樓候之

近得沈文端相國死紐玉印一刻帝曰中州一士神宗玉音也同里先賢手澤在焉良堪寶玩

福清葉臺山相國有白玉觀音一高尺餘朱唇黑髮天然異品又白玉帶一亦千金皆得之毛帥文龍後觀音供尼菴燬于火帶為耿逆取去相國五世孫凌雲云

宜興故相妾轉嫁平湖馮一宋製白玉太真睡像秘藏枕函中六十餘年近已得善價為武林貴官有矣

杞縣易知由單開闔縣地糧若干除明忠臣劉文烈祭田應免若干餘若干榮哉愈見　世祖表忠德意高出千古矣

景泰朝吳門陳緝熙祭酒鑑收藏書畫甚富尤善臨摹常得褚模禊帖一卷雙鉤入石更揭數本分綴宋人諸跋謂當時館閣諸大老重為跋尾付于孫藏弆數十年前客從徐州持褚摹蘭亭求售余摩挲竟日辨其非真而米跋小行書徃絕雄襄毅雍諸題俱真良不可解忽憶舊曾于弇州四部稿乃文休承題跋中略悉其概遂檢出細加研究知為陳祭酒狡獪伎倆無疑以示諸賞鑑家頗訝余為具正法眼藏也按此陳氏本休承以為唐摹弇州以為米摹褚蹟無從辨之矣

蘭亭自唐至南宋臨摹不下千種而要以定武為第一定武有五字損本湍流帶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斷六七八行為裂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群殊為九字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不

天字小損者為定武瘦本至紹興元年刊定武初搨後有寶字大印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璪官邯鄲蔡家藏定武本于石為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周公瑾常言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珊瑚網載千頃生所述道山清話云頃行役陝府道間舍於逆旅因步行田間有邨學究教授二三小兒閒與之語言皆無倫次忽見案間有小兒書卷其背乃蔡襄寫洛神賦已截為兩段其一塗汙已不可讀問其何所自得曰吾家故紙中物也問更有別紙可見否乃從壁間書夾中取二三紙大半是襄書簡亦有李西臺川箋所寫詩數紙因以隨行白紙百餘幅易之欣然見授問其家世曰吾祖祢常為大官吾父罷官歸死于此吾時年幼養于近村學究家今從李姓吾祖官稱姓名皆不可得而知頃時如此紙甚多皆與小兒作書卷及糊窗用矣會日已暮乃歸旅舍明日天未明即登塗不及再往至今為恨

汪玉水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云几坐草玄風后為奸爾往鎮之世掌兵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圖雕鏤花鳥極精工信出自名手上飾漢玉昭文帶一乘朱文一卧蠶文血蝕珠古而瑩潤而刻草玄閣佳器故楊鐵崖物也

書聚骨扇如今舞女在瓦礫堆上作伎即飛燕玉環亦為戏態此祝京兆語也

宋鄭景望雜著中一則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間胸中既無繫物凝思心志和悅神宇寧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間亦為囈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態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讀此可以安寝新建陳士業弘緒採入寒夜錄

明萬曆朝御史張邦俊疏陳從祀易名二大典舉同鄉先達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柟應補謚者十四人曰羅泰魏學曾威訥王用賓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禎三十五年禮部題請會議舉行奉旨易名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及近年應否給謚者俱開列實蹟從公會議具奏四十四年禮部會議彙題先後共舉七十餘人留中不發泰昌朝亦未舉行天啓元年奉旨前禮部題請應謚七十四人既經會議允當並此外節年卹典請謚十人俱准賜謚共得謚者八十四人而邦俊疏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楨不與焉斯舉歷三朝雖奉明旨而知之者鮮如馬理李夢陽之謚即其後裔至今皆不知南渡時尚有為夢陽請謚者又如楊愼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謚他可知矣（陶望齡謚文簡）

臨洺李副使芳蘊好玄學年七十餘祈于黃粱夢呂仙祠願與純陽一遇他日至祠下遇一道人告以求見純陽之誠道人曰即使純陽當前君烏從知且君亟欲求見何謂耶李曰欲使吾白鬚轉黑耳道人曰白者安能黑倘遇純陽或可令復生黑鬚耳以手撚李鬚摸其頷者三一笑而別數日白鬚中忽生黑鬚一簇長寸許光澤異常李大悅每撚鬚示人曰吾真與純陽遇矣

宋寶祐四年登科錄第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第二甲第一名謝公枋得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陸公秀夫忠節萃于一榜洵為千古美談錢塘吳寶姬陳琰有記

附記 康熙己卯春正月孫子大白以宋寶祐四年登科錄屬余記余憮然曰自設科以來登科錄多矣此以文信國公及第而重者也首簡載宋寶祐四年五月八日御試策題一道次列御試勑差詳定官三人編排官二人初考官三人添差初考官四人覆考官三人添差覆考官四人初考檢點試卷官一人覆考檢點試卷官一人為王應麟對讀官五人彌封官二人巡捕官二人五月十四日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文天祥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六百一人當日赴期集所六月一日准勑依

格賜進士期集錢一千二百貫小錄錢五百貫七日謝闕十三日謁謝先聖先師兗國公鄒國公廿九日賜聞喜宴降賜御詩于禮部貢院七月一日準省劄再給降題名小錄錢一千七百貫四日拜黃甲敘同年于禮部貢院廿五日立題名碑此宋制也第一甲二十一人惟首名書第一名餘俱書第二人三人他如二甲至五甲敘次皆然文天祥字宋瑞小名雲孫小字從龍年二十治賦一舉本貫吉州廬陵縣父為戶時有以遠祖為戶者有以祖父為戶或自為戶者南宋戶口例也第二甲四十人第一名為謝枋得字君直小名鍾小字君和年三十治賦兼易一舉本貫信州貴溪縣居弋陽儒林里父為戶兩公皆首名奇矣尤奇者第二甲第二十七人為陸秀夫字君實年十九治賦一舉本貫淮安州鹽城縣長淮里父為戶一甲二甲之表表者三人而已嗣是第三甲鄭必俊以下七十九人第四甲楊奇進以下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俞用國以下二百一十三人知名者絕少然有此三人可抵千萬人矣末簡止載文公對策一道總計宗室玉牒登科者七十一人宗正寺登科者三人玉牒中有兄弟同榜者七人與桿與稱與溥與鎔與鎮嗣渴嗣偲也此外兄弟同榜者八人張告之詠之鄭芮夫必從楠若年若琲若琟若瑛也又兄弟同年進士二人彌正元及兄寅龍鄭茂大及弟必陵也至若一甲第九人王應鳳為應麟之兄其弟為覆考檢點試卷官故無避嫌例四甲第二百三十人林必撰為宗定公汝愚之孫系玉牒由承議郎登科者皆相有後名公有兄故

並表之其餘由太學上舍學諭學錄廸功郎承節郎或內舍奏名平校或宗子省元或某省〻元經魁賦魁公魁皆特書其治易詩書禮春秋而外有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者每舉必書而治賦者居多焉有免舉者其年自十九以至六十餘皆備書嗟乎當南宋之季孱弱已極不絕如綫而同榜名臣得此三人豈非天意挺生三人萃于一榜以表宋三百年養士之報者哉讀文公策天人性命闡發無遺願其君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淑士節財弭寇之道而又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脈皆救時之藥石至己未冬亦伏闕兩上書不報而罷天下大事去矣雖謝陸兩公可為夾輔其如國運何往余閱紹興十八年登科錄朱文公登王佐榜第五

甲第九十人為科名重然通榜三百二十八人祇一人耳且闔運亦未至于此極也今三公為足而峙不惜以身蹈水火扯湯鑊為九鼎一絲之繫余閱未終卷輒為三公歎息而不能已矧身當其時者乎因詳記其始末而歸之

海忠介印以泥為之畧假以火文曰掌風化之官觀之覺忠介嚴氣正性肅然于前竟不敢犯見周侍郎櫟園印人傳

王考功西樵士祿語予弟曰吾常見舊家子其薰衣剃面種〻極其華飾而面目殊為可憎陳其年維崧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益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孫少宰退谷先生承澤常言東林書院甚悉云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嚴禁江陵殁復稍〻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至天啟中京師始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為害諸君子之名目蓋東林乃無錫書院名也宋楊龜山先生所建後廢為僧寺顧涇陽先生自吏部罷歸睹其地非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構精舍居焉至甲辰冬始與高忠憲數公開講其中立為會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然躬與講席者僅數人時涇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于新進立朝諸公漠無與也逮忠憲起為總憲風裁大著疏發御史崔呈秀之贓呈秀遂父事魏忠賢目嫉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初不知東林為何地東林之人為何人擬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諸公交章劾璫〻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于是有賊于諸君子者舉東林藉以逢璫〻之忌鋃鐺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

前祀紀 原祀位羅仲素從彥 胡德輝珵 喻玉泉樗 尤遂初袤 李小山祥 蔣實齋重珍 邵二泉寶

明

顧涇陽憲成 顧涇凡允成 錢啟新一本 薛元臺敷教 安我素希范 劉本孺元珍 高景逸攀龍 葉園適茂才 陳筠塘幼學 吳素衣桂森 許靜餘世卿 鄒經畬期楨

兩廡從祀姓名闕列如左

元

虞薇山薦發

明

史玉池孟麟 孫淇澳慎行 余振衡 王節 張啟所夢時 華鳳超允誠 陳幾亭龍正 成寶慈勇 秦大音鏞 周懷魯孔教 李元沖復陽 馮少墟從吾 丁慎所元薦 歐陽宜諸東鳳 劉念臺宗周 王儉齋永圖 華燕超允謀 楊大洪漣 繆西溪昌期 魏廓園大中 文湛持震孟 黃石齋道周 金稱蒼鉉 吳霞舟鍾巒 鄒南皋元標 于景素孔兼 宿仍衷夢鯉 秦水蓉爾載 華訒菴 周仲馭鑣 鄒忠餘期楨 陳筮漁正鄉 張秋蘋雲鵠 黃日齋處泰 蔣淼綠重春 賀宇陽時泰 熊祈公 汪鶴嶼應蘭 蔡雲怡懋德 胡慎三 許延祥 軒 家楷 開翔

孫蘇門奇逢 顧庸菴樞 高霞嶠世泰 陳子泉撰 孫北海承澤 旋

麟如元徵 龔震西廷歷 嚴佩之鎔 刁蒙吉包 惲遜菴日初 王敬

哉崇簡 湯潛菴斌

李龍眠畫人馬恆在絹上取法唐人用筆刺畫惟毘陵莊氏所藏五馬圖卷用澄心堂紙白描微設色簡古超妙獨冠諸跡周公謹雲烟過眼錄載黃魯直云伯時畫天廄滿川花放筆而馬殂矣蓋神駿皆為伯時取之而去也異哉

廬山開先心壁道人超淵每除夕將篋中藏弆書札檢閱一過云當與故人守歲

金虎生西番托諾山軀如鼠而虎頭毛色如沉香性靈而悍夜伺鷙鳥鴻雁宿時鑽入翅中齧其項怒飛而墮則隨之下而食之瞥

形松枝侯麋過躍而踞其兩角之介食其腦麋觸之不可得蓋征尼魯特部所獲畜之禁中者

飛狐毛深褐銳頭鉄口如兎而耳差小尾之長與身等肉翅如鶩詰四足生翅中前二足四爪後二足五爪騰起不過尋丈以上見

劵灝隨鑾出塞錄

駉思室答問

駉思室答問

寶應成蓉鏡芙卿著

世傳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為今之八月二十七日攷杜氏春秋長厤是年十月甲戌朔二十七日正得庚子此即孔子家譜祖庭記路史餘論山堂肆考諸書所本近黃南雷氏閻百詩氏據新厤推算亦為八月二十七日似可信已然以古厤步之實八月二十八日也甄鸞五經算術推春秋至朔皆用周厤周厤上元丁巳至僖公五年丙寅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七百六十九算加入僖五年至襄公二十二年距積一百四算得積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三盈元法去之入紀一千七十三年如蔀歲而一得積蔀一十四命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算外得庚午蔀不盈九為入蔀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百一十一閏餘六以蔀日乘積月如蔀月而一得積日三千二百七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八百六十九加朔策九得酉月大餘三小餘六百六十命起庚午算外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世經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加入伐桀至襄二十二年距積一千二百算得積年十三萬三千三百一十三依四分術推之亦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班孟堅稱劉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三統上元至僖五年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歲加距積

一百四算得積年十四萬二千六百八十滿統法去之入甲申統一千九十二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法而一得積月一萬三千五百六閏餘六以月法乘積月如日法而一得積日三十九萬八千八百四十三大餘二十三小餘六十九加朔策九得酉月大餘四十九小餘五十一命起甲申算外得癸酉朔二十八日庚子古六厤以周厤為可信兩漢以來與撰諸家以三統為最古而竝得二十八日庚子後世二十七日之說雖一日之差然所係匪輕有志之士當亟為正之

孔子卒日蔣學鏞以杜氏長厤與史記不合稱吳程用大衍厤推之乃四月十一日而謝山先生謂前二年五月庚申朔是左氏所紀下距是年四月中閒當有一閏以庚申朔遞推之是年四月朔為戊申十八日為乙丑杜似不謬謹案漢末宋仲子嘗集十厤以考春秋今竊師其意集古今諸侯厤校之

如殷厤上元甲寅距積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八入庚午蔀二十四年積月二百九十六閏餘十六積日八千七百四十一大餘四十一小餘一百二十四周四月大餘九小餘六百八十一

魏楊偉景初厤上元壬辰距積三千三百三十一入甲戌紀一千四百八十七年積月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二億四萬七千五百九十八萬三百三十積日五十四萬三千九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一千一百七周四月大餘五小餘三千八百五

後秦姜岌三紀甲子元厤上元甲子距積八萬二千九百七十八入甲子紀二千九十五年積月二萬五千九百一十一閏餘十六朔積分四億六萬三千九百二十萬九千八十四積日七十六萬五千一百六十七大餘四十七小餘一千五百六十三周四月大餘十五小餘五千一百五十一

宋何承天元嘉厤上元庚辰距積四千七百八十二入甲戌紀五百二十六年積月六千五百五閏餘十五朔積分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五積日一十九萬二千九十六大餘三十六小餘三百四十三周四月大餘五小餘七百四十二

齊

祖沖之大明厤上元甲子距積五萬九百九十八年積月六十三萬七百五十七閏餘三百四十一積日一千八百六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七大餘四十七小餘一千二百四十四周四月大餘十五小餘三千五百七十五　東魏李業興興和厤上元甲子距積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九入甲戌紀十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九年積月一百五十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七閏餘四百六十四朔積分九千四百七十三億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七萬七千八百九十九積日四百五十四億二萬八千三百一十七大餘三十七小餘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九周四月大餘九小餘一十五萬七千三百　隋劉焯皇極厤上元甲子距積一百萬七千七百五十八積月一千二百四十七六萬四千二百九十六閏餘五百四十二積日三萬六千八百七萬八千八十七大餘四十七小餘三百三十八周四月大餘一十五小餘一千七十三　後周王朴欽天厤上元甲子距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七千一十八年氣積一十九萬一千一百七十五億七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八十七杪二十閏餘一十七萬二百一十八杪九十二朔積一十九萬一千一百七十五億七萬三千八百九十六萬四千二百六十八杪二十八積日二十六萬五千五百二十一億八萬五千六百七大餘四十七小餘一千八百六十八杪二十八周四月大餘十五小餘六千一百二十九杪一十二　元郭守敬授時厤至元辛巳距積一千七百五十九年中積六十四億二千四百六十四萬二百一分冬至一十一萬三百九十九分閏餘二十三萬七千六百六十二分八杪天正經朔四十七萬二千七百三十六分九十二杪周四月經朔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五十四分七十一杪　本朝時憲厤雍正癸卯距積二千二百一年中積分八十萬三千八百九十八日三七八零五八四二通積分八十萬三千八百六十六日二五五五一八四二天正冬至一十三日七四四四八一五八紀日一十四積日八十萬三千八百九十九日通朔八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三日五零四三八八四二積朔二萬七千二百二十三首朔二日二三八三九零二三周四月子朔一十五日二九九五七一二九　旹四月己卯朔十一日己丑與大衍同全氏所以致疑者以左氏五月庚申朔之文耳今以實法步之哀公十四年距雍正癸卯積年二千二百三中積分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八日八六二七二七二六通積分八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六日七四零一八七二六天正冬至三日二五九八一

一二七四紀日四積日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九日通朔八十萬四千六百四十四日一二六三三積朔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七首朔二十四日一二六一五九零九以朔策三相乘加首朔紀日得五十六日七一七九三零六八命起甲子算外得周五月庚申朔累加朔策得六月庚寅朔七月己未朔八月己丑朔九月戊午朔十月戊子朔十一月丁巳朔十二月丁亥朔十五年周正月丙辰朔二月丙戌朔三月丙辰朔四月乙酉朔五月乙卯朔六月甲申朔七月甲寅朔八月癸未朔九月癸丑朔十月壬午朔十一月壬子朔十二月辛巳朔十六年周正月辛亥朔二月庚辰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卯朔中間並無閏月四月己卯朔十一日正得己丑可以釋全氏之疑吳簡舟英謂魯厤十五年不置閏衞厤則置閏孰是孰非不得而攷據今所推魯厤是而衞厤非并可釋吳氏之疑矣

世經云春秋厤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錢氏三統術衍曰史佚劉子駿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故三統亦曰春秋厤阮氏疇人傳從之竊疑此說未然下文云春秋殷厤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亾年數故據魯公伯禽以下為紀蓋謂春秋厤殷厤皆以殷魯為紀無言周昭王以下年數者故其下據兩厤校之如煬公二十四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丙申殷厤丁酉三統大餘十二算起甲申亦得丙申微公二十六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乙亥殷厤丙子三統大餘五十一亦得乙亥獻公十

五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甲寅殷厤乙卯三統大餘三十亦得甲寅懿公九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癸巳殷厤甲午三統大餘九亦得癸巳惠公三十八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壬申殷厤癸酉三統大餘四十八亦得壬申釐公五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辛亥殷厤壬子三統大餘二十七亦得辛亥成公十二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庚寅殷厤辛卯三統大餘六亦得庚寅定公七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己巳殷厤庚午三統大餘四十五亦得己巳元公四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戊申殷厤己酉三統大餘二十四亦得戊申康公四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丁亥殷厤戊子三統大餘三亦得丁亥緡公二十二年正月朔旦冬至春秋厤丙寅殷厤丁卯三統大餘四十二亦得丙寅皆是然則春秋厤亦古厤其所步冬至日辰與三統同故不復署以春秋厤耳世經自少昊至周康王皆紀天子于例不應雜入文王其書文王四十二年云云者正以春秋厤有此說而援以爲至朔同日之證也春秋厤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猶之上文云殷厤成湯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也世經兩言三統上元明云三統不命爲春秋厤也錢阮斥春秋厤爲即三統殆失之矣

禮祭統孔悝鼎銘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通鑑外紀目錄是年六月丁未朔則無丁亥當闕案杜預春秋長厤六月丁未朔大劉道原誤與之同今以周厤推之上元丁巳至哀公十六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算外盈四分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去之餘一千一百四十五爲入紀年如蔀法七十六而一得積蔀一十五命起甲子一癸卯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戊午七丁酉八丙子九乙卯十甲午十一癸酉十二壬子十三辛卯十四庚午十五算外得己酉蔀不盡五爲入蔀年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得一千一百七十五如章法一十九而一得積月六十一閏餘十六以蔀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積月得一百六十九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如蔀月九百四十而一得積日一千八百一大餘一小餘三百五十九命起己酉算外得周正月庚戌朔小累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得二月己卯朔大小餘八百五十八三月己酉朔小小餘四百一十七四月戊寅朔大小餘九百一十六五月戊申朔大小餘四百七十五六月戊寅朔小小餘三十十四日丁亥義無可疑

漢書武帝紀大始四年十月甲寅晦五行志同似可信已然以實法考之則未盡然大初厤議者謂其失傳今攷元封七年詔曰逎以前厤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大初之元法也置元法三之得一千五百三十九此大初之統法也章月章歲史無明文然由大初以前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諸古厤皆以四分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一十九由大初以後如三統四分乾象景初三紀元嘉諸術亦皆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一十九則大初亦當爲章月二百三十五章歲一十九也史稱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八十一日者大初之日法也置二十九以日法八十一乘

之丙子四十三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爲大初之月法今以
此諸率推之泰初上元至大始四年積四千六百二十八算
外盈元法除之入甲子統一十一年以章月乘之得二千五
百八十五如章歲而一得積月一百三十六閏餘一以月法
乘積月得三十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二如日法而一得積日
四千一十六大餘五十六小餘一十六依法遞加大餘二十
九小餘四十三得十月乙酉朔癸丑晦大餘二十一小餘三十一月甲
寅朔大餘五十小餘四十六史記厤書厤術甲子篇征和元年歲前天
正朔大餘五十亦得十一月甲寅朔然則十月甲寅晦之爲
誤文無疑又以此術徧考本紀所書凡自大初以來諸晦朔
如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大餘二十八小餘八十壬辰朔辛酉晦始元三年十

一月壬辰朔大餘二十八小餘四十壬辰朔元鳳元年七月己亥晦今本誤作乙亥
據五行志正大餘六小餘七十四庚午朔己亥晦地節元年十二月癸亥晦大餘三十小餘
六十二甲午朔癸亥晦五鳳元年十二月乙酉朔大餘二十一小餘二十七乙酉朔四
年四月辛丑朔今本誤作晦王氏讀書雜志據五行志漢紀通鑒云晦當爲朔是也大餘三十七小餘五
十九辛丑朔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大餘五十八小餘六十二壬戌朔四年六月
戊寅晦大餘四十五小餘五十一己酉朔戊寅晦建昭五年六月壬申晦大餘四十小餘
三十六甲辰朔壬申晦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大餘四十四小餘五十二戊申朔河
平元年四月己亥晦大餘六小餘五十四庚午朔己亥晦三年八月乙卯晦大餘
二十三小餘五丁亥朔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大餘四十九小餘六十三癸丑朔陽朔元
年二月丁未晦大餘十四小餘五十戊寅朔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大餘
五十二小餘四十四丙辰朔乙酉晦三年五月己卯晦大餘四十六小餘七十四庚戌朔己卯晦四

年七月辛未晦大餘三十八小餘三十八壬寅朔辛未晦元延元年正月己亥朔
大餘三十五小餘五十三己亥朔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大餘三十七小餘三十九辛丑朔
二年四月壬戌晦今本誤作壬辰史氏學海漢書校證云百官表五月甲子三見紀壬辰誤辰當作戌
大餘二十九小餘七十九癸巳朔壬戌晦元始元年五月丁巳朔大餘五十三小餘七十一丁巳
朔二年九月戊申晦大餘一十五小餘七十三己卯朔戊申晦並與術合大始四
年十一月甲寅朔不應獨異記又以三統推校一一皆同乃
悟三統即大初因別撰大初厤考以釋其義云
授時厤議錄漢以來諸厤積年日法凡已行者四十一未行者
二以例求之如北涼趙敺元始厤魏興安元年用以注憲其
積年六萬二千三百七上元甲寅至元始元年壬子積六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元始壬子至至元
辛巳八百六十九日法八萬九千五十二恐當補入又如魏韓翊黃

厤積年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九上元壬午至黃初元年庚子積三萬一千五百七十八黃
初庚子至至元辛巳積一千六十一日法一萬二千七十九晉劉智正厤積年
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七上元甲子至泰始十年甲午積九萬七千四百一十泰始甲午至至元辛
巳積一千七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餘一萬八千七百三後秦
姜岌三紀甲子元厤積年八萬四千七百三十七上元甲子至晉太元
九年甲申八萬三千八百四十太元甲申至至元辛巳八百九十七日法六千六十三梁虞劆
大同厤積年一百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七上元甲子至大同十年甲子積一百
二萬五千七百大同甲子至至元辛巳積七百三十七日法一千五百三十六北齊劉
孝孫厤積年四十三萬五千七百九十七上元甲子至武平七年丙申積四十
三萬五千九十二武平丙申至至元辛巳積七百五日法一千一百四十四唐南宫說
景龍厤積年四十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上元乙巳至神龍元年乙巳積四十

一萬四千三百六十十神龍乙巳至至元辛巳積五百七十六日法一百雖未行用亦當如皇極乙未之例坿之于末云

或問春秋襄公九年左傳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杜注謂歲星十二歲而一周天但傳不言是年歲在某次敢請曰以三統術推之襄公九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六百六十七歲以歲星歲數千七百二十八除之得八十二去之餘九百七十一以百四十五乘之得十四萬七百九十五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九百七十七次餘百七積次盈十二去之餘五數起星紀算外得歲在實沈置次餘以三十度乘之得三千二百一十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度二十二數起畢十二度算外得東井七度

後秦姜岌造三紀甲子元厤謂服虔解左傳用大極上元三統厤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殷厤於義無乃遠乎見晉書律厤志案服氏左傳解誼已佚今即其散見於唐疏者徵之昭公四年左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解誼云北陸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西陸謂二月日在婁四度謂春分周禮天官疏正與三統術元枵中危初大寒降婁中婁四度春分合二十年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解誼云梓慎知失閏二月冬至春秋正義正與世經所云失閏故傳曰二月己丑日南至合又三十二年傳越得歲解誼云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春官疏即本歲星超辰之說據唐志左氏傳解誼三十卷尚著錄是姜岌固親見服書乃有是說然輒譏其用漢厤解春秋則未得其恉也班孟堅撰厤志偁劉歆作三統厤及譜以說春秋今攷世經紀距上元歲數有二例三統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漢高祖距上元年十四萬三千二十五歲此紀商周漢之始歲也漢厤大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此紀大初厤也獨魯釐公五年距上元十四萬二千五百七十六歲不在當紀之例紀之者則以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故也故文公元年襄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昭公十八年二十年三十二年並云距辛亥若干歲今置僖公五年距上元歲數如章歲而一得七千五百四適盡然則三統厤術固本僖公五年至朔同日以

爲率者也班氏述歆之言曰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一行日度議亦云僖公五年周厤正月辛亥朔餘四分之一南至以歲差推之日在牽牛初皆驗說矣是時歲差之理未明子駿據春秋日蹶以定漢厤故張衡周興議其欲合春秋橫斷年數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平情論之三統於漢厤則疏於春秋則密今以其術推春秋日蹶月離分至啟閉及歲星所在所得爲多然則服子愼解左傳用大極上元不爲無識姜岌所譏毋乃失其實與

提要謂集傳廣序成於東萊之相激偏攷語類文集並無此說

盍本之丹鉛錄其言曰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此升庵臆度之詞元以前無言此者夫致亭詩序辨說後備以負氣求勝譏之固所不免然謂成於東萊之相激亦殆之未審耳庚子凡三答呂伯恭書現其辭氣皆無彼此相激之語其甲辰答潘文叔書云舊說多所未安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則自有伯恭之書矣此豈與呂相難者乎語類葉賀孫錄云鄭漁仲詩辨妄力詆詩序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然則集傳之廢序亦文公自廢之耳其不因成公之尊序而盡變其說亦明矣又案壬寅序呂氏家塾讀詩記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其後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黃氏日鈔亦云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其說頗驚俗雖東萊先生不能無疑據此則朱呂論詩誠有不合焉者然因廢序而有異同非因所見不合而乃廢序也

關雎歐陽氏詩本義謂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攷韓詩序見詩考引詩說薛君章句見後漢書明帝紀馮衍傳注魯詩見後漢書皇后紀序楊賜傳注獨齊詩之說于漢唐諸書無所表見黃實夫詩解鄭夾漈六經奧論並同歐陽今案隋志云齊詩魏代已亡歐陽宋人何從見之齊詩傳於后蒼大戴禮記亦出於后蒼保傳篇云易曰正其始萬物理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匡衡爲后蒼弟子亦習齊詩其說曰嘗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見漢書本傳 師即后蒼）是齊詩正與毛同歐陽黃鄭並不從政衰之說特爲有識至韓詩序雖以爲刺時然考韓詩外傳卷五云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德之所藏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是韓亦不盡以爲刺詩也漢書儒林傳稱孔安國爲申公弟子司馬遷于古文尚書嘗從安國問故其于詩疑亦從安國習魯故故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列傳序一則曰周道缺關雎作一則曰周室衰而關雎作劉向世習魯詩故列女傳仁智篇魏曲沃負傳亦云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論語明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非刺詩可知魯詩不可從

關雎傳云共荇菜以事宗廟箋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偏考古籍未見所本蓋毛鄭以意說之箋以爲共荇菜之葅攷之經

傳于周官醢人則韭菹菁菹茆菹葵菹芹菹菭菹筍菹于儀
禮冠虞特牲少牢諸篇則有葵菹韭菹之屬不聞有所謂荇
菹者近戴東原氏以為鉶芼詩由流而采而芼以經例推之
毛訓芼為擇義無可更玉篇引作左右覒之擇也是三家亦
與毛同卽如戴說儀禮公食大夫禮記鉶芼牛藿羊苦豕薇
禮記昏義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亦不聞有所謂芼荇者紬繹
詩義二章以流荇菜興求淑女三章以采芼荇菜興友樂淑
女與事宗廟初無涉也后妃雖有事宗廟之職然三月而後
廟見是時初至尚未事宗廟且祭禮其川奠川衡之事祭禮
其澤物之奠澤虞之事非后妃所宜其也采蘩傳王后則荇
菜也夫文王之后妃豈王后乎抑近皮傅矣

騶一 十三

毛以淑女為后妃鄭謂三夫人以下今案毛是也大序關睢風
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惟后妃之於文王始足當
夫婦之目故傳云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
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證一漢書匡衡傳臣又聞
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
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睢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
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
宜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匡傳齊詩是齊與毛同證二大戴
禮記保傅篇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
詩之關睢禮之冠昏易之乾巛皆慎始敬終云爾故序亦云

正始之道三夫人以下豈不足以當此證三葛覃言后妃勤
儉徵師非斥三夫人以下卷耳此淑女亦當指后妃言若此篇
是后妃求淑女以類求之詩亦當在樛木螽斯之上今不然
知毛義為非矣證四抑更有說焉論語子曰關睢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樂不淫斥琴瑟友鍾鼓樂也哀不傷斥求之不得
展轉反側也斥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然求之不得展轉
反側者憂后妃之不得其人無以事宗廟而端內治耳蓋謂
求淑女而不得非求女而不得也不然王季時為諸侯何至
無與為昏姻者乎證五篇展轉反側指文王則妨於義殆
不然也
或問葛覃小序以為后妃在父母家朱子集傳則以為后妃在

騶一 十四

夫家據毛傳稱女師教于公宮宗室則在父母家義似較確
朱子說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夫家有女師未聞其義答曰
以緇衣言之關睢已言后妃在夫家此不問可知且薄澣我
衣傳云私服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若
在父母家何未服此諸服何事乎澣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后
妃在夫家告以歸寧於禮為合若云在父母家則歸乃謂嫁
曰歸之歸雖凡女亦未便以嫁告師氏況后妃之賢淑乎列
女傳貞順篇宋恭伯姬傳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
曰婦人之義保傅不來夜不下堂保母至矣傅母未至也左
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至夜不可下
堂逮于火襄三十年傳亦同是夫人在夫家有傅母有保母卽師氏也賢

明篇周宣姜后傳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
於王朱子言告其師氏使告於君子亦與此合鄭司農云古
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
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宋翔鳳云釋文引字林云姆女師也其下云壻御婦車授
綏辭不受又云姆加景乃驅又婦至成禮云姆授巾是在父
母家在路在夫家姆並與焉然則在夫家並言君子之師氏
即在父母家教以德言容功之師氏矣

宋蔡夙夜在公箋云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爨之事今案儀禮
特牲饋食禮宗人視壼濯及豆籩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主
婦第視饎爨不視濯溉也少牢饋食禮不言者明與士禮同
故略之周官大宰視滌濯宰夫從大宰而視滌濯大宗伯宿
視滌濯小宗伯視滌濯肆師滌濯亦如之皆無言王后者豈
公侯之禮下異大夫士而上與天子殊乎斯不然矣少牢
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下汔歸
尸三獻皆服此服被即詩被之僮僮之被鄭氏不以此說詩
箋詩而第斥視濯溉饎爨者特拘于夙夜之義耳今攷周頌
昊天有成命夙夜基命宥密周語傳叔向釋詩之言曰夙夜
恭也此古義之僅存者夙夜在公正與此同小星之詩旣云
肅肅宵征而復云夙夜在公則夙夜之爲恭可知亦其證也
有駜三言夙夜在公義亦當然

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噣六經天文編引解頤新語謂心三
星亢氐房各四星合爲十五故曰三五朱子集傳曰三五言

其稀蓋王氏述聞又據論語比若衆星若游諸說爲流星上
入昴之說爾古昴宿五星三五謂參昴者案孔疏申毛義據
元命包作標五星而天文志星經則以爲八星今目驗之果
然毛傳元命包非也且昴星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
鄭氏申毛如此詩人言三五在東者亦時所見不當如鄭所
云也則五之非噣明甚矣噣三亦非心參昴在寅沈大梁
心在大火參昴與心豈得同時在東耶或又云首章言昏次章
言旦不知經文明云宵征夙夜昏旦耶則三之非心亦明甚
若王氏引比考讖云云緯書之說多不足信即如其說宋書
符瑞志明云金木水火土五星之精不云五星即昴也昴猶
今以遠鏡窺之得三十六星不屑遠鏡亦見七星以昴爲五
星殊臆說也解頤新語以十五爲三五愈穿鑿不足辨矣惟
朱子云三五言其稀爲得其實說經家每以徵實爲貴然過
求之則鑿設使三五果實有所指何不明言之曰心噣在東
參昴在東而必隱其詞曰三五何耶

騶虞五經異義今韓魯說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說義獸故先儒
據射義樂官備也之文謂官備斥騶虞今案詩意蓋以騶虞
一發而得五豝喻國君之得賢多也此官備之義也鄭氏注
禮記云樂官備者謂騶虞曰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吁嗟
乎騶虞歎仁人也其注儀禮鄉射禮云其詩有一發五豝五
豵吁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歎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
又鄭志答張逸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是其義矣

然曰嘆仁人曰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是仍以嘆虞爲官
備當未得經指射義樂官備正詩之本義說者以爲斷章亦
失之
孑孑干旄傳以旄當之箋則謂旃物首皆注旄今案二說皆非
司常通帛爲旃雜帛爲物如毛鄭說注旄于首而即得稱旃之
旄釋天注旄首曰旌旌亦注旄于首而孑孑干旌胡弗亦稱
旄耶旌不稱旄旃物獨可稱旄耶且二章干旟三章干旌
皆全物獨首章旃物第舉其注首之旄以爲言恐亦非經例
矣說文旄幢也从㫃从毛毛亦聲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車攻建旐設旄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司馬法作白髦）
漢書司馬相如傳綠光耀之采旄文選東京賦䍐蓋重旃朱
旄青屋竝即說文訓幢之旄孑孑干旄即此旄也旄以氂牛
尾爲之故字从毛說文氂犛牛尾也从犛省从毛毛傳注旄
于干首鄭箋首皆注旄焉此與釋天注旄首曰旌之旄者是
之叚借字與干旄之旄無涉
北門王事適我傳適之也王事敦我傳敦厚也箋云敦猶投擲今
案適讁同訓漢書食貨志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
師古曰適讀曰讁責罰也商頌殷武勿予禍適亦作適王事
適我室人交徧讁我謂王事讁之于外室人讁之于內毛訓
適爲之非也室人交徧摧我韓作誰說文作催云相擣也（段云
猶雜迫也）从人崔聲詩曰室人交徧催我韓釋敦爲迫正與說文
釋催義合王事敦我室人交徧催我亦謂王事迫之于外室

卷一　卝

入讁之于內也傳箋竝失之
問曲禮安安而能遷注謂己今安此之安正義曰上安據心
下安據處所也安安當讀爲晏晏堯典欽明文思安
安後漢書馮衍傳思唐虞之晏晏章懷注引尚書攷靈耀曰
文思晏晏第五倫傳陳寵傳注引亦云文塞晏晏釋名釋言
語晏安也晏晏然和喜無動懼也晏晏亦通作燕燕北山
或燕燕居息傳云燕燕安息貌又通作宴宴漢書五行志下之
下引詩作或宴宴居息師古曰宴宴安息之貌也爾雅釋訓
云宴宴粲粲居居究究也釋文燕本作宴考說文曰晏天清也
燕玄鳥也宴安也則宴是本字晏燕皆叚借
內則芝栭蔆椇注椇枳椇也椇棗之不咸者正義曰椇是梨屬
其味不善按曲禮婦人之摯椇注椇木名枳也有實今邳郯
之東食之正義曰椇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椇
即詩南山有枸之枸也毛傳枸枳枸陸機草木疏枸樹山木
其狀如櫨一名枸骨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
函板枝柯數（枳椇本草拾遺圖經引陸疏作枸）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
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故飛鳥慕而巢之政和證類本
草引唐本草及圖經竝云其樹徑尺木名白石葉如桑柘其
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皆食之臣禹錫按蜀本草云木
名白石近酒能薄酒味江南人呼謂之木蜜也荊楚歲時記
云枳椇實如珊瑚十一月採是白石李山中多有之陳藏器

卷一　六

本草云木蜜樹生南方人呼白石木枝葉俱甜嫩葉可生噉味如蜜老枝細破煎汁成蜜倍甜義並與陸疏同曲禮之椇爲婦人之摯內則之椇據鄭君云是人君燕食所加庶羞皆不當以不善之味廁之曲禮正義以白石李當之是也內則注疏恐非曲禮注解今邳郯之東食之邳卽下邳縣東漢隸徐州下邳國今江蘇徐州府邳州東三里是郯縣東漢隸徐州東海郡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三十里是據陸疏云江南特美又云本從南方來知此木不獨有於南方敎邳郯間亦得食之　枳椇本作稵穊說文無椇字枳爲似橘之木卽考工記所云橘踰淮爲枳者也其稵篆解云一曰木枝曲穊篆解云稵穊也一曰木名按許君云一曰木名一曰木枝曲者卽斥枳椇也故玉篇云稵曲枝果今作枳穊木曲枝也果名也今作椇廣韻集韻竝分穊椇爲二失之穊亦通省作句宋玉風賦枳句來巢詩正義引作枸李善注引考工橘踰淮爲枳證之嚴氏詩緝本之以駁曲禮正義皆非是至枳椇之異號則有若蜜稵穊若蜜屈律若木蜜若木餳若木珊瑚若雞距子若雞爪子若白石木若金鉤木若枅栱若交加枝若曹公爪若棃棗若獺漢指頭又如蜀人偁枯枸棘枸滇人偁雞橘子巴人偁金鉤廣人偁結留子以及崔豹古今注所云一名樹蜜一名木石者皆說文玉篇之稵穊也楊愼以山海經之甘華當之恐未確

問爾雅釋宮其內謂之家解者但以家爲居而皆不言所在曰其內蒙上戶牖之間謂扆內蓋室也詩桃夭宜其家室傳云家室猶室家也又繇未有家室傳室內曰家呂氏春秋愼勢

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高注亦云家室也堂之後乃有房室兩房獨與室相當故其內得專屬室耳李巡注謂門以內也古宮室之例凡自堂以上曰戶以下曰門李說非是

說文木部槑古文某从口段云從口者某之省也案古文从兩口者象梅字形篆文始改从甘耳

問說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段云甲象人頭在其上則早之意也叢緯曰甲東方也日出東方故从甲十四篇下云甲東方之孟昜气萌動

說文葽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葽卽小正之幽葽陶隱近幽與王萯異物詩箋釋葽援王萯之文恐誤也爾雅葽繞棘蒬于今爲遠志廣雅葽莠也卽戰國策所云幽莠之幼也似禾者是于今爲狗尾草竝與小正及詩之葽無涉諸儒或援以爲據者均非至洪氏震煊疏義據鮑彪國策注孟康漢書注謂幽葽竝莠草茂盛之貌案小正之例有先物後莠如四月王萯莠七月荓莠是有先莠後物者如七月莠雈葦及此莠幽是莠皆秀之段借如洪說則與小正例不合詩四月秀葽與下五月鳴蜩句法正同若以秀爲莠葽爲莠盛亦與詩例不合

說文糲粟重一和爲十六斗大半斗舂爲米一斛段注卽九章算術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爲糲與九章算術異案段說近是但疏通倘未詳核儀禮聘禮記十斗曰斛今以糲米率三十爲一率粟率五十爲二

率米十斗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得五百斗爲實以一率三
十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四率粟一十六斗六升六合六龠不盡
二許君所云大半斗者卽六升六合六龠也若依張晏一斛
粟七斗米爲糲則以七斗米爲一率十斗粟爲二率十斗米
爲三率二率三率相乘得一百斗爲實以一率七斗爲法實
如法而一得四率粟一十四斗二升八合五龠不盡五較說文
九章算術少二斗三升八合一龠其義非也
問齊世家武王已平商封師尙父於齊營邱至國萊侯來伐與
之爭營邱營邱邊萊萊人夷也近王氏尙書後案據此萊人
爭營邱之文定爲營邱在昌樂縣東南然與曰春秋宣公七
年左傳公會齊侯伐萊杜注萊國今東萊黃縣此蓋言萊國
之都若萊之邊境周初直至臨淄縣東其後爲齊所倂耳臨
淄於漢爲齊郡臨淄縣昌樂於漢爲北海郡營陵縣漢志臨
淄班自注云師尙父所封據此知臨淄卽營邱矣太公時曰
營邱至獻公時始名臨菑非有兩地故史公云封師尙父於
營邱又云獻公徙都臨菑耳薛瓚亦云臨菑卽營邱也故晏
子曰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
築營邱今齊之城中有邱卽營邱也師古曰築營邱言於營
邱地築城邑水經淄水注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爲營邱今本爾雅
奪前字非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都營邱爲齊或以爲都營陵史
記周成王封師尙父於營邱此與地理志成王滅之以封師尙父說正合覩史公爲僾然徵
引史記當仍原文作武王改之則與下文及周成王云云不相應萊侯與之爭營邱郭景純

言齊之營邱淄水逕其南及東非營陵也明矣以太公都爲
在營陵其誤蓋始于應劭劭于漢志營陵下注云師尙父封
于營邱臨淄下注云齊獻公自營邱徙此營邱據史記當作薄姑又曰
陵亦邱也營陵卽春秋之緣陵與營邱別劭合爲一故有此
誤耳王氏之誤會史記蓋踵應劭之譌也師古曰臨淄營陵
皆古營邱地此說亦非營邱在淄水之西安得東逾淄水百
餘里外至昌樂耶近洪氏乾隆府廳州縣志於臨淄縣云本
古營邱地周初以封太公望爲齊國獻公自薄姑徙都此得
之矣又於昌樂縣云本古營邱地則猶不免沿師古之謬也
顧氏方輿紀要言太公初封營邱胡公徙薄姑獻公徙臨淄
營邱卽山東臨淄縣或曰昌樂縣東南廢營陵城爲古營邱
前說是而後說非也營邱在臨淄史公云營邱邊萊則周初
萊地西至臨淄可知矣
問金沙江卽瀘水也亦名繩水乃西南一大川說文水部無瀘
字水經亦無繩水篇但於若水篇云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
西爲瀘江水毋乃略與曰淹水卽金沙江之上游也源出青
海所屬上格爾吉土司西北巴薩通拉木山曰木魯烏蘇河
東南流折而東北至巴顏喀喇山西折而南至下格爾吉土
司東北折而東至拉瑪察喀山東北又東南流至阿永土司
東爲布墨楚河又東南復屈而西南入雲南境爲金沙江又
東南流至中甸廳西卽水經淹水篇所稱出越巂遂久縣徼
外者是遂久在今四川鹽源縣西卽中甸東境金沙江又東南至麗江府治西

北屈而東復屈而南至雞足山北又東至大姚縣北卽水經所併東南至青蛉縣者是（青蛉卽大姚縣治）金沙江又東北流至紅卜苴土司西北與打沖河合卽水經所併又東過姑復縣南（今永北廳東南）東入于若水又若水篇併直南至會無縣（今會理州）淹水東南流注之者是說文云淹水出越嶲徼外東入若水與水經合（段氏注謂淹水合金沙江入江非是）觀於水經若水篇於淹水流注之後卽繫之曰又東北至犍爲朱提縣西爲瀘江水（朱提在今宜賓縣西南）然則金沙江之上流本名淹水至合打沖河後始名瀘水後人概以金沙江爲瀘水失之甚矣特水經以若水爲正流淹水爲支流不若今以金沙爲正流打沖爲支流之爲確耳酈善長若水注云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而於淹水注第云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知善長亦未審淹水卽金沙江也

秦西言天有九重近儒謂古有是說據楚詞天問圜則九重爲證余謂此在戴記固已有之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天也日也月也五星也十二辰也而皆命太史司其行是記文明言斯九者各自有行矣中庸亦云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日月星辰而皆繫於天是日月星辰之外別有一天可知然則九重之說不獨非西人所剏獲卽靈均之言亦有所受之也（劉嶽雲謹案此條據孔氏廣牧禮記天算釋所引云出古厤扶微表今原書不存謹附編於此）

粤由古今字然則凡由字訓生與粤同也字通作油禮記祭義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鄭注油然物始生好美貌也大戴記官人篇喜色由然以生盧辯注由當爲油孟子公孫丑篇故由由然與之偕列女傳作油油然與之處家語五儀篇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莊子知北遊油然不形而神皆是好美之義引申之則有盛訓史記箕子麥秀歌禾黍油油蜀都賦黍稷油油魏都賦油油麻紵李善注引聲類曰油油麻肥也是也禮玉藻三爵而油油釋文油油本亦作由孟子梁惠王篇油然作雲其取義亦爲盛也玉篇廣韻又有秞字並訓禾黍盛元結樂歌其生何如兮秞秞油秞並同（劉嶽雲謹案先生舊有釋粤一篇稿本散佚今從家孜楨伯釋穀節引錄出附載於此）